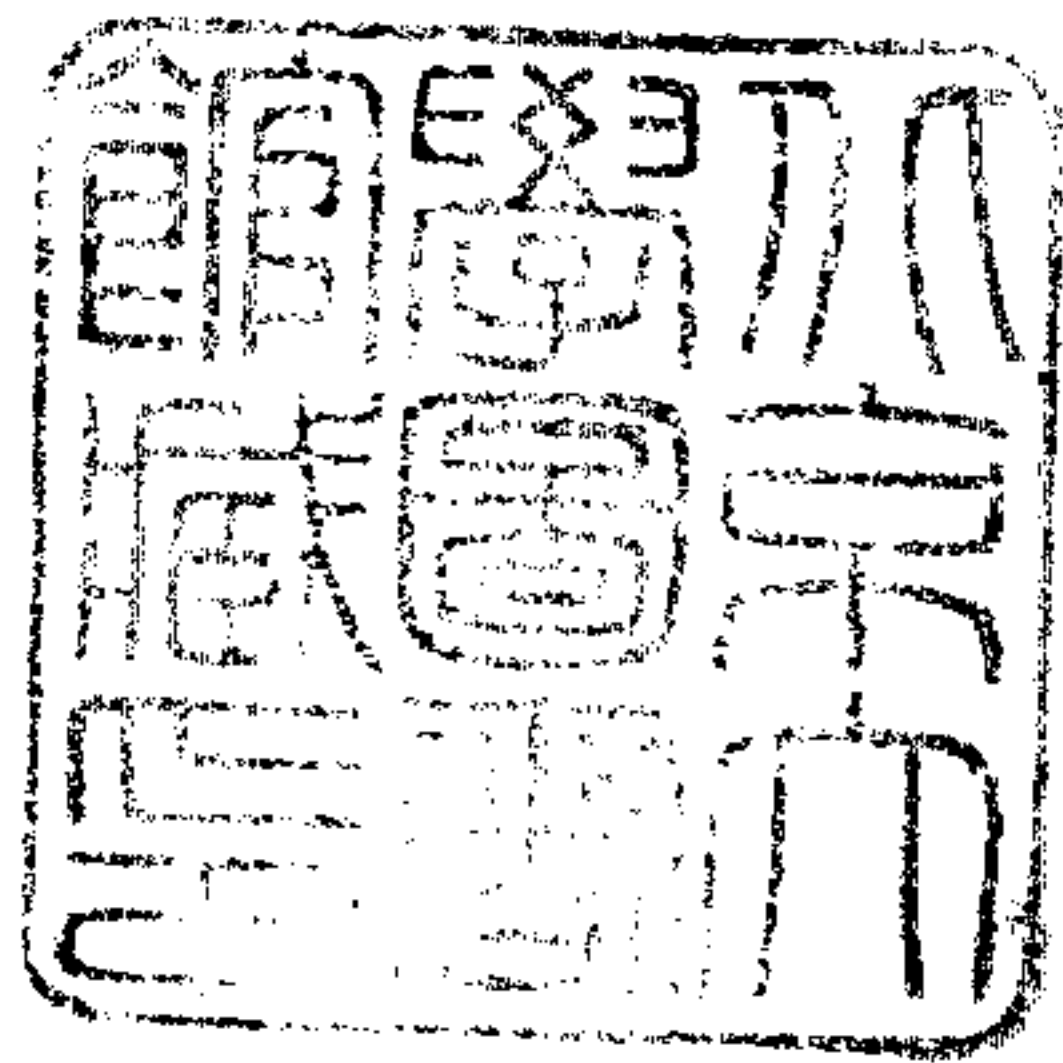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〇・子部・小說家類

妄妄錄十卷〔清〕朱海撰……………一

里乘十卷〔清〕許奉恩撰……………一五九

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清〕俞樾撰……………四一三

咫聞錄十二卷〔清〕慵訥居士撰……………六五五

211319

妄妄錄

紫江彭希召錄



妄妄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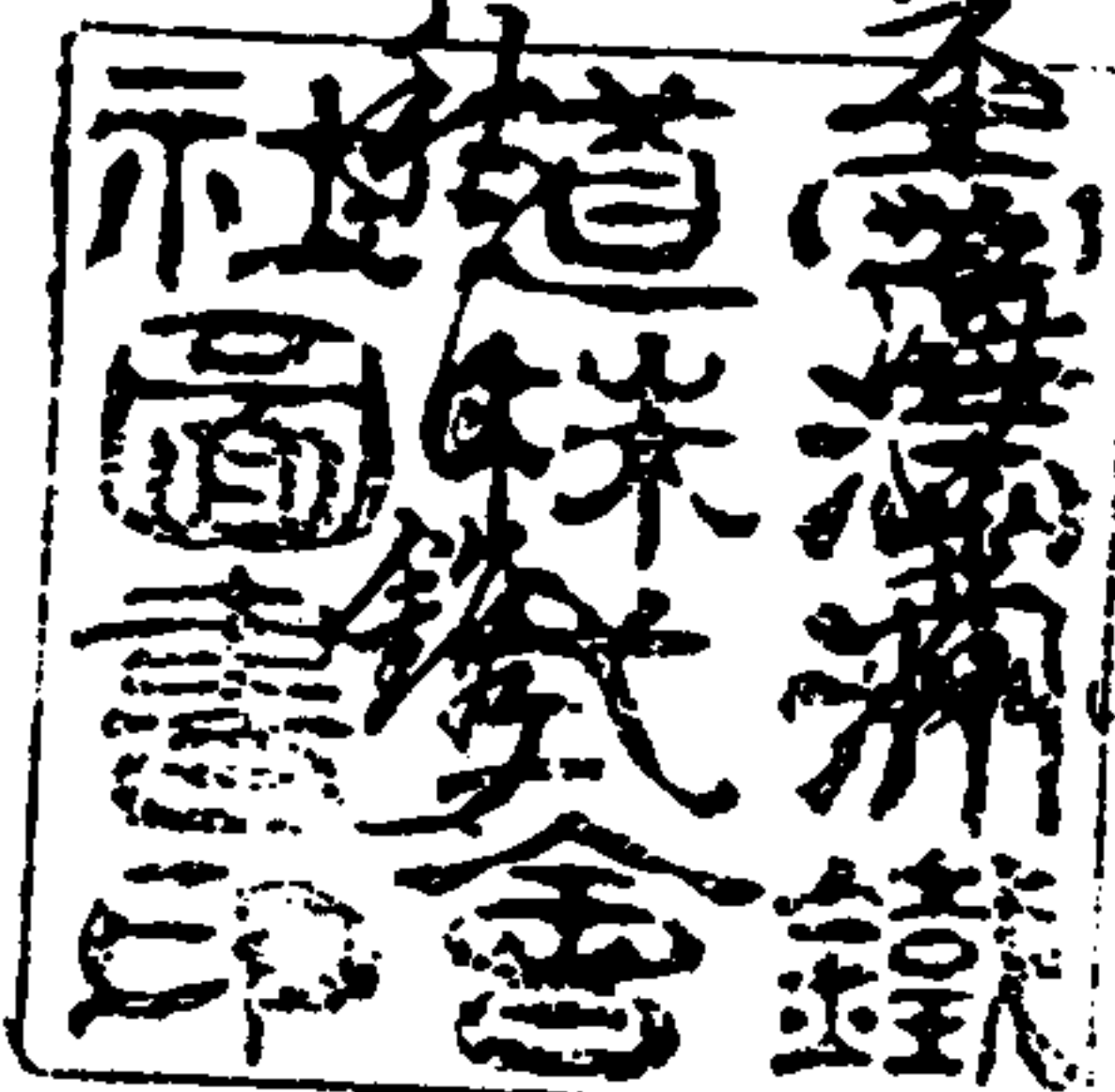
余自家遭中落三徑就荒半通難得毋論市
上塵郭外田卽度閣萬卷及彙鼎圖書悉爲
有力者奪去蕭然壁立抑鬱無聊日與妻子
泣涕牛衣中了無佳趣乃題橋斬檻冥家出
門三五年猶似醯雞籬鷄依人幕下方歎頭
顛漸老多病多愁行將與鬼爲隣同學年少
五陵舊遊亦各鬚髮華白金蘭譜變成點鬼

妄妄錄序

簿不意癸丑冬天復扼我舟次洙溪中宵風
覆行裝旣罄榜人旣養斃命者三狼狽羈旅
手口卒瘁艱虞潦倒庚癸頻呼裹足杭州客
舍偶涉遊想畧談生計輒遭鬼揶揄之造化
小兒花拳綉腿見衣敝履穿旣目爲窮鬼平
胸碗礪欲奪酒澆不合時宜羣又譁爲酒鬼
百無奈而詠詩遣愁境於落莫言則悽惋噴
噴者更笑爲苦鬼以堂堂七尺軀處光天化

吳縣崔園生

道光十年



日之中貧而非病人以鬼名則眾皆唯唯若
一人起而爭之謂以天涯淪落人燕市酒人
悲歌慷慨嶽嵒厯落人其不眾相擯為妄也
幾希以是俠腸血性不敢發直言讜論不敢
吐功名富貴不敢思妻孥童僕不敢戀琴棋
詩酒不敢語填膺憤懣不敢洩有舌欲言惟
言鬼斯免鬼之抑揄與人訊答亦惟言鬼斯
免求全之毀因效坡仙謫黃州時故事日強
妄妄錄 序

人說鬼絕不作治生計半年來妄言妄聽并
追憶舊聞隨筆記 名曰妄妄錄神仙
詭幻之事不載惟鬼則記之蓋士不得志筆
下即有神亦當化為鬼耳乾隆甲寅秋九月
既望書於杭州城北之養行樓吳縣蕉圃朱
海

妄妄錄

凡例

一是書著於乾隆甲寅述人科目官職皆
就當時稱謂迨今剞劂相距三十餘年
人有及第陞遷一槩未改

一記錄之事內有數條近見他書亦載其
間大同小異乃屬各據所聞妄言妄聽
固亦無須確究

妄妄錄

凡例

妄妄錄卷一

目錄

鬼蛆

魂先歸家

餓鬼

忠介先識詩伯

焦山大鬼

學究魯論見解

妄妄錄卷一 目錄

陸蘭痴

無頭鬼

狗鬼

鬼鸚鵡

死再情迷

畏避貴人

畫皂隸

賄鬼

其二

魂訪舊友

鬼醫

魂先戀棺

欺凌孤寡

無臉皮鬼

元燈獨二

牛頭鬼

妄妄錄卷二 目錄

尸解

魍魎不食官

大頭鬼

夢魂鬥鬼

討命鬼

怨鬼託生

金鳳兮

貧鬼

閻王治獄

鬼叩門

戲語引鬼

鬼爲人致富

妄妄錄

卷一

三

妄妄錄卷一

吳縣蕉圃

鬼蛆

上海徐半園

模音歲謁顧小韓

友信於某

愛西湖假館清波門外偶患痢每如廁隱聞千百人嘈嘈罵詈聲離廁卽寂然心怪之傾耳細聽乃聲從廁蛆出言其糞薄不耐味詢之士人知廁基爲廢阡蛆或鬼化耳

妄妄錄

卷一

魂先歸家

鄒紫珊 宗榮 居吳之宮巷里登乾隆癸丑進士未

殿試卽卒於京都是年秋七月吳人周佳士載京鑪回隣之汪某爲紫珊門人其閨者忽暈地起與主人拱手敘師生誼吉言藉周某鑪車來饑乏甚煩速置飯且呼肩輿送我聲口絕如紫珊汪某惶窘如命其與夫以爲誕

走近元妙觀停輿道左共入茶肆有周六保
橋徐復堂亦紫珊舊交一僕暈地自語於汪
某家飯後中途輿夫棄我去迷路不得返認
足下門第故進一晤急再呼輿來復堂怪絕
昇輿親送其家遂不復有人暈地作語兩家
閤僕頃即神爽如夢一醒亦不患病

餓鬼

餅宰沈秋厓 成均家吳之陸墓其幼時乳媪

妄妄錄

卷十

五

迨乾隆二十年媼已歲四十餘時值凶饑吳
中死者枕藉於路一日媼積炊釜中焦餅斗
許負歸給其夫途中隱若有人曳其後初曳
如一二人繼則如累千鈞肩臂酸痛一步難
前途委之地囊不破漏所貯焦餅無粒存矣
因驚疑成疾口中喃喃言冥間事壯夫聽之
亦悚慄汗下

忠介先識詩伯

司馬金南澗 泰 向居吳之察院里其宅為明
忠臣周忠介公故第每見怪異有廳三楹曰
懷芬堂乃司馬寓緬懷忠介清芬意也雖赤
日在庭堂中凜凜有寒冽氣人不敢獨居一
日司馬同友在廳後軒論詩言及自明季以
來 國朝阮亭竹垞之後詩學大家絕響三
四十年未知誰為風人接迹忽聞屏外應聲
答沈德潛怪而出視月光朗映中見一紫袍

妄妄錄

卷一

三

金帶人儼坐堂上其友隨步出窺亦多見之
是時沈歸愚宗伯尚屬諸生為學究後成一
代詩伯忠介先識之矣惜其於文章不自謹
慎著作逆書之徐述夔詩序罹身後之罪

焦山大鬼

諸生羅兩峯 聘 揚州名士風流放誕文藝軼
倫嘗泊舟揚子江見一鬼青面赤鬚長數十
丈雙目灼灼如燃巨燈狀與釋家所畫鬼王

相似從江干舉足一縱即跨焦山嶺上遙望其首邈入雲際呼榜人共視良久不動適舟中攜有連聲爆竹流星火龍之類因向拉雜放之鬼乃張口噴出火星數萬點青碧如燐布映江面若相拒狀逾時而滅

學究魯論見解

上海張謹堂默嘗泊舟黃浦候潮是時月明

雲淨秋聲微作因羅衣羽扇登岸散步至一

妄妄錄

卷一

四

村落聽有老學究在內夜課喃喃不甚明了迨聞論及鄉黨子見齊衰章內見之二字係衍文謂作與趨乃貫子見見字又言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係錯簡應記在顏淵既死之後謹堂奇其解欲前與語但見榛莽熒熒竟無舍宇乃聲從古塚出也汗慄而退比余在畢制軍秋帆第見有宋名人手寫四書一冊鄉黨子見章卻無見之

二字第言子謂顏淵章錯簡若然則子畏於匡顏淵後一章復應記在顏淵未死之前不免太穿鑿矣要知論語乃孔門諸弟子互相記述故畏匡有兩章亦不接簡也

陸蘭痴

陸蘭癡逸其名大銀臺經遠後駭韞性成人

呼為陸痴嗜酒好詩行吟道上嬉笑怒罵旁

若無人家徒壁立妻子泣牛衣中弗顧也年

妄妄錄

卷一

五

五十餘以痴死死之日同學斂貲為殯石交丁天池論亦吾蘇人客新安及歸蘭痴墓木已拱乃置冥器數百種祭之車馬裘服畢備復絹作兩奚奴其子因蘭痴最喜優人王紫霞劉湘蘭遂於絹人背戲題紫霞湘蘭名共焚之後月餘有相人潘也鴻寓居虎邱月下見湘蘭同一小伶低歌行酒侍一客於千人石上客擲笛和之遠視如蘭痴而念其已死

因其友陳燾者貌侶蘭痴遂狂呼而前曰不
速之客一人來瞬息無影方知所見竟蘭痴
也大怖而返明日適湘蘭至虎邱也鴻告其
事乃曰夜來恰曾夢與陸痴遊

無頭鬼

錢塘門外爲杭州決囚地多鬼吳縣李文政
連玉晚年既畢向平願來寓西湖一日久雨
初止遊人未集獨自散步忽見數十人東三

妄妄錄

卷一

六

西四散遊湖上一少婦髻插玫瑰花羅衣綉
褰兀坐墻根樹下若有所思數少年窺伺其
側旋有二人簇一藍頂者至行動佻薄不似
顯貴見婦卽呼舟共去少年在旁側目視口
出訕言有輿夫短褐赤足卽揮毆少年扭結
而去旁有二老睨視良久操寧波土語曰誰
信阿旺有今日我果說渠是富相各咨嗟數
語低頭緩步行又有三五人勾肩連臂如公

吏狀方趁舟將赴清波門一人披襟曳履跟
踰追至狂呼回岸喇喇立語但聞我已叫老
娘去一吏搖首答雖好我還有譜兒打不知
作何事蓋杭人呼妻爲老娘設局訛詐爲打
譜兒每遇細故輒縱婦女制勝也遂偕進茶
肆商量文政再散步前又見一婦乘輿至短
垣小門外卽下輿進搥胸跌足且哭且罵方
喧嚷一操北音者衣褲盡脫而出拉婦揪地

妄妄錄

卷一

七

欲汚婦人髻蓬釵墮衣破髻露輿夫力護上
輿去適撫軍上天竺金鼓一鳴顧向之東三
西四之遊人多半捧頭在手轉瞬滅影湖上
惟兩漁人小舸網魚方知見鬼不審向之公
吏婦人輿夫俱鬼否

狗鬼

杭州有屠狗者索狗行市中狗踞地殼棘裏
鳴不前有僧出錢一百購去僧結茆西湖海

杖錫行狗卽尾隨駐錫則蹲地如跣或投
之內骨不食菜腐乃食之口中鳴鳴常若作
誦佛聲逾年狗死塊然作人坐前兩足如合
手狀里中佞佛者各施錢帛香燈瘞之以小
龕僧有小沙彌年八歲夜視僧坐蒲團常有
一狗侍其側逼視之卽滅影蓋狗之鬼也趙
州謂狗子有佛性曰無豈其然乎

鬼鸚鵡

妄妄錄

卷一

八

黃雲山 叔元 居吳之草橋善畫墨驢乾隆十
六年

上南巡畫以獻

上賞賚有加人號爲黃驢子其秋山行旅圖
手出千百幅曾未有相同者甘貧樂道年八
十餘精神矍鑠能飲酒賦詩畜一鸚鵡善人
言且能效驢鳴愛之如命雖間關千里必攜
以隨與余爲忘年交嘗曾聽鸚鵡作驢鳴也

後鸚鵡爲蛇嚙死哀悼似失掌珠越日階下
有黃栗留啄死一雀忽振羽伸足飛來座上
向雲山道先生好卯酒飲三杯未又效驢鳴
三五聲家人以爲怪將擲殺之雲山知鸚鵡
魂附於雀遂寶雀如鸚鵡明年雲山死方殮
雀飛入棺駭之不得竟殉焉

死再情迷

國朝詩工香斂體惟金壇王次回 彥泓 著疑

妄妄錄

卷一

九

雨集永福黃莘田 任 著香草箋名最重余同
門徐芝庵 德麟 殆駸駸乎驍駟前矣芝庵少
有軼才自恃錦心繡口取功名如拾芥嘗言
行樂須少年若博封誥榮父母閭闔立勛業
爲朝廷柱石則年過三十就科目登上第從
翰詹起家未晚也以是日作疾斜遊惜玉憐
香千金不吝妓館酒樓題詠殆遍一時目爲
情種妓有當意者嘗寫蘭扇頭贈之其尋常

交遇以扇索畫不過虫魚花鳥隨意戲墨然綴以小詩小詞便覺風雅邁俗乾隆庚子年二十四以情死越十餘年其弟安仁從秦淮妓館得一扇上畫滋蘭九畹系詩曰歡杯纔舉是離筵後會侯門那得便恨不身如雙燕子春來還到畫堂前後書壬子冬日長洲徐德麟題贈玉真仙史蓋玉真本歌妓爲某大僚購去將行時所好贈之者淡墨淋漓宛如

妄妄錄

卷一

文九

芝庵手澤安仁訝異曾攜扇眎余

畏避貴人

無錫鄧阿喜毛竹橋下細民也自言能見神

鬼顧響泉廉訪

光旭

總角時適隣家因病祭

讓往視之阿喜亟邀廉訪出人問之答曰衆

鬼擔囊負笈將欲行見顧家郎君不敢走耳

畫皂隸

韋蘇州祠在蘇州府學中卽唐賢名應物刺

史蘇州因立祠士人宿祠祈夢卜終身休咎每著靈異昔徐相國元文未第時曾往禱之夢見刺史迎謂曰明公功名富貴在夫人手中迨歸見閨中鏡臺下瓜子擺狀元宰相四字蓋湯夫人夜來閨中獨坐戲擺之也遂悟夢神語後果驗比年一士祈夢燃燭神座張幙堂上輾轉欲寐間忽見一皂隸手掩左眼曳之起謂士傷其目索與醫擾攘竟夜次日

妄妄錄

卷一

十

見壁上所畫皂隸面似夜間擾者左目爲帳竹劃損大異向壁謝罪倩畫工復圖如前其靈異及於壁畫皂隸不獨刺史也

賭鬼

乾隆五十年山東大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者比比某甲宿一旅店因孤身自危夜不成寐見隔舍燈光窺視之一少婦梳挽雲髻後掇頭鏡臺下畫眉大怖奔出前舍見有四人

門葉子左偏又數人呼盧喝雉身畔銀錢堆積不似凶歲風景具告之眾笑曰此何異哉我輩皆能之各陳頭几上遂驚絕暈地心雖明了吁吁殘喘手足不能稍動次早聽店主曰客死矣可以作三日羹也一人即於戶外磨刀霍霍猛力躍起棄裝而行陳默齋騎尉廣寧曰富人無不鬼域為奸蓋不鬼則不富矣此鬼身畔堆積銀錢可知富也

妄妄錄

卷一

十一

其二

蘇州閭門袁大其祖父齒積力掙漸漸盤剝起家不三十年富有數十萬袁大幼即好賭父不能禁因截其指越日創愈乃捧骰盆搖以成色父死局賭者盈戶晝夜不輟遂蕩家產妻子不能給餽粥向之賭友因其貧多厭棄之竟絕跡無與賭者方饑凍欲死其叔付小金簪二枚使易錢苟活袁大忻然先典銀

若干將眩示舊時賭友復呼一雉行至四畝田忽聞一舍內骰聲清越心益奇癢魂與聲去立戶外眺望間隨有一人邀進入局三五擲銀既輸盡尙負十餘緡眾方喧鬧欲剝衣履其叔適經四畝田見袁大瞪立荒塚下爰唾之曰妻子餓僵存一息矣尙不易錢買米歸袁大如一夢醒舍宇賭客轉瞬而滅所輸之銀乃散委叢草中噫此鬼亦賭客耶贏錢

妄妄錄

卷一

十一

委地便剝衣履去恐亦不能攜於塚穴也何苦眦目攘臂人鬼互爭盡人贍妻畜子之資猶不已耶世之局賭者曷不鑑之

魂訪舊友

進士沈芷生清瑞文章翰墨器重一時兄桐威起鳳亦名孝廉為祁門廣文翩翩棣萼士大夫羣相傾倒顧芷生天縱其才而奪其壽病革時忽呼家人取冠履謂將應太守召家

人告以病太守未召不可去乃日陰太守招中軍侯已久不可遲少頃昏昧不語親朋因從俗詣郡隍廟聯名具疏率牲祭神爲保福祭者未及歸芷生言疏上親朋名歷歷不爽復言太守贈我金帛明日飲餞虎邱當訪諸城舊友矣次日果卒諸城劉氏有致仕大理寺卿塢與芷生交素厚恍見芷生來驚疑不已因寄人至吳門致書詢芷生近吉乃知劉

妄妄錄

卷一

三

公所見之時卽芷生易箆之候

鬼醫

陳雪巖者本無賴子貧而落魄撫拾百草方遠行醫稍畜貲營謀爲醫學家中銜燈竹板書案印箱居然一土官矣然庸而殺人不勝屈指死後半載有其友毛矮三從黔中歸病呃逆次日扶病出就醫途中忽遇雪巖把臂道故啓囊授枯草三四種囑其先歸劉未訂

遲頃來與之調劑矮三遽返劉草家人詢問具以告衆驚曰雪巖死久矣安得遇之矮三不信因久待不至隨詣其家中庭尙設幕懸像蟒袍補服非袒裼醉罵街市狀雖知遇鬼然念素與雪巖友善諒無惡意卽其生前醫術庸鬼有五通或死則良於生也遂再拜歸以所授草拉雜煎服之大吐腸欲嘔斷幾瀕於死百藥療救數十日尙不愈一夜其幼子

妄妄錄

卷一

四

溺屎床頭所置糲桶餅上黑暗中誤共食之覺味甚苦而臭呼燭視怒撻其子罵失聲而呃逆卽此止潘樾池上舍爽正言

魂先戀棺

吳湘霞權在吳之吉祥庵讀書館舍後有破屋二椽寺僧賃人寄壽具近湘霞厨並積薪焉其門日閉必從館舍進以是遊者恒不至一日向暮聞舍後窸然有音往探之見一老

跋索壽具笏問之答姓陳來視一舍宇居初
疑僕輩未鍵戶老人進舍或未之遇耳以其
岸然非鼠竊狀意謂向僧賃寓者遂視其出
舍而去次日人來取一壽具見棺上貼陳嘉
樂堂寄亦不省距半月後見寺中同寓一寫
真者畫一像酷似前所見因問此翁姓陳否
曰然君殆識之耶具告以故寫真者訝曰陳
翁病床第半年死踰二十日前在君舍後取
妄妄錄 卷一 五

欺凌孤寡

無錫庠生鄒夢蘭年少能文有名場屋兄孝
廉夢桂早卒不禮於嫂欺凌孤姪家產多半
侵漁一夕夢兄持魚骨示之曰汝所為不道
將以噎死覺而惡之一切魚屬戒不入口無
何耿學政 按臨常州耳中隱聞鄒夢蘭欺

凌孤寡七字四偵之無一人又非夢也因廉
得其事褫衿重杖檄有司追返其產夢蘭乃
忿懣而死徐西瀝茂才泗芹為余言

無臉皮鬼

謝慰祖自閩回上海晤余於西湖漱石居言
及閩之省城外十里曰南臺河下蓬窗千計
如粵之河泊所皆妓浮家處妓名蹀躞婆其
足俱不纏裹嘗有一鬼面無臉皮兩顴紅肉

妄妄錄

卷一

六

累累往來河干人多見之以為丐適有客病
疝鬼自薦呵其腎囊可愈試之立驗由是眾
皆馴熟各給殘羹冷炙或驅使燒湯洗菜一
日客怒湯冷龜出毆之應手而滅方知為鬼
可見人無臉皮百事可做鬼無臉皮亦乞食
供役於娼妓之家耳繼晤袁簡齋太史枚戲
述前事太史曰舌無皮故知味唇無皮故知
趣此鬼臉無皮故知呵大脣也

元燈獨二

孝廉馬文光丹徒人家貧子某年十八已棄

書習藝庚寅鄉試子隨孝廉赴江寧送父入

闈歸寓即昏脊不語僵卧如死及孝廉出始

醒曰我遊魂場中至夜聽至公堂上傳呼各

州縣城隍領燈散號第有燈者通場僅止百

餘燈上各書名次吾父號前亦有一燈上書

十八名三字惟一鬚者獨掛雙燈燈上無字

妄妄錄

卷一

七

有二人侍其後渠取研措抹落地碎一角縷

述闈中屋舍景狀如繪試畢途中遇一人私

語父曰此鬚即獨掛雙燈者因通問姓名知

為張潮普遂具以告張公果曾破研榜發張

潮普掄元馬文光登十八名鄉薦張公異其

事以女妻之今張公官至太守矣

牛頭鬼

厲別駕試泉金匱人雄勇有力縣門石獅約

重千斤能舉以舞嘗過蠡溪忽聞腥穢觸人
觀一鬼牛頭豎目背炎如火手提鋼叉來刺
別駕手折樹枝格鬼阱中自此神思迷亂力
不能舉杵居三年而卒

尸解

余戚彭西村紹益字葆元工詩善琴又能山

水芝庭尚書晚歲所作畫多出其手與人交

際坦衷熱腸毫無渣滓雖細事必信必果日

妄妄錄

卷一

六

誦楞嚴白衣經咒寒暑不稍懈進士尺木居

士紹升為其從兄弟同受菩薩戒不樂仕進

西村三十餘即不趨文場終身為學究恬如

也逝後三年尺木在杭州鑿放生池作諸善

果禮天竺大士道經西湖突遇西村駕扁舟

來遂連舫相問寒暄謂與孤山處士居且朗

吟近作詩津津目得及念其既死驚詢之西

村大笑呼榜人撥掉而去聞西村殞舉棺輕

若無人大約尸解矣後有孝廉汪石瓠體仁

家香侯元憲亦嘗遇於湖上及吳之寒山呼

之不答與余添葭葦交素厚聞其事登孤山

訪踪且題詩訂晤不復見殆六根五濁仙塵

間阻耶搦管記錄為之慨然懷昔

魍魎不食官

紹興施貫一幼時被魍魎負去欲啖之山神

以此兒應得十年官令其負回天將曙魍魎

妄妄錄

卷一

九

不能行路遇販菜傭告以故浼傭代負還及

長果驗

大頭鬼

徐靜夫鉞嘉興人嘗於嚴州幕齋見一鬼身

體不異小兒其頭大如巨甕兩目瞪視若蠅

其怒無物可擊見有青蚨散几上舉以擲之

攫兩文大笑而去噫嘻頭巨如甕其眼眶子

不亦大哉攫兩文而笑知錢之不易多得也

夢魂鬥鬼

余伯岳李紹安堡辛卯會魁選甘肅會寧令

值回匪蘇四十三跋扈戎服從軍仗劍指揮

匪皆辟易迨大兵會勦殲平後獨臥署齋適

奚奴捧茗以進見猙獰惡鬼長有丈餘手持

雙戟主人徒手與鬥大駭呼救噤不出聲旋

見鬥至階下主人身漸長大奪戟刺之鬼負

戟而去卽在榻睡醒奚奴蜩縮戶側喘吁述

妄妄錄

卷一

十

所見適符夢乃奚奴見其夢魂鬥鬼耳大抵

夢魂人之神氣隨之神旺魂大神衰魂小故

又謂神魂或言人若作虧心事神氣卽衰虧

心多魂魄漸小往往踴地如三寸丁甚至如

豆曾聞同窗二友一人寐榻一人凭几作書

見小黑團似蠅非蠅盤旋研上以池水圍之

黑團四面奔竄良久稍有涸處乃躍出不見

寐者卽醒言夢遊一所忽遇大水四至幸一

隅水退方得逃避是黑團乃其夢魂耳公秉性剛直畧不媿阿仕有政聲其神魂宜大耳

討命鬼

大抵市僧之徒言而無信小人行徑相率為常有王四者綽號轉身王人與借貸謀事無不應而無一諧吳俗謂事不果曰黃蓋取唯黃之義以其一轉身之頃即異前言遂借黃字同音以稱其姓嘗有戚羨其善居貨千里

妄妄錄

卷一

三

奔投乞其代權子母凡所居貨得利者歸己虧本者派戚不久戚乃資罄途窮抑鬱而死一夜忽伏地叩頭呼戚名曰我雖哄騙爾財何至要畢我命喃喃不止以手自挖其喉逾時氣絕吁財命相連臨財豈可苟得哉

怨鬼託生

張補梧孝廉 刑刑 言公車途次聞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撤為己室惟存黃

楊木一株晚歲得子而嗜一日遊于庭指樹忽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嗜百方誘之終不出語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為家罄室售乃死殆鄭氏怨鬼託生也

金鳳兮

金表甥金鳳兮 慧悟 穎悟非常九歲即能背誦四書五經有神童之目一日忽稱見鬼驚仆跌倒家人扶起雖未傷稍覺呆瞪從此一

妄妄錄

卷一

三

字不識再受學僅中人資矣岐黃家言人之記性在腦幼尙未滿一經跌仆驚搖故不能記抑遇宿世冤鬼視其魄歟

貧鬼

杭州廣德場停棺不下數百口地僻鮮行人聞有攜冥資經過忽遇三四人伸手求乞疑為丐解囊與一錢即錢墮人滅駭而大呼俱不見嘻鬼矣尙不免貧累求乞亦可悲已

閻王治獄

家德華 文模 言昔遇談冥果報者因問閻王以儒理治獄抑用佛理談者曰以人心術人但問心無愧即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即冥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佛無分此說平易不繁人之視已如見肺肝地獄天堂原聽人趨避也

鬼叩門

妄妄錄

卷一

三

昔松江提標左營巴遊府 彥 言其家一夜聞扣門聲甚急問之不答開戶視之各家安閉街衙左右無一人返覺厨中有烟氣火光因得撲滅若不聞叩門火已燎房不可救矣先是社廟鬼卒屋漏淋壞巴為修塑乃來報警

戲語引鬼

龍巖州謝客水言其鄉某農家夫婦極摯好

一日婦聞夫有外遇亦不甚愠但戲語其夫爾不愛我而愛彼吾且益矣越日有一巫能視鬼見而駭曰爾有益鬼相隨何也一戲語耳鬼即瞰之十日十手豈不然乎

鬼為人致富

家濱承茂才 中孚 言聞有山西錫匠某貧甚而求富之心念念不忘里有古塚歲時伏臘輒祭豆羹每過必拜求致富歷數年愠而視

妄妄錄

卷一

四

曰公無子孫祀而我如子孫祀公獨不為我計耶是夜忽有一叟踵門謝曰感承厚貺沉魂賴以不餒誼當有報第爾福命薄僅可小康持贈金錢十五枚身知為古塚鬼喜禱之有靈殊不怖畏其母亦感德作炊必享由是叟夜夜至庇其家事凡使居積無不億中累聚數千金某終不厭時向叟禱又年餘叟謂曰我與生人習久漸染陽氣若再以猪羊血

飲我百日則可借爾遠出經營獲大利如其
言竟得白晝現形語言飲食人不知爲鬼也
乃居貨同往河南來回數次無不牟息倍蓰
爲某媠娶富室女奩贈優厚於是大起屋宇
叟欲靜適另構高樓獨處未一載叟忽雷殛
樓僅存一半餘屋旋遇火資財罄盡某生計
日窄不久仍作窶人吁鬼固知某福命薄僅
可小康貽金錢以報其祀享亦可已矣乃違

妄妄錄

卷一

五

天致富卒罹雷殛真是癡鬼較人之百計積
聚爲兒孫作馬牛者殆有甚焉
比得姚昆厓參軍芝於山西寄所近著五
知堂詩集一卷內有半樓行云廣文胡君
七十三精神爽朗躬清談昨向上官圍爐
坐具陳半樓往事足以報博慈燕有窶人
子荷執夷野俟迴首見獸白於鈿妄思言
貴從此始舉齋覆獸作人言愿爲盡力供

菽水亟歸圭竇報母知醜翁忽來謝不死
出贈金錢十有五母子福命只如此年餘
缺望苦禱求一日攝去河南遊潛身借隱
入富室暗翁媠合成鸞儔攜歸拜母母色
喜滿堂賀客來公侯越羅蜀錦相掩映黃
金白玉擬山邱度地鳩工起夏屋醜翁愛
靜居岑樓鄰里稱榮親故羨從今始免子
孫憂豈知貧富有數難假借天心更忌不

妄妄錄

卷一

五

勞獲玉虎怒吼雷飛掣霹靂一聲樓半劈
妖氛散人踪滅至今道傍猶有半邊樓留
與行人訪遺跡註樓在汾陽縣廣文胡君
名溶與前事絕類昆厓官是地詩紀爲妖
當不謬應是瀆承遠聞傳訛也因附及之

妄妄錄卷二

目錄

詩鬼

草作鬼聲

魂附殺姦

文人死戀詩文

酒鬼

論文疑鬼

妄妄錄

卷二 目錄

孝鬼章

壁角姑娘

老饕

魂哭紙旒

鬼附斷磨石

活無常

兩鬼同床配夫婦

口業債

魂留守金

人面瘡

鬼門關匾額

滕縣吏

叱鬼

王府基崇

鬼禱

驟惹妖害

妄妄錄

卷二 目錄

鬼畏聖經

盲人逢瞎鬼

黑鳥

鬼畏火葬

宿冤索命

解砒毒方

古董小鬼

鬼魂娶婦

狗口餘骨

冥律嚴艷詞

劉雲山

鬼擄掠

河水鬼

鬼挑箆子

妻崇薄倖

鬼奉承

妄妄錄

卷二

目錄

三

妄妄錄 卷二

吳縣蕉圃朱海著

詩鬼

長洲周方厓

文潛

以族人累流亡紹興涼涼

踽踽盡日探山尋寺嘗薄暮在吼山納涼山

有小庵憇坐間遇二客各敝衣曳履倚樓瞻

眺翩翩儒雅迥出塵埃第面色灰白相對寒

凜方厓與之問訊傲睨不答徘徊良久一客

妄妄錄

卷二

朗吟日幾日不登吼山頭參差竹樹綠沉樓

到來何用尋消夏鶴叫一聲天欲秋一客方

欲和吟思未就適當路者僕隸呵從數十輩

攜酒具陳階下將登樓設几席客曰俗塵敗

興我輩且去遂下樓開一小門出方厓亦欲

避隨進小門但見隙地數弓荒烟蔓草二客

不見四面盤石為垣却無去路

草作鬼聲

元和邢汝誠在姊壻袁竹亭大受象山官署

夏夜於後圃野放忽聞鬼聲細聽之近在左右舉燈審視但見藜草中有一枝特長尺許聲出草即俯偃良久豎起復作聲偃下明日掘其地見白骨一具朽腐於土大約鬼附於草如倩女墓樹連理昭君塚草獨青也

魂附殺姦

汾陽貢生郭廷棟嘗佔僕人婦僕詬詈因被

妄妄錄

卷二

二

逐流離而死瀕死猶忿忿言必手殺其主逾年有同年子某年十歲失怙恃貧而穎慧相人皆謂後必貴廷棟憐重之妻以幼女招歸讀書為養壻方至家壻忽提床頭劍刺其喉且裂衣欲割其腎家人猝不及救而死以廷棟臨死時呼僕名乞命知鬼附人祟也後訊其壻茫然不知劍鞞堅重壯夫難拔非十齡穉子所能舉以殺人有司原情減其罪自此

壻常木立如偶丁字不識矣

文人死戀詩文

吳鏡江鑄金匱人為明經曙巖遺腹子兄依君早故其嫂黃氏育之鏡江弱而穎七歲授書過目了了工詩精篆刻年三十死無子不能立兄嫂後俱絕嗣同人哀之席也樵世楷常熟人十歲喪父養於伯叔能詩文雅酒量豪邁滑稽儕輩心折年二十四鬱鬱不得志

妄妄錄

卷二

三

而死兩君遺詩梅里鏡上舍梅溪泳敘刻行世其詩在吳之顏家巷李大成家鐫板一日鏡江偕也樵至李家各以詩點竄數字而去時李大成他出追歸其子告之大成訝曰兩君死矣何能來耶因告梅溪改刻之覺詩律更細乃知讀書人於文章翰墨如鄙夫重財死猶戀金帛也兩君常往來吳門與余交有素念此與黃公壚在山河邈然之慨

酒鬼

吳縣諸生顧汝堂士雲其弟業賈家造香麵

作酒清芳列列數千百罈貯蓄有三年之久

始付於市一日忽聞酒房中有笑語聲開室

視之寂無人跡次日往內取酒乃見三五人

僵臥甕下一人猶俯甕大吸遽捕之俱不見

而酒已空數十罈甕矣汝堂故風雅工詩善

書笑謂家人毋忤畢吏部囑其弟置不究詰

妄妄錄

卷二

四

逾數日酒備復見有竊酒者彷彿巷南陳甲

是時陳甲已死半載甲素貪飲終日酩酊因

醉中肆謾為人毆死者大駭狂呼奔走衆猶

見甲面如蒙塵走及酒房門坎而滅少頃覺

檻下地土濡濡而動衆畚掘之得大小鱉數

頭乃不知鱉化酒鬼抑酒鬼化鱉耶

論文疑鬼

零陵宰趙慧遠吳江人爲孝廉時挈其門人

應玉峯試歸舟門人出試稿質之題爲子張

問善人之道二章哦誦畢亦未揣其必邀宗

匠賞酌酒歡騰間不覺舟已復至玉峯訶問

榜人答曰文已入泮且待覆試矣何必歸笑

其妄榜出果入泮榜人年近八十龐眉皓齒

骨格冰清問其姓名不肯答大抵隱於篙師

者薩宰沈秋厓咸均嘗爲余言此蓋三十年

前事也昨歲余同硯徐西瀝泗芹亦從玉峯

妄妄錄

卷三

五

歲試歸遇隣舟論文一老榜人訾警之其舟

中數生屈伏不能措一詞大異因亦出其文

就正曰此大魁作其困諸生者命耳亦不答

姓氏此老疑卽趙明府所遇鬼耶仙耶不則

何隱者之壽也

孝鬼章

姚舜賓無錫人忠誠篤實鄉里目爲長者家

綦貧而孝母年七十訓句讀以養極婉容愉

色不敢懈缺甘旨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
既散日不給糧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
殯瘞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
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甘而孀妻採食之終日
不饑遂以供之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
四五尺母撫而哭卽伏地搖搖如拜邑中播
聞觀者如堵有嘉其孝出甘旨贍其母

壁角姑娘

妄妄錄

卷二

六

吳俗兒女戲以飯笱覆蒙絹帕插小簪爲此
於門後迎請壁角姑娘以香灰鋪几上扶笱
聽其自旋時作鳥獸草木狀畢備吳令君伯
成家兒女戲請習以爲常一日令君見而稱
羨之忽作字曰粗畫不足相公賞曷不命題
獻小詩博一笑令君以兒女輩無一識丁字
者大奇適有一貓蹲地遂指以題凡復請韻
因限九韭酒三字以難之凡卽書曰猫形似

虎十似九喫盡魚蝦不吃韭只因捕鼠太得
狂翻倒床頭一盞酒叩其姓氏曰穆素徽蓋
令君所居卽素徽西樓舊址

老饕

華亭張又華儼久困場屋家無恒產遂遊幕
爲書記又善畫美人工緻秀麗超乎當世嘗
寓居江寧聚寶門外寓齋素有鬼每午炊奚
奴置飯几上輒失去魚肉瓜菜悉如之大抵

妄妄錄

卷二

七

邏守始得人食也其殘羹剩炙奴輩攜出畧
一轉足卽罄盡鬼常現形不露頭面惟見頸
背三五寸俯吸盤盞間捕之隨滅羣呼爲老
饕友人謝客水異其事炊米數斗烹蔬半肩
魚蝦雞鴨羅列三五几以瞰之復見一頸連
腦後髮際次第俯几上頃刻已盡而甏之背
骨盤旋不定乃鬼猶戀骨節間餘肉也後客
水與余同在松江見一獺犬謂其頸絕似又

華江寧高齋鬼因餉以羹亦善啖而啖時眼
耳口鼻俱俯盤中喉之搏之不肯稍仰余因
笑曰老饕吾聞其鬼矣吾見其狗矣

魂哭紙旒

無錫薛肇嘉覆舟燕子磯榜人家奴共死五
人撈屍數里惟肇嘉屍不得越數月有葛春
源者與薛比隣白晝中忽見肇嘉攜雨蓋行
過里門步走甚迅喜其未死得狼狽而歸矣

妄妄錄

卷二

八

鬼附斷磨石

錢薪溪沃臣象山名諸生文章翰墨器重一
時著回浦農歌一百六十九章韻其風土人
情哀簡齋太史枚以為詞淺而不失之於浮
意深而不失之於晦繼美家竹垞太史駕湖

棹歌孫補山相公打箭壚紀事每歌有註註
內記一事薪溪於七八歲時其舅氏家有鬼
深夜能自開門因鋪白堊於地以驗其跡鬼
乃以帚除道過之於門坎下未盡處得一足
印如三歲兒狀次日招有膽力者捕之鬼鳥
鳥作聲持械追逐無所見以鳥銃擊之亦不
退讓以酒肉數日始去卜云有鬼物憑斷磨
石作祟猶春秋石言之類後晤薪溪於吳興

妄妄錄

卷二

九

郡齋詢其前事實有之非託興語也

活無常

蠶蜂農人鄧姓者眾呼為鄧野狐嘗魂為走
無常受役勾揖往往告人所辦冥司事輒奇
驗一日有隣農好詭異邀與俱去是夜受恐
因借其魂往適勾九人皆投西庄某家為猪
野狐押投猪胎畢忘其隣人先返其隣日晡
睡屬若死野狐乃往西庄產猪家問產猪若

于頭答以十猪遂揀一擲死之日隨我去返至隣家其人即甦

兩鬼同床配夫婦

膠山鄉上舍里之東南地名煇焦洞有邨民夫婦各年少婦微有姿乾隆丙午三月婦倚門嬉見一男子麗容俊服過而流盼情遂感動至夜適夫他出忽有人排闥至即日中所見男子擁婦同寢極盡綢繆自是每夜必至

妄妄錄

卷二

十

夫在家亦不畏與夫同床亦不知也不一月夫又見一艷女過其門目送秋波魂颺雲外甚疑邨中無此文將睨而隨之尋為隣人亭阻迨夜女忽在室即與妻偕寢妻亦不忍詰其姓氏居處云即近邨以情好之深殊不為怪後夫婦日見羸瘠父母知其為祟誘子以梅花一枚饋其女明日踪跡之花在南去百步敗塚穴中焚其墓夫婦所遇祟俱絕

口業債

潘鉄華太史 奕藻 言聞前輩進士談懷我 思 永著撰往往妄毀前輩而詆周文恪公尤甚後病傷寒魂至一所儼如王居左右儀從甚壯仰視上座彷彿文恪百叩請死上坐者曰吾三生前口業債今已償也命鬼卒送歸遂甦太史舉此蓋以巽言戒我口業也乃未克守口如瓶時或不能忍俊奈之何哉

妄妄錄

卷二

十一

魂留守金

楚人戴香樹 三錫 從父游幕浙江父死貧不能歸遂繼父業其實申韓學未明也幸歸方伯 景照 與其父有舊因薦於麗水令方虞蛟負賴居停徇上游面不以爾一日有巨案經營二日夜罔措讞語科罪晨起將託故歸收拾文稿忽見塗抹淋漓凡未能辦詳各案悉已就逮發出主人折服其才置酒酬酢是夜

扶醉寢迨三更酒醒口渴塞帳驟起方欲挑燈突見一老龐眉皓齒坐於研北搦管手批文牘諦視之署中並無此老驚問之老人避舍曰君遠坐勿訝僕亦楚人死於此三十餘年矣因積貲千金埋床下人無知者故屍歸而魂未歸也今以足下桑梓誼知誠實忠信將去館故仿足下筆跡分效微勞幸他日歸楚攜銀交吾子某某後此文牘足下但置案

妄妄錄

卷二

十一

早眠可也香樹汗慄拜謝復安寢隔帳視燈如磷及老人不見始明次日私發床下金果如數自此每夜見之越三載香樹積館穀小有家遂去不復至浙久矣

人面瘡

某市僧生一人面瘡經年不治榜門求醫能愈之者酬以百金諸醫袖手無措有楊三芝者乃用雷丸白砥及諸毒藥研末塗之次日

瘡更潰爛痛不可忍而瘡內人面焦黑如炭向之可辨為口鼻耳目間盡滲鮮血三芝復往診視忽以刀自刎其鄰以敷餘藥末塗之口作粵音自罵曰無恥賊欲毒死我耶汝貪病家酬不若令妻女倚門賣一笑便保三日飽豈我千金資為滑僧味心吞去日食渠四兩肉尚不容我哉又自批左右頰辱罵良久暈地復起而刎處遽成人面瘡矣家人再四

妄妄錄

卷二

十二

禱禳逾月始愈市僧痛楚三四年竟以此瘡死蓋市僧曾負一粵商資商不能歸死於旅實有此孽果按外科正宗謂此瘡由於冤業非藥石可治乃本釋家水懺序最錯袁益事也

鬼門關匾額

諸生劉惟容江西南昌人因病昏瞢魂遊冥中見鬼門關三大金字每字高丈餘龍跳虎

脫人世罕見其匹平生善書法願留連愛慕
惜其未題書者姓名適遇關吏來詢之吏大
笑曰抱百世之才擅三絕之技名不出閭巷
者多矣焉用向鬼門關標姓氏哉咨嗟間忽
起大風不覺身如敗葉飄飄至一所問津知
是漢口遂訪其弟開藥肆處未遇而返適其
弟正束裝歸縷述道路橋梁及肆中門戶器
皿無不昭合蓋又魂遊漢口也袁禹門承啓

妄妄錄

卷二

市

為其梓桑與余言甚悉噫嘻修文才子想地
府亦濟濟矣關吏之語感慨何如

滕縣吏

袁禹門又言其同寅喻藹人星亦南昌人有
從兄某官滕縣尹時一吏為城隍案吏往往
赴陰辦公即僵臥如死自一二日至三五日
方甦謂之過陰既甦則飲食起居如常赴署
供役亦無異其冥中事籍口不敢一語緣過

陰誤耶怒其妄責令以後過陰查檢本官所
作為言如不符即將以妖人治之越日間吏
又過陰滕尹乃獨居內室閉戶却絕家人省
躬思過夫人邀請饗殮俱不應迨更餘夫人
慮其餓損煮雞子兩枚從櫺眼中親餉不忍
拒乃食之次日吏來見詢所查檢答曰昨一
日無善惡事錄報來冥但絕糧終日代公乞
賜祿食神止准給雞子兩枚未敢多求慮公

妄妄錄

卷二

五

得毋太餓乎此閨中事外人無有知者以其
符合置不究踰年吏忽自備棺衾告兒輩某
日當殮即作過陰狀至期冀其復蘇不敢遽
殮逾七八日覺屍變遂殮之是亦走無常也
噫人之深居閉戶冥中見如覩晤一飲一食
皆操於神如此敢不信神目如電而不慎獨
知於衾影哉

叱鬼

臨川丞過棟正直不媿阿適南豐令高杏江
應奎為崇所侮白晝現形一日臨川在南豐
庭欄忽見朱袖臨川怒叱曰幽明有限何敢
無忌朱袖遽隱時有木工沈偕刀斧為鬼所
竊將慙臨川即見刀斧擲地臨川潦倒下僚
而鬼畏憚若此豈非正氣足以懾之耶

王府基崇

蘇州王府基為張士誠故宮址

妄妄錄

卷二

七

國初猶時見妖祟康熙間某生居此地夜課
孟子突見一人拉出舍至一所殿宇金碧武
備左右列上坐一王者狀吏先鞠訊因何呼
王名訕訕生不解後王者言爾不語士誠小
人也耶將加及因號寃謂孟子有是書讀書
者無不誦此語王者遂命兵士押生揖孟子
生懼加及因與偕往文廟方至遇仲夫子戎
服坐於堂下白其故仲夫子即攜生至王者

所拔劍斬之兵士潰散生恍惚驚醒身臥曠

地荆棘中自此士誠之怪絕比有楊辰尊璋

肄業平江書院中暮過平橋遇一鬼面黃如

金身衣紅襖袴袖間鈕扣千百羅列不露手

足明月下粲然相映阻其去路展尊素負膽

氣力搥之聲蓬蓬如鼓竟負以歸呼家人取

燈共視乃一敗鼓有四字上二字模糊不辨

下王府二字猶可識殆士誠故物耶

妄妄錄

卷二

七

鬼禱

武林城東有淫祀某神求財者罔不應焚香
具帛男女雜沓終日不止後為中丞禁絕廟
門扇閉嘉興施藥園中正應省試夜過之忽
聽卜籤筮咎聲窺視戶內月色相映中老少
村僧男女羅拜喃喃祝禱大半求財竊聽良
久隱聞一婦祝云信人楊氏龍天保佑倪大
爺生意好烏龜子兒早死滅且呪且罵不覺

失笑有聲衆即寂滅因大怖而走

騾惹妖害

康熙初年山東道中某商店有妖術遇過客輻重者夜啖以餅餌即化為騾牽市之遂劫財物後有孝廉某北上會試亦墮術其弟以兄久不歸且無音問往尋之適僱一騾見即叫號奔角若有所愬時謁某宰騾竟直進署內叫號如前鞭驅不退聽弟告宰因尋兄來

妄妄錄

卷二

太

騾淚下如注衆皆為異因問汝有屈否騾點首以應弟問騾識余否又點首宰言啞夫或能寫字或能演狀尚可雪冤此則奈何騾忽作人立蹄撥案上筆研似知作書而不能搦管也因取巨桶貯水命蹄書之竟大書名姓為某店害數字蓋即孝廉也弟大哭懇宰拘執妖犯至案究得前情知妖迷者已三十餘人矣遂置於法弟買騾歸家供億如事兄

鬼畏聖經

元和縣之伍濼涇有偃屍為祟某甲過之方窘迫復有數鬼唧唧環繞在步急喘十步三蹶望見却舍可冀相救尙越畦畛命在呼吸間但聽舍內稚子夜課朗誦大學屍即仆地鬼亦絕響可知聖經乃書之最尊而理之悉具更莫勝於學庸較仙佛經文尤為王道觀此事足徵

妄妄錄

卷二

九

文帝尊經閣非後學偽書勸人崇聖也

盲人逢瞎鬼

宜昌別駕陳曉帆 秀水人庚戌夏日丁艱在家有僕張升者中歲雙瞽念疾死嗣後其室時聞鬼聲每遇洒掃或移器皿則滿室皆聲矣一日見朽木卧地唧唧鳴者良久因擊之聲遂寂然適門外有盲丐過忽狂呼疾叫直奔其舍聲口絕似張升逾時始仆地漸甦

別駕以此語余不覺啞然笑曰諺所謂盲人逢瞎鬼良有以也

黑鳥

萬司空長憲不信神鬼每以詭怪之言爲文人清談揮麈任浙藩時在內署廳事之後軒燃燭閱郡縣申牒初鼓方盡忽見皂帽青衣二短豎對舞簾下已而相撲倒地侍從在側曾未之見司空呼燭之乃見地伏兩黑鳥羽

妄妄錄

卷二

幸

間各有白字一日中一日空以足輕蹙冲簾而去初以中者終也空者萬事皆空有鵬鳥之感乃竟數年無恙由中丞召爲司空而卒人始悟之

鬼畏火葬

杭俗嘗有不葬其親親死以棺焚之收其骨置於缶而瘞之余表兄太倉王二尹署諸暨令因公在武林夜暮城閉泊舟候潮門外

時明月如水清露未下登岸獨自散步見有夫婦相持痛哭旁有一叟慰藉之曰江干有瑜珈會且去杯酒樂答曰烈火之慘在明日念而戰慄復何心飲酒耶因詢之叟與夫婦忽不見視其側有三棺暴露於道次日進城謁上憲出見二棺架火焚已燼因乞諸上司嚴禁火葬之俗惜政雖慈而令不行至今余在武林時見焚棺收骸者

妄妄錄

卷二

幸

宿冤索命

吾蘇史家巷蔣孝廉申吉有子娶徐氏伉儷甚篤一日忽置酒與壻把盞曰吾宿冤已到勢難挽回勸君更盡一杯爲別此後幸勿相念掩袂大慟蔣生撫背勸慰忽豎眉嗔目大呼曰汝記萬曆十二年兩人設計慘殺我於影光書樓乎手自批頰又以剪刀遍刺其體音口似山東人一家環跪哀求卒不解中街

路吉祥庵有僧名蓮臺素著道行遣人召之至徐氏踈踏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及僧出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住和尚耶僧曰前世冤業二百餘年纔得尋著稽愈八恨愈深報亦愈急老僧無能為也僧辭去徐氏即剪刺手搯身無完膚而死前輩金安廉廉訪祖諱言乾隆二十九年事

解砒毒方

妄妄錄

卷二

三

歛醫蔣紫垣有秘方解砒毒立驗然必邀取重資不滿所欲坐視其死一日行醫獻縣中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賂鬼卒來以解砒毒方相授君為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遍傳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

無他藥南城鄧葵鄉異談可信錄又載冷水謂石青解砒毒如神幸善知識心存普濟願傳經驗良方者採之

古董小鬼

余戚茂才褚味三郭祖望探梅鄧尉寓朱司

徒廟夜坐茶話聞床頭食榼邊呦呦有聲移燭遙視見五六寸長小人十餘輩奔趨榼上

花板眼中窺望其內狀似涎羨其衣冠多秦

妄妄錄

卷二

三

漢制迫視之倉忙入地而滅猜疑不知為何鬼余聞之曰未見食面真是小鬼衣冠秦漢制又是古董鬼可名古董小鬼

鬼魂娶婦

淳安饒舫村明府用乾隆乙未進士福建龍巖州人會謂余言其里昔有吳劊子者善決囚刀舉頭落無疊砍再割之慘某甲被盜扳誣服吳憐之臨刑時舉刀作勢將犯人姓名

猛呼某人快走蓋欲驚死之冀其免知痛苦此不過一時臆見不意數年後辭役探親廣東忽遇甲執手曰蒙恩縱我竄迹此間汝小經營粗可度日敢邀玉做廬一申感悃吳訝異姑從其行至其家出妻子相見市脯沽酒款待甚殷吳曰君負冤正法我代縫紉頸皮棺殮如何復生甲瞠目駭疑遽仆地衣服如蛻其妻訟官驗其子骨力軟弱日中無影信

妄妄錄

卷二

五

爲鬼胎置不究鬼能在人間經營立家娶婦生子奇絕

狗口餘骨

盧秋山言昔歲就福建李制軍侍奏之聘旅店遇有扶乩者因從觀之其人先捧一黃布包裹上供不知內藏何物店主人焚香叩請乩卽運動書門包來遂焚冥鏹乩又書一少字因益之乩書今年生意好卽不動秋山已

詭邪鬼所憑姑卜前路安否乩書改日再來見秋山怒舉其包裹開視乃一破碎骷髏詢其來歷係見狗嚼骷髏誤聞祀奉可作乩仙今特試之耳遂取骨仍以餉狗此鬼想是牛班頭一流爲狗口餘骨尙不悛故態可惡可笑

冥律嚴讞詞

羅青巖上舍

以松

言遇走無常者因問冥律

妄妄錄

卷二

五

答曰與陽世大畧相同惟文士作讞詞往往削祿祿盡至有墮惡道者似屬情輕法重不解律意按王敬哉冬夜箋記云法秀禪師嘗戒黃魯直作讞詞魯直謂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致墮惡道法秀曰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至墮惡道而已又世傳人間演牡丹亭一齣湯若士在冥中受苦一日吾輩讞詞綺語可不慎哉

劉雲山

杭州有巨室子病亟已治觀待斃忽有人到門曰我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司徒廟巷可也巨室子感其德往訪之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已三十七年其生前崇信神佛會為此廟廣祠宇自為像於神旁引巨室子觀像宛如昔見陳椒峯記其事

妄妄錄

卷二

美

鬼擄掠

有惡丐死於路附近居民因其生前索詐未遂慮為祟施捨冥資其側地方報官守尸候驗守者夜見數人對尸羨曰好暴發財主呵之若弗聞擄掠冥資作鬼嘯而去此丐所得冥鏹實由生前索詐而來貨悖而入亦悖而出立乎旋遭擄掠也嘗聞父老言望有鄙夫某刻薄成家居積鉅萬于城隍廟見大算盤

標題人有干算天只一算楹帖有刻薄成家難保兒孫久享心惕然動詢一隣叟何以別善惡叟曰吾之快意人之不堪吾所利益人所飲忍皆吾之為惡也善更條目紛繁巨細不等以文帝陰隲文奉持力行誠實無偽不稍退悔自絕為惡之萌不待去其惡也由是於孤恤寡貧窮親故賴其舉火者數十家遇事實厚從善如登向之切齒者莫不感激子

妄妄錄

卷二

美

孫素封已逾三世釋氏云放下屠刀便成佛子其斯之謂歟

河水鬼

家元益言蘇州婁門外河中浮一罈居人見其漸流近岸俯取之指入罈口遽若被其拖住呼救獲免是時水發腥氣或言罈即水鬼

鬼挑箬子

吳人治喪僧道法事多有編竹若箬名箬子

者盛錫帑錄帛錢焚化分奉祖先其外戚尊
長亦各具一簋葺門某夜歸遇担夫挑簞前
行先入其家及自進門忽不見心竊異之越
日見家堂有帛灰數堆乃悟戚薦其祖鬼挑
簞子送來也

妻崇薄倖

劉研渠廣文 夢林言吾鄉宋某娶妻何氏通
文墨賢淑成性第貌不揚失位儷歡宋又輕

妄妄錄

卷二

天

佻常作狹邪遊隕越先緒棄妻母家出門不
通音信妻弟舌耕糊口事母不違乃賴針黹
苟活逮及二十年適有戚自滇中來見宋改
名為曲靖經歷另娶妻生子車馬衣服麗都
諭其妻之困阨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弗聽甚
不平爰告其內弟弟告姊姊泣曰遠官數千
里不接行而娶妾猶未失倫常今棄置如遺
薄倖無良尙可言哉抑鬱數日自縊值其戚

復往滇向氏弟辭行見氏極大忿曰我疎遠
之親不能控其棄妻再娶君又萱堂年老不
可遠行奈何咨嗟而別戚啟行後恒聞唧唧
鬼泣甚悲心疑何氏祝曰若何娘子富送一
見薄倖郎可也于是枉道晤宋寒暄未畢忽
自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昏仆于地戚遽
退次日往偵夜間宋已死噫宋弘曰貧賤之
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竟忘乃先公之

妄妄錄

卷二

天

語自結冤家未可以妻崇其夫爲咎也

鬼奉承

韓復初明府 暢由進士授江西太和縣言昔
于揚州主某鹺商家同客戲擲骰子夜酣被
酒喝雉甚豪商開庄每出巨注而擲點恒大
時得不同五子馬軍合巧人無還手偶擲七
點眾喜槩可獲勝不期與客連次雙飛既而
歸寢小奚奴曰盆中有寸許小人白體赤身

狀如錫澆看財童子替商翻骰因籌落盆內
小人驚逸盆外商擲七點恐人趕大色連搶
二骰飛出不知是神是鬼奴素朴實不敢誑
語是亦奇異叩鉢齋行厨集有載骰子呪曰
伊帝彌帝彌揭羅帝誦十萬遍呼色必應
商斷未持誦畢竟書生命薄無福招財商家
多鬼奉承耳

妄妄錄

卷二

三

妄妄錄卷三目錄

目錄

鬼舍聯對

鬼胎人

死生定數

緣梯老人

溺鬼喜豆

處州城隍

妄妄錄

卷三

目錄

陳十姨

吃銅鬼

鬼差

魚化少女

白燐

錢將軍墳院

鬼公子

麪手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圖書印

敲柳鬼

補履先生

黑卯

鬼戀故妻

借軀託生

妄妄錄

卷三

二

妄妄錄卷三

吳縣蕉圃朱海著

鬼舍聯對

曩歲吳玉松太史雲與余相遇玉峯重聯舊
雨客窗剪燭會言其同年某途次登州步月
至一小村落見一舍篝燈熒熒懸聯曰半間
東倒西歪屋一箇南荒北界身書法黃山谷
蒼勁可愛因駐足門外流連賞玩旋出一老

妄妄錄

卷三

儒拱手與語大悅老儒能詩句多奇崛不凡
自言因貧賣文干犯場弊問軍遇赦不能歸
羈寓於此方論詩歡暢其僕跡至但見主人
獨坐叢葬處痴迷如夢喚醒之乃知遇鬼太
史述誦詩句今惜忘記不知太史所著又草
廬詩話曾載入否

鬼胎人

松江陳甲其母為收生婦嘗收鬼產天曙舍

宇悉失惟呱呱者在敗塚中因攜歸養之甲至三五歲猶不能走隣里呼為鬼胎人及長甲恥母為賤業勤讀書每欲仕宦願質甚鉅以資為監生詡詡自得揖讓士夫間遂以為宗望適徐方伯恕屏藩之江鼠鑽蠅營託鄉故致薦於壽昌令為幕友遂熟讀萬寶全書東撼西拾惡札套語居然主書稟席令滿州人惟留心吏治不以筆墨劣為怪後值撫軍

妄妄錄

卷三

二

誕作稟頌之中有一聯曰汲東海之波流福難盡罄南山之竹書壽無窮撫軍見之絕倒迨壽昌令謁見因訊其作稟之女為誰何修脯厚薄笑曰難得大手筆寄君幕下將再語阻以他事及歸令謂撫軍器重之置酒潤筆且厚其修金同硯者腹誹語刺甲罔知也次年令因公罷官甲流寓杭州死於清波門客舍室中後常見鬼一日忽見壁上題詩曰勝

日尋芳清波門傍花隨柳買紅菱歸來飽餽燒菱爛菱角尖兒戳痛人後署甲名不意甲於死後更讀千家詩矣

死生定數

商某覆舟於楊子江攀緣一木將沉將浮間忽聽水底唱名聲迨聽唱出商名隱有吏白此人當死平陽府獄命釋回遂若有人拉至岸灘沙上因得生自懺前愆披緇翼免獄繫

妄妄錄

卷三

三

之慘後於紹興郡城募緣適有守制在籍之某太守晚年獨子患啼疾醫不能治值僧至門叩募子見之即啞然笑僧去復啼如故因招留之年餘太守起復授平陽強與偕去一日太守上省僧攜少君出署遊嬉忽遇瘋犬噬少君死官吏即以僧繫獄僧恐治其罪自縊死

緣梯老人

徐彩章之文吳人苦積千金晚年築室數楹
為娛老計壘石種樹頗得幽趣小樓一椽為
鍊石閣是晨夕所常起居處也後為子蕩廢
其屋有捕役沈朝宗者以利債十緡展轉侵
剝佔得之秋夜登閣玩月忽見一老緣梯而
上朝宗懼然疑以盜將執之但覺寒風撲面
毛髮盡立十指不能擎一羽踣跌閣下喃喃
言十緡錢住千金屋即半夜始甦從此鍊石
閣塵封之

妄妄錄

卷三

四

溺鬼喜豆

蘇州北局前曠地窪為池旱涸稍窄若遇久
雨水漲滿地淼淼矣池中有溺鬼晦冥之夜
人不敢過一日近池居民家稚子各以蚕豆
炒熟賭歌為噱負者以豆償忽有一人亦偕
與歌意饒其豆擊腕按節音調悽楚某稚之
母悅其聲給豆換歌但見納豆口中似若咀

嚼而豆乃從腮下落出駭問之即趨池中沒
比至武林曾見有夫溺於河妻以炒豆為祭
品散之溺所僉言溺鬼喜食炒蚕豆亦奇

處州城隍

吳縣諸生金月江升病中似若被人控官有
二役押至一公解立墀下候質見顯者上坐
審讞堂宇深邃吏役山擁音語不甚明了儀
門外先枷十餘人多三四五品頂帶中有素
識者諱其名傳進各訊供語隨遣出忽又傳
處州府進即見一藍頂蟒服者祇謁案前顯
者拍案怒褫其衣頂跪地旋有數吏上前執
抱文牘數百卷持秤權之朗聲具報四兩五
錢上下爭辨顯者色少霽復有一吏取一牘
僅五六頁另權之秤錘即墮地重若不勝顯
者遽出座扶起親具衣冠送出簷下廡間先
已喧呼吏卒迎送處州城隍去月江端端立

妄妄錄

卷三

五

伺良久見有男女十餘輩彷彿相識俱不能
 憶姓名敲朴殆遍繚繞而出二役即令月江
 歸從此病漸愈月餘後聞處州太守楊公成
 龍已逝有妾撫屍而哭額上忽發白光沖幕
 而去計月江夢冥司讞問之時即太守屍放
 白光之候客歲晤紹興胡珠來錫履並聞其
 戚金某向為太守幕友先太守半年死嘗附
 幼女體如生前稽顙家事後忽言揚居停即
 妄妄錄

卷三

六

陳十姨

為處州城隍仍來招我從此不復附女矣
 吳人沈維亭少年佻薄邪寒暑雨猶在桑間
 濮上壬子春日過郭家園見一少女倚門若
 有所思遂神魂飄忽往來巷前後欲乘隙語
 私不得便女子竟閉門進至更餘倚門窺伺
 忽覺有人曳其後裾驚竄里許復詣之方近
 聞閭但聽鶯聲宛轉曰薄幸郎棄舊憐新不

念奴弓鞋踏破耶疎星淡月中把袂審視乃
 比鄰陳十姨幼即偕合客歲十姨嫁未滿音
 問惶窘謝過極道相思十姨嬌泣不止因告
 曰妾蠢夫近充北貨牙長在南濠行中任長
 夜孤幃特奔君來一續鴛夢不謂復有意中
 人也絕裾而去維亭心熱尾隨之抵一所似
 十姨夫家雙扉半掩樓上燈火熒熒長跪求
 歡始許解衣共寢雲情雨意曲盡綢繆遽一
 妄妄錄

卷三

七

轉側身墮桐橋下停泊船上豁如夢醒榜人
 以為盜共執之見其身無寸縷羣詰不能答
 登岸將送汛守官弁始見衣履在橋上後知
 十姨死已半月矣

吃銅鬼

余戚郭賡雅上舍祖望往歲探梅鄧尉遊資
 中剔出小錢數百文奚奴攜回置書室坐匠
 下次日見貫索已斷錢如虫蛀殘缺欲破銅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屑狼籍地上怪不可解其兄匏雅學錄軌笑曰想有小人來在錢孔中翻筋斗將錢踢壞余謂還是遇著吃銅鬼

鬼差

常州王君仲貧居陋巷半夜聞門外有人刺刺語言爾再往勾王思泉王吉夫一人應聲去旋聽縲紲聲如揖幾人分道來思泉吉夫皆其本宗疑犯罪次日往詢思泉已死吉夫

妄妄錄

卷三

八

亦病巫方百計祈禳是夜復聽門外闐闐一人言此非王吉夫我得賄縱放耶啓戶竊視見吉夫含涕立道左遂以門挺力擊二差轉瞬差與吉夫俱不見天明見門挺及手指俱黑如染煤水浣數十遍不少黑走視吉夫知夜來死而復甦矣

魚化少女

蔣淇竹篋與張天師有戚將之江西訪焉路

經常山突有一魚躍入舟中轉瞬化爲少女白羅衫子五色花綉襖祗日子往龍虎山請攜妾去妾負奇冤願訴之也淇竹戰慄不能言雙齒相門良久取茗椀擊之不中女子擲掬之且言張天師能驅妖魅亦不袒我冤鬼奈何倚天師戚欺凌我哉吾固知鄙夫俗子安能憫人冤苦爲之排難解紛耶將去又出紅帕裹黃金一錠示之日子能雪我冤願以

妄妄錄

卷三

九

獻淇竹時已驚定第欲呼榜人共逐之瘖瘖不能吐聲因利其金點首而應女子曰如妾請亦無難者復出一物如蔗糖糕狀而不能名謂日子啖此至天師所毋須子一語妾冤卽能自白矣淇竹益心肯第不審物之可啖否姑以舌舐之甘爛若蔗酥遂取啖女子卽投水去方咀嚼未下咽胃反而噦吐出視之乃狗矢金錠則穢布裏一道士冠布有花綉

彷彿家中物也

白磷

許載璋逸其名與里居嘗在崑山幕主申韓時有一獄仇家餽其金將入人罪以洩忿而宰君甚廉明竟奪雪之躡索庭除下搔首躊躇計復有以陷之重資即可入橐忽見有白磷隱約足下良久不滅因私祝曰神將錫我財耶此間不能啓土如能運之我家請銀光

妄妄錄

卷三

十

暫斂異日歸當酬神以拜賜磷光遂移出戶而滅驚喜不寐利有藏金次日即託故旋里告妻以故妻於是夜適亦見有白光趨床下私自宰牲沽酒備肴鋪具待夜分避家人掘及尺許便見一覆缸甚鉅似可藏銀數萬兩夫妻力剗起忽聽烏烏鬼聲如蛩亂鳴冷風發日缸中冲面寒刺入骨各驚仆家人聞聲驚起見缸中黑蛇數十蜿蜒而出將齧之急

馬鬣蓬科而已

鬼公子

汪近濤湖吳門布衣好奇愛古苦攻尙書年六十猶獨居小樓下帷數載尙書之學名噪士林雖親故往來匆匆書一小劄或命家僮購魚鹽薪米賬字必從許氏說文市僧視之茫然家童奔走數十次仍以口授而購得也嘗為畢秋帆制軍招致楚中時同幕錢梅溪

妄妄錄

卷三

十一

泳將應壬子順天試先辭歸里門於其行主人祖餞同幕各陪席近濤舉觴令曰予三宿而出畫王不留行葢以四書藥名上下貫成而譏梅溪之去耳同坐腹誹其奸亦不作隱刺語惟家九榆明經叔鴻則曰可以止則止當歸梅溪曰老而不死桑寄生近濤愧汗面發頰思復報以語而不得甚啣結之酒散歸舍枯坐無寐忽見二短豎奉簾進曰公子來

扶藪璋夫婦至戶外衆持械逐之蛇散走內
外適其子媳死未殯停棺堂上一蛇以舌撩
棺頃刻鑽一小孔遂入棺內餘蛇啣尾而進
刀砍械擊蛇向棺不避盡入棺後其孔卽滿
載璋從此病夫婦相繼死崑山獄無復以計
陷者冤卽雪

錢將軍瑣院

張石鄰先生有高弟天津孟文煊年少才雋

妄妄錄

卷三

三

先生極鍾愛之一日遇孟於路傍酒肆枯坐
凝睇拉與俱行辭不可後見壁上新寫一詩
曰東風翦翦漾春衣信步尋芳信步歸紅映
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燕雙飛徘徊曲徑憐
香草惆悵喬林挂落暉記取今朝延佇處酒
樓西畔是柴扉詰其所以始云適見東隣麗
女欲冀再出一觀丰華張大駭曰此錢將軍
瑣院荒廢已久安有麗人耶同往跡之惟見

未及詢答一少年鮮衣炫服髀聲橐橐踵至
似若識爲制軍戚而忘其姓名遂不暇訊少
年拱手卽坐曰今夜月色甚佳聞先生困於
觴政殊不樂敢邀玉於敝齋尙有斗酒不必
謀諸婦也固辭不可遂拉出戶撥花徑折廊
腰抵一小院先有數僕同小優伶三五輩伺
門外方登榻卽命彈唱繁絃聒耳清歌繞梁
几上珍饈羅列金樽玉竿交錯而進少年願

妄妄錄

卷三

三

指氣使雖邀客至惟與小優伶作褻謔語絕
不顧客近濤落寔座上益自色沮神喪起辭
少年曰足下乃桑寄生我當留其勿行也捺
之坐酌以巨斗強飲盡出金豆一囊謂伶曰
若輩歌一曲獻二觥先生盡爾酒許自取金
豆二觥爲賞小伶各噉然應爭獻酒近濤醉
不能飲伶初則跪勸繼而攀肩捺手灌入其
口酒翻襟袖少年笑噓不禁伶益肆無忌憚

以其鬚倒插鼻中指撚作噫涕淚交下而近
 濤見黃金粲粲心羨涎饒自言公子曷不使
 我獻小作酒一斗便得金豆少則有數百枚
 也方醉不勝而又啣公子訕笑為桑寄生毡
 如針刺又重公子勢炫足恭踧踖不敢稍吐
 氣方懊恨間小伶私以金豆三五枚揣其袖
 囑飲一杯近濤利其金勉量復飲他伶竊覘
 見亦以豆私納苦量竭飲稍遲伶怒曰我獻
 妄妄錄 卷三 古

若酒不邀先生賞乃與若金猶不飲作驕態
 耶近濤恐少年聞正惶急少年又出金錠擲
 伶曰爾以我酒欲邀先生賞獨不知謀窮措
 大破家私計左矣今我代與賞先生不飲則
 鞭爾背近濤為其奚落益窘逾幸袖中金豆
 公子尚未覺也因又勉飲間巡邏裏夫擊柝
 過見近濤危坐洞石上神恹若痴呼之不應
 大怪奔告闈者扶歸書室袖中羊屎索索落

地近濤將俯拾眾笑而阻之良久神始清而
 其奚奴失所在四處偵尋又得於溷後亦昏
 昏若失眾詢之言見公子拉主人飲因隨伺
 門外遂具述前狀近濤所恥告人者皆得之
 於奴

麪手

吳桂山 廷棟 江蘇長洲人玉峯歲試舍館陳
 某家屋宇湫隘舍後曠地數弓荒塚纍纍
 妄妄錄 卷三 古

酪暴露時值炎暑中夜不寐喜北窗涼颺徐
 來啓牖邀月一室光耀如晝呼童浮瓜沉李
 間忽見螢火明滅中突有一人隱見草際疑
 潛宵小吹燈下幃約童避窗後靜以覘之漸
 聽窗外窸窣聲有白面朱唇挽雙丫髻者探
 首窺牖良久伸手攫几上瓜皮手未轉動瓜
 已入口咀嚼有聲臂瘦而長几距窗五六尺
 僅進一小臂粗若細笋心大怪異驟起執以

嚙之斷臂而去取火亟視乃麪捏一手瓜皮
猶攫指間臂斷處齒跡宛然童子駭問下
詢未見也

敲柳鬼

庚寅冬吳人忽傳有敲柳鬼夜出遂至巷柵
更夫恒蒙頭終夜睡柵不敢擊有司出巡甘
被笞責余表兄周崙源婁居城東大樹里剛
復不信鬼神事半夜忽聽柳聲幽渺乍前乍

妄妄錄

卷三

六

後開戶偵視見微月掩映間有短人負柝相
近驟奪之人卽遽滅而柝乃蘆葦中割一孔
明日巷前後割孔蘆葦散滿地上亦不知其
何自來也從此敲柳鬼遂絕

補履先生

補履先生錢近仁吳之皮墅人隱於皮匠居
半椽屋繩樞蕪牖間破書數十卷恒手披不
輟無妻子反局出市上得百文錢卽閉戶誣

詠自適而所縫紉甚堅固與人不爭利壘中
識之者必往就補履得升合米是日又閉戶
謳詠矣所談多性理內典之學頗通而不佞

佛輕易不與人言語晚年彭進士尺木紹升

聞其名訪之不納伺於門兩日始得見畧訊

答便執故業康廉訪基田聞而見訪閉戶遁

去以是士林益器重之余嘗於郡廟祭祀方

演劇僕人識補履先生因走謁將有所問卽

妄妄錄

卷三

七

指曰且看戲時加官在場緣問看此如何乃
嘖嘖曰吉人之言其辭寡卽荷擔而去後再
訪之拒不見甲寅春晤錢梅溪上舍於杭
州郡齋詢知先生客歲已謝世爲熊廉訪枚
捐貲葬於虎邱許穆堂侍御寶善潘鉄華太
史奕藻集諸當道士林共爲祭作文銘其墓
有欲紀其平生所語足闡發性理機奧者已
成稿惜尙未劖劂耳越數日值周幼清從吳

門來杭因言鄉故涉及先生駭曰月前猶遇之曾倚城闌與立談先生左手持綫右手持錐曰無往不復天之道有施必報人之情善福惡禍之機如針引線皮革之堅針孔既透無線不引誨詞在耳不意聞於鬼也

黑卵

徐奉初經吳縣人初應江寧試有舊雨吳斗

文家居鎮江城內因枉道訪之至則天已黃

妄妄錄

卷三

六

暮置酒歡會各道濶懷不覺曠談半夜城門已閉遂止宿焉道主人陳茵設帳安寢而進輾轉無寐忽聞窗外咕咕聲響畧頃漸近床下榻爲震動幙鈎玕瑤若擊方自駭異舉幃俯視見黑物大如巨卵者數十枚纍纍抱於床足披衣欲竄未及抵戶黑卵旋繞左右跬步莫前狂呼有鬼口噤如啞遂取門槌猛捶之如搗敗絮再揮則悞中足指痛不可忍正

窘急間僕人方進若見黑卵千百撲面飛出擲杯碎地卵卽嗚嗚作鬼聲而滅

鬼戀故妻

河間曹氏有媪能視鬼其隣某甲年二十七而死其婦邀媪相伴見甲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笑聲兒啼聲兄嫂與婦詬誶聲雖陽氣逼燥不能近必側耳窗外竊聽懷愴之色令人見而隕涕後有媒妁來議婦再醮愕

妄妄錄

卷三

九

然而驚張手左右顧迨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與婦及兄嫂往返議聘則奔走不迭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直視婦房泫泫雨淚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爲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俯首若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竟夜媪歎其痴若弟聞也迨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墻下仍翹首望

媪送婦去見又尾隨至娶者家初爲門尉所阻稽顙哀乞而入匿墻隅望婦行禮凝立如醉婦入房從窗窺伺其狀一如裝束奩具時至滅燭就寢尚不去爲中霽神所驅乃狼狽出次日媪返至婦家視其孤兒見鬼以婦坐眠處含淚遍撫俄聞兒索母啼趁繞兒走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少頃嫂出撻兒一掌便頓足拊心遙作切齒媪見其情不忍遂

妄妄錄

卷三

三

不復至其家未知後何如也曹氏爲紀曉嵐大宗伯先太夫人外家灤陽銷夏錄亦載其事

借軀託生

某素封放債私質頗事俸剝年六十餘妻妾既喪僅一幼子病亟瀕死漏三下有人持錢贖物怒其寅夜剝啄人曰迨天明吾物不得返虧折毀縉錢吾故羅雀掘鼠以副限期素

封憮然念兒死焉用多金悔剝算籍沒之病民也明日悉舉各家所質田產衣物召而給之債券亦焚去兒既死夜半猶撫屍飲泣突見一人排撻而入識是負欠者某謂曰勿悲此討債者債償自死念爾無後吾蒙焚券高義請爲爾子以奉餘年忽不見兒竟漸蘇病旋愈訪之某家某乃是夜死知借軀托生也福建南平諸生姚格亭學信爲余言吁結怨

妄妄錄

卷三

三

施恩皆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絕之嗣復續討債兒去還債兒來卽在一身借因結果善惡之報捷於影響信夫

妄妄錄卷三終

妄妄錄卷四

目錄

金銀氣

禦盜報德

鬼畏孝子

黑影燃陽

鬼見人爲鬼

蔣鏡齋

妄妄錄

卷四 目錄

永州署中鬼

殺業果報

鬼愁

紅裳女子

魂歸捏像

淫鬼妒妻

果業報應

辟穀方

义袋鬼

負客償驢

鬼來夢中

仙桃草治傷

縊鬼

豆腐羹飯鬼

曹副憲遇鬼

幽歡罹害

妄妄錄

卷四 目錄

擣鬼

妄妄錄 卷四

吳縣蕉圃朱海著

金銀氣

松江馬質園晉工書善畫家中落後惟耕耨筆硯以自存夜行忽遇其亡友某心知為鬼素有膽且與友善殊不怖畏詢其所往曰某沉淪業滿將往郡隍廟探託生信耳因偕行忽指一單門圭竇曰此中乃有金銀氣質園

妄妄錄

卷四

一

曰何以知之鬼友曰凡人逐羶附臭或詭計陰謀貪黷聚歛雖千百萬金銀全無輝光但覺穢氣觸鼻惟躬耕力作不事營求怡然偶有盈餘僅積三五金即有白光三五尺人不能見但鬼神知之耳質園曰然則僕授生徒芸硯田受餽未散時當亦有焰矣答曰否如君尸位絳帷竝不以子弟循循善誘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自作書畫贗款舊人作古董

欺世亦與隸胥商賈輩相等便得千白金止作一縷黑烟近即腥臭而已質園聞言沮愧尋分袂去明日走詣所指金銀氣處詢之乃一寡婦晨夕紡紝積錢四貫易銀為孤子將送其塾師

禦盜報德

乾隆五十年三吳荒疫饑民路斃遍瘞城濠溽暑淫潦血水流漉李文政連玉捐西郊高

妄妄錄

卷四

二

壤百弓為義塚埋之一夜自鄉催租歸抵城不及泊舟近其地有盜三五輩登舟祛篋羣起攻呼盜恐捕獲公然行強持刀相向方危急俄聞岸上數百人叫囂詭譎聲羣盜勢孤狼狽而遁其實叢莽蔽野無一人也揣為義塚鬼報其德明日酌酒奠謝之

鬼畏孝子

吳中屠者劉四獷悍有膽中年積資數千金

遂納監列衣冠雖放下屠刀未成佛子曰與諸惡少飲博惡曠無所不為士林羞與伍也然事母甚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止宿釀酒食以

啖劉四欣然獨往眾恐劉為鬼因率伏戶外以護霧色蒼茫月光黯澹烏啼鬼叫方其惴惴戰慄草木皆兵忽聽有人高唱蓮花落前往推戶一鬼忽從人衣袂下突前止之曰劉

妄妄錄

卷四

三

孝子在內故我輩露宿杯酒亦未温子速歸條唧唧數聲而去眾更駭牽衣奔返羣鬼相逐塵沙染衣有墮道旁溷者滿頭遍插木樨花而去

黑影撚陽

仙霞嶺為浙閩交界處山陰胡國佐

揖治侍

其季父官於閩行及頭關前天已薄暮忽欲大便遂擇樹陰解衣野放恍有人在背後

伸手至前撚其陽具疑有虫蝎連次駐拂之畧頃撚捻如故漸若有臂在臂上肌膚貼奏回視之但有黑影一團轉瞬忽不見大駭急起登輿而行

鬼見人為鬼

廣東藩叅議高國棟四川雅州人客歲遇於

上海通觀察署中言及川之鄆都有謂陰陽界者山中立一石坊如界坊狀俗謂過此即

妄妄錄

卷四

四

陰府也有一人逋債無償追呼窘急欲覓自盡抵陰陽界遂慨然過之行十餘里忽見人煙輻輳市中一官解吏役奔競聽訟者紛沓內外民舍貨貨熙熙攘攘人有見之者狼狽奔竄隱若訝以為鬼少頃民舍疾忙掩戶人漸稀少復抵屏前見一官方坐堂鞫訟遙覘之所立吏役各如醉夢欲倒官亦撫案若斲熟堀下跪三五人漸覺偃仰數次各臥地大

異之趨進審視則有數十人競集堂上下先扶官進內署取次扶吏役犯人去因拉一人問其故其人卽狂呼有鬼奔角叩地啣啣作語亦不解方徘徊檐下忽有一女巫集十餘人鐘饒酒食祭於庭負債者餒甚潛攫一雞被巫見遽捨之巫又率衆環向而拜啣啣之詞益繁負債者遂公然飽啖女巫與衆大喜鏡山金帛陳几上負債者竟取之絕無見阻

妄妄錄

卷四

五

因恃有金復不欲死仍尋舊路歸抵家取視金帛悉紙灰始知彼盡鬼也而鬼見乎人轉目爲鬼特祭禳之亦奇哉

蔣鏡齋

諸生蔣鏡齋 俗長洲人攻性理侃侃硜硜無一語與人阿合其書齋臨河因隣有少女隔水而居齋窻終歲扃閉雖炎歊鬱蒸不啟圭竇有同學彈破其紙將窺之卽赤頰訶斥年

二十餘病死先是鄰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諸士子捐資雇夫四處收拾字紙每月朔司事者彙焚之士子畢集拈香亦藉以會友或出近作文互就正鏡齋每至衆以其迂恒鮮問答有龔浩庭與鏡齋尤不侔恒輕薄侮之鏡齋忿懣期期艾艾不能吐一詞相報衆爲之譁然笑解鏡齋旣死有友在社語及鏡齋爲人雖迂濶不合時宜亦自不爲惡使

妄妄錄

卷四

六

人盡如此幽冥當空無間地獄浩庭曰無間地獄正爲此輩設之但據隣有少女終歲閉窻豈自制其邪萌哉安知非其私偶而吝與同儕見耳將再有語忽面色如土向空鞠躬屈膝喃喃引咎辭神惘若痴吳俗人或遇祟批其頰可以甦醒衆競批之兩臙紅腫良久神清因告人曰忽見蔣鏡齋謂我誣其私隣女力曳去投質文帝再四引咎幸渠卽釋手

若使曳之去性命休矣

永州署中鬼

家竹溪鼎繪圖館就職總裁大臣為改名鼎
客歲同在淳安幕齋曾言昔訪表兄永州太
守王蓬心宸暇嘗踱索署中見旁有小軒三
楹頗幽曠庭植梨花一樹花亦甚繁樹下一
坎積潦成池惜蕪穢不治適有吏在署供職
事遇而詢之曰此坎乃塚穴也昔嘗有崇軒

妄妄錄

卷四

七

故無人居前有達太守之內司少年韶秀殊
荷寵愛宿軒中睡必夢羈似有女來交妬冥
想形神頗得樂趣一夜昔熱移榻當窗對月
高臥假寐間彷彿有手探其私處微視之綽
約麗人即夜常夢遇者喜極樓抱女愧縮引
去內司疑為婢媵把持不放暱語婉留遂與
共狎五更始去從此綢繆日久叩其姓字女
曰妾姚氏父亦為此官年甫十八尚未字人

病悴以死父以妾愛梨花遂瘞樹下因君年
雛貌美宛如璧人私心慕悅不避蒙露褻裳
倘勿以異物中道棄捐更抱泉臺幽恨則白
骨雖枯富紅粧猶昔以為悅已容也內司款
洽方濃忽聞其為鬼大怖舉枕猛擊應手滅
去遂裸跣奔喊聲聞太守具以實告即病驚
狂而死太守因命梨樹下發之果得敗棺殮
一女屍容華不變昇於郭外焚而埋之鬼物

妄妄錄

卷四

八

雖寂坎中嘗出大螢光焰如卵竹溪曾以閉
碧紗帳中半夜忽聞鬼哭聲舉帷而起螢即
破窗去

殺業果報

戊子夏蘇州忽傳有飛虫夜傷人互相驚傷
譙鼓未起家家閉戶兒童見莎雞蚕蛾輒噉
然啼泣既而畫圖傳視選事者指為射工以
是妖由人興黃鸝坊有張媪者寡守妾之遺

腹子時年十歲因見螳螂驚癩而死媪悵恨
日購螳螂搥殺以祭一日所市螳螂千百貯
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媪駭異開籠審視忽
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螳螂真可以兒好殺虫
蟻傷戕生命今母以兒故又殺螳螂至萬計
罪業深重罰兒化螳螂五百劫矣語罷牽衣
大慟媪撫之乃一螳螂在衣側首凝視而已

鬼愁

妄妄錄

卷四

九

余甥諸生彭琴泉希汾讀書葑涇之月聲庵
構文中夜忽聞隔壁咻咻有聲疑童子鼾睡
作響不之異俄而漸覺兩三人喁喁私語以
牆外皆隙地怪之傾耳細聽一秦音者曰比
來腰脊疼甚又苦跌盞今聞朔風霍霍涼蚤
悲嘶西望家鄉愁心寄月不知老妻寒衣成
未兒子輩亦念及我否一杭音者曰此恐大
難得我亦對此風景倍加悽惋因苦飢餒前

夜到家素食三更迫盡見大兒猶擁媳婦比
肩飲酒二兒爛醉歸掩鼻嬌唱剪剪花嘻嘻
哈哈那憶及老頭兒暴棺蔓草長夜含悲方
徘徊切但金鈴獬狻不認識老主人咆
哮亂吠踉蹌趨出足蹶遭囓早間纒結一疤
又一人欬噓良久曰懷妻戀子那禁客思鄉
愁啼餒叫寒況聽秋風重語若僕孑立天涯
平生耐得窮滋味還喜將伯助我硯田歲豐

妄妄錄

卷四

十

到今寂寞邱墟誰爲布奠雖無妻妾訕我却
羞效齊人之饜昨聞彭生讀江郎恨賦不覺
迴腸欲斷秦音者曰彭生伊伊唔唔絮聒不
耐人煩先生讀書人正可與訂交結文社中
得一名狀元還好做閻羅王駙馬吾輩市井
中捨不得錢財放不下妻子早是孤魂數千
里囊囊蕭條詩云子曰聽來生厭却又觸想
初出門時兒子方八歲讀雲淡風輕近午天

牽我衣袖望歸家時帶一匹青藍布裁褶子
穿今隔二十年想是鬚鬢也生一兩個娃
子一又曰休休便生雞子鴨子怕亦似我家
兒擁老婆吃杯酒呼朋引類花花綠綠自己
快活還望買布做褶子早來檢爾白骨去秦
音者大慟各作勸慰詞含悲帶泣不復清朗
彭生故曠達知為鬼拍案誦金剛偈曰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
妄妄錄 卷四 士

紅裳女子

歲逢冬月宵小易發各省上司每委員巡夜
松江贊郡劉建堂朝試用江蘇時嘗奉委巡
蘇州之婁門城內寓接待寺中婁東地故荒
僻半夜返寓將近寺門忽見一紅裳女子蹲
身牆下疑私奔者飭役偵之遙望役對女子

呆立牆畔久不動手提小燈色如碧燐少頃
忽仆地因率家人自往視之女子忽不見而
役已僵矣知遇祟批頰喚醒乃述曰初近女
子見女白面模糊並無眉目口鼻瞳目審視
寒風撲來砭入肌骨屢欲訶問噤不能出聲
漸漸昏瞶亦不知已之仆地也

魂歸捏像

蘇州虎邱山人有業塑像者為人捏像鬚眉

妄妄錄

卷四

士

顏色肖於寫真雖親朋隔千里悉可指名之
也有張塑像者技尤精一日夏雨初霽忽有
健僕邀至山塘登一巨舟主人年五十餘自
言王氏字壽楠住天官坊從京師乍歸出酒
肴滿几與之對酌即命捏像嫌往往塑像多
坐一榻裝於小匣中點綴不佳諭令作小樓
船燈綵旗幟床榻几椅僮僕榜人一切瑣細
器皿無使缺漏許酬五十金翌日遣奴送來

張大喜捏像袖歸次日又想像其僮僕形狀捏成之三四日迄無送銀至者因進城訪之果有王氏第宅登門告其故聞者曰吾主人卒於京師方聞訃幼主奔喪扶襯去安有此事因出所捏像眎之聞者駭曰此酷肖吾主人也因入告主母方悵不能寫真遂如數給金作樓船點綴之

淫鬼妬妻

妄妄錄

卷四

三

松江之泗涇離城五十里有段三信者修眉媚目無技業年已三十仍售龍陽以溫飽往來郡城住無常址秋日刈穫既畢泗涇農俗釀金演劇爲田畯致喜搭臺曠野每夜三更方散一夜三信獨往觀劇途中有兩三人同行忽前忽後顧盼不定三信風流自賞娉光眇視迨至一僻徑有一人並肩走陰捻其手顧月下審視素未謀面因問姓名其人曰歆

子但認我是孔方兄何妨與我去看戲何爲曳之斜走眇眇頃刻路迷忽見一小戶拉與俱入從壁厨中取出酒果數碟促膝對飲三信初見屋宇湫隘心頗輕之游言浪謔勉強酬答繼出白羅二疋金錠一枚與之不覺喜出望外乘酒逞媚拍腕嬌歌間忽聽屏後一婦人厲聲詬詈其人跣躑逡巡奔走內外數次諄囑三信勿去坐待更餘詬詈既息其人

妄妄錄

卷四

四

復出勾肩笑語匆匆登榻弛服橫陳歡暢未已婦人持一木杵突出其人遑遽奔進三信方欲披衣逃竄被婦力捺榻上插杵肛門且以污泥滿塞其口遂於門外亂詈之卽昏暈而仆良久觀劇人散見三信裸臥腔溝始救甦覺肛門大痛亟自摸之乃插一道有繫羊小木椿已血流標杵視所與白羅金錠俱摺紙爲之也徐幼眉聞而笑曰寄語龍陽君白

羅金錠之厚賞固非容易得也

果業報應

大抵生命最重即禽獸昆虫有靈動者其死莫不有鬼或指為妖耳吳江民某畜一別哥能人言為猫所嚙其猫忽亦作人言索命自跳擲死蘇州西園放生池有彘嘗穴墻奔其隣與母彘交遂竊而屠之隣有子年八歲忽病痛作豕鳴三日而死崑山楊少迂好鬥蟋

妄妄錄

卷四

五

蟀敗者即捶殺之一夜聽階下蛩聲清越舉火搜捕忽有蟋蟀數百攢囓其體撲而不去大痛疾呼家人超視其實並無一蟋蟀也半夜發疥瘡遍身數日潰爛而死果業之報雖昆虫鳥獸亦有鬼索命文帝陰隲文救蟻中狀元之選又云舉步常看蟲蟻能不慎之因憶余童時每惡蚊聚如雷日以松香未燃火燎之死以萬計恐福祿削盡尚有餘德今日

潦倒坎坷已從未減殆將何以懺悔

辟穀方

某甲齒積力掙家已巨富猶終歲菜根餽粥一文輕易不用親戚隣里莫逆甚者亦從未見其酒盃飯箸弟死於客其子方弱冠千里奔喪因無盤費以屋賣之乘迫故短其值旬日間促寡婦他徙鄉黨為之不平年六十餘餓膚如雞皮兀兀老病或勸其劑一藥若與

妄妄錄

卷四

六

仇讐妻子不勝其苦惟望檐頭燕雀聊以解饑而已甲自願已體力作不如少年雖作巨賈猶督妻子鉅耕針褥擔糞挑柴無片晷息終不稱意里中畏其盤剝寧拮据不敢債其半緡斗米以是晝夜計安得辟穀法則陶朱卓鄭可等而勝之妄想欲痴一日月中川稻忽見一人儒冠炒服旁睨而笑既而望月作哦咏聲心甚惡之謂腐儒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也。徒念儒者或博覽典籍致富，既有奇書，辟穀定有驗。方因釋農具，叩之儒者曰：「家有幾口？」答曰：「商夥工人不計，但夫妻子女四口。」菜羹饘粥，日給尚需幾十文。奈何儒者口商夥工人之食，子拊搗已善，親丁四口，第畜犬四頭，足以了之矣。甲艱然曰：「雖我千斯倉萬斯箱，蓄犬以防宵小計，亦得第犬腹不饜，食勝於人，故我寧不寐，內外巡邏，代犬之司警。」

妄妄錄

卷四

七

若養犬四頭，豈不倍家口之需？書生可與言事，故疾趨而去。儒者仰天大笑曰：「來，吾特教子以辟穀方，而不受教耶？」甲曰：「善，但言辟穀法，犬不敢蓄也。」儒者曰：「否，惟畜犬足以辟穀，子何必飼犬以飯？一人之糞足供一犬，終日之飽，犬不溺糞乎？一犬之尿糞足供一人，終日之飢渴，四口之家適需四犬，互溺而食，釜餼可以市去矣。」甲沉思良久，亦覺言之謔復。

若中其奧，儒者大笑入蕪莽，邱隴而滅。甲不以爲見鬼，而矜遇仙。次日方欲市犬，先見道旁犬矢，恍然自省曰：「人棄我取，方取之不竭，又何必市犬爲？且餘人糞灌溉，不更日罔利耶？」卽拾以食之。雖臭穢難下咽，却耐飢大喜。攜筐盛滿而歸，告妻子曰：「此仙傳辟穀丹，食可仙去矣。」妻子見是狗矢，呃胃而嘔，甲怒鞭之，咄咄隕涕曰：「若輩俗腸肉眼，誠佛不可度。」

妄妄錄

卷四

六

之衆生，然拔宅升天，全家仙去，果不易得也。

义袋鬼

余先輩在吳之獅山倪家港墳丁朱元章家，有破义袋，久不盛米，棄於壁後。一夜，元章起，謁見一鬼，極肥而短，以袋作帽，蹣跚而行，疑爲宵小，拉一鉏以柄擊之，卽不見。取火尋視，惟破义袋委地。

真客債贖

吳人薛端書楷自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桐橋關上遇一皂隸繫囚先坐見囚啜泣不止隸鞭楚之意覺不忍從旁勸解隸曰此南濠牙僧吞負客錢盈千累百遁逃時猶在狹斜淫樂及囑腹黨勒客短折償一二復昂昂走市上居然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埒素封誰念客之履艱涉險撇妻子以性命博此何堵物今冥司判為山東道上驢押之往生又累吾

妄妄錄

卷四

九

間關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揮霍如糞土今日獨無一紙錢餉吾沽杯酒尚淹留不肯去耶端書竦然起隸囚俱不見

鬼來夢中

前車駕郎中汪秀峯

啓淑

徽歛人酷愛圖書

自秦漢至元明所製凡金銀銅鉄晶玉瑪瑙迨於竹木石磁不惜重值廣蒐徧覓大小不下數萬印皆精美絕倫所印圖書譜自二冊

四冊至十六冊名類不一世甚寶之與余交頗洽其所藏印章皆得備印其文家素富江浙間頗多園囿每一所設質庫以供往來遊憩之資昨歲晤於雲間金沙別墅謂余人之鍾愛於物真有死且不捨乃出一小玉印示余方不及一吋刻劉禹錫陋室銘一篇鬼斧神工不可思議蜜蠟函之復有端溪石厚五寸闊尺許者作外函不知中藏玉印莫不以

妄妄錄

卷四

十

為巨硯旁刻芙蓉峯人嘯翁奈裕昆珍藏隸書十一字玉色瑩澈如脂未題鐫印姓氏不能考為何時物言自早歲購得之夜夢一老人身如蓮鶴面若蒙塵者突進齋中撫摩印函歎曰物以類聚造物之常以公嗜好此印亦得知已僕何敢爭但我生死以之誠不捨耳詢其姓名答奈裕昆諱醒甚異之越年過青陽道旁見一小碣題嘯翁奈公墓敗壤中

落葉堆積白骨傲露訪其子孫甚窶貧知嘯翁果名裕昆爲縣庠生因厚贈其孫且代封墓作文以祭勸其割愛後亦無異

仙桃草治傷

徽人汪德隆因父被毆重傷奄奄垂斃漏夜覓醫山路迷徑見道旁茅舍坐一老者遂投問津且告以故老者乃出藥一包與之曰以水調服無須醫也詢其何藥云名仙桃草其草四月間在麥田中蔓生葉綠莖紅實大如椒形如桃中有一小虫者卽是宜小暑節十五日內取之先期則虫未生後期則虫飛出趁未坼採之烘乾研末藏貯磁器一切跌打損傷服一二錢可以起死回生遂引路送至大道乘月歸家服之立愈越日市豚酒往酬至則僅一坵坵並無茆舍遂拜祭墳前而返是鬼憫其孝歟抑好善濟人至死不變歟

妄妄錄

卷四

三

縊鬼

昔歲家南橋廣文日望言三原小王村外古廟有人自縊鄉耆報官雇某甲守尸抵晚甲攜燈挈酒入廟隣乙欲嚇之持棍從門隙窺見甲酌酒對尸曰何不請一杯遂自飲繼又酌曰爾真死耶何不同我飲一杯每酌勸讓甚殷酒將竭縊者雙手忽起自解其索足已及地前謂甲曰我便同你吃一杯甲大驚啓

妄妄錄

卷四

三

豆腐羹飯鬼

吳人譏器小而無大志者爲豆腐羹飯鬼故祀先不用豆腐距三百里松江人家卽以豆腐祀土地亦以祀先余昔在華亭王明府應中幕聞有某甲父死以豆腐爲饗妻忽有鬼

附體大言曰忤逆子笑我豆腐羹飯鬼耶持門挺擊之不意松江鬼亦是蘇空頭也

曹副憲遇鬼

上海曹玉田言其叔劍亭副憲錫賈少時偕同宿赴松江應府試寓一鉅樓其樓下五間封閉甚固穴窺之則停樞纍纍大小不一合製迥異樞前有書折衝將軍錦衣衛等銜均非本朝官職心已疑忌入夜方羣坐讀文

妄妄錄

卷四

幸

忽聞啾啾之聲似數十雞雛循梯厯級而上須臾滿樓旋繞人足各以拂帚逐之恍若竄避旋轉無定久之鬼聲始止而人已困頓遂各就寢副憲尙未成寐燈即青熒如豆鬼復循梯而上環繞床前同窗奴僕斂息四應若無一聞急起推掖其僕熟睡不應痛嚙之僕奮身力攫副憲遽呼賊已擒獲速來助縛賴此驚合寓得燃火紛來共相驚詫無以為

計乃祝翌日祭祀鬼聲魚貫而下乾隆癸酉副憲北場鄉試夜宿德州屬之某地二更後披覽迷蒙忽覺卷頭濡有血痕既而點滴如雨舉頭仰視間一女斷腿着紅綉弓鞋從承塵墮下大驚狂叫暈絕心尙明了以為鬼乞伸冤祝其倘能蒞斯土自當究雪店主灌醒看殘肢血跡竟是幻影迨出為山東糧道駐德州值

妄妄錄

卷四

幸

翠華南幸總理差務不遑及回鑿因誤差被劾改京職向許仲寬竟未暇計常時又惶遽失措忘詢姓名冤害事無端緒亦難推鞠用是怛怛五內以為負鬼誦金剛經薦度之

幽歡罹害

尤香苕茂才馬孫言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七聰雋秀麗宛如璧人遇社會觀戲不覺夜

深途中求飲民舍其家惟一少婦卽留小坐
流目送盼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男
婉女媚遂相燕好臨行贈以金釧泣囑後勿
再來次日視釧銅青裏滿似出土中憶念不
忘復至其地並無屋宇徘徊尋視突有亂髯
黑鬼批頰詬厲踉蹌奔歸鬼亦隨回以是發
狂謔語吐陳前由父母詣墓設奠埋釧其子
忽瞑目曰我婦失釧疑有別故因無確據僅

妄妄錄

卷四

註

鞭責鬻賣今汝還釧可知爲汝所誘此何等
事可以酒食錢帛謝過顛癩兩月竟以不起
吳諺姦近殺鑽穴踰墻之事實以性命相博
雖幽冥奇遇禍患亦復如是可不慎哉

擣鬼

仁和盧星齋 附善詠諧聽余強人說鬼有自
矜胆大福大會見青胖鬼苦惡鬼醜醜鬼傲
食鬼縹緲鬼莽鷄鬼尖酸鬼短命鬼火燒鬼

刀傷鬼急鬼跳鬼啞鬼臭鬼捉鬼弄鬼津津
不已星齋以箸在酒杯空擣問何爲答曰擣
鬼 擣鬼燕梳人
詼夸談之謂

妄妄錄

卷四

五

妄妄錄卷四終

妄妄錄卷五

目錄

鐵琴湘瑟

神鬼互爭

心經為冥資

呼鴨鬼

濟顛僧

浮梁邱舍鬼

妄妄錄

卷五 目錄

鬼孝子

兄敗弟姦

託生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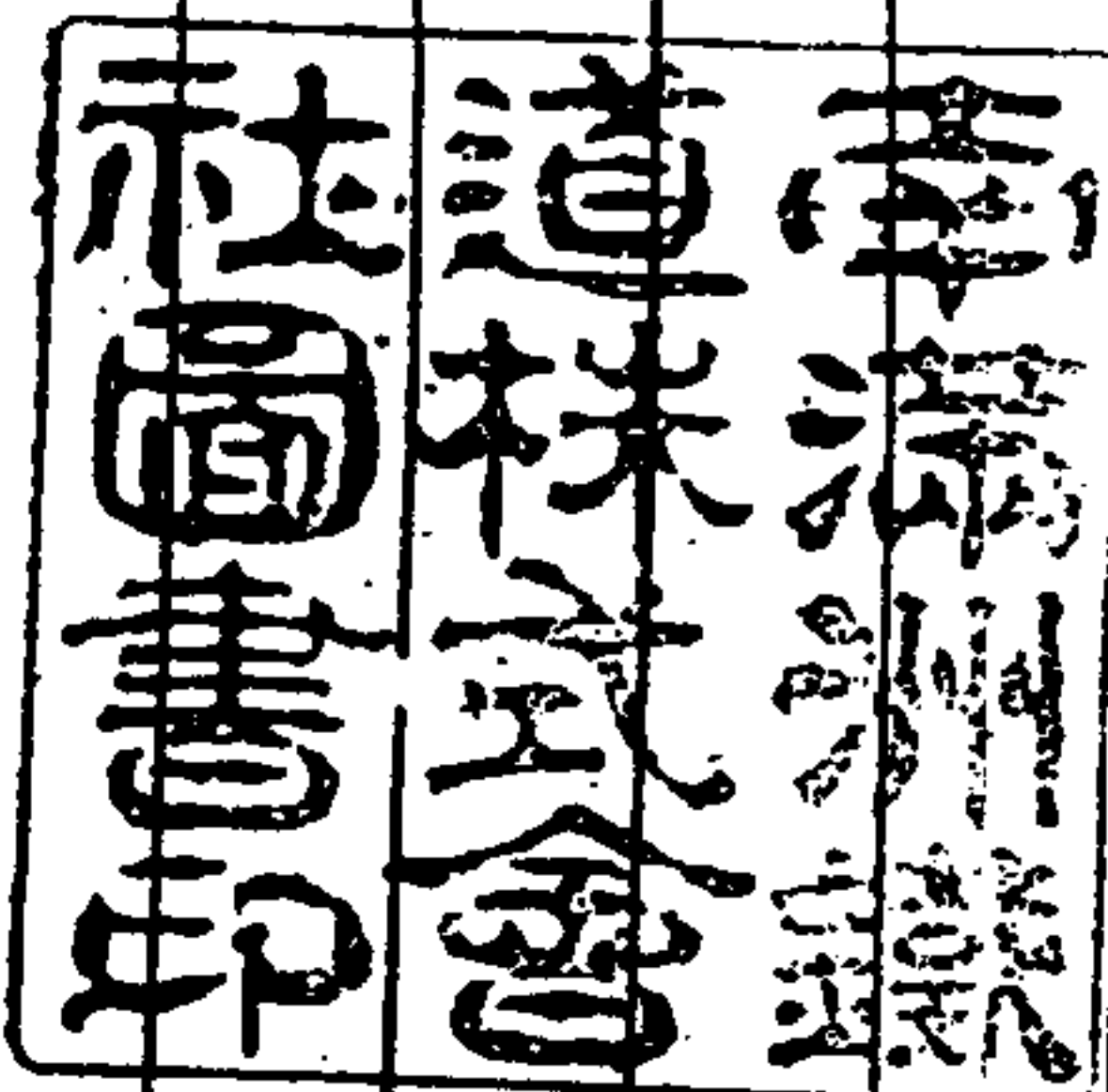
愬冤鬼

白髮婦

鬼小腳

僕鬼狗魂

會場孽報



豐城甲

骷髏

鬼畏老儒

鬼朋友

浩歎啜泣鬼

溢鬼化棺蓋

鬼討好

妄妄錄

卷五 目錄

二

妄妄錄卷五

吳縣蕉圃朱海著

鉄琴湘瑟

張鉄琴 彰 吳縣諸生少年穎慧娟秀丰華宛
如女子喜狹斜遊嘗與妓結十姊妹到處擲
果滿車名傾劉湘蘭見鉄琴於宋光祿網師
園中爲之依依次日登鉄琴門強宿其家弛
服橫陳事如妾婢有蕙奚奴年方十五宿齋

妄妄錄

卷五

一

之後軒竊聽喁喁私語火不可遏以指自掘
其髻破血遺精汚滿簾席洩其語於同學莫
不譁然余嘗戲作分桃餘話二十則紀之蓋
恐鉄琴孱軀致疾特作謔語規之也而湘蘭
自得鉄琴箋改字湘瑟琴瑟偕鼓未幾即去
梨園部舊狎豪右啖以重金難得一夜娛鉄
琴雖臨文宗試不忍與旦夕離亦不應未一
年鉄琴疔瘡死湘瑟爲之縞素形神慘怛終

縈相思一睡即夢見鉄琴如平生狀既而恍

惚見之白晝亦見嬉笑問答略不避人醫者

治以癩不少痊兩月亦疔死時有張三妹者

閭門蕩河船上女艷姿噪名鉄琴嘗雇船遊

虎阜三妹見而傾倒每恨不得其權一夜停

泊河下入靜將睡忽見鉄琴攜湘瑟來呼往

三洪玩月亟呼榜人解纜鼓棹三妹即摒擋

酒饌入艙殷勤把盞謔浪笑敖間遇某大僚

妄妄錄

卷五

二

舟過金鼓大鳴二人忽作鬼聲而滅三妹驚
仆褻染酒汚次日告之遊客知鉄琴湘瑟相
繼死已數月矣

神鬼互爭

湯秋槎

元照

長洲縣人嘗謁藍軍門至松江

寓居郡城之西林寺右某家適主人有子病

瘵瀕死中外擾擾夜分方寐又聽堂舍噦噦

誼裏聲疑其病革因潛起窺之見一女子年

約二十餘不施脂粉肌如玉瑩晶澈雲鬢髮
髻翠袖羅裙如畫圖仕女妖冶秀麗掩袂背
一隅一老儒短鬚黑面角巾皂袍手執一笏
二將金盔銀甲按劍挾矢一童子總角綉袄
跳笑左右簷下立老幼數人長袍短套如時
世衣冠互相紛攘諦聽良久聞一老者曰吾
孫在廁作非法淫即病瘵終愁感於廁姑女
子大哭曰天乎妾以貞節死於廁上帝冊為

妄妄錄

卷五

三

廁姑妾之精靈實不依于廁也妾一女子何
面目視人如廁耶自漢沛公鴻門之役將登
項王刀俎妾引張良來與之偕去曾一至廁
所亦奉上帝命舍此妾之精靈實不依於廁
也不白之誣冤哉童子跳笑前曰姑守貞于
百年月底花陰陌頭柳色不嫌春惱人耶將
欲再語老儒叱之童子曰子為進士貌不驚
人寒暑一皂袍淹蹇亦甚矣不自恥居人後

灌園擔葉出君門下子故左祖三姑耶老儒
又叱曰水裏小人母多語三姑豈貞烈在生
而毀節死後小千花拳綉腿善自保身世風
澆薄母唱後庭花也童子慚而退二將笑拽
童子回謂老儒曰井童子寄身籬下吾輩亦
傍人門戶奈何即出惡口傷儕輩面皮又告
簷下老幼曰爾孫病由吾嘗聞之東廚司命
赤腳婢與爾孫有穢事老儒又曰吾復曾

妄妄錄

卷五

四

見一人在狗竇中窺伺爾孫嘻嘻呼小乖乖
饒三十七青蚨誘與私語爾孫伏地如牛馬
狀其人隨一小優伶來聽其私語即變色走
悻悻然若甚妒嫉之病或由於此未可知也
老幼同聲曰然則神將司何事二將大怒曰
誰令生不肖子冶容誨淫家徒壁立留得雙
扉朽板索債者終日擾我顧賢孫作錢樹子
並埋怨及我神茶鬱壘耶拔劍欲斫秋槎為

其危急竟忘神鬼啓關出救寂然無影

心經為冥資

山東張勗堂孝廉 紹聞 言客歲禮闈不第歸

途次通州忽見蓬頭鬼在車側隱現其初先
露一首從轆轤下自左旋右少頃漸長如孩
提居然全體戲以拂塵俯車撥之四五跳化
為女子面目端好鬢髮垂肩紅裙綠襖綉膝
弓鞋隨塵尾而上如魚餌釣竿狀登車即投

妄妄錄

卷五

五

懷內輕若擁絮未及與語便覺昏昏嘗持大
悲咒因誦咒厭之女子曰君棄妾耶妾本揚
州人生前為父攜至都門失守貞遂流落青
樓今白骨黃土欲歸故鄉苦乏盤費能誦多
心經敢乞十卷便可度至清江向吾弟借資
斧矣因閉目誦經如數開目見女子仍在正
色叱之女子曰得多心經無往生咒尚不堪
用乞更惠之復誦與女子曰不意柳下惠復

見今日孝廉訝其能文欲再詰恐為所惑嚴
拒而去詢之車夫童僕俱未見聞也

呼鴨鬼

蘇州泗井巷某家畜鴨一羣使幼婢主守之
一日失去數掌懼主加責縊死自此每至二
更巷前後輒聞呼鴨聲居民不敢夜走月餘
後有某甲薄暮買一鴨路過巷中忽見一婢
蓬頭赤腳牽衣索鴨甲與互爭眾因環視婢

妄妄錄

卷五

六

忽漸矮入地而沒遂疑竊鴨致婢自縊者即
某甲送官推問疊刑不服親隣互保甲果良
善且有家久客震澤歸不過三日甲得冤白
家已破矣甲忿恨訴於府隍夜即無病死將
殮忽甦言見冥司並不朱袍烏帽亦衣本朝
服廉得婢以失鴨細故遽畏主責輕生自縊
原屬匹婦為諒作祟應咎憐其齒幼且甲雖
破家未戕生命寬宥之查其生前祿壽未絕

卽命輪迴去居民因婢鬼魂執以誣非挾仇
故害均免拘究惟吏役恐嚇取財判註受杖
三百妻為娼命隸送甲回如一夢醒

濟顛僧

二尹陳敷虞 聖治 蕭山人嘗寓武林秋夜月
明露淨風送嫩涼散步西湖隄上遇一牛頭
鬼從樹杪出猙獰可畏張巨掌如扇待前欲
攫因倚其角而拒之捽其膝撲地格格聲震

妄妄錄

卷五

七

良久相持不下適一老人至呼救不應復用
舖頭方力竭鬼又大吼搏攫愈猛老人曰毋
傷陳生且見濟顛僧去鬼卽挾以往至一所
琳居梵宇金碧輝映曾未經歷逶迤數十門
戶見一僧欹藤牀揮扇布衲芒屨容貌甚古
似謂此卽濟顛鬼遂伏地陳詞烏烏難聽敷
虞趨座前不自覺有肅然起敬心稽首慙
其見攫狀僧頷之復敘平生諸善惡僧不答

謂牛鬼曰此無與陳生事速送其返鬼卽牽
衣而出行走益迅耳內聽松風謾謾加列子
御以行也及前所鬼釋手仍躍入樹杪而去
敷虞自為記託曰夢縷述前後更備此其畧
也

浮梁邱舍棺

林明經 枚臣 福建詔安人工詩善書年五十
餘雖古心古貌儼然岸然猶鍾情香韻人見

妄妄錄

卷五

八

其詩文翰墨姿致適媚輒疑為風流少年嘗
於浮梁邱舍夏夜見一女子容華絕世不施
脂粉灼若夫渠衣紅羅金詞子蓋藕絲半臂
霧縠湘裙映銀紅禪花綉如現曳蝴蝶蠻鞋
露雪白腳踵倚廡間花影櫛髮微風披拂髻
雲欲飛紉玉簪墮地錚然有聲瞥見明經畧
不引避意謂主人女因以蝦鬚罕地從幕下
窺視時銀河瀉天月白如晝見其秋波蕩漾

注盼不定方神魂若失情不可禁女子乃亂
挽高髻趨庭階手摘芝蘭一掬塞簾擲明經
面笑曰於思兼兼雙眸鵲鵲猶似十五六輕
薄子耶踟躕未及答而笑口不能自合饒嘔
流溢頰下女子亦笑不止取巾代抹之遂相
偎抱玉臂勾肩春纖捏股不覺淫津火燦女
子又摩挲其上下欲就高唐雲雨奈玉止已
頹因詢其芳齡名姓女子曰誰與結絲蘿訂

妄妄錄

卷五

九

婚姻即想老婆婆年最小七八十俊秀才終
是後生小子婆婆媽媽皆可稱絮聒奚爲更
撫其壯強與之合努力奔命良久不得明經
慚謝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女子捋其鬢曰
結頂老秀才倒掛三日滴不出一點墨水吾
固知也浮言浪謔噶噶於銀床冰簟間不能爲
之紀述少頃明月西移汝南雞啼聲喔喔卽
踉蹌去追送及廡歛然不見且驚且喜坐以

待旦穴廡間窺視內僅二椽中停一柳棺知
女子爲棺中鬼怖甚然眷其情晨夕再拜階
墀冀復一見顏色則弱水三千蓬萊飄渺武
陵源無復可問津矣問之主人云棺爲杭商
妾寄此廡已數載越日明經束裝北上繾綣
莫置到處倩畫工繪圖共得百餘幅行立坐
臥狀態不一終失其神韻及吾鄉紅鸞生金
子徵爲摹倚花晚櫛圖始可作真真喚者

妄妄錄

卷五

十

鬼孝子

鄭五失其里名攜一妻一母流寓河間木工
爲業歲歉不保凍餒每忍餓以供母禁妻日
僅饜餿粥一碗多恐供母不給也妻或怨訕
輒引琵琶記趙五娘事百方勸解恒至屈膝
同業者誹之則曰能奉吾母於飢寒顛沛中
正當焚香頂祝耳以鄭五之孝妻亦得令名
後病疫瀕死執妻手嗚咽曰我旣無僮石儲

汝又拙女紅我死後老母必卽填溝壑有能爲我養母者汝卽嫁之妻爲伉儷情啼噓不忍答日旣暝又瞳視妻日終爲我養母計迨妻醮母藉以溫飽或奉事稍怠則鬼聲嗚嗚甚若碎磁折竹一歲涼秋風暴母棉衣未成妻方綳兒床上空中忽作大聲如鐘鼓床爲殷動猝見鄭五怒哭狀駭奔母所見母煨楮柶知其寒急具衣聲卽寂然母或少違和恒妄妄錄

卷五

五

兄敗弟姦

某甲弟乙年甚幼韶秀能文兄嫂憐愛嘗出入閨闈迨甲死乙巳年長嫂引嫌禁避之非母所不復見也一日乙扶醉趨嫂室斜臥帳中將有以挑之燈忽綠黯如豆見甲宛然坐床隅男女駭仆家人驚視其事遂敗叔嫂卽

相繼而死或又言某甲盜嫂遇扶乩忽書曰紅錦帳中無家恩情呼嫂嫂命甲對甲惶悚不能語乩又書曰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人之隱惡鬼神無不知之可不懼哉

託生報德

前輩顧小韓方伯 學潮 言楊乘時 博 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所育非男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

妄妄錄

卷五

五

賁客讌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歛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廝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成黔疆母妹早年喪失予身異路遭媒僧居奇侍巾櫛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泫然曰母泣我祧嗣有命存

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
擇一佳婿女再拜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
出謂客曰君輩且留不意今夜復得一女請
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衆客頌其盛德明年
夫人舉一子臨薨時公坐堂上驀見二隸導
一官進方迎迓官遽趨內去與二隸俱不見
狀其面貌女謂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
爲名孝廉諸婿俱顯貴義女婿贈中憲大
妄妄錄 卷五 主

夫如其官

總覽鬼

衡水某婦有與豪右通而謀殺其夫者屍姪
首官豪以金賂伴作相屍無傷轉坐誣復訴
之廉訪委某令鄧公往按之反覆相驗亦無
証據夜宿館舍披閱供語思維間漏已三下
從者盡寤寢驟覺燭光黯淡陰風窸律壁角
一人乍前乍却倏跪案下微作啜泣聲若有

所請公心悚口噤而寧神諦視隱似日間所
相屍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練鄧忽悟乃大言
爾去吾必雪爾冤也其鬼奔角稽首而滅燭
亦驟明遂折柬召衡水尹督責吏伴復至屍
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人謂鄧公書痴良不誣
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
案豈拙宦所能辦哉勉強復往鄧叱檢視右
耳孔伴作卽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
妄妄錄 卷五 主

約畧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
得志也遂榜掠之盡得其狀此昔華亭宰王
明府 應中言

白髮婦

家香侯 元蕙 甲午應江寧鄉試一文初創稿
見同舍一生三文已謄卷畢及自詩文俱就
而生猶作啾啾益八韻詩頸聯尙未對也遂
與捉刀了之大喜同出玩月因通姓名知爲

高郵劉敬年五十四應鄉試凡十有二矣且言入場輒見一白髮婦攜綉綳小孩血滿襟袖者來神即昏昏若夢婦去始漸清平時文思泉湧至此不能吐一字往往曳白而出有時婦遲至詩文俱就方鳴得意婦來以孩置卷上遂至油墨汚漬復有一科竟漬鮮血收卷官研究託詞嘔血而免素苦吟咏搆八韻詩如作三都賦前科鬼婦未至文頗得意又

妄妄錄

卷五

五

以無詩貼出今日文鋒亦利詩賴神斧斲成魁則足下在不敢妄冀要知秀才定不康了方共互讀所作文劉生忽面色如土張皇四避眾詢之但搖手亂指遂發癩二場不得進想又見白髮婦矣

鬼小腳

張曉窗

樹楨

杭州仁和諸生詩學北宋字效

蘇文忠公荔枝碑翩翩儒雅多情重信與親

朋偶有所約輒必踐言雖間關數十里恨寒冒暑奔走勞苦恒不怨知人給之亦不悞性喜婦人足翹翹纖趾一見魂銷每宿妓但以足撫之嗅之以舌舐之終夜不倦蓋溫柔鄉在是耳即或十丈蓮船汗泥垢臭亦覺芳味逾於蘭麝嘗拾道旁敝履日懷之袖夜捧以眠冥思幽想半年餘同學選事窺隙竊之汪汪下淚為之神傷後得返恐珠還洛浦後復

妄妄錄

卷五

六

劍化延津即再拜焚之於火以其燼調酒而飲地遺餘灰犬伏而餽尚慮未盡更刮其上以食之比年自顧家徒四壁狹斜徑既望門門却走會聞鳳陽貧婦為人縫紉者得青蚨數十文輒與人私合因具百文欲誘於僻處計一撫摩其足值其所居巷後有婦日來坐人家簷間隙處為人縫紉遂趨伺之往返顧盼三五日不得與一語貧婦怪其顧盼頻笑

謂曰阿猷想老娘耶曉窗如聆王言疾忙揖拜於路道旁人見而譁然惡少欲毆即以袖中百文錢棄地而道避於西湖僧舍不敢窺戶者幾一月忽念居近蘇小小墓半夜乘月詣之再拜再祝冀美人香土安得如楊阿蠻羅襪猶存徘徊良久聽松風謾謾蛩語淒淒漸覺霧黯湖光寒羅袂青燐明滅疑鬼成團心恇意怯覓路而歸甫抵寓齋見地上水

妄妄錄

卷五

七

僕鬼狗魂

華亭尉梅鶴汀發軔江西人有僕張明狡黠陰險以其韶秀私嬖之益驕縱衣服麗都埒於富室盡日婪民膏脂不過供其揮霍而已後輕主人官卑投他所去尉如喪偶尋患毒癘因索盡復依舊主尉如獲珍百計瘳其疾冀作借老計而稍有蓄又投某上官狐假虎威且勢脅尉拂其意陰致尉奉差間關遠道以示其權迨歸家人以尉喜食大方屠以進

妄妄錄

卷五

末

恍見張明浴血而前曰庖人殺我忽仆地滅因詢張明所在知於某上官處已盜法度死所屠疑即張明轉生雖啣恨欲食其肉心恇怯戒眾勿食而瘞之

會場孽報

吾鄉某年十二入泮十六領鄉荐才貌兼擅羣相慕悅為某富室贅壻妻家尤極偏愛與其次壻同館肄業次壻年十五丰姿韶秀宛

如壁人某於酒間語次每調謔之意頗含愠以父母推重之輒復隱忍某以為可誘一夜乘其醉臥裸而淫之及醒羞忿逃往天台薙髮為僧家中尋得之誓死不肯返未久圓寂寺中後父母知其故自惜顏面亦寢其事某迨會試場中忽見連袂如同館時大喜竟忘其死復語曰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以前二語大書卷上後屢試見異曾未

妄妄錄

卷五

十九

豐城甲

松江婁縣令熊胎亭 福建人嘗謂余未仕時豐城來一甲備耕其鄉稍有姿雖胼胝泥後庭花日唱數曲以是頗積資適有老妓色衰冷落遂娶為婦妓故淫鄉中老幼悉誘與合放縱無度逾年甲與妓相繼瘞死浮屠

田騰鬼嘗現形畦畛間負膽者逐之輒化小老鼠遁入棺下

骷髏

家履端言有山行者誤踰道旁骷髏及抵家骷髏跟至門外其人懼乃捧骷髏置供堂舍晨夕祭祀敬事甚虔忽聞耳邊小語曰君踰我實欲相崇令荷厚奉轉抱不安願佐君小康以報如何拜而詢之答曰子試作卜士聽

妄妄錄

卷五

二十

我耳邊判斷可也於是垂簾賣卜神驗捷于影響問卜者如歸市不久竟致富其鄰知鬼助之由來亦覓道旁骷髏敬祀敬禱久而無靈怒責之耳邊亦聞小語曰君欲財請俟明日隣又喜而拜迨問其致財之術復答明日每日問每答明日怪而告之賣卜者卜人詰其所祀骷髏答曰我生前善卜故能以下佐君富隣所祀者其生前無賴負債除甜約明

日無他技亦何怪焉余嘗記先輩小吏有曰
蚕不得桑不能吐絲若使他重而飼之以桑
則亦糞土焉而已智者知人可以鑒之世路
悠悠不知用人而徒語鬼大率如此

鬼畏老儒

武選司員外盛孟巖淳崇丁艱旋里因事來
杭見訪寓齋言及聞有某甲幼子爲鬼所憑
索酒食冥資無饜延道士符呪不能禁某豪

妄妄錄

卷五

三

擁金百萬人自爲財星因邀以制輒被穢言
適有老儒過其門進詢之鬼避舍老儒去鬼
復來或以問鬼答曰老儒雖淹蹇寒衿已五
世爲人三魂六魄全若某豪初輪迴人道吾
何足畏近世孳生繁魂魄全者少故愚蠢乖
戾者多凡茂三綱夷五倫無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皆甫脫毛角者也讀書少卽了了
乃前生讀過今生温故而已或又問梨園子

弟數齡卽能演唱殆亦前世習之乎鬼曰鶯
歌燕舞非其本質歟言雖惡諛理或有之德
清蔡生甫太史之定忠信慈愛出於性成幼
卽持大悲楞嚴呪每日必誦一遍今殆數十
年行住不輟自知前生爲杭州鹽橋念佛老
嫗故京師同官戲呼爲蔡老太婆可見人之
秉性善惡實由本來面目也

鬼朋友

妄妄錄

卷五

三

閩人林任華有弟自蘇來杭途遇一鬼濃眉
白面狗嘴鬚鬚帶墨晶養目鏡長衫馬褂羅
襪鑲鞋拾綉花兜膝手持短烟袋講嫖經說
賭術自稱南濠老朋友晨夕不離每遇酒食
被其一嗅卽成糟粕竟是吃白食朋友雖不
甚崇亦大可厭弟聞其言語輒欲作狹邪遊
因赴吳山延道士作法驅遣道士辭不能知
余識張天師乞持書求一符余曰朋友萬萬

不可少其妙用甚廣譬如作客千里長夜漫漫孤燈隻影未免思鄉綦切輾轉寒衿反側無寐不自覺勞五指耗費精神而得朋友談天說地漏盡熟眠是朋友可代妻妾登山涉水訪戴尋梅而得朋友攜手同行謔浪笑遨開情眼襟長途不覺遠久行不覺疲是朋友可代驃馬凡有心事疑而不決而得朋友揆時體勢逆料先幾數語商量一椿事定是朋友

妄妄錄

卷五

五

友可代灼窺方將求之焉用驅為適陳雪樵騎尉廣寧來聞而歎曰友道浸衰唯趨勢利白手成家便絕鄉隣之好青雲得路頓忘貧賤之交管鮑陳雷不可思議為何等人物止堪作此惡謔

浩歎啜泣鬼

去秋道出西安孤泊七里灘外時昏月生闌銀河黯影木葉飄來蓬背羈人棖觸秋心忽

聞浩歎啜泣聲怪而問焉舟人搖頭擺手懼不敢答急來閉窗促寢疑不成寐而泣聲愈悲五更始息次早舟子曰夜間歎泣乃一秀士遠投某官求薦一館不念故人流落溺此雖不為崇亦宜避之耳噫人於螢窗貧困時未嘗無廣廈千間盡庇天下寒士心及其得志養尊處優既忘酸壘之味奚念貧賤之交非惟愈豐愈慳即口角春風俾便一枝可寄

妄妄錄

卷五

五

亦復不暇而世俗悠悠爨桐莫惜囊筆糊口不得不藉故人造命之力者飢來驅我遑遑何之旅館燈寒淒其風雨則浩歎啜泣亦何待於身後哉過嚴子祠感是鬼因題壁曰嗚來我自識窮通君相真能造命宮光武若教忘故舊客星誰信是漁翁

縊鬼化棺蓋

杭之貢院西周初葵家每逢鄉試以堂屋書

室賃第...其堂樓三楹內有崇恒扇閉歲
丙午有江山諸生某暮夜至辭以人滿因無
投足處見堂樓尚空強借宿告以怪異不聽
樓閣年久鎖鏽不能開抉戶而入雖有床桌
絲絲糾滿姑掃除安之主人與同寓者以其
孤住崇屋爲危約密偵備援生固有胆燃燭
不寐開卷以覘未久見床下黑氣一團滾出
床外潮矗立如人化一美女襖衽几前爲作

妄妄錄

卷五

五

披覽若未覩文以兩手指作圓圈再拜因廢
書歎息女拜不已生乃遍體自捫得一襪帶
屢作套結不就女似噴其拙奪取代結近生
欲套頸生突擒之狂呼捉鬼主人率眾燃炬
秉械而進女倏化棺蓋斫之有血塗之隙地
熱以火啾啾有聲腥臭不可聞從此怪絕

鬼討好

楊萬祿少府

錄

言少與同窗數友戲扶乩其

乩仙自稱南麓山人姓盛氏名君祿勝國復
社生員詩詞書畫極佳帖括造隆萬先輩工
夫以課藝就正講題意篇法振聾啓聵改竄
數字點鉄成金羣奉爲師每一焚香卽至第
山人名姓竟無考據未見遺傳翰墨詩文一
日有客遠至乩書曰某客坐途中得無口渴
諸生餽我武夷茗大美曷試先嘗客一呷而
盡曰不若涼水一巨甌乩不動良久又書曰

妄妄錄

卷五

五

我平生最愛倪迂枯木竹石刻意十年竊謂
畧得神似今久不作矣某君便面空白諸生
爲我具筆墨因濡筆墨系乩片刻揮成象皆
噴噴艷容曰竹木到枯燒無火力石塊峻
嶮鹽齏亦不堪壓真且廢物盡真何益乩大
書頽氣而寂從此日扶不至遂撤乩僮僕私
語鬼討好成鬼討厭而去今後省得鬼忙燒
香供茗作多少鬼張羅矣夫復社諸公多恃

才跡弛傲人罵座何千百年後英靈自抑貽
笑豎奴或文鬼託復社名耶然世間頹氣正
復不少如某士子謁一大僚大僚曰聞君頗
蓄鴉鴿想有同癖因以極鍾愛之王鴿一對
獻之他日見而詢曰前奉玉鴿能遠賞鑒否
大僚曰不過常味其言同癖乃謂同嗜食鴿
耳又有以研贈人曰此端州極古老坑家藏
五世矣頗潤澤噓氣成水足以磨墨答曰販
妄妄錄 卷五 老

得一石水不值三文俱使人頹氣諺云寶劍
贈俠士紅粉遺佳人非其人而與之安免取
侮塘栖沈玉裁瑛曰有二人互擎一扇對跪
中庭良久不起詢之乃知欲為其畫扇跪求
與畫一惜汚扇跪求勿畫自衍其技者偏遇
俗不可醫人我將起茵麓山人干泉下同聲
一哭也

妄妄錄卷六 目錄
魔餐孽種
弄假成真鬼
引鬼入門
蓀衣婦
客鬼
春江樓上鬼
畜道輪迴
龍陽鬼
剖辯忠良
瘡鬼
其二
老西兒
大眼鬼
送瘟船

鬼忘八

祿先壽盡

雷殛先插小旗

丁光燠

鬼畏節婦

翰林院土地

鬼開心

妄妄錄

卷六 目錄

二

耕煙散人

鄉闈怨鬼

練熟鬼

尤太史著傳奇削祿

妄妄錄卷六

吳縣蕉圃朱海著

魔餐孽種

上天竺有老僧某嘗入冥見淨穉鬼卒駢數千人在一公廨外皆褻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怪之竊問一吏答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為糧爰是人間常多瘟疫水災及

妄妄錄

卷六

一

甫產卽殤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言自無始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復食人卽此曉曉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返玩閻地獄已無隙處乃牒下閻羅王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孽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

作業鏡有臺罪歸元惡其最爲民害者曰吏
曰役曰官親曰僕隸是四種人无官之責有
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圖牟利依草
附木狐假虎威足使人敲髓瀝膏吞聲泣血
四大部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用以供其
湯鼎亦藉清我泥犁以自哲者柔脆者膏腴
者充魔王食以粗村充衆魔食故爲差別發
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齶割烹炮卽化爲鳥

妄妄錄

卷六

二

有業重者啖餘殘骨吹以業風復還本相再
供刀俎自三五度至百十度不一業最重者
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割剔燔炙無有已時僧
問其官無罪乎吏曰故縱者同罪陷於不知
者則轉生受報痴歎盲啞僧額手曰誠不如
削髮出塵可无此苦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
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卽
此四種人亦未嘗无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

寤僧一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
業此事宏恩寺僧明心嘗先告曉嵐大宗伯
已紀滌陽銷夏錄猶謂是警世苦心聊作寓
言今春登天竺與僧良發談前事將訊其有
無余從一轎夫名啞張三者在階下竊聽忽
咿啞啞啞自指其鼻復拱手搖擺作態萬狀
衆所之歛笑良發合掌曰果報現前不必究
其寓言與否

妄妄錄

卷六

三

弄假成真鬼

南淮馮廣文南岑之隣家有僕與婢私合嘗
約會於厠後一空室中有小僮極狡黠規悉
之亦不洩其事購男女面具各一月光掩映
時先伏室內披髮作鬼狀少頃其婢來僮戴
男面具淨瘁欲搏之婢噉然奔進僕又自外
踵至僮復戴女面具以伺入室搜抱掩袂暱
就及見語舌散髮鬼形可憎亦大呼而竄逢

闕顛仆額破血流僮卽改粧出慰之而婢僕各述所見鬼狀緊隨左右討酒食索超薦擾攘不止半月餘始各漸痊

引鬼入門

田靜蓮 吳縣人性迂而狂嘗遊杭州西湖念美人香草向蘇小墓下稽首再拜頂爲墳腫寓清波門外見暴棺敗塚填野滿郊每躐索隄上輒憮然曰湖上風光雖雨宜晴好長

妄妄錄

卷六

四

眠幽寂諒減興懷吾生不幾床頭斗酒貯之久矣誰爲燕市酒徒肯枉玉敝齋當洗盞以俟一夜歸寓未寐忽聞叩戶聲開門迎視有一叟偕兩少年三女子譁笑而進叟曰伏承相召特邀隣好踐約方不解客從何來支吾相對三女子各佻健放浪翻玩几上棊枰博局顧少年曰來來久不要子且賭一登吳山東道一女子曰休休渠角老且輸却又來打

譜兒笑鬪盡態靜蓮東盼西顧應接不暇叟遽向牀頭搜得酒器呼衆共飲飛觥靜蓮曰主人不飲怪我俗客方接盞冷風冲袖寒氣砭骨手戰盞落砰然作聲叟與少年女子各作鬼鳴滅影大駭亟呼居停主人圍坐達旦束裝而返

蘇衣婦

沈玉裁 杭州塘棲人在滁州幕中忽見齋

妄妄錄

卷六

五

窗外一少婦年約二十餘蘇衣練裙隨一縞素小鬟趨而過初疑居停眷屬急掩窗避之尋卽念及署中安得此凶服者眷屬亦安得過幕齋大疑越窗追視已不見是夜正苦炎暑三更猶坐檐落間納涼忽見前婦復來遂遮路問之其婦曰試觀衣履豈是月魅花妖猛斥是何鬼物小鬟嚶嚶笑曰旣知之矣又何問焉轉瞬已行遠追之顛於墻下足趾蹶

破額爲墳腫其僕亦見先驚仆牖下

客鬼

錢塘監生吳世南負力有膽能作畫嘗廣古人名爲骨董欺世漁利一日昏暮獨行郊野草莽中忽有一人尾之及憇息道旁是人亦對坐石上生見其衣敝履穿叱曰爾殆謂我懦儒覬覦囊中金與骨董耶不則何故尾隨數里我住亦住行亦行其人仰天大笑曰是

妄妄錄

卷六

六

所謂凡夫肉眼豈得見大耳菩薩抑籬籬之之鴟見鷹而嚇腐鼠也囊有若干金足傲我耶吾特不畏爾見金起盜心請示案令爾眼飽遂解腰纏於月下披眇之黃白粲粲若值數千金生惶愧謝罪訊姓名問居址知爲江西南豐人作客杭州二十年矣遂舉詞諷語要與訂交其人俱唯唯生一路縷陳家況窘迫喪妻未娶復出所攜已廣米元章書畫詩

售五百金卽從道上對月出視之其人笑曰此惡扎耳將給鬼耶但言索我五百金可耳吾故憐爾鰥魚歸家莫成寐當贈娶一赤腳婢資免卻夜夜勞五指遂摸出金錠十枚與之返其畫生感慚交至約飲謝親酒若肯與之共花燭其人亦領之復同行數里漸覺月被雲玄風搖樹響途次廣德場見瘞旅累累螢光明滅如燐其人憮然欲泣生慰之曰一

妄妄錄

卷六

七

棺散身人所不免蔓草榮骨江文通黯然銷魂殊亦多事抑因夜行郊野心生恇怯僕非綠林橐金無虞恐爲鬼迷則有僕在可毋畏憚其人曰子誠不如草木猶有情也彼荒郊斷隴齋恨終天衰草寒烟含悲長臥悵孤魂於萬里無日還家歎骨朽於百年誰人布奠曹子建云旣哭死者行復自念那得不悲願瑣瑣橐中金惟盜是虞怪道窮措大十千錢

塞破屋子休矣試論君之不爲鬼迷聊藉解嘲以排遣悵恨可乎生曰是實未嘗有鬼抑如何其鬼迷便是阮瞻之論皆文人掉舌僕生年四十餘從未見新鬼大舊鬼小亦未聽新鬼愁舊鬼泣其人曰然則聖人敬鬼神而遠之苟無鬼神將何以敬而遠哉生語塞又重其多金不敢拂其詞囁嚅未語間行數十武其人忽入一敗塚滅影在塚中笑謂曰生

妄妄錄

卷六

八

年四十餘從未見聞新鬼大舊鬼小新鬼愁舊鬼泣今而後記取客鬼良不惡曾不若爾等人恃金而驕見金而圖犬蹄雞爪印墨紙上便稱骨董誑人且以誑鬼也言已四面荒塚內俱作笑聲不止大駭奔及其家就燈檢視黃金乃紙鏤十枚殆霉爛矣

春江樓上鬼

春江第一樓在富陽縣城外樓三楹有嚴

子陵先生祠堂及文昌閣樓臨富春江卽錢唐江之尾渺渺烟波數百里一覽而盡主守者僅一老道士居山門前一夜月光若雪江波如鱗萬籟寂寥雲容慘淡道士無寐開戶眺江忽聞樓上有笑語聲異之躡足竊視見一長髯者年約五十餘挾兩女憑闌喋語似操楚音道士聾聵不甚了了但聞女曰昨見王家老嫗說我第三兒做轅門千總光景熱

妄妄錄

卷六

九

關言未已髯者卽批其頰女蓬髮散衣向地亂撞髯者揮拳毒毆勢已臨斃一女旁視笑吃吃不止亦畧不慰解道士爲之危急蹣跚救倏然無踪

畜道輪迴

松江袁古頑

式玉

居府署之東其隣爲公文

客寓縣囚解府鞫訊往往飯宿寓中一日薄暮見二役械七囚入門訶之曰誤矣飯寓在

西舍役若未聞竟牽進堂屋追逐之忽不見
大駭前後搜索不得適見園中猪生純七頭
遂悟鬼之輪迴畜道驗純亦無異變惟四蹄
與額下各白而已

龍陽鬼

松江馬巢阿月夜往其別墅茶山白石山庄
遇一少年指於路曰數年不見渴想已深天
幸解后望枉玉做廬巢阿曰賤體健忘不審
妄妄錄 卷六 十

從何相識少年咄咄曰繾綣却非一日愛及
肌膚別即忽然有情者乃如是哉巢阿素有
斷袖癖見其韶秀良已神蕩意謂舊歡姑作
款洽語慰之問其居但言不遠遂與偕行自
初更攜手同走月已西落足趾將破終不到
一路游言謔浪慾火如焚遂共憇樹下邀伏
石磴狎之良久覺陽具痛如棘刺一人以穢
泥腐草粹面而來細視乃捧一用間驅雀草

人與狎少年立道旁拍手大笑復掉穢泥大
怒裸而逐之將揮老拳追至一墟墓間少年
忽滅聞敗塚中言曰夜長岑寂聊博一笑天
將明矣好從舊處覓衣褲穿巢阿素有胆大
罵向塚而溺塚中忽探一首大如巨缸藍色
如靛碧眼朱唇若畫鬼王狀張口便吞力揮
問身若已吞口內樞爬跳撞莫如之何億極
而伏自分已死良久忽聽三五人唱山歌而

妄妄錄

卷六

十一

前睜目視之乃身臥污泥中唱歌者蓋村人
進城賣菜審與素識假衣衫蔽臀前後狼狽
而返

剖辯忠良

吳中有講評話者俗謂說大書若三國志水
滸傳俱全本演說敷衍科諢博人粲然茶肆
中每藉以罔利有某甲善說古今奇觀一日
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一回言前明錦衣衛

經歷沈青霞先生錄於公宴中與嚴世蕃觴
政相爭負氣強灌世蕃酒醉揣知觸怒恐其
懷嫌陷害遂陳疏糾劾嚴嵩父子招權納賄
欺君誤國十大罪奉旨發口外爲民云云忽
有一瞽者踴躍而前揪甲唾罵曰爾何人敢
誹謗前賢青霞先生糾劾嚴嵩父子出自忠
貞節義不顧捐軀願斬權姦首級以謝天下
豈因與嚴世蕃酒中言忤畏害先制耶力批
其頰衆爲解救瞽者乃仆地昏瞶良久甦而
訊之罔無所知瞽者係餅店磨麵夫不識一
丁字前語所不能道未知何鬼憑之蔣友筠
參軍邑寧聞而謂余曰甚矣言之不可不慎
也近世小說家罔參正史往往以忠臣烈士
附會其辭贅疣敷演至於不經白圭之玷安
得在在處處鬼神爲其剖辯母使匹夫匹婦
信爲口實哉因憶上海喬檀園光祿鍾沂曾

卷六

丰

言著孽海記傳奇者雙目已瞽一日自聽演
唱其劇快意之間目忽明復念通場全演神
佛無花旦風月處又續小尼姑思凡一齣不
久目仍瞽可見誨淫之冥罰不爽雖遊戲文
字亦當非禮勿言也

瘧鬼

江南之人常病瘧其疾初發寒雖炎暑衣厚
棉擁襪被猶雙齒格格相鬥寒後發熱遍身

妄妄錄

卷六

三

如火熾迨汗出始解或一日一發或間日一
發惟四日再發者謂之三陰瘧病最重發熱
時人輒昏瞶作嚙語往往有鬼憑之李雲從
副總大龍家太倉之茜涇嘗告余童時病瘧
恍見一人以扇拂之卽發噤寒甚迨擁被臥
床其人卽壓臥被上漸覺氣懣發熱茜涇有
土穀廟其尊公方捐金鼎新恒往遊玩比出
廟恍又見有人持扇拂其後心知爲鬼復返

身禱於土穀遙見持扇者在廟前窺探良久而去抵暮歸家不復病矣

其二

沈旭亭來陽嘗病瘧其初發寒時但見羣鬼擲掄之嬉笑之唾罵之扳其項折其腰偃僕呻吟眾鬼莫不愉快寒愈甚則悔愈不堪及發熱鬼即取踏左右亦有戴冠博帶者皆怒顏婢膝于態百狀不知奔競何事一日忽欲

妄妄錄

卷六

四

溺方取溺器洩已遺有鬼急張其口跪而仰受禱賴以不汚汗出神爽鬼即不見病久鬼面頰熟而其寒熱時光景作態不少異每見鬼略止擲掄嬉笑狀自知寒將漸退矣

老西兒

蘇州北濠劉氏有鬼為祟或附人作山西語嬉笑怒罵恒發人陰私或附器皿物即自動鬼善啖每日必進兩餐供奉之雖附人為祟

人不病或附小兒則兒兼大人食更奇者有紙紮風箏作美人狀鬼附風箏其紙人竟舉筋張口而食第所食物仍從紙口背後落地成糟粕耳人又以為妖道士書符祈禳俱不驗迨後家中習熟名為老西兒日給酒食遂若相安惟稍不豐即附人碎裂器皿打男罵女擾攘不止為可厭耳金花洲明府梅時為孝廉過其家鬼方附狗作人立以前足直批

妄妄錄

卷六

五

其頰顧端卿州牧元撰時丁艱里門亦嘗於劉氏鬼附小屏風拉其前人以兩公貴者亦受侮俱不敢攖其鋒一日余友徐種之本義途中遇雨趨劉氏門內避雨鬼方附主人踞坐門後唱京調小曲呀呀兒噴見種之進忽蜩縮檐下取蓋溺桶箬帽澆面不敢語種之異而趨視箬帽忽作旋風宛轉滾出門去主人即立起如夢醒自此鬼遂絕種之僅一歲

材此鬼獨畏之想其平生抗直從未行一苟且事吐一荒誕語邪鬼攝其正氣耳

大眼鬼

劉文山 賦 吳縣布衣善畫山水一夜挑燈染翰跋燭誤滅忽若月光射窗其明如晝視窗上隱現一鬼形不甚惡而眼大如碗眸光炯炯竟若雙炬文山笑曰拙筆當巨眼觀得毋笑瞎燃燭復畫畫成收拾笥中鬼即不見

妄妄錄

卷六

六

送瘟船

乾隆五十四年秋淳安縣城大疫居民齋醮扎紙船草人焚芻送於河謂之送瘟船大於小艇底浮薄板以是不沉順流浮近茶園地方適有客某停舟過宿半夜紙船流與舟近未之知也而客在艙是夢非夢間恍聽隣船嘈嘈作語似有數十人若分財不均而爭競者語音雜五方不甚了了暨聞一人曰爾三

人且上隣船去渠有多少金資爾二人分得如何客疑爲盜大駭急拔枕邊鉄尺呼曰大衆拏盜合船之人驚起其實河無一舟岸無一人惟送瘟紙船蕩漾船旁而已鄰三雲別駕辰言

鬼忘八

上海火神廟有王道士少年無檢嘗私作狹斜遊一日至北門內某妓家適妓先接貴客

妄妄錄

卷六

七

道士怏怏返北門故幽僻夜深人靜方覺蹊涼忽有一人從後曳其袂曰王師太想跳槽耶跳槽狹斜諺語子弟狎妓方沉酒棄而他去之謂舉燈籠照之面龐似熟而不可名光景是閒漢因笑應曰跳何處去遂指田間一舍此家半開門若引去作何相謝道士曰自不負意問其名曰陳九即偕行至門外其人彈指戶樞即有小婢啓戶入灯下視婢顏色

亦頗姣好大喜其人促取碎銀一塊先出戶代買酒果去堂後卽有三十餘半老佳人淡妝濃抹雲翹底高五六寸曳長烟袋拂大紅綉帕笑出共坐便說奈何周小信相邀不去却因恁風兒吹得來又見道士穿一新袍曳袂笑口這衣貨價也值一錢三分銀子道士曰小妖精休作怪葢吳中常演周小信請王道士斬妖戲文特借其科誦浪謔耳方嬉笑

妄妄錄

卷六

六

間一人虬髯肥腴面黑如漆穿藍布襖兩肩聳過耳上者偃僂而進向道士不語以手招至門次問今夜在此宿否曰然又問知得價錢否曰需幾何其人伸十指作勢道士不解搖首以答卽回步與女生虬髯者又招之答曰無多語且俟陳九來語次陳九踵至噉噉數語又索纏頭因於腰間出銀二錠給之虬髯者大笑舉灯矚女曰花月般娘子一宵只

值兩錠銀耶擲還之促女進舍亦於腰間出銀二錠給道士道士不接強納其袖旋捧住道士扯去其褲將戲龍陽道士大窘怒罵忘八無禮陳九呆立不語忽轉身去而虬髯者力甚巨勢甚猛戲道士如嬰兒儘力撐攘不能展側竟被輕薄良久笑曰十年前嫖客腰纏一盡遂爲忘八不意忘八破兩錠金又成嫖客樂極樂極卽提道士拋出閉戶道士旣

妄妄錄

卷六

九

憊拋跌發羣少頃漸甦東方已明乃身臥藪塚旁袖中有兩紙錠卽夜來唱後庭花得也

祿先壽盡

鄞縣某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忽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亡友因問功名壽數吏爲稽籍曰君壽未盡而祿已盡將不久墮鬼趣更何望於功名生言平生以館穀糊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

而疎於訓課冥法無功竊食即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蓋師之名分尊巍受人修贄誤人子弟譴責特重也醒而惡之旋病嚼食逾年死噫嘻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師之得一館如得一官而獨不自愛其鼎鮮肯循循善誘約禮博文然子弟之父兄亦有不吝一擲千金獨於師之館穀鏹鍊計較待

妄妄錄

卷六

二十

先生忠且敬者絕少由是冥司薄其曠課之罰鮮見皆病嚼食歟吏言有官祿者減官祿恐終老學究者原是紆青拖紫飛黃騰達人冥中乘除其祿籍而免病隔未可知也爲館師者幸勉庸自愛昔家舅祖延綬觀察周贊醇公諱廷燮文名布京洛爲經畧年大將軍羹堯幣聘塾師將軍威權熾焰視百官而獨折節西席塾中懸一聯曰怠慢先生天誅

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不知世之爲師聘師者聞此其各汗慄悚慚否

雷殛先插小旂

尤二娛選拔維熊言某甲善用銅銀其子年甫七歲於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插爺頭上而去迨過驚蟄雷震甲死於衢猶手執用剩銅銀親隣踪其摧殛之因乃緣郊外某農以雞遺子入市

妄妄錄

卷六

二十

售爲卒歲之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貴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雖未殺農子農子由甲而死國憲不及加天雷殛之耳余聞父老嘗言雷殛者陰司先有小旂插其首曾有人晨洗水影中見頭插有旗時欲藥死孤姪以圖其產駭悔棄藥竟得獲免可見

朝廷律有自首之條天誅亦容悔艾暗室虧

心神目如電王法或倖漏網陰譴捷於影響也

丁光煥

丁光煥嘗泊洞庭湖畔因見月色甚佳起步蘆洲見數十步外一人席地而坐忽有一人至前叱曰何處野鬼在此現形坐地者亦叱曰我在此賞月汝是野鬼反以人為鬼互爭不已拳足交加光煥以為醉徒置不顧而行

妄妄錄

卷六

幸

又見有露石而坐者林中出一人遙謂曰請暫避我乃鬼恐陰氣侵染於君不利踞石者答曰我是鬼君是人毋相給請勿近我近則恐發寒熱亦互相爭鬥時已三更浮雲蔽空月光漸斂即返步適湖邊有數人捕魚見而合謀鬼來踉蹌逃遁復行約半里有三四人席地度曲又合謀人來如鳥獸散竟不知所見孰人孰鬼噫嘻世態變幻鬼蜮為奸大抵

人而鬼者殊不少也

鬼畏節婦

沈丹梯上舍 咸言自京來杭繞道訪戚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遙見附近小招提有十餘人席地賭博隱隱聞喧呶聲俄招提內似有人燃燈出望博者即獸飛鳥散時萬籟俱寂四野遼空有三四人奔來互咎曰何處不可設場要隣近倪節婦一曰彼處

妄妄錄

卷六

幸

設場久爾等不喧嚷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倏滅知見鬼遂返旅舍次日詣招提訪問乃一尼庵果有尼之祖母倪媪寄食庵中夜聞人聲嘈雜疑有火警因出視無影即閉戶安寢倪媪言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即遭怒逐攜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得婚嫁于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為尼乃依棲於此年已八十雖

雞皮鶴髮猶耳聰目明嘻匹婦矢節無類惡
鬼亦知欽畏如此乃湮沒蓬蒿不能上邀
旌表惜哉

翰林院土地

表兄陳雲濤中翰 希哲 言有某供事遇兩宿
翰林院土地則忽見數卒奔走內外若有新
官蒞任畧頤堂上燈燭輝煌門外來呵殿聲
至則一神出迎謙遜分坐茶畢偕進旋即寂

妄妄錄

卷六

五

然其所至者供事議為吳雲巖先生按雲巖
先生諱鴻錢塘人乾隆辛未殿撰提學湖南
廉明公正所拔皆寒士殆沒而為神也杭州
士民亦多有聞供事所見而惜先生後人無
繼起者大凡忠臣義士往往嗣絕蓋沒而為
神無藉子孫矣隨園老人有詩曰血食滿天
下但看所樹恩羞將好魂魄飢飽仗兒孫良
有意也

鬼開心

李安功副車 鎮 言昔有扶乩書身為西鄰宅
主某生前肆力制藝不趨當世花樣常居康
了及今沮志黃泉悔之無及敢告諸公大凡
程墨風氣因時變遷不可高自位置當以僕
為殷鑒時有新進金良者大言不合時宜世
皆欲殺名落孫山正其自取幽魂有靈其知
我今科中在幾名凡批天榜已出姑待探視

妄妄錄

卷六

五

寂然良久忽書解元金良四字金大喜同人
交賀及發榜解元乃鍾朗是知適逢姓名一
半相同特戲之耳此輩狂生正宜遭鬼開心
也

耕煙散人

余戚陶五堂參軍 藩 扶乩游戲每有才鬼憑
依余與盧小山顧煥堂汪雨峰顧醉經楊梅
溪徐西澗家香溪均得乩仙倡和聯吟一日

適耕煙散人降壇余錫彭榮蒞希召從觀頗
心喜乩書彭郎宜攻帖括吟風賦月非
穉子所宜時謙鼓三下又書半夜三更三點
屬對榮蒞曰一年二至二分散人讚賞命撤
筵上鮮荔枝水蜜桃賜之

鄉闈怨鬼

張蒔塘孝廉吉安言前在鄉闈同號一生忽

作手抱琵琶狀彈唱滿江紅小調淫聲戲謔

妄妄錄

卷六

三

陡然痛哭呼害奴好苦奇變百出若有鬼憑
合號譁然一老儒正色斥曰冤魂報怨毋得
擾亂他人文思生瞪目不語略頃取卷拭淚
昏昏睡去此必帷箔短倖使然也香偷韓壽
名落孫山可不慎哉

練熟鬼

有為扶乩治病者沈十自浙來吳其服仙方
效驗播揚人口余與彭墨苔紹復因小不豫

先後祈方服之非惟弗瘳且加劇焉陳平舟
上舍震滄曰沈十素為蔑片失富室歡貧而
無賴藉此射利黨羽招搖神效安得仙來瘳
病或有鬼憑其乩不過青樓中練熟鬼耳豈
識民之疾苦藥之君臣哉爰念前人詩集載
述乩仙及所向遇無非倡和聯吟講論理學
嘗以先君疾問輒批吳中不乏良醫問已功
名壽考則批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可以自

妄妄錄

卷六

三

操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仙與鬼偶與
文人游戲翰墨亦不敢洩漏天機也

尤太史著傳奇削祿

余戚彭蘭臺孝廉希涑精於內典淡泊功名
誦佛茹齋有出塵之志嘗著二十二史感應
錄摘敘史載果報足以啓曠振聾讀者并臻
溫史功效為芝庭尚書文孫尺木進士之姪
當世善知識也見余者輒燕圓傳奇言桑閉

濮上穢褻淫詞最易壞人心術雖撮空名姓
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人閭閻之愆萬不可
追尤西堂太史何辭俎僅載鈞天樂弔琵琶
黑白衛李白登科記尚有數種艷情麗事匪
夷所思曾得才鬼降乩告其宜中削祿因而
瀾去以西堂太史之根器才德猶未免於滌
倘北平子孫不振吾曹可不畏哉追憶藥言
愿同人共識

妄妄錄

卷六

天

妄妄錄卷六終

妄妄錄卷七

目錄

局賭鬼

空中訊問

冰窖術術鬼

刑曹鬼

白屁股

憐才鬼妓

妄妄錄

卷七目

荼毒慘報

敗棺蓋

火部鬼卒

報怨鬼

俛鬼

鬼俠

尚幣鳴悲

討債鬼

南洋
道林武書
社圖書印

鬼由人興

假神真鬼

偷糞鬼

鬼畏人誘

猫索殛命

魂附乳媪訓子

魂來拜別

鬼與鼠皆能前知水火

妄妄錄

卷七目

一一

窺鬼

衣冠鬼

鬼打仗

問路鬼

佔墳奇報

節婦歆祀

鬼擊生疽

鬼打諢

公門陰德

鬼穿下棺時衣

妄妄錄

卷七目

三

妄妄錄卷七

吳縣蕉圃朱海著

局賭鬼

聞人唐樹亦舊家子蕩廢先業嘗設局誘賭以餬家口其妻見所誘賭客某揮金如土覘客如廁遂與私通由是每至夜半客輒以注付僕代博偽赴旁舍稍寐而與其妻淫媾焉未久唐樹死仍時往姦宿一日方低幃睡枕

妄妄錄

卷七

恍見帳外有人窺伺審視無影既而高唐夢醒忽見唐樹舉幃呼之曰邀得博友至不敢輕擾坐待久矣今雲雨已畢請即穿衣上場大駭奔起其妻遂取几上茶甌擊之觸柱而碎晏然作聲鬼即不見噫局人之資其實賣已之妻亦不僅設局誘賭之一流耳諺云酒有德賭有品唐樹之頑鈍無恥抑賭鬼之品歟長鼻子當請從受業而為師乎

長鼻子闍人稱善博

無欺者

空中訊問

甲與乙兄弟也性迂僻而妬鄙吝尤不堪甲嘗念人得不衣食雖有陶朱復生其富應早着一鞭由是每愿身生毛羽以禦寒冷肺腑如秋蟬僅飲風露乙則猶以為未足恒涉想愿如蜉蝣并風露而不飲甲聞其語甚妬無何乙羸瘠死家中蜉蝣忽多甲以為弟之精

妄妄錄

卷七

二

靈所化願其子曰爾福不如叔之子也叔死已化蜉蝣家業之隆屈指可待言次忽聞有訊之者曰爾身已生猪毛狗毛牛馬毛雞羽鴨羽雀鴿羽耶父子四顧間無人踪

冰窖術術鬼

京師冰窖術術王氏宅有鬼每夜自階歷升至堂後去時扇會試寓舉子八九人見而異之相約次日分伏堂隅俟鬼登堂羣起圍之

其鬼初如黑氣一團大如七石甕眾舉子既
圍繞黑氣忽聳高及椽屢躍不能出忽現人
形猙獰醜惡眾舉子手搏足踢如中敗絮鬼
窘甚良久忽批一舉子頰曰老一榜亦敢欺
我遂突圍而去追不可及宅中鬼遂寂相傳
被鬼批頰者屢試下第果以孝廉終或有言
卽黃力園前輩庸初赴禮闈時事也

刑曹鬼

妄妄錄

卷七

三

余表兄周樵林員外日沈言嘗入直時半夜
無寐獨自散步公廨見廡舍中有燈光射窗
窺視之見一人青面赤鬚舉筆踞坐如廟中
所塑判官狀案下披髮浴血者三五輩伏地
鳴泣大駭而叫一吏遽開戶出彼此相詢蓋
稿工吏在內辦秋審案方神倦伏盹几上聞
叫驚醒耳

白屁股

慈溪徐青巖薄遊蘇州假館薛氏掃葉山莊
清夜獨酌觀書忽見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
如夾紙飄飄間漸作人形居然一變童也徐
殊不畏曰奚奴方病不堪供役爾來恰好為
我斟酒不應盛氣咄之忽披髮吐舌作醜惡
狀青巖大怒拔劍逐之繞室環走鬼遽仆頭
足俱隱地內但露一脣其白如脂青巖笑曰
好白屁股奈我不喜龍陽何

妄妄錄

卷七

四

憐才鬼妓

諸生徐亦葭片頁才偃蹇赴試江寧半夜有
叩寓齋門者開戶視之乃一婉孌女子疑為
居停眷屬吃吃相詢女曰妾鄰妓也憐足下
懷才不遇終年矻矻孜孜到底秀才康了今
夜月色甚佳不如收拾吩咐放清詩酒及時
行樂莫負良宵隨一小鬟攜酒果踵至徐曰
措大囊澁一文老死蠢魚未慣綺羅香韻不

比東舍張監生風流年少富亞陶朱正堪眠
花臥柳消受溫柔請從彼去勿孤盛意女曰
妾豈爲纏頭而來耶張監生銅臭妾幽冥陳
人生當下賤尙且見而欲嘔奈何秀才身列
衣冠雙目炯炯亦視牛作麒麟似此才長志
短斯亦不足憐惜亟攜小鬟出戶唧唧鳴泣
而滅

茶毒慘報

妄妄錄

卷七

五

陝西白水縣民某其妻死遺一子一女僅三
五歲復娶梁氏女爲繼室梁美而悍日虐子
女髮烙敲扑體無完膚某不能庇一日梁方
曉妝忽聞身後有嘆息聲顧視見一婦人黃
額蹙頰流淚溶溶遂驚悸發狂自罵淫婢奈
何毒如蛇蝎殘我兒女衆始悟前婦之鬼所
憑也自此病癩往往褪衣令兒女力撻以爲
快或引錐自刺流血遍身逾年忽燒火筋自

烙其陰深入數寸而死

敗棺蓋

蘇州府學在城南僻隅其旁隙地爲田塍間
厝棺歲久骼暴者纍纍有門斗某半夜扶醉
歸途次遇一女子年可二十餘坐地啜泣嚶
嚶嗚嗚嬌媚可憐月光相映中見修眉濃鬢
雖敝荆蓑布楚楚端好疑爲宦家逃婢四顧
無人游語慰藉與之撫肩摩胸亦不相拒因

妄妄錄

卷七

六

街張富有適新喪偶請借歸爲妻女子指淚
捋其鬢曰果無妻耶母誑賣我門斗指月矢
誓淫心狂熾卽解衣爲茵摟抱纏綿良久恐
天明不能同歸竟負之行女子叫呼不肯亦
不應方抵家一犬咆哮奔前急釋女於榻嗟
犬出戶返視女子乃一朽棺蓋明日跡其處
見一無蓋敗棺白骨已爲犬啣狼籍呼人掩
埋之終身不敢復行其所

火部鬼卒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蘇州南濠大火自午至亥民舍燼至三千餘家有客載糖若千居某僧家前一日半夜起溺見一紅袍盛帽人坐房脊上三五鬼卒如世公役狀手各持冊挨舍查閱貨物大駭揜戶就寢客稔吳中多火厄陰疑之這曙以糖遷易他所次日即被焚其舊房僧家卻無恙蓋鬼神特使之

妄妄錄

卷七

七

報怨鬼

汪蓉圃仲揚州貢生能詩博古詡詡以名士聞天下而不修士行蠅營鼠鑽惟利是圖顧善詆人傲物不知者不敢測其涯涘士大夫

每強與友以其揖讓公卿間慮毀名耳平生有三恨恨天使人必衣食而後生未百年而即死恨父母不為生兩翅得翱翔雲漢不為生四足可日行萬里恨古人徒留文章翰墨無精靈出現與之談笑有三畏雷電雞鳴兒啼妻有艷色而才謂婦人有才則無德筆楚火烙無所不至寒冬以雪沃其背夏則逼處烈日中凌虐而死純乎乖僻偽為狂狷甲寅

妄妄錄

卷七

八

夏謁某大僚於杭州獨遊西湖流連時久城門已閉無處栖宿將訪青樓問津間忽有一人引至蒨茨竹舍中三五女鬟臨門迂進酒法既具笙歌迭陳汪固見慣司空略不以綺羅驚豔偶見醜閻懸一敗葉金徽玉軫殆於剝落乞諸鴛兒全不吝惜大喜所費纏頭無幾獲此古琴可售千金也酒酣集茵庭下枕柔對月而眠諸女鬟繞坐左右檀板再敲清

謳復起忽有數人洶洶排闥而入汪故隨一僕與拒即被毆仆搶攘至內搗妓四通汪以大僚故交恐嚇之若弗聞但言含怨三年今日解后必少報也搜取脂粉鈿釵羅裘綉袄賜作女子粧收拾狼籍杯盤衆共噱飲使以侑酒不肯拳足交加命危如卵乃靦然裝扮歌筵舞席故習見聞曲意順情於鞋盃口盞雖衆皆頹眉如戟腥臭不可近無可奈何勉

妄妄錄

卷七

九

之而已衆喜爭呼爲汪姑娘汪嬌聲應之有笑曰足想見其三五少年時也宜各有賞勿被笑作窮漢各出白銀擲之地汪納之袖復勸酒一人大怒曰爾出入冠裳不知領賞當叩頭謝耶衆和之搯臂唾諍將以藤索拴之又一人曰名士名妓與俗不同即解琴絃繫之槩亦可小作謔以報宿怨也用力於縛覺絃切肌膚嬌嗚乞憐問聽鄰雞嗶嗶恍如夢

醒知身臥溝洫而不能舉動迨天既明僕亦甦見主人穿綵紙褰袂面塗糞土臥一廁板蛛網遍纏身體乃扶救而回

佞鬼

人遭虎食鬼名曰佞遂爲虎馱使亦如縊鬼往往計替代者杭州有僧名智慧少年蕩檢嘗客新安獨行山中渴甚自掬溪水飲忽見水中所映已相人身羊首大駭行數里復向

妄妄錄

卷七

十

溪中照影羊角宛然自惟平生無大惡何意遽墮畜生道中而憶自早起程道路歷歷可數身未曾死何卽輪迴是時百念俱集別無願戀惟父母未葬兄弟幼弱又無嗣續欠張寡婦利債不得償孤寡無以仰活累人尤非淺鮮不覺黯然痛哭忽有一人拍肩曰行矣勿自戚也因訊頭面作何狀其人笑曰吾實佞鬼山神以我歷劫滿又以君曾淫某菴尼

許討替代虎故不食人凡人被食者皆作犬
羊狀我特使君首化羊以供前溪虎啖也今
山神以君牽挂塵俗事不昧良心使我復還
本相行矣勿白戚也倏不見復臨溪水自照
依然故我不敢抵前溪即奔返自此頓悟鬼
神福善禍淫之旨急鬻田產葬親償債為弟
娶室延先人嗣續即蓬髮空門今十五年矣
此事人多聞之師與余同皈依南屏佛齋和
妄妄錄

卷七

十一

鬼俠

蘇州城內范莊文正公義田饒族遺澤祠也
中有先憂閣後樂樓間無人居為狐鬼所據
狐居先憂鬼居後樂各不作妖祟先憂每見
男女混雜作豔歌淫嬭聲故知為狐後樂則

親親啣啣恒歛歎歎息或悲歌慷慨知以為
鬼其守莊奴某有女年十歲戲遊里中為人
略去久無音耗其妻失女情慘氣忿私向樓
下自縊方環帶作繫樓上忽履聲窸窣走一
髻丈夫突前阻之謂曰勿須死吾為爾尋女
歸也其妻初疑范氏宗族因藉慰含淚入房
少頃告諸夫莊故無人來知有異因姑待之
其女被略已至吳江略者偽認已女賣豪右

妄妄錄

卷七

十一

為婢立契畢得價遁而女號泣不知所謂主
母方鞭箠戒之地中忽湧出一髻者格杖相
阻主母駭絕而仆少頃略者即癩癩而來自
陳略誘狀豪右遂械送官繩以法關傳女父
領歸

齒幣鳴悲

諸暨錢洵玉 吳越武肅王三十二世孫慷
慨好義恂恂有古人風嘗往會稽訪友途中

淫雨如注泊舟野岸黃昏忽聽嗚嗚哀泣聲
欲酸心鼻傾耳細審似有一人走慰之日噫
水淹滿室矣我扳數枝蘆葦來略蔽風雨如
何互作問答呢呢不已爲之無寐半夜天忽
晴霽星月皎然啓蓬眺望蘆葦蕭蕭四無廬
舍心大怪異及曙偵察夜哭踪跡見塚塚間
一棺蓋已朽腐齒豁暴露水浸棺中似風折
數枝蘆葦斜蔽棺上因詢之士人知朽棺乃
前村某甲父窶貧不能葬爲之鳩匠斲一巨
棺盛朽槨以埋之

妄妄錄

卷七

七

討債鬼

蘭譜方履恒時懋泗州天長縣監生恃才傲
物睥睨一世每思遍遊五嶽足歷寰區終歲
駑馳不憚跋涉嘗在粵之瓊州寓一僧舍先
有一人寓寺訊爲江右劉若水與新太守有
舊因太守未至暫寓以俟方以其行裝偃蹇

不過太守抽豐客心鄙之雖比舍亦少款洽
次日見其題壁詩牢騷恹恹頗興憐才之念
僧又告其窘況每旁晚出市上一餐飯終日
恒眠坐斗室中益器重其固窮時久而方止
苦悶寂遂邀小酌敘談聯咏相見恨晚於是
過從無間每食邀劉晨夕晤對倡和甚歡越
數日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僧
以劉爲妄腹誹語刺方疑其衣敝履穿羞顏

妄妄錄

卷七

七

干謁卽假衣冠僕從憊之行至午後去而復
返詢其故慘然日旬日來感維遇厚屢欲誠
告恐駭聽聞而事難克濟尙須鼎力成全不
敢不陳心腹弟之訪太守是欲雪仇耳十五
年前太守以令尹丁艱尋望公悞部議降級
補官調用任中虧空又咨追到籍兼之私債
累千追呼孔迫與弟有葭莩親但避囂敝齋
攢眉蹙頰幾不欲生弟憐之百計張羅公私

稍有捭搯而弟爲之借貸以飲者代償予母
補瘡已無肉可剝矣彼時感荷之言甘於糜
肌粉骨後復與弟謀曰尙有老母不爲祿仕
并無以餬口且終逋累君能仗義更爲捐復
是築浮屠結頂異日必不相負弟方喜愛人
以德慨然許諾盡變家產與之深信仕宦者
駟不及舌亦不索券既而得官楚之零陵令
弟代借債逋本利無歸官訟私追針毡難坐

妄妄錄

卷七

五

束裝往從見卽冷淡倨傲告以近狀艱窘便
言忝在梓桑誼當作將伯之助但公私紛沓
難於從并救人視弟如秋風客往事竟如隔
世明問前欠不特不承且出惡言越日訟弟
代借之債由籍關追於零陵遽卽以弟械枉
遞回途遇其上官泣訴冤苦無券可呈官不
加察半途瘖死拋骨異鄉彼竟歷陞至太守
數年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排護湯氣

冲炎進則門丞戶尉呵禁不容公肯爲托舊
知作秋風客試往一拜械弟於扇匣送之但
進宅門弟無阻也藉公得雪此仇必當報德
銜環結草異日有期方聞之攘臂不平至此
驚曰然則吾其鬼耶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
之時已迫暮卽秉燭相照果無影大懼枯坐
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數日盤桓孤
魂賴以不餒未遑感戴豈敢崇君良久方稍

妄妄錄

卷七

六

神定應以所囑明日如其語備扇及字畫劉
漸縮寸許入扇匣而去至則太守辭不見扇
字亦卽返方悵事不諧矣而歸來啓視扇匣
劉不復存次日喧傳太守暴疾死方恐浪前
事構禍亟他去

鬼由人興

某甲與弟戲束草爲繒鬼狀夜間置弟書齋
門後弟故短視未之見少頃甲於已之寢門

後見一縊鬼燈遠模糊宛如所束草鬼疑弟
覺而潛置之恐妻見駭愕將欲取出忽縮去
驚絕奔叩弟齋視門後草鬼沒在也

假神真鬼

吳之葑門沈氏有女曠所私偽託神祟故作
痴迷獨居一樓絕人窺視飲食必進豐潔家
人但陳食樓頭卽急返若登樓則有戴紫金
冠穿綉綠袄少年拴五色鸞帶蠻靴底厚五

妄妄錄

卷七

七

寸者蹴之下祈禳無驗父母莫如之何亦聽
之月餘後女正與所私褻狎忽見一藍面鬼
白衣白帽血污滿身手執利刃舉幃突提其
股將刃之大駭喊救家人覺異向不敢趨視
而所私窘急大呼有真鬼家人稍近樓頭鬼
釋去男女卽裸而奔出衆集視之金冠綉袄
蠻靴鸞帶故脫床右姦狀畢露不知藍面鬼
何故發其私也

偷糞鬼

西湖上善庵前嘗泊載糞農船一日庵中小
沙彌與師立門外閒眺沙彌忽大聲曰老爺
口渴請到菴中奉茶師視旁無一人訶之沙
彌乃指糞船口喏有一人坐船舷上雙手捧
糞水飲想是口渴矣師斥曰見鬼適有一行
腳僧過聞其語合掌曰阿彌陀佛一勺西湖
水難道不解渴究竟錢財如糞土莫將糞土

妄妄錄

卷七

六

認錢財叩口糞水甜如甘露蜜也

鬼畏人誘

陽山之麓多鬼人莫敢行吳有殷鶴儕上達
嘗持無鬼論月夜攜其子過之有叟古衣古
貌坐於樹下石磴子呼有鬼狂步卻後叟太
息曰子自揣爲人也乎哉居吾語女夫一陰
一陽固人鬼之殊分而良心泯滅血性全無
情其四肢素餐尸位偷常乖舛大詐若忠詭

計陰謀行險僥倖雖有呼吸之氣手足可以自通殆更不如乎鬼餐風吸露自在逍遙不抗塵走俗不營私犯公所以陽世狴犴幽冥地獄俱為入而設幽冥之外無幽冥可知無幽冥之外地獄以治鬼也其子曰吾聞陽山之麓有鬼白晝經過良已草木風動皆堪驚

惴深夜之間猝然解后子之衣冠不時能無相駭與大怒曰吓人處名利場好作時世狀
妄妄錄 卷七 九

逐籬附臭所在陷機穿曾不畏而稍退乃見衣冠不時獐惶鹿撞試思粉白黛綠卑諂阿諛之徒亡其家殺其身人耶鬼耶其衣冠時耶古耶吳諺曰溺鬼誘其曝死鬼應畏人何畏於鬼乎鶴儕拊掌曰亦何有於鬼哉若果有鬼吾亦使夫溺者誘以曝之叟吐舌及地曰子誠不畏鬼吾更畏於子矣唧唧作鳴而滅父子大怖挽袂奔回顧仆荆棘中頭

破血溢從此每遇未相識輒自驚疑

貓索婢命

王枕溪 興仲 家有小婢甚黠每竊魚羹食而委咎於猫家人不知也以猫殺之婢恒恍見猫來嚙其手足頭面時發嚙語似若索命久之婢吐實

魂附乳媪訓子

余內族弟李滄雲 曾譽 以資為官分發浙江
妄妄錄 卷七 十

將往其子乳媪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場不利但志黃泉爾捐官亦好但為官貪民向有主路清而刻則民生路絕貪固不可清亦宜清於已不可刻於下古今清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滄雲唯唯受命媪甦茫無所知聲口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死且拳拳也

魂來拜別

蘭譜王月樵上舍芳澤上海人同邑郭孝廉
體乾之婿因相距百里往必止宿一夜就寢
兒幼子拜於牀下訝其暮夜至即不見為之
心動終夜無寐次早呼棹急返途遇家人來
報子已驟病天釋氏謂子之幼穉皆索前生
債逋債完而去父母痴哭彼自忽然此子死
而來拜殆亦索逋者乎然人還我債尙當焚
香頂祝豈徒一拜為別哉

妄妄錄 卷七 主

鬼與鼠皆能前知水火
歙縣汪古香上舍如桂居松山杏花春雨樓
言昔有奚奴臨溪浣衣聞水中語曰明日山
水發好上岸遊遊討替代驚奔而返奴年十
四素木訥不苟言時適祁門蛟患古香頗有
戒心是夜忽有鼠成羣而集呦呦唧唧攪不
成寐益詫異迫明日疾風暴雨溪水漲溢十
餘丈廬舍淹沒死亡不少杏花春雨樓水僅

及極未至傾覆蓋鬼有五通能前知鼠亦能
前知來避水也因憶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余
友錢書田家鼠忽多其書室聽松樓清詠齋
白晝鼠繞人足而行几陳書籍高尺餘鼠匿
其後可以手攬月餘後祝融煽虐焚及樓墻
而熄嗣鄰舍復建漸散去蓋鼠來避火耳

冤鬼

徐鑑塘學錄漸嘗言楊清恪公幼往鄉塾恒
遇綠衫女子嬌艷如花乘墻隙窺視初惟目
眇久則手招公始終不顧一日拾塊擲而言
曰妍皮裏痴骨公曰桑間濮上吾實恥之女
嘆曰今生不能索命矣散髮吐舌而滅可見
公為一代名臣童穉已自樹立居心端正冤
鬼亦莫如何吾曹非禮之色豈可不慎哉

妄妄錄 卷七 主

衣冠鬼
仁和周樹棠檀從京師回言馮靜山御史家

一僕忽發狂自擲曰我雖落拓以死究竟是衣冠何物小人乃不避路今若不懲爾竟忘為下賤自擲至面破鼻血靜山謂曰君白晝現形耶亦忘幽明異路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何以相避其僕俄如昏睡少頃醒而復常此衣冠鬼與之論理即解若衣冠小人則恐未然矣

鬼打仗

妄妄錄

卷七

三

福建漳泉二郡民情驕悍聚族而居每有嗾怨動輒械鬥往往經年累月糾結不已互有死亡門時官亦不能禁制行旅阻不能前家慎修訪戒龍溪夜宿山店忽聞兵仗格鬥聲合店驚駭登牆覘之毫無所覩而戰聲甚近至鷄鳴乃息殆積年鬥死之鬼為厲乎

問路鬼

沈浴鯨賢書言其友某讀書山寺恒中宵不

輟伊唔一夜倦而假寐聞窗外語曰敬問先生往某村當以何路怪問誰何答曰吾鬼也重峯疊嶂獨行失路空山鬼本稀少有一二無賴賤鬼又不欲與言且恐謬指受侮因聞書聲揣同氣類故不避幽明異路特來輕瀆具以告謝而去叶輕薄之徒遇有問津往往顛倒東西戲誑之是亦無賴賤鬼之流亞歟

佔墳奇報

妄妄錄

卷七

毒

有信堪輿說以古墳數塚棄其朽骨瘞已父母謂陶朱之富可操券旋居貨乘海船買於東洋乃遇風飄失黑洋泊島際數年始得歸初去年餘其家忽見倉皇夜歸曰我被盜劫貨去不能返因亦在海為盜劫殺人今事敗倖逃聞被執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飛檄拘眷屬宜速自計俱死無益也揮淚竄去合家震駭一夜星散次日鄰人怪其日午不啓戶推

之乃虛掩呼之無一人不明其故地方稟有司檢什物造冊封之親族疑懼亦不敢出爲理迨此人旋里見屋閉官封詢之鄰人告以久遁呈請給還官轉詰全家夜逃故邀親族環保所挾資耗盡及領回屋物不惟廢壞且遺失大半兩年後過鎮江遇妻爲人傭媪乃知其故流離顛倒子女尙不知所之有知其佔墳者悟鬼之報施也上海喬利川言

妄妄錄

卷七

三

節婦歆祀

姊丈彭研香參軍

紹詒

言有客自京師來聞

鉅野縣學門斗某典守節孝祠卽家於祠內
比值秋祀門斗夜起洒掃其妻猶寢似夢非
夢見祠外坐二神將金盃羽甲數鬼卒伺候
左右婦女數十輩聯袂入心知神降亦不恐
怖內有舊識二貧媪知其未邀
旌表訝問何以亦來一媪荅曰人世表題豈

能徧及窮鄉貧戶在在湮沒鬼神矜憫苦節
雖未邀

旌亦招來饗若冒濫

恩榮雖設位祠中反不容入嘻鬼神善補缺
陷揆理合當如是

鬼孽生疽

吾吳村氓童稚皆知敬惜字紙紳士公立惜
字會雇人檢拾彙化洪爐鼎元連綿不絕殆

妄妄錄

卷七

三

亦天之報施以勵善人也前年聞有楚客在
蘇開行收買字紙改造拭穢簪紙俸利元妙
觀惜字會中所雇夫某收紙私賣行客忽癩
癩言被藍面鬼擊其背跪地自陳賣過若十
背上旋生一疽潰大如碗醫者束手道士代
禱令其倍買字紙焚化齋楚月餘百方調治
始痊不久楚客失火焚死言冥報者津津嘖
嘖比晤梓桑人訪之尙有收爲鞋底北寺內

有名超缸紙坊仍改為草紙及糊面具板不
倒裏襯作踐造孽不一而足願吾諸同人葯
言勸化設法杜絕功惠如恒河沙數

鬼打諱

蘇人范松年集秀班大淨進揚州江鶴亭方
伯老德音班名冠一時又善說平話詼諧解
人願言自中秋獨行郊野金風諼諼皓月隱
隱忽遇一舍香花燈燭瓜飴茶果沿門供月

妄妄錄

卷七

七

其聯對器皿頗事精緻主人危坐鼓琴因躡
踞樹根以聽忽有老少十數輩來撤琴延坐
羣譁曰好排場獨自作樂不如大眾鬧熱互
探壁上絃索簫管陳几吹彈主人旋出酒肴
以餉有二人拇戰各有幫糾觴政或商推耳
語當出幾指哨吹甚豪一鬚禿者厭其聒耳
不能聽樂咬咬噉噉攤手跳腳鬚頂血迸若
將出火拇戰者遂爭詈吹彈者幫護鬚禿互

相毆打因上前拉勸皆應手倒地轉瞬并屋
宇俱滅乃知遇鬼排場鬼作樂鬼鬧熱鬼幫
襯鬼喊哭鬼商量鬼火冒鬼相罵鬼相幫鬼
相打也余笑曰絕好一個鬼打諱

公門陰德

昔在淳安幕中紹興后馬周沙舟言其族人
在杭州旅館忽見二隸持票來喚一係錢唐
縣添差私訂令與素交不解何事竟弗稍狗

妄妄錄

卷七

七

情面添差協解身不自主茫茫隨去賤黃沙
蒞天耳畔轟轟如御大風途中所見城市皆
非平生經過抵一大署門額楚江王府隸另
交人看守轅門號舍心知已死無可奈何亦
姑聽之良久同十餘人並進堂上一官亦時
世裝侍從森嚴勢甚赫奕唱名押跪下吏
抱紅黑文卷用算盤互相乘除似稽生前善
惡功過堂高堦遠官吏言語不聞但分別輪

迴六道押付地獄高聲傳語同跪下乃得
了了心正惴惴忽傳上堂敲棘匍匐而前官
霽顏曰汝免這佃欠脫累多人應延壽一紀
增注食祿命卒速送回陽卒卽挾其疾行黃
沙昧目難開逾時似被空中拋擲豁如夢醒
乃知死已三日僕人報家親丁未到故未殮
耳其免這佃欠蓋在嘉興縣幕司度支辦抄
案抽減各個戶欠毋免其株累可見公門陰

妄妄錄

卷七

五

德增前延齡不自關心福緣錯過

鬼守下棺時衣

臺灣林爽文作亂吾蘇蔣某死於難同寅殮
厝未通音耗其弟忽見慘沮而回身穿嫣紅
青褂顯舊釘補子痕布裏其頭曰我被賊匪
傷害棺厝臺灣府城西僧寺上有標題銜姓
易於尋覓汝可取歸與嫂合葬我無後應分
老至器皿與爾子爲我雙祿可也倏不見後

往扶幾遇其僕言下棺服色無異時弟有
二子以長繼立不久次子死竟雙飛鬼其先
知矣又羅掌爺家中元祀先新雇無錫小童
十歲兒之忽言好多客大熱天男女俱穿棉
衣還有官蟒袍補套太太帶鳳冠着綉袄像
新娘拜堂呵去之秋陽杲杲其祖先家庭享
祭襪襪而來不易紗縠殆常穿下棺時衣服
乎

妄妄錄

卷七

三

妄妄錄卷八

目錄

勢利鬼

牛魂報恩

鬼鄙蕩子

劉窮鬼

忍辱解冤

懼內鬼

妄妄錄

卷八目錄

一

郭棣亭

鬼財主

嚼蠶

善爽鬼

危亭題壁

溺鬼逐人

癩鬼

雞雛鬼

謝小妹

蔣竹所

中菌毒鬼

鬼摸頭

鬼師

鬼仇訐私

鄧都鬼

情鬼

妄妄錄

卷八目錄

二

鬼不能揖孝婦

才女鬼

活鬼

鬼訂後身緣

遷孝免罪孽

妄妄錄卷八

吳縣蕉園朱海著

勢利鬼

正月溪 吳縣諸生 零落舊烏衣也居昇平坊相國舊第目能見鬼嘗言街市道路往往躡肩接踵究竟虛無縹緲所以無礙人行其勢利殊可笑若見人衣冠濟楚氣宇軒爽輒讓道而避人或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豈惟

妄妄錄

卷八

一

擲掄之或牽衣不與行或絆之使跌且以穢物汚其頭面手足引蛛網塵埃蒙其眼若持金帛行者則望塵而拜矣鬼喜伺聽人言語曾遇一友從蜀中歸途次把臂訴契濶方縷述比來艱苦狀兩鬼規聽已悉即拍手笑以柴薪挽結懸其帽簷及述遊懷已倦幸囊尚有五百金欲市半頃田灌花課子以盡餘年鬼即再叩若謝過狀友鬚鬚落腮言次涎沫

星星鬼爲之拂拭及去猶跪拜於後良久而起噫陌路同行毫無干涉作此惡態殊令人不解月溪比歲家徒四壁手上金跳脫粲然而黃知好者恒勸易金謀生計皆不應蓋以此金物禦鬼之侮弄耳月溪又言人家廁間厨下恒有鬼是固不但勢利鬼滿道路臭鬼偷飯鬼亦何處無之

牛魂報恩

妄妄錄

卷八

二

劉老者適其名途遇一牛將就屠憐其斂棘解衣質錢以贖歸畜之外廐明年疫死家人欲取其革不許壅於廢圃後被盜揮斧破戶祛篋搜財一家遭其捆縛殆矣遍至劉老潛伏廢圃草莽中聽所爲而已盜即里中無賴知劉老有窖金遂遍覓之迨將搜得之時圃中忽湧出黑氣一團盤旋不定有病犬臥檐下已瀕死聞盜誓力奮不起矐目哮信聲亦

漸嘶黑氣觸之即騰齒跳擲怒吼而前盜疑
又交下略不稍避盜竟負傷竄逸追至門外
觸仆一盜僅以蹄壓之盜不能轉動迨天明
隣舍共至執盜跟緝悉獲伏法劉老乃免於
難而病犬疔瘡存皮骨呼之返一步一蹶其
夜間之猛如哮虎殆所瘞之牛魂附於犬也
夫牛犬之報德者數矣尚矣故冥可以人不
食牛犬謂壽半齋亦錄功抵罪而屠者每得
妄妄錄 卷八 三
慘報冥罰不爽

屯郎蕩子

某甲賈人子其父力勤齒積頗有資晚歲得
甲愛如掌珍每念家世微薄以甲幼穎慧延
名師訓讀慕望得一科第而甲舉業亦可造
就特喜狹斜遊父師督責偽託以文會友終
日出外其踪跡實在青樓紅袖間耳父死恣
逞花柳呼盧喝雉無所不為家業既盡妻子

凍餒弗顧也父嘗有友家山東誼甚摯曾負
千金以友家中落作焚券義及是蕭然四壁
計無所出醫妻囊斂促裝去而恐其不承偽
立舊券以挾之至是各道近狀出券索逋友
憮然曰債實有之券則偽也初以家落承尊
公焚券義原不即圖報還今故人子貧無餬
口安敢昧我心請少緩當竭產以償越日盡
鬻田畝得千五百金與之曰幸指一本半利

妄妄錄

卷八

四

俾足下易恢先緒勿再戀烟花家口慕望宜
速歸是下年已壯博一秀才恐誤今歲秋闈
已代納粟為監生俾早赴鵬程紆青紫佩印
綬豈特慰尊公於九泉故人亦有光也即日
祖餞與銀及監照以行而甲於東昌城外復
惑弱一妓潛踪兩月餘揮霍既盡鳩母訶逐
時秋闈已近妓偽許以嫁勉其即就北試與
之矢盟誓不復接一客妓割香雲一綰甲敲

齒牙一枚互為表記生死以之既促之行猶
叮嚀得志後母貽秋扇之悲甲於時亦發憤
奮志將謂鶚薦可期唾手而得慷慨出門揮
淚珍重竭蹶先至保定訪其父執某告助資
斧抵京就試甲雖穎慧荒於嬉竟不第落魄
回南痴心猶望麗人可託足也至則貴客在
座眾擠之於門外大怒而罵撞突堂上出髮
索齒以質前盟效命侍兒取齒一小盤與之

妄妄錄

卷八

五

日齒何足重哉目檢一枚去甲始悟妓盟之
詐也痛涕而出中途行裝罄盡乞食以行夜
宿一古廟見一襤褸者先睡熟神座下甲即
於左廡藉草臥半夜聽廡後浙浙作響頃即
二人躡索出曰窮賊踞堂是渠無可奈何也
鴻子踞廡榻不筆楚之遂共毆沙泥污穢粹
塗滿面月下審視醜惡非人大駭而叫犇及
門神座下襤褸者竄出撞仆於地甲遂昏厥

賊故久宿此心知地僻鮮人至乃取火救甦
告所遇襤褸者曰我誠作穿窬良非得已也
鬼神既憐我曷不與以立錐地耶甲請教以
竊之術不許俛助返里門噫梁上君子亦慨
然有義矣願蕩子鬼亦鄙之能不戒之哉

劉窮鬼

某商富甲甲聞自恥家世微賤恒望子讀書
致貴而子故頑鈍第鄙吝有父風商以為賢

妄妄錄

卷八

六

而所傳師甚嚴每日課文一篇不就輒鞭楚
之子不勝其苦初嘗倩鄰某生捉刀奉責而
一生每文索錢一兩商子既吝吝費又惡其刁難
一日遊南禪寺見一人披百結衣曳破履穿
出雙趾吟詩題壁訊之寺僧僧曰人但呼為
劉窮鬼不知何許人日來寺中坐臥塗墻污
壁不慮人厭光景想是窮秀才耳商子因與
語倩其作文即慨然揮毫不點一字師見其

所作文大喜以為竿頭有進明日師出題又私往尋之劉窮鬼方鼾睡寺廡呼之醒大怒曰帖括釣功名餌耳非若吟咏足以遣情寫怨吾世外人無所用之昨日之作不過偶為游戲而已足下富有剗山鄰生家徒四壁便破慳囊市其文以贖其家亦無不可奈何以余文不索錢復罔以為利哉商子以其知鄰生事揣必啖以利而詆其窮肌膚已餓損定妄妄錄 卷八 七

寄錢市食不敢再作喬因出錢百文曰嗣後百購爾文一篇百錢定價子藉此足溫飽矣毋失此機以貽後悔窮鬼大笑曰子以千金市我文吾不能攜金歸泉壤故不愿市賦長安特笑爾父子積此金穴迨一棺戢身萬事都已誰為爾輩金致泉下耶亟去母噍噍信信銅臭薰我遂以錢擲階下商子愧忿詬訾窮鬼曰貧人仰爾富爾可欺挾之劉窮鬼乃

鬼之貧窮者不可以概觀其不為爾厲其我生前未擁金穴不慣作惡伎倆耳拂袖而起倏滅地下

忍辱解冤

徐受天吳之金閨人嘗於市上遇擔糞者傾汚滿身徐念擔糞窮民諒不能賠其衣履含忍欲走擔糞者反誣其撞翻揮拳大罵掙脫而竄猶追逐里許眾為之不平徐狼狽至家

妄妄錄 卷八 八

更衣浣體妻孥怨悵以為不祥徐亦怏怏第無如之何而已至半夜忽聞叩戶聲甚急啟視之則擔糞者洶洶而前躡躡不語徐訝曰吾不責汝賠衣履毆我罵我忍而避之亦可已矣奈何又寅夜而來答曰吾與君有宿世仇日間以君遊我我已死我家貧無棺木殮君能殮我請解此仇若得更恤我妻子且當報德矣言罷大哭燈光慘碧相對寒凜徐已

戰慄聞其爲鬼益懼因曰當如汝言擔糞者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嘯而去徐次日往訪果如其語遂厚贖之并貽其子十金營小貿販以贍母嘗以此事告人曰苟使一時之忿不忍辱遠避擔糞者死於吾手吾已緩首市曹矣

懼內鬼

杭州云四者狡悍無賴所至兒童走避雞犬

妄妄錄

卷八

九

不寧而獨畏妻如鼠見貓帖然而伏妻年四十餘麻臉爛眼醜若無鹽而故好塗脂抹粉日啣五尺長綉囊烟袋台裝艷服媚作妖態以雙扉斜掩露半面窺往來過客嘗誘人宿吳四見之不敢禁也晨夕詬罵其夫稍不當意束青竹篠三五枝喝吳四御禪伏地鞭其髀腿聲聞鄰舍吳四哀呼乞恩怒或少息若挺然忍楚則又怪變百出一日削木尺許圍

圓三四寸命名本先生插其糞門採拔數十百肛爲脫落淹淹垂髮夜復鞭楚之且用筆管六枝撻其十指乞放後又以圓木將插其髀吳四情窘開門狂奔行二三里似有人從後追至回視乃一婦人以杖相逐月光掩映覺苗條少艾不似其妻復振雄威盛氣咄之女卽棄杖而退吳四方一住足轉覺憊甚跬步力怯時已半夜又無投宿處切怛萬狀欲

妄妄錄

卷八

十

覓自盡奈無可死計因拾婦杖作拄勉強復行里許坐地少憩覺墻下有飲泣聲似一人亦負楚痕猥訊之支吾不答但泣更哀良久轉問吳四曰汝一路來曾見有持杖相追者否答曰有一少婦泣者啣作鬼聲疾逝而滅吳四乃悟前婦爲鬼妻慨然曰鳩盤荼大勢力幽冥不衰便尋死路亦屬無益揀做老龍陽消受木先生去仍含淚歸

郭棻亭

郭棻亭 錦 余婿序宜 錦 之長兄也工詩善畫

侗儻風流年二十二積勞死有齋日鳴秋山

館是其日常坐嘯處死之後同人有黃公墟

在之慨以是肩閏日多次弟雨岩 註 篤友于

以棻亭所遺手澤依舊鋪列几榻時進焚香

掃地每往啟鑰輒聽內作繙書弄琴聲或抽

牋閣筆響有邵秋山 疏 為棻亭中表弟亦善

妄妄錄

卷八

七

畫一日與余同坐鳴秋山館中適見余山行

詩有一樹綠楊橫釣艇數枝紅杏護山家之

句秋山以為詩中有畫欣然作圖鋪紙濡豪

畫未及半旋有邀共菓子戲遂扇戶出晚間

秋山將攜歸就燈下成之乃見淋漓滿紙圖

已成矣第設色黯淡如紙背印出狀家中既

無能畫者而筆意又酷似棻亭共相駭異同

人復為賦詩紀事余以此圖什襲數載客歲

復舟沫涇與其生前所贈詩畫悉為河伯奪
去追今撫昔倍增雲散風流之感

鬼財主

甲寅夏涿州大水江浙京報不通者累月有

災民某甲行乞至閩風餐露宿無所依棲一

夜見兩人手中各持一物途次相遇互相詢

問皆言從某財主家分得尋別去甲大喜意

謂有財生處地方豐美足以倚賴與一人同

妄妄錄

卷八

七

行遂乞指財主處其人指路旁門戶曰此某

財主彼某財主富室接壤門宇甚卑陋復問

此輩家各有米若干倉銀錢若干庫則曰此

有穀百籬鄉 按閩俗之鄉民糶糶米穀不按

管日一斗大小不等與倉 斗解與故輒自謂幾籬鄉 彼有錢 下買大

矢所望而腹餒殊甚適見一舍門半啓有班

白翁挑竹燈向外靜坐其人指曰是大財主

且好善樂施可與謀也因入戶相告翁感然

曰家門不幸兒孫輩年各長大錢樹子倒矣
向來心素已違若十年前三文五文儘可通
融今則已之一碗麥飯半陌紙錢久不得餓
且不可忍將何物啖人耶甲聞麥飯紙錢語
訝曰是何言哉翁其鬼乎翁慚沮不語大哭
而滅

嚼蛆

吳人閒談謂嚼蛆以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妄妄錄

耳有金鶴亭

永壽

詠諧善謔畢歲周旋朋友

間惟以嚼蛆爲事一日訪友鱸口泊舟小港
乘輿步月忽聞村舍誼笑聲窺之見三五老
少席地小飲門故虛掩遂闖入口不速之客
一人來衆延坐互通姓名後言笑卽涉諧謔
主人遜曰吾輩嚼蛆下酒不知遠客到有酒
無肴奈何鶴亭曰吾口中蛆如恒河沙君輩
喜嚼且可共嚼之有酒足矣奚用肴核爲衆

大笑劇談半夜莫不冠纓索絕一人謂鶴亭
曰今夕之語誠海外奇談也嚼蛆至此臻化
境而無可嚼矣曷不聯吟嚼蛆詩一首亦效
醋秀才風雅衆然之共聯曰聞道嚼蛆好逢
人便嚼蛆有蛆無不嚼但嚼便成蛆嚼到難
於嚼蛆成化外蛆非蛆耐咀嚼吾愛嚼吾蛆
詩罷復縱談鶴亭因飲冷酒屢欲噦吐索熱
茗不得乃辭出衆送出口卽大嘔次早憶遺

妄妄錄

卷八

古

扇席上復登岸往取但見榛莽荒墟並無郵
舍扇在敗塚間耳

善爽鬼

新安汪一峯逸其名舉博士弟子員苦貧不
遇浪遊浙江隱於傭能詩善畫梅花蕭散有
致士大夫見其著作多有慕一峯之名而不
知其潤迹也余嘗遇於杭州裝潢家相見趨
趨慨然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嘆時值秋闈

放榜聽人劇談名場富貴一峯慨然曰二十年前心事亦望賜掖金蓮炬送歸翰林院自遊黃山遇一老僧借憇樹下與叅禪學覺夫榮妻貴酒酣更不遠邯鄲夢醒時矣因詢僧作何語曰此僧殆仙也別去行數里見前僧已坐化茅龕衣履色笑宛然而蟪蛄滿簷苔蘚生其破衲駭而再拜所以不即薙髮入山徒以老母在不得不作甘旨計耳再詰僧所妄妄錄

卷八

去

與語但言恐違時俗不復吐一辭按海錄碎事載人之餐氣學道功行未滿不能尸解成地仙其精神嘗守軀殼往來不出軀所數里間名善爽鬼一峯所遇僧殆即是耶

危亭題壁

延平滄峽山中有危亭半楹壁上題詩曰雲籠月色樹籠烟孤雁時驚蘆葦邊苦憶金鉤零落處石闌坐到五更天此處四無人居旁

僅白楊孤塚疑似鬼作胡湘之劍見而告余

溺鬼逐人

杭州淳佑橋東里有巨池曰楊衙蕩與清泰門之長慶寺中西偏廢地毘連土人偶有在寺行由徑者一日寺僧玉泉見一人袒衣取徑去一人垢面跣足踉蹌其後若逐前行者狀亦不之省略頃聞蕩間譁然呼救往詢之鄰人乃見袒衣者從寺奔蕩投中央已汨沒

妄妄錄

卷八

去

衆急趨之起氣盡不可救始悟跣足逐之者溺鬼也寺僧懼累今已堦墻阻

癩鬼

劉善政江西安福人嘗過浙之常山夜宿旅店見一人方浴遍身癩疥穢惡難近疑為店中人亦不問忽欲小便即從墻陰洩之其人突起跳擲階上漸縮不見

雞雛鬼

王溪山^卓松江世家子居西門外谷陽橋其
厨下嘗有雞雛聲啾啾然如數十口舉家怪
異童僕輩夜不敢獨行厨有母雞每聽聲輒
喀喀作呼雛狀一日忽見母雞抱雛三五頭
迫取之雛即入地而滅

謝小妹

吳人李良臣^{國棟}居金閶門外每喜狹斜遊
勾欄曲巷到處淹留後得謝小妹者鍾愛不

妄妄錄

卷八

七

忍頃刻離遂裹足不他往而小妹重其情亦
肝胆披露即以身許之嘗不禮於某豪右牒
官拘捕良臣為之百計保全於是心益感其
德兩情歡洽酒杯歌板開山盟海誓願生生
世世常諧姻緣奈搗母重索身價良臣力薄
不得娶且畏于父兄彼此私心不遂恒以為
快相見時小妹輒雙眦紫淚搗兒愛鈔以小
妹痴情一人又恐忤豪右沾禍晨夕脂噤之

良臣雖日費纏頭不得博搗兒喜色後搗兒
糾游惰之民伏伺良臣至羣加毆辱計以絕
其來良臣遍體被創欲訴有司究治乃恐株
累小妹負楚歸家臥不能起而小妹偵知搗
之計也復聞良臣創甚劇殊自恚恨私脫金
約指咽食之兩日而死一夜良臣朦朧方睡
忽聞小妹喚語聲開目斜視則坐床上訝其
自來又恐家人見之囑藏夾幙小妹曰無妨

妄妄錄

卷八

六

不得見也即為摩挲傷處如輕棉拂拭略覺
安適自訴致死之由共相涕泣且言冥王憐
妾本良家女誤墮烟花無誘惑子弟之心未
害人傾家殞命離間骨肉故不與凡俗娼妓
同科罪孽許即輪迴投山西哈雲章為女候
給付文牒當即行矣特來與君一晤倘荷踐
盟幸不淪棄良臣且喜且愕枕上喁喁切切
家人以為囁語亟前呼之小妹即去耳昨猶

聞其嚶嚶哀哭聲而傷處得其摩挲者痿楚頓止不久愈良臣屢欲西行相訪親老不果去今閱十餘年矣未知哈氏文已字人否

蔣竹所

杭之西湖向多鬼錢塘門外為決因地尤甚附近民家夜間有來叩戶乞火尋頭或邀赴靈隱寺聽講經數羅漢或邀納涼釣魚丐酒索食夜市貨物往往得紙錢談者嘖嘖不可

妄妄錄

卷八

九

勝記仁和蔣竹所恩培於一指菴讀書僧與同寓居者時驚奇駭怪竹所每獨行湖上玩月至午夜從未遇異蓋竹所目不邪視口無褻語言忠信行篤實自有正氣轟之耳

中菌毒鬼

蘭溪宰林春谷元吾蘇人言前在四川其兄僑鹽茶道署內聞某邑民鍾六兒者食菌中毒死後數日有鄰張三遠出歸未知其死途

中忽遇鍾六兒指山中菌味甚佳遂摘百十枚以襟盛歸其兄見曰此菌毒不可食鄉中食此已死數人汝從何處得之張三具以告兄曰鍾六兒正中菌毒死殆見鬼耶張三不信詢諸其隣果然始棄去余因記先大父仁元公集經驗良方有解菌毒法於驚蟄日取大竹截作筒去皮兩頭留節一頭開一小孔以甘艸研細末滿貯筒中用水塞緊再以桐

妄妄錄

卷八

十

油石灰封固浸大糞缸內一年將筒洗淨陰乾遇有中菌毒者取內甘草末一兩冷水調服立愈嘗聞益鬼溺鬼俵鬼討替代不意食菌中毒亦然前方解法甚不費錢第非預備不能幸仁人君子蓄以濟之

鬼摸頭

某甲與乙友善挾貲同往海寧之長安買米居積途中遇二鬼各摸其頭甲以為不祥遠

返乙不為怪獨往市立券米存牙棧價旋日落甲以為鬼摸頭之徵驗也不一月杭嘉湖三郡颶風靈雨田禾摧萎泥中是歲收成大歉竟獲利可知見怪不怪未可弗信桐鄉顧夢庚茂才漢與乙比鄰為余言甚確

鬼師

候選縣尉張初川世忠嘗言其友紹興鄺生

宗魯

結廬深山苦攻經學有一士人自稱郝

妄妄錄

卷八

三

隱軒居鄰山時來推論經史每多翻去常解遂拜為師留居之一日見其所著幽聞錄一冊鄺問師其鬼乎乃作鬼語隱軒愀然曰以君好學故來伴讀今以異物見疑請從此別人與書俱不見初川曾述鄺生論樂記中魏文侯問樂一節言禮記雜出漢儒之手多錯解脫簡不可盡信如云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頌志試讀衛之淇澳鄭之羔裘安得淫

志頌志慨之頗有新義

鬼仇訐私

昔表兄陳永齋觀察初哲丁艱回里言有延洪者性爽直嫉惡偶見鄰婦與少年調笑遂告其夫偵之有迹詭托遠出竊伺其寢時殺首官依律勿論越半年趙忽發狂作鄰婦語索命引刀自斫家人力救仍嚙舌而死夫竊談閨閻已傷陰德況鄰婦有姦並非親屬

妄妄錄

卷八

三

應執違以不干已事致伯仁由我而死是誠何心遭游魂為厲殆其自作之孽也

豐都鬼

余戚陶蘭坡二尹禮言聞有病中游魂至冥見城市略同人世顧生平從未經歷惘惘不知所之忽遇亡友訝曰此地豐都也君未合死何遠來耶宜急歸幸遇我當送返途遇羣卒押數犯偕行友指一犯有鼻無口者曰是

其生時巧於應對諛詞頌語媚世悅人一胸
腹中虛若無臟腑者言是生時心機叵測播
弄是非一耳如猪肝兩片混沌無竅者言是
生時懷忌多疑喜聞蜚語一尻聳肩首垂勝
以手支拄而行者言是生前妄自尊大仰面
傲人一頭長二尺踵巨如斗者言是生前巧
于奔走捷足先登冥罰限滿輪迴卽生殘疾
談次友拉以力擲大汗而醒詞似寓言義足

妄妄錄

卷八

三

懲戒也

情鬼

徽人汪小溟茂才 編昌 言于山東旅館門前
玩月忽遇一婦姣媚可人挑以微詞卽入舍
暱就訂其後會自云家在鄰近夫常外出有
墻缺可踰遇隙卽來詰其姓名邦族乃曰敗
節淫奔何必相告每月兩三至情好甚篤如
是半年將赴都門與婦話別悵悵隨人作計

後會無期不勝悽惻婦忽嘻笑曰君如此情
痴必相思致疾今當實告我鬼之待替也凡
與鬼狎無不病瘵惟我相愛之深故必俟君
陽復方肯再來有剝有復乃得無恙使遇他
鬼縱恣治蕩早入枯魚之肆矣感君義重後
宜自慎亦勿思我語訖散髮吐舌長嘯而去
爲之震慄失魄以此心疑不敢稍近冶容然
每一念及覺餘香未泯芳容如在目前不禁

妄妄錄

卷八

三

惘惘嗟夫慾火燥精人且不可旦旦而伐之
況鬼之陰氣蝕陽乎故樂而不淫是真好色
真有情

鬼不能捍孝婦

袁月渚 守中 杭人工詩詞善小楷係春圃方
伯 鑒 之族姪因貧困棄儒爲道士住持吾蘇
府城隍廟有徒某私出遊山歸迨半夜不敢
叩院戶卽坐殿上止宿逾時聞鬼曰奉牒拘

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
再取奈何一鬼答曰固結精誠以戀病姑卽
孝婦與強魂捍拒不同不可率夜叉去宜稟
請申岳帝延其壽爾勿孟浪似借入內殿去
卽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噫人徒思
延壽孰知孝之延壽不求自得也

才女鬼

曾記表妹婿黃若山 壽仁抄咏降乩詩曰薄

妄妄錄

卷八

五

命輕如葉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白花謝一
枝紅雲兩期難久烟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
遺恨宋家東并綴小跋云妾系本吳門家僑
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
成倉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
兒女之情才人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
係縊鬼附乩才不下李清照令人可愛可憐
若山能詩工隸書篆刻雅酒量清談湖晉人

惜年未三十卽赴玉樓之召遺我翰墨手澤
甚多去冬舟覆悉付河伯念之憮然

活鬼

客歲聞金匱縣蕩口近村人負布米菜蔬入
城鬻賣往往四更攜燈而行時有遇林中突
出穿紅衫面白如粉散髮吐舌縊鬼見而驚
顛棄物逃遁迨邀眾返尋物已烏有後有胆
力壯者遇見卽以手執扁挑擊之大呼一聲

妄妄錄

卷八

五

而仆駭愕間復出一男扭結索命乃知以妻
裝鬼截掠行客者上海喬駕鰲言昔侍其尊
公諱 照提督浙江軍門聞有暴空棺道旁裝
僵尸俟行客近掀蓋立起向前撲抱無不棄
其所有而去後遇調汛兵丁拔掛刀殺之此
皆活鬼終成死鬼也

鬼訂後身緣

憶黃小華殿撰 朝言其友施一貫江寧鄉試

見曲巷一女年十三四雙鬟矮嬌姿致天然不禁依戀若有夙緣賂媒媪計買為妾見拒思不置越二年復遇於板橋畫舫乃知其父母遭祝融虐貧不能自存旋相繼死女無親族里中無賴略於青樓名小紅乃厚值購回詎大婦悍妬逐居尼菴施怒絕裾出門旋在都中賃屋城外一夜小紅忽從床後出泣曰自君之出妾即潛逃奔走天涯今幸樂昌鏡

妾妾錄

卷八

三

合撫其瘦骨一把淚眼眦紅泥濺弓鞋離披羅袖以憐以喜暱枕低幃小紅於雞鳴忽起曰妾已為鬼狎則陰剝陽為君不利且畱不盡之情結後身緣可也大哭而滅蓋小紅入巷即病死已半年不知後身緣三生公案如何也

遷孝免罪孽

郊南楊茂才志薄言某甲病魂離舍至冥司

遇一吏乃其故友為檢籍感眉曰子忤逆父母法當付湯鑊獄幸壽未終且去俟壽終再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難度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諺云解鈴還受繫鈴人得罪父母亟以父母孝順或可懺悔挽回送之反汗出而愈即向父母備陳所遇從此婉容愉色侍奉惟順并戒妻溫清無懈頗得父母歡愛及父母故喪葬如禮

妾妾錄

卷八

三六

年七十餘壽終想得悔艾挽回也

妄妄錄卷九

目錄

翠娘

鸞眼鏡

意外笑語

貪錢鬼

頌廣文對

紙幡

妄妄錄

卷九目錄

木皂隸

古塚清謳

老人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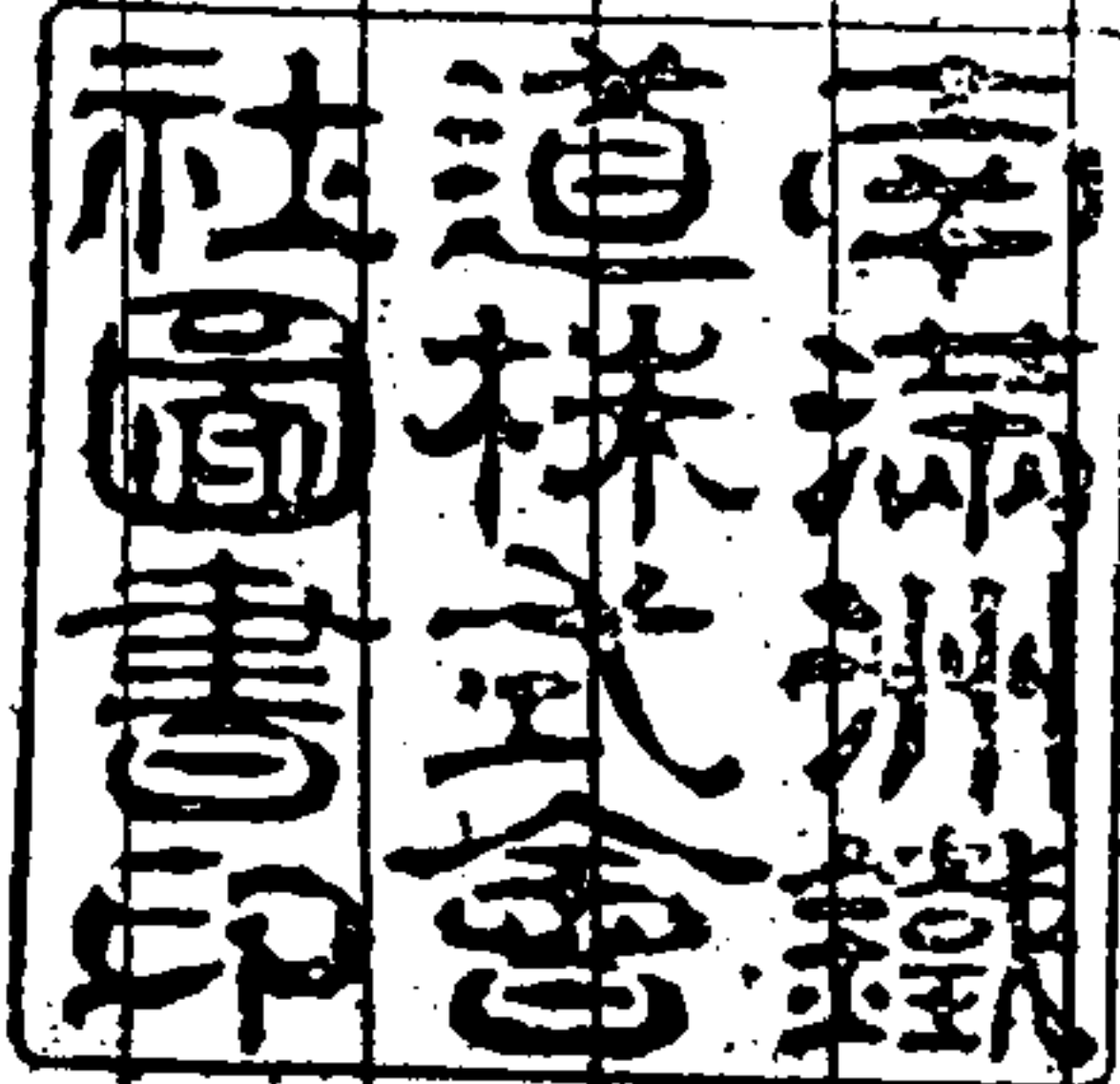
侍御謔諷

羅某

現在地獄

牛班頭

空中讚歎



詩鬼愛窮

僵尸

鴉片鬼

養瞽院

鬼客人

飲恨鬼

溺器上觀書削祿

鬼見怕

妄妄錄

卷九目錄

鄭子由

陰惡墮犬

妄妄錄卷九

吳縣蕉圃朱海著

翠娘

龐氏表妹婿潘雪香元燁自蘇之官於閩夜宿黃田驛舍忽聽舍後有喁喁兒女聲異之傾耳壁次聞一秦音老青衣語頗重曰翠娘記得阿郎新贅時方抱花斑狸奴耍遊碧桃樹下狸奴突撲雙飛蝴蝶躍湖山石上翠娘

妄妄錄 卷九

令老身登石去捉阿郎躲迴廊竹深處偷看悄悄向背後摘青梅子打來狸奴驚跳我便失足墜損左鄰至今天欲陰輒患股疼今又發矣看月亦生闌明日必雨答者聲細不辯又日爾時阿郎買參茸膏與老身貼斜膝着俊眼嘻嘻的調風情使老身着惱又忍笑不止今日阿郎官高金釵十二怕不復憶翠娘那裏更想雞皮媪遂共吁歎旋聞女子嗚嗚哀

泣小婢撲流螢叫咲嘈嘈切切問女子大聲訝曰妮子驀地來直得嚇散魂耶一笑答曰早是小鬼頭兒春心動怕我背後聽老婆子想阿郎調情心熱快安排角先生去讓甚浪聲雜譁笑不可復聽而鳴泣聲甚哀衆復吞嗟良久又聞吟詩聲含酸和淚幽咽斷腸不甚了了僅記一詩曰脉脉幽思不記年但愁花放還花落羅裙空綉並頭蓮到底成灰不

妄妄錄 卷九

曾著迨半夜聲始寂明日果雨不能啓行偵視舍後則碧鮮滿階黃葉委地客歲雪香既成烏魯木齊余候送于錢唐翦燈話舊偶談及此

鴛眼錢

周志冲峻館設於吳趨素氏如廁忽見一鬼長不滿二尺面如覆釜帶眉鈴眼蓮條而前兩額高厚堆積俗塵拾磚片擊之中於頰磚

磚作破革聲嗣後時常見鬼在廁周笑曰此
間汗穢滿地有何佳處而爲樂土耶想海上
有逐臭夫君其是耳溺其頂亦不動殆返書
室未久鬼卽雙手持戈跳舞而至身披錦繡
頭戴雉毛紫金冠軀亦驟長五六尺面大於
車輪急拔佩刀砍之錚然倒地乃一鸞眼錢
周取起貫以索曰噫么麼小錢乞兒所不取
亦裝此大面孔命僮棄之市上

妄妄錄

卷九

三

窗外笑語

吳人雷集成副車如蘭平生不嫌阿坦坦坦白
白每自詡無事不可質鬼神一日與客談次
又自矜誇窗外忽有笑語曰世途齷齪如公
亦難得但以魯酒餉客以天香玉露吳下美酒名
留供床頭人夜飲此事便難見我酒鬼走視
之無一人似此小節私心乃爲鬼所揶揄若
薄父母而厚妻妾諒鬼神自必殛之耳

貪錢鬼

上元燈市往往有作燈謎召人猜打猜得酬
之以物吳錦濤不善作謎而選事每倩同人
著謎粘貼燈下余爲作數十謎又戲以陽物
作謎曰全無骨格足超塵肉限何曾識好人
憑尔自饒鑽刺力祇堪汗下與相親搖搖擺
擺逞風流皮相原非冠帶壽軒舉人前終癩
薄雲時喪氣便低頭花間草畔極歡娛請問

妄妄錄

卷九

四

先生
懂得無若是不知真可笑勸君收拾後庭癩
註物一猜得送錢百文一日錦濤來曰吳哉
夜來明明見鬼燈下多人看謎猜想有一胖
漢先懸觀所送財物厚薄見陽物謎註送百
錢大笑曰有錢當猜之沉思半晌謂是錢也
卽索酬吾恐衆怪惡謔乃僞然之以錢相送
彼伸手接取錢與手俱墮地錢既四散胖漢
亦滅跡似此人烟稠集鬼消其中無慧眼

之安免受鬼之侮弄乎余笑曰由此可以辨人鬼矣爰不知而但貪錢是鬼也

頌廣文對

家憲南 朝琛 選六合縣教諭一日方抽豪舖

紙將書春聯於署齋忽有一人從階下啓白

曰歲盡矣椒盤之獻小子無所餽有一對為

須耀武揚威隔窗把門斗一指窮奢極欲連

籃秤豆腐半筋訶之大笑而去未出戶即不

妄妄錄

卷九

五

見因憮然曰廣文先生蘊欲冷何怪鬼揶揄耶由是江浙間多有傳誦前對以誑學師者

紙幡

吳人金鑑公 秉銓 從杭之塘棲歸榜人艤岸

造飢見一叟形神沮喪蹣跚而行力甚不支

憐之呼與共載見其氣喘聲嘶亦不與語過

十餘里辭謝登岸遺一小黑布囊於舫次舟

子匿之鑑公不許亟呼其返而叟去數步即

不見啓囊共視乃白紙幡七面遂棄於河至半夜舟子起溺失足墮水眾共救起已死

木皂隸

昔賢良陸公諱稼書設木皂隸催科李煦齋

大牧 逢春 宰吳時沿其法刻木為隸腰間懸

小牌書已故皂役名鄉民畏鬼神一木隸到

鄉輸納恐後不勞鞭撲科賦及時木濱鎮有

陳連玉者入城納課見而誹笑之歸家其僕

妄妄錄

卷九

六

忽癩癩若狂謂主人曰曷不完糧累我曹賊

撲數十里來腹餒甚先備酒飯餉我陳怒曰

糧賦頃已完不負絲毫顆粒狗奴真病在耶

僕曰奉牌在前完納在後來差不悞誰為爾

狗奴洵洵作氣敢毆差拒捕即自礮碎身上

衣扭陳作出尸狀家人惶懼亟焚冥鏹以祭

之僕即暈地良久而蘇陳欲誅宰恐撓催科

良法而止噫嘻役之婪索不遂輒自毀信牌

勾通作捏報傷痕煅煉毆差拒捕官不深
察民不白冤數畝之田鮮不飽其貪素鬼矣
不悛故惡有如此

古塚清謳

元和沈序東傳夜泊舟於楚岸乘輿步月忽
聞清歌曰春三四月蚕事忙姊姊妹共採
桑共採桑揜羅袖板條拂葉摘滿筐歡歡笑
笑口語香惱煞道旁遊冶郎輕敲金鞦勒絲

妄妄錄

卷九

七

飄斜峻俊眼縮綠楊口中不言心已在恨不
得巫山神女下高唐那知我小羅敷不上你
的風流當鶯聲嘒嘒蕩魂消魂跡其餘音乃
在古塚歌有三三闕多闕文此採桑曲末句
得風人旨余故畧爲貫串以記之

老人化金

某甲富室子月夜醉歸遺金巷隅抵家憶及
依路往尋得金道上有一丐訝曰明有一

老人臥地如何爾來老人化金甲訊老人狀
宛似故父自詡祖宗庇護幸免失金吁甲故
富室子守財虜豈非乃翁耶

侍御誦諷

許穆堂侍御寶善嘗謂余某令爲政貪黷民
怨沸騰既罷官去之日涼涼晴晴矜耆吏役
賓朋皆無一人唱渭城者方自沮愧忽有一
民執手版跪送河干因喜而勞之其人曰小

妄妄錄

卷九

八

人受恩深重萬劫難忘業已沈淪第十八層
地獄賴明府下車後日夜爬羅層層剔括由
漸穿及第十八阿鼻乍得脫逃人世若前官
僅將陽間地土刮削小人安有今日訝其爲
鬼歡躍而滅時又遍語座客曰君輩爲政自
必愛民如子執法如山但不可下一轉語曰
愛民如子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共爲子職而
已矣執法如山寶藏興焉貨財殖焉是豈山

之性也哉勉為善政誦諷中示勸懲不少

羅某

羅某有子五六歲從乳媪過河干為狗所駭
誤墮於河媪慌窘呼救有甲見而惻然遂投
河內汨沒水底救起幸無恙而甲以是中寒
不久死甲鰥而無子親族為殮媪往痛哭如
喪所天羅某富而鄙不以為德以兒失一帽
上綴銀羅漢值微貲疑甲竊去晨夕詈媪及

妻妾錄

卷九

九

於甲一日忽嚙語曰我一時惻隱捨命救爾
子轉以我為盜耶我雖家無儋石儲不若爾
富翁視一錢如車輪飽一銀羅漢老婆舌頭
便舐人口中去呵呵拍笑蕩無羞恥逾時始
甦有問羅漢係何人餽慚沮不語

現在地獄

潘樾池 奕正 言茂苑某甲私隣人婦隣病將
死姦情敗露隣甚恨之及隣死甲方惴惴忽

見二鬼卒持檄勾攝茫茫隨去抵一公廨有
王者方升堂聽訟先見其戚某不知為何事
牛頭鬼押出謂赴惡狗村受無量怖苦去繼
而即召甲與隣相質姦私王者稽甲祿壽未
絕命判註籍填報於甲妻仍仰丹徒縣杖甲
四十鬼卒即押甲返並未杖也甲抵家恍同
夢醒因念丹徒距家數百里非其子民諒無
由被杖不以為介一夜天甚溽暑甲乃散髮

妻妾錄

卷九

十

裸程除褲穿細葛裙納涼門外方於墻隅洩
溺適丹徒令已調署吳邑甲不知也路過突
見甲不遑避令大怒喝役杖於道中而其戚
某牛頭鬼所押赴惡狗村者死已月餘暴棺
郊外棺薄屍臭為野狗撞破棺板啣嚼骨肉
狼籍滿地乃知幽冥地獄即在人間想姦私
填報其妻應更不爽

牛班頭

王方伯光宗有長隨曰華元籍隸分宜攜有相府太僕像晨夕拜祝云卽奸相嚴嵩家人牛信蓋江西人之爲長隨者皆祀之如百工伎藝中若木匠祀公輸子藥肆祀神農之類以其始作之入敬祀耳適余僕方城投書方伯見而嘗之曰彼主人嚴嵩已在卑田院牛班頭尙有何勢力亦值拜之便在卑田院唱蓮花落者亦當祀鄭元和覺風雅且不祀嚴

妄妄錄

卷九

士

奸相抑奸相勢敗牛班頭恐亦作餞鬼安得福庇吾輩卽是夜方城宿船內見一羅帽皂靴穿黑直身者從兩小廝破船而進大聲曰爾主人有何勢敢侮我牛大爺揭被揪毆方城遂與閩門榜人驚起來視忽不見頃卽寒熱交作病憊良苦知是牛信祟大懼焚紙錢祝獻復見前鬼笑謝曰勿怪唐突不打不成相識歸來病未全愈稟白於余因笑曰爾

去事勢要之賢主母累鬼亦相欺也遂致書方伯索華元所祀牛信像以刀割成縷火之廳其灰於溷經宿後溷中蛆忽多想卽牛班頭化此千萬億身耳

空中讚歎

先大父仁元公初宰吉水鞫一獄甲被殺於野有其從弟稱殺日午後還甲鎚十兩手持出戶見乙撞過同行爲証指乙圖財謀殺乙

妄妄錄

卷九

士

堅供雖遇持鎚卽分袂久不決獨坐燈下翻閱供案忽憶屍褲反穿乃自語曰褲反穿恐有殺姦情也聞背後有人讚歎曰頗細心頗明白回顧無影但覺寒氣噦噦次日覆鞫乙殺姦乙夫妻俱不承遍訊屍所近隣知甲嘗至丙家時丙遠道勾其妻至艷而少卽先虛詰甲有寄鎚事諭令繳鎚亦不必追攝丙至案丙妻繳出鎚甲之從弟標記猶在遂得丙

捉姦追殺狀獄定冤明

詩鬼愛窮

沈潤菴華亭人其季父觀察温州遂從至浙江後官罷潤菴依人餬口為郡縣書記性迂傲駭聽動與世相柄鑿飄泊杭州寄寓吳山之麓葛仙翁祠宇蕭然旅館衣敝履穿舊交漸次疎淡春時花麗鶯嬌袞屐少年油壁香車金鞭玉勒雜沓山上下潤菴則盡日垂

妾妾錄

卷九

幸

蝶枯坐如新昏女郎羞見人面恒反扇其戶即知交相訪往往偽辭他出一日絕糧咏詩曰旁午寒厨突不烟傷哉貧也影蕭然可堪曼倩旬三食底事何曾日萬錢道路嗟來寧不顧於陵井李漫垂涎才名畫餅終無益枉說書生有硯田突有一人跋索而前曰尼父絕糧仲夫子亦且慍見尙有心情吟咏耶潤菴曰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憂而不改其樂

阮窮悼歎已甚愧之訊其邦族答曰言之恐

該聽聞僕實鬼也姓張氏名倬茂范人客死於此恥富愛窮性情孤傲一生偃蹇沮志黃泉重足下意氣相孚同癖吟咏倘不嫌異物無妨惟我與爾相周旋也潤菴負胆不畏正苦無聊遂訂詩友自此每夕必至倡和頗多恒謂潤菴窮字中埋沒多少英雄亦成全多少令德袁安僵臥山中終勝石季倫身首異

妾妾錄

卷九

市

處余時舟覆洙涇行裝罄盡僅存一身手口卒瘡流離萬狀亦羈跡武林與潤菴復聯舊雨聞其得鬼友適作寓齋雜感二十律免其以詩為介潤菴為之轉辭曰詩意壯心未已雖處阮窮終是熱中之客彼僕僕風塵栖栖宦海者我必遊於三舍拒不見悲夫窮途潦倒世既與我相遺詩鬼愛窮復以熱中見拒茫茫宇宙何處求投分之友耶附錄前詩於

左其有溲落如我者請作羽聲和之

咄咄書空倍愴情可憐更是丈夫名十

年遊俠黃金盡午夜悲歌白髮生鉄冶

何當鑄錯字酒兵無力破愁城長卿豈

是長貧賤千古文君獨眼明

塵緣潦倒太凄其幸載流離強自支豈

是平胸多魂編祇因滿肚不時宜送人

作郡朋相笑假貸為生僕詫奇蓬轉萍

妄妄錄 卷九 去

留成底事髮間贏得數莖絲

饑來驅我待何如搔首頻頻問太虛自

有齒盟點鬼簿徐芝庵得詔沈芷生進

司馬近來相糴上汪石菴孝廉燕芝岡

逆者十餘人矣豈無袖刺絕交書遣愁

瞌睡雖成慣學佛嗔痴未稍除昨遇王

郎歌斫地歸來拔劍倍躊躇

一從蕭索便郎當雪月風花總斷腸夢

裡見人還痛哭人前說夢亦凄凉真堪

俠舉袁公劍蓋遇奇緣韓壽香聞道今

朝春又半清明有客正思鄉

飄蓬空自試彈冠此日誰憐范叔寒破

衲漸教雙肘露空囊只剩一文看臣能

欲死還為客我舌猶存未得官便刮龍

鱗拔虎尾也應不似食貧難

傷哉貧也欲何之盡日臨風有所思待

破窮愁強飲酒怕違時俗戒題詩牧猪

妄妄錄 卷九 去

屠狗英雄賤擊瑟吹竽壯士悲何事沈

寥寬宇宙不容儂立一錐兒

屈指辭家已六年故園咫尺渺天邊無

聊心事占燈盡貧鬼生涯縛草船僕本

恨人應有恨誰為仙吏得如仙五陵裘

馬今陳迹愁絕春寒欲折綿

斜月娟娟窺牖虛可憐寂寞子雲居頭

顛老大悲為客囊裏蕭條悔讀書恨事

夢中猶解哭愁絲醉後未能除幾回披
劍摩挲問若個知心足起予

沙蟲野馬滿風前腸斷登樓王仲宣但
遇多情如見佛若能不俗勝成仙用當
知己奚辭死境到無聊恥受憐昨夜聞
雞三起舞幾時着得祖生鞭

破浪乘風願已違學書學劍計全非草
荒三徑妻孥怨酒乏簞瓢賓客稀憐我

妄妄錄

卷九

七

漫郎偏困厄羨他雛燕會高飛殘棋一
局難收拾往事驚心悵夕暉

琴劍飄零強自存悲歌無那哭聲吞春
愁黯黯湖山合世事悠悠雲雨翻豈是
酬恩无國士誰憐乞食有王孫從來虎
鼠尋常事呼馬呼牛何足論

招望家園遠近村杏花楊柳殼消魂未
緣禁火厨先冷不到衰年眼已昏閣

楚蛙驚入室信信隣犬厭開門埋憂天
上應無計且著奇書記淚痕

盡日長歌復短吟春寒刺刺厭春陰一
錢欲喪凌雲氣百折難迴伏懋心貫酒
人喚斟玉筯絕糧僕勸賣瑤琴臣之壯
也慚牛後隱几思量淚滿襟

無復長安車馬喧途窮誰更問寒暄衆
生佛度應虛語神鬼錢通是至言俗薄

妄妄錄

卷九

六

竟容狐假虎

聖明未許鶴乘軒早知小草心情悞悔不耘
田與灌園

年年踪跡溺風塵不日堅乎磨不磷八
字每慚雌甲子三尸時欲鬥庚申高談
捫虱人私笑彈鋏思魚客正貧縱有酒
澆趙州土不堪重問武陵津

每逢佳節暗相驚河草青青舊夢紫洗

釜待炊愁晌午移床避漏坐深更倦遊
卻憶家園好結客偏奇蜀道平多謝憐
余絳燈燭一堆蠟淚伴盈盈

一身寥落歎飄蓬況是愁中與病中世
乏蔡邕桐作繫醫亡扁鵲藥無功偏僵
到老猶如昔詩律於窮還未工孤負清
明好時節呢喃燕子罵東風
行遍迴廊倚遍闌兀騰心事淚決瀾流

妄妄錄

卷九

九

離怕聽鳩呼婦貧賤驚慚蛙號官爛熟
人情錢闊熱崎嶇世路味辛酸天公生
我何恩咎一任牛溲馬勃看

平地無風三尺濶阮生青眼向誰看鴻
毛性命貧兼病湯鑊奇刑飢與寒攘臂
下車搏虎易折腰奉檄拜官難終南捷
徑知何處好着羊裘把釣竿
不堪顛顛門緇塵強學模稜意未真萬

妄妄錄 卷九

劫難消性傲骨一錢不值是孤身煙飛
霧散當年事鶯憺花愁此日春欲寄家
書詢妻子宵來惡夢太驚人

僵尸

家姑丈周鳴若少府熾嘗言乾隆乙酉夏有
友錢唐陸筱飲飛讀書半山寺因往訪之值
月夜同登山亭玩月見山下一老人行于上
山漸近亭月光朗照乃白毛僵尸急共奔避

妄妄錄

卷九

十

入寺鳴鐘鼓集眾僧堵禦山門僵尸雖猛力
推撞門堅不能進雞鳴而去次日見門杌指
痕深入寸許是秋筱飲發解僵尸竟不畏解
元

怨鬼託生

張補梧孝廉邦彌言公車途次聞有淮民陸
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產撤為己室惟存嘉
木一株晚歲得子而暗一日遊於庭指樹忽

一三一

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方誘之終不出語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為家罄室售乃死治鄭氏怨鬼託生也

金鳳兮

余表甥金鳳兮 慧悟異常九歲即能背誦四書五經有神童之目一日忽稱見鬼驚避跌倒家人扶起雖未傷稍覺呆瞪从此一字不識再受學僅中入資矣岐黃家言人之

妄妄錄 卷九

三

記性在腦幼尚未滿一經跌仆驚搖故不能記抑遇宿世冤鬼褫其魄歟

鴉片鬼

粵俗嗜吸鴉片烟婦人穉子鮮不結習官為嚴禁莫能稍止蓋初則學時賣富久即繼而莫釋名曰上引雖貧無立錫甘不作饕餮計必先市吸謂過引否則垂涕流涎四肢疲軟有如病廢宋小巖觀察高廉時余戚郭亮采

往訪途宿旅店因雨阻留忽見鼠从樑上墮地不走戲提其尾置几上仍伏而不去適店主人至嘆曰客住此房兩日不吸鴉片鼠無過引故墮地耳亮采不信乃携鴉片噴之少選疾馳不知所之遂留其烟管鴉片效吸消遣至夜分握管假寐聞身畔有呼吸聲回顧見一人面白帶青眼落眶內兩眉聳耳骨瘦如柴側身捧其烟管斥之滅影知遇鬼急呼

妄妄錄 卷九

三

僕從告其狀店主人聞曰無妨鴉片鬼來過引弗祟也亮采歸吳述及且日不知六道輪迴鴉片鬼卻从何道余曰無以過引亦是餓鬼近來鴉片之興蔓延閩浙江南曾作勸戒鴉片啓附

竊聞鴉片乃由外邦以山禽敗肉墊獸頭皮埋藏穢穢汚坑歷久成土流越重洋內地熬煉為膏比女禍尤深較鳩蠱更毒一

經沾染輒即思量足以誘惑痴愚趨迷途而不返遂有奸邪與販罔利藪之可漁誑狂蕩之徒謂嫖賭能歡娛長夜引憨蠢之輩逐希罕以賣弄新時雖有夙仇同嗜亦成相契苟非共好聯坐便覺生憎初若振刷精神漸就損傷氣血常使有錢呼吸已損肩駝背幢幢燈影鬼似其人卒至不繼晨昏則流涕垂涎渺渺魂靈人不如鬼鮮

妄妄錄

卷九

三

能誕青宗嗣多見夭折天年失業廢時為古道之親朋厭棄傾家蕩產累白頭之父母飢寒要知卻病延齡不之衛生之藥療飢解渴更多適口之珍何忍以祖宗汗勞齒積之資竟浪拋於尺餘竹管絕不顧子孫仰事俯蓄之計任消磨於一盞油檠休言有引難除搃是除之不力並非無藥可救當知救死不遑慎輕墮陷馬之坑亟鑿

彼前車之戒仰祈 明哲俯采蒺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幸甚幸甚吳縣朱海謹啓

討命鬼

大抵市儈之徒言而無信小人行徑相率為常有王四者綽號轉身王人與借貸謀事無不應而無一諧吳俗謂事不果曰黃蓋取雌黃之義以其一轉身之頃即異前言遂借黃字同音以稱其姓嘗有戚羨其善居貨千里

妄妄錄

卷九

四

奔投乞其代權子母凡所居貨得利者歸已虧本者派戚不久戚乃資罄途窮抑鬱而死一夜忽伏地叩頭呼戚名曰我雖哄騙爾財何至要畢我命喃喃不止以手自挖其喉逾時氣絕吁財命相連臨財豈可苟得哉

夢魂鬥鬼

余伯岳李紹安 堡 辛卯會魁選甘肅會寧合值回匪蘇四十三跋扈戎服從軍仗劍指揮

匪皆辟易迨 大兵會勦殲平後獨卧署齋
適奚奴捧茗以進見猙獰惡鬼長有丈餘手
持雙戟主人徒手與鬥大駭呼救噤不出聲
旋見門至堵下主人身漸長大奪戟刺之鬼
負戟而去即在榻睡醒奚奴縮縮戶側喘吁
述所見適符夢乃奚奴見其夢竟門鬼耳大
抵夢竟人之神氣隨之神旺竟大神衰竟小
故又謂神竟或言人若作虧心事神氣即衰
妄妄錄 卷九 素

虧心多竟魄漸小往往踢地如三寸釘甚至
如豆曾聞同窗二友一人寐榻一人凭几作
書見小黑團似蠅非蠅盤旋研上以池水圍
之黑團四面奔竄良久稍有洞處乃躍出不
見寐者即醒言夢遊一所忽遇大水四至幸
一隅水退方得逃避是黑團乃其夢竟耳公
秉性剛直略不媿阿仕有政聲其神竟宜大
耳

養賢院

韓雲巢明經 穀穎 言普濟堂育嬰堂收養孤
貧老幼各省皆有聞滄洲又有養賢院崇恤
瞽者相傳昔有選人在滄洲資斧罄盡告貸
無門旅食不繼將投河自盡突遇瞽者止之
邀至其家出窖藏金玉器數件以助其行選
人赴京得官越數年滄陞太守引
見自贖千金來報至則屋宇毫無荒塚累累
妄妄錄 卷九 素

以其姓名年貌所遇之處遍訪土人有叟八
十餘云是處从無廬舍止某氏祖塋少時每
見有瞽者來祭後瞽者死耐葬於此久已嗣
絕墓荒殆遇鬼以殉葬物相贈耶因瞽貌姓
氏言似昭合遂修其墓并設養賢院捐金置
產由州通詳立案責成吏目主管收恤院有
碑記不言遇鬼避荒誕也嘻此人不念德不
諱窮困與淮陰報漂母何如哉

鬼客人

上海李念舍觀察心耕言其尊公柳溪太守官西曹時私第在保安寺街有記室周君暑病昏愒忽呼僕曰某客來何不奉茶旋聽作兩人口音喃喃問答所言某客已死數日觀察潛燃爆竹拋擲床前周君大聲呵斥誰逐佳客時觀察之太恭人在內齋檐下納涼忽見一人从塞門旁窺入頭戴緯帽兩目豎生

妾妾錄

卷九

三

飲恨鬼

周道如旭言有友某諱其姓氏里門主申韓噪聲油幄某邑宰倚藉如左右手一夜忽有豔婦至齋間坐為之踟躕退避次夜復來詢為何人云名綠娘某大駭急促其去蓋知綠娘乃居停新納寵妾恐再牽纏釀禍明晨托

故辭館主人力留甚言君必欲去我先解組不得已以綠娘屢來直告主人不信言卧房距齋十餘門戶萬不能至且每夕伴寢無頃刻離某曰惟恐今夜又來故先束裝奉別豈敢造誣宰因囑其暫避他所向綠娘偽托公出匿某齋中迨二更人靜果有豔婦至見宰泣訴曰妾名某生前拒姦死例得請

妾妾錄

卷九

三

妾婢媪供露姦自盡不惟強凌者漏網妾受汚名飲恨二十年千里相尋欲其招尤歸里使自陳根柢俾通鄉咸知妾貞方畢其命彼既辭館叩乞勿留宰詰何以冒認綠娘玷其名節則曰綠娘生前為妾本縣僉押官疑拒姦曾使出外密訪彼竟淹滯狹斜數日曲順幕友意顛預反命以是隙隙耳泣求再四條滅地下某旋來齋探問宰躊躇不語疑含愠

他變復辭即厚贈遣人送歸托家在門外即發狂癩悉如鬼語自陳解腰帶套頸未勒而死

溺器上觀書削祿

山西劉戡少有神童之目九歲遊庠中年猶是青衿恒怨先世有遺行不應子孫顯達孤負其才一夜故父忽現形曰兒當舉播雞林位列清華之選乃於大便時溺器上觀書囊

妄妄錄

卷九

无

瀆聖賢削奪福祿杭州余太史名集者亦犯此愆幸命註祿厚尚不失為庶常爾再怨尤必增罪戾條不見昨歲劉襄溫來訪余秋室太史問知果嘗臨溺觀書大哭而去余每觀書至不忍釋卷適下急亦攜登溺器不知福命如何能免削盡餘愆否為之惴惴

鬼見怕

虎牙俗名鬼見愁又名鬼見怕謂能辟鬼兒

童佩之陳佛菴一貧徹骨開門授徒以苛活而族人親友慮或借貸輒遠避之其友其二子各為鬼憑索餉祀無厭佛菴家有虎牙因攜以贈鬼已先知商曰陳佛菴來奈何正愁閒闈人已將佛菴拒去留其虎牙進鬼遠奪牙擊碎曰活虎會吃人不會吃鬼死虎牙好騙人不能嚇鬼佛菴迂而長厚不自知其避已故闈人拒不納次日復來探問鬼又預愁

妄妄錄

卷九

丰

其友因鬼畏佛菴特邀進二子見鬼踉蹌遁去迨佛菴歸鬼復來再邀佛菴往鬼又去歸後仍又來人往鬼去人歸鬼來如是數日佛菴恐生徒廢學邀亦不往鬼竟無忌可知貧士真是鬼見愁鬼見怕虎牙豈敢竊冒其名哉或言貧士榜門退鬼不得其財必得其食乃大好生涯焉用謀徒隆猗猗王之尊號吾知貧士多廉不肯奪鬼酒食果已口腹寧舌

耕耳

鄭子由

鄭子由逸其名能書索者非厚餽潤筆不得一字且高自位置必使人奔走敦促而後與金間市猶以耳為目互相推重多有受業其門名益噪價愈昂以此起家死後半載其友某夜過葑涇之郊忽遇子由開一字館把臂道契潤子由感頽惋悼言數月無人索書窘

妄妄錄

卷九

三

迨迨于餓腹語次來一長鬚草屨短袴持布帘乞書黃泉第一酒家子由索潤筆給一無字大錢請益再四鬚怒叱曰鄭字匠毋作僑急趨此錢買麥餅療飢好其友見而訝異取視錢乃紙鑿一孔駭叫見鬼子由與鬚俱滅乃身立荒部並無廬舍字館噫貧士賣文賣字固亦不傷雅道若必葶藶為利貪饕無厭有如市井即使起家一棺戡身萬事都已誰

為輦金入其壙穴遠為黃泉酒帘猶復錙銖是較衣冠貽字匠之請愈愚愈鄙哀哉

陰惡墮犬

余戚陶蘭坡二尹澧言某甲守父成業家日饒裕一鄉以為肖子死後子見二隸押甲縲縛而來曰我平生未修一善五倫但知妻子重富欺貧絕情忘義周親世誼一至因乏先戒聞者來即拒却凡有作為一味取巧功歸

妄妄錄

卷九

三

於已咎委他人冥司責我陰惡謂犬最欺貧飼之則搖尾效媚拂之則反噬無情今將墮為西隣白蹄黃犬愿爾勿惜家財廣行陰隲以贖我愆亦資爾福嗚呼而去越日果見隣有黃犬四蹄全白心動取以畜之終歲不吠人其悔前生過惡歟吁遲矣晚矣耳未暨生毛未戢休何不思遷善也

妄妄錄卷十

目錄

王四姐

致富秘囊

巫女關亡

白衣冠者

鬼義僕

財色亡命

妄妄錄

卷十

一

轉輪王殿下見卒

引魂童子

張生

老鉄嘴

婁縣尉

蓋鬼

吃銅龜

悍婦孽報

高僧奪舍

照心袍

後身應誓

鬼嘆氣

平忠肅公祠中鬼

蘇小山

李無塵

中街路鬼

妄妄錄

卷十

二

挽帕其縊鬼

鬼歌談詩

唱歌鬼

戀夫為娼免墮落

江寧郡署鬼

鴨鬼

節婦貞魂

殺頭鬼

錫紙銀

冒失鬼

蓬頭鬼

妄妄錄

卷十

三

妄妄錄卷十

吳縣焦圃朱海著

王四姐

虎邱山有井曰憨憨泉其水清冽旱不涸雨不溢虎邱之一勝也嘗有遊人憇坐井闌悞墮手帕於井垂鈎無闌鈎之見水影中一少女雲鬟霧鬢螓首蛾眉踞齒而笑雙鬢生妍紅袂半掩其耳露玉纖金甲三寸餘妖冶絕

妄妄錄

卷十

十

世雖知溺鬼誘人然見此艷色神魂恍惚不可自支適同遊者邀玩龍舟始棄而走亦未告人所見行至山寺門外忽見一女彷彿井中窈窕在小樓倚窗盼望素知樓係狹斜某家遂私往厯觀羣妓則無前女迹所見倚樓狀鴛兒日以若所云則光景似老身外甥女王四姐也四姐為某家妾見逐於妻留老身家數日即投憨憨泉死今一月餘矣空樓扃

鑰窗且塵封誰人啟而倚望迨見鬼耶不信
開樓與視果殘香賸粉零落妝奩遺挂猶存
蠅蚋在戶大駭而去

致富秘囊

江浙間婦祀五聖商賈詣廟祈禱稱貸其資
家即儲裕愚者惑之香火日盛有馮士美者
謂稱貸於神後日神收債子孫更窮困庭設
五聖位晨夕叩祝但求致富術親友笑之摘

妄妄錄

卷十

二

錄小說家游戲語成書一卷名曰致富秘囊
私置神位香案下馮次日得之喜求之有驗
也書中首摘沈蕢漁廣文諧鐸鄙夫訓世先
治外五賊眼耳鼻舌身為求富綱領曰眼好
視美色嬌妻艷妾非金屋不能貯但出數貫
錢買醜嫗亦可以延宗嗣耳喜聽好音笙歌
樂部非金錢不能給但登樂遊原聽秧歌亦
可以當絲竹若置寶鼎購龍涎無非受鼻之

累但閉而不聞其香終日臥馬糞堆亦且快
意致山珍羅海錯則又受舌之欺食而不辨
其味終日噉酸齏粥未嘗不飽至塊然一身
為禍更烈夏則細葛冬則重裘不過他人美
觀破却自己血鈔但遵皇古之制剪葉為衣
結草為冠自頂至踵不費一錢繼除內五賊
仁義禮智信曰仁為首禍博施濟眾堯舜猶
病須神前立誓死不妄行一善省却許多揮

妄妄錄

卷十

三

霍匹夫仗義破產傾家亦復自苦何如見利
則忘落得一生受用至禮尚往來獻縞贈紵
古人太不憚煩俾來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
着知慧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其身只須一
味混沌便可長保庸福若干金一諾更屬無
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機械使天下知其失
信省彼造門而請其餘借雞抱卵耀穀買絲
養子學優得女賣咲綱領條目共有二十餘

章馮以書晝夜揣摩三五日後豁然大悟曰
但以內外五賊勇猛芟除不患功行不臻精
進况我平生不愛臉不好名不惜廉恥不顧
笑罵早具富翁品格今又得此潛修求百萬
之富直易於反掌若辟穀治生抱雞養鴨特
其餘緒且陳腐腐詞耳踊躍歡喜間忽見蓋
覆窮鬼數十輩齊來拉之曰我等餐風吸露
數百年無一致小康者君得致富秘囊當不

妄妄錄

卷十

四

亞陶朱公也各餽紙錢為賀馮曰吾生人安
用此鬼曰爾無四端五常尚自詡為人乎眾
起挪揄之馮駭仆而貪疾成痼至今猶以致
富秘囊奉為神賜鴻寶不自知好事者摘錄
舊語侮之也

巫女關亡

吳俗有巫女曰關亡者民遇患病或追念已
死骨肉使其關攝亡者魂與叙語一切事其

術巫女林香以亡者姓名禱城隍即自詞欠
不止伏案良久起與所親語若父母之於子
女妻妾兄弟及踈遠戚屬稱謂恒昭合所親
與之涕泣訊答畢仍伏案謂亡者已去再詰
前語蒼不知也而所關亡者魂有至有不至
其不至者則謂亡鬼罪重大抵多誘惑事有
某婦夫出商途中罹盜叛畏刑不敢辯遂論
伏誅婦聞而冤之免巫關夫魂不至繼關其

妄妄錄

卷十

五

翁乃涕泣告曰爾夫於某日所作事汝勸諫
不聽竟自妄行冥司議絕嗣因汝事姑孝不
欲使孝婦死後故借盜口誤叛大辟其身以
彰國憲如此不肖子殊不足卹也婦為悚然
曰悔吾當日不死我死彼即不能行此事矣
號咷伏地良久而歸人詰訊之不肯告乃知
絕嗣之報甚於大辟雖絕嗣之罪孝可格天
以挽巫女關亡竟非無鬼

白衣冠者

陳緣邯鄲挾瑟倡也與里中汪生起鳳有齒臂盟誓以嫁娶迨陳緣艷名四播豪華貴介傾倒一時鴉母遂居奇貨錢樹子欲日搖十萬錢而汪生數椽老屋已罄作纏頭贈子身依隣媪餬口不給至則空拳鴉母拒於門外汪生雖愧恧而心旌搖搖恒不自覺趾復蹴其闕也屢被詬詈含恥吞聲竊冀再見玉人

妾妾錄

卷十

六

顏色乃咫尺天涯往數十次咳唾且不可聞益陳緣曩者聲名未噪猶有小兒女天稟真性故嚙臂許嫁是時綺羅習久黃金糞土少年公子日侍妝臺汪生鬚鬢腐秀才衣敝履穿固早歇棄之矣既而汪生情益痴晨夕走伺一日至半夜陳緣門已扃汪猶忍飢耐寒從門隙窺熒熒燈影聽守門老龜駢聲作雷吼適有司巡邏宵小見而疑以盜汪生不

敢自白竟脫禪受杖至於血肉淋漓歸家忿病兩日而死汪生不自知也負痛復至陳緣家直達其寢見緣方卸妝跪持其足緣見而罵汪生遽大哭床上客驚起將曳以毆忽不見寢門已閉搜括四隅並無踪跡客大怖卽皇皇歸去汪生之魂畏毆竄出適遇一白衣冠者坐巷隅嗚嗚掩袖泣汪生正忿焰中燒見此哀泣腸裂肝迸復放聲號咷白衣冠者

妾妾錄

卷十

七

驟換而問告以故爲之不平慨然曰子速歸吾往畢其命飄忽而去汪因怏怏返初汪生受杖歸慘痛萬狀卧榻不起隣媪憐其孤子攜蔴紵紡績床下時與米漿飲後見生死乃扃其室半夜復聞呼楚聲始知其返魂而陳緣與客搜生不見亦悚惕客去獨寐卽自經於床人謂其鍾情殊不知白衣冠者使其然也夫陳緣負盟不必業鏡臺前照其肝膽方

汪生魏持其足一見而罵心可知矣俗傳無常鬼穿白衣冠善哭不意見不平事乃稟稟負俠氣

鬼義僕

上舍盛鶴汀 潘潢嘉定人其先世有廝養僕羅斌依主三世而嗣絕念其貧苦終身憫憐無祀歲時伏臘祭祖畢另置一杯羹於階下然帑錢給之後鶴汀有嫂少寡貧無自存子

妄妄錄

卷十

八

二讀書外塾嬸中夜勤紡紆常恐修脯不給一日聞戶外紡車響疑潛宵小秉燭視之無跡次日則見絮紡三五斤矣嘗病不能炊幼女嗷嗷待餽力疾往執爨又見黃梁已熟於釜自此時或見形僕之婦媳子女炊米汲水辟繯紡絮中外無間家計由此稍裕心啣其德乃慮兒輩驚祝勿見形然紡織之聲恒不絕今二子俱爲名諸生食廩娶佳嬪板輿侍

母一庭怡然僕固有力於其間也鶴汀少時投親北上嘗遇盜於臨清道中忽覺羊角風起燈光頓淡如燐羣盜以是竄跡想亦僕爲禦之耳客歲鶴汀在吳之泗洲寺齋醮祝其尊公真壽見其設義僕羅斌家口位因具告余嗟夫羅斌以一杯羹之祭鬼矣而猶舉家報其主成寡婦之節禦少主於盜若今之所謂蒼頭紀綱食主之食衣主之衣一旦官罷

妄妄錄

卷十

九

家落其不竊負而逃或從而欺侮其主則必舍此而去久矣顧安能不急厥志與主三歲食貧耶示浦孫湘雲 見龍負才逞狂見丐教大口啣藤簾雙足伏地乞於市則再拜其犬出百錢餽之曰此患難交也至村舍農家之犬以衣冠爲怪見而吠之則復再拜曰不趨勢不慕富正是我輩此又憤世疾俗非徒惡誑而已

財色亡命

長洲諸生尤敬庭 世編博學宏詞西堂先生
之文孫淹通經史蒐覽百家年七十餘掩卷
誦離騷猶能倒讀所著作刻意於古以是文
不售主司老死潦倒一青衿家綦貧居葑涇
西堂先生之遺宅

御賜鶴栖堂中蕭然不蔽風雨投生徒餬日
恒無儋石儲盡日鉛黃斐几間不改其樂親

妾妾錄

卷十

十

故來往從未以貧故言一錢彭芝庭尚書目
為今之古人與余為忘年交常載酒問字會
言其早歲讀書南禪寺時寺宇荒廢榛莽四
圍陰雨晦冥鬼聲達旦寓齋比舍有軒三楹
頗幽潔一人賃居未幾病頭痛死後復居一
人病心痛死越數日一壯夫來僦其居半夜
又呼頭痛死從此人目為凶宅得賤值賃之
即攜裝載書於其中夜分忽有叩扉聲啟視

則有少女妖冶眩目進而檢証訊所來曰妾
鄰姬也見妬於妻常苦鞭撻知君無室不羞
汜露之嫌宵夜私奔願侍巾櫛既正拒之且
疊疊誨誠以女綵留盛氣訶斥而去次夜門
未閉女又來出黃金語曰知公義丈夫盜得
主人錕奉以為壽但請設方罍脫羅網又拒
之且以金擲棄門外謂曰書生不解預人閨
閨事毋饒舌乘女門外取金即扃戶回視女

妾妾錄

卷十

士

仍在室化一醜鬼爭梅踞床曰我實鬼也得
神仙術食生人心腦至七具可復生故以財
色誘餌之爾便心如木石不可誘我豈不能
力取耶伸一掌如巨扇前來猛攪惶窘遂以
案上書亂擊之即應手而滅及明走告宅主
掘地得白骨一骸遍生黃毛中有司火之始
知向之頭痛心痛而死者皆此鬼之祟噫念
此可見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莫不亡命也

轉輸王殿下鬼卒

杭州王升者幼爲卑田院乞兒有某太常僕撫爲子遂粗識字貌陋而跛顧好修飾晨夕盥沐薰香強學賦媚太常有佻薄子喜龍陽拉以寢烏道雖已開徑而兩峯夾聳甚高尤覺深溝狹壑且黃龍府湖水汪洋汗滴簞席遂棄之同供役者多鮮衣華服王以不得公子歡終歲布葛襤褸一日竊聞聊齋志異陵

妄妄錄

卷十

七

陽十王殿陸判爲朱爾旦妻易首事遂涉冥想繼登吳山東嶽廟見所塑赤髯紫面武判再拜而祝曰富貴貧賤相貌各殊我何不辰生此寒賤骨格面目可憎遂爲僕役亦不得主人權陵陽陸判能易人首婦者改妍君旣爲十王判定亦如陸公肯爲我脫皮換骨得一好面目見悅於人當然錕酌獻祝畢快快歸家中夜無寐忽見二人來曰我轉輸王殿

下鬼卒陽間六道輪迴皆王爲定相凡富貴貧賤之眼耳鼻舌身妍媸村尙有億千萬貯于庫吾輩司其鑰如王命與其皮毛筋骨子欲易相彼老髯判耿介不苟合未可與謀此事但能惠冥錫十萬我當與易張六郎貌侶蓮花之面益以祝駝之佞口昭王被青鳳毛裘之肩背益以謝東山呼盧喝雉之手何曾一食萬錢之腹益以淳于髡能飲一石之酒

妄妄錄

卷十

十三

量隋煬御太平如意車之足益以苟令座中三日猶香之體董賢張麗華輩玉樹後庭之賢益以漢武溫柔鄉占三千粉黛之陽勢子得此豈惟見悅于人衣文綉鑿珍羞且咄咄富貴享受佚樂雖王侯不能兼盡也王升大喜曰果如此真錕十萬奚足以酬盛德行將歲時祭祀子卽爲我易之昔日世多輕諾寡信得魚忘筌須惠而易之王升恐受其欺執

不可鬼卒拂衣去王以告於友善者僉曰惜乎鬼神定不欺人奈何概以不肖之心輕度想爾無此福命乃至坐失機緣耳因大悔再往禱之前卒渺不復見遂病瘳余聞而笑曰比來冥鑑價倍蓰乃多易好面目好後庭所致耶湯蓉江曰想當然耳果有是鬼具此神通我亦拚費萬陌紙錢只欲易彼石季倫郭汾陽富貴命耳

妄妄錄

卷十

酉

引魂童子

吳俗僧道度亡每紮紙狀人曰引魂童子揖召亡魂沐浴度橋作諸法事先叔祖立符公諱士敏少負奇才善琴工古文辭以會大父喪哭失明遂不取室而目已雙瞽尙能作擘窠大字挺然洒落有出塵之致尤好黃庭內典依先大夫居怡然斗室別有天地年六十八自誦金剛經已有四千餘部忽日夜勤誦

先大夫因其病咯血恒勸止之答曰六月初三日當與世別急須滿一藏五千四十八部耳有隣叟金南建與公交最厚乃倩代誦之至期猶未滿數是時余八歲嘗依公鄰下聽公講孝經一日見公獨向床隅嗚嗚作問答語訊之不荅疑有人在夾幕搜覓之公以余大訶後私謂先大夫曰王大信已來三五日吾以金經誦未滿愿囑渠稍待於十五日去

妄妄錄

卷十

壬

戒銀郎餘乳

毋來攪渠已遭其窘甚詢王大

信爲何人乃曰引魂童子迨十四日經既誦滿公邀先大夫作竟夜譚天將明命僮僕內外焚香燃燭每戶闔置清水一盃訖自起易衣履而卧頭方抵枕已逝初戒家人臨終時勿遽哭各誦彌陀藥師如來寶號因如其言惜余未見童子作何狀并未知公生天光景耳悲夫轉瞬三十年矣雙親見背三徑就

荒一事無成頭顱漸老飄蓬異路妻子分飛
回憶童時恍驚惡夢而白雲冉冉我恨悠悠
擱筆傷心挑燈顧影不覺淚彈三指

張生

張思蓼 崑瞻 居吳之鸚哥巷少年丰秀羣呼
為張生每出婦女流盼有潘安載果之名顧
自莊重轉為羞澁行必低頭不敢邪睨嘗遊
春支硎山麓途遇一垂髫少女穿杏花衫子

妄妄錄

卷十

六

單輕棉半臂綠珠梅邊繫百合香串於雙葡
萄紐拖地研綾裹露弓鞋三寸濃眉細眼耳
畔披香雲雙絡薄施脂粉風韻宜人扶赤脚
婢憇倚柳下若有所待兩目相注生為神蕩
呆立道左俟其去三五步始躡而尾之行半
里許稍縱步相距咫尺女忽撲蝴蝶迴身金
紈羅幌拂畧生袂女兀咲張生情不自持遂
與自成信步隨行恒恐女有父兄繼至過里

許夕陽倚山暮靄漸生林表遊人匆促歸計
接踵下山女忽從小徑走斜眸嬌睇生魂魄
飛搖俟行人稍隙乘間亦由徑跡之見女進
一舍有老嫗迎入誼咲之聲遙戶外方躡索
墻下悵恨玉杵難尋咫尺巫山恍隔三千弱
水同遊者遙望生誤走入墟莽呼之不應亦
奔小徑來見生徘徊丙舍外若有窺伺神恹
恹欲痴急拉以歸家人詰得其故服辰砂懸

妄妄錄

卷十

七

寶鏡療治半月而安

者鉄嘴

山西某富甲一郡昔

朝廷開川運例將以資為官途過一小招提
門首粘三尺帛書老鉄嘴善相富貴遂下車
訪之聞然空宇返走至佛殿上見一人坐門
坎訊之即老鉄嘴因問相其人諦視良久曰
額間清氣深入肌膚本宜翰苑蜚聲然隱作

餓紋不免凍餒幸遍體俗骨五官俱濁臉益
犬毛背生牛脊但使一丁不識便可富有銅
山問以援例求官功名可否顯達答曰財旺
生官雖天道常理但麀頭鼠目觀瞻豈足為
民上者顧妄求耶翁聞之大怒掌其頰倏滅
地下訛問土人老鉄嘴已死半月迨抵京捐
例已停止又惜資捐空衙解嘲僅納粟為監
生歸比語支鏡軒明府鑑言老鉄嘴乃其梓

妻妾錄

卷十

末

婁縣尉

劉又眉 近山紹興山陰人幼嘗獨行山中忽
有巨石崩下噍噍之聲甚疾路狹難避正倉
邊聞聞山頭有言勿傷婁縣典史石乃為虬
蘿糾止幸無所損後又眉供事部曹得職果
如其官噫一命之榮鬼神器重如此乃有卒

為汚吏歎絕天人其自暴自棄良可慨也

畫鬼

余戚章青仕穎選嘗謂余其隣某家壁懸鍾
馱嫁妹圖眾鬼供役執鞭扶輦羅列前後其
兒常以畫中鬼呼為大哥二哥以數排之得
十三哥有果餌必奠於畫前如是年餘值元
宵兒童騎紙馬燈共嬉是兒馳驟河干將顛
入河忽見一鬼狀如畫中大哥扶掖以免羣
兒見鬼驚哭鬼即滅影噫世有訂金蘭聯宗
譜卒至凶終隙末顛危不扶持而且排擠之
能無愧於此鬼歟

妻妾錄

卷十

末

吃銅龜

家秋濤潮春日遊山於杳李藜中見金色虫
二形如金錢龜其一稍異而小狀分雌雄齊
撲落衣上即伏鈕扣盤旋啣嚙以指撩撥亦
不去遂攜以歸取放几上其殼乃能分奮作

雙真揚翅覺有穢氣若人病狐臭全飛至硯
旁水池又伏銅鈔對齒擗撥不動次日猶未
去欲飼之不知宜用何物見鈕扣銅鈔均被
齒損知其善吃銅也乃以小木盤取錢鋪其
底而盛之虫左吮右咋似覺口小錢多不能
一時盡歸其腹咲而置之齋中一夜有小奚
奴假寐榻上恍見男女二人東步西走心甚
駭異見女頗有姿活心頓熾乘女走近榻畔

妄妄錄

卷十

幸

伸手捻其裘帶女卽睜眼匿咲登榻偃抱見
男忽縮小進木盤中去心又恇怯大叫女隨
下榻縮小老蒼頭聞叫奔至述愬前狀初疑
爲妄審視盤中止一大虫嚙錢如常其小者
爲蒼頭踉蹌入門踏死榻前覺有異竝委棄
之家秋濤曰此不知是吃銅精抑是吃銅鬼
余曰真形似龜雌又活奔還是吃銅龜耳

悍婦孽報

臺灣鎮某總戎有僕福州李二娶妻張氏亦
小家女李二科歛刻薄頗有家遂畜童婢張
氏驕悍酷虐鞭撻童婢之具恒及其夫有兩
婢稍不如意撲責至數百疑李二私嬖下體
祿以非刑日給一盂粥飢凍不可忍屢欲逃
竄以鍊鎖之李二不能禁相繼磨滅死未幾
張氏因所歡遠客積思病瘵恍惚見二婢索
命而死後年餘張氏見夢於李二曰我爲婢

妄妄錄

卷十

幸

訟冥王罰墮爲牛明日市有牛販牽一白項
犢可買歸免我將來烹宰不卽嚙殺汝醒而
異之次日市中果遇牛販帶一犢白項欲不
買犢卽咆哮奔逐李懼因購歸畜之後圃放
逸不治耕常奔與隣牛媾且飼必飯與以草
卽踐踏門窗器血隣人有挾李二刻薄積怨
者隱知其故用毒藥飼之李二以牛藁葬復
竊剥其皮嗟夫死墮畜道故惡不悛卒不免

於屠割之慘可不悔懼

高僧奪舍

錢唐王翁逸其名家雖貧而樂善不倦年五十猶無子里人有伯道之嘆清明掃墓歸夜坐室中忽見故父杖策而前謂曰我德薄應絕後賴爾廣種福田向鏡山寺求子可得也言畢即不見因如其言次年果得一子幼即穎慧十二入泮十六舉孝廉再試禮闈不第

妄妄錄

卷十

圭

有戚官部曹留之邸一日忽語其戚曰吾鏡山寺僧也修持戒律大道垂成惟心豔少年登科又未盡華富之慕尚須兩世墮落明日吾當托生富家了結業案乃作別父書囑戚寄歸其書曰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為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兒孫乃父母真孫也吾父曾憶昔年與鏡山寺僧茶話乎兒即僧也兒與父談甚治心念

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不與之後一念之動遂來為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真兒相視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云云戚勸慰之答曰去來有定障限有期間轉生何處日即順承門外姚姓明日鼻垂雙柱而逝既而訪之姚家是日果舉一子姚翁富甲里閭亦慷慨好施晚年方得此子異哉貧而樂善不勤

妄妄錄

卷十

圭

富而慷慨好施何患晚歲無兒自有高僧奪舍也

照心袍

刑部司獄謝明軒 啟潛 言有與豪強訟理直弗伸不勝其憤中夜搗索抵豪門結纒欲益忽見其父慰曰痴兒何自苦也人可欺神不肯欺人有党神則無党冥中業鏡臺外更有照心袍如人間一口鐘之樣以袍罩體一生

賤昧虧心之事無不自吐迨彼惡貫滿盈殺
鯨闔羅殿擗今日之屈自伸勿遽急也言畢
解其纆而去嗚呼昧已瞞心党羽阿私左袒
陰謀詭筭人鬼叵測其奸弱肉強吞縱橫如
志薰天銅臭無不陷於機穽之中殊不知及
閻老有業鏡臺照心袍不得絲毫逃遁遮飾
以至吾佛慈悲亦不能使無間地獄暫有空
時哀哉

妄妄錄

卷十

毒

後身應誓

余戚郭鳳崗嘗爲某甲負債千金持券往索
甲醉以酒而竊其券越日甲遽言債已還鳳
崗知醉酒竊券也乃誓曰吾雖失券若債已
收而復索世世妻女再醮甲亦誓負則妻爲
娼以償之由是債卽已月餘甲妻死不復繼
娶知其事者以爲天道無知漏網娼報逾十
餘年鳳崗薄遊白門適有妓梨雲者監名噪

譽爲烟花冠軍烏衣公子日拜石榴裙下鳳
崗一見傾倒互相愛悅梨雲絕不以潘郎髻
綠爲嫌卽出私蓄千金密贈之約向搗兒買
爲妾搗以爲錢樹子執不肯梨雲遽無疾逝
鳳崗懊喪卽以贈金營窰容封阡樹碣極其
美煥一夜忽見梨雲來謝曰兒家某甲妻之
後身也所蓄纏頭原爲某甲償債今蒙澤及
枯骨當又結後身緣以報矣倏不見嘻古人

妄妄錄

卷十

毒

以誓明心近日狡獪之徒比比以誓爲飾詐
文過孰知報應昭昭無不與誓昭合倖免今
世不免後身如甲誓妻爲娼以償債或其父
有隱德不應有爲娼之媳婦乃速甲妻死以
其後身應娼償之誓彼蒼者天豈憤憤哉

鬼嘆氣

孔銘齋孝廉傳經 謁琅中丞來抗因聯簪雨
於西湖言及家鄉某甲重利俾剝千金得一

別墅樓臺亭榭池沼峯巒畢備而逶迤花徑
曲折藥欄九極點綴幽趣價值鉅萬居後常
聞舊主鬼嘆息聲延元妙觀李道士步罡驅
靖道士曰難驅只可戒爾子切勿借人利債
免得自又嘆氣可矣此言與王大痴謂姚三
老賤值所得園林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
戒子孫無可奈何時不宜賤售絕似惜某甲
不及姚三老尚悟空與兒孫作馬牛也

妄妄錄

卷十

美

于忠肅公祠中鬼

鄭蓮峰 國梁 江山縣諸生本素封父為仇陷
傾家并干連褫衿遂習申韓術餽口四方性抗
爽恃才傲物每遭排擠屢至困窮言於壬子
秋赴于忠肅公祠祈夢以下終身休咎祠中
遇一叟頗淹塞落莫謂曰君身無媚骨項有
強筋不合時宜奚免艱苦蓮峯曰媚骨云何
荅曰古今優伶妓妾僕隸小人諂佞柔媚無

不鮮衣美食利有攸往得取悅于當時享用
一生留艷名於身後舉世無不愛憐皆有媚
骨也媚之時義大矣哉語未竟適起溺叟即
不見是夜反側不成寐次早詢祠中並無是
叟或言每遇鄉試忠肅公入闈監臨祈夢者
輒不得末知所遇何鬼余謂此鬼淹塞落莫
當是有強筋無媚骨者也

蘇小小

妄妄錄

卷十

美

姚雲亭 公燮

工詩精篆刻字仿董香光惜涼

倒文場至今猶困諸生也比日來遊西湖寓
漱石居戲扶乩其降壇曰舊埋香處草離離
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吊古幽魂腸
斷看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尚
疑誰信靈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知為
蘇小小因問仙姬生長南齊何以亦能七律
乩曰性靈不泯與世俗推移如釋迦不解華

言今且解駢體疏文矣又問尙能他体否卽
書子夜歌曰歡來不得來儂去不得去懊惱
石尤風一夜斷人渡歡從何處來今日大風
雨濕盡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結束蚨蝶裙爲
歡棹舴艑宛轉沿大堤綠波雙照影莫泊荷
花汀且泊楊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見
辯才如此能不石榴裙下三千拜也按蘇小
小墓實在西陵今改名西興轄蕭山縣西冷

妾妾錄

卷十

美

之塚後人好事點綴西湖勝蹟小小曾有詩
曰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此詩亦稱西陵
夜月可訂附及之

李無塵

吾蘇韓梅坡茂才敏今年來杭游湖見其便
面自書一詩曰策策西風木葉飛斷腸花謝
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着玲瓏白苧衣
詢其詩題坡曰此客歲都門扶乩李無塵降

壇詩無塵有題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穉妾鎖
閉空房流落化離自其定命但飢寒可念棖
觸我心遂惻然詠此敬告諸公苟無馴獅調
象之能勿輕買妾亦陰功也按李無塵明末
名妓祥符人是詩頗雋峭可誦吾曹室有河
東勿以此言河漢夫降乩之說家香侯茂材
元蕙每謂才鬼附託借人精氣爲靈並非賢
聖神仙故能詩者扶乩詩佳善書者扶乩字

妾妾錄

卷十

美

好香侯婦無色而賢伉儷分室中年乏子遇
同儕扶乩主壇爲白香山太傅忽書香侯來
子與爾言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不下千
言透徹精微聞諸家未盡香侯時雖心動歸
仍貌聽後遇乩忽自飛擊其額講孟子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復不下千餘言扶乩者力億
令小奚奴代扶乩運如飛兩奚奴目不識丁
始駭神異旋夫婦詣好生一男太傅喜賜香

侯字曰見山子懸筆題贈一聯曰何以利吾身未若貧而樂書法峭勁自成一家何利若貧四字形勢甚長餘字短小上下適齊龍蟠鳳逸不可思議

中街路鬼

吳諺有中街路鬼揀善者迷不知何謂表姊倩金旭初曰中街路鬼連清嘉坊昔有二鬼分界享民血食中街路鬼饗祭不絕清嘉坊

妄妄錄

卷十

三

者經月餒餓因往求其術荅曰余有一籠單孩童首即頭痛身熱其父兄自來祭矣乃請假其籠旋單一木工幼徒果即大呼頭疼身發寒熱鬼喜有驗可冀羹飯詎其師以走偷懶詐病怒謂曰我砍破爾頭當自愈持斧詢詢而來鬼恐碎其籠急探回徒疼立止竟不得饗反告中街路鬼其鬼曰我自擇懦善者迷豈可觸窮克極惡者哉造語附會亦足軒

渠而世之詐欺取財者既擇懦善又擇肥而噬其術更勝鬼一籌矣

挽帕其縊鬼

陳樹齋軍門大用世襲一等子爵工詩詞書法趙松雪雍容宏度岳峙淵渟提督松江風清壁壘好賓客輕裘緩帶與諸生雅歌士林目為祭遵羊祜客歲趨謁酒間言華亭民甲一男乙一女同庚共宅晨夕相嬉適見隣家

妄妄錄

卷十

三

娶媳童小無猜輒效交拜台登兩家父母咲而不禁互以新郎新婦戲呼之如是五六年稍有知識情好愈篤迨十四歲乙為媒牙所餌以女鬻醮商千金將行男女共縊屋後兩面相對互挽二帕堅不可分乃以帕剪斷殮棺有司驗屍童男處女後常現形或拍腕唱山歌或蒙眼捉迷藏比肩把臂不異生前是二鬼也兒女之情夫婦之愛雖無媒妁之言

實有父母之命生非淫蕩死敦義烈宜與合葬俾樹生連理塚號鴛鴦亦慰幽魂于地下劉荔裳效長恨歌紀其事軍門極賞識惜抄稿失去

鬼厭談詩

杭州湧金門外社廟下多泊漁舟比有漁人夜深聞祠中人語嘈雜神訶曰何物野鬼敢辱文士當答又聞剖訴日月明人靜幽魂暫

妄妄錄

卷十

三

游水次聊解窮愁此二措大刺刺論詩衆皆不解歇閑引退則有之未敢觸犯神默然良久曰論詩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祠中燐火絡繹而出遙聞吃吃笑聲不已適陳默齋騎尉廣寧來語及曰吾輩從此勿論詩免貽鬼厭聞也

唱歌鬼

某氏有園地甚遼濶守園者每夜聞鬼唱曰

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个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綾習久不以爲異後園主有妾爲大婦妬辱縊于樹其衣裙恰如鬼唱殆縊鬼候替先知來代之人也

戀夫爲娼免墮落

某甲貧病將殆欲鬻婦以圖兩活婦爲仇儷情曰我去誰爲君治飲食理醫葯且我身資

妄妄錄

卷十

三

一盡仍餓奈何莫如爲娼遂與里中年少交越數載婦病革絕而復蘇謂其夫曰頃至具司吏言娼女當墮雀巢以我念念戀夫得托生某村某家長爲婢媵相距不遠可常來一見旣而訪之果有其家甫生一女相視而咲金匱錢嘯樓明經俊選言

江寧郡署鬼

鄭三雲別駕長慈溪人在蘇候補言有戚昔

在江寧郡署兄司批發弟司號籍同室共榻
一夕弟先睡兄秉燭閱公牘忽有紅衣女子
拊其案駭呼弟驚醒褰幃而起則見奇克鬼
直前相搏並昏仆次午家人訝其遲起呼之
不應破扉入視則兄已死弟僅屬一息灌醒
具述前狀此恐佐理申韓筆墨之間關人生
死冤讎相尋現形索命當軸者能無時時省
察

妄妄錄

卷十

三

鴨鬼

徐果泉學幹 山陰人言德清徐氏宅極宏敞
御賜修吉堂東復道深邃日光不通黑夜輒
聞鴨聲軋軋宛如放翁笠澤聞邊燃燭覓尋
一無所覩值陰雨如霾日間亦或聞之名為
鴨鬼

節婦貞魂

吳伊仲 登鳳 工詩詞嘗揀選政纂傳是集繼

沈歸愚先生

國朝別裁惜未剗刷且顛躓文場年將四十
屢荐不售曾言粵東仁化縣有羅氏雙節婦
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阻格邑宰洪
某詢其故廣文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
宰曰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宰
赴鄉催科止羅氏村午後把門役卒見二媪
飄忽進索之不獲宰適夢二媪來謝從祀乃

妄妄錄

卷十

三

悟節婦貞魂不寐

殺頭鬼

刑部獄卒楊七與山東偷參者善事發臨刑
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
竟負約且記人血醮饅頭可醫癆瘵遂如法
取血歸奉其戚楊七甫抵家忽兩手扼其喉
大叫還我血還我銀項刻喉斷而死袁簡齋
太史續齊諧亦記此事

錫帛鏤

杭之箭橋有賣漿子月夜歸途遇濫襪者拾一破帛鏤欣欣自言曰有財彩還值一分銀用賣漿子咲曰一文錢買得十錠少算錠值一分好容易起家發業濫襪曰不破損還值三分問從何處用言在做處艷都可多多帶來長嘯而滅賣漿子旋病死彌留時索然帛鏤至十萬喜曰今可開典當舖矣夫富有銅

妄妄錄

卷十

三

山不能攜寸金于泉下悉買紙鏤歸陰大是妙算恐守財虜弗如賣漿子又捨不得耳或問靜緣和尚鬼需冥資果否荅云陰陽一體似亦不免貨財大約天地造物之心為世間一項生業又藉申慎終追遠之意其言可為儒門致知格物

冒失鬼

王鉄夫茂才芭孫言其隣家子為鬼所憑父

母恐俱已備牲醴將延僧道超度祭享適膈月乞丐戴破金冠穿爛蟒衣循鄉僻遺風名跳灶王登門討錢鬼驚惶曰神將到速開後門容我逃去竟免祟此真冒失鬼未見食面余曰少所見多所怪豈乏冒失人哉

蓬頭鬼

俗言人目碧色者能視鬼杭之吳山劉道士雙瞳碧綠余戲問之荅曰然來遊山者不若

妄妄錄

卷十

三

人之多也他日顧余屬有小溪奴陳斌年甫十五姿色妍麗道士屢矚不置迨去與余耳語曰有蓬頭鬼似地主衣茜紅衫子裝嬌作媚斜睇陳紀若甚愛悅恐為誘蠱余不信疑其文飾屢矚目耳後月餘陳斌肌黃骨瘦弗勝勞頓嚴詰之云有蓬頭少女夜夜奔來淫翹嫌其髮蓬稱梳頭嫗去不善妝束以帕包裹極是親暱欲拒不能訪諸隣舊有青樓女

不得鴛母歡凌虐死于內因還屬絕之影云
搗兒愛鈔姐兒愛少鬼猶結習不除也

表天錄

卷十

七

光緒己卯冬日

蘭菴館外史

常抱芳閣藏板
熟

里

乘

里乘序

序

桐城許君叔平子耳其名久矣戊辰歲真德地君歸自京師一見傾談真率無飾物恂然善生本色可親可敬望而知為有道士也既罄請蘭菴館所著十餘種中有里乘十卷勸善書也予嘗謂勸人為善如嘗人以異味必調劑五味烹飪得法使人食而甘之欲較筋而不捨又如導人以佳境必道路幽折疆界明厥數武而亭數武而榭又數武而樓而臺而軒而閣而洞房而精舍而豆籬瓜圃菜畦未晦縈絡錯雜安貼玲瓏相地設施

蘭菴館外史

列序

各極其妙其中奇峯曲沼流水小橋花草竹木禽獸蟲魚之屬靡不畢備所在引人入勝樂而忘疲勸人為善如斯二者而已且夫善書至今亦甚夥矣或尚典與村氓懵然不知或尚鄙俚學士啞然不屑君有鑒於其失掃去陳言蒐輯新事信手拈來雅俗共喻正如生公說法必使人人點頭而後已此其所以可貴也顧君博覽羣書著作等身壹皆可傳於世猶欲然不敢自信問與論政治得失多精創不敷而久困名場僅以從征功薦擢巨令謁選繼貲天亦何靳其言不使及身一試之耶

予嘗撰楹聯贈之云於此間得真名士願他日為賢有
司知君者當不以予言為阿好也即不知君者見君此
集可想見其為人亦當不以予言為阿好也哉大梁南
卿劉毓楠拜撰

蘭荅館外史

劉序

二

序

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言之不朽與德功並抑奚分
乎窮達顯晦哉達而在上名顯則言因之而顯窮而在
下名晦則言亦因之而晦顯顯於今者未必其顯於後
也晦於始者未必其晦於終也古今來大手筆一代不
過數人人不必皆登廊廟而驚名之士沈埋簿書荒廢
筆墨役役於富貴之場問其何德何功人皆匿笑之而
恬不為怪夫豈若陰伏里巷者之猶得以言警世也耶
吾友叔平固長於立言者也蘭荅館撰述宏富堪繼龍

蘭荅館外史

方序

眠諸先輩之後乃佗僚無聊抱璞屢則傭書至老捧檄
未能因慨然舉平日所記載以備勸懲者彙為一編著
日里藥丐序於予將付之梓予維叔平才優學博不獨
工有以之文其帖括力宗先正尤足挽回風氣為士林
模範脫令致身通顯達而在上度必大有所建白為桑
梓光何天厄其遇而使之偃蹇半生俾以著書立說消
磨歲月焉將見此編出而人之流覽者憮然於福善禍
淫之理曉然於惠迪從逆之機以口舌代木鐸世道人
心關係實非淺鮮則雖小說家言作董狐觀可也嗚呼

叔平傳已

同治十有三年九月既望定遠子箴方潛頤撰

蘭茗館外史

方序

二

里乘序

序

里乘十卷吾宗桐城叔平先生所為勸懲而作也明鏡
燭景妍媸畢呈靈犀劈流清濁攸判言者無罪臧否罔
敢或誣聞之動心從改惟其所擇和風煦物見愷澤之
襟懷慶雲縵霄真吉祥之文字名山不朽壽世無疑矣
先生嘗謂小說家言厥弊有四其或刻劃怨曠組織因
緣東牆窺臣西廂背母盟要嚙臂敘閨閣之幽情事勝
畫眉繪牀帷之媠態狂蕩鮮恥其弊也褻其或屈指英
雄傾心任俠把臂伏莽吹唇揚竿智遠韜名牛角挂書

蘭茗館外史

許序

之輩扶餘叛業虬髯得意之秋獷悍藐法其弊也橫至
若設森羅之惡獄造紂絕之幽宮襲左氏之豕人述阿
尼之貓鬼野狐拜月影幢幢而悸心山魃吟風聲醜醜
而豎髮離奇變怪其弊也誕他如拈花呈佛采藥求仙
寶筏回頭金丹換骨五百道小夫人之乳何等神通四
百門大崑崙之城儘堪遊戲渺茫恍惚其弊也荒先生
淨瓶四弊兼具三長根柢六經鑄治百子實事求是祖
麟經之義嚴修辭立誠效狐史之筆直侯其燁而蔑以
加矣夫以先生居龍眠人文之藪擅馬遷敘述之才脫

使策名祕苑傑直清班花磚畫趨蓮燭宵跋制作必空
 餘子聲譽迴軼恒流而乃尊食公卿廛懷民物慈悲說
 法寓草野之褒譏窮愁著書以稗官之筆削不亦重可
 慨哉星翼系同太岳跡分刊溝朗月照帷近挹顏色清
 風款戶幸惠笑言時叨促膝之談獲闕等身之製以茲
 編足資掌故爰敦趣先付手民免使傳鈔騰貴洛陽之
 紙互相告戒請聆汝南之評君其託義陽秋獨有千古
 我敢藉言游夏莫贊一詞勉弁簡端用誌忻佩後之覽
 者謂詞達理明婦孺皆解第作小說觀可也謂言近旨
 蘭若館外 許序 二

遠衮鉞交施不第作小說觀亦可也同治甲戌秋楚南

宗小弟星翼秋槎甫撰

小說在漢時已稱極盛西京以來大儒多為此體類皆
 光怪陸離擇言尤雅魏晉六朝踵之作者愈繁修潔亦
 復可貴厥後唐代叢書大放厥詞間多巨幅放縱不羈
 殊具奇氣沿及宋元漸流粗率明則自節無譏矣至我
 朝山左蒲留仙先生聊齋誌異出奄有眾長萃列代之
 菁英一爐冶之其集小說之大成者乎而河間紀文達
 公閱微草堂筆記屬辭比事義蘊畢宣與聊齋異曲同
 工是皆龍門所謂自成一言之者也嗟乎小說雖小
 道豈易言哉夫編氓生長窮鄉僻壤耳不聞先聖遺訓
 蘭若館外史 自序 一

而同此秉彜同此好惡歲時伏臘報賽爨弄遇演忠臣
 孝子仁人正士無不肅然起敬津津稱嘆者遇演權奸
 忤逆僉王宵小無不決背恚憤交口唾罵者甚至演生
 天成佛及地獄種種變相又無不羨怖交集以為福善
 禍淫報施不爽而互相勸戒不置者于以見人心好惡
 之公而秉彜之未泯也其或農功之暇二三野老晚飯
 杯酒暑則豆棚瓜架寒則地爐活火促膝言歡論今評
 古窮原竟委影響傳會邪正善惡是非曲直居然鑿鑿
 可據一時婦孺環聽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言者有褒有

取聞者忽喜忽怒事之有無姑不具論而藉此以寓勸
懲誰曰不宜予一介腐儒幼習猷猷喜觀嬰弄又愛聽
野老叢談擇其事之近是者編爲里乘一書間亦雜以
說鬼搜神干寶蘇髯偶爾遊戲始妄言之姑妄聽之可
也惟筆墨蘊苴不足供大雅一快豈敢望鼎立于滿紀
二公間哉閱者不以語怪悖聖見責幸甚幸甚同治十
三年歲次甲戌重九前五日蘭若館主人自序

蘭若館外史

自序

三

說例

一勸懲之書不啻汗牛充棟閱者嫌其老生常談往往
覽不終卷輒即欠伸欲睡是書義取勸懲名之曰里
乘凡遇耳聞目見可愕可欣之事間亦登之非敢自
亂其例蓋欲藉以醒閱者之目也
一餘善餘殃降祥降殃皆由於善與不善載於經書者
最詳此即說因果之祖也大抵世家大族其先類皆
積有厚德予有所聞即樂而吮墨登之以証因果
之說不謬

蘭若館外史 里乘 說例

一士子束髮受書非得科第不能成名而科名得失半
由於祖功宗德半由於己身功過每聞科場報應亦
必登之所以爲有志科名者勸
一神仙有無原屬渺茫說部所載最多茲載林妃雪事
謂求仙必先行善可見求仙並非難事特患人不肯
多行善事耳至吳真人事吾鄉婦孺皆能言之以孝
誣名仙籍尤信而可徵願以告世之談道者
一鬼神之德之盛先師曾反復道之是書所載俞壽鶴
事真實不虛勾賊殃民冥罰煙瘴無已可見陰律嚴

而且當槩化者能無寒膽他如神之最靈顯者莫如雷部是書所載較多蚩蚩之氓能不聞而恐懼乎

一說部所載狐仙類多子虛之言是書開登一二皆實有其事以其足以警世也

一說部所載閨閣兒女私情往往刻劃盡致未免有傷風化是書開登一二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至踰牆鑽穴狂蕩苟且之事概不錄焉

一說部所載淫情媒狀類多憑空結撰尤傷心術是書三十六花禪一則以係實事俾少年子弟見之庶知

蘭若館外史 里乘 說例 二

有以自警也
一綠林之徒法所不貸是書開登一二以其所言所行盜也而幾近於道矣葑菲蕪蕪皆有可採閱者當亦以為然也

一吾儒出膺民社聽訟最難如遇人命所關尤當慎而益慎予每聞奇獄輒筆之另為一卷凡為民父母者其留意焉

一述而不作先師且然予每閱叢書祕冊與故老遺編可擴聞見者或為之刪繁就簡或全錄其文亦彙成

一卷願公同好必標出作者姓名以不敢掠美也

一粵寇之亂十餘年來生靈塗炭極矣予流離轉徙開關數萬里每有所聞輒筆誌之書成名曰風鶴塗說意留待承平俾翰軒之采擇焉惜武林失陷時其稿散佚幸吾鄉左階訓茂才會錄有數篇函寄歸子彙成一卷賴其嗜痂之癖助予享帚之珍俾是書如塔合尖亦左君之賜也

一憶予少不更事讀書每信口雌黃喜攻人短既粗學作文始知布局造句起伏照應經營接構甚非易易

蘭若館外史 里乘 說例 三

因復取前書讀之乃不敢妄置一喙事非經過不知其難大抵然也是書倉卒付梓字句間多疵類大雅君子幸賜糾正焉

一近時說部僉推聊齋誌異為巨擘其所紀載類皆狐鬼可憐意造是書多係實事敘次較難憶自癸卯秋試報罷罷無聊聽客述伊文敏相國言戲援筆記之厥後歲有所增積久居然成帙乃迄今三十餘年所得僅此良以間見太監徵事甚難耳倘天假我以年尚願再撰里剡一書以續其後伏望四海同志遇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2. 一六四

有可欣可愕足資勸懲之事不吝郵寄大略俾得摺
撥成編幸甚幸甚

蘭若館外史
里乘

四

里乘總目

卷一

張相國祖

方老宮保

文字竹葉

一文錢

韓文懿公軼事

富翁子

吳生

姑蘇某翁

余徐二公軼事

杭城某翁

左生

雷擊二女

雷擊某氏子

葉孝廉

蘭若館外史
里乘

總目

僵尸

何相國兄弟

傅青王徵君軼事

卷二

陳太封公

劉封公

程太封公

倪封公

李封公

葉封翁

黃勤敏公

張叔未先生

姚孝廉

某公分校

鄉場顯報

吾鄉張生

張玉常觀察

余鏡湖太史

甲乙借試

林如雪

夜話

吳真人

吳解元子

潘氏祖

卷三

扎拉芬夫婦

仙露

袁姬

夙冤

趙乙

絳幘生

屍變

小蛇

蘭茗館外史 里藥 總目

辣蟲變蛇

灤州儒學蛇

灤陽史仲皋言三事

樵夫某甲

平鄉縣老儒

超勇公軼事

海州四怪

鄭甲

千金亭

員先生

錢弗要

徐霞客

產怪

祝由科

諸昨典

古雛鸞

粵東某甲

卷四

姮兒 附錄宮娃歌 節婦吟 佳人

某太史鬼球代

柯壽鞠

伊莘農相國言

圓光二則

楚北王某

愛兒

變驛馬

廚媳

元壇

邑人某甲

秦氏婦

某媪

吳明府

陳司馬

林遠村方伯

蘭茗館外史 里藥 總目

浙江學使署狐

卷五

摺差

歐公子

虎鈞

俞壽霍

蕭狀元

髡社湖蚌珠

怒睛鷄

蛇妖

周孝廉妻

產鬼異織

制軍某公

蟻陣

笄侍御

李泥尤

魚城

某官妾

卷六

吳和甫侍郎軼事

年大將軍

甲與乙為善友

王素芳

素芳說夢

吾鄉某太史

指腹為婿

老圃某翁

產蛇

雷擊某總戎

崔太史

王氏子

雷擊邵伯民

大通奈翁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

總目

雷擊三則

獵人某

行脚僧

當塗令

金錢李二

九山洞

少年客

劍俠

父子同日合卷

毛甲

戴明府

卷七

某公子

雄黃彈

有外山王

蔣姊姑

活佛

禮部書吏

肇慶府署五異

鬼批縣尉頰

庚午神誅水怪

金毛吼

蜘蛛怪

驪鬚鄉

記海鹿門少時事

紀夢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卷八

小衛玠

婉姑

某氏子

媚鄉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蘭茗館外史

里乘

總目

守貞

禳穀龜

某令

孫明府

倪公春岩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山觀察折獄

卷九

節錄土司婚禮記

擷錄海上記畧

海嘯

天妃神

木龍

水仙王

糠洋	草洋	大崑崙
琉球	日本	
紅夸	西洋國	
宇內形勢	附錄海上占晴雨	
暴風日期	附圖	
擷錄豁意軒錄間		
城隍赴任	武昌徐商	
厲鬼作祟	金聖嘆	
王兔	繼來禪師	
蘭茗館外史	里乘	總目
閻和尚	犬妖	六
卷十		
記粵寇倡亂之始	記粵寇渠魁事跡	
石達開	書秦小羅	
書傳善祥	易容之	
江西劉某	富賈某	
中州某生	陳氏女	
山東某縣幕友	林明府	
趙孝廉	方復菴封翁	

汪熊臣	徽州某甲	
皖北粵東兩奇女	陳祥浦	
小喜子	某甲	
朱封翁		
蘭茗館外史	里乘	總目
		七

里蔡卷一

張相國祖

桐城 許奉恩 叔平

兒時在塾家大人訓之曰士人讀書尤宜積德即以吾邑而論其先積德愈厚其後發祥亦愈熾因言張文端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至謂為晉朝王處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忽殤封翁悲慟綦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覽天下福德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言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一

貌舉止與前無異故字曰敦復子小子識之不敢忘爾時童穉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後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寅言始畧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窘一日鋤園種菜忽見窖藏白鏹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福薄驟得鉅貲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善舉及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賑饑爾曹務須善成吾志倘背吾訓妄存貪念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治命發掘之信

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願出密救荒令故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鏹百萬盡以賑饑所活無算事竣將為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甲早行見人肩擔二筐內盛珊瑚青精水晶碑磬之屬大如杏實纍纍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恭逢 國初定鼎文端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由科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為各色頂戴也

里蔡子曰聞諸故老言此次賑饑皆吾邑校官毘陵趙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一

廣文督其事絲毫不入私囊饑民皆沾實惠彼某甲早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內另着一小筐亦盛如杏實各物問此為何曰此送趙校官者也未幾其後嗣熊詔果失魁天下子孫後亦多顯宦云

方老宮保

家大人又言吾鄉方恪敏公生性孝友封翁以事戍邊卒於戍所恪敏年甫踰弱冠聞耗跣足徒行數萬里至塞外負父骸骨歸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官至直隸總督其子勤襄公葆嚴宮保猶子來青宮保先後相繼均

官總督時人榮之以爲恪敏平日存心孝友之藪
里蔡子曰身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愈厚則其慶
亦愈大且久吾邑鉅家顯族甚多然未有如張方兩姓
之赫赫者觀張氏之祖所積之善宜其科甲至今不絕
且自文端公而後一脉相傳六代翰林潘文恭公筆記
載之謂爲古今所罕有至方氏自明初及今顯秩相承
間出文人理學其先非有盛德曷克致此卽恪敏公孝
友一節已可畧見大概矣

文字竹葉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一

三

廣東某寺一老衲貧苦清修持戒甚嚴嘗暑月有遊方
道士日暮來求寄宿僧曰無論荒刹湫隘不足辱鶴馭
卽仙師不棄而此地惡蚊甚多嘔人最毒往往有受創
潰腐而不能痊者貧僧僅一敝布幃別無以應客可若
何道士曰倘師慈悲肯假一袈裟地暫容棲止得避虎
狼幸矣他非所慮僧以其言懇切遂願讓已榻款客道
士謝曰蒙師見留受惠已多何忍迫師露宿致飽蚊吻
僧曰師行路甚憊非幃不得安寢不必過讓彼此推遜
久之道士乃宿僧榻僧竟夕亦幸不爲蚊所扼心竊訝

之詰旦道士起謝曰昨蒙假榻感不敢忘然師夜間得

母受創不僧曰幸託仙庇夜間竟無一蚊不知何故道

士笑曰緣感慈悲畧用小術將蚊盡驅於後園竹葉上

矣師須切記凡蚊所栖之葉已化文字皆可避蚊慎勿

輕視僧異而趨驗果見園竹數百竿葉上各栖一蚊俱

化文字大喜出謝道士不知何往蓋仙人也從此遂無

蚊患後遠近好事者聞竹葉能避蚊爭購求之每葉錢

數十文不逾年園竹爲空僧由是致富爰大庀材剏修

蘭若居然金碧莊嚴矣吁向非老僧一念慈悲安能幸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一

四

締仙緣爲我佛之光哉

里蔡子曰常州湯貞愍公兩生先生貽汾宦粵時聞有

此葉特造其寺求之不得心殊悵悵歸途暫憩村塾與

塾師言及師云向與僧善曾得數十片爲人攫奪殆盡

今存無幾請分餽二葉公喜如獲異寶一贈友人一用

頗黎二片將葉夾其中四圍鑲以紫檀葉上文字固係

篆體亦于葉旁畧款篆書甲申春日兩生六字配之以

篆體兩面一致俾把玩者泯其反正之迹公心靈巧凡

日用什物無不精妙卽此可見嘗觴于獅子窟別業

出以見示並述其緣起如此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徽商甲乙二人合夥挾重貲至蘇貿易各昵一姬不吝揮霍兩姬固奇女子嘗半夜無人時謂二人曰從古勾欄中搗媪無好相識有錢則奉爲上賓無錢卽標諸門外比比皆然日來窺二君囊金漸次蕭索君等挾重貲背鄉里爲權子母今爲妾等耗費殆盡脫不早爲計其何面目歸見家人願熟思之甲乙亦以爲然以戀戀不忍割愛苟且安之搗媪每有

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一

五

所求必百方謀畫以厭其欲無何典質既罄遽爲搗媪齒冷將下逐客之令兩姬曰何如君等不聽妾言早知有今日矣妾等不幸身墮下流實非所願蒙君等割臂要盟刻銘心髓觀二君意氣不過暫時落莫必不久困不如暫歌別鶴努力以圖恢復妾等當誓死待踐昔約報君有日矣各餽白金五十兩趣令早去甲乙無可如何不得已受金揮淚而別時歲將暮二人姑就酒壚對酌禦寒並市餽餽寒具等物充飢心緒煩冤飲罷忘攜餽金歸寓始覺急覓不得逆旅主人促索稅費勉強與

衣以應行李一空二人計窮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剎恥過兩姬之門避道而行會除日薄暮二人拾得枯枝就地燃火相對欷歔甲於腰囊摸得一錢擲地嘆曰重貲散盡留此一錢何益不如拋去乙忽心動急拾取曰此碩果也天幸存此一豚生機安知非剝極而復之兆遽攜錢出曰君姑待之我自計甲莫喻其意少頃乙歸手攜竹片草莖敗紙鷄鴨毛等物甲問何爲乙笑出麵粉索水調漿就地火光中將草纏竹片上蒙以敗紙又徧黏鷄鴨毛昇甲視之宛然各種禽鳥甲曰君處此

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一

六

愁城尙何作此兒戲乙但笑而不言竟夕約成二三百具平明以半付甲邀同至元妙觀自有料理甲始與俱往觀爲姑蘇遊觀之藪春日尤盛比至觀士女雲集婦孺見甲乙所攜禽鳥以爲酷肖爭來購買頃刻俱盡每具十數錢共計五千有奇甲至是始嘆乙心思靈巧樂不可支因問一錢何用曰竹片草莖敗紙鷄鴨毛等物皆係拾諸市上以一錢市麵粉豈不愜敷所用耶相與大笑自是購添各色紙張雜鷄鴨毛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製日至觀求售自春徂夏纔百日計歛

錢三千餘緡矣因變計居積貨物往无不利不兩年積
貲數萬遂于間門開設布店大書一文錢三字榜于門
誌不忘所自也乃各具千金為兩姬脫籍姬各出私蓄
相助經營不數年財雄一方爰遣人至徽迎取眷屬兩
家相約世為婚姻迄今二百有餘歲矣間門內泰伯廟
前一文錢三金字大如栲栳猶煌煌照人目云

韓文懿公軼事

韓文懿公莢貌寢陋而鬚叢如蝟年逾四十甫領鄉薦
計偕北上膏秣無貲襆被徒行嘗日暮失路寄宿人簷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一

七

下少間一叟龍燭至見問誰何公具告邦族與瞿然曰
是慕廬先生也耶老朽向磧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
臨發慢勿罪公謙詞致謝叟叩門肅客入為具酒食款
類甚恭就廬事西偏設榻請公安寢叟入公甫就枕廳
入故俱祖先木主殘燈尙明時正月中旬燈節初過月
祖如畫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靚粧高髻徑至
明先案前伏地跪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由門隙
上內公知有異峭起于爐下摸得一物就燈下諦視形
治篋絲上纒紅線一縷腥臭刺鼻乃憐壓枕下倚枕假

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
相將至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爐下物不得意甚
惶急後女立待良久復獨由門隙入內前女便至榻前
問曰頃爐下一物公見之否公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
需此何為者女曰實告公妾非人乃緇鬼也合于今夕
得暫投生非此物無以為信乞公憐而賜還為率公拈
灰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
丹之生而不揀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
三哀之公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慘然變色曰公不畏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一

八

鬼耶如再不擲還妾將現變相矣公笑曰汝縱現變相
是汝本來面目吾何畏哉女醜醜有聲長袖一拂蓬髮
垢面掃眉突睛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意殊猜
惡公笑曰汝技止此乎汝試亦觀我變相何如相傳公
固奎星化身時宿醒未解酒氣尙醺急起赤足索得隻
履蹙躍而前鬚髯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噓其狀儼然世
俗所繪奎星也者女不禁悲嘯能地切為雲煙頃刻漸
滅竟不能復聚形矣公乃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先
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

公言知有變急入告媪相與破扉房門果見婦懸梁上
氣尚未絕解纜以水灌之頓蘇公諭與媪好善視其
婦一家感泣從此稱慈姑孝婦焉天明公出爐下物火
之並將灰投園中以絕其患是科公登會狀官至大宗
伯

里乘子曰相傳吳門有星者決人吉凶百不爽一許繆
殿撰形登會狀果驗一時神之文懿公往求推算則曰
子一第已屬幸事尚望捷南宮乎死期且至矣奈何公
聞而怏怏無意北上友人力破其惑又薄助其貲甫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九

龜勉就道竟繼繆公而登會狀星者聞之惶愧遁匿又
聊齋誌異載元少先生曾設鬼帳一事因思古之不得
志於時者或為路鬼揶揄或受小人奚落正復不少若
公既見重于冥王又能氣懾惡魄可見公平日為人為
天人之所欽矚較之尋常與鬼物為伍者不同彼星者
本小人之尤以公貌陋家寒預挾一窮儒不能發跡之
見不待推算遠加菲薄是炎涼之心中之非其術數之
或驗或不驗也其智識不又出鬼物下哉噫

富翁子

富翁某羣雌粥粥中年舉一雄喜甚兒甫周晬忽終日
啼哭滴乳不食舉家憂皇急延多醫商治並云但求兒
愈不吝厚酬羣醫商立方藥不下咽束手無策次第
散去中有某醫者素專治小兒其術甚精再四諦視指
紋知兒固無病竊希厚酬獨留不去而展轉思維卒不
喻其啼哭不乳之故偶遊後園見乳姆于荷池為兒洗
濯衣袴蓬頭悲泣問其何泣之哀答曰妾一家老幼不
下十口皆賴妾在此乳兒得不凍餒今兒疾不治一家
斷難存活那得不哭醫聞是乳姆其心忽動乃曰我醫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十

也再四諦視指紋兒實無病但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
汝若知之可悉告我我當設法治之若是則汝家溫飽
我亦得厚酬矣未審汝知之否乳姆聞之皇遽投地稽
顙有聲悄謂之曰先生必祕勿告翁妾乃敢言醫曰諾
乃日前日抱兒戲池畔兒掬石上生螺納諸口中妾急
以指搗之已頓喉際從此啼哭滴乳不食此致病之由
惟妾一人知之先生慎勿多言未審果能治之否醫撫
掌笑曰得之矣以好言慰乳姆並誓不泄言乳姆叩謝
而去醫特見翁笑賀曰連日為郎君故幾忘寢食頃思

得一良法疾可立效但不知郎君愈後所謂厚酬者幾許耳翁喜拈髯笑曰小兒果愈請以五百金爲先生壽可乎醫笑曰請益之曰倍之何如醫點首曰可矣迺囑翁速購肥鴨百頭繩繫其足而倒懸之以益承鴨嘴所流澹沫若干用銚頻挹注兒口中不炊許時兒啼哭頓止且以手索乳哺矣翁顧而狂喜以千金酬其醫

里藥子曰昔揚州嵯商某中指頂螺紋中忽生一紅毛根圍紅盤大于豆毛銳如針觸之痛徹心髓醫治罔效且稽古方無是症羣醫無可如何相率辭去吾邑嚴肇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一

十一

基名醫也適遊廣陵商耳其名禮延診治嚴稽羣醫所立方或敗毒或瀉火俱無少效然思中指屬心毛乃血之餘其色赤屬火必心火與腎水不能既濟君火動而血無所統致釀此患治當滋腎以金匱腎氣老法加減三日而毛色頓黑痛頓減又三日而色黃痛漸止又三日而色黃轉白越日毛隨盤結痂俱落疾良瘥所謂醫者意也彼小兒骯螺以鴨兒螺必噉取其澆以淪之故立愈証以嚴醫之法益知醫以意爲之較執古方不更可操勝券乎

吳生

唐盧龍節度使李公精星學推算窮通殊壽百不爽一有愛女美且慧公推算當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許占鳳故及笄猶未字也有吳生者回世家子素游惰而性儇巧涎欲繫援又不敢遽通媒妁密以百錢賄日者爲捏造一極貴之格書于紅牋乘公出行故犯鹵簿公怒叱虞候拘至輿前厲聲問故生叩頭曰小人以貧困不能自存特占休咎於日者謂貴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何由發跡緣頗觀所評命紙沈吟猶豫不虞節鉞忽臨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一

十二

致誤昌犯罪萬死公索評牋推之良然顏色頓霽詳詰世族大喜命載之後車歸爲薰沐更衣問娶妻否對曰以貧故尚未婚配公益喜遂筮吉以愛女妻之一介措大一旦坐官富麗頓增驕蹇左右之人妒而且恨交譖於公久之公亦察其無他能陰悔而厭薄之欲殺之苦無其法會吐蕃大入寇朝廷憂之詔各路節度使舉將才公遂抗疏特薦壻吳生回世家子素習韜畧可勝將帥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知將借刀殺已然不敢辭且佯喜再拜深謝汲引及俞旨下生拜辭公內與妻訣女

固賢淑以父將不利于壻心殊不嫌乃勉生日男兒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為之不立功歸無相見也君其懋哉生日諾既至戍所諭部曲將弁詰旦登場閱武有不至者殺無赦至期一一閱畢各厚犒之且笑謂諸將弁曰爾曹各有所長果同心戮力蠢爾蕃虜何難殄滅幕府少不更事頗好馳馬試劍敢獻薄技以助諸君一笑僉曰唯唯願幸寓目少選數健兒共昇一大刀至約重千鈞生乃着戎服跨駿馬持所昇大刀下抑上揚左盪右決輕如揮扇易若折枝舞畢下馬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一

七

舞大刀以木片飾錫箔為之又預如式鑄于鈞鍔刀似懸營門故令其謀者偵報以懾其心而投誠輸款也里藥子曰或謂吳生一生工于用詐始也以詐得婦卒也以詐得功亦何狡獪乃爾也予謂必其命應如此故天牖其衷福至心靈向使吐蕃之役應變無謀則翁將借刀以殺其壻夫且不能終有其妻匪寇婚媾能不為生危乎方入贅時公雖信命竟不免為人言所搖賴女也能賢安命不貳安知非福一言幸中果爾塞上捷聞朝中命下翁既徵寵妻亦分榮自是生得官歸遂為翁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一

七

壻夫婦如初是蓋有幸詞焉予舊過盧生祠見題壁詩甚夥類皆豔羨盧生得遇呂仙作此一塲好夢予謂盧生若無封侯骨何能入夢因口占三絕以調侃之有云盧生自有封侯骨纔得邯鄲夢一場即此意也武侯嘗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即命也否則命之不猶而妄希非分天下之百般奸巧百般窮者豈少也哉况就用兵而論所謂兵不厭詐此事即採入智囊亦奚不可

姑蘇某翁

姑蘇某翁赴飲夜歸見鄰人某甲河畔磨刀詫問何為

不谷再三研詰始勃然謂婦與某生有私適賊生來將掩執而併殺之以洗門戶之羞翁把玩其刀曰此固當殺奈力不利何我有寶刀如新發于刃請暫相假何如甲謝曰甚善翁笑問汝曾殺人也未曰承平世界焉敢妄殺人曰然則汝初次殺人亦須薄飲壯膽乃邀甲至家出酒一瓶佐以菹豆囑其自酌無躁爰託如廁悄悄往呼婦告之故婦與生惶愧叩謝翁急麾生曰去去毋緩生倉皇遁翁又囑婦扇戶歸視甲酒甫罄問尚需酒乎曰足矣遂假刀別翁急歸破扉而入索生不得意翁瀟瀟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五

泄恨甚返叩翁翁笑曰良然汝且稍安試聽老夫一言妻人子娶婦不易因泄一朝忿殺之固差快意但殺之必須鳴官鳴官即不免咎責且須薄費為汝計亦甚不利今為汝畫一萬全策婦既不貞不如去藉得其費亦可再娶不較為盡善乎汝其思之甲沈思久之曰翁計誠善惟其父兄不肯奈何翁謂但生以私生一事即指老夫為左証計無不諧甲如言往懇婦之父兄果恥其不貞聽甲處分遂將婦鬻去越數年翁以歲饑家落丐食如秦蒙宿寺中一日見羣婢擁一麗人珠冠繡帔

入寺禮佛健僕三五輩皆華服着吉莫韓伺立門外屏息耳語意是命婦少選禮佛畢麗人升輿瞥見翁命從者詣翁備問邦族遽令攜翁歸見其閨閣開粉堊煜耀其良人出年可三十許容止甚都麗人謂翁是表叔行良人慰問殷情翁諦視麗人非他即某甲之鬻婦也以其良人在側彼此約略寒暄兩心嘿喻不敢絮說良人命左右為翁具湯沐更衣進饌栖以精舍漏二下兩婢秉華燭導婦至翁寢所檢衽叩地翁急按起婦喟然嘆曰妾曩以一時之誤微翁白骨已朽妾之身翁之賜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六

也再生之恩久恨未報今幸相遇謹先具黃金二百兩為翁壽乃命婢列金几上謂不腆微物出自私忱聊酬萬一翁請安心寬住他日元旋良人自別有餽贖也翁喜出非望凡婦所言竟不知所答唯唯而已先是其良人以無子命紀綱吳下買妾適得婦歸連舉雙雛良人大喜使乳母字之前歲嫡死婦已正位速好甚敦良人富固敵國以妻黨故遇翁甚厚翁居此半載左右給役皆二八俊童飲食起居靡不稱心不自安屢欲辭歸夫婦以翁年老不敢久留為具四時衣服裘葛單袷悉

備其良人又贖以三千金命僕馬送歸行色甚壯扒家後知子爲人傭工招歸出貲命其貿易不數年居然鉅富往來江湖稱爲大賈後子至楚北以人命株連逮繫若不能脫會堂上官慮囚閱爰書見其子姓氏籍貫問翁是否同族答謂是罪人之父官色頓霽不日出子于獄且謂之曰汝可速歸慎寄語而翁某生問訊矣其子再拜而出心甚德之而莫知其繇又念父固鄉民平日未嘗與顯者交何得官言及此而翁聞子繫獄深以爲憂忽見子歸悲喜交縈子乃述官問訊之言翁瞿然驚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一** 七

曰是矣是門與某婦有利之某生也今貴也耶遂爲子具告往事父子交慶設兩人木主尸祝之

里藥子曰木夫誅姦世間儘有使樸誠畏禍者聞之恐波及其身則必掩耳疾走矣使忠厚不忍者聞之或諫勸阻止而不善立言當其人盛怒之下必致反脣相稽不惟不能阻止且可增其忿怒矣抑使浮躁好事者聞之則必幸災樂禍從旁嘵嘵撥撥慝慝之不暇矣雖本夫誅姦律所不禁而見死不救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我不預聞于我無尤也我聞之固不必諫勸阻止

以逆彼之聽又何必搗撥慝慝以助彼之虞乎某翁洞悉人情窺某甲怒氣方張願假刀以利其用又勸飲以壯其膽語語中肯甲焉得不墮其術中而于是託如廁悄悄往告婦寓諫勸阻止于穢撥慝慝之中斟酌可謂盡善矣及甲恨而返叩即直承不諱並爲剖陳利害策畫萬全甲婦與某生之命固賴翁而生即甲他日苟得再娶而幸延一線之嗣者亦出翁之賜也大抵遇此等事諫勸阻止者少穢撥慝慝者多有損于人而無益于己不知是何居心也問有能不動聲色排難解紛如翁之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一** 八

熱腸爲人從容周密者乎予嘗謂人心即天心也順天者昌觀翁後日父子兩受其報天心不大可見哉

余徐二公軼事

徽州黟縣余公夢岩名毓祥徵時授徒館穀甚菲歲除無貲肥先夫婦枵腹愁對太息公身僅着一敝緇袍一舊羊皮短褌鷄鳴而起擬趁早墟賃短褌可得三千錢市牝酒薪米之屬聊以卒歲獨行五里許路經一嶺隱約見樹林中有人影叱之不答固疑是鬼迫而視之則一男子投纒樹枝也大駭急解纒放卧地上移時頓蘇

詰其自經之由其人忸怩泣對曰小人負佃租若干主人迫索倘不急償便攜取妻相抵妻去兒在襁褓失乳必死小人既不忍妻之生離又不忍兒之短折左右思維不如先填溝壑爲得也問租值須錢幾何曰三千足矣公乃以短褸付之曰速將去貫錢債主人慎勿出此下策其人崩角在地叩問姓名公麾令速去勿多言吾不責爾償問姓名何爲者其人叩頭起攜短褸而去公日晡歸家夫人問衣已貫乎曰否否吾不自慎爲人竊取去矣夫人亦無怨詞反以笑言相慰時夫婦年俱逾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一

九

五十尚無子未幾夫人竟有娠生辛伯司馬兆元是年爲嘉慶丙子科公領鄉薦丁丑聯捷成進士觀政禮部擢郎中在官有政聲生平不苟取子不輕然諾鄉人以賢者稱之後投繯男子貿易小阜欲報曩德苦不知姓名徧訪鄉黨羣懸揣非公不能始備儀詣謝公峻拒之曰若誤矣我無是也公年登大耋告歸林下易簪時辛伯叩問是事曰此盛德事吾何能爲大抵鄉人以我平日迂方或擬議及之耳予與辛伯交最昵問之果然嗟乎觀余公已事歎造物試驗賢者可謂至巧至酷彼素

速者必須錢三千若暗中計短褸之值恰以相抵少一錢不可多一錢亦不可在凡人處此豈能一錢不留竟如公慨然持贈空拳而歸直行所無事乎而夫人聞之絕無怨言反以笑語相慰亦可以謂難矣世謂行陰德事不使人知余公有焉後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同善言其尊人鐵孫觀察爲孝廉時歲暮存館金三十兩歸家途中值索逋鬻妻事價恰符館金之數亦慨以相贈徐公平生樂善不倦筆難盡述以此與余公相似故連類及之而不特書也徐公諱榮丙申進士由縣令起家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一

十

游晉福建汀漳龍道抑予聞之我朝縣進士自余公始廣東駐防漢軍舉人自嘉慶丙子科徐公始余公五十後始得子且多孫焉考終祀鄉賢名宦等祠徐公居官善政不可枚舉其最著者守紹興時創修塘堤活數十百萬生靈萬世利賴公嘗曰吾所在有功德於民子孫必昌信然公督兵新安殉難縣之漁亭賜卹甚厚凡建專祠尸祝者數十處今長子伯安慮善權浙江金華府知府次公可同善卽選通判並加同知銜次春漪傳善現官四川會理州知州孫十人皆能以詩書

世其家

里乘子曰子嘗謂天下至善之事非有厚德厚福者不能遇二公福德過人故所遭若合符節當其初時造物之所以試驗之者不可謂非至巧至酷而其所以報之者不可謂不厚若我輩庸碌無奇造物不甚留意遂亦不必試驗子自知德涼福薄斷不能幾及二公之萬一然不敢不勉也

杭城某翁

杭城某翁富埒王侯而艱於子姬妾甚眾卒無蘭兆翁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三

年已逾日艾自念無嗣何需多金遂矢行善事且不求人知踰年某姬果舉一雄方頤豐下貨者羣稱英物翁心頗感兒七歲就傅徇齊殊眾一家珍愛之無何兒環唇生七疔痛徹心髓症甚危殆凡精岐黃者皆羅致家中翁醫券患愈酬白金三千鎰諸醫涎其賞商摧立方卒無效創且日甚水漿不入醫謂唇疔最毒難治此多至七枚編稽古書皆無此症羣謝無能相率辭去翁愁思無策惟率諸姬環榻相向而泣兒僅存息一絲坐待其斃而已忽有媼丐於門聒求無厭聞者以少主垂危

譙呵之翁聞出責闔者如言給媼媼合手稱謝見翁淚承睫詰知兒疾日老婦有兒幼亦患此曾遇異人謂名七星攢月危症也惟十二歲內小兒所下虻蟲百條搗餅疊敷之可治試之良瘥後以方傳人皆效今公子得遇老婦合是有緣敢為翁賀翁喜如媼言懸格徵求凡有小兒者咸以藥下虻蟲爭獻求賞敷之果愈先是翁聞媼言入諭於眾比出延媼不知所往而所給之物或在或謂翁素虔奉天竺觀音此蓋菩薩化身以旌善人云兒弱冠成進士事親不仕生子五皆讀書成名至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三

科第不絕尚稱素封焉

里乘子曰翁年已逾日艾忽自念無嗣何需多金是天賜其衷也其矢行善事難其不求人知尤難蓋初存心固施不望報而天必報之彼蒼蒼者何嘗絲毫負人哉觀此歎為富不仁是陽虎之說耳而天下之為富翁者聞此翁之風亦可以興矣

左生

邑諸生左泰年少才貌雙俊而苦無行隣翁某走無常性方正喜規人過嘗謂生日昨至陰司竊覘吾邑士人

祿籍君貴居極品壽享期頤子孫昌盛以曾挑某寡婦致失節又與某處女有私干怒冥王已鑄祿秩二級減壽二紀矣君宜自愛後福尚未可量也生聞而駭懼跡爲少歛未幾故態復萌蕩檢益甚翁見之愠曰前老夫爲郎君言將以爲妄耶昨又見君籍不但淫惡甚多且又唆某甲健訟某翁傾家兼斃多命冥王大怒鑄君五級壽僅花甲矣不速悔而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又遇翁於途責之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僅以布衣終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真不可以救藥矣生俱漫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五

應之既而又遇翁直唾生面曰孺子真不可教今死期至矣可若何生始大恐叩其繇翁曰昨見冥王稽君籍令鬼吏權衡功過吏檢君惡籍每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纍纍堆積如山冥王立叱勾攝君魂削君壽祿且斬嗣續吏稱左某尚有善籍可抵王領之命稽善籍須臾吏呈寸紙大聲唱曰左某生平奉事繼母至孝僅此一善王令試權其輕重見吏持一天平至將惡籍紙片數百張堆置於左復置善籍寸紙於右權之輕重相埒王色頓霽曰孝之爲德如此其盛乎旋命吏但削君祿壽

於某年月日時勾攝結案姑念事繼母孝留一子以延宗祀生聞赧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尙可挽回否翁曰悔已晚矣掉頭不顧而去後生果如期而卒三子僅存一焉

里乘子曰左生幸遇隣翁屢進藥石以攻其疾誠爲難得乃始聞駭懼繼則故態復萌且加甚焉一誤再誤六州鐵直不能鑄此大錯天罰所及孽由自作夫復何怨而一念之孝權其輕重善惡兩平卒賴此以延一線可見天道賞罰之公也信乎冥王之言曰孝之爲德如此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五

其盛乎

雷擊二女

江蘇葛菊人言太湖西洞庭山有村曰後堡人煙輻輳多以織綿綢爲業綿綢以繭網爲之謂繭面第一層其絲其薄如網也先是有湖州某叟每年蠶熟輒舟載繭網至後堡販賣村有某媪其子外出傭工家惟孫女十二歲外孫女十四歲相依過活道光十三年六月某叟來販繭網擔貨到村子十三歲留以守舟二女恒至舟與叟子戲日久益密無猜叟售貨既罄將歸以風逆不

能解冤孽佛指十二元納橐置舟中仍攜棟廣殘網到村既得實訖旋舟索橐不得怒詰其子鞭之幾死岸人翁為緩頰咎與踈虞不能專責乃子與無詞含淚刺舟快快而去是月二十四日某媪將午炊以石敲火不得出門乞火忽烈風暴雨雷電大作村民某甲見媪宅火起趨報媪罵曰促奴兒無妄咒人我敲火不得始出求火家中那得火發甲曰此何等事敢作誑語謂予不信可自覘之媪急冒雨趨歸果見火焚屋內哭央村眾撲滅火頓息雷雨亦止入視二女手扶幾蹕踣死院中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一

五

兩太陽穴各洞如鍼孔血水泔泔然流出面不改色眾甚訝之鐔故盛爆豆試共發之則豆下叟之橐皆存焉村民多與叟善急遣人馳送湖州至則叟與妻已於昨夜投繯死矣蓋叟歸途復痛責其子逼投河到家妻詢得其故既痛子死又以失貲無以為生夫妻交謫半夜俱自經云村人回始知雷擊兩女為有由也吁可畏哉

里蔡子曰或謂二女懲穉無知戲攘橐貲初未嘗出於有心天之所罰無乃太刻予謂不然大抵上天好生於

人命尤極軫惜無論二女有心無心而某叟一門出失貲絕滅淨盡則慘莫慘於此矣似此惡作劇天怒已極雖在童稚顧可恕哉

雷擊某氏子

皖城懷甯某媪孀居一子年弱冠貌甚樸愿為某官僕從服役勤慎能得主人意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夜漏二下其子啟戶為主人淪茗忽暴雷一聲擊死僵踣戶外媪聞之來撫屍哭曰吾兒素樸愿天乎冤哉何罪而遭此慘也雷又震震有聲僉戒媪勿妄語于神怒雷乃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一

五

止後有人言其子曾盜販响器某甲錢五百文甲夫婦詬怨無以營生俱投繯死事已隔一年雷始擊之尙是怒也吁以五百錢斃二命天怒之烈不亦宜乎

里蔡子曰此子盜某甲錢豈其母不知也耶觀母之呼天鳴冤且言無罪是其平日貌為樸愿不惟欺人且直欺其母矣而以五百錢斃二命致干天罰諺謂雷貫擊老實人信然

葉孝廉

陳西堂言其中表清苑葉孝廉某家居忽有人晉書至

函發寫葉某開折姓名與已相符發函視之蓋母與子
家報也略云聞汝登賢書甚喜但數年未接汝隻字心
甚懸念我日形衰老盼汝甚切汝婦賢孝經營菽水心
勞力竭目下益難措持若不將汝婦改醮勢必俱死然
汝婦不忍去我亦不忍捨也茲乘便特寄汝知有信卽
給原人帶回盼切盼切汝婦去留亦候汝信定奪也云
云孝廉得書心知誤投以書詞迫切不從權調濟恐他
日其子歸不免破鏡之悲遂備白金二十兩並具復函
給來人帶回畧云白違膝下無日不思白雲在天瞻望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七

泣血頓首奉慈諭欣悉起居康健下懷頓慰兒幸叨一第
急欲回家因事糾纏猝難遣發茲備白金二十兩託原
人帶回付兒婦暫供甘旨目下窘况不言可喻兒婦賢
孝素所深信姑且耐貧兒歸自有料理團聚不遠決不
再事稽遲致勞倚閭盼望也其母得回書以爲果已也
子者乃以二十金作資斧攜婦到清苑徑投某宅相視
愕然孝廉具陳崖未爰另屋居之並給日用囑姑婦安
居勿事憂慮當留心爲訪其子音耗後其子果領順天
鄉薦回家訪母與妻不得跡至清苑母子夫妻相見悲

喜交集母爲道孝廉高義其子感泣與孝廉約爲兄弟
從此休戚相關有逾骨肉孝廉子若孫今已相繼舉於
鄉矣謂非好善之報哉

里乘子曰人心卽天心也初誤以姓名之同鬼神使之
徑投其書情詞迫切慘不忍聞天意以爲安得閱書者
善爲行權巧事幹旋庶不使鸞鳳分飛乎乃孝廉果能
暗合天意函金婉答措詞不卽不離極爲得體他日其
人果領鄉薦歸來母妻團聚詢知孝廉高義不惟其人
感泣卽百世後耳其事者亦無不爲之同聲感泣也天
道報施善人子孫世濟其美不著可券矣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二

僵尸

家大人嘗訓之曰爾曹客遊日多如遇生地必使僮僕
同室宿且切不可滅燈以防不測因言壯年客姑孰寓
某庵中時方初秋天氣嫩涼夜就枕反側不能成寐目
微啟見案上燈光暗如螢距榻尺有咫一物從地出半
身長尺許黃毛毳狀類獼猴掉頭望榻上氣咻咻然
目碧色炯如貓睛其半身尙藏地下聞人轉側聲歛遁
不見大駭以爲目昏而所易少確起挑燈再就枕心煩

躁復不能寐姑啟目視之燈復暗前物復自地出聞人聲依舊遁去如是者三燈光益暗前物出地益高遂不敢復就枕起呼僕叩僧門告以所見僧點首笑曰良有之老衲以君文星當無患不虞其亦敢乃爾也爰為移榻別室方得安寢越數歲聞姑執人言前室地下故有枯棺年久成僵尸今已掘去矣然當日幸未睡熟且未滅燈故不致懼意外患也

何相國兄弟

吾家有石屋寺在青山之陽相傳吾鄉何又端相國如蘭若館外史 卑藥卷一

五

寵與兄方伯如申微時讀書其中窮困幾無以自存會除夕聞家家祀祖爆竹聲兄弟以難備牲酒竟不能歸家度歲相對愁歎忽聞聲震如雷急同出視之則青山中裂金光璀璨就視皆白鏹纍纍充牣其中方伯大喜以為天憐其窮將謀運歸相國急止之曰不可君子當固窮暴得此橫財不祥且安知非天之所以試汝我也子姑賴之方伯曰唯唯雖然窮甚矣第暫假少許何害遂取白金五十兩而書券投其中山頓合如故後方伯官布政時稽核庫帑少白金五十兩正詰責聞吏忽見

畸角一紙券上書某年月日何某假天帑白金一錠計重若干兩以呈方伯大驚驗之蓋即前所自書投山中者因備述前事自如數出金償庫中一時聞者莫不稱歎觀此益信貨財有定不可苟得也相國字芝嶽晚年子告歸號西疇老人

傅青主徵君軼事

山右傅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為人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諄諄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未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遇良辰蘭若館外史 卑藥卷一

三

不肯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為期如是日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命是聽其友笑諾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徵君善飲乃備肴酒迎與痛飲自晡至晚始罷席徵君命侍者為研濃墨研兩凡鋪丈長王版紙其上又取鍊界尺鎮紙四角謂侯月上東向秉燭為之作畫少焉月出東山光鑑毛髮徵君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几屏退諸人獨自命筆友遙遙竊窺但見徵君步舞足蹈或踰或躍其狀若狂友大驚徑趨至背後以手力抱其腰徵君狂叫

嘆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竟作罷論友見
徵君髮髯鬚眉滿頭皆墨竟體汗下如雨以徵君酒醉
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爲之浣濯遣人送歸所畫廢紙
上惟濃墨一團大於金口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置
摺度諸架上一夜天陰月照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
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敗與中綴未
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菴募修落成徵君名丐書菴
額以僧無行辭不許僧拾某甲與徵君善啗以重金求
爲轉乞甲知徵君爲人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既思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得一法乃沽佳醞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
鐘菴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
屢自披棄之徵君晚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
其上願不羨塗鴉致貽君笑時徵君已醉笑曰我爲汝
代筆如何甲喜曰本不敢相煩果爾幸甚徵君遽索紙
縱筆爲之一揮較常尤勝甲請曰既蒙賜書即求署款
以爲蓬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後甲刊此三字
接僧榜於門徵君偶過菴前說額署已款筆意確是注
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爲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爲甲

所賣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今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
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客都中忽患頭痛經多醫無效
聞大醫院某公爲國手斷人生死不爽特造請診視公
按脉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
及矣某聞怏怏歸寓急治任兼程旋里會徵君入都遇
諸途問某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公今國手也盍請
治之某嘆曰僕此歸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
賦曰果爾奈何我試爲汝診之按脉良久嘆曰某公真
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下泫然泣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一

曰誠如君言某真無生望矣然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
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
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
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徧覓健少所着舊
遺筮十餘枚煎濃湯瀝成膏旦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
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
法治之疾果瘳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異常趣往謁某
公公見某至矍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
法告之公嘆曰傳君神醫吾不及也吾初診汝疾係腦

髓虧耗按古方惟生人腦可療顧萬不能致則疾亦別無治法今傳君以健少舊種笠多枚代之真神醫吾不及也若非傳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為鄙人所誤耶然則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為兒戲也吾尚敢業此哉公送其出即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

里藥子曰予幼時喜玩徵君婦科書見前臚載軼事數則今刻本已不載矣猶憶徵君所為豔詞有歡若如天歡身如雲登天抱雲歡尊僕身之句嘆其不愧為才人吐屬後竟得所著霜紅龕全集閱之多不稱意或謂

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十

徵君稿多散佚其霜紅龕集乃村僮湊綴為之是或然歟徵君書畫傳者甚少予曾見方子箴方伯藏所書大草立幅筆意在張顛米顛之間洵可寶貴而畫則未之見也

曩在京城與李子皆同遊琉璃廠見青主墨畫牡丹立幅甚精妙子皆以京錢十二千購得之 方子箴識

里藥卷二目次

陳太封公

劉封公

程太封公

倪封公

李封公

葉封翁

黃勤敏公

張叔未先生

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十一

目次

姚孝廉

某公分校

鄉場顯報

晉鄉張生

張玉常觀察

余鏡湖太史

甲乙借試

林妃雪

夜話

一第... 天... 1月...

吳真人

吳解元子

潘氏祖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目次

里乘卷二

城 許奉恩

陳太封公

山右陳翁相國文貞公祖也家貧以舌耕為業年至不
惑計累歲所積脩金共四五十金鎔小鏤十餘枚每夜
燈下一一摩挲聊以自娛媪嘗戲而揶揄之亦不以為
侮也村有族子某困阨無以自存素知翁所積嘗伏窗
窺之欲祛篋竊取而苦無間一夜媪啟戶如廁某乘閒
潛入稔知積金固置褥下急探手暗中摸索翁睡固未
醒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熟覺而擊其袂就炕墟取火燭之見是某大驚仍息其
燭低聲問曰汝胡為者奈何作此醜事為宗族羞某愧
且慄答曰歲暮飢寒交迫實逼處此翁曰汝休矣遂取
所積金盡付之麾令速去好為之我不汝瑕疵也某不
遑叩謝匆匆攜金徑去翁乃大聲呼曰有賊媪聞急返
問如何日適有賊入室已驚鼠矣未知失物也未命媪
燭之徧祭惟失積金失色懊怨翁謂得失有命反慰藉
之時翁方苦無嗣自後媪忽有娠連舉數子家亦漸裕
某自得金後勤儉經營居然小康娶妻甚賢某嘗向妻

述舊事欲報翁德苦未得當會秋穀將登某防盜獲夜起偵伺時月明如晝見二人稱妮行阡陌間意是盜瓜豆者姑屏息覘之但聞嚶嚶小語一曰在此一爭曰否否吾審之最確畢竟在彼不在此君如不信試折枝插之十日不枯便驗真偽一人曰諾又相將行數武插枝而去某知二人為形家者流急跡其插枝處固已新購之業留心識之果十日其枝不枯大喜商之妻將謀葬親妻尼之曰吾儕小人猝得吉壤恐無德以堪之君嘗言欲報翁德聞翁所葬親地甚凶將謀改葬不如即以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二

此穴相贈我親附葬其旁足矣某曰汝言良是但翁長厚明言相贈彼必不受奈何夫妻沈思久之某忽躍起拊妻背笑曰得之矣翁昔葬親掘穴不深我所目見趁負夜人靜我兩人潛為遷葬附親其旁仍將舊穴填好不使翁知不亦可乎妻曰善遂如言部署訖而翁果竟不知也越歲相國生以年少登科甲躋顯秩翁年期頤嬰鑠異常每春秋展祭尙在舊穴凡精形家術者皆謂此地子孫不當發吉又有為翁謀者謂某之某地最吉如改葬莫善於此翁亦甚欲之以前事恐某介意反報

於啟齒後另擇數處皆云不吉不得已託人風意於某某笑曰若然則小子已化翁改葬久矣遂宛轉向來人告其巔未使轉達翁翁感激往謝酬以重金不受再延形家相之僉謂封拜之地乃伐石封墓氣象益尊不數年相國入閣果如形家言

里藥子曰此金鐵杉太守為予言者諺云陰地不如心地觀陳封翁之遇族子某所謂陰德者非耶若某者亦可謂善於報德者矣聞某親附葬其旁至今子孫亦甚藩衍且多殷富在翁與某一則施德不望報一則受德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三

不忘報兩賢相遇皆足以風世

劉封公

山東諸城劉封翁素饒於財值歲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封翁計擁厚貲饑民未必甘心坐視而不發難者遂決意毀家救荒活人無算後其子文正公統勳孫文清公墉相繼為宰相曾孫文恭公鏗之官至尙書仕宦科第至今不絕僉謂為善之報

里藥子曰封翁決意毀家救荒可謂卓識尙使封翁當日稍事慳吝其家業亦未必能保反得為富不仁之名

由是觀之人不亦樂得爲善乎哉後直隸寶坻李封翁
毀家救荒大畧相同子孫科第仕宦亦一時稱盛

程太封公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畊自食其力娶太夫人
某氏井日親操雍雍然有梁孟鮑桓之風後家道日裕
夫妻力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複底糴則加板一層糴
則去之晚年盈貲累萬兒孫繞膝雙慶古稀是日戚黨
畢集太夫人受賀畢忽入房端坐仰藥而逝時方暑月
舉家悲泣惶恐無措以天熱不能備禮草草殯殮又慮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四

被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家過其地見之歎曰
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子孫發祥乃速且貴不可
言不數年間其孫晴峯先生裔采辛未進士官至兩湖
總督憲棠先生琳采甲戌翰林官至浙江巡撫霽亭先
生奐采辰翰林官至江蘇藩司兼攝巡撫其他曾孫
科第仕宦至今不絕益服堪輿之言不謬想棠先生巡
撫吾皖時予館於署中親爲予言之
里乘子曰予嘗謂天生吉壤非福德兼隆者不能盲如
葬不得法卽發祥也亦不速程太夫人伉儷甚故子孫

賢孝向使非變出意外其家決不肯草草殯殮倉卒葬
於田隴可見其仰藥時正天之促其高此吉穴且使葬
之如法也吁吉穴詎可妄求哉

倪封公

吾皖望江倪封翁爲濂舫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祖也
嘗客金陵有星者善觀氣色決吉凶百不失一相公之
面謂氣色晦暗不出一月壽終促早歸部署遲則無及
公聞之心甚快快急買亮歸過蕪湖棹舟江滸薄暮登
岸野眺見一少婦抱嬰兒垂涕臨江意欲投水公問汝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五

何人欲尋短見婦拭淚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賭敗
將鬻妾以償博徒妾上難捨慈姑下難拋幼子展轉思
維不如一死公問身價幾何曰言定二十千矣公曰此
亦細事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攜錢給汝夫償債可也
婦猶豫不信公指江爲誓並問姓氏及里居甚詳婦具
告之拭淚叩謝而去公歸舟戒榜人勿遽解纜天明懷
數十金訪至婦家婦正盼望見公至大喜願謂姑曰此
卽江干所遇善人也公急命其夫徧招博徒來爲償其
貲且戒以後勿再與其夫同局免致夫妻分離僉諾

連聲稱歎而去公又出銀五十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為生計汝好為之一家數口庶不致凍餒汝婦賢孝子愛而敬之不指目昧顯寄為吾女子歲常上下往來過此必來問訊有無尚可相通也一家聞之環拜地下叩公姓名以便尸祝公笑曰久自知之後公過蕪湖必往探之舉家奉公如神明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卓矣越歲公再如金陵訪星者詰其言何不驗星者見之驚曰公陰陽紋滿面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問別後作何善事公殊茫然嘿思豈即蕪湖救婦事乎再十

蘭若館外史

六

二年乃終年已將八十矣次郊大令為予總角交嘗歷歷言之最詳

里乘子曰淮陰侯謂公小人也為德不卒觀倪封翁既為償博費又給銀使為生計然則為德能卒斯真君子矣越歲星者再見公驚謂陰陽紋滿面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諺云相隨心變置其然乎

李封公

吾皖合肥李玉泉封翁文安道光戊戌進士生平篤於天性躬行君子也官刑部提牢時例各囚每飯一勺公

散飯必期滿勺生熟必親嘗之又自捐米煎粥以濟晚病後收到人犯獄中瘟疫易作公懇切為文禱於神四病俱起又預製藥材以濟急夏則捐頒蒲扇每秋各司捐棉衣公於每所更添棉被十二件以備病犯發汗養病之用種種善事不可枚舉公著愚全傲帚二種上卷質垣紀事下卷村居雜景每事各紀七絕詩一首予多採入詩話而質垣紀事一卷不惟可備掌故而後之人踵而行之功德真非淺鮮所謂哀矜勿喜好生之德治於民心封翁有焉

蘭若館外史

七

里乘子曰聞之蕭山湯散甫相國云凡事實事求是即為聖為賢學問觀李封翁官提牢時所為真可謂實事求是矣由是推之其平日居心行事可知似續顯貴方興未艾其所由來者不信而有徵乎

葉封翁

吾邑葉封翁鳳奎生性孝友慷慨好施母抱癘疾手奉湯藥者五年如一日弟客塞外乃短衣匹馬出關覓之手足把晤歡喜過望兄宦蜀無嗣僅一女卒後所遺宦囊頗充一以付女或謂宜少留作歸柩資公謝曰女為

兄鍾愛何忍較錙銖傷骨肉情耶遇親友貧者不吝推解有商緩急者必展轉稱貸以應坐此負累積千金篋券盈寸人甘心負約輒焚去方壯年以事泊鎮江見鄰舟一少年色慘變手持碗飲泣詰之哭曰家姑蘇從親故丐數金被盜路絕只合仰藥死公奪擲江中招之同歸爲措資使還生平好善不倦多類此今公之長子樹南官湖北知縣次毓祠已未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次樹棠卽選教諭次湛元辛酉副舉人次毓榮乙丑進士官工部屯田司郎中予昔游蜀公視如子姪予又與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二

八

諸郎君交如兄弟故得備聞公懿行云爾

里乘子曰葉封翁存心忠厚見人之急不惜轉爲稱貸以濟之篋中借券恒滿負約者甚多亦不與較以故寄居蜀中數十年受累不少予昔游蜀翁日就談鄉前輩事娓娓不倦真不愧先正典型此摘挺生吏部所撰翁行畧中數事其居心待人亦可概見矣

黃勤敏公

乾隆某科當途黃勤敏公左田鉞入闈坐某字第一號薄暮見號門外一女郎頻來窺覷訝之以文場那得有

至此試危坐以覘其異更析初報女來益疑似欲進號而不敢者公素有膽畧迫而察之果一女郎亂頭粗服而姿色妖麗頗帶怒容心知非人因大聲叱問何處妖魅到此何事女歛衽頻蹙曰妾抱沈寃請命於帝特來尋第幾號某生索命尙書公請賜垂憫毋阻妾路幸甚公念某生爲同鄉社友倘放女去性命休矣又以女稱已尙書公膽益壯遂謂女曰某生係我故人有何負汝盍爲我言之女覲然曰妾某氏父佃生田徵租嘗至妾家屢以遊語挑妾會生失偶指天信誓聘妾爲繼室決不相負妾信爲真苟且從之來往年餘屢促通媒灼但漫應之妾既體孕又力促之生遂絕跡不來且論婚某氏置妾不齒無何妾將分娩父詰知其由往告生堅不肯承父歸訶責妾力疾自踵生門將面詰之生預戒門者拒勿爲通妾進退無歸乃投繯死女目泣且訴並曰人孰無情似此薄情郎誓必報之公曰汝言固是然寃宜解不宜結論生負心不特汝啣恨九原卽聞者亦無不髮指但係我友又不忍坐視不救我今善籌一調停之法必使服汝心汝肯從否女曰公試言之曰汝

里乘卷二

九

與生以怨終固以恩始生固難宥汝須念當初恩好姑寬一線當令生對汝書券約定場後負荆詣汝父請罪仍定翁婿並請汝骨歸葬祖塋冊爲繼配所娶某氏生先祀爲汝子某生倘貴顯誥典當先及汝並請高行僧道諷經超度似此庶可稍紓汝恨汝意云何女俯首沈思良久曰妾當一遵公命但未免微倖薄情即矣公乃呼生至驟見女翼公肘下駭欲死公先數其罪次具道其調停之法問生允否生擊齒諾諾連聲應曰謹如公命並向女叩首乞恕女麾令起曰君休矣非遇黃公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二

妾與君一重公案不知幾世方能了結也場後公恐負女督生往農家訂翁婿其餘一如所約是秋公與生俱捷後公官大宗伯某生官至河帥女封夫人

里藥子曰某生薄情已甚鬼之臨場索命原是應得之罪幸遇黃公爲之調停竟叨宥恕鬼始終可謂多情矣或曰某生福命好所以能遇黃公力爲調停雖鬼極厲亦無如何予曰此究是某生微倖而免向使不遇黃公又將奈何即遇黃公而袖手不爲調停又將奈何福命雖好可恃乎哉况福命有不能盡如某生者乎文人薄

俸今古甚多每屆臨場無不獲報少年聞此亦當有以自警矣

張叔未先生

嘉興張叔未先生廷濟乾隆丙午秋試僑居武林故事試期多有携雜物踵各寓求售者某甲至張寓賣貨去時遺布帕一內裹番餅十餅先生見爲同寓某生拾去默識不言少選某甲踉蹌來尋意甚倉皇詢之某生怒唾其面以爲証已將糾眾縛而鞭之先生急出排解且謂甲曰而物固吾所拾業將去市物而勿妄誣人也以

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二

好言勸慰某生勿與甲較復自解囊如數付甲甲大喜感激叩謝而去先是甲父以株連逮繫得番餅甘餅便可釋歸甲稱貸戚友僅得其半餘俟售物以足其數自計失鑑父罪莫釋則已亦不欲生蓋將問諸水濱矣乃里藥先生發解越六十年道光丙午其子慶容字穉村亦登賢書第一士林榮之

里藥子曰叔未先生博學能文儀徵相國阮文達公極所賞識予弱冠游浙猶及見之時先生年已逾七十身頽而長白鬚垂胸語言和婉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即此

一事亦可知其胸次超拓迥異恒流夫以番餼十餅得兩解元似此便益誰不願作但苦臨時吝財難捨耳或曰造物弄人甚巧安知是科非同寓生解首暗中卽坐此事竟爲先生奪去乎予撫掌笑曰信如君言以天道斷之固應若是

姚孝廉

吾邑姚孝廉某耿介醇正誠篤不欺某科秋試苦無資斧試期既迫無所爲計忽夢父責其何不赴試姚以無貲對父曰上帝以汝爲人不苟今科應予一第我三日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世

內於東門外紫來橋下賜汝元寶一枚汝勿憚勞苦連日昧爽自往覓取勿使旁人拾去也汝須謹識勿忘姚寤後初以爲妄甫交曉又夢父來責其違訓不孝詞色甚怒醒而異之計始往覓卽不得何害有根胥某甲素善拈克家於東門苦熱早起窺姚連日經過其門蹀躞徬徨不解何故試叩之姚附耳遂以夢告且曰今已二日矣明晨尙須一往知君無須此淺淺故敢相告得否不可知但須祕之勿貽外人笑抑亦慮其攘奪也堅囑再三而別甲竊腹嗤其迂遂以錫鎊元寶一枚將送置

橋下給姚以供一噍適有友來訪粹藏匱中友去匆匆攜橋下詰旦又瞰姚踽踽然出東門去須臾而返喜容可掬甲戲低聲迎問曰今晨可得寶否姚點首笑曰得之矣甲戲相賀益腹嗤之因密遣人伺姚歸作何部署少選復命曰姚不知何處得一元寶業兌錢若干生作家用半作川資定於明日買舟赴試矣甲大駭試啓匱覘之則錫寶依然尙在也急詰紀綱則曰昨曾收某戶納糧元寶一枚置匱中公未見也耶甲瞪目頓足叱曰豎子誤我矣奈何蓋甲啓匱取贖鼎時初不虞內有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世

真鼎而誤攜以去也急往姚處細告其繇且索返璧姚讓之曰我以公長者故敢質言相告今乃飾詞詐索何無賴也甲語塞姚是科果領鄉薦

里藥子曰姚孝廉平日爲人砥耿介醇正誠篤不欺八字天固已嘗佑之矣觀其對精吏附耳密告所夢亦可見其坦率乃某甲戲弄腐儒方自喜其得計不知已方戲弄人而天卽藉之以戲弄已乎吾邑當承平極盛之時凡精吏之居室衣食務極奢華享用過於王侯揮擲阿堵物如泥沙然不甚愛惜將此等不甚愛惜之財以

濟寒峻最為得當吾尤笑某甲誤真為厲之後公然往
索返壁駭恣極矣嗟乎造化默相正人騙罰狡吏亦何
巧哉

某公分校

某公分校禮閣夜閱一卷文甚平庸方將棄置忽聞窗
外誦云火樓火裸婦躲狐裘裹柔燭達旦爾與我聲甚
宏朗怪之復取前卷細玩真無佳處又棄置之窗外誦
如前三置三誦異而伏窗窺之見一偉丈夫赤面長髯
類世所塑漢壽亭侯後隨一女子徘徊月下知此卷必
蘭若館外史 里彙卷二

有盛德事爰加評語呈薦並將所聞所見婉達主司主
司夜閱其文頗不愜意而窗外亦聞有朗誦前語者窺
之果如某公言遂拔殿一軍榜後其人謁見房師公謂
吾之所以取君者以德不以文君究竟作何盛德事其
人答言無有公因述所見聞其人恍然嘆曰是矣先是
計偕北上舟泊村市會市有火災甚烈時已夜半聞有
人踉蹌上舟啓戶視之見一赤體婦人蹲伏暗陬羞慄
堪憐乃脫狐裘擲使遮裹呼入船房避寒婦人固少艾
問知其夫亦係孝廉益敬而矜之秉燭達旦呼輿送歸

夫以跡涉可疑頗相齟齬且逼令大歸以試期既迫匆
匆解纜後事不知如何意者今科微倖其以是乎言畢
坐間一同年生崩角在地感且泣曰吾過矣吾過矣吾
即夫夫是也微君言疑團莫釋今而後乃知世間真有
狄梁公而天道之果不爽也公聞之撫掌稱讚謂非盛
德君子焉能若是乃命兩生締交歡逾骨肉後同年生
旋里喜迎婦歸遂為夫婦如初

里彙子曰其人與夫夫出自同門又同時謁師足見造
物暗中聯絡之巧何嘗憤憤即味神所誦之語質樸大
蘭若館外史 里彙卷二
似古繇詞斷非凡人所可擬議

鄉場顯報

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某生寫七律一首於卷上曰于
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潛被火焚傷半生只為淫三女七
屈誰憐貼五塲始信紅顏為鬼域悔從黑地結鴛鴦而
今敢告青雲士休道殘花豔且香聞此生在闈得狂疾
尋卒又浙江丁巳補行乙卯壬子兩科鄉試一生入闈
在號壁題二絕句擲筆大叫一聲而絕詩日記否花陰
立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而今觀試秋風冷露濕羅鞋

君未知黃土無情玉骨眠可憐歡意杳秋煙何須更織
登科記修到鸞鸞便是仙此兩生事皆劉小馨司馬親
見者書以告于少年子弟當以為戒

里藥子曰福州梁敬叔觀察勸戒績錄亦載前條係湖
南甲午科事又後一條林若衣大令云浙江女鬼係山
陰張綱環

吾鄉張生

吾鄉張生鉅族也少美風儀才華豐蔚甫成童入邑庠
長老均以遠大期之父為金匱縣令生隨任讀書下帷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共

攻苦自謂科名可拾芥視之也縣紳有某公者典學時
以縣敗令奉檄率弁役籍沒其家生亦偕往紳有名園
擅花草竹木之盛亭臺池館接構極工乘間一游正流
覽間瞥見及笄女郎稱疑入山洞去意其身藏珠寶亟
躡跡追之既入洞以袖拂女郎面諦視之蓋絕色也心
動迫與求合女怒叱曰汝何人也我乃某紳之女汝敢
犯也耶生冷笑曰汝某紳女豈不畏我張公子耶汝父
有罪我知汝身藏珠寶得失在我掌握汝敢不畏我耶
女益怒曰我聞罪人不孥經之訓也從父有罪何預我

事即身藏珠寶一弱女子能藏幾何況身藏之物法所
不禁汝又將奈何我耶生恨其語不遜勃然怒曰汝謂
我奈何汝不得我偏要奈何汝看汝又奈我何也迺叱
眾役褫去女裳衣並緩內重私小結束且褻及行纏幾
至不留一縷見女胸乳菽發肌白如玉竟體所藏纏臂
金及他珠寶無算生拊掌大笑搜掠罄盡而去女羞忿
噉泣遂投繯死越歲秋試生入闈各藝起草甫畢將秉
燭繕真忽聞窸窣聲見一女子擗帘入視之即紳女也
大驚攜卷踉蹌欲遁女搖手嫣然笑曰輕薄兒何其怯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十七

也妾非禍君者何遁為生察其意不惡心稍壯叩其來
意女笑曰君畏妾豈以前事未能去懷耶以前事論之
君固愛妾非有他意可惜妾命薄耳妾不幸枉死命也
於君何尤且稽君冥籍前程遠大感君愛妾私意特來
預賀今科必中魁選惟首藝中權遣詞尙未妥適必如
此修飾方為完璧生細思之良然果如女言重加改訂
女並為斟酌數字始稱盡美盡善女笑曰得之矣二三
場好自為之但求無弊便可高枕坦臥靜聽捷音云
矣歘然遽逝生悵然神癡者久之深感女意又自悔前

事孟浪未免薄情太甚然已無可如何矣及揭曉果中
經魁時生父已罷官家居聞生闈中事竊幸女不念舊
惡既得捷報老懷愈增快慰賀客闕門樂不可支獻歲
卽趣子束裝計偕北上以謂指日可作老封君矣生去
不數日乃翁日哺假寐胡牀倏見女子披髮伸舌來前
怒容滿面戟手指而詈之曰老賊尙在此夢夢耶汝子
乘人之危無禮於妾致死非命汝初既失義方之教後
又無悔禍之心猶癡頑無恥妄想作老封君耶妾在闈
中非不能索汝子之命然等閒措大猶不足以大傷厥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二

九

考心必令其小有得意使老賊快慰之餘愈生奢望然
後妾乃得而甘心焉則厥考之心傷矣實告老賊汝僅
此子妾稽其冥籍秩居極品壽臻期頤妾請命於帝已
罰削殆盡許妾於蘆溝橋旅次報仇洩忿矣汝尙夢夢
妄想作老封君耶遽前批其頰曰汝如不信不日當有
好音至矣其父驚覺知其不祥亟遣使兼程追生歸使
至中途見僂從已扶生柩南旋果於蘆溝橋旅次自經
云乃翁聞信怨懊自搥鬱鬱不樂尋卒其嗣以斬
里乘子曰初女與生牴牾其言理直氣壯生稍有天良

當引咎自責謝過不遑乃惡其不遜窘辱不留餘地
反拊掌大笑自鳴得意是誠純袴惡少之所爲豈復成
讀書君子哉致女飲恨枉死其不能甘心於生也審矣
乘人之危四字誅心之論訂生爰書可謂鐵案願女欲
報怨於生先乃顯斥其父良以生之輕薄必其父平日
驕縱怙惡有以釀成所謂初失義方之教後無悔禍之
心二語又是老吏斷獄以此歸咎乃翁雖百喙不能辭
責女言汝僅此子四字最爲刺心且告以冥籍云云更
屬惡極意謂汝子前程遠大非尋常措大可比姑令小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二

九

有得意以爲明效然後於乃翁妄存奢望時下一辣手
使老懷快慰樂不可支者轉而傷心怨懊鬱鬱不樂以
死且斬其嗣報亦慘矣觀女闈中紿生之言玩弄孺子
直同兒戲的是妙人但不知蘆溝橋旅次報仇泄忿時
又作何狀想必另換一副面孔不似前媽然含笑矣惜
張生一去不能起於九原而問之也此事予見時卽習
聞之晤我友張南畊大令光甲詢之良然大令與生同
族並言其傾鄉薦時年才十有八耳

張玉常觀察

吾鄉張玉常觀察曾賜大學上文端公會孫少司空諱
廷瑑之孫也未達時赴金陵秋試舟次牛渚見上流一
女屍赤體浮水面觀察惻然亟命榜人援置岸上以紅
襪褙之及出錢市棺殮瘞義山樹碣識之而去是科
房官某公與典試官在閣每夜閱卷畢就寢甫交睫即
見一紅衣女子立帳外口誦且士林有氣節而後朝廷
有功名二句及閱觀察卷開講恰此二語首題乃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也房官與試官俱竊異之閱其文通
幅稱是意是名手且係盛德君子故一經呈薦即拔冠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二

序

多士既揭曉房官與試官話及前夢彼此相符歎為奇
事及觀察謁見俱以所夢詢之觀察沈思良久意是葬
女一事因具以告始各恍然
里蔡子曰似此等善事所謂易如折枝人人能為乃守
錢奴視若無睹誠為可歎耳張南畝大令言先是有懷
甯縣宿儒趙汝諧者前科落第以來歲有慶榜決意不
歸俯居蘭若下帷待試除夕夢至佛殿聞數人聚語姑
伏暗隙偵之聞一人言明秋江南鄉試未審名數定否
一人答曰定矣日十八魁何人也曰第一名解元桐城

縣張會廳後歷數至十八名其第九名則係趙名心竊
喜之又聞問曰闈藝何人所擬答曰擬者係方望溪先
生及某某諸公曰頗識之否曰頗能識之首藝題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迺歷將所擬十八魁文一一朗誦畢
趙澄心定神一一默識忽聞寺中鐘鼓聲驚覺見東方
已白詫為奇夢亟披衣起濡筆默書第一名文卻一字
不復記憶惟記得第九名一篇姑錄藏行篋以觀後驗
及入闈果是此題趙大喜爰走筆錄就時號門未開不
能交卷偶至第幾號見其人正繕首藝以後二比有出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二

序

無對思索殊苦趙覘卷面籍貫姓名恰是桐城張某又
窺其文前幅果即夢中所聞第一名之作以有所觸後
幅遂復記憶因撫其人肩曰公何思之苦耶其人怒曰
我自苦思干卿甚事何相觸也趙笑曰公請息怒此文
小子彷彿識之索筆一揮而就張讀之愕然曰公何由
知我心也頃構思正復如是但苦未就耳趙附耳密以
夢告並戒勿泄張亦竊喜揭曉果然兩人由是訂交較
他同年情誼倍覺親厚云由此觀之足徵科名自有定
數豈人力所能為耶

余鏡湖太史

咸豐己未秋粵寇竊據金陵暫借浙閩舉行江南鄉試婺源余鏡湖太史鑑時為諸生寄居如皋資斧無措幾不能應試賴各友醵助始克束裝就道將至浙省停車河畔待渡見前舟渡人甚多半是赴試者中流大風驟起溜疾舟重遂致覆溺太史惻然亟以手指車大聲呼曰我帶路費甚豐有能援一人上岸者酬白金百鎰瀕河居人多習泗水時方秋獲農人貪財咸輟業從田中趨至爭脫衣下河將所溺之人盡拯置岸上俱慶再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二

三

生眾向太史索酬太史又笑指曰我貲具在車上爾曹自取可也眾展其襪被惟銅錢十餘干文又啟視箱中則舊衣數襲破書數本而已眾索然失望問曰君貲何在曰我貲具在此不汝欺也曰然則一人百金之說何謂也太史笑曰我姑妄言之耳爾曹如謂我食言所拯諸人具在生死惟君既援之上岸再推之下水如何眾譁然曰君偵也耶天下祇有揀命那有戕命之理太史笑曰若然爾曹即當行一善事請不必再較錙銖矣遂取錢十干給眾曰嗟嗟薄敬聊以塞責眾相視無可如

何瓜分其錢而去是科太史登賢書第一名此亦張南畝大令為予言者

里藥子曰大令並言太史素抱不羈之才兄陞字見龍幼舉武孝廉其封翁正行先生精越人術僑居如皋四十餘年為人治疾遇貧窮者不惟不責謝且施藥餌歷久不懈即此陰德不小彼蒼能不默有以報之哉觀太史倉猝應變指車一呼眾人雲集似此急智亦人所難及况傾貲分貺毫無吝色謂非豪傑之士乎宜其弁冕賢書而簪臺詞館也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上

三

甲乙借試

甲與乙偕赴秋試襪被同車日暮失路見前有茅屋數椽因往叩門聞內哭聲甚哀久之哭聲甫輟一老婦手篝燈開門問客胡為者甲乙以失路借宿告老婦曰我家無男子屋又湫隘奈何甲乙懇曰但假容膝地得免露宿受惠不淺他無求也老婦曰既不嫌褻敢不如命甲乙大喜命僕解裝同隨老婦入展被於地將坐以待旦乃問老婦姆家男子何往頃聞哭聲何哀之深也老婦嘆曰亡夫亡兒俱為諸生頗負微名前歲大疫不幸

相繼而逝今將服滿孀姑孀婦難以存活況亡人去世時殯殮絀貲不無負債不得已將兒婦改醮昨甫有成說姑婦難分是以哀耳甲乙聞之惻然問身價幾何曰已說定白金四十兩擇日人財兩交矣曰汝婦畢竟願守願去老婦泣曰我婦素賢孝如願去不待服滿矣今實備處此難再遷延那得不悲甲乙又問其父子姓名知無虛妄不勝太息因附耳籌議謂老婦曰我二人敬汝婦賢孝又憐汝姑婦難分願贈白金四十兩免汝婦改醮何如老婦聞言檢衽伏地泣謝曰若此恩同再造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二

丙

結草莫報甲乙急掖老婦起啟篋出金如數付訖天明興辭而去時七月中旬新秋殘暑晴雨不時一日晡後暴雨如注薄暮始霽泥淖車艱於行方躊躇間月出東山皎若晶鏡路傍有一小屋門外二人徘徊若有所待見甲乙至拱手前迎曰兩先生辛苦哉如不嫌蝸居敢請稅駕甲乙就視前一老者蒼髯垂胸年可五十許後一少者年約三十以來亟與爲禮曰吾儕正苦栖止無所荷長者高誼挽留感甚惟倉猝干擾未免太幸老者曰二公休得謙讓蝸居狹陋勿罪爲幸遂肅客入屋止

一楹東西對設二榻餘無長物命僕解裝宿西榻請甲乙展被東榻賓主席地環坐老者命少者出酒肴列地上笑曰執炊無人暮夜不能舉火有屈兩先生冷啜殊愧人也甲乙謝曰天氣尙暖冷啜何礙彼此酬酢談笑甚歡甲乙叩問主人姓名笑而不答少選月至中天明河橫練老者笑曰良夜逢嘉客悶飲殊屬無趣兩先生志切觀光何妨各擬三藝以消良夜少者曰諾爰出紙筆拈四書題三強甲乙同作甲乙構思頗苦見老者少者走筆風馳頃刻三藝各就老者彙付甲乙曰我二人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二

庚

迹跡荒郊不談此調久矣草草急就敢求斧正甲乙讀之歎爲傑作自愧不及老者日夜將闕矣兩先生請少寐以待明發老夫亦倦欲眠不能久陪矣言畢與少者枕藉地上倏已熟睡甲乙以行路勞乏一偃仰便入黑甜無何僕醒見已身與甲乙各臥厝樞上大驚亟呼甲乙起互相駭愕拂視前和書有姓名蓋卽老婦之夫若子也心知有異喜夜作各藝俱在分藏篋中入闈果此三題錄之果同中式春闈復聯捷成進士甲乙不忘鬼德又各餽老婦百金並爲其子婦請旌於朝以表賢孝

焉
里蔡子曰鬼知報德足徵杜回結草之言不妄此定遠
方芷春茂才為予言者芷春並能應舉其姓名惜予不
復記憶矣

林妃雪

熊生瑞縹字凡菴姑蘇太湖廳人性倜儻容止甚都讀
書鄧尉山中冬夜漏二下霜月滿天清輝皎潔顧而樂
之徘徊忘寐忽聞管絃聲抑揚盈耳若遠若近信步跡
之數武見深林中樓臺宵露氣象莊嚴石獸當門雙扉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二

未閤堂皇燈燭輝煌人影幢幢往來蹀躞潛躡足次且
入內伏窗竊窺一美人宮裝上坐年可三十許右側坐
一美人齒亦相等着淡黃綃衫手彈箏篋聯肩坐一美
人年二十以來着葱綠水雲之裾兩腕約金玉條脫手
搨玉笛對坐一美人衣絳綃帳年可十七八髻邊貼翠
鈿輕拍牙板疾徐中節其餘滿堂姝麗年皆二十上下
列坐傾聽所衣各色不同類皆輕綃軟縠更無一人着
羔狐者竊怪時方苦寒何不畏冷少選曲終上坐美人
贊曰南昌夫人古調獨彈一洗箏琶俗響我輩何幸聞

所未聞黃衫美人謙曰三日不彈手生荆棘蒙賢妃謬
贊更覺可羞東坐一美人着藕色五銖之衣者笑曰夫
人曲終奏雅毫髮無憾惟羅夫人笛聲入破稍滯半板
賴貴主靈心妙腕巧為偷聲不然幾難合拍意者心念
羊生神移手蹀耶上坐者笑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似
此吹毛索瘢得勿令夫人齒冷着葱綠者嘆曰妾當日
不過命幸在尙有仙骨不惜以一粒金丹度其出世因
無他事一經慧業文人曉曉饒舌遂不覺輕薄殆盡矣
西坐一衣青綃徒者笑曰姊姊與羊生一段因緣尙屬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二

形跡可疑尤可笑者趙師雄小子偶然醉寐夢中便妄
生幻想若非翠羽喚醒又要造出幾許黑白矣東坐一
衣紫羅襦者笑曰師雄僅託於夢猶不敢公然唐突惟
有老逋無賴判將一種清寒骨老氣橫秋硬呼我輩作
妻不尤令人噴飯耶滿堂大笑上坐者曰卿等亦不必
過於惡謔我輩伏處山林亦全賴好事才人品題渲染
聊為林下生色况神仙眷屬自古儘多固無足怪但今
夕快聆妙緒聞閣情形未免畢露倘屬垣有耳不又傳
為談柄耶乃命侍兒出闔戶即有麗婢三五輩持燭聯

袂出瞥見生驚呼有賊內問何在羣婢前推後挽將生擁踞堂下上坐叱問何處狂生負夜偷覷人家內相罪該萬死復有何說生幸近羣美自賀死得其所因從容自陳邦族叩稱實係誤犯罪知不赦但求賜死着淡黃衫者叱曰既係秀才定知守禮論汝罪在不赦姑念書生無知賢妃愛才汝如能擬庾子山詠畫屏風詩第一首稱如旨我輩當為緩頰生不假思索即次元韻口占以應曰仙境四時春梅花堪結鄰顧影祇自賞索笑豈無人綠萼鏡中髻紅英醉後脣碧天霜月淨輝映增精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二

美

神羣美同聲讚其敏捷且謂子山此詩即唐人五律之祖和詩雅近初唐足以贖罪上坐者笑曰始以君爲風狂兒不謂竟是風雅士休怪孟浪乃命生起賜坐生三讓然後就位上坐者曰既遇嘉客不可無酒乃命設三席獨坐生於東席中西兩席羣美環坐生嘿數共十有五人徧添松明照耀如晝頃刻水陸雜陳凡龍肝麟脯水桃火棗之屬畢具行酒侍兒靡不佳妙惟肴酒皆冷酒入口寒沁齒牙而甘芳異常下咽頓覺肺膈清爽肢體舒泰生量素宏連飛十數觥賦賞其豪上坐者命各

拈經史中梅字流觴禁用唐以後詩詞生屢犯令受罰又問古以梅爲氏者誰先或曰梅宛陵或曰梅福或曰梅賈生謂股大夫梅柏諫紂炮烙死當以此爲最先衆謂稗官不足信應倍罰生爭見路史衆謂杜撰因滿引一大斗促立飲生不得已一飲而罄衆益豪之約輪流把瓊接坐一女郎着淡白綃衫年可十五六齒最穉時已微醺笑厲雙渦目波剪水色尤嬌豔最後把瓊生故辭讓久之接瓊陰消其掌女郎一笑瓊墮地碎然有聲四座大譁謂應罰十爵生避席曰餽生幸叨寵遇得預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二

美

盛筵不覺飲已逾量倘再貪杯必致失儀敢辭衆不許上坐命再盪三爵而後罷席生如命飲訖上坐者謂生曰妾自膺寶勅管領花魁伏處山林久與塵世疎隔不虞君忽涉玉趾良非偶然因指白衫女郎謂是兒與君固有夙緣今夕良辰合當遣奉裳衣君其無辭生喜出非望倉猝莫知所對唯唯而已尋命侍兒撒燭送兩人歸寢羣美各亦告退侍兒導生至東院一月洞門門內白石嵌地其平如掌厯階而升循廊左轉有屋十餘椽楣上榜跋香精舍四字複室曲房連牀窳窳室內圖書

滿架羅羅列絕無俗玩而青爐中沐衾袂畫皆新
 製一似嗚嗒碎辦者几上燒梅燭如壁懸吳道子所
 畫嫦娥竊藥圖兩傍懸楊少師行楷一聯云綠水鴛鴦
 芙蓉池沼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秀麗楊妃榻有圍屏十
 二幅前十幅係邊鸞所畫梅花末兩幅係花蕊夫人惜
 書宋廣平梅花賦時雖嚴冬滿室益然有春氣侍兒披
 扉既去生叩女郎姓名自言她雪林氏小字燈籠問上
 坐美人為誰答為江妃采蘋彈箜篌者乃神仙尉之夫
 人即嚴陵外姑也倚笛者粵綠華拍板者壽陽公主其
 蘭若館外史 里葉卷二

他一一稱述生聽村鷄已鳴因趣就寢相將入幃備極
 嫵婉覺一種奇香出自女郎肌膚汗氣微帶酒醺異常
 撲鼻因問頃所飲酒是何麴釀如此甘芳她雪笑曰君
 真俗物此酒乃采百花之精以甘露醱釀而成上者為
 沉精次者為灌髓頃所飲者尚是次等君若飲沉精更
 不知顛倒何若也生不禁稱羨歎曰安得一嘗沉精願
 斯足矣她雪笑曰君休妄想沉精惟真仙可飲俗人飲
 之反傷臟腑為害不淺生聞而大驚固疑她雪非人為
 愛其美又以其語言和婉似非禍已者遂亦不畏因問

卿所言江妃諸人去今千百餘年何得尚在曰江妃本
 黃姑之妹上帝念其平日無過且素愛梅謫滿後乃命
 司掌梅花若妾等則各有所司要皆歸其管領以與君
 前世有緣故蒙賜以速好生笑曰信如卿言是亦仙子
 無疑小生幸近蕪澤樂而忘死倘不及時細意領畧恐
 有日分離悔之無及遂捧其頰而逐逐喚之如雪低笑
 曰狂生囉哩矣晨起同往朝江妃她謂生曰林妹妙齡
 慧質妾所珍愛今既違事君子可在此小住俟梅花盛
 開當召客為賀生頓首謝生嘗閱室內藏書各帙皆有
 蘭若館外史 里葉卷二

牙簽編誌甲乙書名多目所未睹內有百函小篆署天
 地心三字偶披覽之皆備載古今梅花故實並歷代詩
 詞歌賦卷末以高青邱詩終方循玩間她雪適至問古
 人言梅如鹽梅標梅皆只言實而不言花以梅花入詩
 始自何人生曰卿忘也耶前小生所擬庚子山詩即詠
 梅花之始她雪笑曰卿休矣子山以前不已有陸凱鮑
 照耶生辨曰不然詠梅花要以葩經山有嘉卉侯栗侯
 梅為始所謂卉者即花是也她雪笑曰君如遇觴政又
 當受罰如以卉為花則栗花固未見嘉也相與拊掌生

暇從如雪遊見屋之四圍縱橫數里盡是梅樹不下數
萬株蓓蕾繁密每低徊其下盼其速放隣近上元開者
漸多各色繽紛迷離炫目直如萬頃晴霞詰旦傳江如
命召客如雪晨起濃粧戒生勿出日晡喧言客至如雪
攜生登後一小樓窗皆嵌以五色頗黎生倚窗遙窺則
見美人數輩從天而降有騎龍者有騎虎者有騎鸞鳳
鷓鴣者所乘奇禽異獸類多不識末一人騎五色蝴蝶
翅如車輪栩栩可愛其衣裳釵舄迥與世別如雪密告
生以羣仙之名騎龍者上元夫人騎虎者吳綵鸞騎蝶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五

者羅浮君其餘董雙成范成君許飛瓊紀離容李慶孫
郭密香段安香婉凌華石公子王子登杜蘭香麻姑毛
女嫦娥織女女兒弄玉碧霞君雲和夫人等不可勝記
江如率眾相迎上元夫人問林婢何匿不出見客豈貪
戀新郎寸刻不捨耶生聞之急推如雪出羅浮君見之
攜手先言曰林妹出落風流天然可愛腹中已有俗種
猶靦靥喬粧處子何為如雪面發赤一一稽首問訊上
元夫人謂今夕元夜我輩當趁良宵嘉會為林婢添粧
上鬟僉應曰諾江如肅客升堂肆筵設席八音迭奏主

容盡懽薄暮江如命樹間悉懸燈燭作卜夜之遊傲而
皓月漸升羣仙屢屢遊戲花間月影燈輝花光人面互
相照映愈覺精神未幾蟾魄西斜羣仙始各興辭翩跹
花杪緩緩凌空而去如雪招生下樓生視羣仙已為上
鬟較前更增媚如雪臚列羣仙所賜木難火齊瓊玕
珊瑚等物皆世罕有亡何落英蓋地密葉成陰生撫時
感物淒然有故鄉之思如雪已知之謂君欲歸乎生日
誠如卿言故土可懷新人難捨奈何如雪歎曰人生悲
歡離合自有定數如不令秋扇見捐又何愁破鏡不合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五

正無須瑣瑣作兒女子態也越日即白江如為生祖餞
羣美畢集江如自倚玉笛命如雪歌梅花落曲以送生
行如雪低鬟歛容曼音歌曰昨日梅花開今日梅花落
明知花落時何不早行樂樂樂送君懶勸白玉杓初
闌甫畢舉座相視皆有離別可憐之色又命再歌後闌
如雪以綉帕拭目檢在再歌曰今日梅花落後日梅花
開花開厭孤賞盼君早歸來來來待君滿引黃金杯
歌畢眾皆稱妙謂後會有期此歌定徵佳識足以破涕
為笑生起作別江如賜明珠四雙南昌夫人以次各有

所餽如雪又取前羣仙所賜並自脫金釵珠珥等物以錦帕裏好納生懷內招元鶴一隻與生並坐自送生行囑閉目勿視但聞鶴起空際耳畔風聲習習約一炊許如雪呼曰止生啟目視之人鶴俱杳身立郊外距家門不過數武急趨至家妻見之悲喜交集先是生夜出逾日不歸館主人疑其歸家既而妻使人招生始共詫異妻鍾氏美而賢檢生衣物俱在又以生好爲狹斜遊疑有所昵姑置之至是生具述所遇屈指流連將兩月共猜遇仙因繡江如及羣仙像祀之生乃出所贖各物揀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二

三

鬻數事已得資鉅萬營田宅蓄僕婢居然大家惟念如雪不置託故仍如舊館潛訪其處青山白雲茫無所有惟老梅萬本接葉交柯無數野鳥迴翔嘲啣於其間而已歎息零涕而返越歲生方家居忽有道士款關來訪自稱菟陸山人懷中綳一嬰兒解以授生附書一緘生折讀之云自阻光塵曠輪寒燠計故人之無恙思君子兮涕諉非無縮地之方尅期可至惜少回天之力奪命爲難誠以聚散靡常悲歡難一遲速固有定數毫忽不可強求果其白首有心彼此靜以待之未必無合并時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二

三

也茲以正月初吉一索得異敬浼上仙寄還嗣體是兒福相遠過乃父懸知夫人賢淑腓字覆翼實嘉賴之嗟乎碧雲千里皎日一心倚竹有懷飛蓬莫沐誰能遣此花濃蝶聚之天無可奈何月落烏啼之夜伏惟保護動履歛攝閒情倘蒙念舊殷拳則玩兒股掌見子卽如見其母可也林氏如雪箋上並頌夫人極祉生閱書大慟款留道士自抱子入內付妻妻方苦不育得子大喜名曰毓仙生出謝道士並求借訪如雪所在道士不肯堅求不已生階前故有紅梅一株道士袖出一玉杯授生囑曰挹杯水澆之俟紅梅變白自可與意中人相見生再拜受杯酬以黃金不受而去生果如言日澆杯水祝其速變至七八年紅色漸殺十年花開全成白色粉搓玉琢一片晶瑩生顧而狂喜時對花躑躅以盼好音一夜明月方中獨立花陰正有所思忽有人拊其背曰故人別來無恙良夜迢迢得毋岑寂不生驚視之乃是如雪大喜攜手至齋中備訴相思之苦如雪笑曰君不言妾已知之江如感繡像之祀喜君志誠又恐始終不能如一故命道人授玉杯以試之果蒙用情之專歷久不

懈不似尋常輕薄兒始命妾來從此可常聚首矣翌旦生挈如雪朝妻疑爲仙齒序姊妹時子已十歲聰慧絕倫自塾中喚歸拜母如雪笑撫其頂曰兒有母覆育忘所自出矣如雪和婉嫻靜生妻亦愛好之不與爭少而如雪則每勸生就妻寢其平居與人無異惟偶食瓜果絕不嘗煙火物臨下謙而且惠每遇失物輒知盜自何人藏於何處即使其人自行獻出並戒生勿苛責人以此奉如神明敬且畏之生嘗問葛陸山人知爲羊真人權因問真人至今尙與羅夫人相聚不曰仙人眷屬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美

與人世仇儂不同大抵仙人相交以神不以跡相接以氣不以形交以神者千里不啻一室卽或有時相聚則以氣相接而兩情融洽真極細溫化醇之樂不比人世必琴瑟而後謂靜好牀第而後謂恩愛也生聞之恍然頓悟因求授神交氣接之方如雪笑曰汝根基淺薄何遠欲作神仙功課耶生問神仙功課當從何作起曰當從善事作起凡人能行百善者可登上壽能行千善者可作鬼仙能行萬善者可作地仙如能行十萬善者則可身超三界而爲大羅天仙矣君其他之生極爲首肯

自是力行善事時毓仙十七歲已入翰林弱冠典學楚南奉勅迎養生方求學道不樂遠行遂與如雪留家惟鍾夫人一人前往如雪寄金刀二柄付毓仙藏之以備不虞後果遇盜見空中有金甲神擁護盜不敢犯又嘗過洞庭大風掀天覆舟甚多金刀忽躍出匣化二金龍夾舟泊岸刀仍自還匣中毓仙知母仙人焚香遙拜而珍藏之生幼好學著作甚富垂老孜孜不倦彙集全稿將謀付梓如雪取而火之笑謂生曰君一生徒務虛名不知名爲造物所最忌古今享大名者境多蹇塞不如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尾

藏拙爲子孫造福生以畢生心血一旦焚棄殊甚悞惜而已無可如何只合付之一笑從此專心致志與如雪講求元理初教以按摩吐納之術久之漸能辟穀年過八十面貌居然少年如雪將七十望之猶如處子時毓仙長子鼎年十八已入詞館次子燹年十七亦登賢書毓仙皆遺回事親如雪大喜自爲擇婦皆稱嘉耦踰年各舉一子祖父母出與孫兒婦齒相若不知者多以爲昆季宛若焉如雪笑謂生曰古云人老成精若我輩久恩世間雖不成精亦難免人竊議不如撒手爲高生亦

為然乃作遺訓付二孫夫婦夜冠端坐含笑並蛻毓仙已晉卿貳京邸聞計星夜奔喪歸葬昇棺輕若無物人多以為尸解齋前白梅自後花開並蒂家每有喜慶事結實愈多子孫至今猶以之占休咎焉

里藥子曰神仙未有多情者觀江妃之試熊生以其用情之專乃許永諧遂好足見神仙眷屬不能忘情必謂七情俱絕始可入道吾不信也至如雪教生求仙之方惟在力行善事然則求仙並非甚難特患人不肯行善耳何物熊生得此奇遇朱顏不老含笑同歸來去分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明得勿令劉阮羨殺耶

夜話

予客灤州冬夜與陳果堂參軍葛少我司馬倪次郊刺史圍爐瀹茗各述先德果堂言其祖煥文公諱章少而讀律每在幕府辦公惟謹其祖母沈太君內助行善御下慈愛臧獲有過亦不肯以疾言厲色相加老年奉佛茹素子孫進甘旨悉邵之但偶食螺螄數枚而已鄰有某甲走無常誓至陰司見有房屋一所金碧焜耀內設龍頭几杖各物陳設精潔門上橫額四字甲故不識一

丁不知云何惟見額四旁栖螺螄數枚蠕蠕然動亦不喻其何意忽一人來甲試叩之其人答曰此陳十八太娘之第也君未知耶十八者其祖行太娘者其土稱也後為沈太君述之為之悚然遂不復食螺又言其外大父清苑孫翁少遭伯奇之厄卒能以至誠感化後出而讀律每閱爰書細意平反嘗夜禱告鬼神倘有冤屈乞於夢中相示娶葉孺人相助行善惟恐不及夫妻矜惜貧苦老而逾篤至今子孫科第相承弗替人以為天之報施善人為不爽也少我言其祖母吳太君好行善事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二

尾

愈老愈篤丐者求食必熱而給之或叩其故曰殘羹冷炙最易傷人况若曹飢飽不時腸胃疲敗若滯以冷物必速其病是非行善適所以害之也聞者稱嘆是可為給食丐人之法次郊言其木生祖母某太夫人性慈善平生矜孤恤寡敬老憐貧無微不至冬月遇窮媪寒冷輒解身所着棉襖袴予之已則恒自忍凍雖子孫不告之此所謂陰德耳鳴也是與于曾祖妣殷太君絕相類初曾祖父石村公由拔貢中順天南元大挑知縣改就教職官高郵州學正嘉惠士林州人至今稱頌考終任

所宦棄蕭條時先王父問冕公尙未成童曾祖妣殷太君扶櫬攜孤歸里親自課讀日僅薄餼充飢而已以家道零落井曰躬操並於荒山自鋤地開懇荷篠負鍤不憚勞苦性極慈善遇貧苦必設法調濟雖忍飢耐凍而不辭也既先王父捷秋闈報至適殷太君在圃種菜就問居止太君笑而指示之或謂此卽太夫人也報人相顧詫嘆自是日用差給太君冬月皮衣恒質以濟人先王父爲之贖取一室春暖又付典庫矣平居訓先王父居官爲人之道壹以廉正慈愛爲本故先王父官楚南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歷宰安仁安福會同等縣不名一錢見背後幾不能歸櫬同時邑中多顯宦歸時類獲重貲不幾何而後嗣凌夷華屋爲墟良田易主矣而吾家寒素固如故也殷太君歿先祖妣程太君踵其遺法類若畫一至本生先妣史太恭人生性慈和最喜隱惡揚善平居自奉儉約家大人好客客至烹飪必躬親之膾炙豐腴不少吝嗇村嫗爲先妣執炊間竊米鹽等物或以告先妣先妣置若罔聞問之則曰此細事我所失有限若曹得少沾潤不無小補一經道破縱不致變生事外倘他人聞之相戒

勿納是絕其給役之路彼將何以自存耶鄉黨賢之至今猶稱道弗衰昨予歸自京師家大人訓之云族中有扶鸞者先妣與先伯母陳太君降壇謂同膺上帝勅封先妣爲東隅老人先伯母爲西隅老人同在北海鎮守海怪三年無過例當遷擢今三年矣又未知量移何若也惟予小子不肖因循苟且不自奮勵少遂顯揚增光泉壤以慰在天之靈清夜自思能勿愧乎能勿勉乎

吳真人

吾邑明季有吳某者性至孝曾兩刲左右臂療父母疾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家貧販魚爲業父母所欲必竭力奉之甘旨無或缺他日販魚歸見道左一兀丐兩足自膝以下踝以上腐爛無完膚膿血狼籍臭不可邇行路者掩鼻而過吳獨顧而嘆息心竊憐之兀丐叱曰汝胡爲者顧吾足而嘆得勿憎厭我耶吳謝曰否否吾嘆子之足創甚而憐其不良於行恨無術可以療之何憎厭之與有丐笑曰如此甚善願吾患此數十年經多醫無少效僉謂必得一義士跪而舐之患當已汝果惠而憐我能如醫者言姑一試之可乎吳曰此惠而不費果能已子之患快莫大焉

有何不可丐遂伸兩足願謂吳曰來來請嘗試之吳面無難色果伏地次第跪舐但覺芳香撲鼻不聞其臭舐訖痂落盈掬膚柔潤如切肪光可鑑影心竊稱異丐嘆曰汝真義士也實告汝我非他乃拐仙也夙耳汝好義今果然真仙材也汝能從我遊乎吳叩首謝曰仙師不棄幸甚徒以有老親在事養需人不敢奉教丐贊曰汝根器甚深上帝鑒汝孝思久已名注仙籍我始授以大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二

星

尋常丹藥萬萬也吳自砥劍後心地光明頓增智慧跪受仙教人耳卽悟歸家試取片痂置魚籃中枯魚無數盡活味且鮮美自是價倍他貶不數年居然小阜乃買田潤屋娶妻生子親歿殯葬盡禮廬墓三年爲子授室卽以家事付之絕不過問每遇旱澇迫於鄉人之請禱晴祈雨輒有驗鄉人多受其福羣以真人呼之邑有某公子者素好客吳嘗出入其門與之遊戲座上有崔道士江西人固天師府法官也少業儒嗜酒父戒之不悛杖之怒逃至龍虎山旣爲法官頗得天師寵任父歿家

人赴聞怒不奔喪天師惡而擯逐之崔挾術遊江湖聞公子名踵門求見公子試其術大喜待以殊禮邑東城有河每春水新漲激澗滿岸公子偶以有事過河欲渡無舟崔呵片席成舴艋登之倏達彼岸歸時又臨流覓舟吳笑曰舟不如騎戲拾拳石呵之果成駿馬鞍韉具備三人並跨踏波如履平地達岸衣履不濡視所坐騎依然拳石也吾邑春日兒童爭放紙鳶公子顧而樂之崔戲摘柳葉吹之幻一大鵬盤旋霄漢吳戲吹繫馬石幻成一龍鱗甲燦爛天矯天際見者皆驚爲真龍也公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二

星

子有別業在龍眠山秋日招吳與崔小酌請各試其術崔謂能顛倒四時拂袖一揮果見滿山紅葉變成桃李吳笑謂崔曰汝顛倒四時盡觀我瞬息千里乎以公子嘗誇西湖亦拂袖一揮果見六橋三竺諸勝境歷歷在目崔笑謂吳曰君能瞬息千里而謂我不能乎時京師某皇親有花園名甲海內公子幼曾從父遊覽嘗稱道不置崔謂在此小飲殊悶請一訪某皇親花園何如公子曰甚善崔擊公子祛試一舉足果卽至其園園中景物與曩時所見無異公子不勝詫愕吳笑曰是何足

道公子倘一遊瑤池更不知傾倒何若也公子喜曰瑤池亦有術可至乎吳曰可迺袖出布帕方五尺許挈公子與崔立其上叱曰起起帕果凌空而升頃刻身登天界但見仙山樓閣金碧耀目其中琪花瑤草千態萬狀蟠桃多樹時方着花五色迷離其大如瓊芳氣沁骨一空凡豔既至一亭上榜俯視一切四字試側身下視五岳如粒滄海盈勺眼界陡擴胸襟洞開亭中几榻皆設錦裯繡褥吳拉公子少坐覺柔軟異常竟體爽適吳笑曰枯坐究屬少趣臣敢請阿母賞給清醪派遣仙姬爲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二

四

勸一觴可乎公子笑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吳下坐向內稽首者三口中喃喃不知云何少選仙童數輩果實酒肴而至麟脯龍肝冰梨火棗之屬羅列滿案吳幸公子再拜稽首遙謝阿母然後就坐王母尋命侍兒范成君婉凌華許飛瓊董雙成四仙姬前來勸觴各起爲禮畢觥籌交錯酬獻甚懽酒酣吳避席拜手前致詞曰臣等猥叨阿母賜醪榮幸已屬溢分又蒙命仙姬勸觴尤爲曠典惟久慕仙姬等雅擅音樂敢請一奏天籟俾洗俗耳傳之下界九稱佳話區區之忱未審見許否也諸

仙姬俱笑而首肯須臾五靈之石八瓊之瑛湘陰之磬雲和之笙絲竹鏗鏘泠泠盈耳范成君歛容正襟倡歌曰二曜左行蒼蒼右些左之右之人增壽些婉凌華整鬢彈袂繼歌曰醯醢其展翼兮黍民其交睫兮載疇其禪相兮蚩蚩其一蝨兮許飛瓊慨然太息而續歌曰噫嘻夏何爲而必暄兮噫嘻冬何爲而必寒兮噫嘻四時何爲而必代謝兮噫嘻造化何爲而必拘拘不化兮董雙成掩口含睇而卒歌曰雲油油而果車耶風飄飄而果馬耶真耶假耶無可無不可耶歌畢四座稱善吳幸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二

四

公子等再拜與辭仍登帕凌空冉冉而下公子拭目而視不禁駭詫去時秋杪歸已暮春樹木杈丫一瞬綠陰成幄矣始知天上片刻人間已逾半載公子俗念頓空知吳異人堅請願從學道吳謂公子是富貴中人執不可崔以吳技出已石術之嘗以足戲蹴吳腹隱痛下墜吳知崔將以術殺已閉門內視七日腹中下一鍊砧重十餘斤惡之後與崔遇以掌拍其背曰君何惡作劇然鍊砧之惠不可不報也崔心痛甚知吳報已急辭公子歸家亦將閉門鍊氣以祓除之計過四十九日當無患

市月後吳使人探諸其家崔子遵父命拒不使見其人
給之曰汝何愚也我知汝父閉門鍊氣今已月餘矣焉
有人經月餘勺水不嚥而猶能存活者乎其子以為然
試往覘之甫一推門見崔跌坐榻土背有五小虎口各
啣銅釘而力拔之釘約長五寸許拔出過半見生人至
虎遁而釘仍入內崔厲聲長嘆而氣遽絕吳年至八十
腰腳健於少年一日有兀丐來訪與話良久丐去吳命
子為治喪具命畢端坐無疾而逝或謂拐仙來度出世
後昇棺輕若無物蓋尸解云

蘭若館外史 里葉卷二

四六

里葉子曰大羅天原無無父之國矣之孝思早蒙上帝
鑒察名注仙籍宜矣若崔者初逆父教繼不奔喪欲以
術殺吳卒為吳所殺是殆亦天假吳手以誅不孝者乎
吳之奇跡甚多鄉婦孺類能道之予所聞者如此並聞
吳歿期年有鄉人遊嵩山見吳與一道士藉地飲酒鄉
人愕然問曰久聞君已仙去願尙恩跡風塵耶吳笑謝
曰仙去則吾豈敢好事者為之也其人歸急訪諸其家
告以所見始知尸解之說不謬

吳解元子

江浦吳解元家楣有女年十八于歸有日忽下體腫痛
臥不能興翌晨自以手捫之儼然變為偉男也庸通和
尙飛錫滬濱會親見之時年已及壯且娶妻生子多年
矣並言其兩耳尙有釧孔兩足以纖瘦不能納履終年
但着吉莫韉中實以絮大不過五寸許耳子聞而異之
謂非作大善事不能致此後聞解元家固臨江行人來
往恒苦無渡乃倡捐於兩岸各製舟楫創設義渡永占
利涉萬口交頌時解元齒已垂老殊苦無子一旦化雌
為雄足見天報善人為不爽也

蘭若館外史 里葉卷二

四七

潘氏祖

蘇州吳縣潘氏其先累世鉅富虔奉大士樂善不倦凡
求飲助者皆能曲如其願日設米穀於門使紀綱司之
以餉丐者如是者有年矣一日晨興忽有老嫗攜筐來
乞米予之升請益者再而意猶未足紀綱以其無厭訶
之聲聞於內主人出詢知其故問嫗所欲曰欲得穀一
石諾之令呼人來擔嫗大喜稱謝置筐而去待至日暮
不見人來視所留之筐內給穀三升已粒粒變成珍珠
矣始悟嫗為大士化身試其誠心為善否也厥後科第

蟬聯至文恭公世恩以大魁爲首輔子孫至今顯貴予南遊聞吳人言之甚詳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二

吳

里乘卷三目次

扎拉芬夫婦

仙露

袁姬

夙寃

趙乙

絳幘生

屍變

小蛇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辣蟲變蛇

灤州儒學蛇

溧陽史仲舉言三事

樵夫某甲

平鄉縣老儒

超勇公軼事

海州四怪

鄭甲

于金亭

員先生

錢弗要

徐霞客

產怪

祝由科

褚祚典

古雛鸞

粵東某甲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三

里藥卷三

扎拉芬夫婦

桐城 許奉恩 題件

北拉芬者漢軍百文敏公之冢嗣也墮地授官成童取妻某氏年齒相同伉儷綦篤文敏薨後公子蔭襲秩躋卿貳十九歲甫生子賀客閭湯餅溢座誥且公子忽起頰漱具冠服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稽顙曰昨夜先公命之矣兒本上界星官今既有子合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兒不能奉母終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三

天年且以此呱呱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兒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兒盡孝九此皆天意母亦毋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侮甬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初公子以妻新媿戒家人勿遽以凶耗告太夫人痛子愛婦恐傷厥心遂如戒祕治喪事及妻審公子僉託人直為辭三問三如之乃不復問兒既彌月妻忽晨興命婢具湯沐穠粧結束珠冠霞帔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禱祗曰夕夕公煙命之矣妾

本上界女星夙與公子有緣今既有子合與公子各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妾不能奉姑終天年且以此呖呖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妾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妾夫婦盡孝凡此皆天意姑亦庸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侮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

里藥子曰觀公子夫婦彌留時告母諭衆之詞歷歷明晰如出一日此殆蘇長公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者歟降昴騎箕足徵載籍不謬如公子夫婦者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三

一得嗣體人事已盡含笑偕逝可告無罪矣牛女兩星之外天上又添此一雙嘉耦傳之千秋真堪豔羨

仙露

高陽某生舊家子也少孤家業素豐以委託非人乾沒折閱銷耗垂盡及生長知事年少負氣奮欲恢擴舊業遂將存產盡行鬻變作抵注得二萬金服賈遊吳計反掌可與陶倚垺富時吳下有名姬仙露者年甫破瓜豔聲隆起生方喪耦耳姬名姑借友具贄往訪一見目成兩情心許酒闌送客留髮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割臂締

盟矢以嫁娶日是無日不往未及一年腰纏漸縞難原媼欲頓遭白眼生將質衣貨馬以供纏頭之資姬微聞之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兒耶則已如以伉儷視兒則宜早爲之計大抵平康生活有貲卽事趨承雖富有銅山亦不能填無底之壑日來偵君囊橐告匱聞將變質衣物殊非長策且過此以往又將何如生沈思久之答曰小生所謂得過且過過此以往倘計無所之拚一死以殉知已姬聞之淒然曰果爾則君之計亦左矣君如實心愛妾彼此不妨熟商鳴媼所欲者貨財耳君在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三

此耗費已復不少况爾我自首之約方君盛時媼曾極口許諾君試申前說料亦不忍苛求得間第往探之需價多少君如不足妾薄有私蓄當以相助商計已定越日生果如言詢媼且謂嫁娶之約媼所親許天父地母貧所與聞小生久客當歸理宜不背前盟聘貲若干合當如命敢請媼冷笑揚曰答曰所說誠然然自妮子入門老婦教養不易今欲脫籍其身價在他人必得千金念公子平日伉爽願減其半如有五百金卽惟命是聽不則莫怪老婦不情也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得

幾何曰變鬻衣物可得二百金姬曰若此易矣君遠去措辦俾事早偕遲恐生變生急慘澹經營姬爲傾筐倒篋湊合如數攜以獻媼媼初以五百金非生所能猝辦今竟如數相付礙難反齒不得已納金署券乃盡褫去姬之衣裙釵飾僅存和袴遂令隨生速去時方暮春天氣薄寒姬再三哀求始給一舊布絮襖聊以禦冷生攜姬至旅舍檢理行裝所存無幾途長資短莫知所措逆旅主人憐兩人在弱慨贈白金一流甫得成行半肩行李生自負荷之姬披髮韜容徒步相從日祗行十餘里

蘭苕館外史

里乘卷三

四

不及旅店輒寄人檐下或宿古刹以爲常經秋始至齊境資斧不給會天雨纏綿泥淖難行姬足趾駁破血流濡襪脫以示生生歎曰小王飄泊窮途孽所自取固無尤怨累卿憔悴若此心實不忍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必有今日但人患無志不患喫苦君傾產出買爲欲恢擴前業也今舊業未恢產蕩盡攜妾而歸立錐無地其能免隣里嘲誚乎生曰奈何姬曰妾意小作貿易較跋涉安逸或冀少得什一亦可聊以解嘲還見故鄉父老君以爲何如生曰卿言良是願何待得

蘭苕館外史

里乘卷三

五

贊姬曰容妾圖之詰旦笑脫左履出珠一顆大如發菽付生入市售得三十金遂稅屋三椽操業來其作苦半年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業此不厭乎生曰以今視昨較僕僕奔馳懷皇無定相去不啻天淵矣何厭爲姬曰固然但所操太狹必稍擴充而潤色之方可生曰談何容易姬笑脫右履又出珠一顆大如前付生售之價亦相等遂兼貨米鹽醯醬雜物日有生色不半年漸蓄傭媼生日操會計夜擁麗人自以爲人生之樂如是已足姬忽問生日君將浮沈於此以終身耶抑尙有他志耶

曰小生得隴不敢望蜀矣曰敢問買與仕孰優曰買不如仕又何待言曰若然君何不棄賈而仕曰卿偵也耶明知小生讀書未成何從求仕曰妾聞司馬文園尙不以贊郎爲恥豈古之循良吏皆由科目起家耶君如有仕志曷不納贊以求之生不覺失笑曰卿益復嚶語些須薄贊僅敷餬日那有多贊可納媼正色曰君果欲仕妾自能設法曰將如之何曰君意欲何仕之求曰佐貳可乎媼搖首嗤之曰何其卑也曰丞倅牧令可乎曰未也盍再等而上之曰意者其爲郡守乎曰如斯差可萬

不得已亦必須如此庶可稍展妾志生問何法之設媼
笑指舊所著布絮謂之曰妾籌之已熟此中所藏不
止一郡守之費其餘可留作資斧無俟他求也以兩儀
刀折之中綴明珠不下三千顆次第鬻之共得五萬餘
金遂罷賈起生赴部納贖銓得粵東太守指日挈眷之
任時濱海州郡所在患盜行旅苦之媼謂居官當首先
爲民除害因屬生敬所部各邑嚴行緝捕又出多貲徧
募健兒散布津隘以備偵訪連獲劇寇百數十人悉置
之法盜蹤頓戢水陸懷遠近頌之媼固稱曉文義自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六

生之官凡催科撫字聽訟察吏事無大小皆內決於媼
庶務畢理生惟優游素餐坐享其成而已三年政成受
上考擢浙東觀察使尋遷浙臬前後不十年開藩吳下
以千金報逆旅主人適鵠媼之夫爲怨者所許株連繫
獄媼僞爲賣珠者貨緣人奢求媼爲道地見媼攢珠簇
翠華粧坐七寶牀上容光四照較前尤爲豐豔麗婢數
輩環侍承命媼膝行匍匐而入伏地不敢仰視叩稱老
卑宛罪死罪當日不識貴人過於計較乞賜恕宥乃泣
白所求姬鮮腆欠伸微哂曰阿姆休矣隨行時幸叨布

襖之惠不致凍填溝壑念此一點香火情容與官人謀
之聊以報德且藉以補身價五百金免使阿姆齒冷也
媼汗流淫面稽顙有聲姬麾令去不日卽出其夫於獄
後生晉豫撫嚮用方殷莅豫甫半載姬笑謂生日以君
之才何能獨當一面語云駑馬戀棧久必蹶蹇不如避
位免譏覆餗且人貴知足大丈夫如此亦足矣何必畫
龍添足耶生從其言遂疏乞罷歸姬封夫人年尙未及
四十望之如二十許人生二子一女子讀書均成進士
一人部曹一人詞館富貴甲於一鄉姬勸生力行善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七

培養英才賜恤窮乏創設義塾義倉仿范文正公條定
章程刊碑以垂永久鄉人至今稱頌不衰
里乘子曰高陽生一庸夫耳變產作孤注以圖恢擴舊
業其計已左二萬金揮霍殆盡脫非遇姬亦溝中瘠而
已及貿易少安便無他志然則生一庸夫耳乃公然由
太守而游晉封圻庸夫偏有此庸福伊誰之力哉仙露
作爲事事令人可愛可法初屬其求仕繼佐其爲政終
促其勇退且勸力行種種善事鄉人稱頌其見地之高
多非鬚眉所能及何況巾幗者何況巾幗而勾欄者噫

嘻異矣

袁姬

浙東江山船有欄杆頭亭蕉葉白等名其陳設也華而潔其飲饌也精而新船各蓄美姬二三人甫及笄者謂之同年妹齒少長者謂之同年嫂大抵桐廬嚴州人居多同年固桐廬之訛也各姬有親生者有購養者兒時即延師教之度曲絃管檀槽靡不精曉凡仕宦客商登舟飲食起居皆若曹伺奉無須所僕其目聽眉語類能曲如人意往往客子被其迷惑皆罄身殉在所不惜故

蘭若館外史

人里乘卷三

八

初登其舟者無不各有戒心以予所聞顧生袁姬一事則誠千載不易得之遭也顧生江東人少年俊美抱廟廟元瑜之譽傳食於公卿間往來錢塘江時乘袁翁之船翁有養女阿翠年裁破瓜色藝冠時生愛戀綦殷會杭州太守聘司記室筆札有暇即往就姬凡櫛沐飲啄皆自為姬給役歷久不厭如是者二年有餘生情日密姬則淡漠遇之每欲留宿輒拒不納旁人多為不平即袁翁與媪亦竊竊憐生而怪姬薄情姬不之顧而生亦不以為憚劍也明府某公任俠好義素與生友善以愛

生才而憐其太癡願出千金為姬脫籍生大喜商之翁媪諾之轉以問姬則抵死不肯說之再三始勉強應諾並與翁媪約親迎之次日即歸甯舟中已之牀奩什物毋許動移叮囑諄諄翁媪極口許諾然後兌金署券至親迎之次日姬請遵約歸甯下午即返薄暮城門已鑄足音杳然生竟夜徘徊起坐太息目不交睫詰旦急往尋其舟已挂帆不知何往矣生望江水渺漫煙波無際懊惱如焚忿欲蹈流而死繼念徒死無益姬他日琵琶別抱更可無忌不如忍息以偵察之乃塔焉若喪走

蘭若館外史

人里乘卷三

九

語明府某公求為畫策公勸生既姬不願亦姑置之譬嗜籠鳥野性難閑終思飛去以君之才自有嘉耦况煙花中人有情者少亦何必戀不割愛而自貽伊戚哉生殊不以為然遂獨買舟沿江蹤跡之後至嚴州城外見垂楊下袁舟儀焉姬方倚門與翁閒話睹生至返身遽入若不相識生登舟與翁媪寒暄已呼姬不答恚恨莫遏狂叫譙訶姬四顧他語置若罔聞生無可奈何遂其狀懇諸郡守郡守素耳生名拘姬至訊之姬嚔嚔強辯郡守問生究竟意欲何如生出券呈驗堅求合璧郡守

如判飭令姬歸並反覆開諭以後當與生和好無再參商姬既歸舟怨恨之情形於詞色翁媪從旁規勸亦謂當贖生於舟免招物議姬搖首不語勸譬再四始與生言定兩舟相並每夜自攜衾枕過生舟就寢日則仍回已舟生不得已曲從之自是肅肅宵征抱衾與嫗風夜必借習以爲常相居半載有餘琴瑟靜好翁媪竊慰以爲從此可白首魚水矣一夜月白風清漏二下姬察袁舟人已睡熟乃徧悄呼生舟人起戒勿高聲自於裙底出匕首一柄長尺有半白如霜雪又出白金二百兩指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十

謂衆曰公等若聽妾言請以此金相酬不則請伏刃而死於汝舟亦有所不利願公等決焉衆相視錯愕莫知所指僉謂如能效敢不如命但請相示姬袖又低聲告曰若然請公等納金稍將前後纜解開切勿驚覺隣舟乘今夜風利開帆向杭州速發抵岸尙不吝重犒舟人如言解纜將帆拽滿兼程馳抵杭城姬大喜問生城中何有賃屋否曰有姬乃厚犒舟人急召人擔負什物偕生入城笑謂生曰妾今日方是君婦生問何謂曰後自知之先是生舟夜發昧爽袁舟始覺翁媪忿甚急張帆

追至杭州入城見姬責其背逃之罪姬謂嫁夫隨夫何謂背逃翁媪倘念舊好請勿贅言後日尚可往來不則從此斬斷葛藤兩爲陌路矣翁媪以姬明決悔恨之極欲訟官以前既憑媒署券後又經郡守判斷更難翻覆乃白眼瞪視垂頭嘿噤者久之不得已甘言強笑訂盟而別蓋姬平日私蓄固有萬餘金嫁生斷難攜帶必如此作爲使翁媪不覺然後兩舟相並便好陸續攜運若稍露聲色則防察必嚴絲毫莫取矣其機甚警而其心亦甚苦哉姬尋出金爲生納贖縣令所在悉著政聲皆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十一

由內助之力居多焉

里乘子曰袁姬深得用兵欲擒先縱之法觀其平日遇生無情之狀不惟旁人不知其心翁媪不知其心即生亦實不知其心及再經郡判並舟來住宿蓄運盡乃召衆餌以白金劫以白刃馳抵杭城至是始爲生婦翁媪雖躡跡而至亦徒有白眼瞪視而已又將奈姬何哉夫如是而姬之心旁人知之翁媪知之而生亦始得知之古所謂將飛者翼伏將奔者爪縮守如處女出如脫兔袁姬有焉勾欄竟有此人物合之仙露可稱女中二豪

仙露事事從容固好袁姬事事沈密亦好予樂為瑣瑣筆之所以賀二生之遭也

夙寃

休寧黃某貿易越東蓄一番犬馴而且黠能解人意黃極珍愛每食卽飼以其餘眠則令卧牀下出入行止須臾不離會歲暮歸家路過睦州以失路投止蘭若一老僧出與客問訊忽見犬問黃曰居士那得此犬黃告之僧歎曰居士奈何參此寃畜黃聞之錯愕以其言異叩之曰鄙人庸俗不知夙世因果願求指示僧初不肯言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十一

再三研求乃謂此犬與君前世寃結甚深不久必當相報黃益駭思遂膜拜頂禮求示解脫之法僧喟然曰老衲不合向居士饒舌然佛法慈悲又不忍坐視君須謹識吾言到家三日後夜就寢時伺犬睡熟君潛遁去但取素所著衷衣多件結束如人形悄置衾中聽其作爲計此犬求君不得必憤極自斃君將其屍懸深山樹上待其銷化如此庶可解脫須謹識之勿忘黃合十受教歸如僧言部署犬果以求人不得偏將衾枕衷衣振嚼狼籍狂信跳躍而斃黃大稱異知僧言不誣遵將死犬

挂深山樹上踰月往視其皮肉已銷化殆盡僅存毛骨一具而已既又作越遊特往謝僧僧曰君不悖老衲言部署甚善但此犬怨氣未散今又變而爲蛇知君來此翌辰必蹤跡而至甘心於君奈何黃聞失色股栗哀求詠抹僧曰君幸遇老衲緣分不淺合終始成全之乃出大甕令黃跪卧其中又取一甕覆其上罔口處勅勒書符鎮之至時果來一蛇身粗如瓊長數丈繞甕數匝甕振振作響竟不得開蛇憤目裂其身寸斷僧啟甕出黃黃再拜稱謝僧賀之曰君大寃已解然其鬼知老衲饒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十二

舌將來必與老衲作難黃曰奈何曰老衲自有處分居士可請無慮黃大喜酬以重金不受後亦不知所終此新安吳子琴言者

里乘子曰怨毒之於人梁矢哉夙世之寃猶固結而不可解如此黃某非遇老僧則此生休矣君子觀此亦可藉以自警

趙乙

子琴又言無錫縣城中典庫後有曠園大逾十畝忽有壯夫負竹筥一竿修而多節口司事者求寄存園中訂

日來取詰曰沈掃夫趙乙見之問司事者此篙從何而來司事告之趙太息不語司事察其言狀有異轉詰之乃曰小人向日流蕩江湖略知暴客號訣此篙即若曹信物數節之多寡便知黨羽人數今倚圍牆西隅其來必由此處是不可不預防之司事聞之大驚趨告主人眾意乙非常人因謂汝既知此篙必能辦賊果爾當重賞不吝乙初不肯再三央之乙乃數篙節凡三十有三曰賊數如此之多非以計殲之不可眾問計將安出乙笑曰公等勿慮小人自有料理乃請買豆數百石攤布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十四

園中約厚尺許又買大甕三十具置牆下聽用主人如言部署一夜天月陰黯乙謂眾曰賊至當在今夜小人當一一殲之公等如膽大不畏請作壁上觀可也主人駭懼恐乙眾寡不敵出資募健兒百餘人各持器械爲乙助威乙麾之去曰爾曹固莽無能在此攪擾徒亂人意請速去勿敗乃公事悉命舉室吹滅燈燭白袖利刃潛伏牆陰以伺之少選竹竿窸窣作響一莽男子自竿溜下足踏豆上滑而顛乙暗中以刀剝其首擲甕中未幾一人繼下顛如前又剝之連剝十餘人外賊以其黨

多人入牆寂不聞聲慮內有備中一點賊躍登牆上次且不敢下俯首窺察良久輕拊其掌者再內無應者知事敗遂率餘黨遁去無何東方漸明乙招諸健兒置尸甕中計之共剝十有六賊命恣昇而瘞於野以滅其跡主人大喜厚犒諸健兒自是除乙沈掃之役待以殊禮惟時惴惴焉慮盜復來報怨而盜竟不敢復至

甲棄子曰晴人獨跡賤役不遇有事將終身埋沒不彰彼盜之來所以顯趙乙也夫趙乙猶其細焉者也嗟乎風塵莽莽豪傑儘多俗眼不識則交臂失之者不知凡幾惜哉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十五

絳幘生

廬州武弁某智而俠道遇不平不惜殉以白刃以角巾愛着絳色人多戲以絳幘生呼之嘗夏日有事六安兼道失路乘月策馬夜行忽陰雲驟合暴雨如注無可栖止道旁有叢厝暫繫馬倚劍徇身入避俄雨少霽聞對面厝室內窸窣有聲見一人自內探首出披髮袒臂手持一碗承簷溜而飲之電光閃爍諦審似是女子其素豪於膽悄拔劍趨往以究其實女見其返身欲避某

撩其髮叱曰汝人耶鬼耶可速說免屈汚我寶劍也女戰栗答曰是人某問在此何故女初顧映不肯言研詰不已始知為某生造室某姬也姬固滁州人生而失母父蓄精於星命某生秋試金陵過滁見姬悅其色託人謀為小星父雖不欲姬幼讀父書亦知命學自推命薄聞生為世家子自請於父願屈身為副室生感其意益喜爰出重金贖其父乃許之既攜姬歸竟不為大婦所容頻受凌辱年餘不使當夕奴婢畜之三日以前以為掠髮失意痛撻無算生坐視嘿歎而無可如何姬屢蓄死

蘭若館外史

共

念誠以金錢自卜遇遷之妬其辭曰堅冰泮春陌路逢親別完石碎替舊更新詳玩繇詞生機未絕姑忍息以待是日早起侍大婦曉耕袖誤拂玉釵墜地折之大婦怒甚謂釵為父母贈嫁物終身吉凶皆兆於此姬故意斷之使已不利乃撮髮令跪裸而鞭之怒猶未息吼與姬約日內不如式相償誓不兩立姬懼逃匿厝室不圖與某奔遇某勸還家姬不肯因備訴嫡悍妒狀且示之臂固無完膚某義忿填膺願與姬締為兄妹授以計令仍藏厝室天明某跨馬特往生家謂奉父命遠來省妹

生夫妻同出見某言頗不遜某怒拔劍斫庭前柳樹頓折戟手指生夫妻厲聲曰如不以妹來見者有如此樹先是生妻虐姬太甚隣里均為不平今聞某來眾等畢集攬視且嗾某勿稍寬縱某聞益怒謂如不見妹先毀其室而後鳴官言已一拳已洞牆壁生夫妻始大恐央眾為緩頰亟遣人各處覓姬後於厝室得之姬猶被縛不敢遽歸其人告以兄至歸當無患姬佯問曰汝言真耶曰然姬喜既歸與某相見彼此愕視故作驚喜狀儼然妹也兄者相持痛哭失聲眾見兩人情狀逼真骨肉

蘭若館外史

七

互相勸慰生夫妻益信而不疑急具酒食序姻禮款接甚殷留住三日餞贖備至某瀕行時當眾謂生夫妻曰某十五歲出而從軍妹依贖父不幸為生所給此是妹命不猶夫復何怨昨歸家老父告知命來省視不料如此受虐誰無骨肉被人摧殘若此於心甘乎今請憑諸公與生夫妻約此後倘仍蹈前轍某必有以報之勿請武

家輒宿授餐居然至戚逾年大婦以病噎死姬竟正

位始悟辭詞所謂堅冰泮春者陰極陽回也陌路逢親者意外遇某締爲兄妹也嫡石也姬卯也卯雖不能敵石而一完一碎嫡亡姬存則新人將更換而替故人也慙慙不爽亦何神哉

里藥子曰絳幘生自是黃衫客一流人所以處分某生夫妻不愧智而且快快人快事惜馮小青當日未遇此君耳

屍變

江蘇葛生客遊楚南爲觀察某公記室公展覲入都以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三

六

期迫兼程前馳生與廝僕督裝在後一日趁程較遠投旅舍過晚宿客已滿再三商之主人祇求一榻地聊以栖止主人沈思久之始肯導生至後一室內故有南北兩炕科浪反北中設一几上置燈檠光熒熒如豆剔而亮之襪被南炕時方暑月見北炕已有一客仰卧其上頭蒙禮笠不辨老少以天熱尙着禮笠疑是病夫姑呼而問之不答意其睡熟遂置之枯坐取管吸建煙漸覺倦怠將拂箠就寢忽見北炕客坐起瞪目直視生語審之面色慘白不類生人試問之寂然不語處是

心賊且懼欲遁厝牀下計僵屍身不能尙或可幸免奈甌炕四圍砌密無從竄入益復惶悚嘗聞俗言僵屍必借人生氣乃得起其瞪目視人人亦瞪目視之四目相向陽尅陰永不能動如目少眨則陽氣便散彼卽乘勢而起生憶其說遂亦瞪目對視不敢稍瞬良久漸難持幸南炕旁近雙扉反手潛以煙管撥其攔頓脫急起拔關趨而出屍亦躍起直追緣生出戶匆遽雙扉爲衣風拽掩屍撞觸之遂闔阻不得出方生之出也迫急失足顛踣暈不能興踰時始力疾起呼廝僕召主人至厲聲叱責主人忸怩謝過且言客家小康距此不過一舍地今午過此得暴疾卒已遣人召其妻孥會當卽至正譚論間妻孥果至主人慙訴其故見生顴青鼻腫並損二齒俱稽顙謝罪急欲入室雙扉爲屍撐拄猝莫能開同破壁入見屍直仆門上十指入木如釘牢不可拔妻孥環哭斧扉以停其屍又見几燈爲屍觸翻油潑南炕衾席污漬狼籍乃厚償生贊相將昇屍而去葛生與吾友葛菊人同族菊人慙慙言之如此

小蛇

黃稼田司馬言其鄉某孝廉禮闈下第南歸乘一薄笨車途中天氣暴熱當午歇涼車子坐白楊樹下見一小蛇長尺許竟體褐灰色昂頭向上樹上則蟠一大蛇身粗如盈垂頭向下兩頭相向見小蛇口中呼吸大蛇為氣所攝漸覺難軟不能存身車子嘿嘿詫異以小反制大心頗不平急起以足向小蛇頸上極力踏之小蛇負痛掉尾鞭其足背車子固赤足着屨足頓腫小蛇既殪大蛇屈伸久之始蜿蜒穿樹而去乃車子之足不炊許時已腫過臍痛徹心髓尋卒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子

辣蟲變蛇

夏日有蟲長寸許竟體皆毛刺人痛於蜂螫吾鄉呼為辣蟲黃稼田司馬家有園樹木甚多嘗夏晚納涼見一辣蟲栖桐樹幹上以草撥之不動遂置之越日又一蟲來銜其尾凡七日陸續相接其七蟲長不及尺司馬留心以察其異日見蠕蠕微動漸自膠續不十日竟其化成一蛇蜿蜒而去以數蟲化一蟲奇哉噫七日七蟲次第如有約而至是果誰使之哉

灤州儒學蛇

灤州儒學有與夫見大成殿外樹下一小蛇長七八寸粗裁如筋竟體紅光耀目詫為罕見以其小也易之戲搦其尾將攜以示人乃手甫近尾蛇昂頭直立身暴長尾畧一擺已將與夫顛踣倒地暈不能行問壁一門子聞聲伏窗窺之見一大赤蛇其長不知幾許蜿蜒入大成殿內去其身粗鉅塞門幾滿踰時始竟門子駭異急入殿尋之杳然無跡見與夫卧地呻吟扶歸臂股青腫不良於行彼此言蛇之異猜為神物命與夫禳禱之尋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子

灤陽史仲舉言三事

鄉里有某生者素好習武凡擊刺超距無所不能嘗授徒鄉里暑月輒踰牆出盜瓜解熱一夜摘瓜回忽見一人踞躡尾其後審其步趨與人異意是僵尸急迂道斜行以避之乃彼亦躡跡相從迫逐不少寬縱生大恐跟踉疾奔三四里許甫至已塾急飛步躍登牆上尸亦三踊三躍所不及墻者盈咫墻上故覆以瓦後一躍用力較猛落地時頓挂仰瓦上虛懸空中竟不能動生俯首諦視且歎且笑知其不能為患掌搦其面者再而去翌

晨趨往觀之一無所有墻下但餘黑水一窪其臭刺鼻不可嚮邇

某生讀書寺中問壁有空舍中停枯柩歷年既久嘗出爲崇生素豪於膽夜伏窗隙窺之漏二下果聞舍內窸窣作響一老者衣冠自內出蹀躞向外而去生燭其舍見棺蓋已開遂爲悶之料其不能再入又恐與已作難乃返室揉升梁上伏而察之少選老者歸舍果以棺閣不能再入跡至生室意甚憤怒徧室搜尋見生伏梁上瞪而仰視目光綠若貓睛三踊三躍愈躍愈高去梁幾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五

不盈尺生大恐袖攜易經急俯以擲其首老者仆地頓僵天明人來生始敢下歷述其異其視其尸已幻爲棺蓋焚之臭聞數里自是毀柩埽舍怪異遂絕

某處有厝樞白日嘗出爲怪一鄉患之有木工某甲笑謂衆曰諸君如釀金作筵飲我當爲除怪衆果如言作筵招甲飲畢問何時除怪甲躊躇久之乃曰必俟天氣晴爽日方中時乃可然須諸君往佐之衆諾訂約而去至日甲來邀衆同行袖出尺周量棺蓋取墨繩彈於蓋之當中者三三彈而棺中皆飄飄有聲意似痛楚初聲

較厲後以次遞殺又取斧微削棺之四隅謂衆曰怪已除矣自是果絕衆大喜乃厚酬甲

里乘子曰仲皋又言坊工之刀石工之錐木工之斧尺繩墨各物均極寶貴皆能鎮壓怪異凡房舍之梁柱楹桷椽椽等類及諸木器無故自爆炸聲皆墨繩創刮未淨其精靈日久自鳴也然耶否耶

樵夫某甲

蘇州樵夫某甲娶妻某氏伉儷甚敦惟日相對憂貧甲嘗忍飢以媚其妻一日賣柴畢腹飢入市食餽者錢僅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五

食三顆旁座一人歎其太少力勸加餐願爲納資甲以素不識面辭之其人再三固讓乃各食十餘顆其人納資訖問甲所業憐之曰君業良苦何不貿易甲以無貲對曰是不難但從我去願以相助偕行四五里出齊門至一處有窰罈三皆土封其口其人指曰此中皆藏鏹任君取攜不靳也命俱去其封視之果朱提充牣因趣甲自取甲廉抵取兩錠曰何不多取固請益之甲又取二錠其人乃自取十餘錠付甲使以衣盛之約計不下千金喜出望外稱謝而歸傾置牀上妻方在竈下作晚

炊甲趨拊其背曰卿勿復爾當作富家媪享用有日矣何必作苦妻啞之曰君顛也耶未睡何得作夢語甲笑曰來來遂拉妻袂同至房中指牀上謂之曰卿視此纍纍者猶不足為富家媪耶妻視之但見紙灰一堆而已駭問此物何來甲茫然若失具告其事知為鬼所揶揄翌辰往尋三鐘亦為烏有自是夫妻安命食苦不再憂貧久之日漸自給今則居然小康矣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平鄉縣老儒

直隸平鄉縣老儒某年逾五十授徒村塾一夜月白風清挑燈獨坐忽有二女款關入室韶齡媚姿世所罕有某目炫心搖詰所自來二女掩口笑曰我姊妹皆仙人也與君有夙緣願侍枕席某狂喜不暇研究遂與綢繆情好綦篤自是每日諸徒散後二女即至風雨無間如是年餘某神情日漸恂恂家人察其有異叩之祕不肯言某有二子皆邑諸生夜伏窗潛窺之一無所睹但聞某喃喃嚙語音殊模糊一字不辨家人憂之禳禱無效

忽一夜二女謂某曰妾等侍君年餘情好無猜不可不使君知我家里君肯從我遊當使君一睹天界某忻然諾之二女遂左右挾某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終夜跋涉不少停趾道路修阻不知幾何由旬未幾天漸達曙入一大山樹木森茂中有蘭若某聞晨鐘心頓清爽一老僧策杖而來二女見之却不敢前僧問某將何往某心忪慄不能答僧以袖拂其面喝聲曰疾如律令勅如雷震耳某豁然如夢初醒回視二女已不知何往矣知二女為妖以僧非常人膜拜求救僧謂二女皆天狐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姜

與君固有夙緣此來亦無憾君意脫不遇老僧恐還鄉無望耳某益誠懼力求拯救僧乃戟指於某胸背勅勒書符訖送其出山指示歸路又袖出碎錐若干聊作資斧且謂此地為永平界距君家已千餘里途中但凝神守志勿涉邪想妖自不敢近歸家日晨起淨口端坐誦易經一通當永保無患矣謹識勿忘慎之慎之某再拜受教歸如僧言二女果不再至同治癸亥予北征過平鄉某尚無恙年已七十矣人有問其事者自言不諱情某憤憤當日未曾詳詰僧為何名所至之地為何山何

寺耳

超勇公軼事

超勇公索倫人即伊徹滿洲也少以軍功累晉公爵聞公出征時沿途供億必遣心腹偏將某甲前驅預備公平日嗜好惟某甲能知之凡啟節每到驛館下馬即顧某甲問所需各物俱備不某甲鞠躬對曰諾公色然喜曰好孩子狠會辦事甫入門某甲手捧髹漆紅盒一屈膝以獻去其蓋內盛徑寸大蠶蠶百枚螂蛆蝶蠟蠶等物稱是公一一去其鉗爪生啖畢某甲侍公登堂櫟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庚

左右懸兩巨蛇粗如瓊長丈有奇公睨而嬉笑拔金錯刀寸斷大嚼如齧甘蔗食訖某甲屈單膝告退公獨入後室內有蠢胖村婦八人年皆二十以來裸體以待公一一遞接已乃呼從者具湯沐進冠服出見客客退又呼某甲來讚之曰好孩子狠會辦事凡沿途供億必如此方愜公意不則竟日忽忽不樂戲下部曲詞責鞭箠無所不至矣又聞公過戈壁瀚海等地常數百里無人煙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出征必多帶水牛聽用按日輸交四牛牛輒不能與公敵公恨其不能勝

任則手刃剛而生裂之觀公所為可謂天人彼焚舞陽之生食豚肩常開平之與虎豹交以公較之皆不足為奇矣

里乘子曰相傳公能伏地聽百里外馬駝聲且知敵軍有無多寡人皆謂公天授不知北魏時斛律金行軍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公既久於戎行閱歷較多不難留心師其遺意耳又聞公英姿蓋世氣懾三軍而平生最憚阿文成一人當從阿文成出師時每召計議軍務公輒兢兢異常汗多透甲故阿所運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毛

籌一以命公無或違誤阿公所在克奏膚功皆公之力居多云

海州四怪

海州四怪一鱧一鼈一蜈蚣一螞蟻也鱧長丈有半竟體鱗甲燦然本草所謂穿山甲者是也蜈蚣亦長丈許有翅能飛嘗天晴風靜飛戾半空天矯自如人多誤為紙鳶螞蟻大若栲栳鬣堅勝鐵五兵不能入四者之中鼈尤為靈異其大如箕絲粗如小兒臂好與龍鬪吐絲縛龍膠不可解必火能來焚其絲乃已濱海人常

於山野拾得斷絲尺許之絲兩健兒持兩端極力扯之長可盈丈利刃不能斷人恒寶之四怪常幻人形出遊市廛不爲人禍寵畜出時尤多每出則化形老者白髯垂胸道氣盎然最喜與小兒戲出時小兒多依其前後左右老者出錢市梨棗餅餌之屬分啖羣兒人多識之呼爲朱道人遇久旱爲人求雨輒應地方頗受其福願四物同出雷恒欲擊之往往片刻間兩電驟至雷電交作四物卽遁則鱧居前以頭鑽山山洞如腐鱧旣入洞寵畜啣尾繼進蜈蚣又次之螞蟻殿後以鬚堵洞口豐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天

鄭甲

鄭甲者汴梁人固綠林之魁也中年改行至老鄉鄰稱善人與人接謙和惟謹見者不知其能武也願去髮一撮圓如錢光如鏡似僧之受戒火者叩之自言少時兩臂能開二百石弓取十輒累疊之剖以掌畫然中開利如刀劈日可行六百里捷過奔馬尤工彈術百步外擊

物百不失一壯時馳騁齊魯燕趙之郊短衣匹馬藉探丸漁獵過客往无不利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日有解餉官輦銀百萬如京師車馱甚盛末一少年爲後殿年約二十以來美皙温存弱如處女展繡褥跌坐車層衣服華燦首戴角巾上綴猫睛寶石大於龍眼核精光上燭與太陽相激射洵希世珍也以其爲統袴公子附從入都殊不介意惟心誕重貲計必有好健兒護衛不敢孟浪從事爰矧同道中之好身手者四十餘人沿途尾之蹈隙而動顧車馱過重日行不過八十里他日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天

遇雨失程不及投店道旁有蘭若遂栖止焉予與衆竊喜曰此天授機會不可失也於是伏莽以待時新晴濕雲歸山少選皎月東上朗若白晝漏二下行蹤已絕萬籟俱靜僉曰可矣各褫外衣着短褐身藏利器約次第踰墻入拊掌吹唇爲號量技分遣入者半留者半計議已定同道中二十餘人鼓勇爭先一躍入墻疾如飛鳥墮地無聲予同二十餘人屏息墻陰靜聽好音準備運物乃待至一時之久墻內寂然互相猜疑吉凶莫決又遣五人登墻探察消息五人登墻不敢遽下遙見少年

秉燭檐梧南嚮危坐似知有人上墻袖出白光一道閃
如電發五人知是劍術大賊急厲聲呼曰敗敗矣去去
勿緩吾儕聞之急返身奔馳墻頭白光旋出冷氣逼人
猝難迴避名謀奔命予見路旁有土圍急投其中穢深
滅頂僅露顛門已為所髡痛徹心髓亡何白光漸縮歛
入墻二十餘人已各身首異處無一獲免者是役也予
幸為穢物所厭得占碩果不然亦與四十餘人把臂為
伍白骨早朽矣予既出圍覺頂上血流涔涔不可止
爰匍匐往叢莽中脫去穢服別取他衣着之又抽佩刀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千金亭

吾鄉方恪敏公微時屢試不第行年五十猶以筆耕為
業有精風鑿者謂公大運將至不十年可位至封圻公
問何之而可其人曰公利西北不利東南當以入都為
可公固善書素欲赴部謀為議叙聞言遂決意北上襍
被徒行至保定界資斧已絕路旁有茅店聊坐少憩老
嫗提壺茶置公前渴不敢飲案堆角黍纍纍公正苦飢

凝視不語老嫗覘公意笑問曰客欲食耶公笑曰然奈
無貲何老嫗笑曰此細事耳無貲何害遂命子婦取角
黍一盤勸公飽啖公亦不辭啖畢索紙筆書券付老嫗
藏之謂他日過此必酬汝貲此券慎無失也乃未及十
年公果為直隸總督履任時百官郊迎觀者夾道公命
清苑縣令召老嫗至老嫗不解所謂戰慄跪伏與前叩
首請罪公命左右扶起溫言撫慰笑問曰一別多年汝
髮已盡白矣茅店猶無恙耶前飽啖角黍今當酬汝貲
所書券可繳還也老嫗聞公言始憶及前事乃笑對曰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向察公顏色敬獻不腆未敢求謝公今為貴人尚憶及
老婦死且不朽前券什襲藏之當即奉繳茲微物那
得幸邀賞資敢辭公笑曰汝歸休保衛眠食吾當酌給
汝貲令汝子亦權子母以娛餘年可也迺命人賫賜千
金送其還家老嫗感公德作亭奉公粟主而尸祝之士
人至今豔稱其事皆呼其亭曰千金亭

員先生

粵東馮崧湖宮詹譽驥言少侍封公遊宦秦中會母夫
人有疾百藥罔效時封翁宰某邑或謂邑有員先生者

鄉居好道少得真仙祕傳能知過去未來素精醫理不輕為人治疾治輒奇效如諸公子自往延請渠惠然肯來可保毋慮封翁乃命宮詹兄弟翌辰徒步踵門延請甫出城半里許一人御車迎面而來見宮詹兄弟拱手問曰君等為馮公子耶對曰然曰為母夫人疾來召員某非耶曰然曰僕即員某請偕返署可也宮詹兄弟訝其預知樂與偕返比至署中封公大喜命導入寢室見病者卧牀上寂然不動員諦審良久遽索藥餅一具力擲於地餅碎如粉掠取片莖以鋒砭病者兩太陽穴少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五

選血珠珠出其色紫再砭之紫色漸轉為赤便聞病者呻吟作聲竟體已能轉側矣員笑曰得之矣亟索紙書方服藥調理疾頓瘥封公酬以金帛固辭不受謂感公子孝思不召且至况辱徒步枉顧敢以小技責謝耶自是常來署中宮詹兄弟咸喜從之遊嘗謂真仙最喜遊戲人間俗眼不識往往交臂失之曾偕遊終南山見一道人清癯如鶴脩髯垂胸有瀟灑出塵之概員拱手迎候道左執禮甚恭宮詹叩問何人員低聲附耳曰此漢張留侯也那敢不敬既又見一白衣女道士員執禮愈

恭謂為觀音大士云員羽化後留有小像有事應之輒

錢弗要

錢福耀池州府人其為人也好善知醫市藥為人治疾不肯責謝遇窮乏者輒施藥以治之鄉里稱其賢因共贈以別名曰錢弗要家本素豐坐是中落城外齊山有洞窈然而深為一郡名勝錢嘗於歲暮除日避債洞中薄暮又一人貿貿然來詰之亦同志者惻然憐之問其人止需錢十千錢歎曰我較君所需不翅數十倍不得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五

不爾十千細事何必至此屢發道存會子錢十千遂取以授之曰此十千汝可携歸償宿道與家人團聚度歲也其人驚喜曰君得勿錢弗要先生耶曰然曰聞名未曾識面何敢遽領厚贖錢笑推其背曰君請速歸無用多言其人拜受稱謝而去味爽錢稱旋歸家行至山腰見兩叟坐地談醫一叟蒼髯垂胸一叟豐頤微髭錢頓觸所好拱手請教蒼髯者笑曰汝亦知醫耶對曰然曰醫有三審汝知之乎曰何為三審曰一審色二審舌三審脈凡為人治疾先審面色由色而辨五行或宜相生

一第... 丹... 6 ...

或宜相尅次審舌辨其枯潤次審脈之浮沈遲數以分
表裏虛實而決其風寒溼熱三審既確然後斟酌立方
百不失一汝第識吾言神而明之能事畢矣錢頓首謝
教請問兩叟姓名微髭者指蒼髯者謂曰此三國時華
元化先生子乃唐時孫思邈也錢大驚知爲遇仙急蒲
伏叩首及仰視之已杳矣自是醫理日進會太守有母
暑月患疾衣重裘尙自惡寒羣醫僉以熱劑投之不效
錢除日給票之人適在署司抑因言錢得仙傳誇張而
游揚之太守大喜急延錢診治錢觀病者兩頰微赤舌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醫

色黑燥確係實熱內伏攻去內熱外邪自去急命飽飲
瓜汁少選泄去惡滯儼然熟睡寤後汗出如雨其
瘥太守喜酬以金固辭不受太夫人性固好施召錢謂
曰我疾非汝莫治酬以金知汝不受我私蓄有千金存
汝處施藥濟人藉爲我種福可也錢乃頓首受命亡何
太守以有事晉省時值中秋與寮案謁見中丞某公公
忽白睛上眨昏然倒地手足攣搐多醫相視不敢立方
太守因薦錢醫道甚神方伯商之廉訪遂飛檄延錢至
錢見某公面白微青舌白而潤意仲秋金氣得令涼風

飛虛而入引動內風症屬虛寒治宜扶火泄金培土制
木遂進參芪朮桂等藥而疾果頓愈中丞大喜遂商之
僚屬延錢在省爲官醫並籌貲鉅萬俾錢市藥以廣濟
窮人錢生計日擴凡求醫者無不應手立效不責人謝
人必量力以酬之年九十餘腰脚強健爲人治疾猶步
行不喜乘輿三子讀書連入邑庠孫十餘人皆幼慧僉
謂好善之報云

徐霞客

徐霞客名宏祖江陰縣人平生有山水癖曾作遊記厚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醫

尺許真奇觀也相傳霞客得異人術日可行千里不攜
僱從自負行囊囊有機括日暮猿升樹上懸囊高枝啟
囊展衾枕蜷卧其中距地數丈以遠猛獸嘗三至崑崙
山靈厭其貪夜遣大鵬扇翅撲折樹枝墮霞客崖下而
損其脛霞客度無生理望鄉而泣昧爽山靈現壽者相
策杖來問所苦霞客具告之且謂身填溝壑非所惜奈
家有老母何壽者責曰崑崙爲宇宙第一山多真仙所
居世人欲一至不得汝乃三至天惡其貪故罹此罰予
憐汝孝思不忍不一援手袖出藥一丸授之曰嚙之當

愈然君歸奉母勿再遠遊矣霞客拜諾受藥吞之頓愈
既歸泣拜母前足脛復損自是杜門作遊記遂不再出
里藥子曰子在江陰聞其里人言之如此然觀霞客遊
記出遊有時亦復需舟車不盡徒行也霞客塚妾生子
從母姓李名寄字介生

產怪

同治七年七月某官需次皖省其婦分娩產一物微具
人形尖嘴鷹鼻三目左右額生二角手足皆鳥爪墮地
一躍高二三尺許接生媼大驚急以被蒙其身猛力按

蘭荅館外史 里藥卷三

三

捺又令人善視產婦放帳安寢不使見之恐驚駭致疾
也然後呼人以索縛此怪殺而投諸江中後亦無他異
此媼識見甚高處分亦甚得法袁竹畦參軍起所目見
者或謂熱天婦人不可露宿馬道褻物俱不宜夜置野
處倘妖氣侵之即不免感生怪物是或一道也爰筆識
之使妊婦知所自謹焉

祝由科

相傳黃帝有二臣曰岐伯氏曰祝由氏皆善醫岐伯氏
治疾按脉能知人七十二經投以藥無不效祝由氏治

疾不用藥惟以清水一碗以手捏劍訣勅書符水面
以飲病者亦無不效祝由氏爲湖南辰州府人故今辰
州人多擅此術名曰祝由科爲人治疾誓不受錢幣之
謝或酬以酒食則可耳然擅此術者雖多而真得祕傳
者甚少如得真傳實有起死回生之功否則第爲託其
名以欺人愚夫愚婦受其欺者往往坐失鉅貲悔之無
及矣或曰得真傳者每歲元旦祭禱祝由之神默占以
筮即預知是年當治幾人之疾隨緣巧遇最爲靈驗吾
曩過豫州其土人言某年汴城節署旗竿斗損壞匠人

蘭荅館外史 里藥卷三

三

以繩纏轆上升其巔爲之整理竿忽爲風所折匠人墮
爲齏粉僉謂無再生之理會有辰州木客過此笑謂無
患乃命人取板四片以一板上置黃土將匠人昇置土
上左右夾以二板又以黃土徧撒其身以手捏劍訣勅
勒書符口中喃喃誦咒畢復吸清水噴其面上蓋一板
以麻繩束之七日後解去麻繩啟板視之氣熱如蒸匠
人竟體大汗欠伸而起已霍然甦矣人問及前事愕然
不知但謂如夢初覺殊無所苦噫嘻其術如此真神乎
技矣聞節署前曾泐碑詳記其事惜匆匆過此未及訪

關耳

褚祚典

褚祚典明嘉靖時關中諸生也性豪誕好馳馬試劍尤善超距嘗與諸健兒較藝一躍能摩真定府銅佛頂諸健兒咋舌謹贊謝不及素嗜賭一擲千金立罄負輒與諸健兒伏莽探丸藉獵獲以償賭貲後以從征倭寇得官洊擢山東按察使平時所交綠林錦帆之徒暮夜猶與往來過大腹賈挾重貲必邀褚同獵取之褚亦自鳴得意樂與從事一時童謡有云君勿行郊數陸有攔路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天

虎君勿行江湖水有吞舟魚故凡估客舟車所至莫不備備患盜各有戒心撫軍聞之以語褚曰道路童謡君聞之乎褚唯唯撫軍正色曰今外寇甫平莠苻未靖商賈不通民何聊生君職司爽鳩應為民除害坐視不理將何以辭其責也褚聞之無任主臣急激所屬府州縣嚴行緝盜如敢姑息寬縱立予糾劾不貸各屬奉激畏劫疊限比捕卒無所獲時河南有名捕梁科者年七十餘家居柴門久已罷役羣捕畏比因贖贖具厚幣遣使求助於梁梁初以年老無能為役固辭既款使者以酒

酒酣談少年時捕盜事精悍之色見於眉宇使者拊掌

贊歎故諛詞以激勵之謂今盜風雖熾均非公敵如勉為一行使若曹知捕班中尙有老廉頗在當不敢逞否則若曹不謂公年老反笑公膽怯當日之英雄埽地矣竊為惜之梁不覺耳熱技癢掀髯笑曰汝激吾耶不得已借汝一行何如使者大喜稱善不日同至山東羣捕接見甚歡僉謂曷曠盜蹤實藏臬署梁謂當偵確虛實休得孟浪乃日伏臬垣左右以伺之一夜漏二下果見一人躍垣出疾如飛鳥而逝梁故善彈老猶黑夜彈香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三

天

火百步之外百不失一漏四下其人仍如鳥飛還梁急援勅弓扣鏡丸從垣下而彈其額聽墻內墮地有聲知已中彈詰旦復命歷城令謂大盜斯得令問盜何在曰在臬署令叱曰汝嚙語耶焉有臬署而為遁逃藪者梁曰小人已彈其額公可白撫軍急諭稽臬署人等額有傷者即盜盜復何遁顧此宜速不宜緩緩則少縱即逝矣令曰然急謁撫軍謂大盜斯得撫軍問盜何在曰在臬署撫軍叱曰汝嚙語耶焉有臬署而為遁逃藪者令曰捕役已彈其額公可召按察急諭稽臬署人等額有

傷者卽盜盜復何遁顧此宜速不宜緩緩則少縱卽逝矣撫軍曰然乃遣人召褚褚辭以有疾不可以風請假一月撫軍頓足讓之曰此何事也而可待至一月耶令鞠躬進曰此事關係甚重如按察有疾公姑枉駕省視固不失爲謙尊况僚屬一體必不得已卽寢室亦可晤語無須遠嫌引避也撫軍然之比至臬署褚辭以不敢屈駕有事俟假滿謁見再議撫軍執意省視其疾褚益固辭撫軍大疑卽自下輿徑入其寢室褚蒙頭呻吟不敢露面撫軍命左右褰被而逼視之見褚額墳起纏以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三

四

四

布帕血涔涔外流確係彈傷無疑也撫軍瞪目詫曰奇哉大盜斯得我始固料不及此也反署使人風褚速自錄供待劾褚料難掩飾果據實直承爲盜不諱撫軍特疏入告勅卽正法自褚伏誅後盜蹤頓戢

里藥了日子曩在臨清有周生者談褚事甚詳並言褚工書楷字摹褚登善大草仿米元章皆極入妙至今山左士夫家藏者尙多特怪堂堂風憲甘作盜魁延頸受誅死而無悔不知是何居心也其女名毅華字果男乳名訥兒美而好武嫁同邑武進士某亦美男子也夫

嘗出獵女騎鑲金鞍乘騾馬慣着緇衣素裳短襟禿袖腰繫五色絲絛左懸朱絃雕弓右懸錦箛內盛鷲翎金僕姑兩足躡利屣立燈上纖細如錐頭上青帕抹額髮綰盤龍高髻黑如漆漆髻前插盞大紅絨毬二顆迎風顛搖眉鬢新月日瑩秋波玉靨朱唇不假塗澤與夫並轡而馳儼然雙壁後其夫由遊擊擢總戎每閱武女必坐屏後觀之有好身手者輒以賞以銀幣一時麾下卧彪之儔技勇非他部所能及皆女獎勵之功也或謂女諳彭祖內視法當隨夫之任時年已踰四十望之猶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三

四

古雜鸞

二十許人亦善書嘗見骨董客藏所隔十三行泥金便面某太史以朱提一流購得之狂喜如獲異寶云
江左美生饒臣才華豐蔚容止都美大名太守與爲通家招司記室嘗夜讀書有女舉帷入姿首娟妍目波明媚誠天人也生意其爲妖愕貽却立不敢仰視女掩袖笑曰妾狐仙也古氏雜鸞以與君有緣故來相就非禍君者可請毋畏生固悅其美以所言委宛動聽遂不復畏與同寢處情好甚敦女暢通文義兼擅書法遇生事

煩輒爲捉刀字體秀健出生之右每戒生慎勿泄語人
之人漸有知者太守起家翰林亦風雅士聞之私以問
生生以通家質言不敢稍諱並堅囑勿以語人太守戲
要之曰如不泄語須君意中人私覲俾得一親芳姿乃
如所戒生笑曰諾退以語女女笑曰太守公不懷好意
挾勢劫盟妾必有以小懲之一日生觀書擁女於懷太
守緩步舉帷迅入女翩若驚鴻起身遽遁太守瞥睹其
貌不禁神馳戲撫生肩笑曰君幾生修此豔福佳人不
媒而合夙夜必借鄙人一求平視而不可得能勿羨而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三

生如乎聞暗中嚶嚶小語讓之曰公以堂堂太守後房
粉白黛綠爭憐鬪寵者不知凡幾尙不自慊而颯然
歎羨於窮措大能毋愧乎太守慚不能答生以將應京
兆試偶取時藝繙帙女見之笑曰君不知取法乎上徒
此孜孜縱終日呶呶口角流沫何益也生驚曰卿世外
人亦解此小道耶女正色曰惡是何言也時文爲詞章
根本時文不精各體俱難暢達每慨三家村僞儒時文
不通輒自命以詩古文詞名家一時貴耳賤目者不辨
真僞遠以名士相推彼竟居之不疑自以爲是不愧學

植無根反大言欺人肆口醜詆時文爲小道鄙棄不屑
染指而後生小子希慕虛聲樂從其道相率爲僞文風
既壞學術矣端是則可憂也不知時文代聖賢立言每
成一藝必須鎔經鑄史醞釀而出不可率爾操觚草草
畢事乃村儻不察猥以小道目之不亦傾乎生瞿然曰
誠如卿言可謂於此道三折肱矣其源流得失能道其
詳否女笑曰略知一二生笑請賜教女曰時文自半山
作俑樂城效尤所作非論非說半類語錄不過偶爾遊
戲創爲此體自有明以此取士謂之制藝大致仿唐人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三

試帖法義取駢偶始名曰八股明初之作傳者寥寥成
安正嘉規模於焉大備其樸實說理處猶不免近於高
頭講章隆萬專尙神韻多涉淺滑天崇則稱極盛矣海
陽太乙蘊生大樽四家可稱四傑仲昭文品最卑文鋒
最利可稱名場健將至我 朝熊劉韓馬諸公博大昌
明是真 盛世之元音也此後則惟桐城二方宜與諸
儲各樹一幟能事畢矣嘆觀止矣妾嘗謂舉業家於有
明宜多讀金陳黃陳及項宮詹五家之文於我 朝宜
多讀二方及儲仲子之文以此八家爲之根柢然後取

近科名墨簡練揣摩稍趨風氣及鋒而試尙何患不操勝券哉君不知取法平上但欣賞坊刻腦滿腸肥之作雖弋獲科名亦居下乘矧得失有命未必果能倖取也耶生聞女言爽然若失自是每成一藝必就女正訂女點鼠塗抹不稍謙讓生極悅服儼然奉女爲師功亦日進亡何試期已及女偕入闈中人竟不覺三場詩文經策女爲斟酌盡善揭曉果登魁選越歲春闈復請女與俱女辭曰微倖行險可一而不可再秋闈賴君祖功宗德未及於禍然亦君命應得一第故妾敢放膽効命今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三

留

春闈神明愈多監察愈嚴倘一經選獲有害於妾無益於君是不可以不慎也生乃獨赴南宮既下第歸會太守擢秦中觀察生得乃母手諭促卽南歸爰別太守邀女偕行女不肯生固嫌妻貌寢歎謂女曰內子下體亦差可爲葑菲之采而面目未免可憎與小生殊不相配如卿肯偕歸平生願足矣女笑曰從來巧女多伴拙夫而美男亦多娶醜女人多謂配合顛倒爲之不平不知天地愛人以德卽此可悟造物妙用試觀秦嘉徐淑相如文君伉儷相當古今有幾然卽此四人而論非女抱

沈痾卽男嬰湯疾青春相愛白首難期琴瑟常調絃多中斷轉不若梁孟鮑桓棄貌取德反可山河借老也至君嫌夫人貌寢殊可不必妾知夫人命薄不堪爲孝廉之配君歸不久必不免奉倩神傷舊人旣逝新人卽來君具此才貌又得一第何慮無媿施作匹妾相君驚膠重續定屬嘉耦贈嫁甚豐君命非仕宦中人此後可戢景邱園春暉奉母日載麗人坐擁厚貲一祿同心南面不易有妾在旁反使日中添刺况與君緣分垂盡何如稍留未了爲他日重會計耶生以女言決絕料不可強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三

留

不得已揮淚而別歸家後未幾妻果病卒時同鄉某觀察有女甚美素極鍾愛以妻生奩資鉅萬生藉此經營生產以狐能前知遂遵其言杜門養親灰心仕進矣里藥子曰此亦臨清周生爲予言者且言狐女工書善畫至今大名人家藏者尙多他如詩古文詞亦略曉其大致惟於時藝尤極精究觀所持論亦不無可采嘗有大名府屬某縣觀風以道之以政一章命題卷呈太守閱評苦無佳構女戲擬一篇太守極爲稱賞其警句云束縛之以政刑民僅立於無恥之地薰陶之以德禮民

乃還其有恥之天一時士林爲之傳誦予觀叢書所載
狐知翰墨者甚多不謂此女竟解此藝奇矣哉

粵東某甲

粵東某甲向在粵海關監督署中司會計獲貲鉅萬既
罷貪心無厭復挾貲入都營謀其役路投逆旅栖止後
樓薄暮橫枕挑燈焚吸合甫融膏忽聞樓梯窸窣作聲
見一美少年衣服華爛舉止殊衆步至榻前向燈而立
甲姑起身爲禮少年略一點首便橫眠其左試燃膏以
獻亦不謙讓約吸數十口乃起從容下樓而去並無一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言甲殊怪其驕蹇無禮亦姑置之時新任監督某公出
都赴任使公子前行恰與甲同逆旅公子平日固亦吸
合甫融膏儻從拂榻展被甫畢公子以路途勞瘁一偃
仰不覺睡熟羣僕屏息伺應不敢驚擾少選公子欠伸
起曰好夢好夢羣僕聞之急燃膏以進公子搖手止之
命呼逆旅主人至問此有後樓乎曰然樓上有宿客乎
曰然其客年貌若何衣服若何然否曰然乃命召某
甲至相視駭愕公子笑曰頃承嘉惠尙憶之否甲漫應
曰唯唯問甲姓名並入都何事甲具告之曰如此甚好

可返轅隨我赴粵也甲叩謝悄詰儻從知爲公子喜出
望外初公子睡熟魂適出舍聞膏香跡至後樓居然與
甲吸膏醒時爲羣僕備告前事羣僕轉以語甲憶及前
狀實深稱異始恍然悟頃之吸膏者固公子之魂也後
甲至粵大得寵任主僕由夢中作合亦奇緣也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三

七

里藥卷四目次

姮兒 附錄宮娃歌 節婦吟 佳人

某太史鬼求代

柯壽鞠

伊莘農相國言

圓光二則

楚北王某

愛兒

變驛馬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四目次

厨媪

元壇

邑人某甲

秦氏婦

某媪

吳明府

陳司馬

林遠村方伯

浙江學使署狐

里藥卷四

桐城 許奉恩 執德

姮兒

明季東越尙書某公年六十乞休歸築適園於鍾湖之濱亭臺池沼與平泉綠野比勝有女素嫻以中秋生小字姮兒姿妍性慧公所鍾愛垂髫自課讀書通曉翰墨惟選婿甚苛故及笄猶未字也同里奚生本舊家子成童有聲庠序幼失怙恃而家甚貧寄居孀妗家聊藉筆耕餬口適園花木極盛每春花開公必招客醺飲賦詩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四

爲樂知名之士靡不畢至嘗賦白牡丹詩惟生四首稱最中有四聯云最好文章惟本色是真富貴不繁華美人原不須修飾名士由來要率真宜主淡粧脂不澆太真新浴玉偏溫風暖賦融瑤島雪月明濃簇玉田煙尤爲公所嘆賞顧謂座客曰諸公所作固佳如奚生蘊藉風流別有寄託未免推倒一時豪傑矣座客唯唯會謝不及醺罷公以諸詩付姮兒甲乙姮兒周覽一過亦拔生詩獨冠一軍笑謂公曰此生的是金華殿中人安有吐屬名雋如此而長貧賤者公亦微笑首肯自是憫生

窮困不時助以膏火陰有東牀之意以凡事皆與於夫
人不敢遽宣於口意俟奚生科名小就再議姪兒雅窺
公意亦殊以爲不謬故每公欲周濟生時必慫恿而贊
成之公幼子年十三方攻舉業苦無良師欲延奚生課
讀而嫌其年太少商之姪兒姪兒笑曰昔項橐七歲爲
聖人師奚生長於項橐多多矣况吾弟非聖人比乎有
何不可公笑曰諾遂延奚生課其幼子初姪兒第知生
才而未見其貌家塾在適園外西偏姪兒繡樓傍適園
東角生課讀之暇恒攜公子來園閒眺姪兒自樓窗窺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二

之見生儀容俊偉舉止不俗心益喜生固早耳姪兒才
貌雙絕又聞其評詩及慫恿之言竊幸此身得一知己
我不可以負之又念一寒至此豈能妄覲繫援繼又嘆
曰此生不娶姪兒當終繆耳有志者事竟成彼劉文叔
豈非人哉同邑大家宰某公與公同年登第權勢赫赫
震耀朝野公鄙其爲人交殊淡漠其子某甲以蔭與得
指揮千戶家居假父勢魚肉鄉里人多側目甲以喪偶
託媒求姪兒爲繼室公雅不欲商之夫人夫人欲其富
貴極口允諾公爭之曰甲雖一時富貴其所行事恐終

難免於禍夫人怒曰甲與汝無仇可得信口詛咒且姪
兒日長似此門第錯過更許誰耶公曰奚生年少多才
定不久於貧賤吾意欲將姪兒妻之可乎夫人唾其面
曰汝慎也耶將愛女給乞丐豈不畏顯者笑耶吾志已
決汝休饒舌遂將姪兒許字某甲以公有欲妻奚生之
說恐留奚生有礙女聲名翌日遂辭奚生去公無可如
何惟有垂頭浩嘆而已奚生既辭公出仍主孀姑家知
姪兒已字某甲頓歎所望鎮日喃喃囁語如失魂魄眠
食俱廢始固無子將依甥以終見生病狀殊切憂慮不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三

時就問所苦生日加劇自恐不起遂將病源備告姑氏
且謂此生不一見姪兒死不瞑目姑慰之曰兒勿妄想
彼既字某甲並世簪纓豈復垂念寒賤以甥才華何患
不發跡他日苟得志又何患無美婦人哉生搖首曰姑
言非也姪兒我知己非世俗巾幗可比彼若知兒病必
蒙垂憫但苦無人爲通消息耳姪兒之乳母王媪與姑
比隣素甚契洽聞生病聞來省問姑不得已以生所語
告媪媪嘆曰以汝家郎君配我家小娘子大好事偏夫
人憤憤貪富貴許某公子以鳳偶鷄誠可惜姑不知我

家小娘子亦非尋常人物此段因緣甚非所樂容老婦見時試以郎君言因之尙蒙垂憫未可知然不敢必也可慰郎君勿自苦老婦自有以報命始稱謝堅託而別

姮兒知奚生因已辭去心殊不忍又知夫人已將已許某甲爲繼室稔知甲固執袴惡少自念終身失所託意忽忽不樂某甲喜聘姮兒早誕其美以中饋需人爲詞親迎之期甚迫委禽納采備極豐腆夫人大喜日督趣姮兒檢點粧奩姮兒本係愛女一言一笑皆能博堂上歡近忽神情懶惰日復一日漸難措持夫人頗深詫異

蘭若館外史

四

里乘卷四

五

乃命之曰男婚女嫁人之大倫也我爲汝擇配不易今幸許某公子此邑中第一等大紳士其父氣焰炙手可熱朝廷嚮用方殷指日可望故卜不似汝父老不長進但圖逸樂遠爾乞休卽論某公子家道豈止百萬汝嫁去便督家政一呼百諾似此大富貴何尙鬱鬱不樂耶若難捨我二老幸在同邑時可見面爲汝計當無不樂也汝日來歡少愁多我殊不解豈需何衣物而赧於啟齒耶盍爲我言之姮兒不答再三研詰卒顰眉不發一語夫人無奈只得曲意諭慰而去他日姮兒晨起較遲

尙未曉粧侍兒爲具早膳悉却弗用蓬頭對鏡脉脉若有所思王媼適至驚曰幾日未見娘子何忽清瘦若此姮兒嘆曰我亦不解何忽若此但覺此心毫無生人之樂古人有言憂能傷人我其不能久於人世矣奈何王媼曲爲勸慰因笑謂曰可賀娘子喜期已近某公子是吾邑第一等人家指日娘子過門榮華富貴享用不盡不知老婦登門尙可望見顏色否也姮兒不待言畢卽正色側身向壁怒容可掬王媼自知失言嘿坐移時又問近日可否遊園園中有何花開曾作詩詞否作畫否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彈琴否姮兒但搖頭不語色稍霽媼因言昨有某秀才攜一古琴玉軫金徽據稱是甚管夫人舊物腹並有善畫馬之趙孟頫手刻多字央老婦攜至貴宅求售以其索價太昂又恐損壞難以賠償故未將來姮兒笑曰媼無論如何早晚能將來一看否媼笑曰可因稱媼走近姮兒身旁低聲笑曰尙有一可笑事請寬老婦罪方敢陳說願聞之否姮兒笑曰有何可笑事媼試言之或可破悶決不汝罪媼曰可笑奚生的是書癡不時自說姮兒子是渠知已不可負之此生除却娘子誓不他娶前自

宅中辭出渠鎮日如失魂魄眠食俱廢看來難以醫治
渠言死不足惜及生不一見娘子斷不瞑目旁人多斥
其妄渠泣謂娘子非世俗巾幗可比若知渠病必蒙垂
憫但苦無人爲通消息老婦憐其癡而多情給其代爲
轉達天下竟有此種癡情之人不真令人發笑乎姐兒
聞之始則涕淚滿面繼則吞聲哽咽及聞贊其非世俗
巾幗可比却喜奚生真不愧知己平日一片垂憫奚生
熱心不覺一時感觸幾至放聲痛哭矣媼見姐兒此狀
果信奚生之言不謬少間姐兒啜泣已自以羅巾拭淚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四 六

媼復進曰奚生如此多情無怪娘子垂憫老婦明日薄
暮送琴來即暫屈奚生僞爲奚奴汚面易衣負琴而至
藉使一見娘子可乎姐兒不語意似首肯媼會意少坐
興辭姐兒曰姆須識之勿忘明日薄暮務將琴來切勿
失信勞我盼望媼點首者再曰諾比歸具告奚生生霍
然興曰我言何如娘子命我死且不敢辭何況奴乎日
昧媼令奚生以土汚面衣以須捷授以琴負之而趨儼
然奚奴由適園入媼先見姐兒問琴會將來也未媼點
首招奚生入奚生置琴几上見姐兒淡粧靚服病容滿

面而光采照人整折欲拜姐兒急止之命坐憐其爲已
不惜破衣垢面不禁雙淚承睫顧素性英爽尋即收淚
笑謂生曰君之癡情妾已盡知之矣以君之才甯長貧
賤天下美人勝於妾者甚多何患不有嘉耦妾自知薄
命日來心緒惡劣慵如中酒病頗綿悒其不能久於人
世也必矣君幸努力自愛好自爲之何必抵死與人爭
鬪體哉生聽姐兒言淚下泔泔方欲有言忽侍兒報夫
人至姐兒大驚急匿生複室中自扶王媼出戶相迎夫
人問几上何來一琴姐兒謂是王媼將來求售者彼稱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四 七

是管夫人舊物兒尙未審定夫人命將宋錦設解開就
燭下諦審見金徽玉軫斷紋甚好又視其腹鐫隸書兩
行云紫龍門兮無枝如玉軫兮冰絲與子期兮靜好偕
百年兮友之旁行楷書署款云皇慶元年中秋天水子
昂爲仲姬夫人銘於漚波館夫人贊曰銘字刻手俱好
的是魏公舊物無疑魏公人品雖不免後人訾議然究
不愧一代才人此物可留爲粧奩之助願吾兒他日能
效魏公夫婦足矣願謂王媼索價幾何我處付給媼笑
曰諾夫人又與姐兒嘵嘵絮語久之始去漏已初下宅

門前後盡鋪姐兒問王媪笑生在此將焉置之媪曰事已如此娘子不用憂慮可暫藏婢女房中老婦再伺隙攜出姐兒無奈只得命諸婢同伴已宿即以婢房暫置奚生姐兒待侍女素寬諸婢樂爲之用凡事多不迴避時公冢子已由詞館晉大司成遠官京邸聞妹已字某甲心殊不慊素敦友愛又以妹係兩親愛女特遣妻杜氏歸爲妹料理嫁事杜本岐公的裔明察剛斷勝於男子到家數日見姐兒情狀心竊詫異又聞某甲所爲多不法亦甚腹非翁姑鹵莽錯配偶至姐兒處適奚生在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八

婢房開半窗外窺見杜至遽掩其窗杜眼明已瞥見之嘿謂姐兒素讀書以節義自許何忽有此曖昧事殊切驚疑姐兒素與杜極相得見杜至立身含笑杜執手慰問近日眠食如何姐兒笑曰不過爾爾杜見王媪笑曰我家小姑子好期在邇未免難捨兩大人膝下汝來作伴解悶亦大好媪笑曰唯唯杜見房中圖書滿架案上一帙恰是姐兒以烏絲闌手寫蠅頭小楷自選唐人樂府內夾近作一首是擬李長吉宮娃歌並次原韻云捧心一顧粉黛空先施要寵壓六宮凝脂中酒白玉暖鶯

兒教歌蝶拍板歡娛不足忘朝昏纖纖新月愁眉痕煙彼一舸誰曾見好事誣同賦感甄滿溪香水枯春渚響屐廊荒草鋪路不如老浣越中紗白頭不到吳中去杜氏閱畢又信手一繙是張文昌節婦吟見通首丹黃起四句密圈上二句旁評云既知有夫似可不贈珠矣偏贈珠以表其情可謂癡絕然不可不謂知已下二句旁評云既知有夫似可不接珠矣乃感其纏綿之意暫且繫之可見人生不外一情雖節婦一時亦難忽然拒絕亦以知已難得也中四句單圈旁評云四句湊泊無理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九

良人既非庸流尙貪與人絮語有愧羅敷多矣未二句密圈旁評云頓有此耳馬到懸崖不得不勒然亦無可奈何時也總評云此婦已嫁猶與外人殷殷通詞將置良人於何地作者且以節字標目可見古人之恕嘗見世有男才女貌往往限於門第而不能如願者處此境地尤要確有把持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司業此詩大約有爲而言究不可以爲訓杜氏讀所擬近作並細味評語見姐兒立論正大當不至於苟且因借以風之曰適讀賢妹大作爲先施翻案極妙不知果有說乎姐

兒笑曰據春秋三傳國語先施本不知所終以有暴鴟
夷沈江之說後人便附會借鴟夷泛五湖矣卽洛神賦
而論不過陳思脫胎未玉神女好色等賦偶爾遣興留
枕之說荒謬不經考阿甄與陳思年齒懸殊况魏文猜
忌異常陳思避嫌不暇敢賦感甄乎才人信口雌黃可
恨可畏然二人亦自有瑕可摘如先施果是范大夫妻
卽不當再事吳王阿甄旣爲袁婦卽不當再適曹氏大
抵女子須要守禮謹嚴稍失防檢卽不免後人唐突是
不可以不慎杜氏聽姮兒所論殊深欣佩因又謂賢妹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十

大作命意之旨旣開命矣敢問所評節婦吟文昌以節
許之名果能稱實乎姮兒笑曰此婦妙在多情而不肯
失身守得身任便是守得節任曰然則古人所謂內言
不出外言不入以此婦律之毋乃過乎曰此爲泛泛者
言之也若彼此亦旣觀止兩相慕悅外言無翼自能飛
入內言無翼自能飛出大抵聲應氣求直如好友雖男
女異體亦各忘形旣占同心卽期聚首情之所鍾真如
針芥相投固結莫解並非貪人欲之私賤等淫奔也卽
有時情不能禁偶越範圍必須用力操持謹守分際所

夕覲面儼對大賓偶一失足男則狂且女則蕩婦老子
云不見所欲則其心不亂是不可不慎而又慎也杜氏
聽姮兒所言已窺大意不禁嘿嘿歎惋乃屏去侍女悄
謂姮兒曰賢妹好期已近非愚嫂妄論兩大人擇婿未
免太失檢察奈何姮兒聞之淚下如雨杜慰之曰賢妹
不必傷感如可斡旋愚嫂必肯効力姮兒見杜氏直抉
其隱嘿自驚異不覺紅暈兩頰益增悲哽杜曲爲勸慰
笑曰愚嫂歸來俗冗紛糾家中房舍多未能到未審賢
妹住屋共幾楹也姮兒謂臥房及婢女所居共八楹杜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十一

氏故左右周覽信步至婢房前反手試舉其帷幕見奚
生大驚回首問姮兒此何人也姮兒以杜前言有因意
已罄悉底蘊當不媒孽乃覲覲直答曰此奚生也並具
告崖末且謂住此業經三日無隙可出如有苟且神明
共殛惟嫂氏察之杜氏習聞奚生之才及詳度其儀容
舉止的是不凡嘿嘆姮兒鑒賞有真又恐因羞致變乃
慰之曰賢妹獨具特識如欲締逖好久留在此究非善
策宜速爲計姮兒含羞答曰妹方寸已亂惟嫂所命杜
知姮兒之意已決素稔王媪是姮兒心腹獨召媪至附

耳授計越其速歸又正色謂奚生日妾爲君事煞費經營君宜努力進取爲閨中人生色切勿有負奚生感泣再拜指天信誓漏初下杜計王媪已將車至預遣去適圍紀綱人等悉召姮兒身旁媪婢至已房中命姮兒結束略帶金珠釵飾由適圍與奚生偕遁姮兒故有四婢長名木難年十四目聽眉語素解主人意亦命俱去又以千金付王媪留爲二人食用之貲杜一一處分已攜姮兒手叮嚀贈語姮兒揮淚檢衽再拜而別一時竟無一人知者漏二下杜命稽察門戶嚴加緝鍵漏三下忽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廿二

報姮兒住房火起俄傾烈焰熾天舉室驚惶羣爭撲滅而八楹已成灰燼幸閒架不與他屋毗連尙未延燒別院惟姮兒未曾拯出木難屍亦俱燬公與夫人悲慟欲絕杜氏再三勸慰乃已某甲方準備親迎忽得此信大失所望日惟沈溺勾欄藉以排解亾何而東樓之禍作矣初某甲藉父勢在鄉無惡不作會直指使者巡方過此叩馬鳴冤者數百人直指素有包老之稱閱詞大怒據實一一封章入告並劾其父納賄鬻爵數條確有左証朝廷震怒卽日降旨削其父子爵遠戍煙瘴充軍沿

途不得逗留所有家產一概籍沒入官某甲在路惡創潰發尋斃家宰公老年慟子兼以跋涉勞頓未幾亦殞一家竟無噍類矣姮兒既借奚生出亾自攜木難與王媪在窮鄉買屋一所竹籬茅舍荆布自甘王媪僞稱爲甥女見者但詫其美而不知其爲女公子也奚生仍居妣氏家偶來與姮兒相見親如兄弟敬如朋友一言不敢狎褻以感姮兒知已惟恐有負下帷攻苦連戰俱捷廷試得館選授翰林院編修乞假回籍完姻是科主試官六人公冢子已晉少宰預焉以與奚生同里謁見時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廿三

倍覺親洽聞公舊有東牀意未免接觸同懷之情悼念亾妹薄命慘死又念某家宰父子如此結局妹若在更難爲情反以早死爲幸當奚生旋里少宰託帶家書中盛誇奚生才品俱優自慶得人且屬公爲之留意執柯姮兒自奚生計偕北上日閉門焚香鼓所購管夫人舊琴聊以消遣間或教木難下棋或遇花開時對花寫畫數筆或作詩填詞以抒懷抱一日讀老杜佳人五古一篇反復披吟不勝感慨因次韻詠懷並憶嫂氏杜少薇夫人云涓涓澗底泉曲流戀山谷翩翩枝頭鳥迴翔擇

林木我生丁不辰入險勝遭戮縈繳巧相伺飛土嗟逐
 肉賴得嫂氏賢明察幽隱爛翼我出網羅璞守無瑕玉
 巖居等寄巢戢羽暫栖宿不寐思兩親掩袂吞聲哭我
 心盟白水肯污濁泥濁嘯歌聊自娛不隘一椽屋課婢
 時種花笑摘香滿掬平生兒女淚羞澀瀟湘竹脫稿復
 自諷玩頗自得意忽王媼與木難從外聯袂趨入笑稱
 賀喜謂頃始氏傳言奚生已授編修乞假歸娶不日可
 到姪兒聞之心竊自賀及奚生歸先使人報知姪兒既
 謁某公執禮甚恭初出少宰家書公閱之不勝嘆息送
 蘭茗館外史里乘卷四 古

奚生出歸與夫人言及少宰家報意似怨夫人當日失
 計杜氏在旁聞之笑曰恭賀兩大人小姑固無恙今某
 甲家靡有了遺正好鸞膠重續請勿嗟怨公與夫人相
 視愕聆杜笑言當日火災故已所爲乃備述視縷公與
 夫人大喜先迎姪兒歸風示奚生遣媒納聘涓日合登
 如禮

里乘子曰聊齋有云天生佳麗將以之報名賢而世俗
 王公偏留以贈統矜千古一轍牢不可破良可浩嘆奚
 生密邇佳人親敬不敢狎褻卽此一節不愧名賢少宰

贊其才品俱優信非溢譽姪娘材藝無不擅長讀詩兩
 首窺豹一斑偶爾發言亦皆入妙誠閨閣翹楚之尤某
 公擇婿非不知破格求才惜爲閨內所持幾至名花墮
 溷幸杜少薇夫人智能應變卒使淑女君子得遂好速
 隻手回天不露聲色其籌畫盡善卽方之古押衙何多
 讓哉

附錄

宮娃歌

李賀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搗紅守宮象口吹香氍毹

蘭茗館外史里乘卷四 古

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罌罍殿影昏彩鸞簾額春
 霜痕啼蛄弔月鈎欄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夢入家門
 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
 魚撒波去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
 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容齋隨筆籍在德鎮幕府師李師道又以書幣聘之籍却不納作此寄之徐太史傳謂按籍

意婉轉恐非節婦意也宜以
本事為題則得風人之意

佳人

杜甫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歸草木
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欲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還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揮髮采栢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太史鬼求代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十六

京師某太史情重前魚終歲不御妻妾但狎優伶嘗有
友招飲忽遭優伶所戲侮為坐客媼笑羞忿自經其鬼
求代初正陽門外某生遠遊其妻獨居家小阜妻兄弟
素無賴時來稱貧妻頗厭之恒不能遂其所欲一日弟
乙以有急又來求姊會姊往親戚家待至薄暮甫歸廁
身暗陬窺姊下車身後隨一美少年相將入房大駭以
姊有所私心殊恥其所為繼思藉此有所挾計亦得爰
潛身躡足入伏窗窺姊坐燈下面頰蹙若有憂色少年
假姊身旁低聲耳語隱不可辨姊危坐自若少年或左

之或右之或長揖而跪懇之醜態百出無何更鼓二報
少年似益急迫踉蹌益數姊意似首肯起拭淚至案前
挑燈啟鏡奩薄加脂粉轉身坐榻上小聲嚶嚶啜泣少
年頻為拭面而殷情之便見姊起身解帶挂梁上少年
不禁狂喜或拊掌或踊足或伏地雀啄笑容可掬乙莫
喻其故既見姊上榻向外跪少年笑援梁上帶授之姊
引帶納項下意將投縊乙駭甚始悟少年非人係縊鬼
之求代者乃大聲疾呼有鬼時甫二更市上行人尚眾
聞聲畢至佐乙破扉入房乙急解其縊放姊卧榻上意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十七

甚癡嘿不一語灌以薑湯頓蘇而市人至者益夥屋狹
鬼皇遽不得出側身引避形嵌壁上宛然寫照有識者
諦視之詫曰是某太史也僉稱怪事太史家聞之爭來
濯洗竟不能去急延僧誦經懺日以法水祓除匝月
方滅其跡後某生歸詰妻前事則曰自君之出意忽忽
如有所失他日自某家歸覺耳畔有人極稱生愁不如
死樂不覺心動入其殼中實其時身亦不能自主也某
生夫婦從此德乙有無遂常相通云

里乘子曰往予遊京師友人招飲座客無不各召歌童

有酒否則卽不合時宜舉座皆爲不歡而歌童聞召卽至者主人意氣洋洋如膺九錫脫有再二候之不至者座客輒冷語相誚主人顏色慘沮坐立不安觀其盼望情切直不減于秀才望榜惡習相沿牢不可破真爲咄咄怪事至若太史爲優伶死尤爲絕無僅有可補情史之缺予嘗謂烈士殉名蕩子殉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古今忠孝節義皆不外一情字但恐人誤用其情耳以堂堂太史屏妻妾而割骨肉之愛昵優伶而乖陰陽之和下流忘反已屬有玷清班而一遭戲侮卽不惜以身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十六

殉之亦何性命鴻毛乃爾耶乃生旣包羞死猶無賴以求代故幾波及無辜婦女卒至壁上留形萬目攢視互相傳述以爲笑談幸菩薩有靈法水洗垢不然光天化日之下千古遺此奇蹟豈不於貳負之臣外又添一話柄也哉

柯壽鞠

柯壽鞠字丹意廣陵樂工女也其大母八十誕辰夢女冠持贈丹菊一枝爲壽翌辰女生遂以名之髫髻失怙恃叔無賴鬻入勾欄中六七歲聞人誦詩竊愛之見文

士卽求指授一聽了了十歲初度日占一絕云戲控青鸞下碧空十年塵夢隨西風此生不作韓樞密願抱秋心老蕊宮一時傳誦僉謂是兒命薄心高恐非佳兆及長美而俠富兒大賈爭以纏頭媚之輒時分濟寒賤年二十自以千金脫籍私謂狎客某甲曰兒齒日漸增矣浮沈風塵中終無了局頻年私積不下十萬金頗可自給願乘色未衰擇一才貌俱優可同白首者託以終身君閱人多矣煩留心物色倘當意不吝謝也甲笑曰諾容徐圖之有山陰陶公子者少年俊美薄遊廣陵豔女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十九

之名兼利其賁賂甲求爲說合時女已獨居謝客甲特往述公子嚮慕意並盛誇其門第才貌女命導公子至相而後可旣至果一見目成兩心相許公子言妻病瘵頻年死在旦夕雖暫屈蓬室一俟中饋虛人卽當正位甲居中慫恿女喜遂訂割臂之盟定情後兩情纏綿誓同生死居無何公子告女將如京師納贖求官問何官之求曰倅承可耳問何不守牧曰固所願也奈賁不足何問所絀幾何曰五千金足矣女笑曰此亦甚易辦妾當足成之奈何甘就冷宦公子大悅翌日女爲治任

祖餞出五千金付公子趣速經營早去早歸免妾久盼
公子唯唯訂期珍重而別逾期公子不至女問某甲但
飾語支吾及堅詰不已甲乃實告公子固攜金遁歸鄉
里入京求官皆屬誑語且其妻悍妬亦不敢納妾媵女
知爲公子所賺殊不恚憤笑謂甲曰妾初見若言大氣
浮固慮少年輕薄不可終恃今果然也因詳問公子里
居第宅自買太平鉅舫携媵婢五六人徑如山陰僦屋
而居與公子望衡對宇戒衆勿泄聞公子母壽辰賀客
盈門女華粧命輿往公子方肅賓在堂驟見女至大驚

蘭茗館外史

里葉卷四

五

失色衆客不知誰何睹女容光煥發訝爲天人凜然不
敢正視女適向衆客檢衽致詞曰妾廣陵樂工女柯壽
鞠也諸公非公子族黨亦必貴戚妾有微忱願爲諸公
陳之可乎僉曰願聞女遂備述公子賺已始末已乃指
公子而數之曰始妾以若貴家子必知自愛故速以終
身相託不虞輕薄兒居心醜惡但涎妾賣笑金巧設騙
局自以爲得計不知妾賣笑金固用之不竭特笑若太
器小無福以消受之耳公子聞之汗流滿面惶愧俯首
默無一詞衆客爲之緩頰並好言撫慰願其爲訓停令

公子謝過仍踐前盟女謝曰諸公休矣此等醜態兒妾
誓不與相見今所以不憚勞苦千里而來者誠以若今
日可負妾異日負君負親負妻負友亦何不可故特將
若爲人暴告諸公俾各慎與交遊勿受其詐耳衆以女
語言爽決知不可挽因謂公子所攜歸五千金當如數
返璧女笑曰此尤細事若重利輕義妾則不然今旣爲
若所賺直如當日纏頭少博此妾妾耳况妾平日調濟
窮困浪擲何止倍蓰若旣愛之亦第蹴爾與之以大快
其欲可也妾去矣遂別衆從容上與登舟而去公子面

蘭茗館外史

里葉卷四

五

如死灰衆相對歎息但姍謂公子薄倖而已女旋廣陵
幡然變計日一誤不可再誤今必得一中年名士之在
官者而事之且非續娶不可會淮安府教授周廣文五
十喪偶遣媒求爲繼室女夙耳周固名士欣然許之嫁
後琴瑟甚敦越歲生一子周益嬖之前室固有二子嘗
與女言冷官多子慮垂老無以資俯育女曰奈何周日
老夫固善鴟夷術向苦無資聞卿多私蓄若假我權子
母不患不得什伯息也女曰業夫妻矣曷不早言妾物
卽君物但揮霍耳何假爲遂傾箱罄出所蓄十萬金付

之周得金罷官業雖不三年得子金二十萬卽罷所業
肆筵設席延女上座自捧卮以獻曰賴卿母金得少弋
獲子孫不憂凍餒皆卿之賜雖然卿出身平康無不知
者僕縱疎狂亦不合儼然聘爲繼配卽僕自願之其如
天下後世口實何女曰妾從君生子已扶牀矣何忽出
此言豈疇昔申旦之誓非君意耶周曰良有之向以聞
卿所蓄甚富姑妄言之藉可運籌生色一洗寒酸今幸
如願卿之母金當仍歸趙並酬以什一之息我有旨誓
亦以禦冬老夫髦矣卿近中年獨處鰥居兩足存活自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三

今以往請永與卿訣矣女曰訣則訣矣妾所生雛將焉
置之曰卿如難割愛將雛俱去可耳女曰諾卽日攜子
挾金仍旋廣陵乃鳩工庀材大治第宅購良田沃產擇
老成紀綱司之每歲出納躬自會計日益饒富不惜厚
俸聘延名師以課其子子十四歲周歿女資重購攜子
斷齊臨弔周之二子拒之不許入門慟哭而返或謂女
十歲時所爲詩終成讖語所謂心高命薄者非耶自以
鬱鬱不樂四十歲後改號瘦菊老人然風骨珊珊雖當
中年望之猶如二十許人

里乘子曰女謂一誤不可再誤若陶之言大氣浮少年
輕薄不可託以終身猶在女之意中至周之爲人儼然
名士齒已中年名稱繼配女之憚然變計亦殊斟酌盡
善矣况琴瑟在御子已扶牀我物卽君物聽君揮霍豈
尙有意外變歟不謂一洗寒酸頓思決絕始知疇昔申
旦之誓不過藉爲漁利之媒一旦如願還金遽促攜雛
俱去似周之叵測無情誠非女所及料也而乃嘵嘵致
辨強以天下後世口實爲詞然則陶問女言始終愧不
一語似天良尙未喪盡周則巧言顏厚口給禦人真可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三

謂老而無恥矣世之所謂名士者固如是耶

伊莘農相國言

伊莘農相國言人生枯苑升沈或由福而禍或由禍而
福皆有定數殊難逆料不見子年五十猶于滇省節署
堂皇西偏枯坐胡牀仰屋默數木椽方輒時耶客請其
說曰余初銓除雲南通判因公望吏議去官窮滯不得
回旗欲謁撫軍求諭寅案湊贖資斧司閹者以絀誤廢
員斥不與通懇告再三始領之令少待但見大小吏分
隊晉謁白事司閹者次第傳命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

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入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意以為常及已也時日瀕晡忽聞司閹者大聲言曰撫軍今日接見屬吏一一處分公事為時久甚矣憊閑人毋得干勦爾且退期以詰朝相見予次且徒步歸凡往返三日皆如之惟日於節署堂皇西偏支胡牀屏息枯坐一無所事始仰屋默數堂皇自西訖東木椽若干繼默數椽上承塵方軌若干目諦心識順算逆覆周而復始藉攻沈悶既撫軍但語郡守為道地僅共斂白金百兩為贖而撫軍固終未之得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見也滇省去京師萬里途長費短可奈何計惟暫置妻孥子身入都向親友稱貸再事區畫不謂都中親友見予免官歸相率避道無一存問改事旗員因公去官例許請觀有舊習謂予曰君固若此蓋援例請觀倘沐曠典未可知如言蒐腰纏僅存所贖金三十兩罄付作孤注得具文上請時 朝廷方屢念滇中萬疆事宜以予從滇來特 召見垂問苗情予謹據實條陳奏對稱旨 上意嘉悅敕以原官仍回滇視事親友聞予復官漸有來慶賀者及 陛辭適發旋奉 命起擢郡守親

友來者愈眾不惟慶賀有推薦紀綱者矣有餽餉食物者矣且有不自稱貸而殷殷嘉惠程幣惟恐拒而不受者矣予迫於 朝命不敢濡滯甫出都門便奉 詔簡授監司並 諭兼程馳驛赴任既抵滇省妻孥相見彼此慰藉恍疑夢中即日遵典禮參謁撫軍前司閹者見余至亟趨前罄折起居言笑和悅不似前氣象愁慘比將命入撫軍即傳命曰請相見之下吉詞獎慶備極謙寵見余着監司冠服訝曰君尚不知耶昨已奉 詔特命君陳臬滇中君尚不知而猶着此耶命左右速為具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按察冠服就於節署更易兩年之間由滇臬游轉布政坐遷巡撫受 命之日恭詣節署堂皇焚香設案望闕九拜謝 恩接納印綬畢忽仰見堂皇西偏屋椽方輒歷歷在目因憶昔支胡牀枯坐其下三日往返欲求一望見撫軍顏色而不可得其時犬馬齒已迫日艾固不料當日求見不得之撫軍甫兩易寒暑竟儼然及身起而代之也予方木立神遯冥追默愴忽予聞人來報凡滇省大小屬吏咸臨宇下待命謁賀予次第接見猶是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入

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撫今追昔惶愧惶愧予接見各吏既畢迺進司閤者而戒之曰爾曹識之自今以往但有來謁者必將命爾曹務接以和悅切勿以愁慘之氣象相加慎毋令堂皇西偏再有人枯坐胡牀求見不得徒勞其仰屋默數木椽若干方輒若干也相國名伊里布滿陽人罷相後嘗爲人言之

里乘子曰往予讀國策漢書觀蘇季子朱翁子已事未嘗不感慨太息今聞相國所云然是鼎有足矣人生世上勢利富貴蓋可忽乎哉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圓光二則

梅生四川人久客皖江思鄉甚切嘗館六安州幕中會署有術士願爲作法先令盡量酣飲而臥戒衆勿驚自坐生榻前駢二指自畫左掌心口中喃喃誦咒呼十二歲識字童子諦視之少選童子曰掌中放光圓明如鏡矣又曰鏡中現館舍梅生卧榻上矣又曰梅生興矣出門矣方渡于水之涯矣旋陟于山之巔矣升峻嶺矣履坦途矣抵屋一所登門矣升堂矣入室矣怪哉怪哉室

中一少婦憑几握管作書梅生竟笑倚其傍且拊其鬢而玩其字矣術士曰是矣汝第諦視所書云何童子一日誦術士另紙筆之蓋其婦方作寄夫書也須臾書畢婦緘疊完好童子以語術士術士曰先生不可久留矣復駢指畫其掌仍令童子視之則曰梅生出室矣出門矣由坦途而陟嶺矣又陟山而渡水矣猶是入館舍而上榻矣童子之言甫畢梅生遽從榻上欠伸起竟體大汗如雨拭目歎曰奇哉幻夢乎術士叩其夢中所歷與童子所言相符因笑而謂之曰此真境固非幻夢君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如不信俟夫人家報至自知未幾生妻家書至驗之果與生夢中所見並童子口誦而術士筆之者無少異後生歸與妻話及此事妻訝曰方妾作書時恍惚鬢邊有物作祟固不虞是老奴作此狡獪伎倆也相與粲然一笑

里乘子曰宋魯應龍括異志載三山曾陟嘗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邇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噴之其疾如

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
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才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
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驚折瘡乃身在書館中隨
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留一藥籃中有一詩
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鬚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
別不是仙翁那得知此事與梅生差相類然以身騎紙
馬而歸較夢中不更為神異乎

又

杭州沈公子世居吳山之西食舊德擁厚資豐衣美饌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三

粥粥羣惟顧非心之所好惟餘桃斷袖嗜而溺之少美
儀容生性徇通喜涉獵圖史嘗獨居齋中左右給役皆
二八變童有鮑婉奴蔣霞煇者色尤姣好龍信倍隆家
藏祖遺夜光珠一顆面面圓勻大如雀卵誠為希世之
珍最所寶貴綴于角巾黑夜光照一室不肯輕以示人
會殘暑初退天氣晚涼夜脫巾皮上中案頭晨與求之
已亡齋故在花園中不許外人關人意必兩童之所竊
據訊之堅不肯承鞭之各負重傷與兩童約速為覓獲
伺合浦不還則蟻命難活緝與俞仲華茂才萬春素請

圓光之技某甲見兩童鞭扑之慘特造命告其事謂君
術妙圖澄曷不一試俞不肯甲勸之曰我非為公子失
珠所願是非立見庶免波及無辜果是兩童則已否則
亦可為辨其誣俾性命得全功勝合尖浮圖也俞固好
善惻然心動乃諾之甲喜趨告公子禮延俞至命備黃
紙十二張駢指作劍訣書勅勒其上口默誦咒焚投地
上選十二歲以內童子十餘人環視之俞戒之曰爾曹
第有所見據實以報勿得妄言事畢各予厚賞不吝少
間羣兒報稱地現鏡光圓如釜口鏡中現花園園中池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三

亭花木竹石魚鳥闌干果恩簾幙及齋中几榻圖書鼎
彝之屬一一畢具則見公子着羅衫首戴綴珠角巾至
齋中兩童從其後公子脫衫冒椀上着短衫據案觀書
兩僮或燃燭或滌茗或進瓜果菱藕或奉背按摩揮扇
驅蚊展衾拂簟公子欠伸起自私手除角巾置案頭解
衣脫襪上榻卧兩童安置虎子壓幙剔燈聯背拽門而
去俞問兩童去後角巾尚在案頭乎曰然俞曰是非正
在此刻矣爾曹須用心觀之俄羣兒又報稱園中荷池
花葉紛披中忽立一白髯老者四顧而嘆何也俞曰是

必有異須再用心觀之忽聞羣兒驚曰噫是何怪也老者上岸則人首而蛇身也由岸而升階伏窗櫺而內窺矣徑由窗櫺入至榻前揭幙笑向公子矣回身至案前顧角巾而笑以口銜珠仍從窗櫺出下階蜿蜒入池獄遁不見矣俞大笑曰得之矣斯時簾外簾內觀者百數十人聞羣兒所言僉咄咄稱怪且同聲贊俞曰先生真神術哉微先生則屈煞兩童矣公子疑信參半命以車涸池水果見角巾在焉巾則猶是也而珠已化爲鳥有矣蓋池舊有蛇妖以珠爲寶物而襲取去也噫失物顧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序

可妄誣人哉

里乘子曰晉宋藝術傳載石勒將擒劉曜佛圖澄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錢竹汀先生大昕謂卽近日圓光之術蓋本於此

楚北王某

楚北王某性豪而黠家固不封常與人緩急相通輒貸此償彼不爽所約西隣富翁某素貪且吝極有心計王

欲貸其貲貿易恐不見諾而思有以賺之會歲將暮慮人索逋以婦翁家頗小康特詣稱貸百金約歲周歸還並加什一之利婦翁知王不失信如數予之王以百金充錢不待索逋者登門一律先期償訖尙餘錢數十千市布帛爲妻孥製衣裳煥然一新富翁心果生疑謂王每歲暮索逋者踵相接今不待剝啄一律先期償訖且爲合家細弱製衣裳煥然一新何其綽綽有餘裕也得勿掘發窖藏耶既屆除夕聽王宅爆竹聲震耳不絕潛往偵察見王門已閉心益疑之謂除夕迎神類皆重門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序

洞開今反閉之何詭秘乃爾也王宅故湫隘門內卽是堂皇竊側目從門隙內窺但見堂上燈燭輝煌家人嘻噱笑語甚歡几上纍纍堆積朱提大小不下數百鉅默計何止盈萬不勝賦羨益信掘發窖藏無疑因念王本賈人子一旦幸邀天貺暴獲鉅貲足徵時運亨泰倘與合夥貿易利當倍蓰卽什伯千萬不難也獻歲特誣吉日折柬徬招王飲肆筵設席極其豐腆酒酣笑餽王曰賀君得鉅貲能以奇零貸我否王蹙然曰小子守命安貧君所知也何得鉅貲富翁笑附王耳小語曰君購他

人可不必瞞我我知之稔矣尙何虞詐爲也王力辨其無富翁曰君不願貸我我却願貸君今請以五千金付君同爲貿易君願之乎王搖首固辭曰小子赤貧受君重貲倘有折閱其何以報不敢從命富翁曰如獲利彼此均之如有折閱誓不責償何如說之至再王始肯肯富翁乃慨以五千金相付王賫至江西見菜油滿市爰傾囊購歸是秋楚北菜油翔貴獲利數倍富翁大喜仍以母子金盡付王聽其籌運往無不利不十年累貲百萬彼此均之至今兩家子孫猶稱素封焉富翁嘗自鳴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四 五十一

蘭茗館外史

五十一

舒城田舍翁某年四十生一女名愛兒以中年所出其珍愛之爰字於同里之農家子謂相距密邇便於往返亡何翁妻卒女才十齡卽育於嫂氏以慈穉貪於嬉戲嫂甚厭惡之往往相對惡謔並以語恐之曰若已十齡不爲娶規尙自獨倏好弄聞若婿與若尙相若其勢已甚偉將來齒日增更不知何若日後若嫁去吾甚爲若危之看若猶能嬉戲否嫂平居與女相對輒道及此以謔語出之或有時又以莊語出之甚至故作蠶蹙狀若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四 五十二

蘭茗館外史

五十二

愛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既散新郎雖農家子年裁弱冠亦甚温存胸臆至夜將
聞乃低聲促女曰寒夜難耐與卿睡休愛兒正懷疑懼
忽聞此言如九天之發霹靂不覺震驚汗流浹背低首
面壁默不敢聲少選新郎又前牽女袂再四敦迫愛兒
計不能免不得已解衣入幃新硯初試其利可知愛兒
謹誌嫂言深自防衛才一着體已自難禦益信嫂言有
微抵死支拒不使遽盡其器而新郎忿焰正熾勢難中
止女不得已給之曰爾我夫婦爲日正長奴今適有小
恙一俟全愈惟君所欲斷不敢再事推却以逆君意新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郎聞而憐之遂爲罷戰女喜獲免竊慶再生伺新郎睡
熟託以洩溺潛開後門將窺歸謀之嫂氏轉達於翁願
長侍膝下沒齒不嫁以全性命天明農家子醒意女嫂
滿呼之不應急着衣起胡之間其無人驚呼家人皆與
知開後門竄走急遣人往翁家問之云昨方吉期何得
遽歸彼此驚訝難測其緣惟嫂氏心知有異嘿笑不言
是夜大雪盈尺共遵其雪跡尋之道旁故有一智井羣
議暮夜獨行雪光迷炫保毋失足墮落乃縱一人下井
窺視果有一屍大駭意必是女拽起視之非女也乃僧

里乘 卷四

也顛頂劈裂血痕猶新眾人相覷益深感愕知難隱匿
遂牽連而恕諸官窮極研訊卒無朕兆歷久膠轕不能
剖決越五年翁有族子至豫經紀路過一市忽見愛兒
在此當墟貫酒怪爲面似迫審良然默識其地歸以報
翁卽自馳往跡之女方在門首梳髮見翁至大驚翁前
持抱泣曰兒何至此累吾實甚女亦泣既詰至此之由
女具告之蓋隨某乙來此貫酒營生頗稱小有翁佯爲
大喜俄頃乙至女使拜父居然稱翁婿焉情甚親昵問
訟事結未結以早結農家子已別娶多年今抱子矣乙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乃放心翁便諷女宜偕乙歸里女謀於乙乙以爲無事
遂治裝偕女歸翁既到家卽密詣縣上狀遣隸拘乙至
訊得巔末其案乃結先是愛兒夜竄時雪迷失路墮簷
井中呼救某寺僧晨出募齋聞知女子大喜正將絕繩
下拽某乙故里中無賴夜博方畢過此見之遂與僧同
拽起悅女之色欲挾以私奔慮僧敗露乘其不意取扁
杖當頭力劈僧痛楚仆地乃拖入井中然後以言脅女
偕遁至河南竟成夫婦官乃斷以乙抵僧罪愛兒仍歸
原夫以嫂氏謔語起釁令批其頰以示薄懲人皆稱快

二五三

厥後嫂氏兩頰因撻成創終身膿腐臭不可通隣里鄙其為人都置不齒愛兒既仍歸農家子夫婦重聚皆知為嫂氏所騙仇儷倍篤由此銜嫂入骨畢世不與通慶

里藥子曰婦人羣居謔浪笑做殊足滋事况以之施於髮才覆額之小女郎更難保其無意外之患愛兒之獄實由嫂氏惡謀階厲猶幸膠葛五年不能剖決賴族子無心路遇報翁賺歸殺人者抵疑獄頓雪可稱快事迨至舊絃重續琴瑟永調追憶曠昔惡謹之言至是始悟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四

其妾銜嫂入骨永絕慶弔固其宜也觀嫂氏批頰成創孽報顯然似此惡作劇生雖已慘受官刑竊恐死猶不免下拔舌地獄也聞聞之可不互相警戒歟

變驛馬

倪次郊運同宰陝西興平縣時有吏來白養濟院某叟病革顧謂同侶手足俱為納履或謂汝足業已着履手何須此叟曰否否緣平日受養恩一無報效今將變驛馬圖報於來世非履何以馳驅耶爰手足俱為縛以瓷碗尋斃觀此凡受主人養恩者當及待酬報

償禮於來世耳

廚媪

吾皖藩司書吏多金陵人飲食起居享過豪貴其儕日以酒食相徵逐道光丙申夏藩吏某甲家招集儕侶釀金為撤蘭之會既斂錢付廚媪使市酒脯至肆雷雨大作電光輒燭媪衣袂媪駭甚急趨回家雷聲隨之隆隆然響震四壁僉謂媪有隱慝使速自暴白求神赦宥媪自念生平殊無甚作惡沈思久之乃赧謂眾曰頃身入月倉卒間取破憲書纏諸穢處得毋是耶眾聞而訶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四

曰是矣急命取出以淨水濯而焚之僉踣地代媪求神恕其無知雷乃止後視筐中所斂錢皆為雷火鎔成銅丸稱錢之多寡以判丸之大小內惟二百繩穿無恙驗之蓋西席某先生所出一分也

里藥子曰廚媪所為悖繆已極雷所以不遽擊之者恕其懵懂無知耳斂錢鎔為銅丸惟西席某先生一分二百文繩穿無恙其他阿堵物來歷可想即此小事倉猝間尚有甄別所以為神

元壇

世俗商賈所祀黑虎元壇稱趙大元帥其實非也神姓陳氏初當捕役相傳捕役至穿窬家類皆奉如貴官陳一日至穿窬某甲家時已二鼓甲慮無以款客家惟蓄一牝鷄因與妻謀詰旦將伸一齋之敬時抱卵方殼陳夜聞母鷄作人言訓其子曰吾命明日合休素受主人豢養恩鼎鑊所不敢辭惟念爾曹尚在哺乳未免不能忘懷此後爾曹須自慎重無事在家勿妄出門恐鷹爪狸攫致惟非命切記切記勿似我在日有所恃也諸雞一一諾之聲甚悽楚陳聞而憫之明發將行甲再三堅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留不可並戒毋得殺鷄千萬叮囑而別陳由此頓大悔悟聞某寺長老高行往求皈依長老察其意誠因與陳約必忍饑七日勺水不嚙並將各囊水擔滿方許摩頂陳謹受教寺中僧眾數百人各囊水不下百石陳既餓七日將荷扁杖出而擔水忽見寺門外來一黑虎眈眈相視陳叱曰我一切皆空豈畏唾者俟擔水畢施汝一齋可也虎果掉頭去陳擔水畢出門將供虎食但見黑虎復來帖耳搖尾馴若犬馬不似前其欲逐逐陳異之因祝曰豈天賜我坐騎乎虎領之陳乃橫杖跨虎而去

世所塑像手持金鞭卽扁杖也

里乘子曰此陳祥浦爲陳西堂言者西堂爲予述之以其近似故筆之嗟乎一念之善頓悟大道當日不忍一穢遂致萬世血食徧天下可見聖賢仙佛皆同此好生之心也

邑人某甲

邑人某甲歲除無以爲計家僅存一舊竹榻妻使負往西村富翁家冀易升斗粟富翁愛其光如髮漆言定以斗米千錢易之會隣人來翁指以相示且鳴得意鄰人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四

五

冷笑曰君嘗自矜算無遺策然以有用之貲易此不時之物其計無乃太左尙何得意之有富翁素固嗇吝果悔而反齒甲無奈負竹榻歸與妻言之且咒且泣相對計窮中夜俱投繯死翌日元旦鄰人祀祖甫畢忽見甲夫婦披髮喋血入門戟手指而誓曰我以物易錢米千汝甚事富翁已有成說爲汝一言所債致我夫妻計窮戕於非命汝心安乎今已愬於冥府亦不令汝家泰然度歲也言訖直前相攫隣人駭絕倒地妻子趨扶牀上但見色如死灰以手撓心自責曰吾過矣吾過矣尋卒

無何妻亦病卒其子尙未成童家產盡為匪人所賺後竟不能成家矣

里藥子曰富翁素性吝嗇高興其偶然也鄰人如解事迎機贊成固妙不則緘口不置一詞可也乃冷笑相誚語直刺心彼吝嗇人聞之焉得而不反齒嗟乎某甲當計無所之之時甫得生機倏爾失望斯時鄰人試捫心自問富翁因我反齒於人固有損矣於已復何益乎卒致夫妻泣咒相對俱盡能不抱恨泉壤也哉先師孔子有云君子成人之美文昌帝君陰騭文有云行時時之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四

秦氏婦

姑蘇有秦與蔡二姓自祖以來合計在楚貿易後生業日隆貲盈百萬鄉人蔣其羨而且嫉會秦有悍婦武斷烈於鬚眉蔣因以甘言囚之陵與蔡氏割業分貲婦信之遂構衅與訟不十年兩姓家業凋敗殆盡悍婦怒膺奇疾矢從日出醫不能治未幾蔣患舌創中斷如割狂叫一聲而逝是可為聽信讒言及陰險構衅者戒此焉

菊人所言兩姓皆與菊人有瓜葛也

里藥子曰兩人奇疾足見冥罰之當

某媪

姑蘇洞庭山寡媪某氏每遇發婦必設法懲惡說其改惡已則從中漁利藉以餬口他日自蘇州城中執柯畢趁舟旋家舟至中流忽雷雨大作雲霧模糊人不能自見其掌須臾雨霽雷止徧稽舟中不見某媪羣甚訝之既舟將泊岸聞蘆葦中有人呼救聲羣審其音疑是某媪跡之果然但見泥塗褊體狼藉不成人形蓋天怒其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四

平日敗人名節姑薄譴以示警也媪後卒改爲善不敢復爲馮婦矣此亦葛菊人言

里藥子曰此媪卒改爲善較勝馮婦向使薄譴而不知

自警雷豈能終恕之哉天道許人自新省過者皆當以媪爲法

吳明府

山右吳明府咸之初以進士出爲縣令頗著政聲丁艱服闋選直隸新城縣令到任匝月薄暮見一人氈笠布衫面目黧黑徘徊堂皇叱問誰何其人怒目答曰我蹤

助到處今始得之不汝恕矣直前相撲吳大駭疾呼役
隸叱命縛之役隸問所縛何人吳怒讓之曰立堂皇者
爾曹豈不見耶羣謂不見有人吳知是鬼物大恐疾趨
入內其人亦尾其後手挈一棒長尺有半立吳左右自
是凡飲食時卽以棒橫截吳領下滴水粒粟不能下咽
且曰汝昔以此物戕我命我今亦以此物還報之不亦
可乎吳憂懼成疾署中各友書房遷避幾徧皆不能免
有時瞰其人不在此急索飲食甫入唇其人卽至罵曰
汝尙欲飲食求生耶以棒橫截如初尋以餓死或曰吳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四

聖

初任時曾因贖以棒痛撈一人並絕其粒瘐死獄中一
時冤之故其鬼來索償也然耶否耶有民社之責者覽
之亦可自警吾友葛少莪司馬在吳幕中日所親晤同
游濼中爲予言

里乘子曰或謂吳初在都中貸鄉人某萬金得官後攜
其人至任約償其債旣以數甚鉅吝欲負約遂謀構其
人於法而潛令獄卒絕其粒竟致餓死果爾天良喪盡
鬼卽以其道還治其身可謂冤冤相報絲毫不爽

陳司馬

紹興陳鑑仇爽卞急向爲直隸制軍司奏廣品學爲當
道所倚重族人有慶陞者以同知需次鑑爲游揚補官
後鑑亦納貲除大名同知尋以卓異受上考適慶陞任
滿例得遷擢時正定守出缺心頗覬覦恐鑑奪其席遂
造蜚語嗾言官劾之鑑以絳議停遷後訪知爲慶陞之
謀以恩施而得仇報恚憤而卒事旣傳播自大府以及
寅屬僉不直慶陞遂以才具庸劣勒令休致回籍甫抵
家門卽謂左右云陳司馬同我一路來爾曹速洗掃廳
事小心款待左右問陳司馬何在曰已升階矣爾等豈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四

聖

不見耶家人見其神情恍惚情知有異急扶至寢室但
聞喃喃語謂陳司馬要我對質我去矣尋卒無何龍
虎山天師牒至正定府城隍已補紹興陳鑑

里乘子曰可見陰曹黜陟與陽世不殊鑑旣真除冥官
知慶陞亦必有應得之罪也然則伎刻者觀此不亦可
廢然自反哉此亦陳西堂言

林遠村方伯

吾皖林遠村方伯之望賦性端方東躬嚴謹自言開藩
甘肅時督師攻勦回匪驛館後有樓頗覺幽靜爰命楹

從解裝其上夜漏三下甫就寢忽聞樓梯悉窣有聲一
女子奉帷遽入走傍榻前含睇微笑妖豔異常粉香撲
鼻方伯知為妖物將取牀頭寶劍擊之女子睨之笑曰
公何為者而忍惡作劇耶方伯慮其為祟急掣劍在手
女子却步搖手曰咄咄公勿惡作劇我去我去言訖赫
然不見後聞人言樓固有狐然方伯居此月餘亦竟不
敢再至矣

里藥子曰老子謂不見所欲則其心不亂吾謂見所欲
則其心尤不可亂左氏謂妖由人興彼妖物之來而能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四

如方伯之心不少亂雖妖物亦無如何矣諺有之曰色
不迷人人自迷凡見色而心輒亂者無不為其所迷矣
况妖也耶噫嘻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浙江學使署狐

太湖李南叔學士國祀視學浙中招予襄校試卷署有
樓三楹李詩屏大令居其東予居其西樓上舊有狐仙
往往聞履聲囊囊相處既久亦不以爲怪樓之右有定
香亭四面環水繞岸徧栽修竹暑月同人納涼其中說
鬼談天嗚噓甚樂一日清晨聞樓上嚶嚶聚哭其聲甚

繁不解其故忽泚婦夫來言有物大於猫被犬噬斃亭
畔同人趨視知為狐子恐其類遷怒修怨因共焚香致
祝謂犬無知有傷其類於人無與汝曹如欲雪憤但請
擇所噬之犬而自誅之可也越日果有一犬身受多傷
而殪先是西蜀卓海帆相國督學時豢西犬三十餘頭
以防穿窬同人夜話亭中狐每坐簷牙竊聽是夜人散
狐亦踴躍將歸不虞爲犬所成云

里藥子曰曩在定香亭暑夜納涼同人以予年才弱冠
輒舉叢書所載鬼狐事相戲予所居官舍後樓西楹天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四

熱窗掃盡除徧懸蝦鬚簾條屆新秋暴雨初霽窗外梧
桐數株月影娟娟同人散後予歸就寢倚枕反側不能
成寐忽隱隱聞環珮聲見簾外一女子靚妝高髻徘徊
延佇既以掌拍檻者三心知爲仙急攝神斂慮嘿嘿致
祝謂同人戲語究屬無稽鯁生雖愚詎敢唐突仙如有
靈伏惟亮答祝畢恍睹衣袂翩翩然而去至今思之
猶爲悚懼

里乘卷五目次

摺差

歐公子

虎鈞

俞壽霍

蕭狀元

璧社湖蚌蛛

怒睛鷄

虻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目次

周孝廉妻

產鬼畏繖

制軍某公

蟻陣

笄侍御

李泥丸

魚城

某官妾

里乘卷五

桐城

許奉恩

東華

摺差

四川武弁某賁摺入都限日行三百里憊甚時冬月望後白晝苦短薄暮路逢古廟天色已曛思入廟暫憩俟月出再行下馬入廟見衰草敗葉填塞沒徑並無僧道佛殿二重前殿正中供佛香火斷絕兩偏廂房西已傾圮東廂房中停枯樞雙扉半掩殿後小院檜樹數株皆粗十圍爰繫馬樹間仍到前殿觀佛座下洞然中空可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容一人四圍嵌木板頗可避風乃解佩刀置佛龕中展被座下甫經偃仰聞馬蹄聲自遠漸近候至廟前姑就板窺窺之月裁出山形狀隱約可辨前一老者乘馬修髯垂胸年約五十許氣象壯偉後一少年徒步相從貌亦魁梧老者下馬以鞭授少年相將入廟繫馬西楹老者命鋪褥殿堦居中端坐少年屏息侍立意殊惶悚忽聞老者叱曰我自弱冠浪跡江湖雖藉獵獲為生然必取之有道絲毫不敢狂悖妄肆淫殺有干天譴至今三十餘年幸逃法網清夜捫心未嘗不職此之故不問汝

甫入吾門便亂吾法前日之役若非我獨殺後汝曹二十餘人能一得生者乎少年鞠躬對曰唯唯僉謂幸賴吾師虎威各叨倖免老者又冷笑曰後聞其家有少婦守節撫孤汝入其室既污其母又殺其雛汝心安乎似此惡毒殘忍令人髮指皇天有知決不汝恕一時徼倖漏網終必不免於大辟有日擒獲實爲吾黨之累汝試思之我尙能貸汝乎少年聞之倉皇伏地叩首曰弟子罪該萬死求師息怒願受責罰老者唾其面曰因汝尙欲求生乎聖人之道不外一恕字汝家亦有婦孺罹此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慘辱汝心甘乎毋多言拔所佩刀授之曰速伏刃以謝寡婦且慰孺子之魂可也少年果受刀再拜自剄而死老者起立顧尸長歎拾刀拭血發而佩之又自取褥覆馬背牽出門外乘之鞭馳而去某聞之慙慙初頗愕悻以老者所言居然盜不離道不禁點首稱歎月色將中不敢再寢將起趕路突聞東廂殿然有聲厲如老梟某大驚姑再窺之俄東廂房門啟一物自內出長丈許體白毛蒙茸走至院中東向望月光睽陽爛若掣電俯視地上死尸拊掌狂笑試賦以足復佝身抱尸起將

首級摘擲地下褫去衣服始則就腔飲血一則咀齧嚼骨齒牙軋軋如貓食鼠久之始盡又將首級拾起撩髮作渾脫舞左盤右旋樂不可支隱隱遙聽村鷄鳴其物張皇四顧擲去首級復對月掀脣狂笑拊掌者再徐徐入東廂房去某毛髮森豎賊汗浹衣悄起躡足將所賞摺束被中縛負背上往後院牽馬出門跨鞍疾馳約行五里許忽憶所佩刀脫置佛龕倉猝未及攜帶廟中死尸爲怪物所食僅存首級衣服日後必爲疑讞刀上故鑿已姓名恐因刀牽連受累難免欲返身攜取又恐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東廂怪物復出難與抵敵躊躇再四意難已鳴怪物當不足爲患決意策轉馬頭至廟下馬輕步趨赴佛龕取刀疾出果聞東廂房棺蓋格格作響駭甚飛身上馬絕塵疾馳五十里東方大明心始帖然

里乘子曰老者殆盜而近於道者歟所言不外天理人情此可謂盜不盜非常盜也已少年所謂死有餘辜尸葬怪腹亦天罰所及也唯此弁欲圖少憩意外攪擾不少交睫所窺二事是真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返身取刀不爲無識然出險入險膽略實屬不弱我今聞之毛髮

猶爲之森豎也

歐公子

粵東慈雲菴內供觀音大士香火極盛比邱尼繁有徒
縮髻纏足衣飾與人家閨閣無共託名清淨法場其實
色界情天較勾欄爲尤甚少年美男子無意獨身誤入
必使身登佛國生還無望也有歐公子者甫成里貌嫵
曲逆春日踏青偶過菴外見倚門兩尼一年可一七八
一裁及笄色皆嬌豔而少者尤幽媚目盼笑倩風致天
成童子何知不覺停趾注目愛戀綦切兩尼見公子耽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眈長者笑附少者不知作何耳語便向招手公子大喜
趨就之長者遽挽其袂向內偕行少者緩步相從既至
內室牀奩陳設珍麗異常爐焚龍涎百和等香薰腦襲
髓拉公子並坐榻上錦衾繡褥俱極輾膩命小鬟進茶
手捧獻公子展問姓名門弟自言妙梅法號淨影此間
三十六花神已行十九君在此小住當共相見公子問
少者何名何逐不見淨影笑曰渠名妙蓮法號淨香齒
最稚向羞見生吝熟則可常相聚君但寬心住此此間
飲食起居無不可惟君所欲恐歷久厮熟君當樂死不

願生也正絮語間忽聞屢聲雜沓環珮丁當遙從門外
笑語喧呼曰聞十九婢招有嘉客何祕而獨樂不使人
知耶淨影謂公子曰三姊領羣姊妹至矣俄已入房生
起問訊三姊妙蘭淨因四姊妙蘋淨應七姊妙桂淨蟾
九姊妙貝淨果十二姊妙華淨髮十七姊妙菴淨珠廿
四姊妙菊淨韻廿五姊妙藻淨思卅姊妙桃淨祓卅一
妹妙杏淨媽卅三姊妙葉淨憐卅四姊妙蕙淨質共十
二人淨影俱一一爲道名號並爲言公子姓名門第公
子視羣妹異姿同妍目不暇給淨因笑問淨影卿何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款嘉客容我輩闔席否淨影笑曰倉猝主人正慮無以
款客得衆姊妹陪話甚善乃並列兩几水陸雜陳各序
齒環公子而坐流觴拇戰盡飲酣嬉漏二下甫罷席淨
因率衆興辭曰今日叨陪嘉客當報知諸姊妹迭爲賓
主以饗館甥公子解人當不見却公子唯唯淨因又笑
曰吉席頭籌須讓十九妹獨占我輩合當速退毋令人
生憎臨行又攜公子手端相良久笑曰箇兒郎似好花
初苞恐不經風狂雨暴梅妹須溫存愛惜之羣姊妹同
胡盧一笑而散淨影送衆出命婢剪燭拽門笑撫公子

肩調之曰君日間耽耽注視何爲也公子紅疊兩頰笑不能答淨影益憐之爰日緩私小結束又爲公子脫衣趣與共寢公子情竇雖開未經人道牀第間惟淨影實左右之事訖嘆謂公子曰妾命薄墮落空門兒時一念之差誤破清戒輒自悔恨今年甫十八破戒以來三年於茲接君纔得二人緣一誤不敢再誤倘非其人誓不苟合今偶然遇君竟不能自持君自是佳公子前程遠大與妾相守當可無患然此間瑕瑜不一恐一旦爲衆所劫妾雖欲護持力寡難敵奈何大抵達人貴於應變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五

六

可行可止權自己操切勿乘輿不自珍重致貽後患而怨妾作俑也公子慰之曰卿所言字字珠玉小生敢不敬佩容歸家稟白高堂求卿與共白首毋多慮也淨影嘆曰此固大好事但恐不能耳公子問何以故曰難言也聽鷄已鳴遂重作陽臺之夢夢覺日已照窗淨影推公子起曰會話失眠未免爲羣婢所第可以興矣相將結束盥漱甫畢大姊名妙菴號淨絲者已率家姊妹聯袂而至塞帷入房笑曰昨日離賈招同衆姊妹作珠江之遊歸已夜漏過四十刻聞梅妹召存嘉客竟致失陪

今特邀衆同來謝罪淨影含羞答曰正擬櫛沐往省婢妹不謂玉趾同降於是二姊妙松淨貞五姊妙櫻淨婉六姊妙蕉淨書十四姊妙苔淨銅十五姊妙蒲淨石十六姊妙杉淨碧十八姊妙萱淨忘二十姊妙蘿淨煙廿三姊妙芝淨靈廿六姊妙蕤淨英廿七姊妙薇淨浣廿九姊妙鵲淨宇世五姊妙蘅淨佩等俱各與公子問訊大姊淨絲凝視公子戲曰是兒粉搽玉琢莫怪阿梅玩弄忘曉又顧謂淨影曰我等已議定爲東道愚姊忝居長已備小饌且同衆先往客廳敬候十九妹須代作主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五

七

人卽速借容惠臨免使久待淨影曰諾淨絲等旣去淨影又堅囑公子曰妾承謬愛三生有幸今大姊招飲又不敢辭但恐此後恒飲糾纏皆居君爲奇貨爭寵獻媚必蕩君心妾膽且弱力難抗衆不能再侍衾枕昨夜所言切須留意倘高興欲圖兼愛則性命休矣不可不慎切記切記公子笑曰卿太過慮何至若是淨影嘆曰但願不至若是便爲幸事乃攜手同至客廳則見珠圍翠繞羣花畢集八姊妙綠淨樂十姊妙椒淨馨十一姊妙蒂淨根十二姊妙櫻淨含廿一妹妙桐淨徽廿二妹妙

蓉淨裳廿八妹妙竹淨修世二妹妙棠淨海等咸在淨影一一道其排行名字公子俱合十爲禮環視眾姊妹修短穠纖無不得中合度惟獨不見淨香心竊訝之附耳以叩淨影答曰渠自有事君在此日久何愁不見是日廳中其設五席如梅花式圍欒環列淨絲肅公子坐客位自坐主位餘各按排行環坐珍羞疊進異妹多莫能名酒亦甘芳公子量固豪羣姊妹皆工歌故奏淫靡之音絲竹檀槽一時並作公子日娛耳悅實難自持羣約輪流把盞公子雅不欲却左酬右應樂而忘死淨影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五

八

或爲乞免僉謂公子自樂之干卿甚事一夜假佯儷那便如此醜態令人齒冷淨影乃不敢再言日跌罷席大姊淨絲便下逐客令曰諸妹且退眾各會意告辭淨影無可如何悄悄撮公子衣示之以目公子含笑點首眾等既去淨絲攜公子至房陳設較淨影尤精更漏初下卽趣就寢蓋三十六花禪中惟大姊年二十有三二姊三姊俱二十有一其餘所謂姊者皆二十不足十八有餘所謂妹者皆十五六七齒序長幼不過計以日月而已淨絲幼受本師秘傳內視法師圓寂後諸妹叩求吝不

肯授齒雖稍長望之如十七八歲公子領略秘趣視淨影味同嚼蠟豈復尙憶其所囑從此與淨絲情倍親昵淨絲又能迎合其意日招二三姊妹同牀迭薦恣其蝶狎不半月諸姊妹輪接已徧眾喜爭絲不妒皆曲意事之間招淨影恥其所爲輒婉辭之稿爲公子寒心公子自遇淨絲日得羣美同樂絕不復思淨影以畏其絮聒竟不敢至其室偶爾相遇勉寒暄一二語卽遠而避之淨影雅窺其意亦不便過於親近瞬屆端陽置酒賀節天氣初熱眾姊妹與公子狎習既慣酒酣益復忘形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五

九

各脫却褻衣裸体僅着詞黎子各口含酒釀公子公子亦含酒遞酬之強酬淨影拒不肯受眾厭淨影矯同互諂讓之五姊淨婉笑曰人各有志不必相強十九妹不喜從眾亦姑聽之且我輩得識公子實自十九妹始不可忘也二姊淨貞笑曰五妹之言是也大姊淨絲笑曰吾師臨終授我至寶謂他日如遇可意郎君遵而行之一生受用不盡既遇公子當與妹等共試之乃命侍兒速將衣箱中黃緞祿所裹一册攜來俄頃捧至置几上將祿解開眾挨肩共視乃册頁一本宋錦裝面上粘泥

金釵文待詔書元宮演僕兒圖六字將冊展開前襟
藏金釵兩頁許高陽隸書三十六宮皆是春七字入後
三十六册皆周東邨工筆所畫祕戲圖窮形盡態神情
活現每闕一册互相贊嘆淨影略觀二三册便獨起倚
闌他視若有所思眾亦不以爲意淨絲將公子擁坐膝
上手指口授義蘊畢宣公子見所未見重以淨絲善於
說法更聞所未聞實欲按圖一一親試而後快淨絲已
窺其意命婢拂拭榻如榻鋪以龍鬚錦席淨影獨自告
辭眾亦不留公子見淨影已去益無忌憚與眾姊妹臨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摹粉本一頁不肯遺漏卜晝卜夜猶嫌未足淨影偵其
所爲不忍坐視其死瞰無人時邀公子於僻處泣諫曰
君不聽妾言死期伊邇妾悔不合招君入室倘有不虞
妾實爲罪之魁故不忍不諫諫而聽之君之幸也不聽
他日九原亦可不怨妾也君本雛弱書生欲以一雄敵
羣雌不死何待乎願熟思之公子笑曰卿言是也敬聞
命矣然未免咒我太甚何至若是卿請毋慮淨影嘆曰
癡兒不足與言也知不可諫又恐招眾怨恨恨而去公
子自至淨絲處長枕大被與眾同樂眾又爭獻房術藥

以助其興一日正服膈膈淨影適來見之詫曰此何
物也君甘之如飴是非欲速其死而何耶公子笑曰卿
又來咒我何至若是卿請毋慮會淨影母恙招令暫歸
淨影與公子作別曰甘言逆耳知君不快請暫與別他
日來當索君於枯魚之肆矣公子笑曰卿可謂善頌善
禱淨影歸後公子更無拘束過眾姊妹交不擇地嘗星
月之下露戰無厭候屆秋令商飈驟吹頓感寒疾始則
微嗽畏風猶力疾強與眾爲歡繼則下体兼患滲漏日
漸疴瘦竟不能鞠躬効力羣雌初猶分班伺應飲食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餌後頹敗日劇一息僅存扶牀難立僉謂不能再生遂
閉置幽室使一聾媪守視之待其自斃火化滅跡並戒
毋許泄漏消息從此眾姊妹等或出門赴豪貴之招或
藏狎客於室各尋所樂公子處絕不復過問公子少小
驕佚習慣今既抱病又衣食失調鎮日如坐狂狴悔不
聽淨影言孽由自作竊冀一臨存而足音杳然懸榻牀
羣舉目無親懊惱常欲自盡忽一人推門至牀前低語
呼曰公子別來無恙公子方倚枕假寐啟目視之非他
乃淨香也亟起坐問曰卿非淨香也耶曰是也曰卿殺

我矣來何爲者淨香愕然曰天子寃哉疇昔相從入菴計君必有今日自以膺腆羞與衆等爲伍故不肯與君相晤會次日舅氏生辰往與爲壽以姪邀偕朝南海往返四月有餘頃來菴聞君已卧病何謂我殺君也公子嘆曰曩日非見卿決不停視祇爲卿故一縷癢情遂牽出如許葛藤謂非卿殺我耶淨香笑曰此周內之詞也願十九姊乃多情之人何忍使君憔悴至此公子搖手曰卿勿言吾負若矣遂備述歷諫之言並告之悔淨香問曰爲今之計奈何公子曰吾思家甚卿爲我寄語父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十一

母可乎淨香遽掩其口曰君勿妄語若他人聞之則君殆矣羣姊慮君家修怨恐人泄漏消息防戒必嚴偵知君有此心反多不利君第安之容爲緩圖可也自是服食一切皆淨香料檢漸有起色公子甚稱感之淨香笑曰妾之於君正合兵法所謂人棄我取倘有日得志其何以報不穀公子笑曰果如卿言有日微倖得志當香花俱奉以報大德淨香嘆曰從古男子負心者多果爾恐不再憶薄命人也公子指天申誓曰如忘大德皇天促滅淨香急止之曰妾試君耳何云及此容招十九姊

來共籌之公子曰善公子忽思魚羹淨香命市鮓一尾公子見魚偶有所觸謂淨香曰古人魚腹藏書我亦效其法寄書家人可乎淨香叩問何法曰我作一書以油紙裹納魚腹佯謂此魚不堪食將出另易一尾此魚不論何人所得剖腹見書必報我家則小生得出於難矣淨香默首笑曰此法甚妙然必須爲妾地公子曰我果得出當使黑白有分不致玉石俱災也淨香大喜乃如法命人返魚於市另易一尾先是公子出遊連日不歸父母禱神問卜倚闥泣望且徧榜通衢懸賞訪覓公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十二

子固巨族里黨無不知者某甲得魚腹中見公子手書急持書趨報其父母求賞父母大喜如榜給賞急起懇有司率弁役圍菴搜得公子將所謂三十六花禪者一律拘繫惟淨影以侍母疾在家幸而漏網公子與父母相見悲喜交集具泣述淨香之德悖之不祥父母聞之亦深德淨香請諸有司攜與俱歸其餘俱責令配人將菴改爲公所淨香早失怙恃使告其舅始留爲公子進室俟親迎而後成禮公子調攝半年始復其初聘妻甚賢入門愛淨香溫存可人又感其祖救公子略去嫡庶

願締姊妹及初當夕果然處子也初淨影與公子一衣
 縞繆居然體孕後以母疾回家母愈聞菴已毀姊妹雲
 散不勝駭愕聞淨香已歸公子竊深嘆羨自幸未及與
 禍普依母奉佛懺過決不他嫁及分娩儼然男也守志
 益堅淨香固與淨影善聞之以告公子公子念其相待
 殷情幾至藥石成仇實為薄倖又聞一索得男尤深慶
 幸與淨香商之故使人風示父母父母望孫正切即使
 淨香往請其母以禮迎歸淨影嘗感謂公子曰妾當日
 謂君當以樂死不謂尚有今日公子笑曰當日不能從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五

十四

諫如流淺不能與卿相見淨影笑曰何至若是卿請毋
 慮公子笑曰卿休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過矣吾過
 矣
 里藥子曰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三十六花禪中而
 有淨香可謂翹楚矣如淨影者一度春風飄然不再其
 拳拳敵勸至再至三即逢比愛君何以異是且預為料
 患自悔作俑為罪之魁卒以待母獨歸未及與禍不然
 與眾同譴雖非罪魁亦難辭厥罪惟均矣何至若是卿
 請無慮公子固屢言之矣乃竟不至若是實出淨影意

料之外觀後日戲作報復語可謂得意之極然若不得
 淨香雖有魚腹傳書之謀又將焉用彼菴中之坐待其
 斃火化滅跡者不知凡幾何物公子而獨能幸免耶不
 登佛國得遂生還是誠微倖於萬一也少年選事者觀
 之可不凜之慎之歟

虎鈞

虎尾其氣腥以羶飢輒垂尾江邊餌魚為食鱗鱗鯉
 各種大魚多為所鈞岳州城故濱江日有虎垂尾餌魚
 適有太龜過聞其腥羶遠脚其尾虎痛甚急聳身一躍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五

十五

墮城堞齒間虎在堞內龜在堞外如負擔然虎痛尾愈
 擺龜之持之也愈固天明有人過城下見而兩得之以
 龜擒虎有功遂殺虎而昇龜縱於江
 里藥子曰吾鄉有濱江而居者屋旁有柵豢豕往往為
 虎所食鄉人遂不復豢豕他日得一龜暫閉於柵虎夜
 過聞咻咻聲以為豕也試探以爪遽為龜所啣竟不能
 脫卒為鄉人所殺噫嘻虎為口腹所累又多厄於龜亦
 奇矣哉

俞青霍

道光甲辰秋吾邑東鄉農人某鋤地得一罈勅勒封口
破之白氣一道上冲十餘丈忽聞空中有人言曰閻煞
人也閉我二百餘年不謂再睹天日某大驚駭仆地上
空中又言君請無畏吾感君見放必有以報不敢崇君
也君歸晚間當夢中相見吾去矣言訖絕不聞聲某歷
歷在耳以爲白晝遇鬼駭暈猝不能與俄妻若子來之
見某卧地呼之不答莫喻其故相將扶歸某喃喃云語
但稱怪事叩之又不可了了意其中惡俗以清水一碗
置三筋其中左手扶筋右手掬水澆筋上口默呼鬼神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五

名筋直立碗中卽知爲某神鬼所憑取茶米一撮撒
碗中禳之病立愈名曰出湯效驗最速某妻如法禳之
果少安思睡戒人勿擾夜果夢一古衣冠少年揖而謂
曰我俞壽霍也感君破罈得出特來相謝某審其繇曰
予與君同里前明思宗殉國之次年乙酉七月晝寐見
一皂隸來出鐵索繫予頸拘至一處儼如官署堂上坐
一官氣象尊嚴怒容可掬旁一吏唱名令跪察上下坐
者叱曰汝家累世受國豢養奈何勾賊屠毒生靈罪應
炮烙卽見鬼役鼻銅柱一具高約八尺許置堂西鳴柱

六

中燃炭烈焰飛騰上下俱赤上坐厲聲喝令將予炮烙
左右兩兒役青面赤鬚狀貌猙獰應聲曰諾一撩予髮
一脫予衣予股腴股栗心膽俱碎急大聲哀呼曰小人
并未勾賊受此酷刑心實不甘上坐怒目叱曰汝猶呼
冤也耶卽將一冊擲付予閱冊上大書極兇鬼犯一名
余壽鶴南直隸銅陵果人順治二年夏左師次九江該
犯勾其部曲擾劫沿江一帶居民除淫擄不計外共殺
老幼男女六萬八千四百三十五人罪應一萬六千八
百四十次予閱之急辨曰小人乃桐城俞壽霍生平並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五

不識左帥部曲尙求察宥上坐顏色頓霽曰汝非銅陵
余壽鶴耶曰然上坐命予起並命吏稽予陽壽尙有二
十七年上坐叱責皂隸誤拘命管三百仍令送予還陽
甫逾一日天熱屍已腐臭皂隸懼曰殆矣予執其袂問
曰汝將焉置予也皂隸躊躇久之曰我思得一策較生
人爲樂君諒之否予問如何曰南山有狐拜月鍊丹大
道垂成吾竊奪丹付汝吞之可作鬼仙並可從心所欲
不較生人更樂耶予見屍已潰無可如何只合首肯皂
隸夜攜予至南山果見一大赤狐跪而拜且口含一珠

忽吐忽吸大如彈丸寶光耀目皂隸潛出其後伺其吐時遽撲以受予吞之狐失丹大哭起與皂隸鬪皂隸笑曰始吾畏子今失丹則畜也吾不畏子矣狐無如何白眼怒視予曰丹被子吞此殆天命得登仙籙須無忌我然又須遲我千年乃得成道一怒跳躍而去予吞丹頃刻即成人體並可隱形皂隸囑曰賀君吞丹如一意修道十二年即成地仙又十二年可晉天仙最忌犯色戒而婦處女比邱尼二種人尤宜忌之犯者必干天譴且露形駭世亦所不利均宜戒君其勉之予謝受教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十六

白後予乃探名山濟巨川陸不車水不船下達九幽之地上昇九重之天凡十洲三島宇內所稱名勝者無不悉悉予之遊觀不飢不寒隨遇而安憑虛御風居然散仙惟欲心未斷見美色不能忘情初猶謹守皂隸教其所戒三種人概不敢犯意勾欄中人無傷名者因擇妓之尤者而狎之色戒既破心日放而難收後見良家好婦人亦漸垂涎而染指焉予服狐丹與尋常鬼怪不同不惟能具人休並可幻美男子陳平潘安隨意變化以故良家子多半樂從予意益得偶過浙東温州府會城

外巽弄男女觀者如堵中一及笄女郎色獨殊眾鞠部適演祆廟火女則睹其嫵麗之狀不禁神癡予竊笑曰此兒情竇開矣乃幻為美少年試挑以目女郎下以為忤亦遙以目送情予喜曰得之矣女郎為富室某翁愛女薄暮予復隱形尾之而歸夜分人靜女即不悻掩戶對燈若有所思予料其可犯復幻美男子排門擊擘徑入女郎驚問君何人也寅夜那得來此予揖之曰日間幸睹玉容愛慕不忍捨特踰牆相從求卿見憐女郎沈吟良久便低聲問予邦族詭詞以對女郎意甚欲然囑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十九

勿高聲予遽闚扉妻與共寢曲盡綢繆情均伉儷年餘漸有竊議者女郎告予來去切須慎密防人覺察予謝之曰小生幼受異人祕傳可以隱形雖天神地祇亦不能奈我何卿請放心女郎不意予姑隱形使覘之乃大喜其家察予蹤跡不得或有猜為妖者因使阿母來伴女寢伺母睡熟兩人交如故一夜母醒聞而大呼家人執挺破扉入索予不得益信為妖富翁禱禱東嶽城隍各神又延僧道禳除皆無效富翁益怒使人往龍虎山懇於天師尋道法官來治登壇禮懺伎倆亦與僧道等

予顧而姍笑之戲謂女郎曰技止此耳越三日甫交于初法官具表上中召請上界星官神將予猶不以爲意忽見法官將袖一拂掌中霹靂有聲天門驟開諸神齊降予大驚急欲竄避而六合俱設羅網無處可遁法官以戒方拍案喝曰妖將何往諸神速爲予擒之諸神果遵法旨將予擒置罈中以什法官勅勒書符封口笑謂富翁曰幸不辱命大功告成矣予初進罈懊悶欲死猶隱隱聞女郎泣而啼曰何物妖道殺吾郎矣予聞之肝腸寸斷富翁怒甚將就罈而烹焉法官止之曰不可是

蘭菖館外史

里乘卷五

年

無死罪遣人葬諸故土幽囚二百年而後釋焉可也因問某今爲何世某具告之屈指恰二百年又謂某曰曩者女郎曾贈金條脫一雙白金十錠予無所用藏某山馬鞍山後計當無恙坎地二尺必得之感君見放聊以報德某問今將何往曰予深悔前愆今將輯跡深山省過修心期証大道庶不負皂隸所教耳君第識予言請從此別拱手徑去某頓驚寤病良瘥追憶夢語疑信參半詢諸故老舊果有俞壽霍其人者某山故有大石形肖馬鞍山距某家僅里許翌辰試坎其地三尺許果如

言得女郎所贈物

里乘子曰勾賊殃民大千大怒炮烙無已冥法極當稗史載明末張李二賊至今在冥司猶日上火牀觀此益信其言不謬俞氏子既服狐丹天仙可望惜曠色戒久滯幽囚然一經再睹天日便知悔悟深山輯跡省過修心倘堅特弗懈大道之成可爲操券

蕭狀元

茶陵蕭殿撰未達時嘗於除夜夢登天門入一官第案置一冊歷書天下士子姓名首冊第一行上書蕭錦忠

蘭菖館外史

里乘卷五

年

三字下書某科狀元後有字折角不可窺測旁一吏揭以示之乃死於火三字大驚而寤蕭初名某以夢兆改曰錦忠果於某科以第一人及第素嗜飲酒飲少輒醉會冬日有親故招飲夜闌留宿酷冷熾炭於室蕭閉門擁爐獨坐倦甚垂頭睡熟足踏炭上醉酣竟不自覺果焚死

璧社湖蚌珠

高郵璧社湖大三十里嘗有物夜吐光能照行人朗若白晝忽來一僧僂居湖干鎮日緣湖審視如是者有

年一日折柬徧招隣眾肆筵設席酒役備極豐腆眾問何求曰求諸君翌晨助老僧一臂眾莫測所以姑漫應曰諾如期畢至僧出鉦鼓數百具授眾使分立湖四隅求爲搥鼓敲鉦以助聲威毋少停止自冠毘盧着袈裟仗劍躍入湖中少選狂風暴作湖水奔騰澎湃勢如千軍萬馬眾心驚魄駭遵其所囑奮勇搥敲自晨至於日中晨僧始踏浪而出搖手喻眾停止鉦鼓登岸喘汗良久滿袈裟血漬淋漓腥氣刺鼻眾問何爲曰此中有老蚌自開闢以來胎養寶珠光奪日月老僧欲仗法力攘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五

劫之奈彼道行甚高幾爲所吞今右殼被寶劍斫傷遁往東海竟無法可制再待千年留爲後圖可也稽首別眾而去

里藥子曰統志載孫莘老家於湖陰夜讀書覺窗明如晝循湖求之見大珠其光燭天是年莘老及第墻黃浩翁呈詩云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卽謂此也今湖中絕不再見吐光豈蚌果遁往東海歟或曰珠已爲菴僧所劫其所云云乃詭詞以欺眾也

怒晴雞

嵩山之陽春日啟蛰之後居民嘗夜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一長六七尺一長四五尺蜿蜒天矯若火龍然雞鳴遂隱經秋卽不得見莫測其故初山下有農家蓄一雄雞氣象赳赳重可十斤所種之卵無不穀者主人寶之呼曰老雄十餘年不肯殺歲又值乳雞之時忽數十卵僅鶩一雄其餘盡暇主人悞怨以爲不祥一日有番買來注視老雄與新雛問主人肯市否主人正慮老雄年久無用姑漫應曰客若肯出重價那得不市客問此兩雞索價幾何曰五百足矣客喜曰諾主人初固索五百錢見客違言諾戲反齒給之曰我所言固五百銀非錢也客沈思久之曰果爾五百銀亦所不容毋再翻悔主人大喜過望答曰君如數將銀來誓不翻悔客喜翌日果攜銀五百來付主人主人乃籠兩雞付之笑拉客袂問曰我初固戲君耳不謂果肯如數敢問需此何爲客笑曰君既見問不敢不告君不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乎曰然曰此蜈蚣精也一父一子再百年後少者長成一方禽獸蠶食無遺且不免災及小兒實爲大患雷且難治今少者尚稚老者勢孤尙不敢公然肆虐惟此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五

五

雞尾以制之老雄固無足慮惟新雞初殺當飼以珍
物庶可速豐其毛羽壯其筋力矧聞數十卵僅得此雞
可知精氣獨鍾無怪其餘盡暇也計明年此時新雞當
亦可爲老雄之助制兩妖不難矣曰此兩雞與他雞何
異曰凡雞皆曉皮上掩此則相反名曰怒晴是鳳種也
別去歲星一周客果攜兩雞來訪主人其雞已長成居
然與老雄相等客卽下榻主人之家他日又見少室紅
光兩道客喜呼主人曰妖物又出矣越日薄暮客攜雞
獨往主人欲同往觀之客止之曰君不能勝妖氣中毒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五

可慮客去主人留心遙察二更後見少室之巔紅光復
灼猶之掣電兩股以閃以爍或東或西或南或朔或抑
或揚或分或合或屈詘如環或直伸如索或迴旋如隔
盤或奮激如魚躍或少卷而驟舒或將前而頓却燿二
焉煇煇焉忽訖五尺字芒疾馳斜掠半明半滅陡萬丈
而一落主人色賦心喜知小妖已告殲尙有紅光一道
忽高之忽低之忽卽之忽離之氣漸披靡知其亦無能
爲果不一炊黍時宛然敗葉漾空慘爲狂飈之所摧飄
蕩蕭颯站然而下墜荒哇紅光悉絕東方欲白主人

知兩妖并除姑烹茶以待客俄焉見客左手籠雞右手
以樹條貫拽兩妖而至主人迎而賀曰知大功告成喜
爲君賀客嘆曰兩妖雖除惜兩雞皆受重傷奈何主人
視小雞竟體毛羽脫落殆盡僅存一息老雄亦毛羽禿
禿精神沮喪又視其蜈蚣大者長約六尺左鉗已脫足
尙有一二蠕蠕動者小者長五尺許雙鉗並去足已夷
其大半僵如枯木矣主人問此尙有用否曰紅光外燭
珠當不少卽兩軀殼以製刀劍鞘亦值千金也乃以兩
雞授主人屬善視之且謂出力過甚小雞不過十日老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五

蛇妖

廣東駐防漢軍劉協領溥奇該土也生平正直不阿尤
以膽略自負弱冠時落托無聊偶遊三元宮有道士見
而奇之因與訂方外交款治甚密劉有緩急必竭力相
濟毫無吝色劉不自安時愧無以爲報一日訪道士見

其頓蹙坐似有憂免劉叩之曰師何為者而鬱也若
 此脫有用小生處萬死不辭也道士聞之瞿然起執劉
 手曰居士所言是蒼生之幸非貧道一人之幸也請上
 坐受貧道一拜乃敢相求為助劉曰師休矣固已言之
 脫用小生萬死不辭何瑣瑣效兒女子態也第言何事
 容其圖之道士謝曰若然居士第隨我來倘有所見有
 貧道在勿驚勿恐劉問何如不答固問固不答姑從之
 行出北門五里許去天房教先賢古墓數百步道士乃
 結草為壇立劉於其中自頂至胸背及手足心均為勅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勅書符已出一麥草籠大尺許而揭其蓋授之曰聽吾
 引磬聲響急闔其蓋切記毋違倘有所見有貧道在勿
 驚勿恐劉不知所以姑漫應之以覘其異道士乃披髮
 禹步左手執劍右手執引磬口中喃喃誦咒時二月中
 旬月夜晴朗天無纖雲三更時腥風陡作月色慘澹忽
 聞聲湧如潮一蛇馳至頭大如箕身巨如甕長十餘丈
 竟體金鱗兩目光灼如電來伏壇下稽首者三道士以
 劍麾之曰去又一蛇至長與前蛇相埒竟体明亮洞見
 腸胃伏壇稽首如前道士亦以劍麾去之以次羣蛇畢

至一蛇鼻吻鹿角竟體黃毛一蛇龍首鳳尾前後四爪
 一蛇頭圓如毬兩脇有翼伏地效蝶拍板一蛇長不滿
 丈鱗甲爛爛口吐五色氣紛糾若朝霞之彩一蛇長數
 十丈竟體紅亮能熊若初日浴海口吐火光明可燭物
 其餘或青或黑或黃或白其色不一其大小長短亦不
 一咸次第伏壇稽首不下百餘種道士一一以劍麾去
 之雞三唱乃已越日薄暮道士又偕劉至壇如前作法
 三更羣蛇又絡繹銜尾而至有肖龍鼉者有肖蜥蜴者
 有蠱之雙鉗者有蝦之蜷曲者有虎豹首者有牛馬首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者有大豕首者有狐兔首者有鶴頂者有雞冠者有體
 方如印者有身扁如帶者有無鱗如鱗鱖者有多足如
 蜘蛛者一切奇形怪狀又不下百餘種雞三唱乃已第
 三日至壇道士戒劉曰大功之成端在今夕居士須切
 記前語不可疎忽劉謹受教時至三更羣蛇又至較前
 尤異或肖夜叉或肖羅漢或肖猛士或肖美人或嚶
 聲如兒啼或格格鳴若竹裂所謂人首蛇身者計可數
 十種他如首尾兩頭者一領兩頭者一身三頭五頭九
 頭者道士皆一一以劍麾去約近四更忽沙石飛鳴山

谷響震天色愁慘星月頓暗一蛇至壺長僅丈許鱗甲
五色首類雉卵張口吐舌兩目突出光炯如炬怒視道
士屈身一躍直撲其面道士叱曰孽畜焉敢無禮急以
劍麾之曰止三撲三止乃退伏壇下稽首者三身頓縮
小不滿五寸一躍徑至籠中道士急擊引磬劉閣聲聲
急闔籠蓋以付道士袖出硃符貼籠四隅喜謂劉曰貧
道奉師命捕收此妖五年於茲甫幸成功不爾東南濱
海生靈十年後受其屠毒恐無噍類矣劉問作何處分
曰此去獻俘于師藉子一臂之助必予厚賞富貴壽考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後福無量子其他之暫此作別他日靈山會上未必無
再晤時也言畢拂袖攜籠而去劉後官協領夫婦齊眉
壽逾九旬日見五代子孫世爲臚仕至今不絕

里蔡子曰昔吾家旌陽敬明真君藏孽龍而拔宅上昇
說者謂其功德不在禹下今道士捕收妖蛇免使生靈
屠毒可見聖賢仙佛同一去害安良之心也嗟乎仙豈
易求哉此事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筆其大略以告予
者蓋劉爲公可外祖李芳園協領璋同學契友嘗親與
李協領歷歷言之如此

周老廉妻

成都周孝廉紹鑾年少儻妻某氏美而賢琴瑟靜好
秦徐不啻也某氏体素弱孕將分娩殊形委頓一日晝
寢忽見一村婦至榻前謂曰妾求代多年今甫得娘子
此係帝命莫怨妾也某氏訝其語不倫力疾起坐問汝
何人所言何謂我殊不解村婦笑曰娘子不知也耶妾
前村某氏婦以產難死今娘子不幸亦當罹此厄妾奉
帝命在此候代娘子不知也耶某氏聞之大驚婉語哀
求謂向無冤仇乞賜憐宥村婦不肯再三哀之怒謂娘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五

子休得饒舌此何等事而可徇情也耶由此日坐榻前
刻不少離他人不見惟某氏獨見之孝廉知之欲延僧
懺解村婦笑謂周妻曰汝家官人大不懷好意欲延僧
驅我我奉帝命雖釋迦如來又將如我何哉某氏聞之
以告孝廉相對愁悶而病因之日益加劇居亡何又一
女子率帷入年可二十許靚粧高髻風致翩婉徑至榻
前笑謂某氏曰夫人別來無恙某氏欠伸答曰姊姊何
人素昧平生枉顧何爲乞賜明告女曰妾蘇州惠氏嫁
夫周某以產難死今奉帝命特來候代村婦聞之瞪目

讓曰我奉帝命在先汝不得橫來妄爭惠氏笑曰汝奉帝命我獨非奉帝命耶請與汝約汝代於晝我代於夜視產期以判彼此無相爭也村婦語塞某氏聞之益憂然相處日熟知其是鬼即亦不長久之察惠氏意似不甚惡闖村婦不在側輒哀求救護惠亦深為太息意似首肯隣生有扶鸞者惠氏忽降壇書一絕云昨觴阿母赴瑤京遊徧崑崙第五城戲擲珠砂填恨海人間多少不平平款署妾吳門周惠氏也慕諸君風雅戲題小詩以博一噱隣生故與孝廉善素耳孝廉家事因諷之曰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三

伏讀佳什足見婆心豈疇昔周孝廉家坐守索命者非子也耶乩書慚愧慚愧天乎冤哉妾本死於產難甚惡此苦不肯求代且時陰以救人上帝嘉妾一念之善冊為鬼仙無所拘束夙與周夫人有緣知其將為村婦之代欲救之而苦無法君等何不諒予心也孝廉聞之急來拜求乩曰大難大難倘夫人產於夜分萬一可救然不可必也予姑待之一日某氏方倚枕與惠氏閒話見門外一蓬首女鬼招村婦去某氏問何事惠氏以目止之會隣生又扶鸞惠氏又降壇曰久欲救周夫人今幸

得一策君可為孝廉賀生急招孝廉至叩其所以曰此事甚密君須秘之村婦之來實奉帝命今君對門賣漿者婦蠢健有力亦應以產難死數應某婦求代某婦力弱不敵招村婦為助始畢其命君可為賣漿者具詞控於城隍謂村婦事不干已橫傷人命冥法至公惡其多事必拘村婦不準求代如此則夫人無事矣孝廉大喜使人偵於賣漿者之家其妻日映果以產難死乃如惠氏言秘為具詞控於城隍越日某氏見兩鬼役持銀鐐拘村婦去自是不復再至惠氏拊掌笑曰此大快事夫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三

人可安心靜候弄璋保無他慮矣不數日果舉一子一家歡慶然某氏以體弱產後血崩不止勢甚危殆孝廉心甚憂之某氏又見一青面鬼紫髯如磔口稱要命但蹀躞戶外不能進房孝廉又央隣生扶鸞請惠氏降壇求為營揀惠氏書云妾為夫人費煞心力甫得安枕不料又變生意外此係宿孽妾實不能為計孝廉再三哀求久之又書云憐君誠懇心殊不忍頃思得一法次月朔日太白星君道過成都君於是日平明衣冠至西門敬候見有白髯老者將葫蘆剖開分挂兩脇兩手拄杖

俟其入城迎面祝求聽所言云何再看緣法君須切記成敗在此一舉斷勿有忽孝廉拜謝屈日遵往西門曉關初放行人如蟻內果有一丐白髯垂胸如惠氏所云者急迎面拜祝老者不顧孝廉追隨約半里許但聞老者低頭自語放他去罷放他去罷俄頃市人益眾一轉瞬間忽失老者所在孝廉回家某氏喜謂曰頃聞戶外鬼云太白星君有命放他去罷吾不敢在此矣踉蹌而去孝廉大喜妻病尋瘥此亦公可所口覩爲予言者里藥子曰天下之最慘最苦者莫過於產婦况由此畢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五

三

命則慘苦尤有不忍言者茲得太白星君低首自語厲鬼卽聽命而去誠爲幸事安得星君嘗遊戲人間度一切苦厄哉吾獨怪李元獨異志載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淫奔事未免污蟻上界星君實甚荒渺不經何足以信

產鬼畏織

鄉民畢酉素有膽識嘗以妻有娠將產月夜趁墟回家道逢一女子蹣跚獨行同路數里略不聞其鼻息心竊異之試叩其氏族當此午夜獨行何之女子答曰妾非

人乃產鬼也前村畢家婦分娩在卽特往討替去酉大驚默籌所以制之佯笑答曰此大好事汝得替投生好人家可賀也曰此非所望然得脫離鬼趣卽爲萬幸因問酉姓名乃詭對之談論甚洽酉又問汝爲鬼幾何年矣曰於今十有三年矣曰求替何遲遲也曰陰曹必計平生善惡以判遲速孽滿方準求替故遲遲以至於今也曰求替亦有術乎曰有凡產鬼喉間各有紅絲一縷名曰血餌以此縷入產婦腹中繫其嬰胞不使遽下又暗中頻頻抽掣之令其痛徹心髓雖健婦只三五抽掣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五

三

則命畢矣酉佯笑曰此術誠巧未審有法制之否鬼但笑而不言酉又固詰之則曰制之亦自有法但君切不可告人酉指天申誓決不泄語鬼悄謂曰產鬼最畏雨織以一織置戶後卽不敢入房矣酉曰然則更無別術乎曰君必勿泄乃敢畢其詞酉曰固申誓矣倘泄語卽與汝等鬼喜其誠又曰如不能入房則伏屋上以血餌縷入產婦口中亦可倘於牀頂再張一織使血餌不能下縷則鬼術窮矣以君長者故敢質告倘泄語則我無生望矣願君諒之酉曰諾旣至家妻正以難產勢甚危

急西如鬼言急以一繖置戶後又張一繖於牀頂不踰時果呱呱墮地而妻得無患少選聞空中呼西名而謂之曰促狹兒我不幸為汝所給又要遲此一次汝如再告他人致我永無生望則天良喪盡矣歎息恨恨而去西聞而匿笑為妻細述之妻甚惡此苦囑徧告於人凡有娠之家各如法預防之果皆無恙

里蔡子曰鄉民亦大詭說然非素有膽識亦不能玩弄鬼物而酬對裕如也嗟乎此法若能徧傳則紂絕陰天之宮消除無限怨氣矣不亦快哉或謂鬼物甚靈一時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五

竟為鄉民所給儻亦上天好生之心默有以使之歟

制軍某公

制軍某公少孤貧事母至孝遭遇坎壈年踰弱冠尙不能博一衿戚黨以其衣被須捷見輒避道公大度豁達殊不介意眾謂其委靡無恥益嘲誚之嘗以應童子試被黜歸道經古剎遇一道士紫髯掀鼻貌甚怪陋藉地趺坐見公至遽起為禮笑謂貧道待貴人久矣公聞而愕貽倉卒不知所對道士又曰貧道赦凡姓萬道號蛻雲由我眉浪遊至此閱人甚多富貴福澤無如公者以

夙有香火之緣故此相會公疑其戲已笑謂小生凡庸幸邀仙盼如師所言豈精姑布術乎曰子卿則吾豈敢竊信平日既識人物鑒別賢否頗無差謬公曰然則師相小生究竟何如道士指指輪算謂公某年入運應入學某年聯捷登科第入詞館某年視學蜀中某年擢侍御出膺監司陳臬開藩游領封圻官至協揆壽高期頤夫婦齊眉子孫貴顯一一按年細推令公牢記以驗後效公謂小生一寒至此老母菽水尙缺行將棄儒而買復何奢望道士急搖手曰切勿切勿公如憂不給貧道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五

薄有所積願助膏火袖出黃金一流歸之且謂願公富貴長毋相忘幸甚公以無慮而餽聖賢所戒却不肯受道士見公固辭謂如不肯受餽請暫稱貸他日相還亦無不可公曰如斯較可奈無券何道士曰君子券以口小人券以手君子不券不負小人雖券亦負負不負在人券何與焉公乃拜受並問後會且謂信如師言他日宦海風波得毋涉險否道士沈吟久之曰公後入宦途一無盤錯惟某年日月時當有意外之虞至期貧道自來相探可勿慮也言訖珍重下筓而別公歸疑信參半

秘誌于牘以俟後驗將金易布粟差免凍餒益下維攻
苦果於某年入學某年聯捷登科第由詞館而游領封
圻嶽歷中外一一如道士言既督兩粵初娶某夫人生
丈夫子二長公子十九歲已入詞館次公子甫成童賜
孝廉與試春闈時太夫人尚健板輿迎養一家團聚備
極榮顯一日闈者來報有道士萬赦凡號蛻雲者踵門
求見公大喜亟命開門迎入執手道故各叙調飢公謂
師言謹誌於牘無不應驗不知所謂意外之虞究竟何
若道士曰前事既驗後事可知所可虞者近在翌日負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三

道此來正爲公也公稽所誌牘果然急拜叩所以道士
曰公前世學道青城道行甚高以矢志放生誤踐斃一
蛙翌日午時合遭雷譴以了宿孽貧道舊與公同學不
敢不預以相報公聞大駭急求抹免道士笑曰貧道思
之爛熟公請寬心乃附耳授以解免之策公如言晨興
具冠服捧印綬坐堂皇又徧召文武屬吏各冠服佩印
按班環坐時當仲秋天氣晴爽蔚藍一抹不留纖翳日
晡黑雲驟合電蛇怒掣烈風悲嘯暴雨奔注雷震號號
聲繞堂皇屋瓦飛鳴四壁擺動公正襟危坐色若死灰

屬吏莫知所事環視惴惴局促各不自安方皇遽聞忽
一婢喘汗馳至口稱殆殆矣雷雷擊太夫人奈何公本
至孝聞之大慟失聲急携印起隨婢奔入省視屬吏見
公出各追從其後公至寢門見太夫人方與諸姬妾作
葉子戲嘻嘻無恙公殊詫異遽聞霹靂一聲轟若山裂
奴子來白堂皇被雷擊塌公頃所坐地坎深丈許一蠍
大於人僵斃其中公大驚使人覓道士不知所在始悟
道士固蠍妖欲藉公以避雷劫也觀其數十年前卽已
網繆未雨其心甚苦其術亦甚神矣而豐隆威靈應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尾

有法彼妖物雖狡猶究何能逃天誅哉

蟻陣

曩在毘陵市上觀蟻陣見一人藉地坐左右置黑赤髮
黍方盒各一具盒各三層寬各盈尺旁各有小孔出入
如蜂房然觀者次第斂錢畢其人將黑赤盒各取首一
層列地上彼此相距約二尺許又取黑赤小旗各三竿
插左右相距只有咫又出一小竹筒長五寸許吹之鳴
嗚然作簸羅聲又擊細腰鼓三通但見每盒所蓄蟻絡
繹自孔出約有千餘各投所插色旗下中旗蟻帥約長

一米左右兩副將長稍殺餘俱細小與凡蟻等赤左黑右列陣畢其人又擊鼓數聲各帥乃督蟻兵爭前交綏前後進退與鼓聲緩急抑揚相應兩軍相持良久忽見赤隊蟻帥率眾便退左右兩副亦率眾分路俱退黑隊蟻帥便統左右兩副率眾前追約逾赤旗界才二寸許忽見赤帥又統眾轉戰兩副亦從兩翼截出三面合攻黑隊陷入重圍帥知中計情甚窘迫同兩副竭力衝突竟不得出亡者甚眾勢窮援絕鼓聲頓死其人急出小銅鉦連敲數杵忽見赤蟻讓路一線黑帥急同兩副率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五

庚

敗殘餘兵倉皇奪路而出又鳴鉦數聲兩帥各統眾次第由孔入盒是役也黑蟻陣亡共計三百三十有五頭赤蟻亡者僅二十有七頭其人手拈篋絲定目視地撥數戰骨太息謂眾曰頃者倘不急鳴金收隊則黑蟻全軍覆沒矣便將赤盒蓋揭開請眾觀獻俘但見盒中界縱橫凡二十有五方中一罽又劃分前後各半前為蟻王聽政之所後為如嬪所居以箬葉為廬蔽不可見但見蟻王鉅若赤豆氣象英傑端拱殿中帥同兩副匍匐詣王前交頭隱隱不知作何語蟻王首肯似甚嘉悅

須臾帥同兩副退下羣蟻迎上交頭隱隱亦不知云何但見羣蟻爭前獻俘將所噬黑蟻之首若足各銜置殿前築若京觀王顧左右似有所諭兩蟻似是近侍下殿不知傳何旨蟻帥又獨上殿詣王前伏聽諭旨畢緩緩退下兩副同羣蟻迎上又交頭隱隱不知云何似俱欣欣有喜色羣蟻便趨至殿前將所築京觀各銜出擯棄盒外始各歸列其人便將赤盒蓋好觀者欲散其入曰未也有賞卽有罰既觀獻俘不可不觀治罪便又將黑盒蓋揭開請眾觀治罪但見盒中方罽亦與赤者等其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五

庚

王亦大如豆端拱殿中似甚震怒正副三帥伏殿前不少動似甚惶恐少選王顧左右似有所諭但見王旁羣蟻類近侍者二十餘頭分半下殿將三帥後股約嘜有數十許三帥崩角乞命但見王仰首不知作何語始罷嘜三帥稽首謝罪緩緩退下王亦退朝羣臣亦各歸列其人又將黑盒蓋好觀者咸歎息稱奇而散予詢其人曰蟻乃極微之物君以何術馴致若此其人曰蟻雖微物其性極靈盡其性而導之不半月便可演熟予曰各插小旗三竿何也曰使之辨識各歸各隊也次竹筒何

也曰使高聲之多寡知派幾許隊伍也擊鼓三通何也
曰促其出盒列陣也再擊鼓以作其氣焉兵法所謂鳴
鼓進攻也既戰酣而停鼓敲鈺亦猶鳴金收兵之義也
予曰君言是矣顧每陣無論孰勝孰負必有所傷如今
日黑部陣亡不少日日如此不將漸滅無譙類乎日每
陣亡之多者休息五日少者三日故將列陣必先歛錢
計得小人五日糧乃可博一戰曰必須五日何也曰兩
部皆日日將雛雛出一日乳之二日哺之三日便知自
食四日便成立五日便列隊故必須以五日也曰每部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甲

所蓄蟻幾何也曰每罽僅容百頭除中罽王宮計之當
各二千四百有奇也曰今日所出隊伍幾何也曰吹笛
六聲係派六成隊伍計每部應出一千四百有餘也曰
每盒三層何也曰上層爲衆蟻所居中層將雛下層儲
得曰盒中方罽二十有五何也曰中罽爲王宮環王宮
之八罽將相百官各執事居之緣邊十六罽庶民居之
曰王宮後半以箬葉爲廬蔽之何也曰是妃嬪所居不
使人見所以別內外明尊卑也蟻雖微物固禮義廉恥
固維畢張也予肅然問曰何謂也曰王宮居中各官早

晚兩朝時無少愆每罽男左女右序無少紊凡所供億
皆取給於庶民無敢或怨是其禮也有功必賞有過必
罰號令嚴明毫無寬貸一遇急難互相護援是其義也
凡出覓食一有所得歸鳴於衆同往昇運上之於官官
又上之於王命儲庫中以濟公用不敢少有所私倘王
賞有功卽私存誌之衆亦不敢攘效是其廉也凡蟻交
皆有時不令人見其性最警人欲竊窺卽便分散是真
知恥也又示以盒之中層亦分二十有五罽中罽爲妃
嬪將雛之地外八罽爲命婦將雛之地再外十有六罽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甲

爲民婦將雛之地諦視所生之子纍纍然與螽蟴相類
又示以盒之下層但分三罽都有旨蓄子曰是人爲之
抑自取之歟曰蟻貴自食其力人所供者不貴故日出
覓食預置各物於外以待其飛挽斯可矣曰蟻以何物
爲貴曰最貴者龍眼肉其次胡桃肉再其次羶膩各物
再其次枯死蟲豸而穀粒亦所珍惜故穀粒另置一罽
日食粒幾許皆有定額不敢虛糜凡日所將雛必報王
乃可給糧予曰其王亦出陣否曰閒或有之然兩王出
陣彼此皆持重不甚盪決返不如命將督師之能糜戰

也曰今日赤部大捷其王賞有功當賚何物曰今日賞賚必重非龍眼卽胡桃也其人言畢拱手攜盒歛後而去

里乘子曰君子觀於蜂而知君臣蜂固有之蟻亦宜然其人謂禮義廉恥四維畢張然以戰論之詐敗取勝何其智也爭前合攻何其勇也重圍讓路何其仁也聞笛派隊聞鼓進聞金退何其信也匪直張四維並能立八極以彼微物而能若此可以人而不如蟻

簪侍御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里

鎮江吳次垣觀察台朗言其鄉簪侍御重光世稱江上先生生平鐵面無私時權貴某公把持朝政其子爲江西監司倚父勢極貪墨聲名狼籍上官側目而無如何會先生巡按江西特具白簡劾之監司尋置於法而先生直聲傾動海內矣權貴陳之屢欲蹈先生隙以圖報復先生知難自存卽疏求罷歸隱居山中宦橐蕭然但以書畫自給四方不遠千里爭求恐後戶屢常滿先生藉以自娛不論潤筆之有無皆曲應其求無不滿意每歲筆耕有餘盡賙窮乏囊中不留一錢遠近頌聲不絕

一日有客來謁廣穎環眼豐準修髯年約四十許口操秦音自言耳名來求書畫先生異其狀以禮遇之留住三日客請問曰先生知予來意否曰不知曰先生真長者也予非他乃權貴某公使來甘心於先生者也先生笑曰老夫束髮讀書粗有所得壽夭窮通吉凶禍福一切聽之於天今君既爲某公所使遠來圖我此亦天命使然復何尤怨卽請速爲勾當了事無庸遊移濡滯也客笑曰予果欲不利於先生不待今日矣方予來時一路頌先生者甚夥及始至於境而頌者益衆老幼婦孺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五

里

如出一口非大賢能若是乎若害大賢是悖天也害大賢不義悖天不祥不義不祥予不爲也今請爲先生賀問何所賀曰此次幸使于來倘使他人則先生危矣曰此後保無有繼君而來者乎曰先生請毋慮餘俱予弟子行吾儕極重義氣予旣以義釋先生誰不知者而肯爲某公用乎乃索所求書畫并解腰纏取兼金一百陳几上揖曰先生以此自給菱菱不腆伏惟笑納予自有以復某公先生請毋慮一拱手掉頭不顧而去先生爲之爽然若失者數日

李泥丸

吳介臣侍御台壽言湖州閔小良司馬素好學道得真仙李泥丸祕傳後以尸解上昇李泥丸者初乞食於市衣須捷而身垢穢人不能適會有巨紳子患消渴疾百醫罔效其妻禱於神遇李於廟中笑謂曰娘子欲活耶君耶禱神無益曷不求我從者陋其狀訶叱之妻遽止之曰否否我聞風塵中偶有真仙遊戲或有緣幸遇不可知爾曹勿以貌失之也遽前檢衽叩李求方李笑曰娘子既誠心來求亦易易耳乃掬地上泥自吐沫搓爲

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五

里

丸授之曰歸以白湯進病者吞之當立愈妻謝而受之從者吃吃匿笑妻歸思病者歷試諸方皆不效姑以此投之何害遂進白湯趣吞其丸巨紳子果一汗而瘳自此人皆以爲遇仙遠近就李求方者日踵相接俱以沫團泥丸予之無不立效僉稱爲李泥丸云司馬聞之拜求爲師李相司馬謂有仙骨可以入道許之司馬嘗具湯沐奉新衣請李易之笑却不受每行市上喜與小兒戲羣兒亦樂從之遊皆呼曰李神仙李戲拾敗葉阿之卽成錢分給羣兒使市果餌錢上字幕分明歷久不變

何其神也司馬嘗叩拔宅飛昇之說一日卓午李攜司

馬立日中取自着破舊笠置司馬頭上又取司馬角巾

自着之屬司馬視其影李則但見帽影而不見人影已

則但見人影而不見帽影李謂之日所謂拔宅者祇就

本身所御之物而言身果能仙平日卽身所御之物皆

隨之而仙非必宅果可拔也司馬恍然道以日進或曰

李泥丸卽李八百

里藥子曰予初識吳氏昆仲於方子歲都轉揚州官署

嘗與次垣論古今書家意見不合次垣攘臂相爭自折

蘭菴館外史

里藥卷五

里

其齒舉座皆笑逾時意氣俱平談笑自若固各無蒂蘄也介臣喜談道一日都轉招飲介臣席間談李泥丸事並述司馬尸解後以道傳袁太太某宅素凶主人請袁治之袁以繩連繫七鬼宅乃轉凶爲吉詞鋒雷雪四座日爲之噤會道州何子貞先生在座素不喜人談怪枯坐欲睡介臣方刺刺不休亦不以爲意也乃曾幾何時不兼旬而昆仲竟相繼下世追憶朋友聚散存歿之感爲之愀然

先大夫守湖州時小良司馬居金蓋山會先妣楊太

夫人有疾先大夫攜予宿金蓋禮懺求丹藥療之果
瘳司馬遇燕壇則易道裝平時酬酢往來仍著冠服
嘗至署中先大夫觴之子亦侍坐司馬茹葷飲酒談
道娓娓不倦惜予方幼稚不能敏其旨趣也方子歲

魚城

洞庭湖濱漁人戶蓄鷓鴣即杜詩所謂烏鬼是也其嘴
曲如鈎者最佳一頭可值五十金小魚至數斤重者一
烏鬼可取重數十百斤者祇四五烏鬼亦足昇而出之
其下水時皆繩約其頸不用自飽噉之即不肯為役矣
蘭苕館外史 里藥卷五

相傳某年歲暮正值需魚之時漁人日縱烏鬼下湖連
日竟一無所得有善泗者下水偵之知魚已成城矣魚
成城者大魚互銜其尾層累打圍於外眾小魚實其中
又有極大之魚銜尾封蓋於上居然眾志成城攔守甚
固牢不可破漁人聚議無所為計忽有人言宜昌老漁
某翁家蓄一烏鬼鷓而且智號為鬼帥非此不可以破
魚城遂贖金具重幣使人往求某翁暫假鬼帥一用並
約得魚不吝厚酬某翁許諾不日攜至眾視鬼帥臬目
鷹吻雕翎鶚爪真神俊物也重刑牲醴酒祭禱湖神試

先縱鬼帥入湖以覘其技乃既達魚城四圍循視復徧
察於上見銜尾處有微隙可乘以首銳入搖身遽下遇
小魚橫亂啄之小魚惶駭互相犇逃勢甚洶洶大魚猝
難堅持頃刻其城立潰漁人見眾鱗陡躍湖波頓興知
鬼帥得勝急縱羣烏鬼下湖一鼓而聚擒之

某官妾

某官出都赴任至袁浦舍車而舟有愛妾某氏登舟失
足墮水某官慟甚乃揚言論諸三老曰有能入水得屍
者犒白金五十鎰如拯出尚未氣絕者倍之諸三老貪
蘭苕館外史 里藥卷五

賞爭泗水尋覓有篙師某甲獨於港汊得之居然氣尚
未絕大喜既見某氏兩腕俱約金玉跳脫其餘簪釧首
飾俱係金玉珠寶所值何止百鎰計不如戕其命而納
其物後再獻屍求賞不較算無遺策耶乃將某氏復拉
至水深處察其氣絕曳藏蘆葦中自獨歸家具以告妻
夫婦交相慶慰趣妻為具晚炊飽餐畢甲趁暮夜無人
約先往取物送回妻待至翌日薄暮蹤跡杳然心殊疑
慮不得已以告他三老求往視之果見某氏屍藏蘆葦
中面目如生怒容可掬甲跪其旁撫之則已僵矣急趨

某官始共知某甲險惡為鬼索命而斃爰昇某氏屍
殞於舟即取白金五十鎰並某氏金玉珠寶等物分犒
諸三老而某甲獨不與焉

里乘子曰某甲得屍氣尙未絕大喜向使將去求賞百
鎰之外即另求某氏金玉珠寶等物未嘗不可觀後仍
以各物分犒諸三老可知某官並非慳吝人也乃某甲
貪念一轉自謂算無遺策究之致人於死而已亦卒為
鬼索命而斃某官分犒諸三老甲獨不與然則險惡之
人復何益哉某氏一弱女子耳使非其鬼有靈幾致沈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五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五

冤莫自觀其面目如生怒容可掬報仇雪憤何其神也
噫嘻陽有官刑陰有冥罰自古及今焉有殺人而能漏
網者哉

里乘卷六目次

吳和甫侍郎軼事

年大將軍

甲與乙為善友

王素芳

素芳說夢

吾鄉某太史

指腹為婚

老圃某翁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六 目次

產蛇

雷擊某總戎

崔太史

王氏子

雷擊邵伯民

大通余翁

雷擊三則

獵人某

行脚僧

當塗令

金錢李二

九山洞

少年客

劍俠

父子同日合卷

毛甲

戴明府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目次

二

里乘卷六

吳和甫侍郎軼事

桐城

許奉恩

米煥

吾鄉吳公和甫諱存義本休甯人寄籍泰興由翰林起家官至吏部侍郎公正廉明愛才如命督學滇甫前後八年士民愛戴當回民逆命時滇省大小官署及縉紳巨室悉罹屠毒淫掠甚慘獨相戒不犯學使者署時鹽巡道署中貨財衣物攘劫一空並將插架書籍以刀截為兩段案有公詩集四本一賊方將加刃一賊急止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曰此吳學使詩也慎勿損壞所藏書數萬卷惟公集獨占碩果亦一奇也公按臨永昌試竣出城南數里回視城內火光燭天沿途回匪白布纏頭戈甲森列見公至皆跪拜道左公式輿訓之曰汝曹皆天朝好百姓幸各自愛眾唯唯噉應稽顙有聲蓋漢回誓不兩立必俟公出城乃敢互相格閉居民多詭稱為公僉從幸免於難公按臨迤西時有舉人李某攀轅訴稱麗江縣屬鹽井有橫天都御史者謀叛聚眾數十萬尅日舉事公以事聞重大密檄麗江太守暨巡緝官偵察虛實復自易

服潛訪乃知李前曾以首告謀逆疆吏要功誣傷二千
餘命李微倖得欽賜舉人茲仍欲襲故智其所臚列爲
首者皆本地富家巨族所稱聚衆卽井旁燒鹽竈丁所
謂橫天都御史則彼處供奉之神時降巫者之身鄉民
遂稱巫爲橫天都御史其餘所言茫無影響公拘實咨
明督撫惟將巫者懲責復咨部將李某斥革一時士民
額手感頌皆稱之曰吳青天焉後回匪誘麗江人從逆
皆拒之曰吾儕小人沐吳青天之德幸得保全首領若
犯上作亂其何面目以見公乎故滇省變亂相循者多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年而麗江從賊者卒鮮其督學浙江也按臨嘉興時海
鹽某生以非罪繫獄受刑甚酷公廉知其誣點名至生
問提調官某生何在提調官以繫獄對公此曰秀才有
罪應詳準學使視草今未詳草而敢擅下於獄是何例
也如某生不來老夫當停試奏辦提調大恐亟諭邑令
出生於獄比生至髮蓬面垢形同重犯公太息撫慰之
曰汝髮如此種種皆老夫教令不行所致也提調邑令
相視忸怩不敢語及榜發某生以優等食餼焉又公
試杭州有商籍童生陳某卷甚佳越日面試二題頃刻

走筆而成斐然可誦公益疑非童生所能辦密使人訪
之果新昌秀才俞某頂冒捉刀後試新昌點名至俞乃
訓之曰凡爲秀才者有學尤貴有品汝前次爲陳某捉
刀吾憐汝才而姑貸之若遇他人則汝殆矣是所得者
少而失者甚鉅智者不爲也汝其戒之俞感激涕零榜
發以優等食餼自是改行不敢再蹈前轍矣公性儉約
官至卿貳在京邸只蓄一僕典學時倍之到處嚴戒僕
夫毋許悉索供億除廉俸外一切陋規絲毫不取浙省
學租歲數千金悉捐於各郡創建育嬰堂所活嬰媪不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可勝數今滇浙兩省皆建公祠以尸祝之浙祠濱於西
湖每屆鄉試各郡士子訂期酌貲聚祀者千餘人於戲
非盛德感人之深惡能若是哉

里乘子曰公直南書房時 文廟見所着貂服甚敝問
之公叩首曰臣自授編修僅此一襲服之已二十餘年
矣 上微笑頷之尋 賜貂服並拜典試之命及任滿
入覲 上問滇省變亂原委甚詳既問汝按臨幾郡公
叩首對曰以道梗均未按試 上嘆曰苦煞汝矣翌日
命兼攝順天府承事諭 恩時 上笑曰順天府丞

每屆考期卷資例有千金聊償在滇之苦可矣其爲
 文廟優眷如此公每述及先朝高厚之恩未嘗不泣
 數行下也庚申秋外夷至京師乘輿北幸都城洶洶
 大小臣工紛紛攜眷遷避各道衙門突絕煙火時抱
 疴聞難痛哭謂所親陸眉生給諫曰子有老母其行也
 乎哉甯慎持之勿妄動免悔噬臍也陸慷慨誓死勿去
 公壯之事定後既出復入者見公咸有愧色焉江陰何
 廉昉觀察棧僑居維揚築壺園座客常滿子嘗於壺園
 座上得識諸公子公次子禮園郎中寶清博覽羣書尤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年大將軍

幼聽野老談年大將軍美堯軼事或謂其祖籍本安徽
 懷遠縣後隸漢軍父遐齡初爲駐防都統母極悍如都
 統私婢有身母知之大怒以婢給僕生美堯術者相其
 必貴復收育之兒時性黠力復過人入塾不肯讀書
 師偶或以夏楚反受其侮齒已舞勺尙不識一丁字却

統患之徧託人物色名師有能教化其子者不吝厚俸
 有叟突然不介來謁自稱願爲公子師都統出見叟年
 可七十許白鬚布袍舉止不俗心異之因謂叟曰豚兒
 蠢劣異常先生惠然肯來敢問教化當用何法叟曰如
 公不棄老朽請擇鄉村僻地築花園一所池沼山石竹
 木花草畢具且備設經史圖籍及一切兵器日用各物
 園中惟居師弟二人不用僕從四圍高其墻垣不必設
 門僅留圭竇按時以進飲食比及三年老朽自有以報
 公也都統如言部署叟與美堯居園中日自兀坐觀書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聽美堯所爲絕不過問美堯日濬沼填池移山運石種
 竹木栽花草嬉戲自得亦與叟從不通一語自春徂秋
 園中池沼山石竹木花草或自東遷西或至南徙北遷
 徙旣徧美堯頗自厭煩一日飯畢見叟觀書孜孜不勸
 旁窺良久似有羨心卒然問曰先生竟日看書其中果
 有味耶叟漫應曰書味極好非汝所知也汝第戲耳勿
 乘相勦曰然則我亦可學乎叟曰有何不可但恐汝不
 肯用心耳曰我若用心汝肯教否乎叟笑曰汝如肯用
 心我有何不肯教美堯喜曰請從今日始願師有以教

我幸甚然究竟讀書有何好處敢請叟正色曰書之好處甚多上焉者爲聖賢其次立功名又其次取富貴不知汝欲自居何等也曰敢問何謂爲聖賢曰則古稱先躬行不倦明體達用可仕可隱道重一時教垂百世是謂爲聖賢曰何謂立功名曰貫通天人經緯文武伐罪戡亂拓地開疆帶礪山河勛銘鐘鼎是謂立功名曰何謂取富貴曰簡練揣摩務趨時尚弋獲科第雍容華臚婦孺子笑溫飽自甘是謂取富貴美堯沈吟久之曰聖賢非所敢望尋常富貴又非所屑願師教我以立功名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六

者可乎叟曰汝果真心從學乎美堯乃拔劍斫樹誓之曰如不真心從學有如此樹叟知其志已決大喜於是先取經史日與講論又教其攻習舉業暇則談論兵法早晚或習射或舞刀劍干戈相與爲樂美堯天資固優凡事一學卽精三年學果有成其齒甫成童也會僕由竇進饌叟笑謂曰煩寄語若主人公子學成可以開門矣僕告都統開門賓主相見執手慰慶都統見美堯恂恂知禮不似從前跳盪知其學果有得大喜乃設筵款叟酬以千金叟固辭曰侯公子功成名立再來索謝言

畢興辭再三留之不可美堯雅不忍捨獨送一舍之地師弟相對依依難別叟贈詩一首今謹識之灑淚揮手飄然而去詩曰海水搖青雲四垂瞳隴曉日照旌旗願君熟讀淮陰傳毋忘低頭胯下時

里乘子曰叟突然而來飄然而去神龍見首不見尾其殆仙乎美堯他日仗鉞專征威震萬里功名顯赫皆叟之教也跡其生平爲人卒不能去一驕字伏法自取天復何怨然則叟以教化自居抗顏三年意者教則有餘化猶不足歟臨別贈言具有深意聽之藐藐良可嗟嘆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七

抑又聞之美堯與吾鄉張文和相國齊年登第過從甚密文端相國嘗謂文和曰是兒音洪而厲目炯而怒縱使功名顯達亦難免禍汝其遠之噫先達觀人於微亦何神哉

甲與乙爲善友

甲與乙爲善友甲貧而乙富甲將遠出貿易託家室於乙乙毅然諾之甲既去匝月妻以食用不給遣子往乙求助乙冷笑曰曩與而翁言特戲耳若眷口多人將仰給於我來日方長但供若坐享雖銅山亦易崩也請別

爲計子聞言缺望不得已又哀懇之乙拒益力子怏怏歸返命於母甲妻嘆曰今天下所謂金蘭之友者類如此矣米罄薪絕舉室愁對計無所之忽乙之老僕來甲妻數其主人負諾之非僕亦頗爲不平義形於色且曰人情反覆如此焉用友夫人第請息怒老奴聞夫人一家皆精女紅曷不以針黹生活較勝求人甲妻曰汝言固善奈無貲何僕曰果爾老奴自有良策老奴常爲主人會計各店頗蒙取信夫人應需何物老奴可暫往各店支取俟鬻物償貲亦無不可甲妻大喜稱謝遂央僕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八

貸得鍼線布帛等類日督妾女子婦諸人一意刺繡自日達夜不肯少休每業一物僕即攜去代鬻於乙乙賞其精巧不吝厚價甲一家食用賴以不乏久之漸有贏餘舉家甚德老僕而益不直乙乙自甲去後亦絕不過問初甲出門同人合權子母三年容囊充牣既歸見家室無恙衣食豐腴意是乙所調卹詢之妻妻唾且罵曰君休矣君若徒恃金蘭之友則一家之骨不填溝壑也幾希矣乃痛數乙所爲並頌僕德備述縷觀甲不勝詫異將詣乙詰責乙見甲歸大喜執手叙濶情誼殷拳甲

忿不能遏作色曰別後以家室相累今幸不致餓殍微君之惠不至此乙笑曰君疑僕耶誠然老僕之代夫人經營者皆鄙人之所籌畫而指使之者也鄙意如夫人暨諸弱息皆在妙齡君既遠出舉家無主若使坐食偷安反恐逸蕩生事故藉鍼黹使之作苦閑束身心不有以難之則有所恃而業不專又高其值而利誘之則更有所貪而益忘勸僕之爲君謀者不可謂不忠矣豈真雲繡飾藏爲玩好者耶乃使左右舁一箱至見頻年所購各物堆積其中燦然如新顧謂甲曰僕留此實無所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九

用請仍攜歸俟女公子迨吉小助妝奩可也甲至此始知乙用心之深用情之摯把臂痛哭再拜謝過歸述於妻妾子女始各恍然無不感激涕零嗟乎如乙之於甲是真不愧爲友矣安得今天下所謂金蘭之友者盡如是耶

里乘子曰我聞乙平生輕財重義甲則不輕取予皆正人君子也至今兩姓子孫蕃衍昌盛世爲婚好休戚相関有逾骨肉焉此事惜傳者逸其姓名然管鮑羊左范張諸公之後又得甲乙二人使友道之中添茲一段佳

話快甚快甚

王素芳

清江名妓王素芳字曉秋嘗薄暮假寐忽之女即披帷入年可十八九衣裙釵飾皆吳下粧束來坐榻上素芳起問那族女遽捉其臂冷如鬼手馨拽往外走曰汝隨我去素芳姑從之甫及戶見門外立一鬼頭與身各長尺許戴皂冠峩峩然日睽陽內向素芳大駭踏地家人聞聲畢集問訊素芳神情恍惚但見女在旁言要報冤素芳謂素不相識何報冤之與有女曰汝不知耶汝前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十

世廣陵汪氏家素豐十八歲舉於鄉與妾中表妾幼失怙恃寄養汝家年及笄汝以詩相挑謂願效玉鏡臺故事妾憐才心切雅不欲拒從此情均伉儷酬唱甚多後汝從親命另婚他氏遂背前盟親迎之日妾忿乳藥而死如此負心我豈汝怨耶素芳謂前世事非所能知可求見諒正辯讓間忽一白髯老者衣冠珠綬而至謂是素芳前世之父便謂女曰汝二人事曲故在彼但汝亦不能無過當日老夫若知其繇必不另為議婚稽渠前世冊籍祿壽俱豐坐是罰削殆盡以老夫平日為人

應絕嗣姑留為延一線至二十三歲即已短折今世體

變女身且墮落為倡陰曹法律至公汝亦可以無憾况

渠所私處子倘有五人不獨負汝不過汝死非命為可

憐耳然報應已彰既往不咎汝亦不必過騁可隨我去

女不肯初老者來時從一蒼頭便命留事女郎勸其速

去老者既去蒼頭便從旁苦口勸解素芳亦再三哀免

女堅執前說素芳無可如何忽思得一調停之法乃謂

女曰汝言我前世相負我至今世悔之已晚但我已賤

而為倡並無所歸薄命極矣此後誓不從良情願奉汝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十一

為壻設主祀之以贖前愆何如女沈思良久乃諾素芳

遂設女郎木主夫事之後果不復為崇此咸豐己未年

事毘陵徐鏡三明府游清江見素芳自作筆記中載前

世與女郎唱和詩詞甚多其時素芳年裁三十許耳

里藥子曰老者所言亦殊娓娓動聽乃鬼堅執前說竟

不遵命及素芳許以夫事設主祀之誓不從良鬼沈思

良久乃諾豈猶念前世恩愛而不忍割耶吁嗟鬼亦可

謂多情矣然素芳所自調停殊覺曲而奇奇而當

素芳說夢

鏡三又言素芳筆記載一夢甚奇咸豐庚申暮春倚枕假寐見前蒼頭來言今日公子初度家人設筵為壽請歸受賀身不覺隨蒼頭出乘筍將至一處高門巨第蒼頭導之升堂內設三席中席則前所見老者與一媪並肩坐西席處女六人女郎預焉已便欲闌入西席蒼頭曳其裾使獨坐東席水陸雜陳備極豐腴自顧已身居然男子而衣冠也者俄見一壯歲秀才稽首筵下既退又一老嫗入年可古稀襖衽伏地且哭且訴音甚顛預不辨何語心頗厭其絮聒起身出席欲麾之去嫗以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臂相格忽然蹉跌頭觸屏風上碎旬有聲頓醒後悟初度為前世冥壽中席乃前世父母西席為前世所私六處子壯歲秀才及老嫗乃前世妻子也素芳醒後髮內甚痛摸之一瘤墳起即夢中屏風所觸者使鏡三驗之尚未盡消

吾鄉某太史

京師都總管廟其神為狐族之長吾鄉某太史登第時年甫踰冠少年選事戲為文一通就廟焚之謂聞爾族靈與人同野乘所載仙緣不少心竊羨之鯁生獨居京

邸曠然寡儔如不以塵俗見棄願賜繫授傳之後世亦為美譚云云越日薄暮一叟款關來謁自言胡姓昨蒙垂賜佳文不以異類見斥曷勝榮寵今特送兒女子來望君始終溫煦之幸甚即以手招之日來來兒曹可善事貴人吾去矣太史聞言倉卒不能致詞但見祭者林立九女二男女固妖嬈男亦婉孌目炫神搖不能自主由此閉門謝客鎮日與羣美周旋頗幸奇遇匝月後精神怠疴罷於奔命而羣美輪替值宿苦無虛日然自危慮欲掬心告哀又恐反遭侮虐再四籌畫乃背書一疏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獨詣前門闕帝廟祈禱大畧控都總管縱妖作祟求神驅佑是夜就寢見金甲神拘至一處宮殿崇閣上坐一人氣象尊嚴左右唱名令跪墀下旋又唱胡某名便聞銀鐺聲響一人跼於右側睨之即是胡叟上坐叱問老狐何故縱妖作祟叟與太史互相爭懇上坐怒責太史不知自重殊玷清班姑念平日尚無大過暫從寬典急宜治任歸里毋得逗留輦下言訖叱之令去霍然驚寤見殘燈猶明羣美不知何時俱已遁去竊自慶慰而回憶所夢又復駭汗如雨嚮晨即見叟拄杖蹇蹇來前就

手指而數之曰無理無情莫汝為 以初以姻好是求
子故以兒女相託縱使反悔亦應熟商何得率爾妄瀆
上神幸蒙聖帝仁明僅予薄譴臂股咎責三百肉盡見
骨痛徹於心合家老幼罰戍西羌三年俟赦歸再與計
較也言畢恨恨而去太史駭懼從此告歸故鄉不敢復
作春明之夢矣

里乘子曰書生少登科第不知自重方其為文求締仙
緣果見粲者林立未嘗不自幸從心所欲得此奇遇及
罷於奔命又不敢掬心告哀乃背疏祈瀆神聖尤屬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十四

塗膽大真非人意料所及觀神聖所判雖老吏斷獄亦
不能如此精當姑念平日尙無大過暫從寬典此正是
嘿袒書生處得免莫責誠為幸事而老叟戟手數責之
詞情理兼盡太史縱百口亦難置喙乘一時之高興誤
畢世之功名歸老山林春明夢斷所謂妖由人興孽山
自作前車可鑒可不慎歟願以告天下之少年選事者
指腹為婚

池陽有姊妹幼相親愛者既嫁各有娠指腹約曰均是
男也女也則已脫一雌一雄當締姻好僉曰諾且誓之

既產姊雄而妹雌大喜各申舊約南山不移矣亡何姊
夫為仇家牽訟產業蕩然抑鬱而卒姊無以自存嘗攜
子往依妹時妹已有子入塾即留姊子伴讀先是約婚
時固無媒妁不數年兩小俱已成人妹夫某乙憎姊貧
謀於妹諱其前說以女字同邑富家兒嫁有日矣而女
實不知有舊約也妹使姊為女作嫁衣姊知妹負約而
不敢言對女時潸潸淚下女察知有異叩之曰姨與母
兄弟也兒視姨猶母姨亦合視兒猶女兒聞男婚女嫁
人之大倫兒嫁有日此一生大事姨當為兒喜何哀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十五

甚也敢請其說姊第搖首而不肯言女固叩之乃拭淚
喟然曰兒不知耶兒固吾子婦也今已矣夫復何言女
聞之大驚窮詰得其巔末沈吟久之曰噫我知之矣姨
詰朝須託故暫回家摒擋倘父母使人招之固辭以疾
俟兒自來姨家再作計較姊如女言詰朝與妹別堅訂
三日必返妹以女嫁期迫須姊代為理粧三日不至屢
使人招之俱辭以疾固招不至妹心益急女乘間曰阿
姨素憐愛兒非兒自往招之不可妹笑曰老賤人自撞
聲價須小妮子自往捉來然期迫矣兒須速偕阿姨歸

勿貪戲也女曰諾亟懷金而往訪知近村有貧婦新分
媿女以錢十千付姨悄悄往說貧婦願假嬰兒代哺一月
姊抱嬰兒歸竟無知者女計父必自來督趣令姨閉門
以待妹以女連日不歸果使乙自往趣之乙至叩門逾
時始開亟問姊曰吾女何在姊笑以手反指曰坐牀者
非耶乙至房中見女蓬首擁被坐牀上解衣哺兒乳見
父故作羞縮狀而璧默默不作一語乙瞪視失色頓足
歎曰奈何奈何急趨而歸具以告妻相對愁嘆而已一
時里黨傳爲笑柄富家聞而恥之亟倩媒退婚索還聘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六 共

物某乙夫妻以女貽門戶羞暫令住姊家俟彌月徐爲
之計比及匝月貧婦自往索兒女詭曰汝以十千錢鬻
我何又索還耶貧婦怒曰汝原約假我子代哺一月焉
得不還我豈鬻子者耶彼此反唇相稽女固靳不肯還
貧婦益怒亟鳴鼓愬之官官拘女至女乃泣陳所以官
肅然稱歎曰以智全節奇女子也可謂詭而不離於正
拘乙與姊子至見姊子温文爾雅詢知尙在塾讀書大
喜叱乙曰汝以一女而字二夫舉不容道姑念汝女賢
貸汝過又指姊子謂乙曰此誠快婿亟歸好助奩資爲

二人合資以贖汝過何如乙叩頭唯唯答稱願從尊命
又令以嬰兒還貧婦遠近頌神明焉
里蔡子曰此事吾鄉嘖嘖稱道聞其夫婦至今尙在其
夫已貢成均爲一鄉祭酒生數子亦有聲膠庠而富家
自遭兵燹竟蕩然無存矣即此亦可見天報賢女而貨
財之不可恃也凡憎貧者尙其鑒之

老圃某翁

老圃某翁好道斷酒茹素鰥居六十餘年一鄉稱善人
焉嘗暑夜就寢忽聞窸窣聲見無數小人從門罅入聯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六 七

臂登榻撼翁罵曰嗜殺賊休安枕高卧吾儕隱忍數十
年今決不汝恕矣言畢徑上翁身目首至足踏藉不留
餘隙或擢髮或捋鬚或撮脣捉鼻箝耳捫目甚至有撓
其股者有呵其肢者有嘬其膚者有吮其乳而噬其臍
者翁痛癢備至欲言而口不能開欲動而手足如有所
縛微睨其人大者長尺許次者或七八寸五六寸不等
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面目娟好美如冠玉者有環眼
虬髯猙獰兇惡者憧憧往來如傀儡然雞鳴始下榻由
門罅去如是匝月不堪其擾自問平生尙無大過不知

是何冤孽聞某寺有老僧道行甚高往求懺解僧命翁
傍坐自跌坐禪榻手訣誦咒少頃小人果絡繹至膜拜
齊伏座下老僧喝曰何物么魔敢崇善士無說則死小
人訴曰尊師聽者吾儕乃與父亭長之儔伏處田間自
甘蔬水與物無忤與人無爭不圖某翁包藏禍心視吾
儕恨若仇寇數十年來屠戮何止十族倘再束手聽其
魚肉日復一日我子孫必無噍類爲此召號同儕決意
撲殺此獠庶可消宿怨而杜後患所謂孤注一擲誓不
兩立誠出於不得已也尊師座前不作詎語請問某翁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十六

更有何說蓋翁素性勤儉平生所種瓜豆各菜每日灌
溉外必逐柯一一諦視遇蟲輒殲除之恐其有損根蒂
花葉也翁聞言恍然大悟遂向老僧白其故且告之悔
老僧嗟歎久之爲強辨曰汝曹所言是矣然老衲聞近
村某甲某之等俱與翁同業其畦隴較多於翁性亦蠢
惡平日遇汝曹摧殘自必尤甚汝曹何悉不與校獨與
翁作難得勿欺善而畏惡乎對曰非也如甲乙等生平
作惡較多他日森羅殿上自有與人與之對簿吾儕何必
作難若某翁者戒葷慕道一鄉稱爲善人以善人而戕

害物命罪宜加凡人一等春秋所以責備賢者也吾儕
修怨於翁正是此意老僧點首歎曰善哉善哉因勸翁
從此改業待老衲爲汝解脫何如翁合掌答曰幸甚老
僧乃宣諭曰老僧聞冤宜解不宜結某翁合已懺悔痛
捐舊業但汝曹既已怛化何能再生老衲願唵經誦咒
超度汝曹聽其淫化道中流轉輪迴或化蜻蜓翔戲山
林或變魚蝦泳游水國各尋樂趣永遂生機盡釋怨尤
莫事纏擾汝曹有知疾如律令者小人聞之皆大歡喜
伏地膜拜同宣佛號而滅某翁此後不復從事鋤篠惟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十七

織席編屨以終餘年此庸通和尚言者
里乘子曰或疑蠢爾微蟲焉知報怨大約禪師饒舌故
假此恢詭之談以警世耳予謂不然楊雀宋蟻載之典
籍非蟲鳥之報德者乎報德既有可徵報怨有何足怪
況出自善人罪宜加等責備賢者更爲近理子何疑焉

產蛇

合肥李季荃督軍鶴章言其鄉農人某家頗小阜妻某
氏最惡生女每產男則字之女則溺之年將三十業戕
女六七矣旣又有身將分娩腹痛甚比產一卵內蠕蠕

動剖之蛇也鱗甲金光爛然舉首目炯炯望母哆口蝮舌意似索乳農人欲殺之妻搖首止之曰此宿孽也安知非妾平日溺女之報倘再戕其命結冤益深其何以解不如縱之聽其自然爲善農人然其言迺置諸筐而放之深山叢莽中迨夜漏二下聞戶下隱隱有聲見蛇蝮人徑上榻投母懷中以口哺乳嘔吮儼然嬰兒某氏痛徹心髓而竟無如之何蛇飽則蝮蟄蟠卧枕際飢則就乳如初日輒三哺某氏甚苦之向蛇哀告曰我與汝類分人畜義屬母子汝齒日長我乳實不足以果汝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在留心教化力挽澆風其功德豈在施藥捨棺掩骼下哉憶在蜀時聞熊一峰游擊云村有媪溺女甚多年五十餘摘蔬圃中忽有二蛇緣甃而上竄入前後兩窠媪駭暈倒地尋斃此亦孽報可以爲世之溺女者勸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鄉民某甲妻極悍毒連舉二子意甚得繼生一女悲令溺之甲殊不忍妻罵曰業有二子惡用是賠錢貨爲哉如汝不忍我將手刃之甲恐給爲誕置諸野乃悄悄寄人哺育後配農家子家頗小阜及二子長成游惰蕩產舉室難以自存甲謂幸有賠錢貨在試往求

雷擊某總戎

丙寅春某縣令如金陵調制軍舟次江東橋隣泊一巨艦上載總兵某麾下健兒繁有徒亦調制軍來者氣象森嚴望之可畏夜雷雨大作河水簸蕩某令同舟人衆不能立足正惶懼間忽霹靂一聲巨艦凌空而去而令舟與巨艦首尾相繫竟安然無恙平明三十里內村人

來報各處零骸斷髑盈尺盈寸皆爲雷火燦炙其黑如炭船板碎若敗葉散落滿地僉謂非造大惡孽不能干天之怒如此後聞人言方雷擊時惟一庖人擲置洲上幸免於禍且爲人言有某公子者挾巨貲挈家如都門求官薄暮舟行患盜見孤洲有總兵巨艦大燾颶風急趣儀其旁冀叨翼庇總兵眈視其貲夜半刃公子並縱兵淫辱婦女悉殺而投諸江中搜括財物半犒麾下半人已橐卒火其舟舟人無一得免者不匝月卽遭此報蓋麾下惟庖人不肯染指故得幸免於禍云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六

五

里藥子曰總兵爲衛民大員行過盜蹤其麾下惟一庖人不肯染指得免於禍然亦賴有此碩果藉以宣播其惡耳吁明明在上殘暴之徒而欲徼倖漏網豈可得哉

崔太史

蜀中崔太史晴郊未達時娶父執某翁女爲妻迷好甚敦翁老且鯨疾革時以小女尙在垂髫無人撫育遺命二子將妹寄養姊家並託崔夫婦善視之待成人配一士人老夫九原感且不朽矣崔夫婦泣涕受命翁死後不數年崔成進士入詞館意氣甚得時妻妹年已及笄

慧中秀外士族爭來委禽崔涎其色謀於妻求效英皇妻不敢拂良人意試商之妹妹念骨肉情不忍分雉遂首肯定情後崔妻頗懷妒嫉時加白眼嘗謂親雖妹妹分則嫡庶婢子不得無禮妹齒穉靦靦不敢聲辨偶以小事忤崔意崔遽批其頰而醜詆之妹以不得於姊尙可忍也不得於夫則此生將無望矣展轉泣中夜雉經而死人皆嘆其薄命而謂崔薄情崔亦悞恨無及一日崔方假寐見妻之妹珊珊然來攬其裾而訶曰薄情卽安得高枕無事妾向念骨肉情苦爲汝夫婦所賺致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六

五

懼慘死今得請於帝矣豈甘心視汝夫婦靜好耶言訖拉崔僵仆於地凡榻上衾枕之屬拋擲狼籍見者毛髮森豎衆掖崔起色若死灰不數日尋卒未幾妻患惡創徧體潰穢肉脫見骨而死人皆稱快以爲薄倖悍妒之報

里藥子曰初太史謀之妻求效英皇妻以不敢拂良人意故試商之妹原非出自本心向使妹或不肯亦可報良人之命而告無罪矣不謂妹稚齒無知情重骨肉遂爲其夫妻所賺妻之妒加白眼猶可說也太史竟批頰

醜詆是何心耶然則妹之冤忿非飲泣雉經請命於帝直不能白矣吁豈不痛哉

王氏子

灤州榛子鎮有王叟者以鬻果為業子名馬頭年十九稟極不孝所為多不法事父母偶爾勸戒不惟不聽甚則反遭毆罵故事果藏地窖每夜分別生熟之等差最熟者先售最生者從緩為可暫蓄不致壞爛也同治甲子二月十七日夜漏二下叟與子入窖選果甫出陡見火起黑煙充塞窖中急同下撲滅皆為煙熏昏仆於地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五

雷擊邵伯民

邵伯民有伯仲析炊而同居者伯素樸愿病瘵瀕死召仲執手泣謂曰我病殆將不起手足從此分矣先人遺產不憂餓殍奈無子息何願汝嫂賢弟所知也幸有娠男也佐嫂善撫之成人必教之讀書女也亦善視之為擇一快婿不使失所汝後日子多當分嗣我佐汝嫂守

柏舟節吾目瞶矣弟如重骨肉情須念我治命識之勿忘仲慰之曰兄弟安心調攝當不至若是萬一不幸敢不如命伯點首者再不日尋卒仲為治喪殊草草嫂雖不嫌猶以奢不如從儉曲諒其無他也無何嫂分媿視呱呱者儼然男也心大快慰仲亦欣然慶兄有後兒狀甚英偉但苦善啼乳之不哺百方阿撫之不止延醫諦視指紋僉謂無病而哭則未嘗一刻輟也嫂甚憂之甫三日竟以不乳殤嫂抱屍慟泣幾不欲生戚黨再三勸慰乃啜泣召仲謂曰亡人寄託之言歷歷在耳嫂所以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五

忍死須臾者戀戀此一塊肉耳今已矣復何望哉汝如重骨肉情必厚其衣衾棺槨待此貌諸孤以成人之禮俟殯殮畢吾亦將從汝兒地下所有貲產壹以付汝汝如重違我意我夫婦九泉亦必嘿佑也汝意云何仲不得已允之爰市美材殮兒權厝兄墓之側嫂復延僧唸誦經咒所費不貲仲心怏怏而不敢言七日事畢嫂遂絕食粒米勺水不入於日終日嚎陶慟哭血淚俱枯隣里聞之無不寒心時方冬月朔風怒號黑雲四合氣象愁慘忽霹靂一聲天頓晴霽人言伯與兒棺均為雷擊

開有二人踞墓側不知何故嫂聞亟揮淚力疾趨視見伯與兒俱生而踞者則仲與隣村某嫗也急令人舁伯自抱兒從與俱歸進食進乳居然各慶再生矣先是仲以伯既死慮生兒不能并其產以某嫗素爲人接生重賄之曰女也則已男也則爲計戕之願以五十金爲壽嫗初不肯請倍之嫗利其賄乃諾之爲嫂接生時悄以花鍼納兒臍中而他人不知也至是仲與嫗被擊各手持元寶一枚臍針則拔插嫗額其半入骨血縷縷猶未絕也噫誰謂彼蒼者憤憤哉衆議以伯與兒棺殮仲嫗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六

三六

卽同葬其穴後伯夫婦壽至八十生四子憐仲無子以一嗣焉兒後舉孝廉

里蔡子曰或謂雷擊仲嫗誠快可惜太晚倘擊於二人賄商時不較直捷乎予曰否否伯之再生實嫂之烈感之也倘擊於賄商時不過兒幸免無害而嫂烈不彰伯何繇再生也耶夫嫂賢雖伯所素知而天必試其果否迨兒死卽決意絕食從伯地下嚔陶乾哭人不忍聞豈天聽在上而忍聞之乎至是特於冬藏時爲嫂破格奮其一擊之威不惟當時人心稱快卽千載聞之亦無不

同聲稱快不然兒生可矣謂伯與俱生非嫂之烈有以感之吾不信也彼蒼賞罰歷歷不爽如是可不畏哉

大通奈翁

銅陵大通鎮前濱大江商估雲集鎮余姓巨族也有余翁設旗亭於江濱過客就而啜茗日繁有徒一日客散後翁於座上拾一布囊內貯白金三百兩知客所遺姑藏待之少頃一客遑遽而來東西尋覓翁問客胡爲者得勿有所失乎客曰然頃遺一布囊內有白金若干翁見之否翁以其言旣符笑曰君言不謬幸是老夫拾得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六

三七

理合奉還遂攜囊出並請驗封識件數而後歸之客曰翁真長者願分半相酬翁堅辭不受客感激拜謝稱歎而去將渡江適遇大風見中流一舟簸蕩欲側勢甚危急客惻然心動以失金幸返不如捨此儻來物作一善事迺手持白金大聲呼曰有能拯來舟之急者當重犒之岸檣漁舟甚多貪利爭破浪往將來舟衆人扶登漁舟來舟載輕得以無恙旣達岸客出金分犒舟人同聲稱謝內一少年學客袂曰小人危急脫不遇君子斷無生理請至舍間當使合家拜德稍伸謝忱客再三辭之

不得及至其家少年亟呼父出見客其父非他即余翁也翁年六旬僅此一子向非還金則已葬魚腹矣還金而拯子厄天道亦巧矣哉

里葉子曰好善之心人所同有施者初原不望報而受者究斷不可不報古今負恩之人豈有能常昌者哉顧人之報施本於情天之報施準於理人情不漓天理自然不爽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言其速也彼余翁還金拯子其禍福轉移只爭瞬息天之報之可謂巧且速矣觀此而好善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

蘭茗館外史 里葉卷六 頁

雷擊三則

九華山庸通和尚言池陽有塾師設帳古寺授徒凡十有三人忽雷雨暴作霹靂一聲將其徒俱擊死環蹕寺外遠近來觀見冠者半童子半面各置錢三千八百四十六文麻繩貫之莫喻其故旁一人言此得勿某生賣婦錢耶若此雷擊宜矣眾問何故曰距寺密邇有某生貧病交集家惟一妻伉儷甚敦以無所為計不得已將妻鬻去夫婦相持痛哭而別生得錢五十千文鋪墊草薦下鑰門出及歸索錢不得既恨失貲又慟失婦遂雉

經死婦聞之失聲大慟哭曰是奴負吾夫也夫是奴負吾夫也夫乃援剪刀刺喉以殉然則此錢得勿即某生者耶象統為計算之恰符其數蓋其徒闕某生出竊攫而瓜分之也眾議以錢殮殮某生且商之後夫迎婦棺歸與生合葬墓在池郡東南三十里山上恒生連理樹人以爲夫婦義烈所感因稱為義烈墓

又

吾皖定遠縣北鑪橋鉅鎮也有客冬月賃車過橋上聞下有呱呱聲異而覘之則席裹男嬰存焉客惻然謂車

蘭茗館外史 里葉卷六 頁

子曰我在客中無可位置汝土人倘知有乳母能收養此兒願出白金五十兩為哺兒之資車子喜曰小人妻新生女正苦無子將此兒與女共哺他日長成即為螟蛉不亦可乎客大稱善迺取羊裘裹兒並出元寶一枚付車子令抱兒送交其妻車子至河上擲兒水中以銀與妻付妻徒手含笑而返客問如何曰比小人歸妻正哺女得兒大喜且頌大德不置也越明年三月雷擊車子死背書貪財傷命四字人問其妻始知前事

又

某年春夏之交定遠苦旱早禾無收六月中旬甫得甘霖農人心稍慰僉謀種菽可以救荒但苦無種某甲藏陳菽甚多慮顆瘠色黯不能出售以既蒸之頓覺碩大光潤大喜遂榜其門曰出賣菽種於是爭往購求菽價翔貴獲利千萬後所種菽竟無一出者眾無所歸怨嘆為天意使然由此飢餓以死者指不勝屈矣無何雷擊某甲死釜底書蒸菽誤人粉身莫贖八字人始知甲險惡而不能逃天誅也此上二則皆定遠陳逸仙茂才維翰言之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里藥子曰天誅所以補國法之所不及而較國法更為快意何也國法本乎律例天誅本乎情理律例但守乎經情理可行乎權彼車子溺嬰某甲蒸菽及十三人以五十千錢而傷二命倘執律例或未必盡置之死而揆諸情理似此惡作劇豈尚可一人而貸之以生乎嗟乎明明在上几蚩蚩之氓可不時存警畏哉

獵人某

池陽獵人某素性暴逆母年五十許奴畜之常以烹鹿蹄失飪撻殺死妻賢每以規勸竝遭箠楚一日網得生

免命母飼養繩弛逸去母懼伏匿積薪中某求免不得拔劍向妻問母所在妻不以告某怒曰老畜得毋匿積薪中待搜得當殺卻母聞而大懼亟出狂奔某見往追妻哭力攬其襟某奮不得脫益怒殺妻並斷其手復追母母過關聖廟大聲哭且呼曰關爺救命關爺救命某剛至廟門聖帝座前泥塑周將軍驀馳出以木刀胥斬某倒地遠近聞而來觀見神像一足立戶外瞪目望屍鬚眉奕奕若有餘怒刀上血猶淋漓滴瀝也眾迺昇去某屍拭淨血蹟醮貲延道士禮懺三日率其母刑牲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禱祭安神歸廟自是不孝者聞之皆悚然改轍不敢再忤其親矣

里藥子曰世傳周將軍靈異不少陳延祚三國志竟不載其名惟元人關聖廟碑有乘赤兔兮從周倉之語自有所本必非杜撰或謂昔吳亭關聖麾下偏將持大刀攬魯肅袂厲聲貴之卽是將軍惜史氏失載耳木刀殺人奇甚如獵人之暴逆脫不遇將軍則母休矣天下有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者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豈有神武如將軍血食一方而忍漠視不顧者乎吾

願世之爲人子者聞將軍之風皆當加警矣

行脚僧

池陽有老衲獨居古刹丐募積有微貲以錢易朱提十餘錠各五兩許吝惜備至衣常不周食常不飽晏如也一日晨起啜粥會九華某僧行脚至刹飢甚出鉢乞食再三哀求衲啜不顧某僧飢忿莫遏拔戒刀洞老衲胸瘡之飽啖搜攫其貲而遁越日士人見老衲殺死刹中以其無主瘞而火其刹其事以寢某僧既殺老衲纏貲腰中以無人知意甚得乃腰纏日重久之幾如佩千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鈞苦難行走不得已至深山中以刀坎地種其半而重如故盡蕪乃已又每日暮卽見老衲在左右且聞口宣佛號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喃喃不休心惡之知其冤孽難解計朝菩薩或可懺悔迺徧至五臺峨嵋南海各靈山頂禮求懺卒無驗無可如何仍歸九華甫躋上天門慘然色變大聲呼曰老衲又來索命矣我去我去遂歷將前事助告諸人言畢自搥其胸曰此事何能瞞人我死晚矣聳身一躍崖下適有枯枝恰墜其土貫胸而死斯時崖上崖下觀者數千人無不咋舌駭歎僉合十

作偈曰孽由自作信不可活凡我衆生鑒此行脚又下一轉語曰咨粥一勺甘喪軀殼凡我衆生鑒彼老衲里藥子曰財之爲祟大矣哉 實行脚攫貲究竟兩人絲毫未曾用得轉坐此結怨成冤各喪厥命斯豈非財之爲祟也哉崖上崖下人兩偈的是見道之語吾亦從而爲之說曰合十兩偈當頭棒喝凡我衆生從善毋惡

當塗令

某明府以進士宰當塗性庸闇縣濱大江衝煩難治凶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三

歲倍形拮据某履任恰值大水田畝漂沒殆盡官庖突煙垂絕而饑民日塞署前嗷嗷求哺某書空嗟歎謂幕友曰我貧甚矣自謀不暇何能顧及若曹幕友笑曰公何太迂大水民困若此誰不知者據實上狀請賑大吏必許可得四萬金何憂貧某大喜稱善亟具牘申請大府果發帑金四萬某半侵肥已橐以半分犒合署幕友暨紀綱人等而饑民沾惠未及十分之一死者枕藉於道慘不能狀某視之漠如也亡何某父子與幕友俱染疫死所吞蝕賑金耗費無存某之子婦與二女並幕友

之妻女俱淵富當塗竟不能扶櫬回籍典質既罄無以爲生始則藉針黹聊以餬口繼爲好媼所誘覺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矣道光丙午德化萬鰲峰夫子官斯土招予幕府邑紳蔡翁招飲以予少年喜談風月謂某之雛女甫破瓜豔而善歌將召侑予亟止之曰君休矣此女流蕩不偶固乃翁居官作孽使然然物傷其類小子雖不肖實不忍與見也蔡點首曰君言是也乃止

金錢李二

吾皖某公巡撫黔南其公子自任所歸應鄉試挾貨甚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三四

豐舟過岳州忽岸上一客襪被遙呼趁舟榜人不答公子命割席地載之榜人謂江湖險阻多不測不可不慎公子笑曰我舟甚大正苦岑寂得一人相伴閑話亦大好况客隻身無長物當不至有意外變載之何害汝勿多疑榜人以公子說之諄諄乃重違其意儀岸招客登舟視客年可四十許紫面潤頰髯叢如蝟拱手加額謝公子高義並叩邦族公子以告客歛容致敬曰個是貴公子小人不知失禮勿怪自言姓李行二江西人他日舟過敘境當少伸地主之敬幸勿見却公子領之見李

語言豪爽試與談史事頗熟意非庸流每飯必招與俱李亦不辭且豪於飲醉後論古今成敗得失尤娓娓可聽公子大樂相見恨晚一日薄暮舟泊村市李攜白金一笏登岸公子笑問何爲李笑曰日擾公子殊切愧愿將薄市酒脯聊酬萬一公子搖手止之李不顧掉頭徑去公子竊命僕展視襪被內一匕首長尺有半瑩然如雪寒光逼人又腊乾人手一具餘無他物公子驚異急命依舊束好意李非俠客卽盜魁心竊自危而又不敢形於詞色計惟以禮款之以德結之或可相感少選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三五

李命人擔酒一大甕並一彘十雞上船公子笑謂何太過費李曰小人幸得附舟此中大有香火因緣不腆之敬聊酬公子兼觴從者並犒三老迺浼庖人代爲烹飪言次以目視襪被似已知公子竊發殺酒既陳李飛三大觥酬公子公子亦飛大觥酬之酒酣耳熱肝膽畢露李掀髯笑謂公子曰公知小人也公子笑拊其背曰君爲何許人僕所不知然義氣見於眉宇亦一世豪傑也李拊掌狂笑曰公真知我也既通知已卽不敢不瀝誠相告我非他乃江湖盜魁金錢李二是也公囊

中黃金若干白金若干信否公子料不能隱直應曰唯
唯君何以知之曰曩舟過洞庭我於岳陽樓望氣卽已
知之初頗欲不利於公以遇我厚厚遇而慘報之義所
不屑也自今以往但請毋畏然公手無縛雞力挾多貲
遠涉江湖亦危也矣公子聞而失色如坐芒刺強爲言
笑觥籌交錯痛飲盡懽旣過道士泐李命榜人繫纜廬
洲謂公子曰沿途辱公雅愛業至敝境卽須拜別蝸廬
咫尺敢請暫稅大駕爲林壑生色公子辭曰理合造廬
一瞻勝境緣試期已近早歸爲幸李笑曰頃裁夏首屈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六

五

指距試期尙遠不敢多留但作平原十日之飲可耳公
子再四確辭時天色已墨牙月初升李長嘯一聲忽蘆
葦中無數舴艋蜂擁而至公子大驚李喝曰止止勿驚
貴人乃笑謂公子曰特召兒曹延請貴人別無他意請
勿驚畏乃自扶公子登小舟刺入蘆葦謂公子尊舟泊
此儘可放心已命兒曹加意保守無他慮二二三里許
抵一山谷已有筍將相待舍舟而陸道路蜿蜒或險或
夷約行四十餘里前隱隱有雞犬聲樹木陰翳中燈火
如星李曰至矣請公子下輿見莊舍一所塗堊華美氣

象甚壯門外健兒百數十人左右侍立李肅公子升堂
鋪瓊張幔華燭燦列時漏已四下膳畢請公子就京廬
客舍栖宿供設亦殊不俗翌日張樂設席水陸雜陳梨
園甚精奢侈過於王侯如是者六日公子頗覺厭倦李
已窺其意便命停樂家故有園亭花木山石池沼畢具
接構曲而有致李嘗邀公子遊覽頗爲贊賞李乞命名
公子笑曰君乃虬髯之流卽名虬園何如李大樂卽請
爲作壁窠書榜之於楣日偕公子譙飲虬園出家姪十
餘人清歌侑觴態度粧飾亦頗不惡內一雛娃頭縮偏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六

五

髻蓬鬆覆額風致韶妙如奇花之初胎歌喉清脆善
彈琵琶目波時溜睨公子公子亦甚惓惓李已會意笑
曰此兒名夜月年十三矣性頗不拙山妻素所眷愛嘗
留意爲之擇主公子如不嫌僂俟俟其成人當以相贈
公子唯唯稱謝李有二子俱從師讀書公子偶至書齋
見其師年可五十許鬚髮蒼然清癯如鶴叩之與李同
宗以多病不樂應試藉課讀養靜頗工導引之術吐詞
亦甚博雅李之二子長十六次十二頭角嶄然揖客居
然彬彬有禮室中圖書環列經史悉備視案頭所讀本

乃孫吳穰苴司馬法各書公子問師何不令攻舉業師笑曰若輩之志不在毛錐姑令粗解韜鈴萬一他日有事未嘗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也公子嘉嘆不置惟以季維繫甚殷欲歸不得殊切主臣乃謂李曰君言平原之飲今既半月業已過之願早就道免誤試期受惠不淺况一江上下路所必經他日過此當趨訪以續未了之緣可也李笑曰公子歸心甚急不敢久留明日即送啟行但君子一言重於九鼎他日過此務求枉顧夜月既荷不棄暫為寄音俟重來攜與俱歸切勿負約時夜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六

元

月正侍飲在坐李拔其金釵一股授公子亦請公子解所珮玉授夜月令各藏之聊以表信明日日晡設祖帳於虬園使夜月清歌送行夜月唱會真記長亭餞別一闋深情綿逸淚隨聲迸公子相對脉脉於邑無色李強與拇戰使為懽笑漏初下始罷席公子與辭李袖出小旗一角授公子令善藏之江湖倘有不虞出示便可免患復以千金為贖公子受旗而返其贖李作色曰公以小人之物為盜泉即盜泉去貪泉幾何如恐為盜泉所污則公囊中所有亦未必果皆廉泉也公子以李言激

烈只合拜受李堅訂後約謂泊舟處時命兒曹偵伺過客至此問賤名無不知者囑畢仍命肩輿送公子歸舟道路坦夷不似舊徑味爽始達舟次舟人見公子皆大歡喜僉謂公子去後李遣人邏守維謹公子大喜重犒來眾並寄語致謝李急命解纜以幸脫虎口不可常恃自後涉江時有戒心下第後由陸赴黔明年春方夜讀書忽聞檐際有聲如鳥飛墮舉首見李二昂然而入公子驚問何來李曰頃以有事交趾必得撫軍信矢乃可免關津之阻惟公子圖之公子笑諾明夜果竊以付李

里藥卷六

元

李嘆曰公子真磊落丈夫也此去市月繳還不悞甫屆一月晨起果見案頭信矢一枝李附函鳴謝謂後會有期必報大德公子驚詫以李行蹤不測遂秘不敢告撫軍然心常惴惴殊切隱憂越三載又挈重貲旋里恐過道士泚為李黨所識遂避道由蘄水陸行一日暮過峻嶺忽林中吹脣作聲健兒百數十人持械驟至僕輩駭奔如鳥獸散健兒將公子與行裝擄至一村獻捷渠魁俄一男子袒衣秉燭出見公子驚曰是非某公子耶公子睨之固是李二急呼曰故人救我故人救我李笑攜

公子手問何由至此公子託言以君言江湖險阻不敢再事舟楫李笑曰有我小旗卽泛舟何害此我別業若不在此則公休矣公子再三稱謝李亦謝信矢之惠謂交趾之役獲利不少彼此殷殷叙瀾公子問夜月無恙否李笑曰我以公爲忘之矣此兒的是癡情日把所贈珮玉玩不釋手金錢疊下望眼欲穿公在此少住不日卽可接至越日夜月果至李笑謂公子曰此禁禱也完璧奉贈公子笑謝視夜月雲髻初盤玉容半腆較前尤豔禪袖偶坐顰眉不語似怨公子負約李謂陸行究不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罕

如舟行之逸以公子僕輩散失命健兒護侍溯江而上自送公子與夜月登舟並還所攜之物拳拳揮手而別公子問知夜月固良家子李夫婦皆善視之自許公子後倍加愛重並未涉一戲言公子不勝稱歎夜月問公子何以負約謂君如再不來兒已判祝髮託命空王矣言畢以帕搵淚哽不成聲公子揖而謝曰書生膽怯多疑幾負李君高義勞卿盼望曩不容辭然往者不究來者可追此後報卿之日方長也願卿憐而恕之夜月笑曰妾所言非敢抱怨亦非要寵緣數載癡情不可不略

使君知耳公子擁坐懷中甘語而慰藉之夜問侍寢果然處子也

里藥子曰李二之於某公子贖金贈美執禮極恭窺其用意大抵不過欲劫假信矢耳交趾之役不知何事公子竟竊符相授可謂孟浪以李行蹤不測祕不告親而所贈小旗又膽怯不敢一試甚至畏而避道直忘夙約脫非斬水意外之遇亦徒令癡情人望穿兩眼而已此等公子若明若闇若賢若愚若有情若無情首鼠羝羊不能名狀令人失笑李二其盜而近於俠者歟居然粗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罕

熟史事又能延師課子觀其師侃侃數言亦非尋常村學究可比惜二子究竟渺不可知殊爲歉然惟李謂公子高義公子亦謂李高義此種高義似是而非儻卽鄒嶧氏所謂非義之義也耶

九山洞

九山在吾皖定遠縣東北一名韭山其下有洞土人探石鐘乳恒至其中春夏秋內多毒蛇必俟嚴冬蟄伏殆盡乃敢結伴裹篋而入洞口極狹秉燭蛇行十里許腰始植又二十里至風簸紐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石路一

線澗不滿尺左峭壁矗竦無藤蘿可捫右臨深壑俯不見底至此輒相戒箝口兢兢次且躡足行約三里許漸坦夷始可放膽縱步顧多岐途凡所由之路非以灰誌其跡則迷不能辨小山無數石齒齒童無寸草鐘乳到處皆是無事尋覓再行十餘里有河一道澗可十丈其水清可鑑影探之冷徹指骨其深莫測河濱泊一石船狹僅容刀而不能任載試以手按之立沈水底須臾仍浮故處相傳水通淮河昔有好事者放鴨其中頸繫木片書已姓名識之既淮濱人網得鴨見木片來訪此人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望

溫飽矣况隔河仙山樓閣隱隱在望脫使石船可渡許我問津則彼岸誕登又何須遠涉弱水而訪蓬萊也哉

少年客

廬州李某由甯波附海艘赴滬其載者五十餘人內一客年甚少美秀而文與李聯牀彼此接談意氣頗洽李叩其姓名但漫應之中途客附李耳低語曰君知舟子何如人也李曰不知客曰君不慣涉江湖不知道途之險我日來細察舟子殊非良善其舵工篙師等人面亦多露殺氣若曹居心甚叵測惟我能辨之計一路惟某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望

洲最險倘經其處不停泊當無患君須識之李驚問曰倘在此停泊奈何客笑曰君毋多言幸有我在彼何能為李疑信參半姑默識以規之既至其洲日甫晡舟子果命其黨下礮繫纜諸客僉謂天早尙可趁程何遽停泊舟子不答諸客大譁少年以目止之洲孤懸海中四望無際更無別舟停泊少選飯熟舟人但自飽啖並不食客眾飢索食亦竟置若罔聞無何夕陽西沈諸客飢焰中燒頗不能耐舟子忽率其黨各執刀械進前厲聲謂諸客曰此地險要向為羣盜出沒之區汝等所挾貴

可速獻出我當爲善藏之不則恐有不虞悔無及也容多巨賈挾貲頗重聞言互相驚愕知其來意不善迺哀告曰我等既同一舟患難自當與其各挾薄貲固在舟中縱有不虞亦全仗主人防衛如可免患不惜重酬又何必獻出勞爲善藏也舟子聞言怒曰爾輩死在目前猶嘵嘵饒舌想作看財虜耶言畢回顧其黨曰此時不速了結復有何待其黨聞之爭持刀械而入諸客相視觴殼計無所之李依少年傍亦竊自危第見少年從容起立喝謂舟子曰汝休孟浪汝知步家兄弟乎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四

舟子卒然斂容答曰唯唯小人不致少年叱曰汝率黨入內意將何爲迺以肱一揮卽墮其最獷悍者五人於海舟子等大恐急棄刀械環跪乞命少年口中不知作何語舟子等益恐崩角叩舷聲如撒菽自稱無知冒犯罪該萬死願出貲另爲買舟載衆至滬以求贖罪少年叱曰汝既知罪姑暫寬貸仍乘汝舟亦不必另買如再萌惡念決不輕恕舟子等稽顙唯唯而退急命具酒食以款諸客一路小心將事伺應惟謹至滬後同人僉德少年謀有以報少年悉笑而却之李私叩寓所容圖踵

謝少年笑曰我居無定所君盍告我所寓暇當相訪耳李具告之後三日少年果來作別問將何往亦不答究不測其爲何許人也

劍俠

某太守出部曹出守吾院甯國府途中遇一少年美皙弱如處女口操秦音問其邦族自言齊產韋氏弦佩固應京兆試下第南歸老試與談論今古博聞強識無所不曉太守大悅款洽甚殷因聘爲司掌書記韋至署中鎮日下帷焚香靜坐不甚出戶同幕諸友偶過訪其室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四

萬然可親却無訑訑拒人之意人以是樂暱就之規其室中寒暑祇一布帳一布衾一藤席一皮匣爲枕案上惟設筆硯此外別無長物月必出遊數日僉問何往謂少嗜山木今客遊至此如皖北之潛霍江右之匡廬浙江之西湖嚴瀨四明天台池州之九華新安之黃山白岳皆近在咫尺不得不次第徧攬其勝僉謂君所言名勝之地近則百里遠則千里欲徧攬其勝談何容易韋笑曰僕少遇異人授祕術日可行千里何難之有僉竊異之一日遊歸神色皇遽人叩其故謂昨遊黃山登天

都峯絕頂遇一野僧欲與角藝以空拳難敵急馳而遁渠躡跡窮追不日行且至矣僉問如何曰黃山惟天都峯最高峯腰細削如壺盧之有頸人跡罕到近時聞甘鳳池曾陟其巔見上有蓆棚一小婦掩泣其中甘問知爲山下村婦被妖僧飛劫至此問僧何往曰朝出募齋暮則來歸幽妾於此待死而已甘慰令無恐乃急負婦人馳送其家復自登峯暘僧暮歸乘其不備反肱力摩之僧遽挽甘臂相將俱墜幸甘壓僧上出死力搯其吭而殪之僧技固出甘右脫壓甘上危矣蓋僧惡貫滿盈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六

四六

天故假甘手以誅之也僕素耳其事而竊慕甘之爲人故欲登峯一訪其遺蹟不謂甫至其巔又有蓆棚在焉比棚中一僧枯坐鍊氣見予至側目微睨意予非常人口出青氣一道將先發以制予知爲劍術急馳遁以避之倘非善行要領殊矣計此僧不日且至逼人己甚予不得不一挫其鋒諸君如有膽略可壁上觀也越日僧果至聲言請韋角藝韋笑謂諸人曰野衲不自度德量力予不能再恕之矣遂訂約夜漏二下相會於敬亭山之陽有好事者偕往覘之於時新月上弦蟾影西

斜踈星交映既至其處見韋與僧左右相向而立僧口吐青氣一道韋口吐白氣一道互相激射盤旋空際天矯閃爍如電交掣少選青氣漸弱白氣益銳轟然一聲響若裂繒將青氣劃爲兩斷墮地頓滅白氣直射僧頂僧惶懼投地膜拜稽顙乞命韋笑曰吾戲汝耳膽何弱也汝如捐去故技從事正道吾貸汝矣乃吸白氣於口以手麾令僧去僧稽顙再拜以袖障面而竄觀者咋舌失色叩問何術韋曰皆劍術也彼所鍊青氣爲雌鋒是謂邪道吾所鍊白氣爲雄鋒是謂正道雌不能勝雄實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六

四七

邪不能勝正彼挾此術橫行江湖已稱無敵惟予足以克之今旣折斷已成廢物爲人除害不尠也向遊黃山劍藏皮匣未曾攜得不然天都峯頂早已互決雌雄畢乃事矣觀者旋署述諸太守怵然稱異詰旦詣韋將請試其術至其室已闕然無踪人物俱杳矣

父子同日合巹

曩遊蜀中聞士人言鄉有某生者幼聘舅氏女一妹爲妻以中表親素不避面生成童從塾師讀他日歸過舅氏之門見女獨自在家推磨生入問舅始俱他出戲曰

妹役良苦我爲效勞好否女曰甚善時女已及笄兩人情實俱開調笑甚樂以無人遂私焉生素畏舅既訖事自念女脫有孕舅知之奈何別女而出徘徊中道遂逃亡不知所之越日師使人探諸其家家固以爲在塾彼此詰究互相駭詫到處使人蹤跡之卒無朕兆而女身果體妊久之腹漸膨脹母察有異詰之計不能隱遂吐其實乃使人告生父母其父母僅此一子以出亡方切隱憂聞女有孕大喜商諸水人以禮迎歸待生歸家再爲成禮初生出亡乞食至漢口質庫主人某翁見生貌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四六

不類乞人留使學買既喜其勤謹委司會計大爲寵任生類年畜積不下萬餘金爰與人合夥開張布店特歸省視既至鄉里見道周鼓吹僮僕車馬喧耀詢之旁人謂某氏子親迎是固有母無父者今娶妻矣生聞驚喜既念生平祇一索那便有子試詳探之果然先是一妹迎歸分婉果幸得男比長讀書甚慧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賞其文拔冠一軍名噪庠序同里某富翁有愛女遂以字之今適于歸生到家見賓客滿堂姑與爲禮僉問客從何來生詭言至自楚北爲某生作寄書郵者其

子聞有父書喜出叩見問父書何在生笑撫其背曰兒不知耶我卽汝父是也問父母已先後去世不勝淒然其子驚喜猶疑生窺其意謂曰兒如不信可呼汝母出見自能知之其子不得已入請母出生遽前揖之曰鄉幸別來無恙推磨推磨不如我與汝磨其母聞之喜謂其子曰果兒父也蓋生所云乃當日推磨時相謔之詞非他人所與知也賓客聞之交口稱賀僉請具香燭酒醴卽於是日父子姑婦同拜祭天地祖先行廟見禮而合香焉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六

四六

毛甲

顏州毛甲能知前生事其左手宛然猪蹄人問之自言前世爲江西九江府人姓李與同里趙某至漢口作小貿易經年折閱將盡議同過歸趙忽染疫疾革泣謂李曰初與君出門時本期稍得什一今天降災斷難再起囊僅存錢十餘千煩代購薄材爲之殯殮如有餘錢乞帶付其子幸甚李揮淚應諾趙不日尋卒李以數千爲市薄材權厝義山尙餘錢六千文卽私入已橐旣歸但告趙子謂其父染疫已故柩厝某所而已越歲晝寢忽

見趙來索錢拉李至野外剥去衣服推墮河中聽其浮沈倏達彼岸忽有一長人援拯上岸以黑衫付令着之導至一處人煙輻輳過一短垣其人驀自後推之身忽傾跌拭目自視已變爲小豕聞趙子笑呼曰猪母又生子矣知身已死變畜以償夙逋頗自悔恨惟腹苦飢見羣小豕俱就母哺乳不得已亦就哺之日漸壯長年餘居然肥腩一日忽見趙子率屠人至索錢六千付其宰割急欲逃避乃屠人已出索繫縛昇置案上遂以刀拗入喉際直刺至心痛不可忍且伐毛解肉備受苦楚久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五

之肉始割盡售訖身復爲人見前長人來笑謂曰衣可見還矣便爲解衣極力禱脫左袂尙未曾褪下又驀自後推之身忽傾跌拭目自視復變爲小兒卽毛甲也惟左手宛然猪蹄比長每自顧其手念及前事而心輒惴惴也

戴明府

合肥戴子開明府謁選入都將小妻某氏暫寄居清江自攜舊僕甲乙買舟北上甲乙故各有所昵妓惓惓不能忘情知戴囊藏白金一千三百兩謀殺戴而攫其金

以充纏頭之費舟次滄州夜漏三下囑戴睡熟甲持刃入內遽剝戴首於枕未刃手顫幾難舉及乙繼進刃而殪之榜人聞聲起窺大驚欲呼甲乙遽掩其口劫之曰聲則殺汝榜人噤斷不敢復聲甲乙乃昇舩投諸河啓囊各瓜分六百金以百金並衣物犒榜人又假戴手書寄小妻某氏謂甲乙何應無狀途次業俱屏逐如來見汝切勿再留爲要既甲乙來見某氏問何不隨主人北上甲乙答稱材愧驚駭不足任主人驅策已被擯棄矣某氏以前得戴書不敢再留好言慰令俱去甲所昵妓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六

五

在清江乙所昵妓在如皋各攜金分投所歡他日乙出遊遇戴友郭君月樓詰問何不隨主人北上乙答如前謂材愧驚駭不足任主人驅策已與甲俱被擯棄矣郭領之忽聞耳畔有人言戴子開已被若曹殺了郭四顧無人大驚心知有異急拘乙付有司一訊而吐其實復遣人至清江拘甲至所供無異詞遂將甲乙同付大辟其金各存妓處分毫未用爰取以歸某氏惟戴屍已投諸河榜人尙稽誅待緝鬼如有靈知終難漏網耳

里藥卷七目次

某公子

雄黃彈

有外山王

蔣姊妹

活佛

禮部書吏

肇慶府署五異

鬼批縣尉頰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目次

庚午神誅水怪

金毛吼

蜘蛛怪

驪靛

記海鹿門別駕少時事

紀夢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里藥卷七

某公子

桐城 許奉恩 旭輝

姑蘇元妙觀內有太歲祠向供六十甲子神位士女各按生年所屬前往祈禱每歲春首祈禱愈狀香煙烟温且暮不絕秦中某公子者慧中秀外素有壁人之譽弱冠領解人皆稱其才可問鼎公子亦顧影自負以喪偶求鳳擇選甚苛會其父由侍御出任蘇松監司隨侍遊吳嘗於春日至元妙觀見一女郎靚粧嫵媠獨拜太歲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追而視之玉貌珊珊蓋天人也窺其所拜甲子計年才十七心戀神癡遂屈膝跪諸裙角拜云則拜就諦雙鈎瘦不盈握愛極忘形不覺伏軾其脛女覺身後有人回首驚見公子秋波微睨紅暈兩頰毫無怒色拜畢又頻以目視公子含笑登輿而去公子益不自持亟尾綴輿後從行二里許媼女郎下輿入室默識其地怏怏而歸自幸奇遇祕不敢遽告父母潛託心腹友就其地代訪氏族友復命謂其室主人某叟固是老儒只二子遠遊在外家並無女郎公子謂友代訪不實頗懷怨恚因自

往前地徧誦左右鄰舍所答一如友所言心甚訝之以爲白晝目所親睹豈有差舛坐是猶疑成疾鎮日忽忽若失眠食俱廢延醫診治百藥罔效友人無可如何密以致疾之繇備告其父母觀察公僅此一子素極憐愛商之夫人亟召媒妁徧爲物色佳麗意在求遂子意而速已其疾公子聞之太息謂友人曰我病殆不起矣煩代稟二老人不必妄費心力友曰然則君將奈何公子歎曰我前目明明目視既無其人非仙卽魅我魂已爲攝去行將訪彼于地下矣又何必捨却巫山而另求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岫之雲哉友曰若使巫山雲在又將如何公子點首笑曰非此不可友人知其情不可奪又以言備告其父母因共籌商折柬召某叟來從權計議少選叟至觀察公降階相迎見其白髯垂胸舉止不俗心甚異之談次公笑問叟曰尊丈宅中向日可否有妖叟拈髯笑曰老朽今年政七十矣自高曾以來居此宅者五世矣愧非高明幸免鬼瞰公何所見而有妖也觀察公不得已以公子所見告之且問尊丈可否有女叟曰老朽只有二子一子在外家惟老妻督率兒婦作事並無一女不然如

公子才望方恐繫援不得也公曰豚兒謬荷獎飾君爲一方耆宿聞見較廣意中頗有淑女堪與豚兒如匹者乎叟曰此非倉卒所可報命無已老朽有兩甥頗不惡公如不論門第或可塞責公問令親何許人也叟曰妹夫樓某攻媿的裔以名諸生會中副車無子僅生二女幼卽教其讀書妹夫去世吾妹極其珍愛欲擇快婿相依以終今兩甥長成尙稱端麗兼通翰墨里黨譽之曰前有三劉後有二樓謂其不減孝綽三妹也次甥近邁小恙長甥曾寄老朽爲女容與吾妹商之尙肯令其遠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嫁與公子差堪如匹公問知年甫十九少公子二歲大喜亟倩叟爲道地謂曾寄名君女暫請易舅爲翁卽就君宅親迎以釋窳兒之疑凡此權宜行事煩寄語令妹務求曲予成全俟結褵後再作別議無不惟命是聽叟爲人亦甚通達一一首肯而別公乃使友風示公子曰頃尊公召君前所見之室主人至幡然老叟一鄉祭酒也再三詢詰乃知渠固有愛女年已及笄才貌兩絕不肯字異地人凡有問名悉免鄰舍託詞以謝尊公再三懇求渠亦素慕君才望允締婚媾君聞之頗快意否公

子冷笑曰君休相戲天下豈有此快意事友正色申誓以明無欺公子忻然推枕起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我謂其中必有曲折今果然也但未知何日委禽友謂俟君病愈公子亟披衣起立曰煩君代稟二老我固無病友喜以語觀察亟為聘叟之長甥如議親迎成禮兩情倍極歡洽晨興女坐牀着履公子欵枕注視覺女新上鬢較初見時尤為豐豔情不自禁戲捉女足曰小生初窺雙鈎謂瘦不盈握信然女訝曰妾及笄後母教嚴不輕出門君從何處得見公子笑曰卿會打謊語小生爲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卿一病幾死卿真不知也耶女益驚曰君言妾實不解請明諭以免疑問公子笑曰卿真不知也耶遂歷歷笑述前事女聞之愀然歎曰若然是君殺吾妹矣奈何公子亟叩何故女曰君固不知叟非妾父乃舅也初舅向吾母議婚時語多顛預母殊不解以素耳君名勉强允諾不料有如許委曲公子亟問究竟何謂我殺卿妹女歎曰君固不知妾姊妹二人幼相親愛妹年十七少妾二歲嘗長枕大被擁抱而臥每談衷曲願得一可共白首者同侍巾櫛俾免骨肉乖違前妹以生辰奉母命往

禱太歲順道省視舅姪歸私謂妾言廟中見一郎君儀容蘊藉多情人也倘我姊妹得同事之平生之願足矣妾比讓癡婢休得囁語汝匆匆一面何由知其多情妹謂其人情見于面尾綴輿後直從至舅氏之門無情者能若是乎姊如不信數日必有好音妾方笑其太癡久之音問杳然吾妹失望竟至成疾眠食俱廢醫治無效其致疾之由惟妾知之不敢告母前妾嫁君時與妹作別並以好言寬慰待囑君物色其人不謂竟是老奴也然則據君所言謂非君殺吾妹而何公子聞言如夢方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醒乃歎曰今而後我知之矣大約家君恐小生疾不能起故商之阿舅換羽移宮可謂彌縫甚巧但卿年齒較所拜甲子差長面貌較初見時微豐且諦視頰無微渦不無少疑然難弟難兄亦何酷肖若此女曰妾姊妹面貌相肖多疑孿生即吾母有時亦幾誤認今既若此將焉置吾妹也公子笑揖女曰卿妹幾殺小生賴卿救之小生幾殺卿妹亦非卿不能救之二人之命生死惟卿脫卿妹不起誓不獨生卿其憐之女笑曰君亦無賴矣容徐圖之必有以報命公子笑謝之亡何女歸甯見妹

瘦如削玉不勝詫惜因私謂妹曰汝以姊夫爲何如人也妹曰不知曰汝向所謂有情之郎君卽今之所謂姊夫者是也遂備述公子所言妹聞之不禁神癡移時乃曰嘻信如姊言竊爲姊賀得人矣姊如念疇昔之願不以妹爲不肖願事姊以終身焉不然媵之可也惟姊所命女泣慰之曰妹其善保玉體姊特此歸寧正爲妹事待商之老母當無不諧妹揮淚以謝旣女見母與叙述婿家瑣事母問汝婿爲人何若女曰婿爲人溫文爾雅讀書君子也母又問其兄弟幾何女歎曰翁姑以男丁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六

同婿則情逾一子似此骨肉永得團聚較爲萬全母以爲何如母沈思良久曰汝言亦似近理未審之抱病于意云何女曰此視妹恙謂已小愈具告此意渠重同懷情亦甚樂從母曰旣兒輩樂此吾復何說但須與婿斟酌盡善稟明舅姑母使汝妹負屈納采成禮勿得草草女曰諾旣歸公子亟問所事如何女搖手曰已遭阿母譙訶事不諧矣君休妄想公子聞之悵然變色垂首潸潸欲涕女遽前以羅巾爲拭其面曰君眞志誠種也妾與君戲耳何遽若是爰爲笑述母言公子大悅起揖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七

單寡行將爲婿謀置室冀多添孫以昌大其後母聞之驚曰我固謂仕宦之家不可與爲婚姻正爲此也况男子得新棄舊大抵皆然果爾則吾兒休矣奈何女頻蹙曰兒日來亦正慮此事昨籌得一策未審母以爲然否母問如何女曰母生兒姊妹二人幼相親愛假使妹他日又適遠地姊妹作別固難爲情卽母依婿以終在此在彼究不免有所牽累兒愚以爲與其妹歸他人不如亦適兒婿一則兒婿免滋別議再則姊妹得以常聚卽生子亦無分畛域三則迎母同居婿分屬半子二女

子一女妹生三子一女公子由詞館官至少宰具表陳情姊妹皆封夫人並地封及其母云

里蔡子曰天下事有由死而復生由拙而反巧者此類是也初公子自幸奇遇及一再訪之而竟無其人方疑見神見怪病不能興以為死灰決無復然之理矣乃羣出下策權宜行事冀釋其疑是誠掩耳盜鈴不可謂不拙也迨至窮原竟委剝蕉見心始知姊妹花開天然一色於是因錯就錯卒使英皇遂願甥館借歸至是拙者反巧而死者亦因之俱生矣此事吳人多能言之每過蘭若館外史

太歲祠輒嘖嘖稱道不置云

雄黃彈

相傳雄黃得山川靈氣三千年結成圓顆光明滑澤形類彈丸俗名之曰雄黃彈氣辛且馥蚴蟬觸之輒死其大者如鷄卵小者如龍眼愈大愈可寶貴未易輕得維揚有名妓楊少女者名巽二字巽巽色藝冠其儔侶年甫及笄聲譽極隆客非具厚贄不見楚北舒生故世家子容止甚都才華豐蔚以父執某公守揚州為司書記慕姬名厚贄往見鴛鴦導至曲房令坐少待久之兩婢

扶姬出姬時小極新蓬蓬首裹青綃帕縞衣素裳絕無脩飾而黑髮白肉明眸皓齒光彩倍覺照人見生展問邦族彼此略一酬對意甚相洽日昃生欲與辭姬笑止之曰君去何太急也如不嫌舍卒主人即屈晚餐何如生喜出非望亟答曰唯唯飯畢姬命婢秉燭導生入已室室中奩具之外琴書圖畫羅列滿案生故善琴取壁間琴解囊視之朱絃玉軫裝演精潔隨手挑撥其聲清越異常姬曰君亦解此耶生曰偶爾為之此琴甚古卿從何處得來姬曰此下玉京物也嗟買出兼金購以見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七

九

貽君不見腹有款識耶生視琴腹鐫隸書四善二字下有行楷書銘曰風吹空桑水聲浪花天月明心清意涼款署乙酉春三月玉京道人九字生閱之極為稱讚謂卿蓄此必是高手請試一揮願為洗耳姬曰久未弄此今既遇賞音不敢藏拙倘有舛誤乞賜指點乃高捲翠袖輕舒玉腕為譜合歡之詞曰君何翩翩兮妾何娟娟未見兮心相憐既見兮心相歡花合歡兮並蒂長春人合歡兮如意延年皆大歡喜兮合人天適所願兮永弗諼彈畢笑曰絃澀手生君其勿哂生擊節稱妙見案

有薛濤賤走筆書一絕贈姬曰塵海茫茫幾賞音玉人為譜白頭吟多情惟有紅橋月不照吹簫照鼓琴題畢持示姬曰布鼓雷門不值一笑姬微哂曰白頭吟三字甚好未審可能成識生聽夜漏二下欲起作別姬低聲問君居停較牛竒章何如生會意曰小生有愧樊川居停憐才則較勝牛相姬面發赤笑曰果爾君何妨在此少叙生大喜遂止弗去人謂姬平日遇生客之風雅者或陪一杯或酬一畫至厚者贈一詩曾未有作歌而以琴譜之者况一見留髡尤為異數妒生者心殊不平使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十

人潛譖于太守太守笑謝之曰君休饒舌使太守公笑我生聞而喜述于姬兩人同聲稱感自是益無忌憚夙夜必借殆有終焉之志客來姬概謝不見媼以生為太守客多不敢與校亡何太守內擢京卿生戀姬不肯偕行而客囊垂罄益不能厭媼所欲平日妒生者又從而交謗于媼媼益嫌之生來嘗拒不令與姬見姬私謂生曰始君為太守客凡事得恣所欲媼嘗敢怒而不敢言今已矣平日妒君者皆欲報怨媼日來顏色君當窺之脫不早見幾且不免于禍因脫金纏臂一雙納生腕又

贈白金一錠趣令速去且曰妾年方十八君方二十有二請待君三年以補司勳之恨爾時齒各未衰為歡有日以君才華門第何患不出人頭地倘其努力進取好自為之莫怪妾此時太忍也千萬珍重自愛生泣聽姬言一語一首肯不得已揮淚而別迺將白金略償宿逋趁舟旋楚比至漢皋計距家僅百餘里以無貲買車又無僱從襍被徒行日暮失路寄宿郵亭跋涉勞頓一偃仰便已熟睡平明見巨蟒僵死身旁大驚不知何故俄頃土人畢至見生訝問姓名多有知者羣謂此蟒傷人甚多方苦無計誅除今忽就殲君身有何寶物生言無之羣不信試展其被見巾裏一物大于雞卵有識者曰此雄黃彈也君有此至寶豈不自知也耶元是姬每于暑月輒患蠱蟻有溲水藥商贈姬此物置諸枕畔凡蠱蟻及蠅蚋蟹蚤之屬果盡滅跡生無事嘗取把玩別時無意攜裹巾中因識者見問詭稱祖遺向實不知何用其人具言其實貴難得羣爭傳觀咋舌稱異爰其將死鱗剥皮剝肉刮鱗解骨共得大小珠無算其額上一珠大如湖目遂以歸生並各具酒食延生至家小住數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十一

以車送歸生至家喜老母無恙問知妻已物故不勝傷感每憶姬約誓不再娶將所贈纏臂金變易營負郭田數畝養母讀書明年一戰捷于鄉以母老不願應禮闈試又越兩年計已逾約於無人時追憶墜歡不禁潸焉出涕轉念業已爽約玉人或別有主思維展轉已折割愛會有事過洞庭猝遭暴風適巡撫某公之任楚南官艫勢在危急某公見滿湖客舟漂覆殆盡惟生舟安穩無恙異之亟命榜人儀仗其旁果亦轉危為安命材官持刺召生至叙及先世固有世誼因問生有何術令舟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三

無患生殊茫然公忽見生角巾上綴蟒珠瞪視詫曰君從何處得定風珠此誠希世之珍無怪涉險不驚也生始恍然因取以獻曰此珠先世所遺不意竟能定風公出入王命此所必需敢獻以備濟川之用聊代羔雁公大喜以生誼屬通家且共患難令夫人暨家姬妾出見並示以此珠之異乃綺羅繁列楊姬亦在其中生與姬相視錯愕不覺雙淚承睫公訝問何故兩人踞陳巔末公亟掖起掀髯笑曰數有前定老夫方愧無以報贈珠之惠請效合浦還珠用答嘉貺何如生頓首謝並叩數

定之說公謂前過揚州聞姬通翰墨以三千金為脫籍將令司內記室便禱諸露筋祠嘿問後事得第五籤云碧雲舒卷碧天晴楊柳依依送客行合浦還珠張樂地公真一笑比河清今味其詞前二句明點兩姓三句暗切洞庭四句調侃老夫謔而不虐謂非數有前定耶生亦嘖嘖稱奇公命人送生與姬過船姬衣飾值數千金盡令攜去並餽千金助粧兩人叩謝公與夫人感激涕零而別初生母聞洞庭大風多遭水厄甚切倚閭之望今見子攜佳婦歸大喜生為母備述前事乃出金益治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三

田廬且蓄僕婢居然類素封家母無事與姬圍棋或看姬作畫彈琴甚歡因謂生日前我以無人侍奉故不令汝遠離茲得汝婦事我甚孝汝如再令我藉口不肯計偕是戀汝婦即為不孝汝其奮志顯揚以慰老懷生重違母命是科捷南宮觀政吏部不數年擢正郎出守揚州板輿迎養舊地重來凡向所媒孽者悉置不校口碑藉甚姬受誥命封恭人每魚軒出昔之儔侶俱側目竊視交口稱羨生常與姬話舊事爰倩畫師寫彈珠圖以誌不忘所自一時題詠甚夥傳為美談

里蔡子曰昔牛奇章裴晉國二公憐才重義百世而下
聞其風者無不津津樂道乃舒生一生而兩遇其人可
謂盛矣彈珠圖題詠甚夥不知至今尙在人間否杜司
勳揚州夢後得此足以補恨

有外山王

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惡靖難諸忠戮及十族薄海
疑懼盜賊蜂起帝竊患之嘗密使爪士偵察四方又手
詔疆臣隨時勤撫兼施並許便宜行事其英謀睿斷多
史冊所未載兒時聞野老言帝初定鼎燕京山東巡撫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七

十四

某公入觀陸辭帝賜畫一軸某公旋任展視之見所畫
大海汪洋重巒疊嶽中有樓閣似是宮殿並無題詠款
識公朝夕思索畫意忽然有悟麾下某遊擊短小精悍
素極機警公召至屏去左右出另紙做畫一幀授之曰
此中有綠林之豪訪之最確汝其爲我生致之宜祕宜
速功成不吝厚賞不則勿歸也公令素嚴某不敢辭質
質然袖畫歸泣別妻子至登萊子身浮海聽其所之值
颶風漂舟次一山下舍舟裹餒上山欲窮其境經旬見
前山樹木陰翳中隱隱有樓閣形勢與畫略肖疾行十

餘里至其處見宮殿一所巍然類王者居門外白石鋪
地潔無纖塵壯夫百數十人超距擊刺氣象雄猛見某
叱問何來內一人曰勿多言第拘去請夫人處分遂以
索反接其手驅人四重門內繫諸檐楹某惴惴不知何
處自分身死異域卽亦不畏俄聞阿殿聲傳言夫人升
殿命將某帶進問話又人一重門見大殿左右武夫數
十人皆躬擐甲胄佩刀劍屏息侍立上坐一女子年二
十以來珠冠繡袍顏色姣豔叱問何物奸宄敢犯祕境
汝有幾首不畏死耶某伏地泣陳身係客商遭風覆舟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七

十五

無意誤犯罪該萬死女子又問那族某謂晉產女子喜
曰我亦晉產與汝有桑梓之誼合是天意命左右釋其
縛並令更衣授食在此少住俟主人翁來籌送汝歸某
頓首謝左右導至客房供給精美惟見諸人行蹤詭祕
無從詰其端緒時切憂疑吉凶不能自決一夜漏二下
將就枕忽兩婢秉燭叩門傳夫人命召某入內室見夫
人頰蹙危坐某屈膝欲拜夫人急止之並賜隅坐夫人
問曰汝知此爲何地此間主人翁爲何如人耶某對曰
不知夫人曰主人某甲固海盜之魁也此山名有外山

人民多穴居房舍甚少物產豐饒家給戶足向無統屬
主人翁近以威脅之令歲供賦稅此山縱橫四萬餘里
主人官室凡三十二處每處或歲一二至或間歲一至
主人初號有外山主近號有外山王其人孔武有力日
可行二千餘里明能察遠身不在此此間事纖末俱知
卽君此來當已備悉因問某究爲何事質言勿隱某窺
夫人意不惡遂以直告夫人歎曰我家大同城內父富
有鉅萬以春日郊遊被主人飛劫至此今年二十有七
已閱十一寒暑矣他日君歸能爲寄語父母感且沒齒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其

某起立曰倘託夫人福庇萬一生還敢不如命夫人曰
主人去此年餘嘿計且夕且至汝見時須道其實主人
尚質稍涉虛言恐察及隱情則齎粉矣切記勿忘囑畢
仍命前婢送某歸寢亡何西南風大作聞衆譁言大王
行且至矣蓋某甲製鍊甲一領能避五兵上綴鍊鈴一
百八顆名曰鍊鈴甲每披甲順風凌空行五十里卽聞
其聲使人預知有備鈴顆重一十二兩摘鈴以擊人百
步之外百不失一亦絕技也時天色微曛新月東上某
伏暗地窺之見鋪壇張幔燦列燈燭夫人華粧率衆環

臨門外但聞空際鈴聲環琅自遠漸近約二刻許一莽
男子自空而下紫面虬髯目烏喙脫去錢甲內着繡
襖襠足着吉莫鞞仗劍昂然視衆略一點首夫人率衆
環拜謹呼擁簇入門殿上鼓樂僖備肆筵設席某甲上
坐夫人踞進三爵起坐左側侍飲少選庖人進蒸豚甲
拔佩劍齶切大嚼徐問別後事夫人唯唯以對又問有
遠人來未夫人謂某月日有某至此甲笑謂我固早料
及之卽命某來問話某至但長揖不跪甲問汝居何官
某憶夫人所囑直答曰忝官遊擊殊不稱職又問汝來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其

何爲也曰巡撫某公慕大王威名欲一望見顏色故使
末將爲致殷情甲冷笑曰此燕藩之命某公焉足知我
某曰末將實奉某公令不知其他甲曰汝膽亦非小弱
居然不遠而至豈謂我劍不利耶某對曰某公將令素
嚴大王所知也明知違令死奉令而違犯虎威亦死等
死也違令其死速奉令而乞憐于大王倘憐末將之死
肯賜一行以大王神威行止可以自由某公又將奈之
何且大王若去某公方將結納之不暇豈敢有他圖哉
果爾則大王不過一舉趾而未將卽可因之不死他日

餘生皆出大王之賜矣惟大王憐之甲沈思久之曰汝且退容細思之某拜謝而出甲亦罷席越數月某見甲曾不述及前事亦不敢促迫姑耐候之一日忽聞甲大醜賓客爲某祖餞某竊自慶頃之使者來召某喜從而去見甲冠服立階某至笑執其手迎入大殿殿中凡設數十席所謂三十二夫人及部下謀士武夫濟濟畢集甲一一指道姓名某俱與爲禮中一席某坐客位甲坐主位餘席按班環坐甲飛三巨觥謂某曰今日爲君祖餞須滿引勿辭某稱謝立飲亦飛三巨觥相酬甲飲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十六

爾曹可瓜分之或入海或入山各自爲計慎勿繫念瞻顧徒自取苦也衆嘿嘿相視不置一詞俱飲不盡懽而散越日甲召某登舟並戒衆勿送比至舟中則大同之夫入在焉甲指謂某曰是與君同鄉煩爲寄語其父母好爲安置渠所攜金玉珠寶一生喫着不盡某姑漫應之問甲共有幾子甲謂諸夫人類生而不育今有娠者尙八人然我躬不閑遑恤我後君亦何必多問也某深嘆其豁達於是相與沿途共覽山川形勝甲喟然歎曰實不相欺我初據此山聞燕藩抗命屢欲興一旅之師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十九

訖乃掀髯謂衆曰我忝據此山十餘年矣本期與爾曹共圖大事今燕藩部署粗定已洞悉我底蘊我復何望茲某巡撫使某來通殷情是必燕藩之所指授已許同某一行我其不歸也矣夫人及衆聞之皆掩面而泣僉曰大王何出此言以大王神威卽永據此山亦可優遊自適何必以千金之軀遠涉險阻也甲曰我意已決業許之矣爾曹毋得多言惟與爾曹約此去如某巡撫執禮甚恭則已不然我匝月必歸再作別計或未知鹿死誰手如匝月不歸諸夫人等俱聽自便所有子女玉帛

不惟命是聽進署後某公果執禮甚恭曲盡綢繆甫匝月甲忽謂某公曰聞諸公子甚佳願請一見公即令大子出拜甲一一相之曰某清貴某方面某民社某部曹某卿貳惟四公子頭角崢嶸勛業在公之上指所佩劍曰此出自吳大帝冢中當日六劍之一所謂流星者是也當以相贈公為稱謝甲笑謂四公子曰今夜與老夫抵足如何公笑曰童子何知合當遣事長者是夕果使同寢平明甲起喚四公子曰為我謝而翁吾事畢矣拔所佩劍曰請以相贈遂自剄而死撒手以劍授公子頭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二十

雖斷而身僵立不仆四公子大駭趨以告公公喜以禮殯殮之其實入告帝大喜爵某公以國公某遊擊超擢總戎並予伯爵大同夫人以父母命歸某遊擊封夫人後四公子由詞館出入將相以征虜功封爵國公餘公子所官亦俱如甲言

里乘子曰昔永樂時魚臺妖婦唐賽兒謀逆或借其事撰女仙外史稗說謂為靖難諸臣雪憤今証以野老所言或亦有因惟某甲能知天命甘心伏劍使一切篝火狐鳴妄希非分者觀之亦可爽然自失矣

蔣柿姑

蔣柿姑楚北士人女也幼失怙恃育於孀嬸年及笄美而慧以針黹佐嬸食用相依為命嬸有子椒哥少柿姑三歲從塾師讀晚歸柿姑必課其口所業若何意藉自求識字也久之竟能粗通文理嬸益愛之媒妁議婚高低多不就里有某公子素漁於色偶見柿姑貌豔之冒託仄葛親時來相挑柿姑窺其意恒避不與相見某計貧士女當可以利誘媾嬸他出特華服而往柿姑見某來遽問其戶某脫纏臂金自窗擲謂柿姑曰卿視此物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二十一

好否柿姑大怒擲還罵曰汝卿誰誰是汝卿汝以此為好物盍將去獻汝母固不失為孝不則給汝姊若妹似此醜觀物休污我肉也某知不可犯拾取銜恨而去嬸歸柿姑且哭且訴嬸性最烈眾所敬畏詰朝登某之門聲其罪而痛數之某匿不敢出隣里再三緩頰乃已某羞且忿從此絕跡嬸有兒子幸生少孤母課之讀書十六歲母歿遂廢讀成人後意氣軒昂性黠而介家徒四壁自命甚高嘗道拾遺金坐待其人而歸之聞者多哂其癡會歲暮有同學友鬻業於隣翁浼生居間書券翁

酬白金一流以資潤筆友固與生善又舅贈白金一流生得金徒製袍服竟體華美獻歲詣媼叩賀媼訝曰幾時不見何一旦光采若此得勿發義財耶蓋楚人謂掘窖爲發義財也生微笑漫應之媼益疑爲真固詰不已生無奈何曰何必窮究後自知之媼曰是矣愈祕之愈久昌也蓋楚人每掘窖雖親友皆祕不肯告向有祕一年富萬千祕一代富萬載之說故媼云然也夜間媼悄告柿姑幸生大發義財且祕不肯語我此事愈祕愈能久昌我亦不便窮究惟渠年少難保不無浪費我見汝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三

日長尙未字人時切憂慮汝如肯嫁渠佐治生產一舉而兩善皆備汝意云何姊姑面頰不語媼又詰之良久答曰如大人審得良確兒無不惟命是聽媼喜曰我審之極確復何多疑越日以告幸生命卽請冰速爲訂盟幸生辭曰此兒一生大事家本寒素何敢孟浪媼笑曰汝休狡獪吾意已決此後一切禮節仍舊從儉吾不汝苛也生迫於媼命尋遣媒草草委禽親迎而歸柿姑至生家見室罄蕭條別無長物偶叩生是否真發義財生但笑而不言柿姑歎曰貧富命也妾亦不怨男兒不讀

書究無長進君果肯下帷妾判勞十指亦不至凍餒君願之否生笑曰讀書是小生分內事有何不願但累卿十指於心良不忍卿無憂小生自有治生法也柿姑以生言殊涉恍惚恚曰若是君果發有義財祕他人何亦祕妻耶生笑曰至時自當相告他日生出柿姑見後有小院蓬蒿滿徑試徧鋤之果於墻角見甕口再發之白鏹纍纍然大喜仍覆以土越日生有急將質物柿姑笑曰君休矣明明有財不用而質物甯非慎耶生聞而驚既而曰汝何知我有財耶柿姑笑曰汝祕不肯告我而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三

謂我終不知耶迺笑攜鋤攀生裾至墻角掘之甕口畢露白鏹充牣指讓生曰此何物也而謂我不知耶生大喜乃詭答曰既卿知之亦復何祕然置此終非長策不如運而藏之爲是柿姑笑曰然兩人竟夜運取共計五千金有奇柿姑謂得財但祕而不用是守財奴也復何益哉乃漸出金置備產業不數年良田夏屋居然素封矣初某公子爲柿姑所侮心時銜恨既聞嫁生且暴發義財益羨且妒爰賄劇盜指生爲窩藏以圖雪憤時生果遵妻教讀書已入邑庠柿姑以秋闈伊邇督政舉業

甚嚴忽蒼頭喘汗來言有縣役持簽到門謂主人窩藏劇盜立提候訊生聞面色沮喪柿姑讓之日君豈真窩藏者耶何懦怯之甚也生日奈何柿姑曰妾思此必仇人所嫉斷非畏避可以了事君第挺身赴公堂侃侃辨論堂上官未必果不分皂白萬一憤憤誰良誰莠鄉里自有公論妾當鳴嗽紳衿同上公詞辨冤如一畏避則假反成真轉為仇人所笑也生聞膽氣頓壯立願赴邑辨白柿姑乃自見來役命之曰我家官人在家讀書素安分守法今為仇人所嫉橫被盜誣既蒙邑宰提訊理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三

台前去辨白今將官人交汝好為照拂大錢十千聊備不腆俟無事回家當另犒賞如妄恣魚肉九閩雖遙勿謂我女流不能披髮上門也初縣役所望甚奢今見柿姑容光照人且復語言剛決料非善弱只得唯唯聽命生既至縣暫寄囹圄邑宰並不訊問柿姑不時使人探視待至十日更不能耐乃折柬徧招紳衿肆筵設席席罷柿姑於屏後白所求眾人彼此相視默無一語柿姑知眾無能為助不禁浩然長歎含淚歸房乃自走筆具詞為夫辨冤翌晨遣僕質呈邑宰中有聯云將錯就錯

參乎幾誤殺人以訛傳訛回也豈真霸產宰見詞嘆賞立提生面訊既問汝同鄉有蔣九成上舍曾識其人否生叩首對曰蔣上舍即生外舅宰改容起立日上舍固吾師也然則汝妻即上舍之女無怪立言得體也遂以柿姑所上之詞付生閱之即日出生於獄邑宰某公固長白人父官都統柿姑之父少以諸生納粟太學應試京兆都統延課其子即某公也今由筆政授邑宰矣柿姑襁褓失父九歲失母兒時彷彿聞母言汝父曾在京授徒而不知即公也生歸述公語柿姑大喜屬生衣冠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三

往謝公於師誼最為惓惓越日枉駕答拜並請見柿姑問師身後事甚詳聞柿姑終鮮兄弟不勝嘆息並遺以錦段筆硯等物臨行柿姐謝且請曰寒家賴公袒蔭幸免覆盆顧平日與盜無仇是必有人指使尙求研究昭晰幸甚公點首笑諾歸署果提盜研訊初不肯吐榜之乃供稱為某公子所嫉公怒飛簽提究某大懼詣生謝過並求關白願以千金為壽生辭曰窩藏劇盜罪名匪輕誣人者應自坐之復有何說某益懼漸增至三千金生入以問柿姑柿姑笑曰破慳囊助君膏火計亦得質

告公當無不諾且冤宜解不宜結怨者以德遇之善莫大焉顧小人多反覆必先令彼輸金而後為道地乃萬全也生日善出以告某大喜稱謝即日果輦金以獻生詣公備告所以公喜諾曰我方為君籌膏火資而苦無法若此甚善某幸免究深感生德前隙盡捐自是公常召生至署論文夫人亦時與柿姑來往公嘗問柿姑賢妹前詞謂回也霸產典出何書柿姑掩口笑曰妹子儉腹荒疎以參乎殺人無對因憶聊齋誌異載有原壤控顏回一事姑戲拈湊塞責原屬一時急就既擬用拾塵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五

故事將霸產改盜食二字以業已繕好懶再塗鴉果為大方家所笑公贊曰誌異雖小說將來必傳足見賢妹無書不闢霸產二字較盜食為新鮮不改何害柿姑感嬌教養迎其母子同居後生成進士官部曹椒哥領鄉薦官中翰公由邑宰洊擢楚撫彼此以通家之誼休戚常相關焉

里乘子曰幸生待還遺金柿姑擲還纏臂金一介一貞的是天生嘉耦義財必待柿姑掘發天賞生之介實天賞女之貞也或謂嬌為幸生所愚不知生初固無愚嬌

之心而嬌忽啟疑團迫成夫婦者亦天使之愚也顧生聞嬌窮問但含糊不辨是非即此足見其黠固無足怪惟睹柿姑掘財猶詭答不肯質言則黠而近於詐矣吾無取焉若柿姑天性英爽觀其斥責某公子與面命邑役之言何等光明磊落而破慳囊以助膏火怨者以德遇之立論尤為諦當真非尋常男子所能及所謂健婦持門戶終勝一丈夫者非耶得婦若此即不掘義財吾決其家道之必昌也彼公子圖人幾反自坐輪金獲免猶屬幸事甌人轉以福人射影含沙徒勞心計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五

純袴少年當奉為殷鑒至邑宰某公惓惓不忘師誼存心甚厚其適然來宰斯土意者亦彼蒼預為位置歎不然何其巧也柿姑之父名韶華生姓名則予忘之矣

活佛

江南某生客遊檣舟江滸登岸獨自遊覽信步至一蘭若聞其無人見內殿壁板所畫山水人物甚工以手摩挲不覺巧觸其機壁上門忽洞開內有婦女數輩正與髡奴擲倒為戲瞥見生叱問何人生大駭急趨而出僧徒三五人躡跡馳追將生挽回生泣哀之曰乞師慈悲

怨我無知誓不饒舌僧眾叱曰汝自尋死地尙望生耶一僧曰搯之便一僧曰搯之不如烹之較易滅跡生聞而驚殼料不能脫再三哀之曰小生冒犯自知無再生理求師慈悲賜全要領其功德勝於浮屠合尖矣一僧曰我佛慈悲姑念無知其言也哀將來送活佛生天我輩可藉漁利較爲得計僉曰善遂將生髮剃淨幽諸密室飲以瘡藥日給淡食不入粒鹽百日肌膚肥白如瓠且腰脚柔輒不能行立乃於郊外架木爲高臺謂某日活佛肉身跌坐臺上涅槃示寂藉火化以生天舉國男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六

睹此益信亟遣幹役馳白主僧曰邑侯聞活佛生天歡喜無量親來拈香諭眾暫緩舉火僧眾素知公威嚴不敢有違亟含笑答曰邑主肯賜降臨爲我佛之光僧等曷勝榮幸理合敬候公亟反署盛設儀仗而至僧眾合掌前迎公問活佛何在主僧笑指臺上謂跌坐者卽是活佛並詳述其平日清修高行公嘖嘖稱嘆謂今日天刑活佛生天恐未能遽登極樂之界暫請改期何如主僧答稱此活佛自訂日期未便擅改公笑曰活佛未曾留意憲書下官忝主一邑合爲改正明日天赦生天最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五

婦聞之扶老攜幼不遠而來皆香花頂禮瞻拜祈禱一唱百和舞蹈若狂郊外距邑城密邇邑令某公健吏也耳其事率幹役數人微服自往謁察見臺高丈餘一僧戴毘盧帽面白皙如滿月身被五色袈裟趺足坐榻上閉目淚潄潄下如雨臺下僧眾百數十人各執魚鈸鼓磬笙簫琴阮旌幡羽蓋循環旋繞喃喃唸經禮懺眾男女從其後同宣佛號一體膜拜臺前後左右置薪芻間雜旃檀紙帛高等邱陵待時至舉火送活佛生天公謂活佛生天復何流淚豈尙有塵緣難割耶初固疑其妄

許擅離又密牒騎尉督營卒多人乘僧等出後園寺窮
搜果獲婦女數人所藏金珠衣物甚富公至臺下僧眾
請迎活佛公笑曰活佛有命請主僧替代生天主僧大
懼跪稱知罪求宥公叱左右將主僧縛擲臺上又指主
謀助虐數人謂當追配亦命同縛擲臺上叱令舉火火
烈風猛一轉瞬俱成灰燼僧眾環視面如死灰觀者聞
知其事同聲稱快公命將餘僧管責諭令蓄髮歸農其
婦女各歸親屬乃將寺改爲義塾卽變易其金珠衣物
以資膏火云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三

里乘子曰髡奴託名三寶無惡不作茲以人命漁利愈
出愈奇邑令某公請君入甕以其道還治其人較西門
令鄴更爲稱快傳者逸其姓名惜哉

禮部書吏

明萬曆時禮部書吏某窮乏無以自存時值歲暮益難
爲計聞術人李實中精星命特袖例金往求推算李細
玩命賤嘆曰論尊造乃鉅富之命奈終身無一佳運殊
屬可惜某請其說李曰命由舟也運由風也雖有巨艘
不遇順風亦惟有膠擱淺渚聽其腐朽焉而已何足貴

里乘 卷七

哉某聞李言嗒然若失久之復請於李曰據先生言鉅
富非所敢望尙求細推未審得免餓填溝壑否李又爲
掐指輪算忽詫曰奇哉奇哉尊造以演禽之法測之明
年五月五日午時當有昂日鷄到宮昂宿在十二地支
屬酉酉內藏金星透露主有意外機緣雖鉅富可唾
手而得此巨艘遇風時也君其識之過此以往則非鄙
人所敢知矣某不敢再贖酬以例金李却之曰此彘豕
者暫存尊處俟所言果驗當以千金酬我可也李笑曰
諾旣歸憶李所言疑信參半迺瞬屆端陽落莫較常尤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三

甚故事每節必留一人在部聽差其儕知某避債難以
歸家因共贖錢三百餽某聊賞肴酒在部伺應某乃沽
酒一瓶置書架上又出刀撻切羊脯將備賞午忽書架
上兩鼠相鬪將酒瓶觸翻墮地碎然一聲已成粉碎某
停刀瞪視頓憶術士所言不禁喟然長嘆曰承諸君高
義瓶酒且不能享尙何望意外機緣哉比視架上簿牘
已被酒漬濕恐係要件急取緝閱乃三年前琉球國冊
立世子表也以例表無甚關緊其心始定因將瓶瓦拾
拋院中又取濕表將就日中曝之甫一掉頭忽門外一

三二五

人迎面而來揖問某曰此是禮部有書吏先生在此否某觀其人係琉球國衣冠嘿自驚訝即拱手答曰小人便是書吏未審有何見教其人笑曰下官乃琉球國使臣也今爲冊立世子一事特求幹旋望勿見拒某問如何使臣四顧無人乃謂某曰三年前冊立世子曾進表大國不謂世子荒淫無道頓失國人之望頃我王與大臣會議將廢而改立以前已進表不敢擅專今特謀諸先生如將前表抽還俟改立既定再行進表泯去廢立之跡較爲得體如事幸成不吝重謝某聞使臣言故爲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三

沈吟良久乃答曰事關廢立非同恒泛不敢輕諾然必以慎密爲要倘一泄漏爲害非淺此地耳目甚多不便商議請約定翌辰於前門外酒館報命何如使臣笑曰君言甚善謹遵所約萬勿失信幸甚某送使臣去後試測日影恰是卓午自知術士之言有驗翌辰前往酒館使臣已在此久待見某至含笑相迎曰先生來何遲也某笑曰非敢來遲但爲君故費煞經營昨訪知此表爲百僂某甲所藏某甲爲人猾而貪不足與謀已施小策府此表賺出一俟到手即行奉獻未審事成何可以稿

小人也使臣笑曰如果事成以三十萬金相酬何如某曰三十萬金原不爲非惟賀貴國廢闢立賢兆民是賴小人不爲無功敢請少益使臣笑伸五指謂曰君言是也事成請以五十萬金爲先生壽先生好爲圖之愈速愈妙某笑曰諾遂訂三日獻表兌銀果唾手而得鉅富其僂竟無一人預知其事者某尋罷役歸鄉潤屋買田以財雄一方迺延術士於家以于金酬之

肇慶府署五異

廣東肇慶府署中異事有五一署有金甌二十四方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三

各十餘斤其色黝然而光完好無少缺損或攜以爰几榻或疊以度付物均可倘欲竊而藏之則頭立痛寒熱交作送還即瘥一署後有枯樹一株枝幹杪禿無片葉不知何代物也土人言是張四姐搖錢樹每新太守至必具衣冠拜之否則不吉一署堂皇前有破甕大容數石傳爲鎮妖之物新太守至亦必拜之一署內有空屋一椽封鏽甚嚴相傳宋時包孝肅守肇慶日理陽事夜理陰事此名覆陰堂其理陰事處也太守來者尤不敢不拜一堂皇有古井上覆以石言是孝肅治水怪於

其下人不敢啟視舊有包收陸放馬成潮之謠自來太守無姓陸與馬者聞曾有陸姓捧檄來守此土郡人大懼紳耆聯名哀稟于上官尋將陸太守調任他郡否則一郡陸沈矣此袁竹畦參軍起爲予言者其叔祖香亭先生曾守肇慶故知之最詳

鬼批縣尉頰

茹古香尙書蔡未達時暑夜偕同學友三人在城外大橋避熱三人者後一爲方伯一爲太守其一則爲縣尉也其時皆布衣同至橋上見石欄杆上坐一女子月色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七

雷

昏黃面目不甚可辨意其亦爲避熱來者諸公藉地而坐上下千古縱談甚歡少焉月至中天較前皎潔照見女子面色慘淡羣疑非人少年選事因議分立橋四隅阻其去路得以觀其變相藉博一笑夜色將闌女子果起身在橋上兩頭蹀躞苦不得去既而鷄聲亂啼女意益急忽騰身起以掌批縣尉頰罵曰汝不過一縣尉耳亦欲與阿娘作梗耶其人畧一側身女子歘已不見此周涑人刺史言者古香尙書其同鄉先達也

里乘子曰鬼能預知人爵秩犬奇豈以諸公之中能察

尉官階較卑氣焰亦較殺擇其可欺者而欺之耶吁鬼之擲揄亦何虐哉

庚午神誅水怪

周涑人刺史又言某年暑月湖北木商運筏至九江關忽江中一爪大于箕振其筏不能行後筏來者愈多遂將江路梗塞或謂木商是必獲罪江神宜以少牢祀之商從其言刑牲釁血醴酒祭禱爪卒不釋或又謂是必筏藏有妖商不得已折筏去木甫六層見中藏一蜴蜥長五尺許躍入江中爪歘不見俄刻波浪大作風雨雷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七

雷

電併至怒濤掀簸聲如萬馬奔騰震耳駭心舟人無不戰慄失色忽霹靂一聲一物死江干形類蜴蜥長丈餘其腹中裂有篆書十一字云水怪爲害帝命庚午神誅之

金毛吼

周涑人刺史又言道光初年江蘇崇明縣鄉村秋穫後地中無故火起延燒人家甚衆其處舊有古塚一日風雨驟至一物至塚中出形如狻猊竟體皆火所過草木盡灰空中數龍下與物鬪雷電隨之且鬪且走入海而

去海水為之沸騰經日始定或曰其物即金毛吼也

蜘蛛怪

海州海中有母子二蜘蛛母大於箕子大於釜濱海居民皆見之嘗秋日禾黍登場積草隆然如山小蛛戲以齧吹之堆草亂飛俄頃盡淨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暴雨如注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海濱居民見大蛛起懸空中五龍環繞蛛故縮其足伺龍將及身足怒伸如勁弓反弛龍即四散蛛又縮足龍來又如前怒伸卒不能近其身蛛又吐絲縛龍爪膠不能開賴火龍來然其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三

絲爪乃不為所縛相鬪逾時仍入海而不翌日人拾所火斷絲粗干臂或盈丈或盈尺兩健兒按兩端而力挽之竟不能斷

驪鬚卿

方伯融公子燕昭言粵有驪鬚卿者明中葉時於羅浮出家學道今四百八十六歲其子孫甚蕃衍嘗至羅浮叩請其祖回家一省祠宇鬚卿初不許求之至再乃首肯遂以肩輿昇至宗祠約炊許即欲還山子孫環拜請曰老祖宗既歸何不少留鬚卿讓之曰此間塵俗氣太

重那可久住子孫不得已又命肩輿送其還山行過市廛人多見之其身長如十三四歲童子白髯垂胸爪長數尺甫出城昇者覺肩上漸行漸輕察之身漸縮小未幾纒如初墮地之嬰尋燼不見與中僅存瑪瑙煙瓶一具以獻其子孫寶之以為宗器

記海鹿門別駕少時事

海保字鹿門裔出自襄陽孟氏先世忠毅公喬芳以從龍勲隸旗籍累代有顯宦君幼侍尊人宦遊三吳容止玉立風神愴定讀書過目輒了了弱冠從李申者先生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三

兆洛遊極愛賞之兼精騎射擊刺拳勇超距諸藝性喜任俠負氣好義見不平事不惜以身殉之姑蘇元妙觀者一郡遊觀之藪也七女日集恒萬人無賴惡少見遊女少具姿首必環而尾之甚至一人唱呵萬聲響應四方攢畏將隻身婦女迫困重圍恣意戲侮手摩足弄無所不至既將巾履簪珥分劫鐫去名曰打圈在婦女之寡廉鮮恥者不以為辱反以為榮以為必已之色貌過人方應斯選且常誇述於人自鳴得意而少知自愛者不幸遇此亦不免羞憤欲絕緣陋俗相沿既久浸習成

風都人士視爲慣常恬不爲怪是以薦紳閭閻有事至觀祈禱必乘肩輿從健僕左右護持之非示夸也實畏打圈耳君少時嘗同人球一雛女得免打圈之辱其事甚快意故爲誌之先是女郎偕一童遊觀中猝遇衆無賴窺其意不善亟攜童踉蹌反走奈衆麤縵要遮女東亦東女西亦西評頭論足肆口穢詆涎視耽耽不少寬縱愈逼愈緊醜態百出女郎不堪其黷宛轉嬌羞氣急敗壞倉皇四顧正無計得以幸脫適君同人至此目擊其狀義氣填膺忿焰莫遏慨然謂同人曰承平世宙豈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五

有人家弱息而聽強暴公然肆虐於光天化日之下我輩不救護誰救護者諸君其謂之何倘激於義憤惠然禦務抑暴扶良僕不敏願助一臂同人笑曰君又選事也耶人家兒女何預卿事君白眼爭曰誰家無兒女奈何受狂且窘辱若此諸君既忍心袖手不肯向前僕當獨身任之言訖攘臂躍入人叢橫身要截厲聲叱曰止鼠子不得無禮衆無賴正猖狂暢意聞君言怒答曰吾儕逢場作劇若何人敢敗乃公事彼此硬語抵牾一人遽前以掌摑君面君尙身疾出腋下反掌搏其背復

以趾踐之顛一人踵而前又顛之連踏四五人餘乃不敢繼進始紛紛鳥獸散女郎之圍以解於時旁觀如堵墻初以君文弱鹵莽恐難撓衆鋒今幸君勝歡聲雷動咸色喜耳語竊謂何處少年重義氣作此快舉嘖嘖稱道不置同人從而慮之曰君但快心於一時懋建義舉然羣兒潰竄怒形於色必號召以圖報復倘衆寡不敵奈何君曰實偏處此詎容中餒惟今之計爲德不可不卒請與諸君約毋短氣毋貳心當同衛送兩小歸縱與若曹遇共擊無不利僉曰諾蓋君所同來五人皆好身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五

手中有陳叟者素號萬人敵年近七十精神矍鑠猶能手格虎豹餘四人亦各矯捷有膽畧因詢知兩小固同懷姊弟女郎年才及笄含睇睇意甚德君告明居址君領兩人作前導女郎姊弟居中陳叟幸兩人殿後行至飲馬橋衆無賴果召集百數十人執梃當路決背向君欲得而甘心焉陳叟須髯怒張大聲囑君與四人第擁其姊弟從間道急行勿却顧若曹來有老夫在當以老拳飽之君既送女郎至家其父母密悉末感涕稱謝款洽甚殷然多遽間兩忘問姓氏至今君不知其父

母為某某其父母究亦終不知君為何許人也眾無賴見君等護送女郎去且速又以陳叟獨作後勁咄咄逼人料非恒流氣為之奪竟不敢犯君嘗笑謂人曰是役也固兒時選事但其時亦恃有陳叟在吾故敢向前假令爾時吾亦袖手則陳叟不肯為力女郎危矣其少時負氣好義類如此

里乘子曰君從李申耆先生遊肆力於詩古文詞向同在高瀆營次相得甚歡丁巳冬君攝事巴城予特造訪時當歲暮風雪淒然封篆無事君素嗜酒命童燃爐燒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七

燭手巨觥撚髭縱談往事精悍之色猶見眉宇今澗別且有十餘年矣每一憶及之殊令人神往於蘇長公遇方山子時也

紀夢

道光乙巳夏大興朱子澤刺史甘霖攝靈璧縣事遇于皖城執手喜曰頃將之任靈璧考邑志其地實核下舊壤故有虞姬墓歲久蕪圯將事修治碑文非燕許不辦請以屬予予再逕而後諾爰為駢文一首郵寄刺史勒諸貞珉雖一時盛誇人口然侏青儂白體製較卑尋亦

不復記憶越明年丙午自金陵秋試歸阻風烏江時當八月下弦孤篷岑寂愚窗露眺涼風浣襟殘月窺懷江天一色盪滌塵慮心暢神逸儼然欲寐忽見一古裝美人嫵姪登舟容采照耀後侍兩婢亦復嫵美予愕胎避席不知所措美人乃前飲祗曰妾與先生固有文字因緣故涉嫌就教休得驚怪予亟答拜曰一介鯁生伏處窮巷不省何處得侍夫人所謂文字因緣備嘗莫解請明諭其旨以開愚竇美人笑曰妾乃西楚虞姬是也前朱使君澤及枯骨知碑文出自椽筆崇論偉議使妾讀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七

之千年幽憤頓為一泄昨同戚妹往東海壽上元夫人過我王府宮順道一訊起居將歸瑤池稔知君舟楫此特詣謝鉅製耳予愾然遜曰仙姬貞情烈魄愧咫尺聞膚見不能掄揚萬一辱珪齒頰反增汗顏姬曰先生勿過搗謙文信必傳但承褒譽過情未免感極生愧妾尤喜叙次論斷多與當年情事符合方恨與君風馬懸隔晤言無自今亦既遵止良夜正長願畧將梗端為先生道之可乎予曰幸甚爰敬展茵榻肅姬上坐再三固讓乃抗禮就席叩以當年情事姬蹙然曰君所論楚漢之仁

暴強弱毫釐不謬龍門作史書以本紀具有深心惜我
王婦人之仁猶豫寡斷當日若聽妾言季何能爲予曰
奈何姬曰君固不知鴻門之計妾所與謀不圖范玦空
舉莊劍無用既縱季去亞父甚急趣妾力爭於王且
援吳越已事相况謂勾踐一去夫差恐終不免王故不
樂妾干預軍政比聞妾言怒視叱曰誰喉而言而婦人
焉知大事君文所謂鴻門之計不行烏江之禍已伏恰
中當時窾要使妾至今思之猶有遺憾予曰垓下之戰
何遽一敗塗地乃爾仙姬當日身處其境其何以堪姬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喟然嘆曰君言及此祇令人悲彼日漢兵匝薄暮小
雨黑雲如磐妾侍王帳中方計秣馬厲兵決一死戰夜
分忽聞楚歌四起王拊髀垂涕願謂妾曰大事去矣卿
將若何孤悔不聽卿言致有今日妾泣慰王曰王但自
愛速自爲計妾荷王厚遇自有以報幸勿以妾爲念王
聞妾言益悲不自勝乃作垓下之歌泣以付妾妾知王
意有所授遂勉和其歌擊所佩之劍自剄於王前以明
無貳姬語至此珠淚猶盈盈承睫不勝悲哽予亦爲之
欷歔但見一侍者出淡紅綃帕前爲拭淚一侍者執碧

霞唾盃前承其唾予勸慰曰仙姬久歸仙籍與念往事
只合當作他人成敗聊供判論慎勿過事傷感有損玉
抱况當日青鋒決絕大節矚然較息媿西施等輩轉眼
憐人其薰猶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哉姬歎息謝曰此是
先生藻獎然若曹所爲妾實羞之寧死不願效也予曰
不揣再有所請未審仙姬當日毅然死別後事猶能知
悉否姬曰妾身雖死魂固在王左右王見妾已死號慟
失聲恐人貽藉妾屍命軍校裹以氈旃昇瘞淺土王乃
獨騎決圍而走予曰王所乘驢馬究竟何若姬曰驢乃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神驥日行千里先三日前蹄忽蹇王恨以爲不祥後所
乘似驢而實非此亦天意倘驢足不蹇其涉水如平地
何至及烏江之難王歌所謂時不利兮驢不逝正謂此
也予曰王歌激昂慷慨仙姬和章必能相敵今所傳五
言恐是雁鼎姬曰妾歌倉卒失傳正幸藉以藏拙乃村
儒必欲代彰其醜妾爲擬作不知妾歌雖屬急就固非
五言究亦不足溷大雅之聽予堅請賜教姬乃誦曰愁
雲亂墨兮風聲悲楚歌四合兮中心淒擊王衣兮前致
詞大事已矣兮妾將安歸妾安歸兮事已矣願王保重

兮妾爲王死誦畢歎曰巴里卑音聊抒哀緒君其勿陋
子側聆嘿識深爲歎服二侍者便趨姬行云恐戚妹久
待姬曰先生非外人其覲匪易况夜尙未闌何妨小坐
子叩七妹爲誰姬曰戚妹乃戚夫人固非七妹子曰何
不偕來曰以君文譏爲人疑故羞與相見子曰此乃呂
后悍妒所致史臣筆之於書並非小生唐突姬曰固然
但渠素腴弱妾亦不得相強予曰仙姬何獨與彼同行
姬曰妾前身本王母第九女渠乃阿母侍兒既先後同
嬰塵網各歷一番苦趣再返天曹遂畧除前分齒以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妹予曰仙姬此後會再謫人世否曰上帝念妾無辜應
得爲后以贖前恨曾一降世子問何朝曰在唐問爲誰
后姬羞不答堅叩之乃答曰武后子驟然曰武后生平
所爲類仙姬判若兩人曾自知否姬歎曰輒塵一踏本
性便迷後果前因茫無省憶予曰今天曹尙別有一武
后否姬曰有之替換託生各爲爾我譬如樹之分植一
樹可分數樹一身亦可分數身卽妾而論妾自一人阿
母之九女又自一人武后又自一人顧各具一形卽各
賦一性亦由一樹所分枝葉疎密斜整終各不同耳予

爲首肯因笑問曰武后爲人不類仙姬却畧似呂后未
審仙姬在日曾與呂后相見否姬笑曰豈惟相見渠嘗
留我王後宮樂不思漢妾鄙其爲人勸王縱之予笑曰
得毋樛木盛德有所難容姬曰非也妾固能容渠渠反
不能容妾也予曰身後曾受赤眉之辱信有之否姬曰
此事固不足信渠歿時齒已頽衰距新莽二百餘年縱
使朽骨如生亦非詔妙賊雖淫暴夫復何圖言者後人
恨其所爲造作此言以快道路傳聞之口未可知也但
君文感歎漢事一段可謂才人之筆面面俱到妾每循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誦及此輒復破涕爲笑予謝不敢因叩項王爲人何若
姬曰平居燕私雅容退讓有類友士一着甲冑便赳赳
可畏又問今王與仙姬皆返仙班偶一晤對尙憶及夙
昔兒女之私否姬面發赤曰蛻脫人寰孽緣盡割偶一
晤對儼見大寶尙少步妄想一經上帝覺察又不知譴
謫墮落幾重塵劫矣予深悔失言因又問仙姬佳城果
否有定遠葬首之說姬曰否否王初瘞妾之地妾兄田
安實知之漢兵去後卽爲遷葬今處其時有一侍兒亦
死塚下之難覓微肖妾或誤爲妾首持以獻予卽今定

遠所葬者是也重以後人好爲傳會亦何足怪姬詞鋒
書誓子甚心折方欲再有所叩忽聽村鷄遙唱侍兒又
前相趨姬乃興辭曰本願稍憩藉整積愆緣人天境隔
且有戚妹相待未便久稽爰解珮玉一方持謂予曰此
妾在日極所玩弄珮諸窮袴葬時幸未遺失今以貽先
生聊作潤筆先生珍重言訖率婢珊珊凌空而去予木
立神馳正深悵怛忽聞榜人相呼解纜遽然驚寤知爲
隱几而夢然殘燈明滅薌澤猶存果於桃旁檢得一玉
長二寸寬一寸有半厚盈二米其色堅潤潔白上饒藻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四

火粉米等形精緻絕倫的是漢物不知來自何處洵可
寶也急援筆記之以誌夢中文字緣也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靈壁之南垓下之舊址也其東則虞姬之墓在焉嗚
呼煙銷白骨古戰場鬼哭時聞露晞黃腸幸從人魂
歸何處茫茫千載纍纍一壞尋廢壘之存亡慟前朝
之成敗重瞳休矣大王行婦人之仁執手卷然賤妾
賈英雄之恨與念及此能不悲哉測者勝履倡亂餘
耳景從竿木曰兵鋒鋌競熾言始恭謹未分項暴劉

仁意烏粹嗟方謂楚強漢弱試逐中原之鹿可奏膚
功恐誅當道之蛇轉爲嚙語而乃義未分於組上劍
空舞於筵前一着棋輸六州錯鑄經戰陣者七十敗
北如斯矢子弟者八千引東何忍人心既畔天命有
歸蓋鴻門之計不行則烏江之禍已伏當其漢軍僞
遊楚唱憤惶慨赤手兮難支喚紅顏兮無俚森嚴刁
斗吾未如何顛頽胭脂誰能遣此引杯看劍揮涕牽
衣聽震耳之鼓聲慘斷腸於兒女拔山力竭徒嗟駢
足難前畧地聲哀贏得蛾眉先殉噫嘻可謂難矣彼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四

夫勾踐既報夫差西施轉歸范蠡反顏事虜伊獨何
人向使姬以桃花命薄逐水東西柳絮身輕隨風來
去則息媿嫁楚縱令生子不言甄后歸曹未免有人
平視而乃飲刃計決匪石心堅拚一死所以報恩庶
千秋斯無遺憾原情畧跡在天可配英皇國破家亡
入地不同褒如君子謂姬貞而有操烈而不汚諒哉
嗟乎金刀運盡玉匣尸寒王業同霸氣俱銷尺地與
一民安在嗚呼人孺生罹熏耳之灾呂號野鷄死受
赤眉之辱以視姬之就義凜凜伸志昭昭完大節於

生前留清名於歿後者其得失為如何耶或謂定遠之南亦有姬墓彼葬其首此葬其身花歌草舞傳會
有之頭岱腹嵩荒唐頗甚聞嘗考其圖史按其山川知倉皇遇敵之時正宛轉捐生之處金鈿委地指故
壤之未湮紫玉成煙信佳城之不遠竊恐星霜屢易瓦礫交叢石髮既滋溪毛莫薦耳今令尹大興朱公
憑甲芳徽主持韻事披榛掃徑伐石堅塋酌旨酒以招魂徵新詩而表烈不使阿環羅襪獲見人間庶幾
玉奴金釵永藏地下江山無恙風月自佳茂草徧鋤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

吳

野花如繡香埋淨土青塚則怨異明如墨灑新碑黃絹則詞慚幼婦

舒伯魯郎中壽評云偶效南朝徐庾體娓娓可誦至贊姬好處原是平心之論虞兮有知當感泣地下為君一作楚舞也

王研雲學博寶仁評云筆意大似陳伽陵而排偶之中暢發議論又伽陵所不及

里乘卷八目次

小衛玠

婉姑

某氏子

媚蕪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守貞

袞殼龜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次目

某令

孫明府

倪公春岩

張船山先生訛盜

張靜出觀察折獄



里乘卷八

桐城 許奉恩 劇坪

小衛玠

山石衛生世家子也兒時穎悟過人温其如玉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而試賞其文以為神童拔冠一軍且謂其學校官曰此小衛玠也異日當清貴可善視之由是小衛玠之名噪於一巖遐邇皆傾慕之願妻以女生益自負擇配殊不肯草草顧幼失恃怙而家甚寒年將弱冠迷好尙虛生攻苦彌篤自以為青紫唾手可蘭若館外

得但有千鍾粟何患無顏如玉也邑鄙翁者家稱素封有女珊瑚年及笄美而慧女紅之餘酷嗜翰墨翁與人酬應書札類皆倩女代筆翁益愛憐之嘗誇謂戚黨曰我家有場眉才子若開闢科何患不狀元及第耶坐是遴選東牀頗難如願一日珊瑚與嫂五臺禮佛歸途中適與生遇珊瑚秋波頻睨情殊惓惓嫂窺其意悄謂之曰小姑知此人乎此即鄉里所稱小衛玠者是也渠與家兄為社友過從甚密故識之小姑如有意當使兄為執柯珊瑚紅暈於頰笑而不答既歸思戀甚切飲食

俱廢嫂固與珊瑚善不時省問珊瑚喟然低謂嫂曰我亦不解何故他日歸後魂魄若失似此懨懨恐非佳兆也嫂戲慰之曰小姑得毋為小衛玠乎果爾得諧伉儷的是嘉耦當即風示渠央吾兄來請命於翁無不諧也但其人才豐境裔家徒壁立與相如等未審小姑患貧不珊瑚嘆曰實告嫂氏妹籌之已熟命好貧亦可富不則富亦可貧富貴在天有命存焉何患貧之與有惟嫂氏圖之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請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報命珊瑚大喜厥疾頓瘳里有某公子者父官粵東太守卒於任宦囊充牣公子扶藪歸服闋年甫十八適聘妻某氏病卒耳珊瑚名倩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第多財遠喜諾之嫂聞之知難挽回乃備告珊瑚且婉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雖智如良平亦難為計聞公子少年才貌亦不減小衛玠况門第家道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斷不能與造化角勝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瑚聞之無可如何祇得惟父命是聽亡何吉期已屆公子親迎演劇宴賓備極華

蘭若館外

太守卒於任宦囊充牣公子扶藪歸服闋年甫十八適聘妻某氏病卒耳珊瑚名倩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第多財遠喜諾之嫂聞之知難挽回乃備告珊瑚且婉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雖智如良平亦難為計聞公子少年才貌亦不減小衛玠况門第家道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斷不能與造化角勝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瑚聞之無可如何祇得惟父命是聽亡何吉期已屆公子親迎演劇宴賓備極華

後夜分客散入房更衣復出自私突有人掩出其後以
 刀洞其胸而殲之其人疾入房吹滅燈燭知珊瑚坐牀
 上入帷遽抱求歡珊瑚以為公子賦問君何為者如此
 幽弄其人低答曰我我非公子也乃小小衛玠也感感
 汝意特來謝珊瑚驚曰公子行且至矣宜速去毋使
 兩有不使其人曰公公于我我已刃之矣可請放心珊
 柯賦曰汝言真耶曰那那敢相誑珊瑚頓足失聲大哭
 曰汝累我矣奈何其人知不可犯又恐人至急摸取珊
 柯髻上簪出房拔關鼠去比婢媪等聞珊瑚哭聲各秉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三

燭來問訊見珊瑚披髮汗喘慘無人色爭前問故珊瑚
 具告所以眾大驚急出覓公子果見洞胸傷仆地下血
 流徧地須臾合宅男婦畢集公子兩弟未及成童撫屍
 大哭平明具狀訴於邑宰詞內並牽連珊瑚保無知情
 邑宰即率伍伯來驗時當暮春見公子身着短衫俯仆
 地上果係出其不意被刺身死乃拘生與珊瑚分別研
 訊珊瑚哭稱素與生漫不相識實不知情及至訊生
 素未登公堂驟見有司厲聲叱詰倉猝莫知所對情殊
 惶恐邑宰信以為真遽請褫革巾衫備加撈虐生不堪

酷刑遂致承服爰書既訂直延頸以待秋決珊瑚雖不
 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遽釋出獄會按察某公由牧
 令起家陳臬晉省慮囚及生頗疑其冤思為平反而苦
 不得法夜夢一人持銅鏡一枚擲地碎其半而存其半
 歌曰銅鏡如月半明即滅先缺後圓先圓不缺寤後尋
 繹夢兆味後二語忽有所觸乃授計獄吏淨除一室備
 設牀幃衾枕縱生與珊瑚聚處其中以察其情形來告
 獄吏如命並具肴酒延二人至而告之曰公子一案業
 已定讞憐汝二人實一雙嘉耦生離死別近在指日特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四

具不腆聊與稍叙決絕勿却為幸二人俱再三固辭獄
 吏笑曰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並無他意請勿疑慮決
 不使長官知之言訖鑰扉徑去初五臺途中之遇珊瑚
 因嫂知生而生固不曾留意於珊瑚也自公子獄起生
 以為珊瑚素無仇隙意外橫遭誣陷殊深抱恨至珊瑚
 雖有意於生自遭公子之變頗恨生凶暴前念頓灰茲
 被鑰於一室彼此相視未免心動珊瑚見生溫文爾雅
 似非殺人之人即或如此亦因愛我起見我幸免禍而
 彼指日即正典刑究竟與我毫無所染徒復厥生情殊

可憫一種憐生之心不覺時形於色生雖嘗耳珊瑚人聲未曾見血即獄起偶與對質更不敢公然平視今近在咫尺細意領畧果信名不虛傳因憶獄吏之言死期伊邇與其徒坐虛名不如暫圖實樂縱正典刑死亦無憾乃強顏向前揖珊瑚而嘆曰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一旦橫遭誣陷果何故耶珊瑚面腆久之嘆曰君所作事君自知之妾縱不無憐君之心然殺人者抵有文法在於妾何尤也生嘆曰卿今日尚以為殺人者真小生耶以卿視小生力乏縛鷄豈能殺人者耶卿既苦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口相坐百喙難解但枉被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親肌膚死亦瞑目矣言訖便拉珊瑚求歡珊瑚聞生所言心甚淒然雅不欲拒解衣並寢曲盡綢繆事已珊瑚問曰始君口吃而狐臭之氣刺鼻今何不爾也生笑曰小生向無此疾卿何所見而云然也珊瑚因述一日公子被害後其人滅燭入幃所聞實係如此然則果非君耶生嘆曰事已至此想是夙冤今蒙卿見憐復何尤怨珊瑚又將五臺歸後如何抱恙如何與嫂同謀歷歷為生具述一過生不勝感激嘆曰小生繆承錯愛若

非娘子述及至死不知然此中消息得毋漏洩俾奸人乘機假冒致嫁禍於小生乎珊瑚嘆曰閨房祕語人何由知信如君言果係舍冤然爰書既訂料難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從九原必不獨生也二人喁喁絮語獄吏潛聽甚晰一一轉達於公公笑曰得之矣亟密召鄭翁至問曰汝家梅甫來往人等有口吃而狐臭者乎翁沈思久之對曰平日來往人等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是矣亟飛簽拘金至公見其氣象猛鷲料非良善據案叱曰汝殺某公子嫁名衛生何也金固口吃聞公言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六

頓驚失色口中喃喃猶欲強辯公叱左右搜其身果得質券一紙贖取驗之即珊瑚當日髻上簪也公笑拈以示金曰贖物已得汝猶欲辯耶叱令痛笞之果吐其實先是金幼從師學為衣工在翁家製衣比長所業甚精翁家男婦衣大半皆金手製及珊瑚長成所需衣裙非金製不着金嘗聞珊瑚美恨未一見珊瑚偶往省妗氏金竊窺之不禁狂喜以珊瑚衣非已製不着謬幸於已有緣時萌妄想有某媼者向在翁家服役固與金有私前珊瑚與嫂所謀衛生一事不料媼屬垣有耳聞之戲

述於金金久欲圖珊柯正苦無當聞媼言陡生惡計乘
公子親迎潛入其宅拚為孤注一擲計殺公子假冒生
名當可遂願即不然嫁禍於生已亦可脫然無累至是
盡吐其實以金坐抵而生冤以白公念生無罪幾陷大
辟訶責邑宰及承訊各官使為媒以珊柯妻生並罰贖
貲助資資生膏火以贖其譽聞者無不嘖嘖稱頌公始
悟夢兆銅鏡擲碎其半者僅存二金字也歌詞銅鏡如
月半明即滅者月合半明為明字統合之金二朋即滅
也後二語謂生與珊柯當為夫妻先有缺陷而後團圓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七

然必先暫使團圓而後乃無缺陷故曰先缺後圓先圓
不缺也公初授計獄吏固是揣度結局而有所觸不謂
果以此而獲真犯也生出獄後喜妻珊柯又得所助贖
貲益發奮下帷尋聯捷入詞館秩躋清要士林傳為美
談足徵學使品藻不謬

里蔡子曰聽訟折獄談何容易聖門七十子之賢獨許
仲氏其難可知也小衛玠之獄邑宰賴軒銀鍊遠訂爰
書使非按察某公設法平反幾何不沈冤莫白可見天
下斷無難折之獄如事關人命尤不可草草聽斷至萬

分疑難亦必審慎遲回澄思渺慮務求水落石出不使
稍留餘憾否則生殺自由視人命如草菅漫不加意彼
蒼昭昭難保不無冥報也某公精誠所格見於寤寐授
計獄吏神妙莫測可以為法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觀此足証古人田中走東門草之說不虛也

婉姑

前明世廟時浙江紹興某甲少遊京師學為銀工心性
慧黠所製務出新式極臻奇巧一時長安良匠僉遜謝
不逮以故都中戚晚勳貴及一切仕族凡閭閻餼飾非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八

出某手不貴緣此出入顯者之門累貲數萬甲有妹名
婉姑素所鍾愛年已及笄姿首妍麗幼字同里某乙以
貧故不能至京親迎甲又以事繁不得送歸時以為慮
會有中表弟某孝廉公車北上依甲為居停試畢下第
將歸甲置酒祖餞數巡後甲以朱梓盛朱提一函列几
上前再拜致詞曰僕有心事思之數年未得其人今幸
得吾弟此願可了吾弟少年豪俊且係至誠君子倘荷
允諾乃敢畢其詞孝廉見甲情詞懇切答曰我爾骨戚
如力所能任自當如命義何敢辭甲遂以婉姑相託謂

已不能躬送今吾弟南旋敢請挈帶歸里就便爲之完姻曷勝感幸謹具箋箋聊助資斧勸勿以不腆見却孝廉感其情親誼厚遂毅然允諾既抵浙孝廉卽留婉姑在家小住數日涓吉送其于歸某乙惟有老母婉姑既嫁至乙家翌日晨興見乙與其母皆爲人所殺駢死厨下大駭喊呼鄰舍畢至覘驗猜異互相驚詫因共鳴官訊究明府某公少年科甲素以精刻自負勘驗畢先後拘婉姑并孝廉至廉得同路同籍情事乃拍案作色厲聲曰此案不待問固已瞭如指掌矣以怨女曠夫同行

蘭茗館外史

里察卷八

九

數千里且皆少年美好旁無一人謂一路彼此防閑歷數月之久能始終作魯男子吾不信也命虔馮驗婉姑果非處女某公更以自神益得意曰何如吾言固不謬也遽命以嚴刑相加慘掠倍至二人不任葦楚祇得誣服獄具論以大辟時人亦同聲稱明府之神且姍罵婉姑同孝廉人面獸心有負某甲之託死不爲枉某甲在京聞之駭異懊恨亦以二人之非人類罪有應得旣又念婉姑自幼相依十餘年向以禮自守言笑跬步不稍苟且卽孝廉爲人亦少年純謹邊幅甚修何遽作此蔑

禮犯法之事以此沈吟疑信不能自決緣離鄉多年暫將店務倩人督理自旋展墓藉偵訪此事跡耗甲故京師名匠北道大店商賈多與往來日者至一典店中正與主人談次忽見店夥持金釧一股來請於主人曰此釧製法精巧因質價太昂不敢自主特請命以定去留某甲從旁見釧大驚泣謂主人曰此乃小入女弟于歸時贈嫁之物今幸無意見之則死者之冤可白矣乃具爲主人道其原委請將質釧之人用計留禁自詣轄邑鳴鼓上狀飭役拘質釧者至一訊而服先是某甲以某

蘭茗館外史

里察卷八

十

乙家寒恐妹嫁去難以治生遂廣製金釧數事約計千金以作粧奩之資質釧人本京師劇賊探知此事沿途尾婉姑孝廉之後直至浙江于歸日乙家以貧故合香成禮後諸親便各自辭歸賊乘人眾時預伏厨下乙母至厨料檢什物賊暗中突出以刀揮而殪之乙聞撲擊聲自往燭之賊又突出刀之遂將乙衣履更換秉燭進房婉姑新至不辨真偽就寢後賊以言因婉姑云聞汝兄贈嫁有金釧數事製法精巧何不出以相示婉姑以爲已也夫者乃盡將所有出而獻之賊大喜佯爲稱讚

不已又與同寢天明矚婉姑睡熟盡攜所有而遁賊之所供如此邑令以狀上大府移知浙省並以入告世廟震怒除賊寸磔外命將該邑令卽素以精刻自負之某明府處決論抵承訛在事各官自督撫以次均嚴加議罰又特旨婉姑給予旌表建坊孝廉子給蔭入監讀書恩法兼施存歿均感然則折獄者慎勿以精刻自負矣里蔡子曰予嘗謂折獄有三不可一不可忽二不可動氣三不可執已見忽則曲直是非未盡分明便已潦草結案倘有不實不盡不惟有害於人兼亦不利於已動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七

氣則一坐公堂如臨仇寇不問情絲橫加鞭撲如係罪有應得固不爲過假使波及無一門心亦復何忍在鄉曲良民平日無事見官已多恐懼駭汗况有事拘質公堂一見官長怒威相加縱有十分冤情亦觥觥不敢上達有司更復執以已見則筆楚之下何求不得雖逞一時之威福差自快意而魚肉蒼生罄傷元氣恐一旦權移勢奪興盡悲來作業既多報施亦復不少某明府少年科甲素以精刻自負遇此大獄遽命以嚴刑慘掠誣服具獄所謂三不可者某明府兼而有之厥後世廟震

怒罰令論抵此眞罪有應得夫復何怨吾願世之爲民父母者倘遇大獄皆當以此爲

某氏子

某氏子頻年出外貿易家惟一母一妻母老而且盲賴婦賢孝藉針黹以供甘旨晨昏定省不敢或虧姑婦二人相依爲命他日某氏子歸母喜命婦烹雌食之中夜某氏子暴亡鄰里以爲異鳴之官驗之果是中毒邑令疑婦有私倍加榜掠婦不勝其苦遂誣服問姦夫爲誰婦本無事况所識素無多人倉卒間遽以十郎對十郎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七

者某氏子在服之弟也初某氏子出門時囑十郎時爲省母藉代支理家政十郎年少誠謹以受某氏子之託時至其家經理甚周母與婦甚德之今婦迫於嚴刑不得已以十郎塞責令簽拘十郎至十郎見婦泣曰嫂氏云何婦亦泣曰叔叔奴語未畢已哽咽不能成聲令見其情狀拍案此之曰姦夫淫婦在公堂之上猶不知恥而覲然人面相對嚶嚶作兒女子醜態耶乃不容十郎置辯橫加鞭楚死而復甦者數次十郎無奈亦遂誣服獄具論辟行有日矣巡撫某公者公明仁恕之大君子

人也慮囚至此心甚疑之以問幕賓會幕賓方與其徒圍棋正專心致志不遑旁驚乃漫應曰此獄已具屬吏不知費幾許推敲料亦無所冤曲公又何必故意駁詰致滋多事耶某公乃不復平反婦與十郎遂均坐大辟矣是夜漏三下幕賓將就寢忽聞門外剥啄聲甚厲審是婦女聲音怪暮夜何得有婦女來此叱令速去聞門外厲聲答曰而不開門我豈不能入耶獄見一女從門罅入披髮喋血怒視幕賓執手指而詈之曰而以布衣爲軍門上賓不過粗識得幾個之無便謂精熟申韓誑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三

騙居停坐享厚俸以人命爲草菅毫不詳慎昨妾此案中丞方欲平反不恥虛懷下問尙能迎機襄贊或得一線生機而但以圍棋故支吾漫應以致妾等冤情不能昭雪妾死固不足惜惟弒夫惡名心實不甘妾已請於帝許向而索命矣言訖便欲向前撲攫幕賓駭汗如雨急長跪請於婦曰某罪誠應死但離家年久尙有八旬老母能容回家一訣別不婦應曰念而孝心姑寬貸一月而宜速歸遲則無及矣言訖恨恨而去某見婦去毛髮豎立詰旦謁居停具以實告治任馳歸匝月果卒中

丞某公聞而駭異乃改裝易服親詣某氏子家見姬備審崖未聞替姬泣且嘗曰客爾何知吾見之慘死不知其由惜有司昏愔不加詳察誣我賢婦坐以大辟傷哉冤也公伴問何謂也姬曰客固不知老婦與彼名雖姑婦恩逾母女終朝厮守坐卧不離何由有私乃有司刑逼誣服聞巡撫某公公明仁恕獄上萬一希冀或得平反不謂亦一體設霧評正典刑沈寃莫自惜老婦殘年向盡又以目廢不能土叩九閭一爲申雪耳公又問十郎爲誰姬曰彼乃老婦之猶子吾見出門時以老婦及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十四

家政相託少年誠謹德反成讐想業由前世夫復何說公不勝歎息既詰得食雞一事便託腹飢出錢命代市一雞倩人烹好卽置於鄉日子所具食之處乃一葡萄架下公留心觀察見熱氣上薰少選架上一絲下縫直入碗中非竭目力不見公知有異取一嚮飼犬犬斃乃謂姬曰爾婦之寃我能代申爾姑待之可也姬不解所謂但合手稱謝而已公將熟雞裹以旋署檄邑令及承訊在事各官至以實告之衆喏喏相視若不深信公隨命呼一犬至飼以雞一嚮果立斃衆始服罪命人往搜

架上得一蠅長四寸許蓋所繩之絲卽是物也公乃以實人告自請議處邑令以誣擬論抵餘各議罰有差又請以賢孝旌某氏婦以義士旌十郎各建坊以慰冤魂姬着地方有司優卹以終餘年制曰可此獄幸賴中丞之賢卒得暴白向使幕賓因居停來問一經詰駁斷不致令賢婦義士抱屈九泉觀其暮夜叩門索命一節洵屬快事可不慎歎可不慎歎

里乘子曰某氏子之獄巡撫某公疑問幕賓向使幕賓聞公之言細意重究未嘗不可覆盆得雪乃貪戀手談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漫應了事致使含冤地下者暮夜前來索命彼鬼所責之語句句中的幕賓雖有百喙不能置辯鬼念其孝心寬貸一月得以歸正首邱誠爲微律之至竊惟吾儒讀書讀律出膺民社折獄一事切不可自恃精明稍事疎忽先賢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得其情者尙當哀矜况未必盡得其情者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寧釋不經此數語與曾子之言實可互相發明凡司刑名者皆當時存方寸則子惠元元造福無量矣

媚鄰

巢縣富室某翁五十無子惟一女名媚鄰美而慧年十四猶延師教之讀書諸子百家過目輒了了翁夫婦皆鍾愛之凡泉刀出納皆歸經理每晚讀罷紀綱僕魚貫而入屏息立左右白事畢先後呈簿請會計女耳聽目察口咨手畫無毫釐差謬衆咸敬畏不敢稍欺翁嘗曰古云生女雖遜男慰情良勝無若我媚鄰正恐男子中亦未易多覩也初隣舍某秀才有子曰恂生長女一歲髫齡卽與女同學齒相若情亦極相親丰姿穎悟亦甚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六

相埒見者皆歎爲天然嘉耦翁夫婦亦以爲然但以貧故未之許也一日師飯後來塾見女被人殺死地上大驚急呼翁夫婦至驗之女下體衣裾私處傷痕狼籍血流至踝審是強姦迫殺翁夫婦睹此情狀慟徹於心疑必恂生所爲遂指名訟之官並賄求必以恂生議抵而甘心焉邑令某公健吏也既受翁賄又默自因事揣情亦不甚徑庭遂將恂生嚴刑敲楚迫勒具供以逼姦致殺加等坐抵師以約束不嚴失察釀禍議流二千里某秀才僅此一子雖心知其冤以家貧無力營救况素

江憐憫但坐視其誣受大辟而已師故邑名諸生流至
閩省士林中憐其非罪又仰其文名故多樂與之衣會
尙書某公予告在籍欲延名師以課其公子選閱多人
都不當意或以師薦尙書命取平日所爲制藝讀之大
爲讚賞聘幣相延極稱契合師適需理髮命呼整容匠
至甫入戶瞥見師跟踉返走師甚詫異以其面熟猝難
省憶以叩公子云此來待詔乃師鄉人不知何以見師
返走師聞爲鄉人頓覺省悟迺瞿然曰是矣陷我於此
者殆卽此賊也蓋此匠本與富翁同里幼卽出入其家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八

七

彼日亦因將爲師理髮來塾見惟媚鄉在此作書更無
他人不某頓起淫心強拉求歡撐拒間恐女聲喊怡有
一切書刀遂按而剉之懷刀而奔又恐獄終及已乃逃
亡轉徙至閩不圖忽與師遇深慮行蹤敗露故心虛情
怯猝見師急欲迴避師初固料不及此今見其形跡可
疑因憶此獄初興時彼便無故亡去安知非畏罪而遁
爰以情告尙書拘送有司果一械盡吐其實聞撫以師
無罪具文咨准開復并將整容匠檻解回籍訊實定罪
此獄已越六七年某秀才正以慟子卧病忽師歸述知

此事大喜沈疴頓減謀與師聯名上控務求昭雪時前
邑令已泮擢郡守奉准公文情知錯悞又聞師與秀才
將謀上控恐不利於已乃倩人關說以重貲啖二人求
罷控初固不許旣念死者不能復生又貪重貲遂不復
控惟將整容匠瘐死獄中

里乘子曰鄉聞此縣令出翰林出膺民社素號健吏此
獄以賄故不肯詳察鍛鍊坐抵致使無辜儒童含冤地
下可謂憮極然天道之巧其師議流不於他處而在閩
省俾與真犯相遇事越六七年卒使覆盆得雪誠屬快
事惟師與某秀才但貪重貲不肯聯名上控不然縣令
雖擢郡守焉能逃罪哉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八

十六

清苑縣某氏女

直隸清苑縣有兄弟伯仲析爨而居者仲無行遺產蕩
盡賴伯友愛時賙濟之伯年逾五旬僅一子弱冠娶某
氏女迷好甚敦會仲妻以急通詣伯求助伯子暮從市
中歸腹苦飢某氏女方晚炊伯子遠索蔬飯食之七竅
血暴湧逾時頓卒某氏女惶恐失措奔告伯夫婦相持
慟哭幾不欲生仲妻瞪目旁哭厲聲曰伯年半百僅此

一脈今無辜暴死某氏女不能辭其咎矣若置不究其
如死者何予夫婦忝期服親決不稍貸也歸訴於仲遂
偕伯夫婦其鳴之官直控某氏女毒死親夫官使伍伯
驗之確係服毒致死乃嚴刑拷訊某氏女荏弱不能耐
五本遂誣服因姦起見並指某甲為姦夫某甲故中表
親讀書雖未成而素行不苟拘至畏刑亦直承不敢置
辨爰書已定將付大辟矣適訥近堂制軍移節總督直
隸慮囚至此案疑其不實欲平反之明府某公者健吏
也聽訟為一時之冠因公習省謁制軍訥公告以此獄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九

命為平反明府以案踰三年之久業經多官研訊又係
大辟不敢承鞠訥公怒讓之曰君久膺民社素著循聲
若不門折此案是視人命如草菅似此畏難規避吾將
以白簡劾之勿謂老夫無情也明府不得已細覈歷年
案牘厚幾盈尺觀其屢斷屢翻其中情詞實有可疑爰
命拘集在案諸人隔別細研見某氏女與某甲均僻氣
溫和不類殺人者益信其冤又訊伯夫婦僉謂某氏女
人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曾無詬訾且未見某甲往
來是非有無不敢臆斷訊至仲妻則厲聲哭罵謂賤婢

以姦斬伯氏之嗣不付大辟不足以服死者云云詞色
悍暴殊非良善明府諦審久之忽拍案叱謂仲妻曰下
毒者非他人即汝是也汝毒猶子奈何誣某氏女乎仲
妻失色極口叫屈明府怒命嚴刑拷之不肯遽服時方
冬月白日映訊至漏三下猶未吐實夜半忽陰風慘慄
屋瓦飛鳴滿堂燈燭幽綠如螢眾見一大蜈蚣長二尺
許蜿蜒由戶外馳入仲妻禪中羣詫為異事急命褫禪
搜之不得明府知為冤鬼作祟益命加刑仲妻知不可
掩乃盡吐其實蓋仲妻久欲吞伯產每至伯家必懷砒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十

少許伺隙投之恰值某氏女晚炊瞞其無人遂潛下焉
固欲醜伯一家及伯子以飢先服斃命遂乘機嫁禍某
氏女亦計之至得也至此吐實始其頌制軍慮囚之神
且歎明府不愧為老吏斷獄或請於明府曰公何以知
為仲妻也明府笑曰是不難要在聽訟者留心察言觀
色耳彼姑舅且不敢臆斷而仲妻竟敢直證其罪令人
可疑况其日適至伯家更露破綻姑試私喝不謂竟成
信誠也爰以仲妻抵罪又以某甲無辜株連遂以某氏
女妻之並嗣為伯後

里蔡子曰此獄據舅姑供稱某氏女入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曾無詬評且未見某甲往來是非有無不敢臆斷而訛及仲妻則厲聲哭罵竟敢促付大辟揣情察理原有破綻可尋惜粗心人不能細意領會一經健吏聽斷便難掩飾察言觀色四字的是聽訟要訣吾願爲民父母者凡遇折獄皆當以明府某公爲法然非制軍則明府雖有才亦不肯用尤願爲大府者慮囚當以制軍爲法也

杜有美

蘭荪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三

太原諸生杜堅字子密世席厚貲藏書甚富壯年生一子命名有美字小甫杜有妹嫁同里諸生盧某家亦小阜有女名慧娟與有美同月生杜妻鄭與妹極相得以故妹時歸甯小兒女常易乳而哺相愛各不啻已出既齒日長容貌都美情亦日親年已十三俱未婚配凡爲有美執柯者鄭意在慧娟恣却之試商之妹亦首肯歸以告盧盧素迂拘以有內戚嫌殊不以爲可妹讓之曰腐儒何太不脫頭巾氣只許我杜家人嫁汝不準汝盧家人嫁還我家耶况我姪殊不惡亦未必有玷汝女我

業已許之矣生女當由母作主勿預父事汝休得過問盧大怒曰汝何太不通道理古云女子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一息尙在不惟慧娟當從父命卽汝亦當從夫命今我不肯締婚汝焉敢擅專耶夫妻反唇相稽幾至反目初杜妹歸甯每攜慧娟與俱自議婚後盧不許慧娟再往有美偶來省視亦不許慧娟相見中表從此路人矣有美與慧娟一經睽隔思慕蒸殷荏苒倏逾兩年情竇俱開益難爲情而兩地相思祇可自喻各不能掬心相示有美無可奈何倩畫師寫大真

蘭荪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三

獻鏡圖自題一詩云狡獪溫郎絕世才風流不厭自爲媒三生幸遇金閨彥一笑親陳玉鏡臺將畫與詩贈某媼密付慧娟求題以察其意慧娟正苦思有美不知可否同心見畫與詩喜感交并爰拈筆端楷題一絕於軸末以答其意曰兩地相思兩不知玉臺一獻當紅絲老奴伎倆何難料請德良宵却扇時題畢仍倩某媼攜歸有美有美見詩狂喜朝夕焚香披誦如獲異寶由是兩心遙遙相印各以嫁娶自誓惟苦不得遂不覺懣懣俱病醫藥罔效杜夫妻與妹皆知兩人致病之繇嘗有以

破盧之執妹曰腐儒外固而內蕙非以計劫之不可兄嫂可無慮我自以報命杜夫妻大喜拜謝並求速爲玉成妹諾之盧固鍾愛慧娟見其病甚綿悒實深愁鬱會杜妹歸盧問有美病狀如何妹怒答曰殆不起矣何勞汝問盧歎曰我正慮慧兒疾革不謂汝姪亦爾妹白眼相視詆之曰一雙好兒女皆爲汝殺却夫復何說盧驚問何謂也妹唾其面曰老物尙夢夢耶若自幼哺同乳寢同席比長相親相愛此人情也既知親愛則必欲偕伉儷以圖永好此尤人情之常也聖人制禮尙緣人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三

情偏汝老物拘執成見竟不曲體人情耶自汝拒婚後若卽俱病病且日劇殆皆不起我實不忍仰息見若俱死請先自到於君前泉下當撮合若仍成嘉耦以償夙願老物又將奈何耶言畢袖出七首長尺有咫望然如雪擲置案頭錚錚有聲指謂盧曰我兩人結褵甘載請從此別盧瞪視良久曰卿且少安毋躁容再商議曰我志已決復何商議曰然則允若婚配卿可不死否杜妹笑曰果爾若疾當已我又何必求死盧曰如卿所言卿重母黨嘗自譽其姪我本俗人不喜白衣女婿必俟汝

姪讀書成名方準親迎可乎杜妹笑曰有何不可吾姪喜如所願必能刻志用功又何患不成名耶盧曰若是汝可歸告兄嫂速遣冰人來當遵前命杜妹乃袖刀而藏翌日歸告兄嫂大喜遂委禽焉兩小聞之疾俱若失有美果下帷攻苦歲試補博士弟子員越歲食餼秋闈一戰捷於鄉杜妹聞報喜曰若今可以親迎矣盧猶欲待禮闈後再議杜妹抵之曰汝如終不免固執科名遲早難定吾姪鄉薦已屬微倖人生能得幾回微倖青春幾何何忍令其孤負耶盧不得已準其親迎杜夫妻大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四

喜遂涓吉爲兩人畢姻同里有周生韋生者皆名諸生以杜藏書多皆襍被下榻其家與有美同窗肄業意氣相得周生是科亦登副車情誼益洽吉期當九月下旬杪秋天氣已涼未寒屆期周生竊語韋生曰有美與慧娟天生嘉耦得諧琴瑟煞費周折當此良辰定情不知若何歡洽我兩人當設法偵聽以快所聞韋曰唯唯是不難青廬上是藏書之樓我與爾預伏樓上大好偵聽正竊議間適有美在屏後聞之點首匿笑嘿籌預防之法先是有美之乳母朱媪有子曰阿笨遊惰無賴酷嗜

賭博負輒盜杜家物典鬻以償賭逋有美親迎鋪張務極奢華慧娟固慮愛女粧奩亦頗壯觀杜素惡阿笨行止不端患其盜物戒閹者不許入門阿笨果早萌怯篋之念以杜家不許入門心益恚之是日新娘下輿觀者如堵阿笨在人叢中思上書樓計俟人靜蹈隙行事漏二下賓客甫散有美脫去冠服將次就寢驀憶日間周生言欲覘二人所爲以博一笑乃躡足輕步上樓於時殘月初升阿笨正憑闌凝眺有美窺之以爲必是周生悄從背後出兩手於面反掩其目阿笨固強有力意有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美特來詞已既驚且恨急回身緊抱有美頸而扼其喉須臾氣絕倒卧樓上時慧娟坐幃中方命伴媪出具湯沐更衣見有美躡足上樓不知何意俄聞樓上窸窣作響心甚訝之阿笨見有美已死陡起惡念欲犯慧娟爰脫衣履塞藏書箱下將有美短褐視鞋襪下自着之大步下樓知新娘在幃中亟吹滅雙燭入幃遽抱慧娟求歡慧娟念有美平日温存何忽狂暴况兩人逃好不易今幸覩面無數款曲合當絮訴何將燭吹滅得勿有所不嫌耶心殊不快阿笨近身遂極力撐拒阿笨知難強

合急探手脫去慧娟兩腕纏臂金並摸索頭上簪珥等物慧娟益復駭異適伴媪秉燭携沐湯進房阿笨恐被人窺破形跡急以袖掩面奪門越牆而遁伴媪不知誰何大驚急燃雙燭舉幃見慧娟披髮汗喘神魂不定叩問所以慧娟備訴頃間情狀方共詫愕忽聞樓上欬歔有聲命伴媪燭之則見有美赤身臥樓上吁息不已蓋扼喉一時氣絕須臾氣復流行故得再生然暴魁身體綿軟猝難起立伴媪另取衣履着之緩緩扶掖下樓偃臥繡榻嘿不一語慧娟情不能忍急覩婢傍身低問所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苦有美自指其喉搖手令其勿語慧娟莫喻其故只得快快對鏡縮髮添粧以待延至五鼓有美甫能起坐出聲彼此各述所見互相嘔嘆有美以爲素待周生不薄何竟如此惡作劇繼念雖劫去玳珥等物猶幸慧娟不爲所欺又復轉怒爲喜然變出意外氣血究難驟舒竟體疼痛未免良宵虛度矣是夜客散周生以中酒酣臥齋中韋生以周生既醉遂獨自歸家及周生酒醒見韋生已歸趁月色甚明亦踉蹌歸家將出大門會司閽者起溺見周生暮夜短衣着韓倉皇徑去形跡可疑詰旦

舉室喧傳昨夜之事証以司閩所見僉謂必周生無疑杜固長者以慧娟幸不受辱又不欲暴人之過徧戒家人祕勿播揚不圖盧某聞之勃然大怒特造杜面數其諱盜之罪且言周係名士所行如此是誠衣冠禽獸似此澆風不整轉相效尤何以爲訓乃具狀訴諸邑宰邑宰素與周相契見狀大駭招周至署以狀示之周閱之駭汗滿面謂與韋生曾有此說後各歸家實無此事小生雖不肖亦斷不肯逢場作戲戕人之生以圖苟合者尚祈明公察之邑宰亦信周決無此事慰令暫歸爰使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五七

人風示盧某爲周辨誣欲寢其事乃盧固執莫解謂確有左証復何誣枉如邑宰左袒周生便當赴懇太府以求水落石出展轉牽纏兩年有餘未敢定讞亡何邑宰任滿遷去新令某公素號健吏閱及此牘反覆細意尋繹越日集兩造會審公一一研訊枯髯尋思久之忽有悟曰無論是否周生所爲杜家釵飾等物固明明有人劫去且據若曹言有美赤身臥樓上短褐裋褲被其人着去其人自着衣履必脫藏樓上搜得衣履便可昭晰乃官率吏役親往樓上窮搜果於書箱下索得破衣裋

鞋襪數事並腰囊內有信一函閱之固某某與阿笨招賭書也公笑曰得之矣付兩造觀之始各恍然亟命拘阿笨來一訊盡吐其實周寃以白遐邇頌神明焉

里蔡子曰諺云好事多磨折觀此而益信其言不謬也夫有美慧娟天生嘉耦其爲婚配宜也不謂盧某固執拒婚業許婚矣又必俟成名方準親迎向使有美遇同梁灝將奈之何不遇如羅隱又將奈之何所幸一戰而捷公然準其親迎矣乃偵聽之謀胠篋之舉突爾湊合致使變生意外虛度良宵所謂好事多磨折者竟如是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五八

平邑宰爲周辨誣第欲顛頂了事憤憤可笑一經健吏聽斷是非立見要之讀律無異讀書苟能得間自無不析之義特患粗心人不肯反覆細意尋繹耳彼頌神明者豈有異術哉

守貞

中州某甲少失怙恃弱冠娶妻某氏伉儷甚敦甲有族叔在京貿易因挾薄貲往依之頗有營獲十年始歸夫妻久別重逢情倍親切晚間滅燭登牀甲縱體入懷忽狂叫一聲頓絕某氏大驚急起火而燭之則見血流殷

席甲勢已闔割不留餘蒂竟不能再甦矣某氏抱尸大
哭駭懼悲慟莫測所以詰且親黨鄰舍畢集互相猜擬
以某氏惟薄素謹何忽罹此慘變乃共商議不得不具
狀懇官官諮諸幕友謂必因姦謀殺無疑官然其說窮
詰某氏備受拷虐卒不肯承展轉年餘不能定讞而某
氏奄奄一息尋將瘐死獄中矣勾越有商先生者年逾
七十精申韓家言老遊中州善斷疑獄官厚聘延至與
議此獄商閱爰書再四思忖固疑某氏冤枉爰招某氏
至審其舉止溫存語言和婉毫無凶悍之態益疑之乃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屏去左右諭令某氏毋羞毋恐可將當日牀第情形從
直縷述我當設法爲汝雪冤某氏見商幡然老者溫霽
和藹知非輕薄者聞言感激垂涕稽顙有聲歷將當日
牀第情形一一從直縷述商拈髯諦聽忽然思得一法
諭令某氏歸房赤體偃臥毋容覘覘乃索猪肉少許切
作人勢狀以鐵鈎貫其中命接生某媼將肉塞入某氏
陰道中以覘其變某媼如言試之陰道中果有一物力
啣其肉如魚吞餌然急拔出視之其物長七寸許竟體
黃毛四足修尾酷類鼯鼯始悟某甲變生意外固是物

作祟也見者無不咋舌稱異僉曰非商先生高見而某
氏之冤終難暴白矣或謂此物名守貞亦名血驚婦婦
暮年多有之他如老處子比邱尼亦間有之大率多因
曠怨鬱結而成然究不知出何書當俟質之博雅者

褪殼龜

揚州某甲家頗小康所蓄鷄鴨犬豕等物無故多亡去
舉家竊竊稱怪亦姑聽之忽有遊方丐者過其門嘿相
其室卒然問曰君家蓄物頗多亡去不甲曰然汝何由
知之丐冷笑曰君禍不遠矣不亟亟預防之人且難保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何況物乎甲駭問汝有術可解不丐曰此妖物作祟不
知伎倆何若試可乃已功成當以錢十千緡擒我作沽
酒貨不則勿怨也甲曰諾丐命導其徧相宅中至厨見
水甕一具瞪視良久曰殆在是矣乃命市猪肉一方煮
半熟以鐵鈎貫其中繩繫其端緡柱上將熟肉置水甕
畔人遙從壁隙窺之果見甕下一物聞肉香探首出張
血口遽啣其肉鈎挂喉際痛甚急縮首欲遁緣繩緡柱
猝不能脫丐急出將物縛住令甲視之狀如守宮長尺
有半丐曰此褪殼龜也厥名曰蜥因賀甲曰君幸遇我

此物化尙未久易制再過年餘便能變化食人即非人力所能制君家將無噍類矣甲大驚因意家固蓄一大

龜亡去年餘意即是物所化試以叩丐丐曰是也乃共覓其殼果於猫竇得之蓋竇狹殼寬龜偶入竇如抵觸潘猛力向前遂褪殼化為此物丐謂此殼為化骨妙藥或去齩齒或去癰疽腐骨皆立效可善藏之爰索利刃將此物剝為肉泥凡地上血跡剝刮淨盡盛以瓦缶坎窞深山之中笑謂甲曰小人為君料理盡善可以高枕無憂矣甲喜款以酒飯酬錢十千而去越歲甲家客作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三

暑天畏熱取門支牀露宿詰旦竟體化為水惟髮獨存甲大驚急訴於有司驗其形跡茫無端緒甲坐是繫獄而家業蕩然矣忽前丐又來見甲家狀甚蕭條怪問甲妻妻告之故丐曰批其頰曰此小人之過也蓋當日殺此物時曾有點血濺門上以不足為患故未拭去不謂竟波及客作亟赴有司為甲訟寃試取鷄犬置門血跡處果俱化為水官賞丐者而出甲於獄

里蔡子曰此揚州上人為予言之鑿鑿可據並謂其殼今尙存藥肆中惜未一見之也褪殼龜厥名曰析究不

知所出何書彼丐者不惟有術且亦博雅有司賞之宜也吾愧丐者矣

某令

甘肅某令精明幹練能伺長官喜怒嘗有劇盜多名歷久躡緝不得檄某令往捕乃與長官幕友謀弒其另購七人申報塞責長官聽幕友言遂將七人付諸大辟某令一日從外歸忽心如刀割痛不可忍俄頃大叫一聲而卒某令素嗜飲茶其鬼忽附妾身曰快烹好茶我飲我近為七人所訴受刑甚苦爾曹速焚紙錢以濟我用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三

多多益善又囑妻妾等應如何奉養老母如何教育諸子所遺宦賞應如何經營生活一一處分畢便以手拊胸歎曰我今日悔之晚矣眾審其聲音言笑舉止固宛然某令也少選鬼去妾姓問之茫然後有扶鸞者降壇係已故謝明府謝固忠厚長者沙書陰曹以我生前為人正直命作此方土地近為某令七人一察日在城隍廟訛辨頗甚勞形人問公素與某令同寅能賜袒護否曰陰律不比陽世絲毫不敢徇情不但某令恐將來某

案對質也此吾邑張德昭在甘肅所目見

爲予言之並云現某幕友已漸頽敝矣

里蔡子曰觀某令之鬼以手拊胸歎曰我今日悔之晚矣嗟乎千古權臣猾吏及一切小人到撒手時大都同不免有此一歎惜乎當勢談炙手曉皆夢夢而不自覺耳孽海茫茫不早回頭雖悔何益

孫明府

山右孫翹江明府一字蘭皋以進士爲直隸肅寧縣令元旦各廟拈香回道遇女鬼從至署內聲言索命且謂明府前世亦姓孫宰肅甯女爲強暴所污堂判和姦致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三

女羞忿投縵死係某年月事尙有舊牘可稽也明府命吏稽舊牘果有此案官果姓孫大駭乃牒城隍詰問既係前世冤何以遲至今世再報越日明府夢城隍傳諭云汝前世甚孝且居官甚好再世故復以甲科來宰是邑鬼何敢報今汝政聲頓殺鬼得乘間而入汝何尤焉明府知冤難解不得已向鬼乞憐鬼不肯再三哀之鬼曰雖貸汝命亦不容汝在此作宰明府無奈乃上其事於大府時瀋陽琦侯爲直隸總督檄保定守熊公往詢鬼附明府身歷歷訴冤守復命琦侯異之爲抗疏暴白

其事改孫校官回籍此道光十六年事葛菊人史仲皋皆能言之

里蔡子曰後閱福建梁敬叔筆記亦載此則舊案在乾隆五十一年孫前世姓黃保定守熊公名守謙字虛谷或曰河間守

倪公春岩

倪公春岩廷謨由進士出宰吾皖潛山縣廉明公正四民愛戴皆呼之曰倪青天公嘗於冬月有事至鄉忽有蠅成羣飛繚輿前左右揮之不去意時方苦寒那得有

蘭茗館外史

里蔡卷八

三

此得勿冤鬼作祟耶因嘿祝如有冤屈蠅當導我爲之伸冤祝畢蠅果羣飛前導不里許路過一山旋風驟起將羣蠅捲入山中公急命停輿自徒行入山跡之步上山凹見一墳新築濕土未燥羣蠅栖集其上心益驚異比呼亭長問知爲前村某甲新塚問甲年幾何向作何生業何疾而死家中尙有何人亭長對謂甲年二十許家頗小康少失父母並無兄弟家止一妻亦無子息聞係病瘵而死又問甲妻年幾何矣對曰小人不知大約與甲齒相若耳公點首尋思乃命輿徑至甲家直升其

堂召其妻出見問詰甲妻某氏聞公至大驚急毀粧斬齊出拜伏地乾泣公見某氏態度妖蕩知非善類乃厲聲謂曰我至汝家非爲別事緣昨夜夢見汝夫赤身喋血踞我牀前訴稱被汝所害橫遭慘死哭求伸冤汝知之乎某氏聞公言急起趨入屏風後與公抗辯硬語牴牾公見其暴悍益信其必非良善卽召其族長並左右鄰至一一研詰所對大畧與亭長相同再四鈎稽茫無端緒公心終不釋乃執意開墓啟棺檢驗以決其疑愈謂關係甚重倘檢驗無據恐於公多有不利公笑曰我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以窮措大微忤弋獲科第忝膺民社如遇冤獄不爲伸理其何以爲民父母乎我意已決如檢驗無據甘心坐罪雖粉身勿悔也詰旦乃率領族長左右鄰等登山開墓啟棺甲屍以天寒絲毫未曾腐壞伍伯承公意旨由首而足由腹而背細意檢驗竟無微傷惟骨瘦如柴確係病瘵而死公無奈何只得仍命蓋棺封墓某氏大聲訶曰公以莫須有之言開人之墓啟人之棺翻覆人之屍骨死者何辜遭此屠毒既啟棺而又欲蓋之既開墓而又欲封之此非未亡人所敢從命也公笑謝曰汝言

良是吾已具文請命於大府甘任其罪矣死者無辜而令其暴露是益重吾之罪也吾何忍焉卒命蓋棺封墓而去公已具文上請復自踵謁大府面陳梗概大府素重公之爲人此舉殊怪公孟浪例應登諸白簡難以袒救公請展限三月當密加訪察如真不得確耗甘罪無悔大府許之公旋任路經城隍廟式與嘿祝祈神示夢夜果夢城隍神遣人贈萬年青草一盆驚寤不解所謂乃易服貌爲卜人至鄉訪察日晡見一漁人垂釣河濱就而問路漁人戲謂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釣得魚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若干當作東道主不則此處苦無逆旅恐栖上無所也公信口戲答曰卜汝連得三魚計重五斤有餘一尾烹以款客兩尾兌錢行沽果連得一鯉一魴一鯽鮮美可愛漁人大喜笑曰先生其神仙耶何言之驗也寒舍不遠敢請稅駕公笑從之不半里至其家茅屋數椽一老嫗當門而坐笑問漁人歸何早也漁人笑曰兒幸遇神仙卜應連得三魚果然因將鯉付嫗請烹以待客又笑謂公曰此老母也幸尙強健年八十有二矣齒日俱幸無損惟重聽耳因請公少坐自攜兩魚就鄰翁兌秫酒

大瓶而歸老嫗烹魚已熟漁人請公南嚮坐老嫗西嚮坐自居主位北嚮坐老嫗不能飲酒飯罷獨自歸臥公與漁人酒量俱豪薦魚勸飲意甚相得公問知漁人姓萬並問何以當此壯年尙無妻室漁人笑曰先生謂小人尙壯年耶小人今年已六十有四矣里黨見小人生平不形老態因共以萬年輕呼之自知命薄不樂有家室徒以有老母在不然早已披髮入山矣公聞萬年輕三字頓憶前夢因笑以言餽之曰君何言之激也我相汝大運將至如娶妻當連得二子老福甚隆慎毋自蘭君館外史

里乘卷八

三

棄時漁人酒已微醺益復忘形聞公言急搖手曰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娶妻一事請勿再言公笑問何謂漁人但搖首不語公曰暮夜無人汝有何意見告我何害漁人歎曰先生長者當不泄語小人少酷嗜賭負輒偶作穿窬藉償賭債以懼懼法網輟而改業昨醉後有友邀賭大負不得已聊作馮婦稔知前村某甲家頗小康久病臥牀尙身爲計時夜漏三下甲宅僕媪俱已睡熟萬續寂然予由屋一躍至地見甲房燈尙未息姑伏窺之乃不窺則已窺之真令人駭然也公問如何漁人

又搖首不語公曰業言之矣復何囁嚅爲也漁人復堅屬曰先生必無泄語乃敢畢其詞公正色指天信誓必不泄語漁人乃謂小人伏窗潛窺但聽病者臥牀呻吟其妻側坐牀前嘿嘿若有所思忽起身挑燈燃燭向牀後招手一男子輕步而出兩人附耳小語其妻出絹一匹登牀將甲口纏閉兩人又將甲扛下縛伏行牀禡禪露尻敗盎出一小蛇將蛇首納入竹管以竹管對尻取香火炙蛇尾蛇負痛由穀道竄入腹中聞甲大喘一聲其氣遂絕兩人相視而笑復解甲縛扛置牀上小人慘蘭君館外史

里乘卷八

三

不忍睹復一躍上屋恨恨而返至今思之怒髮猶爲上指也先生試思娶妻如此有何恩愛豈非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耶公曰甲如此慘死其親疎豈無一人肯爲伸冤耶漁人嘆曰甲雖慘死身無微傷何由伸冤昨聞甲鬼託夢求倪青天伸冤倪公開墓啟棺檢驗無傷將來不惟去官並有餘罪此真抱屈也公笑曰汝何不投官自首當得重賞漁人搖手曰否否倪青天最惡穿窬如言不見信不惟無賞恐反受罰不如安分緘口爲妙公又笑曰我相汝晚福甚隆卽此未嘗不是機緣汝其

圖之漁人搖首不語詰且公與漁人作別返署急遣人拘萬年輕至公招至記室漁人戰兢伏地不敢仰視公拈髯笑曰汝第舉首倘識卜人否漁人仰視公急叩首曰小人死罪求公見恕公笑慰之曰我不汝罪汝其毋恐某甲之冤汝肯為具控不吝厚賞也漁人叩首答曰謹從尊命謹從尊命乃具詞控愬公立飛簽拘某氏並族長左右鄰至令漁人與某氏對質某氏猶強辨不已公謂非再檢驗不可比具文上達並叙人萬年輕之詞爰重率眾登山開墓啟棺時交仲春甲屍已潰爛臟腑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五

畢見腸中死蛇猶存公令某氏觀之某氏猶不肯承公怒甚叱鞭其背某氏嬌不勝刑乃吐其實初某甲得疾某氏有中表兄時來省視甲疾日劇某氏料不能起遂與表兄有私計甲死當據其產永為夫婦甲雖綿悞牀蓐一息粹難遠絕適見丐者蓄有小蛇二人有觸於心以百錢購得而致甲命死果無傷可驗智亦巧矣自是甲冤既白某氏凌遲處死其中表兄亦立斬以殉公又命族長擇族與子姪立為甲嗣以延血食遐邇聞之無不稱快公感城隍示夢刑牲致祭以酬之又以此事非

萬年輕莫曰且嘉其孝乃召母子至署為萬娶妻生子給錢小作貿易俾溫飽以終身焉

里乘子曰公自筮仕吾皖歷宰劇邑所斷奇獄甚多皖人至今猶津津樂道之其最著者莫如某甲之獄好事者已譜入傳奇播之管絃矣偶閱蜨階外史載黎襄勤公世序率江西時曾雪冤獄與此相類顧同一用蛇致命此由穀道竄入腹中彼由口竄入腹中為小異耳

張船山先生詆盜

遂甯張船山先生問陶以翰林山守萊州恃才傲上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四

官以先生才望素著皆優容之會長白某公巡撫山東先生來謁公謂其無禮心甚嫌之語方伯曰萊州張守書生結習未除太守為一郡表率原能勝任耶方伯固與先生齊年契好為之說曰張守雖係書生聞尚不誤民事時有劇盜桀驁狙詐屢斷屢翻承訛官皆莫可如何公冷笑謂方伯曰君謂張守不誤民事如其盜渠能定讞當即令其旋任否則予將登諸白簡莫怪老夫無情也方伯唯唯出語先生問君能定此讞否先生笑曰有何不能方伯大喜商諸廉訪即延先生至臬署訊盜

愈問先生計幾日可以了結先生笑曰此細事耳三日足矣又問需用何刑先生笑曰刑具俟用時再議所最要者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一大甕藉此聊助舌鋒斷不可少僉笑曰諾翌辰先生至臬署客廳簞坐炕上几置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階下置紹興佳釀一大甕一僮扇爐暖酒一僮執壺侍側一書吏在旁錄供呼盜踞膝前先生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而問盜曰汝鄰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長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尙未能獵獸也汝家何業也曰無所事事也斯時方伯與廉訪諸公俱在屏後竊聽以先生素工言語必能摘奸發覆不料所問皆瑣瑣細事殊與原案無涉僉相視匿笑又恐不能了結無以復某公之命深以為慮越日先生至臬署又問盜曰汝鄰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小人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鄉汝有父母乎曰小人父早亡母已下堂

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次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也曰薄田數畝務農為業也諸公俱復竊聽以先生所問無異盜復吃吃匿笑至第三日先生至臬署方伯與廉訪問曰君言三日了結今日下午當可了結公等請無慮也因傳諭皂隸人等預備刑具聽候結案先生至客廳依舊箕坐炕上以乾脯下酒呼盜踞膝前問曰汝鄰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居鄉乎居城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也汝有父母乎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人有兩兄皆亡故矣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尙呱呱在抱也汝家何業也曰無田可畊或漁而或樵也諸公竊聽益復相視匿笑謂先生所問如老嫗絮語何能定讞至日晡後先生乃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命將酒脯徹去傳集皂隸準備刑具聽用先生正色危坐而語盜曰今當問及正案矣我觀案牘前承訊各官所讞一一屬實汝何屢斷屢翻也盜叩首曰小人實係負冤尙求矜

蔡先生拍案比曰汝休矣人謂汝桀驁狙詐實屬不謬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汝三日所答前後迥不相符瑣事尚如此反覆况正案耶汝果從直吐實尚不愧為好漢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即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証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亦不為過汝須自忖毋自討苦與也盜猶欲強辯先生叱左右嚴為用刑斃命勿論盜急叩頭乞命情願吐實誓不再翻先生大喜立命畫供其案遂結方伯與廉訪諸公在屏後聞之歎服不置比復命某公公嘆曰名下固無虛士不謂張守有才如蘭若館外史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此今而後不敢輕量天下士矣一時歷下傳為美談云

張靜山觀察折獄

滇南張公靜山觀察其仁由進士為蜀中令所至輿誦洋溢計典屢膺上考道光乙巳夏以蓬州牧特擢新安太守甫下車有兩姓爭墳互控者稽核舊牘自嘉慶甲戌年興訟至是已三十餘年矣公詰問書吏何遲久不能判斷書吏對謂此案每新太守莅任例來互控綠兩姓俱無契據無從剖決只合置之不理公叱曰天下豈有三十餘年不結之案立命傳諭兩姓五日後登山驗

看聽候判斷翌日公沐浴齋戒祈禱城隍夜宿廟中求神示夢五日後親自登山訊斷兩姓俱至一姓係望族其人納貲以郡丞候選衣冠華美容止甚都一姓係老諸生年已七十許貌甚寒儉公大聲諭之曰汝兩姓為祖興訟歷久不懈孝思可嘉惟聞自經具控彼此阻祭為汝祖者毋乃餒而實甚汝心安乎兩姓皆伏地稽顙唯唯請罪公笑曰吾稽舊牘見汝兩姓各執一說皆近情理所恨兩無契據耳既思天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真必有一偽非求神示夢究不能決昨特沐浴齋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八

戒禱宿城隍廟中果見神傳塚中人至自稱為某某之祖被某某誣控求我判斷我已許之矣願一經明白宣示真偽既分是非立決此後是其子孫方準登山展祭非其子孫即不準過問吾憐汝兩姓皆係孝思勞苦多年孰真孰偽孰是孰非皆當別祖過此以往不能並至矣汝兩人以為何如兩人皆稽顙對曰謹從尊命

扣老諸生居先郡丞次之老諸生迺勉整敝冠次且走伏墓前草草三叩首畢起身乾哭顏色忸怩口中喃喃不解所謂公笑謂郡丞曰渠已別墓次當輪至

汝矣郡丞聞言涕淚泣然乃側身伏拜墓前大聲泣曰
子孫爲祖宗興訟多年不辭勞苦今郡伯禱神得夢一
言判斷究不知眞僞是非可否不謬倘所夢不實爲子
孫者此後不能與祭矣與念及此能勿悲乎言畢痛哭
臥地暈不能興斯時觀者如堵見之無不惻然太息公
笑謂衆曰觀兩人別墓情形眞僞是非汝衆人當其喻
之尙待吾明白宣示乎衆人等羅拜對曰微公言小人
等皆喻之矣因共贊郡丞爲眞孝子而不直老諸生公
命衆扶郡丞起拳拳獎慰老諸生惶愧俯首嘿無一語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聖

公謂老諸生汝別墓情形衆目共見撫心自問尙有何
說老諸生汗流滿面自稱知罪公笑曰汝既知罪吾亦
不汝咎但自今以後憑衆剖斷白歸郡丞毋得再訟汝
心甘乎老諸生唯唯聽命誓無反覆公乃親筆書判令
兩姓畫押三十餘年難了葛藤一旦斬絕衆口稱快蓋
此山本郡丞祖墓老諸生偵知其久失契據意圖騙占
初與郡丞之祖興訟至郡丞已歷三世歷任太守皆意
郡丞家爲望族未免欺老諸生式微咸有矜憐左袒之
心而孰知腐儒叵測以樸陋文其奸詐向非公巧以神

道設教黑白何由昭晰耶是年秋公舉行郡試延予襄
校試卷公固善飲酒酣嘗爲予述之頗自得意予叩公
祈夢城隍究竟果得夢兆否公笑曰此姑妄言之耳吾
思兩姓既無契據只合令其別墓以察其情形果係眞
子孫自有纏綿難捨之狀否則出於勉強倉猝間難以
掩著矣大抵人卽無良於稠人廣衆之前斷未有甘心
厚顏而直忿以他人之祖爲祖者天良未盡猶亡祇在
此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吾懸揣此情姑託言神夢
以微察之不謂果以此而竟決是非眞僞也合座聞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八

聖

無不嘆服予特筆而識之凡留心折獄者遇疑難事亦
可以此爲法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又未可泥而不
化也

里乘卷九目次

節錄土司婚禮記

擷錄海上紀畧

海吼

天如神

木龍

水仙王

糠洋 草洋

大崑崙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目次

琉球

日本

紅夸

西洋國

宇內形勢

附錄海上占風雨

暴風日期 附圖

擷錄豁意軒錄聞

城隍赴任

武昌徐商

厲鬼作祟

金聖嘆

玉兔

繼來禪師

閻和尙

犬妖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目次

里乘卷九

桐城 許奉恩

賸媿

節錄土司婚禮記

向聞昔人所紀滇黔犵獠風俗凡男女婚配大都不外吹蘆踏歌揮竹為標先野合生子而後成禮以為陋習殊不足取頃閱江陰陳定九先生鼎所撰滇黔土司婚禮記則甚堪豔羨茲姑擷其大畧云滇黔土司其先本鷲氏左傳所載羅人鷲人是也楚滅宋蔡羅鷲四國俘其家室放之南徼遂成苗四家各有後裔冠婚喪祭衣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食一秉周禮仍從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後鷲氏伯仲佐武侯平蠻有功兄王於滇東去烏為龍氏弟王於滇南加凡為鳳氏同受爵於蜀漢今宅第仍王家規模四家多為姻好嫡長女為嫡長婦必媵八人猶古諸侯一娶九女遺意也定九先生十歲時從季父宦滇中踰年季父歿隨其季庶母錢並錢之兄伯可僑寓滇中境甚窘錢所存不上百金交其兄伯可服賈販售建煙藉得什一伯可由是得與龍姓土司官交往定九幼慧從季庶母受書年十四通舉業兼攻詩古文詞會 詔收八

股為論策滇人雖老生宿儒多不知論策體裁知陳孺子幼而能文龐首皓髮皆願執贄門下歲可得脩脯數百金用遂不乏定九冒滇籍十六歲舉於鄉初名太夏字禹鼎因官甌削籍乃以一字行而就軍功初伯可因賈識龍氏土官遂罷賈而館於其家龍氏極愛才以定九幼而能文遂字以嫡長女十七歲畢姻嫁資足圩王侯龍女少定九三歲名繼桓字幼君美而慧幼通契文工契書兼工繪事媵者八人曰蘭衍曰甄姑曰鄭重曰琬香曰蕙雪曰安節曰蕊珠曰瓊鈿皆殊色或養于同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姓或選于良家或田于庶產中國士大夫娶彼嫡長女禮亦媵八人以王臣加於諸侯也龍土司以定九貧為大治第而後成禮第凡十三層極輪奐之美中十層各五楹有頭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皆平屋其後即書樓粧樓藏樓繡樓護樓層各有廂二楹三堂後左右各五層皆樓各三楹廂各二楹左右各分貯四媵各侍女四人老嫗一人器物多紫檀花梨最愛藝沉速安息等香長官女有纏足者民間多不然而纏足極易山有草曰威靈仙煎其根濯之數日即織如新月女子尚短衣

長只齊腰裙尙百摺或二百摺富者常穿五重貧亦二三重男亦然其衷衣及視冬夏皆紵處女夜卧不脫不沐臨嫁方沐嫁後日一沐沐畢必塗以蘇合油貧者以羊脂故膚皆如凝脂衷衣與視相接皆聯金扣扣以百數視口與羅襪接亦密扣之扣圓而扁貧家以鉛錫爲之合登定情始解定情後復着如故生子始去親迎之日奏蠻樂苗女數十輩衣緋擊諸葛銅鼓盤旋環繞於庭中歌聲如鶯啼芳樹筆難形狀以朱絲一縷繫婿左臂引絲入室繫女右臂牽女出以錦蒙頭債相贊拜如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禮畢債相乃更錦衣舞蹈擊銅鼓謳苗詞請新人登車舉家哭送諸媵母亦擁女泣涕登車既至婿家一媵着緋衣持鑰啟門引新婦臂上朱絲付新郎牽婦下車侍女扶諸媵出共擁新婦入青廬夫婦交拜媵皆隨新婦後行禮席地坐欲交杯諸媵亦雁行列坐新郎新婦各一飲挨遞諸媵飲畢相者擊銅鼓歌喜詞撒紅豆爲祝多男奏樂畢相者引新郎安諸媵室緋衣媪卽閤房門爲新婦更衣履進香湯凡三沐焉相者引新郎從右安室其信尙右故先在侍者扶媵參新郎而坐受二拜

答二拜老媪進媵者酒手奉卽飲半媵接跪飲畢起鞠躬者四侍女扶媵入幃相者復引新郎安第二室禮亦如之左右八媵次第安畢相者引新郎還正室更衣相者出新婦出迎鞠躬者四新郎答以四揖攜手入幃媵新沐畢更衣俱至幃中亦鞠躬者四新郎新婦答禮畢告辭各歸房房鷄鳴諸媵櫛沐至新房遞茶賀喜候新婦粧畢均隨新郎新婦至姑寢門外遞茶姑受茶不接見令婢辭焉卽率婦及媵於寢門外再拜而退第六日張樂設席後堂卽與婦拜天地祖先及寵次拜姑次女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親次小姑諸媵隨婦後行禮南向一席坐新婦東向八席坐諸媵西向四席坐諸女親西北向一席則姑與小姑主焉姑遞杯箸婦跪辭小姑代行禮畢婦遞姑杯者次女親次小姑飲三爵徹席更衣再飲三爵婦率諸媵下堂拜訖隨姑入室爲姑進幃帳衾枕衣服首飾奉沃浣候姑寢乃率媵退自是每雞鳴必起櫛沐率諸媵至姑寢門如未醒卽默候既醒則呼內侍女啟門入爲姑着衣履櫛漱沐浣進早膳訖乃退中午亦率媵奉飯每日以一媵侍其役旦暮爲姑滌溺器整衾枕候寢然

後退日日如是若有疾則請假俾諸媵奉事如前三月請設三代祖先神主夫婦率媵謁焉肆筵設席大堂會男後堂會女夫婦執贊徧拜長者各受貽贈而成婦焉每室除侍女外另有室媪一室均受約束又總立一室老室老者宗人中年老媵婦之有品德者也聘請掌一家之事皆聽其指揮不敢違命其人能熨文家中事事登簿以報岳家性極端嚴婦及諸媵并侍女人等稍不合則罵詈輕則搥以掌重則杖之見者無不膽落各媵女獨處臥則不許偃仰縱橫既覆以衾外加繡袱四角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五

鎮以銅獸重或二斤若不合其轉側者寢後即禁復起溲溺幃外徹夜張燈榻前每夕輪一婢伺值室老時行潛察一聞鼾聲即排闥入捉其髮而扑之每二鼓即寢雞初鳴室老即擊銅版者七各房室媪亦各擊銅版以應之促諸歸起櫛沐畢俱集正室爲主婦治粧粧畢偕往候姑凡有身者立少不端坐少不正臥或偃仰從橫及醱酒茹葷者室老輒嚴誡之又婦凡爲姑滌溺器浣衣服治裳履整衾枕進飲食生子者連三日生女者二日未生者一日次第挨班無或少紊皆室老主之雖

主婦必身親其役不敢假手於人有疾請假始免至主人欲與諸媵坐必其卧榻乃可若於短足月等類室老知之必加撻責媵或逢怒主人室老亦必勒其褫去下衣當庭痛扑不宥故舉室媵婢從無喧嘩其畏室老如三軍之稟令大帥也其俗岳岳父母極愛憐婿龍媪故時至定九家先是定九親迎後龍媪初月一至後則月兩三至或四五至至則必熟視女眉目及婿眉目時與室老作密語定九不解所言何事以意揣之似以婿年幼尚未知與乃女定情也又時時密問女女輒融然面赤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六

俯首不答固問固不答龍媪輒咨嗟頓足而去定九及其母均不解惟納悶吁嘆而已他日又來密問女見女不答輒垂涕女不得已密附母耳語數言龍媪嚙然大喜起撫定九肩者再欣然含笑而去定九有表妹錢氏名潔字素瑜少定九四歲伯可女也亦美而慧上書能詩尤善長短句初陳母見龍媪與室老密語不解所謂心甚憂之錢女以在苗中久悉解其語乃寬慰陳母曰毋憂也無他事耳我知之矣陳母叩之又羞不能答蓋難於啟口也陳母憂疑益甚半載後彼此漸通漢苗語

言定九私詢婦乃母向日垂涕頓足之故婦一以告臬
不出定九所揣也定九勿時膽最弱怯常聞舅氏伯可
言龍鳳四家在苗中風氣頗正親子弟姦僮僕婦女殺
必不宥聞之心益悚方合昏後安諸媵室自以爲皆送
親來之女我有主道禮當安其室至諸媵奉酒又以爲
內家之人敬我嬌客耳益不敢或犯後見其同婦事姑
稍稍怪其爲侍妾又見其與婦同起居若非卑賤之流
見婿輒侍立不敢抗坐夫婦彼此言語不通無從問訊
竟不識其爲何等入蓋諸媵半屬宗人半選良家大都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七

皆家臣之女其齒以新娘居中土而遞長至四齡下而
遞幼至四齡是猶仿周制也服飾器血皆與主婦同惟
主婦多一金項環耳釧則以金起花他皆素金耳釧此
小異也一夕龍媪携酒進來大張花燭於下房盛設幃
帳衾枕令媵者蘭彷彿嚴粧出拜陳母次拜定九夫婦及
室老諸人後拜龍媪各奉酒三爵畢歸下房日映龍媪
去新婦携雙燭引定九寢下房定九笑問何爲婦曰寒
門家法凡女適人半載不孕卽令媵妾入值期早生子
今妾空侍巾櫛六閱月矣蘭姊長當首入侍家慈故特

送花燭來耳且男子結褵做鄉風俗期一年舉子不則
嗣續艱矣家慈前所以皇皇者爲妾之不振也自是間
兩日蘭必入值雖初鳴卽去詩所謂戴星而往還者非
歟兩月蘭不孕龍媪又如前携花燭酒肴來送甄姑入
值一切如蘭儀月餘大婦及兩媵均有孕孕者室老卽
不令入值且有厲禁蓋苗中嬰兒最忌出痘百無一二
生者痘氣又易沾染卽壯夫染之亦無不痘痘無不死
常因一兒出痘禍延一鄉竟絕噍類惟一受孕卽禁與
男子接兒生卽決不出痘故大家皆設室老專司其事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八

小戶則其姑嚴察之凡婦今夕受胎翌晨眉間卽有一
縷紅絲隱約現出大家婦人每早必參見室老室老一
見卽知日若有孕矣立爲移榻獨宿夜必局鑰室老日
夜防閑不少踈忽至七月胎成方敢解嚴以關係非一
人一家故也龍媪以三女皆孕大悅以次備花燭筵席
送媵者鄭重琬香蕙雪安節蕊珠瓊鈿六女入值乃已
八媵中惟琬香與婦面酷似定九每誤認爲婦輒拉手
與語琬香每誚讓曰我非娘子郎君幸尊重人皆恒以
爲笑他日婦故與定九戲以環納琬香項令入寢室定

九方踞坐榻上以爲已也婦者拉手與語琬香翩若驚鴻踉蹌趨出定九深訝之少選婦入項無銀則以爲琬香也急問娘子焉往婦笑曰誰爲娘子者輒與郎前坐於榻定九又深訝之以爲勝向不敢與主人抗也無何琬香入探鏡還納婦項顧而嗤曰還郎君娘子舉室開然大笑大抵苗中山峯巒相同者多故人之面目亦多相肖不獨婦與琬香爲然也惟惜龍女十七歲卽罹產難而卒定九繼娶者卽表妹錢潔也初潔與龍女最相親愛定九出遊潔卽與龍女同居長枕大被相擁而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九

卧不啻同懷姊妹及龍女永訣時告之父母以服飾珍玩罄室與之且日願二老視如已出藉慰親心兒目亦瞑矣既歿潔悲哀甚切龍氏翁媪見待女真摯愛喜而繼爲已女以歸定九奮贈較倍於親女潔以勝中名蕊珠者色尤豔麗乃自教之書畫並請九章算法能推日月蝕絲毫不爽未幾定九北上會吳藩叛滇阻兵不能遽歸潔以憂思抑鬱尋卒不逾年蕊珠亦卒定九所記甚長予擷其十之四五如此

里乘子曰往予觀叢書所載才人遇合之隆或託之神

仙或託之龍宮甚或託之鬼怪夢寐大抵不過莊列寓言未必實有其事所謂子虛烏有姑存其說可也今閱定九先生所記雖出苗中其粧奩富厚禮節雍容服食起居之安適求之世家巨室亦不可多得况龍女與八媵和悅不妒閨中善戲謔今誠如張京兆所云殆有甚於畫眉者而繼配又得錢女遇合亦不可謂不隆人生如此南而不易也惜定九不達輕離遠別卒使冰絃再斷美道同凋豈豔福太稠書生命薄不足以消受耶

擷錄海上紀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十

曩在都中見達君經圃所刊郁君滄浪裨海紀遊一書係于役臺灣按日筆記後附海上紀略數則所誌異聞異見並濱海各國人情風俗甚詳意者亦有心人也爰擷錄以公同好郁君名永河武林人官閩省牧令達君名綸襄平人仕隱未詳

海吼

海吼俗呼海叫小吼如擊花控鼓點點作撒豆聲乍遠乍近若斷若連臨流聽之有成連鼓琴之致大吼如萬馬奔騰鉦鼓響震三峽崩流萬鼎共沸惟錢唐八月怒

潮差可彷彿觸耳駭愕余常濡足海斷俯瞰溟渤而靜
涖淵渟曾無波濤不知聲之何從出然遠海雲氣已漸
興而風雨不旋踵至矣海上人習聞不怪曰是雨徵也
若冬月吼常不雨多主風

天妃神

海神惟馬祖最靈即古天妃神也凡海舶危難有禱必
應多有目親神天維持或神親至救援者靈異之迹不
可枚舉洋中風雨晦暝夜黑如墨每於檣端現神燈示
祐又有船中忽出燭火如燈光升檣而滅者舟師謂是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十一

馬祖火去必遭覆敗無不奇驗船中例設馬祖棍凡值
大魚水怪欲近船則以馬祖棍連擊船舷即遁去相傳
神為莆邑湄州東螺村林氏女自童時已具神異常於
夢中飛越海上拯人於溺至長不嫁後屢昭靈顯人
為立廟祀之自前代已加封號康熙二十三年六月王
師攻克澎湖靖海侯施 屯兵天妃澳入廟拜謁見神
衣半身沾濕自對敵時恍見神兵導引始悟戰勝實邀
神助又澳中水泉僅供居民數百人飲是日駐師數萬
方以無水為憂而甘泉沸湧汲之不竭表上其異奉

詔加封天后至今湄州林氏宗族婦人將赴田者輒以
其兒置廟中曰姑好看兒遂去去常終日兒不啼不飢
亦不出闕至暮婦歸各認已子攜去神猶親其宗人之
子云

木龍

凡海舶中必有一蛇名曰木龍自船成日即有之平時
曾不可見亦不知所處 有木龍去則舟必敗

水仙王

水仙王者洋中之神莫詳姓氏或曰帝禹伍相三閭大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十二

夫不一其說帝禹平成水土功在萬世伍相浮鷗夷屈
子懷石自沈宜為水神靈爽不泯划水仙者洋中危急
不得近岸之所為也海舶在大洋中不啻太虛一塵渺
無涯際惟藉檣舵堅實繩碇完固庶幾乘波御風乃有
依賴每遇颶風忽至駭浪如出柁折檣傾繩斷底裂技
力不得施智巧無所用斯時惟有叩天求神角崩楫首
以祈默宥而已爰有水仙拯救之異余於臺郡遣二船
赴雞籠淡水大風折舵船腹中裂王君云森居舟中自
分必死舟師告曰惟有划水仙可免遂披髮與舟人共

蹲舢間以空手作撥棹勢而眾口假爲鉦鼓聲如五日
競渡狀頃刻抵岸眾喜倖生水仙之力也余初不之信
曰偶然耳豈有徒手虛棹而能抗海浪逆颶風者乎顧
君數公曰有是哉曩居臺灣仕僞鄭從澎湖歸中流舟
裂業已半沈家謀其划水仙舟復浮出直入鹿耳門有
紅毛覆舟在焉竟度舟底久之有小舟來救眾已獲拯
此舟乃沈抑若有人暗中持之者甯非鬼神之力乎迨
八月初六日有陳君一船自省中來半渡遭風舟底已
裂水入艙中鷁首欲俯而桅又中折輾轉巨浪中死亡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三

之勢不可頃刻待有言划水仙者徒手一撥沈者忽浮
破浪穿風疾飛如矢頃刻抵南崁之白沙墩眾皆登岸
得飯一盂稽顙沙岸神未嘗不欲也陳君謂當時雖十
帆並張不足喻其疾鬼神之靈亦奇已哉

糠洋 蕈洋

糠洋水面積糠糶半尺香蕈洋水面有物形如蕈亦積
半尺許皆水沫所成風濤鼓蕩不消不徙自浙中往口
本者必過之

大崑崙

林道乾明季海寇嘯聚在鄭芝龍劉香老前國據閩粵
不遂又遍歷琉球呂宋暹羅東京交趾諸國無隙可乘
因過大崑崙 山名在東京正市三下里與暹羅海港相近 見其風景特異欲
留居之其山最高且廣四面平壤沃土五穀俱備不種
自生中國果木無不有百卉爛熳四時皆春但苦空山
無人道乾率舟師登山結茅自謂海外扶餘足以據土
立國奈龍出無時風雨倏至屋宇人民多爲擄去海舟
又傾蕩不可泊意其下必蛟龍窟宅不可居始棄去復
之大年 國名在暹羅西南 攻得之今年王是其裔也臺灣有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古

老人經隨道乾至大崑崙者尚得詳言之前鄭成功以
臺灣小隘有卜居大崑崙之志咨訪水程風景甚悉會
病亡不果行

琉球

琉球國在閩省正東去中國最近然最弱小最貧商
船從無貿易琉球者以其貧且陋也其王於諸國悉朝
貢爲通貨貿易計諸國鄙其貧弱不萌侵奪之念彼反
得以貧弱自安其於中國率三歲一貢所貢硫黃皮紙
而三其所攜財貨惟螺與蚌殼螺可爲簞粟吹卽城頭

曉角是蚌殼斷之可以 北則有

陋劣傭兒所不顧憶吾鄉俗語謂厭憎之物輒 流囑
貨陋劣不自今日始古語已云然矣

里藥子曰唐末五代時各國紛爭惟高氏竊排一隅所
向稱臣人呼為高賴子獲利甚溥琉球朝貢諸國殆亦
襲其故智歟孟子謂仁者樂天下大事小智者畏天以
小事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彼琉球者亦可
謂善於保國者矣

日本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五

日本即古倭夷於海外為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
日中華為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
矣其國事一聽將軍主之國君如贅疣垂拱而已故其
國中構兵惟將軍是爭曾無有放弑其主者以國柄非
所操篡弑無益虛祿惡名用是得長守其國余謂琉球
貧弱日本不聞國政其開荆之主殆深得黃老之學者
乎又治尚酷刑小過輒死死有三等其一灌水水滿腹
則遍撻其身冷水散入肢體又灌之如此者三如枵然
大瓠膨脹而死其二懸腸割人肛繫巨竹稍一縱而竹

梢上騰肢體倒懸大腸盡出甚者為活燒以罪人鎖繫
杙上圍繞乾柴四面舉火其人輾轉良久而死又進於
此為倒懸殊不即死三數日後頭脹如斗五臟從口中
出皆非刑較地獄羅鬼之慘尤甚故其民皆畏法有道
不拾遺風其先大西洋人覬覦其國以天主教之言惑
之事露悉被夷戮今商舶至彼必問有無天主教人又
鑄天主像令人足踐而登若悞携一人往則以其船牽
置岸上盡納舟人於燧底焚之自此西洋人無復敢至
日本者其與諸國通貿易處曰長崎島男女肉色最白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六

中國人至彼暴露風日中猶能轉黑為白雖使桓宣武
黑王相公往亦當改觀婦人妍美白皙如玉人中國人
多流連不歸者今長崎有大 皆中國人所居也
里藥子曰相傳秦始皇使徐市浮海求仙徐至日本即
自立國以所攜童男女三千人相為妃匹滋生蕃衍今
其國王仍徐苗裔當秦焚書惟徐所攜至日本者獨能
幸免故十三經完書皆在日本向其國屬禁不許將書
盜賣出國近聞其國已惑入天主教遂目十三經為妖
書下令盡付諸火凡臣民人等如敢私藏不火者殺毋

赦喪心病狂何其烈也夫中華之所以為大國者自有天地以來所行皆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天不變道亦不變此中華之所以為中所以為大也乃日本夜郎自大竟敢目中華為小邦井蛙不知有天殊屬可笑况十三經為五帝三王周公孔子載道之書自遭秦燔遠遺外域已為不幸果使彼國之人能始終寶重護惜猶不幸中之幸茲忽天奪其魄尤效祖龍絕滅遺編務趨邪說良可浩歎然吾謂此或傳聞之過彼國崇正黜邪素嚴號令何忍一旦改轍耶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七

紅夸

紅毛即荷蘭國又曰紅夸一名波斯胡亦在西海外實大西洋附庸也性貪狡能識寶氣善貨殖重利輕生貿易無遠不至其船最大用板兩層斷而不削製極堅厚中國人目為夾板船其實固木為之非板也又多巧思為帆如蛛網盤旋八面受風無往不順較之中國帆檣不遇順風則左右舢折故讀去聲因逆風從對面來故作斜行左右物折以趁風力之謂欹側傾險迂迴不前之艱不翅天壤其在大洋中特船大帆巧常行劫盜使數人坐檣巔架千里鏡四而

審視商船雖在百里外望見即轉舵逐之無得脫者常至日本貿易日本倭知其為盜必使中國商船先歸計程已遠然後遣之余友顧君敷公能悉其理謂彼帆雖巧然巧於逆風反拙於乘順凡物之巧者不能兼擅理固然也若與中國舟航並馳順風中彼反後矣故遇紅毛追襲即當轉舵隨風順行可以脫禍若仍行舢風鮮不敗者况彼船大如山小舟既畏其壓與戰又仰攻不便安能與抗彼既恃所長於諸國舟航一切易視常屢侵交趾交趾人創為小舟名曰軋音船長僅三丈舢出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八

水面一尺兩頭尖銳彷彿瑞陽渡龍舟以二十四人操槳飛行水面欲退則反其棹變尾為首進退惟意儼然游龍船中首尾各架紅衣巨礮附水施放攻其船底底破即沈雖有技巧無所施設於是大敗至今紅毛船過廣南見軋船出即膽落而去中國東南半壁皆大海不無侵擾之虞軋船之製亦所宜講往時鄭成功取臺灣與紅毛陸戰彼所長惟火器機發即燃不勞點燧尺寸小物方俾巨礮外此則攻戰之理皆謬又足躡高底不便疾行多被殺傷臥不能起將卒前取其首輒為島

礮所中皆不敢近復視其屍蓋兩脛間皆縛小礮以膝對人其礮自發猶以傷殘之軀計毀人命可謂至死不僵者矣又凡所居處下必藏火藥事急輒發其機屋與人皆為飛灰志不受戮辱舟底亦然急則自燬帆檣之巧終不示人故諸國罕聞倣其製者

有紅毛船遭風誤過半線洋遇淺船膠彼知無復去理乃以布帆圍蔽其舟即於舟中另造小船三日而成鄭氏視為釜魚方集戰艦攻之彼悉登小船揚帆而去良久機發大船自燬人服其機警又舟中百物俱備造作

蘭荪館外史 里萊卷九

九

小船需用物料不假外求歎不可及

里萊子曰予曩遊鎮海見海舶之大者其高如山若以軋船環而攻之彼雖高大必不能逞方今寰海鏡清梯航靖謐固無論矣然未雨綢繆詩有明訓鄙意海疆各要隘不妨多製軋船無事以之巡哨有事即以之制敵則靈利安穩較之尋常砲船似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西洋國

西洋國在西海外去中國極遠其人矜目隆準狀類紅毛然最多心計又具堅忍之志析理務極精微推測象

緯歷數下迨器用小物莫不盡其奇奧用心之深將奪造化之祕欲後天地而不朽苟有所為則靜坐默想父死不遂子孫繼之一世不成十世為之既窮其妙必使國人共習而守之務為人所難為其先世多有慧人入中國竊得六書之學又有利馬寶者能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明季來中國三年遍交海內文士於中國書無所不讀多市典籍歸教其國人悉通文義創為七克等書所言雖孝悌慈讓其實似是而非又雜載彼國事實以濟其天主教之邪說誘人入其教中中國人士被惑多

蘭荪館外史 里萊卷九

十

販其教者凡各省郡縣衛所皆有天主堂局閉甚密外人曾不得窺見所有不耕不織所用自饒皆以誘人入教為務謂之化人彼國多產白金自明時已竊處粵之香山澳雖納貢賦而醜類實據我邊陲矣又歲運白金鉅萬至香山澳轉送各省郡邑天主堂資其所用京師天主堂屋宇宏麗垣墻周複文製為風琴自鳴鐘刻漏渾天儀諸器皆神饅鬼斧巧奪天工為費不可量窮年積歲製造不輟不藉中國一錢余謂紅毛密邇西洋自是同類英圭黎咬啣巴皆西海小國宜為并兼不足深

怪獨怪呂宋在東海外遠過中國萬里亦為所踞此其
心寧有厭足乎聞人多有逐利呂宋者謂紅毛政令一
如西洋之法分呂宋地為二十四郡有西洋化人其操
其柄禁民不得畫作必使晝寢夜興又寢室不容閉門
夫婦共寢榻上邏者時時遠榻前偵視有女及笄父母
不得主婚配必候巴黎按選稱僧曰其稍有姿者幸為
巴黎所留色衰放歸始令擇配父母死人手不得殮埋
巴黎假度亡之說昇置萬人坑中積久坑溢揚灰棄之
民人有資歲與中分四歲之後十不存一矣其禁畫作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三

者防民之叛也歲中分其資者務貧其民使不得為所
欲為也死者不令瘞埋恐山川毓靈欲無復生英傑與
爭國也用意設想皆在人情之外夫秦皇焚書坑儒禁
偶語徙豪傑以弱天下之民欲令子孫自一世二世以
至萬世長有天下雖同此心未至若是酷假令此輩得
志其禍尙忍言哉人情莫不戀故鄉而安本俗若棄父
母捐家室而反為利者已非人情矣計中國郡邑衛所
天主堂何止二千餘百區而居堂中醜類不下三四萬
人皆謂其父母妻子遠來必有所為矣為名乎為利乎

為遊中華之名山大川觀中華之禮樂政教乎其國君
歲驅其民於中國又歲捐金錢鉅萬資給之曾無厭倦
果為朝會納貢來乎抑歲歲饑饉移民以就食於中國
乎既無一於此殆復何求其有大欲存焉不待智者然
後知也而堂堂天朝曾無一人能破其奸已為醜類齒
冷脫有不信余言者試問日本何以禁絕醜類不令蹈
其境乎今而後尚有從其教而褒揚之者請以巴黎選
女之事告之

里藥子曰昔客甯波有客告予言凡入天主教者至天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三

王堂拜其酋長給銀三十兩比授紅丸趣吞之自後心
日昏迷久之遂視祖孫父子皆為平等除天主外凡天
地神祇祖先一概不祀天理人道絕滅殆盡有諸生某
甲素惡此教以貧難自存欲騙其銀又慮其丸作祟商
之妻使預濃煎下藥以待既拜其酋長吞丸攜銀歸急
索藥服之果將丸泄出爰取刀斧劈之不能開怒甚投
諸爐火亦竟不灰方驚詫間忽聞剝啄聲啓戶視之乃
其酋長使人來責甲悖教並索取銀丸詞色甚厲甲強
與辨其人笑曰君休饒舌頃丸神已歸訴汝投諸爐火

可速取還免懼後患也甲無如何遂並歸之初甲頗能文自後忽忽若失文思頓躓矣又言凡入天主教者其家人有病必報知酋長爲之醫治如不能起當瀕危時酋長先入其房閉門密幕窗櫺爲之誦咒度其生天俟氣絕乃開門令所親入房舉哀殯殮有某一家素奉天主教甚虔其母病革酋長如例爲之閉門誦咒有戚某不信其說以房故有樓梢伏其上鑽隙下窺見酋長扶病者坐牀上以被靠其後懷取一物塞其口又出一鍼長三寸許刺其兩目那涔涔出又取一小銅圓盒承其血復袒其胸以鍼刺其心血又涔涔出又取一小銅方盒承之既拭去血跡出膏藥貼其兩日並當胸小孔口中喃喃誦咒不知云何乃開門大聲呼曰病者已生天矣舉家羅拜伏地稱謝訖然後入房舉哀戚某自上窺之最確後以語人聞者無不匿笑然則由前而論吞丸之作法甚詭由後而論取血之居心更毒彼給銀三十兩者固爲欲買兩盒血計耳吾竊怪匹夫匹婦紛紛入教一身受其害而不知一家受其害而亦不知趨之若狂執迷不悟不亦重可悲哉

宇內形勢

天宇外涵大地虛懸於中古以卵爲喻似近之矣海水附隸於地而包山川原隰者又海也其中四脊八荒各占一區如益盎中貯水石然騶衍論天地之大如中國赤縣神州禹之所序者纔八十一分之一外此尚有九州凡一州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其外語近不經夫吾人所居所謂中華大國者以四天之下惟中華恰居天地之中耳不知天地之體既皆圓矣人處宇內頭戴天而足履地何莫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非中若必求天地之中則惟北極天樞之下此處如輪之轂如磨之臍如人身之心庶幾足以當之然天樞之下實在朔漠以北去禹跡甚遠中國一區道里雖廣若以天樞揆之其實偏在東南而東南半壁又皆海也自遼陽爲中國東北極際緣海而南爲天津次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門等五島與遼陽朝鮮相望一帆可卽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黃河之水由此入海次狼山揚子出焉次崇明上海爲吳淞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折西之柘浦海鹽次錢塘次甯波府有舟山廣八百里今

爲定海縣又有普陀巖觀世音之香刹在焉次台温次沙城爲浙閩之交過此爲福甯州次閩安鎮是閩省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廈門二山各廣數百里商船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漳與粵隣漳之南曰南澳屬粵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爲瓊瓊之南爲厓爲嶺皆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東面已盡瓊厓之間實爲東南隅緣海轉西則爲中國之南面矣盡粵東地而西爲粵西更西爲貴州省又更西爲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南盡處不盡於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三

六國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棄而不收麻六甲爲西面盡處惟北連中國餘三面皆海凡海船由廈門直指南離至東京水程七十更安南七十二更暹羅一百八十更漸偏而西歷六崑大年又轉北過柔佛始抵麻六甲水程二百更至此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後矣雖曰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自麻六甲斜指西北四十更爲咬啣音葛始渡西海咬啣西北爲啞齊音黃金鑿石取之其形正方不假鑄煉其主無嗣以女繼統今猶是女主啞齊之外中國舟航不能往相傳尚有英主黎音英鷄立產哆囉呢畢岐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庚

與咬啣等而荷蘭即紅毛大西洋等國皆在西海外其山最大又最遠自咬啣以綿巨而南爲萬丹又極南萬里爲馬神皆產胡椒蘇木自馬神轉東迤北爲文萊一所產極爲蘇祿產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爲呂蒙山負極阻爲蘇祿光澤中國人名爲淺水珠至此又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爲文武樓山以迄呂宋海船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啣叭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迂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南巽方經謝昆尾山

大小覆釜山遶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指正南水程一百四十更計自咬啣叭從西北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所蜿蜒數萬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海道遠過倍蓰惜其割裂分據不能統一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日本者古倭夷國在中國正東自其南言之去中國甚遠由甯波渡海水程三十五更北接朝鮮朝鮮去遼陽密邇既渡鴨綠便可馳驛而往與中國在斷續間雖謂之連屬亦可臺灣蕞爾拳石南北三千里東西三百里去廈門水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五

程十一更中間又有澎湖為泊宿地所處在東南五達之海東西南北惟意之適實海上諸國必爭之地也以諸國皆有商船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船不過至咬啣叭而止咬啣叭本非荷蘭特為紅毛所占設官守土不知者目為紅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驚悍狡獪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為紅毛所據分土番為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琉球在東海日

本之南呂宋之北去中國不遠以其貧甚故商賈蹙額視之相戒不往以余所知諸國繪為圖俾覽者知其形勢以驗益中水石之喻而已若夫騶子終始大聖之篇所謂大瀛海者渺不可稽存而不論可也

里藥子曰觀郁君筆記自謂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戶至而足履用特筆之俾留意斯世斯民者知之其略曰臺灣縣易藏奸宄事較兩邑為繁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六

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其升高陟巔越箐渡莽之捷可以迫驚猿逐駭獸平地諸番恒畏之無敢入其境者而野番恃其獷悍時出剽掠焚廬殺人已復歸其巢莫能向邇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髑髏加以丹堊置之當戶同類視其空髑髏多者推為雄如夢如醉不知向化真禽獸耳譬如虎豹遭之則噬蛇虺攫之則啣苟不近其穴彼無肆毒之心亦聽其自生自槁於雨露中耳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山

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
達東面東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
芄芄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
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
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天朝民矣又以小舟
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歸七人所得饋遺甚厚謂番
俗與山西大畧相似獨平地至海較西爲廣使當事者
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列澤焚山夷其
險阻則數年之後未必不變荆棘爲坦途而化盤飴爲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年九

笮爲良民也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
不知無求無欲自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
遺風亦恒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拘深瞪視似
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囁嚅聲呼酒曰打刺酥呼煙曰篤
木固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
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
不相柱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男女夏
則裸體惟私處圍三尺布冬寒以番毯爲單衣毯緝樹
皮雜犬毛爲之亦有用麻者厚可一錢兩幅聯綴不開

領服衣時以頭貫之仍露其背又有袒挂一臂及兩幅
左右亘袒者婦人衣以一幅雙疊縫其兩腋僅蔽胸背
別以一幅縫其兩端以受臂而橫擔肩上衣覆乳露
腹中衣橫裹僅掩私不及膝足不知履以烏布圍股一
身凡三截各不相屬老人頭白則不挂一縷箕踞往來
鄰婦不避也髮如亂蓬以青蒿爲香草日取束髮蟻蝨
繞走其上間有少婦施膏沐者分兩結盤之或有至妍
者亦露倩盼之態但以鹿脂爲膏彝不可近男子競尚
大耳於成童時向耳垂間各穿一孔用篠竹貫之日以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年九

加大有大如盤至於垂肩撞胸者項間螺貝纍纍盤繞
數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胸背文以雕青爲鳥翼網罟
虎豹文不可名狀人無老少不留一毳并五毛盡去之
有疾不知醫藥惟飲溪水則愈婦人無冬夏日浴於溪
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盆頻孕婦始媿即攜
兒赴浴兒患痘盡出其漿復浴之日不若是不愈也婚
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
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卽入與亂亂畢自去久之
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者以明私許之意也明日

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鑿上齣門牙傍二齒授女
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成婚終身依婦以處
蓋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世而孫
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番室做龜殼為
制築土基三五尺立棟其上覆以茅茅簷深遠垂地過
土基方丈兩賜不得侵其下可春可炊可坐可臥以貯
笨車網罟農具鷄棲豚柵無不宜室前後各為牖在脊
棟下緣梯而登室中空無所有視有幾犬為置幾榻人
惟藉鹿皮隨處臥夏并鹿皮去之藉地而已壁間懸葫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五

慮大如斗旨蓄毯衣納其中竹筒數規則新醅也其釀
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入清泉
和之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嘗然後進客客飲盡則喜
否則愠愠客或憎之也文呼其鄰婦各衣毯衣為聯袂
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為客狎喜甚
謂已妻實都故唐人悅之海外皆稱中國為大若其同
類為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絀之而不對其婦地產五
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食麥其饗飧不宿春曉起
待炊而春既熟聚家人手搏食之山中多麋鹿射得輒

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而已出不慮風雨行不
計止宿食云則食坐云則坐喜一笑痛一響終歲不知
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後求之衣飢然後求之食不
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為向背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
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計食而耕秋成納稼計
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麩葉來年新禾既值又盡以所
餘釀酒番人無男女皆嗜酒酒熟各携所釀聚男女酣
飲歌呼如沸累三日夜不輟餘粟既罄雖飢不悔屋必
自構衣需自織耕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為網屈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九 五

竹為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為而後用之腰
間一刃行卧與俱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
為得鍊則取澗中兩石夾槌之久亦成器未嘗不利於
用剖匏截竹用代陶瓦可以挹酒漿可以脩餅餠我有
之我飲食之鄉黨親戚緩急有無不相通鄰人米爛倉
紅飢者不之貸也社有小大戶口有家寡皆推一二人
為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眾番
不似滇廣土官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其先不
知有君長自紅毛始踞時平地土番悉受約束力役輸

賦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勒滅無子遺鄭氏繼王立法尤
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其實土番殺人非
謀不軌也麴葉悞之也羣飲之際誇力爭強互不相下
杯斝未_已手白刃以陷其脰間有平時睚眦醉後修怨
且日酒醒曾不自知而討罪之師已躡其門矣至今大
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視此
爲戒相率謂曰紅毛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畏之
逃去今鄭氏又爲 皇帝勦滅盡爲臣虜 皇帝真天
威矣故其人既愚又甚畏法曩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我 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
白鏹爲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仍沿包社之
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
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
麋鹿盡取其肉爲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
舶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
愚賤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
人男婦孩穉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爲妻妾有
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

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
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啟發樂生之心潛削
頑愍之性遠則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
禮教甯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古稱荆蠻斷髮文身之
俗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爲人文淵藪至若閩地叛服
不常漢世再棄而復收之自道南先生出而有宋理學
大儒競起南中人固不可以常俗限是在上之人鼓舞
而化導之耳今臺郡百執事 朝廷以其海外勞吏每
三歲遷擢政令初施人心未洽而轉眄易之安必肅規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曹隨後王者一守前人繩尺不事更張况席不暇暖視
一官傳舍孰肯爲遠效難稽之治乎余謂欲化番人必
如周之分封同姓及世卿采地子孫世守或如唐韋皋
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然後可噫
蓋亦難言矣然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此
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
夥長通事爲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
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卧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
任其播弄故社商有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幸

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初番人之愚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即有以冤訴者而番語味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阿諛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事之不啻帝天其情至於無告而上之人無由知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乃以其異類且岐視之見其無衣曰是不知寒見其雨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五

馳遠曰若本耐勞噫若亦人也其肢體皮骨何莫非人而云若是乎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且致疾牛馬且然而况人乎抑知彼荷多帛亦重綈矣寒胡為哉彼荷無事亦安居矣暴露胡為哉彼荷免力役亦暇且逸矣奔走負戴於社棍之室胡為哉樂飽暖而苦飢寒厭勞役而安逸豫人之性也異其人何必異其性哉郁君之言如此予昔聞閩人言番民性直率最易感化大可用况番地極暖歲穀可二熟且上壤膏腴曠地最多前山東劉玉坡制軍韻珂正督浙閩時番我叩轅呈請發督

入境開墾計歲人賦稅甚鉅制軍大悅特疏入告借為長白某相國所持其事遂寢今証以郁君所記果信域中有此沃壤摺棄誠屬可惜爰附識於此以俟當道之採擇焉

附錄海上占晴雨

天無時無雲雖濃雲叢鬱但有雲脚可見必不雨雲脚者如畫家繪水口石其下橫染一筆為水石之界者是也無脚之雲如畫遠山但見山頭不見所止

日色被體如灼三日內必雨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九

五

日出時有雲蔽之辰刻後雲漸散必大晴日初出即開明是日必不晴暑月久晴則不拘

日落時西方有雲氣橫亘天上或作數十縷各不相屬日從雲隙中渡過是謂日穿經緯來日大晴 或雲色

一片相連其中但有一二點空竇得現紅色是謂金烏展晴亦主晴

日落時西方雲色點淡一片如墨全無罅竇又不見雲脚者主來日雨若雲色濃厚當夜必雨

日落時西北方雲起如層巒複嶂重疊數十層各各盡

起者主大風雨山崩水溢之徵也應在七日之內余三
 觀此雲三遭大水矣處近山及江澗水涯間宜防之
 味爽時雨俗呼開門雨是日主晴味爽是初明時也五
 更雨鷄初鳴雨天未明雨天明已久雨皆主是日苦雨
 不輟晨起霧遮山脚主晴雲罩山頭主雨
 初雨如霧雖沈晦至午必晴 久雨後暫輟猶見細雨
 如霧縱令開朗旋即雨至諺曰雨前濛濛終不雨雨後
 濛濛終不晴
 久雨夜忽開霽星月朗潔主來日大雨若近暮經見紅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光然後見月則晴
 久雨後近暮遍天紅色來日必晴 俗云火燒薄暮天 雨天辰刻
 看巽方東南申酉看乾方西北但有一線開朗則主晴
 虹霓朝見西方辰巳必雨詩曰朝躋於西崇朝其雨古
 人已言之矣朝霞亦然諺云朝霞不出門暮霞適千里
 暮霞必主晴也 虹霓申酉見東方必晴 又斷虹雨
 端不連者俗呼破蓬雖見東方來日不免風雨
 月剛一三月暈主風雨 諺云小暈風大暈雨惟剛中人又以月剛為旱兆
 望山色極清明翠色欲滴三日內必主雨若山色如隔

濛濛者久晴之徵也
 柱礎流汗必雨
 凭几作書筆燥欲裂三日內必雨
 日入時惟東西常有雲氣南北必無若北方有雲主明
 日風雨甚者尤主暴風試之百不失一
 暴風日期 或先期即至或逾期始作總不出前三後三七日之內也
 正月初三日 真人暴 初九日 玉皇暴
 占風者以此暴為候此暴有風則
 遇暴期必不免無則一歲皆免
 十三日 劉將軍暴 十五日 上元暴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廿四日 小妾暴 廿八日 洗炊籠暴
 廿九日 烏狗暴
 二月初二日 土地暴 初八日 張大帝暴
 十九日 觀音暴 廿五日 龍神朝天暴
 三月初三日 玄帝暴 初七日 關王暴
 十五日 雷震暴 十八日 后土暴
 廿三日 馬祖暴 廿八日 東嶽暴
 四月初一日 白龍暴 初八日 佛祖暴
 十四日 純陽暴 廿三日 太保暴

廿五日	龍神暴 太白暴	五月初一日	南極暴	初五日	屈原暴
初七日	朱太尉暴	十六日	天地暴	十三日	關帝暴
廿九日	威顯王暴	廿九日	崔將軍暴	十八日	天師暴
六月初六日	觀音暴	十九日	雷公暴此 暴最恨	十二日	彭祖暴
廿四日	大姨暴	廿三日	二郎神暴	廿六日	小姨暴
廿八日	文丞相暴	廿九日	乞巧暴	廿二日	中元暴
七月初七日	王母暴	廿一日	普菴暴	廿五日	九皇暴
十八日	龍神大會暴	廿六日	重陽暴	十五日	中秋暴又 日伽藍暴
九月初九日	冷風暴	廿七日	金龍暴	初七日	防半雖未必盡 然有時而驗
十月初五日	風信暴	初六日	天曹暴	初五日	九皇暴

初十日	水仙王暴	十五日	下元暴
二十日	東嶽朝	十一日	西嶽朝
十一月十四日	水仙暴	廿九日	天暴
十二月廿四日	掃塵暴	此時期風司令無日無風 然南風盡絕凡背此處皆可治船	
又每月遇箕壁翼軫四宿之日必主風又朔望皆必 有風舟人謠曰朔望無好天又每旬之七八九三日 多主風			
里乘子曰占晴雨與風暴日期亦郁君卷尾所載者郁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君久習海上自謂屢試不爽爰擬錄以告海客倘有事 海疆俾知防患未然或亦不無少裨焉			

里蔡子曰右圖固摹郁君原本所繪者海內外各處
若列眉梯航者觀之亦可知所考焉更謂分書
夜為十更

擬錄豁意軒錄聞

門人金仰之清美吳門世家子也高祖諱祖靜字

安安以進士官四川布政少工書法曾與張文敏

公照同書天台山賦進呈仰邀 睿賞曾祖諱宗

楚字小笏官中書舍人著作甚富仰之嘗出示所

撰豁意軒錄聞一帙予愛其筆意頗類唐人說部

姑擬錄數條以資談柄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九

城隍赴任

廣西某郡太守挈家赴任甫入境薄暮霧起將繫纜于
山側忽見上流一官舫揚帆而來旗上大書曰某府正
堂與已衙無二疑是前官急呼榜人移舟相傍遽投刺
請見將命者入告出致詞曰各事所事未敢謀面也某
強之再四乃延入王人裁冠博帶凜然有肅殺意某具
陳姓字官職隨問公是何官今將焉往對曰余亦此間
郡守奉命而之新任某訝曰得毋有兩刺史耶曰非也
子隸陽而我隸陰也某大驚曰公殆為城隍之神耶曰

然某不禁股慄久之魂魄始定遂長跪哀告曰某家有
恒產無藉俸錢祇以老母在堂欲以官為榮養第風燭
可懼未識算盡何日且當以何疾殂乞尊神藉藉明示
神作色曰天機未可洩也某涕泣固請神乃惻然曰我
言之必遭天譴顧憐子至孝弗忍終諱子母兩年後
遭雷殛死於官舍此是前生未報冤孽耳某放聲大哭
更求禳解之法神曰子之官後當極人間之奉以奉之
某曰若此可免於難乎曰若此可速其死死既速難斯
免矣某仍拜求不止神命左右掖之出甫登已舟風雨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九

驟至一切所見條為烏有自是嗒焉若喪既抵任飲位
承歡凡所以奉母者靡弗至不踰年母以疾善終某倉
皇解綬扶櫬還里次歲仲夏忽一日雷電大作圍繞府
廡震擊屋舍殆遍至暮勢漸遠俄聞霹靂一聲將城隍
廟神像碎為齏粉天色旋霽蓋固遍覓某母不得審
知洩機之由乃以誅母者誅神耳救人而自懼於法神
亦愷悌也哉

武昌徐商

武昌徐商者少故無賴性嗜博博又輒負以致衣食不

給貧無立錐會隆冬大雪寄宿古祠內朔風刺骨四肢凍欲僵生計已窮將投漢江死天乍明徑出門去行數武至石橋上足忽滑仆地起而視之則雪積成冰水

有錢一枚徐念捐生而獲青蚨是意外事始以易餅餌亦可延片刻喘因拾取回步偶遇博徒某甲詢所自來徐以實告甲曰子何不以此錢博苟勝則有二庶可少療枵腹徐從之一博而勝甲請再又勝轉瞬間獲錢數十徐以其半易酒食餘者更博後蓋無弗勝者半年之內積至五百緡徐遂娶婦生子襄博而賈設肆通衢製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醫

諸竹木器日取其利以爲常時有饒商某爲羣商領袖強暴不法肆作威福楚中大吏盡與交莫敢犯者適部郎某公將出爲楚運使性剛正疾惡如仇奉詔後卽有鋤某意或遣急足馳告某某大懼寢食都廢客乃獻計曰市中有徐姓者故窮措大貌酷肖君曷不誘以利俾代君則君生矣某喜遽命駕造徐徐怪甚僮僕以迎而某亦謙抑盡禮觀其貌與已無二因邀徐至舍水陸並陳絲竹齊奏宴罷下榻精廬俱帳俱極華美徐茫然不解其故次日告歸某堅留弗許如是者三日徐曰君之

高誼已切五中願必有以用僕者乙明言俾釋疑慮某唯唯徐固請某始長踞陳狀且曰苟能相代十萬金亦易易事卽有死罪我當竭力以營之徐聞言面色如土轉念已本餘生既入犴陛必難倖免不若允其請身縱殺子孫弗失爲富家兒計亦良得乃日士爲知已用君誠踐言僕甘爲君死某更喜隨集腹心數人署券申誓先以萬金慰其家徐亦召妻子與訣某又以諸簿籍示徐徐素黠瞭如指掌某自潛匿謹室徐冒某名出交賓客乘堅策肥恬不爲怪而賓客亦弗疑也未幾運使公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醫

至甫下車徐率羣商進謁公叱曰爾惡已極擢髮難數今將窮治可洗頸以俟耳徐頓首曰某罪固大然所爲皆有裨於國用任勞任怨久已負不白冤茲幸福星照臨昭雪知有日矣公曰爾試言之徐乃強辯飾非條晰往事凡公之所謂罪者徐悉不居罪而居功有經有權娓娓動聽公不覺轉怒爲喜憮然曰人言未足信有以夫自是視徐如左右手事無鉅細咸委之明年公內調主人始出徐別去某感泣曰先生生死骨肉恩莫大焉十萬金何足以浼長者願五倍以爲壽徐力辭某遽命

輦金於其家而以僕馬送徐歸徐遂構甲第置沃產日
益以富後數歲某死于嗣弗振徐竟代其職云

厲鬼作祟

吳江鄉民某甲偶自田間歸遇少婦豔粧獨行龍眸疑
是近村人家尾其後將矚其所之約半里婦手解囊帶
張皇四顧似將如廁者適道旁有廢屋婦推扉入甲透
伺之良久不出忽聞號救聲乃躡足往窺但見屋內一
棺其蓋大啟中有物曳婦入甲大駭疾呼棺遽闔惟露
衣裾一幅在外甲奔告村眾訴之官官至其處破棺驗
蘭君館外史

里乘卷九

望

視婦身已殭一男子屍面色如生左手堅抱婦項右手
握人首一鮮血淋漓詢諸父老云滇賈客死江城旅櫬
寄此地幾三十年矣官令焚其屍而以人首埋他處移
牒滇省問境內有無怪異先是大理府某縣民父死未
殯一日聞棺內有格鬪聲啓而視之則屍已失其首亦
訢之官官正束手得牒喜甚遂令此人赴江省掘取所
葬之首依稀可辨果伊父也跡其格鬪之期即村婦被
難之日案雖結而疑終不可解夫以鬼殺鬼事已大
乃能取首於棺中劫婦於白晝萬里之遙一日而兩逞

其暴斯盡厲氣之所結歟

金聖嘆

吾宗聖嘆先生絕世聰明過目成誦然放誕不羈視青
紫如兒戲入泮未幾旋以六等被黜第二年仍以冠軍
獲雋如是者非一度矣既而學使者法公海歲試蘇郡
先生信筆直揮頃刻脫稿即以呈公公展閱見文體詭
異信僂警牙微嚙曰好秀才始退先生揖而進曰稟問
大宗師生員出署回寓道中設遇美婦人觀者是乎不
觀者是乎公亦不怒徐應曰一看君子再看小人先生
蘭君館外史

里乘卷九

哭

又揖曰謹奉教乃昂然出意中以為必又列六等也明
日公坐堂上獨判先生為四等即日發落將重施夏楚
廣文以其名士為之緩頰公弗許士子數十人亦同聲
籲請公愈怒立召先生至先生始懼惶悚伏地眾亦知
其不免公一見顏色忽霽命左右曳起曰余在京師慕
子名久矣昨見奇構誠知天才然國家名器豈宜玩弄
牢騷之氣君子貴有以養之子能痛改前轍余之願也
余豈真忍以子戲多士耶因於袖中出金榜而弁冕實
先生名於是先生感悔伏地大哭曰士得一知已可以

不恨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自此公遂與先生為莫逆
交後數歲先生以哭廟被毆棄市之日作家信託獄卒
寄妻子臨刑大呼曰殺頭至痛也滅族至慘也聖嘆無
意得此嗚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頸受戮獄卒以信呈
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啟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
菜與黃豆同喫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
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玉兔

浙江衢州某村王老媪者貧無所賴臨溪結草廬而居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日為人洗衣藉以餬口溪邊有巨石一方每搗衣於上
既歷年歲石遂光潤可鑑忽有江西大賈過其地願以
千金購之媪喜訝兼集知必有異因請益無厭賈曰囊
中資不敷俟我至餘杭更益千金重來交易耳訂期而
別媪思寶物而慢藏未免誨盜乃倩人運石於牀下守
護惟謹至期賈匆匆至材急詢石所在媪告以故賈頓
足不已連呼可惜曰我前日在數里外望見村有寶氣
蹤跡至此識石中有活兔一能吸日精月華係希世珍
是以不靳重值今來此地正怪寶氣已散熟意為爾閉

置幽室三光莫覩兔必餓死矣媪猶未深信賈立召石
工剖之果得小玉兔大如鼠潔白無比媪始神喪色沮
自恨福薄以兔贈賈賈仍予百金俾作終老之資焉

繼來禪師

康熙間繼來禪師卓錫靈岩山寺能知過去未來事一
日陞座說法遠近男女環聽師遍觀大眾忽指某甲謂
曰子神色不祥報前世冤者至矣其逆治後事甲大懼
懇求贖解之方師曰束草為人遍體悉以麵裹着衣裳
臥于牀上家人匿他室中必有所觀然此僅濟一時厄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九

耳甲辭歸屆期如言製備日既午瞥見巨大來自門外
猙獰可畏突入甲舍登牀嚙草人為齏粉咆哮而去次
日甲往謝師師擗蹙曰一難雖過第神色愈晦仍不能
免甲又長跪求救師曰大數萬無逃遁我既心動當全
子屍後月某日子可同家眾詣寺并攜二甕來我自育
法甲又涕泣歸屆期黎明即至師以二甕對合置大殿
之中使甲跌坐於內外用朱符封之師自坐佛前蒲團
上而命眾侍立身後日既午倏有長蛇丈餘自屋而下
腹灼灼如電先入殿內張吻咋舌若欲犯師師以袖揮

之蛇遶出戶繞窶盤旋首觸尾擊更向合口處噴以毒氣良久蜿蜒而去師乃命眾啟視甲已氣絕身腫如泡七竅盡流血於是妻孥大哭以棺殮之

閻和尚

山東有閻和尚者青州人披緇後雲遊四方十年始返至濟南千佛山寺中棲身主僧見其穢垢弗潔令供水火之役終日嘿無一語卽語亦多詭異人莫能解身衣棉衲寒暑不更有時於竈下執爨倦欲睡卽以兩足俛置火中代薪聽其自熱而竟曲肱爲枕安然入夢湯既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見

沸熱猶不止竅怪而視之見其狀驚甚大聲呼喚聞乃徐徐起拂去足上竈煤皮肉毫無損壞一夕人靜更深閻忽於牀上大哭眾問故曰我母將死矣天明出門去半月後卽來詢其抵家之日正伊母回首之時自此主僧免其役稍加敬禮郡人間名亦漸詣寺瞻拜閻惟閉目趺坐不與酬答或有病而向其乞藥者閻輒取地下黃土和唾爲丸付其人服之病必頓愈苟無緣則雖求弗與也旣而遠近皆知寺有活佛奔競若狂時先君知府事指爲妖僧命驅逐出境屬吏同聲諫阻先君愈怒

且將重懲聞之曰金太爺是君子我當避彼明日遂飄然遠遁絕不復至

犬妖

嘉興章某訪所親於中州任所因留官舍所居屋東廂係主人收貯食物處戶常扃一日章獨坐聞廂房咋咋作聲試往窺視見有大黑犬以首頂木几置墻隅更頂二小几壘其上乃躍登至巔恣啖梁上所懸熟肉啖旣盡下復頂木几置故處穿敗壁而出章異之次日以告主人適是犬在墻下聞言努目視章似懷怒意至夕章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九

五

旣寢犬忽推扉潛入口脚索丈許至章臥榻前以索約榻之長短廣狹量度再四仍叫索去章心悸假寐以俟未幾犬又如前狀章乃披衣起尾其後蹤跡之至廂旁茶圃中見犬于隙地上布索爲圍四周方廣與榻相若以兩足挖土成穴深幾二尺蓋欲致章殞命且將拽其尸瘞於此也章大駭奔告主人命縛犬而殺之嗚呼犬尙若此何況於人怨毒之不可結也甚矣夫

里乘子曰予聞小笏舍人生平酷嗜吟詩筆意在白陸之間歸田後與沈歸愚彭芝庭兩尙書結社酬唱嘗作

閨怨詩有入夢幽情未明白對花孤影又昏黃之句兩
公皆賞其裁對工巧得未曾有其全稿俱經兩公評訂
未付手民遽煨兵燹惜哉

蘭若館外史

卷九

聖藥卷十目次

記粵寇倡亂之始

記粵寇渠魁事跡

石達開

書秦小羅

書傅善祥

易容之

江西劉某

富賈某

蘭若館外史

卷十

中州某生

陳氏女

山東某縣幕友

林明府

趙孝廉

方復菴封翁

汪熊臣

徽州某甲

皖北粵東兩奇女

陳祥浦

小喜子

某甲

朱封翁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目次

二

里乘卷十

桐城

許奉恩

秋瓶

記粵寇倡亂之始

粵寇倡亂之始傳聞不一今據近是者謂之初粵西潯州府桂平縣某鄉有古刹蕪廢無僧住持鄉人士遂設為公所中舊供關聖觀音諸神塑像因共傭一人居守奉香火兼司啟鑰掃除等役土豪韋鎮故虎而冠素惑于天主教崇奉甚嚴其黨三千餘人議建天主堂因喉章至剝擯諸神像改祀天主傭者恐于眾怒拒不許韋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訶之曰爾敢抗吾耶爾但聽吾命脫眾有議之者有吾在不預爾事傭者懼其橫暴不得已從之無何眾至剝見之果大譁及詰傭者知其繇益怒羣擲天主於地蹴毀之仍供諸神如初韋之黨耳其事報韋韋怒往與眾理語多悖謬眾竊議曰察韋氏子所言所行殆病狂必及於禍吾儕須早為之計先發制之庶免波及鄉鎮固有巡檢才頗明幹眾皆備想崖末乞發弓弁往擒韋及其黨之魁巡檢謂非細故位卑恐干上官議盍浪好事且韋黨甚眾如不能就擒更速激其變必須計萬全乃

可行眾曰公第聲言奉郡密檄訪緝左道惑眾者不須公爲力吾儕自有計縛獻厝下然必公親往方能有濟否則姑息遺患爲虺不摧爲蛇奈何異日事發公亦不能辭咎巡檢深然其言爰率眾往乘其不備遂擒韋並其黨十餘人星夜檻馳赴縣同謁縣令委曲白所事令素選懦聞眾言噤不敢聲意頗嫌眾等多事比謀諸幕賓謂宜請郡守主裁令如言謁守守亦茫無灼見惟命暫將韋等下於獄待獄得左証再如律處治韋等既下獄令殊不以爲意既而韋在獄上書訟冤毅然以崇奉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二

天主教自任不少諱且言世上天地君親祖宗神祇皆聽命於天主可惜世人不察吾將大倡其教普救天下並求釋放出獄宜反坐巡檢等人結黨畔道罪名云云滿紙邪說令置不理韋之黨知令庸弱無能將謀劫獄鄉人士偵知之亟白令乞爲備因謂韋所上書即可據爲左証速治其罪無使滋蔓令但笑謝之韋之黨聞鄉人士所言怒甚遂劫韋等於獄首報怨於鄉人士大肆屠掠幸免者十之一二此倡亂之始也

記粵寇渠魁事跡

洪秀全蛋魁也藉名捕魚出沒海中專務劫掠其黨散布港汊一遇商舶經過吹唇聲號各港聞之頃刻彙集劫得貨財悉先上之洪而後瓜分賈客罹其害者指不勝屈洪素與相者楊秀清善楊先業儒應童子試屢黜於有司窮乏不能自存遂棄儒賣卜以資餬口性極狡黠能察言辨色臆斷吉凶禍福多奇中人頗神之緣嗜博博又輒負賴洪時濟其急心德之而欲有以報爰時以非分語之謀不軌嘗與洪之黨飲酣談天下形勢及用兵之法瞭如指掌並謬稱洪相貴不可言然舍已不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三

勝卧龍任洪黨信其言欣述於洪皆頓首稱賀洪益自負會韋逆劫獄倡亂恐勢孤不足抗大兵知洪有異志其黨乃往說洪奉爲僞天王以楊秀清爲軍師稱僞東王韋自爲大將軍僭稱北王又以蕭朝貴爲僞西王馮雲山爲僞南王蕭馮兩賊事跡不得其詳或曰皆海洋劇盜耳

石達開

石達開者以財雄一方素慕遊俠好結納而不擇其人門下食客實繁有徒類多無賴石居恒惟日與健兒馳

馬較射擊槌舞槩以爲樂先是其鄉有峻嶺爲劇盜所據劫取過往財物無幸脫者有閩客挾重貲經此聞而心悸久耳石名因投刺踵謁備陳衷曲乞庇護石憐而許之款留少住將擇健兒銜送過嶺盜聞之怒甚率其黨百人徑至石家欲圖擄奪石聞盜至令開門召入告之曰壯士之所欲者貨財也第念閩客挾重貲拋離鄉井以謀得什一意良苦今壯士不諒其衷將盡擄爲已有彼則本之不存利將焉望僕也滋不忍敢爲緩頰因準閩客貲約計五千金乃解囊如數列金于几謂曰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備不虞敬獻壯士代客請命倘壯士矜而宥之卽不帝身受其賜羣盜相顧嘆曰人言石公重義輕財信然吾儕所爲殆非人類今重違公命但令閩客就道毋恐然公所惠豐腆受之有愧敢辭石大悅治席爲閩客祖餞兼酌羣盜酒酣彼此傾吐肝膽意氣契洽相見恨晚席散閩客拜謝而別羣盜興辭石仍出前金殷勤投贈推讓再三始受其半羣盜既歸感石謀有以報之值石初度因備奇珍異寶錦繡牲醴之屬往爲壽石大合樂譙客三日盜亦在座有與石挾嫌者密報邑令謂石時藏

盜於家恐不免爲地方之害令正患盜聞言亟督兵役馳往圍其宅並石與盜盡擒之禁於獄中石與楊秀清故爲莫逆交嘗貨楊金而不責償楊旣爲僞東王欲報石德會石下獄遂劫出之稱爲僞翼王云

里乘子曰粵寇之變雖曰天運使然而人事究亦難逃其責也我聞金田嘯聚其初黨羽不過三百餘人向使地方有司果能設法化導格其邪心固善萬一若曹執迷不悟卽乘其勢尚未張一鼓殲之消患未形亦不爲虐所謂去莠安良亦賢有司之責也乃計不出此卒使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星星烽火燎及崑岡涓涓沆泉蕩成巨浸迨順流下窺竊據金陵十餘年來沿江一帶民無完居屠毒生靈不可數計試觀其猖獗無忌形同梟獍不真令人髮指哉有自粵西來者言衆賊實無伎倆卽韋逆而論以巡檢下僚督衆往捕如縛鷄犬其易可知似此巡檢膽識亦殊過人而大吏聞之不賞其功反怪多事時事如此真可浩嘆故富其金田倡亂都人士懼其被累亦曾密白邑令邑令亦曾密白郡守郡守亦曾密白司道巡撫皆一一瞪目相視嘿無一語大都意存諱盜粉飾偷安方

且以持重自矜決不肯輕舉妄動激生事端致挂吏議
噫嘻為虺不摧為蛇奈何忍之須臾而孰知後日之既
如此之烈哉子虎口餘生備嘗艱苦閒關萬里徼倖生
還回憶十餘年來目擊流離瑣尾情形時復傷心酸鼻
而推原其始當日之為封疆大吏者雖百身亦豈能贖
其罪哉

書秦小羅

初粵寇陷金陵偽東王楊賊秀清就何紳宦住宅改造
偽王府窮極奢侈又製廣大楊可容十人每夕輪選所
蘭荪館外史 里乘卷十

掠婦女九人住寢淫媾無度婦女之含羞資忿抑鬱以
死者日踵相接也一日楊賊夜醺庖人進麵一簋時賊
已中酒不能食以食侍者七竅噴血立斃賊驚且怒以
人之謀鴆已也盡出所有婦女不下于人發偽官研訊
偽官承賊意旨將次第嚴加拷掠忽一女年可十六七
柳眉蘊怒杏靨含嗔裊娜而前嬌聲喝曰謀鴆殺楊賊
者我秦小羅也不預他人事偽官詰之曰自賊陷城不
幸一門慘遭屠戮我被擄在此所以暫緩須臾無死者
原欲棄間手刃賊首以泄家國恨奈苦無兵械又不得

當祇藏有砒屑少許為他日自盡地適見麵心動因潛
下之將圖一快意雖粉骨亦甘心焉今計不成數也然
觀賊所為必膺天誅特時未至耳我死固不足惜獨怪
爾曹儼然鬚眉男子孰非食毛踐土竟腆顏事賊為之
爪牙受其豕畜而大噉之一旦天兵雲集醜類盡殲漏
網難期噬臍莫及而爾曹悞入迷途不知早為自新智
反出我女子下矣不亦羞乎偽官聞言頰首愧汗箝口
無語會楊賊偽旨疊次敦逼問狀偽官不敢諱遂以實
告賊怒命寸磔以警眾小羅引頸受刃全無懼色賊黨
蘭荪館外史 里乘卷十

見者多竊竊稱歎越日偽官竟慚悔自經以殉小羅名
敷金陵人偽官姓名里居無可考

里乘子日方粵寇蔓延兩江總督某以封疆大吏奉
命九江防勦遲遲其行卒乃掩耳盜鈴開門揖盜長江
上下縱橫袤亘千餘里城郭閭閻悉罹烽火彼雖一死
不能被辜試繩其初心豈有涓埃計及於報 國哉小
羅一女子耳猶知以泄家 國恨為重同一死也小羅
之死重如泰山矣君子於是悲小羅有殺賊之心無殺
賊之力而又歎兩江總督有殺賊之力無殺賊之心天

下事何其相左也觀小羅所言能使偽官慚悔自經而
凡天下之爲鬚眉男子者能不聞風興起乎

書傳善祥

傳善祥者亦金陵女子之授偽職爲女丞相者也容華
媚治資性儇黠幼讀書粗知大義詩賦文詞頗能暢曉
年十六嫁同邑王生生故寒素爲人樸鈍齒逾弱冠猶
艱於一衿傳自歎所適不淑每庸奴其夫生心雖嫌之
而口不敢言嘗應童子試被黜歸傳適在門他顧若無
睹生志詎之傳諂讓之曰因休矣爲丈夫者年二十許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八

尙不能博一衿猶負氣嚇婆子復何爲者可惜妾非女
夫耳假若妾易釵而冠莫道一衿卽掇取科第亦易易
也因休矣作此醜態誰耐看耶生聞言益恨恨由此夫
妻積不相能旣而粵寇陷金陵生亡去不知所之傳被
擄在僞東王府楊賊旣悅其色傳又自銜其才賊大加
寵任官以女丞相凡僞文往復皆歸司掌楊賊與傳嘗
同飲酒酣戲撫傳背作驕態曰孤以匹夫起市井中提
三尺劍從粵西順流而下所過郡縣聞風奔潰今雄踞
江南貴爲東王偶一聲呼全軍聽命後宮美人充下陳

者以千計大丈夫處世如斯亦足矣以卿視孤亦可謂
一世之雄也耶傳時亦微醺恃寵忘形不覺吃吃笑答
曰因休矣爾不過粵西一小賊幸逢劫數乘閒竊發才
竄得江南一隅地內受制於天王外受困於官兵而猶
自足驕人復何爲者可惜妾非丈夫耳假使妾易釵而
冠莫道江南卽縱橫天下亦易易也因休矣作此醜態
誰耐看耶賊初以傳必迎合其詞而加諛焉今聞所言
殊出意外乃勃然變色怒叱曰賤婢安敢侮孤耶立命
幽諸空室遲明加誅不貸詰旦僞執法者請行刑楊賊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九

悔之而赧於反齒漫應曰賤婢侮孤罪固不赦但係女
官不敢自尊是不得不請命於天王遂具狀上於僞天
王洪賊秀全以事無大小皆楊處分此細故何獨請耶
沈思良久笑曰我知之矣爰降僞詔曰按狀女丞相傳
醉侮東王大不敬罪應立決但念其頗著微勞且屬酒
後失言如恩從未減着荷校七次禮拜而宥釋之仍許
復官辦公自贖賊中故奉左道七日禮拜一次七次蓋
四十有九日云楊賊接僞詔大喜卽命將傳荷校於中
庭傳亦深自怨悔因取楊賊舊所貽金條脫一雙解自

所着紅羅詞黎子裏好遣左右賫還楊賊並附以書曰
殿左女丞相臣妾傳善祥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上書東
王殿下竊以臣妾遭逢高厚福薄災生醉後失檢出言
無狀冒犯於王王賜臣妾死臣妾何敢愛其死今乃曲
施矜全不加誅戮僅予荷檢聊示薄罰臣妾再生實王
所賜犬馬有知能無感激惟是臣妾自獲罪以來五中
憂懼神思惘恍如失魂魄茲孱弱斷難久存蒲柳之
質雖見宥於風霜蠶蟻之命究莫保於旦暮在臣妾猥
以女流忝叨異數平章巾幗宅揆綺羅榮幸已極死復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何憾但念未列妃嬪之隊而寵逾粉黛三千特膺宰輔
之權而報乏涓埃萬一悵對玉鼓難倚託於今世願求
環草當銜結於來生金條脫一雙王所嘉賚臨死遣使
賫繳裏以自着紅羅詞黎子裏服不恭藉寓親愛倘王
異日垂念微勞見物如見臣妾可也伏惟起居萬福珍
攝千金不盡欲言祈賜省覽焉楊賊循誦來書摩弄二
物心大不忍急躡屣出見傅荷校垂淚如蟲網幽花輕
盈帶雨益覺楚楚可憐遂不終日命劈其校違待七次
禮拜乎傳既脫校將屈膝謝楊賊掖而止之仍以金條

脫爲納兩腕攜手而歸自是寵愛較前有加
里藥子曰善祥始以恃才而反目於夫繼以炫才而辱
身於賊甚矣女子之不可有才也吾獨怪與秦小羅生
同里閨乃一則以圖賊而甘蹈於死一則以媚賊而若
求其生跡其兩人行事一薰一蕕真判若天淵矣試爲
顧名思義小羅固不難繼美於羅敷若善祥者則無善
可稱不祥莫大焉

易容之

粵東有豪傑之士易容之者少孤貧十二歲時爲駐防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漢軍劉氏家牧馬性廉介除歲入傭工錢二五千文一
介不取劉家甚愛之弱冠忽不辭而去劉使人蹤跡之
竟不可得越年餘劉僕過委巷見易於此設地市羅列
無多長物生涯亦殊冷落僕笑問日子胡爲者主人遇
汝不滿胡爲不辭而去也易但笑而不答僕又曰自汝
去後主人使人徧求之不得思汝殊甚我觀汝生涯亦
殊冷落盍借我歸以塞主人之思可乎易搖首曰我志
非人所能測也僕請其說易曰始吾在主人家衣食溫
飽非不安逸既思人生在世當自立門戶寄人宇下究

非長策吾歲入傭工錢歷年積得四十餘千小權子母當不至凍餓吾志既決意辭主人必慰留不令遽去不
如不辭之爲得也吾在此設地市一年有餘日出而出
日入而入優哉遊哉意甚適也而謂我肯再偕汝歸乎
主人遇我厚我非忽然忘情者煩君爲我謝主人圖報
有日請勿以小人爲念僕太息而別歸語主人知易志
已決難以挽回亦遂置之劉僕去後易慮劉自來相勸
遷避他巷仍設地市如初忽有夷賈過此相易良久便
拱手詰問氏族易怪其唐突姑漫應之夷賈謂易曰子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十二

嘆曰君真至誠大君子也然觀君相斷非長貧賤者君
好爲之珍重叮嚀而去易思夷賈所言以爲戲已自念
榮榮一身並無戚黨依傍提攜何由致富亡何夷賈又
來易厭其絮聒不甚爲禮夷賈笑謂易曰君尙憶吾言
否易冷笑頷之夷賈徑前執易袂曰君勿見哂我相人
窮通百不失一年來默相粵中可致鉅富者惟君一人
吾合與君有緣他日別君歸胸中竟刻不能忘今特來
與君熟商君肯從我言乎易憮然請問夷賈曰君不肯
攜吾行貨物來此足見君至誠我亦不敢相強但君所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十三

幼至中華愛讀麻衣相書頗深窺其祕相君之而富不
可言乃局促作此生活貨與人殊不相稱奈何易益怪
其言不倫冷笑對曰我所有資本祇可辦此貨諺所謂
量布爲衣量米爲炊是也何勞見笑夷賈曰我非敢笑
君也我在某處開張洋行洋貨頗多君如不見棄可在
我行中揀選數種置此出售不亦可乎易謝曰承君盛
意非敢見拒我就資辦貨雖賤固是已物出售與否
可以自便尊貨皆珍貴之品如不能出售徒駭人目且
萬一誤令損壞何以償君君雖有盛意不敢從命

開之行門前隙地甚屬寬厥敢請君遷至行前開設地
市就近將吾行貨物酌檢代爲出售所售貨物只歸我
資本如有利息一概歸君可乎易見其言諄懇似非戲
已者沈思久之乃拱手謝曰屢承下顧深感垂愛既辱
相招敢不如命夷賈大喜訂日使人爲易遷至其地初
粵中洋行共十有三家此行實居其首易既遷其地每
代售貨物卽歸其貲不稍短少夷賈喜其至誠情日益
親不五六年易獲利息已數十餘萬金卽存寄行中顧
深藏若虛雖獲鉅貲外人多不知者一日夷賈忽具柬

招飲肆筵設席並無別客飲酣夷賈笑謂易曰君知我招飲之意乎易笑謝曰寤深訝君客氣正欲請命夷賈嘆曰以君至誠故敢以心腹相告我族祚薄丁單自高曾而下僅得四人只我有二子其餘三人爲我伯叔行齒皆逾六旬景迫桑榆各擁厚貲苦無嗣息頗年疊接家書促我遄歸委以後事自我至中國貿易今將三十年已一世矣所獲利約計三千萬金有奇屢欲賦歸以行務無人可託故遲遲未決今幸得君敢煩作替未知君能許我乎易蹙然對曰年來謬承厚愛視同骨肉如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七

能效力斷不敢辭竊思行務非同細事自願年少材輕深恐難肩重任雖君有命不敢與聞夷賈曰我籌之爛熟目前克肩此住捨君更無其人且與君約我此次歸去重來與否不能預定如三年不來君卽爲此行主人所有貨物貲本概以相贈一切君自主持無庸遲回疑慮命紀綱將各款底簿交易並召各款司事人等齊至席前夷賈大聲謂衆曰我已擇日歸去行務已託易君料理易君卽汝曹之主勤者賞惰者罰如敢慢侮卽行黜退定不寬貸言畢命衆當筵拜易爲主人衆果交口

諾諾羅拜在地易倉卒不能置詞避席答拜踉蹌不安夷賈遽率易袂按令就坐笑自君休矣若曹禮所當拜何多讓也易見夷賈所言真實不虛遂亦不復固辭夷賈歸後瞬逾三年衆料其不來遂共奉易爲行主人先是行中歲有十餘艘各載重貲分至各國採買貨物歷年以來共計尙有二十餘艘去無音耗僉謂颶風漂沒不復爲念自易接事三年內次第齊歸合計行中所存貨物通共不下二千萬金生業日益蕃茂易年已二十有六尙矜居無耦執柯者日趾相錯易概拒絕之僉力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十五

勸當以似續爲計易笑曰諸君言皆珠玉願僕不娶則已娶則以多爲貴僕自念出身微賤大家世族難以繫援小家子又非僕所願就今別創一格如合僕意聘貲雖萬餘金不惜也僉問何如易曰所聘必須年甫及笄之處女德言工貌俱備然尤以能識字爲要如不識字雖備四德無取也如諸君不以僕言爲妄卽請代爲物色當圖厚謝僉應曰諾於是三年之內先後共聘及笄女郎四十人齒序姊妹不論嫡庶女郎果皆識字查次各置字典一部六部律例一部易本不識多字自是卽

以女郎爲師每日輪次當夕必先令其教字若干口誦律例一條而後就寢易年至四十凡字典之字及各部律例皆能暢曉大義且喜諸女郎俱各生育共舉男子八十餘人女子五十餘人覽揆之日易大合樂召客爲壽席罷易揖謂衆客曰僕犬馬齒甫及四十何敢言壽今不過特藉賤辰招諸君痛飲兼以話別耳僉問將何之易曰禮云四十曰強而仕僕儼然丈夫正當強仕况時方多事倘但偷安不力圖報效錄錄浮沈是與草木何異僕決意罷賈而仕行將入都就銓矣四座聞之無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六

不唯唯稱嘆翌日易果具牘上制軍告退行務計所積尙千餘萬金乃卜築四十所分置諸姬各領所生子女相依以居子各給白金五萬兩女半之交其母置產生息以爲教養婚嫁之資餘尙有數百萬金概施作善事並分贈友朋自所存不上十萬金納贖郡守孑身入都銓得楚南常德府太守一麾之任會粵寇下竄易戰禦有方斬馘無算卒以賊衆我寡咸豐七年以糧盡援絕殉難畢命督撫上其事卹典甚厚並予以雲騎尉世襲罔替嗚呼如易君者真可謂豪傑之士矣

里乘子曰易君自謂我志非人所能測跡其生平行事是真令人不測也觀其娶妻以多爲貴尤以識字爲要奩次置書兩部十餘年皆能暢曉大義是以妻爲師娶妻別創一格從師更別創一格可謂妙人妙想尤喜所娶之女各有生育卽酌給教養婚嫁之資令子女依母而居安排既定絲毫無所繫念所餘鉅貲一旦揮霍盡淨孑身入官慨然不惜捐軀就義光爭日月大節矚然謂之豪傑之士不亦宜乎易君不忘故主之德得志後以女妻劉馨石觀察之子小馨太守小馨與吾友徐公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七

可司馬爲兒女姻婭公可嘗道易君事甚詳且屬爲作傳姑筆其大略如此

江西劉某

江西劉某世家子也家富饒而性剛直喜蓄舞女歌童豪放不檢壯歲以團練功游擢監司益盛氣自負遇里黨是非曲直片言立斷罔敢不遵鄉人以爲武斷皆嚴憚側目而無可如何也里有甲與乙者家皆素封甲女端姑與乙子長郎同年生襁褓中卽締婚好長郎性極慧十一二歲頭角崢嶸居然能文以通家故時至甲家

甲夫婦絕愛憐之端姑髮才覆額眉目如畫兩小相值亦不迴避雖無所知識而親慕殊切見者僉稱佳耦焉無何粵寇下竄甲聞警預挈家室輦資遠避乙一家被擄陷賊中賊平甲歸探乙無首耗意已流亡而於是端姑年且十七矣貌益娟好女紅之暇且粗識字曉大義甲謂妻曰乙家殆填溝壑矣瑜兒齒日長死守非計不如擇人改字爲善妻曰固然長郎吾甚愛憐之萬一歸來奈何請待三年端兒年二十如尙無音耗改字未晚先是乙陷賊中夫婦相繼歿惟長郎獨存賊愛其能文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六

而恐其逸使多賊邏守之我兵克復金陵殲其魁長郎乘閒得脫轉徙乞食還鄉里以廬舍灰燼悵無所歸聞甲亂後出賞營良田腴產較前倍殷富念平日與父至契且係婦翁暫往相依當無不納既如甲家甲聞大驚欲拒勿納妻讓之曰君休矣端兒字長郎里黨無不知者不來則已即來欲與之絕如人言何甲不得已屢屢出長郎見甲伏地而泣甲作喜攜長郎手起謂曰始老夫徧探郎音耗不可得夫妻望眼欲穿慮郎不克生還矣郎歸夫好殊慰老夫望願汝父母何若也長郎又泣

告所以甲嘆曰然則即今無家可歸矣雖然婿猶子也卽長居吾家何害但我女素愛好業與汝爲婦汝若無長進恐小妮子驕傲不甘作窶人妻聞汝幼慧能文今與汝約從此閉戶理舊業倘得上進完姻不較光彩耶長郎起立對曰此兒志也丈人教訓甚善敢不如命由是長郎遂在甲家讀書攻習勤若甲藉課讀爲名相待極嚴不少假以辭色而心實憎惡欲潛圖之別覓快婿殊苦無當會劉某喪耦選擇繼配甲素慕劉勢聞之大喜後自詣劉謂有女端姑年甫及笄才貌雙絕願爲執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九

箕帚劉固素豔端姑名偵知已字不萌妄想聞甲言說曰久耳令媛名已知幼字有人何得相戲甲正色曰焉敢相戲小女固幼字某乙之子長郎聞在賊中已曾娶妻他日倘蹤跡而至焉置吾女卽不然渠貧無立錫地亦不願眼見愛女終從乞丐今與渠熟商已寫有退婚書以渠先人交情暫且留任翁壻之義則已絕矣君請勿慮劉大喜乃權笑訂盟而別翌日劉遣冰納采委禽備極豐腆消吉親迎爲期甚速甲固有河東之懼欲藉劉橫暴以制服其妻既訂盟歸以告妻妻怒不答及將

屈吉期又與妻謀曰端兒于歸在邇留長郎在終是未
斷葛藤吾今夜決意手刃之以杜後患妻聞言戟手唾
面罵曰以若所爲天良喪盡狗彘不食其餘皇天有知
決不汝宥甲曰古稱六州鐵不能鑄一大錯我今未嘗
不悔劉某橫暴卿所知也倘有反覆彼甘心耶今我所
謂勢同騎虎卿縱不忍故壻獨不爲夫計乎妻長嘆以
袖掩面恨恨而卧初端姑以父憎壻貧心常不快適竊
聞父言始知將已改字劉某又將不利於長郎大駭亟
懷釵釧珠寶數事趁漏初下掩至書齋長郎正挑燈觀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年

書寫舉首見之大驚叱曰暮夜卿何至此與卿名爲夫
婦尙未成禮卿父視我猶子我若無禮是禽獸也瓜李
之嫌不可不慎卿宜速退端姑嘆曰噫妾豈淫奔者耶
君禍且不測宜速爲計勿迂守頭巾氣也乃以頃所聞
備告之長郎聞之失色長跪求救端姑曰事急矣計惟
從郎偕亡由後門出再作別議長郎曰善如言相將扶
持而出籌商所往端姑沈吟曰妾父有妹早寡與妾姑
姪之義頗相得往投之無不納長郎叩其居址端姑約
畧記其大概揣度形勢于前行昧爽見前樹林中有

村莊端姑喜曰是矣徑往投之乃村莊非他卽所改字
劉某家也時劉喜聘端姑平生願足是日早起正督工
匠望壁塗墻準備親迎以壯觀瞻忽見少男弱女踉蹌
犯露曉行形跡可疑要至室中研悉巔末大驚見二人
暮夜奔馳氣急敗壞以袖拂面諦視之女固娟好男亦
婉孌大喜慰令毋恐遂並納而藏之徧戒衆人祕勿妄
語衆窺劉意誓不敢泄又竊嘆二人何其命蹇虎口方
離旋投陷穽自貽伊戚夫復何尤蓋甲妹與劉某家同
在甲家東偏相距各十餘里出門卽是歧路本應下達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三

反趨上游以致舛錯其夜甲見責於妻自知理細以妻
恨恨而卧伺其熟睡漏已三下乃袖刃疾至書齋索長
郎不得大驚反至女室亦聞無人大怒計女與長郎偕
亡必投姪家急呼客作七八人起同至姪家叩門妹問
何人甲曰兄音妹不知也耶妹曰夜闌嬌婦獨處卽兄
來亦不納彼此硬語牴牾甲益信遁逃所在命衆破扉
入妹怒問兄欲何爲甲曰汝藏人在室謂兄不知也耶
盍自獻出免我搜索妹力辨其無而色殊沮喪甲督其
狀益信率衆徧搜不得旣見妹房一櫃甚大命妹啟鑰

妹遽以身橫眠其上執不肯啟甲謂眾曰必在內無疑矣自力挽妹起叱眾昇櫃妹無奈何且泣且咒瞪目乾怒坐視昇櫃而去比至家天甫平明急斧櫃鑰驗之則一僧踰卧其中死焉大驚躊躇良久乃市棺殮好使人訃報劉某謂端姑福薄不幸猝病以歿劉故錯愕對使嘆曰寒家方擬親迎姑何疾之暴也煩歸報而主人吾義當臨弔使者唯唯以退越日劉果備禮往弔哀悼不勝甲嘆曰小女無福奉事君子亦寒家之不幸也劉太息曰自是鄙人福薄殃及令媛然義重夫婦未視合殮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十

三

心實欲然敢請開棺一覲其面以慰素願甲曰已經蓋棺君之高義敬聞命矣敢辭劉堅執其說甲辭益力且願盡返聘物劉怒曰汝語言顛預其中顯有別情得勿將女改適他人故以空棺塞責耶甲以劉言直挾其隱倍覺皇懼只好再三哀告劉作色曰是兒殊狡獪不屑與辨是非赴訴有司不可拂袖徑去越日具詞控官官素耳劉名遂拘甲昇棺當堂啟驗乃是一僧大驚命伍伯驗之謂係驚恐氣促自斃官叱榜甲訊究甲稱得之孀妹櫃中又命拘其妹已羞忿雉經以殉矣其事可知

姑置勿論然劉終求官訊甲其女究竟何在甲沒奈何謂借人逃亡官飭限嚴捕逾限劉其詞敦促甲自涉訟事家業已耗去大半乃託人關說願賄劉三千金求罷訟劉故不許再益二千金始勉首肯而甲已蕩然無餘矣劉乃具詞訴官歷陳甲之所為且謂長郎端姑現均收留在家憐其遇蹇無依已除室備奩擇日為合巹又憐無以自存即以甲所賄五千金助粧俾資食用云云官閱詞不禁肅然起敬擊節稱贊謂向聞劉橫暴武斷一鄉似此處分斟酌盡善是俠而近於道者也豈橫暴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十

三

武斷者所能為耶即方古之義士何多讓焉長郎端姑感劉恩以父事之劉亦視如骨肉兩家往來無間後甲夫妻窮無所之長郎端姑迎歸同居不念舊惡矣里藥子曰長郎端姑天生嘉耦跡其所歷之境多出人意料之外當夫倉皇出奔離虎口而投陷罪劉拂面諦視喜其娟好婉變納而藏之似此居心叵測不惟當日見者歎其命蹇即後世聞者亦無不同有此歎也乃諸事昭晰劉具訴始末至此水落石出始知劉平日剛直非同橫暴又不惟當日閱詞之官起敬稱歎即後世聞

者亦無不起敬稱歎也而其中甲妹一節尤奇向使二人徑投甲妹必難免於禍幸誤投劉陷凶反吉足見天道之巧不可思議也夫剛直美德也橫暴戾氣也相類而實相反大抵劉遇是非曲直片言立斷正其剛直之性不稍假借豈橫暴乎鄉人嚴憚固敢不遵遂謂爲武斷爲之側目過矣吾以爲劉之剛直如張僧繇所畫之龍而官之一言之褒謂俠而近於道者是爲龍點睛也斯人而在執鞭所忻慕焉談者傳其姓而忘其名惜哉

富賈某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十

十四

楚南某甲懋遷漢口粵寇猝至攜妻遁匿鄉村妻某氏有殊色迷好甚篤以匆遽出走未帶多貲寇退甲無以爲生遂投繯焉妻聞趨往解救扶卧榻上逾時始甦妻泣問君何爲者倘萬一不救將焉置妾甲嘆曰我此舉正爲卿也男子不能自立餓死分也累卿同苦心殊不安况卿尙小艾可作他圖但願異日不忘故人歲時以一盂麥飯臨風遙爲招魂感且不朽矣區區之私實係如此不則廝守俱死無益也妻曰君何計之左也與其君棄妾而逝曷若少緩須臾將妾鬻去妾身得所君亦

可藉微貲以營生計若此不較兩全耶甲曰固然我一息尙存實不忍出此妻曰妾自欲之於君何尤展轉議定倩媒將某氏改嫁漢口富賈某初某賈世販煤炭家擁鉅貲母妻幼子俱被賊擄楚境肅清復發窖金重理舊業囑媒爲覓繼配適娶某氏入門後微覘新人年貌意頗慊比將就寢見某氏背燭而坐啜泣甚哀賈竊異之因問曰娘子何哀之深得弗憎我蠢耶某氏哽咽起立對曰妾自傷命薄焉敢憎君顧妾自事舊夫結褵以來未嘗反目今忽捨而他適數年舉案一旦分釵未審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十

十五

舊夫此時何以爲情妾對新特而思舊姻哀從中來實有出於不能已者惟君憐而恕之幸甚賈驚曰娘子固自有夫耶曰然曰媒人誤我媒人誤我微娘子言幾陷我於不義矣遂慰令勿哀詰朝仍送歸舊夫價值百緡並以奉贖某氏聞之收淚叩謝賈召厨媪來伴某氏自秉燭獨宿外室天明令媒召某甲至告以意囑攜妻歸申感泣投地賈詢知甲向善貿易又贈錢二百千緡使權子母以資食用甲夫妻喜出非望再三拜謝而歸某氏謂甲曰妾聞受恩必報難得某賈如此高義君當努

力必謀有以酬之甲點首曰卿言是也終歲小有經營獲利倍蓰某氏謂當分半利往酬賈甲如言往賈喜曰子真可謂善生財者也惜貲本太少願再益假子二千緡庶稍足以展子之志此寥寥半利請仍攜歸子好為之俟歲星一周當聽君好音也甲拜別賈遂挈貲如長沙以米價廉可獲重息爰買巨舟載米將行會楚兵援

皖甲舟遂為羣卒所據比至武昌甲哀求偏將願出貲買舟易換偏將見甲舟寬大叱去羣卒自為坐船甲無如何只合聽之偏將甚喜甲之為人抵皖尋拔皖城各

蘭茗館外史 里葉卷十

庚

營需糧甚殷偏將代甲分售獲利無算賊所擄兩湖婦女甚多甲求偏將以百餘緡謀得一婦人年可三十許且有一媪一童為伴將歸以報賈既旋漢口備奩擇日使妻送婦至賈家方下輿婦與賈覲面不禁相持慟哭失聲婦人非他即賈被擄之妻也甲妻聞之大喜稱賀賈問妻知老母幼子俱無恙益喜其母與子非他即婦人為伴之一媪一童也賈亟命輿迎母與子歸一家團聚悲喜并集迺刑牲演劇以報天佑自是賈與甲締交竟成通家往來無間焉

里葉子曰賈還甲之妻甲亦還賈之妻不惟還其妻且還其母其子賈之所獲利益多矣蓋賈不忍使人骨肉分離天亦斷不忍使賈骨肉分離此中因緣湊合造物煞費安排倘有毫釐之失即不堪設想矣凡百君子可不勉哉

中州某生

中州某生年少美俊而才精音律兼嫻武藝弱冠遊蜀有戚某官重慶司馬招生為司書記蜀俗春日鄉村報賽類精選梨園演三國水滸西遊等小說全部累月笙

蘭茗館外史 里葉卷十

庚

歌不絕士女雲集舉國若狂生嘗於劇場見一女郎年才及笄淡粧靚服不假修飾而風神楚楚誠絕色也生意奪神馳幾難自主每日演劇必預使僕偵探女郎到場自即馳往遙而覷之立不移步久之女郎意似有所覺生間以目相挑女郎或亦以目相答生益惑之浹旬以後兩情益親生密訪之知女名蕊霞父曾官遊擊僅此一女鍾愛特甚幼延師課讀詩詞歌賦粗能脫稿遊擊固嗜音律亦便女習之爭甚尤所擅長遊擊歿後宦囊蕭條蕊霞隨母鄉居屢有人問名母選擇多不遂意

生訪之既確演劇既畢猶戀不忍捨日必一過女郎之門無論見與不見其心始慊否則忽忽若有所失他日又過其門門外固有薔薇一架蕊霞適擷花簪髻驟見生嫣然含睇紅漲於頰生矚無人託言行路苦渴長揖求飲蕊霞領之便呼婢取茶生稱媿向前徑詰氏族女即含笑具告之亦轉詰生氏族彼此酬對殷如熟識須臾婢捧茶至生飲畢興辭蕊霞笑曰母往省舅氏家無人不敢久留妾知君爲風雅士母歸妾當相告君得暇第至此毋愛才必不見拒也生聞之喜出望外諾諾而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元

別既歸憶女所言以爲有情輾轉沈思徹夜不能交睫翌日飯後具冠服執贄往拜其母母果出見年四十以來不失大家風範生謂昨路過貴宅蒙女公子賜飲解渴感且不朽母言老婦昨適外出致多簡褻歸聞小女道及即君風雅如不嫌蝸居湫溢得暇第過我少坐亦可藉輝蓬華生唯唯謙讓自是靡日不往蕊霞有舅爲邑諸生時來省妹他日適與生遇彼此頑談殊屬投契嘗密告其母曰妹日爲甥擇配某生尙無偶眼見佳婿何可錯過母謂妹非無此意以生爲異鄉人不肯令女

遠嫁故遲疑不決也舅謂擇婿但求快意何必以遠嫁爲嫌母曰兒女大事何可草草兄言固是容徐商之亡何粵寇下竄各道徵兵孔急蜀中某提督奉調援楚生有志投筆慨然投營願爲效命提督許之行有日矣舅又促其母曰聞生戒塗有日甥婚如不早訂後悔無及母沈思久之乃令風示生倩水委禽生聞狂喜既委禽即擇吉畢姻兩情嫵婉惟就道伊邇未免眷戀難別啓行前一日母設筵祖餞席罷蕊霞呼婢將秦箏至嘆謂生曰君久欲聞妾歌非吝不肯緣優伶伎倆究非閨媛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元

所宜習今君將遠別舊作有闋中五更詞強爲一奏卽當贈行何如生笑曰久願聞佳奏賜教幸甚蕊霞乃捲袖搗絃曼聲歌曰一更房櫳黯夕陰雙飛倦鳥歸投林羅衣斜鞞翠袖清燈開紅豆明照心鼓沸沸去一更既我所思兮遠莫致顰眉默捲水晶簾簾波浸透珍珠淚吁嗟一更兮更鼓敲蝴蝶同夢鴛鴦交二更嫦娥扶影立竊藥緣何背后羿天上人間一片心細語花陰繡鞵濕柝琅琅二更長我所思兮渺難望辛夷開盡芙蓉落孤負流蘇白玉牀吁嗟二更兮更柝緩柔腸九曲鍊石

軟三更睡鴨噓龍涎情如望歲夜如年薰籠斜倚裙帶
結侍兒熏被催早眠漏浙浙三更疾我所思兮不可必
屢卜金錢占繡鞋慈悲爛誦波羅蜜吁嗟三更兮更漏
深愁城壓破芙蓉衾四更夢君遠迎接霞帔珠冠五雲
疊見說貴為執金吾黃金纏腰不買妾籌綿綿四更連
我所思兮各一天南山木石有時盡恨海波瀾何日填
吁嗟四更兮更籌快銅山難了相思債五更更籌如水
流羅襪纖瘦冰雙鉤惺忪薄息鬢墮枕金鷄喚人起梳
頭香冉冉五更轉我所思兮行當返富貴歸來鬢尚青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願花長壽月常滿吁嗟五更兮更香灰合歡預擊黃金
杯歌畢生贊曰促絃曼歌疾徐中節不同俗韻而詞旨
哀感頑豔直合文姬十八拍平子四愁子美七哀為一
手可稱絕唱小生方寸已亂容有日凱旋定當勉效郢
和既生從征屢年無耗獨有虎而冠者素豔蕊霞名欲
謀效之乃造蜚語謂生久沒於陣兼以重金啖母願娶
蕊霞為繼室母試商之蕊霞笑答曰兒幼從父讀相人
書稔知生無凶折相母請母慮未幾金陵克復江路無
梗蜀中從征歸者紛紛或謂生已得官另娶母聞又以

告蕊霞亦斥其妄乃決意自往尋生央母與舅相送沿
流而下舟次鳩江隣舟有官舫月夜張譚飲酣忽聞
琵琶之聲有客大聲高歌蕊霞頓觸夙好傾耳側聽歌畢
蕊霞笑謂母與舅曰隣舟歌者必是某生母與舅殊不
深信詰旦使人探之果然蓋生已屢膺保薦擢總戎
氣象赫赫聞蕊霞至亟來拜母與舅夫妻相見悲喜交
集即請過舟置酒為賀蕊霞詰責生何頻年杳無信息
生笑曰棄文就武殊乘初志恐不滿卿意故屢欲發書
輒報然擱筆蕊霞笑曰男兒當為雄飛與其從毛錐子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老死牖下曷若持長槍大戟取斗大黃金印耶君言強
作解嘲然心亦何忍也因歷訴其蜚語生揖謝曰是皆
小生之罪也然卿何以聞歌即知為小生耶蕊霞笑曰
聰非師曠側聽歌詞確有師承故敢決其不謬生笑曰
卿真小生之鍾子期也容解柄歸田具贊拜師從事翰
墨以期偕老可乎相與一笑蓋生所歌者乃塞上五更
詞固襲蕊霞前調故聞之而即確信為生也子愛兩詞
俱妙爰倩人鈔稿而並錄之其塞上五更詞曰一更笳
吹白日落東營吹笳西吹角交頭耳語口號傳霹靂

鳴巖鎗鑼鼓發發一更逢我所思兮願早從舉頭忽見
初生月默慶天山早挂弓吁嗟一更兮更鼓捷梅花椿
雜蒺藜鐵二更賭酒歡笑言蜂房出入門間去門約束
酣嬉禁博塞連營燈火星點繁析閣閣二更作我所思
今毋自薄領隊銀刀仗將才要敦詩書說禮樂吁嗟二
更兮更析催占星倚劍登礪臺三更欹枕念鄉井金閨
人孤鍊舍令刀頭懸知憶藁枯刑身上天占破鏡漏徐
徐三更餘我所思兮休脚踏笑脫韋絳換鎧甲執及効
命拚前驅吁嗟三更兮更漏滴手摸劍瘢數上戰績四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更擐甲枕戈眠故鄉入夢衣錦旋軒聲雷動震四壁旗
影在地月在天籌屬屬四更速我所思兮心暗卜封侯
有命數不奇縱非虎頭亦食肉吁嗟四更兮更籌清海
查夜巡叱小兵每隊派一人稽查勤惰請之海查又令營共派一人稽查各隊請之總海查二
五更矛頭爭浙米宰夫霍霍弄刀七約束干營共一呼
將軍傳令眾士起香漫漫五更殘我所思兮志莫殫此
生未繫樓蘭頸叱咤風雲誓不還吁嗟五更兮更香炮
聲到生芻喂戰馬
里乘子曰曩在蜀中每聽人談某生與某霞一段因緣

無不交口豔羨予曾賦新婚別七古一首云左弧右悅
雙結束夫婿封侯妾願足東勞西燕雙別離夫婿從軍
妾心悲嫁時綫壓五色絲穿針爲君綴征衣牽衣贈語
君識之別離最苦新婚時煙塵作惡遮花燭昨日歡笑
今日哭一朝鏡合缺月圓檢點畫眉螺黛綠

陳氏女

咸豐丁巳春金陵蔡小石廉訪宗茂陳臬秦中夫人由
蘇攜眷赴任舟艤虎邱見岸上一乞丐女郎年才及笄
臨流掩袂而泣顏色雖極蕉萃而舉止態度不失大家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風範似欲投河而趨起不決者夫人意甚矜憐姑遣紀
綱賜錢五百並詢那族女郎言爲江蘇陳姓父官皖江
遭粵寇之變舉家離散身被擄至揚州後隻身遁出今
求舉家音耗不得苦無所依行將問諸水濱矣紀綱返
命夫人又命詢女即曾字人也未女郎面頰不答夫人
乃自登岸詢之曰吾金陵人與汝爲江蘇同鄉脫已字
人告我何害既不得舉家音耗如夫家尙在我亦可代
汝偵訪貲送汝往女郎察夫人意善低聲答曰幼字金
陵蔡氏今亦不知何若矣夫人因細審其祖父並舅名

字女郎一一稱述夫人研究良確乃瞪目諦視亟把女郎臂大慟失聲曰然則汝是吾兒婦也噫嘻苦煞汝矣蓋女郎實夫人所聘子婦亟攜登舟沐浴更衣容光煥煥先是粵寇犯皖所掠婦女擇其尤者彙送至維揚將備偽王妃嬪之選賊黨奉爲禁鬱懷不敢犯故女郎雖陷賊窟幸免於辱時公子適侍母赴任爲涓吉成禮遂好甚敦合盃之日吳下薦紳先生文人學士耳其事者無不嘖嘖稱美不期而衣冠來賀者數百人

里藥子曰是年春予適遊吳有友人招飲席間皆津津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十

樂道此事以爲美談座中一客忽冷笑曰此女久陷賊窟隻身遠遁而諸君猶謂爲全璧吾不信也予正色叱曰惡是何言也此女九死一生卒能遂其舊媼是必天鑒其苦節之貞而後得占夫甘臨之吉此中非有鬼神阿護烏能遇合如此之巧耶况合盃之後公子迷好甚敦大璞能完不言可喻君謬持無稽之論污讖賢媛其存心刻薄殊傷忠厚吾不忍聞也合座稱善

山東某縣幕友

溧陽史仲泉言山東某明府履在其幕友某素吸阿芙蓉膏初進署齋薄暮見一衣冠人來略與拱手遂分榻而臥焚膏互吸某以爲官親不甚研究如是月餘彼此均未問訊名姓一日吸膏甫畢衣冠人忽謂某曰一言頗駭君聽君願聞乎某曰請試言之衣冠人曰我非人乃鬼也尚有苦衷奉求援球君其勿恐某曰相處月餘已稱熟識雖鬼何畏倘可以效力斷不敢辭但言無妨其人乃細告以名姓里居因言前任有某官者抵任聘予爲司會計寇犯是邑某官殉難予亦被害寇退邑人以予向不作威福醜貲爲具衣衾棺柳寄停某寺初賊

蘭茗館外史 里藥卷十

未至時予預藏衣箱數箇於此屋地磚之下並銀數千兩黃金數百兩又藏洋土洋膏於四壁壁係刻磚而外糊以紙君第以竹管叩之其聲中空者是也可將所藏物盡行掘取銀數千兩當以奉贈乞載予棺並衣箱黃金送歸予家免使少婦孤兒空勞盼望則受仁人之賜多矣某一諾之其人感謝叮嚀而去自是遂不復來試以竹管叩壁有數處聲果中空次第發之果如所言乃黃夜掘地出所藏衣物一一不謬惟衣已糜爛着手成灰某如鬼所言留銀數千兩而載棺與爛衣與金送

一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還其家

林明府

吾友瑞安林若衣明府用光吏治精練所在有聲令蒙
城時苗逆新伏誅邑甫克復百事廢弛急須整頓措置
較常煩劇會典學使者將次按臨趣各邑舉行季考君
懸牌屆期猝病寒熱暴作頭涔涔然如戴山畏風當暑
覆重衾卧斗帳中猶苦不汗幕友見病狀綿惓請改試
期君漫應之以厭聞人語屏去侮甬蒙頭欲睡倏見耆
民無數芒鞋布衣紛沓入室羅拜牀下君叱曰我方厭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三

見賓客誰令若曹來者宜速退毋聒我耆民拜且泣曰
使君請毋怒吾儕小人荷使君再造恩分別等差子孫
不至餓殍吾儕血食幸得不斬悉受使君之賜特來拜
德並無他意頃入室時見厲鬼立左右吾儕業為驅去
疾當已並攬君袂曰使君可起視事保無他慮君以手
麾之獄不見頓驚寤覺汗下如雨竟體清爽若釋重負
亟起坐召左右進湯粥少許病良瘥先是僧邱既藏苗
逆惡從逆黨劾檄郡縣稽察逆產概籍沒入官君商之
幕友謂逆黨宜分別等差如脅從出於不得已者當隨

有勿論甫有是說而溟漠中竟已知之殊可駭異翌日
高試竟無改期人註為神試竣君將為蒙民請命僧邱
會僧邱薨遂寢

趙孝廉

合肥趙梧岡孝廉鳳舉住西鄉大潛山與吾友王謙齋
善謙齋嘗過訪適趙小極見之喜曰君來大好我正有
要言相告謙齋叩之曰昨在陰曹至一公廨一吏捧冊
請畫諾謂目下公務旁午冥王已派予司事恐不能久
與諸君相聚矣謙齋慰之曰小極何遠若是君毋墜語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七

曰非墜語也並見公廨東西各列公案數十每案皆有
一官稽冊冊堆積如山尊公東序西嚮坐見予略一點
首子就問起居尊公舉足示予謂鞞敝煩寄語家人急
為更製且謂事太煩劇須某來為我分勞予叩某是何
人尊公笑曰此五兒乳名君不知耶五兒乃謙齋也予
驚曰自公去世謙齋仔肩綦重何能至此尊公沈吟久
之曰無已着七兒來亦可恐右之七弟亦不能久存矣
時謙齋之尊甫育泉徵君不世已二年謙齋乳名固無
人知聞之毛髮森立又強慰趙曰君言固爾安知非妖

夢之幻何遽認真趙笑曰我亦豈願認真如五日內胡
一水無恙便是幻夢君試識之胡一水與趙同里相距
里許五日內忽無疾而逝眾益稱異謙齋迺謀於眾曰
據此趙君之祿已盡我輩不忍坐視試聯名具疏焚諸
司命各請減壽以延其算或可禳解僉曰諾聯名具疏
者凡十人謙齋之七弟預焉就竈焚之不以告趙越日
趙謂謙齋曰諸君雅誼假年情殊可感如能過某日某
時或可無慮然七弟大名固可不列尊公相需甚殷已
定命其某日前往斷不能少緩須臾矣眾聞之益驚姑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庚

留心待至某日某時同往視趙趙晨興談笑自若及至
其時忽起立別眾曰時已至矣請與諸君永訣便命家
人為具冠服拜別太夫人謂兒不孝不能事奉以終天
年幸自願養母以兒為念又謂其繼室曰結褵多年尚
稱靜好惟未得子女未免抱歉此後尚煩為我奉母課
子吾目瞑矣母與妻相持慟哭趙強笑而慰勸之又命
其子當善事大母無違母教又徧拜託諸人言訖一拱
手端坐榻上眾試探其鼻已無息矣迨至某日謙齋之
七弟果卒此謙齋為子言者

聖棄子曰咸豐紀元吾皖合肥王丈育泉趙君雲持廬
江吳丈蘭軒舉孝廉方正赴省同寓館舍趙係故人時
相過從因識王吳兩徵君既粵寇起吳以團練殉節功
在桑梓王趙亦相繼徂謝今王丈已膺冥秩吳丈與趙
君當俱執事天曹聰明正直謂之神喜其然乎

方復菴封翁

吾邑方復菴封翁孝友剛直疾惡樂善四十無子父命
助選秋試金陵在媒媪家見一婦人舉止嫺靜頰蹙而
淚異之研詰媒媪乃知此婦質身殮姑無貲贖身又不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庚

肯別嫁故時噴淚封翁嘉其志為出貲贖歸其夫越歲
生麟軒太守夢神告曰汝挾江甯孝婦今賜汝子他日
當為江甯宰道光己酉太守果宰江甯封翁年八十家
居菴至以双脅從厲聲叱曰我家世受 國恩豈降賊
耶以杖擊賊首出血賊怒虐報之罵益烈賊慰歎為強
項義而釋之太守時擢太倉牧迎養任所以壽終初太
守宰江甯時會封翁病劇禱以身代夢神賞其賑災有
功增父壽一紀恰符其數生平忠義大節為里黨所稱
天府上於 朝建坊旌之太守名錫慶曾知松江府事

汪熊臣

杭州汪渭宇熊臣幼跛一足非杖不行粵寇圍杭奉母避難紹興苦無肉食家蓄四鷄欲烹之母素奉佛戒勿殺不聽適逢母齋期以雞亂向何齋戒竊笑母愚背母啖鷄意甚自得四鷄尙未饗盡賊猝至被執刃傷其頸者四怡符鷄數賊以爲已死委之而去賊賊去遠乃匍匐歸取帛裹創處以避亂無處覓醫約檢所攜鈔方謂龍眼核去外黑衣研極細末敷刀傷立可止血止痛試之果然誠仙方也又言方被執時心甚了了賊所斫四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十

四十一

刀惟先一刀礮然有聲力最猛後三刀較輕亦不甚痛楚素誦高王經創時嘗夢一老姬謂之曰汝欲創愈必虔誦太上感應篇方可徒誦高王經無益也爰加誦感應篇創果漸愈遂自號曰再生子後逢母齋期一遵母教惟謹予游燕臺與熊臣訂交於灤州署中親爲予歷歷言之如此

徽州某甲

徽州某甲避粵寇之亂轉徙浙東嘗同一人暮行無地栖止遂伏身死人叢中半夜忽見燈火輝煌鹵簿擁一

金甲神至稽在劫死人名目鬼吏持冊唱名衆屍起立一一聲應訖既見甲等三人詳問姓名里居神命稽冊三人可否在劫鬼吏徧稽謂甲合於三日內在太末爲賴麻子所殺神領之須臾鹵簿擁神去東方漸白三人起行在路互相嗟歎以爲怪事三日恰過太末賊屬至二人趣甲疾行甲謂劫數難逃今屆三日適到太末寧非數乎君等請速前往免使波及我將延頸待賊了此劫數二人再三趣之卒不肯行以賊踵至不得已揮淚而別甲獨憇古剎午刻賊大至見一人着黃袍坐俊馬

蘭菴館外史

里乘卷十

四十二

貌甚魁偉所統賊兵甚衆知是僞官自拚一死卽亦不畏馬上人瞥見甲命拘至馬前究問邦族甲舉首見其人滿面痘瘡心益異之乃大聲叱曰爾是賴麻子非耶我命應了爾手殺便殺却夫復何問其人大驚問緣何知我姓賴甲備告所見並求速殺賴笑曰我不信果有劫數我不殺爾何如甲謂資斧已絕卽蒙不殺亦無生理賴賞給番鏹五餅麾令速行甲感激拜謝而去不圖路遇他賊搜掠一空正窘迫時又遇賴麻子問何不歸甲具告之賴復賞給番鏹十餅不幾日又被搜掠較前

倍苦而賴麻子大隊又至見甲問何又須捷若此甲泣對曰小人履荷不殺之恩奈命蹇途窮屢遭擄劫可知劫數難逃不如早死為幸賴笑曰我不信果有劫數命從者解衣衣之復厚給番鏹五十餅并給印牒謂前途倘遇他隊以牒示之保無他慮甲猶豫曰屢蒙恩貸再生但册既有名恐終不免如賜曲全請以刀薄畫項肉以釋其疑可乎賴笑而許之遂拔佩刀在甲項微抹如瓜痕薄示其意甲乃叩謝而去既抵家向人備述賴德皆嘆為奇遇居無何刀抹微痕漸覺癢痛創日增劇延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四三

醫調治迄無少效所得番鏹五十餅耗盡而項創暴裂頭墮落如刀新割而死或謂甲雖死究為歸正即首幾疑劫册不盡可信然遇賊於太末死機已伏即謂死於太末亦可信乎劫數難逃非人力所可爭也如求免劫或者恐懼修省防禍於未然其庶幾乎

皖北粵東兩奇女

初粵寇蔓延時淫掠婦女不可勝計惟皖南粵東兩奇女不惟免辱且能殺賊倉卒應變可謂急智聞者無不拊掌稱快吾特為連類書之先是賊竄江南至桐舒界

鄉村男婦皇皇竄避有女年十七八以足織不良於行為賊所掠搜坐馬上既至一山谷賊闌無人抱女下馬求歡女笑曰固所願也然必須將馬繫住否則奔逸奈何賊以為然惟若童山無樹木可以維繫賊忿焰正熾躊躇無計女笑曰君何愚也以馬繩繫君踝復何慮耶賊大喜如言纏繩於踝摩挲妥帖女急取賊所佩刀力斫馬尻馬負痛曳賊足怒犇賊猝不能脫任其所之竟不知胡所底止女掩袂吃吃匿笑以里黨路熟由僂道急遁幸免於難或謂賊為馬所曳腦裂肢解身無完膚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四三

而斃又賊犯粵東掠一處女劫與俱行適有澗前阻賊臨流躊躇無所為計女笑曰水深不及胛赤足可濟汝脫鞵履妾為禱之負妾而行頃刻不並達彼岸耶賊如言負女至中流深處女棄鞵履急以兩手抵死緊扼賊喉賊力解女手不得氣閉遽踏女與俱死水中寇退其父見覓收女屍水浸浹旬面目如生兩手猶抱賊頸十指入肉半寸許賊屍伏女下已腐爛皮骨不屬矣其鄉馮子良太守詢有詩以紀其事

里藥子曰粵寇之難婦女罹劫尤慘聞賊惡織足以其

不便騎馬每掠得織足者必禡其行纏剖羊腹納足熱血中足指暴伸頃刻新月卽變蓮船惟血熱於沸湯痛徹骨髓慘莫慘於此矣如此二女真可爲閨閣吐氣皖南者智而黠粵東者智而烈謂之奇女不亦宜乎

陳祥浦

陳祥浦浙江諸暨縣農家子也力耕養母族黨稱孝焉娶妻某氏有殊色同牀數年未嘗人道之樂而情好甚敦他日輟耕隴畔忽來一叟自稱羅真人傳授勅勒之術屬爲國效命又贈石子五枚使食之祥浦畏難不敢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四七

嚼真人白眼怒視奪去以手出火燬之再授使試嚼之香軟如芋食其三竊懷二枚將以遺母與妻及歸探懷則不可得矣後母與妻皆死於難祥浦食石後仰觀俯察能測天地之祕粵寇犯越佐同邑包立身團練鄉勇捍衛鄉里包亦農人曾遇白老人卽越女論劍之白猿也授指環一枚佩之可號召鬼神呼喚風雨戒令勦寇銷劫勿生貳心後屢擊賊有功其志日驕隱萌異念老人怒奪指環去遂爲賊所殺祥浦勢孤遁至北直年餘羅真人遣二仙童來爲服役戒茹葷酒每閉目枯坐可

神遊八表二童嘗領其魂至四川峽眉山謁羅真人山中有洞白石爲門二童以手叩之門遂開洞中別有天地無寒暑晝夜有男有女女皆二八麗姝坐機織錦脉脉不語男皆赳赳健兒鎮日演武五兵俱備鞍馬極多羅真人年五十餘鬚髯半白坐殿中左右二仙閉目靜坐不知名氏祥浦參拜羅真人兩傍設短足榻俱挂幃幔令跌坐其上不飢不倦寢食頓忘真人謂祥浦終非仙材命仍返世間修身立德終當娶妻生子以延宗嗣倘功行不懈死後可成鬼仙初羅真人曾授祥浦一白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四七

綃帕方五尺許疊摺至小可納耳內有急時出之則雲霧四合對面人不能見名曰帕雲包敗時祥浦獨以身免者帕雲之力也真人送祥浦出洞索還帕雲謂承平無需此物藏汝處復何用耶祥浦初名肖雲改名朝雲歸越隱會稽山中後不知所終此其宗人陳西堂爲予言者

小喜子

予庚午秋試闈中遇崇川某生談其鄉方伯某公事甚詳初粵寇蔓延時某公藉團練名勒捐欵財魚肉鄉里

道路側目會制軍某移節總督兩江某固某公門下士每有所求無不阿唯曲從其公勢益張無惡不作城有大佛寺氣象莊嚴某公居然於此設立公廨號令所出順之者吉逆之者凶生殺一奪氣焰逼人真炙手可熱也尤溺於色每日到寺中必召妓者二十人伺應服役有小喜子者色尤豔聞富翁子宗某素與小喜子善怒甚立拘宗某至命跪墀下厲聲叱曰常此軍務孔急汝家有財但狎妓而不助餉何耶宗股栗唯唯不敢置辨某公叱令速捐萬金贖罪宗求少減某公怒叱咎四十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眾薦紳僉為緩頰卒捐如數乃已又風人言小喜子家窩藏奸宄乃籍沒其家將小喜子交官遣配人知為某公所眷無敢問名既某公召其父母至勒令署券為已遣室並聲叙得身價千兩其實不名一錢也制軍某既伏誅某公亦尋為當道所劾謂聲名狼籍眾怨沸騰洵實錄也某公失勢閒居姬媵甚多爭妍鬪寵小喜子獨擅專房嗾其挾重貲與居別院某公時年已逾八十乃進春藥朝夕媚之某公一夜忽頭暈苦渴小喜子拂褥展衾慰令假寐自託烹茗以進某公儼然睡熟味爽呼

小喜子不答自力疾起察之已席卷重貲與所狎變童從後門趁海艘遁矣某公搔首仰屋長歎復以手捶胸自責曰何苦何苦卧牀鬱鬱咯血數斗而卒諸姬媵亦各挾所蓄風流雲散矣

里藥子曰某公逐逐一生無惡不作所斂積之財盡為小喜子席卷而去當嗾其與居別院時固已早具深心惜老奴憤憤為色所迷墮其術中而不察耳臨卒捶胸自責何苦何苦千古小人撒手時大抵如是聞其子孫今已式微里人多揶揄之良可浩嘆貨悖而入者亦悖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十

而出其某公之謂歟

某甲

某生又云方伯有猶子某甲素無賴為鄉黨所不齒方伯既辦團練乃倚之為左右手相助為虐麾下爪牙鷹犬推巨擘焉方伯漁於色甲尤而效之嘗染惡創竟體潰爛剗其鼻有某道士者走無常見甲在陰司確磨刀鋸鼎鑊疊受慘刑目不忍睹或聞以告甲乃不自悛悔而反大怒謂道士捏言咒詈將援妖言惑眾律斬道士以警其餘晨起舌忽腐斷墮地口瘡不能傳令道士

幸免於難甲越日尋卒身無完膚臭不可通家不能停其柩急昇出葬臭血溢棺縫沿途滴瀝路人皆為掩鼻或謂甲雖死在陰司猶不免疊受慘刑足見道士之言之不誣也

里乘子曰粵寇之亂予閒闕轉徙數萬里其歷十三行省所過郡邑凡紳董之辦團練捍衛鄉里者固不乏忠義之士而藉團練名以魚肉鄉里者亦往往有之嘗自楚入蜀聞某縣有某紳者以望吏議削職家居其子甲乙等素倚父勢武斷鄉曲會粵寇起甲乙等乃藉名團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四六

練科歛各鄉輸貲募勇為守城計自將眷屬並輜重細軟等物預遷出城遠避僻壤以為可萬全無害矣然後下令合城老少婦孺人等如敢私避出城者殺無赦如敢將食用等物稍運一針一芥出城者殺無赦先是明季獻賊出入楚蜀某邑彈丸幸免失守甲乙等竊計獻賊強暴尚不足慮粵寇復何能為又以自已眷屬已俱出城遠避更可無虞故歛重貲而不肯募勇亡何謀者疊報賊至甲乙等斥其造言惑眾杖之賊至愈近後謀者聞前謀者均受杖遂箱口而遁賊至甲乙等棄城而

逃城陷屠戮殆盡賊訶知甲乙等眷屬輜重貲遠避壤窮蒐得之殺劫淫虜受禍尤慘一家靡有子遺矣嗟乎如方伯某公叔姪報應顯然固見天道之不爽然聞其尚能不惜出貲募勇自衛及身幸免於難若某紳之子甲乙等但歛貲而不募勇貽害桑梓並災及身家棄城而逃受禍尤慘以某公較之不猶彼勝於此歟

朱封翁

朱蓮塘封翁諱宗潘吾皖涇縣人世居東鄉黃田村少業儒以家中落改而服賈累貲百萬好行其德生平所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四七

作善事更僕難數性至孝居父喪慟幾絕咸豐六年粵寇犯涇縣村人紛紛竄避翁時奉母家居母年九十有六艱於步履翁聞警恐母驚悸祕不敢告顛天而泣淚皆成血賊竟他去母得無恙尋以無病而卒翁年已七十擗踊號慟如孺子然越歲賊再至村中劫掠一空翁謂前次幸免於難實翁孝心所感也翁卒之前夕村人夜行見輿馬羽葆燈火紛繁馳擁鹵簿往村中去試敏從役謂特來迎朱封翁者訝之詰朝往探翁適於平明考終始悟為陰曹儀仗也翁享壽八十有一以季子子

典觀察守謨實累膺一品封典誠異數也

里乘子曰咸豐癸丑粵寇下竄時予木生先妣史太恭人卧病在牀村中警報一日數至不孝兄弟相對皇皇無所為計而賊竟未至及先妣見背後賊始至村老屋新居悉成灰燼既賊蟻聚吾皖四鄉枯樞賊或昇以築營或劈以為薪白骨狼籍於道先妣殯後卜兆以無吉壤暫為權厝癸亥冬有數賊竄至厝室將燃棺木為禦寒計甫欲舉火而大兵猝至賊棄而逃而棺之前和燧灼之跡尚存睹之不勝悚慟謂非先妣靈爽所自為呵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五

護耶觀封翁之孝之善足徵天道之可憑誰非人子能無對而生愧乎至先妣生平懿行前於灤州夜話時已畧述之茲不再贅

跋

吾邑許君叔平世守書香幼游庭誥肆力於詩古文詞少應童子試邑侯江夏王廉普方伯郡伯儀徵卞竹辰中丞學使嘉興沈鼎甫宗伯皆目為奇才既列巨賢聲華藉甚試輒高等新建程憩棠中丞撫吾皖延為上賓後吾皖望江倪蓮舫方伯開藩金閩招致幕府待以國士會予筮仕吳會因得時相過從君齒當綺歲偶與辨論古今商榷得失詞鋒雪雪英光逼人每秋試闈藝羣相許可屢薦未售殊堪太息迨遭離亂閒關轉徙益增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十

五

蕉萃憶已未重晤蘇臺君方為學使鹽山孫蓮塘少宰襄校試卷少年豪雋之氣已消除殆盡矣今四表又安君以從征功得官邑令雖不無出山之心而謁選絀貲奈何徒喚癸酉予遊廣陵君適客都轉家子箴方伯幕中意外把晤款接甚懽急詢君平日所著作十餘種稿本幸未盡散伏願助薄貲趣為陸續付梓僉謂蘭若館外史里乘十卷義關勸懲宜先鐫版茲將竣工爰為跋其緣起倘全集次第一律刊行即以此為嚆矢焉可也同治甲戌小春同里麟斲方錫慶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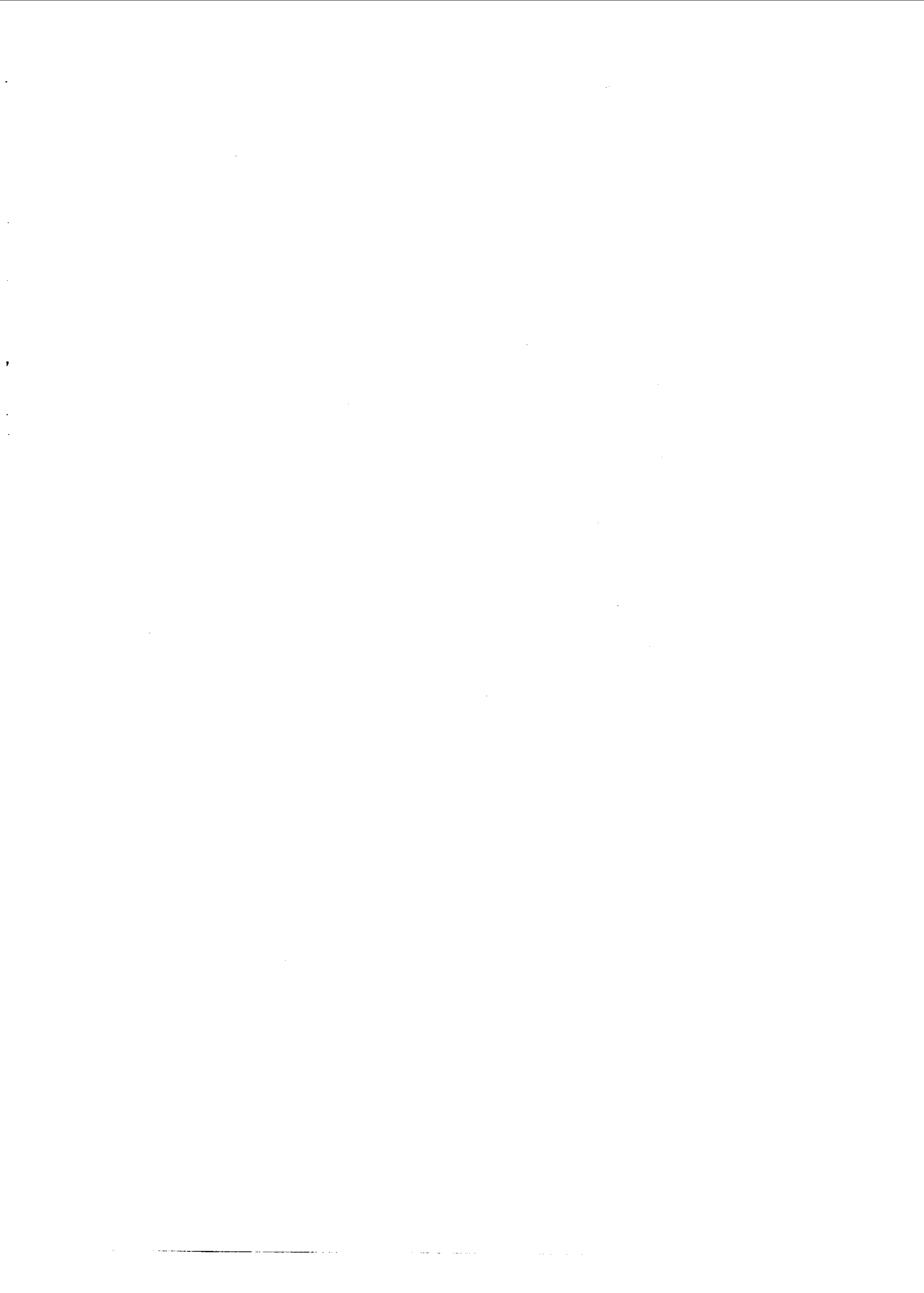
我朝小說軼乎歷代膾炙人口者四曰聊齋志異曰閱微草堂筆記曰紅樓夢曰儒林外史紅樓夢與外史以俗言道文情究其指歸與施耐庵王弇州諸作等耳雖寓勸懲之旨觀者憎焉志異乃悲憤之書文筆直參左國連峭冷雋前此未有特流於尖刻無風人敦厚之思筆記持論允矣鬼狐太多且皆短篇說理有餘行文不足是皆有所憾焉外此如諧鐸六合內外瑣言耳食錄夜談隨錄品花寶鑑則更自鄙以下矣許叔平先生里察一書最後出以漢魏古豔之筆寫吳楚禍福之原身

蘭若館外史

跋

卷一

際亂離目擊因果所記皆信而有徵不託之元虛縹緲文心結構如剝蕉抽繭繪聲繪影無不畢現紙上使閱者欣然喜憬然悟終之以凜然懼先生教世之心若是其明且切也可謂盡有小說家之長而祛其短足與正史相表裏者矣余識先生於題襟館中數年今夏再遊邗江出以見示蓋已付剞劂公諸同好矣亟跋數語使海內有心人讀之勿徒爲搜神齊諧觀也先生年已六十疊舉二雄天之報施於此可見視湯莘土地下才壯丹亭其用心不大判乎浙西金安清跋



右台仙館筆記序

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始將輟筆矣其年冬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曠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隙地一區築屋三間竹籬環之襍時花木顏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絕冠蓋暱就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吳下有曲園即有曲園襍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即有俞樓襍纂五十卷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頹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筆記歸之筆記者襍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按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乎

記序

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為右台仙館之書歟曲園居士自記

附錄徵求異聞啟并小詩二首

余今歲行年六十矣學問之道日就荒蕪著述之事行將廢輟書生結習未能盡忘姑記舊聞以銷暇日而所聞所見必由集腋而成予收予求竊有之鄰之意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怪怪奇奇之事為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草堂助作秋燈叢話約以十事為率如其多則更佳先將二絕為媒幸勿置之不答

衰頹不復事丹鉛六十原非親學年正似東坡老無事聽人說鬼便欣然

郭沖五事太寥寥戲學姚崇十事要不論按神兼志怪妄言亦可慰無聊

記序

二

石台仙館筆記一

曲園居士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閭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攜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穎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檢拾見聞。成斯筆記。

記一

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為所擄。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攜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偽為窳人耳。瞽婦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

有陰德乎。

吾兄福甯太守。官廈門同知時。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巖寺。僧曰碧禪。能詩書。貌亦恂恂。吐屬風雅。署中潘少梅。蔡瑜。鄭諸君。皆喜與之游。一日忽具牒請還俗。吾兄素不喜僧。罵之曰。今日既欲還俗。當初何必出家邪。呵叱而遣之。碧禪故與署中吏魁某甲有隙。疑其譖於官。也是晚。甲自署歸其家。經山一隘。巷間碧禪呼其名。回顧之。則已刺刃於背。某甲猶能帶刃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禪殺我。言已。倒地而絕。事聞於官。吾兄命捕碧禪。不得。數月後。有人於署後山上見碧禪。則已有

記一

髮辨矣。呼曰。碧禪在此。碧禪飛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從山後躍而下。捷如飛鳥。望之。見其帽墜於地。辨乃綴於帽。非真髮也。嗣後署中一幕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戶不開。而頗有所失。其所失物。則皆得之署後山穴中。疑碧禪所為也。閱時既久。捕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吾兄調福防同知。以去。繼之者為龍司馬。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偵知其在妓樓。糾眾以往。碧禪見眾至。自樓窗躍至平地。復從平地躍至屋上。頃刻絕跡。而龔司馬於內室中得一書云。吾與汝無讐。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還省。當訪我。

於鼓山大駭。不知所自來。疑其人蓋古劍客之流也。乃不復言。捕碧禪及任滿還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碧禪始終不可得。

那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辭織。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畧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適之。阿金性柔和。惟肯人嗷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感。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為得佳婿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即化離。乃嫁一官人為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

記一

三

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卅。得之為適室。甚愛之。黃妻久卒。謀以為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母。阿金雖謙。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此女四易所夫。不為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夫。必為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慙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像讓眾人國士之言。本

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江西玉山縣。有水南寺。亦古刹也。有老僧。月印。年六十餘。終日坐一室。誦經。足不出戶。戒行頗高。畜一狗。十許年矣。每月印誦經。狗必往聽。一聞木魚聲。輒搖尾而至。僧俗咸歎異焉。後其狗忽病癩。皮毛脫落。且有穢氣。然每日聽經如故。一日月印忽謂其徒曰。此狗可厭。汝曹可牽出撲殺之。其徒咸駭然。罔測其意。以師素嚴重。不敢違。姑呼狗出。禁勿使聽經。實未忍殺之也。越三日。狗又乘閒來聽誦經。月印見之。驚曰。汝曹未殺此犬乎。殆矣。殆矣。命其徒至某村某姓家探問。則有一婦坐蓐。

記一

四

三日未產。其勢垂危。乳嚙束手。月印乃曰。汝曹不忍殺此犬。乃忍殺彼婦乎。此犬不死。彼婦不產。乃命其徒立時撲殺之。再偵之。某姓家則已產矣。男也。月印曰。此犬以聽經善果。得託生為某姓男子。小有祿位。吾不及見矣。汝曹識之。及某氏子稍長。輒來寺中。依依不去。月印摩其頂曰。汝不味宿根。此意甚善。但尙有小富貴未享。勿違來此也。某氏子後果膺徵秩。其家亦有中人之產。晚歲家屋。恆寄宿寺中。時月印圓寂久矣。為葺治其塔。寺中屋傾圮。亦出貲修理之。并買田供常住費。年七十餘而終。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歲同邑富人
其色而無以自飾乃重賂其鄰使為陽會其子將
出就傅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于其
旁俾修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入塾者勿打
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善遇之類
以飲食餽遺一日出十數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
願以此少佐餼粥子持歸白婦曰幣重言甘得毋誘
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
某則大喜又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
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

記一

五

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子謝曰子之惠愈
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釋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
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
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
壻死女斬衰往甲聖人既為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
之義其日既葬而除之者禮為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
言未為定論乃與東之俗有所謂慕清者則真出乎人
情之外為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嫁夫死不嫁曰守
清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清
有許氏女年逾標梅言於母求慕清母謀之父父不可

女曰妙以遇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
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遺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
可也若女蘿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
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天所聘之婦不
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慕清者媒灼以許
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略循定
省虛文此外無一事以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
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其語輒歎曰嫂幾
生修此清福許女曰止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
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

記一

本

我也小姑乃日聒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
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強之亦恐非福
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族中或頗
稱焉真所謂非禮之禮矣
道光間江南常州龍舟特盛然多亦不過四五舟且舟
高於屋連掉不靈實亦無可觀觀者之意不專在龍舟
也自五月起至六月初旬或猶未止城外有地名唐家
灣者尤畫舫聚集之所每日東舫西舫鱗次櫛比笙歌
如沸粉黛如雲蓋亦一銷金鍋矣余時寄常州居僑主
人邀余同往觀之見鄰舟一大腹賈挾三妓飲酒擲一

幼妓於懷狀甚甚。余命移舟避之一榜人且解纜且太息曰。孽報孽報。余問其故。榜人曰。此三妓乃三姊妹也。其父在比。為武進縣吏。魁豪侈特甚。每年夏。日輒乘舟至城外。納流娼妓。作酒舟中。先購有紗縠衫袴。妓至則命易之。徧體雪膚。望之了了。如無衣者。然屢坐吾舟。吾時年少。樂觀之。輒給事於其側。得寓目焉。不圖至今。日而其三女了。乃有甚於斯也。豈非孽報。余歎曰。然則此大腹賈亦可危矣。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市。年少美丰儀。市有周媪者。賣阿芙蓉為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

記一

七

過之。遂與目成。使人風示媪。媪居為奇貨。未諾也。女乃與譚約。致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媪偵探無蹤。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然女每夢母。呼與俱返。覺而語譚。譚曰。此所謂思夢也。一父女。情鄰媪。買佳釀半盞。置牀頭。女故善飲。亦不異也。夜半。忽自帳中躍出。披髮跣足。腹內聲如輓轆。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和生鴉片而飲之矣。救治不及。竟宛轉而死。戚謂母來索命。余謂此女肯母而逃。致母於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為祟也。衛靜瀾廉訪曰。余披覽案牘。見服生鴉片。隕命者。幾於無日無之。蓋此物近

來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為傳播。其方川雄黃二錢。雞蛋青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歸。則呱呱者已為某氏女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諦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媪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為女。及攜女來。身又見為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攜其女

記一

八

之子。至張家。還之。且曰。事誠可異。勿播揚也。嗣是兩家子女。時時互易。莫知其所以。然後招媪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為戲也。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闕穴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資。至無以存。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苟不為門戶。蓋任卿所為。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為伴。倘君如月。捨妾。彼譬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須即

親筆一紙書為券。免日後有違言。姑當以五十金。刑筆也。黃欣然書券。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效買臣妻故事。所言適也。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有母及諸弟。無恒產。備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日以為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婉聽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即汝所以報我也。婦乃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

記一

九

士成墳。諸弟成立。皆為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皆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滅氏。與孔景行。以其貴。養厥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為。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既得姑歡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而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飢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

然者也。委曲圖全。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乎。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割愛為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為訓者也。

阿勝廣州人。談者逸其姓。比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貲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游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船。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

記一

十

卿閨中弱質。何為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為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廣東花縣有一村。距城數十里。河水滌洞。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為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遂廢其祀。附近有甄客。相距里許。客入昇之歸。謀奉為審神。是少審中。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8 頁之四

石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甑。皆成血色。咸謂石為祟。復昇而棄之。河干適有漁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屏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曉。輿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著。祭饗無虛日。為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況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了頭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梵梵無所依。日

記一

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自嘉善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為。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飢寒。汝丐也。否則為竊為盜。胡不可乎。我不為竊為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漢陽朱勳。偏屬淮城。一日忽於案頭得張禹門書云。欲借宅同居。朱初不知張為何人。且問書所從來。正疑慮間。候又得一書。乃知張為狐也。爾是頗有書來。而不以形見。朱懼。謀徙居以避之。徙居而張仍從。語有謂

箕仙者。朱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張禹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宿緣。宜為建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往。盤中書一杏字。朱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庇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張仍往。來朱家。適有為朱女議昏者。朱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後。當有高人來為媒。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為徐秀才之子求昏。老嫗高姓。始悟高人謂嫗也。狐居人家。載籍所記。多有其事。此狐自稱張禹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箕仙殆即此狐為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為呂純陽弟子。蓋本元人雜劇。此豈足

記一

為典要。且考朱鄭景瑛蒙齋筆談。載呂誥。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遊。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箕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天。迎首禁此術也。

何明達桂林人。寓於嶺南。挾貨數千。頻年折閱。耗其大半。况無明。偶作狹邪遊。至一所。曰集雲別館。有妓名翠。頗楚楚。有到。何梳妝久之。忽見一婦。自簾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焉。情舉適為之先。翠翠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將身於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落旁柳。伊不屑也。何曰。

若然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固辭。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贖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大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談者失記其數。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語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貲三十餘萬。多藏厚亡。非所願也。願留奇零之數。以贖妻。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歲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能守吾業。仍可藉此為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廢疾者。貧不能存者。咸有養。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賢且才。昔一人司其事。雖一隴之地。不得私鬻。即以吾今日之言為息壤矣。聞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為何如。子亦矢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貲於一家。不三十

記一

主

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萬也。老子曰。既已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其是之謂乎。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滬。濱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為女時。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文。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頭弄姿。非良婦也。攜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記一

海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柿熟。製為餅。必先曝之於場。夜則邏守之。有某甲。以此為業。場中積柿如山。設木棚為守望所。一夕。寢棚中間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為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梃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眾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搗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為也。

陳元紹。順德人家。少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

驕楚殊甚不脩婦職陳賁之輒反辱父母戒陳曰和氣
致祥慎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由忍之會陳父病湯藥
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
薄賁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
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
出排解陳偶一舉手誤搗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
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
書曰兄無狀不可爲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
望生還書到之日即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
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

記一

五

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擠母仆地事出無心不
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
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同年應敏齋廉訪寶勝嘗從金華至杭州夜行錢唐江
中其時將二更矣月色微茫遠樹約略可辨帆風而行
風力甚小故舟行頗遲而了不似備長年三老皆偃息
蓬底舟中諸客亦俱酣睡敏齋獨攜一僕坐船頭觀江
中夜景所過之地名鮎魚口有小沙洲舟沿洲而行相
距纔數武見洲上有一人與舟並行遲速適相等其人
長丈餘視常人幾三倍之備體青綠色但望之不甚親

切不知其爲肌肉爲皮毛爲鱗甲也顧問其僕曰汝見
彼人否其僕不應敏齋因遊入舟中其僕攜坐具從之
入旋卽大吐問其故曰主人所見奴亦見之不特形狀
可畏且其氣甚腥適問其氣故吐也敏齋後爲余述之
云不知是何怪殆傳記所稱椒人之類歟余謂沙洲無
草木不應有此且草木之精其氣亦不腥此必水怪也
以形論之其長如此非魚卽蛇搜神記載孔子厄於陳
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叱聲動左
右子路出與戰仆之於地乃是大鯢魚君之所見或亦
此類乎

記一

末

竊道人湖北鍾祥縣人乾隆甲子歲邑大水菑已五歲
矣有盛契眞者元游宮之道士也憫其孤露收之門下
然轟故鈍根一無所能盛死藉雲游天下不知歷幾何
年月嘉慶初始居鄂之長春觀往往赤雙腳持長柄鏡
行歌於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三十有五髮絲變白
無異曩時不知其得道引術而不死耶抑其稟賦獨厚
也不可謂非異人矣
鄂人王泰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齋廡居同鄉陳姓
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簾櫳低掩中有麗人衫
履鬢影隱約可視王意方靜觀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

曼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白
識之至即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識文慨然曰誤矣
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
獨居頃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
知非也王因辭去妾請置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
平生何煩厚意妾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即是
前緣君既閑游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
介歟王遂酌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
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秣資得入都門則輦下尚有故
人或猶可謀醉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離離頗具湖海襟

記一

七

懷必當竭力酒罷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
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而不知何處矣
番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賊某向其借洋錢五
百枚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償遂諾之立
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詫曰君夢欺抑戲也業已還
君何又索為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攜
洋錢至君家交若手承君留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遽
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
券尚存我匿君何偽造此某曰如君尚存借券請以示
我何至家檢視匣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碟

有一紙頗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信
至神前憑雞血為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
墨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段成式西陽樓俎稱
江東人或取烏賊魚墨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
矣

落地開花儼其礮子雖年久尚能炸裂鄉民拾得者因
其封口處有金皮貪取其金每致傷命甲戌正月上海
瀏河鎮東洋子涇橋鑛工陳小弟因新歲負人博進無
以償思同治元年七月中官軍開放落地開花儼有礮
子落其地陳小弟埋之土中久思鑿取其金未敢措手

記一

末

至是已歷十三年久在土中必受潮溼計必無礙矣乃
掘出用斧鑿取金皮忽然炸裂陳頭面俱焚左手打在
數里外楊樹上室中一老婦一童子均轟死軍興以來
官軍用落地開花儼無往不利其礮子之遺落者所在
有之願得者以此為鑿勿貪小利而致大害也

上海某甲商於津門十年不歸其家止一妾二女妾故
治蕩不能獨守空幃也長女頗有母風母倚之為錢樹
子無何從人亡去乃使次女繼其業次女不可母憾焉
會有六十翁欲買妾母負重值以次女妾之甫一載翁
死無子家業盡為族人瓜分次女惟以鍼指自給母謂之

曰人生世上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爲當爲汝別覓佳
婿交斷髮自誓竟不可奪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殆此
女之謂乎

李廣元不知其鄉里妻早卒遺二子長曰上朋年七歲
次曰上俊三歲李續娶鄭氏性陰險善蠱惑視前妻子
如仇日加楚毒會鄭所生子天謂山朋驚之使然益虐
遇之朋竟死俊忽得顛癩疾忽歌忽泣殊無人理鄭以
爲偽試以穢物于之食盡無難色乃視爲廢物亦不顧
問如是者數年鄭死俊忽自愈父怪之俊泣曰兒病僞
也非僞爲疴疾則死繼母手久矣今繼母死又察父復

記一

九

有憐兒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童年卽能誦晦自全
其德慧術智過人遠矣

黃岡縣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婦二人老而無子止生三
女長次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翁死母女相依爲命每無
女歎曰恨汝非男子也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貧故恆居
母家癸酉十一月初十日風雨大作女偶立門前爲狂
風捲去母偵探無蹤三日後忽自返問所往茫然也而
下體已化爲男母徧告族人驗之信乃出錢七十千與
夫令別娶妻女易釵而弁已聘王氏女爲婦矣晉定公
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事見開

元占經引汲冢紀年然則此事自古有之不足異也

戴琴莊先生名福謙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與余兄
弟行而余少時曾請其授讀故始終以先生稱之其館
臨平孫氏時一日行於途有娶新婦者綵輿經過先生
避立道旁俄風揚輜簾瞥見轎中白如霜雪一瞬之間
未能諦視而心頗異之偶言於先大夫先大夫曰此必
是日犯白虎凶星得君文星解釋之傳記中多有此事
君異時必大貴也眾皆以爲然然先生於道光丁酉舉
子鄉越二歲客死京師竟不顯

記一

十

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嚴管帶嚴船之營官乘他船出
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艦廣文見盜
至大呼儼船救援卽殺之并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
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
見鄰舟不在問之眾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
行必有失事汝曹胡不阻止眾曰阻而不聽也營官見
几上有翡翠條脫一事審視卽鄰舟女子腕上物也因
亦不言及旦鼓發响乃告於統帶之官捕船中兵勇嚴
鞫得實梟其首於竿苜蓿樂中度無長物扁舟江上竟
占无妄之災信乎江湖之險不獨風波也

范某年四十無子止一女名婉如頗婉變可愛有甥李仙槎五歲而孤借其母以歸與婉如年相若交相憐也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為李郎仙槎母將死泣謂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見其娶婦婉如我所愛也異日無令歸他族吾死目瞑矣仙槎既長范予千金使營什一利而仙槎不善經營數年折閱殆盡范因憾之寢前議仙槎聞之仰藥死婉如亦縊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揚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頗有姿色其東鄰為某氏別業某子為邑諸生讀書其中翩翩少年也女屢入園採花與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閑之遂絕迹生思慕甚

記一

主

切一日女至日殆矣父母將為我擇配矣君急以媒妁來或猶可及也言已即去生告父母初不可強而後可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齊大非吾耦也且知女私於生恐異日不為舅姑所禮竟謝絕之而許女於他族女知事不諧服阿芙蓉膏死生聞之亦自經死兩家父母皆大悔卒合葬焉癡兒蕩婦頗乖風化其情可憐耳此與前所記李仙槎范婉如事相類然彼則始有成言謂之因情而死可也謂之守義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擬矣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

謀於李李曰君為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已請鬻我乎妾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鴉鴿乎滬俗偽鬻妻妾於人伺間亡歸謂之放鴉鴿黃從之偽為兄妹鬻於浦東曹氏為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頗落翼曹雷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主人縛送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鴉鴿化為黃鶴一去而不復返矣此亦為鬼為蜮者之所不自料也

韶州李弼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佞佛奉一檀

記一

主

木觀音像已歷六寒暑父母欲議婚女不可父曰此皆奉佛之故也欲毀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毀請從父命乃締姻於程氏女自是清癯異昔醫者診之言脾肺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禮佛覺有物觸臂方驚詫而腕已受傷呼婢燭之則有一蛇長二尺許色如墨蜿蜒下榻去父母聞聲趨視蛇已不知所往視女傷處蛇齒宛然黑氣縷縷直達臂上醫至謝不治黎明竟卒或言女本天仙化身不合締人間姻眷故菩薩使以潔身歸淨土果爾何不使以無疾化去而必死於蛇口乎是殆有夙冤也

園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墮膺惡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萬無他議與其老死閨中為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初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與婿居山饑飽寒煖訓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大夫即取食之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鱉

記一

誦

魚食之已在黃生所食豈即此歟殆由林女菜苜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杭州顧茂才客吳中中歲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覺飄飄如凌雲而上俄而復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人導至一處即蘇州府城隍廟神出畧詰數語便云誤矣遣之還市出門遇故人徐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也與偕至園妙觀茶寮小坐廟間室中事曰與人世間亦隨時變易陽間盛傳十殿閻羅此唐制也唐分天下為十道故冥中亦設十殿今則有冥道光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遺賢今則皆本朝封官夜冠儀從悉今制也

茶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日矣因胸次微溫故未殮耳考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則唐制十道為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當增置閻羅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妄蓋人死為鬼人不能無賢愚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中擇聰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人即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為稷自商以來祀棄為稷蓋柱之神混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

記一

誦

因病至冥中所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者死亦有官守如余者生為閑散之人死亦宜為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遊遊不亦仙乎公大笑

滬上有流寓陳氏婦廢也攜一女甚美婦與某甲私甲曰爾曷以女妻我則我并迎妻母以歸誰議我者婦以語女女不可婦惑於甲言卒以女許之將成婚女醜其事緝而卒婦慙懼即遷去而居此室者輒見怪異竟莫敢居余謂貞烈之魄固應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醜益彰情無人敷陳此義以消釋其怨氣也

湖北荆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為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叻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簷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眉毛辨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菱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翅知卽此物矣粵東丁維勤賈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持維謹丁自知不起語王盡自為計王以死自誓越日

記一

妻

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諒之甚乃趨別室縊而死丁大感慟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夫未死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為計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翻似試嬋娟妾身願學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始亦此意矣

上海譚家橋有朱姓廬此有年矣一女年十六頗有姿會自誣以他事者女無以自明縊而死厝其柩於河干宋旋遷居維揚女之柩遂無過問者久之將陷於河鄰人胡寶素艷女美心憚之為改厝於高阜俄夢女來拜

謝姿態如生胡大喜引與並坐語及絕命之際哽咽不成聲良久不去遂與狎自是無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謂以怨報德矣昔伍員伯嚭皆以宗族覆滅逃死於吳吳王為之報嘗雪恥其後伍員苦曰犯顏所以報吳王也伯嚭逢迎將順亦所以報吳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為負恩哉然其報之適以亡之此女毋乃類是

記一

妻

揚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灣頭一夕大雷雨震開一穴次日集人纜入則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甚巨眾意其有寶器發之一人偃臥白鬚及腹儀容甚偉得一珠於頤得一劍於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則屍已化為灰矣於棺之前斷片木出隱約有大業字不知隋代何人之墓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太倉城北十里地日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溧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事陸囁囁久之曰吾負君矣嫂因久曠雷余共衽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陸曰嫂胸下有兩黑子如豎大然乎某遂無語次日懷刃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門婦出刃之斃卽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

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故正共羅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餉客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戲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獄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紹興周某習申韓家言館於某邑邑有因姦殺夫者亦舊族也死者一美少年年二十餘婦年與相若國色也其姦夫年近半百黑醜可憎官憫婦婦惟俯首飲泣慙其指痛欲絕周窺而憐之私問其故婦曰數年來惘惘

記一

毛

如夢都不自知殆夙業也周曰以卿弱質何以堪此不如姑認之徐圖一死因舉小盒示之蓋阿芙蓉膏也婦亦會意案將定周遲回未忍屬橐而婦仰藥死矣俄見夢於周曰妾死不徹幸仍墮畜類畢命礎礪以償今世之愆三十年後君為平陽士人當侍君巾櫛也事在隔世無可證驗或當不妄耳觀其後果信其前因婦所云夙業亦不虛矣

上海浦東張老達先世本多山翁老達性儉嗇未嘗妄用一錢及病篤命其弟與子析祖產為二各得其一室中有銀一篋乃老達手自積累封識嚴密至是命其妻

啟之將議分析而老達已逝方其驚惶忽篋中銀錠隨風飛去爭起撲之如蛺蝶踴躍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隨手即空俄頃之間篋中之銀烏有矣乃悟作守錢虜亦正須福張老達不能用之猶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錢虜而不得也

慈谿北鄉有葉姓者於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駭而棄之野其鄰人往視猶未死乃祝曰爾三啼當抱汝歸兒果三啼乃抱之歸明日鄉黨畢集爭取視之或有為葉惜者葉亦悔之以青蚨一貫贖兒云越宿兒竟死不死於野不死於鄰而仍不可育不知此何故也

記一

葉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樹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葉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鑪而窺且笑且發羣起搏之一跳即逝或曰此山魃也是長爆竹乃伺其至然爆竹投之鬼驚仆眾入執之於其足旁得一號鼓鬼雖黑醜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鼓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即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林子登陟焉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名曰魃呼其名則不能犯也此鬼形狀為山魃無疑但不知所持鼓鼓何用耳

吳中錢氏婢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
太者相傳為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為姊妹故
來省視日操北音清脆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
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歷
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
也錢氏舊主使婢入山進香并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
異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
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以
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
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塑為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

記一

完

聞高伯足宰吳縣禁絕之

吳中某甲以行賈至滬上偶作狹邪游悅一妓酒闌之
後送容留髡將步同夢偶問及家世甲居則即其亂中
失去之幼女也顏色俱變妓問之以實告妓大啼父搖
手戒勿聲徐謀為汝脫籍乃恩恩辭去念客囊羞澀安
得此贖女之貲而又不忍其淪落轉展無計竟服阿芙蓉
膏死此人既遇其女不忍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謂
無策之甚者矣

粵人某甲游於滬悅一妓名紫鵲脫籍攜之歸將偕老
矣俄某以訟事破家臨白鬻於平康以其質料理訟始

解鵲洵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為脫
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釀於舊友久而無成鵲在粵
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
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議之助甲使
歸復圓破鏡焉此女以既嫁之雲英為下車之馮婦未
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
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
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
可矣

記一

完

仙園居士

姑熟曹氏兩孝女長曰靜宜自幼許嫁姚氏因兵亂阻
隔及亂定姚氏子來為贅婿居久之始知其已娶妻生
子矣父母怒責婿無禮靜宜曲為解之姚氏子羞憤去
遂絕靜宜居家事父母維謹并以母病代操家政咸井
井焉婉宜者其弟三妹也幼慧甚讀書過目成誦父母
奇愛之苛於擇婿故未許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婉宜誓
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勸止之乃與靜宜長齋奉佛共誦
金剛經為亡父資冥福無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備同

記二

時仰藥死靜宜有臨終別兄弟書曰妹不幸為女子
身自有知識即念女子同受罔極之恩而獨無以為報
深覺歉然稍長見母有疾疾發無定時必有人晝夜經
心方免不測誠恐一朝遠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
氏親命難違無術分身焦思萬狀及贅婿後欲令別置
賤妾以便他日歸甯天幸其先已娶妻並生子女維時
眾歎遇人不淑咸譏士也無良而妹獨欣天假之緣得
遂養親之志是以力阻止省之議妄心在家侍奉滿冀
雙親壽享期願永敘天倫之樂何圖夫降禍凶慈父見
背喪服未終老母又染忱痾將不起嗚呼若父母母

既違定省於堂前生佛生天誓必相從於地下從此色
笑常親亦復何恨惟念在室養親義非姚氏之人生事
死列可謂曹門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枚望即檢還姚
氏永斷葛藤以明決絕三妹於父歿之日百計求死不
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屢遭大故雙折連枝悲
傷之情不堪設想竊有一言勸慰者泉下庭闈有妹等
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等子職所當盡者不徒在哀毀二
字但能修身削子積德顯親自足慰父母之靈而妹等
亦從旁含笑矣二妹已為孔氏婦有其當盡之職務宜
節哀自愛勿蹈非禮死別須臾臨穎愴然

記三

紹興老儒王致虛言乾隆之末有賈慎庵者亦老諸生
也嘗夢至一處似大官牙署重門盡掩闕其無人正徘徊
聞俄有數人擁一婦自遠來至此門外將婦人上下
衣服盡去之婦猶少女微有姿首瑩然裸立羞愧之狀
殆不可堪賈素負氣直前叱之曰若輩何人敢肆無禮
厥微笑曰此何足異官未畢門忽啟有數人扛一巨桶
出一吏執文書隨其後而去厥即擁裸婦入買亦隨入
厯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或臥而皆裸
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梓牀健夫數輩執大鐵
叉任意將男婦叉置槽內用大白壓榨之膏而淋漓下

承以盆盆滿卽挹注巨桶中如是十餘次巨桶乃滿數人扛之出官判文書付一吏與同出賣視吏乃其已故鄰人周達大也因前呼之周驚曰子胡在此此豈可久留邪速從我出買問桶中何物周曰鴉片煙膏也時鴉片煙未行賈不知有此名目因問鴉片煙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生齒繁衍宜有大劫銷除而自來大劫無過水火刀兵之類遇此劫者賢愚同盡福善禍淫之說往往至此而窮是以上帝命諸神會議特創鴉片煙劫借世間罌粟花汁熬鍊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煙者在劫中不食此煙者不在劫中聽其人之自取不得歸咎於

記二 三

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銷除繁衍之數則水火刀兵諸劫可以十減五六矣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間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鍊光色黝然子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徧天下矣賈欲更有所問忽又有人驅數十男婦至轅策甚苦齊聲呼號賈憐而醒以語人人無信者至道光中葉後鴉片煙果盛行而賈已前死矣然其語猶在人耳故其時皆言鴉

片煙中有死人膏血實由此語傳說也

楚士呂鳳梧游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豔來棹去樹一瞬卽過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一畫畫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有詩云新妝宜面出簾來其數庭花幾朵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畫齊臺呂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

記二 四

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像君得無於都門市上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一女面目相同雖家人不能辨別長卽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中語告沈曰吾姨固待聘者當爲君作達簡竟宛轉媒合之一時以爲佳話按說苑載齊王起九成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而敬君工畫臺貧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對之而笑沈所用敬君事卽此然事見藝文類聚所引今本說苑無

此文也

涿州府來安縣民劉某夜起如廁聞牆外語曰不食三日矣蒙神許我明日以前村張氏童養婦供我一飽汝與三郎亦得與焉幸無他往劉訝其語梯而觀之則牆外二狼相對坐大噉而下因思張氏婦其族女也天明趨往告之女而十三歲是日遂閉門不出奴婦笑謂之曰誰汝耳豈有狼而人語者及暮奴使至門外曳柴供晚炊女不可奴乃自往門外取之且四顧曰狼何在言未既一狼自積薪中出衝奴倒入門衝女去奴驚呼鄰人咸集見狼猶未遠逐之將及矣忽路旁又出二狼遂

記二

五

並驅而去

吳瑣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居武陵咸豐四年粵寇至舅家咸避去獨女隨其舅居危城中城破女謂舅速去舅曰若母以汝託吾吾舍汝去何面目見汝母地下乎女曰甥累舅非一日今危急之際豈忍復以孱軀為舅累哉入室雉經死越數日賊入其居時方酷暑討其屍久而不獲解視之衣皆縫紉胸前得一詩云城破身難辱途危志愈貞千秋名節重兩字死生輕未報君親德羞懷兒女情願將三尺組舉此百年身

漢口鎮袁家灣有老木丁年六十三矣二子未娶俱執父業而兄弟不相能偶因口角兄弟舉斧斫弟之頭弟即死鄰人欲縛其兄送官父泣曰老朽止生此不肖子二今幼子已死非命而長子復抵法則暮年何恃焉眾哀其言各散去其事竟已余按紀文達筆記中載有一事與此相類天下事竟有情與理兩妨者律載重囚無子者許其妻子入獄此或可以通其變乎

山石侯氏在 國初鉅富傳聞其始富甚奇有夫婦二人窮而無子然每日必禱於神願得橫財即死無恨如是數十年無驗而夫婦則已老矣一夕就寢忽聞地上

記二

六

有聲嚶然如釜溢起視之則遍地皆元寶湧出驚喜捉取之而愈取愈多至於不勝取二老皆力竭而仆有疾子者少孤未娶所居相距不遠每日至其家助炊汲是日至而門不啟叩之不應踰垣入視則老翁已為元寶壓死老婦僅存一息尚能言未幾亦死族子葬埋之擁其所有為富人乾隆末始衰

英吉利國有帆船名天仙尼於同治十三年四月中開往亞甸行六十餘日舟中失火救之不得舟師乃放小艇三縱人逃命登小艇者凡三十一人行數日一艇獨後望前兩艇不復見所齎糧食俱盡死者二人尚存六

人惟飲鹹水度日中有一人創議曰同死無益苟一死而五人得生是亦殺身成仁也乃相議以人為糧劑木為籌掣得最長者任眾殺食已而創議之人掣得最短之籌時有同載之水手名阿加士斃刺者自以飲鹵水多恐不能活願代之死而掣得短籌者執不可乃殺而飲其血食其肉五人者遂不死越數月英國又有一大火輪船於亞非利加洲之南失火二人逃小艇中隨風漂蕩數日不得崖岸饑甚竟食其同伴者以延殘喘觀此二事亦見航海之險矣按晉楊泉物理論漢末有管秋陽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糧絕謂其弟曰今

記一

七

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孔文舉論此以食之為是梁元帝金樓子則以文舉之論為悖逆之言夫弱肉強食禽獸之事使飢而相食則人何以異於禽獸乎
華亭顧乘藻幼而慧父母皆奇愛之咸豐十一年與諸昆弟奉其母避兵滬上得疾而卒臨終牽母衣請以仲兄子禮樞為嗣母泣而許之無何母亦卒及亂定還里諸昆弟將如母命而以乘藻未娶不得有嗣適金山錢氏有女未許嫁死與乘藻年相若也遂媒合之致迎娶之禮迎其柩歸台葬於乘藻之墓好事者為賦催妝詩

按此事自古有之遷葬嫁賜媒氏職其明禁而鄭司農注周官曰今時娶會是也則漢代固有此風魏武帝為鄧哀王聘甄氏亡女合葬亦循世俗之見而已

蘇州袁氏女許嫁吳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亂兩家咸徙避及亂定女從父兄復還父故業賈復理舊業居積頗贏而吳氏則人亡家破僅存老婦婦即女之姑也女請於父願適吳氏事婦姑父不可且謀別嫁之女斷髮自誓因亦不強也同治十三年有吳氏親串自秦中歸言與吳氏子同被掠轉展至江西吳氏子於某年月日死女聞大慟謂父曰今日當從兒志矣如不許願死

記二

八

之父不得已歸諸吳焉此女不以貧富生死易心可謂賢矣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近時汪容甫亦主此說余頗不謂然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如執歸注之說則衛女之詩聖人何取而錄之哉憶前在滬上應敏齋同年以所記張貞女事見示余書其後說此義頗詳今存文集中

廣東開平縣城外有張橋村皆張姓所居鉅族也有張某者聘楊氏女未娶而卒楊女哀經入門拜見舅姑築

1487 1370 十

室於夫之墳墜居三日乃還張氏因擇近支一人爲之
後楊撫之至於成人爲聘蘇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
蘇女請仍以某日至夫家成服楊曰是又一我也此事
不易固卻之蘇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婦二女並以未嫁
女守義可謂難矣聞蘇女嗣子已有聲譽序開或兩節
婦之報乎

蘇州城外有小家女幼受某氏聘及女長父母俱死獨
與兄居閒墮游蕩入於下流心鄙之有肯盟意乃以所
積女紅貲洋錢十枚付其兄屬交原媒償男氏聘幣索
還婚書其兄亦無賴盡以供飲博而偽爲婚書以給其

記二

九

妹女不知也以為真與絕矣示意鄰媪使爲媒約遂與
城中護龍街王姓者成婚其前聘夫知女歸王氏謀劫
之以王氏有備不果卽於其日訟於官官鞫得實笞其
兄三百判女仍歸前聘夫以律以禮固應爾也然女之
不能安其室則可卜矣

番禺大石鄉有某甲生三子一女次子早卒某年爲長
子娶婦何氏而以其女許嫁陳氏子卽何氏之從母昆
弟也何與女極相得女偶刺繡何見而歎曰工妙至此
可謂鍼神如有才無命何女怪其語固問之何曰姑之
婿乃寒家葭莩親也雖美如冠玉然狎游無度已染惡

疾虧其體矣女聞之不食累日母問之以告母曰或傳
聞誤也而女以嫂言爲信一日自斷其髮母大驚呼婦
至咎其多言何亦大驚曰姑太不爲我地矣我與姑相
愛如姊妹故隱以相問而姑遽爲此決絕之事今尊卑
見貴我何以堪甲夫婦乃使原媒至婿家求絕婿家不
可反欲訟甲背盟甲夫婦追事所由起日詎何何不能
忍亦剪髮及地曰新婦知罪矣請偕小姑長齋繡佛以
贖罪可乎於是舉家大譁甲子適他出促之歸婉勸其
婦與妹而仍使人卑詞求絕於陳陳不得已許之此女
未達韓詩采芣之義殊不可訓亦未知其卒如何也

記二

十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府人本婁人子以居積起家
暮年居然聚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數蓋其父於四十
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賈
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
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弟四子卒仍爲九子子各
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
九婿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元年正月
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是亦 熙朝人瑞矣

江北一婦與其姑不相得常勃谿一日婦吞金指環自
盡宛轉欲絕有人教以川羊脛骨燒炭研末餵餅調服

次日金環從大便出竟無恙張少渠為余言因書之以廣其傳

某甲家小康而數遭訟事耗其財罄結成疾殆將不起有丐踵門自言能醫延之入視已不食三日矣氣垂欲絕而腹中尚咻咻動丐曰是中有物非吾所能治當請吾師來以二十日為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乎丐出藥授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雖不食竟不死越二十日一僧來曰丐所薦也人視病者於鉢中出一丸藥用鐵絲繫之納病者喉間頻牽曳之復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動僧摩腹益亟仍牽

記二

士

曳其鐵絲忽突然掣出即有一物隨藥而出遠投諸地乃一小蛇也僧以藥少許糝之蛇化為水病良已人問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氣所結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其怨氣毋令與所訟者來生再冤孽糾纏也其家厚酬之不受而去此僧此丐殆仙佛化身歟
姑蘇某寺僧每歲舉行佛會託鄰比一媪招致眾善信凡入會者咸輸香錢數百文僧與媪瓜分之婦日以饒裕而僧清貧如故某歲除夕索通者踵於三門僧無以應竟亡去明歲里人以他僧主之上元之夕循例舉佛會仍託鄰媪代為招致事已僧向媪索錢媪遷延久不

與一日僧歸自外將入房聞有聲人之則有人在牀擁衾而臥呼問之媪也問何至此不應僧將曳出之甫一啟衾媪裸無寸縷僧大驚趨出至媪家招其子子初若不信者強拉之至媪知事不諧反誣僧僧入厨取刀斷一指忍痛示之曰以此白明媪母子跟蹤去乃悟前僧之墮婦術中也若有定力如後僧者佛矣

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逆旅不攜僕從惟一車夫與之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逆旅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無以為計車夫曰君行既無資任又不可此間有一館吾託人先容當可成君易就之稍積館穀再謀歸計何

記二

士

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來告曰事諧矣惟距此尚百餘里明日吾御君行也遲明首塗所行殊非恆境始則阡陌縱橫繼則山徑叢薄間有小村炊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雖牆峻宇規制甚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者車夫導之人歷十餘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淨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并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為君償之勿以為念惟此間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於壁間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即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供饌頗豐然居

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屋悉加局鎖不得而入獨一室未局入之則有書十餘櫃因攜一冊歸將以遺日書而大書一水字中多符呪不可通曉殊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姑置案頭又居數月朔風戒寒木葉盡脫鄉思頗切偶喫茗手披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呪語戲以指醮杯中茗書其符并誦呪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岸大懼自分必死姑閉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履初不沾溼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駭其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宦于越乃往

記二

生

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既抵家妻子迎問曰君館某所何適言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脩脯寄家中俟薪水因事尤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語其事又慮爲所蹤跡移家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乃術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記憶且亦不敢試也嘉慶間有選人謁選得貴州某縣令挈家赴任從者頗多至省會謁大府畢同僚謝之曰此縣瘠苦異常萬不可以眷屬往乃暫眷屬於會垣獨行至郡見太守太守曰君所官非人境也幸其印在君處君便可接印不必前往矣吾幕中適缺一書記君女士必嫻翰墨暫以奉

屈可乎令自念一官雖終勝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命首縣具車徒且募一曾至此縣者導之行行數日而失塗所遇皆苗獠異族無可問計其地不過五六百里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其前進至則積垣環繞若有城者其中荆榛塞路行頗不易良久見有土屋數間其壞牆有字跡審視之則某縣也詫曰豈卽公署乎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卽縣吏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此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在亡也乃導之入

記三

生

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案也又其內荒塚纍纍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人穴土瘞之耳令聞之喪氣卽日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謂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師時聞之友人吳文南并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真矣邊徼荒涼事容有之或談者亦過其實乎文南言此時因言薄宦遠游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國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內竊謂一命之員從事萬里亦殊可憐何不爲之限制使不得在一二千里外乎乾嘉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

無子止一妻一妾一僕一媼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媼皆散去妻尙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爲人澆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飢寒有鄰媼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飢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媼曰新到縣官少年佻健而慕道學名喜答妓筭必去衣妓厭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爲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志竟從其策嗣後已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媼爲介紹而代

記二

之縣中阜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余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鄰村某氏聯姻兵亂夫其子翁故爲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兒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卽名以子之名及金陵收復翁仍行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遣嫁訪得某翁所在貽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贖代莫

也乃作復書訂以是年夏秋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故居無存乃賃屋爲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行日矣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翁欲不認則眞其子也欲認之又礙有婦翁在乃曰此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眞耳婦翁歸而疑焉旋偵訪得實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婿也他人子安得婿吾女某翁正時踈無計而其養子知事且不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之家婦翁出囚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

記二

未

爾女歸殺婿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如期日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略爲小女治裝子姑小坐婦翁既入謀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婿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自後戶送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招婿入行禮既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使媒氏告某翁曰爾子已婿吾女矣爾尙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使其子爲贅婿於女之叔父

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婿兩女偕歸其伉儷各相得遂相安無事

江西廣昌人邱某幼讀書困於童子試忽夢至冥中冥吏方據案決事見邱曰此十名相公也何遽至此麾之出遂寤以語人或曰子必以第十名入學矣甲私念若果以第十名入學則竟呼秀才可矣何言十名相公乎此殆非佳兆乃棄儒而賈為同鄉之賣茶者司筆墨事春出秋歸歲以為常絕意進取矣一歲歸途過郡城適值邵試同學之友及親串咸在愆憑入試邱不可而眾已為之在縣注冊在府納卷乃勉就之及府出圓榜招

記二

七

覆試果第十名也邱見之驚悸覺體中不佳因不覆試而歸未至家卒臆府試招覆是何大事其名次乃亦注吳籍乎

桐鄉沈寶懋字茂庭富而好施與凡遇善事必勇為之遠近有善士之名庚申辛酉之亂避寇遠出其族姻從之者數十家幸苦墊隘卒不相舍人尤稱焉初無子中年後納妾生丈夫子二鄰有不戒於火者火及其閭天反風以免咸曰為善之報也乃於光緒元年冬口構壞壓死向之稱善者至是而不能無疑嚴芝生庶常其友也求余為文以釋疑余乃據披神契遺命之說及王充

論衡福虛禍虛之義為文以應之呢呢千言然王充所謂福虛禍虛者余雅不以為然夫餘殃餘慶之文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苟禍福皆虛則勸懲無寄矣同其時適有張少渠之事少渠名豫立光緒元年以縣丞奉檄與於海運之役凡從事海運者皆至滬濱附火輪船以行有輪船名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蘇海運局之官大半附是舟少渠初亦預焉適有一輪船先福星二日而首塗少渠舍而從之同袍之友爭攬其祛卒不為留已而少渠安抵丁沽福星輪船竟沈於海坐是船者皆死焉少渠平日亦樂為善事者也光緒二年少

記三

六

渠行年五十乞言於余余因言少渠行善而得福報宜益加勉而力闢王充之說恐後之讀者有矛盾之疑故掇舉其事著於此編

杭州有老儒以教讀為生一妻一女家有餘屋因賃與某甲居之居數歲某甲遷居他處然猶通問如常時其眷屬亦相往來也一日某甲使二人荷轎來迎其女去及暮老儒自館中歸女猶未返使人至某甲所逐之則空無人矣問其鄰言今日午前盡室而去不知所之老儒偵探無蹤懼為門戶羞不復深究是女已許嫁乃以暴卒告其婿氏存亡聽之矣某甲挾女至江蘇無錫據

為妻而某甲故妻人又憐情不能泊生轉仰食於女女工鍼滿備於蘇州一宦家月得洋錢二以昇其夫而甲殊未嘗謀鬻女於妓家女微聞之無以自脫忽有浙人來詣其主女見其名紙曰此吾杭之大姓吾父嘗教授於是家者也訪知其所在次日至其家求見言家世及通家之誼甚有條理乃為招其父至訟於官官逐某甲而判歸其女於父老儒愀然不樂曰此女歸辱門戶矣邵君步梅亦杭人官於蘇者舊與老儒相熟也乃於吳下為此女相攸嫁一官人焉余聞此事於步梅以非美事故不書其姓氏

記二

九

唐西鎮勞氏富於財生一兒年七八歲矣猶口不能言足不能步其家勸建育嬰堂成之日兒即能言越二歲能行今日讀書游泮水矣報施之不爽如此余二兒婦唐西姚氏女也今春從母家還言去歲其弟婦病甚奇病中從牀上一躍高及牀頂有一鐵鈎隨手折為二如枯竹焉其弟曾卿知為鬼孽耐處而然對之長揖以洋錢數十枚置其前曰吾以此買紙錢焚化與汝汝可歸矣病者曰可然吾杭人也須送我至航船曾卿從之且行且焚紙錢至船乃告之曰此杭州航船也突有旋風起其側為之傾搖及歸家婦病若失異哉鬼

亦如人來往以舟車乎請經精舍監院校官沈蘭舫臨平鎮人也屬於杭其子婦家無子蓄一他人子為子紹興人也蘭舫子婦偶歸甯忽得病口作紹音蓋即此子之祖也索還其孫甚急俄又作數人聲皆杭音則其母家鬼也曰此無理取鬧彼已作沈家婦何預此事非至臨平招沈氏人來不可越日而沈氏之鬼大至蘭舫之祖母及父母又一庶母皆臨平口音與生前罪自曰吾儕附船從菜市橋登岸至此有吾儕在婦必無恙然不可久居此宜還家其地距蘭舫所屬尚數里羣謀所以歸鬼曰仍以囑昇之但命轉夫徐行遇陰涼處則稍憩

記三

十

且使人頻頻以湯水飲之必無妨也如其言而歸沈氏之鬼從之仍附病者與家人相問答時蘭舫適在吳下其家人問宜召之歸乎鬼曰此無大事新婦病不出三日愈矣可無召也婦病果即愈鬼語亦遂寂蘭舫為余言之甚詳此其大概耳以是二事觀之鬼孽處人閒與人不可異周公作金縢曰能事鬼神孔子贊周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固未嘗言無鬼神也晉人無鬼之論豈其然乎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兵亂時陷於賊轉徙至上海為某甲所得遂為夫婦某甲固刀鐮工也及亂平父母訪得

之學女還家以其夫執賤業不善也謀偽爲待聘者別擇婿而女不可乃招其夫至而其夫無他能仰食於婦一家咸輕之女亦偃蹇不甚爲禮夫鬱鬱無聊食生鴉片以死女竟別離焉此女始知從一之理似明大義者而終始參差遂成兩截人亦可異矣

紹興某生應京兆試入都不售廝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餘日乃返則止一衫一袴面無人色問旬餘何往何狼狽至此某縷述所遭乃可捧腹益其日某問行入內城至西四牌樓一曲巷中見有一家門署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門欲買荷包有一少婦出以一枚示之已敝

記一

五

矣問有新者無婦曰欲新者請入內乃入共坐婦絮絮間談不及荷包問之仍以舊者進曰吾家止此一枚也然則何以署門求售婦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會其意以言調之婦曰吾荷包價昂郎有此貨乎某卽解囊出錢券示婦可數百千是時銀一兩易錢十千計之亦值銀數十兩婦曰可矣相將入室弛服橫陳某惑之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媼婦所備也一童子婦之弟也朝夕糞殮咸仰給於某數日而空其囊婦曰囊中空矣某曰此細事吾自能籌之數日婦又語如前某嘗之亦如前一日方共臥忽有男子至其庭聲如號虎婦曰殆矣

吾夫歸矣不去必血其刃乃導某出北牖使踰後垣去某倉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袴也聞者咸粲然曰此皆僞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資而使南歸

蘇州門外李繼宗巷有某甲者以裁縫爲業唐六典有裁縫之名蓋裁之縫之而成年踰三十家亦小康偶見江北蓬船一女子頗有姿首悅之旋有人爲之平章以洋錢一百爲聘議既定乃擇日遂以綵輿果見女子以紅巾幕首數人扶而就輿并有一衣包亦置輿中鼓吹迎歸將扶女出則弱不勝衣玉山頽矣審視之一草人也啓視衣包則甄石也蓋恐輿輕致疑故以此壓之舉家

記一

五

大詳亟尋原媒去如黃鶴矣某悵然癡立亦如木偶寶山鄉民鄒玉寶幼聘某氏女玉寶少孤育於女家未婚也而與女以兄妹見久之年各十六七矣玉寶偶入內見女獨坐治粉資戲問曰甜乎曰甜玉寶曰製成當以一枚甜我女笑而頷之及成父母與女共食不及婿女心憾焉私以一枚使傭媼餉之他日又相見女戲問甜乎玉寶曰余未得嘗惡知甜女知媼之給也嘗之曰老大婢尙口饒如此乎媼曰視年稚而私於男子者何如女恚交相詬也父母聞之薄責女女益慙其夕縊而卒玉寶聞之亦縊

光緒丙子丁丑閒直隸大無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將暮矣有以小車載糕而鬻者適駐其旁嫂饑欲食兄因出錢數十買糕夫婦共食而不與妹其妹旁坐啜泣賣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吾糕垂盡矣所值無多盡以乞汝不責直也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將安往往而無食亦無生理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彼去免為兄嫂累也賣糕者喜曰吾固無妻者得此女為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既彼此皆願吾何閒焉賣糕者乃以車載女并招兄嫂同至其家翌日成禮掃

記二

幸

旁舍居其兄嫂其家固不甚貧有螺二頭分一與其兄使負於人而食其值焉余謂此女頗有識見而此賣糕者亦長者也萍水相逢遂成伉儷頗非偶然安知其子孫不寢昌寢熾成一大族而推本所自傳為美談乎光緒三年正月余同年張子青制府之母孟太夫人卒於蘇屬先是李眉生廉訪於二年十二月夢至張屬入其內寢見太夫人蒙被臥牀上子青制府於牀前西向坐有一人跪其前李問何人有告之者曰鄴都令也問何為跪此曰制府孝子也故跪而求之李寤語人曰制府豈將奉諱乎時距太夫人之歿不二十日矣此眉生

親為余言并云鄴都令冠七品冠而不衣補服始其時國服未除故乎其人恂恂如忠厚長者從者十許人形狀頗不詭異非如世俗所傳牛頭馬面而陰慘之氣逼人殊可怖也余按鄴都有平都山山有五雲洞為道書所傳七十二福地之一宜為神仙之窟宅乃考抱朴子對俗篇曰勢可以總攝羅鄴則鄴都治鬼之說晉世已有之矣獨念自蜀至蘇迢遙數千里鄴都令若跋涉遠來無乃太勞且何以必使眉生見之豈以眉生蜀人有維桑之誼邪

記三

幸

父開藥肆於市使從之學其叔父嗜飲每日必使就對門屠肆沽酒印時年十二三眉日娟好屠婦愛之氣多與之酒如是數年印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印知之然則何以報我印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何屠他出輒就之事秘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為叔父所責正徘徊問屠婦適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遇

兩而歸呼於門甲窘曰奈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
匿甲於門側屠人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
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婦又啓窗
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
其帽於樓乃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
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爲婦曰已殺之
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殺之何問
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
在牀下甲卽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
家給其父母曰頃借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

記一

五

歸也父母喜而謂之有皮匠者樂肆之鄰也素豎屠婦
而未得聞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
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婦必獨寢
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
而走出歸而閉戶臥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啓見屠戶已
啟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腹述而至皮匠之
門遂縛送官不勝慙筆自誣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
之曰對門屠肆夫婦爲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
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請市矣甲曰此我爲之何誣匠
爲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捕以聞述本末甲曰義

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心言
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沈
亞之所撰馬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粵中李氏子幼讀書應童子試不售性好博父屢誡之
不悛婦陳氏因之屢與反口俄舉一子父名之曰阿靠
及阿靠週歲父謂陳氏曰汝天履從牧豬奴遊非吾子
也吾名孫曰阿靠將舍子而靠孫矣爲汝計亦宜舍夫
而靠于是日父具酒食以飲食其子謂之曰汝強飲食
俟汝醉飽吾送汝赴清流矣李叩頭求活不許復涕泣
跪其婦前乞爲緩頰陳亦不應父乃以布囊蒙其頭使

記二

五

健僕負而投之河載沈載浮將及里許有人拯之起則
博場中舊友也卽問之博場中居月餘李辭其友曰吾
以好博故父不以爲了妻不以爲夫今在此旦夕聞呼
盧喝雉之聲彌觸我隱痛矣乃去而乞食於市願尙能
書自買紙寫楹聯遍送市廛市人亦稍酬其筆墨之費
雖乞也而所得較豐流轉數千里至山東某縣寓道觀
中大病幾死觀中老道士憐而飲食之醫藥之幸而病
愈道士謂之曰此閒頗重南中文士吾爲留童子數人
使子授以經書必有至者此寒士謀生之恆業也不勝
於仰面求人乎李欣然從之遂得與邑中士大夫游有

趙翁者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家頗小康而無子止一女欲為女招婿而即以為子久而未得其人道士乃說趙翁曰翁女若婿本地人此時雖暫為翁子久必挈女歸耳李氏子無家者也孑然一身流落千里若為翁婿必長為翁子矣趙翁聽其言乃贅李於家久之謂趙翁曰某視此閒庠序中人其文藝亦與某等耳使得與試一科非所難也翁大喜即使以趙姓應試補博士弟子員逾年舉於鄉聯捷成進士數年後選授粵中一縣令攜妻之官歷任繁劇宦囊豐盈因官本籍恐致人言未敢問其家也服官十餘年以公事罷職將歸山東乃迂

記一

老

道訪之則父死久矣妻與子顧無恙然貧甚無以為生李乃自至其家詭言李氏子舊時博友也請見其妻時李鬚髮有鬚且貌又豐腴其言操北音妻固不識也呼其子視之二十餘歲矣問有妻乎曰無問何不娶告以貧故李慨然曰吾與李某自幼在博場中交好今故人長逝妻子單寒西華葛帳令人歎息吾雖小人不忍坐視乃出囊中數千金與之且為作媒娶鄰村某氏女婚費悉出自李廟見之日李亦至焉李妻親至堂前叩謝并使其子與新婦登繻禮展拜中設一坐請李坐之時賓客咸在意李必從謙抑而李儼然踞坐受其拜謁拜

已大聲呼曰阿靠汝幼而無父不識我宜也阿靠之母何亦不識我乎李妻在旁問而大驚李乃語之曰吾即爾夫也因歷敘前事眾賓咸詫歎李曰吾官此多年今不能復歸原籍矣即將辭爾等北去夫妻父子緣盡於斯妻聞之哭失聲眾賓之長者或進言曰君既榮顯何不挈其母子同歸山東李笑曰曩者之事誠出老父之意然夫妻死別人閒至慘乃視吾布囊蒙首漠不動心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吾在山東有妻有子矣焉置此為其舍夫棄子遵吾父之命可也阿靠阿靠善事爾母言已不顧而去

記二

老

余舊居臨平鎮時其西鄰有曰范桂芳者故充仁和縣役曾得罪於孫文靖相國之孫古雲襲伯荷校通衢然其後武斷鄉曲豪橫如故余幼時屢見之今死久矣光緒五年臨平有沈氏婦病死將死前數日范桂芳附其體與沈氏婦女相問答蓋范生前曾以錢債事與沈氏有隙也范故杭人僑居臨平者故其語猶襍杭音鬼語亦然溯范之死四十餘年矣溯其生年則已在百歲外范本一小人宜乎如昌黎公所云其身已死其鬼不靈者何其氣久而不散如此邪鬼神之事真有不可知者古者廟焉而人鬼享是鬼恆居家廟也孔子又曰骨肉

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是
又居墟墓也鬼果安在乎延陵季子則曰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鬼不過人之餘氣人之生也非舟不能行水
非車不能行陸乃其餘氣為鬼遂能無所不之是鬼轉
勝於人矣漢文帝問鬼神不知實生之對云何孔子之
告子路則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孔
子亦有所不知耳紫陽氏之說曰非原始而知所以生
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說也余所不解夫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不過謂生者人之始事死者人之終事
耳若謂知生即可知死此恐有所不能夫人之生也由

龍工

夫

父精母血感而成胎夫人而知之矣淮南子云一月而
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
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蹠十月而生是未生以前
之情狀古人有能應應言之者今謂魂升魄降以後作
何情狀亦可據此而推之得乎不得乎紫陽又言幽明
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此說又非也如
其說則子路所學未及乎此誠哉等不可躐矣顏曾之
徒所學高出仲氏倍蓰豈諸賢所孜孜講求者已不在
人事而在鬼事已不在生事而在死事乎寒夜無事因
范桂芳事繼論及此世無賢生誰與決之

李老道流寓楚北自言對人問其名曰無名問其年曰
忘之矣視之如六七十歲人然入九十老翁皆云自幼
見之已如是則其年固未可測也所衣單布衫袴外著
葛布袍冬夏不易冬不言寒夏不言熱與之食食無算
不言飽與之飲飲無算不言醉或旬日不飲不食不言
饑渴人皆以為得道者或叩問養生術老道曰吾不知
其他惟任其自然而已咸曰自然二字平平耳何能若
是老道必別有異術而視不言也余謂老子云天法道
道法自然是自然二字固老氏之要旨天且法之況於
人乎人之一身情升濁降本有自然之節古之至人患

記三

幸

人不能循此自然之節故有鑄鼎之術鑽象龍虎之說
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而已非有他道也推而言之
聖人之治天下亦若是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
有自然之節聖人制為禮法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
也又推而言之制為六書以求合於自然之文制為五
聲六律以求合於自然之音是故向別於偏旁點畫非
知書者也見擗夫爭道可悟書法沾沾於上工四尺非
知音者也聞海上波濤可悟琴理無他自然而已李老
道之言深得養生大旨誠得此旨則參同契可燒也況
悟真篇之類乎

石台仙館筆記卷三

曲園居士

余門下士蔣澤山孝廉至崇明縣勸校試卷事畢觀於
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闕焉問之學官學
官曰此地舊有五通神為崇民開被五通之崇者輒向
學中門斗言明將湯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其家則
崇自去歷來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視
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
也夫吳中五通久為文正禁絕崇明海外之地當時或
未盡奉行乃身後粟主猶足以斷伏姦邪是其正氣固

記三

十

長存天地間也

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屢負囊中罄矣計無復之蹻
蹻獨行將告貸於所識者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阿尼
輸矣乎回視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
禍君者君能葬我骨我當助君博陶諾之朱乃出巨金
一錠曰持此入博場壓白虎門必勝再以所得者盡壓
白虎門又勝四度而止勿過貪也陶從其教果大得彩
比曉腰纏纍纍矣視其中有紙錠一枚乃故人所假之
原注也訪諸野得其棺買地而葬之

天津市中無賴少年往往於博場索規例錢諸博徒亦

樂應之然其始得也頗不容易余寓天津時有粗作人
田升日往來於博場一日見有醉人昂然而至上不衣
下不袴止以尺布蔽下體一入局中便肆口嫚罵博徒
羣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罵者自罵至體
無完膚氣息僅屬猶喃喃罵不絕口於是羣歎曰好漢
好漢以童便飲之又以溫水滌其血污負而歸之開局
者之家自此月有規例矣斯人也豈所謂北方之強者
與

歙縣汪氏婦孕十六月而生一兒軀體甚肥齟有齒頰
有髯目炯炯然咸懼欲棄之其母不忍仍為包裹兒不

記三

二

啼亦不食乳至六七日愈謂無生理置諸與突將俟人
定而棄之河比晚忽聞啞啞有聲視之則以兩手掘土
而食其身驟長乃聽其自然至月餘乃死眾人聚觀宛
若廟中所塑土地像身長二尺八寸鬚長寸許秤之重
二十一斤

京師一大家富於貲傭一僕婦為昌平州人服役有平
性甚黠能得主人心故主婦頗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
與知焉一夜人定後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執刃
羣僕驚逸此婦聞聲趨出為盜所執以刃擬其頸曰爾
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

婦跪而泣曰主母過我厚願勿嚇之我願以身代盜因
既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婦嚙嚙不欲言盜舉刃欲
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既已意猶未足復以刃
脅使盡言婦曰金帛盡矣尙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
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所言未必盡實念汝頗忠誠
姑留餘地乃呼嘯而去主母深感此婦出而慰謝之而
婦則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嚇殺而已比曉主
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爲盜所劫何必盡情洩
露當違遠時乃纖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多何以獨
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卽云驚悸成疾越三

記三

三

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遣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
初臥車中出齊化門卽自起遣車反而別雇一車以行
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
卽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半夜奪門而進則婦正與
眾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縛送官論如律

京師又有一部郎家傭一少婦乃三河人婦與其夫成
親甫一月而別別時與夫約曰歲暮宜至京城某媒媼
家訪我所在而見我焉我必有以昇汝及歲暮婦日至
門前候其夫一日有鄉人徘徊其門婦見之誤以爲夫
也蓋相聚不久而別已經月面貌音聲不甚了矣遂

招之曰爾今日始來歎我望眼欲穿矣汝少待我取錢
與汝其人惘然莫測姑待之婦果攜錢券數紙出付之
其人大喜持去明日其夫果來聞者達於婦婦訝其復
至出而詰之曰昨付爾之錢尙不足用乎我則無矣夫
曰我昨暮始至城中宿於汝所言媒媼家今日倩其幼
子導引而來昨豈曾至此爾得無夢歟婦始悟昨日之
誤認疑立無語嚶嚶墮泣夫固問之乃哭失聲內主人
聞之呼入問故知其事大笑憐其少年夫婦以貧故別
離以錢十餘貫與之使昇其夫焉

記三

四

北難民數人闖入其塾乞食高方執筆吟感懷詩得句
云有限年華催老易屬對未就難民中一老翁援筆續
之曰無靈文字送窮難高大喜延之坐不坐問其名不
告贈以錢受之而去烏呼江湖漂泊中乃有詩人哉亦
可謂矣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內教場中有山東人張設布圍
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身體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
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
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爲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
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

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臍大於杯能吸淡巴菝以管入臍中則煙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領下此髻加載於是觀者甚眾事聞於官謂是采生折割者流逐之出境

杭州武林門外之山墩有橋曰新橋亂後重脩頗為堅固丁丑之秋村人於橋旁搭臺演戲橋上觀者甚多有小兒呼曰橋下有人指上史記封禪書橋將圯矣眾皆笑而不信俄頃之間橋果崩毀死傷者甚眾此小兒不知誰何或者鬼神使之警眾歟又聞此日剡郡中一老農先知必有變異恐傷其儕伍密於臺之四柱各斫一

記三

五

刀又倒燃雙燭於房以厭之豈知伶人無恙而反傷觀者也殆亦有數存矣

蔣某溧陽人偶立門外忽有素不相識者口操紹興土音向之借洋錢五枚蔣曰吾適無有子姑少待吾將乞諸鄰及向鄰家借錢歸而此人已他去不可蹤跡矣蔣大呼曰吾負汝即取刀自刎而死噫人雖好行其德亦不至此殆有宿冤歟此紹興人為鬼未可知也直隸永平府某縣其地閭閻極屢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闐賓客雜沓則大喜若是日則然則女家為之喪氣女之留否惟夫家為政

不敢與爭矣積習相傳如此雖其意固善然亦俗也有玉姓嫁女於李氏卻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日託言非處子不舉樂仍呼媒灼送歸母家女幼失母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夜洞房情事則固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不貞歟力言於翁使翁訟於官官命驗之果守禮謹嚴之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樂迎歸余按毛詩草蟲篇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成解亦既覯止為男女觀精解我心則降為自此可以甯父母故心下也說經者皆笑其陋今觀永平之俗信必既覯而後可以甯父母豈詩人之意固如此歟

記三

六

鄧人李姓者為其弟娶婦貧其鄰陳氏屢作新房每至夜半房中輒有聲頗滋疑懼一夜聲作甚厲舉家咸集覺牀下泥土浮鬆乃共掘之得銅盆四具鐵如意一柄鐵碗一隻嗣後聲遂不作後亦無他

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風俗通所載如鮑君李君石賢士等大率類此從古然矣乃若津門所傳雪彌勒事則尤可笑某歲津門大雪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跏坐大腹彭亨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為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諸

無賴子遂藉以歛錢侈談靈異瞻瞻者眾乃搭棚以蓋之檐前懸紅燈二居然一佛殿矣然人多氣盛又益以香氣燭光熏蒸終日未及浹辰玉山積矣諸善信皆廢然而返

揚州興教寺有萬佛樓相傳前明所建樓中之佛實有萬數雕鏤工巧兵燹之後此樓未毀丁丑正月有白髮翁登樓焚香謂寺僧曰中懸長生燈宜防火火寺僧亦姑語之乃越十日果以燈火上騰由樓而至大殿方丈竟罹祝融之虐此翁之言不幸而中豈鬼神使之先告歟聞災之前三日樓中佛像自仆於地者十數尊亦可異也

記三

天津有鄒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鄒三性嗜賭遂耗其貲田園皆歸他姓惟屋猶在與母共居之俄而母死津俗喪禮尚奢而出殯尤甚鄒賣屋治喪遂無立錫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奚姓頗富以其姓不肯亦久不與通矣鄒年二十餘向未有室一歲迫歲除者甚無以為生有博徒與之謀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見姑辭焉告聞者曰此來非有干求特以將成婚禮不敢不告於長者耳姑聞此語乃命人見衣冠楚楚頗不藍縷問頗年何在以貿易對問婚期何日曰即後日是也

姑大喜贈銀十兩為婚費并云屆期當來賀姑有子婦二人各送津錢十千鄒持銀錢歸而於博徒請博徒喜曰然則尚有後惠矣乃即所居屋使工為之標飾覓一青年之妓飾以荆布使偽為新婦也者及期其姑果至見婦而悅之婦又善於承迎入厨作羹跪坐而饋姑欣然食已謂曰此屋偏仄吾不能宿此明日當復來少有資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紙曰此屋贈汝夫婦即可遷移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畝租供饋粥鄒驚喜過望此妓之父亦一博徒因負人博進暫以女為錢樹子今知鄒有田有屋即以女妻之弄假成真鄒之謂與

記三

陳某杭州人素性迂謹負人錢百千不能償憂憤不釋遂成心疾一日路過勸明器之肆見有紙糊元寶囀於地上大喜曰此天賜我也然余無多求取其二足矣即取二元寶去肆中人知其疾也亦姑聽之陳歸語妻曰今日天賜我二元寶可以償徭負矣妻取視之笑曰此泉臺上寶也見清錄陳曰我取歸時明明元寶二枚今化為紙天絕我也遂痛哭求死妻勸慰之不可其病益劇親屬中有高姓者素豐於財且勇於為善乃取真元寶二付其妻使說告其夫曰天賜之寶又化為銀矣陳大喜遂以易錢償所負以其餘為卒歲資而心疾頓愈

蘇州胥門外梅灣里有姚姬者老寡婦也撫孤子至二十歲將為娶婦積洋錢四十餘圓以備婚費又製銀首飾數事并新婦庚帖同置一小匣中一夕忽然失去姬念十餘年所蓄全在於此今既失之不能復措而婚期已近計無所出朝夕悲泣越三夕忽於人定後聞屋上有人呼曰姚大娘前夜日味幾誤人婚姻今仍送還可至婿下取之我去矣姬呼子出視果得原物於簷下斯人也所謂梁上君子者乎

去可字沽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青其地多女閭有某甲浪游至此見一家門署招租二字旁注欲租者請入面

記三

九

議某本無求舍之心姑作尋芳之想款扉而入一蒼頭導之升堂有少婦自房出明眸皓齒年約二十許請導觀屋宇乃招之入房紅羅複帳角枕錦衾固其臥室也某欲辭出婦曰良人遠客度日無資既不能枯坐食貧又不屑倚門賣笑姑借招租之帖聊當賣酒之資君既惠臨豈得無所留贈某辭以無錢婦笑曰何言之謙也即至身旁搜索於靴鞞夾袋中得錢券六十許謝曰有此可為纏頭之費矣即持付戶外交二男子手某視婦雖在弱而此二男子固健者知墮其計小不敢與爭踉蹌而出此與前所記荷包出售事情狀略同某雖見機

而作未受虛驚然所費不貲矣亦可為冷游者戒也粵西有姚三者幼時不異常人年十八時偶釣於池得一魚無鱗烹而食之忽暴病月餘病愈則軀體驟長尺許已而屢病屢愈病愈體必加長數年之間長及一丈矣然其首仍與常人無異詢其故則食魚時棄魚頭未食一火食之俄而大首亦大倍於前惜此大旋為人撲殺否則亦必有可觀矣

江西豐城鄉開某年春夏間路斃一媪眾人憫之贖錢買棺以斂昇至義冢未及葬埋忽雷電大作風雨暴至眾皆趨避俄而霹靂一聲棺截為兩段此媪起坐棺中

記三

十

視之則已生矣余謂此媪偶然氣閉非真死也為雷所震蕩氣復流通故仍生耳然其棺無故為迅雷所劈亦非偶然殆命不應絕如號太子之遇扁鵲矣鄒有汪翁富於財妻死無子納一妾生子而殤及翁死族人利其財逼嫁其妾翁死後三七之日其家作佛事親族畢集妾出徧拜之泣而言曰未亡人雖小家女亦知從一而終之義誓死不出此門願長齋奉佛以了餘生但求諸尊長見憐與我一室之地我便削髮修行家中貲產所不問也言已袖中出剪刀剪髮投地哭而入內時其年甫二十也眾人中亦有為感泣者乃掃除屋

西偏一小樓使居之嗚呼豈亦居然一燕子樓矣
有丐者乞食於吳市忽有武弁遇之問曰子非某鄉某
氏子乎丐曰然弁曰吾嘗受子之惠今何一寒至此乃
攜之至茶肆使之啜茗小坐以待未幾取衣服帽履而
至悉與易之又於懷中出銀十餘兩與之曰子有此可
作歸計勿久吹吳市簫也丐者茫然不測所自來向弁
問故弁曰事雖久遠子忘之我不敢忘也竟別去此弁
感恩報德殊有風義使其得志則惟陰侯之一飯千金
豈所難哉

番禺李氏女許嫁趙氏子趙子以貧故謀食海外歲久

記三

三

不歸音問遂絕女待至二十八歲父母欲別嫁之女不
可乃使媒妁言於趙氏先娶婦入門以待其子之歸蓋
亦粵俗然也女於是或居夫家或居母家又歷十餘年
而趙氏子果由海外附輪船以歸行至中途輪船飄沒
同舟之人皆死於海惟趙抱一木浮游數十里遇他船
救之待生還家後與女重行合卺之禮夫婦皆年將五
十矣趙之遇難不死或鬼神哀憐貞女故陰相之使得
完聚歟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
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

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爲子使與諸子齒
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爲
程子聘鄰村一女爲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
而婢遽出自房登醴醢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眾自
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
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
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歟於是具述顛末
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
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爲母焉

甲與乙兄弟也同室而異爨甲鯨而無子乙有子已十

記三

三

餘齡矣甲欲嗣以爲子而乙惑於後妻之言執不可一
日乙之子至河干浙米失足墮於河後妻望見之惟大
聲呼救坐而不動甲適有小疾臥牀聞聲趨出一躍入
河拯之而起子得免而甲之疾則加劇乙歸知狀感焉
延醫治甲疾以其子子之爲呼乙之始惑於後妻之言
必以後妻爲愛其子而以甲爲不愛其子焉不遇事變
眞偽烏乎見哉

有病不治恆得中醫賈公彥引此入周禮疏非惟古諺
直是經義矣潘玉泉方伯嘗爲余言有病者延醫治之
醫言宜用麻黃少許以發汗持方至藥肆而肆中適缺

麻黃以偽品予之服之無效次日醫至詫曰豈用麻黃
太少不足以發之乎乃倍其數而肆巾已購得真麻黃
如方服之大汗不止而死然此藥之誤也又有兄弟二
人庚申辛酉間避亂於滬濱同時而病醫者各投以方
且戒曰病異藥異切勿誤投而其家止一藥婢煎藥竟
誤投焉次日皆愈設使不誤不將俱死歟醫之不足恃
如此余謂醫所憑者脈也而脈之失傳久矣史記扁鵲
傳言扁鵲飲長桑君所與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又曰至今天下言脈
者由扁鵲也夫扁鵲特以診脈為名則其精於醫非精

記三

三

於脈也而至今言脈者宗之則是扁鵲特以為名而後
人乃真以治病即此知其不足恃矣素問有三部九候
論所謂三部者豈今所謂三部乎所謂九候者豈今所
謂九候乎脈法既已失傳醫道亦可不講而懸壺之客
遍滿通衢推之名破之屠酷又以其書傳自黃帝其
職列於周官從古相承莫之敢廢父母之於子女子孫
之於祖父苟醫藥之不具即慈孝之有虧而人之不獲
終其年命者多矣醫師卜師並列周官卜亦聖人之所
重而唐李華有廢龜之論卜可廢醫亦何不可廢之有
余曾有廢醫論刻入俞樾稊齋雜錄該俗聽不願也

北地嚴寒冬日則水澤腹堅舟楫不通雖通洋諸口不
能不停棹以待謂之封河者南中則向無是也乃光緒
丁丑臘月大雪之後氣候凜冽河中冰厚尺許來棹去
楫為之停滯者旬有餘日蘇城有某姓子聘晉門外某
氏女為妻期於是月初八日迎娶乃至是而冰雪交阻
將由陸路則雪深沒脛輿不能行將由水路則冰堅如
石舟不能進兩家父母令新郎新婦望空交拜以應吉
時越七日而黃姑織女乃得相見是亦婚禮之中亡於
禮者之禮也

記三

三

武溪人瓊集問故其人曰夏間因人口不安就彼問卜
彼問竈何向我對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謹如其言
乃至秋而仍多疾病又來問卜彼仍問竈何向我曰西
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今入冬後病者未愈加
以貿易折耗無聊之至姑再卜之彼問加前及我告之
則曰宜改南向是仍復其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為著
龜乃顛倒如此乎眾大笑為解勸之而去余因憶親串
中有從相宅者之說一歲之中三易其竈而復其初與
此相類然彼則三人三說此則一人而前後異說尤可
笑也江湖術士之說固無足據矣

蘇有某翁於庚中之亂失其子旋於亂中收得他人子及亂定復歸屋廬幸而無恙乃即以他人子爲子而爲之娶婦焉俄而此子死將爲之歛忽欠伸而起徧拜其父母曰別父母久矣幸無恙乎又指其所娶之婦而問曰此伊誰也怪而察其聲則卽其所失之子也問曰汝故吾子歟今從何來其子曰吾自與父母相失轉徙至某所某所今甫趁某人之船而歸耳言未已其所謂某人者自外叩門而入曰我載爾子歸將至家而暴病死今其屍尙在舟也父母趨而視之則果其子之屍始悟其子死而借他人子之屍以生也因卽以所具之棺歛

記三

五

之其相慶幸謂假子死而真子生矣乃其所娶之婦以其夫聲音舉止與昔頗殊詢與同室舅姑無如何請其父母來再三勸導始爲夫婦如初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浙中大雨臨發一縣凡出蛟二十七尾其北鄉有二山忽台而爲一徐花農孝廉書來述之言其邑人來赴鄉試者所言當不妄也余按明史五行志秦州有二山相距甚遠民居其間者數百萬家一日地震兩山合居民並入其中然則此事亦前史所有不足爲異矣
紹興某翁生一子而妻死乃續妻焉又生一子兩子並

長成皆有室矣而翁死遺產千金族人爲均分之俾兄弟同居而異爨乃其弟慵惰耗其所分之產遂與母謀將逐兄而據其所有於是母子兄弟姊妹間終日勃槽矣兄不堪其逼一夕謂其妻曰某所某所有錢若干爾可撫遺孤度日我已市有生鴉片煙拚一死以解冤矣婦奪其煙因君死我何賴焉不如我死爲愈耳夫初以爲勸解之詞亦不留意未幾聞婦在房中聲息有異入視之則已宛轉牀褥閉灌救無及竟死婦故妊身數月矣死後腹中大動逾時乃止見者惻然
杭有鄭姓者年四十餘妻始有孕甚愛護之備一媪於

記三

六

家凡暴汲浣濯之事皆使代之命其妻安坐勿勞頓一日曝衣於庭而雨驟至媪適他出乃自起收之還入室聞呱呱聲以爲鄰兒也察之則出己腹中大驚而臥夫歸語之延乳醫治之亦無效時妊甫七月兒啼腹中月餘乃止及期而產竟無他異
紹興張某自幼聘陳氏女爲婦旋以父母雙亡又遭回祿之虐無以爲生遂入天台削髮爲僧而陳氏待婿不來訪知其遁跡空門乃別嫁其女於沈氏成婚之日沈已大病勉強成禮未久卽卒女實猶處子也其姑憐之將爲擇壻時張某在天台三年矣有舊友入山遇之勸

其還俗遂從之歸訪所聘妻已別嫁矣其友為平章娶沈氏之妻而實即其元明妻也故劍復得殊非偶然但多此周折不知造物者果玉成之歎抑播弄之歎

某孝廉家貧落魄無以為生貸於親友皆莫之應有一博徒獨善遇之時有餽遺以資薪米及公車北上又為治裝且贖其家未幾孝廉捷南宮授縣令感念舊恩使人招之謝不往曰吾儕呼盧喝雉席地帷天放浪久矣入朱門則束縛欲死非所以愛我也使我居君之所仍日日外出從收豬奴遊不於君官聲有損乎又非所以愛君也孝廉乃使人贈之千金亦不受曰君雖口贈

記三

七

我千金亦不過供我博場之一擲而已徒傷君惠而無救我貧不如其已也此博徒見識甚高使淮陰侯能見及此則無烏盡弓藏之歎矣誰謂市井中無英雄哉甯波孫氏有屋一區忽於戊寅之春不時火起雖旋起旋滅而梁柱窗櫺均有焦灼孫氏之子亦猝然顛狂時發時愈愈時問之云見有紅袍紗帽者五自云兄弟五人皆明季翰林欲孫氏為之立祠又木時有字紙從梁上飛下間有詩句一日得七言詩一首用四象韻而有跳字羣以為出韵或以為誤筆少頃梁間飛下一紙云集韵跳與逃通又問古人用過否次日臨睡問者於

牀頭得一紙曰元微之詩主帥驚跳棄旄鉞眾皆驚服余按漢書高帝紀漢王跳如滑曰音逃此鬼不讀古書但以元微之詩句為證信乎明季翰林也

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嫁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結成疾有費嫗者傭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患無藏嬌金屋乃戀戀一窮措大平蘭曰秦樓楚館中所往來者率皆執紼兒大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者彼也力能我也命薄茫茫孽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嫗曰果爾吾當為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嫗出紅蘭身契付生曰吾已為

記三

八

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嫗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促蘭歸蘭誓死不從嫗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請為證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訟嫗乃為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嫗者其亦古之許俊崑崙奴歟

蘇人某甲無賴惡少年也屢與人鬪毆為人痛打而不後收人皆呼之曰石臼以其耐打也一日飲於酒家飲畢徑出酒保索錢甲曰乃翁適之杖頭資俟諸異日可也肆中人惡其無狀牽出詆罵粹而毆之如春如榆血

流漂杵視之幾無生理乃縱之去越數日復至則傷痕已愈咆哮如故羣歎曰真石白也予以千錢而去

阿保者小家女也父母早卒育於比鄰金氏媪及長頗有姿媚欲倚之爲錢樹子阿保泣曰爹養之恩沒齒不忘雖鬻我爲妾爲婢我不敢怨若令墮入煙花則刀鋸鼎鑊不能奪我志也媪無如何鬻於某姓爲妾而大婦妬甚日加鞭笞體無完膚阿保惟飲泣而已一日婦乘夫外出送之歸金媪而以逃亡告其夫阿保俟夫歸作書自陳杳無復書亦未知其得達否金媪乃僞爲其夫書命其他適阿保得之即日仰藥死烏呼此女節烈之行如此而淹沒無聞談者并姓氏里居而失之是可慨矣

記三

五

山東藩司筦庫之吏某甲生女甚美白幼許嫁其從母之弟未嫁而婿死聞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適父母勸諭之不從遂爲別築一靜室居之長齋事佛者數年心如古井矣俄其父盜用官錢事發繫囹圄當死計無所出有富家子謂之曰吾喪耦未娶爾能以女妻我者我必爲代償官錢父母商之女女執不可母泣曰爾父無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爾守未嫁之夫而不顧父母之死乎今舍此無他法而爾執不可我先死爾前矣女

飲泣數日從之既嫁事果得解而女以違其初願居恆鬱鬱不數年竟死自來表揚節婦者必題以節孝二字蓋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負其夫卽是不負其父母故節卽孝也乃如此女則節孝不能兩全是亦居人偷之變矣然女子爲未婚夫守義歷來議論頗有異同此女改歸他族於禮本無不可使其執志不從父死而母隨之此恨豈有極歟勉從親命以全孝而又鬱鬱以死則仍所以向其節君子於此女無譏焉

記三

五

津門流妓多出楊柳青獨流諸處其地淫風流行過於溱洧矣乃有劉氏婦者亦楊柳清人其姑傭於某氏某氏子知其子婦之美乃以重金聘其姑使招子婦來供縫紉之役其子婦初意不願姑強之乃往始至無所事鍼帶稀少而飲饌豐腴亦頗相安數日後某氏子於薄暮人其室挑以言婦不從直前犯之婦奪門而出奔回其家某氏子乃使其姑勸諭之姑告其子子亦以爲可母子二人朝夕晤焉婦投水死嗟乎碧玉小家之女又居採蘭贈芍之鄉而堅白自持如此人之貞淫固出於天賦歟

蘇州閶門外高版橋一富翁晚年得子甫三歲忽患驚風之疾一厥不醒弱痛甚舉家惶駭四山求醫有道人

踵門求見自言能醫問所須令於靜室中為壇取白米一斗金銀各十兩為鎮壇之用道人入室誦呪良久令抱兒出道人以手撫摩數四又以中指重按兒鼻兒忽作一噓道人曰生矣生矣翁大喜謂之飯不肯恩恩則去視鎮壇金銀封裹依然而已易以瓦礫矣正其驚疑小兒倏復驚厥竟於是日死

蘇人某甲清狂不慧母死未踰月即欲納妾徧求佳麗其親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像視之曰君視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圖也然須重聘耳甲即託乙平章往返數四乃報甲曰事成矣議定聘

記三

圭

銀五百兩先付二百為女治假具甲如數付之數日無耗使人問之則乙已遠出矣留書別甲曰君甫遭大故即納小星非特人言可畏抑亦 國法不容此事宜徐之天下多美婦人俟君服闋再為留意僕適有遠行前銀暫借一用甲得書惘惘累日或慰之曰費此二百金有却幾許事亦值得也又有人於學使者按試時詭言是使者薛某感可為買通關節一生惑其說乃與議定用銀二百兩先付四之一及試畢無效再訪其人杳無蹤跡忽得其一書云學使者乃 朝廷大臣豈可干以私士子讀書當知義命萬無貨緣俸進之理承惠銀兩

暫充杖頭資願此後努力下帷以求上進勿圖僥倖致犯刑章斯言也可為藥石之言矣以五十金買得之亦不得謂之不值也

某甲銅匠也居蘇州閶門外孑然一身而頗有積蓄然性儉嗇衣履不完所居破屋兩間中惟草薦敗絮而已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忽聞門外有泣聲啟視一少年女子也頗姣媚問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亡為族人誑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墮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泣且出金釵一枝付甲求為之計甲既驗其色又利其財乃招之入室曰室

記三

圭

此一榻奈何女颯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為矣甲喜擁之而臥及天明女起為執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并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縛送官女俯首不一言甲亦無從置辯眾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約指十六枚洋錢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女點首乃盡攫之挾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解勸乃舍之闕然而散
山東人朱菊商於姑蘇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輒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契券乎菊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

取視之一生喫著不盡矣俄而翁死子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此翁大有晏子鑿楹之意其所見高出士大夫上矣

有於薄暮見一中年婦人哭於路問之曰吾某處人附航船至此投一親戚而其家已遷至別處我欲歸家則夜航開矣進退無所是以悲耳其人爲惻然乃招之至家飯以脫粟而止宿焉天明不辭而去則失去衣服什物無算乃悟是此婦所爲是婦女能爲賊也有一家每日必有所失雖所值無多然日日如此而室中實無外人往來惟鄰舍一幼子日或數至嬉戲良久乃去羊未

記三

重

十齡固不疑也一日此子將去踰闕而仆急爲掖之起則懷中墮出零物數事皆其家物也乃悟是此子所爲是童子能爲賊也金陵有某氏子應童子試有年考鳳池書院居然高等乃其素性佻達母又溺愛不加防範與鄰女有私丁娘十索苦無以應適其同居朱姓一老寡婦頗饒於貲某氏子乃乘夜入其室竊得洋錢數十黃金三十兩珠十餘顆實明朱告於官官往勘驗曰此非外賊也大搜其家於某氏子書室得金珠焉洋錢則無矣乃繫之去是士子能爲賊也蘇城道前街有一客寓多樓屋每一間以版隔之分爲前後二間客各居其

一有前樓之客居戶外去及歸殿鑰而入則後樓之客正在其室牀篋探囊發匱矣蓋版不甚高累卓倚而登即可踰而過焉然後樓之客寓此已經月平日冠五品之冠乘扁輿而出一僕應門一僕從之居然一官也是官亦能爲賊也嗟乎外戶不閉之風固難望於中古以下矣

金陵楊立庵醫生也一夜已二更矣有人打門甚急問之曰求醫者乃使傭媪啟人之則一盜也塗面而持刀徑入楊室楊見之惶遽失措顧曰爾何必塗面而來其意謂我無所有爾來此無謂耳盜聞斯言誤謂楊識其面

記三

重

不敢行劫而去又滁州一張姓者亦醫生也一夜有盜入室亦塗面而執刀張固識其人謂之曰爾何必塗面來盜知主人識已懼其明日告官竟殺張而去同一塗面之盜同一何必塗面之言而一以獲免一以見殺天下事其可以一律論哉

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肖日以飲博爲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非一次矣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從之博博大負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

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
飾其絲粟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畫
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
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川所積
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非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柳
遂無立錫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
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
帷天與羣丐為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
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責殷翁曰所失
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

記三

圭

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隸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
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
非山窮水盡不知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
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遺棄
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即老夫託名也今此計果成即
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
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
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尋恆所及也余按元人雜
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惟即古事而誤傳為今事然言
者鑿鑿以為不誣姑為記之柳子小說家固不必拘拘

於事之真偽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有客自甯波來言其地有焚死女嬰一事於空地積薪
置女嬰其上舉火而焚之始則呱呱啼繼則趨趨動久
之皮骨俱焦不復成人形矣乃縫以石而投之江觀者
數百人咸為歎息問其故則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
至是復生女故不斃之水而斃之火冀其魂魄知懼不
敢復來也嗟乎溺女已為敝俗乃更以一炬了之赤子
何辜慘罹玉莽焚如之刑為民牧者如何不為之厲禁
也

記三

圭

其末年神識日衰見其子婦孫婦輒呼大姊二姊以為
是親串也每至家祭之日子婦具饌則以既食辭初謂
是老耄謬誤耳已而每祭皆然怪之因問所食何物則
皆祭品也始悟其形神已離家祭之日已與祖先一同
受享矣又緣此知吉蠲為饌實有來享之者聖人知鬼
神之精狀而制祭祀之禮詩所謂苾苾芬苾神嗜飲食
者初非虛語也

秦娘者維揚句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談者失其姓
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負官道不得
已議鬻其甥女為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

母好言勸之不從恫恻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嚮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爲假母謀曰凡爲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子勿責以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事易爲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懶朴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慎無死吾已爲汝覓佳婿明日當可諧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

記三

友固慙與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爲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愠意須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滂沱也蔣見旁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已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而言曰郎君若能爲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爲風塵中人尙造一時意興則雖死不從也蔣歎曰有志

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曰苟許相從荆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杯勺蔣許之共誓於神是夜遂同讌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爾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爲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爲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強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鞦韆詐爲客狀啟戶運出大罵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強令人憤氣頓膺假母疑女又有

記三

變得罪於客迫出謝之則揚長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兔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默禱於父有陰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獨行昏黑中若有導之出者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產一男姊始猶狐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傳或薦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而學使者卒蔣留蜀不得歸俄值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惟司筆札之事居久之灰盤密謀罔不參

頂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遇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川楚平敘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遙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綠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為畢姻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為巧遇姊曰正有一

記三

事

事為難弟婦已將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燒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為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為作秦晉配傳奇蘇州鄉間有某甲者饒於貲而無子年四十而鰥乃謀買妾偶入閭門遇一媼似曾相識邀至其家略敘寒暄便問君今喪偶當續絃乎抑買妾也甲曰亦思買妾耳媼力以蹇修自任言次有女子奉茶出媼曰此弱息也君視可抱衾裯否甲睨之女頗娟秀乃問聘金幾許媒

妁伊誰媼曰老身無夫無子久思託足空門正苦此女為累若得所歸便大慰矣何敢多求止望洋錢一百為老身瓶鉢之資君如許可則觀面一言人財兩易媒妁奚為甲大喜囊中適有此數即以付媼攜女逕出同舟而歸甫出城有數人飛棹而至中有老翁哭而呼女女亦哭而呼父兩舷切近一擁登舟翁抱女去眾人匆匆勢將用武甲無婚書無以自明問女則女無一言知為媼所給但呼咄咄而眾已一閃而散矣蘇諺所謂放白鴿者也

記三

事

曲園居士

松江鄒生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尚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賊已據蘇杭松江亦陷於賊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甯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夫言雖有理然婦人以節為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媪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為汝一身計則

記四

以守節為重為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為重願汝為吾一家計勿徒為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為賊所得從賊至蘇州喬有絕色為賊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賊曰吾愛妾者願兼愛兒此兒死妾亦死矣賊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為貞人以阿九為公子貞人者賊婦中之有名號者也方是時賊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賊中日用所需無不以重價買之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賊有張禿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賊尤信之予以小旗凡賊

境內無不可至喬聞之乃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與語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諗乃密以情告之謀與俱亡乘賊魁赴湖州偽言已生日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張禿子舟以遁舟有賊旗無誰何存安穩達江北而張夫婦意喬居賊中久必有所齋貞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喬於船家竊不知也偶家率多人募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倡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為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聽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倡家然之喬居倡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為東脩俾阿

記四

九從塾師讀俄而賊平喬自蓄錢償倡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為娶婦乃復設祭拜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為重我一婦人始為賊貞人繼為倡尚何面目復生人世乎繼而死此婦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節不失為完人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餓死失節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節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則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節輕矣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大功則不必徇溝瀆之小節特非長樂老一流人所得藉口耳

咸豐三年山東幅匪起掠費縣之仲村集有一賊騎馬走荒郊遇少婦獨行適下騎推婦於地將淫之不知此婦固倡也殊不慙懼乃反笑曰汝騎將逸奈何賊思其言良是而四顧無可繫馬處婦又笑曰拙哉賊也何不即繫於汝足賊亦笑曰諾乃引馬繫已足上解衣就婦婦猛起拾地上賊刀力斫馬尾馬驚又負痛狂奔十餘里不止賊為其牽曳而去顧碎骨折生死不可知矣婦望之鼓掌大笑檢賊衣得巨金數錠懷之歸

記四

三

聚真吉兆也徐翁曰然則其家何貧窶乃爾地師曰宜陰宅不宜陽宅耳徐使人謀諸樵叟叟曰先人之敝廬百金不易也徐門下客有周姓者工心計善口辯復使往說之叟卒不可將辭出見有垂髫女倚薪而入面目頗娟好周曰此叟之掌上珠乎叟曰然老夫婦無子止此一女問許嫁乎曰未也周歸告陳曰得之矣渠有女與君家季子年相若也盡聘為兒婦此地必可得矣徐翁曰樵且奈何與為婚姻周曰君何迂之甚得地之後此女去留固在君也乃使周為媒叟初以非親辭往返數四始許之踰歲即草草畢姻徐翁謂樵叟曰吾家頗

有曠宅盡移家來此使婿女得朝暮見差不落與叟從之與媪俱來始至亦甚相得徐乃復以地為請叟曰既成至親何愛敝廬竟以奉贈可也徐乃擇吉日招地師定穴開壙掘數尺許得一斷碑曰居此絕葬此吉乃悟地師宜陰宅不宜陽宅之言不謬也既葬數年家益富厚長子入粟仕秦中為縣令次子亦登賢書居然搢紳矣而徐之季子頗喜狎游旋娶一倡婦以為妾樵女微有違言輒與反目樵女訴於舅姑舅姑顧不直之曰汝小家女眼孔淺耳而夫大家子東眠西宿自是常事豈如田舍兒止一婦哉妾聞之意益驕日進讒言於夫又

記四

四

誣以陰事樵女無以自明雉經死媪痛女亦死乃逐樵叟歸徘徊於陳氏新塋痛哭其下觸墓石死未幾天大雷雨震陳氏之塋發其穴破其棺陳翁不得已易棺而更葬之於其穴下又得斷碑曰義則吉不義則絕與前所得碑語意相承蓋一石也改葬之日季子暴卒其明年次子應禮部試入都墜車死長子官秦中以侵冒軍餉伏法陳翁暮年失所亦以憂死而門下客周姓者偶過陳氏塋見樵叟揖之入則仍昔日樵舍也愕而覺恍然如夢奔還其家與家人言所見未竟忽曰樵叟又至矣歐血而死

有巫者名就地滾能以術致亡者之魂其爲術也先伏地喃喃誦呪誦畢就地一滾則亡者之魂已附其身與家人問答如生時其術甚驗故得是名而其真姓名轉不甚著矣一日有七人託致其父之魂良久竟不至巫者甚愧往見其師而問焉師曰其人之父必大惡人也巫曰此亦儒流未聞其有大罪孽師曰然則其人必生天矣巫請其說師曰汝但能行召亡之術而未能知亡者之情狀也夫人之生也爲血肉之軀其質重濁故雖聖賢如孔孟有矯天際地之學神勇如賁獲有裂兕曳牛之力而離地一步卽不能行及其死也此塊然之質

記四

五

埋藏地下而其餘氣尚存則輕清而上升矣大凡其氣益清則其升益高故孔孟顏曾千秋崇祀而在人間絕無肝蠻蓋其氣已升至極高之地去人甚遠也苟有一分濁氣未淨卽不能上與太清爲體於是赫然森列而爲明神者焉其品愈下則濁氣愈多而去人亦益近至於尋常之人則生本凡庸死亦闕尤不過依其子孫以居汝平時所一召而卽至者皆此等鬼也若夫凶惡之人清氣久絕純乎濁氣生前有形有質尚可混迹人間死後形質既離便非大地所載其氣愈沈愈下墮入九幽去人亦遠吾始疑其人之父爲大惡人恐其墮入

九幽故非吾術所能召也既非此類則必其人之氣濁少而清多已超然在聲臭之外故吾知其已生天也余謂此論極精非他巫覡所能見及佛家天堂地獄之說不外乎此余嘗疑匹夫匹婦死猶有鬼而士大夫一經易簀則反寂然殊不可解得此巫師之論乃釋然矣若夫有恩報恩有怨報怨其心既有所係著則無論氣之清濁而皆不能上升故往往能見形爲禍福此巫師所未言而可推論及之者也

記四

六

於其中主者願預示期日主者曰他人皆不爾而汝如是是有夙譴也宜自識悔乃可甲自笑從此永不殺生嗣後遂預知期日先就牀榻安臥昏沈若死或一二日始寤其入冥爲何事則不與人言惟言冥中城郭市廛與人間無異然陰晦無天日途中之人肩相摩也而從無交一言者又言冥中境域有數等其所治事之處最下一層也由最下一層望次上一層之人猶外邑之人視省會中人也望再上一層之人猶京師中人也若更上則不可得見矣最下一層者可以暫至次上一層而不能至再上一層其再上一層之人則可至最下一層

但至者少耳所言若此與巫師之言可相印證矣

江西南昌鄉間有童子放鴨於河一鴨遁入田腔其田主乃某秀才也適行田畔遂捕以歸童子尋至索鴨秀才怒麾之以肱墜門前池水中池闊水深童竟溺死其母哭而至秀才大言爾子自墮水死與我何涉母見其詞色甚厲不收與辨又痛子死亦自沈於池事聞於官秀才竟擬抵臨刑之日一妻三子均來哭送而秀才默無一言但流涕而已環觀者甚眾見其人可四十餘貌亦閑雅無凶悍之色以一鴨之故竟罹大辟豈前生冤孽歟亦可為小不忍者戒也

記四

七

漢口一錢肆中以錢一千置錢版上轉瞬開非版失之時無他人惟一婦在櫃前小立而去乃使數人分東西追尋果遇之於隘巷方傾錢人袖中猶未盡也即拉之歸盡取其錢將縱之去一少年曰男子作賊已可惡况乃婦人宜重懲之乃盡褫婦上身之衣縛之於柱加笞楚焉少年之意非惡其作賊蓋以婦年止二十餘饒有姿首欲觀其袒露耳方縛婦時少年故意以手觸其乳鞭笞既久復曰此婦頑鈍無恥宜并褫下衣眾人咸曰不可少年乃手脫其烏解其雙行纏擲置通衢曰卿以示辱眾人咸勸乃始釋之婦披衣拾履號哭而去婦本

良家素無遺行偶以貧失志違此大辱既歸家友飽其

夫老拳既盡且憤夜竟投繯焉明日少年在肆中忽曰此婦又來竊錢矣眾以為戲語而數數言之乃始駭問少年忽張目作婦言曰吾豈來竊錢邪來索命耳吾誠不合竊汝錢然何至辱吾如此吾死汝豈得生邪言已以穿錢之草繩向喉下作自經狀眾方驚顧而少年已氣絕矣

高郵縣某村有農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婿請繼室以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執不可母私問之女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天下之至恥幸無他人得

記四

八

與聞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則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恥也父母不能強乃已按明史列女傳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欲聘為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自經死余謂虞鳳娘事不足為法其所言亦於義未精蓋同夫與同妻迥別妻不可同非獨兄弟為然即非兄弟亦無可同妻之理夫則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皆勝之可以類推之好者何兄之子也姊者何女弟也然則姊妹同夫古禮固然使謂姊妹不可同夫則弟不當以二女妻弟矣今此

女所見與虞鳳娘正合古今事固有相類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奚馱子鄂人也以樵蘇爲業貧未有妻然性喜淫每負薪入市遇婦女問價輒賤售之不與論所直故市人呼曰奚馱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見而豔之每日束薪賣之其門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瘞處乘夜發冢負屍歸與之購焉翼日鍵戶出采薪而遺火於室煙出自竿鄰人排闥入撲滅之顧見牀有臥者笑曰誰歟如此尚未寤歟此伊誰也發其衾則一裸婦迫而視之死人也乃大驚有識者曰此某翁女也翁聞奔赴驗之

記四

九

信問於官論如律異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歎宋孝武帝爲殷淑儀作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視屍尚非異事

有夫婦二人者廣東人寓於蘇婦每至歲終積錢備所儲并向其夫索洋錢數枚寄廣東遺其母一歲索之夫不之應婦忿泣數日難經而死有一子甫兩歲夫以乳哺乏人醫之劉氏劉抱子去越二日婦之鬼忽附其子而語劉曰速召我夫來劉大驚召其夫至鬼曰爾不恤我之母并不自恤其子何無良至此我今來挈兒去無使謂他人父也言已其子竟絕此婦可謂有靈矣然獄

其夫遂殺其子自是一悍婦宜其輕以自戕也

光緒丁丑正月餘姚城中火延燒屋宇四百餘間有某姓之聽事燬矣而大門巋然獨存其門額乃前明王文成所書也故老相傳此門三遇火災而皆無恙豈大儒翰墨固有神物護持歟

蘇州齊門外黃姓婆婦汲水於河其子甫五歲隨之行婦失足墜水兒大啼亦匍匐入於水適有舟過拯婦起而兒已隨流去至對岸始救出之則腹彭亨而氣已絕矣姑依法治之覆兒大拷棹上研皂角爲末吹入其鼻未幾兒哇然有聲吐水無數竟得復生孩提之童從母

記四

十

入水此赤子之真性也絕而復蘇殆鬼神陰相之歟徐烈婦名仲婉平湖人嫁同里趙寶善夫兄寶源亦娶於徐於婦爲從姊妹甚相得也其舅宦於蜀姑從之婦每以手書問起居書法秀勁舅姑得之甚喜寶善能畫花鳥婦輒摹其粉本繡之於練生動有致見者咸歎美焉生子女各一寶善卒婦曰妣吾姊也吾兒不忠無母惟逝者冥冥無侶吾當相從地下耳家人共守之不得死日久守稍懈竟自經焉發其匿得數紙書留別其父母舅姑者又爲韻語訓其孤并處分身後事戒勿以佛事溷喪禮夫烈婦殉夫世多有之若徐者賢而有才尤

難得也。

願孝女名嗣徽字亞芬金匱人年十六隨父母避寇鄉
開父或以詩文課諸子孝女輒效為之每出一語雋永
可喜患難中以是博父母歡焉及亂平還里父母相繼
病女割臂肉和藥以進卒無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
之曰母病以弱弟託汝今家庭之間樑柱燃其情事孔
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復言死而兵燹後室廬盡毀
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厭人事相擾杜門塞竇是不
逾閫日坐其中焚膏讀書服素而食淡或勸以事佛則
曰非吾所願也弟自塾歸必呼之問所讀書衣服飲食

記四

上

調護惟謹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與則拔釵搜篋以
給之及為弟畢姻乃歎曰今而後可以見父母於泉下
矣仰藥死所著有綠香吟草臨終投之火此與徐烈婦
皆賢而且才故並錄之雖虞初小說而未始不以表章
孝義為主也

漢口鎮有劉氏女許嫁張氏子彼此往來嬉戲從不避
忌亦其鄉俗然也有富家兒見女而豔之謀於父將以
千金買為妾父漫應之女以為實然是夜啟戶潛出如
張氏告之乃即夕成禮焉質明父失女奔告於張則女
及婿雙雙而出拜矣夫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女所為

殊乖禮法然既聘則非奔也宋儒云權而得中是乃禮
也或可為此女解嘲歟

蘇州三鄉廟有一僧曰昔通年六十矣除夕其生日也
先期一月大會僧俗盛設酒麪以慶六十之壽而即於
是日備豫後事絞給衾冒手自料量客問其故曰吾不
臘矣眾莫之信乃至十二月二日竟跌坐而逝此僧平
日飲酒食肉了不異人而來去分明如是可異也

癡道士賣藥於蘇州閶門外之渡僧橋不知所自來其
言語不倫人咸以為癡每夜棲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
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無雪或問其故道士曰明日飲

記四

上

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攜酒而往則道士不知所
之矣豈其異人湘述市廛者歟

山右何君談者失其名以丁卯孝廉入貲為郎中官農
部屢試春官不得志至丁丑春忽夢一人向之誦詩曰
十載鶯花春夜夢八年魚水鏡中歡寤而思之似非佳
語居恆怏怏俄而感疾遂卒計丁卯至丁丑十載而其
續娶之妻適止八年夢中詩句年數正符亦足異矣

李玉桂者妓也故蜀產不知其姓氏流轉至漢皋姓假
母之姓故曰李頗有聲北里閒有李孝廉者長沙人也
計偕北上道出漢皋為友人拉作狹邪游遂與妓相遇

敬願目之友曰若愛李郎平是固將買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於李曰信乎果信也妾有私貲如干當出以佐君爲脫籍資李感其意諾之而請俟之禮闈捷後已而春風失意旅食京華遂失前約妓假楚風塵中未嘗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豔其色強委千金於其假母劫之去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藥死嗟乎節烈如是此女不妓矣

民間呼縣尉曰四衙蓋以縣令之下有丞簿尉故尉次第四也通州德興鎮有毛某者武斷鄉曲俗有土四衙之號畜一犬甚愛之名之曰阿生飲食寢處輒與其每

記四

志

年六月六日相傳爲狗生日則具酒麪爲壽焉一歲爲鄰人王長林擊斃毛大怒迫使具棺以葬之斬衰而送之且使手書訃狀榜諸通衢其文曰不孝狗男王長林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狗父阿生府君於某年月日壽終即日成服治喪謹此訃告此真未有之奇文也昔楚莊王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以大夫禮葬之因優孟之諫而止阿生竟得成禮以葬土四衙之豪橫亦可想見矣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爲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

長以倍矣新昏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闢且且肝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之則腐縛於牀足驚而問故其子曰昨暮人定後有男子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擁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啟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容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自刃指其子曰吾刺刃爾子之腹矣舉家驚異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肉索飯索湯餅曰不我與者殺而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而子真家不得已一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

記四

志

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開取之先命其子品嘗食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徹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其子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亦駭異親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乎曰有乃逮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隸答其父醫批其母頰父母呼聲哀號甚慘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者三母頰批至百父醫答至二百流血漉漉父母跪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罔聞知官無如何命人邏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熟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力斷其子之繩曳之

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明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而麻有須髯黑醜可憎女則娟娟自皙纖腰弓足頗有風致官呼友至前戟手厲聲大罵之曰吾見人多矣從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大錢之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沉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母數再答鬻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姦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裸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穢辱竟不得衣而

記四

五

歸屠者答二千不死次日又答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見此女為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矣或指以問女女縷述前情不少諱至公堂受辱情狀尤言之歷歷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纏頭以餬口焉

江甯徐某為贅婿於汪氏生一子矣注以其貧也庸奴視之徐不能堪而歸其婦翁商於皖將移家至皖徐聞之往迎其婦婦不可徐知其將從母趨去矣謀於族人議奪其子歸族人咸以為然乃將七八人偕往先徧拜其鄰比告以故已而直入婦室劫其子去婦之母大呼

有盜而鄰人無應者責其坐視不救鄰曰徐氏之子為徐氏父兄抱去此正理耳吾儕何與焉婦母又至徐氏索之徐氏羣起詎諍不敵而返斯人斯舉大有張飛趙雲勒兵截江奪回阿斗之意想亦從看演義得來也維揚王氏婦孕六月矣適有鄰猫來攫其籠中之鳥婦起逐之仆於地震動胎氣勢甚危殆一鄰媪曰可速覓一二紙過期不贖之當稟燒灰和開水服之則胎即安矣如其言果無恙夫過期當稟已成廢紙乃有安胎之妙用其理不可解亦見天下之無棄物也揚州之俗嬰兒初生必服化毒丹以滌胎毒有何氏者

記四

六

生一子命老嫗至藥肆買化毒丹此嫗乃金陵人口音與揚州有異藥肆中人聽之不審誤會為買活絡丹者即以付之嬰兒服後忽大病不食乳數日竟死偶檢點得蠟丸刻活絡丹三字窮究之乃得其故然無及矣是故買藥不可不慎也

有賣柴老媪挈其子入城至一富家其子年十八九未娶也富家適有隔夜冷粥一盂有蜈蚣死其中議棄之於河其子正苦餓即曰此不足為患乃以指捉去蜈蚣而食之立盡富家有女睨之而笑其子以為悅已也歸而思之不置遂成疾日以羸瘦幾不起矣媪知其情偶

以語富家之婢遂達於女女曰然則速召此子來其子喜甚力疾奔赴女一見大罵曰天下有此妄人邪我見汝饑不擇食是故晒之汝敢遽萌妄想乎命婢搥批其頰數十其子叩頭服罪始叱之出及歸病若失矣陳廣輔陳廣洲安徽巢縣人兄弟也一日因喧傳天半有龍見因登城觀之先有一人在城上天雨泥滑仆於地壓廣輔之足輔舉足欲使挽之而起不意足一舉而其人滾落城下頭面破損奄然斃矣於是城門之兵役咸集執二人將送官輔曰是誠我之罪也與弟何與弼曰否此我爲之非兄也宜執我兄弟兩爭不已輔曰我

記四

七

一時鹵莽致有此事安可誣弟弼曰兄甫有室兄死嫂必嫁我又無力娶婦則宗祀絕矣不如我死之愈也於是眾皆歎曰義士義士彼人雖絕或尚有救姑試救之移時果蘇而其母亦奔至見其子已蘇眾又告以輔弼之言母亦泣然曰吾子幸而得生即不幸吾不責汝償也輔弼咸厥角謝之道路嗟歎以爲三義高郵一農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極美父母愛之擇婿殊苛其後門臨大河有宦家子泊舟河干見女而盪之停棹不去一日見有尼自其門出遂尾之至庵告以故許以重賂尼諾之越數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揚帆

而去女醒大啼宦家子曲意撫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則有翁在女哭訴於翁翁曰是吾兒之過也然既至此毋戚戚吾爲汝玉成其事乃倩媒妁具綵幣至其父母家聘爲子婦焉農家失女正愁苦無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結朱陳之好好事者爲譜意外緣傳奇

王士淮皖人而家於揚其妻則揚之仙女廟鎮人生一子一女而妻卒于年甫及冠聘某氏女爲婦矣以學貫於質庫故恆不在家惟女依父以居一日有從母至其家謂女曰吾將歸甯於仙女鎮汝曷從我至外家乎士淮適他出從母乃告之鄰嫗而攜女去士淮歸不見其

記四

末

女鄰嫗亦他出無從問訊而大江以南自經兵燹婦女絕少欲娶婦者輒謀之江北姦人逐利往往有略賣婦女之事士淮疑其女爲人所略即渡江而南蹤跡之至丹陽縣境一小村聚聞村人偶語曰可惜此好女子嫁此白頭翁也王驚詢其故村人告以村中李翁年將六十今日新買得一妾王即訪至其家僞爲賀喜者聞內室有啼泣聲王遽出奔城中計於官官命校偕往闖入其室大呼索女女出則非己女也王駭愕方自咎鹵莽女哭曰吾揚州某氏女許嫁王氏主士淮吾翁也王驚且喜曰汝吾兒婦邪吾即王士淮也拉李赴公廷李願

還女日以洋泉二百為謝乃罷訟寄女於尼庵而遣急
足告知女父女家失女正共驚擾聞信奔至得女大喜
謂王曰吾昨至君家聞之鄰姬君女固無恙乃從姨至
外家耳然使君早聞姬言則必不渡江尋女不渡江尋
女則吾女不可得矣此吾兩家大幸也王亦喜曰此誠
天祐吾明天之祐而因以同人之財可乎歸洋泉於李
翁偕女父挈女歸

某甲以鹽官需次維揚家藏一大珠重二錢有奇置之
閣中有光熒熒古所稱夜光者也一日有同官數人踵
門求觀咸共讚歎先後辭去惟一莊姓者未去某送客

記四

光

復入則莊姓者猶踞隱囊而喫鴉片盤中之珠已失所
在大驚問莊莊亦大驚曰室無他人豈我竊邪乃自解
其衣不留寸縷使大索之且曰如疑我藏珠衣中請留
此衣若假我衣以歸可也某失珠大懊惱然初不疑莊
乃越月而莊之僕以其珠來歸蓋莊幼無賴習吞刀吐
火諸幻術是日乘某出送客吞珠腹中歸則哇而出之
也後以虐遇其僕事遂敗古人剖腹藏珠以為大愚此
則匪夷所思矣

蘇州葑門內有王七者與富仁坊巷某姓有連自其父
在時即呼某姓婦為乾阿福父卒後某姓撫育之視猶

子也婦有一女與年相若初意即以為婿及王七年長
則一流蕩子也婦乃悔前議許嫁其女於葑門外某生
娶有日矣王七聞之糾合無賴少年十餘輩劫其女歸
女至王七家閉門號泣久之無聲或自門開窺之則雉
經矣破門入救之復蘇女遂絕食求死事聞於官官以
王七劫婚非禮也笞之百且諭之曰汝謂某姓先曾有
婚姻之議然空言無實據女既誓死不汝從汝又何愛
焉男子豈患無婦哉乃判某姓婦以洋泉五十畀王七
使為異日婚娶之資而全異時撫育之義女則歸之某
生云

記四

幸

何阿雙金陵人以負販為業畜一犬竟體白毛如雪光
潔可愛出入寢食必與之俱室無他人以犬為侶一夕
攜犬歸臥至明日門不啟人犬無聲鄰人疑焉又越一
夕門閉如故呼之不應排闥入則流血滿牀阿雙已為
犬嚙斷喉管而死犬猶據其腹大嚙不止乃醮錢殮之
即殺犬祭焉聖人云鳥獸不可與同羣信夫

張阿福紹興人寓於杭自幼聘王氏女為妻年三十矣
貧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屢託媒媼趣阿福成
婚媼曰彼貧奈何母曰彼無婚費我亦無嫁資無已其
搶親乎媼以告阿福阿福大喜乃期於某月日糾眾劫

女去母故招集鄰比至張氏奪女則台悉已畢賀客盈門矣媒媼勸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明日當令其來謝罪也母若為悻悻者而歸夫拾親惡俗也律有明禁乃此則由女氏招之使搶亦事之創見者矣

律載將妻妾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杖八十而甯波鄉間往往有此事亦惡俗也有唐某者以采樵為業一母一妻以拮据織席佐之而常苦不給值歲歉饑餒缺焉聞鄰村有王姓者無子欲典人妻以生子唐謀於母將以妻典焉妻不可唐曰婦人失節固是大事然使母餓死事更大矣婦乃諾之典於王以一年為期而婦有姿王

記四

幸

變之及期往贖王將典契中一字改為十字唐不能爭婦告眾曰吾隱忍為此者以為日無多而可以活姑與夫之命也若遲至十年吾行且就木矣其奚贖焉乃投水死此婦以養姑失節卒至破鏡難圓黃泉齎恨其亦可悲也已

金陵城中有以蘆席覆一屍者其上半身不可見下半身則裨僅及膝雙足不履不靴挺然不動屍旁立一丐者向眾涕泣募錢收斂云死者其父也於時觀者甚眾頗有哀而予錢者或百或數十一時積有千餘丐猶未足請益哀有老翁持筒吸淡巴菰餘燼適墜於屍足足

為之踰眾大驚既而悟其偽也乃大笑死者掀開蘆席而起曰愈矣愈矣捲蘆席向眾叩頭謝共荷錢而去

蘇有汪氏子者賈於常州託其友金姓者寄家書於其母金故酒徒也既至蘇先沽飲大醉然後如汪氏汪所居在虎邱山後金行至望山橋失足墜於河覺有人堅握其手不令起金大驚正與相持忽有人訶曰此人為汪節婦送家書爾曹安得留之金始得攀援登岸疾行至汪氏衣服淋漓手腕青黑汪母問故具告之母曰不圖匹婦一節之善感動鬼神也

記四

幸

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試至省城寓親串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妁來求婚母問生年則長於女者六歲以俗有六衝之忌辭焉女知事不諧終日悲泣母始而慰諭繼而譙訶女遂雉經死生聞之亦仰藥自盡拘牽俗忌遂使男女並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亦可憐也

龔某不知何處人入都應京兆試場前納一妾一婢皆購自牙人共姓氏里居固無稽也寓宅在前門外三里河分前後二院將入闈以妾獨居慮有他虞乃請其友

部郎某君居其前院部郎素迂謹承友朋之託一步不敢離日坐前院讀書而已場畢龔歸部郎告以謹守管鍵幸不辱命龔再三致謝乃入後院則闕其無人并室中什物俱歸烏有矣窗戶完好惟後垣頽焉始悟妾與婢皆從此去防其前未防其後也

揚州東鄉十里田有看青苗人野宿棚內遙見二里外河邊土地廟前有火光或大或小忽明忽暗疑之約壯夫數人持械同往至則一僧席地坐旁置土銼支以石聚薪燃之問何事僧曰吾朝南海還過此腹饑故煮食耳眾亦將返矣一人笑曰和尚得毋食肉戲揭其蓋則

記四

圭

為者兩嬰兒胎也眾大驚爭以械擊僧僧倒地歎曰盡矣凡吾曹鍊金剛禪者須食男胎三十六箇大道一或吾止食其七而遇公等此吾福薄也速斃吾無多言眾怒甚擊殺之而投其屍於河

無錫有啞丐者行乞於市多歷年所人皆識之一日至南門內一搢紳家乞食其闈人拒之曰吾主人因幼子病危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焉有食食汝乎啞丐忽出言曰何不謀之於我我能治之闈者以其啞而能言大異之入言於主人姑延入試之切脈處方具有條理一服而有起色服三劑病者霍然主人喜出望外問其生

平丐自言父在日曾開藥肆我雖生而啞然自幼識字喜觀醫書故頗知醫父歿家貧又以不能言有術無可施故流而為丐耳問今何以能言則亦不自知也由是醫名大噪縣壺城隍廟就診者日以千百計然是歲之冬有杭州黃質文路過無錫訪之見其所開脈案不成文理所書藥名亦多別字恐其術止一時偶中竟以為高乎醫吾不信也或曰啞子能言亦大奇事然安知其始非偽為啞以行乞歟

道光丁酉鄉試之年湖州雙林鎮人沈濤在家晝寢夢有數人譁焉而入曰沈濤中式矣正驚喜間又有一人

記四

圭

狂奔而至曰誤矣誤矣非此沈濤也乃轟然俱出其步履之聲始則自外而內繼則自內而外行於石路豁然行於木登登然皆歷歷可辨是科沈響泉同年中式響泉名濤湖州城中人所謂非此沈濤也殆鬼神以此人名姓相同故意戲弄之歟

揚州之北鄙雷塘鄉即隋煬帝葬處也近年忽出一物女物女二字見春秋繁露王道篇與村中少壯者交交輒病病重者死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日加午忽陰晦如夜雷雨大作電光中見一女子白衣紅抹額手執雙叉與霹靂鬪雷竟不能下擊相持良久大聲忽發有

雷火從地出傷女一足女稍逡巡一迅雷從空劈下其聲猛烈異常觀者皆暈仆俄而雨霽則有一物震死於地如猪而無尾如牛而無角周身白毛兩背至脇有黑毛成如意形腹下一肉條長二尺餘其氣腥腥不可嚮邇稱之重二百餘斤眾莫之識其地有觀音庵一老僧出視曰此螭虎也鄉人鬻割而焚之臭聞里外愚按說文螭若龍而黃漢書楊雄傳音義引韋昭云螭似虎而鱗此物白毛黑文而無鱗未必其為螭也

京師十刹海煙袋斜街有山西劉姓之女小字香珠自幼許嫁同鄉黃某黃學賈於外久無音問而劉姓中落

記四

素

女遂流落煙花已而黃某積累得數百金挾之至都將求故劍舍於西河沿逆旅主人利其腰纏誘與冶游黃年少墮其計妓有秀蘭者與黃極相得無何黃之金盡妓家將有逐客之令秀蘭乃託言赴廟會與黃偕逃至良鄉投宿一老媪家媪熟視曰汝非山西黃某歟此女其劉家香珠歟叩媪姓氏乃黃之從母而劉女幼時呼為乾阿孀者也於是始知秀蘭即香珠媪為買花燭具鼓樂而成夫婦

揚州左衛街一大宅亂時為賊中大頭目據為偽府亂平後某姓居之其堂前地每逢陰雨輒見一女子形洗

之不去天晴即沒遂局閉不處偶有親串自遠來僕從眾多遂入居之夜半忽見磚動不已頃刻墳起一僕踐之暈仆於地天明言於主人發而視之則一女屍也衣裙未壞面目如生徧體生綠毛長寸許栩栩欲動問於官官命焚之其鄰有攻皮之工某叟曰此事吾知之我陷賊中即隸此賊帳下賊獲此女欲污之罵詈不從杖數百罵益厲遂活埋之不意其今為祟也余謂此女既以烈死毅魄貞魂久已歸之大虛此特其遺蛻耳久而成僵或地氣使然與烈女初不涉矣惜叟知其事而不能舉其姓氏不得為之表彰也

記四

素

金陵自遭兵燹後往往於城中住屋內掘得棺木蓋皆亂中渴葬者也王府園旁一廢地為某達官所得以瓦礫堆積成山命兵勇平治之掘出棺二十餘具發視之一棺有女屍周身衣服絢爛如新然皆已成灰隨手而碎其屍未壞膚肉白潤頰上粉澤猶存又一棺有男屍坐而不臥又一棺已成僵屍上半身生獸毛下半身生鳥羽尤可怪也達官聞之命將諸棺遷葬他處不許開視

黔中有任某者續娶胡氏再嫁婦也然甚賢淑撫前妻子如己出數年後任大病胡侍奉湯藥支持門戶累月

不懈見夫病篤知不可為乃先服毒欲與俱死抱夫痛哭夫卒亦卒親友入弔咸歎其烈亦有議其不死前夫為可惜者余按隋書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事是亦死殉後夫者史臣稱其質邁寒松此婦亦其流亞矣京師西單牌樓有大宅為狐居之無貨者屋主以久失業怒甚往而詈狐是夕忽失其子次日求而得之於此宅問何以至此則亦不自知而其子日就羸瘠淹淹欲斃或言束便門樓有狐總管實司京師狐政乃具酒食撰文疏而往訴焉感數日往偵空宅則樹上懸一首似貓而巨喙較長蓋已為總管所誅矣狐神鼠聖亦自有

記四

手

道嶽 距通州十里有普濟廟崗之西南有叢塚相傳為和尚墳不知何年所葬亦不知和尚為誰也每於黃昏後幻作鬼市迷惑行人行者患之迂道避焉乙亥之夏有小舟載漕米赴普濟廟暮經其地舟子呼緯夫改由對岸行緯夫二人其一收緯登舟其一持有箝刀笑而不信奮臂獨前俄見燈火熒熒再宿高挂似有酒家知是幻境即折道旁柳樹下大株臥之而往距鬼市已近便舉柳亂擊見有無數和尚為所擊倒審視則在叢塚中所見幻境已無觀矣乃竟歸回舟以告舟中人皆莫之信

然此後和尚墳頭土盡塌落無復怪異皆此人一擊之功也

江西河口鎮咸豐中駐兵設防焉命丁夫入山採薪見有古榆一株大可蔽牛舉斧斫之血汁噴射有土人告曰此樹已四百餘年甚有靈異伐之不祥乃舍之而還營中軍士聞其事曰吾儕何畏鬼神得此大材而不取何以供炊爨乎明日復率丁夫數十往伐之血流如故俄而樹斷倒地響振山谷樹長十餘丈中空如竹其內枯骨縱橫兼有溺澀一具又有碎碗及竹箸無數觀者咸駭異莫測所自來

記四

手

江西一世家子遷葬其祖啟穴則棺已朽爛不全棺中滿貯磁碗竹箸而不知屍骨所在堪輿家曰此殆所謂移屍地乎命昇去空棺入穴審視則惟西北隅有一小孔圓如孟口大僅容拳姑命從此掘入至兩丈有餘而屍在焉僵臥未壞其旁有磁甕數枚有大有小形製甚古出以示人人莫之識其棺中失屍而易以磁碗竹箸亦莫測其所以然

嘉定城西有元壇廟頗著靈異庚申城陷廟亦旋毀鞠為茂草矣相傳其始有某生者館於江西龍虎山張真人府一日得家書知其父病急欲歸謀於真人真人以

一符與之。口到家即化生登舟解纜但聞波濤澎湃舟行如飛一日夜而至父病已危方寸督亂竟忘焚符符神屢見形求去乃始憶真人言具香燭焚化之是夜神復示夢曰送我太遲已逾限期不能歸矣生乃醮金建廟以奉神初不知神何名因其像頗肖世間所塑之元壇神故謂之元壇廟

紹興諸暨縣之店口鎮有陳氏之屋每遇火災而屋不燬相傳國初有陳紫衣者將建此屋親至紹興城中請夏姓者卜日夏視之一日舍翁也乃曰請少待為君擇之陳即出洋錢十枚為謝夏曰既如此請三月後來

記四

陳知其以酬謝之多寡為選擇之精粗乃以白金百兩揖而進之曰老村一生辛苦始有此舉幸先生留意焉夏曰既如此請一月後來及期而在則曰日已選矣幸勿稍有更動陳謹如所教屋成而鎮上大火前後左右盡為焦土惟陳之新屋歸然獨存自是以後歷三十餘次火災矣至今陳氏猶世守之而夏之子孫亦尚以擇日為業

湖南湘鄉縣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壽光緒四年其長兄朝瑜八十九歲次朝珊八十七歲次朝琇八十五歲次朝瑞八十三歲次朝璣八十一歲湖南巡撫以聞

詢人瑞也事見邸鈔謹記於此胡氏五人可敵周之八士矣

石台仙館筆記卷五

山園居士

何阿謹仁和臨平鎮人常與寇之亂為賊所脅從與俱至一村農家搜括錢物於齋甕中得洋錢八十擲之去後從賊中逃歸及亂定即以其貨開餛飩店甚得利而村農頗知之向之索取阿謹堅不肯認且曰賊取人錢物無算皆將於我取償邪村農曰汝曩時取我錢人所共知今亦非敢責償但我貧苦無以為生汝幸有餘稍有以償我我非惟不怨且感爾也阿謹執不可村農無如何而去後竟以貧不能堪投水而死一日阿謹在店

記五

方包裹餛飩忽謂其妻曰今日我死矣問其故不答俄恩恩出門去急使人斃之則已赴水死咸知村農索命也

臨平鄉間有兄弟三人者皆不孝其母而伯仲尤甚其寇之亂三人均從賊剽掠頗有所獲亂定尚存餘貲遂去其母不與同居俄其兄娶婦兩弟皆在同泊酒食母聞來視之兄大怒曰今日我喜事汝猶如何得來枯亂我操挺逐之去仲聞之亦趨出言罵其勢洶洶母皇遽走出哭而呼於市曰天乎我有子如此時天色晴霽忽陰雲四合雷雨交作辟歷一聲此三子者皆從市中提

出跪於母前而死矣母又哭曰天乎季子遇我尚不甚酷何不留以與我邪又辟歷一聲而季子竟活

同治庚午歲湖北咸甯鄉間頗有虎患有盛氏兒牧牛於郊突與虎遇兒從牛背墜地牛以身庇之奮其角與虎鬪不勝自他牛來助之虎乃去盛氏兒得不死而所牧牛竟以傷重而死於是盛氏長老咸集皆曰此義牛也買棺斂之穴地葬之且為作佛事而使此兒斬衰治其喪若喪所親者然謂之牛孝子

記五

二

蘇州白粵寇之亂屋廬多毀葺門齊門閉則尚有存者亂定後人多買其屋移造於閭胥兩門間有老儒借虹橋濱一廢屋聚童子數人而授讀焉忽聞有聲出自四壁若母雞之呼其雛及夜又聞若有數十婦人嚶嚶泣者如是數日不止而匠人已操斤斧至蓋其主人已將此屋鬻於人人將移造於他所也舅氏姚松田老人言此事且曰其祖若父辛苦而成此屋子孫不能存立乎冥漠之中有深痛矣戴子高則曰此鬼亦不達之甚有造此屋者即有拆此屋者凡物有成必有毀天地且不能長存劫區區一屋乎余謂子高之論固甚通達而不知此聲非其祖若父所為也蓋天地之精氣無所不在而在空洞無物之處則散漫流行不能凝聚必有所

憑藉而後其氣得以凝聚焉凡爲大屋其外則牆垣高峻其內則門戶重疊如是百餘年或數百年則其氣之凝聚者久處凝聚既久斯具形質形質既立斯會神明大而山川小而城社又小而屋宇其爲神一也今一旦將毀拆之則失其所憑依而其氣不復能聚矣其神實先知之故有此悲歎之聲是乃屋之神而非造此屋者之鬼也余外家姚氏居臨平棗山港其對門沈氏所居相傳爲元時屋制度與今有異亂後亦爲人拆卸運斤之始大聲忽發匠者一人死焉蓋其氣凝聚至數百年之久故強盛而能爲厲也若夫茅茨苦蓋占地無多聚

記五

三

氣亦少則隨成隨毀了無靈異其理亦可想矣若謂其祖若父所爲豈華門圭竇之鬼其曠達轉勝於高明之家之鬼歟

仁和唐棲鎮人姚晉卿余二兒婦之弟也少時延江姓者教之讀江亦年少頗謹飭終日坐書室中忽一日覺體中痛楚俄而增劇宛轉牀褥呼父喚母達旦不休姚氏乃以舟送之歸江既歸遂臥牀不起每夜靜息燈黑暗如漆尚能下牀於房中行走稍露燈光便不能動若白晝則雖四面用布幕遮闌亦止能僵臥稍求展轉而不得矣如是數年使溺皆在牀中然飲食如故體貌豐

腴如無病者其父江蘭圃固知醫百計治之不瘳後窮於術且意亦倦不復爲處方而服藥既久一日不服藥則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乃聽其自爲計每日隨意買藥數味服之雖無效亦無損也忽一日啟戶竟出行動如常計自得病至此已及十年矣一旦霍然而愈不知是口所服之藥適中病邪抑或冤孽牽纏至此解脫也使段成式見之當採入奇病錄矣

記五

四

江蘭圃有一子婦於重身之後忽見有婦人與同臥牀中向之切切私語初甚駭異後乃習見之此婦人著紅裙形狀了了惟所語者謔謔細碎迄不知作何語江氏婦大惑自知及期必不能免每與人言之輒痛哭也俄果以產卒聞江氏婦頗婉婉且年亦尚少未有惡業殆前生冤報也

唐西姚氏一婦忽患奇病語言不倫形狀詭異能反屈其足至首又時或吐舌垂至尺餘絕可畏怖姚氏素奉箕仙乃召仙問之仙曰此婦前生爲杭州施氏子有夫壽其婦者施爲作婚書而婦不願別嫁惟經而死夫悔之亦白經今來索命不可爲也姚氏之人環而祝之曰此前生施氏子事與今生無涉其今生在姚氏作婦頗稱賢淑自夫死至此十餘年守義不嫁冰霜之節有足

多者若許以今生之善贖前世之愆願廣作佛事以識悔鬼許之附箕而言曰前愆終不能銷釋今生既爲節婦姑舍之去待來生再向彼索命可也自此姚氏婦之病果愈年六十餘而終

唐樓姚氏又有一婦體質荏弱自中能見鬼物其母家有一婦病姚氏婦往省之見病者牀前立一黑人面目不甚可辨又有一人面色與常人無異對黑人而掛每見皆然甚怪之此婦之病旋愈意者此黑人爲索命之凶魂對黑人而揖者則報恩之善鬼矣

蘇州某甲初以搖夜航船爲業年四十猶未娶也後行

記五

五

販江湖小有貲產乃謀娶妻監鄰村某氏女託一媪爲平章媪謀之女父母不許媪歸戲謂甲曰我爲若作冰上人其父母頗不見拒乃此女以君面有贅瘤不願爲君婦奈何蓋某甲面有小瘤故媪以此戲之也甲聞言憤甚是夜竟以利刃自決其瘤血殷牀席次日頭腫如斗宛轉號呼數日遂死於是鄰人皆咎媪一老叟歎曰非媪之咎是有冤報也蘇城方陷賊時某甲爲賊作鄉官據有其友之妻其友乘間攜妻而遁甲追得之友故有瘤在其項甲先破其瘤血出如注乃殺之死狀甚慘今若此豈非冤報乎是可畏矣

臨平鄉間有某氏子刈草於郊偶見一髑髏憫其暴露掘地而埋之歸語其人曰今日行一善事俄而寒熱大作鬼附之而言曰我在曠野甚樂汝乃埋我土中悶不可耐必殺汝其家大恐爲酒食以祭之焚紙錢無算數日鬼始去某氏子病旬日而瘳余謂髑髏之樂過於南面之王此莊子寓言耳掩骼埋趾古之仁政某氏子所爲誠屬善事反以此得罪於鬼何歟殆別有邪鬼借此事爲祟以求酒食非果此鬼之以德爲怨也

先達某公爲朝官時其次子婦病有鬼物憑焉公退食入覲之意鬼必避己兩侍婢相視而笑公問故曰鬼在

記五

六

公衣袖閒殊不畏也公怒甚聞門下士某孝廉能捉鬼親往告之某曰明日公於病者窗戶外設几席與某共坐俾某得望見室中乃可爲力然布置須在有意無意間毋使鬼知知之則遁矣公從之明日某至公延入坐病者戶外適有某局在旁某曰今日無事與公一奕可乎公曰可甫下三五子某忽若沈思者然支頤瞑目似睡非睡公笑曰此君小極矣命左右退去無擾其神思於是從者皆散一飯頃某猛醒曰鬼在此矣手執一瓶言鬼在瓶中亦不知瓶所自來也而室中婢媪輩皆譁而出曰鬼爲人捉去矣先是婢媪輩皆見某入室鬼卽

避匿牀下某隨之入鬼又躍上牀頂某隨之上如是數次始爲所獲故皆知鬼已捉去而在室中者爲某之神在戶外者爲某之形則眾莫能辨也公問請奕何意對曰某始坐此閒仰望見鬼在室中倉皇欲遁故姑與公奕若無意於鬼者鬼不我忌某乃得乘閒直入而獲之也此事余聞之馮夢香孝廉聞之其鄉人童夢君先生云是阮文達公事不知然否未敢質言姑記其事如此

江西萬應軒方伯寓居杭州光緒四年以病卒未病之前其子婦以父病歸省之父謂之曰我病固不起恐汝

記五

七

阿翁亦不久矣近日世間死亡甚眾冥官延我二人覈對簿書也汝來省我尚宜歸省阿翁於是其子婦過歸而萬果病作矣及其卒也有韓氏之僕田姓者人謂其有狗眼能見鬼是日適奉主命來視疾歸而語人曰我甫至其門有神崔判官在焉止我曰此時未可入我徘徊戶外見方伯便服出其後一人從之卽世俗所謂無常也而門內之哭聲作矣然則人死固有無常歟崔判官者何人歟杭人所言如是姑記之

慈谿慈湖書院有二其舊者在慈湖西卽楊慈湖公祠堂也有慈湖公塑像以土木爲質而衣冠之與生人無

異昔年有學究於此教授生徒學究他出一徒竊神衣冠白被服之以駭其同學者同學者出不意一驚而斃嗣後慈湖公像乃真能行動往往出外駭逐路人以銅釘釘其四支以布蒙其頭始不復出而此書院遂鍵閉無敢居之者其新者在慈湖東邑人馮氏捐貲所建也亦多怪異有邵君名昌者讀書其中夜出便旋忽見長人踞坐樹頭邵頗以膽量自豪舉槌擊之長人躍下與邵相搏邵不勝走入室長人從之仆邵於地大肆捶擊而去邵遂大病口吐青黑水不數日而死又有人於月夜見長人自慈湖書院出此人亦素負膽量尾之行慈

記五

八

湖書院在北門外山北門至西門外大寶山一大樹下長人始不見此人施從數里必窮其所之而後已其膽量真不可及矣邵死而此人無恙蓋不犯之則長人亦不爲人害也慈邑之有長人人往往見之俗呼白衣者爲白事人黑衣者爲黑事人或疑爲山魃馮夢香孝廉曰邵君見其踞坐樹頭而此人又見其至樹下而沒殆城南老樹精之流亞乎余謂夢香之言爲然

同治乙丑春開嚴州城中夜夜聞鬼叫聲烏啞啞如小犬鳴居東北者以爲聲在西南居西南者又聞其聲在東北忽遠忽近聲無定在而終夜不絕論者曰此必

死粵寇之難者魂無所歸也其時袁君之京字懷西者方權建德教諭乃出已貲為僧贖錢於四城門各放微口一壇并焚紙錢無算果三夜無鬼聲其第四夜復然協鎮朱君仿而行之亦三夜無聲吳和甫學使按試嚴州居考棚亦聞之以問眾廣文袁君以告學使命各城門放微口如袁朱二君故事又自為文祭之自是鬼聲遂絕

杭州保安橋有馮氏屋屋外尚有隙地謀築牆圍之春掘已具是夕聞窗外鬼哭聲甚悲馮氏或語之曰鬼哭何為為鬼誠苦為人亦未始不苦也窗外鬼歎息而去

記五

九

聞者毛骨悚然次日掘土築牆於土中得四屍蓋粵寇陷城時死此者乃悟鬼預知明日將為人所掘懼其毀傷暴露故先告哀於人也為買棺改葬之後無他異慈溪北門中亦有馮氏宅相傳此宅舊有蠶精馮氏一幼子患病往往僵厥云有長耳毛身人來至牀前特泥團強食之疑即此蠶精為祟也後病愈亦無他異寇之亂宅燬於火而蠶精尚存其所窟則在喉口中喉口者慈湖水入城與城中諸水會合之故道也其道經馮氏屋下潭巖已久或云趙文華築城時所塞或云馮氏之先有官御史者嘗建此屋惡水聲之喧聒故塞之也數

年前邑人用形家言率錢鳩工開濬此道以經費不繼半途而輟故喉口中仍無水蠶精得居之猶時出見形焉

安吉典史周君言其家有一傭媪乃老寡婦也在周氏數十年家人皆敬遇之不與他媪等為人良善凡家人新辦必委曲解釋之每食無鮮菜惟醬腐乳一味而已自云夜間一台眼即有婦人衣藍布衫者與之俱如是數年習見之亦不為怪一夕婦謂媪曰今有極樂之境當與爾一游媪唯唯忽聞聲如辟歷眼前有雙門洞開婦與媪並入其中堂宇軒敞陳設華麗儼然富貴家也

記五

十

既出婦謂之曰汝知此何地乎此地即在爾身囊所入之門即爾頂門也媪自捫其頂則頂門已開如小兒之有凶矣自是每夕必至其處婦亦輒與之俱但不復聞辟歷聲耳媪自與婦人游能見人所不見或空中有神明經過媪能見之故凡便溺必閉窗扉且施幕帘不使有一隙漏光懼瀆神也忽一日向空叩頭不已人問故曰關帝過也吾見關帝之後有黑雲隨之恐將雨矣時晴日杲杲初無雨意俄而雷雨大作人乃信之問關帝之狀若何曰與廟中所塑無異又問神在空中如何行走曰凡神所至必有白氣圍之止見上身不見其足也

又數年媼忽買黑棗啖之日食無算怪而問之曰吾每夕與其之婦人乃觀世音菩薩也今將從菩薩去而以生平飲食太非壽數雖終而食祿轉未盡不能遽脫俗塵故食棗以盈其數也不數日媼果無疾而卒

阿三者象山人失其姓名至湖州開墾荒田居孝豐之烏泥坎一日偶失足蹶於途忽見有五六人皆著紡綢衫日操湖音向之索博進阿三視之皆不識也怒曰吾何時與爾博乃負爾邪遂相毆擊以一敵眾大受窘迫俄有老人曳杖至曰爾等何為阿三告以故且求援焉老人曰若輩無禮我助爾擊之揮杖奮擊五六人皆逃

記五

土

匿稻田中阿三又拾路旁石塊擲之皆應手而滅老人指路使歸曰彼已滅迹不足復慮汝可歸矣阿三循途而返忽如夢醒則身猶僵臥道旁也歸家僮甚曾被捶擊處尚覺痛楚皮肉皆青黑色旬餘始愈後至土地祠見祠中神像與前所見老人酷肖知為神助具牲醴謝之

定海協鎮葛君飛熊徵時素無業定海之俗為病者禱祀必多具酒食其陳于几者曰上筵所以祭神其實于地者曰下筵所以祭鬼上筵則主人自食其胙下筵則分給丐者任其醉飽而去凡禱祀之家必聽命於卜者

故羣丐日偵探于卜者之門屆期畢集而葛亦與焉一日食畢時夜已深微有月色葛乘醉獨行忽見一女子行于前途葛疑為私奔者試尾之至一家門外門不啟而女子入乃知為鬼於是就門外竊聽則姑婦正相詬訛已而寂然葛慮有變急叩戶入則婦已登樓而姑猶怒坐樓下葛告以所見乃大恐遂葛共登樓葛甫上向所見女子趨出猝與葛遇跌仆樓梯下回顧已無有矣入視其婦婦懸於梁幸其時未久救之而蘇乃厚謝葛焉

記五

土

世本稱巫彭作醫是故古之醫即古之巫也周官男巫之職主招魂以除疾病尚有古之遺意至於後世醫士未傳而巫更無論矣江西南昌府有所謂搶魂者各村坊咸有廟廟之神曰太子白面而有笑容其身著甲其首戴兜鍪一手執旗一手執劍不知何許人也凡病重者請道士為之搶魂川響轎一乘迎太子之神至其家響轎者昇之格格有聲者也既至焚紙錢道士叩頭為病者祈禱其夜以健者四人昇神道士從之又十餘人執炬從之至於曠野盤旋三匝眾皆大呼三匝既畢飛奔而回甫及門即大呼病者之名門內應曰諾於是復奉神於其家三四日後仍用道士送之歸廟而病者果

愈與否道士不問也廣東則有所謂喚魂者亦謂之跳茅山其法用道士數人設齋壇懸神像誦經讖皆如常儀既畢則布樓梯一具每級刺利刃刃皆上向道士赤足踏其鋒拾級而登如是數次謂之上刀山乃以鐵彈一鐵鍊一置烈火中燒之使紅道士口含紅鐵彈手持紅鐵鍊久之投入冷水中水猶濤然卽以此水爲病人洗面道士又自刺其手出血塗病者兩太陽穴及兩掌心以去內邪又燃兩炬入病者室中彈藥末少許訇然一聲滿室皆火光謂之發火粉以去外邪最後乃以雄雞一青竹竿一取病者親身之衣登屋而呼其名是謂

記五

圭

喚魂凡喚魂時若適有物來或牛羊或雞犬均吉無則病不治矣或遇有人來亦吉然所遇之人必死故道士行法時其前後左右十家內道士必保其無咎十家以外不能保矣不幸遇此而死其身必有火印云余謂此皆師巫邪術非古巫醫之遺法爲民上者所宜明禁也至甯波鄉間有所謂爛泥膏藥者則尤可笑其人首簪花面敷粉行村落間有就醫者不診脈以清水一盃用筆注濃墨三點於水中其墨痕蜿蜒而下用竹管窺之卽述病狀有中不中而率以五七言歌辭出之辭極鄙俚亦頗抑揚可聽從之索藥則以一泥丸付之令病

者貼某穴無他藥也故有爛泥膏藥之名自稱先世有與仙女耦者與一丸泥至今子孫用之不竭荒誕之詞更不可詰矣

慈谿俞君以生人而役於冥中有活無常之名俞亦能文之士頗恥之故隱其名焉其往役也僵臥若死者但胸膈間微溫耳或竟日而醒或數日而醒久而習之亦不以爲異也詢以冥中事則祕不言俞有友素相狎求與偕往觀冥中景象俞不可苦求不已俞曰必欲偕往宜擇靜室安臥雖數日不興戒家人毋動也友如其教俞引其魂徧游冥中亦有城市與人世無異俄至一官

記五

古

署俞有事當入謂其友曰子待我於此勿他去此聞死與陽世有別儻誤入迷途我不能救也友曰諾待久不出意緒無聊忽見數女子自署出皆妖豔異常其友心動尾之行入狹巷中有小戶半啟女子咸入某不覺亦從之入忽聞大聲如辟歷然驚顧則己身在豕豎化爲小豬矣俞自署出不見其友尋覓不得悵悵而歸往探其友猶僵臥未醒其家人皆咎俞俞亦皇遽無策而攜其胸猶溫乃慰其家人曰此人生機未絕當再往求之於是又赴冥中一日餘而醒曰已得之矣其魂在數百里外某縣某村業已轉世非我親往不能返也乃至其

地探知一家有母豬新生小豬卽至豬圈視之有一白尾小豬兒兪則狗然而鳴問主人此豬直幾何主人知有異曰非銀十兩不可如數與之攜之而歸至友臥室用鐵椎擊豬斃之而其友蘇矣然自此智識稍鈍於昔或山曾墮入豬胎故也兪君自言每入冥則城隍神授以草鞋二扇一著草鞋則行走如飛隨心所之無有隔闕雖城垣可越而過如門闕耳其扇一面紅一面黑以紅者向人扇之必竟體發熱以黑者向人扇之則寒顛矣又言冥中真有血污池世傳產婦必入此妾也血污池專治男子凡男子惟一娶者不入此池再娶者卽須

記五

末

入池一次三娶者入二次若有妾者入池之數視妾之數兪君之言如此可爲色荒者戒然於理實未是也禮曰宗子雖七十必有主婦則再娶固非所禁而古者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則妾亦非所禁也豈有聖人之禮所許者而其司願以爲罪乎余謂冥中無血污池則已誠有之必爲男女之不以禮合者而設外婦私夫悉人其中則情罪允洽矣

慈谿之俗有所謂肚仙者相傳鬼於生前負人之錢則入其人腹中其人籍鬼之力爲人招致亡者之魂人必以錢酬之償滿宿債則鬼自去有腹中止一鬼者有數

鬼同居一腹者鬼之初入人必大病每食必大嘔吐俟鬼所居妥帖由口出入游行無礙而後病愈慈谿人極信之有馮氏者使之招致亡人其人生前喜食鴉片煙及至卽索之乃爲鋪設茵褥如其生時設盤於牀盛煙於筒俄氣縷縷出似有人呼吸之者不逾時而煙盡矣此誠可異也又有王姓者於寇亂時失其子請肚仙探之肚仙歸曰此人爲礮火轟死今其鬼周身黑如炭形狀醜惡且久與諸厲鬼伍儻解囊殺無復人理生前之事久已盡忘招之入室必將爲禍不如其已也而王姓必欲救之強而後可俄而肚仙云爾子已至無一言闖

記五

末

入內室去矣不可得而問也是夕王姓果大不安一女一媪均暴卒王姓窘甚復求驅去肚仙云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矣幸腹中有三鬼併力驅之或尚可爲俄聞空中搏擊聲甚厲自內而外久之始息肚仙曰已爲驅去矣甚矣憊

慈谿縣城東二十里有驃騎山舊名靈山俗呼小靈峰其上有會龍寺奉葛仙翁像於寺中凡入寺瞻拜者必在神前請給牒文謂之關牒云死後持牒至冥中可領銀五百兩故鄉民登山必請牒歸而藏之篋笥臨死焚之寺在山巔自下而上可五里許而登者雖老弱必步

行相傳以監與登則所領關牒成廢紙矣每年自正月一日至十日及四月八日為香期一縣之氓無遠近畢登鄰縣亦有至者寺中香火緣此大盛其牒文詭誕鄙俚卽由鸞紙之肆鏤板刷印上鈐葛仙翁印通人多笑之以為寺僧造此邪說藉以圖利耳然婦女臨死往往大呼速焚關牒焚而目始瞑焚牒時又往往有見其火燄作交龍形者馮夢香孝廉曰天地之道不外一誠而已矣千萬愚夫婦誠意固結安知冥中不由此增設一例乎萬事萬物不誠則雖真亦妄苟誠則雖妄亦真余謂此論是也中庸云不誠無物可知誠卽有是物矣

記五

七

古之明器今之紙錢皆可以此例之

慈谿馮孝廉貞祐字膺甫以才氣自負所居宅有鬼為祟往往白日見形或於地下伸出人頭俄與屋齊或見披髮人伸舌下垂至地種種怪惡不可殫述孝廉不懼也常佩一寶劍見鬼必逐之一日逐鬼鬼逃入其妻室妻適免身俗呼產婦房為紅房一月內入此為不潔孝廉守此戒甚謹鬼知之故逃入紅房妻見鬼坐牀沿作喘息狀大驚呼孝廉入逐鬼孝廉終不肯入但執劍立門外呼曰鬼如有膽何不出與我鬪乎後孝廉為文訟諸城隍甫具藁未謄也夜聞棧上紙筆有聲明日視之

紙已裂筆盡禿孝廉笑曰鬼畏吾文平易紙筆書之焚於城隍之廟是夜聞有鎖鍊聲至旦始寂而自此鬼果不復見

唐西鎮人張慶孫當粵寇之亂避居盛澤鎮得病而死死後其魂至盛澤之土地廟盛澤土地以其為唐西人也送之唐西之水南廟水南廟者唐西之神其神乃陸姓女子死而為神唐西一鎮有水南水北之分其廟在水南故俗稱為水南娘娘云又由水南廟仍送之還盛澤土地廟而蘇未旬日其妻勞氏死先是慶孫之死也勞氏徧禱於羣廟請以身代有慶孫之伯父行七者

記五

末

幾十餘年至是附一傭媪之身語勞氏曰汝意甚善然汝亦吾家健婦不可少也蓋以爾女代勞曰此女年幼吾尚望其成立堅請以身代其七伯曰汝意既決吾不汝違然此事亦甚周折吾尚須大費錢財耳及慶孫蘇而勞死知冥中從其請也又臨平人徐守之其子名美生美生病且死美生姊纔十餘歲忽從夢中呼晷而醒其頰紅腫徧體亦有青痕問之則云為其祖父母所撻也時其祖父母久死矣問何罪撻爾曰祖父母欲我代弟死我不可大加笞楚我痛不可耐已許之矣未幾果死美生病竟愈由此二事而觀則死真可代也惟聖人

知之故周公行請代之言俗儒讀金縢而疑焉彼惡知
死生之說與鬼神之情狀哉又余二兒婦姚氏幼時爲
其祖母所奇愛年六歲大病已死矣其祖母命製棺未
就故尚未斂有欲昇之出者其祖母輒痛哭抱持之有
幼妹甫一齡乳媪劍之立於旁其母歎曰爾姊且死爾
祖母悲悼如是爾不知邪何不以爾代之是夜舉家不
寐環病榻前忽病者自牀上自投於地若有人提擲之
者眾人驚詫急抱之起則已活矣俄而其幼妹死

范某江西南昌人居順化門外少無賴族人患之屢送
官懲治釋回則爲患愈甚族有某甲者言於眾曰爾

記五

光

曹但壽之來吾當指其目使彼不復能爲患眾從其言
縛某付甲某乞哀甚苦甲不聽竟扶其兩瞳子某遂以
曹廢後十餘年甲死有子四人某皆與之噫若忘前
者光緒五年臘月甲二子有事入城某與偕焉共宿於
城中范氏之祠三人者同牀而臥夜半某以利刃刺
子之腹殺之而自詣縣言狀夫以曹廢之人卒能手刃
所讎者之子雖其事不足道亦可謂智深勇沈者矣
臨平有沈姓者患病數日頗困頓忽若有攝之者隨至
一官府有主者檢籍曰此人未合死誤被攝取仍當送
還乃命人導之出見堂下罪囚無數敲扑甚苦有沈愷

者亦在其內其素所識也裸而受刑褊體糜爛旁有人
謂曰明日且以鐵索穿爾鼻沈見之甚爲悲憫俄而若
夢覺者遂蘇使人視沈愷則病臥牀褥開宛轉呼號已
歷數晝夜求死不得明日其妻方持藥至忽鼻孔中噴
出血二道卽時氣絕沈愷爲人暴戾恣睢久爲鄉里患
及死人咸快之余謂冥吏誤攝載籍常有如前定錄所
載因追金鄉縣尉韋泛而誤追金壇縣尉韋泛朝野僉
載所載因喚天官侍郎許子儒而錯喚地官侍郎周子
恭皆是也若此沈姓之誤攝則似有意蓋欲使之見沈
愷在冥中受罪轉告世人以爲鑒戒耳不然則沈愷之

記五

手

死雖有鼻中出血之異安知其爲冥譴哉
安慶人游某僑寓江西其子婦重身逾期不育腹彭亨
若五石瓠或薦術士治之術士至披髮跣足禹步於庭
仗劍指麾口誦呪手執一雄雞刺其血書符二一焚其
灰於水令婦飲之一令婦佩之於身曰兩日內必生然
恐所生非人也越兩日婦腹震動大痛欲死俄腥風起
自牀下燈光慘淡房中人咸凜凜而婦已產矣視所生
兒毛髮鬚而色甚黑眼鼻不可辨口則甚闊幾過其耳
手足亦略具通體柔弱無骨提挈之則長釋手則短咸
其怪異恐驚產婦命舉而弃之野余二兒婦因言其在

家時見親申中生一子至十歲外猶不能行立置之
大木盆中便溺皆於是提挈之則高與人等釋手則一
皮渾脫耳其母惡之略不省視其祖母憐而飲食之年
十六竟死於盆中余謂古稱徐偃王有筋無骨此豈其
類歟大兒婦又謂湖北咸甯鄉閒多怪產有石氏婦凡
九產而生怪物九大兒婦之嫂石氏女也實親見其三
一猴一蛇一鳥

湖北咸甯鄉閒有毛氏女未嫁而與人私父母怒而殺
之埋其屍於野俄而成僵屍出逐行人乃發而焚之俗
言焚僵屍必覆以魚網則屍燼而鬼亦滅時偶未計及

記五

主

焚煙上徹有紅鳥見於林端已而其鬼果時出為厲凡
人家子女之潔白端整者每每為所祟而死遠近咸稱
之曰毛家姑媽不知其所起亦不知其何以得此稱也
為所祟者初不自言雖父母前不告也其人丁無疾苦
但言欲製某色衣某色袴某色鞵鞵女則并抹胸纏足
一一布置諸物既具始言毛家姑媽招我去矣向所布
置皆毛家姑媽為之也乘人不覺即取著之或仰藥或
雉經無一免者於是人皆畏之各村皆為立廟廟立之
後為崇如故有咸甯令某公聞之大怒悉毀其廟且至
江西真人府求施勸勸之術自是稍靜謐然其為崇已

數十年矣方其盛時鄉閒至不敢言毛家姑媽偶言及
之則動色相戒云及粵寇亂後毛家姑媽復出然不至
如前之甚諸被祟者或仍言毛家姑媽或言某氏子某
氏女則皆向之死於祟者蓋其徒黨也異哉毛氏一女
予非取多而用宏者何死後數十年猶有靈爽若此也
殆戾氣所鍾歟又有順賢者咸甯范氏女亦未嫁而私
於人為父母所殺其鬼時時出見久之人亦習見而不
為異每春日諸女至山中采茶薄暮則順賢之鬼輒出
助之與其妹尤暱幾於無日不見每語妹曰我不肯死
固分也妹幸好為人毋似我為父母羞此鬼殊有意勝

記五

主

毛家姑媽多矣

嘉慶時錢唐人某游天台山見一人白稱陸諱山言明
季事甚詳異之明日復訪其人則不復見矣某欣然以
為遇仙按陸諱山先生名圻字應京錢唐人乃 國初
西泠十子之一少負盛名與弟培培稱三陸培以行人
死甲申之難先生後為湖州莊氏之獄所株連及事白
奉母隱西谿駱家莊常買藥材嘗問及母歿棄家遠游
不知所終至嘉慶末此人猶得見之殆真仙矣
震澤王君瞻生余門下士王姓鼎聲之父也道光庚
子歲讀書東安村之八蜡廟廟有楹王君與諸友書則

讀於其下夜則寢於其上。一日諸友皆外出，王君獨留。忽狂風起，窗戶皆鳴，卷帙飛舞，突見一老叟兀立案前，年可六十許，黃面，白鬚，目開合不止，兩手向空作攫抓之形。王君驚問何人，叟不答，徐徐卻走，退至東壁如嵌入者，兩手攫抓如故。王君大呼有老僧，聞聲趨至，則全身已隱，而鬚眉口鼻猶見於壁，栩栩欲活也。懼而走出，薄暮諸友至，復偕入視之，則無有矣。是夜仍宿於樓，夜半聞扣窗聲，窺之，則有長人足立庭中，而首出樓外，諸友中有吳友霞者，素有膽，潛立窗側，挾利匕首伺之。俄其人探手入急，以匕首刺之，中其腕，大叫而遁。匕首亦

記五

五

隨腕俱去，俄聞鏘然有聲，知匕首墮矣。明晨得之於殿庭之西隅，血凝如膏，腥穢不可近。其時廟中人咸集，循血跡求之，至廟後有敗棺數具，一棺蓋有漬血，僧曰：必此棺爲怪矣。議焚之，王君止之，後亦無他。余謂畫所見者，或卽棺中人，若夜所見者，怪也，非鬼也。鬼安得有血乎？使非畫有此異，夜必酣眠，或爲怪所攫，食未可知矣。棺中人與諸君有恩，王君止焚，是爲有見，惟棺蓋血迹又似可疑，或曰：必此怪恨棺中人，而以此嫌禍也。若然，則俄頃之間，機械橫生，捷於鳴鶴，觀巨手破窗，更爲可畏矣。

平望鎮之西有地名韭溪，里人潘氏之墓在焉。某年夏，忽於赤日杲杲中，碎厯一聲，白雲四起，有一物從空中墮，其墓上其物長四五尺，牛首，龍身，有角有鱗，而無尾，四足皆五爪，而後足若痿痺不能起者。但以前兩足蹠蹠而行，所過之處，翁仲俱仆，大木盡拔，村人大駭，聚而觀之。且奔告於潘，次日潘至，是物已力倦，殞臥豐草中，腥氣不可嚮，迺蠅蟻集於其身，徧體蠕蠕，然而物若不知者。或以竹竿刺之，亦不動，聞或昂首一噓，氣觸之者無不立倒。潘知其異，禁人勿犯之。無何風雷交作，大雨如注，物奮身一躍，騰空而去。至天半猶垂首俯視，久之始杳，竟不知是何物也。

記五

西

布袋和尚者，不知何許人，嘉慶中至吳江縣城賣卜居。城東關帝廟中，口操楚音，年可七十餘，項下懸一黃布袋，不暫釋，因以名之。袋廣長僅尺餘，不甚豐滿，而和尚每日所用之具，若杯若盞，若冠履，若紙墨筆硯，咸取之。此未嘗闕焉。日賣卜以十事爲限，談休咎，輒中。既畢，則徧游村市，見字紙必拾之，投袋中。恒勸人惜字，自言每日所拾，暮則權之，必滿一斤之數。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廟中人有伺其熟睡而探其袋者，止得龜殼一長寸餘。於是皆疑爲仙，環而叩其術，和尚厭之，乃不恆至。一夕

忽來叩闔戶而獲次日日中不起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和尚圓寂矣失其袋大索不得正其驚異而西郭外之人廬至咸曰和尚成神矣蓋其地故有土地廟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曰吾去矣明日有縣布袋於項者是代吾者也及旦父老至廟中察之則見神項下懸一黃布袋託曰此布袋和尚之物何為而在此入城而和尚果死故知其真成神也眾即葬之土地廟後至今神項猶懸布袋云

桐鄉倪亞卿弱冠游吳中寓桃花庵之夢墨樓一夕獨坐忽聞窗外吟詩聲靜聽之其詩云生怕秋來瘦不支

記五

畫

十年心事誰知荒庵寂寞如宮禁况是風清月白時一病奄然百事灰多情無力挽春回青山綠水橋邊路若望郎君撥棹來聲甚悽婉倪知是鬼即亦不懼俄見一女子推扉入倪問曰卿何人也女曰妾姚氏字倚竹家山塘故風塵中人也年十六為貴州李小白刺史所賞許以千金聘妾先下百金為適期三年之後改官江南然後來迎乃瓜期滿矣而化信杳然妾感其情誓不再嫁獨居仰鬱半載而列三寸桐棺即停庵後偶來玩月聊爾哀吟以抒幽悃幸勿見訝倪憐之以手撫其背女卻立曰妾以守貞故歸泉壤否則猶在人間也言已

遂滅次日驗之果有一棺在牆隅倪因題詩橫壁以識其事越二載有都司李某自黔來蘇亦寓此樓見詩驚曰李小白吾父也於咸豐十年殉難吾即以先人難蔭得此右職初不知有斯事也因屬庵僧善視此棺吾差事畢再來此當為營葬然其後亦不復至

咸甯毛氏有一婢年十三四矣其主母慮火災防範甚嚴雖天寒不許近爐火忽一夕舉家聞惡臭若火災物者已而鄰舍亦聞之競扣扉問故其主母即呼是婢則不知所在旋得之於空室中足踏銅火爐倚門而立呼之不應視之死矣競前挽之則隨手而化為灰獨兩腳

記五

畫

不化猶立銅鑪上流膏滿地而室中物一無所燬其所倚之門亦不焦灼異哉謂火自爐起則當先焚其足何其足轉不化歟或疑如佛家之戒火自焚然此一蠶婢耳平時初無異人處且膏油流溢死亦甚慘戒火自焚必不如是也或疑此婢必先醉燒酒火氣薰蒸引動內火遂至自焚此頗似近之然藏府燔燒筋骨俱燼其楚毒為何如尚能植立不動歟是真不可解矣

冰之溝也以竿探之忽有聲若人欬者異而益窮之至丈餘欬聲愈厲有青蛙數十躍出大者如盂最後一蛙身長尺色深黃腹下純白遍身黑斑鱗鱗然怒目大鳴人或擊以竿蛙以前足格之竿爲之折於是人爭擊之蛙抱一木椿兀不動惟以後足相撐拒口格格如鳴鼓有老人急止之曰此非常蛙殺之恐不利衆聽其言擬縱之河而蛙抱木不釋爪之入者三分眾因昇其木而投之甫及河蛙一躍而去須臾大雨四境沾足

童元發嚴州清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獸元發父自

記五

毛

眾還救之熊始去而元發父碎首刳腹死矣奔告其家時元發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或數夕不歸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發哭愈哀月餘復竊刃而逃村人徧尋之不得白是蹤跡杳然矣而數十里內山中居者恆隱隱聞哭聲或夜靜聞霍霍磨刀聲去其鄉五十里有地名葉家坂居人以獵爲業一日入山見一獸人面而獸身以敝衣蔽體眾異焉發火鎗擊之不中獸奔眾逐之獸呼曰吾童元發也勿傷我眾人素知其名呼與俱歸元發騰躍而去捷於飛隼俄頃不知所往於是遠近皆知元發不死且傳其異矣元發

母聞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聞扣門聲啟之則元發闖然入曰兒今得報父讐矣氣味咻喘不止汗淋漓如雨肩一物擲地腥臭不可近燭之熊也母驚喜鄰舍畢集時元發去家已一年餘矣問其所歷曰自入山後日伏巖穴中飢則采果實或掘黃精白朮食之寒則集榭葉松毛爲衣數月後覺身體輕捷且生毳毛如猿猴然踰坑越谷無異平地日夕禱於山神願報父讐昨宿枯廟中夢神告曰殺而父者去此不遠東行十餘里沿湖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見熊飲於湖刺刃其腹應手而斃遂負之歸聞者莫不歎異翼日熟而祭於其父之墓并

記五

毛

其牲醴酬神於山嗣後飲食衣服仍復其舊身亦重墜與常人無異惟徧體之毛竟不脫落余門下士王夢被曾於同治十一年見之清安市上其人頤而長年可三十許肌理黧黑兩頰毛毳然視其手臂亦然人皆曰此童孝子也惟神識不甚慧問之多不答如鸛瞶者識者謂積慘傷其心也粵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獨無恙

吳江梅堰鎮有殷姓者賈人子也畜一鸚鵡五六年矣愛之如子咸豐十年四月粵寇突至殷舉家奔竄半途忽憶鸚鵡復還至家中謂鳥曰寇至矣不能終畜汝汝

速去勿懼此禍遂開鎖縱之鳥去而寇至幾不免後歲餘殷徙居鸞湖之計家港一日鳥忽至飛鳴于室若有所言殷不悟飼之不食籠之不宿至夜不去啁啾如故俄聞礮聲始悟賊將至鳥速之去也即挾脊屬狂奔而賊已四面合圍不得脫天運明潛出欲越橋北走而寇伏於橋側羣起遮攔忽有一鳥翱翔其間賊注目視之鸞鳴也口銜白布一幅咸共駭異疑為神遂巡久之而殷氏之眾已從橋上去賊因鸞鳴之異亦不窮追殷至光緒中尚在

周如三浙江山陰人賣藥為業嘗與村人採藥王山山

記五

五

有淵狹而深兩旁石排列如矛戟止容一人入而黃精紫葳生其中周解衣使同伴者繩而下有所得公焉其同伴有趙某者見周衣中藏白金十餘兩利之乃懷其金與眾俱走已而周欲出呼其曹莫之應寤而大號亦無聞者不得已緣澗行澗甚紆曲廣狹靡定行十里許得一洞外窄而內寬窺之若有光入之則有一蛇存焉長四五尺圍可五寸鱗甲陸離形狀頗異悸而欲出已為蛇所見因跪而告以故并求寄宿焉蛇若領之者周遂匍匐入伏其側洞中山氣蒸蒸不雨而澗又昏暗無天日不辨旦暮久之飢甚見洞有一石光滑如脂蛇恆

以舌舐之意其可以療飢又跪而祝曰小人不食三日矣願分君之甘蛇又若領之者因亦就舐之石淡無味然飢火頓息如是數日忽聞雷聲殷在山之巔蛇聞之蠕蠕然動未幾暴長頭角呼喚不蛇而龍矣騰躍欲上周攀其角曰龍王一出某老死洞中矣願從龍王偕出蛇又若領之者辟歷一聲挾周俱上俄而墜於地則其村也乃及其家人喧相告曰吾以汝為死矣周曰誰言之曰問諸趙周欲請問趙而趙已至披髮跣足奉衣及金跪於門外自述前意問誰使汝來又誰使汝言之則趙亦茫然不知也

記六

六

右台仙館筆記卷六

曲園居士

湖北咸甯有某氏女頗娟好粵寇之亂有賊數人突入其家見女豔之欲劫之去其父母村農也駭寢不曉事謂賊曰吾女已許嫁某村某氏子矣安能從汝賊曰易耳吾往某村殺某氏子則爾女可從我矣父母曰雖殺某氏子亦不汝從賊曰然則并汝二人殺之爾女可從我矣女見事急從容謂父母曰吾父母何老悖如此我得嫁將軍異日為妃為后未可知也豈戀此田舍郎哉又謂賊曰我從將軍去父母老悖不足與語父母率女

記六

衣而哭女揮手曰兒此去大好何用悲若然父母宜即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為父母罪矣言已從賊竟去甫行數里又謂賊曰吾固許嫁某氏子今從將軍去異日某氏必向父母索女且為父母累幸此地距某村近宜往與訣絕賊從之女平時固常至婿家且為其姑所憐愛及是乃徑詣其姑告別且謂之曰舅姑宜即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為舅姑罪矣其姑聞之泣女不顧而行賊欲犯之輒好語之曰我固從汝然須成禮不可苟合行一二日賊又欲犯之女度父母舅姑皆已他徙乃抗聲大罵曰狗奴我良家

女且已許嫁某氏子豈從汝輩犬彘哉賊見其意嚙變大駭尚以其貌美不忍殺以甘言勸慰女罵益厲自以頭觸賊刃遂見害此事余大兒婦言之以不記其姓氏為憾余曰是無傷也明史列女傳所載如招遠孝女石門丐婦上海某氏六安女之類皆不詳其姓氏至今何嘗不炳然史策哉

蘇州桃花鴨有缸鴛阿慶者

藝俗字古無之集韻有鴛字多臂力鄉里咸憚之有某甲與之忤慶糾其黨欲毆

之甲懼奔告於慶之妻父其妻父曰是不可以理論也汝謹避之而已甲匿數月偶出遇慶於途痛毆之甲憤

記六

二

且愧歸則吞生鴉片煙而死鄉里莫敢為一言久之阿慶亦死其子曰二和尚年長矣家亦小康一日白市上晚歸遇甲於塗呼曰汝父殺余余今且殺汝和尚大駭狂奔歸家遂大病述所見家人大具牲醴以祭久之病始愈踰年又遇諸塗歸又大病家人為焚紙錢無算久之病亦愈而和尚以久病遂失業家亦落一日又遇諸塗和尚習見之亦不畏也謂甲曰吾今非昔比矣齋食不繼生亦無味顧安所得死甲曰何不食生鴉片煙和尚諾之至夜謂家人曰某甲教我以禦貧之計吾從其教已食生鴉片煙矣家人方驚愕而和尚忽跳擲號

呼移時竟死

門人王夢被言其鄉先達有觀察仲公者歲時讀書於
崩氏之園一夜聞地中澎然有聲俄一人推扉入而色
微頰巖巖有鬚向公長跪問何人則叩首曰公勿怖我
乃鬼也生前為崩氏僕尖足死池中冥司憐我無罪而
死且沈淪三載不求替代將保我為土地神然仍須陽
間貴人一保狀故敬來求公也公笑曰我一介寒儒且
陰陽路隔何能為鬼若求不已公乃取名紙書一保字
付之欣然叩謝而去次日問諸崩氏果有此僕云後公
以編修視學江西攜眷屬乘舟赴任守風泊一山下見

記六

三

士女往來如蟻問其故曰此山土地神素靈異今值生
辰故數十里內咸來瞻拜此年年一盛會也公有子幾
十齡聞之欲往乃使數僕負之上山至則笙歌鼎沸百
戲陳陳觀者環立如堵諸僕憐公子直至神前公
子忽仆口流白沫呼之不應掖之不醒僕知神怒急
叩首謝無益眾人曰是非其父母來不可與急歸遂於
公公不得已具香燭與夫人登山既至廟中叩瞻神像
宛然崩氏僕也乃曰子非數年以前求吾作保者乎今
得志何漠然無故舊情也且孺子無知有何干犯而致
虐至此其平日妄作威福可知弟誤保矣言已舉手此

其類神首應手而墜六字頓驚眾愕然公為述其故自
是禱火遂絕

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蓬頭垢面嬉笑無度其狀類
癡人因以為號也常數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
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做畜一黑犬跬步不離每
晨必出城登楓橋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何鮮
菜任意搜食食畢納其餘於袖中凡經其搜食者是日
稱市三倍故人皆樂之不責直亦從不予直也若強之
食則必如直而償或御之則投其錢而去好與兒童嬉
戲中物輒分給之亦有索之而不與者莫測其意也又

記六

四

能醫人有病者招之輒往或不往則病不治矣有陸某
病瘵羸醫束手乃延之診治比至已死矣和尚熟視大
笑急索筆書一方云泰山石一片蟠桃仁二十粒扶桑
木一株用黃河水煎服雖之和尚又大笑索火焚之以
其灰和茶灌死者口中須臾即活病若失其醫他人用
藥悉類此皆燒灰和水飲之也一日至日昃不起寺僧
異之窺其戶異香滿室入視則已圓寂矣鼻之輕如蟬
翼其所畜黑犬尋亦死

俗謂懸物曰弔湯臨川牡丹亭曲曰高弔起文章鉅公
則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縊死為弔死其字實當為上玉

篇了都了了切懸物貌了了切其音如鳥與申略殊然亦一聲之轉廣韻上聲有鳥字都了切讀如鳥去聲有鳥字多嘯切讀如弔然則上亦可讀如弔矣相沿既久遂莫能改河南省城有所謂老弔爺者縊死鬼也其人姓張名子和生時以賣布爲業一日負布數匹售之於市爲賊所竊憤而縊死死後頗著靈異縣中捕役奉以爲神尊之曰老弔爺爲之立廟凡捕盜賊不得則禱之輒有應其始惟祥符縣有廟後中牟縣捕役禱而應因亦立廟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曾宰中牟其長女卽余長子婦也時尚幼曾往觀之神像高纔二尺許立而

記六

五

不坐手執兩繖背負布數端宛然一市井中人也祥符有富民某姓者生一兒雇村婦乳之婦負兒出游俄失兒所在大索不獲問於官官命役蹤跡之亦竟杳然役禱於老弔爺出而有鴉噪於前若相導者因祝之曰爾果神歟請止鴉卽止又祝之曰爾果神歟請飛鴉卽飛乃隨之行至城外一處鴉集於地而噪就其地發之則兒屍存焉斲而爲八矣然莫知爲何人所賊禱於神神亦不復指示時村婦已去久之復入城言於其主曰殺兒者卽吾夫也吾夫素無賴頻向我索錢未滿其欲因促我歸我戀所乳兒未忍言去夫憤怒乘我不覺抱兒

去殺之也於是官逮其夫至訊之如婦言乃論如律婦誠愚豈懵然不知殺人之必償其命歟殆亦若有使之者矣

樊和氣湖北咸甯人余大兒婦之再從兒女也其父名希森以財雄於鄉咸豐二年粵寇至希森全家遷居省城中俄而賊圍省城時和氣甫十三歲父素所憐愛謂之曰吾全家無脫理汝年幼可借僕媪輩逃匿吾止汝一女無俱死也和氣曰父言誤矣父母止我一女祖父母不止父一子乎父宜亡去存先人血食一家細弱俱宜早死免爲父累父乃命我逃匿設不幸落賊手人必

記六

木

曰樊氏女爲賊所得矣此言父豈樂聞哉已而賊圍益急城且旦夕破舉家和藥以待及城陷父將飲之和氣奪其藥去而謂其母曰此母與兒輩所宜服也兒請先母嘗之言已卽舉藥一引而盡曰此藥甘如飴耳諸婦女亦有飲者俄聞賊已封刃且傳僞檄安民矣乃各以藥解之諸婦女皆蘇惟和氣最先飲毒深不可救竟死時倉卒不得棺乃納其屍於櫛中而埋之屋後積灰之下未幾賊至其居舉家分散各不能相顧賊退始先後歸其家男婦數十人皆幸無恙獨和氣死耳因復入城至故所居發積灰求之其櫛固在啟之屍尚未腐而色

如生乃具衣衾改斂之其手足猶可屈伸惟腰開若有微創蓋先時納屍榭中誤傷之也然人雖見之慮其母傷孽亦不以告久之和氣見夢於其母曰兒本仙女死仍為仙今在杏花仙女處甚安樂惟腰開微覺痛楚亦無大苦毋勿念也母覺以請人不解腰痛之故人始以所見告益信夢之非妄矣

大兒婦樊氏言其家庖人治一醜已以箸夾其頭將斷之忽其尾開又出一物如頭然庖人詫曰豈此醜有兩頭歟強納入之復以箸夾其頭頭出而尾開物亦出庖人大怪之乃曰吾熟爾於釜中看爾有何怪異及熟而

記六

七

剖之則中有一人焉其狀如老翁鬚眉宛然頭戴風帽身披蓑衣但不見其足耳僕婦輩傳觀之兒婦時尚幼亦取視焉雖已乾暗尚聞其語庖人曰此醜實也生得而畜之則可以盡得天下之寶矣庖人乃大悔高君者與臨平周氏有連余昔寓臨平屢見之人以其行七呼為七先生忘其名矣喜食鱧魚每使其子婦手治之一日其子婦治一鱧未奏刀而鱧開血溢出詫曰此鱧有異吾未之見也及熟而進之以其異告勸翁勿食高殊不之信笑曰魚必有血此何足異竟食之是日遂死按鱧魚首有七星亦名七星魚道家以雁為天厭

大為地厭鱧為水厭是為三厭高君喜食鱧卒以隕命可不戒歟

蘇州閶門內有屋一區浙人唐氏僦以醫相用余妻昆弟之子姚穀孫與其事一夕與同業某氏子夜話頗久覺有飢意乃攜雞卵數枚欲就廚下熟而食之甫出戶而所執之燭驟滅是屋素著怪異穀孫習之亦不畏也笑曰豈其鬼歟呼某氏子復以燭來及至廚下而燭又滅穀孫曰汝能滅之我不能然之歟乃與某氏子各執一燭且各藏火種此滅則彼然彼滅則此然屢滅屢然竟煮熟雞卵食之而返又小倉口一屋亦有怪異余嘗

記六

八

僦居之余長子紹萊與女婿許子原同臥一室中夜深不寐偶思得食是日適有祀神之雞雖已啟毛取血未熟也乃就窗外短牆上一小火鑪置鑪於上入雞其中敲石取火束薪蒸而然之兩人皆不習烹烹久之不熟而意亦倦抽薪滅火仍歸就枕俄聞窗外有扇聲又有薪柴爆裂聲慮火未盡滅或致上炎借出視之則鑪內初無一星之燄而鑪中已鬻然沸矣發而觀焉雞已爛熟可食初不知其所由始取而飽食竟無他異余謂此必狐魅為之非鬼也

河南中牟縣民間一女子生而兩目與人異其瞳子旁

有白痕一綫圍之自幼能見神鬼甫能言即言空中某
神人過某仙人過人雖不之信然以某神某仙之名非
童穉所能知亦頗異之也五六歲時即能為人醫病久
之其名大盛延請之者無虛日其治病也不切脈處方
隨意以一草一果食之或使人入市買藥物少許所買
藥皆人所常用之品且所值不過一二十錢而病人服
之無不瘳者一時闐然以為神醫然不受謝或以食物
遺其父母少則受之多亦不受也自言不能過十八歲
如期果無疾而卒其人蓋在道光初年情談者失其姓
氏也

記六

九

湖北有某媪者乳醫也俗謂之收生婆其始亦與他媪
等一日偶於田閒拾得死人乎一攜歸供奉之嗣後其
術益神凡有召之者或即時而往或遲之又久而往其
至也必適屆其婦產時未嘗早至以待亦未嘗有不及
也一入其門即知所生之為男為女百不一爽亦有呼
之而不至者則此婦必危矣所至不索重酬然竟以此
起家年八十餘而卒其晚年不輕為人收生有難產者
召之猶時為一往

楚人有梅姓者官於中州其妻將產使人召收生媪媪
至見一婦待於中堂服飾甚豔戴花滿頭責媪曰來何

遲也人家何等大事汝乃遲滯如此乎媪惶悚謝過乃
命入房視產婦而婦產頗不易久之勢甚危殆媪曰事
至此恐不可為諱矣宜請主婦來其家人曰產者即主
婦也吾家安得更有主婦媪曰待我於堂且責我遲滯
者誰歟家人聞之皆大駭異謂無是人媪不信徧索之
果無有已而其婦竟卒後有知者曰舊有朱姓居此屋
其婦以產難卒據媪所見與朱氏婦形狀相同殆必其
鬼矣豈以產難卒者亦如縊鬼溺鬼之求代歟

記六

十

曰必善視此妹母臨終亦謂某曰此女雖非我所生我
愛之逾所生汝必善視之某承父母遺意遇此妹甚厚
其妻頗賢待小姑亦甚厚女美而且才家中事悉女主
持之已而其妻死繼室亦賢仍以內政讓女女年已長
矣某擇配良苛凡有求娶者某視之輒曰非吾妹偶也
因循久之未得其人而其繼室又死未幾又續娶一婦
婦不能如前兩人之賢輒怏怏曰奈何以小姑主家政
然不敢公言於其夫女知之乃往往託疾有以家事關
白者推以與嫂如是年餘家中事悉決於嫂矣然兄之
飲食衣服女尚手自料理嫂意不樂自是家庭閒小有

口舌女鬱鬱成疾是時女年幾三十矣某急欲為擇婿終以未得其人迄無成議某偶于役於外聞女疾甚馳而歸則女已死矣乃撫膺大慟曰吾父遺言謂何吾母遺言謂何吾妹死吾何而日見父母地下乎痛哭歐血未數月亦死余謂此君推父母之遺意以愛其妹可謂孝且弟矣然不能早為擇婿使有所歸則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所以死之雖以身殉奚益焉惜哉

孟縣貞女不知其姓氏故援明史招遠孝女之例以縣名冠之自幼許嫁某氏子未嫁而某氏子卒貞女年甫十四請於父母欲往父母不許固請不已其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女而不成其志力勸其父母許之遂如夫氏舅姑皆不欲其舅猶以婉言遺之姑則出惡聲焉貞女痛哭不肯反其夫之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女而不成其志力勸其舅姑留之姑遇貞女虐飢寒不之恤而役之如婢妾冬日手足皸瘃而操作不倦無怨言姑以其勤慎稍憐愛之然役之如故有夫弟纒八九歲女視之猶弟也未幾舅姑相繼死女主家政喪祭皆以禮及服闋夫弟年十六矣女即為之娶婦婦至亦頗婉

我年幼無所知仍當歸姻女曰未亡人數載以來心力

記本 七

交瘁此後餘生無幾爾夫婦不肖代我勞乎自是女稍稍謝去家事日事縫紉一衣一襦皆新作之然悉以布無寸錦尺帛焉既畢乃歸其母家先是女用一歸甯未嘗必反母留之宿辭以舅姑及舅姑死辭以家事又其歸也惟居母所雖兄弟之闕不履也至是乃徧詣其伯叔兄弟留連數日而還其叔父使人遺以紅紬一端傳語曰叔氏問姑娘使得否女大喜受之亦傳語曰敬謝叔父使得使得俗語以可用為使得亦莫之異也還至夫氏與小郎夫婦言家事甚悉其夜著所製衣襦以叔父所遺紅紬自縊甫就縊即見其舅姑至又偕一少年

至曰此爾夫也已而又有長老數輩至室中無慮數十人俄而中霪井竈之神悉至社公亦至皆力阻之碎然一聲懸絕於梁女墜於地小郎夫婦聞聲趨至破扉而入見狀大驚急扶女起則曰爾夫夫婦厥角痛哭請毋死女慰之曰我不死矣乃其所見曰神鬼皆阻我我豈得死哉因解衣就寢寤且異然次日女大治酒食祭其先并中霪井竈一一祭之人問故曰謝其祐也其夕竟縊而死疑曰以必死之夜祭告鬼神故鬼神亦不復阻之矣年二十有二其叔父遺以紅紬大有主炎午生祭文山之意使與死同音使得者死得也於是一縣轟然

記本 七

歎其貞烈孟縣令實親臨其喪云

江夏朱雲舫敏中元配早死有一子四女繼室以龍氏龍氏女在室時夢有婦人至其前呼之爲妹意若甚慙龍固不識也私計此人何以妹我婦人已若覺之笑曰妹不知歟吾儕姊妹也今有事相託請從我一言乃與偕往房櫳曲折且經由爨室始至一處有嬰兒臥牀上婦撫之而謂女曰此妹之子也宜善視之覺而異焉不以告人夢之次日而朱氏之媒至竟歸於朱成禮踰月始履行其屋由爨室至最後一屋宛如夢所歷入之則前妻所生子及乳媪在焉蓋以正屋方娶新婦故移此

記本

李

耳女憬然悟夢中所見必前妻也命移兒至已所臥室無愛之無異所生後女竟無出前妻子亦善事之

余外姊適周氏者之長女歸嘉興張少渠大令爲繼室張初娶丁氏生一子一女周既歸張數月忽夢見一婦人衣紫色衫向已肅拜曰諸事奉託問夫人何人曰我丁氏也周頓悟爲張之前妻驚而醒覺帳外如有人舉視之則其人猶立牀前果衣紫色衫了了在目周懼而呼遂不見蓋亦以所生子女爲託也所異者其所著紫色衫固尚在篋中周亦嘗著之人死而有鬼宜也衣服猶在豈亦有鬼意者凡物有形質必有精氣鬼固得攝

其精氣以去邪抑或幻作是形以取信於人邪

奈家有傭媪何氏天津人言其鄉間一巨家將築室集人夫治地何媪夫兄之子與焉掘得一銀盆其大如槃爭欲得之遂致誼聞於主人主人曰此我地也地上地下皆我之物汝曹何與焉眾乃不敢爭主人攜歸權之重五十兩命匠鎔之而分與治地者人得二兩有奇何媪夫兄之子亦受所分而歸俄而大病醫療月餘雖幸不死而所分之銀盡矣何媪每舉此事以戒其儕輩曰分外之財得之無益勿妄求也

記本

西

十九時大病已死矣眾人欲爲具含斂而其子坐牀頭手持其帳不使人得近之有言已死者輒大怒眾人始以孝子哀痛不忍奪之繼以死且竟夕而絞給衾冒一事未具懼不成禮力勸其子卒不可奪遷延至於旦而死者竟蘇既蘇命亟焚紙錢以犒與丁眾共駭異環而問故曰舅姑送吾回也時其舅姑死久矣問其詳乃曰吾頃如夢中至一處舅姑皆在馬棟宇高峻僮奴甚眾舅姑見吾至皆詫曰汝安得遠來此宜速歸吾曰新婦既來此當奉侍舅姑尚何歸乎舅姑皆不許舅言猶和婉姑色甚厲并操杖逐之曰不去且杖爾舅曰且勿且

勿與姑不知作何語姑乃入房攬藥一丸出命吾吞之
日今可去矣吾徘徊未知所從出問舅呼陳榮陳榮者
故樊氏奴也及至與生前無異舅命陳榮以轎送吾歸
吾從陳榮出果有轎乘之而行甫望見家門而昇者遽
釋肩放簾嘆呼吾出日至矣至矣吾自門外行至此甚
疲憊今昇者當尚在門外故宜以紙錢擲之也聞其口
中尚有藥香數日後其病竟愈眾人因問其子何所見
而知爾母不死其子亦不能言也眾曰大病不死其壽
殆未可量然至明年又病未幾竟死死而其子亦不復
力持之矣乃知在歲實鬼神使之也然死而復生一

記本

表

年而復死亦似無謂大兒婦曰吾伯母青年守節五十
歲時親友皆止壽且為詩文表揚之鬼神殆欲以此稍
酬其苦節歟又言其死時亦頗有異是日天適微雨侍
疾者偶言及之其伯母曰吾宮中不雨也問何謂宮中
曰吾亦不知何宮但覺屋甚高大與常制異且左右侍
者皆宮妝疑非民間闖闖也眾以為將死妄語耳乃數
年後其母病且死語人曰姑娘至矣所從宮妝女子甚
眾其云姑娘即謂伯母也初其伯母甚孝頻以食物饋
其母及死家人祕不以告歲時仍饋食物其母老耄竟
不知女之已死也乃瀕死見其女果如所云亦可異矣

余舅氏姚平泉先生瓶山集有悼三女叔蘭詩云易遷
宮裏題名在灑淚遙天隔絳霄自注云夢女來言以節
烈故名列仙籍豈節烈婦女當居易遷宮歟按葛洪枕
中書有云童初之府易遷之宮不言為婦女所居然舅
氏博極羣書必嘗有本惜不及一問之也

賣應某氏婦懷孕將產產之前一日其夫適自外至以
洋錢四十授婦婦隨手置之枕邊已而婦生男其夫太
喜次日語婦曰吾夫婦年逾四十今始得子宜大治湯
餅昨日之洋錢何在可仍付我為兒作三朝婦探枕邊
則無有矣大驚徧索不得計室中無他人惟產兒時有

記本

表

敗生媪坐牀頭必其所廢也召媪問之媪力辯且曰我
誠竊歟我當為雷擊死我不爾竊爾誣我竊則爾所生
子不出三日死願明神鑒之某夫婦以媪言切至亦不
之疑三日洗兒仍招媪與其事及媪去兒啼不止至暮
竟死夫謂婦曰果誣媪矣婦大悔恨抱死兒而哭俄而
晦冥雷雨驟至辟歷一聲懷中兒活而媪死於門外洋
錢在手其為媪所廢審矣然尚未知兒死由媪及為兒
易稜稜則一鍼存焉兒臍尚有潰血乃悟媪洗兒時納
鍼臍中徐徐入之殺兒以應其誓也媪狡且很如是宜
其為雷所誅哉觀此等事不可謂天道遠也

嘉興朱氏婦錢唐許氏女也婦頗賢淑家人皆憐愛之成婚未久卽大病有鬼附之一男一女乃兄妹也言婦前世爲其兄之妻有憾於其妹謹以不貞兄信之訴其妹妹無以自明縊而死已而兄知其誣也悔之亦縊而死故兄妹同來索命也朱氏盛設酒食以享之爲焚紙錢爲作佛事鬼竟不可或責鬼曰此婦前生不賢今生則固甚賢也汝曹不索其前生之命而索其今生之命何歟鬼曰吾訴之神明展轉申請俟神明見許始來索命故遲至今生也曰然則何不索之於在室之時鬼曰彼在室時不得於其嫂大受磨折此亦神明所以示罰

記六

本

故我不遽死之也今來汝家乃大安樂我不能再遲矣於是婦極委頓病至月餘無復人狀有一媪者其乳母也憐之每夜必伴婦宿鬼輒批其頰頰腫痛且潰爛乃不敢與同處如是久之婦竟死余家有傭婦舊傭於朱氏實親聞鬼語云

唐西勞氏女許嫁而其夫死遂守貞不嫁長齋奉佛足不及闕外親黨咸歎美之至三十餘歲忽有鬼附其身自言生前爲某氏婦勞女乃其夫兄之子也吾寡居病鼓脹乃誣我爲私孕昌言於族人迫吾嫁吾見偏奪維經而死今來索命耳又謂女曰汝十餘歲時曾病鼓脹

憶之子此吾所爲也吾寡婦病鼓脹則爲私孕汝室女亦私孕乎汝若嫁人吾必使汝以產難死今汝既不嫁吾仍使汝以鼓脹死後果如其言或謂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況在來世乃佛言眾生造業有現報有生報有後報生報者今身造業後身受之也後報者第二第三生受之也然則苟種業根必有業報雖於無量世中流轉生死而業結牽纏終不相舍噫亦甚可畏矣又按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以來常屠七生以前曾施辟支一食故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以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以

記六

本

是言之此女前世之惡既有惡報今生之善仍當有善報但人不得見耳

咸甯人呂某有兩兄極友愛俱前死呂忽夢至一處見堂上列長几二兩兄皆就几上治事簿書堆積似甚茫遽者有一神赤髮頰頰手執筆跳舞於前若俗所畫魁星之像正旁皇閒兩兄已見之曰汝何得來此家中止汝一人矣何得來此乃起至神前若有所訴神始不允兩兄力言之乃首肯兩兄遽麾之出曰汝增壽一紀矣遂寤果踰十二年而卒異哉使非兩兄力言此夢遂不醒歟彼執筆而舞者何神也呂君與樊氏有舊余大兒

婦樊爲余言之余戲曰此必南斗之神也魁爲北斗第一星此神似魁星而赤髮頰頰南方之色也則爲南斗神無疑南斗注生宜曰君之益算也

門下士司馬晴江言其伯曾祖友亭公諱驥江甯諸生少任俠有膂力曾館於揚州一鹽商家商有聽事頗宏廠而終歲局其戶言有鬼物不可啟公曰試闢之商不可強而後從之公令以大盆實米畫八卦於上是夜公身坐米上手執周易一卷案頭燃巨燭置匕首一夜將半其左楹有聲如裂帛審視之有人長寸許蠕蠕然動搖於楹下寢搖復長俄長至丈許紅袍烏帽行近案側

記六

九

燭光驟暗公以匕首指之輒稍卻已而復前指以匕首卻如初前卻者三乃退至楹下仍縮小至寸許而滅公以匕首插地識其處還坐米上讀周易終夜不復有見矣翌日命人就所識處掘之得朱棺一有題字不可辨商欲焚之公不可令竟地遷葬爲文祭之其宅以安司馬秀谷鍾乃晴江之伯父也弱冠卽以畫名山水人物花鳥魚蟲下筆輒有生趣道光中頗見重於公卿間嘗畫麻姑一幅其母韓友人愛之遂懸之室中室僮人卽懸於臥榻旁下置溺器亦弗留意也俄而韓病鼻衄血出如注三晝夜不止勢甚危其戚許雲章言北山有

孫明秀者精奇門之術乃卽使許詣孫占問吉凶孫布式已曰病雖危無傷也病者牀前有神像一幀宜送禪院供奉則病自愈矣許歸以告僉謂闔閭中無他神像惟此麻姑懸之已久初無他異且移奉禪院亦非所宜許曰何不火之乃如其說付之火火燄中有青氣一道直衝霄漢逾時始散其明日韓病良已

金陵永福庵一老僧曰長齡其俗家在鼓樓北之老菜市自幼好勇鬪狠與里中無賴子游父母弗能禁曾爲聘某氏女爲妻堅不欲娶父母強之始成婚合卺之夕踰牆逃去竟不復歸無何以酬酒醉人亡命於外遂削

記六

七

髮爲僧後事解潛歸故里住永福庵家人不知也其婦自夫之出亡恆鬱鬱遂成疾久之且死乃語翁姑曰婦病人膏肓無復生理願延僧作佛事資冥福雖死不恨翁姑憐而許之卽爲延永福庵之僧僧至始知卽其子也令還俗不可使與婦見婦取指上瓠環擲以與僧曰此汝家聘物仍還汝妾與汝無夫妻情然死守空帷自謂無負於汝妾死後當爲誦大悲懺四十九日又謂翁姑曰請以婦柩停永福庵中不從所請死必爲祟越日竟死舅姑懼其爲祟如所請停柩於庵之西廂閱數月而僧病羸瘦日甚庵中舊傭一人司香火俗呼之曰道

人一夜將半風雨淒淒道人問西廂門忽啟潛窺之見一少婦循廊下入僧所居室道人疑僧所匿也急奔捉之婦忽不見乃知其非人驚而仆地逾時始蘇遂以告僧且詰其故僧亦不諱言吾婦每夜輒出與吾合吾病固以此也道人曰是不難乃用石工之墨繩於板上縱橫彈之每一彈板內輒有聲如裂遂不復出僧疾尋愈及粵寇之亂金陵不守僧去游淮揚閉亂定復返而庵已毀乃住鼓樓之善司廟同治三年尚有人見之年八十矣

宋工石工所用之繩墨古謂之繩墨記云繩墨誠既不

記六

三

或以曲直是也然繩墨規矩皆不足辟邪惟木工石工之墨繩則鬼魅畏之其故何也邪不勝正也管子宙合篇曰繩扶掖以爲正東晉古文尚書曰木從繩則正淮南子時則篇曰繩者所以繩萬物也高誘注曰繩正也鬼魅之畏墨繩畏其正耳慈谿西門外曾有僵尸夜出爲人害一夕有木匠數人登城隱女牆窺之果見棺中有僵屍飛出其行如風匠人伺其去遠乃至其處以墨綫彈棺四周復登城觀其反俄而僵屍還見墨綫痕不敢入徘徊四顧如有所尋覓者然俄見城上有人踊躍欲上眾匠急以墨綫彈女牆屍遂不能上相持至天

明仆於地乃其焚之

金陵小倉山後有大悲庵亂後屋宇撓頽惟前殿與後樓存有災生者失其名貧且孤館其中日則於殿上投徒夜則宿於樓其徒皆村童輪流爲執爨庵久無僧師徒外無他人也樓左右皆山山中固多荒塚每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恆見白衣人往來松下吳妄意白者金象與有藏金伺之知自一棺中出因託故早散請徒袖斧而往乃斧未及棺而棺中白衣人已出則僵屍也大驚卻走屍從之吳意僵屍不能踰溝走坎科處避之而屍踰坑越谷如履平地吳窘甚奔還庵門未及掩而屍已

記六

三

及吳急走上樓而仆明日請徒咸集而師不出乃入視之將及樓見一白衣人僵立於梯駭而出走告其家於是聞者畢至以長竿縛帶縶之乃倒面如生惟毛髮純長寸許眾以稱錘壓其胸懼其復起也登樓視吳則仆於牀前口吐白沫胸開猶溫以薑湯灌之始蘇詰得其故乃曰君真大幸也意者僵屍報於登涉渴歎半夜甫及梯半而天已明陽氣浸盛故僵立不能動耳吳遂導眾至所出之棺眾皆知之曰此某甲之子也往告之甲乃返其屍於棺聚薪蒸而燔之逾數月吳亦物故或問甲爾子何乃衣白甲曰吾夫婦年逾六十止此一子此

于死族中又無可嗣念身後竟無成服者故預以白衣斂之也

鄭和軒江甯人習中韓家言有妾某氏頗有姿首鄭甚愛之就館睢甯縣攜妾俱往署西齋固多狐妾偶言及之其夜夢一少婦美而豔微有愠色謂楊前責其言語不謹觸犯忌諱口不薄懲之奚以禁其後以手拂其面微哂而去妾驚寤亦無所苦明日窺鏡則左額上有爪痕五青黑色百計治之不能去心殊怏怏會居停主人解任去鄭亦他就越五年又受睢甯令之聘仍攜妾往居市月復夢前所見少婦視之而笑妾求去其痕婦笑

記六

重

曰諾及旦爪痕如故也妾陰念既已許我必不我給乃置淨水一盃於西齋焚香拜禱之三日後取水噴面其痕果應手而滅

周某者江南督標騎兵也嘗從一武弁至古北口外宿旅店中其地山深林密地僻人稀每多虎狼日落之後人無敢出者而周不知也晚飯畢出門便旋久而不返店中故畜猛犬數頭日以鐵鎖鎖之及夜放犬主人必徧告諸客勿出戶為犬噬武弁聞之呼周始知其外出主人駭曰此何時尚外出歟得勿為虎所食乎乃悉集其徒秉炬火持器械往尋之甫出門見周俯臥於地虎

踞坐其股眾皆驚欲擊虎則恐傷周虎忽起立以舌舐其項眾始擊之虎一躍而去眾昇周入店血淋漓僅一息存以藥敷之幸不死而自此項後骨外露體如蝦蟹然皮肉不存毛髮不生矣

徐州睢甯縣北門有元武廟相傳建自明時廟久圯僅存一殿亦無僧也道光丁未夏有鄉閉甲乙二老負薪入市既售同歸至北門小憩風於城下就地酣眠逾時甲醒失乙所在而擔纏皆存疑其如廁久之不至遂往尋之至廟中見殿前有血跡仰視則乙在空中其腹黏牆屋椽初無所維繫而不墜落大驚奔聞於官官至飭

記六

重

役下其屍眾議以梯升而屍忽墮驗之則胸已洞矣知其上必潛伏怪物發視其竿無所見官無如何姑命甲還告其家時日方午也俄濃雲四合雷聲殷然須臾大雨驟至忽發一迅雷殿上棟折椽崩有黑物從電光中飛去雨即止未幾有自城外來者言距城七里震死一編蝠大如牛乃知殺乙者即此物也

咸豐癸丑歲粵寇陷金陵有鄧某者江甯將軍印房吏也自城中逃出而其子陷賊中受偽職鄧不知也其後大軍圍城賊勢窮蹙有自賊中出者以告鄧鄧乃寄書於其子速之出子得書將歷年所得金銀分裝四罇埋

舊所居屋中覆以巨輒暗立標記遂亡歸其父未逾月
城復鄧恐子所埋金爲他人得急與其子入城至家見
屋宇如故埋金處標記猶存大喜及夜發之則掘固在
益喜啟其輒則空矣駭甚俄聞一塚中有聲視之惟鱗
魚一尾長二尺許圓徑寸游行其內鄧疑爲金所化出
而死之血淋漓無異甬魚縣之簷下冀其復化爲金翌
日腐矣

金陵南門外有寶村居民百餘家皆寶姓也其地山水
環抱林樹茂密望之鬱鬱蔥蔥若有佳氣相傳康熙時
有寶姓者精堪輿術爲人擇地罔弗吉其二子屢請於

記六

妻

叟曰大人爲人擇吉壤多矣盍自卜一區爲百年後藏
眞之室乎叟曰吾已得之矣請所在笑而不言及叟且
死二子復請叟欲言又止再三叩之乃曰地卽在吾所
居屋中第恐汝曹不能用吾命耳子曰大人命何敢違
叟乃示以穴所在且命之曰吾死後勿用衣衾棺槨穴
地八尺裸吾屍倒植其中首下足上面東向以土覆之
汝曹扁門四十九日過此乃可出若不能用吾命勿用
此地也叟死二子相與謀曰先人命雖如是然裸而倒
植於人子之心安乎乃稍變通之以帛纏屍正立之於
穴中其他悉如父命將及四十九日叟之妻弟自徐州

來視叟詰其門則門不開叩門大呼二子自內以父遺
命告其妻弟大怒曰父死不吾告爾罪一也葬不以禮
爾罪二也且天下豈有葬父如是者爾曹得無有異謀
乎不速啟吾且聞於官二子不得已啟門延其舅入是
夜有氣五采見於其屋上明日大雷雨碎撼破其所葬
之穴二子奔視則叟之屍已化爲龍矣頭角悉備惟兩
目尚閉偏身若蛛網纏之者蓋爲帛所縛也俄迅雷下
擊叟屍糜爛二子尋亦死無後此叟妄冀非分致身後
爲雷所擊其術雖精適以自害矣

記六

妻

相傳有怪物踞之其前任皆僦民屋而居某窮甚無儼
屋之資不得已攜一僕居署中其夜不敢寢素善飲酒
姑取酒痛飲腰開懸利刃以自衛至夜半忽有一巨人
排闥入勢甚猛視之體如霜雪某卽拔利刃力斫之鏗
然有物墜地其人返奔某大呼追之僕自旁屋聞聲亦
出某瞻益壯共追至一處而滅以物識之復還入室視
所墜何物則血淋漓一臂也乃坐以待旦亦無他異及
明視此臂乃銀也大異之至夜所識處掘而視之中埋
一銀人但少一臂以所斷臂配之適合荷以歸權之重
數千兩

羅大林者上海東鄉羅店鎮人身長而色黑智力過人
性疏無所畏自幼以負販為業欲娶婦苦無資謀於
其僑輩時有巨宅一區多怪異入之者輒死有好事者
與之約曰汝能宿此一月當饋錢十萬為作婚費羅
之而慮其爽約眾乃書券付之宅主人王姓者聞之喜
曰汝果能驅除怪物吾有市上屋三間俾汝納婦弗責
值亦書券付之其夕羅攜蒜為泥和燒酒中飲微醉持
巨燭數枝啟鑰而入眾慮其潛出匿他處外疑其戶羅
既入衰草蔽徑叢篠當門室中塵積寸許惟最後一室
潔無纖塵其西偏有牀牀有帳有衾褥悉先時處此者

記六

記

所遺也羅即坐帳中以視其異至二更後忽聞大聲發
於戶外一黑人闖然入盤旋室內其面目不甚可辨
備近牀前羅突從帳中躍出抱持之黑人不得脫兩手
為所抱又不得舉因對羅吹氣其冷如冰羅傷首避之
久而頸痛若被刀削者乃強轉其首亦向鬼吹氣鬼亦
側首避之已而鬼又吹氣羅又避之相持極久間難
鬼頓縮小彌縮爛小不復能吹氣矣而其體轉益堅硬
羅終挾持不敢釋時其僑輩皆在近處守候天明咸集
入覩羅則所抱者棺木一段放手倒地杵灘有聲狀如
焚之臭不可近眾壯其膽予之錢屋如所著券此宅之

怪遂絕而羅之頸從此偏側不能正矣其鄉人呼之為
捉鬼羅大

于某海鹽人居西鄉之沈蕩其妻過婢虐有婢頗慧年
十六矣頻捶楚之一日晨起見庭有狗矢怒婢不掃除
擗而追之食婢無如何俯而少嘗焉哭而至河干條其
口忽見一船泊岸有美婦出簪珥袿裳俱極華麗兩婢
掖之由步而登顧婢問曰汝是于家女奴歎可傳語主
母客至矣急焚除後樓為我臥室婢以為信奔回白主
甫入門而仆不省人事其主母使人扶入以薑湯灌之
良久乃蘇問其故以所見告于後有樓三楹儲什物不

記本

記

任人問婢言乃入探之未至沙石撲面不能進乃知為
狐即使此婢往婢入無他遂登樓見所儲什物已併疊
在旁屋其中為便坐左為臥室羅屏繡幕陳設一新美
婦指揮二婢布地衣懸畫幀婢懼欲走婦使坐且語之
曰聞爾主虐遇汝甚不平今後復爾必小懲之自此
以後于姑於此婢稍加詞斥輒有人批其頰于婦懼始
善遇諸婢矣月餘婦謂婢曰為語主人假我洋錢五千
吾有所用之然仍不出汝門無慮假而不歸也婢以告
于于正思一見乃使婢告曰錢非所吝但須面付耳婦
笑曰諾于取洋錢如數至後屋無所見欲登樓將及梯

忽眼前見一臂著淺絳色衫紅袖高博皓腕呈露帶金玉條脫鐸琮作響手掌紅潤五指纖削如蔥指爪長寸許于對之心蕩忽問嬌語曰收到矣速去臂遂不見而于手中物亦與俱去矣于之女卽於此時見靚妝一少婦著淺絳色衫年約二十許向之微笑忽失所在婦見形於其父女異地而同時可異也于有弟婦孀居三年矣于待之薄其夜忽於枕畔得洋錢如于所失數乃知其挹彼注此也于亦感悟遂善視之婦居于宅半年忽謂婢曰今將往蘇州去矣遂絕此光緒四年八月事海鹽吳鴻吉邑諸生也館于同邑徐氏徐宅頗廣粵寇

記六

弄

之亂曾爲僞王府賊平後白骨纍纍滿空舍中雖遷葬他所猶見怪異吳館其中一二年日形疴瘠成好怪之問其故輒言無他久之浸改常度日喃喃作呢語于是告之其家人至已不復省識昇之還將召醫治之吳忽告其父曰此無病不須醫也察其音則北人而又女子也父因問曰汝何方鬼魅來此作祟吳仍作女語曰兒生本宦族幼通文翰遭難鬱鬱而死夜臺悽寂與爾子有緣故來相就行日謀百年永好非爲祟也于是知其有所憑百計驅遣不能去家人憤而詈則對詈毆則對毆若與好語則清言娓娓機慧絕倫且喜度曲靡曼

之音聽者蕩魄家人因許以作鬼妻爲之設位因自述爲王姓小字媚儂且言其生年月日甚備然病竟不減一日告家人曰明日吉辰良常與郎君俱歸矣是日吳竟死聞吳頗謹愿好讀書乃爲淫鬼所殺豈其有夙孽歟

記六

弄

右台仙館筆記卷七

曲園居士

樊君希楛字尊樓湖北咸甯人余長子婦之三兄也官貴州貴定縣時大病死而復蘇自言死時初無所苦但覺由內署出至大堂上徘徊久之沒階而下將出儀門有一叟自外趨進力挽之使入曰公去則百萬生靈誰屬乎送入內署遂蘇如一夢耳尊樓有文武材幹官黔中十餘年積功至監司其初至貴定也賊環攻之尊樓棲止雉堞間與士卒同甘苦故兵民悉為之用與賊大小百戰身受十數創其後貴定之民皆愛戴之每以公

記七

事至省城輒有數百人從之尊樓止之城外而從入城者猶數十人也至則噪於大府之門曰無奪我好官故令貴定最久雖已擢郡守而其在縣也仍以縣令冠服視事不敢言已遷官也貴定在省城東北九十里當是時大府亦倚以為重云尊樓憤憤有大志善用兵自言異時天子或有事四夷雖死不敢辭余甚壯之乃年未四十而歿惜哉余本擬為作傳記存集中因循未果姑撮大凡存之筆記古來忠臣義士恆藉稗官小說以傳不必碑版文章然後照耀四裔也

余炳文字即齋亦咸甯人於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為

妻昆弟之子故恆在樊氏司錢弊之出入誠實不苟兼善丹青余長子婦相知寫生其所教也晚年家居初無病一夕忽夢玉農召之去仍屬以家事時玉農卒久矣覺而語人曰吾其將死歟未幾竟無疾而逝其諸子皆前卒止存一孫闖政支離無醜不備或疑余君長者不應如此大兒婦言其所居之屋雖天日晴和亦覺陰晦其家之索職此故歟然其中子名守鐘字韻笙為貴州龍里縣知縣頗有政聲賊環攻之固守年餘賊不能破會當去官賊驟至城遂陷民擁之出走已行數十里可脫矣擁持之者稍懈竟乘間奔回城遇賊於途賊亦識

記七

之曰此好官也相戒勿殺乃奪賊刀殺賊數人賊仍不殺之終赴水死斯人也固循吏及忠義傳中所當兩收者矣朗齋曾送大兒婦自湖北至蘇州止余春在堂旬日會余在杭州及還不再宿而朗齋去大兒婦言朗齋此來欲求余為其子作傳因恩遽故未能達也余悲其意牽連書之於此雖齊語志怪之書不足云野史聊以副朗齋未言之意而已矣

孫某歸安諸生病且死恍惚間見有冥隸持牌至牌上大書提歸安學生員孫某孫曰可不到乎隸曰陰司公事與陽世異不能倖免也許以重賄亦不可促之行至

一大官府引孫入跪案前神問汝是孫某乎曰然孫因叩頭詭稱有母年七十餘願增壽一紀養老母神怒曰汝生平無善行但知放債取重利不減算幸矣望增壽乎取案頭一冊以硃筆點之投筆碎然愕而覺與家人言之其夜遂死孫母實前死神不以此斥其妄求蓋未檢刑雖神亦不知也孫有桑田數十畝蠶時以葉貸於人及新絲出乃收葉錢必數倍於市價神所云重利其卽此歟

蘇州察院街市屠稠密有貝松泉筆店筆頗佳光緒戊寅歲其店中頗有火患率莫知其所自來一柱在復壁

記七

三

中俄火發於柱延及於梁一飯籬懸空際忽四旁烈焰上騰急解繫撲滅之籬不焦灼有學藝者晨起卷臥具束之已而燔從中出發視則被中某著燼焉店中至不敢舉火而火仍不熄一月或四五發鄰人驚擾或曰是殆狐魅所爲乃卽室中設位以祀之爲患如故有士人語之曰妖不勝德于宜力行善事庶足以禳之設位以祀適助其饑無益也主人從其言自矢於神力行善事撤所設位而火患良已

盛翁紹興之柯橋人幼傭於唐僕宋氏宋有女適姚氏後宋氏中落不能畜僮僕盛遂從宋女歸姚姚聚族而

屠人極厭每夜至三四更尙有出入者故大門常不閉慮宵小乘隙入乃使盛坐守之盛居姚氏數十年勤於其事小有所積蓄以宋氏故主貧恒賜之後以老病歸家其子尙留屠樓翁病篤語家人曰吾今日當死矣然吾子未至吾且待之遲二日其子至翁乃死盛雖小人頗有行誼宜其生死之際來去自如也

關胡亦名彈塗海濱小魚也形如鯢長二三寸潮退跳擲泥塗無慮數千萬頭定海六橫縣人恆捕食之然人行泥中輒陷必乘泥鰻乃可捕關胡泥鰻者以板爲之入坐其中一脚在外以腳推之一推行可數丈其捕關

記七

四

胡之法先以竹筒千百遍捕泥中乃乘泥鰻東西馳逐關胡遇孔必躍入則盡入竹筒矣當粵賊之寇定海也先至六橫六橫之地分爲八甲有上四甲下四甲之名下四甲已降賊矣上四甲有王大綏者字博泉籍諸生一鄉中推重之家有一馬頗良或以語賊賊欲得之一日下四甲人引賊四人至索馬王不與賊怒拔刀脅之鄉人咸集賊止四人力不敵鐵焉次日賊大至王指麾鄉人禦之賊舍舟而登悉陷於淖一足起一足又陷王望見之令鄉人皆乘泥鰻往其行如飛賊無不束手待斃斃賊無算由是鄉人膽益壯賊屢攻之輒敗於泥鰻

竟不能得六橫後攻定海亦屢失利由先挫於六橫也夫泥鰻一漁具耳其形製始如蘇文忠所謂秧馬者當是時賊勢甚盛浙東西郡縣皆陷而區區海濱之民以泥鰻勝之不龜手之藥小用之則以泝泝洗而大用之則以破越豈不信夫

馮夢香孝廉之弟則誠於同治壬申年讀書慈谿縣城中一日忽傳江西張真人府有使者至城隍廟乃往觀之果見一使者背負黃袱中有文書取出於神前焚之以真人府封條封廟門三日於是一縣誼傳不知何事數日後縣中一吏言之曰此為遼東某縣事也遼東某

記七

五

縣有夫婦偕行於路者婦急欲溺不得已溺於路側其夜夫婦皆臥矣有扣戶者夫啟視之久而不返婦亦起出視其夫則腰斷矣人疑婦實殺之聞於官婦極口稱冤官細詰是日曾至何處曾作何事婦悉以告因至所溺處掘地數丈得一棺啟視之面如生官疑焉問真人府真人府覆言此鬼為元朝浙江慈谿縣人以行賈至遼東而死其鬼強悍婦溺適當其棺觸鬼之怒是夜殺其夫者果此鬼也鬼本慈谿人官移文慈谿城隍治之故使人齋二文至慈谿一焚城隍廟限三日斷此獄故封廟門三日一投慈谿縣故縣吏得知其詳余謂此

事妄也憶袁隨園老人新齊諧中有一事與此相類州縣治地方事萬無因事涉鬼神牒問真人府之理此必道流緣飾舊事以聳動愚民之視聽耳余在吳下每見有人託言真人府法官施送符籙歛錢財此使者亦必其流亞也所齋二文一焚城隍廟所謂限三日斷獄者誰實見之一投慈谿縣縣令亦不過姑妄聽之而已所謂遼東某縣者相距絕遠又誰肯越境而問之乎是所投二文皆可任意為之無能發其覆者觀其事之不在浙東西且不在與浙鄰近諸省而曰在遼東其用意亦巧矣慈谿之人見其儼然有公牘投縣署必深信不

記七

六

疑彼乃得肆行其術余書雖志怪然於此等事固不信之也定海大謝縣有甲乙丙三人兄弟也甲乙皆以撈海蜃為業門人馮夢香曰海蜃二字見閩中海錯疏今俗稱皆沿之文選海賦注引南越志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博物志異魚篇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名曰蜃魚余謂古字作蜃作蚌在古音並魚虞部中字今作蜃則支微部中字亦丙尚幼好狎弄二兄厭苦之一日將入海秘不使知而丙已知之先至舟中伏隱處及行至半途乙語甲曰今日弟不來差安靜矣丙笑出曰我在此相與大笑旋至一處泊舟甲將登岸甫出舟復跌入舟中乙繼出亦然丙不解其故試出視之則一巨蛇

相若木桶其色純黑蟠臥沙灘上聞人聲若驚覺者仰
首向天張口噓氣其口分兩岐若翦刀然口中鮮紅如
血俄見蛇身徐引而直蜿蜒自去行風聲從之其行甚
速頃刻遂杳始知兩兄驚仆以此也遂呼曰蛇去矣甲
乙乃蘇亟振舵而還不復操此業或曰丙不去則甲之
死生未可知丙之去殆有似之者乎

有汪某者習巾幗家言其人固長者也夜為其官治冥
中事三人共之皆服 本朝衣冠其中坐者帽頂以珊瑚
珞珞則坐其左一夕有女鬼披髮號哭持狀呈於中坐
者中坐者命持至汪前汪閱之所訟即汪也先是汪在

記七

某縣幕有女子為人調戲而自盡者調戲之人例得死
罪汪改易其爰書中一字而罪人減一等免死故女鬼
訟之汪以其事涉己仍使呈中坐者中坐者與鬼語良
久鬼大笑而去汪不知為何謂也及明日某縣以重修
縣志請汪秉筆汪乃悟鬼笑之故因為此女立傳備言
其本末載入縣志

丹徒張氏望族也相傳其先世有某甫者至金陵應鄉
試所寓屋和價甚廉而室中塵積寸許同寓之友疑其
不吉去之張以其價廉留焉宿於樓下至夜半聞樓梯
有步履聲伺之見有一人衣服藍縷顏色慘淡一捉

一執扇由梯而下至中庭而立張懼甚欲呼其僮僕忽
又有一人頭戴白布高帽手持綠油繖語二人曰新科
解元在此爾等速去言已三人者皆不見明日詢之鄰
人知此樓故有縊死鬼時出為祟也張居此竟無恙是
科果以第一人中式次年成進士以知縣終

鎮江柳某攜其二弟二子至金陵應歲試以試院左右
屋價甚昂乃於僻地租屋數椽而居之屋在深巷中每
夜時聞鬼聲颯然頗厭苦之謀逐鬼柳某曰吾能誦
頌口經以召諸鬼俟諸鬼畢集二子立巷口阻其出路
吾弟在內持帚向空奮擊必可痛懲之庶此後鬼不敢

記七

至也取曰諸是夕陳設如儀柳商坐誦呪以召鬼二子
分守前後巷口弟持帚奮擊柳又鳴鐘以助之鬼聲至
巷口輒回如是久之其長子呼其叔曰叔儂矣且來守
此巷口我代叔擊鬼叔往立未定忽仆於地清為人推
倒者蓋鬼已奔去矣後二子皆成進士其叔以明經授
或曰鬼殆以其可輕而侮之歟余曰不然鬼之畏人畏
其鎮定耳一移足則氣不固矣敵之至也攻其理病之
來也乘其虛皆此理也余同年丁濂甫紹周自青少時
曾戲學流施放談口祇習召請之文未得過場之訣
鬼聚其室燈光如豆濂甫嘗之不開擁被而眠也聞鬼

啣之聲遂巨始寂竟無他異此則由濂甫根柢深厚故
鬼不得而侮之否則未有不為所困者矣

濂甫又言道光辛丑歲入都會試繞道走徐州投宿旅
店店中人滿主人導至後屋中掃榻布席將就偃息俄
聞有臭氣甚惡周觀四壁無所見以燭照牀下則一屍
存焉兩手兩足以四巨釘釘於牀版濂甫寧不敢聲危
坐達旦束裝而去此必孤客挾重貲為所戕害者使見
之而驚呼必且身罹其害危險之中鎮定如此其膽其
識均足多也

鎮江甘露寺一巨刹也嘉慶間長白策公守是郡不信

記七

九

佛法一日至寺寺僧與之暢談內典并修陳福田利益
公曰佛法深微固難遽喻至如慈雲甘露普拯幽冥則
宜實有徵應明日煩吾師施放微口吾親臨觀覽必有
所見方釋吾疑不然則是師之慧力未足洞徹幽明當
別選高僧主持此寺僧唯唯謀於其徒有小沙彌頗狡
獪謂主僧曰市有丐者二人形容如鬼俟召孤魂時使
之踉蹌庭中自東而西太守遠觀必以為鬼也主僧從
之乃與丐約每人予之錢二百使偽為鬼以欺太守孰
意次日日未暮太守使人封閉三門丐不得入羣僧無
如何晚間姑循照常儀登壇施食果有人影往來庭廡

僧疑三門封閉丐不知以何術而來乃太守則聳然異
之布施優渥頂禮而去次日僧持錢往酬丐則已僵斃
道旁矣始悟昨暮來者丐之鬼也因使人瘞之

鎮江鄒氏在乾嘉間頗稱殷富其第宅寬大四旁小屋
空者居多一日有傭工竊死其中鄒氏不知也會其家
作佛事至夜施放微口繡流正在壇上誦經忽陰風大
起滿堂燈燭暗淡無光羣僧惶駭皆逃入廊屋惟主僧
曰希聖者仍危坐不動口中默念不知是何神呪良久
燈燭復明羣僧亦集佛事畢希聖語主人曰今日事頗
怪異檀越宜各處檢尋有無他故次日尋至空屋始知

記七

十

傭工竊死已數日矣
丹徒有沈某者工舉業而家甚貧無所得食乃為人作
訟牒一夕夢其父痛責之始輟不作其後舉於鄉成進
士以知縣分發河南十餘年後宦成而歸囊中頗豐至
歲除日夜將半矣其妻聞聽事前似有人聚語乃自門
隙窺之見古衣冠者數人列坐堂上一人曰沈某不義
之財宜付之一炬一人曰此似過重絕其嗣可也一人
曰沈某作縣令聽斷尚無枉撓絕嗣亦太過但當散其
財耳其妻悚然而入後其家果日貧
揚州包某臨信扶箕之術懋遷有無悉決之於箕久之

家大富一日箕仙告之曰某日揚州有水災汝宜早爲計勿及於難包疑信參半然念時屆秋初正淮水盛漲之時且箕仙靈異素著當不吾欺乃先期具舟試言有事於鎮江載眷屬俱去是日夫氣陰晦大雨如注甫出瓜步江中風浪大作波濤洶湧幾瀕於危幸而至於京口雨霽風亦稍止次日探問維揚消息則並無水災城中安堵如故數日後仍移家而歸叩問箕仙盤中大書曰是日江中風浪可怕否殆以其屬瀆故戲之也

京口有蔡姓者其妻張氏病中見一鬼來索命書前世冤讐今日既遇必不相捨蔡因具牒訴於城隍神張見

記七

本

有箕隸持票來捉鬼去俄又有隸來拉張俱去張遂昏然若死者二日而蘇語其夫曰不可爲矣我至冥中與鬼對質彼直而我曲神不吾祐也翌日果死

揚州有某翁者以馬莢起家爲諸商領袖家中日富年亦逾六十矣偶乘肩輿過鈔關義渡僧僧船連橋來風帆甚猛頃刻而至渡舟幾爲衝覆同舟之人惶怖號呼翁坐輿中亦甚驚懼有一輿夫在旁見輿中所坐竟非翁也青面赤髮目大如雞卵齒離離出唇外若廟中所塑鬼判者然大驚不敢言俄頃之間乃復其故舟亦不覆此翁以驚懼故神出於舍見此怪狀殆亦魔君轉世

者歟

史蘭奇海濱之硤石鎮人無子有一女名天姑年二十未許嫁同治甲戌歲史患痢疾甚劇請醫束手同里有戴生者善扶箕之術乃使求方於仙仙判用大黃四兩煎疑不可用請易之又判用猪脾一具實以糯米及蓮實大實煮爛食之大姑素慧見仙方如此歎曰吾父病必不起矣其夜戴生在家忽箕筆自搖動若欲書者大驚試扶之則疾書曰此地竟有此大好事邪史女大姑以身代父其孝可嘉惜其父祿已盡不能延也上帝憫之賜其嗣子成名又錄大姑爲泰山侍書羽葆導引從

記七

本

此經過猶未遠也眾方驚駭忽聞香氣醞烈且隱隱有音樂聲戴與史相距里許乃追問史氏史氏對不知大姑已死也急入視之則大姑臥牀上其體已冰推尋死狀蓋服生鴉片煙而死也次日史病小愈越十四日竟死既服闋其所嗣子補博士弟子員所謂賜嗣子成名者信矣則大姑之爲泰山侍書亦必不妄也余雅不信扶箕之術然如此等事雖近無稽而有足勸孝裨官小說何妨妄言而妄聽哉扶箕或謂之扶乩余按夷堅志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據此

則當作扶箕焉是

陳破石十餘里地名陳破石有主翁者人頗長厚一子弱
為陳子試矣為之娶婦甫安而婦死補其氏女未
而女又死其子亦弱狂疾亦久病乃問於箕仙仙
判云此風孽也爾前生陳姓家巨富有德生者寒士也
負爾百金爾窮之急范繼死妻爾夫死子失母亦死其
家遂絕范訟之冥司冥司以為負債必償索非無理但
爾律首在問心范生本有債意而陳操之過急致范生
一家三命同時而死情殊可憫陳本素封此金為數無
多爾不足為得失乃終端必較為富不仁其情又甚

記七

事

爾故判今生以一千兩子償其三命亦使絕後所
以報也惟念今生尚不失為長者倘能力行善事或尙
可挽回主翁乃矢於神願力行善事且誦高王經滿萬
遍復叩問箕仙仙曰冥司善念分范生寬二十年
限俟爾子生子再償范命矣曰而子病果愈

劉雲椒孝廉廷杰直隸通州人道光戊子科舉人甲申
不得志放浪詩酒以卒仁和許信田中丞乃劍苑平史
叔平觀察教康其同年中最契合者也死後附箕仙降
於許氏成詩文數百言酷肖其生前所為中丞愕然曰
君是雲椒歟何以至是曰然廷杰死三日矣以赴狀未

至故君未知也前身本紫府吏今世無大罪惡一詣城
隍司不復拘束因念君故一來耳又一日復附箕言妻
孽號苦諸君存恤之甚善聞叔平有卵翼孤兒之意尤
可感也時叔平方謁遼京師得雲椒凶問念其子尚幼
恣以貧廢學欲挈之至官甫起是念未以告人而鬼神
於數千里外已預知之亦可異矣

杭州艮山門外有地曰橫塘其地有明兵部尚書胡端
毅公祠肇自明季至 國朝二百餘年列入祀典春秋
祭與魁之亂胡氏子姓凋零祠亦毀於兵火余門下
有地與胡氏有連屬復之乃糾合仁和錢唐

記七

事

續續土具呈請於大府時楊石泉中丞為浙撫以亂
後無可稽考咨詢閩浙總督衙門展轉年餘始於同治
十三年二月復建胡端毅公祠由杭州府遣官致祭悉
如故事祭後三日海圯忽夢有古衣冠者向之拱手胡
氏後人於是夕同得此夢者十人而九是公之靈爽猶
未泯也公名世甯字永清宏治六年進士正德中官江
西副使忤宸濠得罪戍遼東宸濠復起至兵部尚書
太子太保明史有傳

仁和魏芸閣士龍余甲辰鄉榜同年也魏為是科解元
其成年已六十矣生平遠於經史而旁通禪學每日晨

起必先誦金剛經一徧寒暑不輟道光庚戌歲年六十有六愚兒誦經端坐而逝右手猶作展卷之狀卒後有傳其為神者其門人蔡小西孝廉淵武為龍游校官一夕夢入公廨中見魏與項梅伯先生並坐於上旁列小兒繁至為之起且曰君來大好此閒案牘甚繁可分勞也其時蔡尚無恙越三日即逝項先生名名達亦仁和人嘉慶丙子科舉人先通奉公同年也

仁和魏條三農部大綱儻居宣武門外歷有年所樂道光二十年忽來一狐仙不見形狀但在空中與人言語自稱姓名曰胡美崙頗解詩與農部倡和甚歡其詩皆

記七

五

舊片紙從空飛下詩句清新書法亦道勁一時傳為美備有術士過其門曰此室有妖氣請為驅除農部不之信術者歎息而去未幾都中大疫農部與三子俱死殆所謂妖孽者歟

杭城孫同伯諸生也元聘施氏未娶而卒光緒五年復聘同里某氏女婚有日矣孫忽得疾施氏之鬼附其體而言刑與孫俱去孫父母苦求之許以其棺以葬且立生耐家廟皆不可俄而孫竟卒此鬼何神悍如此或亦孫之數當盡歟

道光十五年杭城大疫死者甚眾市中棺槨為之一空

武林門外有地名倉某其地有金姓者於前一年除夕開門外有鬼聲俄又聞若有人言此家有節婦及元旦開門則見牆上畫一大紅圈與之然亦謂是兒童輩所為耳及夏間疫盛鄰比諸家無一免者而金姓獨無恙始悟除夕紅圈乃鬼神為之以識別也節婦姓錢氏為金子梅都轉之伯母時守節已三千餘年矣余門下士高海垞乃節婦之外孫為余書之

海垞又言錢唐黃成甫茂才維城博學工詩文年三十餘而卒平生著作零落無存同治十二年仁和魏爾辰

記七

五

獲其詩不得耿耿於心一夕忽夢其詩來次日即於舊帙中得其七律一首且感其言感其言而感其言其夢文士名心至死不泯亦可悲也昔顧愷君遇光時被見古衣冠者數百人來謝當非費語矣

錢唐有貝翁者少有膂力素以意氣自負一日自城外被酒夜歸憩於白蠟橋下瞥見一婦人趨過覺有異尾之行抵一村舍婦忽不見叩門入則其家止婦姑二人是夜適反唇因使視其婦已扁戶雖經吳縣解縣救之得不死感翁高義以夜深止之適賴以其家無男子不可遂攜燈獨行俄寒風自後來林葉皆散感翁知為

鬼不之顧鬼忽作聲若相詈者翁怒返擊之鬼乃退及翁行又詈如初翁益怒窮追不已復至於橋下而鷄聲四起東方白矣

仁和鍾古春明經鳳書生平頗多善行咸豐辛酉歲杭城再陷死之其二子皆陷於賊次子登甫孝廉世培時年甫十二為賊所脅已出城十餘里賊以其年幼力弱棄之於途是夜宿郵亭中若有人推其背曰速行速行登甫驚起而昏黑不辨南北其前隱隱有燈光遂從之行天明至北新關其地有吳姓者知其為明經之子收養於家亂定後於光緒元年中式副榜次年登賢書杭

記七

七

之人感歎善人之有後也
杭有高君者勇於為善其少壯時已不殺生晚年并斷葷血然不奉佛而好言養生能辟穀數日不飢年八十餘無疾而逝有友人客於成都一日忽遇高於途驚曰君高年來此何為時其友適將旋里因約與偕高曰我尚思游峨嵋山君其先歸有扇一握塵尾一柄煩君攜至我家并為傳語兒曹我此來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訪之則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見之日即其死日一扇一塵尾皆殉葬物也此事載高氏家譜予門下士高海垞其族孫也為余言之

同治八年五月蘇城大風民閉所懸衣服山詩云中庭
然那玩則此皆隨風而起飛舞滿天有墮十里外者蘇
俗率以稻稈為薪十餘斤為一束有陸氏積薪於庭亦
被吹去愈上愈高望之若止三四寸者移時不見余門
人王夢薇廷鼎時居龍龍街忽墮一竹筐筐外書某年
某月琴川黃氏置器常熟人家物也距蘇已七十餘里
矣

夢薇又言其家舊住平望鎮柘湖之濱門前多古樹最
古者一槐已二百年矣一日大雷雨槐為迅雷所擊分
而為二雷所劈處有煙燄上騰越日乃止鄰比聚觀並

記七

七

無他異惟於樹根下掘得黃脂斗許大小不等而皆堅
疑如石推而碎之又甚黏膩世稱茯苓琥珀生於松下
猶零生於楓下此或其類歟惜不知何名亦未詳所用
也
壽昌多山故多虎豹有童姓者居於眉林其家畜一母
豬甚大一歲生子十餘內有一頭短頰修尾與凡豕絕
異數日頓長大食倍他豕老弱之屏勿使食欲使自
斃其鄰叟曰此豕淺毛被體粗具文理狀頗彪炳得毋
虎豹之屬歟童老曰若然豕當殺之為醢弗推為蛇奈
何磨刀霍霍親赴豕豕忽突出道之不及入於山中

數月後有一豹徑詣童氏入其舊園若甚馴擾羣豕見之狗然驚走豹徘徊良久乃去嗣後月或數至且與他豹及虎俱來出入村舍遇人不噬然村中人甚厭苦之聚眾驅逐如是數次乃不復來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途遇少年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藍縷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驥今行將分手頗思稍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

記七 九

中饅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臥處蒙被而臥眾呼之曰毋擾清夢眾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饅頭餽耳臥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眾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眾索者皆是也眾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為贈視之自玉山起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為代雇此則各牙郎之票據也李

怪聞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揀囊祛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豪未取且為君代雇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况數百里內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閒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囊中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為術士所算也遂別李而去李持票據示身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盜亦有道斯之謂與

記七 十

門人漢陽鄔梅仙言其家好為扶筭之戲名其壇曰駐雲壇有明五先生者屢降是壇自言乃元時濟州一狐也少年時曾盡某氏女為雷神追擊幾殆其後潛修二百餘年始挂名仙籍又言修仙之道其過莫大於犯淫其功莫重於惜命故二百年來惟以惜命為事雖一草一木有生意者均不忍攀折也叩以休咎多不答喜談詩及古事如云宸濠脅有肉鱗王陽明體頤而黑皆世所不知也或問先生何不以狐為諱曰由狐而仙譬如白屋中出公卿方以為榮何諱之有
臨平有某氏孀婦獨居悲花庵中長齋奉佛有年矣音

一貓亦不食葷血每食飼以白飯一盂上置豆腐一方呼而戒之曰貓爾其省稽而食之貓噉然若有知者先食白飯飯盡乃食豆腐日日如是余外姊適周氏者之女實親見之余長女聞而笑曰此婦所修未知何如此貓必成正果矣

有某氏者崇於狐延道士驅之道士星冠象簡伏而拜表兩童子執劍侍乃道士未起而童子忽失所在俄聞有聲出自甕視之則二童在焉甕固不甚大不知何以能容二童子而二童子又何從入甕也其議破而出之一椎甫擊而童子在甕中呼痛於是道士術窮不得已

記七

至

禱於狐聞空中語曰既爾知罪可避去我出童子乃各避他所而童子出矣甕初不破亦不知其何以出也余前記慈谿小靈峯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峯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為妻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喜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為門戶羞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為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

懷任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兒憤怒至廟中批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神靈峯人聞其事乃塑女像稱曰夫人至今屢歸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為夫人生日紅裙綠髮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塑瘡痍如初

記七

至

是一歲祀神畢徐翁親以筠篁盛之而懸之於梁自設臥榻於側臥而偵之人定後忽有瓦甍聲出自厨下無何一人于于然來頭角軒然若廟中所塑牛頭之狀以頭戴筐而去翁徐起跡之則至厨下而沒乃以物識其處明日集家人掘之不數尺見有階級徐翁疑其中有窖藏之物自入視之階盡忽隱隱有光曲折而進屋宇儼然漆燈熒熒未滅光益從此出也又推廟有朱棺一具巨綆懸之明器之屬羅列左右徐取其銅爵一藏之懷中尚徘徊其間莫有所得忽左室門闕牛頭人自其內出徐駭極而奔牛頭人亦從之及階而止眾援翁出

即以土掩之顧視翁色若死灰汗猶滂沱也探懷中出銅爵古色黝然以捕花無不活且能結實洵非近代物也此必唐宋人古墓但牛頭人不知何怪則官方相氏藏口及幕入曠以戈擊四隅歐方良此牛頭人其諸所謂方良與

張某紹興人攜妻子至杭賃屋而居其妻自是多病張疑其不服水土使醫治之一夕忽作杭音語張曰此老婦之屋汝何得居此張知有異以屋券示之曰我所賃也曰屋雖汝賃然其下我藏有金銀今爾居此或盜我財奈何張聞其語驚之乃曰爾附我妻而言必為泉下

記七

詩

人矣金銀皆人閒所用之物爾無用焉普守奚為不如指以示我得爾財為爾廣作佛事則彼此均有利益不然龜藏地下雖至百年不獲其用甚無謂也曰汝言亦有理但須以汝子為我子我始以所藏付之張欣然呼其子至拜於牀下其妻撫摩者再仍作杭語曰所藏即在牀下如言掘之得一壇緘封甚密發之惟洋錢三枚簪環數事而已以告則曰老婦意而善忘固不在此當在戶限下耳復掘之得二卷一則滿盛清水一則貯鐵釘無數已生鏽矣又以告其妻作杭音嗷嗷不已謂乾沒其所藏金張無如何盡以前所得者易紙錢焚之

據如故乃別賃屋而遷居焉其妻之病始瘳

鄭梅仙言其友金某者死後憑其家女奴而哭告其母曰兒壽不止此特死於庸醫耳陰律凡壽未盡者必置之枉死城中陰風冷霧慘不可言幸為兒多焚紙錢庶可買他鬼白代問或為主者所覺奈何曰每日以洋錢六枚賂主者即無事矣他鬼亦主者所顧募也問冥中亦有洋錢乎曰陽世之物冥中皆有之但多焚紙錢一可致也其母許之女奴乃蘇問之茫然也

記七

詩

既乃謂婢曰為我告爾主明日掃除後屋以待屋中什物好為陳設儻有不備或備而不華美禍且立至婢告其主母於是一家盡知之吳翁以為妄不之信次日午後有肩輿入其門至中庭而止輿丁啟其簾則虛無人也驚曰吾在東門外有少年賃吾輿令舁至爾家今安在歟豈其鬼也因述其人年二十餘衣羅衫手執扇半采廳都聽其語為冠蓋中人非本地鄉音也翁知有異入內探問則婢已失所在翁室中有牀一具金鉤翠幔頗極富麗亦轉瞬失之因覘之後屋則沙石飛擊人不能近有頃婢自內出傳少年之語屬主人與傳婢一人

為之上頭又須備盛饌一席次者兩席又須青蚨四貫以備賞犒不從其言且火爾屋翁懼如言備之而家中衣服器皿其佳者悉被擄去雖什襲深藏亦不得免明日婢又傳言須循俗例餽女三日酒食之外宜有雜戲侑觴一日為十番鼓二日為口伎三日為盲女彈詞亦曲從之有好事者請入視新婦亦不之拒但見婢盛飾坐牀頭房中紙醉金迷五色眩目餘無所見嗣是每日必有所需開數口輒一出出必與與者但聞其語不見其形也吳翁苦之將使人走江西訴於真人府一日少年忽謂婢曰我今日去矣室中物具在汝苟念伉儷情

記七

書

一月之內慎勿移動一月不至則取訣矣言已而去吳翁即時移其物於他所呼婢出嫁之其後竟不復至海甯硤石鎮之南有地曰大軒村其地有吳姓者不農家子也後以水旱荒其田棄而逐什一之利久之家稍裕遂服賈於外恆數月不歸其妻陳氏雖農女而頗有姿鄰里諸少年皆豔之然陳貞潔自守無可乘也有小姑色僅中人而愁眉顰齒作諸媚態惑之者頗眾性狡工讒常於母前短其嫂母信之故陳恆鬱鬱久之成疾每疾發心輒大痛四體如冰終日不爇惟夜臥則痛止而體亦溫和心異之一夕睡醒覺有人並枕臥大駭推

枕而起則昏矣惶怖無措解帶欲白經忽見少女向之歎狂笑而言曰姊何幽葬以儂為男子歟陳問卿人耶鬼也女曰儂非人非鬼實則狐耳已為姊按摩四夕矣再如是三夕病即全愈陳見其修眉秀頰笑鬢燭然甚愛之與俱坐問所自來曰儂亦吳姓小字細細舊住海甯潮神宮今宮圯故一家俱他徙儂與姊有緣來相伴耳自是女不去惟陳得見之小姑聞嫂與人絮語疑有所私告其母母怒執極而往先於窗隙窺之陳獨坐燈下方縫初故衣寂無他人母以女証已也將還問之至其室則見女正與鄰子狎狀甚惡母憤甚奔入奮槌撻

記七

書

之鄰子尙抱持女不釋女號呼母恐聲聞於外忽怒走出女與曹終夕固測其故蓋女雖與鄰子私是夕固獨猶也細細幻形以挫辱之耳然自此百口莫辨矣居月餘細細忽辭陳去曰明日即君至矣明日吳果至陳為述其事吳欲一見陳曰契約一月復來且俟其來謀之及市門陳方獨坐而細細至握手笑語如故陳述其夫求見意不可再三言之乃許於道旁一見撒勿萌他念若惡作劇則與姊從此絕矣陳謹訪之其日吳自外歸忽見道旁大樹杈中坐一女即衣淺碧色衫淡墨色裙羅襪錦屨纖不盈握對吳微笑百媚橫生吳大喜趨

而前將綠樹而上忽飛塵眯自痛不可啟掩面而歸爲
妻自其故陳方咎吳狂妄忽聞空中語曰與姊從此絕
矣聆其音細細也陳拉吳俱跪叩頭謝罪泣而留之曰
緣定不能強也明年二月尙可一見言已寂然是時爲
咸豐己未八月至庚申二月杭城陷鄉間盜賊公行吳
外出未返陳已有孕其鄰村有某甲者素無行且習獵
術博取孕婦胎以爲藥久聞陳美且知其孕白晝將三
人入其室思姦之而墮其胎陳駭欲死忽皆反奔而出
跪而自投又以手自批其頰頰盡腫口流血鄰里聚觀
甲等驚從此不敢犯陳且願保衛吳氏使不受他害眾

記七

考

蘇爲代求始得扶攜而起歸各大病數月後遂斂斂是
夜陳夢細細來曰今日之事我救姊也上帝以我好善
而貞命爲碧霞宮侍書從此真與姊絕矣
咸豐乙卯科浙江鄉試頭場有紹興某生於卷上大書
一絕云繡鞋踏偏幾回尋相會當年未了因記否紅欄
明月夜樓頭偷占一枝春人詢其故搖首不言至初十
日黎明繳卷而出余門人高海圉與同坐一號先一日
相與論文極相契合其三藝皆已脫彙讀之甚佳乃夜
閒忽有此異是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請書言科場
果報事類此者極多此則海圉實親見之

仁和高君桂山與其兄肅蘿讀書西湖之葛林園其鄰
爲梁文莊公祠祠中有棺數十具皆他姓所寄也一夕
聞外有吟哦聲啟視無人閉戶而聲又作乃笑曰如有
吟魂盡來相見久之杳然隔數夕又聞之其聲自西南
來浸至窗外審聽之則嗟歎之聲非吟哦也俄而闐然
一聲其門自啟二人驚顧以爲鬼來然實無所見及臥
夢見一叟曰我粵東錢某老諸生也以謀食來浙死於
此明日斷橋堍下有著青布衣者吾子也吾棺停梁家
祠內東廊下煩兩君指示之二人寤述所夢皆同相與
愕然次日至白隄伺之未至斷橋果有一人來如夢所

記七

考

言迎問之曰爾姓錢乎其人驚問何以知我乃告以夢
其人果訪尋父柩者也導至梁公祠指示所在并厚贈
之使歸
黃桂圃培榮浙之會稽人道光末官湖北武昌府同知
咸豐二年粵寇至鄂城陷桂圃衣冠坐堂皇罵賊求死
賊繫之并其一妾二子挾以入舟桂圃得聞自沈於江
妾與子皆至金陵長子啟勳時年十一二爲鄉人竊負
以出逃至蘇州桂圃有弟金谿刺史需次於蘇因撫育
之其妾爲賊幽於女館久之放出居鄉間以縫紉自給
幼子尙孩提力不能養有鄰村婦乞爲子不得已許之

密以鍼刺夫賜二字於兒左肩泣而昇之天賜者兒乳名也及官軍收復金陵啟勳長矣至金陵訪其母得之迎以歸光緒四年啟勳預海運之役溺死天津金谿痛桂圃之無後也其妾因言天賜事乃致書江甯蔣鶴莊太守物色之得其母子召至署中解兒衣驗其左肩則天字二畫尚存賜字貝旁亦未泯滅乃謂村婦曰此黃氏子也判歸黃氏桂圃為國捐軀固宜有後而其妾之管節則亦足多矣此事杜筱舫方伯為余言之筱舫又言啟勳之溺也失其屍求之數日不得筱舫之弟筱珊太守時為江蘇海運津局總辦命以紙作靈位備書

記七

荒

官職姓名置木盆中旁設羹飯匕箸具焉浮之天津浦口使人駕小舟從之初入水其盆向北逆流及小舟解維盆即順流下行約二里許至寶林庵前木盆忽自就岸則屍已出自水中面貌雖改衣裝死然乃厚款之並請於朝得優卹焉筱舫問弟何處得此法曰咸豐八年七月有直隸廣文忘其姓名奉檄押送南漕制船舟中攜有一子以便旋失足入水欲覓其屍有土人傳此法云鬼神之事誠有不可解者此法屢試屢驗則亦奇矣惟啟勳歿於王事其遺魄自不應葬之魚腹或有神物護持亦未可知也

周鏡樓南匯縣人曾應童子試生一女而卒初無異數年之後其女長矣忽大病病中言其父實保護之故得不死自是目中遂能見鬼而鏡樓即附其女以與人言靈異大著自云在冥中錄卹文書頗能作威福有前心奮者娶於周氏與鏡樓兄弟也己卯秋病甚鏡樓之友往視之見鬼往來甚多問之靈神神言無有女曰吾所親見安得云無於是靈神窮治之告女曰是於某月日賂門神而竊入者也其夜鏡樓至其家人驚躍求之鏡樓詰問鬼鬼自言姓李名儒奎浙江人八世前為王氏女潘氏婦心奮八世前為某氏子與之私後有孕服

記七

幸

墮胎藥而死歲月雖遠怨毒未消累世尋求至今始遇必索其命乃去鏡樓勸之再四且許延道士為誦經鬼不可鏡樓怒曰汝不知吾周鏡樓乎汝能出吾掌屋中歟鬼始聽命曰苟延道士誦經願誦大梵經若玉皇經則在冥中為最下田土不願得之也謝氏從其言病良已鏡樓又言有巖春船者戊子科舉人在冥中頗有勢力已得為冥吏乃其所薦也以是觀之冥間營營亦與人世無異矣

右台仙館筆記卷八

曲園居士

年月日時干支俱同者六十年中惟甲戌歲有甲戌月甲戌日甲戌時乙酉歲有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丙申歲有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丁未歲有丁未月丁未日丁未時戊午歲有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己巳歲有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時庚辰歲有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辛卯歲有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時壬寅歲有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時癸亥歲有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時然甲戌之歲必有甲戌月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時而甲戌之月

記八

不能必有甲戌日其餘皆然故遇此難也光緒六年三月十三日日加辰是為庚辰歲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杭有楊翁者精於叢辰之學死後營葬有術者為擇得此年此月此日此時取四庚辰也他術者以為不可用議改用初六日癸酉其家以翁素精此術乃就其靈前拈鬮決之竟拈得四庚辰者遂用以葬友人丁松生與執紼焉還過俞樓為余言此因為記之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古有此說是冥冥之中固有簿書記載矣世間每遇水火刀兵諸劫輒有人夢見冥中繕寫冊籍疑亦理之所有也咸豐之初粵寇萌芽有海鹽

人查某者夢至一處見文書堆積如山數十人繕寫倘若不及檢閱懸一聯云弱柳瓊簫仙有劫落花銅鼓佛無靈意不可解而其語則頗可誦也

黃岡縣易氏女子化為男余已載在第一卷矣有備嫗某姓者善河南蘭儀縣鄉間某氏女子已許嫁矣某翁善平性好善其女病數日忽化為男言於父母驗之信乃使人告之夫家其親家翁曰此翁為善之報也吾有親女願即以嫁之親者無失為親不亦善乎某翁大喜仍舊二姓之好後生子女而母故在弱凡衣服縫紉之事父輒分任其勞蓋素習女紅雖為男子猶未忘故技也

記九

身牌之戲相傳起於宋宣和時其來久矣近世有身牌數一書借以占卜蓋亦古者棋卜筮之類也兄子履卿言光緒己卯歲江南鄉試無錫諸士子於榜前占身牌數其辭云大開圍場射鹿得鹿願盼自喜中必雙是科無錫縣中式者二人一顧姓一章姓顧字明見數中而射鹿得鹿句暗影章字尤為巧合也

任司馬江蘇人談者不言其名字需次浙中寓會一有怪異一日失去洋錢三枚正相詰問忽空中語曰我腹假也三日當奉還越三日果得其二問尚存其一何也

曰此尚須遲一日其越日果得之嗣後頗有假貨或價
或否而不見其形司馬偶坐聽事前忽見一人過其
下其形夫矯幾及丈餘疑蛇精也司馬有女公子刺繡
於博展起視之則於空處添繡一人面異而傳觀空中
語曰此我所為即我之像也汝曾欲識我貌觀此可矣
其面不辨為男為女惟上有兩角面色白角則黃色其
餘口鼻之類尚與人無大異至今此像尚在司馬家司
馬遷屋避之輒隨之至不知其究竟如何也

咸豐開江都符南樵孝廉主講松江之柘林書院與同
人為談箕之戲有女仙降壇自稱唐時人姓韓名碧霞

記人

五

父諱為蘇州刺史時江蘇尚陷於賊聞何時賊軍其筆
作一詩有二句云掃開雲霧見青天正在遼東獻末年
後賊平在癸亥歲符禾年之語又蘇州陸鳳石潤岸之
封翁九芝先生於咸豐間扶箕問鳳石科名事箕筆書
七絕一首其末句云金階拜向捲簾時後鳳石以同治
甲戌大魁天下是歲 毅皇帝親政 皇太
后撤簾箕詩捲簾之句詢有先見古稱山鬼知一
此石不止一歲矣

崑山縣有地名茜墩咸豐四年夏有村童金姓年十
五歲利小舟放鴨湖中正寅綠葦間俄聞於作響往

怒吼白浪如山人與舟俱被風挾至空中俯視雲氣迷
濛下不見地自思設或墜下必糜爛矣忽來一老者衣
黃色衣鬚髮皓然手執麈尾指曰去去人船俱從空而
下墜於平地一無所傷距其家三里矣觀者環堵咸其
歎異牽其舟下水送還其家

蘇州開元寺前有大石獅二歲月既久頗著靈異盤門
以內地甚荒僻居人多以蔬圃為業一夜三更後守圃
者見有物在圃中齧食蔬菜其形龐然不知何物亟返
呼眾共視則已杳矣嗣後連夕皆然乃糾眾伺之夜半
物果至快出噪逐物狂奔而去至寺前乃止追視之石

記人

四

獅也遂鑄大鐵釘釘之自此不復夜出
乘祥麟蘇州人素佻達好漁色偶飲於友人家而歸時
夜已深矣路無行人至護龍街見少婦獨行視之美而
驚尾其後徐以言挑之婦微笑招以手大喜隨之行至
一處婦推門引未入屋不甚大而陳設頗華遂同入房
中鏡奩脂盞無不精美牀上則綺帷羅帳綉被錦衾更
極富麗婦解衣裙置碗上僅留兩服皓質呈露促宋先
舉宋心蕩不能自持方欲登牀忽火光灼燦十數人擁
入手執燈籠皆有蘇州府城隍字俄頃之間所見人物
一時都杳其地則在范莊前石欄杆外近水處也駭極

凝立適有武弁行夜至此知為鬼迷送之歸此等景象必溺鬼幻為之使非神燈一照是人必於溫柔鄉中矣足矣可不懼哉

山東登萊青道署有朱藤一本數百年物也其藤蜿蜒繁繞所蔭可數畝許花時紫豔紛披掩映戶牖閒清香襲人相傳其樹有神當風清月白往往見之民間有疾病者得其一花一葉即可療治以是爭來禱祀香火不絕署中有空屋數間花落輒掃置其中以供病者之求入新官入署必祭焉潘偉如中丞嘗為是官循例致祭

記八

五

蘇州人姜少甫與其友石某至杭州天竺燒香瞻禮既畢循迹而歸至萬松嶺下石忽腹痛即於道旁遺矢焉忽有一鷹自空而下攫其帽以去急起奪之而鷹愈翔愈遠高入雲際不可復見二人大駭踉蹌歸舟至暮而石病作頭痛身熱頗不可堪夜半忽夢入一城問城中人此為何地或告之曰紹興嵒縣也俄至一廟中有碑甚高刻申莊二大字而日閒所失之帽儼然在碑上大

喜引手欲取之旁一僧止之曰不能不能且待四年後

來取遂瘳次日病殊未減姜與余門下士王夢微有舊以夢微能醫令石力疾就診因自述其夢夢微診其脈但感受風寒耳初無他也授之以方慙慙辭去云即日遺蘇不知究竟如何余謂此人之病自因風寒當腹痛時已伏病根鷹之攫帽會逢其適既有是事因有是夢夢由心造與病初無涉也

蘇州陸墓村人某甲當兵亂時於途間得人家所棄子畜之為子比長為取妻甲夫婦初不知子之父母為誰其子并不知別有父母也光緒六年甲婦病篤死而復蘇其子語之曰我在真中見爾母乞還其子我已許

記八

六

之矣汝母某氏汝父則尙在人開姓某名某住蘇州城中某處汝宜攜爾婦歸無使我失信於爾母也言已遂卒其子以為亂命不之信次日有蘇州人至其姓名與甲婦所言同索還其子甲問事越二十年何忽見索其人曰夜間亡婦見夢言曩所失子在君家今向君家婦乞還承其見許故來此願與子俱歸也甲問其家住何所則亦符合乃謂其子曰此真爾父矣吾幸已有子女攜婦以歸可也其子始泣謝而去

杭州西湖瑪瑙寺故址前有巨石一方俯臨湖濤名停鴈石有某寺僧鑿刻金剛經於上乃就石旁編木為棚

招集工匠於其中勝於次日募刀焉忽有一人衣黑
衣青色半臂至棚中與工匠問話問爾曹來此奚為也
以故其人曰俟刻石時宜先告我苟不我告必貽後悔
工因詢其所居曰即在石旁不遠耳及次日將事竣
刻工匠偏覓其人不得偶言於松木場茶寮中有聞者
曰石旁固無居人得無龜精乎感而問之曰此石下舊
有龜精人往往有見之者其大如五石瓠不為人害今
刻經於其上則彼為所鎮壓不得出入自由其被之意
有所不欲也西湖南北兩山為石多矣可刻之石亦必
不少矣必此蓋與僧再議之眾疑僧事是日因循未

記人

某甲農人也嘗以爭田致人於死後即於所爭之田種
稻忽雷雨驟至甲呼其子偕歸其子尚幼隨之行見空
中人馬喧闐無慮數十人或手秉炬火或負一物若魚
網者既近有青衣者二人奪其父所獲稻去又數人以
網蒙其父頭炬火即從之下擊辟慄一聲其子驚仆起
視則其父死矣髮所見諸人皆化為雲氣騰空而去
桐鄉周鑑厓士綱少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秋闈不售一
日自佗處歸夜泊舟村落聞望見臨水一家有樓翼然

樓窗外有碧火如環旋轉不定異而呼用人訊之舟人
見而駭曰縊鬼求代多作此狀吾屢見之矣此家必有
將縊死者慎勿聲鬼為人所覺且移禍於人周奮然曰
見人死而不救非夫也登岸叩門大呼其家出問告以
故大驚蓋姑婦方勃蹊婦泣涕登樓姑猶嗷嗷未已也
聞周言亟共登樓排闥而入婦手持帶立牀前神已凝
矣呼之踰時始覺舉家共勸慰之乃已周次日抵家夢
一老人謂之曰子勇於為善宜食其報周曰此何足為
善必欲食報者他不敢望數問我於科名何如老人笑
爾亦以掌掌中有何可成望掌席而歎曰科名無望矣
其明年竟登賢書是科主試者為何公始悟夢語之巧
合也

記人

同治乙丑年浙江補行鄉試是年夏嶧縣有人夢至一
廟廟中有神南面坐其旁胥吏甚夥各負一牌呈神坐
前神執筆於牌上點之乃各負之出夢者隨而問曰此
何牌也負牌者曰牌上姓名皆今年鄉試中式人也夢
者見一牌上大書袁治成三字其旁尚有小字數行問
此小字何也曰皆其人所行陰德也雨而訪之則邑中
諸生果有袁治成其人者往告以夢袁笑曰吾不應試
十餘年矣精力衰積學問荒落自分此生永謝場屋

不能踐君幻夢也夢者偏告喪之姻族咸縱火之乃赴試竟舉於鄉或問裘有何陰德裘曰無之固問乃曰前年族人有一婢將置之死吾力救而免之且爲擇壻而嫁焉此或一事乎餘事則非所知矣蓋無心之善作者猶不自覺而鬼神則已紀錄之也

會稽王淵舟濟泰工爲制舉文而困於場屋性好施予一日有里人以硯來求易錢一千視其硯凡石也卻之其人顏色慘沮問其故則其婦方產勢甚危殆欲以此硯易錢招白洋媪婆白洋媪婆者越中乳醫之最良者也遂畱其硯而予之錢久之念此婦未知已產未使問

記入

九

之其家則婦死矣無以敘其姑亦老且病號咷欲自盡王惻然急取敝衣數襲洋錢十枚親送與之至咸豐乙卯歲元旦之夕夢一婦人向之叩首曰妾卽往歲以產而亡者也手以一黃紙條示之有朱書曰臣十七寤而不解所謂是歲應秋試入闈中所坐號適爲臣字十七及題目出文思泉湧榜發中式

山陰倪某幼時曾一赴童子試不售輒棄去善治生家固殷賑人極長厚鄉里稱善人也同治癸酉歲年五十餘矣其鄰有張君者故粵東一縣丞以病免歸自言判冥中事倪亦未之信是歲之春勸倪赴鄉試倪笑謝之

張言之不已一日密刺之曰君忘十五年前事耶宗人者卽上帝所重君得科名職此之故其必往耶曰誤也倪憶十五年前有親串家一少婦夫亡守節其兄公以莫須有之事污囑之謀出之而奪其財事垂成矣爲力白之乃曰此事張所不知也始心動然久拋舉業懼不中程式乃先作文十餘篇并公名手點定及入場四書題三道皆在其中錄之而出榜發中式乃歎曰張君果得冥事不吾欺也

記入

十

夜閉之籠中而置諸庭使吸清露及旦取視則死矣兩股斷焉懊恨殊甚跡其所在得一股於百蟻蟻曳之將入於穴始知爲蟻所殺也公怒思有以報之乃至市廛買爆竹剝取其火藥以糲物引蟻出穴布火藥於地而火之羣蟻數千同時而斃焉之擲擗稱快既而悔焉曰嘻亦太甚矣遂不復畜蟋蟀及嘉慶庚午歲公以少詹事授奉天寺丞兼學政與盛京將軍薩公善一日有布衣客詣將軍轅門求見薩公見之長揖就坐古貌儼然自言以生人爲冥吏數至冥中決獄今爲法學使一案而來此案懸四十餘年隸家屢訟不休今宜了結以

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積累頗厚自當右之知公與汪善明日請往省視如汪有疾屬其家人勿相驚擾亦勿投藥餌但謹守之三日自愈也薩公異其言明日親詣汪所則汪得暴疾死一署惶然薩公如客言使靜守以待其蘇公果病三日而愈自言得病之時昏然不知人事竟有人導之入一公廨堂上有長官服古衣冠南面坐面黧黑無髭左右侍者甚眾長官問公曰有多人訟爾知之否公告不知長官命吏檢簿籍示之備載幼年殺蟻事公謝曰事誠有之今悔無及長官命傳諸訟者則焦頭爛額者無慮數千人環呼索命長官婉言諭之曰

記人

主

蟻與蟋蟀皆蟲也爾等不合噉食其所畜蟋蟀童子無知苟圖洩憤罔識輕重遂成此獄今既已降其科名減其祿算使其一生常有美中不足之處亦足以示罰矣眾譁然曰我輩止傷蟋蟀一命彼戕我族類萬餘豈此薄罰所能了邪言已大噪其勢洶洶殆將用武長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罰足以蔽辜爾等么麼微物貪慕腥羶汚生人之廚竈侵死者之墓隧罪不勝誅若再誼譁當科罪如律眾始懼而退長官謂公曰此案已結宜益為善以贖前愆公乃蘇明日即往謝將軍甫入而前日之客出遇於門不交一言薩公迎慰之曰昨日對簿甚

勞公驚問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縷述前事且曰頃所遇之客即冥中決獄者也對之猶慄慄若非祖德所庇恐無生還之望矣乃悟客非常人也公以乾隆壬子年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後抑置十八名及嘉慶丙辰歲 廷對後讀卷者以前十本進呈公哀然居首 仁廟更定為一甲第二名其後官至尙書以資格將晉協揆竟不果道光十六年薨於位 宣廟悼惜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故事尙書歿於官得予諡禮臣以請會畿輔旱 宵旰憂勤此奏久留中卒不得諡殆即所謂降科名減祿算美中不足者歟公以

記人

主

一代名臣以戕羣蟻致罹冥譴物命至重可不慎歟道光間有某觀察者性廉靜公事之暇輒至齋中讀書一童子侍丙夜始就內寢日以爲常會屆中秋節制府某公素貪黷餽獻不滿意輒中傷之觀察不得已任法得白金五百兩置書篋中將以備書兩并字之需時秋高夜靜月色皎潔方執卷吟唔忽飄風入戶爲之慄然突見一女子戴黑紗幘頭衣粉紅綃衣近案而立正驚顧問其後又立一丈夫赤髮深目鬚如蝟毛直前謂觀察曰公所得金盃以爲長者壽觀察未之應而女子袖中出白丸摩弄之光灼燦如一匹練觀察懼發篋出金

陳案上女子盡納之袖丈夫又謂觀察曰以公平時固廉吏故不相害然此不義物非公所宜有謹將去成公之廉言已與女子俱出倏忽不見殆古劍俠之流歟觀察祕其事旋移疾歸既歸里始與所親者言之

江西南昌府照牆後有老屋數間故礮局也咸豐三年粵賊圍城營於沙井其地有文孝廟為賊所踞廟牆堅厚城中發礮擊之不能破有人夜過照牆後見黑面人數十輩從礮局出言願助官軍殺賊次日訪之則無人焉知為礮神言於官掘地得大小礮甚多重三千斤者十三尊重四千斤者一尊昇至登江門礮臺向文孝廟

記人

五

擊之牆壁皆毀斃賊無算遂解南昌之圍南昌人謂之神礮

長江水師提督黃公翼升迎養其太夫人於金陵太夫人偶得疾夢神人告曰我因寇亂身陷獅子街井中如能救拔必有以報疾不足憂也太夫人覺言所夢公命人浚井果得一石像詢之士人曰從前江甯城中本有石將軍廟燬於賊失其像今所得者即是也公因為立廟井旁頗著靈異至今香火不絕惟石將軍不知何人相傳為東晉人司馬流按晉書蘇峻傳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

馬流其他無所表見千百年後尚能廟食人間亦可異也

同治八年四月江甯城糶米巷民宅中一井晨汲得油數瓶油盡始得水明且復汲亦然如是數日城內外悉聞知觀者填門其家厭之白縣令封閉其井長洲朱君孔彰時寓安品街距其地不數十步使人汲井驗之果如菜子油入燈盞可然

溧陽崔澧貧甚無以為家寄居僧寺讀書至丙夜忽聞寺後山上有車馬聲啟後戶視之無所見俄而聲益近有人叩戶曰小吳王至崔延之入知其非人也不敢發

記人

西

問客曰君毋怖我廣西人亦讀書籍諸生為賊劫至江南後入官軍中從張將軍戰死於此聞君讀書竊所愛慕山中無佳侶冀聆雅音聊慰幽寂又曰上帝命我主此山封我為小吳王我亦不復更念人間世惟有一女年十五矣小名阿鸞今流落在廣東香港君可至彼訪之如不嫌鄙陋即以備箕帚可也言已別去崔怪之欲從其言往訪女然以道遠資糧屢碎不易辦故未果也居無何小吳王又至語崔曰君其無意乎崔以情告曰君患無資何不早告此山之南有舊金可發也即指示其處崔發之得白金五千兩乃如廣東訪阿鸞於香

港果遇之青樓中年未破瓜猶處子也風姿娟秀粗通文翰惟自幼流離不自知其家世崔以三千金贖之歸遂為夫婦此事余聞之朱君孔彰朱聞之於曾荅舫曾亦溧陽人與崔相識也

黟縣北郊有王某者以工為訟牒遂致殷富營造新宅頗極華美一日有數客造其鄰比問王某所居鄰人指新宅告之遂入然莫見其出也越數日新宅中忽火起眾奔救乃熄自是火發無時旋起旋滅家中什物每提擲空中悉皆破壞煮飯於釜飯熟輒雜以泥沙甚至糞函溺器狼籍衾枕閒月餘不勝其擾王某自作牒將訟

記八

五

諸城隍神若有人厲聲曰汝伎倆能欺人開官府耳能欺明神欺崇益甚王大懼伏地自投且言知罪願許悔過又厲聲曰速遷去免爾死遂舉家遷避空閉其宅沈嶽良宜與人有膂力而居心險惡當粵賊之據常州也受賊偽職從之抗拒 主帥每掠得婦女必裸而淫之禪國山東南有石洞極深遠婦女避亂者數百人入焉沈積薪焚其洞皆斃之又殺周主廟僧數十人而投神像於廁中賊平逃出竟無恙一日忽病狂家人扶置牀上旋躍起以手相搏曰眾婦人來索命又作婦人聲曰彼有力吾曹不能勝宜招和尚來又大呼曰和尚來

矣自是日夜呼晝不絕聲數日家人守者稍倦竟奔出不知所之半月後有人言周主廟廁中溺死一人家人往視果沈也偏身青黑七竅流血臭穢不可嚮邇嗚呼其受報亦酷矣

撫州胡瓊常至城外訪其親串所過之地荒僻無居人忽見一女子立水次亦未之異也女子顧胡而言曰子衣上如何有血污痕可解衣為子滌之胡自視良然遂解外衣女子曰中衣亦污又解之如是者三而血痕猶在回顧女子嫣然微笑以手招之胡悟女子非人也抱衣卻走女子躡其後胡急奔望見前有巨人一不知其

記八

六

為人為鬼亦不遑顧直道其處則一巨人者已不見止有一土地廟比至廟門則女子亦不見矣胡無邪心故不為女鬼所惑不然殆哉 山陰某甲父子皆嗜食犬犬之斃其手者不知凡幾矣壬申之秋其子觀劇北城日晡而歸有卑腳花犬隨之行甚馴擾試呼之即彈耳從歸甫入門忽跳跟大嗥遠嚼其股其父聞聲出又嚼之傷於足犬即走出不知所往父子中大毒至深號呼一晝夜而死 閩斗陽司馬世魁歸安戾舍鎮人官雲南府通判升同知一生正直不苟居官亦多善政年老乞歸其卒之前

一日有里人死而復蘇告其家人曰陰閉路黑不能行有人語我曰明日閱公赴雲南府城隍任與從不少必有燈火前導可隨之往沿途有供張井可得酒食次日公無疾而終里人亦死死後見夢於其母曰今日從閱公俱行不愁昏黑且幸爲公錄用不落窠也此事余聞之閱君小圃即其族也凡人之聰明正直者歿則爲神理固可信先兄壬甫卒於福甯知府任福甯有楊明經廷瑞者一鄉推長者先兄既捐館舍而楊君亦病謂家人曰吾不起矣吾夢見青衣者持官符至言施侯遷擢去以俞公代之辟吾爲幕僚期以某日去吾其能久乎

記八

本

趨治後事果如期而卒施侯者故靖海侯晉江施襄壯公相傳歿後爲海神者也於是郡人藉藉稱俞公代施侯爲海神云兄子祖綏曾具先兄事略求余爲傳誌其言曰明道行狀以伊川而傳文忠碑銘持續瀆而作宏文鉅筆雖親弗嫌余兄弟似皆不足當此語然吾兄居自立身具有本末固宜撰次以示後昆而余衰病侵尋未能握管偶因閱公事附載先兄軼事如此

閱君希濂字一瀛與余甲辰歲同舉於鄉者也嘗於夏日在書齋疲欲假寐普騰中若有人持名刺來請者從之至一處宮殿魏我兵衛森列登其階見堂上有古衣

冠者一人本朝衣冠者亦二人皆南而坐其兩旁列坐者十數人惟末坐虛焉持刺者引閱登堂三揖坐者皆爲之起卽引之至末坐曰此君坐位也少頃有吏持文書并以筆墨來分授兩旁坐者而閱亦得一卷其卷首書吏部天官增減司閱八字卷尾亦如之吏請於卷首閱字下書一奉字卷尾閱字下書一行字而中間文字不使展閱書已吏持去坐者皆散前持刺者又引閱至一處有屋三楹額曰增減司告閱曰此君之署也送之出門而醒自是頻夢至其地事畢卽醒閱從不與人言惟所親者得聞之暨成豐之末江南大亂鎮江府城

記八

本

陷於賊閱時寓滬上一日夢有偉丈夫來見與之謀克復鎮江閱曰書生不諳軍旅何能爲其人曰行軍貴謀不貴勇君其無辭旋有諸將戎裝而來請命從何門入閱夢中率爾曰從東門入皆曰諾俄而身履戎行奉旗斬將大捷而還則身固臥逆旅中也覺勞頓殊甚靜臥三四日乃起果聞官軍收復鎮江矣自是不復夢至增減司治事閱後爲石門教諭壽終於官亦無他異

吳沙陽歸安諸生也嘗客山東其子年十九矣在家讀書吳一夕忽夢其子乘馬來遇諸塗責其子何不下馬不應追及之欲與語其子回顧舉鞭欲鞭之旁有一白

猶老人呵止之曰此人於汝有十九年養育之恩不可
不可吳遂寤月餘得家書則其子即於是日死矣

羅某業屠一日將殺豕作人言曰我應於明日死何
早也乃不殺次日又將殺之豕又言曰我應重至九十
斤而死今止八十七斤何早也羅懼售其豕於人改業
不復屠柯某亦業屠一日執豕於牢聞兩豕相對作人
語其一曰今日爾去投生矣我明日亦不免一刀之苦
當隨爾去宜稍待我其一曰諾柯聞之亦遂改業焉又
有鄭某亦業屠其徒鄭三臥於樓上夜半忽下樓自將
左手置礎上以右手舉刀斷之血流滿身大呼倒地咸

記八

九

驚起俟其蘇而問之言見有人來買豚蹄我割而予之
不知自斷其手也言畢而死此三事皆閱君小圃言之
三屠皆湖州鄉間人也

金華府城外有某氏婦者癡也同治壬申年正月望日
村中演戲盡室往觀婦獨不去至二更後其夫弟先歸
呼婦不應從窗隙窺之見室中昏黑惟婦牀前有綠燭
一綫如將燼之燈懼其不戒於火破扉入以燭燭之則
見婦獨坐椅上自剗以上皆焦黑如炭惟口輔不焦其
臭不可嚮邇大駭莫知火所從起足下一火鑪已冷矣
且鞋襪不熱則非由鑪中起也此與第五卷所載咸甯

毛氏婢事同不可解

仁和典史福建林公汝霖字小巖於庚申歲杭城初陷
時衣冠坐堂皇馬賊并其家屬同死賊平後當事者為
聞於 朝哀其遺骸葬於孤山且立祠焉今所謂林公
祠是也公有二子曰慶生曰涇生僉謂同死於賊矣至
光緒己卯歲有楚人羅君來游於浙徧覽湖山之勝至
林公祠讀壁間所刻碑記知其事實肅然起敬留數月
仍還楚屬一小舟舟人甚謹問其姓名曰姓李名涇
生相鄉人也問家有何人曰有老父問母死幾年矣曰
小人無母異而詢其詳曰我本福建林氏子祖官涇縣

記八

九

我生於涇故名涇生年八歲隨父官浙城陷為賊掠至
金陵有李翁者憐而撫我即今老父也後隨之亡歸因
姓其姓以操舟為業李翁無妻故我無母也羅歎曰然
則爾為林公子矣羅有季父官浙中即馳書告之其季
父言於唐藝農觀察觀察言於譚文卿中丞中丞即移
咨湖南由湘鄉令資送來浙於光緒六年四月十二日
至杭州成服而哭於墓中丞即以其事入告俾承襲雲
騎尉世職焉林公忠臣固宜有後若羅君者亦可謂有
心人矣

杭州孫氏女年十五嫁同城高任端甫月而粵賊陷

城夫婦借道中途遇賊婦逸而在端陷焉賊平後偵知在端已死婦質屋獨居抱他人子爲子時其母亦了然無依乃迎之來同居一室婦上事其母下撫其子惟倚鍼劑爲活篝火夜作達旦不休而性倜儻遇人則談笑自如詼諧閒作母疑其志可奪陰遣其中表某甲爲媒勸改嫁婦不可因此浸失母意恒以細事譙訶之婦自夫死悲傷成疾又日夜操作兼爲其母所勸如是十餘年病轉劇念子已長大可自立已病如此坐亦何味乃乘夜投繯焉是時其母已寢忽若有大聲呼之起者急與其子及同居之徐媿偕入媿望則婦已懸於梁有一

記人

幸

衣繭袖袍之老者以手稽其足三人者人老者始不覺乃解其懸幸不死自言初登時見有老者力止之曰汝子不惡汝再苦守十年必有佳境神明不負汝苦節也此老者疑爲社公矣

江浙閒凡學手藝者必三年而成成後復投於其師者三年不取直故俗語謂之學三年幫三年六年之後任其所往若師欲留之則必下值矣杭州良山門外有樓店其徒陸阿毛者六年滿矣師詰之曰吾有女年十五與汝年相若也汝再幫吾三年吾以女妻汝陸欣然從之又三年益勤而其師因家計稍豐擬嫁其女於貧人

子爽前約陸請踐言不許請于值計三年之值須錢數萬師又吝不與陸屢以爲言師怒毆辱之陸憤甚縊而死陸本無家故無與師爲難者鄰比之人始雖不平師許厚葬之亦無他言而每夜聞鬼哭聲達旦始休又陸之死也口鼻流血於地其地至夜輒生碧燄熒熒如火高尺許用水洗滌竟不能去師令其女祭之且祝曰嫁後若生子必以爲君後自此遂安靜無他

記人

幸

忽見其子癡立階前問所之不答良久乃言曰有一白髮翁到樓上與兒草屨一雙著之招兒同去曰隨我去與汝果子喫兒曰吾家棗實方熟食之不盡豈貪汝果子哉翁促之急兒啼不肯去翁以手捫兒口負兒從窗牖出騰空而去行一里許兒聞家人尋呼聲曰速放我歸吾家人來矣翁乃脫所著草屨仍負兒歸自牆外遙擲之若投物然竟不知翁爲何怪也

咸豐閒金華之澤塘有操舟者名興談者失其姓嘗在新安江中有五六人賃其舟比登岸出一銅椎準貫舟之值視其椎刻龍九條雕鏤精工其人曰此九龍椎也

吾祖為某省軍門時所得珍藏數世矣興受而藏之及
還家舍舟陸行路遇一婦問與何往曰將之澤塘婦請
偕行至一小橋上婦袖中出酒一壺糶二枚與興曰君
且食之妾去即來興食飲已而婦不至乃攜壺前行有
少婦縊於林間急解救之問所苦則其家因失酒糶疑
婦竊食婦忿而求死也興以壺示其家且述所遇始悟
為縊鬼所弄也興又前行半里許遇所遇婦人怒而言
曰汝壞我事今不汝貸即見怪狀吐舌長尺許興解囊
出椎擊之有光如電鬼即不見乃知此椎固神物也後
舟行至七里瀧值大風舟幾覆興意椎既靈異必能禦

記人

筆

風以繩繫椎投水中火光迸出繩繩椎沉不復可出而
風波果定

義烏人陳坡字東屏官甯遠令時獠民為亂前任楊林
棄城走陳至始平之先是民間毀一文昌閣發地得石
有文曰龍尾蛇首大逐人走三木齊折一土獨守至是
乃驗三木謂楊林一土謂坡也又陳在官時夢遊一處
額曰蒲團寺壁間有詩曰破壁積垣跡已荒人閒幾處
感滄桑不如小小蒲團寺萬古鐘聲到夕陽後陳遷里
咸豐辛酉賊陷義烏陳避至城外觀音堂一見愕然曰
此即夢中所歷之蒲團寺也明日賊至遇害

湖州人朱新甫於咸豐庚申歲避兵吳江縣之華塔鎮
偶坐茶肆見有一人扶老攜幼叩頭於五十餘歲一老
翁前且哭且言情狀甚迫而老翁夷然不顧朱怪而問
之曰吾與此翁皆鹽城人也吾去歲挈眷屬操小舟來
此賣鮰魚為賊所劫一家七口幸而不死乞食為活今
遇此翁適將北反求附其舟此翁不許行將作他鄉餓
孍是以悲耳翁曰附舟可也然自此至家鄉千餘里爾
一家七口途中食用須錢七八千吾亦小經紀人豈能
任歟朱惻然憫之即探囊取洋錢六枚付此人乃謝而
去茶肆中有人笑曰君受其欺矣此七人者與老翁皆

記人

筆

一黨也朱猶未信一夕有事於河干見數小舟泊焉蓬
窗之下酒肴雜列窺之即向之哭而求者而老翁亦在
焉正共飲噉談笑甚樂朱始知肆中人之言不謬初甚
怒之繼而笑曰彼自懲言我則不失為義舉庸何傷乎
越五月寇大至居民逃避臨河無舟楫死者甚眾朱與
妻孥正傍俚水次忽見一小舟其操舟者即前所遇鹽
城人也呼之即至載與俱免復厚酬之

紹興人周某嘗與賊之亂為賊劫至湖州賊魁甚悍一
日有狗遺矢於地賊魁怒盡殺其所畜狗最後一黑狗
哀號若求免者周頗與賊魁善力請弗殺從之周以此

狗寄養他所居數月周從賊中跳出狗隨之行至德清
宿枯廟中及夕狗忽登其榻周驚起則聞戶外有人切
切耳語蓋知其自賊中來欲害之而取其所有也周奪
門出數人露刃追之狗狂噬周得免後繞道歸紹興大
風覆舟周溺於水狗亦入水銜其衣曳之至岸乃得不
死光緒元年有人見周於杭州城隍山狗亦尙在

吳江黎里鎮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猶青樓也有農家
婦素與青蓮庵中一尼相識豔其所爲常寄宿庵中尼
卽誘與惡少淫其夫屢以舟來迎婦歸尼厭之與婦謀
殺其夫婦始諾之繼而悔焉一日薄暮夫又以舟來尼

記八

羞

與所私者僞言欲至某處使其夫載以往并招婦偕焉
行數里天已暝煙水渺茫杳無人跡尼與所私者用力
推其夫於河婦駭甚欲援以手禁勿許婦大號尼曰若
爲人間知爾當膺極刑我則無恐王法不殺僧尼也婦
信之乃忍不哭仍從尼歸居數日其夫弟來探其兄尼
與婦均言未嘗來此其夫弟徧訪無知者會歲將暮婦
亦歸家私具酒食祭其夫且祝曰死而有知勿我怨爲
夫弟窺見排闥入窮究其故婦堅不承乃執婦并尼控
於官官嚴鞫之始吐實而苦不得其屍時光緒三年正
月十七日也天忽大雷雨屍浮起距其死已五十餘日

而面如生尼所私者久亡去官命役捕之不獲役禱於
屍其夜死者見夢於役曰其人在江南水西門外某姓
飯店如其言果得之皆論如律

平望鎮人王阿毛好食蛙製一鐵鍼長二尺許每捕得
一蛙則以鍼穿其頸鍼滿始荷之而歸以充饌焉如是
者數十年矣一日至其親串家親串止之宿是夜有遠
處失火阿毛登屋望之其家臨河而居懼盜賊從水次
攀援登屋故於簷端列鐵條數十皆銳其末如鋒刃然
阿毛失足而墜鐵條適貫其頸呼號甚慘救之者無法
可施乃豎長梯於水中眾人緣梯而上始將阿毛解下

記八

案

而氣已絕矣其死狀宛然如睡也
盛凝之蘇州人少孤貧而性甚慧十四歲時十三經已
卒業其季父命之學賈於錢店中一日其主使持金赴
某所道出隘巷見一小家數人聚哭甚哀問其故鄰人
曰是家某人死三日矣遺兒女三四貧不能斂故聚哭
耳盛問所需若干曰非銀二十兩不可辦盛所持適有
此數悉以與之遂不敢歸店至素所熟識之僧寺宿焉
店主待久不至問之其家不得乃與季父偵探三日而
始遇之僧寺詰之以告徵之死者之家而信季父痛罵
之寺僧勸曰事雖非而其心術可取也季父乃舍之去

盛既失業遂留居寺中仍讀書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員始歸其家至咸豐庚申歲盛年已四十餘為賊劫至揚州踰年而逸流寓儀徵一破廟賣卜自活旋病死廟僧謀藁葬之野忽有守備洪君至廟問知其姓氏里居曰此吾同鄉也少頃請其母情來母曰昔年為汝父營葬者與此人姓名正同未知果是否乃以銀三十兩治其喪寄棺廟中屬僧善視之及亂平洪已官參將親至蘇州訪盛氏問盛疑之無恙否其家曰亂時為賊劫去今不知存亡洪又細問其年貌乃哭曰若然則恩人死矣蓋曩時隘巷中死者即洪父也洪年十七投江甯督標

記入

三

為兵積功至參將其母常日即詢知盛之姓名居處時時為子言之命其圖報前真州廟中所殯者猶冀非是今知果然乃挈盛妻子至儀徵以其柩歸葬且厚卹其家
有友人言二事一則前世之夫今世為女子一則前世之妻今世為男子二事絕奇可紀也云有錢某者吳人也妻卒將斂矣忽蹶然而蘇張目視其夫曰汝何人歟夫疑為譫語婦即起坐則視其室曰此何地歟已而引鏡自照大哭曰吾其為女子乎乃告其夫曰吾聞人王某也因病而死至冥中冥王謂吾陽壽未終命二鬼送

之回途遇大風二鬼為風吹去不知所之我亦覺身輕如葉隨風飄墮至此乃化為女子乎吾本男子讀書識字家亦小康妻孕未產今當奈何言已復大哭其夫勸慰百端不應始而不食繼覺饑餓乃稍進飲食夫欲與同寢輒拒不納如是數月有為其夫計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彼既困饑餓而強進飲食然則豈無慾念歟當以男女之欲誘之夫乃覓得一說平話者日日為演說淫褻之事婦始樂聽之數日後忽曰吾婦人也奈何為我說此塵使出是夜夫就之不復拒矣遂為夫婦如常人歲餘情好甚篤乃哀其夫曰吾家在閩杳無消息

記入

三

妻產亦不知男女君其偕我往探之夫不忍拂其意偕赴閩至其家言之其家初不信婦乃歷敘前生事一一有據且與其妻言當日房幃祕事人所不能知者妻乃大哭已又破涕而笑其前世之妻遺腹已生男子矣置數月始返越一歲婦受孕生一女乃即以前生之子為婿兩家成親串焉又有鄒某者浙西老儒也妻死已久遺二子一女二子未娶女則已嫁矣老儒以課徒為生家徒壁立衣食不充忽一日有一少年至裘馬甚都指老儒而問曰君其鄒某歟今年若干歲有女一人子二人乎老儒怪問君何知我少年曰吾前生乃君妻也死

後又生山西某姓家某姓固鉅富吾擁貲數百萬念君寒餓恆思周濟以父母在未敢遠遊今父母以天年終故來相訪耳乃歷敘前生事亦一一有據相偕入室手自檢點平生故物歛歛欲絕已而二子至皆能呼其小名謂其夫曰吾攜萬金至此二子可各與四千以一千與女而以一千爲君娛老無事更作村學究矣女聞其事自夫家歸見是少年男子羞澀不前少年呼其乳名曰阿巧不識我歟執其手而泣居數日請老儒偕至前在埋骨處蓬顆敝家在荒榛蔓草中又歛歛久之買地改葬且爲老儒營生壙焉流連數月乃始辭去老儒命

記八

荒

長男送之歸自此往來亦如親串云

淮安鄉間來一瞽者推人年命如神有李氏子就之推算替決其一生足衣食無刑禍有子女各六然當有兩妻李笑曰吾農家子不餓足矣焉有兩妻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又有陳叟延之至家悉以其家人年命使推算之一一不爽至其女則曰偏房命也陳叟怒曰老朽薄有田產何至以女爲人妾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卽不作妾亦非正妻已而李氏子娶於趙甫六月生一子鄉里姍笑之李之父懼爲門戶羞歸之於母家趙女固貞淑母家知其無他然六月生子無以自明請反不可乃畱

之仍無養其子而李氏子所積娶卽陳叟女也甫六月亦生一子於是趙女之父母兄弟咸譁於李氏之門曰爾謂吾女不貞故六月而生子今陳女亦六月生子何也爾則俱畱逐則俱逐一爾一逐行且興訟李父子無以爲計其宗族姻親咸謂其父曰君子兩娶皆六月而生子趙陳兩姓清白舊家兩女亦皆端好必無他故是無可疑者也宜迎趙女以歸使與陳女以姊妹稱而陳女願長趙女一歲趙猶忿爭乃議不以長幼爲次而以先後爲次姊趙而妹陳事乃定兩女皆婉婉頗相安俄各受孕逾期不育至十二月始生則皆女也嗣後男女

記八

幸

相聞而生生男皆六月生女皆十二月羣疑盡釋兩女各生三男三女李氏子果有兩妻子女各六陳叟之女竟爲偏房瞽者之言悉驗

右台仙館筆記九

曲閣居士

湖北沔陽州庫藏陳友諒殘甲上綴鏽鐵六片各長二寸廣寸厚不及分相傳觀者不可撫弄違則有災杜彼舫觀察曰夥願竊據久應火滅煙銷而腐朽之餘猶不容觸忤豈以其取精用宏故厲氣亦結而不散乎余謂古物流傳既久能為神怪往往有之非必以其人也隋書開皇十一年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顧亭林先生譏其恣睢不學余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其族人霽亭茂才家藏其遠祖尚書公所乘肩輿一具

記九

前明遺物也深廣皆倍於今制其廣可五六尺其深可容人伸足而臥以竹為之竹皆作卍字形相傳有觸之者必頭痛身熱故久而不毀與賊之亂有欲薪之者人告之故賊始不信俄果大病遂不敢毀至今猶存孔子曰物老則為怪豈不信夫

夢香又言其先德觀察公有妾丁氏始入室時適購得大珠一顆遂名之曰珠圓而甚疑之早死死後數日觀察丙夜未成寐忽聞啟戶聲疑為穿窬者披衣起坐以伺之則丁氏冉冉至坐牀沿默無一語觀察亦悲甚不知所云如是者相對甚久至天將明丁氏乃縮小而滅

如煙之散於地起視則戶扃如故初未嘗啟也觀察自言他人雖見鬼無如我之真切者惜未一叩其冥中之情狀也

歸安縣南鄉有長超山茂林修竹境頗幽雅山有護雲庵相傳前明凌忠介公未第時讀書庵中偶於月明時閒步山麓忽有老者揖於前口囁嚅若將有言公問之曰我古家中人也子孫零落掃無人來從公乞一盂麥飯耳公不之信笑而言曰吾性好靜故來此讀書而四面蛙聲閣閣遠日不休甚厭苦之苟能為吾禁羣蛙不鳴當有以報老人曰請遣不見其夜蛙果無聲公乃

記九

具酒飯祭之於荒邱自是屢之左右蛙不復鳴至今猶然

杭州望江門外民汪申聘陸氏女以貧不能娶乃糾集十餘人荷轎而如汪氏劫女以出納之轎中荷以歸女初大哭久之寂然及至家則空轎也大驚返告之陸道陸氏亦糾眾來奪遇諸塗大鬪而散次日媒妁成集汪言女尚在陸陸言女已歸并紛爭數日將訟於官忽有人見其女僵臥海神廟外以告陸急昇之歸昏昏若癡有時稍清爽自言初入轎中憤怒跳躍忽自轎墜地有數青衣擁之入廟廟中神赤髮垂肩貌甚醜惡而兩耳

皆聳青衣者以女見且以手示意神頷之留使執役所食皆腥物膏血淋漓女飢甚而不可食役之又甚苛女終日哭神亦不聞也苛役如故忽聞外間傳言夫人自海昌還矣眾皆驚以手作勢告於神神亦惶懼急麾女出遂有數人者曳女出門置之地即爲人所見然女自歸家後忽歌忽泣失其常度父母亦厭之歸之於汪汪與生二子一女稍識人事然神氣之閒仍癡騃也

杭州紫陽山之麓有林氏婦晨起汲井忽重不可舉視之則井中有一赤體小兒長二尺許以手攀縷欲緣之上大驚奔還告其家人其家人往視則無視矣而婦遂

記九

三

得病臥不能起恆喃喃作寐語曰吾金井神童也方浴何得窺我嗣是妖異大作室中什物輒被提擲毀壞鄰有秦生者謂其夫曰吾爲汝具狀訴於關帝汝可齋宿具香燭持狀至吳山關帝廟焚之其夫謹如所戒越日婦忽下牀而跪曰關帝欲誅我速請秦君爲我一言我即去矣其夫謀之秦秦曰既稱神童而妄作禍祟宜受誅極又何言焉已而婦病果瘳秦復爲文以謝

海甯之硤石鎮西有紫薇山東有審山故亦名雙山審山之顛有智標塔甚壯偉咸豐戊午歲三月初六日卒明居民忽見審山上白雲瀟瀟旭日照之空明如鏡智

標塔旁有無數塔大小不一倏忽萬狀有金碧炬赫者有椽桷剝落者有八角者有四方者一塔隱則一塔見約半時許其見六十四塔日高雲斂乃無所覩父老聚觀皆曰此名塔見讀如見龍在出亦曰塔朝讀如春見日朝智標塔高據山顛大逾常制爲塔之王凡數百里內之塔隔一甲子必來朝之此說誕謾不足信余門下士倪倬雲鍾祥家於紫薇山麓是日實親見之語人曰雲受日光與水受日光無異塔影入雲中猶塔影入水中而雲氣變幻不定故塔影亦隨之而異然形態雖異而止見一塔未嘗兩塔並見則其爲智標一塔之影可無疑矣

記九

四

倪倬雲又言硤石鎮有古銀杏一株六十餘圍相傳皆東晉物也一在其家一在蔣氏之園在其家者恒見有白光夜出樹下其兄表魯聞人言銀杏之下實生水銀所見白光必是也乃掘坎埋一大石白於中俟其出逐而陷之而覆以巨石天明發視空無一物而此後遂無所見其在蔣氏園者頗著靈異人或便旋於旁輒病蔣氏築小屋以奉神榜曰樹神堂亂後官就其園設齋捐局有李甲者役於局中亦見白光出樹下知爲水銀掘坎埋大缸焉俗傳水銀能出入則已成入形收之之法必以刀斷之若斷其頭則所得少斷其股則所得多李

是夕握刀以待見白光過猛斫之果見其入於坎乃覆以石集火伴邏守之天明發視則一蛇蟠伏缸中赤色熠熠長二尺餘見人一躍遂失所在眾其驚異翼口李大病自言犯樹神當死火伴多方禱禳逾月乃瘳長洲秦雲字膚雨自言二十一歲時方盛夏至所親范夢庵家主人為設餽飽甫食其一忽眼昏耳鳴覺神已出舍飄飄然若御風而行不能自主至一處兩山夾立中一大路長松老柏蒼翠可愛其左畔山巔有一亭乃由麓而登見亭中樹一碑碑文奇古不可識亭後一徑頗曲折遵徑而行徑盡得一院宇朱門洞開入之其庭

記九

五

甚寬廣左植幽篁數株風來成韻右一大樹綠蔭滿庭樹下有巨石一童子坐其上見客亦不問所從來登其堂空無一物堂後又有庭較小於前其右有門門內一池清澄可鑒旁有小樓面池而構上懸一額署曰詩天愛其地流連久之及出則兩童子不知何往矣復至亭中遠矚見有朱蒙碧瓦隱見雲間歎曰如此境畝豈人間所有吾其已離人世乎因念家中骨肉不覺失聲大哭忽如夢醒則卧榻上范氏之人環立其前皆喜曰生矣生矣蓋冥然若死者已一時許范氏為延醫診視湯藥襍投而秦固不知也至是乃覺德甚若大病甫愈者

然三日之後始復其原秦有遊詩天記敘述甚詳余撮其略如此

光緒六年二月某日湖州府祭蠶神廟有一樂工於四鼓時至廟伺候廟與東嶽廟鄰其地空曠時官猶未至夜景淒清樂工出廟閒步見東嶽廟中燈火輝煌人聲嘈呖窺之見堂上坐者面目不甚可辨階下跪一囚一不相識一則城中開珠寶店之某甲也俄見獄卒梓某甲投油鏊中大驚趨出還顧則黑暗無覩矣祭畢歸以語人人莫之信不三日而樂工死人始異焉訪之珠寶店則某甲已臥病未幾亦死死之日徧體糜爛如火

記九

六

灼者乃悟樂工所見之不妄然某甲平日亦無大惡問則其由有知者曰前年洞庭山有某氏婦私託傭媪以珠玉寶石之類售於湖郡媪至郡城亦無熟識者惟與開眼鏡店之某乙有舊乙引之至甲所議定價值洋錢一千有奇媪先取奇數餘則甲書券付之媪還舟甫出太湖口遭風而覆同舟死者大半其地距城止十八里甲聞之即往視媪屍已為人撈至湖邊甲發其衣則券在焉取以歸私計此事惟乙知之乃以洋錢一百賂乙使祕其事乙從之山中婦聞媪死知所託之物無可究詰縊而死甲罹陰罰其以此欺同歸之囚即乙無疑矣

或曰婦聞媼死而死非因甲與乙之乾沒其賞而死也
甲乙宜若無罪焉然甲一聞太湖有覆舟者即冀幸媼
死及往視果然遂搜取其券以歸此其居心爲何如邪
婦雖不死於甲而甲有可以死婦之道乙之罪或可薄
乎云爾甲則難從未減矣

光緒元年二月上海招商局輪船名福星者覆於黑水
洋江蘇海運委員死者二十一人滿洲長小巖大令長
懋與焉其眷屬任江蘇省城猶未知其事一日薄暮其
妻見大令自外入候不見驚告於人忽仆地作大令口
音泣述死狀并邀其同鄉恆月坡司馬恆坦至託以後

記九

七

事未幾凶問至果如所言月坡乃爲經理其喪焉越三
年又有朱雲甫觀察事與此相類朱雲甫名其昂浙江
候補道江蘇寶山縣人僑居上海其家世以沙船爲業
諳悉海道上海之有招商局自朱君創之也購火輪船
往來南北洋而江浙之漕糧即附其船以達朱君實專
司之光緒四年住大沽分局偶感時疾旬日而亡年未
五十亡之次日由輪船寄信其家船甫至信猶未達也
其家一僮婢忽仆地作朱君語告家人以死期且云本
尚可活十二年爲醫藥所誤今附某輪船南歸已至矣
舉家正其惶駭而輪船中即送信至蓋人之初死靈爽

猶存意所專注雖遠必達聖人知之故始死設重以依
神虞則有虞主練則有練主皆欲其靈爽有所式憑不
至遽散也講學家必執無鬼之說魄降魂升歸之太虛
無物由是而背死忘生者衆矣

京師宣武門外有神婆每出必於夜千百犬隨之而行
人或遇之輒爲所噬相傳久矣杜筱舫觀察嘗其戚儲
惺甫農部於冬夜飲友人所醉而歸持燈獨行過菜市
口是日適快囚遺血在地有巨犬俯而舐之正當大路
惺甫叱之犬一舉首則雙目如炬有異帶犬俄騰空而
去惺甫大駭歸即臥病遂不起所見豈即神婆邪

記九

九

筱舫又言惺甫官京師時嘗妾生一女甫生即問爾家
何業其音甚細而清脆可聽告之曰京官也遂不復言
至周歲後牙牙學語與常兒同及惺甫卒妾別嫁擊女
以俱女時四歲矣一夕忽語其母曰明日大姊夫來當
從之南還明日而筱舫之弟筱珊太守至其妻乃惺甫
之兄子也因念此女恐其淪落故來相訪其母知不可
留遂使從筱珊俱南時杜氏媵屬寓居淮城聞其至婦
女悉迎於庭女獨牽其姊之裾投其懷中而泣女與其
姊初未嘗相見也舉家咸異之留杜氏五六年送之歸
湖北儲故湖北人其嫡妻猶在也嗣後與杜氏不相聞

計其年當已嫁矣不知有異人處否也

王孝子名繼毅字子詒會稽人父為鄞縣教諭光緒五年教諭君病孝子禱於城隍神請以身代然父竟不起孝子大慟曰神不鑒我由我不以身先之也事母俞益謹一日私語兄曰昨夢父告以母祿將盡奈何明年三月母果病時其家猶在鄞其兄子獻孝廉奉父喪歸葬會稽獨孝子留侍母病已而聞兄營葬畢將歸喜曰事母有人矣於四月五日冒雨走出至暮不歸明日或言有素衣冠者偃立月湖賀公祠外水中往視之果孝子也不知於何時死立而不仆祠前眾樂亭上黏黃紙一

記九

九

幅大書漱六道人歸真處七字又有小字云漱六道人者會稽諸生也年二十二隨父至鄞已卯十月二日父卒越一百八十八日入月湖以去時年二十九蓋孝子於兄弟行居六故嘗自號漱六道人云已而又於其書案得二書一致其兄子獻一致其弟子虞致兄書言本欲留數日面訣乃去來有定時不能如願致弟書則處分身後事飲用白布道袍勿用僧道作法事一時咸其悲歎然莫知其何以死也久之於廢紙篋中得其神疏稿其畧曰繼毅於去年臘月之望夜夢不祥次日即瀝誠上疏請折兒算以益母年乃入春以來母體違和日

益沈頓因憶去秋父病乞以身代良由志願未堅以致精誠莫達椎心泣血悔恨何追今母抱病日亟而兄在越未歸力竭計窮淚枯腸裂若空言籲禱恐難感格神明剗股剖肝不免傷殘肢體曷若踵刈羅之行嗣曹江之志削兒紀算續母桑榆至於晨昏侍奉尚有諸昆似續宗祧已延弱息塵世利名固非本懷身後毀譽在所不計湛湛月湖寸心可鑒神聽不違哀此愚忱乃知孝子實因代母而死遺筆不言者恐傷母心耳其兄在里門夢孝子乘白馬渡江而來從者甚眾前有金牌大書孝子悌弟字已而計至然則所云來去有定時者必非

記九

十

無因矣子獻寓書於余請為銘誄以傳其弟之奇孝余養病吳下未有以應先書其大略於此
距天津百里而遙有地曰唐官屯亦一邨聚也光緒庚辰夏其地有民家女死於雷年甫十五六耳久之有知其故者蓋其家多畜鷄而恆為人所攘女甚憾焉日蹤跡之無所得有某甲者夫婦年四十餘甫得一子皆大喜乃於子生之十二日為湯餅之會殺鷄使婦烹之而自出外買酒肉之類女至其門外見有鷄毛疑焉入視之婦適奏廚北俗所臥煖坑即與籠相連女見鍋中熟氣炯炯啟會而視鷄也恨曰此必昨日竊之我家者願

視坑上一嬰兒方呱呱而泣卽抱兒置鍋中仍爲蓋之
而出婦如廁遺失兒覺鍋蓋微有異發視則兒與鷄俱
爛矣痛甚倒投水缸中以死其夫持酒肉自外至兒死
於鍋婦死於缸莫測其由亦縊而死其家更無餘人鄰
比爲殯之而已無窮究其事者及女死於雷鄰女之與
女狎者知此事始爲人言之

同治九年三月紹興府南門外從空墜一女年十七八
貌頗娟好問其姓氏言語不能通以手示意索紙筆卽
與之自書蜀人訛成都三下里隨母至田閒忽爲狂風
吹入空中瞬息至此道旁觀者如堵墻有一士一農一

記九

十一

賈皆欲得之以爲婦里長聞於官官命自擇所從類類
不對固強之乃指爲士者遂以鼓吹送歸成禮秀水錢
心庵作鶯啼序一闕紀其事按元郝文忠臨川集中有
天賜夫人詞亦蜀人正與相類又光緒五年十月初十
日京師安定門外有地名八公爺墳是日午後天忽起
旋風其地有十五歲之女在途被風攝至半空逾時落
下卽斃其半面焦黑如墨同一風吹女子而有幸有不
幸昔人所以有茵溷之喻也

河南潁州人李麟生王方以縣令需次江蘇自言幼時
至桐城一親串家其家適請狐仙狐仙乃姊妹二人一

女巫主之巫至先相度坐處分前後二室前室陳果餌
必精美後室則粗具蔬果而已蓋以待其從者也甲夜
仙至聞其語不見其人俄而後室中哺啜之聲大作前
之人責之曰此家以禮相邀何太無狀內竟寂然乃詰
主人所問何事一一酬答既畢辭去一人曰可瞻仙範
否應曰可其來時置梯於中庭及去見二女子拾級而
登及覆而隱年可十六七容貌映麗而身材甚短較之
常人不過三之二而已仙畏燈燭光雖香煙亦避之惜
麟生方齟齬不能言其詳但記大略如此

記九

十一

王子安集頗詳贍余嘗爲作序知余蒐訪異聞乃以紀
夢數事見示今錄如左其一事云同治壬戌歲在安邑
縣夢坐花下湖山石上有一大池池之北書閣瓊窗悉
以五色頗黎嵌之中有諸女笑語聲問此何地一女曰
此君舊所管領之寒香洞也何忘之邪夢中亦自憶爲
舊游之地俄鼠觸物有聲遂覺又一事云丙寅歲附輪
船至天津中夜夢至一處圖書滿室有人告曰此爲少
海上帝命唐龍門王勃在此修金臺仙錄俄而王出夢
中以王集多散佚求觀其全王抽架上一帙示之是太
極宮飛霞閣銘有序文甚長可數萬字讀已王命送出

聞舟中人語而寤則舟進煙臺口矣又一事云戊辰歲在蘇州夢鄉人簫鼓賽神問何神曰秦穆公也夢中為作祭文費而記其一聯云雄狐定首兆霸跡於韓原雌雉興秦膺靈符於陳寶憶封禪書祠陳寶是秦文公頗悔用事之失後讀索隱引列異傳則作秦穆公夢語固不誤也

雲南府城外商山西北隅有邢妃墳雖碑誌無考而草閒石獸猶存故老相傳妃即圓圓吳梅村所為作圓圓曲者也嘉慶間蘇州鄭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訪圓圓墓不得崩榛荒葛中忽迷歸路俄而落照西沈暮煙

記九

圭

龍樹遙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則朱門洞開玉璫金鋪儼然王侯第宅乃使闢者轉達良久而出導入東廂為設食樽酒簋貳亦極精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操吳音是何鄉貫具告之少選嫗秉燭而出肅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絕代羽服霓衣如女冠裝束降階而迎曰妾即邢氏埋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邱隴就平念君是妾同鄉有小詩十首求為傳播因命侍女取詩付鄭其末章云鴛鴦化盡魚鱗瓦難覓當年竺落宮鄭問竺落之義曰竺落皇笏天是南方八天之一載在道經妾舊時所居宮名也取翠玉笛一枝以贈并吟一詩曰

歎息滄桑易變遷西郊風雨自年年感君弔我商山下冷落平原舊墓田遂命送鄭出時東方微明向之第宅俱無所見惟四面隱隱若有匡塘諦視之則深林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視其詩箋則多年敗紙觸手欲腐墨色亦闕淡迥非人世之物鄭以幽會荒唐刻圓圓遺詩託諸箕筆東海劉古石傅會作商山鸞影傳奇雖失其真蘇人蔣敬臣為余言如此因紀其大畧至其詩世多有之且亦不甚工故不錄也竺落皇笏天據道家書為十八色盼天之一云

記九

南

絕色也船媪頗珍之稍長導以淫不從日楚捷之卒不可而客來見女者鑿其色爭啗以利其當女意故雖不薦枕席而所得纏頭倍他妓媪以故稍寬之女亦私積蓄陰自為計咸豐己未歲媪載女至湖州有市人陸姓者溫溫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於世情未閱歷見之以為佳士也遂與訂婚娶陸去女白媪曰某日陸郎以洋錢二百來贖兒兒即解母去荷不見許兒死於母無益也媪知不可奪請之女媪媪中雙遍詣鄰舟告以故且言別至期陸不至使招之來問爽約之故陸言無貨女出私蓄洋錢百五十畀之期於明日來陸得錢

卽赴博場頃刻而盡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猶不信明日陸仍不至使招之則徒手來問昨所贈曰罄矣女哭失聲陸乘間亡去女遂仰藥死湖郡諸耆老聞之皆憫女而惡陸之無行強使經紀其喪焉余亡友徐誠庵大令爲作蘭陵女子傳

月桂者直隸樂城妓也家貧父母強使爲之而非其志燕趙妓多奔走逆旅媚過客桂獨否蜀人劉斗山明經曾詣之欣然延接爲竟夕談如文士如山人斗山甚異之一日有老尼踵其門施以錢米俱不受願一見旣入無寒暄語帆大笑而桂對之痛哭不已尼曰無過悲若

記九

去

不忘本來某日吾遲汝於其所桂唯唯屆期如尼言至其處果得一庵桂入庵拜佛及尼已而出劊刀自斷其髮從之往者驚阻不及勸之歸不可乃還告其父母越日復往則庵中闕然桂與尼俱杳矣

四川石泉縣劉氏女許嫁同邑羅氏子羅氏子與女同齡年十五遭疾而卒女欲奔赴父母不可意常戚戚家人慮其死嚴守之父母潛受他姓之聘祕不使知女微聞之佯爲歡笑父母以爲無他也其明年三月十六日距羅氏子歿週歲矣適父母兄嫂俱外出女挈其妹如鄰媪家先是媪有子失足墮江死其婦聞之亦投江以

殉蓋其家屋後濱江女素所知也語媪曰頃傷於手聞媪後園多藥草願往求焉妹時年十二矣語曰姊傷于吾奚不知索觀之女歛手袖中不使見旋乞火燃香薰之而出媪詰何爲曰辟穢氣耳妹覺有異從之出後且女插香於地拜且泣妹問之不答趨走江邊妹摻執其袂女急解外衣擲付妹曰好事父母吾去矣一躍入水其族祖劉翁自隔江望見之疑是女急使人掇之出面如生而氣已絕其上下衣縫紉不可解亦不甚沾濡但肩背間有方尺許者稍漬水曰蜀俗死於外者不以尸入室議殯於門外其嫂曰小姑從容就義雖死猶生請

記九

去

以尸入我任其咎乃奉尸俛於堂親故來弔者咸歎美之而父母所許之某氏子亦至願一見其面或曰不可或曰是固舊媼也庸何傷時女已小歛某氏子至女側女口鼻忽出血噴其面某氏子驚仆輿歸逾月竟死道光壬辰年有司以文貞烈聞於 朝旌其閭命下之前一夕其母夢女來曰女奉上帝命爲湘江之神不克在父母左右矣語已而拜拜畢有從者數十輩爲女易冠服色皆純白衣竟欲去母挽留之忽然而寤以爲積想所致而湘江中有人墮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狀則少女而白衣乃知卽劉女也嗣後靈蹟甚

著邑人醮金建廟顏曰泃江水神廟香火頗盛至乙未歲其姪劉斗山明經自他所聞其里火不及車馬徒步而歸未至家已暮矣至一橋見有人迎面來肥而短其身正方既過念世間安有如此人豈鬼邪回顧之見兩燐火大如栝投之以石其人復來與相對而立燐火熒然瞋目視之則縮小如豆稍瞬復大如是久之其人長嘯而去斗山不覺自隨之行俄聞水聲悟曰此必溺鬼也却立不前而昏無所視覺有數人牽曳之正危窘閒忽聞呼曰娘娘來矣皆散去有人撫其背曰兒何選事邪彼不相侮擊之何爲幸兒有後福彼尚不敢肆否則

記九

七

吾來亦無及也兒可速歸慰汝祖母且告家人勿遷吾墓斗山豁然如夢醒知爲其姑也歸入門則祖母方立詢之言夢汝姑來是以悲也女墓濱水其旁多他姓冢葬後江水齧其處成一小嶼四面皆水環之似不欲與相混者家人慮其淪入水中議遷葬聞斗山言乃止後斗山二子方幼穉自鄰村歸春漲暴至陷於水有女子抱持之行半里許登岸語之曰我乃爾祖姑也斗山之母母歎曰吾小姑已成神尚不忘母家如此乎斗山之母卽前此定議殯女尸於堂者也斗山於丁酉歲得拔貢生神所謂有後福者其謂此邪余與斗山有同歲之韻

亦嘗相識於吳中此事則斗山言於徐誠庵誠庵筆之於書故余得知之

四川茂州西南有馬廠山其高數十里盛夏積雪不消土人言往往見山市云有熊姓者以淘金爲業聞是山多金苗往尋之至山深處忽得一聚落居人數千家鷄犬相聞廬舍櫛比熊游覽忘路遠近久之飢甚見一家南嚮頗壯麗有白髮翁負手立門外熊曰客自遠方來乎曰然又曰得無飢乎此間無沽酒市脯處老未當作主人脫粟一餐不責直也能稱謝從之入出鷄黍如夙具者熊食飽興辭翁問客何爲來告以故翁曰山中

記九

末

固產金然外人不知其處徒勞無益客不如備於我家雖得直不豐然較安逸矣熊從之翁自言李姓相待優渥熊操作之暇游於市井皆殷勤款洽樂而忘歸一日李翁命人洒掃庭內陳設一新熊問故曰臘日祀先祖耳熊自至山中不知歷時幾許聞翁言知追尋暮悵然思歸翁慰留之曰暫還當復來耳翁曰客必欲歸請以明日其夜翁出一物包裹重疊授之曰薄具備直不能豐也在汝家可數年儘飽矣然須秘密雖頭人勿洩也能謹受效而具其膏夜方午翁趨熊起曰趁月色可行以蒸餅數枚納熊懷中曰飢則食此可至家矣元宵

後仍來此勿爽約熊甫出門卽闔行數步回顧則廬舍皆無惟斜月欲落樹林深黑而已大駭以爲遇鬼探懷中則餅故在噉之甚甘乃於路旁稍憩天明出翁所贈物發而視之黃金可二十餘兩驚且喜慮復來迷路折竹枝數十沿路曲折插之以爲表識及入城則城中人方祀竈急回家出金易錢鄰人問金所從來不以告鄰人疑焉遂爲蜚語謂熊出行劫熊不能復隱具述所遇鄰人欣然固求偕往屆期轉相招致至十餘人偕入山尋向所插竹歷歷俱在而無復人跡登高眺望見有犬數十頭從山下至及近則伏地大吼悉化爲虎傷者數

記九

九

人踉蹌而歸

茂州環城皆山夷漢雜處距城十餘里爲塔山墩依山構屋曰奶奶廟奉一女神不知名氏番人皆嚴事之廟恆扇遇祭賽始一開有土人何某者爲人執擔纏之役每歲事輒先返火伴問之則曰待汝於塔山墩如是半載火伴疑焉施行從其所之而噉之至廟側之士穀祠一叟出與何其語語已借入噉者隨入則叟已杳惟何獨行至祠後有門通於廟及門門啟何人門噉者仍尾其後門有闢者亦不禁也男女數十輩迎何入爲易衣履儼然貴人望殿上陳設華麗非人世所有意其爲鬼

魅大聲呼叱之忽昏仆地詰旦始寤則人物俱渺惟何臥地上似已死者而肌膚猶溫衣服則垢敝如故屢呼之不應惶遽欲出而扃鑰甚嚴乃呼於牆隙番人之守廟者聞之訝其何以得入敗鑰出之詰其故知內有死者乃聞於州牧周公受田命駕往驗至則何已醒矣問之自言上年過土穀祠遇一叟招與語欲以勞女女之辭以已娶叟曰固知之然此有宿緣以爲外室無傷也遂贅於其家女貌甚美家甚富謂我福薄稍賜之使足衣食而已嗣是常宿其家昨夜偶多飲而醉故晏起耳不自知僵臥廟中也周以爲妖欲火其廟番人羅拜

記九

十

乞免乃已其後諸番人以何爲奶奶之婿咸尊敬之何擔負往來仍止宿廟中噉者後亦無他何云是夜已與女均不知有噉者也

董叟茂州人善符水之術老而喪婦無子攜一女僮居廢廡有族子某常外出唯其婦及四歲子依叟以居一夕婦與女共話至夜深攜子入室女亦歸寢詰朝日過午矣而婦門不啟窺之見與其子相對坐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婦與子俱死子有燒痕一綫自足指人陽道中婦亦有燒痕入於陰視其面儼然無戚容撫其腹空空然如腸胃已燼者室故有地爐然無繩燭及人之理皆

大異之更以此屋不吉遷於他處旋贊潘氏子為婿次年正月婿與女偕出賀歲過廢廡之門婿忽欲入女止之婿即頭痛不可忍女急與俱歸言於父更知其遇祟為施救勒痛稍止其夜更就寢忽聞女室中呼救聲持炬趨往則女背為鬼火所燎其光深碧内外衣皆焦灼殆將及膚以水沃之始熄女迷惘不能言久之乃云見姨使其子持其兩手而舉火熱其背窘甚而不能出聲幸亡母來疾聲呼救始獲免耳女所云嫂即族子婦也更復以符水治之女遂安婿亦無恙前五卷所記毛氏婢第八卷所記某氏婦殆皆此類乎

記九

圭

茂州古汶山郡唐時曾陷於土番人民稀少從州泊東行六十里為甘溝西行二十里為打鼓石沿途置店以待行李之往來應門者當爐者皆婦女也其婦女之貌美者恆有異狀土人名之曰毒藥鬼每立春立秋兩節問天癸至而疾作則腹漲如鼓皮膚皆腫口眼及十指甲流出黃水至夜而煩懣更甚其人身畔密藏小竹筒雖其父母其夫不使知也筒中儲各獸之毛犬豕牛馬驢騾皆備暗中拈得一毛其毛為何物鬼即化是物出至曠野迷罔行人往往受其累問或遇有膽力者執而捶擊之則哀鳴乞憐天欲明窘更甚輒自言其姓氏

里居人或殺之則病者死矣病人所流出之黃水人稍沾染之即中其毒病亦如之而病者得以稍開故凡有是病者相戒不食於其家或不得已而就食則以赤銅置食器內毒不能中異哉此疾視粵之麻瘋與之畜蠱更有甚矣以上蜀事數則皆徐誠庵所記其子思贊錄以示余蓋皆聞之蜀人劉斗山者也

咸豐間功令凡親喪因兵亂不及奔赴者雖已服滿仍命解任回籍持百日服於是余親家翁樊君玉農由河南府知府回湖北咸甯縣籍持服而滿洲人德公實來代理府事未逾月有妾投井死先是有王公者與德公

記九

圭

之交同官江西實有異姓昆弟之誼其王媪與德公之母亦以姊妹相稱後王公以事遣戍有僕負羈縲以從臨行叩首於其主母曰奴從主人去無所顧戀惟一女名蓮所愛憐也幸主母善視之王媪曰若從主人去若女即吾女也於是遷蓮於閨中以女畜之且教之讀書蓮長而美德見而豔之德故呼王媪為姨請於姨願委禽焉德美風儀且能為詩喜金石書畫亦翩翩佳公子也然性儇薄得新則棄舊初娶婦極相愛重後又納廣陵倡女為妾與其婦化離王媪固知之謂曰汝已娶妻將以阿蓮為妾乎德曰不然前所娶婦不安於室久歸

母家姨所知也蓮妹歸我即我妻矣王媪曰廣陵之婦口舌可畏阿蓮非其敵也德曰彼婦已物故久矣王媪使偵之其家果無廣陵之婦乃請德以禮娶之視如嫡而廣陵婦實未死已更易滿州裝束故王氏偵者不覺也其性除險凡德所愛寵者必以術開之德怒則或以贈僚友或以配家奴若有子女知不可去則用計并殺其母子如是者非一人矣蓮始至廣陵婦謬相敬重不敢均禮久之微用其離間之策而德甚愛蓮不能動廣陵婦乃益自卑下日為櫛髮俄而髮臭俄而體臭然他人固不聞也惟德則聞之不知其何術也俄而并

記九

筆

其室中亦臭德遂不復入蓮室久而厭之乃以與其弟弟於兄弟行居八家人呼之曰八爺蓮號泣不從德語之曰吾與若緣盡矣吾弟八爺年少未娶從八爺不勝從我乎乃擇吉日將使成禮而所謂八爺者亦喜甚未及期先入蓮室以甘言悅之曰若意中欲何好物當為若購之蓮不應固問之乃大言曰他無所需為我買好棺一具足矣八爺悚然而出會王媪之子來為河南府丞王媪將與偕至蓮每日問王氏曰王媪未至王氏未至而所期已及蓮知不及待一日挈一小婢入後圃園故有井蓮趨赴井所而命婢至他處採花婢去稍遠即奮

身入於井婢回救無及矣奔告於德使人出之井其內衣皆縫紉嚴密知其死志久定也蓮既死而王媪至大罵於河南府之堂呼德之小名曰阿巧償吾女之命德叩頭服罪且為蓮盛喪葬之儀使其弟八爺以妻服服之時余長子婦樊尚從其母居河南府署故知之甚詳焉蓮以小家女深明大義從容死節視彼持梁齧肥之子何如哉是可嘉矣惜不得其姓氏大兒婦云當時聞署中人稱為王姑娘以其來從王媪家故云爾實非其姓也

記九

筆

子知所生父母在某所遂亡歸省視而其父母自賣子後以居積起家頗足衣食得子大喜語之曰汝在孕時與某氏指腹為婚姻今其女長成當為汝娶之子告以在傅氏已娶婦父母曰此傅氏婦吾何有焉卒娶之而某氏女美子甚暱焉遂欲絕傅氏而傅氏失子後其婦日夜悲泣傅翁乃蹤跡之得其子挾以歸好語之曰天性之恩固不可絕然吾自幼卵翼汝以至於成人且有婦在庸可絕乎今後宜往來兩家兩家各有婦將來各孫其孫可也子唯唯而以傅氏所娶婦不及後所娶者美雖居傅家情意落莫其婦則事之如初不以其別娶

為恨然子意益厭棄之一日傅翁夫婦方燕坐聞子舍中聲息絕異奔視之則子以繩勒婦喉婦氣垂絕而子猶力持繩兩端未釋大驚急叱其子出百計救婦婦乃蘇問狀婦惟垂淚而已有小婢在側述知子引繩向婦婦延頸受之略不撓拒婢欲出告人婦猶搗手止之舅姑問何意婦歎曰新婦不得於良人雖生何味不如死良人手之為愈也舅姑益憐之然自此其子竟絕迹於傅氏舅姑不得已乃歸婦於母家勸之他適數年後舅偶遇之婦猶出拜舅勸喻之執志如初是亦可悲矣杭人有娶婦者言卷之夜婦不與同衾防禦甚嚴如是

記九

妻

者一月婿竟不得近婿恨甚俟婦歸甯出其衾與所親者觀之以麻綾密縫僅容一身每臥以足逆入若蛇之赴壑者然眾咸異之外舅姑知其事咸勸其女竟不聽乃謂其婿曰必爾等成婚之日適值孤辰寡宿是以如此當為爾掃除別舍選擇吉辰復行花燭之禮婿唯唯而已逼近歲暮人事紛紜亦未遑暇也婿以將度歲來迎其婦其婦涕泣不肖去父母強之乃歸夫家是夜婿入室婦避燈後不與語婿不得已死就枕婦則坐以待旦雖宵寒徹骨不顧也自是婿亦憤其婦屢與反目一日因小故忿爭婿痛哭竟夕詳書婦來歸後情狀黏

著大門竟去不知所之鄰比競集議其所書有云非入空門即尋死路是其生死不可知矣此真所謂怨耦者與

余嘗館江西玉山縣其書室之前即為帳房而帳房即在二堂之左官坐堂上鞠囚聽之了了管撻之聲不絕於耳每夜靜猶時聞肉鼓吹也一日與諸友坐帳房間話聞堂上管一囚而瘡瘡呼痛之聲瘡音威二字則女見綴耕錄子也諸友趨往觀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俄而諸友反余問何所見曰批頰耳余問以何罪受刑曰此婦與一僧通姦乃置毒食中謀殺

記九

妻

其夫夫中毒腹痛欲裂號呼之聲徹於四鄰於是鄰人薦至灌以糞汁而吐之幸不死乃其聞於官官逮婦及僧訊得實視其夫奄奄一息呼醫診之醫曰毒尚未盡復飲以藥夫踞地大吐始而黑繼而紫終乃紅色醫曰毒當盡矣然藏府受傷不淺姑飲吾藥養其藏府滌其餘毒三日不死乃可保也官以此婦淫毒如此故批其頰二百若夫死當論如律也言次一友袁姓者曰國冢定律婦人犯姦罪去衣受杖此婦淫毒如此不依律決杖乃僅批其頰得無失之寬縱歟余曰不然自古無婦人去衣而杖醫者若史策所載北齊武成裸文宣后

李氏搥搥之此淫亂之主所爲豈可爲法歟婦女受杖之律莫詳於元史刑法志其文云諸和姦者杖七十七婦女去衣受刑又云諸倡女鬪傷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單衣受刑又云諸妻以殘酷毆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是去衣受刑固前代所有然所謂杖者杖脊也非杖鬪也金史海陵本紀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而杖之考昂傳云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是可知去衣而杖非杖鬪矣及明初定制笞杖皆鬪受訊杖鬪腿受無杖脊之條於是婦人受杖者亦以鬪腿受而又沿襲前代去衣單衣之例遂有去婦女之衣而

記九

毛

搥其鬪者此有明一代之弊政實與婦女發教坊同一酷法也 本朝律例雖沿前明之舊犯姦婦女去衣受杖然官吏多仰體 朝廷德意務崇寬大於婦女杖罪多不的決後此儻有建言君子刪除婦女笞杖之律或亦盛德事乎其時有吳君者刑法官斷輪老手也歎曰君言是也往年乾隆間江西有姦人僞爲女子黃緣入人閨闈恣行姦穢後事發臺司籍其所與亂之婦女均科以利姦之罪名所在地方官名捕之依律決杖一時諠傳云諸婦女到官皆將去衣決杖無賴子弟日集縣門伺之諸婦女聞之知逮者將至往往自經死亦有杖

畢不勝羞媿而死者若從子之言造福無量矣此段議論余蓄之已久達齋叢說中有漢唐改笞法說廣楊園近鑑中載某縣令事均略及此意今撰筆記偶憶舊說因復詳述之如此

光緒六年五月間湖北漢口鎮人見江中流下一木版其版凡數重以巨繩纏束之上臥一女子貌頗娟好四肢皆貫以鐵環釘著於版不能展動旁置錢三千文又有資壘一具中實餅餌卽在其右手之側膝下有一人頭視之僧也已臭腐不堪版上插木爲標書其上曰此女金口人年十九僧年四十二女死則仁人君子取此

記九

夷

錢買棺斂之若其不死則有餅餌可延其數日之命見者不必救救而收留之者男盜女娼於是見者皆不之救任其漂流而去金口距漢口六十里莫知其爲誰氏女也或曰次日流至一地名曰葛店爲人所救亦莫知其審

鎮海縣鄉間有兄弟四人出海捕魚適至甌亭將進口矣適有出口之船滿載貨物而來見漁船將近懼其相撞大聲而呼兄弟四人執不肯讓故意搯撞彼舟竟覆有一人從水中以兩手攀舷求救漁船之傭請命於主四人皆曰若救彼起必謂我觸沈其舟反噬口舌不如

死之引刀斷其一手其人猶以一手攀舷不釋乃并斷之始隨流而去是年夏六月天大雷雨兄弟四人俱在家中爲雷轟至中庭擊死其傭亦爲雷擊口尚能言歷言前事而死

秀水北鄉楊舍村有沈氏兄弟二人皆農夫也伯生子二仲生子一仲妻楊悍而貪日賂其夫求異爨已許之矣而楊又私計若伯之夫妻父子皆死則伯之田亦歸於仲利孰大焉適值農忙楊招其母來叻已遂與母謀將置毒於飯以斃伯氏時爲五月二十三日其夜雷雨大作電光直射楊所居屋楊之千甫四歲呼曰雷至矣

記九

未

蓋有所見也楊固知顧忌次日先以昨所餘飯供母與夫而使母更漸米煮飯飯熟將寘毒焉雷又大作母懼止女楊不聽自入室取所蓄醴霜未出而霹靂一聲楊死於房母亦倒地掖之起良久始能言述楊之陰謀如此仲買棺斂楊昇至桑田中是夜雷仍不絕聲質明往視則棺破而屍見矣此與鎮海捕魚者事並在光緒庚辰歲按論衡雷虛篇力破世俗雷爲天怒之說而謂雷者太陽之激氣太陽用事陰氣乘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其理精矣近世泰西人之說以爲雷者天空之電氣電氣之爲

用至廣收而用之可以代燈火通言語製器物而人或觸之則具禍亦至烈是氣尤忌五金之物故船桅屋柱皆忌夾鐵恐引電氣下擊也其說尤言之鑿鑿然如此等事豈得謂無神物憑之哉竊謂雷本是氣而既有是氣則鬼神卽假是氣以行其誅殛之法正如水火風皆天地間所本有而佛說有火災水災風災則鬼神卽假此以成其劫也武乙僂辱天神爲暴雷震死明載史策必如王仲任所說漢時畫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固失之誕妄然竟謂無神以主之人之遇雷而死者適然耳則又夫變不足畏之說君子無取焉

記九

未

曲園居士

光緒六年五月浙江巡撫譚公疏稱台州府天台县民許治邦生於乾隆三十五年至同治十一年百有三歲經前撫臣楊昌濬照例請旌并蒙賞給上用緞一匹銀十兩茲據天台县職員陳補過等呈稱許治邦見年一百一十一歲長曾孫許尊周於光緒五年八月孿生二子次曾孫許尊賢亦生一子許治邦家住福溪人游壽宇越百齡有十歲萃五世於一堂仰懇天恩從優旌表奉旨禮部知道按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羅

記十

列古來長壽人百數十歲者甚多國朝趙耘松核餘叢考中亦有一則不及談薈之博昔讀其書每歎其異不圖並世乃有斯人恐天壤間更無第二人矣同年魏芸閣士龍歿而為神余已載於第七卷矣今又聞諸杭人魏元名然乙道光元年舉行恩科鄉試魏於是年正月夢觀天榜其第一名則仁和魏士龍也寤而求之仁和學籍無其人乃自改名士龍以應之是科不中至甲辰恩科鄉試果以第一人中式距得夢之年二十四年矣按世俗每言有夢見天榜者考之載籍唐人前定錄載陳彥博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庭中幃

帷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之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此近乎天榜矣而不言榜又感定錄載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看榜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此言榜矣而不言天榜天榜之說流俗所傳然自唐宋以來士以科名為進身之階則冥冥中或有豫定其籍者亦無足怪惟魏以道光二十四年領解而先見夢於道光之元抑何早歟余與許仁山閣學應敏齋廉訪皆是科中式者是歲也三人者年皆二十四蓋皆生於道光元年也許生於七月應生於十月余生於十二月當魏夢

記十

觀天榜時余三人皆未生不知天榜中有余三人姓名否若無之則此榜為不全若有之則世間尚無此人安得遽列之於榜乎且余生至六歲先大夫始命余名曰森後又改今名且未定而鬼神安得而豫知之是不可思議矣

說文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余謂人之無左右二臂者亦甚尠見古人何必特製此二字據左傳授師子焉以伐隨是子為兵器疑子亦兵器也其說詳見第一樓叢書六之四乃大兒婦樊言昔年隨父宦游中州見某宦家一妹貌甚美而無左右臂問之言天生如此非斷

折也此女飲食便溺一切須人冬日衣厚尚不甚覺至夏日則紗縠之衣望之了了兩袖中空洞無物殊不可看故此女夏則避匿不出雖親串罕見也聞其兄嫂甚賢以此女不能出事尊章又不忍以空閨終老擬招一寒士於家以為之婿後亦未知果否此女乃真兼子子二形矣

河南孟縣民某甲篤信神仙修鍊之術事呂仙甚虔常以不得一見為恨一日獨遊於西嶺湯王廟徘徊瞻眺冀有所遇忽有人負衣囊忽忽而至視之乃素識之某乙黎園中脚色也問甲曰君何所思豈又思見呂仙乎

記十

三

呂仙在天上安可得見無已吾為君扮一呂仙可乎文
扮讀若粉然廣韻三十一欄有扮字
訓打扮音哺切則此語亦古矣乃解衣囊出冠服服之星冠霓衣背負長劍手執麈尾曰君視吾似呂仙否曰甚似乙曰然則呂仙亦不過如此求見奚為此去十許里有某村方演劇待吾登場吾去矣乃解所服佩仍實囊中負之而去甲惘然久之因亦徐行至某村將觀優則寂無所見問之村人皆言無其事甚怪之他日又與某乙遇問何証我乙言是日我初未遇君何証之有乃悟所遇真呂仙失之交臂矣

孟縣城西門外有古冢不知其為何代何人也冢上有

槐樹三俗呼曰三槐墳舊時能以器物假人凡人間有吉凶之事需用器物大而棹椅小而盤子盪子之類盪子均見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碑先一日焚香燭紙錢北海壇祭器碑今作碟誤當作盪請於墳次日即陳列於墳前任人取用矣後假者往往久而不歸於是禱之不應余按續耳談載濟源縣北海廟通人假貸欲假金者禱於神而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券投祠前池中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金沒而原券浮出夫神與人通假貸已屬可怪至冢中所有不過明器之類烏得有生人服用之物更不可解矣

記十

四

孟縣民李某夜行為羣鬼所嚇懼甚望見前途有燈光趨赴之則小屋三間中有一女子謂之曰君如畏鬼可止宿此門外即無傷矣男女有別不敢請入室也李從之遂臥於地女又謂之曰至曉君當早行詰朝有事幸毋相擾及天明視之在一小冢之側並無房屋俄而有數人來發冢昇其棺去問之曰棺中乃某氏處女未嫁而死今其父母用嫁殤之法與某氏子為冥婚故遷其棺與合葬也李乃悟詰朝有事之說感其與已有恩買紙錢焚與之

孟縣城西南路有溝三道即名其地曰三道溝昔有人

微醉夜行入於溝中見有洞門半啓入之則有燈燭然垂欲滅矣其人隨手挑之燈光復明顧視燈後有銀一錠懷之歸及家視之上有字曰挑燈銀五十兩以上孟縣事三則皆余門下士宋伯言恒坊所說宋即孟縣人余於咸豐七年取入學者也

有人於冬日飲酒大醉歸家行至半途蹶然而倒里長過而見之以爲死也乃使其徒二人守之而自入城聞於官其夜大雪守者寒甚乃以蘆席覆屍而自就復穴中宿夜半醉者忽醒即起歸其家守者回头屍懼爲官所責因念某家男子死甫數日其瘞處相距不遠乃發

記十

五

而取之負以歸仍覆以蘆席而守之明日官來驗屍醉者聞之知其爲已來也請官自陳言實未死昨偶醉臥耳官曰然則屍何來以問守者守者不能隱言其實官驗之則屍髮際實有傷痕因拘其婦至問夫死狀則固與人私而殺其夫者也乃論婦如律有男負其甥錢二十萬者自言無力償之死則爲牛以償耳已而其舅死甥家即於是日生一犢甥知其爲舅也不以常牛畜之每出遊必與俱一日途遇一叟負盆蓋之屬而驚於市牛誤觸之碎其盆蓋叟怒撻牛甥急叱之曰此吾舅也願勿撻吾當償翁益叟異其言問之

告以故叟曰若舅爲誰告以姓名叟曰此人在日吾負其錢若干未有以償也今計益蓋之值適如其數吾償了矣欣然而去又一日遇重車陞馱號而求助甥不得已以牛助之既登重人謝曰君惠我甚厚可值錢二百千也牛聞之長鳴而斃

有鄉民自城歸中路聞人呼聲如曰捐捐再聽之如故顧視無人甫行數武見地上有白金數十錠喜甚拾置錢囊負以行至一飯店飯甚飯焉探手於囊取錢覺其中蠕蠕然動視之則所拾白金悉化爲蝸蚪蟲矣大驚棄之窵閒歸與妻孥輩言其異或發視其囊則尙有一

記十

六

蟲存焉傾而出之及几鏗然視之眞白金也權之重三兩殆鬼神假手於人使負此金至飯店而此三兩者所以酬其捐捐之勞也捐捐北人語凡以物寄託人謂之捐以上三事皆宋伯言說未知亦孟縣事否河南有一逆旅庭中植牡丹數十本花開具五色大如槃有挈眷屬過此者偶折一小朶爲其妻插髮俄有血從花蒂流出沿妻面頰及於肩大驚知其有異仍綴花於枝用紙封裹之及夜忽見女子數十人懸袂而至交口詬詈曰傷吾妹矣攜一小女示之傷痕在頸紙封儼然其人知爲花神乃謹謝過且曰事山不知非有意相

犯幸而獲宥當書其事於牆壁俾後來者知之則永無攀折之患矣諸女領之相攜俱去其人後亦無他惟其妻則血所沾濡之處皆生瘡痂經時始愈

寶應人某甲屠者也性吝嗇有母年七十矣思得肉食輒吝不與一日甲方鼓刀而屠母又向之乞肉甲怒曰雖斷吾指不與爾肉言已忽不自知奏刀書然一指斷焉痛絕仆地徐起裹創而歎曰此鬼神之警我不孝也自此悔過事母盡孝甘旨之奉無缺每出手以示人曰為人子可不盡孝於父母乎視吾斷指可以鑒矣易有之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此屠之謂與

記十

七

汪子餘杭州人其父宦游於蜀身後甚貧子餘又生而多病故自少失學讀書纔通句讀而已能畫花草亦不工也婚冠之年因循不娶遂無妻子其舅家乃唐樓姚氏憐而招至其家使課其幼子讀書子餘遂依姚氏以居初不言斷葷血然居姚氏十許年葷血之物從未見其一沾唇也無事輒入小室趺坐遇庚申日則坐終日不出姚氏常使一傭者伴之坐至丙夜傭見窗外一黑影大如席懼而從後戶出自此不復肯與借然子餘固無恙也咸豐十年杭城初陷子餘實陷於城中從容乘閒走出仍從姚氏避難於石門之鄉閒一日忽自盥沐

易新布衣向姚氏言別遂趺坐而逝年纔四十餘耳姚氏買棺殮之昇而寘諸野及亂平議遷葬之迷失其棺竟不可得余謂此子大似得道者觀其生死之際則可見矣其死也豈所謂尸解者歟傳記所載諸尸解者其棺或甚輕發視或僅存其衣或化爲一竹杖惜不得其棺而證之也

余舅氏仁和姚平泉先生光晉道光乙酉科舉人晚歲選授上虞縣教諭時年已七十七矣當其未官上虞也曾夢至一處四面山如壁立山上瀑布屈曲下流及至虞游仙姑洞恍如前所夢者詫曰吾前身豈山中老僧歟後至八十一歲卒於官易贊之前一夕有紅燈自宅門入家人皆見之余曾撰先生家傳備載其事

記十

八

拆字之術古謂之相字在宋則有謝石見何遵春渚紀聞在明則有張乘槎見錙績霏雪錄謝石事人多知之至張乘槎則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隨舉一字就機之所觸而斷吉凶今江湖間挾此技餽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習成口訣以應問者此豈能有中哉乾隆間蘇人有范時行者頗善此術曾至吾邑寓紫陽觀所言不煩而悉有意義每日以得錢六百爲率錢足則謝客寂坐有君平賣卜之風一營兵拈某字問終身休咎范

曰凡圍基之子愈著愈多象基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基字非基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基子非圍基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裝束是行伍中人乃象基中所謂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後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宜外出行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縱爾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又有人拈一義字以問范問年若干其人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爾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可弗問矣又有人以風字問所孕爲男

記十

九

爲女范曰移中間虫字於右邊則似乎虺字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諸如此類甚多余幼時聞故老傳說今不能悉記始書此三事庶范時行之名異時或與謝石張乘槎並傳也

吾邑有保濟侯戴公祠廟貌巍煥其後樓則奉侯之真身乾隆開邑人徐氏請箕仙侯附箕而言邑有大災吾請於上帝願以身代之帝許我矣眾不省所謂惟傳神語以告人勸人修省是歲五月廟中火起延及後樓悉成灰燼侯之真身燬焉道士之屋在殿東偏相距不及一丈檐椽焦灼而竟無恙始悟神語益其歎異一邑聚

謀重建其廟閣中木商沈某以黃楸木至乍浦求售中有四株大可合抱或與諸價已有成議矣沈夢一人衣冠甚偉面有金光謂之曰此吾屋柱勿他售晨起甫與人言之而吾邑人適至問有大黃楸木乎曰有將焉用之以廟柱告沈悟見夢者卽戴侯也以木助之及廟成尚有餘貲因於廟後闢一園爲邑人游覽之所余幼時入廟見殿屋雄峻四柱甚大父老猶舉其事以告及咸豐之季邑遭兵火侯廟復燬亂後重建然園林之勝則未復舊觀也

記十

十

邑人童樸齋居新市鎮家饒於貲其屋深邃內樓前後各五間童因眷口無多於前樓作臥室而空後樓以儲什物一夕聞後樓砰磅有聲猶不之異次夕則聞後樓語言嘈碎達旦不休天明童往視之甫上階聞內有人語曰居停主人來矣中扉頓啓一老翁出顏丹髮白衣冠偉然延童入內童素有膽氣知其妖也而不之懼入則几案雖童之故物而陳設一新几列鼎彝壁懸字畫架皮書籍地下厚藉氈氍絨椅之類皆覆以錦褥申縣珠璣四纓絡爛然坐定翁自言姓鍾名紫霞陝之華陰人攜眷屬徧歷名區昨從虎邱來將游西湖并窮天台雁蕩之勝而山妻忽病暫借君樓停泊行李必有以相

報幸勿聞之外人辭氣溫雅藹然可親童敬諾之越一日復具衣冠通謁老翁仍以一童子獻茶餘無所見而樓上則譚護細語若有數十人者翁語童曰來而不往誠爲非禮然老夫世外人習於疏懶不能報謂幸勿罪也自後童或無事輒往鍾所杯茗清談常至終日時亦置酒邀童飲酒次縱論今古經史百家如肉貫串每及南宋元明之事歷歷若親見至北宋以上則言其大概而已童偶以吉凶禍福問曰惠迪吉從逆凶理有固然毋煩推測也又善書寫扇面贈童一面臨蘭亭敘一面倣南宮潑墨山水童甚寶之時當初夏庭際茶靡

記十

十一

盛開童之女名穎姑者年九歲矣獨往採花見美婦倚闌于立烏帕裹首紫衣而素裳一垂髻婢侍以手招女女不肯往婦自出攜女手遂從之入見老翁方危坐觀書笑謂女曰穎姑來可樓上坐及登樓上陳設視樓下更勝諸婢年皆十許歲呼婦爲夫人夫人寢室在東偏有一小女雙足纖小殆無其匹夫人曰此吾女也少於汝一歲汝宜妹之至西偏則一美少年坐而讀書夫人曰此吾子也汝宜兄之有頃一少婦自後房出夫人使女呼以嫂遂命嫂治點心食畢又以一籃盛食物命小婢送至庭中穎姑攜籃歸其母視之非藤非竹組織甚

工啟而視之則內盛蘋果四枚西涼紫蒲萄數百顆訝曰此地此時安有此物邪嗣後每得時物童輒命穎姑持餉其女而夫人亦常以異果奇花相報一日穎姑甫纏足已卽至鍾所不良能行夫人笑曰汝母不善纏足耳吾爲若纏之非但不痛且有捷效乃解其雙行纏以口呵氣其熱如蒸足骨柔軟約縑迫祿了無所苦一月之後纖小與鍾女不殊其母竊啟裏視之所滲非礬乃白糖也其少婦則教穎姑以鍼帚端午日製艾虎及綵縷貽之並極精妙殆非人工所能爲居半年餘童所見推翁與一僮而穎姑則翁之全家皆得見之童父女頻

記十

十二

如鍾所而翁與夫人則至庭中而止未嘗一詣前樓也童雖祕其事而僕媪輩不能無漏言里中多有知者人皆爲童危而童與翁益密其友徐酒庵以剛直自負適自山東回語童曰子禍必矣家爲妖窟而尙以爲安乎童不應徐自與所善員鍊師謀員閉目默坐移時謂徐曰此狐也然非禍人者不久當自去無煩驅逐也無何有一道人黑面而虬鬚背負一劍過童氏之門語闈者曰汝家妖氣甚盛吾能除之無所求於主人但妖死我願得其皮耳時童適他出闈者不告於主母引道人自小弄而達於內道人卽於庭中右手仗劍向空畫符左

手持水一杯吸而噴之聞樓上語曰庭中演戲劇矣盍往觀乎俄而道人手中之劍自墜杯亦墮地而碎道人
大驚若有以大杖敲其頭者踉蹌走出關隨之奔蹶於
闕傷其股樓上大笑江陰陳澹山者童之姻也素善五
雷之法自蘇至杭道出新市因詣童童留之飯而徐亦
至遂共飯焉徐向陳述其事童以目止之不可陳乃曰
吾請嘗試之時夜將半陳命燃二燭篋中出五色紙人
五按方位置於案畫符呵氣於其上正目視之不一瞬
有頃紙人忽起立繞案而行行稍緩又呵以氣則行益
加疾其聲隱隱如雷至五更陳曰妖已去矣以手擊案

記十

圭

紙人皆仆仍藏之篋中是夜童之內人聞後樓誼闕如
初至時竊從後窗窺之見後樓上下皆紅光圍繞聞翁
與夫人語曰本欲俟爾病愈而行今陳翁以真火相逼
不可留矣惜不及與賢主人一別耳至五更聲乃絕黎
明人視几榻如舊地無纖塵而所陳設則烏有矣几上
一小篋啟之乃鍾翁留別書也情辭懇摯微有怨徐之
言童讀之黯然外留定武不損本蘭亭一册郭忠恕山
水一幅以贈童者又白金五斤則賃屋之值也夫人留
珊瑚簪一枝羊脂玉玦二枚明珠四顆碧霞寶石八塊
贈穎姑為嫁資澹山入室周視歎曰此狐為我真火所

逼尚能從容而去其道力深矣幸其大道已成故其臨
去不肯露惡狀不然吾非其敵也乃鑄鐵牌二面書殊
符其上二釘於聽事一釘於後樓以防復至後竟寂然
此事在乾隆初年邑人徐晦堂先生曾詳記其事余粗
加序次而著於篇傳記所載狐居人家者多矣未有若
此之有情有禮者也余尤歎其臨去有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之意斯狐也其狐而仙者與

記十

圭

久雨忽有黑物出於爨室長五六尺廣一尺許無頭面
手足近之則寒氣逼人兼有冷水噴射中之者寒顛欲
絕每陰雨則見晴明則否有佃人趙某宿於其家吳氏
之傭告知此事趙有拳勇不畏也夜適大雨趙與傭痛
飲大醉俱至爨室伺之二更後是物果出兩人直前撲
之忽冷水四射傭者倒地趙奮擊以拳若中絲絮者然
而臂已斷矣大呼求救聞者奔集則是物已杳視傭則
面白皴皴不能語趙則倒臥血中呻吟不輟久之始
能言所見徧尋斷臂不可得後兩人雖皆不死而趙竟
成廢人焉吳氏患之乃至武康請於貝鍊師貝曰此物

僅能於陰雨及夜間見形氣候尚淺除之不難乃書一符使其徒持以往即於前忽天色驟晦巨雷繞屋而轉屋中諸物皆岌岌震動俄辟歷一聲硝磺之氣滿室人有眩仆者而天即晴霽周視諸物悉如其舊惟有一大缸可容十餘石者未埋地中為雷拔起碎為數十塊視其下清水澄澗有巨蚌卧其中其屬修與前所見物等業已斷而為二趙臂即在其旁吳氏曰此缸埋自前明貯以濁水經宿則清而且甘用以烹茶極佳舉家寶之不知有怪物潛藏其下也乃以炭火鍛蚌成灰棄之北麓橋下而歸斷臂於趙

記十

末

歸安德清石門三邑之交有古墓焉背田面河廣可二畝餘規模雖頗宏敞而北域久湮宰木亦盡惟河邊華表猶存羊虎辟邪之類皆倒於地翁仲仆者五其一尚垂紳端笏獨立荒煙蔓草中然陷於土者將半矣既無碑誌可稽亦從無祭掃者不知為誰氏之塋也有侵其墓傍地者往往得禍故相戒莫敢犯附近居民每見有青衣人往來墓域則是日河中必有溺死者溺人無論肥瘠一經滅頂雖即時拯起皮骨僅存若枯腊然於是人皆遠徙遂成荒墟墓南里許為某村有孫姓者其妻攜女往母家舟過墓前忽一青色手自水出大如箕攬

其女人水去驚而救之則已死矣孫恨甚築土壅流而掘之至數尺無所見又年餘孫之次子與一傭者各負斨斫草將歸矣驟雨忽至見河中一人以竹篙撐木簰而過其子私計由簰渡河而南不及一里即至家矣乃許持篙者以錢而登簰焉簰小止容一人故傭者仍沿河岸行行數武回顧之見人與木俱沒於水矣急告其家孫率家眾飛棹而至鈎撈水中僅得其子之屍而撐簰者不知所之咸以為妖怪所幻化也孫益憤怒募術士治之一道人來應募為壇於河之南岸方施敕勒有暴風自北而至一青衣人隨風徑撲道人道人不能支

記十

末

為其所壓青衣人倏不見風亦尋止眾視道人則已扁矣扁音補典反見後漢書東夷傳流血殷然告於官而瘞之時烏程南潯鎮有道士周靜涵者道行甚高孫往求之周閉目移時謂孫曰此物修鍊千年吾非其敵須召天神為助雖幸勝之吾亦將不免不可往也孫固請之周不得已而往亦為壇於南岸甫焚一符暴風又起青衣人見於前曰吾大道垂成須得生人氣血以助之故溺人於河取其氣血然所溺皆應死之人非吾故戕其生也與汝何與而見偈迫周令其遠去青衣人曰吾道尚未成去將焉往周苦勸之不聽周乃向空書符以水噴之青衣人

笑曰汝修正三世不滿四百年安能治我徑前撲之周
執令牌危坐青衣人不敢近而退周亦下壇如孫氏命
歸除一室凝神靜坐於其中者九日復至壇所焚符而
天神降青衣人出將與神敵神發巨雷聲振原野火隨
雷出其光燭天青衣人不支而遁周擲劍中其首神向
周拱手上入雲際遂不復見村人其見空中一物隨劍
墮於河干就而視之乃石人之半面也渡河至墓域則
獨立之翁仲其右面爲劍斫去血流至地附以河干之
半面正相脗合周書符於其胸背命眾掘起而碎之村
人并碎其臥者而鍛爲灰自是墓前無復怪異周謂眾

記十

七

曰此物再潛養五甲子大道成矣惜其欲速遂至於此
深可憫也眾送周歸南潯甫入門見一人衣冠形狀與
周無異自外而入眾皆見之周曰吾元神將散矣取鹽
湯飲之其人遂與周合爲一後周遂多病自處分身後
事臨終謂其徒曰吾爲虛名所累致損元功爾等宜閉
戶自修毋預外事也遂坐而化此亦出徐晦堂先生所
記其事當在乾隆初年余考之汪謝城廣文所撰南潯
志周靜涵名科耀一名道昱嘉興人習青符五雷法初
居武康之升元觀後任南潯廣惠宮著有補閒吟草四
卷

吾邑乾元寺在吳羌山之麓背山而面河隔河則縣城
環峙若屏幃然門前有大道然地僻山空過者絕少邑
人某君與其友讀書寺中其友喜習陰符奇遁之術某
恒非笑之友嘗於月夜啟匣出一劍長二尺餘晶瑩奪
目持而舞於樹下覺空中有細物簌簌落地上舞畢抬
視之乃樹之細枝也修短若一某異之欲把其劍友曰
劍有神光觸之恐不利於君仍匣之而寢一日薄暮散
步於三門外友笑謂某曰君常笑我讀奇門書盍一觀
我技乎乃中立於路畫地作圈徑可丈餘取瓦石數十
塊分而爲八排列圈外坐而俟之少頃有一人衣白衣

記十

六

荷糖擔手執小籬而來走入圈中其人素所識也友曰
殆矣此人將蹶言未竟果觸石而顛碎其所齎且傷於
膝坐地良久乃去某問故曰吾所布者武侯八門陣也
今日支干皆火而其所衣所持悉屬金且入鷺門出
傷門能無蹶乎翼日某又請爲之布置未已忽聞對岸
有人從城上厲聲呼其友姓名曰汝又在此惡作劇乎
友遽伏地叩頭曰不敢不敢聞其聲似秦人也遙望之
其人頰面而目甚大餘爲雉堞所蔽且相距甚遠不甚
了了須臾便去某扶其友起面色如死灰戰慄不已問
之但曰我師也詰其姓名不告後其友旋辭去終莫知

其師爲誰也

紹興昌安門外某村有張世昌者賈於外恒累月不歸家中惟老母魏氏與妻同居妻與母固姑姪也亦甚相得姑病思食鷄婦殺鷄烹之偶取一嚮嘗其旨否姑適呼婦婦未及咽而欲應聲不能出氣塞而蹶姑頻呼不應強起視之則已死矣時方盛夏疑其中暑治之不蘇以母家相距百里酷暑不能待乃邀集鄰比買棺斂之又以家無停棺之所昇而寘之祖墳之側距其家五六里矣而婦實未死棺行搖動其氣復轉至夜而蘇覺身在棺中悶不可耐幸棺甚薄足蹶手抔竟破之而出茫

記十

九

茫四野不知爲何處坐棺側而泣有菩提庵僧曰獨修者與傭工馬四索逋而歸經由其地聞泣聲而問之婦以實告僧見婦有色詭曰吾歸必由汝村盍從我行我挈汝歸婦諾之行里許至一村則馬四之兄馬二家也馬四亦喻其意而思獨據婦乃謂僧曰此婦死而復生宜得糜粥調養我與師亦飢矣請至吾兄家小坐略進飲食僧從其言而是夜馬二與婦均往婦家中聞其無人馬四固知之及門抉鎖筒而入鄰人聞聲以爲馬二夫婦夜歸不問也馬四浙米漑鷺使僧執爨潛取析薪之斧猛擊僧頭斃之卽謂婦曰汝從我乎不從者亦

血吾斧婦懼從之乃席捲其兄之所有挾婦以逃次日馬二歸見狀聞於官而獨修之徒知師被殺馬四不回亦控於官請捕馬四久之不獲張世昌之妻父魏翁聞女暴卒馳至棺所則無屍矣亦控於官官詣視罔測其故命役緝訪而已及張世昌歸以妻死屍亡再四尋求將及一年殊無蹤跡李茂元者其素與同賈者也是歲秋仍邀世昌同行世昌以母病辭茂元獨行至台州甯海縣城外見一家有婦出汲視之世昌妻也詢之其鄰知爲縣中捕役許保賢之家遽歸告世昌世昌乃詣縣請自任緝訪之役官判公贖與之世昌與茂元偕妻父

記十

辛

魏翁同至甯海伺婦出拉以赴官并出公贖爲據官問婦婦直言前事蓋馬四挾婦至天台又由天台轉至甯海費用乏絕投許保賢家爲傭許豔婦欲私之婦不可乃與馬四俱出捕賊數日許獨歸謂婦曰馬四死於水矣婦知有變未敢言也其夜裸婦而縛之與淫焉婦不得拒遂受其污已數月矣官執許保賢問馬四死狀初不言刑之始言誘與外出而斃以斧官驗馬四之屍傷痕宛然乃論許保賢如律而歸婦於本夫世昌以婦遭汚辱實爲強暴所迫告於母而收之復爲夫婦如初異哉小家一婦微有妾首三人爲之并命佛言慎勿與色

會色會即禍生豈不信夫又馬四之殺獨修以斧而許保賢之殺馬四亦以斧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亦可畏矣

廣西南甯府稅關前有旗竿二某年秋閒居民望見旗竿斗中焱焱有光每夜皆然已月餘矣一日大雨如傾雷火下擊旗竿而斗中有赤光上衝雷遇之輒引去如是三四忽辟歷一聲屋瓦皆震赤光頓息雨亦尋止守關者仰望斗中若有物然緣竿而上見其中蟠一蜈蚣長可三尺赤黑斑斕已爲雷火所斃眾皆駭異乃出而懸之竹竿以示觀者關吏之庖人曰李元敏於是夜出

記十

五

戶便旋見蜈蚣頭中有光高丈許知其有寶竊斫破之得一珠大如龍眼李匿其珠棄蜈蚣於水次日人不見蜈蚣疑其復活而去亦無窮究其事者李以珠置暗室中可以代燈甚寶之其妻偶出珠把玩而鄰婦適至懼其見也納諸口中少選吐出而徧身發熱手足紅腫知中其毒急研雄黃服之浹旬始愈李持珠至廣州求售西洋人見之曰此蜈蚣珠也人或爲毒蛇所噬以此珠熨傷處毒水湧出卽時平復佩之可辟蛇虺惟不可近口鼻耳瓊州大賈聞之買以千金問所用曰吾州五指山中多產奇藍香而惡蛇毒虺甚多人不敢入今持此

珠往則蛇虺遠避所獲不貲矣欣然囊珠而去李得金歸家遂小康此與上二事亦徐晦堂先生所記當亦在乾隆閒宋洪景廬夷堅丁志載鄭生夫婦等八事云皆董堅老相授故皆遠年事此亦同之也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攻洛陽澄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錢辛楣先生謂此後世圓光之術所自始然則圓光亦釋氏呪術之一端也近世挾是術者多不甚驗大兒婦禁言在母家時其第六嫂劉氏忽病狂

記十

五

易僕媪輩薦一圓光者延之至先潔除一室於棹上置大栲栳一具滿盛米麥中安一鏡四旁徧插小旗幟及箭乃於其前燃一燈膏盛燈明光彩耀目令三童子正目視之有見則以告童子先見一大門圓如規門中室宇深邃有一白鬚老翁在其內老翁所至童子輒能見之見其由堂入室周歷房闔望之了然無有遮礙俄而有一物四足而毛大如羊豕老翁執之納一大缸中術者先藏一小瓶於棹下聞童子言至此卽以紙封瓶口曰已得之矣於是諸象悉隱術者曰病者所苦今已除去不日卽愈如不見信請以一事爲驗乃又於棹下藏

一物使童子視光中何所有童子曰吾見有大錢二大如車輪一字而一幕發視所藏果錢二文一字一幕也術者曰吾術不妄即此可見矣樊氏厚贈之不受曰受人一錢吾術即敗矣已而劉病果愈問其得病之由曰吾見一貓跳入室中即時迷惘然則光中所見四足而毛者即是物矣

秦膚兩言七八歲時其族父芝庭家失金釧一雙不知竊者爲誰時有揚州人王姓者善圓光乃延之至於室中設香案翦素紙廣長各二尺許蒙覆一器上爲四方之形其人向之誦呪復以清水噴之又時時取鑪中所

記十

三

焚之香挹其煙氣令著紙上如是四五次遂呼童男女數輩使諦視之膚兩亦與焉紙之左畔見諸神象或袍帶而秉笏或甲冑而執戈無慮百餘人鬚眉畢見其在後者僅露其首而已紙之右畔有屋宇之象即其族父家也族父坐臥室中於燈下作書幼孫女旁立而觀有一婦人在內竊釧藏懷中一一若繪此婦舊嘗備於其家恒往來者也窮究之果其所竊回思曩夜情事無一不合其技亦神矣

生而有文在手自古有之今不多見唐樓姚氏生一子有文在手曰升此子聰慧異常兒讀書過目成誦即他

技藝畧一研尋無不精妙咸以英物目之乃年甫弱冠以諸生終苗而不秀鄉里惜焉然其人亦必有宿根者與

唐西姚氏一婦賢而且才實斃家政春秋魚菽之祭皆此婦尸之每祭前一日必夢一婦人向之歛衽曰我馬氏也凡遇祭祀雖與諸尊屬俱來止能侍立於旁而不得食幸娘子哀憐爲設杯箸於末坐且祝曰馬氏坐此則我得與矣寤而不知馬氏爲何人徧訪之姚氏諸長老始知姚氏之先有賤妾馬氏無所出家祭不及焉乃如其言設杯箸且祝曰馬姨娘坐此至今循之傳稱鬼

記十

三

猶求食豈不信夫

河南中牟縣有老孝廉郭蘭可者其始生時父適假寐夢有人報曰某科二十一名舉人郭蘭可及寤而家人以生子告乃即以蘭可名之後果於是科中式名次悉符然則科名洵由前定矣又孟縣諸生有劉黎照者於某年鄉試之前夢觀榜有其姓名大喜以爲必中矣是科榜出果有劉黎照然非孟縣人也此則鬼神以其姓名相同聊以爲戲耳

汴梁城南朱仙鎮有岳忠武廟廟前有鐵鑄秦檜夫婦跪像與吾浙西湖岳墳同凡負販之人至其地者必批

秦檜之頰而摩王氏之乳謂不如是則是日衙齣市塵不能獲利歲月既久頰與乳光澤可鑑有秦氏家於廟側恥之乘夜負鐵像投於河中至次日而二像仍在水面浮而不沈眾人環觀無不駭異仍舁置廟前焉

趙州城北有石獅一滿頭有油污之痕兩淋日炙而不能去相傳其初曾幻爲一少年入民舍戲其婦婦適夜績卽取燈油澆其頭獅反身而遁走至中道而鷄已鳴遂不能還故處至今蹲踞大道之旁焉以上二事並宋伯言說

奉化潘某幼貧寡長爲縣吏遂以起家蓄一婢遇之虐

記十

董

婢自經死遂藁葬於野歲餘潘經其地見有煙氣自其冢出就視之聞婢語曰且勿行我與俱歸大怖奔還其家而鬼亦隨至空中聞詬詈聲俄火發於笮救之甫滅而他處又焚奔救不遑有親串來省視曰何物鬼魅白晝爲祟言未已一巨石自空墜幾中其顛乃逃去如是者四五年潘氏之人死亡相踵存者寥寥貲產亦盡

蕭山某甲家貧無以爲生乃交結吏胥把持詞訟貲產日以饒裕而作惡彌甚中年後淫虐幾無人理忽一日暴卒未幾復蘇自言冥司謂罪已盈貫必置於法但恐人聞不信爲惡之報故暫令回生一年使人觀我受種

種僇辱以警世人見有鬼役數十挾持我不能自主也言訖卽趨出跪於通衢大呼曰我作惡人也諸君看我苦否我曾作某語今當批頰乃自側面以受刑輔頰紅腫口中流血又曰我曾爲某事今當笞臀卽褫衣而受笞附近之人止聞其呼響而一二里外則敲扑之聲清脆可聽受一刑畢輒曰苦苦諸君見否如是者每日皆然周歷城廂徧身血肉糜爛滿一年竟斃於路

紙牌之戲本於唐宋人葉子格而葉子又本於骰子說見歐陽公歸田錄今紙牌中有紅點黑點殆卽葉子格中紅鶴阜鶴之遺乎近世紙牌盛行闔閭亦有行之者

記十

美

余親串中一婦病久謔語輒曰二五來矣么六來矣綠我牀壓我被爾曹何不爲我捉去所云二五么六皆紙牌名目也上二下五曰二五上一下六曰么六此婦生平從不爲紙牌之戲侍疾者異之初猶不以爲意而婦數數言之乃大索其室中無所得已而於樓上一破篋中得紙牌數十葉多年不用塵灰滿矣疑此物爲祟取而焚之婦果不復言蓋紙牌常在手中沾人手澤故歲久或通靈也

義烏城北隅有樓氏廢園名槐圃地甚幽僻頗擅泉石花木之勝而素傳有鬼無敢居者咸豐庚午夏傅君錫

蕃欲假其地避暑主人以有鬼告傅曰固知之非所畏也主人乃掃除一室置榻其中傅獨坐至二更月色皎然了無所見將就枕矣忽一叟從屋隅出傅揖之曰君其鬼乎曰然來此何為叟曰此前朝墓地葬此者非止僕一人但鬼之於人亦以氣類相聚以君文士故敢一見乃坐而與言其言明季事甚悉臨去指園中花木曰彈指間又成荆棘也時粵寇之亂已擾及浙而義烏猶未被兵傅不以爲信未幾寇果大至槐園爲墟

義烏人陳某邑諸生也嘗送所親馮氏之葬既至其地馮氏甫窆掘至五尺餘忽見古甗又二尺餘而甗槨見

記十

毛

工匠輩僉謂宜別治一穴地師執不可陳亦從而附和之馮氏之人曰如舊槨何陳曰此中骸骨一無所存且無碑誌可考是遠代不知誰何之墓復何顧惜相而去之可也馮氏從其言陳既送葬而歸遂發病謂其子曰吾坐馮氏事死矣地師亦不得活三日之中陳與地師相繼死惟馮氏無恙然自葬後其家亦日落矣
河南孟縣宋君夢蘭字香谷同治壬戌廷士以知縣分發甘肅奉檄至涼州適回民爲亂城陷死焉家中尙未得信其族子寬夫素與同學甚相得忽夢其行袍行裳如軍營裝束行袍即跌襟袍行裳俗名戰裙並見會典攜一卷書而讀讀已

泣曰我已爲泉下人矣寬夫瞿然而寤明日果得凶問又浙江義烏人陳君談者失言其名曾爲分水訓導後死於家其子時在省城偶晝寢夢其父自外至顏色慘淡子迎問之其父曰汝尙不返乎喚汝者行且至矣子欲問其詳適報家中有急足至急起問故乃知其父死矣蓋死者之靈與赴者俱至與九卷中所記朱觀察長大令事正相類

咸豐庚申浙江省城失守時何子敬觀察紹祺以事至蘇其眷屬留杭州恭人陳氏聞變語其家人曰主已外出吾曹無可求生何氏湘南名族長幼男女義不爲賊

記十

庚

所辱乃縛其幼子慶銜慶熙沈之於池自與姻家一婦朱氏者引繩同縊會江南援兵至不五日而復省城家人亟往視之則二子以水淺未死恭人與朱並懸於梁朱氣絕而恭人竟以救得蘇自云縊後一無所苦第見有兩紅燈在前若相導者惘惘從之行不知所行爲何地俄而復見天日則已醒矣後歸原籍以壽終夫縊至數日仍得不死此事誠屬罕聞或曰恭人從容就義節烈可嘉宜爲神鬼護持然亂離之世含生取義視死如歸者夫豈乏人何鬼神之獨厚於恭人邪聞其平日禮佛誦經寒暑無間大難不死或由於此太平廣記中報

應一門以崇經像得福報者凡五卷不得概以爲誣妄也

杭州鄭譜香都轉初應禮闈試曾主同鄉魏部郎家其家故有狐譜香之未至也狐適逐去舊塾師而使以譜香代之部郎曰其人尙未至狐言某日必來已而譜香果以是日至乃從狐議定焉入書舍則四壁皆糊以新紙而蠅頭小字滿其上襍錄詩文殊無條理館人曰昨暮猶未見有此也譜香知狐所爲微哂而出於他舍小坐忽一淡巴菰筒破窗而入其聲甚厲此筒乃譜香遺在書舍中者取視則上繫一紙書大旨謂何以輕我乃

記十

表

亦書數語答之甫擱筆而覆書已裹小石投入捷速如此宜其一夕之中書滿四壁也讀之語意仍不馴知不可以理論遂不復答未久辭魏而他就焉譜香言此狐亦有不可及者部郎一幼子初學爲時文甫作小講其文甚劣幾不可讀狐爲易七八字居然成文真諺所謂點鐵成金者也又歲杪部郎有故人告貸數十金堅卻之曰亡矣忽砰然一囊墜其前白金滿焉大書其上曰此非蒙古兒乎部郎大慙後未數年部郎卒家屬相踵而亡狐蓋乘其衰氣而侮之余聞之杜後舫云苑平許姓者偶烹一魚已熟而食之矣置其頭於器中

至夜有光一點熒熒如明星持近燈燈爲之滅家人異焉剖而視之得珠一顆魚珠不足怪然而猶能吐光且有滅燈之異則可怪矣長洲朱我齋實親見之

記十

表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

曲園居士

吳縣太傅潘文恭公之仲子星齋侍郎曾望與陸夫人於光緒四年三月三日同日而卒夫人歿於丑時侍郎歿於巳時海內異之而文恭公之冢孫東園侍郎儀鳳於光緒二年二月十九日卒其配胡淑人於光緒六年六月十九日卒年皆五十有一世傳二月十九為觀世音菩薩生日六月十九則其成佛之日也意其夫婦二人亦皆有病根者與

元和顧子山觀察於光緒庚辰歲行年七十偶獲一龜

記十一

一

長身細腰下豐上殺形如胡盧賓客傳觀歎以為壽徵也觀察名之曰大吉龜賦詩以張之并屬善畫者摹其正反側三形索同人題詠余亦為賦五言古詩一章按太平御覽水族部載晉義熙中有黟縣吏入山採薪得二龜有兩樹駢生以龜側置樹間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一龜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又夷堅志吳德卿綠毛龜一條載秀州市民社曾有一龜若藥瓢然詢其人云自始得時以鐵束其腰背故如此此龜殆必其類乎然亦罕覩矣

鎮江有一小家止一母一女一子子學賣於市肆適有蘇州吳縣人某甲亦在彼學賣與其子相識遂得識其母時往來其家并其女亦朝夕見焉其女許嫁一書生貧甚不能娶而其年長矣某甲與其母謀言於婿氏請絕其婚婿氏竟許之某甲因自媒焉既有成言矣而某甲之母執不可乃不果未幾女歸於他族而所適者亦甚貧且夫婦不相得女甚以為恨越數歲而前所絕婿之書生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女聞之大悔難經而死時某甲已歸姑蘇忽大病自言女死後訟已於鎮江府城隍以其為吳縣人也由鎮江府城隍咨蘇州府城隍復

記十一

二

由蘇州府城隍劄吳縣城隍遣吏卒逮問今不得免矣數日竟死其死在光緒庚辰歲度其事之緣起亦必在同治光緒間談者失其姓名并此女前所許嫁之書生亦不知何人然其事則皆云實有之也夫彼人婚姻已不可况毀人以自成乎甲死宜矣至地下主者各有疆域簿書期會一如人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其知此也夫

關中陳生諱晉諱其名自幼佻達喜作狎邪遊而其父督之嚴始稍稍向學然其心固常在舞衫歌扇間也一歲上巳之日父適他出乃託他事始其師私至郊外踏

青狎鳥撩花忘路遠近忽聞簫鼓之聲問之途人曰前
村演劇也卽往觀之笙歌如沸士女如雲游目騁懷樂
而忘返未幾夕陽在山矣頓悟身在郊外城門將閉懼
不能歸乃遵舊路而回行未及半忽見路旁隘巷中有
綠衣女子從一小婢緩步而行小腰秀頸楚楚可人生
念野外焉得有此佳麗然愛其美亦不疑也施行從之
俄至一甲第而入生徘徊門外暮色蒼然私計不及入
城不如且謀寄宿或有佳遇乃叩門以求宿告婢出諾
之導以入則珠簾繡幕中絳蠟高燒綠衣女已待於堂
矣生問姓氏笑而不答命置酒待客雕盤綺食頗極豐

記十一

三

腆又命婢歌以侑酒酒闌燭熄相攜入室紅羅複帳鴛
被蛩既春夢香甜不知東方之既白忽爆有聲火光
焱焱照耀窗櫺疑爲失火推枕而起則天已大明而玉
骨冰肌儼然在抱審視之乃枯骸一具也驚起四顧則
屋宇帷幙了無所覩獨立墟墓間墓旁故有燒瓦之窰
窰破故火光迸射也生知遇鬼奔還其家俄而大病因
與家人言所遇咸以爲慮而臥病月餘竟愈於是盡滌
邪念下帷苦讀卒成進士入詞林焉

張仙槎習申韓家言游於閩中咸豐初就閩縣令張芹
香之館會芹香受代而仙槎猶居署中一夕至三更甫

就枕忽見有一人來至牀前其人戴雨縵涼帽如公門
中裝束問來此何事以勸捐對仙槎曰吾儕囊筆依人
每歲所得亦甚微薄其能捐乎二人曰固知汝不我信
也明日當持憑據來遂不見甚異之次日至丙夜果見
二人又與一人俱來持簿書示之曰此非憑據乎仙槎
視之則皆已平日所擬訟牒中批語也其旁或注可字
或注不可字問其故答曰可者應如此辦不可者卽屬
錯誤應入犁舌地獄仙槎曰吾輩所擬批語不過酌理
衡情初無成見卽有錯誤亦屬公過何有如此重罪其
人曰我亦不知但汝能捐輸或可減罪仙槎許捐錢一

記十一

四

千文其人少之增至七千乃首肯且曰汝勿食言明日
當先以實收來及明日三人者又以是時至出一紙黏
著帳上曰實收在此言已卽去仙槎視之其上大書張
仙槎捐錢七千文八字有朱印甚鮮明諦視無有矇朧
間又了了在目終夜轉展不能成寐及旦以語友人友
人勸之云既有此異宜以七千錢買黃白紙錢至曠野
焚之仙槎從其言後亦無他異哉冥中亦如陽間有捐
輸之例乎此鬼挾人短長以相恐獨得錢七千欣然而
去恐此朱印實收亦不甚可恃矣

福建南安縣太學生陳良光之母年近九十矣道光戊

申年臘月下旬忽告其子曰明年我欲燒天香然爲期太迫恐不及矣其子曰有何不及母曰非汝所知也燒天香者泉州之俗以正月初九爲天生日前後各三日焚香禮天神謂之燒天香至次年正月初五日母命其子婦燻湯沐浴浴竟易潔衣端坐而逝俄張目四顧眾人環問有何事未了不答其子請曰豈以天香未燒乎曰然子曰當卽爲料理乃悉依俗例買香燭等物於初六日平明焚之至母前告曰天香已燒矣應曰好乃閉目而逝

杭州沈子麟大令之父於道光某年夏間有舊識之木

記十一

五

匠來見漫問之曰無恙乎匠曰幾不獲相見矣問何故匠曰今年春間在嘉興爲人造屋忽覺胸次煩懣恍惚聞人語曰將腹剖開卽舒暢矣因將所用鑿鑿自剖其腹又聞人語曰錯矣頓覺身輕如羽俄頃便還杭城既至家中并舊時相識之家一一皆到翁家中我亦曾來也已而仍回嘉興至向所營造之處見一人臥版上眾人圍繞之因亦進而觀焉不覺與臥者合爲一大聲呼痛眾皆曰生矣生矣始悟無故自剖其腹據人云死已半日矣腸亦流出主人召瘍醫納其腸用藥線縫其傷口醫云尚可不死數日後痛稍止略進糜粥主人使其

徒送之還杭今既數月創已全愈仍欲至嘉興料理工作故來一見也沈翁大異之發其衣創痕猶存然膚革充盈面目腴潤轉勝於其舊也

閩人廖三者故家子弟也以其行三故人以三爺呼之貌魁梧而性敏悟凡藝事一學卽精生平剛直好義不喜讀書自幼時卽喜習拳勇爲投石超距之戲及成童以趨下橫里中嘗語人曰大丈夫當效班定遠立功萬里外焉事章句爲是時 國家方以兵屯守臺灣後山兼謀開墾歷數年役未竣而士卒之以瘴癘死者相踵也廖三志在立功不以水土惡毒爲意因赴某總兵軍

記十一

六

中投効總兵委以夜巡之役火伴或語之曰子行夜不畏鬼邪廖曰我有劍在何鬼之畏火伴壯之是夜廖隻身巡視營壘忽見二鬼自林中出尾其後廖以劍擊之鬼遂滅逾時陰風凜然又見前有一奇鬼敦腴血拇殊可駭異廖拔劍待之須臾鬼至曰三爺我非來角勝乃來相請耳言畢不見廖歸疑不成寐已而倦極恍惚夢至一處廟宇宏敞有神坐殿上問曰爾是廖三爺邪曰然神曰若來甚好有一事非若不可當以相屬廖醒遂發寒熱自知不起踰月果卒於臺灣未竟其用聞者惜焉

福建建甯府有一舊宅時建安台鮑君卒於官其眷屬
賃是屋以居樓故有狐未之知也鮑妻居樓上往往無
雨而屋漏又所用什物巨輒易其慮畏而遷居於下其
子少年負氣曰我何畏彼哉遂居之天明猶臥未起覺
有奇臭視之則被有沾濡之痕發怒謾罵則其語甚俄
而已身亦臭偏視不見後方知其疑上皆糞也於是家
人咸集遷其子下樓鮑君之弟焚香祝之曰我等罹死
喪之戚暫住於此苟有失禮當蒙見原今空此樓伏奉
香火幸勿相黷祝後寂然天下事可以理勝而不可以
氣力爭類如此也

記十一

七

湖北咸甯縣劉氏一婦年近百齡而情性與孩童無異
每日晨起家人爲之簪花散粉衣以紅紫豔色之衣則
終日笑除其子及長孫一人外餘皆不之識苟欲告之
則必舉其祖若父之乳名曰此某人之子某人之孫乃
始笑而頷之如此媼者殆亦近於鷄窠中小兒者與
江西南康縣鄉間有方貢生者失其名世以耕讀爲業
家頗小康偶傭一童子使牧牛童子乳名毛狗其始來
也有一小人與之俱長僅尺餘時見時不見久之而小
人日益多昏黑樵突不勝其擾或嘗罵之輒躍起批人
頰雖於貢生不敢犯然呵責之亦不聽也如是十四年

聚至百餘之多器用爲其損壞飲食爲其汙穢甚或煙
氣縷縷出自箚中發視則所貯之衣皆燒成小孔以千
百計舉家厭苦延僧道禳之則僧道悉被筆擊流血被
面而去或使人訴之真人府使者甫出門輒迷惘不能
行一步貢生憂之而無如何至道光丁酉歲貢生於元
旦黎明集其子弟語之曰我夢見天榜今科江西解元
卽我也子弟中亦有數人中試者我不敢泄爾曹宜各
努力我亦自勉乃日夜督責其子弟溫習舉業貢生以
身先之六月既望躬率子弟赴省城應試既至又語子
弟曰試期尚早我有一老友舉業家斲輪老手也距此

記十一

八

不遠汝曹留此勿荒所業我且往訪之乃不攜童僕買
舟而去去則竟赴貴溪縣龍虎山具牒於真人府請除
妖真人受其牒判九月朔日雷部施行貢生奉牒適返
省城則三場畢矣卽攜子弟輩俱歸及九月朔夜小人
殊未之知嬉戲如故日加辰則各惶惑失措有哭者有
怒罵者亭午天忽無雲而雷電霆轟其勢甚猛俄迅
雷一聲而小人俱不見矣是科方氏無一中試者貢
生固託言之以愚衆小人使不爲備也亦可謂智深勇
沈者矣初妖之興也客有善琴者來或曰琴者禁也所
以禁止淫邪也乃延此客使鼓琴三日果爲之稍戢客

去而擾瀾甚惟毛狗與之狎呼毛狗爲老庚老庚者俗呼同歲者之稱也其類甚繁亦有婚嫁生育親戚故舊往來之事每遇歲時輒三五成羣聚而爲意錢之戲其法以三錢擲之觀其陰陽以爲勝負嘗使毛狗爲囊家得頭錢三千餘文又一日大雨庭中積水甚深有數小人嚮之而哭甚哀貢生使毛狗探之則其幼子溺死水中也雨霽得其屍乃一二寸長之紙人耳異哉剪紙爲人乃作祟如此竟不知其爲何妖矣然觀琴客鼓琴妖爲少戢則邪不勝正其理昭然貢生苟知此理但當正心修身以齊其家一家中男正位平外女正位平內彼

記十一 九

衆小人者自當形滅聲銷固不必遠求之龍虎山也休甯朱村有朱姓者賈於外父母早死妻許氏在家偶以鷄卵十餘枚使鷄母伏之久之不出一夕許夢見舅姑自外至皆以紅帕首而顏色愁慘許欲啟問倏至婦爨間而隱明旦往視則二雛出殼矣悟曰此必翁姑也對之流涕乃溺而死之卽延僧誦經三日求免翁姑之罪數月後復夢翁姑來謝曰我二人以生前殺生過多冥司罰作鷄使受湯火之苦今幸新婦代爲懺悔仍得轉生爲人矣

休甯商山村有襍貨店兼賣豬肉市者頗盛日殺三四

豬東方未明輒斂刀而屠一日屠竟縣內於簣忽見豬之後足頗似婦女之足底平指斂纖不盈握衆皆見而異之因問爪殼何在爪殼者豬足下麤皮也屠曰當尚在湯鑊中往視則繡履雙浮製作絕工非鄉間所有撈而出之衆手傳觀無不驚歎此店嗣後專賣襪貨不復屠豬至今尚在

余親家樊氏眷屬寓居河南省城時有傭婦其家距城七十里一日抱其幼女自其家來騎驢而行中路墜驢復抱女起騎驢人城至於樊寓而此女昏昏如睡不復言語行動與之食尚能下咽不與之亦不索也如是月

記十一 十

餘樊氏之衆語之曰汝女之病久而不愈曷不暫歸乎婦然之乃復抱女騎驢出城行至來時墜驢之處女忽開口喚母問之則能答矣自此途中便能言笑比至家行動如常蓋墜驢時失其魂至是復與合也

陸連達字鍾山溫州樂清縣人家尚溫飽以知縣需次江蘇持孫琴西同年書來見其人頗樸誠而在吳中數載甚落莫亦嘗乞假返其家不久仍來歲以爲常同治壬申秋復至余寓言將歸遣嫁其女余次日往送之未見嗣是遂不相聞乃是年十二月其兄之子忽來蘇踵門求見問之則鍾山已被殺於途矣爲之駭然詳叩之

鍾山之歸獨行不挈僮僕行至一處爲黃巖縣所屬忘其地名距其家止百數十里矣鍾山於其地賃一小舟而自向市中買鮭菜之類及歸則舟中已有客六七八人問之曰趁船者也無如何姑聽之而此六七八人者皆盜也舟子亦與通謀夜深移舟至荒寂之處殺鍾山沈諸河而取其貲無知者越一月有漁者出其屍於水中則創痕猶存乃聞於官時黃巖令爲孫君歡伯健令也親往驗其屍於其袂肚中得字紙一卷雖漫漶猶約略可辨一名紙有陸連遠三字亦不知誰何姑命以棺斂之又月餘孫君如台州謁太守偶與同官會飲言及此事

記十一

主

一人曰此必樂清人也君謂此人姓陸乎非也陸連其覆姓樂清故有陸連氏吾嘗令樂清故知之且吾與陸連氏亦頗有相識者乃以書問之所問者卽鍾山之兄也其家久知鍾山於某日發蘇州待之不至猶意其或不果歸至是始知中途有變使其兄子往視發棺視屍已不可識猶冀非真故復來蘇州審之既知不謬亟歸言於孫君孫君命役捕凶手不可得久之或言某所有人以胡珠鸞於市鄉問安得有此物是可疑也孫君使人捕之捕者以夜往則有鬼聲飄飄於前至其家六人皆在已知事發結束將行稍緩則無及矣縛之至

官皆吐實殺以祭鍾山鍾山爲人固長者罹此酷禍殊不可解而行路之難亦可鑒矣余因先兄福甯君之喪往迎太夫人亦嘗取道於此至台州府適陳君鹿笙守是郡留余飯於署中且爲具舟舟人言須乙夜潮至始行乃於晚飯後登舟陳君親送之余辭焉不可余先至舟則舟中人滿矣問之亦言是趁船者余時止挈二僕其一從余在郡署其一留守舟中止能護持行李竟不能與之爭余傍徨無策而陳君至怒曰此何人也是時浙東當大亂之後盜賊多有故太守所至輒有親兵從行陳君遂命親兵悉驅其人登岸并以四親兵送余至

記十一

主

黃巖焉蓋台溫地僻舟楫稀少尋常行客每雇一舟必有趁船者固非盡盜賊也然其情狀亦甚難堪矣非太守親送豈能麾而出之哉附書於此俾于役者知所警焉
嘉興姚恩衍字叔怡官中書科中書爲人頗有才幹而性行篤實雖在少年已諾必誠取與不苟在京師時鄉人多推重之以事誣謗者無虛日光緒戊寅歲忽自知將死於人所屬之事一一處分悉有條理時其父訪梅觀察方爲長蘆鹽運分司故其母與妻皆在天津乃爲書告知死期請其母妻來京師訣別母妻得書大驚馳

至則雖有小疾固未足憂也而叔怡刻期待死至四月之末戒其閭者曰五月初六日巳時夏侍郎來傳旨即為違勿留滯家人咸怪其語所謂夏侍郎者乃夏君子松同善也夏與姚雖同鄉然不過正月中賀歲投一名刺而已平時固不相往來也屆期叔怡之病稍劇日加巳外報夏侍郎來闈者甫延之入而叔怡巳氣絕矣子松之來也初不為姚氏而來蓋叔怡之妻父鍾學士駿聲與子松極相得是日夏往訪鍾鍾適往視叔怡疾聞者辭焉問所之以告而夏有事必欲見鍾乃訪之於姚氏不圖坐未定而內之哭聲巳作也一時咸共驚異謂

記十一

七

子松之來適符叔怡之語所傳者何言歟此旨何以必由夏侍郎傳之歟叔怡死子松亦可危矣然子松固無恙是年冬即拜江蘇學政之命乃至庚辰秋子松竟終於江陰使署距叔怡之卒未及三年也古稱劉楨徐幹王粲並為天上侍中王茂宏為天上尚書合傳記所載多有此事子松起家詞臣歷官卿貳又嘗預君疇務成之列歿為貴神固無足怪叔怡言行不失為君子其死也或亦有所為歟惟彼時子松猶在人間而玉版徵書由其傳達是不可解豈其神識巳先歸天上乎

青浦縣南門外離城二十里許有覺海庵故無僧也同

治間忽來一僧赤體無衣惟以破被自覆時方嚴寒臥地上數日不起見者憐之或予以錢米不受一日忽披破被走出見一老嫗兩目失明即向溪中汲水一甌付之曰試以此洗目如言洗之瞽目復明即能見物又一少年左足反生僧捫之曰正正其足即時轉正與常人無異於是遠近誼傳謂之神僧求醫者日數十人僧有醫有不醫醫則無不奏效住庵中一月有餘後竟不知所之

記十一

八

青浦縣辰山為九峯之一山上東北隅有平石一方中有一痕長尺餘廣數寸許由來久矣莫知何時所刻也近日有地師入山為人求葬地偶以定向之盤置此石上適當其痕而盤中子午鍼為之旋轉其鍼鋒不直午而直子地師知其有異將盤徐徐舉起鍼在盤中猶動搖不定至離石三四尺始復其常說者謂其下必有磁石云

青浦之章練塘鎮有某姓者買一西瓜重二十餘斤將剖食之而瓜在案上旋轉不定懼不敢剖其旁人代為奏刀騞著一聲瓜分為二而其中有蜈蚣一條長尺餘廣寸許已成兩段矣腹中隱隱有光破之得明珠數十顆

光緒庚辰歲七月，中興縣水浦橋農家牯牛產一犢，六足二尾，其四足與常牛同，兩足在腹下，甚短，其二尾之下各有一肛門，每遺矢則一時並出，主人怪之，不敢畜。有江北人以洋錢六枚買之，去不知其何用也。

甯波某店一友於歲終至各村中收債，肩負錢囊，手持簿籍，皆書其店之名及歸時囊中盛洋錢二百有奇。錢五百有奇時，已薄暮，慮遇暴客，將謀棲止，苦無逆旅可投。又行里許，見有草屋一所，扣門求宿，而是家惟母女二人，母執不可，女曰：「此客日暮途窮，不留焉往？吾母女可同榻。」一榻留客，亦何傷乎？母從其言，女并爲具食。

記十一

五

客食已枕錢囊而臥，夜半女忽來求其寢，客峻拒之，女不肯去，客不得已許以作竟夕之談，談至鷄鳴，女促客起曰：「吾父歸矣，可速去。」客驚起趨出行，百餘步憶錢囊未取，急回取之，至則並無草屋，有一棺擯焉，大驚，諦視之，錢囊一角猶見於外，正徬徨間，忽有一人至，謂客在此奚爲，豈發邱摸金之徒乎？此兩棺者一吾妻一吾女也。客乃詳述夜間止宿事，惟其女私就己則諱而不言，且告之曰：「吾囊中洋錢若干，錢若干囊及簿籍皆有，店名請發視之，如有不符，吾任其罪，乃發其擯果如客言，俾盡取以歸。」

泰興縣黃橋鎮有何某者，亦舊家子也，娶靖江盛氏女，美而賢，而何有外婦，遂讐視厥妻，日肆陵虐，盛順受之，無怨言，何嗜鴉片煙，丙夜猶不寐，使婦供茶湯，稍不如意，以煙籤亂刺之，偏體無完膚，婦不勝痛，遂縊死。其父固長者，不聞於官，何得以無事。一夕忽見婦來，流血滿身，語何曰：「我事君無失德，何酷虐如此，今得請於神矣。」言已不見，數月後何忽得奇疾，十指先作癢，爬搔之癢愈甚，乃以齒齧之，指寸寸斷，以次及肩臂及股及足，凡口所及之處無不齧者，血殷牀褥，晝夜呼號，閱兩月而斃。

記十一

五

泰興東鄉盧家莊有盧某者，貨富家，錢已償其本，惟負其息錢一千，貧不能償，求免焉，而富子執不可，竟如數取之，盧憾甚，因思其場圃外積草成阜，高數丈，若貨之值錢可十萬，乃於暮夜躋其顛，掀其蓋，置火於中，數日而草不然，謀諸婦曰：「是夜五更適有微雨，故不熱也，宜再置之。」乃復躋其顛，掀而視焉，則其中爲火所燒已空矣。因其蓋請雨，故火不能透及，掀之火即上騰，盧墜其中，一時烈燄飛揚，盧與草俱燼，其妻奔救無及矣。陳子愚廣文以此事語余，且曰：「者小致失大，當以富子鑒，害人反害已，當以盧某鑒。」

泰興老儒何君萱泰嘗有事於宿遷賃一車以行其執鞭者滿面皆刀痕若井字然問之曰余不敢自諱十年前乃大盜也有富家娶新婦裝送甚盛與火伴八人往劫之夜半入其室新婦美而少纔十六七耳叱曰勿驚我官人我取銀錢與爾爾姑於窗外俟之見其入牀後若有所取俄而一刀飛出插於樞人亦隨刀飛出眾知不可敵升屋而逃我稍後之甫及屋山爲其所及蹴以足我一身不能動哀號乞命新婦以刀劃我面縱橫各數十乃曰今夕我花燭良辰姑貸汝死提而擲諸牆外幸得不死乃改行焉

記十一

七

張翁山東人某年六月間於村外納涼夜深將歸寢忽有人出自草間視之其傭奴之已死者也此之曰我待汝不薄乃來祟我乎曰非也小人執役冥中今奉牒來拘主人追念舊恩故先來告牒中共三十人主人名在第一我移置其末日拘一人可延一月此卽所以報也言已不見翁憮然曰我其死矣自念衣食粗足婚嫁俱畢死亦何憾惟曾與某氏子爲媒此子子然一身貧無婚費女氏恆有悔婚之意我在故不敢言我死奈何明日悉召諸子而語之曰某氏之子其父在日曾假我錢八十萬以相信故無券也今我老矣久假不歸異日何

記十一

大

面見故人於地下乎皆曰諾鑿錢而歸之乃爲故人子擇日娶婦告期於女氏女氏無以拒遂成婚翁喜曰我事畢矣越月竟無恙而其奴又來見賀曰主人不死矣冥中續有牒至除去主人之名也蘇城六門惟盤門居民最少城外又無市廛荒涼殊甚故蘇諺謂之冷水盤門云咸豐三年金陵不守姑蘇亦戒嚴各城門日落卽閉而盤門尤早有某生者於清明前數日出盤門至鄉間展墓及歸門已閉矣正躊躇間有二人踵至觀其裝束如公門中人笑而問曰先生不得入矣城外有居停也無告之曰無有二人曰我家不遠盍借往一宿乎某生喜隨之行行未半里卽至其家同入書室中曰君未夕食得無飢乎乃出以茶一甌點心兩盞子來殷殷勸食食已坐而其話竟不言寢室中亦無牀榻旋聞比舍人語詰問何事曰鄰有病人恐不起矣及人定時一人袖中出文書謂某生曰請先生呵氣一口從之其人仍納諸袖中起曰君一人有公事宜卽去先生留此待天明入城可也又曰我等去時與常人有異然無與先生勿怖也乃走出至庭中矯首頓足其身頓長俄頃之間高過於屋從屋上躍騰而去其一人從之厥狀亦然某生駭極不知所謂未幾卽聞哭

聲知病者死矣此書室即死者之家也有人入此室見之疑爲賊又見案上茶甌及疊子喈曰曩者內室中失此物爾所竊乎將執之某生力辯始免天明踉蹌而歸某生所遇殆即俗所謂無常者歟其所持冥牒必須生人呵氣此何理也且亦安能盡得生人爲之呵氣乎幽冥之事蓋不可曉矣

高郵某君曾爲蜀中一縣令咸豐初引疾歸一夕獨坐書室中忽有人入室請與偕往問所之曰四川也某君從之出門有肩輿舁之行其行如飛俄頃即至江干則已艤舟而待矣登舟解維轉瞬已至九江又舍舟而陸

記十一

九

由江西湖北而至四川計其爲地已數千里而其爲時則食頃也既入城至一公廡導之坐西廡有舊時長官某臬使某太守在焉皆顏色愁慘問之不答俄傳王者出御殿即召之入問某獄爾知之乎曰知之蓋此獄臬使與太守得賄免殺數人某君力爭不得其引疾歸即以此也乃具言本末王者曰爾耿介可嘉命仍送之回又聞傳臬使與太守入詰責甚厲回顧此一人者皆縮小如嬰兒須臾有檻車載一人出某君亦出遇一友故與同官蜀中者友云我即將之官不及與故人敘契闊奈何問君居何官曰我揚州府城隍指檻車中人曰某

某之獄即使我治之我不得久留然我與君亦非久別明年七月某日君爲某處城隍我兩人仍爲同官也言已別去某君遵舊路回家則死已逾日至是復蘇以其事告人白云不久人世矣人猶未之信至明歲及期果無疾而卒

杭城無妓館間有女閭非有導者不能入其門故杭諺謂之鐵門檻甯波某生喜治遊而性頗長厚以應試至省城試期尚早枯坐無聊偶動尋芳之興倩友人導至一家室有少婦坐而刺繡一媪旁坐問之則姑婦也某視少婦膚色如玉瘦腰纖趾盈盈可愛乃出金昇媪使

記十一

十

治酒食狎飲既久媪將見跋其友辭去媪與少婦導客入房媪亦避出某引少婦並坐燈前撫摩謔浪將緩其結束婦羞甚至於泣下某駭曰爾爲此態何也婦曰我父我兄咸列膠庠我舅我夫亦諸生也以皆早世致我榮榮弱質一旦至此追念逝者能不傷心某聞之亦悽然曰然則爾何故甘心爲此今幾次矣婦曰我姑無食屢勸我作此事重違姑意勉強相從今纔初次耳某呼之曰媪既欲守貞何敢玷辱乃出數金贈之曰所攜無多聊以此佐堂前甘脆之奉吾去矣即從後門出而夜色迷濛不辨途徑時大亂之後城中亦多荒僻之所躡

跋久之忽見一小屋微露燈光中有諷誦聲因叩門問
途門啟延入則一叟也一少年方伏案作文叟自言某
姓少年為其子今科主試者某公吾素識之故出此題
使吾子揣摩其所好而為之然猶未得也某視其文極
佳乃曰賢郎之文我所不及叟猶以為未邪叟曰然子
如不信吾試為改之即援筆就案頭點竄百許字曰如
此庶乎可矣某再讀之不勝歎服曰叟真斷輪老手也
吟諷不置叟笑曰君既愛之敬以奉贈何如某喜甚即
於燈下讀之疲極假寐不覺酣眠及醒則朝曦已上矣
乃在土阜之下初無屋宇知所遇者鬼也因思昨所遊

記十一 圭

婦家與叟同姓得無即其舅與夫邪反至婦家詢之而
貌符合為之悚然歸取數十金贈其姑且謂之曰爾婦
貞潔勿強以苟且之行及入闈竟遇是題即錄其文於
卷榜發魁也復捐千金與其家

蘇州山塘有甲乙二人甲素耿直而乙則流蕩好狹邪
之遊一日薄暮會飲於友人所乙先歸行至閭德橋見
一小家微露燈光近視則自大門至於內室門戶盡啟
而不見一人異之姑入而視焉經堂人與有一女子坐
牀上華容盛鬢姣媚無雙乙入女子遂與並坐且曰夜
行良苦此間衾枕見成何不少想為代脫外衣搭擁架

上乙甫將就枕忽有執燈而至者女子驚起避之其人
即甲也甲見乙癡坐橋欄問坐此何事乙曰君壞我好
事不小甲笑曰此橋上何好何事乙始悟身坐閭德橋
欄衣服即在身旁向之所見一時消滅知為遇鬼踉蹌
而歸使非甲至乙其危哉

吳江顧生因應試至蘇寓吉利橋畔其旁有茶肆曰錦
鳳樓飯後無事偶往喫茶至則坐客滿矣惟屋隅一卓
子止有老嫗偕少婦共坐無他客顧往參坐嫗即與顧
間話久之頗浹洽嫗曰此間無味即君如有與何不同
至我家當烹佳茗相待顧欣然從之既至導之登樓樓

記十一 圭

上陳設亦頗精雅其時為道光季年鴉片煙已盛行矣
榻上煙具存焉請試嘗之辭以不慣嫗曰偶然遊戲何
傷乎命少婦燒煙奉客顧甫登榻嫗脫其履曰汪意眠
坐無拘束也老婦有事且去嫗去未久聞樓下叩門聲
甚厲少婦遽起下樓生疑焉施從其後以下踰伏戶後
少婦啟門則有男子二十餘人圓然而入問人在何處
少婦曰在樓上乃悉登樓顧因乘間逸去蓋蘇俗往往
有以婦女為鬪者少年子弟誤入其中必盡取其服物
且迫使書借券或數十千或數百千乃始釋之諺謂之
仙人跳云

蘇城海宏寺亦古刹也有某甲住修仙巷相距甚近與寺僧時相往來一歲冬日甲晨起無事訪僧閒話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囚入至最後一院落中聞僧在隔院呼取剪刀噉然應者女子聲也從隔子中窺之則見僧披大紅縐紗狐白氈衣立梅花下有粉白黛黑者十餘人環列其側大驚趨出甫至家而僧使人以一盒餽啟視則白金一百兩利刃一柄甲會其意受金反刃并以紙畫一瓶復之後遂不敢復往此事在咸豐之季及同治中寺僧以事得罪官盡逐之改寺爲管糧通判署甲始與人言其事焉

記十一

畫

烏程鄭夢白先生祖琛道光中以藩司居憂甲辰歲服闋入觀將至京師宿於長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見視其名刺則故人也欣然延入坐談良久而去未幾外報此客又求見疑其尚有未盡之辭復出見之則殊無所言又坐良久而去先生倚隱囊方謀小憩而外報此客又至厭而辭焉客固以請不得已又見之謂曰君數來將何以教我邪客曰君視我誰也視之則竟非前客面目清癯修髯及腹殆神仙中人也悚然異之不知所云客曰君第一次所見者某人也第二次見者非某人即僕也僕欲有言於君故幻其形以求見又自惟交淺言深

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所繫甚大不敢不言故又來求見也問將何言客曰僕乃天狐也竊聞天曹之議世間劫運將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即膺節鉞將來數百萬生靈之命皆在君手千萬留意言已不見先生爲敵罔者久之是歲即拜陝藩之命由陝藩遷滇撫俄移節粵西而洪秀全之亂起方其萌芽之始猶可撲滅先生思客言不敢輕舉遂以因循釀禍毒流海內此狐既不惜一再求見何不直言正告而爲此摸稜之辭使人誤會其意歟始亦由陽九百六厄運固不可免乎或曰京師宣武門外有屋一區舊有狐祟先生居之則寂

記十一

畫

然及去崇如故或悲而語狐狐曰數百萬生靈皆送其手吾曹能不畏之斯語也蓋即由此事傳說而非其實余所聞於鄉人者不爾也先通奉公曾主先生家先兄壬甫太守又曾入其幕府其子姓輩有爲余同年生者余於道光中嘗一見之先生固長者而亦素有吏才晚任封疆遂膺嚴譴且爲世詬病亦見臚吏之難爲也寶應城東門中有屋一區故劉氏屋也余同年生王文勤公幼時讀書其家偶食花椒見其青蔥可愛乃以一枝插地上曰若吾他年讀書有成則此枝當活後椒果活閱三十餘年竟成大樹高過屋檐文勤以道光丙午

登賢書庚戌成進士同治中由編修擢浙臬俄移粵藩
遂遷閩撫而此屋亦歸於王氏其樹猶在盛於在劉氏
時僉曰此王氏之祥也久之或言椒不留子其苞一啟
子即墮落恐不利於子姓乃議伐之余長女爲文勤之
仲子婦力阻之不可未及二年文勤自臺灣歸卒於福
州妻劉夫人先文勤二月而卒其效可觀矣

律曰妻在以妾爲妻杖九十若妻已不在則律無明文
似所不禁然余親串中有妻亡之後欲以妾爲妻者其
家欲得余舅氏姚平泉先生一言以決斯議許以千金
爲壽先生竟不許也余在河南時聞有陶觀察者妻亡

記十一

妻

有四妾一妾年長矣內政悉主之內外無閒言觀察將
以爲妻既有成議命縫人爲製命服服成觀察使其弟
親齋至內室以授其妾蓋重之也妾方坐竟不爲起脫
而言曰置儿上弟出大怒謂其兄曰此人甫得志無禮
至此異日尚可問乎兄以爲妻弟不以爲嫂力持不可
竟毀前議然此妾素謙下不失禮於人不知此日何以
如是殆不克膺受是福故鬼神奪其魄也余家有一婢
始嫁一貴人爲妾不數年正位中閨服一品之服此婢
乃六合人咸豐中六合失守隨其父母至蘇州入難民
局內子姚夫人買得之纔七八歲耳後其父母亦不知

在亡而此婢每卜問其父母安否蓋在婢妾中爲有人
心者宜其有是福歟

蘇州泖野關之西鄉有巨蛇出没河干人多見之莫敢
捕也光緒庚辰夏其地之人多生瘍者或曰是中蛇毒
也乃募能捕之者於城中得三丐甲其師也乙丙皆其
徒索錢甚多鄉人醜與之乃往乙丙荷一節以從既至
探得蛇窟甲命乙丙分立左右而自啟其節中貯蜈蚣
無數甲盡取食之須臾自頂至踵皆腫甲閉目運氣久
之其腫處皆消惟右手食指與中指則大幾如股即以
此兩指探入窟中已而用力拔出乙丙亦各曳其肘以

記十一

妻

助之指出蛇隨之出則已斃矣猶齧甲指不釋乙丙去
其蛇以藥水洗之兩指旋復故蛇長丈許粗倍人臂其
色黑暗如炭聚薪焚之臭聞數里此三丐者其技亦神
矣

上海有某氏女自幼從鄰媼學繡呼之以乾阿嬭及年
既長媼猶以女視之每小疾痛愛惜調護過於其母女
偶病月事不行媼甚憂之語其母曰滬上無良醫天下
之良醫無過於西洋人西人於城外某所開一館施醫
藥盍往求治乎母然其言即使媼與俱往賃肩輿二以
行辰而往申而反是夕女即斃經而死母哭之慟媼亦

哭之慟然母甚疑焉密呼輿者問之輿者曰其日甫出城媼卽與女改坐東洋小車使吾曹待於城闈不知其所之也母益疑乃使輿者物色推東洋車者而問之則曰媼與女乘吾車至一家有小門叩之一媼出手執菩提子口誦佛號導之入卽予吾錢麾使去不知其後如何也轉展推求卒無端倪蓋滬上恆有密室爲男女幽會之所狡童淫女白晝宣淫又廣布雉媒使相羅致疑此女墮入其中以致失身故慙而自盡云

蘇城之初復也有貧士避寇而歸孑然一身無所棲止恆寄病於相識之家忽有延之使教其子者喜而就之

記十一

美

始至亦甚相得未及一月其主人語士曰明日吾家有事而屋舍狹小雖書室亦須洒掃以待賓客願先生暫歸一日士曰諾仍寄宿於所識之家越日而反已而又將一月主人語之如前士不得已從之已而又將一月主人語之又如前士乃實告曰某在城中固無棲泊之所曩者寄宿所識家耳然是家亦無餘屋吾一往再往實非所便此書室既合讓客則無論何地但可容一榻雖廡下不辭主人躊躇久之曰吾屋狹小先生所知也無已則後有一室素來精貯薪蒸今稍葺除爲先生布席於彼可乎士曰甚善是日初昏主人卽導之入其室

且語之曰先生局戶酣眠或有所聞切勿闕觀彼此非便士謹諾之而轉展不成寐及乙夜便聞外閒人語語襍不知何所作私出窺之見中堂陳設一新其正中安一榻榻有小几左右各設榻枕主人及其眷屬又有外來賓客甚眾皆鵠立於堂若有所伺候者良久乃聞曰至矣至矣眾皆趨出待於庭又良久乃見一客自外入肥黑多鬚裝束詭異徑登堂坐榻之左畔旋有一女豔服出自西房視之卽主人之次女也女向客披地而拜拜已登榻右畔與客並肩而坐於是主人及其眷屬及眾賓客皆以次入拜客與女高坐受之略不答禮拜已

記十一

美

序立兩旁旋有數人昇一案至其上有飲食之物凡數十品主人奉一器跪進客主婦奉一器跪進女於是堂上立者皆跪客與女略嘗卽止又以一器進如前凡進十餘品止不進殆由客止之也前數人仍昇案出客起女亦起客攜女手入東房久之淫褻之聲達於外主人及眾客咸屏氣待之約兩時許客與女攜手出客裝束如初女則亂頭粗服矣仍坐榻上主人主婦又跪進一甌不知爲酒爲茗歟也客與女飲畢皆起客出女跪送於堂客掖之起主人及眾客跪送於庭則不顧也客去乃始闐然而入士懼爲所見潛入後室臥不知其後如

何明日出視則一切如舊昨所陳設皆不見矣士私計此非善地越十許日託故辭去數月後又訪之則其家亦遷徙不知所之矣此蓋所謂邪教者但不知其名目且蹤跡詭秘地方長吏無從知之宜不能禁也

孫君長齡字壽伯乃補山相國文靖公之曾孫與余家有連故自幼相熟也其生前即為冥官每至冥中治事輒瞑然如睡或一宿或再宿而醒問所事不言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孝和睿皇后崩時江浙

未奉明文而部中監印文書先至咸知 國有大喪然其時 成皇帝春秋亦高羣情擬議未知其審壽

記十一

未

伯乃以國策觸龍稱趙太后之例微語人曰媼也是夕至冥中大受箠楚責其漏洩及醒兩股青紫臥月餘乃能起或疑冥官何至受笞刑余謂昌黎詩云簿尉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塵埃問冥中或尚沿唐制歟惟其時詔書通行天下近京諸處咸已聞知江浙間距京師稍遠故未及耳此非當秘密之事雖有漏洩未足深罪竟被冥刑何歟余同年謝夢漁給諫增亦為冥官謝性率易每以冥中事語人無所忌不聞其以漏言獲罪也光緒初盛京將軍崇公卒崇名崇實字璞山亦庚戌同年也未卒前一月謝語人曰璞山其不久乎吾昨已於冥

中見其魂矣人不以為信踰月而遺表聞乃信謝言之有因也

曲園居士

高玉新賈助之皆山東福山縣人於京師西單牌樓同開豬肉店高行二賈行三各以行第相呼始極相得後有違言積成讐怨某年某日夜漏將盡賈猶酣睡高執利刃連斫之傷頤及頰登時殞命高到官自承不諱而問官寬厚欲改故殺為鬪殺免高之死乃微以言導之曰汝兩人素相得何因口角細故頓起殺機邪高對曰昨得一夢官怪其言不倫問何夢對曰昨夢賈老三來云高二兄我死甚苦汝必為我伸冤官察其聲非高之

記十二

聲也而高再三言之不已官曰然則斫下汝頭願便可與賈老三伸冤矣高搥頭曰搥頭二字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二引逸史謝大人明斷官悚然知附高而言者即賈之鬼也於是論高如律

四川富順縣民婦李氏與傭工彭姓者有私李有子學賈於外其婦未婚也而有於夫氏名曰順英李遇之虐順英遂亡去有木工黃姓者留之以為妻距其家百里矣順英之兄自外歸不見其妹訟於官官拘李與彭問之得其姦狀則曰是必殺順英以滅口也會其地三四里外有陂池深丈餘浮一女屍兩手反縛縋以巨石其

面目為魚所咬喋不可辨官曰是必順英李與彭大受

榜笞皆誣服獄成臬使蘇公廷玉疑之曰見屍之日距李謀殺順英之日百有三旬屍未潰爛何邪是必非順英執不可眾議皆以蘇為迂俄而順英自歸已抱子矣乃皆歎服而前所見女屍則莫知為誰久之知有夫婦同行中途反目婦投池死夫舍之去池主畏累以繩反縛之將負至他處又畏人見遂縋石而沈之云此事見蘇公所著從政雜錄蘇字鼈石福建同安人余謂李氏之獄非得蘇公力持必有冤死者矣屍猶未辨而遽以定讞可乎惟池中女屍恐別有故夫婦反目何遽輕生

記十二

婦既死矣夫必買棺斂之何遽掉臂而去邪此事大有可疑當時亦姑弗深求耳

光緒六年錢唐庫吏何培以徵收錢糧擅改科則為鄉民所告巡撫譚公震怒執何培殺之事後有言培於五十歲時至天目山禮佛山中老僧語之曰居士來此大善既來此不必下山矣可作書寄家中處分家事留此與老僧焚修亦無須削髮且作靈山會上一優婆塞亦是遠禍全生也培不解其意應曰固所願也然家事甚多必須親自料理俟諸事了當再來耳僧搖首曰此去安得再來邪培歸未三年而及於禍此老僧蓋先知

之矣

咸陽文古玉宇巖山年逾知命而好學愈篤嘗游學浙東至黃巖游九峯山見紫雲峯下有洞哈呀在絕壁間因攀援而上至則有門甚小僂僂入之中多蝙蝠色皆純白大有如車輪者行百餘步又有門半闔半開側身而入則風日清和平曠千頃時方秋杪其中氣候乃似春夏之交桑竹陰翳民居亦稠密惟道上行人稀少遙望數里外有高山上矗霄漢循塗而往山麓有石坊刻篆文曰無可又之鄉卽於坊下小坐又搥衣而登可十餘里有一廟廟祀許由配以涖長問廟中人乃知近村

記十二

三

居民皆太岳之後也廟旁有酒廬因入沽飲見飲者甚眾皆衣冠都雅言辭高古不甚可解末坐一少年獨飲揖而問其姓氏自言王姓年二十四歲卽所學少年云僕幼無所知惟嘗用力於周易老子二書私爲之注亦未敢自信也問此山何名少年曰是名中天山高踰萬仞山巔行不死之藥四方奇花珍木無所不備有神人守之登高而望則東南大海西北河源了了在目然僕亦未嘗躋其巔也古玉甚異之時日已下春乃解佩玉付酒家爲質別少年而歸出洞門則依夕矣幸有月色捫藤引葛僅乃得下借宿於僧寺與僧言之僧皆欣然

欲往次日復尋舊徑則石壁千尋無復洞門矣乃以酒錢置石上而反及至寺有玉自溪水順流而下取視則卽昨留酒家爲質者也此事王子莊孝廉曾筆之書王姓少年必王輔嗣無疑太平廣記卷三十九引廣異記載麻陽村人事其所遇老翁爲河上公守門童子爲王輔嗣然則此等事古書固有之不得竟以爲虛誕也黃巖縣瀕海其民築塘禦潮有頭塘二塘三塘四塘五塘之稱俗語轉爲蕩自四蕩以下其地荒涼多鬼魅同治之末有人家娶婦成婚之次夕方讌賓客新婦忽起從後戶出家人尾之其行如飛竟越竹園而去釵珥之

記十二

四

類皆冒竹葉閉竹外有池撈漉無所得列炬四照見田闕有女人足跡相距輒數尺斜進從東南去窮所往得之半里外溪水中已僵立而死此王子莊孝廉門人施榕所言新婦之夫乃從學於施生者也同治中臨海縣民比年癘疾過大暑不瘳乃於次年相約爲送船之會亦其舊俗然也其船如商船之式船具如桅檣舵艫用具如桌椅牀榻枕簟被褥食物如鷄鮓魚鰕米穀豆麥備禦之具如刀子槍礮無一不備惟盛米之筒甚小僅受一升而數則以萬計皆卹民所施也前大暑數日大建道場至大暑日送之出海聽其所之

俗呼爲大暑船嘗有海盜夜遇之以爲商船向之放礮此船亦放礮禦之至天明始知爲大暑船大驚而去後此盜船爲官軍所敗羣盜悉就俘無脫者又福建某處有賣米之牙行一夜有叩門以米來售者擔夫數十人至船中起其米達旦而米未盡米倍大如五石瓠荷者肩爲之頓天明視之則小如盞耳有父老識之曰此臨海大暑船中米也卽日疫癘大作禳之始已余從前客休甯汪村時每年四月間有打標之俗亦所以逐疫也糊紙爲船無物不具但皆以紙爲之耳焚之野外云送之游西湖俚俗相沿可發一噱然亦有於微河中親見

記十二

五

是船者昔有貿布之客曾附之至杭州至今紙船之尾有一人負布而立手持雨繖如買客之形蓋以識其靈異也臨海之船竟是真船宜其靈異更著矣王子莊孝廉居黃巖之柔橋其地有廟曰東阮祀晉阮嗣宗或曰卽白龍山之神也道光甲午歲黃巖縣中盛行花會花會者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之筒中縣之梁開名曰作去聲筒主之者曰筒官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謂之納花會所認之名適台筒中之名則筒官如其所注錢數加三十倍以酬之不中則如所注之數入錢於筒官老少奔波一邑

若狂因是又有降童之事降童者焚符降神求示機兆也神依人而言所依之人謂之童身神降則童身自倒於地口吐白沫俄而躍起竟登神坐謂之上壇於是眾皆羅拜求神指示神輒示以隱語酬對既畢童身又倒地如初謂之退壇人依神言射之往往有中者故凡納花會者無不降童所降之神非一而小老爺尤著靈異小老爺者俗言觀世音菩薩之弟也人有所問必迴身向內久之而後荅蓋問其姊云柔橋之人卽降童於東阮廟中小老爺甫降而邨民王廣榮忽自田間趨而來則東阮之神憑其身矣小老爺倉皇退壇廣榮傳神語

記十二

六

責父老招致邪神褻瀆靈場父老皆叩搥不遑神自言能治人病由是問疾者麋至廣榮雖或耕於田樵於山賈於市而廟中有人問疾甫焚香默禱無不應時立至其人初不識字至是輒能爲人處方悉中何竅有羣醫束手服神方而卽愈者由是香火日盛乃新殿宇門樓廊廡煥然一新皆取給於香錢而王廣榮者固不私一錢也當是時各村神廟俱有此等事然皆以花會爲主閉或賜方亦不甚驗惟東阮廟無敢以花會問者越一二年諸廟之神皆不降而東阮降神者垂三十年至同治甲子歲廣榮死始絕

王子莊孝廉於光緒丁丑歲六月十一日夢過其友張子遠所子遠示以襍文一卷內有兩說二篇其一乃王君仁堪所作其文云蓬萊方丈之間有神人焉造飛樓於瀛洲之溪距水尺咫窈姑之仙來游坐而濯足甚自得也逸赤松子同觀焉赤松子曰是太迫水宜升而高之於是神人崇其樓三尺王喬飛鳥而至曰美則美矣尙病其庠也於是復崇其樓三尺洪崖子曰高則高矣登樓而望方丈蔽其前所見不曠也於是復崇之三尺蓋距水逾丈而方丈之山弗能蔽矣俄有海舟過其下檣與鬘齊不能進也於是神人又崇其址十倍蓋距水

記十二

七

十有三仞六尺有咫云既寤其文歷歷可記而莫測其旨王君者是年成進士 廷對第一人也子莊曰此所謂巨鼇扇風首冠蓬山者也王君大魁應其兆矣其字其外類井其中類亞不知何字夢中讀如倪音實字書所無也子莊有枝言內外篇皆紀異之作以余徵求異事錄以示余余采取數則如此篇者與前所書文古玉事並不知其爲寓言爲實事也

翁君廣平字海村於戊戌之春客於乍浦偶步野外見眾人皆西走問之曰西海塘之外海臺出見也海臺者俗呼海市也因隨之往見塘外煙霧中隱隱有樓臺之

象其中有若宮闕者有若寺觀者有若民居市廛者有若驛舍郵亭者以千百計橫亘十餘里是時霧氣猶重未能悉見也少焉豁然開霽屋舍後起一複道如長虹有與馬行其上而屋舍之簾幙卷舒窗戶開闔與夫士女之會聚燕飲或盟漱或榻緝或坐而眺望皆歷歷可數也其東有平原若演武場有操弓矢者有執旌旗者騎而馳驟者步而擊刺者又有若大官鳴騶清道而至者其外又有若市井交易者負者戴者坐者趨者亦歷歷可數也稍遠又有若城郭者有若大船帆風而行者莫能窺其際矣俄而一峰突起有雲氣環繞之殷殷然

記十二

八

有雷聲其中忽湧出七級浮屠上插霄漢鈴鐺動搖光彩照耀而其雲氣之變幻莫能名狀也久之昏霧復起海風亦作所見之象倏歸烏有矣翁君有觀海市記余同年慕梅村之孫式昭字方子哲錄以示余余撮其大略如此翁君爲震澤平望鎮人蓋在乾嘉間所云戊戌春者不知爲何年也

西湖南高峯之下有五老峰相傳有虎穴俗呼謂老虎洞然亦罕有遇之者道光某年有高氏於其地營葬百杵俱舉邪許相聞俄聞虎嘯聲甚厲眾皆奔走恐後工遂輟高氏患之募求能得虎者其附近有翁家山山中

人多膂力應募捕虎先用一木盆置大銅鏡於其中烈日照映光燄上騰若火起然於是山中之蜂飛集以萬計咸遺溺於盆中土人言蜂見火起輒來救遺溺所以救火也如是數日積溺盈寸乃捉一蝦蟆以溺少許著其身上蝦蟆中其毒跳一步而死則虎中其毒亦跳一步而死蝦蟆跳數步死虎亦跳數步死以是試之率不爽乃伏巨弩於虎出入之處弩末以蜂溺塗之一人升樹杪觀動靜又數十人執火鎗伏山下與之約聞山上爆竹聲則奔赴是日虎不出次日聞虎嘯聲有一偃鬼先出至伏弩所曰此不利於大哥卽移置他所又前行

記十二

九

樹上人俟其去遠下樹置弩如故復升樹而虎至觸機弩發虎中其毒死偃鬼聞聲復還見虎已死仰視有人在樹杪踴躍欲上人擊石取火然爆竹響振山谷山下所伏人皆上咸發火鎗俟乃逃去眾人荷虎以歸高氏厚資之

汪圻字子封湖州人就館於宣化府偶小病月餘一夕夢有人語之曰請速赴任夢中卽從之出肩輿已俟於門荷之者四人其前亦有旗幟之屬俄至一處似人閉衙署門塾堂庶規模畧具然頗隘小堂上設公案置印其上其拜如儀遂登公坐吏役參拜按籍呼名點以硃

筆事已退入內則小屋三間有二僕爲之執役須臾具飯饌以四簋切豬肉作絲蒸雞卵作餅餘則蔬菜其味悉如人間飯飽之後一無所事既無公牘披閱亦無東胥稟白視其印文曰八達嶺分司之印卽雖在匣從不啓用兩餐之後解衣就枕甫合眼遽然覺矣則仍在宣化郡齋也是日仍病臥如常及夜而臥則又在彼矣情景一如初至時如是月餘汪頗厭苦之乃語二僕曰吾不欲來此得乎僕曰當問之吏胥已而來言曰官旣不欲卽亦不强出藥二丸授之曰服之則不來矣乃吞之忽如夢醒自是遂不復至而病亦從此若失後汪以巡

記十三

十

檢需次直隸嘗奉使至宣化過八達嶺有旋風起於車前疑其故吏猶來迎候也越數年又過之則無復斯異蓋日久浸疏矣

紹興有孫氏婦孀也年且五十矣與比鄰徐叟通生一子不忍棄而婦有女已嫁亦早寡無子乃使女子之女甚喜託言得之育嬰堂者撫之如所出子五歲不能言而性甚悍年浸長恆操刀與母鬪父患之其母適至女以告時女之夫族有在坐者曰此兒本非己出又悍無人理養虎畜狼甚無謂也不如逐之母素愛此兒不信女言斷斷與辯兒忽大聲謂女曰我本爾弟也何得子

我母女皆失色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駭異細詰之則復不語矣知其有異亦不窮究於是復留數年年益長性益暴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婦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辭兒歸徐遂能言與常兒無異今尙爲木匠云

杭州清泰門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飲醉歸過社廟之前見廟中燈火輝煌人語譁異之入而覘焉見神坐堂上吏役環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階下鵠立之人聞呼則應各受一卷魚貫而入視其人多相識者欲窮其異因亦闌入其內見諸人列坐東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

記十二

十一

而下牌上大書自寫履歷四字諸人見之皆蹙頰相顧曰難難有頓足搖頭口張而不能語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爲難遙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執筆而手戰欲書又止者屢矣喏曰豈吾兄善忘至此歟欲往語之而邏者將至懼爲所見乃循牆行至一處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據案坐則其亡友曹某也曹見徐驚曰子何來此爲邏者所見奈何速匿此徐入因問其故曹曰所謂自寫履歷者使其人將生平行事爲善爲惡一一自書若無所諱飾是尙自知其過猶可姑容冀其悔改小有不實不盡則轉送冥司科罪不能生還矣已而繳卷者

紛集略一展卷率多惡而少善徐思其兄素號端人必無遺行及視其卷則曾姦一處女又嘗乾没人千金之貲皆乎素所未知者未幾門啓諸人皆出曹急磨徐出曰及此不出卽不能出矣徐趨出履闕而仆則身臥廟廡東方白矣歸省其兄則夜閉寒熱大作昏不知人羣明汗出始愈因詢以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見隱事叩之兄大駭曰此十許年來未嘗告人者弟何處得之乃以社廟所見告因同至廟中立誓懺悔今其兄年五十餘尙在或神許其改過歟

記十三

十二

太湖之胥箕瀟風雷交作黑雲四合有五龍鬪於湖中忽遠忽近俄去船不及半里湖水沸騰船隨風而上者數丈一落則水及於艙舟子驚號不知所措王君雖恐猶謂死生有命手據船舷以觀其變俄復有一龍至滿身鱗甲燦若黃金盤旋五龍之間擺頷張鱗天矯騰躍其時風雷益怒湖水皆立五龍皆不能敵有一龍向東南而遁捷於箭筈王君之舟爲其所攝竟與俱去約二十餘里至錢家灘一古墓前龍觸宰樹而墮舟亦墮地頭觸尾舳無不毀壞同舟五人幸無傷失龍仰臥墓上鼻隆隆作聲若甚愆者大雨旋至龍展轉良久奮身一

躍復舟內騰空而去時已昏暮五人者與舟子努力前行遇男婦十數人面目不可辨問以途曰前有陸家社吾等皆社中人也可從吾投之因尾之行行五里許果見一村落及入村男婦十數人一時不見道旁有一廟叩門而入告以所苦僧止之宿且告曰君等墮舟處卽此村中陸氏之祖墓也王君私語同人頃所遇必陸墓之鬼不然此十數男婦何故於黑夜中冒風雨而行乎天明出廟見有十餘人荷畚揭過門前問之皆陸氏子孫也昨夜人定後聞叩門甚急啟視無有及寢又夢其先人語之曰墓域爲龍所毀宜急修理故今往修墓也

記十二

圭

王君語人曰吾言信矣

杭州陳香墅四十無子忽夢至一處綠陰中有巨宅焉四面皆樓碧窗朱檻繡幕低垂少艾者列坐其中臉檀眉黛綺組縵紛疑是青樓徘徊不能去突有十數人麤至樓下或執秉杆焉或執編管焉中一人持炬火指揮使眾熱之一時火烈具舉焱焱炎諸女號哭有墮樓者陳視其人則同學友周子權也急叱之曰君何得燔人之屋力奪其炬復揮眾使退於是火熄樓中人哭聲亦止而陳頓覺不解所謂次日走訪周欲告以夢至則周適因齋前榴樹上有大蜂窠偶爲所螫命家僮以火

攻之陳悟所夢卽此也乃以夢告止勿火是夜陳復夢數十女子拜於前曰君全吾族德莫大焉君善人必有後矣陳五十歲後果得三子

錢唐朱振甫居十五奎巷光緒己卯夏獨坐樓上忽風雨驟至朱起閉窗爲暴雷攝去家人無知者雨霽登樓失朱所在見窗樞有火灼痕遺一履於窗下舉家惶惑大索至樓後隙地見朱已死胸次尚溫面目焦黑所衣白布短衫蒼黑成紋似字非字似畫非畫皆莫之識扶至牀上夜半而蘇問雷攝後如何情狀不能言也適其家有病瘧者寒熱交作之時偶以衫覆之病若失遂異

記十二

西

而藏之自後病瘧及疫癘或爲鬼魅所祟得此衫無不立愈踵門來借者無虛日有餘杭某氏女祟於狐因借衫去甫入門家人卽見一物大如犬自竇逃出女在牀中聞硫磺氣神識頓清狐亦絕跡於是朱之雷衫益加寶貴庚辰夏三聖橋有許姓者其子忽得異疾白晝言動如常入夜則膚冷如冰始而寒戰繼以譫語其語率操北音索酒食索衣服玩好不與則詈罵其父母甚且毆擊如命以進則亦惟毀壞之而已每自言吾家世大富貴宮室如何華美服物如何珍異又曰某達官吾門下也某富翁吾奴隸也如是者嗥嗥達旦天明乃已問

之則云每至黃昏卽有一人面團而脰短手持冷水一盃潑我頭上遂昏然罔覺凡所云云皆不知也家人不堪其擾擬借朱衫以驅之則大罵曰吾乃天帝所使風伯雨師且聽我指揮區區雷燼之餘焉能嚇我邪梓其母之髮而毆之眾爲跪求始釋次夕有所親不謀於其家表朱衫而至病者忽大喜曰今夕得免矣問何故曰此鬼縮小僅尺許匿東北隅股弁不止且聞硫磺氣甚烈豈室中有朱家雷衫乎其所親卽出此衫周麾於室病者曰鬼已入溺器中而沒矣自是遂愈

錢唐伊生娶妻楊氏光緒己卯鄉試之前妻忽得疾百

記十二

未

治不瘳一日作江西人口音曰予自江西奉真入府文牒來浙江辦闈差與汝有緣故寄居於此飢矣速爲具食家人知其狐也置瓜果焉卽剖大西瓜食之而盡又食他果亦盡仍索飯飯至盡數器問之則曰下咽卽消不覺其多也家人患之而無如何亦時見其形一少年婦也習見之亦不爲怪時學使者方錄送遺才伊患不取問於妻妻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問場中題目可預知乎曰不能再三問則曰君無憂焉吾亦當入闈必來相助及入闈無他異但文機頗不蹇澀旣出責其不助曰已助君矣問中式否曰恐未必也有虞

李二生伊之友也以聞中文質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禪也問中否謝不知及榜發皆不售伊以告妻曰余早知之矣榜後蹤跡稍疏至第三日辭去從此遂絕而妻病亦瘳

李欽字又安四川新都縣學生與同學二人賃屋村中習舉子業夜聞几案有聲以爲鼠也晨起視之書籍筆硯皆有移動之迹每夜皆然疑有鬼物爲祟召巫禳之巫置鑼鼓於地俄而自鳴巫又削桃爲杙植於地上俄自拔起擊巫之頭巫無如何竟逃去遂不復禳一夕聞有磨墨聲李大言曰爾旣磨墨必能作字爾究何怪盍

記十二

未

書以告我明日視案上大書吾土地也四字至夕眾乃祝之曰爾旣爲土地之神廟在何處書云在某處土阜中如言發之果得一神像眾乃集貲爲建小廟安神像於其中已而案上仍有聲眾曰神必與我等有緣能吟詩乎及旦果於案上得詩二章頗秀麗可喜乃和其詩寫而焚之自是日有酬唱之作眾曰雖見翰墨未接言談能與吾輩共語乎室中忽有聲曰可然須滅燭於是夜聞欲與神語輒滅燭神雅善談論經史異同文章得失下而醫卜星相江湖術士之學無不通曉兼之勸善規過言近指遠眾皆歎服以爲益友遠近聞風暮夜咸

集有問疑事者有乞書畫者皆如願而去如是年餘眾曰吾輩可謂神交矣然不觀風采終爲恨事能使一見乎曰然燭卽見乃然燭而三人者所見各異一爲中年人勝國衣冠一爲老年人服本朝一品之服一爲少年人中服如明代諸生一見之後其象卽滅仍滅燭而與談眾又曰旣見風采益深敬慕君居何處可許一往乎曰可遂與定期及期諸人就寢夢步出村中行半日許便非復蜀中山水觀其風景如在燕趙之郊乘車而行薄暮始到朱門洞開綠陰匝地廣庭之內鶴舞猿吟有老翁延客入款接殷勤陳設富麗次日又張筵以宴

記十二

七

之佐以音樂席上果品皆北產也老翁各取數枚以贈置懷袖中又次日仍循原路而歸至所居始覺以爲一夢歷三日矣問之家僮不過是日晨起稍晏耳懷中之果纍纍皆在境雖幻而物則真咸異之然自此神竟不復至李晚年以醫游公卿間頗有聲爲人言其事甚詳此其大略耳或曰土地之神必不如是殆狐魅託爲之理或然也

日本國人多嗜食鰻然雖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靈異能爲祟故不敢自殺凡飲酒肆者必多畜鰻以供人之求代之操刀焉嘗有醉客三四人夜款酒家之門時已

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從門外問曰有鰻也無所畜之鰻於水中同聲答曰無主人大驚至天明盡縱其所畜之鰻卽日改業又一酒肆善烹鼈享其利有年矣所生子女手足皆短小不滿三寸厥形如鼈彼中人皆云殺生之報也又有鬻豆腐者其主婦憎一狗沃以沸湯狗體糜爛叫號三日而死時婦已孕及期生一女自右額至右耳生黑毛長五六分鬚之復生今已嫁矣毛則如故人多見之者與狗毛無異

記十三

六

奴號叫之聲翁以爲中其毒往視之則有一蛇長六七尺盤繞膺背聞奴力解不能脫乃以刀斷之天明復煮食其蛇後竟無他世傳蛇雉相交是生蛟疑此卵雉母而蛇父故蛇來求其子也

日本有老嫗畜一貓甚愛之而貓極饒鄰池所畜之魚爲其竊食無算鄰以嫗所愛忍弗言一日嫗攜貓至佛寺寺有武夫寓焉方招客會飲酒肴已陳以客未集故未就坐貓登筵大嚼杯盤狼藉武夫怒甚拔刀殺之嫗聞貓死走來抱貓而哭忽中風疾手足痿痺寺僧送之歸嫗自此日夜號叫近聽之尙如人語遠聽之儼如貓

鳴三日亦死

日本有鬻蔬果者夏日梨熟晨起至園中採之有一蛇盤繞梨樹逐之不去乃取巨石擊之中其頭立死及還至家其長女呼曰有數蛇追逐我甚急然其身畔實無一蛇知所殺者爲祟乃招佛會之友環而誦佛號使女坐其中良久蛇果不見眾方欲散而次女又啼呼如長女復環而誦焉次女曰蛇已去矣而三女復然因誦佛如初蛇乃絕跡遂無他異按所謂佛會者中國多有之聚男婦數十人同聲念佛竟日而罷不謂彼中亦有此風也

記十二

五

日本人多食河豚而死者俗云中河豚毒者埋土中一晝夜必活然未之驗也有一漁師食河豚而死其家極貧鄰里之人醵錢買薄棺斂之昇而置之郊外厝屋厝屋者爲小屋於曠野賃於人以停棺吾浙杭州城外多有之謂之攢基卽此類也夜半死者忽蘇而身已在棺中幸棺甚薄力掀其蓋以出聞戶外人聲誼雜窺之則數人席地而博思借燈火歸家乃啓戶而出博徒見之以爲鬼也大駭四散而走所遺銀錢之類狼藉地上不暇收拾漁師盡懷之以歸

日本有婆婦甚貧節衣縮食垂三十年積銀四十餘兩

人或假其銀三十五兩行賈於外俄而婦死婦故有一女鬻於人爲婢婦死之夜其女夢母來告之曰我已死矣有銀四十餘兩除某人所假外尙存十餘兩在牀下汝宜速往取之毋落人手女驚哭而寤卽還母家果於牀下得銀如數而假銀者在數百里外亦夢婦來言曰我已死矣所假之銀必歸之吾女勿與他人寤而訪之知婦果死不敢負歸所假銀於其女

日本西京有所謂平野巫者皆婦女爲之各有一木匣方一尺許從不啟以示人不知其中何物也能招死者之魂與生人問答嘗有鄉間一女子與鄰舍少年通生

記十二

半

一子父母恥之蓄其子而鬻女於西京仕宦家爲婢居無何女死父母如西京取其喪檢箱中少一衣疑爲人所廢又以女死不及面訣亦殊念之乃謁巫者請招其魂巫焚香燭祈於神倚匣若睡久之爲女語謝其父母問衣所在曰此在家中某箱內固未攜來也又曰吾兒腎囊不必醫治十三歲自愈蓋其子腎囊大如瓠後至十三歲果縮小如常衣亦果在某箱內悉如巫言

日本某氏婦因病而死半夜忽蹶然而起步向後房眾大驚疑其復生或曰是屍變也皆從其後以觀其異婦至後房抱一篋而倒撫之其體如水候其口鼻了無出

入之氣未嘗生也發其篋亦初無珍異之物惟有書一函讀之乃知婦生前曾與一人有私此書即所歡者語之婦雖死而一靈不昧尙念此書在篋中必爲人見欲自毀之而力已不能適以自發其覆可哀亦可笑矣日本有小村聚名曰長澤有渠水貫其中水極清而深不過五六寸村人某夜行間渠中有人言笑以燭燭之則其鄰叟也不解衣而浴曰快哉快哉惜水太冷宜益以熱水知其遇鬼扶之歸家始如夢覺問其故曰有人邀我飲於酒肆飲畢復邀我浴於浴堂甚覺暢適稍嫌水冷耳

記十二

壬

日本有一處松樹成林廣袤可二里許吟風嘯雨不見天日曠無人居亦無稻田蔬圃遂爲狐魅所聚處曾有人過其處見一狐出自草間採野花插頭上拾落葉化爲衣被之而行宛然一好女子也其人從之行見此女入市出錢買物因從後呼曰此非人乃狐也勿爲所惑俄有人擊其背甚痛女子即不見市人視其錢乃樹葉耳又有農夫入市買魚肉諸食物盛以竹筐攜之而歸過此松林見有兩人斷斷爭論問之曰吾兩人拾得銀券分之不可故相爭耳農夫曰何不易錢而分之兩人曰吾儕未嘗入市未知何處可以易錢請君攜此券入

市易錢而歸當分而爲三吾兩人與君各得其一農夫大喜乃置筐於地曰我入市易錢君等爲我守此地多狐魅勿爲所竊也兩人曰諾農入市以券示人則一枯葉也大驚即走還原所筐中之物已空兩人者俱不見張皇四顧杳無人跡

日本國神佛之廟皆有靈牌其製以紙爲之大者六七寸小者三四寸上書某神某菩薩名號國人咸佩帶之謂可以備不虞名曰守護劄當我朝同治六七年間其國中一日大風有物漫空而下如雪花之飛舞及墜地視之則皆靈牌也又有銅石佛像及金銀銅錢亦襍

記十二

壬

其中而下其錢皆在花木之上人家花盆中亦往往得之黏著枝葉搖之不落一時舉國若狂人家皆構神壇結神會男服女服女服男服鳴鈺擊鼓走於通衢呼曰豈不好乎豈不好乎老少奔波填衢溢郭如是久之始息又有人家子弟或五日或十日不歸其家歸而問之則曰有僧招之去從某山過某山至某山率皆高山峻嶺其所至之某山則必素有神廟者也計其程則一日必行千餘里蓋飛行於空中也俗云此天狗所爲天狗者彼中相傳多在深山窮谷古神佛之靈場其形如人衣僧衣執羽扇鼻準高七八寸背有翅又有所謂木葉

天狗者背如鳥手足皆四爪背亦有翅如中國所傳雷神之形賞善罰惡其所司也審爾則是神矣不知何以呼為天狗而是時且為人崇又不知其何理也被國倘有五行志此等事在所必載矣

史記天官書云海旁蜃氣象樓臺日本國越中州有魚津港港中往往見此象每當天色朦朧忽然而見其色如淡墨橫巨空中始止一層須臾又見一層或二三層城郭樓臺望之了了亦有車馬馳騁其中人物悉具瞬息變幻千態萬狀然必無風乃可有風即滅矣其地兩山環合海氣凝聚成此象若外洋則未有見之者余

記十二

壺

前記翁君廣平觀海市事茲聞日本人言屋樓故又記之惜不及翁君所記之詳也

日本國筑前州海中每有火俗呼之為不知火余謂此不足異海賦所謂陰火潛然者也又其國敦賀港中每歲除之夜必有神火浮於海面者三其光流走燦爛不定往來甚速至丙夜則尤盛土人謂之龍燈每歲皆然不增不減此則可異矣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復在海外曾讀余所著書及至中國知余有右台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數事託余門下士王夢薇轉達於余因粗加潤色而存之余詩所

云舊聞都向豪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矣

夷堅志云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瘡有鬼可出他處躲避是宋時已有瘡之說光緒庚辰初冬余在右台山館從者余德病瘡開日一作三作之後又屆當瘡之日余德黎明即起採桃葉七瓣置諸髮際望東三揖即趨出走蘇院第一橋而至淨慈寺遂游雷峰塔內將髮際桃葉取出摘草束之置諸地祝曰爾曹居此我去矣祝已入城中買酒飯飲食醉飽薄暮而歸瘡果不作是竟被躲過矣然氣血壯盛者方可用此法否則未有不增劇者也玉篇躲丁果切身也不如何以有躲避之義

記十二

指

余四歲時自德清南埭舊居遷臨平之史家埭貨載氏樓屋三間以居其東廂樓版下橫木截斷其一又以小刀紙書數字倒黏壁上不知誰為之亦莫知所自始余家居此凡十二年一無怪異惟有孫氏子來其人甫踰十齡有羸疾坐室中見有一婦人自東廂徐行至後屋衣籃布衫黑布裙孫問此何人時太夫人與同坐不見也孫固言之太夫人往視杳無所見笑曰汝眼花耳孫逾年即卒殆衰微歟

余外家姚氏居臨平之聚山港聽上櫺東西有廂太夫人嘗於夜分從西廂至東廂一小婢執燭以先見聽

事欄杆上有一婦人凭而玩月太夫人問何人不應近
之不見乃與執燭之婢同索之聽事虛無一人其時內
室之門皆闔亦不能他去疑其鬼也余內子姚夫人生
平見鬼尤多其姊適戴氏戴氏居湖州夫人往省之
時甫十餘齡未嫁也一夕見屏後一人行走衣聲絳繚
聽之了了視其面貌則其姊姊之兄公也歿數年矣從
容登樓而去夫人自言所見之鬼未有如此親切者後
余家僦居臨平乾河沿陳氏之屋夫人於此屋恆有所
見不爲余言至同治壬戌歲余家附火輪船北行至天
津避寇夫人見舟中高處有鬼無數或坐或臥意鬼亦

記十二

畫

附海舶北行避寇歎余百哀詩有云海船飄零賦北征
未勞魑魅便逢迎如何眼底分明見人鬼居然共此行
紀其事也及吳中春在堂成遷入居之語余曰此屋平
安吾無所見余嘗與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之且云內
人秉質素弱此卽其衰徵也馮曰不然鬼本在天地之
間與人並行而不悖人苟秉氣至清眸子瞭然則自足
以見之其前之有所見也非衰也乃其盛也後之無所
見也非盛也正其衰也夢香之言如此或亦一理乎余
神識早衰近益昏眊雖視人之鬚眉且不甚了了其不
足以見鬼矣

余兄子祖綬字履卿先兄福甯君少子也光緒丙子歲
於鄉距先大夫於嘉慶丙子登賢書適花甲一周亦
科名嘉話也出榜前一日內子姚夫人於吳下春在堂
夢先大夫自外至七品冠服如生時內子迎問之曰吾
將謝恩向汝姑借朝珠耳其時太夫人猶在堂也內子
寤喜曰履卿中矣余百哀篇有云阿買聰明素所憐秋
風喜賦鹿鳴篇先君入夢分明甚來借牟尼一串圓紀
其事也先大夫易簪時以七品冠服歛無朝珠今借珠
於太夫人七品而挂朝珠或仍用樾翰林封典乎是時
先大夫已受二品封豈仍以翰林爲重歟

記十三

素

道光戊申年余時館於休甯汪村是年秋冬間附近數
十里中每夜有鬼哭聲無人不聞之然余竟未嘗聞也
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惟咸豐庚申年避兵至
上虞舅氏姚平泉先生爲上虞校官新捐館舍其家猶
居署中止余宿於花廳至三更時睡眠矇矓見一婦人
趨而過夜深安得有此或是鬼歟光緒己卯年內子姚
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見而竟杳然雖每夕必夢
然止是周禮所謂思夢耳非果其魂魄之入夢也庚辰
歲余獨宿右台仙館中夜不成寐力行余所謂枕上三
字訣見前樓甫欲交睫輒爲一騷所擾余甚苦之念近

來飲食減少精神衰甚惟恃夜枕尙安故尙可支持若今夕不寐明日必大委頓矣俄而蟲又集於面余正無如何驟忽嚶然一鳴若被人擊者從此寂然余歎曰夫人有靈爲我撲殺此蟲矣

余家於咸豐戊午己未閒賃居吳下石球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園西南隅有小樓三間或言有狐居之然余輩時往來其上無所見也時蓄一小犬毛長被地尾短足庫形狀可喜性又靈警聞呼卽至姚夫人極愛之一夕忽失犬大索不獲疑自大門逸出咎闔者失於伺察闔者力言未見其出次日清

記十二

手

晨園門甫啓犬卽躍出蓋在園中也然是夜實於園中徧索之何未之見歟疑爲狐所匿殆知人愛此犬聊與爲戲耳庚申之亂余舉家出奔每一人登輿犬必送至輿前夫人猶命守屋者善視之及城陷犬與守屋者俱死余後與吾兄福甯君言之且曰是皆死於其職者也福甯君笑曰然則宜有卹典余曰有之余有憶舊游詞後半闕云金閨更回首只蔓草荒烟碎瓦積牆碧血埋何處歎蒼頭黃耳都化燐光所以褒贈之者至矣仁和臨平鎮有永平庵道光某年忽傳庵中地下磔磔有聲一時人皆往看市廛爲空或曰其中有寶物或曰

是將出蛟余時年尙幼聞之惴惴焉一兩月後往看者日少人言亦稍息後無他異然究莫明其故不知向來如此至是始爲人覺抑向不如是而是年忽有聲也有議掘而窮其異者然皆畏之莫敢發也至癸卯鄉試之年余讀書庵中問之於僧僧導至此室中室乃泥地既無軌石亦無木版以足踣之厥聲隆隆如搗大鼓疑其下必空也兵燹之後此庵已鞠爲茂草想瓦礫之中足音久絕亦不能更發此聲矣

記十三

美

數非君手開不能得可於某日某時親至其地發而取之卽以爲譎語不信也越日又有人叩門送一書至所言與前同視其人不之識問何處得此書曰途遇一人託我寄君不知所自來也恩恩辭去於是所識者咸謂卽曰既有此異試一往何傷乎卽從其言屆期荷鍤而去至其地掘之果得銀甚多而卽未攜篋笥之屬無以盛之乃掩以土而至山下人家借得一畚負之上山遇數人似薪采者各荷一節以下亦未及審視及至所發之處則已空矣乃悟前數人所負者卽是也卽發之而不能得之然不經卽手則不能發此數人者必知其故

其兩次致書卽是數人爲之也莫測其爲何理矣
杭州貢院之後有鳴兒五聖廟其旁有一破石白廟僧
棄薪蒸餘燼於此閉或宿火於中以供人昏暮之求附
近居者咸便之雖雨雪之日未嘗絕火亦莫知其所自
來皆以爲廟僧置之而已有毛翁者其家相距不遠日
夕經由其地必就之喫煙日以爲常一日忽失曰乃其
異之廟僧因曰是白本可異吾宿火其中亦偶爾耳或
三五日一置之或七八日一置之何以終歲不斷乎於
是其疑此白爲寶物然莫可蹤跡矣毛翁之子曰永孝
字葆園爲余言之葆園幼時猶見此白也

記十二

堯

同治元年余在天津忽喧傳鄉間有母殺其子女者云
其母嫠也私於人懼爲子女所覺謀殺之以滅口其子
甫十歲讀書村塾微聞其謀日加午塾師縱諸徒歸就
食是子懼不敢歸師不悟其意謂其年幼獨行或有所
畏親送之至其家已而諸童食畢咸集此子不來師往
其家問之則已與兩姊俱死矣大驚問故母言語支離
師迫而驗之則皆扼吭而死形迹顯然乃聞於官官鞫
得實怒其淫毒械姦夫姦婦而徇於市余適呼刀鐮之
工爲余櫛髮問此事信乎曰信汝見之乎曰見之此婦
長身白皙然目大而額高固非良婦也次日有同鄉孫

君自縣署來余因詳詢其願末孫曰安有此事昨日縣
令以公事下鄉至今未返縣中寂無一事安有此邪余
不覺爲之失笑東坡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
可乎此事余雖未日見實已耳聞且所聞之人自云目
見言之鑿鑿當不妄矣而竟屬子虛烏有市虎成於三
人天下事大率類此

記十二

三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三

曲園居士

彭雪琴侍郎生於嘉慶二十年十有二月其時風雪嚴寒母王太夫人臨蓐四日不產瀕危矣忽有大風發窗
外室戶自闢燈燭俱滅人皆驚仆太夫人亦暈絕於牀
俄而侍郎生太夫人移時乃蘇曰頃見一偉丈夫面黑
色僕而入高與樓屋齊吾悸甚幾喪魂魄其事見侍郎
所自撰王太夫人行略余戲謂史傳所載有黑面僕射
有黑王相公君夙世為誰歟侍郎曰不然此黑丈夫必
衛我者我前生是一女子君如不信視吾耳猶有穿痕

記十三

然余視之亦殊無所見不知侍郎此言何據也

安徽鄉間有陳氏孀婦以夫弟逼嫁雉經而死詭言病
死無發其事者時衡陽彭鶴臯先生方為其地巡檢司
卽雪琴侍郎之先德也適以事至郡中侍郎母王太夫
人獨居廡舍一夕忽聞有婦女呼號之聲如曰冤苦初
不為意而累夕皆然有乳媪楊微聞陳事曰得無陳氏
婦乎太夫人祝曰誠是也宜三呼果聞呼聲三已而風
颼颼從木末過遂寂先生歸太夫人白之密訪得實聞
之上官論如律此亦見侍郎所為行略中惟先生始官
懷甯三橋鎮巡檢後調合肥梁園鎮巡檢此事不言地

名不知為何地也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為妻生
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
守贅同縣嚴磨生為婿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五年始
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
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
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
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為
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

記十三

二

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洋
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塲上亭遇
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
兩籠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
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與當使二子從君先行
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并置雷之籠內雷與二子俱行
至鴛鴦玲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
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臥亭
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閒道徑歸其家已逮
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仍走問雷細

毛知在鴛鴦埭相失求之鴛鴦埭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啓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仇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顛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并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仇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發仇歐陽絲林殺其二

記十三

五

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四年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謀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

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仇聞之卽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偽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仇愈懼其夜夢中囑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仇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

記十三

四

陽發仇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仇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仇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仇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埭距車門湖尚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埭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仇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他處而買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爲導導至已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

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仇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蹶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帛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為人所蹤跡也汪君鞠得實即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讀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為之頓釋望空遙拜為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歎又不禁感慨係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記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宋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

記十三

五

左顧衣紋畢具見天中記引藝苑又宣和中溧水人俞

集於蚌中得觀世音像旁有竹兩枝菩薩相好端嚴冠

衣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真珠綴成者見夷堅乙是蚌

中見佛菩薩象記載有之彭雪琴侍郎於甯波普陀山

得蚌殼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攜其一至

蘇州余得見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

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彌勒佛然眉目有笑容手有指

腹有臍無不酷肖亦一奇蹟也徐花農席常曰金剛經

有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之語是蚌所孕正可謂之三四

五佛矣

彭雪琴侍郎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有蕭滿者少負才氣工為訟牘然意在扶弱鋤強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後乃大悔之改而習道家言善救勒之術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與侍郎俱蕭滿止能焚符召仙而運筆於沙盤作字則皆侍郎為政其言乃侍郎自以意為之然往往曲中間者之意侍郎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其名頗著有問休咎者有以病求方者幾無虛日一縣中老吏以其子婦病求方侍郎假箕筆作一詩云無端惡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即瘳持贈與君惟二味會看病起下高樓其人翌日來謝果服老

記十三

六

米陳茶而愈蕭滿愈自信侍郎則以為偶中也如是者

不勝記時衡陽縣令金君日聲浙人也其孫甫三齡偶

病使醫治之醫授以方而去如方具湯液以進則其孫

正熟睡金君之妻謂其子婦曰兒睡甚安勿遽進藥乃

使傭媪置之飯飯之上欲其勿冷也俄兒醒命取藥姑

婦二人共飲兒兒啼不欲飲強灌之不能盡視盃底濃

厚如膏金君妻告其子婦曰我固命汝瀝取清汁何乃

如是其子婦訝曰曩已傾竹筵中盡去其滓豈猶未盡

邪然不疑有他也俄而兒大啼顏色驟變手足攣蹙殆

不可堪疑為藥所誤呼前醫詰之醫曰吾藥雖不中病

何遠至此取餘藥審視驚曰是鴉片煙膏也不可爲矣時道光中葉鳩片煙猶未盛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金之庖人素嗜此是日適以鴉片煙膏一盃蒸飯甑上與兒之藥盃大小形製相同媪倉卒誤取之也金大怒趣召庖人欲予大杖金妻曰無益也宜爲兒計偏召諸醫醫至皆束手或言蕭彭二君善扶箕能爲人求方乃使使者二人持柬以往其一人至書院侍郎固在院中使者致命侍郎私計三歲嬰兒而飲鴉片煙膏一大盃必無幸矣辭不往使者固請侍郎不獲已乃曰然則當與蕭滿偕今不知其人焉在請與使者共求之侍郎之意

記十三

七

以爲蕭滿未必卽得遷延一二時兒必死卽無事矣甫出書院大門而遇蕭滿不得不與俱至縣署至則已設香案陳箕盤而金君者久具公服鵠立以待矣略述病狀卽請扶箕蕭滿焚符如常儀金君跪拜甚謹侍郎惶悚無以爲計手扶箕筆不能成一字但頻作旋轉之勢金君請益苦姑連書吾至矣書已仍作旋轉之勢蕭滿見箕筆與常時異亦自疑懼左右顧望汗出如漿侍郎愈窘平日常用之藥皆不能記忽胸中驟得蓖麻子三字思蓖麻子固藥名然非常用之藥不可輕投轉展尋思竟無他品遂書蓖麻子三字於盤中金又請曰旣蒙

賜藥敢問當用幾許又大書一兩二字侍郎亦不能自主也金乃命人延二客至便坐小憩且具食焉食未竟金出謝曰兒飲藥大吐毒盡出今無害矣仙人之賜也二君之力也侍郎與蕭滿皆大喜出以語人有知醫者曰蓖麻子固能拔毒然其性烈與巴豆同用之者法不得過三錢今用一兩殆哉蓋以毒攻毒少則無濟此殆有鬼神相之也當此時侍郎年甫弱冠光緒庚辰歲侍郎年六十有六矣夜過余春在堂言此事余曰楚語有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侍郎固真靈位業中人蕭滿亦必生有夙根者也故二

記十三

八

人扶箕實能感召神明與江湖術士左道惑眾者不同也侍郎因言蕭滿晚年折節爲善有以訟事相商者必宛轉排解之其人自言前生爲猴精不知何所見然其目睛流轉不定并口鼻輔頰亦然疑其所自來必與人異矣所謂蕭滿者滿非其名蓋於兄弟行居末故謂之滿楚語然也相呼旣熟其名與字侍郎轉不能記矣余按吳江沈曰霖粵西瑣記有土字一則云狻音近滿謂最少也然則字當作狻乃曾文正公集有滿妹碑誌曰吾父生子女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稱之滿妹其字亦作滿蓋取盈滿之義狻乃俗字不足據也

雪琴侍郎又言一日正在書院中作文而蕭滿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敗矣問何事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其主婦爲妖所憑延蕭滿施救勒之術大爲所窘飛一石至幾碎其顛故欲與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僞耳安足驅妖不欲往而蕭滿固強之乃與俱行然實非其志也故行甚遲路中蕭滿與言此婦居樓上輒從窗中飛石擊人肆中書籍皆爲所毀其餘什物無完者一月以來人莫敢往往輒爲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橫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蕭滿自後呼之曰止止吾尚有言問何言曰

記十三

九

兩人偕往氣稍壯耳侍郎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徑叩書肆之門門啓突入主人問姓名不告曰來驅妖耳即脫帽露頂望樓上而呼曰妖能飛石擊人何不敲吾頭若不能者吾且登樓赫汝驅拉汝幹樓上竟寂然侍郎連呼不已而蕭滿至見之喜曰有勝矣速登樓乃俱登樓婦在帳中力持其帳不釋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帳既啓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蕭滿卽取清水一甌畫符其中使其夫啓衾而灌之婦飲符水略不抵牾蕭滿曰飲此神識當稍清矣吾儕且扶箕侍郎則假箕筆爲處一方略用丹砂鎮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療爾婦

遂與蕭滿俱出越日詢之此婦竟愈矣

光緒七年正月上元夜前後數日揚州燈市頗盛自教場街鵝頸灣至犁頭街一里有餘高棚廣幕燈明如晝士女嬉遊充街塞陌有張網鎮人王姓者全家入市觀燈俄皆失散惟王翁與其子王大僅存所失者老婦一人年五十四卽王翁之妻也少婦一人年二十四王大妻也又少婦一人年二十三少女三人長者十七次者十三最少者九歲皆王翁之女又幼子一人纔八歲王大之子也於是王翁父子皆痛哭於路或曰江湖間有曰灑天花者善用迷藥欲取人子女先以藥灑同來者

記十三

十

則對面不能見然後以藥灑所欲取者卽惘惘隨之去矣王翁父子曰是則信矣吾父子彼時皆頭昏目眩幾欲傾跌必迷藥使然也王大曰父請先歸我自營求之不得不歸矣擲盃玦卜於神請所之神示以東南行行數日至儀徵於江口見一舟曝衣於竿則其妻之裙也往求附舟一老翁坐船頭操楚音執不可許以重賂翁欲納之有少婦在船尾語翁曰爾不惜死邪我欲留此身以復讐必不可聽其言似中州人也翁卽麾王去王大徘徊江岸忽有兵船巡江帆風而至其中有所識陳姓者在焉卽登舟告以故乃眠桅以待薄暮見有一

人入此舟陳即招集火伴往捕之其人一躍入水中舟中惟老翁及少婦少婦自言黃姓河南偃師人亦其人以術取之者一家四口皆爲所殺投屍於江獨我在耳翁則周姓湖南茶陵人老而行乞於市其人招之至以奴隸畜之陳問其人姓名婦曰此安徽舒城人但知姓李不知其名年三十八歲習於水勇於泅雖入水不死也王大問家屬所在果在舟中閉置倉下唐人歐陽詹入中倉是古止作倉今作船俗字也發而出之皆喑不能言少婦曰是飲啞藥矣我始來亦然飲水則解乃飲以水復能言挈之同歸兵船中將弁將此船移交儀徵縣縣官命捕李姓

記十三

十一

者後未知得否

徽人程姓者啓肆於揚州新城之流芳巷光緒庚辰臘月二十四日既祀竈與其徒會飲皆大醉而罷有李姓者酒後至相識某姓肆中閱語適有人來借錢券書具矣而無任者主人辭焉李慨然請爲任主人不可李怒始而謾罵繼而環衣露臂始將用武環而觀者如堵牆其旁有候補同知吳君寓吳君之子聞門外大譁出而觀之李忽一舉手傷吳輔車四齒折焉吳君怒命里長監守之質明將送之官夜半李酒醒大懼以頭觸壁流血被面昏絕於地眾驚救無及正其動勦忽來一老者

曰母動我能治之取水一盂書符其中楔齒而灌之李竟復蘇血亦頓止老者曰十日不風即無虞矣吳君聞之使視其子之斷齒老者曰齒雖斷根猶在可復生也其童子歎百日復故若丈夫也一年不入房亦如故矣吳請治之老者不受謝惟請釋李之罪吳從其言縱李去此老者殆精於祝由之術者與

天津有所謂姑娘子者女巫也鄉間婦女有病輒使治之巫至炷香於鑪口囑囑不知何語遂稱神降其身是謂頂神所頂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蠟也有曰黃少奶奶者鼠狼也有曰胡姑娘子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

記十三

十二

合而稱之爲五家之神紫竹林有李氏婦得寒疾巫語之曰爾名在冥中已書銅牌越十日當書鐵牌則雖神不能爲矣今幸有十日之期宜速禳之病者惟婦言是聽大具牲醴禱焉一二日閒病似小瘥巫益自多乃授以秘方湯丸雜進其藥率由巫配合所費不貲而服之無驗病日加劇巫屢變其方以僥倖其或中朝補而夕瀉昨熱而今寒不及十日李氏婦竟死

湖北樊君希楛字尊樓余於第七卷中載其死而復蘇事今又聞尊樓有妾姚氏者素婉變善事其嫡平日嘗言婦人嫁爲人妻則事舅姑如事父母禮也今我爲人

妾不敢侵主婦之職則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以故萼樓夫婦極愛憐之萼樓仕黔中以寇盜磐互寄其帑於蜀姚亦從焉俄而病死萼樓在黔未知也一夕見姚冉冉至戶外欲入又不敢入即於戶外拔地而拜視其所衣袿裳鮮明四字本後漢書皇后紀釋名婦人乃俗字也故訝曰汝何得衣此遂無所見越數日而家書至姚死矣其後黔亂粗定家人自蜀還黔萼樓語其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斂之非禮也妻曰不然萼樓笑曰汝無我証因歷言其簪珥袿裳妻不能隱乃曰吾痛之甚故稍假之耳君何從知此萼樓告以所見一弱女子

記十三

圭

耳死後一靈不泯竟能自蜀至黔亦可異也

余大兒婦樊之伯父早卒其伯母痛甚以姑年老懼傷其心不敢哭日夜飲泣淚盡則繼以血久之血亦盡則有如膏如脂者出眼孔中兩目眇昏幾失明矣一日有親串家為扶箕之戲而其伯父降焉言談如平生時或問之曰君既有靈何不歸家與家人一敘乎箕筆書曰吾生無罪過死後在冥中微有祿秩不為冥吏拘束雖日日歸家亦無不可所以不歸者歸亦無益徒使家人悲悼耳其伯母聞之使人因其再降而與之言請必歸自誓勿哭乃訂期焉且曰哭則吾即逝矣及期設箕盤

於密室中伺之果至箕動有聲其伯母在窗外聞之不覺嗚咽箕筆遂止不動後屢請不復至其伯母甚悔亦無及矣

蜀人沈君秋颯與大兒婦母家樊氏有連同治中曾為貴州布政使有疾使醫治之已愈矣醫曰百日不洗足乃可若洗足則無救而沈君極喜洗足且其時寢與飲食咸復其常不以醫言為信家人力阻之已將滿百日矣沈欲洗足家人使人招樊君萼樓至與之語自日昃至于兩夜乃始辭去以為夜漏已深必且就寢矣而沈命燂湯家人交口止之不可竟洗焉其明日遂卒異哉

記十三

圭

沈君所患不知何病一洗足遂不救亦可怪矣醫固知之卒不能從其戒殆亦命數南史言陰子春腳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如沈君者竟以洗足喪其生視子春更甚矣

馬氏婦湖南人其姑病且死婦泣曰姑婦二人相依為命設不可為諱則新婦熒熒何所依賴形單影隻亦就死耳姑曰汝勿憂我死且為鳥仍與汝居已而姑死果有鳥止於室中不去時集於其婦之懷乃日以米飼之至月餘婦泣而祝曰姑憫我孤苦化鳥以卵翼我甚善然我心則何安焉請姑自便祝畢鳥去不復來余孫婦

彭爲我言之馬氏婦其親串也

傅氏女亦湖南人幼從其父宦於中州父甚愛憐之年十六而嫁已就塗矣父親送之數十里外將返解所衣半臂授之曰塗中以此禦寒及既嫁夫婦甚相得又柔和善事其舅姑一家無閒言已而其父死舅姑視不以聞其夫告之女大恟舅姑爭來慰藉女曰蒙舅姑過愛新婦敢不自愛乎乃止不哭然不數月竟奄然而死死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縣其父所與半臂向之而拜拜已輒飲泣良久始出出對舅姑則愉色婉容仍如平常其在幽閒無人之所未嘗不涕淚橫集也乃知此女

記十二

五

以毀而卒可謂孝矣

童子劉某浙江遂安人年十四薪采以養母一日自山中歸且行且歌鄰人奔告曰虎銜爾母去猶歌耶童子大驚棄薪而歸荷鐵叉以出走逐虎及之以叉箝其後虎怒釋母還噬童子張其口呀呀然童子捧以叉適中其齧虎躍童子亦躍又益進貫其頤童子稽叉於地虎口不得嚼兩前足在空際不能用力困甚久之復躍帶叉而仆童子亦仆起亟負母歸呼鄰人往視虎則死矣納之官官賜童子錢十萬其母傷不甚重藥之而愈此事年家子張子厚言之蓋有毛姓者與劉同里聞貴親

見其事也元史列女姚氏傳云虎銜其母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胸虎乃置之而去與此事相類彼一女

子此一童子驚蟲攫搏不程其勇可以立懦矣若宋史所載童八娜事以身代其大母死則尤可憫也
豐某海甯人於光緒庚辰歲生一子無右臂人咸異之張子厚云昔在衢州見有婦人生子無左臂余於第十卷中載中州某氏女兼子不二形此二人者則一子而一不矣或云麗婦忌見月食若見之則所生之子四體必有缺

記十三

末

許翁歛縣人余嘗見之於故人汪鏡軒坐上蓋卽汪之妻父也家故巨富啓質物之肆四十餘所江浙間多有之至翁猶然翁爲人極愿慈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而其子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侈自喜漿酒藿肉奉養逾王侯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具腹鞅背鞵亦與相稱每出則前後導從炫燿於閭巷閒一日忽郡吏持官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賂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於是此三四輩者相與謀曰家鄉不可居矣盍出游乎各具舟車出游江浙間凡其家設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饜足主者或靳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

何預公事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主者大懼皆以書白許翁許翁自度不能要束其子弟乃曰今吾悉閉諸肆彼無所取則已矣爲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已而肆中之客皆大譁曰主人所不足者非財也何爲悉罷諸肆主人自爲計則得矣如吾曹何許翁聞之曰誠如公等言乃命自筮事者以下悉有所贈筮事者或與之千金或二千金視肆之大小自是遞降至所役扈養皆有分也最下亦與錢十萬方許翁定此議時初未嘗幸較其人數及此議出主者按籍而計之則四十餘肆中其人幾及二千各如數拜賜而去而許翁之錢罄

記十三

七

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余見許翁時其冠猶戴青金石頂綴鴉羽藍翎鏡軒語余曰翁所存惟此矣

故海甯州知州惲公諱數字子寬嘗爲嘉善縣知縣有惠政祀名宦祠至今嘉善人猶傳其軼事云有錢氏子以應試至縣城館某氏樓下樓有女悅之投書與期錢故長者恥其事託故辭去屠者陸某其鄰也拾得錢所棄書如期而往既登樓卽滅燈火女不知非錢也及出爲女父母所覺逐之陸出刃擊殺其父逃去其家訟錢氏子殺人公察錢非殺人者問女曰錢旣滅矣安知爲

錢氏子其身亦有癡瘖可辨識乎女曰其醫有癡驗視無有公乃使人物色於浴堂得陸屠一訊而服又一事云有民某甲者與季父同居聲相聞也甲遠歸欲知其婦賢否以所齎金置社廟香鑪中僞爲貧窶焉者而歸婦事之如初旣卧息乃以實告質明往取金亡矣訟於官公至其家廉得狀又知其季父故嘗謀鬻其婦非端人必夫婦密語爲季父所竊聞晨往攫取之耳乃佯曰此當問之神翼日使人昇社廟神至一邑之人皆至縣中觀其異其季父亦在焉公問神神不答命以大杖敲其頭則有片紙自神耳中出曰攫金者其季父也其季

記十三

七

父在旁失色叩頭服罪其事遂白神耳中書實公僞爲之者公固循吏而此二事實有發姦擿伏之智光緒辛巳春惲氏諸子乞余爲海甯君家傳故得知其事旣爲作傳又存此於筆記中云

同治乙丑歲余二兒在吳下得狂易之疾其婦姚甚憂之夜不成寐及夜中以夢非夢若有人呼之曰姑妣此戒戒生亦何味不如死矣視之則其從兄子也爾時便覺神思恍惚問曰何以得死其兄子曰莫妙於縊將再有所問忽聞其母大聲呼已卽應曰唯有周氏女字仲英者內子姚夫人之姨子也與兒婦同榻睡夢中聞其

應聲驚而覺遽問曰阿誰喚汝兒婦時亦頓寤即告以故兩人皆不敢復睡坐以待旦既而聞人言此室中故有縊死鬼云然兒婦之母雖已前卒其兄子則是時實未死殆縊鬼幻爲之歟後余夫婦自天津還兒婦偶及此事余曰豈獨汝兄子之形聲縊鬼幻爲之卽汝母有靈不必日在汝側亦神明幻爲之也汝必尙有後福左右有吉神守護見汝將爲縊鬼所惑故假託汝母一呼以驚覺之耳詩曰相在爾室俗語曰舉頭三尺卽有神明此言可信善人則吉神隨之惡人則凶神隨之果其立心正大處事和平則隨在有吉神守護雖遇殃禍皆

記十三

九

化吉祥不然者反是

德清蔡駿甫兆駢余前母蔡夫人族姪孫也年二十九時夢中夢見二吏持文書來召之偕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導之人謁旋又導入一室中設公案卽請蔡坐蔡曰吾諸生安得坐此豈吾死而爲神歟吾子尙幼家事未了奈何泣然泣下二吏曰君旣不欲宜以文字自陳空言無益蔡卽援筆作數百言授吏持去已而復來曰爲君句緩二十年矣復導之出而寤病亦旋愈光緒庚辰歲蔡以知縣需次江蘇奉使至鎮江時丹徒令馮君已亭亦同縣人也下堂傷足遂言於太守使蔡代行縣

事及歲將盡蔡忽感疾夢中又見前二吏來召寤而語人曰吾今年四十九距前夢適滿二十年吾其死乎或慰之曰夢不足憑卽使有之前可句緩今胡不可蔡乃爲文請再緩二十年且曰如數盡難延某有四子請各假其五年之壽卽可延二十年矣其文蔡自屬稿使幕客潤色之卽焚於丹徒城隍之廟已而病果有閒能飲糜粥自幸不死矣至正月十二日晡夕忽張目謂侍者曰噫吾仍不得免乎迎我者至矣問何所見曰來者甚衆各執燈籠有山東卽墨縣城隍字明日日加午遂卒蔡自幼有幹才爲鄉里所重甫得一官而不承年人皆

記十三

十

惜之然歿而爲神異夫薪盡而火滅者也

錢唐江入海之處有小村聚曰翁家步其地有某甲者偶行於市遇一人以痧藥一丸強使買之索錢五百甲距不受其人颺之不已且曰失此不買可復得乎甲不顧而去及暮而痧發百治不效甲自言日間所遇使人徧索之則不知何往矣犂旦竟死其所遇必是異人惜其交臂失之也痧之爲疾夏閒恆有之余二兒婦爲唐西姚氏女其家以致和堂痧藥二百年來擅名天下然痧字古今字書皆不載不知當作何字門下士馮夢香孝廉通知醫理頗讀古書嘗以問之不能言也余按集

韻有蘇字音蘇疾也痧字或當作癩痧與癩乃一聲之轉也集韻又有癩字亦云疾也今世有烏痧之疾或古作癩癩歟說文有癩字云腹中急也廣韻音古巧切與絞同音即今絞腸痧矣

黃土老爺者滿洲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既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為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為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卑職之稱宋人已有涂公疑其

記十三

圭

人有心疾置不問庵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答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為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真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於方伯涂公公喟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即此君歟召而

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俸助之乃共釀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為贐小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為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公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

記十三

圭

稱為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即其人歟方伯涂公即今河南巡撫朗軒中丞余同年生也世傳明夏忠靖公治水至松江斬一蛟以其與蚌爭珠也後此蚌徙至寶山縣海中同治初寶山修海塘汪耕餘觀察福安預其役一夕自縣中歸夜將半矣肩輿行塘上見其前紅光燭天絕熾如霞疑為失火輿丁曰是名蚌獻珠乃珠光非火光也導至高處觀之其光果自海中出夫自明永樂間至今四百餘年此蚌猶在宜其珠之光徹霄漢也珠光宜白而赤師古注司馬相如傳

有所謂南方出火珠者其此之謂歟

汪耕餘觀察安徽懷甯人其俗不奏廁每就曠野而遺矢焉耕餘自言一日正蹲踞草間見有蜥蜴逐一蜈蚣過其前已而相逐益近其間不能以寸蜈蚣忽止不行曲其身如弓蜥蜴亦止不行久之折而回耕餘先擊蜥蜴斃之再視蜈蚣則已死矣曲身如故異之剖而視焉皮肉無恙然枯乾如腊矣蓋其精液已爲蜥蜴所吸也蜥蜴之食蜈蚣不食其皮肉而吸其精液亦可異矣又一日見有蛇方食一蜥蜴自其後足始以次第及其身俗傳蛇口含蜥蜴頭謂之龍虎合蓋蜥蜴亦名壁虎故

記十三

三

也斷而佩之可辟不祥耕餘急歸挾利刃以出俟其吞及頭猛斫之誤中蛇腰斷而爲二其後半截已死前半截仍活急吐出蜥蜴全身狂鼠去視蜥蜴初無所傷惟皮已糜爛矣二事雖細然非在曠野不能見也

耕餘言人齒中實有蟲往年嘗病齒或薦皖人王姓者善捉蟲召之至問所需曰無所需需銀一予之其人持向齧齧間搗搗久之得大蟲二小蟲六七大者長三四分小者一二分黑首而白身皆若已死者其人以紙封裹之使置煖處曰明日啓視及明日啓視則已活矣遍體毛毳然頭有鬚有鉗尾有長豪腹有六足行走

甚疾耕餘以殺蟲之藥雜置其中非惟不畏且甚甘之三日不予食乃死夫人見蟲豸色變孰知輔頰間乃有此物歟耕餘又言曩權常熟縣時行館甚卑溼就寢而蟲入於耳足聲窸窣如蟹爬沙又時聞其鳴如日啞啞聲甚長百計不能去使刀鑷之不能去之則一蟻也蟻乃得聞其鳴亦奇

仁和鄉間有細民某甲以發邱摸金爲活當粵寇之亂渴葬者多甲每夜出操鑿雷從事必有所獲而歸其鄉里患之曰一旦事發必爲吾曹累乃謂其妻曰若爲盜婦行且從坐死無地矣妻大懼問計於眾眾曰吾爲若

記十三

三

除之有聞則以告一日甲歸醉臥妻告於眾眾執械咸集甲驚起奪門而出踰小水二卒爲眾所得聚薪蒸而焚之明日拾其燼骨買棺斂焉妻仍斬衰哭於旁有女未嫁而有於夫氏聞父死乃歸以頭撞其母且哭且言焉夫甲之所爲誠有可死之罪然其妻乃爲眾人伺間以殺其夫其罪不尤甚乎相鼠一篇白虎通謂是妻諫夫而作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妻之於夫分則三綱情則畔合豈宜闔房之內出此忿戾之言雖古詩說愚未敢信

陳子愚廣文言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

六七歲於鏡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
賈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
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朕吾篋必
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
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卽向壁問播衣而上若有階級
者及屋簷始卽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爇
間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躡壁而上及簷則翩然翻身
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
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余按梁書羊侃傳言侃
嘗於兗州禰廟躡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唐張鷟

記十三

素

耳目記言柴駙馬紹之弟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
牆手無扳引時人號爲壁飛是此等絕技古固有之然
以弱女子能此則奇矣子愚鑿鑿言之或當不誣惜不
知其姓氏且亦不詳其爲何時何地人也

乾隆時江南通州來一僧兩耳各穿一孔以小玉環貫
其中往來士大夫家咸呼爲玉環和尚善談論喜飲酒
初無他異後忽失所在眾追思之玉環無端能貫入肉
中是必異僧也然余疑此或先裂其耳以環納入再用
藥敷之滅其癢痕如拾遺記所載吳王以白獺血雜玉
與琥珀屑滅鄧夫人頰上傷痕之類僧家借此惑眾耳

其後通州呂市鎮又來一丐負竹一段手執小鋸逐段
鋸之廣三四分乃以兩段聯貫爲一形如連環賣與小
兒爲戲弄之具至晚不知所往眾傳觀其竹始共歎異
竹無裂痕何能并合殆真異人矣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裝送甚盛成婚之夕將就良席
婦忽長歎子問其故婦曰吾初許嫁一老儒之子老儒
死其家益貧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適於君雖
由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覺失聲君勿罪也子矍然曰老
儒子今安在曰聞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謂其父曰吾家
幸富厚何患無婦奈何奪貧子之妻卽訪求老儒子遇

記十三

素

之以歸衣以己之衣掃除別室使成婚禮盡以婦家所
裝送者昇之居數歲父使以太學生應鄉試子雖自幼
從師讀書然日以嬉戲爲事所作詩文皆師代爲之父
固不知也及入闈執筆苦思終日不得一字疲極假寐
有老翁舉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爲墨瀋所
污無用矣知子文尙未就敬以相贈子大喜錄之而出
以草稿示師師曰佳則佳矣二三場必不相副奈何及
入第二場仍終日無一字薄暮內偈如廁又遇此翁哀
之曰尙有以贈我乎翁笑曰諾出之袖中經文五篇皆
具出以語師師默然至三場又遇翁如前師曰汝今必

中式矣榜發果然師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無是好人且第一場既以墨污遭擯斥再入奚爲汝於第二場相遇吾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奪貧子之妻固宜有是報此翁必其父也眾以爲然乃厚贈貧子後貧子亦成名兩家往還若姻婭矣

杭有貧士少時渡江至蕭山爲童子師歲暮歸休篋中有洋錢三十皆學徒所贈遺也至江干有少婦坐地而哭甚哀問之曰吾夫死爲族人逼迫將赴清流而腹有遺姪徘徊不忍是以悲耳言未已其族眾跡至士卽同往其家責以大義眾曰君言誠是但其姑已受人聘錢

記十三

老

爲其夫治喪今無以償之勢不可已問聘錢若干則洋錢三十也士卽以所齋界之歸家遂無一錢或曰君有此高義當不久落窶而士顧困於場屋年五十餘尙逐隊入舉場所坐號舍適居最後偏近廁臭穢甚士亦安之俄有少年來坐其鄰鋪掩鼻曰此何可坐謀去之士責之曰吾所坐更後於汝汝乃謀徙他鋪如功令何少年慙謝遂不徒已而言談頗相得及題出少年操筆成文甚疾速而士呿舌良苦少年就視之僅數行耳且蹇澀不成文理士恠怩曰本不工文今年老益荒廢矣少年曰吾請爲君成之染翰如飛文無加點旣成以

授士士大感媿口以年論吾長於子以文論子吾師也請如王孝逸白首北面矣榜發兩人皆中式士詣少年謝執弟子禮焉少年曰吾與君幸有同歲之誼敢辱大禮正相遜讓而少年之母自屏閉窺之使婢問客某年曾於江干救一婦人乎曰有之母遽出拜曰恩人恩人蓋少年卽其遺腹子也

泰興李東懷以拳勇聞有僧來訪請與角技東懷懼不敵僞曰李東懷吾師也今適他出僧出名紙曰以此致意乃以一手掀其聽事之柱去礎數寸納名紙其中曰置此應無遺失卽辭去僧所寓在慶雲寺東懷瞰其亡而往答之出名紙語寺僧曰爲我多謝阿師然恐遺失乃唾紙背竦身直上以名紙黏著殿之正梁略不昂斜殿屋高大梁去地幾二十丈僧歸見之不與角而去蓋一畏其驍勇一畏其趨捷也

記十三

老

劉雨香仁和小陵村人其地有范氏者賈於天津使劉主會計晚歲南回家於唐西資產頗饒及病且死忽有一婦人衣紅衣與一男子踵門而問曰此劉雨香之家歟劉氏之人曰然二人徑入遇劉之妾於中庭問曰劉雨香焉在妾曰在房二人入房房中人皆見之劉方臥牀上遽起跪而自投曰所負債必無不償婦人曰已

至今日尚及償歟劉忽倒於地家人扶之起氣已絕矣
婦人與男子皆不見劉氏之人無識之者莫知為誰也
然負責不償償之以命則固不待問矣

石門有舟人某甲艤舟水隈日且暮矣有二人來買其
舟問所之纜數里耳問備值許以錢七百甲甚喜即載
二人以行行里許有一舟迎面來其操舟者鄰比某乙
也問曰汝馬往甲口載此二客如某所乙視舟中無人
焉來橈去楫一瞬即過亦未暇問然心疑之既至家以
語甲之子子即以小舟追及之見其父所操果空船也
呼父問故甲視二客皆不見乃悟遇鬼做罔久之與子

記十三

堯

俱歸未一月而甲死

光緒辛巳春德清鄉間有婦祭其夫之墓者祭畢焚紙
錢火著其裙延及其衣不可撲滅俄頃之間竟斃於火
僉以為異後知其夫乃醫也死後有洋錢數百孤子貌
焉始孩婦不能守嫁有日矣謀以其貲遷而不以其孤
往祭墓告別遂罹焚如之慘此鬼可謂有靈矣

唐燦如深陽人賈於吾湖遂家焉一妻一妾年過六十
無子望之頗切將及七十妾始舉一男俄以折閱耗其
貲索逋者踵於門乃出至他所避之妻與妾素不相能
至是以家中落益憎其妾謀去之妾曰吾已有子矣尙

焉往妻竟鬻之於鄉間妾將行泣曰吾此行必不活已
而果縊死於所鬻之家其子在家已三歲能言矣一夕
忽瞠目曰阿嬈喚我去未幾寒熱大作達旦竟死唐聞
而遄歸已無及矣妯妻悍室斬絕夫嗣雖令賣阜英掃
帚猶寬政也

記十三

羊

曲園居士

無錫縣蕩口鎮民生得一雁將殺而烹之有書生見而憫焉買以歸畜之以為玩懼其逸去以綫聯其兩副使不能飛雁雜處鷄鶩間亦頗馴擾惟聞長空雁唳輒昂首而鳴一日有羣雁過其上此雁大鳴忽有一雁自空而下集於屋檐兩雁相顧引吭奮翮若相識者一欲招之下一欲引之上書生悟此兩雁必舊偶也乃斷其綫使飛而此雁垂翅既久不能奮飛屢飛屢墮竟不得去屋檐之雁守之終日忽自屋飛下相對哀鳴越日視之

記十四

十一

則俱斃矣書生感其義合而瘞之名曰雁家嗟乎禽鳥之微猶不忘其偶若此使人彌增伉儷之重揚州城外有農家畜一牛頗肥膺使之耕亦甚得力一日牧者繫之於樹牛方臥忽有一馬不知所自來亦至樹下與牛對臥見者初不以為異馬忽喚牛之鼻牛即躍起自斷其綫以角觸馬馬亦起而蹉牛於是牧者大呼村民咸集而其鬪益力不可解鬪且行將入於城守者懼闔其門乃卻走又一二里至角里莊時隨而觀者甚眾然莫能為力其鬪已及兩時之久馬倒牛亦倒則皆力竭而斃矣審視之馬洞胸破腹一目墮於地牛兩

肋俱斷腹破而腸出並僵臥血中殆佛家所謂夙冤者歟嗟乎一種業根雖俱墮畜生道中猶不相捨亦可畏矣

江西省城鼓樓前一大宅久為狐據無敢居者其西為某氏宅則無他也有何姓者僦其屋以居一日使婢至後院收所曝之衣久之不至跡之杳然而其地無門戶通他處且垣墉高峻非可踰越大異之訪求數日竟不可得有備媪來告曰頃聞鄰宅有笑語聲此屋久無人居是可異也何乃集家人往視啓其門則蓬蒿沒人蛸蟪在戶經堂厯輿大索無獲廢然將反或曰此行也得

記十四

二

罪於仙人矣宜以來意祝告之何乃焚香默禱而還及夜婢忽自後院出問連日何在曰在鄰宅問眾人入內搜索汝匿何所曰眾人來時我悉見之而口不能言足不能動但怪眾人何不見我耳問汝在彼數日何所見曰其人甚眾有小女子眾皆呼為姑子其姣無雙最與我狎食我珍羞衣我文綺其家陳設華美羅屏繡幕屋不呈材每夜眾女列坐度曲以絲竹和之或使我歌則姑子輒代謝不能焉我欲求歸則姑子怒罵曰婢子此間不樂歟尙何歸然則今日何以得歸曰此亦姑子之意謂其家以禮相求不可不使歸也問來去何塗之從

婢皆不能言惟覺此身飄飄然若有提之而去挈之而來者何懼狐爲祟次日復盛設牲醴往謝之後亦無他異

湖北徐氏女嫁爲邵氏婦年過三十而孀撫孤子至於成立而其姑病徐願朝四大名山爲姑延壽四大名山者蓋世俗所傳如峨嵋五臺之類皆古佛道場也及姑死旣免喪乃挈其子乘一馬以行歲月旣久經歷頗遠咸豐季年至於雲南止大理府賓川州之鷄足山相傳是山爲釋迦大弟子迦葉示寂之所舊有銅佛寺頽廊碧殿頗極莊嚴至是久圯矣徐慨然議修復之乃卜吉

記十四

三

日庀材鳩工爲經始之計或尼之曰爾願則宏矣方今盜賊警牙人民雕劫事必無成不如已也徐曰不然天下事有志竟成吾姑爲之不憂無助已而遠近聞其事果有施舍者或以錢或以粟徐悉以供土木之費已無私焉惡衣菲食益自刻苦人皆敬信之其所乘之馬聽其遊行山谷逐水草之使無牧之者而徐偶有所往則馬輒自至莫知其所以然也其時大軍雲集糧糧槓幹所在饒衍諸將士或至寺中徐必爲潔治蔬食將士皆喜各有所施一二年集資巨萬於是大興工作木工石工日百餘人婦躬給烹炊執都養之役未及一年而底

於成僧俗瞻禮無不讚歎時馬星五觀察馴良駐兵其地實親見之年未五十修眉纖趾不失大家風範其子年二十餘耳工旣畢婦請於有司求給路引至西藏禮佛畱之不可仍挈其子騎馬而去後有人自藏中還言曾遇此婦於塗云

湖北興國州有楊叟者鄉里之多田翁也偶騎馬自城中歸一童子從經行阡陌間彌望皆其田也意頗自得顧視童子曰汝視我田多否童曰多則多矣翁不聞俗語乎一場人命三場火三年之後不屬我叟大怒罵曰畜產遽下騎蹴以足童厥然而倒視之死矣童子之父

記十四

四

母執以興訟耗其家貲十之六七僅乃得免後又三遇火災蕩然無立雖地叟死其子婦傭於樊氏余大兒婦樊聞其所說如此孔子曰滿則覆信夫
大兒婦樊言有農家曝穀於場一媪守之其孫從焉有鴉向之而鳴媪曰鴉鳴不祥與汝歸乎乃歸未及其叫遇娶新婦者綵輿前行一少年衣裳醜醜而尾其後鄉間俗例凡嫁女必使其兄若弟送之謂之送親阿舅富者則以輿馬貧者徒步而已故有俗語曰阿舅阿舅轎後走狗其孫見此少年卽戲誦此二語少年怒舉肱一揮其孫仆地觸石裂腦逾時而斃媪家執此少年訟之

官實係誤殺不能擬抵而其孫竟以非命死禽經云白
脰烏不祥其信然乎然使聞之而不歸則不與娶新婦
者相值卽不致以戲言見殺避禍而適以得禍天下事
往往有類此者

漢口鎮民陳某啓肆買乾肉有黃犬入其肆覓食陳適
割肉隨手以刀斫之中要害立死曳而棄之溝數年後
陳見一老翁坐其門外疑來買肉問所需翁曰吾非買
肉來尋汝耳問尋我何爲曰汝棄我溝中三年矣今幸
得出能忘汝乎言已卽不見陳問肆中之人則皆未見
有此翁但見一狗向陳嗷嗷耳陳還入內俄身熱頭痛

記十四

五

昏不知人忽大言曰我江甯城外黃土坡人姓周因生
前有罪死後罰爲狗爲汝所殺棄我溝中困不得出今
因人浚溝我乃得出訴於冥王王謂汝誤殺我例不抵
償我再三陳說冤苦冥王惻然命二役與我偕來不索
汝命但須將此事廣爲傳播俾人知物命不可任意戕
害則以我一命保全多命我可銷除宿孽再得人身汝
非惟免罪且可得福妻子惶懼請俟陳病愈從其所言
陳病旋愈有人從漢口來親聞陳說如此也

江都黃輝山畜一犬甚愛之禁不使出戶犬固牝也方
春求牡之時鬱不得逞遂癩黃之子方食而犬至不知

其已病也投以食不食遽前齧黃子之手家人奔救乃
去視所齧處流血如墨叫號月餘竟莫能救而死是亦
畜犬者所不可不知也

天津任家胡同有沈姓者年七十餘矣長蘆鹽運司之
吏也家貲頗饒所居屋亦華美庭有古樹一株百年外
物也沈欲於庭中築一牀以斝內外而樹適當其處謀
伐之夜夢古衣冠人自言爲樹神戒勿伐沈以爲妖夢
不之信竟縱斧焉有赤汁流出如血家人咸懼或勸
阻之而沈意不可回旣伐樹甫五日而火作不知其所
自起其夜天無微風而火勢猛烈竟不可救沈從夢中

記十四

六

驚覺奪門而出又念有文書在臥室中復入取之遂逮
乎火而死者凡四人不延及他屋明日人往視之見
其大門無恙四面牆垣初不傾頽而其中悉成瓦礫場
亦可異也

彭雪琴侍郎微時曾館於麻總兵家麻乃廣東人實回
紇人之編置內地者也其母年八十外忽得奇疾疾作
時輒失所在家人徧索之不得往往得之屋上或數歲
一發或一歲數發侍郎館其家時嘗親見之其母高坐
屋山笑語諸人曰來來此間甚樂家人百計招之不肯
下其子梯而上始從之下然其下也必其子扶掖之距

跣而行屋瓦皆碎不知其何以上也既下而問之亦不能自言矣其母年至九十五六乃終亦無他異

陳東之孝廉潮泰與人蕭山湯文端公視學江蘇時取入縣學道光十一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先後客京師十年精於小學韻學算學同時魏默深包慎伯諸君皆推重之以乙未歲卒於京師年止三十有四卒之前一日文端往視之時已薄暮見有二小兒一衣紅一衣綠入其所居室遂不見文端出語人曰此子必不起矣其家西鄰有秦叟者每日鷄鳴必起無閒寒暑當孝廉之將生也秦叟蚤起見有火毬大如盃墜於陳氏之竹

記十四

七

園次日孝廉生至是又見有火毬自竹園出而北去隱隱有聲及凶問至則秦叟見火毬之日即孝廉死之前二日也其子子愚廣文謂為余述如此

子愚廣文又言其長子繩祖弱冠未娶以同治五年失足水死所聘為同縣朱氏女聞訃絕食而死廣文適居母憂未遑迎其喪朱氏厝之於先塋之側已而廣文具舟往迎之舟泊河干距其塋可二三百步廣文先設祭於柩前并為文焚之告以迎歸合葬旋風倏起吹其灰直入舟中見者無不驚異逾二年其次子光祖舉一子即以為之後子生之前一日廣文妻夢一少女向之而

笑不發一言及覺而面貌衣裙了了在自但不識耳偶言於朱氏則朱女之貌一如所夢其衣裙亦與臨終時所著悉合也

王子閑者江西藩司署中老賓客也自中年後即多病夜不能睡晝不能食每日晨起必飲藥一大盃凡補益之品無一不具飲此則治事如常人一日勿藥即病不能興矣有熊君謂之曰人生寢食為最要之事不寢不食全恃藥力扶持而能長生久視者未之聞也今授子一法每日不論早晚但得閑暇則閉目靜坐收束此心使一念不起如是或四五次或一二次每一次以盡一

記十四

八

炷香為度行之既久必有效驗王從其說一月後偶於夜分如法靜坐忽不自知竟得一宿安睡寤呼骨切音十一沒云寤而覺有飢意時在人定之後無所得食探小盆中略有餅餌之屬即取食之食已復睡至明日日加辰始覺覺則大飢亟索湯餅食之盡數器食飽捫腹語其人曰寢食之樂一至於斯久矣余之不知此樂也許星臺廉訪時官江西親見其人及來江蘇為余言之廉訪亦力行此法自言從前為太守為觀察時公事無多日必靜坐數次今官廉訪則不能矣然亦必以盡一炷香為度無一日間斷雖或賓朋高會聲伎雜陳稍一

歎謂卽如不聞不見者然余歎曰香山詩云學調氣後
衰中健不動心來鬧處閒君之謂矣廉訪因余有肝胃
之疾力勸行此余舊有枕上三字訣刻俞樓雜纂中亦
非不明此理者而心形交役未能坐忘正如東坡先生
作龍虎鉛汞說寄子由而自知易流之性不能終蹈此
言也因記王千閑事拉雜書此殊自愧矣

蘇州臨頓路民某甲以織紵爲業有某乙從之學藝三
年矣甲愛其勤謹欲以女妻之謀之妻亦以爲可妻私
問之女女意不欲乃寢前議乙心憾焉光緒辛巳歲立
夏之日例停工作甲夫婦並他出獨女在室中乙挾利

記十四

九

刃入室謂女曰汝父母皆欲以汝妻我汝顧不欲何也
今日我刺刃汝腹中矣卽以刃連擊之傷乳及脇乙知
女且死引刃自斷其喉立斃女逾日始絕是殆有宿冤
者與

大庾戴可亭相國龍相家居喜與門下諸客講修煉之
術蕭山湯文端公未第時館其家亦預焉一夕相國招
諸客坐暗室中不設燈燭皆閉目靜坐坐至夜分相國
頭上忽發大光明其大如槃其明如鏡視其中隱隱若
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餘諸客各有光而小
僅如豆且搖曳不定次日相國語諸客曰吾儕根柢厚

薄功候淺深俱見於此相國年至九十六而終許信臣
前輩視學江西猶及見之時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
見人輒笑終日無戚容信臣前輩曰此老視天下之人
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一不可喜者其所養真不可及
也

蕭山湯文端公官京師時居東單牌樓其屋相傳爲乾
隆時大學士和坤舊第素稱凶宅及文端居之了無怪
異惟後有屋七間頗宏敞不居人屋中藏皮書籍庭下
雜時花本最西一室爲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
此室禮佛從者皆止於庭不入文端至戶外輒見一叟

記十四

十

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見文端乃入拜日以爲常心知
其爲狐也以其不爲人害亦姑聽之及文端薨逝之年
此叟遂出至聽事客至見其蒼顏皓首倚隱囊而坐疑
爲文端也將趨問起居倏已滅迹乃其駭異文端薨妖
異大作棹椅之類無故自動或數人方其啜茗茗碗忽
飛至他處湯氏惡之不復居此屋余聞之文端之孫伯
述司馬云

蕭山縣東門外有土地廟其地蓋近海矣廟後有大池
方一里同治辛未夏大雷雨有一黑龍降於池其身大
於連抱之樹其尾在池中而其首猶在天半雲氣護之

不可見不知其長幾許也一時喧傳神龍取水冒雨往觀者甚眾然皆不敢逼視但見其背上有水分兩路一從下而上其水白一從上而下其水黑有知者曰龍頭上有分水珠凡取人間之水至珠所在清濁自分清水上行化爲雨澤濁水下行仍回元處故其從上而下者皆泥滓也歷一時之久雨勢稍衰龍乃騰空而去

湖北興國州某生人頗長厚有小婢曰二兒亦善遇之偶使二兒灑掃庭除怒其糞除不盡蹴以足誤中要害立斃大悔厚斂之是歲應鄉試入闈坐號舍中每舐筆和墨輒有二指見於前而不見其人晝夜皆然爲其所

記十四

上

鵬竟不得成一字乃悟曰以二指示我必二兒也因納還試卷俟門闢而出爲二兒大作佛事至次科復入闈遂無所觀

浙人有蔡姓者居京師其子甫及髻齡卽豫蓄一幼女待其長以爲子婦無何此女死又爲其子聘方氏女不以前事告及成昏之日於房戶之外設几案焚香燭使新婦向之而拜方氏之送者曰是於俗例謂之拜房繼室則然元配則否執不可乃撤去之俄風起燭滅新婦仆地若有扼其吭者聲喀喀然咸其駭異乃告以前事書此女姓氏爲位祭之扶新婦起拜如儀遂得無恙

湖北咸甯縣有余氏子幼聘賀氏女女未嫁而死余氏議迎其柩以歸而女之父不可曰嫁殤遷葬非禮也自卜地以葬其女及余氏子別妻婦楚俗娶婦婿必親迎余氏子迎婦還道經賀女之墓有旋風起墓門初不爲意既至家成禮而余氏子性情頓異數日後暴斃無人理尤虐遇厥妻輒使長跪堂前鞭箠之罵詈之幾無虛日舅姑好語之曰吾子因病失其常性苦我新婦良所不忍然拂其意病且滋甚幸哀憐吾兩老勿辭勞辱新婦頗婉婉聽從而余氏子之病日久不已舅姑究其病之所由起如有墓門旋風之異乃爲賀氏女設粟主奉

記十四

上

祀之賀父又親詣其女墓責其無禮然皆無驗歷十餘年所娶婦死余氏子之病始瘳余氏與樊氏有連往歲余大兒婦樊歸甯會一見之已如常矣未幾續娶而病又作今未知何如也

咸甯樊氏女余大兒婦之族姑也既嫁之後忽得狂易之疾久而不瘳樊氏迎之歸使巫者治之女病良已乃爲製新衣內外悉易之以輿送還夫家幕以魚網使昇者疾趨以行舊時衣物概不將去自是女果平復如常越數歲母偶檢視女所存舊衣筒見有新衣數襲歎曰如此好衣不著可惜閱時久矣固當無害乃親送至女

所女攬衣未及著忽吹吹大笑曰數載尋汝不見今在此邪言已復發舊疾徹惘彌甚百治不瘳竟以狂死鄂俗以人自經死者爲喫油麪油麪者以水和麥末爲長條必稍著油乃成故曰油麪江浙間曰索麪古人則謂之索麪玉篇麥部麪博領切索麪也南齊書何戢傳稱上好水引麪卽此物也咸甯有章姓者營造屋宇而遇工匠頗刻工匠銜之偶食油麪卽以所餘埋之於戶限下無何章妻縊死章亦時時引帶語人曰我宜於何處縊歟家人患之有善相宅者周觀其室曰戶限下必有異相之得油麪捐而棄之乃已

記十四

圭

營建室宇尤重上梁溫子昇闔闔門上梁文曰良辰是簡穆卜無違是古人亦甚重乎此矣咸甯劉氏新成一屋居之者輒患蝮血之疾有相宅者曰梁上得無有異乎梯而視之則有一赤蟲蠕蠕動長可數寸而細僅如髮黏著於木竟不可去乃易其梁而蝮血者皆愈後知木工於上梁之日偶傷其手血濡縷入木中遂成此異初非有意爲厭術也

徽州程姓者以貨雄其鄉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癡穎及長混混無所知其家以二僕守之饑飽寒煖悉二僕爲之節度或不受教則痛笞之乃帖然服其術若馭牛馬

然遠近皆知之無與論昏者程氏故有質劑之肆在無錫有汪氏者世爲之主會計汪有女與程子年相若也汪叟乃慨然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主程氏今程翁有子無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數世之恩誼乎使人達其意於程程初辭焉汪固以請程重違其意乃聘爲子婦及成婚纁雁之儀牢羞之費頗極暉備青廬旣啓將行交拜之禮而程氏子蹙躡躑躅竟不成拜已而入室顧視室中羅屏繡幕非平昔所寢處則大驚叫罵東西墮突南北無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僕推輓以去女自此獨處終身矣舅姑語之曰吾子非人類

記十四

圭

也苦我新婦幸善自愛次日卽割家貲巨萬與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爲之嗣而女甚賢達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旁遇娣姒皆無閒言舅姑益善之因爲子納貲得官女遂受四品之服與夫異室而處者三十年雖爲命婦仍處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數年乃卒晚歲年齒旣高行輩又長家中事悉稟命焉女善料事並能知人事無巨細經女處分悉中窾卻程氏子雖迷惘終身然儀狀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後須髯甚美望之若叢祠中所塑神像者然且自程氏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饒衍候時轉物無不得利程氏子死稍稍衰矣然則此夫此

婦其亦有自來與余少時館於休甯汪氏汪與程有連
故得聞其詳余詩集中有女羅行一篇為汪女賦也
蕭山沈茂材祖煒言其友李某館於高氏主人高叟博
覽士也一日有鄰人於山上掘得一物似鴨而無毛通
體純黑兩目皆閉以示李李不識高曰此蛟也幸兩目
未開故不為患烹而食之亦一異味然其身上不可著
一滴水得水即能變化平地生波廬舍為墟矣乃攜至
藥室燒釜使紅投此物於中而蓋之釜中鬻然黑水溢
出可四五石水盡啓蓋則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
切之湛諸美酒調以醯醢與李共食味甚鮮腴食品之

記十四

五

美始未有過之者余按蛟鮪龍醢自古有之則蛟固可
食者然郭璞注山海經云蛟似蛇四足王逸注楚辭云
龍無角曰蛟北夢瑣言說蛟之形狀云如蛇又云如水
蛭皆與鴨不類此物似鴨殆非蛟也

蕭山縣有地名臨浦其山多毒蛇或言江西真人府法
官能捕之乃共醮錢請一法官至適蕭山令黃君以事
至其地見之因與偕往觀焉法官周行山岡拔劍向空
中指畫口誦咒語又以楊枝湛水徧灑之乃至山下平
地以劍畫地為三大圈其圈皆徑三四丈自仗劍立第
三圈後使黃立己後戒之曰有所見勿畏也頃之眾小

蛇蜿蜒而至甫至第一圈即斃其後蛇來益多亦益以
大或入圈未半而斃或入圈而斃或出第一圈及第二
圈而斃旋又有三蛇大如屋柱入第二圈亦斃俄狂風
大作山上大樹皆扒有一蛇長十餘丈粗若五斗米囊
遍體金鱗口噴青煙連度二圈不少趨趨昂頭直犯第
三圈黃大怖遽跳去法官不為動蛇入圈者半忽蹣跚
不行則已死矣法官顧黃笑曰固戒君勿畏何怯也此
事亦沈生祖煒說余按夷堅甲志載方城民王三捕毒
蟒畫地為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即死極不過
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為所噬矣既而蛇徑前無所畏

記十四

末

欲就王王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為兩死事與此相類然
則蛇或竟逾第三圈法官亦必有法以制之也

沈生祖煒又言有人曾見一蛇其形正方修廣各七八
寸如薄版一片詢之士人云此名花版蛇蛇中罕見者
其毒尤烈余按錢唐趙恕軒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言
杭郡山中有蛇名方勝版以其徧體花紋如錦中方勝
而形區如版故名豈即此物與沈又言有人於海濱捕
得一物形如鼈而無裙其大如席背上有甲背下無甲
在水中力甚大登陸則不能動眾莫之識或云此是璫
瑁然考桂海虞衡志言璫瑁形似龜鼈背甲十三片黑

白斑文相錯其邊裙闕闕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以四鬣掉水而行此物無裙且不知有足與否又不言其背有斑文未必其爲瑋瑋也

河南府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爲詭譎之言以欺罔婦豎耳獨一師婆所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余大兒婦樊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婢媼輩言其事不可勝紀偶有一宦家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瘳將親往謝焉師婆固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請命滅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

記十四

七

展拜有鼃蹠跚從案下出自此靈響寂然余二兒婦姚曰此婦必正人故邪神畏之余曰是也

大兒婦又言河南府有一處出大蛺蝶其大如槃嘗有人以二蝶饋百里外一親故其家受而畜之園圃中一蝶旋斃一蝶逸出飛翔郊野有師婆捕以歸詭言得神蝶大著靈異香火日盛如是月餘畜蝶者之家有一小兒偶過而見之喏曰吾家所失蝶乃在此邪自後祈禱不復有驗此則鮑君石賢士之故事自昔有之矣

憚次山中丞爲常德守時有記室之友郭君湘潭諸生也頗有詞藻人亦長厚賓主極相得居數月忽語中丞

之族子曰吾將去矣太守失禮於我我亦失禮於太守豈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長者勿爲浮言所惑翌日又謂族子曰今真不可留矣太守治我獄不少寬我行將斫我頭奈何族子駭其語聞於中丞疑其有心疾使醫治之醫曰六脈皆亂是不可爲巫送之反中丞乃親往視疾先窺於牖則見其人在室中若與人搏擊又若與人揖讓狀甚愴乃入而問曰先生之疾有閒乎曰無恙也聞有歸志信乎曰否否其應對猶不失常度中丞惘然不能測姑爲具舟有周君者中丞所聘爲其子師者也與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

記十四

末

周室跪其牀下周驚起問故郭則泣曰已矣太守執法必斫我頭此前生事死固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賓師之位能爲我言於太守求一綫生路乎周力挽不起乃給之曰質明必言於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闔其戶郭竟跪于戶外達旦及明日舟已具而雨甚不能成行郭危坐枕上不動人往視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強之食乃盡飯二大盃夕食亦然食已復坐枕上問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僕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聞郭室扃闔有聲走視則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門出門卽一大園圃花木陰森山石蒼

突且有池二眾人圍見有人隱約在前僉曰是矣尾之則入於廁疑其奏廁也入廁無所見始悟所見為鬼乃大索園中杳無蹤跡有行夜者曰園東北隅有一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無乃在此乎如言求之果得其二履於井邊又一袴在井榦之上使人鉤撈井中而得其屍徧體青紫有若足踣者有若手掐者厥狀甚慘檢視其几席間則前日醫所處方猶在方中有女貞子郭書其旁曰女本貞也而使之不貞其罪可勝誅乎其所親某君見之歎曰此其前生之孽也因言郭於二十歲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語甚怪且有一詩

記十四

元

彼時不死者始郭氏祖父尚有餘澤故稽緩數年待其有子也郭之子尚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學使者賞其文藝將以充咸豐辛酉拔貢生而冤業牽纏竟死非命亦可傷矣觀其書藥方數語知其前生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

沈仲復廉訪言其贈公宦游七閩時繼母馬太夫人歿時其所寓屋甚隘狹纔三間耳東為臥房房中安紗窗六扇分前後為二即於其前為馬太夫人位西嚮以布幕蔽之贈公手書一聯懸幕上每啓幕則聯軸觸窗櫺礫碾有聲又地苦卑溼藉之以席履其上蘇蘇然南牖

有儿有橙廣韻四十八燈有橙字都橙以藤為之坐起輒輒作響乃其常也仲復時方十一二與贈公同榻而臥即在其後聞太夫人撫仲復髮逾所生故仲復思慕綦切一夕睡至夜半聞聯軸觸櫺如啓幕然又聞行席上聲坐橙上聲仲復泣曰豈母之靈乎何不一撫視我語未已聞橙上又有聲如人坐而起者俄而窗啓俄而帳啓則真見太夫人立於牀前語仲復曰汝思我我豈不念汝但大命有限不可奈何汝好讀書他日必成名鼎甲可望官位亦不小勉之勉之仲復哭失聲則一無所見矣贈公驚而寤問得其故贈公素不信鬼神事曰

記十四

辛

汝思慕之忱結成此象非真爾母之靈也後仲復於咸豐丙辰應 殿試讀卷大臣先進前十本以仲復所對策每事皆引 上諭為證嘉其留心時事初擬第二又擬第三後為吾師黃縣相國改第七遂為二甲四名所謂鼎甲可望者不虛矣旋以翰林起家官四川臬司引疾家居官位未可量太夫人所言皆驗
仲復廉訪有弟名燾字叔和官順義縣令霸州牧丁所生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久居京師喜為詩又善飲酒酒朋詩友坐上恆滿臨終前數日猶與客飲酒賦詩甚樂也次日忽語客曰行與諸君永別矣客驚問故曰吾

昨夢順義縣城隍之神言將受代代之者即君也我意不欲神曰君久當爲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緩之耳老母終豈得不赴吾曰我尙無子神曰有子無子細事耳何足論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夢解之然自此日以委頓至卒之日沐浴鬚髮易衣而臥問曰已齊集未俄又曰既齊集矣我卽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後數年直隸大無 朝廷發金振之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入己事發畏罪仰藥死時有某君亦縣令之候缺者也以生人爲冥官至是語人曰昨日會諸神鞠某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威在我識其一人順義縣

記十四

三

城隍沈叔和也某君素不知沈君臨終之語而其言乃與之符是可異矣

同治四年貴州石阡府有邪教倡亂闖入府城知府嚴君若戰死之嚴君名謹浙江桐鄉人其死難之前每夜入內家人輒見其頂上有圓光焱焱如火大可徑尺如是者三日而及於難嚴君既死賊入公廨嚴君有妹年二十餘謂其母曰賊至必爲所辱署後土牆外有大池我請從母投池中死母許之遂與俱往諸婦女皆從之而土牆故無門欲排牆出又力不勝乃解帶襴負其母奮身一躍竟踰牆而出又投帶牆內使諸婦女繼以登

一一引之出於是饜裳入池池水甚淺跑躑至水中央猶未能滅頂正苦不得死而賊大至遙謂曰爾等皆嚴太守姦屬邪太守好官且我等亦非有意殺太守太守旣不幸而死爾等幸無死盍從我出其妹自水中大罵之賊始怒擣以戈不中以相距遠無如何自引去賊志在搜刮金帛旣飽所欲散歸巢窟遺黎畢集拯之出水且護之出城遂免於難其妹後歸沈仲復廉訪爲繼室能詩且工書仲復問爾以弱女子負母踰牆且引諸婦女絕牆而出是何神勇乃爾竟不能自言其故矣其有神助與抑或嚴君之靈陰相之與

記十四

三

河南洛陽縣民某甲有一妾故尼也旣歸甲不習井臼之事鮮衣甘食終日嬉遊其嫡弗善也時時責讓之遂不相能詬詈之聲日聞於外同處一室若寇讐突咸豐初粵賊犯河南府攻之不克大掠於鄉甲倉皇走出不能顧其家其家人猶能強步賊且至皆避去獨嫡以纖趾不能行自分必死賊刃突妾奮然曰吾負爾去遂負之行三日三夜躡穿膝暴屢仆屢起而不釋於肩嫡撫之泣曰吾不知妹之愛我一至於此賊退俱返遂相親愛若姊妹焉有鄰媪問妾曰爾與嫡不相能何出死力相救若此妾曰平日彼此凌詬私忿耳患難之中死生

所繫安有爲人之妾坐視其嫡之死而不救者乎問者益賢之

安徽懷甯縣李某居京師充供事貧甚久之始選授甘肅一巡檢司子身之官數年之後頗有所蓄其地有一馴儉以販鬻馬羸爲業與李相善問李何久獨居告以未娶乃以女女之既成昏婦問李君家尚有何人李曰無有然李實有母有妻自入京師十餘年不通音耗矣至是而家書至李適他出婦發而讀之李歸婦出書示李且責之曰君有妻而娶我無害也有母有妻棄之不顧尙得爲人乎亟爲家書悉橐中所有吾爲若齋去李

記十四

幸

允豫婦促之乃爲書并以滕囊盛白金二千兩婦負金騎馬徑至懷甯訪其家得之遂入拜李母及其妻致書與金居數日李妻與語小有齟齬婦辭母欲去母苦留之時婦已有身且及月辰矣乃爲少留俄生一男三日後仍騎馬而回此女賢達且來去飄忽如神龍洵奇女子哉其事在光緒初章米生爲余說如此且云李某至今尙官巡檢婦亦猶在然余按都下所刊爵秩全函甘肅肅州嘉裕關巡檢王文琳安徽懷甯人非姓李者豈傳聞有異乎

湖州歸安鄉間有郁茂才運申者於同治壬申年至郡

城隍科考寓甘棠橋關帝廟中大殿之後有屋三間屋宇深邃雕畫如夜郁於此衽席焉及夕就枕曠莽中忽見一老者一少者皆手奉槃自承其頸下血顧郁曰君視我苦否至今血出未盡郁明日以語人人曰此必亂離時兵死之鬼也勸郁避之郁乃遷去

青浦陸蘭棧茂才有心疾一日白市中歸忽有鬼附之而言曰我在京師爲汝父所害今當以爾命償我我遠來似矣速具食且多焚陰錢蘭棧之兄清士孝廉怒曰吾父安有此事批其弟賴者三鬼曰汝特舉人打我邪嗚嗚而哭知其畏之也叱曰是何野鬼來此枯亂乃自

記十四

幸

言昔在京師傭於人爲奴曾見陸父故警言以求食耳又此類三則不復有言矣蘭棧病亦旋愈

吾邑新市鎮有陳姓者啓肆鬻繒帛名曰源泰一歲譌火大作譌火見山海經西此炮而彼煽毀物無算晝夜守護火猶未已俄有物附其婢妾而言謂屋西有隙地可爲築樓三楹陳畏其擾卽鳩工爲築樓樓成謹祀之火乃止然自此買債俱失利竟閉其肆家人亦死亡相繼鬻其屋於他姓

余門下士童米生明經云其友陳少舫在湖州東嶽廟觀優見一婦人生鬚數莖又海門同知屠晉卿曾聽男

女陰訟其女有鬚余謂李光弼母有鬚新舊唐書皆載之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載宋宣和時朱節妻及酒保妻朱氏元順帝時汴梁丐婦明宏治時應州女子鄖陽婦人皆以婦女而生鬚鬚古固有之不足爲異也米生又言徐莊愍公之弟莊愍弟虛舟大令余曾見之於京師未知卽此君否也曾夢至一山上山有僧舍人之見中坐者爲姚鏡堂先生左卽莊愍右一坐尚虛莊愍謂其弟汝下山去吾留此矣未幾莊愍以江蘇巡撫死粵賊之難鏡堂先生名學煥歸安雙林鎮人官兵部數十年獨居京師不挈眷屬文章淹雅志行高潔鄉人皆言其前生爲紫皇和尙

記十四

美

莊愍與之並坐殆與有香火因緣歟

何子貞前輩紹基少年時夢至一處見案上以盤盂盛饅頭甚多卽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攘臂奪去遂不得食視其人不識也及嘉慶庚辰歲桂林陳蓮史先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遂魁天下子貞見之則卽夢中所見也悵然曰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至道光乙未歲子貞以第一人領解而次年成進士則會狀皆非元也夢兆洵不虛矣子貞前輩於道光己亥歲典七閩試歸途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來言別開之不可視其服則已僧服矣覺

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朝暮哭及人都旣復命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毅果已前卒家人以其歸不卽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不能秘問何以知之乃言所夢云

海甯硤石鎮徐翁以賈起家善候時轉物錙銖必較雖親戚弗顧也生一子喜博私取父錢以償博進日必數萬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廣善堂歲十一月則舉野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爲之反藥埋焉然費用不充不能周徧徐過之忽心動亟以所置良田三百畝輸助義舉或問其故曰吾子不肖不

記十四

美

數年吾田盡矣與其供不肖子金盤一擲何如爲掩骼埋醜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儲錢數十萬於一室中謂其子曰博而負固宜償吾室中錢任若取之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門令其止門外若自取錢與客可也於是博徒日集於門其子以緡貫錢負之由堂塗出日數十次億甚且視室中錢始則充牣繼且垂盡不能無顧惜歎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難乎乃對其父流涕矢不復博終身勤儉過於其父家乃益饒人皆謂徐翁善化其子余則謂皆天也有錙銖必較之父必有一擲百萬之子非其父之不善教子亦非其子之不克承教也

有好行其德之父必有勤儉成家之子非其父之善化其子亦非其子之善體其父也觀於徐翁父子而人家之所以廢興者不外乎此矣

戴蓮谿前輩鸞翔之長子為廣東縣令未久即卒其妻方孕而宦橐蕭然不能久居時蓮谿前輩猶官中州乃扶柩北歸將依其君舅行至湖南休於逆旅而其妻產一男以木無子得之甚喜然苦無乳兒日夜啼妻亦抱兒而哭逆旅之鄰舍有婦人來視之曰患無乳邪何不雇一孀婆妻曰異鄉棲泊何從雇募且資糧匱乏尙懼不足以達所屆能議及此邪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塊

記十四

毛

肉兒死我亦死矣婦聞之大不忍久乃言曰吾家幸溫飽固非為人作孀婆者然聞若言吾心怒然吾生一子甫數月耳願以吾漣食若子雖然必歸而告於夫言已遽歸以語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溫飽豈為人作孀婆哉婦曰固也然此兒死其母亦必死母子二命所關豈容坐視我則既言矣君無阻我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而自從戴妻以行戴妻問月需錢如干至中州當言於大人必如約婦怒曰吾豈為人作孀婆哉哀汝耳雖自汴還楚舟車之費吾亦自具不需汝錢也行矣無多言遂發湖南道湖北而至於汴蓮谿夫婦皆感泣曰微

此婦吾得有此孫邪厚酬之竟不受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又具盛饌與之譙飲數日臨行語之曰歸楚之費知已備具夫人高潔超邁尋常然太不為吾夫婦地矣薄具車徒幸勿卻焉乃資送之以歸余謂此婦所為類古游俠之士趨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謂奇女子矣余大兒婦在河南時聞之戴氏之人其事蓋不虛惜不能記其姓氏及其鄉里耳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觀音閣屹立巨石之端石下鑄老婦作負石狀即大理府志所載婦負石也相傳昔有敵兵襲大理將入境見一老婦負此石而行敵兵驚

記十四

秉

愕婦曰此地之人多有膂力我婦人又老且病力弱不能負重勿笑也敵不敢前進遂遁去婦即置石於地不知所往後人知是觀世音化身因就石建閣焉其事不知在何代蓋荒誕不足據然閣中所奉觀世音則頗著靈異咸豐丙辰歲賊杜文秀踞大理十有餘年僧廬道觀悉被焚毀而此閣獨存同治壬申冬滇撫岑公督大軍環攻之馬星五觀察馴良與焉克城前十日見城有旋風搏扶搖而上塵埃墜然從之若雲霧然直至半空又從空而下分為二由東西城繞城南行復合為一至觀音閣乃散眾皆異之岑公大營即在閣前時賊窮

感謀偽乞降伺閒亡去岑公夢見童子授以一冊云奉
大士命齋此授公啓視得二十八築每築畫一人形像
怪異驚而覺次日賊詣大營歸命問其數二十八人也
公悟召入伏甲七帳下斬之大理以平公出貲修葺觀
音閣紀其事於石余聞之馬觀察云

雲南姚州龍華山有活佛寺創自唐初寺僧常數百人
忽有一行脚僧自大理府鷄足山來衣敝履穿面目奸
黷言語不倫若有狂易之疾主僧姑謂以執爨居數歲
忽於歲除之夕向主僧求歸且乞一力擔荷衣裝主僧
曰人方度歲孰肯從行雞足去此且數百里亦非一夕

記十四

无

能達姑俟明日而此僧苦請不已主僧戲指彌勒殿所
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閒坐無事令從汝去何如僧曰
唯唯及元旦晨起則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
所往咸共驚怪翌日聞人傳說距寺十里外普關山上
有一天王像走視之果所失也乃就地立廟至今存焉
此亦馬星五觀察所說觀察即雲南人所說當不妄然
余按夷堅志載饒州妙果寺有風和尚一日向長老覓
擔夫去雲遊長老曰門前有二金剛汝持一箇去僧諾
之以擔挂金剛肩金剛即隨僧走寺僧呼噪追之風僧
取擔自負乘雲去金剛偃立田野中人起殿蓋之名金

剛寺與此事絕類豈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抑緇流附
會古事以自神其蹟也

記十四

幸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五

曲園居士

譚麗生名鑫振湖南衡山人光緒庚辰以第二人及第辛二歲至杭州居湖南會館四月上旬游籍光歸而得疾數日稍瘳將成行矣有人乞書大字書未畢忽胸膈作痛遂嘔血數升如是五六日吐出一物長六七寸不知何物也於是日益委頓其同年徐花農庶常日日往視之至二十三日執花農手嗚咽流涕豫索輓聯且使為像贊并以其九歲之子所臨元祕塔碑授花農微寓託孤之意次日又往視已垂欲絕矣臨終索酒其猶子

記十五

十

手進三爵皆醕之花農以一爵進且泣曰視君之子敢不如己之子亦醕之遂瞑生死之際神識不亂殆亦有夙根者與豈其前世為靈隱老僧故藉光一游遂返其真宅也麗生之來杭也余適從湖上俞樓還吳中春在堂已登舟矣麗生聞之遽命肩輿出武林門至余舟中以後進禮見余未及答拜訂再見於吳中不意其毀璧摧柯如此之速也問其為人廣交游精翰墨一生心血消耗此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殺君馬者道旁兒良可歎息花農書來詳言其狀為之盡然余適草筆記第十卷因記之

湖北咸甯余氏有一婢為主母所憐愛有欲以為妾者不許其鄉間有翁者薄有田產粗給衣食年逾四十無子議買妾又以買妾價昂不如娶妻之省問余氏婢甚善且其主人不責直乃偽為娶妻之焉者請於余氏余氏欲一見其人余翁自以年老恐不當意使其兒子往乃許之既成婚婢不見新婿而翁一老翁在房中久坐不去頗厭之坐至丙夜婢不能忍謂此翁日夜既深矣翁何久坐此翁不能答而亦不去良久婢又促之翁出使其嫡妻以誠告之妻入自詭為嫂謂婢曰吾姊胡不知邪此翁即婿也婢曰否否婿者至主家吾曾見

記十五

二

之嫡妻曰此翁之兒也翁使至若家相汝耳豈汝主人以此給汝邪婢惘惘不知所以念既已至此距主家又遠可奈何遂從之居數日婢見所謂嫂者時時在室與其夫甚睦也疑之曰嫂叔之閒乃如是邪已而又聞人呼其夫曰龍爺呼嫂則曰龍媽乃問夫曰呼汝龍爺何也翁曰龍吾小名耳然則嫂為龍媽何也翁無以應婢窮詰之翁不得已言其實嫡妻乃好語之曰誠誑汝然自此汝兩人為夫婦吾則嫂矣婢曰不可豈宜以我故奪汝夫婦之倫龍爺吾主翁龍媽吾主母也事其夫甚莊事其嫡甚敬後其主人余氏聞之怒其欺已欲返

婢而絕其婚婢不可乃已婢旋生一子余翁夫婦大喜三日洗兒賀客滿坐名之曰賀得然家中增益人口而歲比不登余翁又老病需醫藥乃大困方農時不能雇客作婢以兒委嫡自執耰鋤從事南畝暑雨祈寒不少休息俄而余翁死經營喪葬頗不苟簡俄而嫡妻又死婢曰主翁主母一也豈得有異亦如之連遭兩喪薄田數畝半鬻於人衣食幾不給賴賀得長大助母力作數歲之後稍有贏餘乃豫畜一童女於家以配其子賀得年十七八將爲行合巹之禮頗具酒食會親友吉期未及寇警先至時粵寇已陷武昌分兵四出咸甯亦陷擾

記十五

三

及鄉間賀得竟爲所掠於是所畜女仍歸母家母家請絕婢曰以三年爲期吾子不歸而後嫁之已而人皆藉藉言賀得已死婢終日哭且病不能任耕作無所得食會其舊上人余母呂宜人將從其婿樊君於河南乃挈之至汴梁婢遂居樊氏其爲人極和婉儕輩皆愛之然其思子綦切久之遂若有心疾者或獨臥或與人共坐往往張目直視曰賀得來矣雖臥必躍而起起而不見其子則哭失聲輒暈眩仆地久之乃蘇旣而又有自咸甯來者言曩所畜女已爲其母家所嫁則又大悲痛遂篤臨死之時大呼曰賀得今日真來矣乃絕於是人皆

謂賀得實死故其母臨終見之必其鬼也然賀得實未死婢死數載而賀得自賊中脫歸樊氏乃予以贊使以其母之喪歸葬焉賀得後娶一金陵人女蓋亦賊所掠至湖北者夫婦皆勤力家復溫飽且生數子矣此事余聞之大兒婦樊蓋婢之主人呂宜人卽兒婦外祖母余爲作余母呂太宜人傳者也故知之甚詳此婢賢達且一老節婦乃其命途則何其多舛歟然賀得之子若孫蒙其餘澤不至落薄則固可決矣

記十五

四

必能反已而果然又二兒婦姚言從前避兵鄉間其地曰周家灣鄰家一子爲賊掠去亦有人教其母乞四十九姓人家燈油燈草至夜然之於人靜後呼其子名四十九聲夜夜如此聲甚悽切數月後子果從賊中逃歸自言每夜聞其母呼已聲也然其子已在江蘇之丹徒縣境相距七八百里矣蓋母子一氣自能感通山崩鐘鳴固不妄也

咸甯樊君余親家翁玉農太守之族也宦游廣東卒於官其子不肖寄其父之柩於僧廬而盡取其貲以去不知所之數載後樊君之外弟以事至廣東樊見夢曰吾

子不肖棄吾不顧吾柩在某所不得歸葬今幸弟至願與俱歸次日其外弟訪之果得其柩然計道路之費亦頗不細意向踟躕又夢樊促之其外弟曰輜車遠涉事甚非易若啟君之柩而別爲椁以盛君骨歸葬故塋可乎樊曰可瀕行又見夢曰凡過關塞橋梁及高山大川必呼我姓名庶不淹滯其外弟悉從之將至家樊先一夕示夢於其家人曰吾從外弟歸矣觀乎此知狐死首邱葉落糞土延陵贏博之葬雖達人高見而孝子慈孫固不容存此心也

咸甯余氏女既嫁而死其母媿也老且病粵寇將至舉

記十五

五

家倉皇謀他徙其母夜閒獨坐一室忽見其女至謂其母曰徧地烽煙行將安往母又多病不耐奔波與其道路流離不如死之爲樂其母曰誠然吾自問生有何味能從汝去良所願也旁舍之人皆問其母一人獨語而不聞其女語但聞鬼聲颼颼然耳次日問其母昨夜云何母以告猶不之信越數日其母竟死

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駿伯茂才早卒其妻張氏生一女曰慰生適蔡氏而死戴本德清人然遷居湖郡數十年矣咸豐庚申歲粵寇犯郡城戴氏謀他徙張允豫夜閒忽聞慰生疾呼曰速去速去如是者數夕皆然張

遂決此與余氏女用意迥別殆由其母衰壯不同耳然其後趙忠節公力守湖郡居民稍稍復集張氏仍回城中舊居及湖城陷竟死於難惜不終從其女之言也

咸甯樊氏女許嫁李氏子婚有日矣而其婿病甚婿家請改期時女父遠客於外女母又早卒雖有兄弟數人皆非同母略不顧問女乃自主之曰既已許人固無他議婿雖不幸猶將往也況病耳庸何傷仍請如期乃屬衾成禮禮成婿大委頓幸女善事之又踰數年生二子而後死女獨居守志撫其二子乃其翁非人也以女年少有姿首嫁之可得重聘謀奪其志女知其謀遁歸母

記十五

六

家而其母家之事悉委之其舅氏舅氏曰若父以家事託我所入不足給所出今又增益人口柰何女曰固也然我亦非坐食者請舅氏卽以我當一傭可乎於是蚤暮力作不違顧其子一子殤焉後其母家日益落女自食其力以終其身余大兒婦與此女爲族昆弟故余得聞之狐苦窮髮熒熒白首姑存之筆記中冀不泯幽光耳

余大兒婦樊之乳母劉氏河南中牟人嫁於湖北之興國州其夫與子皆前卒常居樊氏時余親家翁玉農太守方知河南府善遇之頗有所蓄忽有某甲自湖北至

白言爲其夫兄弟之子然族屬疏遠固不可考矣乃其事劉則甚慙懇抑搔苛撻問衣煥寒雖親子有不若劉甚喜之將以爲子劉有妹亦備於樊氏謂劉曰昔吾夫有親兄弟之子吾以夫亡往依之哭於門外達旦而不見收恤今此人與姊遠矣何其親暱之甚也此必不可信姊無爲所餌嗣後甲至與劉語其妹輒往參焉使不得盡其說會劉病甲乃爲賃屋於外劉因言於主人就外舍養病妹又尼之劉曰人固有不同妹將以此子爲猶爾夫兄之子邪此子於我至厚我又無子不從之去而尙焉往妹勿阻我他日必不爲妹累妹無如何劉乃

記十五

七

從甲俱去甲有所善婦人遂以爲妻與劉同居居然母子姑婦矣乃稍稍蠶食劉之所畜既盡僞使劉至某所就醫及暮而返則甲夫媿不知何往矣劉儼然一身卒依其妹以終嗟乎羊肉不慕蠟蠟慕於羊肉醯酸不慕蚘蚘慕於醯酸劉氏愚婦人固不足知此乃其妹則何智也三折肱知爲良醫信夫

仁和唐棲鎮鄉間有沈氏者頗有資產生二女無子嗣族人子爲子父母與約曰所有田宅悉與嗣子其銀錢衣服玩好之類二女分之於是長女私計無妹則盡歸已矣一日與妹下樓自後推之墜樓下死以妹失足告

其父母初不疑有他也長女後歸於勞氏生子至數歲輒死其第五子之死也妹附之而言前事乃知諸子之死皆其妹爲祟也後又舉一子亦死至第七子得無恙或勞氏尙不應無後故延其一綫與然此子清狂不慧所有財物皆爲其隨手散去不及十年耗矣後此子未死前一日呼刀鑷之工盡鬻其髮亦可怪也又聞其尙有二女一最所憐愛嫁於嵇氏亦得怪疾而死

記十五

八

胡氏湖北人故爲倡後倦於風塵乃以其所生女嫁劉某而從之居胡頗有所蓄劉夫婦善事之不數年胡所蓄盡歸於劉於是劉意日益怠久之女亦偃蹇不甚顧其母胡老且病委頓牀褥竟無過問者雖飲食不時得醫藥無論矣胡憤恨而死後劉所生子女皆至數歲而死死時輒曰婆來矣婆者其子女呼其外祖母也乃知胡爲祟云此與沈女事相類傳曰子身之貳也報之於其子女亦猶報之於其身矣

唐西鎮王氏二女並許嫁於姚氏父母俱亡無所依賴其一女所許之姚氏故與王氏有連蓋姚氏婦於女父爲舅之子外兄妹也乃先取其女以歸而蓄之母氏實女之祖母家也戚黨相依女甚安之其一女所許之姚氏則初無瓜葛而亦以爲請王氏之長老不可曰俗有

童養之例小家則然耳衣冠之族不應如此姚氏固請
乃許之使待年於夫氏初至亦甚相得而姚有女工為
讒醜其姑入其女之言遂憎疾之久而彌甚後避寇難
邂逅見德清蔡氏女愛之欲聘為子婦乃逐此女仍還
母家使媒氏告王氏之長老以女游惰絕其婚俄姚氏
子以暴疾死死之日彼姚氏之婦與女父為外兒妹者
見女父自外至呼曰二妹吾已捉毛毛去矣敬使妹知
之毛毛即姚氏子之小名也夫絕其婚未傷其命似不
應遽殺其婿且以讒言構其女者小姑也婿何罪乎然
世俗於童養之女往往虐遇之蓋女子而至待年於夫

記十五

九

氏其孤苦可知既無願忌遂相凌踐君舅君姑本非骨
肉女公女叔競構妻非飲食每至不周鞭箠在所恆有
飲恨吞聲宛轉而死者比比然也王女之父之殺其婿
或亦得請於神矣觀其呼彼姚氏婦而告之蓋假此以
警彼也嗚呼風俗澆漓人心涼薄則鬼神之事固有足
以輔政教之所不及者矣

洛陽縣令秦某以事至汴梁久留不返其妻在署中與
女及贅婿同居俄秦在汴梁大病妻往視之妻故有一
婢愛之等於女居處必與偕至是因倉卒不及挈此婢
留居署中而婿頻煩役使之女疑其有私欲殺婢伺婢

睡熟以剪刀刺之力薄不能遽斷其吭剛創良久血肉
狼藉然後死遽以棺斂之昇置野外比及秦妻返家人
皆見獨不見此婢問之女以暴疾死對其旁有一長橙
都那切几橙也見忽起而人立且行數步正其駭異一
小婢哭而跪秦妻前曰主母不知耶婢子死矣死甚苦
秦妻驚曰汝即某邪曰然乃具言其事且曰主人之女
夫亦即主人也有所役使敢不承奉其有無私情固不
可知至於婢子循分執役實無他念乃不加察遽施毒
手睡夢之中橫被剪屠殺人者死雖逃王法豈無冥
謫今已得請於神必索其命秦妻撫之而泣曰汝誠苦

記十五

十

矣然吾平日待汝不薄幸以吾故曲恕吾女婢曰此固
不能雖然婢子不敢於主母之前加無禮於女公子一
離膝下恐不復能忍矣言已倒地扶起復問之則茫然
不知所對秦妻於是為此婢大作佛事冀仗佛力銷釋
冤愆此事蓋在咸豐初至今二十餘年未知其女無恙
否然恐秦妻死後終不得倖免也

中牟縣典史張某疽發於背召巫者視之巫出而語人
曰張公必死矣吾至冥中見其父母甚怒言其子不孝
聞父喪不發而之官及其居官又貪暴無人理今在冥
中受罪甚苦導吾至一處見張公裸而仆地其背上鑿

一小孔實薪蒸於中焚其脂膏豈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不數日張果死死後有人自其家鄉來乃言張甫補官父卽死於家張祕不言仍挈妻子赴任此事其鄉人固有知之者然在河南則莫之知在中牟更莫之知也而巫乃能言之然則其所見情狀必非偽造矣

清異錄云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爲笑矣乎不言其可以致死也然此菌實有毒笑而不已从之必死余居吳下馬醫科巷鄰潘氏有一媪其妻母也食菌後覺腹中有異乃至牀上臥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驚謂其女曰殆矣吾食笑菌死矣其言雖如此

記十五

士

而笑仍不絕聲未幾起而立旋仆遂伏地狂笑其女見此狀驚惶失措以余家時有藥餌饋送鄰比乃踵門問焉余二兒婦檢視滬上所刊經驗良方知食笑菌者蘇荔可以治之牆頭適有此種乃采一束煎湯與之飲之須臾笑止至今無恙

咸豐間粵賊陷浙江紹興諸暨之包村有義民包立身起鄉兵與賊相持幾一年殺賊無算浙東西人歸之者甚眾及包村破乃盡殲焉有魏某者亦紹興人白包村逸出爲賊所迫自其後以刀連斫之而首不殊又一賊自前解其衣扣欲使受刃而衣扣糾纏不可解乃以利

刃刺其喉魏仆地頸血模糊賊以爲死矣委之去而魏實未死俟賊去遠復起立以手扶其頭而行行數里稍一釋手首忽下墜倒懸於膺大驚仍掀之起按捺頸上幸不復墜然飢甚蓋不食飲者數日矣偶掬溪水飲之甘如飴見田閒有莢稗采而生食之其香美不可名言也數日至其家竟不死初時每食尚有熱氣鬱然自喉閒溢出蓋卽賊刃所刺處也从之創合亦不復然矣惟頭稍偏常若左顧耳其嫂傭於杭州許氏余次女家也故得詳知之異哉賊所不死神扶持裴公聖相故然一介細民何以致此豈其人有陰德邪太平廣記卷三百

記十五

士

七十六引廣異記云太原王穆唐至德初於南陽戰敗賊以劍自後斫穆劬骨俱斷惟喉尙連初冥然不覺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遂以手力扶頭附頸須臾復落以髮分繫兩畔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復繫髮正首行四百里麾下散卒見之載還軍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脂頭竟小偏與此事絕相類然則廣記所載尙有鄭會邵進等頭斷而仍活者亦未必竟無其事也

江西有譚仙姑者不知何時人或云孝女或云貞女蓋女子而夭折者其事不得而詳也在江西頗著靈異嘉慶道光間湖北大旱或言江西譚仙姑求雨最靈乃往

迎之以紙書譚仙姑之位置肩輿中復使人執雉尾導其前言神所憑依也神至果得大雨於是遂爲立廟其後祈報者無虛日遇有水旱偏災鄉民輒迎其神禱焉有輿夫戲言空輿耳昇此何爲言甫出口神輿頓重壓此輿夫仆地再昇之不能舉矣咸知獲罪於神使叩首謝過乃復如初焉余按陸魯望野廟碑云江浙間山椒水濱多淫祀婦而尊嚴則曰媪女而容豔則曰姑然則此風自唐已然矣惟聞譚仙姑之廟凡素行不修者皆不得入入必爲神所譴有三婦人入廟瞻禮歸經路廁旋風忽起糞穢激射中間一婦人衣裙皆汚而前後兩

記十五

圭

婦相去咫尺略不需濡羣以爲異後知此婦素悍也然則如譚仙姑者尙不失聰明正直之義或未可以淫祀例之與

孟縣劉某生二子皆成立矣又娶妾生一女女患目疾使巫視之巫曰祖墳風水與此女不利不遷葬且且盲妾乃與劉計將如巫言二子執不可曰巫言固不可信吾家幸平安祖墳年代久遠豈可輕動而妾日夕聒其夫曰吾無子止此一女不幸而盲是無女也二子但知自爲計君幸爲我計劉納其言乃不與二子謀故使二子他適卽發祖墳甫起其棺而女在家大叫登時目盲

遷葬之後劉不久死二子亦相繼死遂無後余抄儀禮喪服篇改葬總是古人固有改葬之禮然鄭康成注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是古人改葬非如後世之以風水起見惟唐李陽冰拙先塋記則實用方士邵權之說謂干溫冥之禁非窳窳攸宜蓋唐時已有此等謬說矣春秋莊二年書葬桓王公穀皆以爲改葬何劭公謂惡錄之仁人孝子無輕言改葬哉

記十五

圭

紹興烏某私其婢生一子妻惡之歸其婢於母家婢乞以子從許焉婢嫁於房氏子亦從之遂爲房氏子不知有烏矣後烏妻死無子烏欲返其子時婢已死請於房氏房氏不可有術者爲烏謀曰吾能致之於烏氏祖墓之前削木爲杙埋其左畔旬日後偵之房氏則其子左目盲焉乃使人告曰不歸烏氏右目亦且盲未信復削木爲杙埋其右畔旬日後其子右目亦盲矣大駭就烏問故烏謂之曰爾實吾子也因告以術者所爲曰爾非吾子則烏氏之墓何預爾房氏之子哉子乃泣下願歸烏氏房氏知不可爾亦聽之於是先起左杙後起右杙旬日之間兩目復明如故

紹興城中有天官第相傳爲吏部陳公宅陳先官江西曾至貴溪龍虎山謁張真人有童子獻茶失手碎其杯

真人怒命左右執之去陳曰童子無心之失可恕也真人首肯命釋之後陳老而家居有老人求見以玉如意獻云此玉可禦火災昔蒙活命之恩今效銜珠之報幸勿卻也陳惘然不識所謂老人曰曩日真人府中獻茶童子卽我也微公一言必爲真人所斬矣陳因詰其姓名老人曰實告公我乃龍也天下之龍各分疆域亦如人閒州縣然其未有分地者必先服役於真人府役滿乃得受地我已役滿奉真人文牒來爲此地龍王矣陳曰君旣龍王可容我一見眞身乎老人曰可期於某日至瓜子湖相見瓜子湖在紹興南門外廣六七里其西

記十五

五

岸故有龍王廟陳屆期至廟中憑欄而望時方盛暑烈日當空萬里無雲午後忽起微風俄而風甚黑雲四起轉瞬之間雷電大作急雨驟至湖中白浪滔天遙望有一物蜿蜒而出長十餘丈粗可數尺在水際轉側不定初時止見其身不見首尾後微露其爪形如雞距色黑如漆旋又露兩角未幾并首亦全見與世閒所圖畫不甚異也向陳若叩首者陳亦舉手答禮已而復沒於水雨止風定晴霽如初陳歸以其所贈玉如意緘皮梁閒每遇火災輒至陳第而滅故至今存焉此事乃沈君祖禕言之吏部陳公不知何人案頭無紹興府志不可考

也其情跡頗近荒誕蓋故老相傳如此沈君卽紹郡人言之鑿鑿姑爲記之齊諧志怪之書原不必其爲信史也

沈君祖禕又言昔有航海者帆風而行正極順適忽聞其後聲如怒雷回顧見波浪洶湧一大魚尾舟而來張其口哈呀若巨壑皓齒排列若霜戈雪戟一噏一闕海水從之出入洪流澆養濤作風與舟人大恐而魚行益近時舟中有豬百頭羊半之米麪稱是乃謀以此等物稍稍擲與之冀其得食則止始而豬羊繼而米麪隨投隨食在魚不過一哆口而已不費咀嚼須臾諸物皆盡

記十五

末

無物可投魚意雖未饜而其腹亦似果然縮鱗卷鬣悠然而逝舟中人乃相慶若更生云此所謂吞舟之魚在海中固有之不足爲異也

沈君又言其友陳姓者曾至臺灣一日見海面有青氣上騰須臾四散因問舟人此何物舟人曰皆蚌也羣龍欲奪其珠故逃耳請看後面龍至矣語未已果見羣龍數十或青或黑四面飛去

湖北武昌縣所屬有狼子湖故多魚漁舟聚焉光緒辛巳四月湖雷雨交作見雲霧中隱隱有物眾以爲龍皆伏而觀之俄霹靂一聲此物下墜雨亦旋止逼視之乃

大鱧魚也長丈餘其頭尚仰視似未卽死漁人或以叔
簞之仍不動再簞之始垂首而斃於是居民屠集各持
刀割其肉去烹而食之味甚肥美亦無他異此事見上
海所刊新聞紙因上二事類誌之

湖北武昌有楊姓者設肆於漢口夫婦皆居肆中年逾
四十尙無子其弟有一子楊夫婦皆甚愛之言於弟欲
以爲嗣弟亦許焉楊婦每自漢口回家輒爲兒製新衣
履且多以果餌飼之兒視伯母如母也某年楊婦回撫
愛此兒與平時無異居已踰月矣一日兒至婦臥室嬉
戲甚樂婦忽出至厨下取刀而人力斫兒兒大叫倒地

記十五

七

未死又連斫之乃死其弟夫婦聞聲趨至見狀大驚曰
誰殺吾兒婦曰我也弟夫婦莫測其意惟抱兒而哭久
之婦亦抱兒而哭弟夫婦因問嫂何故殺兒婦曰吾誰
知之邪兒死吾亦不欲生矣以頭觸牆壁欲自殺弟夫
婦返共勸慰曰固知嫂無他意此必別有故吾夫婦年
尙少兒死可再生願嫂無介意婦乃出所製衣履爲兒
著之且買良材爲作柩棺旣斂婦百計求死弟夫婦防
之甚嚴城外故有田宅婦託故至城外弟夫婦亦從之
往婦乃絕食弟夫婦執飲食苦勸曰嫂不食吾二人亦
不食婦不得已爲舉箸然曰吾殺此兒何面目見爾夫

婦且亦何以見吾夫哉吾夫婦老矣不能生子萬一爾
夫婦竟無子楊氏血食不以吾斬乎其弟夫婦知其必
自殺使人旦暮守之刀繩之屬皆爲藏弄婦伺守者稍
懈取竹一節踏碎之以竹末自刺其喉斷吭而死此婦
之殺此兒必有厲鬼憑依之袁子才先生新齊諧載有
窮殺其甥事與此類也

朱某蘇州人設肆於臨頓路咸豐庚申年賊陷蘇州朱
於道路間得人家所棄女子遂收養之居數載女年十
六七遂以爲妻時朱則年逾四十矣生子女數人長女
嫁於湖州子皆學賈於外一歲婦攜其二幼女至湖州

記十五

太

視其長女久而不反朱使人問女言母歸數月矣朱各
處偵探杳無蹤跡久之有人言於金匱縣見其妻朱使
導往則其妻果在葢已別從一人矣朱訟於官判歸朱
未幾又亡去朱鬱鬱不樂又以道路往返耗其資不復
能設肆恆至余家助爨烹之役婢媼輩言其事如此老
夫女妻過以相與在朱誠不爲無過然既生育子女且
皆成立乃舍之而去遂同陌路杜老詩云輕薄桃花逐
水流此女之謂矣

余家有傭媼朱氏亦蘇州人留庚申之亂負其一子一
女倉皇出走已而憊甚度不能兼全擬棄其女而女已

肥到能步每置之地輒牽衣不釋不得已仍負之行至
一橋高甚朱乃置其女於橋塊塊俗字然吳文英詞云
乍凌波斷橋西塊則宋
時已有疾負其子度橋而去行數十武猶聞其女在隔
岸喚母呼兒也及亂定朱復還蘇州積傭值頗有所蓄
為子娶婦而女家索陪門財其餘衣裙釵釧所費頗鉅
數年積累一朝而罄婦至又不順其姑時有諍語朱每
為余兒婦輩言之輒嗚咽而哭計此婦生年正在庚申
之後或疑即其所棄女轉世也雖出臆度之辭不為無
見矣

沈某亦蘇州人當兵亂時逃至上海頗有口辯泰西人

記十五

九

之商於滬濱者延之至其寓使佐會計大有所獲偶見
一舟人婦豔之欲娶為妻而此婦喜其多金亦願委身
惟故有夫在計無所出婦有所善婦曰長子者素以姊
稱之因與謀焉長子曰易耳乃賃其舟偽欲如某處至
黃浦風浪頗急舟人持篙立船頭長子曰帆太高宜下
之親出指點突擠舟人墜江中反號呼拯救則無及矣
婦既喪其夫遂歸於沈及亂定沈與婦返蘇州生計充
裕甚自得也婦忽得怪疾輒自語曰來矣來矣遂瞑眩
而仆如是者幾年餘一日張目曰今日真來矣仆地遂
絕長子仍居滬上於婦死前數日忽若與人爭辯者曰

此爾婦之謀何預我事又曰無多言從爾去遂赴水而
死

蘇州又有陳氏子者當兵亂時隨其母避亂至上海一
日語母曰門前大樹上有紅衣人招我母叱曰勿妄言
目眩耳次日陳子竟攀援登樹坐杈桎中俄枝斷墜地
死大兒婦因言其同鄉余氏子方與母食食畢投箸遽
出鄉俗謂飯後不飲茶所食不化母乃呼其子曰汝焉
往且飲茶去子曰門外有人呼我我出即返耳恩恩出
門投水而死此等事殆所謂風冤者與

湖北咸甯余氏女嫁為石氏婦石故無賴日事飲博余

記十五

十

女生一子而卒余氏收而蓄之既長使出而學賈其子
頗勤謹師甚愛之垂三年矣石聞其子稍有所蓄又余
氏所具衣裝冬夏皆備乃自詣其師欲以其子歸師留
之石不可曰吾子與汝為徒耳非與汝為奴也汝安得
爾師知不可奪厚贈而遣之其地距石所居三四百里
石挈其子至半途適阻小水乃賃一舟盡載所齎父子
俱登舟矣石語其子曰吾遺一物在某處可往取之子
登岸至其地徧覓無有將返問之父比至水濱則舟已
開矣沿岸追尋無所覩乃大窘儼然一身進退俱不可
不得已乞食於途久之蹠穿膝暴脛骨腐爛生疽病不

能行羣勺憐而飲食之得不死有咸甯人過其地或告之曰此子爾同鄉也能孽之歸乎其人就而問之曰是吾鄉人余氏之甥也吾歸當爲言於余氏及歸如余氏告之余氏急使人迎以歸已憔悴無人狀矣持養數月乃始能行後余氏又使學賈於他處戒之曰汝父若來勿再爲所誑也夫道路之閒殺越人于貨尙且有之況止於欺誑又何足異所異者以父誑其子而取其資是不可以人理論矣余書爲搜神志怪而作然記及此等事者人無人理人卽妖也正不必魑魅罔兩然後可鑄之禹鼎也

記十五

圭

咸甯余氏有一婦不知其母家何姓也婦極短小坐椅橙上足不及地然性柔婉舅姑皆喜之夫婦亦相得久之無子婦語其夫曰我自度不能生育君家又貧不能納妾媵不如我死君得續娶雖有纒雁之費較買妾爲省也夫曰是何言與而婦自是遂陰有自殺之意乃歸甯從容語其母家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旣已嫁人其生其死無與父母家矣每見人家因女死輒登夫氏之門相勸不休此最無理不孝我死願吾家勿蹈此惡習也其家曰汝幸未死何出此不祥語婦笑曰我未死故及言之若我死尙及言邪及歸又語其夫萬一我死

君勿傷悼續娶得子我死勝於生夫初不知其有死志也越數日乘人不覺竟縊而死余氏大慟母家之人果無一言反相勸慰此婦可謂賢矣其夫續娶亦無子惟所娶者裝送頗盛余氏賴以溫飽後嗣族人子爲子已抱孫矣亦足慰此婦於地下乎

列女傳母儀篇云古者婦人妊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此特言胎教之法耳博物志雜說篇云婦人妊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又云不可見兔令兒唇缺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此則近於避忌之說然犯之亦未必遽驗也獨湖北婦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謂

記十五

圭

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妊子則房中所有人物畫像悉藏棄之或以鍼刺其目云其目破卽不爲患矣有一婦臥室縣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羈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爲其換胎矣其地每有游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此則尤在所忌孕婦見之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輒噪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則坐

地上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持及人眾咸集遂此僧去乃得無事其理真不可究詰也

中牟縣有兄弟二人談者失其姓名兄弟同時病死俄其弟復蘇則實其兄附之而生也弟妻引之入室不可卻入兄室兄妻又拒之乃徙居於外旬日之後氣體充實如無病人而一入內則姊姒皆避之不得已出家爲僧焉按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上蔡縣李簡病卒託汝陽縣張宏義身以生并引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

記十五

圭

寤互返其室爲證扁鵲事未知出何書段博極羣書必有所本也是此等事古固有之古但謂之易心太平廣記再生部則謂之易形至今人則謂之借屍還魂按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正月尙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木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口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此借屍還魂之事之見於正史者也余嘗論死生之事以爲鬼神之說聖人固言之吾人束髮讀中府卽知鬼神之爲德

其盛矣乎安可不信至輪迴之說聖人所不言惟列子書言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爲佛氏輪迴之說所祖後世若羊祜顧非熊事炳然記載卽世俗所謂投胎者也實則投胎猶之借屍耳人之初死一靈未泯或適遇初產嬰兒一無知識附之而生則謂之投胎或適遇新死之人形骸未壞附之而生則謂之借屍其理一也不可謂竟無是事然必謂人之生死悉如是則又不可矣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杭城小民家多無坑廁只有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澆去謂之傾腳頭按此俗今蘇杭皆

記十五

圭

然杭州有一細民以傾腳頭爲業因出入於橫河橋許氏許故鉅族民入其家輒慕之曰吾死後得生許氏雖數日而死吾亦樂之後許氏一婦孕將產夢見是人來遂生一子使人問之則是人果卽於是日死矣許氏素聞其語咸知卽是人託生也子生七日而殤其願雖償其生何太促歎

無錫楊氏女許嫁江西程氏子程故鉅族而程子因父母早亡自幼失教既長則驕樂佚游從流忘反程之長老寓書於楊願爲贅壻庶有所檢束楊氏許之然不與女言其故也程書在書室爲女所竊發遂得其詳鬱鬱

不樂浸以成疾及程子至翩翩裘馬少年也而舉止輕浮語言詭譎女知所適非人疾益增劇程子殊不顧瞻展出則至暮不歸夕出則達旦未反非博場即倡家也如是年餘其所齎罄矣并女之奩中物亦且垂盡自是女病益篤臨死前一日已沈沈若死矣程子偶入視之見女腕上有金條脫一事將取而去已而婢媼輩見失此物詫曰誰所廢邪將議大索女猶知之微搖其首曰不必尋矣女死程亦辭去不知所之後楊氏次女婿秦君至京師見之於正陽門外則已為句矣歎曰吾僚婿也乃至此歟贈以銀十兩裘一襲且曰亟還江西果行

記十五

妻

也當為辦裝程曰爾為爾之官我為我之句何預爾事邪不顧而去此子甘處下流真別有肺腸者其初至楊氏為贅婿也楊氏宴之且陳梨園之戲優人進點唐崔教坊記云凡欲出戲先進曲名上以點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程點拾金拾金乃乞兒事也眾賓愕然或病其不祥或賞其通脫而程竟以乞兒終非其朕兆與

山東有陳媼者老寡婦也有二子其長子甲早卒而甲婦甚賢甲死後遺有千金貸於人而食其息姑婦二人頗足自給次子乙及婦均不孝陳媼自從甲婦居乙不顧問無何甲所遺千金盡為人乾沒甲婦無以為生鬱

鬱不樂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饑飽寒煖皆不自知媼憐之晝夜調護之又苦無食力作以自食甲婦之母族謂陳媼曰此非可長也日以久疾累尊章豈母家無人乎迎之歸媼自是從其次子居乙夫婦雖不樂然無以拒也而乙婦悍甚乙亦畏之乙恆外出乙婦亦時還母家每為姑具五日之糧則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糧則其返也必二旬媼於是恆不得飽甲婦雖還母家猶念其姑月必一來來必居數日每日巡行庭除閒見地上破瓿甌或敗絮或故紙或枯木朽株一一拾起以奉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為金銀我與娘皆不餓

記十五

妻

死矣鄰舍人聞之皆為歎息而乙婦殊厭惡之不為具食媼節食食之故不能久留留數日輒好言遣之曰吾兒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餘年矣陳氏之鄰故客舍也會有達官稅駕於此以病小留盡得其狀歎曰是其罪在乾沒者夫兩婆婦所恃以活命者而乾沒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窮治其事悉反其金陳媼得金亟召甲婦告之甲婦見多金大喜神識頓清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為子娶婦生孫焉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恆業不數年罄其所積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於路甲婦時時飲食

之未幾以痢死

張翁閩人也少時至河南中牟縣訪所親而所親已他去遂留落不得歸久之無以為生乃鬻其衣裝得錢萬餘設星貨鋪於市廛間星貨鋪見李濟翁資暇集言列貨叢雜如星之繁會其某翁者亦閩人游於市與之語問音也喜曰吾同鄉平因敘桑梓之誼時與往來見張翁誠實乃謂之曰如此瑣瑣豈足生活君舊時在閩曾作何業張曰吾舊學於藥肆頗亦有年某曰然則啟肆賣藥豈不勝此張曰固也苦無資耳某曰以吾之資藉君之力同啟肆有利均之次日即出千金授張曰好為之吾今有事且回閩

記十五

毛

異日再相見張於是即在中牟啓藥肆焉買藥者踴於門利市三倍張雖一錢之入必籍之歲終會計有所贏餘則分為二曰此肆吾與某君共之也而某君竟不復至張自至閩訪之亦不得其人歸而歎曰吾何以報某君乎乃幸較某君歲所應得別儲之榜於門大施舍病者藥之物故者棧之寒餓者衣之食之歲大無振之行之數十年不倦中牟稱善人焉後其家益饒衍其子於同治壬戌入詞林咸知其為行善之報惟所謂某君者見首不見尾亦殊可異也
余外家臨平姚氏其疏族中有一婦於吾外王父為尊

屬余不及見矣傳聞其生前姣麗無雙且雙趾纖小每製履倦則以鍼綫插髻上幫帛垂耳後纒如一葉人不見也以故不長能行行必以婢媪扶掖之姚美人之名聞於鄉里今臨平有地曰美人塚以此婦名也其子婦悍甚恆與其姑立而諍語婦懦不能與爭鬱鬱久之竟雉經死婦工翰墨臨死自書一紙詳述其子婦勃篋之狀置懷中其子搜得燔之其子婦曰凡縊死者下有遺魄不掘出且為祟乃掘地深數尺果得如炭者一段亦燔之余幼時曾過其家家尚溫飽亂後復訪之則無一人矣有字蓉齋者於余為舅氏為賊掠去不知所終嗟

記十五

夫

乎其先世有此等事而望其子孫之克昌則是無天道矣
道光間臨平鄉間有一婦中年以後得一怪疾口不能言肢體不能運動其耳目亦似無所見聞晝夜臥牀中塊然似已死者而飢膚仍溫口鼻仍有出入之息使醫切其脈蓋無病也其子婦輩按時以糜粥飲之尚能下咽飯則不能咀嚼矣如是五六年一日晨起飲之不受撫之則冷始知其已死也其時諺傳以為奇事余按紀文達筆記中有一事與此相似但彼男子此婦人為異耳文達謂其心死而形生余則以為此乃魂去而魄

存也左傳載子產之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余嘗以火譬之人之形質猶聚薪蒸而束之也置火於中俄而薪化為火此卽所謂人生始化曰魄也俄而炎炎焱焱光燄上騰此卽所謂既生魄陽曰魄也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亦猶燈之熄也煙上散而煤下墜乃其常也若此婦者其魂已去而其魄猶存正如光已滅而火未絕耳因記姚氏掘遺魄事并記此事且說魂魄之義如此又魂魄者生時之名若死後則為鬼神矣孔子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可知生為魂

記十五

无

魄死則魂升而為神魄降而為鬼蓋魂升魄降姑以生時之名名之其實魂者火之光也死而升者止其煙也魄者火之所以為火也死而降者止其煤也觀姚氏所掘其形如炭正可證明其理矣

唐西鎮人伊介春有女曰翠姑自幼許嫁木氏子木所居曰鎮條橋相距非遠後木氏家日落介春私與其妻議欲絕其婚翠姑微聞之鬱鬱不樂咸豐之季賊陷杭州鄉間皆大亂介春率妻女奔滬濱遂別為女相攸有成議矣翠姑知事迫縮而死此事余聞之二兒婦適草筆記第十五卷竟因記之卷末雖其事平平無奇似不

合志怪之例然稗官小說未始不以表章節義為事先大夫秦淮烈女篇云我無風化權僅操筆一枝余筆記中載此等事猶此意也夫

記十五

三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六

曲園居士

武林徐氏爲浙西望族其故第在姚園寺巷亂後雖燬於兵火而門楣及聽事無恙 聖祖御書懌存堂額及清德鎮俗額 高宗御書清慎可風額至今猶存余門下士花農庶常琪乃文穆公來孫也稍加葺治而居之余每過馬家輒興故家喬木之思偶閱定遠方蓮舫太守蔗餘偶筆載其家文敬公軼事云文敬之封翁居錢唐江邊每至午潮退將沿岸數十里水族親掃入江自少至壯無閒一夜潮極大巡江武官見火光

記十六

一團湧入徐氏叩門以告適文敬公生因以潮名及觀平江李次青廉訪 國朝先正事畧則云錢唐徐文敬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湖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僦舟者爲閩省孝廉八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云此二說未知誰得其實花農距文敬已六世恐亦未必能詳矣花農之生也其先德若洲先生夢一道士化爲鶴而生故小字鶴根意花農亦生有自來者與

徐花農云吾家舊祀花園土地相傳文敬公晚歲家居時招鄰叟飲一叟年最高延之首坐叟辭公曰君乃吾鄉老土地何辭焉叟笑而就席老土地者杭人諺語猶言前輩耳是夜公夢叟來云公命我爲土地願卽公花園中乞一席地公其許我乎公愕然而寤犁旦使人偵之則叟死矣問何病其家曰叟固無病但自言欲往徐氏如是者三遂卒公歎息久之祀之於後圃遊戲一言遂爲鬼神所憑藉卿相造命信矣

記十六

諸塗曰爾以吾女亡遂不過我乎強邀俱歸於父媪前亟稱公賢媪微哂翁曰爾不嫌於此子乎吾行且妻以次女媪怒甚曰爾好爲之吾不與聞翁曰敬諾遂以次女爲公繼室媪無如何也公不復居父氏與夫人俱歸他日夫人歸甯偶語諸嫂曰今日肩輿及門觸於棖幾覆嫂曰吾家華門安容高車夫人曰庸詎知吾不高車乎諸嫂皆乾笑曰爾乘高車來當毀垣以迎之夫人遂辭去及文敬公貴夫人始再至母家諸嫂置酒相款洽夫人從容語諸嫂曰垣未毀乎余謂江氏橫鄉之謂章家鶴雀之稱士方貧賤見輕於妻族自古有之史家載

此等事者欲使人知白屋之中大有青雲之士勿以高門鼎族而蔑視寒微耳余記及夫人之言亦此意也

杭州姚園寺巷有旌德觀祀疫神曰溫元帥按元人吳自牧夢梁錄已載有此神云是東嶽所部疑必起於宋世矣每歲五月居民昇神巡行市廛蓋亦逐疫之意而過徐氏之門必疾趨而過相傳徐文敬公官冢宰是為天官主天下神祇故神過其門必致敬焉 國家定制凡壇廟祭祀及僧道等事皆掌於禮部祠祭司實與吏部無涉坐視之見良可一噤然亦可見故家之重矣

徐少薇名瞻花農之再從兒也嘉慶戊寅年十四應鄉

記十六

三

試中副榜其明年舉於鄉應禮部試不第留京師未幾卒卒之前數月夢至一所修篁夾路中有棋聲不覺則吟曰飛來碎玉度棋聲修竹嬋娟畫不成下句未就而竹中有人續之曰惆悵碧溪相別後煙霞深處五峯青尋聲而往則一樵者方倚樹而吟見徐至驚曰華林子來何速乎錢某猶未至也子既來此吾導子至一處觀之遂與俱往至則高門岌業若官廨然入門有女子六七人執帚掃花視徐而笑不出一語登堂見楹閉縣一聯云天下今宵共明月人間何處有仙山堂之左右列書櫺八九縹囊細帙充物其中有角巾野服者數輩挾

問誦誦樵者即取一卷授徐視之其生平所作詩文皆載其上驚而寤不解所謂惟樵者所云錢某則固知之乃其同視之友也其時固無恙未幾而徐某之訃至歎曰曩樵者言錢某未至吾來何速今錢某往矣吾其繼之乎因記所夢弄書篋中及卒家人發篋得之乃知石曼卿芙蓉之城王平甫靈芝之宮非小說家偽造也

杭州武林門內有長壽橋橋之左別有一橋無名但以小橋呼之其地有某甲者素無賴恆集徒眾攜鋤於無主荒地掘石賣錢階砌柱礎爬羅殆盡乃竊小橋上石欄石楯載以小舟至唐西鎮賣之甲有子七歲是夕

記十六

四

忽得疾次日彌甚藥之不瘳自言有神人擊我甲使卜者卜之曰橋神為祟甲大驚具牲醴禱焉無效不數日其子竟死嗟乎亂後橋梁半就傾圮比來稍稍修葺乃余往來江浙間見有甫修而即圮者推原其故蓋有負之而趨者矣安得處處有橋神為之呵護哉

蘇州山塘有某甲者以賣魚為活人頗長厚家亦粗足自給惟嗜酒每醉則言語不倫家人習之亦不怪也一夕酪酊而歸坐未定復趨出家人問焉往曰吾且赴水死明日買棺至興隆橋邊斂我可也咸以為醉語耳良久不返蹤跡之則宛在水中央矣鉤撈出之已不可救

竟如其言斂於興隆橋邊云

李翁廣東從化縣人遷居省城年五十餘無子買某姓女子爲妾女見李老意不樂呼使侍寢掩面而泣問之不答固問始微露其意李翁曰老夫女妻固非偶也若旣不願吾何敢強召其父至以女歸之李翁可謂長者矣此女失此良人轉似可惜也

許仁山閣學之女嫁海甯孫氏有女名小翠生於京師襁褓中父母以奔喪歸因小翠稚小寄養於余次女處蓋余次女卽仁山之從弟婦也後余女挈之南旋以還其父母小翠秀外惠中眉目如畫然自幼多病年七歲

記十六

五

殤焉其臨死時跌坐榻上閉目合掌家人不知其已死候之則氣已絕矣其殆有宿根者與曇華一見亦可異也

小兒出痘謂之出花不知所自始然南北並有此語矣一家有姊妹二人其子皆出痘姊之子頗危險姊之子已上漿矣其夜姊夢見一賣花媼姊妹各就之買花已而姊以所買之花易姊之花遂寤次日視兒則姊之子頗有起色而姊之子痘皆下陷未幾竟死姊子反無恙乃悟夢中易花是其兆矣

揚州甘泉縣陳生端甫居仙女廟鎮之南母與妻皆熊

氏蓋姑姪也妻病母移榻於其房一夕睡醒見火光熒熒自下而上驚而諦視乃一大鼠銜燈草緣壁而行急呼其子起則火已及承塵矣須臾遂熾陳負母出又使人昇病婦出幸皆無恙屋竟燬焉夫鼠銜燈草常有之事而陳氏竟以致焚如之禍歐陽公云禍患常起於細微信矣

蘇州有王媪者少寡而貧無子女惟爲人縫紉以餬其口垂三十年矣其鄰某翁頗饒於資有一子甫十歲自幼多病病作輒有鬼憑其身招巫者施救勒之術竟不能遣惟王媪偶過其家則鬼卽避之如是者數年其子

記十六

六

心痛體煩日就羸瘠翁甚憂之夢神語之曰以此子爲王節婦後病卽瘳矣翁因商於王媪願以此子與媪共之承兩家香火媪大喜子自母王媪病果不復作娶妻生子奉王媪終其身然則此子之病殆鬼神哀憐節婦不忍其老而無依與

先大夫印雪軒隨筆載臨平鄉間有兄弟四人而同歲者蓋二子於正月孿生二子於十二月孿生也乃又有兄弟二人同年同月而弟之生日顧先於兄者蓋此二人爲異母兄弟皆生於三月兄於三月中旬生弟於閏三月上旬生相距二十日至無閏之年則弟先於兄者

十日矣其事本無奇姑記之為談助情諺者不言其姓氏

湖北有張氏女許嫁胡氏子婚有日矣而胡氏子病甚乃使媒妁請絕於張張女不可曰女子既以身許人死生以之遂適胡氏而胡氏子病有閒又踰數年生二子始死張女撫其二子以終此與弟十五卷所載樊氏女事相類然樊女焚焚孤苦張女則非止有節操且有才幹其父仕於閩為縣令資財巨萬惟挾二妾以從棄厥妻於家不顧無以為生族中人咸不平縱與其妻使如閩辭無資則為釀資又懼不禮於夫女乃曰母無懼我

記一六

一

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畧是劉字沈粗解翰墨問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徧旁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且為姓氏所有惟樓及柳耳吾邑素無此一姓莫知何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因以問之兩君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葉唐天寶中初設德清縣柳侯即來為縣令侯名察躬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者是也有惠政既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

破屋數椽疏帳縹被而已歎曰誠如汝言誠如汝言遂夫

山西一富翁年四十無子每至親串家見有小兒輒喜而抱弄之嘗于役於中州騎馬過中牟縣城外見樹陰之下一小兒纔四五歲媚媚可愛下馬就視兒初不啼抱之上馬幸無見者諦視此兒眉目姣好肥白如瓠愛不忍釋竟擁之懷中馳馬而去比至家遂以為子而翁自得此子後連舉二子三子皆長並為娶妻然翁之家每竊竊私語謂翁既有子矣焉用此他人子為翁微聞之自度已死後必不相容於是召此子語之曰吾自

記十六

九

中牟攜汝來今幸成立然久居此終少味也葉落糞本汝其歸乎乃為具萬金之裝使攜婦俱去戒之曰汝至中牟但至某所訪之必有骨肉相逢此吾遇汝處也子不得已涕泣辭去既至中牟止其妻於逆旅而自至城外訪求逢人必問冀有所遇久之有人語之曰吾村某氏老嫠婦曾失一子得母是乎其子喜甚亟使導之往至則一老婦出曰吾夫亡後遺腹生一子至某歲失之今日且二十年雖見之固不識矣然有可辨認者此子面有豆花唐陳黯有詠豆花詩即痘痕也今謂之而麻吾曾識其數今雖久遠猶未忘也乃言其數衆人視此子之面果有豆花數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卷一百一十四

與婦言合皆喜曰此真是矣其子泣拜歷言前事即從
逆旅中迎其妻至老婦家本貧自失子後又悲思成疾
一旦有子又有子婦且有多金乃大喜慰寒翁失馬未
始非福此之謂矣或亦造物哀憐節婦而曲成之乎
光緒辛巳歲花農與倪儒粟茹及孤山寺僧本慧同至
俞樓於樓後山上西爽亭小坐既下山僧自後招花農
曰來看來看花農視之見松樹上一蛙淺綠色竟體滑
澤如碧玉琢成無磊砢之狀與常蛙異儒粟曰此非金
華將軍邪僧點首曰無多言次日花農至右台仙館以
告余按杭城湧金門內之有金華將軍廟舊矣據咸淳

記十六

九

臨安志神姓曹名果真定人仕後唐爲金華令吳越王
擢守婺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果卽城隅浚三池曰湧金
既歿民爲立祠池上此固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者也
其神乃化身爲蛙何邪然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
者卽如黃河之神化身多爲蛇見於記載登之奏牘同
年生薛世香廉訪河南靈寶人也嘗語余云黃河神有
大王有將軍每見形則官吏必以盤承之大設牲牢廣
陳優戲蛇在盤中端然不動其蛇有大小小者大王大
者將軍大王蛇不過尺許頭外尾內其直如矢雖至數
日之久小有轉側而終不易其方將軍蛇或數尺或丈

餘蟠曲如糾纏首則昂然上出而不見其尾大王蛇必
居盤中將軍則稍偏焉數日後輒失所在莫知何往河
工官吏及濱河之民咸崇奉之無敢褻視有所謂粟大
王者乃 國朝粟恭勤公其神亦蛇也然則金華將軍
之爲蛙何異之有推而上之知古書所載如伯繇爲黃
熊望帝爲杜鵑女娃爲精衛欽鴉爲大鸚蓋亦理之所
有一孔之儒固不足以知之

記十六

十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寓廬迂道德清省
視先人邱隴泊舟城中自坐小舟出南門至金鷺山展
先通奉君之墓留奴子沈貴守舟忽有一人可四五十
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
畧是劉字沈粗解翰墨問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徧
旁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
且爲姓氏所有惟樓及柳耳吾邑素無此二姓莫知何
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
因以問之兩君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
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日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
葉唐天寶中初設德清縣柳侯卽來爲縣令侯名察躬
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者
是也有惠政既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

邑人即以柳祠故址爲之祠於是祀戴兼祀柳後又附以葉並詳縣志余流寓四方久不獲躬拜祠下而文章道義又不足以感動幽明兩君所言蓋調語也其事載春在堂隨筆卷第五今因金華將軍事又類記之

光緒五年十月乙丑余葬內子姚夫人於錢唐右台山之原余卽自營生壙於其左既葬三日有蝶見於墳塋黑質而黃章越三日又見亦如之時雖十月小春然已交大雪晨起嚴霜滿地不應有此亦可異也及歸吳下以語老友吳平齋平齋決爲太常仙蝶然未敢遽信也其事見春在堂詩編卷第九今亦類記於此余作金華

記十六

士

將軍詩中四句云我泛餘不溪中舟疑有神人來同游我築右台山下壙疑有仙蝶來送葬卽謂此二事也陸錦忻長洲學生以高等食餼有聲庠序開光緒辛巳歲感疾頗劇妻子爲禱於神陸曰可不必矣吾頃見冥吏持牒來有吾姓名錦下一字本非忻字後塗去之而注忻字於旁則是我也其能免乎未幾果卒陸氏兄弟行以錦字爲名者尙有數人不知其塗去者爲何字也陸年僅二十四是歲甫新昏同學之士頗惜之顧某蘇人官浙中與於海運之役自浙至滬偶與數友飲於茶寮忽得狂易之疾其僚送之還蘇而疾益甚百

計求死刀繩之屬家人悉爲藏弄甚至不敢以陶器盛飲食飯盃茶椀一入其手輒齧而碎之或不及備則吞咽入腹者亦竟有焉醫巫雜進久而不瘳會有請箕仙者乃就之問故箕筆書曰病由鬼祟鬼亦顧姓浙江平湖市井中人顧某前生爲其主會計乾沒其千金致彼鬱鬱而死故今來索償然顧某止於侵蝕其資究未戕害其命此鬼自以病終理難議抵果能廣作功德當可消釋冤愆顧氏從之用浮屠氏法誦經施食七日夜而顧病果已仍至滬上終海運之事然未及三年卽以他疾卒此鬼殆乘其衰氣而來左氏所謂其氣燄以取之者也

記十六

士

某甲揚州人寓於蘇家中惟一母一妻倘外出其妻爲之闔戶甫還入內驟得狂疾載號載呶不可嚮邇母急使人趣甲返甲察其聲則男子也問曰汝何人耶妻大聲曰不識我乎我某歲與汝別於某所汝忘之乎甲乃恍然知爲某乙先是甲在揚州時曾借乙錢十千及粵寇之亂甲與母妻逃至某處適乙亦至焉其時乙無一錢乃從甲索所借錢甲囊中尙有洋錢四十欲許之妻曰亂離如此生死未卜豈償債時邪甲從其言而止自後亦不復見至是乃問之曰與爾別後爾何所往妻作

鬼語曰彼時吾與母同行爾不還吾錢母子二人饑餓不得食努力至江邊賊已大至江中雖有渡船以吾無錢不肯載乃負母循江岸而行力竭仆地呻吟三晝夜母子俱斃每念死時之苦恨爾入骨十數年來在揚州尋覓竟不可得後知在蘇州又在蘇州尋覓數年矣今得相逢必償我命甲叩首謝曰曩者誠我負心然吾夫婦死爾母子仍不得活於事無益且我負爾錢究未害爾命也我願數倍曩日所借之錢爲爾作功德憑仗佛力託生善地不亦美乎鬼始不可旣而曰汝言亦有理好爲之甲於是出錢大作佛事妻病果愈中山君有言

記十六

圭

與不期少衆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甲與乙既素有通財之誼危迫之際雖無所負猶宜分財以濟之况實負其錢乎乃婦言是用肝毛不拔遂使母子流離擠于溝壑固宜其飲恨九原矣雖仗佛力消釋前愆吾猶未保其卒也

趙某蘇州人當兵亂時踉蹌城外無所依有農人李姓憐而留之趙因與李女通李無如何遂以爲婿贅於其家夫婦頗相得趙有季父避兵甯波使人訪知趙所在招使往趙與妻謀曰吾季父頗有資今來招我我且先往往而得所再來迎汝并迎翁也及趙至甯波其季父

議爲娶某氏女趙聞某女美且裝送甚豐欣然從之及亂定遂依季父居不復還蘇至光緒辛巳春趙偶至門外眺望有陰風吹而通體生粟乃入室蒙被而臥夜半忽作譫語曰與汝別二十餘年絕不一念前情致吾父抱憤而死吾亦飲恨而亡負心若此吾今得請於神矣汝尙望活邪言畢遂絕

揚州市井中有王陳二人共啟一肆肆中畜一貓毛色甚美兩家皆奇愛之貓一乳生四子皆肖其母逾月之後跳踉於地見者每注目焉鄰有某甲乞其一許之以不能離母故未將去一日陳他出王倦而假寐惟陳母

記十六

古

王妻坐守肆中忽有少年突入攫一小貓去母妻皆大號王驚起追之某甲亦助之追須臾陳亦繼至少年見追者三人知不能脫棄一貓於途甲抱之歸陳與王仍相逐不捨少年窘甚并所存一貓亦去之二人抱貓俱返而少年不知猶以爲有追者狂奔不已觸一孕婦仆地竟踐其身上而過於是市人大譁要遮少年使不得逸視婦已垂欲絕矣覓其夫至縛少年送官如婦死當論如律云嗟乎魯以鬪雞而出昭公鄭以逐狗而殺子陽小事而啟大釁微物而釀巨禍自古有之矣此猶其小焉者也

某甲湖北人居揚州爲離商喜談內外丹之術偶與友飲於茶寮見一老翁支布爲棚賣藥其下有一客與之諧價斷斷未定就視之則一何首烏宛然人形問所值錢四千耳大喜如數與之友曰此必僞也豈有何首烏已成人形者而所值止此邪甲曰不然仙人賣藥論有緣與否不計值也抱之而歸是夕宿於花園不入內室次日視之死矣家人大駭窮究其故友以告亟使人覓賣藥翁不知所之矣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

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盈野

記十六

五

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亂定之後子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腐骨經營苦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承塵上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小塊堅硬如石顏色微紅捫之極痛旋身熱譫語或逾日死或卽口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方疫盛時村民每於夜間見鬼火數百數千成隊而行近之則聞鑼聲鼓聲鈴鐸聲吹角聲馬蹄聲器械摩拏聲月夜并見有旗幟之象又往往有人忽然倒地如酣睡

者越日而蘇輒言有兵馬經過被其捉去搬送什物至某處而返又或言令其荷送傳牌上大書某官帶兵若干赴某處仰沿途供應如律及數日之後其所言某處某處無不大疫矣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卽遷移避之踏於道路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老子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矣馬星五觀察駟良雲南人爲余說如此蓋其所親見也觀察又言咸豐八九年間李樹往往不實而反生王瓜椒樹本無實而反結實如豆好奇者收而藏之厥後疫起百藥不效或謂

記十六

五

李瓜椒豆自古未聞天地既生此異物諒非無用或可以治此異疾乎試之果驗而當時收藏者少甚不易得得之者珍逾參苓矣近年來久無此疾而李與椒之生瓜豆亦不再見於此又見天心仁愛雖大劫之中未始不寓挽回之意也
葉某吳人官於中州有三子皆在十齡內外年相若也一日戲於庭中其仲子手執一鐵釘謂季子曰吾此釘一發卽成弩箭且中汝目矣季子曰兄試爲之仲子一舉手釘卽飛去仲季二子相去頗遠中閒又隔一人而釘竟從此人腋下穿過飛集季子之目目睛卽時突出

大如雞卵五色爛然幸其係未絕纒然下垂且四五寸
季子走還內室投其母母大驚以手握其睛納入眶中
季子初不覺痛至是始大痛而倒良久乃蘇後幸無恙
而此口則盲矣方擾攘時忽失仲子所在大索之則在
一神廟中厥角稽首求祐其弟不死扶之還色若死灰
額上血漉漉然其母不忍責轉以好言慰之此殆有鬼
神使之然乎

潘氏徽州大姓也其族人檢視譜牒知乾隆間族中有
一婦歿於杭州卽淺葬於城外今絕無後矣而此婦生
前頗有恩德及其族人於是舉族聚謀欲歸其骨合葬

記十六

七

於其夫之墓乃共醵金使一人往其人於光緒七年四
月至杭州依譜牒所載營求其葬處果得之發視則其
棺乃柎木所爲尙完好而其底則已朽矣屍臥棺中容
色如生衣服亦未壞視其棺和所題識蓋已一百二十
八年而儼然如新死者遂昇而置之新製之棺有與其
役者見屍右手中握一小盒封緘甚固乃竊而懷之莫
知何物或曰其中有寶珠屍之不壞職是故也吳下有
邵氏舊僕實從之往親見其事歸爲奴輩言之如此
李石泉孝廉錢唐人以道光丁酉科舉於鄉余同歲生
也初名人杰未幾湖北有反者名鍾人杰石泉不欲與

同名乃改名我或曰我字山在我上以山壓我豈得爲
安不易此名必大不利石泉不從其言逾年竟卒余按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曰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
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嶽遂更名言
乃中第此與石泉事正相類或人所言不爲無見也

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寢

引見一切經音義

字亦作嚙拾遺記云

呂蒙嚙語通周易是也今人亦往往有然湖北有一婦
不見答於夫夫外出輒棄婦不顧婦食貧自守無他志
夫偶歸與之宿聞婦嚙語皆處分家事慇懃懇懇夫大
感動曰諺云柴米夫妻信矣遂相愛重如初此亦至誠

記十六

六

動物之一證也又有一貴家妾平日事其大婦謬爲恭
敬夫或於無人處撫問之曰夫人遇汝何若則謹對曰
甚善然其夢中吟嚙呻呼輒若見督責於大婦恐怖乞
憐殼棘萬狀夫呼問之笑曰無他嚙語耳固問之終不
言夫歎曰積威所劫一至此乎由是浸疏其妻實則妾
之嚙語皆僞爲之也此視驪姬之夜半而泣用意更陰
險矣其妻竟以此鬱鬱成疾而死臨死謂侍者曰吾死
終不令此妾得志未幾妾亦死

光緒辛巳歲四月蘇州西米巷民家有母毓產一豚一
首二身二尾八足其家以爲不祥斃而投之水羣狗取

食之亦無他異按明史天啓四年榆林生豕一首二身
一尾八足事與此類在五行家所謂豕禍也紀文達自
言於漢儒之學最不信五行傳說余亦云然夫孔子作
春秋未嘗不紀異然必如劉向董仲舒諸儒之說以某
異為某事之應則不能無附會亦不能無抵牾明史五
行志但紀祥異不載事應所見卓矣

張氏子楚人生而蘊藉父母奇愛之年十六七忽有神
附其身言語不倫歌哭無度平時婉變如處女至是則
距躍曲踴捷於猿猴百尺之樹可登其巔視隆樓傑閣
猶几案也楚俗為神所附者即使為巫鄉里皆信奉之

記十六

九

所獲頗豐而其父母雅不欲為此力請於神曰吾子眇
小不足奉大神願神舍旃神不許乃邀集其族姻之長
老羅拜於前請益衰神附其子言曰既眾人苦求吾即
去矣然此子不永年吾在能護持之吾去恐不免耳言
已果去其子逾年而卒眾以神言為信然安知非此子
已精神越深故邪得乘之邪其子言神初降時見有若
猴攫者疑為猴精故趨捷若斯也
楚人有娶新婦者甫引入房將行合昏之禮新婦忽
發狂號呼譁駭躍奔觸舉家皇皇莫知為計不得已
逐其父至新婦見之則厲聲曰汝來邪父察之蓋其兄

之聲也先是其父有兄早死以二子為託父乾沒其資
而虐遇兄子斃其一人至是其兄之鬼附新婦之體歷
數其罪父俯首不能出一語夫氏之人乃責之曰此女
既歸我家則我家人也豈復與爾家事且此女在室時
爾何不附之而言今乃特亂人家嘉禮無乃不可歟鬼
曰此女在室我附之而言誰其聞之今兩家族姻咸在
是非曲直必有公論我故不辭塘突一抒憤懣幸諸長
老哀憐為我善處之眾謂其父曰汝誠無狀今尙何言
乃使悉反其所侵蝕且召其兄子至推擇族中一長者
俾鞠育之以待其成立鬼又附新婦叩首致謝遂去後

記十六

十

亦無他然其父自此不齒於鄉里矣
湖北江夏縣民祝某於兵亂時娶一婦江西人嫠也然
此婦自歸祝氏甚愛敬其夫善事其舅姑先後宛若女
公女妹無閒言又甚勤恇凡女事雖素所不習必勉為
之一家皆喜以為得賢婦不以其再嫁而輕之也居數
載忽得暴疾有鬼憑之而言責其不義察之乃其故夫
也祝氏之人環而禱曰亂離如此君又早世熒熒嫠婦
將何倚賴其不能守非其罪也鬼曰不然吾未死時固
嘗問之能為吾守否彼自誓不嫁奉吾老母吾骨未寒
而遽背之致吾老母流離道路死於飢寒吾在九原恨

入骨髓今得相逢必取其命爾家若哀憐此婦爲治後
事可矣勿召醫巫徒費無益也婦病數日竟死此婦在
祝氏甚賢度其事故夫必無失禮乃以負其諾責遂膺
僇邀之誅傳曰食言者不病可爲倍死忘生者戒矣
道光中安徽太和縣令某君幕客有能扶箕者長夏無
事輒與諸友召箕仙以詩歌唱和爲樂一日仙至作詩
云城郭人民異昔時戰場衰草尚離離平生家國無窮
恨清潁亭邊夜月知自署遵子衆莫知爲誰箕筆又
書曰諸君不知有李桐平吾卽桐也衆曰敢問何時何
地人箕曰舊事迴思至今心痛諸君固好事者不妨畧

記十六

幸

言之吾生於明萬曆之季明代潁州隸鳳陽府吾乃潁
州人也吾父名清白官山東巡撫其時魏忠賢顯權風
示督撫呈進祥瑞而山東民間適有牛產一犢狀詭
異吾父爲僚友所惑遂以麒麟生聞於朝閣臣票旨有
云厥臣修德而生仁獸海內忠義之士聞而惡之吾父
遂爲清議所不齒思陵登極逆奄伏誅詔定逆案吾父
與焉吾誠私心痛之因念周書有言爾尙益前人之愆
惟忠惟孝然則幹父之蠱惟忠孝而已每讀書見古忠
臣烈士之事未嘗不愴慨太息也崇禎八年流賊陷潁
州吾念徒死無益跳而免走山東招集舊時部屬得死

士數百人與之俱還收復潁州又與賊戰茨河鋪大破
之又戰焦陂集禽賊首闖塌天賊由是不敢犯潁吾守
潁凡八載名震江淮後因降賊袁時中復叛吾出不意
爲所戕害以死報國亦復何恨萬不料賊中有李信者
故祀縣舉人也降賊之後改名曰嚴力勸闖賊勿多殺
人以收人心又造迎闖王不納糧之謠以熒惑人聽名
列賢書而甘爲賊黨非人類矣然彼爲李信吾爲李桐
彼爲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吾爲直隸鳳陽府潁州人若
風馬牛不相及也且吾自慙不學少年時一統袴子弟
好馳馬試劍博奕飲酒閒或與幕府諸客爲歌詩酒後

記十六

幸

耳熱拔劍狂歌如此而已又何嘗折節讀書應場屋之
試登孝廉之科乎乃舉世以訛相傳竟謂吾卽李信數
百年來牢不可破皆言當時賊中之李信卽山東巡撫
李某之子也嗟乎吾父生前已爲世所詬病區區之意
誠欲指此微軀爲吾父一酒之乃以姓氏之偶同遂致
鼻鸞之莫辨九原抱恨豈有窮期因又作一詩曰此恨
竟終古無人一討論由來青史上大半是冤魂此事余
從前在徽州時聞之晏白華茂才有所錄一紙叙李桐
戰事甚詳今失之矣按明史魏忠賢傳云海內爭望風
獻諂諸督撫大吏閭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

德立祠是李精白固奄黨也又云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開則麒麟一事亦實有之崇禎二年定逆案巡撫尚書李精白列入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見崔呈秀傳李精白之為人固無足論又考流賊傳杞縣舉人李信逆案尚書李精白子投自成改名曰嚴則史固以李信為李精白子也此所謂李樹者何人歟余初以為箕仙詩文類好事者為之不足為據乃後觀朱蘭坡先生所輯 國朝古文彙鈔有范光陽雙雪堂集李樹傳一篇竟與箕言符合范光陽為康熙戊辰進士距明季非遠所傳聞必常有據余因有李樹事存疑一

記十六

筆

條已刻入壺東漫錄矣俞樓雜纂第四十卷疑李精白為逆案中人海內之所切齒故一聞有以李氏子從賊者皆曰此必李精白之子也實則李精白之子是李樹而非李信在修明史諸公亦未知此耳惟李精白止見魏忠賢崔呈秀傳不知何處人杞縣乎潁州乎此事迄未能定光緒辛巳歲汪柳門侍讀主講西湖學海堂與余時相過從余以柳門前官少司成因問有前明進士題名碑乎次日以刻本數冊見示蓋非全者余初不知李精白何科進士隨取一冊信手緝帑即見李精白三字乃萬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進士河南潁州衛軍籍直隸潁

州人然則杞縣李信誠非其子矣且以河南潁州衛軍籍中式則世以杞縣李信為其子其傳訛亦非無因數載之疑一朝而釋夫李樹以貴游子弟毀家抒難為國捐軀是亦一奇士觀其降箕之言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余因為考論之如此庶足慰彼九泉乎

直隸清河道署相傳明季時有三十六人死難於此至今署中有一室設三十六忠臣之位以祀之未知信否然居是者率不利相戒勿居就民舍為公館而官解反虛設焉同治中陳作梅前輩兼官清河道不信鬼神之說毅然居之未幾竟卒於官於是繼之者仍賃屋以居

記十六

筆

云余謂忠義之鬼不當為厲殆由久曠弗居故為妖鬼所據空穴來風斯之謂矣
昆明趙馨舫先生光先大夫丙子同年也同治中以大司寇薨於位其時直隸有某官奉使自正定還乘車夜行忽見有綠幃大轎從北來導者一騎從者二騎馬前有二燈書刑部大堂四字訝曰夜深安得有貴官經過且沿途不見有供帳者何也及至省城知趙公卒乃知所遇非人也由畿輔南行殆返滇南原籍與禮記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即後世祀土地神之

始至城隍則始於春秋時四墾之祭或引禮坊與水庸
爲證然孔穎達謂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
受水亦以泄水則是田開溝塍非城隍也夫土地之所
包者廣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
然城隍必一州一縣始有之而土地則小邨聚中亦無
不有此城隍之神所以反尊於土地也城隍與土地皆
地祇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龍配社王肅之徒并謂社卽
祀句龍則如吳越以麗玉爲城隍固不足怪矣余書所
載如閩斗陽司馬爲雲南府城隍蔡駿甫大令爲卽墨
縣城隍談者皆云眞實不虛今又聞門下士鄒鏡堂實

記十六

妻

傳言其妻父丁濂甫先生事故又記之濂甫名紹周江
蘇丹徒人道光庚戌科進士同治中視學浙江卒於官
卒後其妻蔡夫人夢濂甫來牙旗儀繖仍如生時問之
言已爲杭州府城隍矣其女歸鄒氏卽鏡堂妻也將死
前一年夢有婦人來索命已而以產難亡鏡堂思之不
置會有善扶箕者自言有李少君之術因使致之果附
箕筆而言其過去生中爲醫者誤傷一孕婦今來責償
已償其命亦無所苦父見爲杭州府城隍死後居父所
甚安樂君如相念可爲書使人持赴吳山城隍廟焚之
必可達也鏡堂如其言果夢妻來述書中語悉合余謂

庚元規有迫報孔坦書劉孝標有重答劉沼書古人不
以生死易心致書逝者亦往往有之然泉路茫茫誰爲
置驛吾恐鏡堂之夢亦周禮所謂思夢耳如果一紙之
書九原可達則幽明雖隔而音問仍通豈古者民神不
雜之義哉至濂甫爲人粹然古之君子沒而爲神亦固
其所憶癸酉之春曾與杜蓮衢侍郎同飲濂甫所三人
者皆庚戌同年也濂甫是時猶無恙酒後出蜀游草一
卷屬余點定乃未及數月遂無疾而終至庚辰歲蓮衢
亦歸道山惟余僅存思之不勝人琴之感矣異日登吳
山瞻城隍祠宇追念平生之言能無腹痛乎

記十六

妻

石門吳又樂大令康壽於咸豐三年夢有吏持官文書
來召卽隨之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入之見一官南面
坐侍者甚衆吏引又樂至案下而跪竊窺堂上懸威靈
公三字額威靈公者其邑城隍神之封號也又樂自知
死矣卽亦不懼而神反若甚惶遽者命吏引之出又樂
抗聲曰敢問以何罪見拘神曰無他吏行文書偶誤耳
又樂曰旣誤攝至此竊願有所問自今以往尙有年齡
如干能示我乎神伸五指示之又樂遂寤自念五指必
五年也是歲年二十有七至三十二歲私計當死凡身
後之事悉爲料量飾巾待終及改歲竟無恙於是知其

事者咸謂又樂曰五指者五十年也君之壽必可至耄
耄矣光緒辛巳歲又樂過余春在堂與余言如此又樂
六世祖諱之振字孟舉號黃葉老人乃國初詩人也又
樂刻其詩集十卷又補刻漁洋鈍翁諸公倡和詩附於
末冠葢中有此風雅好事者亦不可多觀矣

又樂言光緒庚辰歲知青浦縣以公事至鄉閒泊舟月
城鎮其時夕陽在樹炊煙四起凭窗眺望見距舟可數
十步沿岸有竹籬籬之內外男婦數人或坐或立又有
童子六七嬉戲其閒俄一童子失足墮水男婦皆驚顧
而岸斗絕不可下又樂欲移舟救之而牂牁維繫甚牢

記十六

表

且長年三老皆散就酒家一時不易招集正愕眙間忽
有狗躍入水銜童子之衣泅水而至對岸蓋此岸峻削
而彼岸則陂陀可上也狗曳童子登岸其家人亦趨至
抱之起幸無恙又樂大異之使人召其家人問焉則其
家止此一子若水死則無後矣狗即其家所畜者一常
狗耳乃能入水救其幼主古有義犬斯之謂矣又樂命
從者以內和飯飼之後聞人言竹籬中男婦有其族人
在焉甚利此子之死而得其資財又樂歎曰可以人而
不如犬乎

咸甯樊氏子余親家玉農觀察之疏族也少無賴好飲

博不事恆業年四十餘而死有某者其祖免昆弟也樊
子之鬼忽至其家爲祟某曰我與汝素無怨何忽見祟
鬼曰吾死無子爾不爲吾立後何也某曰汝自潦倒不
畜妻子非我之咎且我與爾遠矣某某非汝近支乎汝
欲立後何不就彼謀之祟我何爲鬼曰不然吾無田產
誰肯爲吾後雖近支可若何汝實筦一族之事得汝一
言乃有濟耳蓋樊氏爲咸甯大族族長一人外又有管
事者數人族中事皆其主持某卽其一也乃語之曰事
誠在我但汝生前初不以此爲意今何亟也鬼曰吾生
前大錯日謀逸樂有子無子不挂懷抱死後爲先靈所

記十六

表

責以爲祖宗血食自我而斬汝不爲我立後吾無以對
先靈矣某於是言於族人擇其近支一人爲之後鬼始
去觀於此知鬼猶求食古語非誣與滅繼絕先王之仁
政敬宗收族古人之良法未可謂魂升魄降遂泯然無
所知也

錢唐茂才張亮采之妻魏氏嘉慶丙子舉人湖州府訓
導名彭年者女孫咸豐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名
大縉者長女也於同治癸亥歲歸亮采次年七月亮采
病魏刲股肉以進竟不效亮采垂死泣謂魏曰吾死無
他恨惟恨爾親在堂不得終事願汝以婦代子矣言已

而卒魏欲死之衆以其夫遺言勸勉乃不死事舅姑極孝姑病禱於神請以身代姑病良已至己巳歲舅卒光緒己卯歲姑卒魏歎曰吾事畢矣於其年三月二十三日仰藥死年三十有八距其姑之死甫十八日距其夫之死則十六年矣死後檢遺篋得其親筆書一紙規畫其亡姑窀穸事甚詳蓋其死志素定也余從前視學河南時有嵩縣符烈婦牛氏於夫死後奉舅姑教嗣子至舅姑考終嗣子成立乃縊而死有司具其事以上予手批其牘云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可謂心堅金石者矣有符烈婦傳一篇存賓萌集中今於魏

記十六

五

亦云

丹徒鄒時郊寶麒少時遇有以生人而役於冥中者謂之曰子前生爲胥吏無過惡今生亦安樂但壽不永耳光緒戊寅歲在杭州得寒溼之疾左膝不能屈信醫者攻治太過肝風大作兩目皆盲時郊禱於神願減壽一紀使兩目復明已而果愈及卒已歲正月其父大病時郊又禱於神願借己壽一紀與其父父病遂瘳是年三月十九日晴郊忽感疾自知不起謂家人曰吾壽固不永往歲爲治目疾減壽一紀今又爲父病減一紀吾數盡此矣問何以知之曰神已以名籍示我也至二十五

日含笑而逝其兄鏡堂余門下士也請以此事載入筆記余於第九卷中載王孝子繼毅事亦減算以益親年借此等事以焜耀吾書哀積筆墨與有光矣

記十六

幸

序



粵稽史書怪事夥矣其記之者有深意存焉蓋怪之見大半為不祥之兆能修德立

序

一

行者則消之輕舉妄動者則應之故善觀史者於怪異之記更留心披瀝必視其如何布敷而消如何狂悖而

應於此是讀史可得一

世貝舉且鮮有隕越矣或曰史之所載者可考其行事而徵其灾祥若右今之太平廣記述

序

二

異記幽怪錄等書不逸一章一節非史也從何而考徵之余曰怪之大者可徵之于史而小者更可由史向徵之矣

子獨不見夫今之宗
禮尚讓之士居仁由義
之家何嘗獨有怪見
乎蓋怪之來也必其先
有怪行而怪隨之故往

序

往怪見於野而不祥之
事獨見於某家者此
六因若家之不以為意
而於乘違之行仍不猛
省改悔所由致也世之

人誹議怪書近於誕
妄供作解頤醒睡之物
吾則勤閱焉以廣其見
聞則怪者亦視為不怪
矣諺曰見怪不怪其怪

序

自敗斯言也必思我有
祥行而後其怪可敗矣
慵訥居士真樸人也素
不言怪而記怪之說者
曷故是於人云於見怪而

驚馬省之能驚馬省則勉
勵矣能勉勵則怪消
矣名曰起聞錄並非
幻想天淵令人解頤
醒睡焉是為序

序

道光歲次己丑清和月
中浣治垠散人撰

自序

誌怪之在始自山海經
後世仿之不計數百種
或借此以抒情懷或搜
羅以博聞見或彰聞以

自序

警冥頑莫不有深意存
焉非徒以醒睡眠供談
笑而已熒摠不出古及
範圍予資魯筆鈍未嘗
學問雖博聞強識月也

所餘而又求甚解惟
聞怪異之事凡更作及
鏡鑑自堪勵心者輒記
之而不忘蓋由性之相
近而朕也今夏賦間羊

自序

二

城旅館適有采薪之憂
不可以風回想從前耳
之所聞目之所見偶焉
成篇藉以養疴積之月
餘哀朕成帙辭粗筆率

較之古及垂唾萬不及
一真所謂狗尾續貂者
也以故藏諸書篋不敢
出以示及因朋儕慙息
聊以登之梨棗知不免

自序

三

詒謂雕蟲爾
昔
道光癸卯歲孟夏慵訥
居士書於疴鶴軒

咫聞錄卷一目次

談三

章生

扇板生珠

一猴子賊

劉議

木車度鬼

無衣人

咫聞錄卷一目次

布客

鷄毛鬼

無無老僧

貓鬼神

徐巫

文姓子

綠蘿山神

作陽鏡

尤婢

白衣怪

吳都閻

瓦孟

神假物

稻稽化鼠

邊將

沈處士

咫聞錄卷二目次

拜五經題

焦女

鄭秀才

武生

劉君召

新酒起痘

咫聞錄卷一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談三

談三開平人瞽目家貧竟有絕技寓居廣州府城傍晚一肩負大布袋裝笙簫琴笛鑼鼓鈸鐃凡和音叶律之物無不齊備一肩負木架右手持鎖鈸左手攜竹杖索隱摘埴凡聞鈸音一聲即談三來也欲試其技則呼之入室以席布地

咫聞錄

卷一 談三

一

架懸大鑼將大鐃小鐃鑼鼓各物按布地中身坐席上先吹打一會口吹鎖鈸肘敲大鑼右足撞鐃順擊敘鑼左足敲鼓搖板在門外聞者不知其幾許人也吹打盡則戲曲齊來口唱各調手彈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淨丑聲言畢具遇武劇則大鑼大鼓恍如殺退賊兵班凱回朝更覺周到夫以一丐瞽而周身上下無不有用且各出其奇並無合掌雷同之弊雖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亦不能造於至極問其從何學來答曰無人傳授小時無日靜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試撞擊各得其音則又加一器以演之熟則復加所難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變化如左足擊鼓右足敲板鼓還鼓音板還板音方謂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尚不能於兩手而兩得其音況於足乎兩手得音固非易易況兩手兩足而各有音乎兩手兩足得音固難

咫聞錄

卷一 談三

二

而況欲輕重提徐不出夫調乎是必靜坐揣摩聽音學調乃得之矣此真所謂五官並用也或曰瞽目者心靜不亂心清不淆可學之矣對曰不然彼無自而拜吾為師者不知凡幾教以秘訣傳以心法竟無一就是蓋半由天授而非可純以學而能之者也

章生

乾隆己酉科有鎮海縣章生入闈染病歸家月

餘不愈一日令妻出房曰馬某來當迴避馬某者同邑廩生亡已久其妻不出章曰是何執拘乃爾也妻乃出聽似有二人言窺之則無馬曰我在薛將軍廟充當買辦將來兄當判官我代兄求不知能脫否須臾靜寂妻入其家田備負却芒芒然歸問曰我相公病若何適在田上見馬某行過說相公當薛將軍廟判官左鄰亦一章秀才聞而出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備曰

咫聞錄

卷一

章生

三

方纔馬某說薛將軍廟有六判官俱要秀才充當鄰生不覺毛骨竦然越日馬某復來又令妻避聽言曰事難挽回兄其不免矣是晚章生卒至三來復後其妻遣人訪查薛廟尋至慈溪縣章橋拆建薛廟好事者添塑判官六分列兩旁歸以告其妻備館往祭見一判官逼肖夫形其妻痛哭幾欲絕泥判官亦似有欲淚意臆買辦賤役也判官胥吏也而冥中愛斯文一以秀才

當之良以曉明大義不肯稍涉苟且云

屠板生珠

廣東十三行街爲西洋諸國貿易之所序有趙屠設案市肉歷有年矣一日鬼子行至願市其案板屠欲五十金鬼子持銀至屠曰前言戲之耳子欲售必須重價鬼子增至五百金屠思一板值價百錢今計數千倍之多不知是何寶也乃售恐錯過時候售之疑價太賤游移未決遷

咫聞錄

卷一

屠板生珠

四

延三年鬼子回國屠忍人竊去收藏房中次年鬼子復來問屠引至案前大笑而去屠曰自子去後攜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價須求其異鬼子曰內有大蜈蚣日飲猪血已有定風珠誠希世之寶也必得養之斯不害今藏日久蜈蚣已死珠亦黯晦屠不之信劈案視之果有蜈蚣一條死焉口內啣珠白如魚目屠乃悔前此不售計相左矣

猴子賊

江北田家畜一猴見人玩耍則學之因效以竊取諸物相為戲笑一日脫鎖逸去奔至鄰家竊得手鐲首飾回獻主人田歎其靈慧乃作布袋懸猴項下教令裝物遂無所不能由是左右諸大家頻失重物不疑此猴為盜鳴之官往勘並無失竊情形責捕跣緝亦無從破案數年來田乃致富猴亦技熟乃至浮屠最高處棲焉不復

咫聞錄

卷一 猴子賊

五

回家田亦無法收之商之獵者以下而禦高固非易事況匿在塔峯非鎗箭可施商之鷹人以捕雉之法捕之猴見鷹來兩目睜圓仰臥塔頂此以翅擊彼以爪抓鷹之勇焉能及猴之靈翅擊三四力脫為猴抓住分其身而斃者甚多一日有童子攜小鷹至見猴在塔上即欲立飛相攫遂放之鷹鼓翅直上高塔丈餘回翔審視忽然橫飛過去其疾如矢只聽猴大叫一聲眾譁

然大笑逾時鷹復鼓翼射去見翅上有物踈踈而下猴以爪遮目鷹乘勢奮擊擲於地下猴首碎而殞其布袋猶繫項前而鷹之翎毛盡有灰沙田以猴起家而以鷹致死心有不忍為之埋焉

劉議

劉議旌德人讀書未成落拓不羈貧病村口有土地祠甚靈香煙繚繞議俟無人燒香時到祠

咫聞錄

卷一 劉議

六

跪祝曰神靈最著有求必應某貧窶極矣乞神賜假銀數兩暫救一家殘命祝畢取焚日如蒙俞允賜一勝筭投之地果一陰一陽議以神許洋洋而回初不知其座後有同族弟劉漢也漢知議乃書霧聽其祝告何事聽畢暗笑議真癡人神有何銀可假明晚必來神前纏繞圖設計玩之以博一笑逕至錫舖囑以錫鑄成鹽劈子兩符私置神爐稍露銀形彼來見之必摸去也

次日依計而行手持假銀歸置於房中桌上其妻燃燈進房見桌上紙所包者不知何物啓視之乃銀也妻不識銀真偽第見銀光可愛藏之開箱取換漢不知其故次晚將銀潛裝神爐仍在座後俟議議果來禮拜跪求起見爐內露有銀形摸得一錠視之果銀再摸又得一錠喜極叩謝而去漢疑明日議赴肆易錢恐以使用假銀送官以戲而陷人以罪過在己矣蚤起瞰議

咫聞錄

卷一 劉議

七

過市入肆漢遙喊曰假也肆人竟易之以錢漢過視果白錕歎曰吾村土地神若是之靈也卽以實告議歸備牲醴酬神漢歸家告其妻妻曰昨汝之銀吾愛新錠有光故換之取出還夫漢曰以玩而真非議竊取不便與論然神之靈竟有如此之極耶可不虔以崇祀與四方聞其事香煙更盛於前

水車度鬼

騰越近緬甸處四面皆山開墾後始有居民有徐四郎者乾隆間宅內平地不階湧出白錕數堆遂成巨富廣潤屋宇欲於山深處募人開墾田園慮無灌溉雖有一線溪流涓滴不多於是兩岸築土層層磊石相拒使水不能直下蓄積成河溪流更急障以樹木因想何法可使倒灌上田乃爲水車輪大丈餘周圍斜繫竹筒編架逆豎水中置有機關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

咫聞錄

卷一 水車度鬼

八

丈輪逢逆湍卽轉竹筒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方名曰水翻車而山畦高町竟無旱澇之災於石橋旁場圃間建祠設醮數日而成後四郎夢人語曰此處離鄴都甚遠冥中縱有恩惠一時不能驟及我等在此數千年受盡苦楚蒙君薦醮又設轉輪若再超度君可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爲耕稼而設何言轉輪對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係

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使遠處冤魂早得超生四
郎驚寤虔作醮事後夢前人來曰冥府已添轉
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功
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後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
訓令世世子孫禮佛不衰

無衣人

黃山上多仙跡昔有樵子遇大雨雪山白路迷
棲於石室見一無衣人披髮至地爪長八九寸

咫聞錄

卷一 無衣人

九

偏體生毛足長二尺許驚異再拜訪問長生之
術其人了無顧盼惟大笑一聲響振山谷倏忽
晴霽穿林越澗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復遇
其人謂之曰女患脚瘋乎曰然以掌拊樵肩炎
熱如火摩頂放踵於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
數十枚令跪吞之取樹間松毛鋒利如針刺足
膿流而成穴樵子朦朧睡去醒而疾愈回視無
衣人已不知所往問於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

夏則見其狐裘蒙茸嘗聽其歌曰非圃非農無
夏無冬餐霞飲露逝水淙淙至真可樂富貴庸
庸彼薄幸者莫躡我蹤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從化縣在廣東省北地僻山深有姓布客過之
至更許欲止宿苦無旅店忽見林薄中燈火熒
煌有人衣緋衣戴金幘儀仗鮮明前呼後擁隊
伍整齊鼻輿而出客訝不知是何官客懼不敢

咫聞錄

卷一 布客

十

行伏於林中比曉問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
欲食人則脫衣變為斑虎大聲哮吼而前行旅
戒塗子其幸免布客聞之不覺胆裂心寒毛髮
直豎嗚呼聰明正直為神虎欲食人豈能成神
哉今其出也儼然赫奕之形何至脫衣幘而食
人是蓋今之神而有以虎成之者若古之神但
有降龍伏虎之術矣

雞毛鬼

賈評賈詢兄弟也世居鄉村評負販爲業娶妻而賢詢素以浪蕩爲事衣食皆仰給於兄且多匪僻之爲屢戒不悛一日評外出經商詢廣收雞毛嫂問何用對曰將以漬水澆花耳遂於暗室中用麻線穿雞毛編織爲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蓋周密僅留兩眼小孔以便外觀夜半披之潛出遇富室則越牆穿窬偷取衣物遇負戴人則趨奔邀劫遇空手則作鬼聲蹲踞於地

咫聞錄

卷一 雞毛鬼

士

人見其毛衣蒙茸信以爲鬼懼而避之於是同里鄉鄰頻頻失竊并傳有雞毛鬼爲害詢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織布聞庭中有窸索之聲窺見人影在地乃大聲疾呼詢恐識破無顏見嫂開門奔去遺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詢不應猶以爲出外未歸也鄰人聞呼驚起羣相過問嫂告以親見雞毛鬼今有一塊遺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眾逐之詢情急飛逃黑暗中失足

跌入路旁池內眾皆拋磚擲石池淺泥淤身不能動叢擊而斃昇屍上岸乃詢也嫂以夫弟不賢流爲匪類雖死由於擊究之擊由於竊不便報官連累鄉鄰買棺殮埋書致於夫評曰吾固不知弟之敗行今死於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穿窬之輩暗出暗入恐人知覺塔送到官是懷刑也今賈詢以雞毛砌身復護其面使人不識尙有恥也設有道之以

咫聞錄

卷一 雞毛鬼 無無老僧

士

德齊之以禮者可以感格之矣

無無老僧

江寧太平門外佛國寺乾隆二十五年秋初來一老僧龐眉素髯像貌奇古言自毘眉山來法名無無不念經亦不長宣佛號惟飽食酣睡而已次年夏間出門募化乾柴枯樹人以爲炊煮之用多寡與之約積有二十餘捆運歸不許寺僧取燃至七月晦日對僧衆曰我將西去可以

火化自將柴壘架層累而上高可數尺午刻無
無僧身服袈裟攀援一坐柴上時圍繞觀者不
下數千人忽一僧突出口我來我來代為舉火
俄而烈焰蔽空火及其身焚及於鬚僧端坐不
動隨手將所戴觀音兜覆蔽其面煙焰上升柴
堆崩倒空中見僧冉冉向西而沒嗣索舉火之
僧杳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並獲舍利
子十餘粒供於塔焉陳丙齋日觀其事為予言
之

咫聞錄

卷一

貓鬼神

三

貓鬼神

甘肅涼州界民間崇祀貓鬼神即北史所載高
氏祀貓鬼之類也其怪用貓糞死齋醮七七即
能通靈後易木牌立於門後貓主敬祀之旁以
布袋約五寸長備待貓用每竊人物至四更許
雞未鳴時袋忽不見少頃懸於屋角用梯取下
釋袋口傾注櫃中或米或豆可獲二石蓋妖邪

所致少可容多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
生辰同僚餽乾麵十餘石貯於大桶數日後守
遣人分貯見桶上麵懸結如竹紙隔下視則空
空然驚白諸守命役訪治時府屏後有祀此貓
者役搜得其像當堂重責木牌四十並答其民
笑而遣之後聞牌責之後神不驗矣晦庵朱子
曰神之靈由於民之誠而結成之非真有神也
一人向背則靈亦散故眾民向崇之神守擊而

咫聞錄

卷一

徐巫

四

散之矣

徐巫

滇黔風俗尚鬼人有疾病必延巫師如有怪異
則降馬脚何言乎馬脚南方謂之馬脚北方謂
之雞脚也有巫師徐姓者鄰人方流病延視病
源徐言遇怪理宜禳禳徐雖業巫其術不精不
過謀旦夕升斗之計耳遂言擇日跳神先取老
蛙置空桑中以為取信於人方戚張某往見之

以蛇易蛙是日徐率弟子至婆娑夜半華妝偽作仙姬拳一足作商羊舞禹步作法終夜呢喃取童子以爲馬脚鼓吹而至觀者如堵徐戟指書符手入桑中將取怪物忽被蛇螫吞嚙大指物牙呷舌拳曲不開盤於身上徐痛呼號弟子羣擊蛇斃毒發血汚僵於樹旁弟子昇至徐宅次日而醒手腫如瓜連傷其肱延醫調治皮膚潰爛手指盡脫大病半年而愈至今不復作巫

咫聞錄

卷一 徐巫

五

病者延之喃喃歛手而退此雖由於張之易蛇所致亦由徐之巫術不精騙錢活身之報也安知非神之惡徐之偽而使張爲之焉彼夫世之學技者當自知分量安可以畧得皮毛卽欲輕試乎哉

文姓子

滇黔文姓生二子居山種菽長喜兒次歡兒兄弟牧牛喜於八九歲時入山頻取鳥獸提如猿

作爲禽獸則生啖之率以爲常數年四方雞犬每於人不知時往攫取勞而食之或見之曰茹毛飲血上古之風於今再見今當水火旣濟之後何能生食乎一日喜偕歡去遊戲深林曰百獸百禽味已各別聞人肉美未知何味子之心

肝細嫩肥脆今我饑餒可能爲我一果腹乎手撲歡兒以尖刀欲挖其心時值耕夫荷秧針至白弟兄如此長大尙搏戲爲耶初不疑其戕害

咫聞錄

卷一 文姓子

六

也遂解其厄歡兒歸家告知父母遂鞭扑嚴禁喜兒不出數月後禁稍弛喜乘間逸攫歡兒至竹深處剖取心肝吸血而食其母訝歡兒久不見至適喜自外至微聞身有腥氣驚視唇上尙有血痕疑而詢問鞭得其情其父尋至歡兒屍所哭而瘞之復用鐵索牽喜兒於河畔用棒擊死拋入深坑水化其屍以償弟之冤一夕其父夢神示之曰爾二子冤仇也前生喜本獵狗歡

乃彼乘狗見兔則追之兔見狗追之急而詐死
狗搗足以待主之至誰知主至而兔逸主人擊
之誤斃其狗狗恨狡兔心毒控之冥府使之同
生一家以報仇此真所謂歡喜冤家也

綠蘿山神

羅村周一壽世居山中宅圍峭壁無路可通山
腰有洞遠近望見如臨屋脊有女名阿從風姿
娟秀豔色輕盈許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

咫聞錄

卷一

綠蘿山神

七

母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窺探者女方驚匿
即有數人如飛鳥之飄落恍惚牽去見高堂大
厦曲廡巖廊巨燭煌煌憧憧往來笙簫管籥音
韻鏗鏘堂中有美男子坐焉堂上一呼堂下百
誥女呼號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綠蘿
山神也與子有夙世緣得來此間小有清福竊
恐人世未必有此樂育也因命左右呼女為娘
娘令嫗出扶女人始而驚恐久而安定室中金

光燦爛珠翠鮮妍凡有異方寶玩山珍海錯以
及香翰菽粟無不完足齊備惟無寒暑以花卉
開謝草木零落為春秋每當桃花開時美男子
輒有事出令人邏守之惟恐女去數日始返女
至洞口遙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遠在
咫尺雖見父母在下灌漑浣濯女極口大呼聲
不能聞之於耳欲通信於家又無後僮可遣一
日夕陽將頽滿山紅紫相間美男子曰曾幾何

咫聞錄

卷一

綠蘿山神

六

時桃花又開矣有事又當去洞中人不足供使
令盡隨去惟留老嫗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
俯見家園慘然不悅曰與其背親而生不如見
親而死飛身崖下青草離離若鋪茵褥身亦無
恙惟頭眩目暈匍匐而行先是毛家行納幣禮
請周筮吉以迎周已報允至期忽失女尋覓不
見密訪無踪而彩輿已至門矣計無可出婦在
側曰事已至此尚何諱周始實告婿變色曰非

女改適必叛夫背逃訟於邑宰繫周至百端
窮詰竟不能得其情惟選役四路偵緝查無蹤
遂堵父以子年幼尙可行聘亦不窮追事乃懈
後周夫婦在園納涼見女忽入驚訊其所自來
女詳述之周急奔告塔家乘夜靜偷娶之若恐
石洞中美男子聞之若次日伐木作長梯高出
雲表牽蘿攀藤百計始達洞口老嫗見人走入
石壁隨之入洞幽深黝黑進之見草色迷離並

咫聞錄

卷一

陰陽鏡

九

無堂與而野花紛郁靈岫斑爛迥異人間世界

陰陽鏡

山東微湖相傳有人取魚網重百觔強曳登舟
見一石匣鐵封甚固牢不可開取斧劈破重重
包衆珍藏若密啓視一小鏡光彩灼爍表裏通
明正面照之見天地人物昆蟲草木反面照之
見陰曹十八層地獄劍樹刀山牛鬼蛇神盡在
其中相詫異間忽雷電合章風雨交作人乃變

色頭目昏暈跌入水中鏡亦隨手而墜沒水求
之杳不可得後有士人取石匣視之上有古篆
類秦漢文鑄陰陽鏡匣四字方知鏡欲出匣借
人力而開也

尤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籬茹舍讀書
其中值春作與男耕女餉率以爲常一日遣婢
採薪至夜不歸尋訪無踪人以爲餓虎腹矣如

咫聞錄

卷一

尤婢

十

是數年尤至山後古廟避雨昏黑不能行獨宿
廟中夜將半忽見門啓閉有一女子入跪神前
誦誦祝告細聆其聲尤婢語也遂於神後大聲
言曰爾旣欲歸爾主在此可同去女子唯唯尤
出細認真前失婢也驚詢數年相失之故婢曰
入山時悞墮枯坑深有丈餘欲上不能松柏叢
覆惟清泉一掬渴則飲之黃精萬叢飢則餐之
數月身輕可飛矣尤令出廟約明晨同歸次早

婢入坑中逾時始上飛緣樹杪以左右望超巖
越壁而去尤大怒持鎗靜俟其來燃火欲擊之
婢始驚懼而下攜至家中鎖以暗室飼以煙火
之味數日身重不能飛去

白衣怪

欽州守戎署花圃中有亭植榴二株一夕家丁
經過其樹仆地遂絕其妻急以熱水噴面良久
始甦詢其故丁云見一白衣婦在於榴下以手

咫聞錄

卷一 白衣怪

三

相招後遂昏然時守戎李某蒞任丁白其故
聞署咸疑有異偶於春夜讌集酒闌人散李見
白衣婦立簾下徘徊左右却顧逡巡大嗚一聲
即不見後頗頻作祟心甚惡之一日同城州倅
至談及鬼最畏火藥置鎗擊之則形消影滅矣
一夜守戎署中倅聞爆竹鎗聲絡繹不絕火藥
硫磺之氣如霧如雲黎明倅過問李談昨夜遇
鬼施鎗之事遂留小酌忽入內去見前白衣婦

在門現其半體神情嬉笑意甚狎褻由是夜靜
必至目一交睫則人鬼已在陽臺矣坐臥不離
人亦不避伉儷情深形容瘁甚延醫招巫竟無
治術後聞白衣婦忽不見而李亦出征巴蜀陣
亡噫李之以鎗藥轟擊者是欲遠其鬼也胡為
乎見其褻狎之形而又親之膽小心邪其不於
鬼而亡身而至於陣而殞命亦由於祖宗德厚
而流光於子孫以襲職也

咫聞錄

卷一 吳都聞

三

吳都聞

吳都聞諱傑浙江人康熙年間以軍功授黔西
都閫為人矜細行常獨坐園中聞牆外笑語
初不為意久覺漸近忽見紅杏花間有女攀援
而上楚楚若仙心甚悅之一轉瞬間女已飛下
悅其媚媚神往心迷攜手空齋綢繆甚洽雞鳴
即去一夕贈吳細髮一束約有二丈餘吳驚異
之旋吐丹丸表裏通明囑吳收藏隨手置於匣

丙突起火光驚即取去女笑吞之家人恒於夜
間聽上房內有談論聲窺之不見慮吳爲鬼魅
所述竊勸吳絕吳攜佩刀於枕邊潛俟女至出
遽絕之斷其左手大指女歎曰忍哉子平誓必
相報出門不見年餘忽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
羣相告誡時總戎方讌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
吼取兵符調吳圍擒吳領令出行至通衢突見
女至怒噬左手大指去流血滿身俄聞吳卒羣

咫聞錄

卷一

瓦孟

三

見虎來係婦人足入城內奎山石洞深處總戎
遣弁邏守之數月不出怪遂絕乃於奎山巔建
魁星閣以鎮之

瓦孟

沙溪王老言鄉有大洞洞裏有泉聚沫迸流跳
珠濺石清澈可飲一日有田婦出汲見有瓦孟
流下薛痕侵蝕塵埃蔽翳取爲飼犬之具犬食
過半遺飯少許次早視之白粲青精充物其中

易以碎布斷帛亦如之婦疑爲怪攜棄泉上見
孟逆流徐入洞去傳爲奇事內有一人曰此聚
寶盆也若以零銀碎金置之次早必滿孟夫以
至珍之物已到目前而人不識反爲飼犬之器
以穢褻之不如藏之深山韜光養晦故由洞而
入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即可徵此物矣

神假物

咫聞錄

卷一神假物

三

沙溪王老又言大洞之西斜去數武又有一洞
橫寬數丈平坦空濶人洞里許溪濶三丈餘不
知何年古船橫置其間鐵索貫之如浮橋過船
有沙岸方十餘里五色石卵燦爛若錦水藻搖
漾石笋嶙嶙深處有石室供大佛像俗有喜事
可假器具以供客饌焚香尸祝約時以償次日
所假之物置於洞口人自取之貧者或待舉火
拜跪宣苦情次啟神厨必如祝獲利須償之不

償神不之怒後求不驗而已此所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也

稻稭化鼠

天地間何所不有試以化生言之大則鯢化為鵬小則蟻化為蚤未親見者常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為論予嘗至戚家見渠田間堆積稻稭數月日蒸雨沁朽爛腐霉命工鋤而去之見草堆中若大若小悉成鼠形有鼠頭而草尾者有草足而鼠腹者記曰腐草為螢田鼠化鴛物因時變是蓋閱歷之言也

咫聞錄

卷一

稻稭化鼠

三五

邊將

豫有郵署至夜分恒聞空中有言語歌謠不能辨析咸稱有怪人不敢居遂成廢解有邊將膂力過人路過尖宿於此館人告以多怪將笑曰吾在朔方百戰百捷殺賊如麻豈畏鬼怪哉屏去從卒獨處其中至二更許忽見粗莽大漢手

持洞簫按孔吹來工商合拍唱則左手如蟬翼鳴音韻疾徐口中惟喚武三郎時時而嘯將日如此吹簫實為鬼物其怪大慚顏色遽變拔劍斫之斷其右手跳躍而逃天曉視之遺簫在地乃一蘆管豚肩一具血痕星散尋至古墓後有深洞燃燭垂視見大黑猪少一前蹄死焉

沈處士

浙有沈處士者聰明穎悟博學多聞詩書經史

咫聞錄

卷一

邊將 沈處士

三五

一覽無遺偶見東嶽廟中經卷甚多與僧借閱僧以水陸齋會召魂施食等咒與之回齋朗誦忽見蓬頭野鬼六小數十為羣聚集階下滿室醜醜作聲咸謂蒙師薦拔羣來領命沈大驚思欲退鬼茫然無法窘極而病急召僧作道場而鬼乃寂然病亦尋愈予素不信鬼一夕起議劇錢招僧放燄甫陳祭筵冥物即有人於南樓見四路神燈對對而來鬼燈簇簇而至踵壇而滅

僧念散孤咒後忽聽鬼聲嗚嗚是蓋以誠而致之也是夕起會在予而樂助者在人眾皆竭其誠心簡必潔盛事必周到故能若是耶

拜五經題

徐友讀書質純志堅恒記書一章雖數十回猶不能全頌在胸於是陳列四書五經朝夕參拜如僧禮佛人或誦之對曰吾資質質質鈍經書不能記憶拜而讀之或可有得獨於雞鳴時焚香

咫聞錄

卷一 拜五經題

七

占卦工深朦開忽焉會心遂於易理洞然一日學使按臨徐將五經逐句分析枚卜而枯得易履之上爻珍而藏之揣摩熟練及應試經題視履考詳其旋元吉遂獲雋此亦由於讀書之勤而求之誠所由致也彼夫心敏靈慧而輕浮自棄者當以徐生爲鑒可也

焦女

何深湯溪人也年二十讀書無成去而學道時

狂戚家攜有酒殺學戴仲容攜柑聽黃鸝聲之意偶於適意處鋪筵乘興飲之醉迷路臥山中石上見小山上酒肆光潤潔淨信步而行房屋廊舍四壁鋪錦地軟如綿有美人出迎衣服青翠揖客而進窗櫺內聞機聲軋軋頃刻錦成精巧絕倫移時女着五色衣舞袖迴風歌一曲日情人最解是相思隱約花前織柳絲莫怪背郎羞半面簾櫳偷立已多時郎來郎去未曾知

咫聞錄

卷一 焦女

六

儂到春深有所思郎處不須紅豆子殷勤寄取繫紅絲歌能雷雨大作陰雲騰沓暝霧迷漫風聲呼嘯所居之屋搖搖如懸旌何大恐美人曰無畏久晴故也倏忽夜闌宿醒頓醒但覺寒氣侵人零雨未止遙望林梢若有鳥巢懸於樹間驚視之乃鷦鷯房也對巢湖夢寧卽此以生幻境也惆悵久之

鄭秀才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鋪繫一線縐袍藍色鮮妍愛而嚮之時值學使簪花着以應名至出校士館覺身重急歸寓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夜人定忽聞牕外窸窣之聲聞之莫應方謂暗蟲打牕不以為異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戶外吟詩云飢驅棄學過漳泉海醜難防命亦捐老母倚閭難慰望孤魂飄泊賴攜旋線袍且作綈袍贈桂榜高棲杏

咫聞錄

卷一 鄭秀才

三

榜懸免死狐悲敦古誦啣環結草自年年問其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而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灣被盜劫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簞瓢之室朽骨雖沉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種此福田騰茲雲路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因思此冤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

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付其所托翌日出省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托鄰付其母並贈以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君本大器來科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即斃予之盜請君留意鄭歸時時憶前事之奇後

咫聞錄

卷一 鄭秀才

三

鄉試中式第五名會試詩題圓靈水鏡得私字三更後鄭試文已登卷將欲作詩恍惚間忽聽吟聲云啟匣光纔滿推輪影漸多太清原不滓普照本無私遂以二韻寫之主司擊節歎賞榜魁天下閱兩載果放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蘊奇來見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因憶黃蘊奇之名乃數年前夢中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問

日爾作何業日當商日幾年矣日四年又問由何業而起家日作水客鄭厲聲日汝卽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而辦不認卽送法司拷桮研求黃聽言皆有因事難隱諱卽伏地叩頭一一承認卽咨中丞拏送按辦並面告以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八官念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

咫聞錄

卷一 鄭秀才

三

中丞飭領完察嗟乎民之爲盜也由于貧至于富爲巨商遂欲交結公卿出入幕府自附于正人之列若非先入於夢而學使幾爲朦混矣夫乃歎彼蒼之報應不爽毫釐也

武生

鄰邑武生家頗小康好門鶴鶉見有佳者不吝重價羣居終日論鶴鶉之貌決相門之奇此外卽置之淡然提籠出門金決輸忌殆無虛日數

年家業一空只餘山田數畝薄土一幅無力情爲自耕自耒妻提榼往田餽餉至道旁見草中有鶴鶉紫羽對門爭啄不已其妻踞地坐觀自巳至午二鶴鶉力倦息於田間乃掩取之藏於榼內生飢回家方轉山坳見妻行草間訊之告以放生啟榼取視日此鐵嘴鶴鶉也世希有之然傷已重須調養匝月乃可出門飼以壯食日夜把持縱兩肘酸麻猶不釋手見其傷平將田

咫聞錄

卷一 武生

三

出與以博勝負妻苦勸不從遂入省門適遇族中少年喜事者來店生先以白金出賂詎鶴鶉猶未復元數嘴卽脫翩然飛去衆笑其怯輪白錐三十猶存一鶴鶉不敢與鬥卽攜回加意調養月餘羽毛改色聲氣雄壯日今可出門矣與妻商日吾家僅剩土與牛焉能養活不如沽之與決雌雄能勝則家業可復不能勝再尋生機妻然之又沽銀三十挈籠至省賄之屢鬥屢勝

以一敵百不數日即獲白金三千餘兩一日有
茶客出重貲來門生以為垂手可得開籠而視
鵪鶉已斃矣生悵然失望歎惜埋之而歸生回
至鄒田土盡復不作田間農夫矣生曰失而復
得不可再使之再失也守之而已矣故觀鬥鷄
鶉者過雖見獵心喜亦不復入其場矣

劉君召

劉君召旌德鳧溪武生也其貌魁梧奇偉精于

咫聞錄

卷一 劉君召

三

鎗法見飛禽走獸過發鎗必中而其所用之鎗
桿用烏木篔以細花金絲所養獵狗喂以牛肉
拌飯遇獵時帶狗而出狗則亂竄搜尋人即飛
跑跟亦不及每每覓狗而回以故置布袋二三
箇獵時將狗以袋盛之負之登山遇獸則放之
狗見獸則圍而搖尾亂咬用鎗擊之獲獸更捷
劉性喜閒雅另築小齋養花栽木獨處其間一
夕正在濃睡夢人示曰明日休出門劉即醒聽

鼓已三更心思夢中之言何足為憑未幾又睡
去忽有人推其身曰明日休出門須臾記即醒
曰一連二夢戒我之言相同真奇事也次日諭
下人曰若有客來為我盡覆以外出至日午有
朝夕往還富友數人到齋直入其房下人急不
能阻而劉亦躲匿不及矣邀劉同往遊玩晚仍
回此擾酒食也劉曰在此歡飲則可遊玩不敢
奉陪也友曰不遠行即在此後山何必因辭數

咫聞錄

卷一 劉君召

三

人拉之同行劉強從之友見劉許同行又欲帶
其鎗與狗劉又阻之友人自持其鎗裝以藥彈
以袋藏狗負之而行登後山適有巨鹿走出友
即放狗以鎗交劉令擊之劉思夜夢恐有奇禍
持鎗向天而放誰知鎗發而鹿以獵狗之追從
劉之頭上縱身高跳過去其鎗適中鹿頸而斃
眾人昇鹿負鎗狗而回剝皮而尊劉分肉而共
食友人日子不擊於鹿之來而中于鹿之去視

勢而擊真神鎗手也劉又思昨夜之兩次托夢必是鹿知傷於我手而求我勿出也今以友人之逼而出適傷其生數也數不可逃矣劉以鹿皮爲褥夜坐其上柔軟而滑時稱適體至天暑命僕易褥而曬之毛間有彫僕持藤鞭擊之而毛落如飛劉正在簷口脫衣蹲身而洗臉淨身鹿毛盡飛劉身粘住肉上如生拔之而疼凡拔毛處肉卽潰爛且流黃水潰處日大久之而週

咫聞錄

卷一 劉君召

三三五

身俱潰肉自落不一月而肉盡見骨乃殞人曰此乃鹿之爲祟也吾以爲不然夫劉之得夢也已戒出門其放鎗也向天而擊意在全命而鹿從劉首高跳過去明明數在應死論其罪在于友人之逼而出持鎗而逼其擊也於劉何與焉此皆由於劉之性耽遊獵愛烹野鮮故有此報也

新酒起痘

昔有友之幼子年五齡出痘毒重而死有舊僕人甚勤謹精于釀事其女于歸後亦思麴蘗生涯請父以舊僕與伊家主釀事父與之因聞幼弟患痘卽使舊僕往探僕至而幼子適死昇之廳旁眠椅上用蓆摭之父對僕曰余家爲痘症兇險一連五六晝夜上下大小未曾安枕衆皆做倦是子生前常喜爾扶抱玩耍今已死者爾看守一宵明早買棺殮埋爾素性愛酒新酒已

咫聞錄

卷一 新酒起痘

三三六

成俱在缸內爾可儘量而飲舊僕應命守至二更寂寞獨坐自覺孤寒取酒烹而飲之飲至半酣思死者生時常常同飲曰寧我一人獨酌乎將席移開以酒灌死者之口緩能潤下因自飲一杯灌死者一杯直至酩酊自縮至桌下橫睡而置死者于不管矣黎明主人起負錢欲出買棺見僕已醉倒而死者所摭之席已去罵曰酒鬼酒鬼令爾管屍而任屍露睡糊塗極矣呼之

不醒急至屍間見臉上陷下之痘顆顆分明起
來口有氣而手能動矣喚妻出看喜極復抱進
房調養次日頭面手足週身上下痘竟密瀝如
珠越數日潰爛臭不可聞人勸延醫曰生死有
命醫者無能為也漸之潰爛結疤月餘脫落之
疤大如糊臉惜乎美如冠玉小子變為爛臭麻
子矣此皆由于是子之氣體弱而痘毒重不能
發越于外毒攻其心無有不死乃以新酒灌之
咫聞錄 卷一新酒起痘 三七

咫聞錄卷二目次

龍神祠

響馬

蛇毒

賊授徒

劉蕪

陳安張福

辨子

咫聞錄 卷二目次

人蔘

鄉民趙子壽

治狐

醉封翁

李老人

雷彩霞

葛青天

雷擊蜈蚣

廣信府署

咫聞錄卷二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龍神祠

雲南大理山多龍洞昆明有士人夏月讀書山寺一夜月光如霽見老人策杖而至揖與之言清談娓娓議論風生疑以為同寓寺中也由是夕必至談必至三更月餘老人別曰我適居此地明日限滿當去我居大理府外平溪異日君

咫聞錄

卷二

龍神祠

一

得志經過當有良晤後數年士人以貢生選授浪穹縣教諭訪之果有平溪至其境即有童子來迎曰吾奉主命掃徑以待士曰爾主何人曰吾主即昔年山寺中月明談心老人也因隨之同入深林見有宮殿鬼竅老人已拱候門外迎揖而入款洽甚殷老人曰前約不虛亦夙緣也既到此姑盤桓數日以申曠隔之情重逢舊雨更覺綢繆每食豐潔異常回辭得歸老人送至

咫聞錄

卷二

二

林外呼童子取豆一孟曰僻處山林無物為敬聊以將意士人辭不受老人強納諸袖士人輕視夫豆隨行隨落至半途舉手摸取視之乃瓜子金也悔之仍由舊路覓但見靈湫深邃潭水澄鮮上有小廟顏曰龍神祠曰此老或即是神也士人撮土為香伏謁盡禮惆悵而返噫士人之遇龍神也幸矣當其別時已露謫居之言則已知非凡人也而偏忽之迨後踐約相遇見

咫聞錄

卷二

龍神祠

二

宮殿鬼戕儼然貴冑之家而猶漫不為意反輕其所贈之物以至大半失去是蓋食苜蓿之命也可不必往尋矣而又反尋之可謂愚亦極矣然此士人以瓜子金而返非謂龍神而返之也不見其廟彼猶出虫馬耳

響馬

響馬者山東路上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跡也人多俠氣服甚豪華莫辨其非難識其方圖財

於至秘謀命於無形昔有布客馱木獨行往來齊魯間已有年矣一日薄暮見少年驅車至面黃似病同行入店食邀布客共之銀則自出布客見其慷慨揮霍行則並驅宿則同居數日路遇四五人相貌魁梧少年認為同里富室子弟入京應試者同伴行止調笑喧嘩布客欣欣得意以為此次途中可無弟影歎孤矣又歷數日復有客六七八人雕車肥馬服飾華麗途遇少年

咫聞錄

卷二

響馬

三

停驂顧問和愉之色形於面布客問少年曰予之姻婭也欲往密雲一帶販棉花耳亦聚為伴又過數日至半路山中風雨溼其車不能進馬亦難驅同投小店宿焉是夜三更店主見客房中燈火煌煌照透牕窺從隙相窺布客帳獨睡於牀諸客圍燭踞坐於地輕聲低耳不知所談何事店主呼曰諸客何不安寢明早辨色可行也諸人答以即欲睡也旋店主腹疼如廁仍

從隙窺之燈已滅矣廁中聞大叫一聲回復問之寂然無人答應店主以為客夢中顛倒之聲也亦不為意迨雞止啼而天將曙客皆起身店主查點出客入店內少一日昨宵入客共十四人今出何十三也必有其故攔而窮追諸客曰爾老眼昏花也齊足而進齊足而出少之者誰乎店主不能應即上車去店主細想昨夜之異報於捕役逼於地保白於鄉鄰人觀其室並

咫聞錄

卷二 警馬

四

無蹤迹迴環審視板扉有指頭血印三點店主曰諸客悉是盜也蓋執之於是各持械出追盜猶抵拒已傷二人捕役集居民數百聚於巷之隘口同聲齊集團而擒之一無遁逸得其車馬搜其身各有布包啟視則一段血肉檢其行李各攜一團濕灰驚送之官一訊而服僉供少年為綠林之魁稔知布客負重皆獨自往還約盜先後聚集僻店殺其身解其體以灰醃之不致

血溢分攜其肉藏帶於身擲之靜密坑中以掩其跡初不虞店主之疑而查也官得其情竄諸盜於法埋布客之骨肉而賞其店主焉衛秋橋自晉遠來聞諸老於風塵者轉述此事時予瘡疾復發困頓欲睡秋橋遽去驚歎久之惜此事忘問在於何時在於何地細想盜藪疑在陽穀壽張東阿滕嶧之間故畧而記之以為東西作客者使之閱此而留心於跋涉焉

咫聞錄

卷二 蛇毒

五

蛇毒

曾聞一滇人云有術士精於命學其靈驗一時喧傳細民黃達業於農求其推測術士曰大運進絕流年逢煞春間午未日當小心恐遭蛇害然避亦難免黃達在半信半疑之間一日正在耘田忽驚腿上一如針刺大喊起而視之乃蛇傷也倏忽浮腫疼亦難忍急取刈草之刀剗其肉大如棋子棄之於地血出盈餘而疼止毒亦散

達以爲己應術士之言也雖已過矣易數日復至田間見遺棄之內膨脹如斗用竹刺之果裂潰水水入眼中疼痛異常倩鄰農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繼之以血血盡而斃其子閱時憲書正午未日也噫禍患之來既已應之於前不能避之於後莫非命也數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回也彼術士者可以知幾矣

賊授徒

咫聞錄

卷二

賊授徒

六

王阿乙者穿窬之雄也夜則出入富宦之家凡有金銀衣服寶物掠之而起從無人知亦從無破案皆稱爲老師傅後以年老足硬目茫手鈍不能再作此道乃以法授徒往往不能如意中有一徒名阿肥數年不教作一事亦不教以行竊之法忽請於師曰弟子師事有年見師行動畧知一二然未蒙明訓不敢出手今欲出試未識可以發軔否乙曰東巷徐宅室小人稀今夜

同往一試之夜深人靜後師徒至徐牆外先開一竇叫肥以足先入倒腿進去肥曰此何意也乙曰恐有人知可卽出來若以頭進出之不易內人知之出亦不及矣肥如其言而八乙以荆棘塞竇肥於黑暗中摸取牀頭草帽戴之鑽而出乙曰小子有造遂問室有何物肥對以只有雞籠乙曰主人可告知爾置物之處乎肥曰心藏深收不聞不語何以知之乙曰爾至雞籠前

咫聞錄

卷二

賊授徒

七

將身上破衣緩緩撕裂如鼠嚙物狀肥如其致徐夫婦在牀聞聲問曰今日沾來棉布放置何處聽鼠裂布之聲恐爲所傷婦曰無妨布在襖下肥出告乙乙曰可叫主人取與爾肥又請計乙曰爾再入室用長繩繫雞足將籠輕輕提開我隱入門後拔開牽雞而行雞必驚叫徐夫婦必共起視爾有隙可乘矣肥遂依其言徐宅果驚曰野狸拖雞夫令婦取火然燈婦曰籠已移

矣雞亦無也夫急出追狸雞去逾遠肥竟席卷
相布匿于牀後俟徐夫妻睡熟仍由竇出乙曰
孺子可教也彼挖竇而人予已知之矣然賊徑
甚偉教之不得詳也凡近人房挖竇當以木人
頭進試之恐狠心人俟賊之進而以刀殺之也
又開門而進要放膽大開有響聲可探若家之
或醒或睡既進門仍須關好方可取物蓋恐來
往人見其門之開而喊之也又開其房門須以

咫聞錄

卷二

賊授徒

八

椳橫截於外惟恐主人驚醒起追爾可攜賍跑
走主人由門追出椳攬其足必跌俟其起而復
追則已遠遁矣設遇力弱文人一跌喊疼亦不
復追得賍而出必驚醒他家使之知覺緊防免
致他賊再進偷取蓋再進者倘被獲住必至官
追賍彼看失竊情形即知何方之賊賍非伊得
其肯認刑不招出我乎招之案被伊被矣至於
身邊所帶器具鐵尺之外鐵線三角鑽斷不可

少逢有鎖處摸其鎖門而即以鐵線鈕成一匙
無有不中三角鑽可以穿門又可以插牆欲足
此乃躲閃之地設在樓上搥牆主人聞聲而起
爾須身向外面兩手反扳樓簷俟其應檻推開
只可乘其勢而兩足翻身上屋無從可追矣如
欲取人食物將筋數枝用手搓之其聲恍如貓
之食物主人必告之此其道總以心靈妙想不
能一一教導然總不可姦淫婦女其案不破吁

咫聞錄

卷二

賊授徒

九

穿窬之道密矣深矣非下愚所能學也孔子曰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言蓋近之矣

劉蕪

閩中寧洋縣鄉婦劉張氏有姑無翁姑年老多
病婦事之甚謹其夫劉蕪耕種爲家奉母亦孝
婦產子甫及彌月家畜一母雞殺而烹之以爲
資補雞尚未熟婦出溪浣衣夫亦出田芟耘時
鄰居孫姓有婦王氏喜走人家不安於室恒執

人之應揚人之短捉影捕風起鄉鄰之口舌指鹿為馬嫁奇禍於他人然未陷人於死故天不加我此時忽至劉室見其庭中有毛鍋內煮雞因見無人不時足而適成家周姓之婦亦不在家聞知失雞在外尋覓王遂密與言曰爾尋雞乎適見劉家烹雞不知即是爾家雞乎盍往觀之周婦即入劉室不見婦即見兒在牀啼開鍋視之果烹雞周婦疑劉之攘雞否則予之雞錯

咫聞錄

卷二 劉蕪

十

入其家順取殺之乃以其兒投之鍋中易雞而歸此婦浣衣入室尋兒不見開鍋視雞不見而兒已糜爛矣大哭失聲氣咽而絕姑在牀聞聲自內房扶杖出視大驚痰湧仆地亦斃其夫自外至見庭中間寂無人進竈房母與婦俱死兒亦潰於鍋中痛一家之俱無傷殘命之何依觸階而死一時死者四人外人不知也午間天忽稠雲隊起風雨交加雷電合章俄而晴霽見劉

家門外有二婦人跪在簷前衣裂見體背上有朱字一書撥弄是非釀成四命一書殺兒絕嗣害人滅家眾驚視之即鄰婦王氏周氏也階前有一死野狸及未脫毛生雞半隻在焉眾驚問劉家何無一人出人視其室始揣其情而報之於官官赴驗見一家四命恐有挾仇謀害之事雖有雷擊朱書為憑難以通詳立案研訊四鄰鄰受苦刑竟無確供一日晚堂帶訊內有一人

咫聞錄

卷二 劉蕪

十一

聲改女音將前事一一供明其疑乃決官即以鬼魂附身之言及雷神所書朱字列之詳內上網乃信其事之真而准其立案焉

陳安張福

嶧縣陳安往泰山販油至山下候人一巖行五十餘步見黃白金銀滿洞起意搬運遂擔油入內見兩旁各有石臼將油納諸臼內盡裝金銀利心起而忘油具乃竹編成仔於肩而底脫急

尋水藤葺治牢固又欲肩而出之忽有巨石當洞其口祇可令一人行走不能使人肩物而出也陳徘徊躊躇計無所出忽聞石上有聲舉頭見一藍面人擲寸許石包取視得白金一塊權之適符油價又有張福入城探親路經山下往岔而走見磚路一道平正寬大步穩行速心甚愛之忽踏一礮步重磚翻露出元寶一福喜極挨次啟磚而視俱有元寶路尾有銀牌一面

咫聞錄

卷二

陳安張福

三

福脫衣包銀重不能舉仍將銀置於路結草爲記回喚妻子持筐同運至則尋覓失蹤惟銀牌尙在視之上有字云翻元寶一遍賞銀牌一面福同妻子還舍感歎惋惜者累日又廣西武宣縣城對河石山重重山有一洞屈曲而進內有元寶百餘車人人思取總不能得或有備牲牢祭而求銀者銀藏於身卽目冒頭眩難以出洞擲之卽神清氣爽出洞必有碎銀可檢檢之祇

可當牲禮之值而不能多餘分毫也乾隆五十六年有一土人妄聽人言欲得此銀必以童男女祭之若人有一子年九歲兩目皆瞽有一女年十一歲帶刀騙子女上山至洞口思瞽者不得逃走須先殺女一刀劈去女負痛聲呼震地而瞽者驚翻山下適有人見而獲之送之於官將若人鎖禁醫愈其女官恐將來爲害者不止一人用生鐵數萬觔鑄洞口人不得入今欲

咫聞錄

卷二

陳安張福

三

入此洞者必由山頂小洞而下八必一日且黑暗難行卽進銀處亦難運出由是不復思此銀矣夫有是銀也必有人得之天地豈有長棄之寶乎第不知銀出何時得自何人此數已早定彼蚩蚩者可不必妄思此寶矣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僱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

頗通順其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貧者乃是父也享安閒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而就韋布去玉食而飲簞瓢以故鈎挑不動硬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吾養此子已廢數千金如我金予子還貧者不能應因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控富者訢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

咫聞錄

卷一 辨子

四

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何法以辨其真偽因命原差將共父子分三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偽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翁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

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壽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訢訟當令彼收殮而埋葬差又稟官即坐堂審訊日子之真偽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斷曰買子延嗣世或有之例載歸宗姓難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為姓以養父之姓為名應考赴試念其恩養已久其子仍留養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養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為養父持喪期年為

咫聞錄

卷一 辨子

五

生父斬衰三年養父須擇立繼子為後其家產分給一半與養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最關切者莫如子若人之賣子也由于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賣而改之彼屬毛離裏者迥不同矣是案也分三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偽言死而辨其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精明之官可為後世法矣

人蔘

直良山有廢寺有邱道士募緣創修祖師殿師徒二人同居有年殿前峭石奇巒異草怪木冗雜非蕪常見兩小兒在山門外遊戲道士時遇之久而漸熟餌以甘果不敢入殿如是數年道士一日攜鮮桃數枚置于香几一小兒在門外窺見遽入殿中道士急抱之至香積厨禱衣用水洗淨至下大鍋內上用木蓋壓以大石使不走氣令徒架薪煮之戒勿斷火毋啟視我將上山俟我回來食之其徒思出家人時以行善為本今道長如此殘忍諺云惡人往善地尋之即斯之謂歟忽聞小兒在鍋內叫號心欲放之又念道長平日法戒甚嚴不敢違令已而小兒寂然無聲想已煮死逾時已久師尚未回恐鍋中水涸焦枯開視之忽然滿溢一聲小兒躍出而遁其徒駭然變色即追無蹤適道士自外來手

咫聞錄

卷二 人蔘

七

握青草一團見其情形泣而歎曰汝悞我矣我創此寺三十餘年費盡心力原為此物此非小兒乃千年人蔘也合藥服之可以長生今我無福不必作昇仙想矣尚留其衣食之可得上壽洗兒之水飲之一生無病隨視其衣已失所在水為犬所飲道士失望與徒別曰汝護守寺門我去矣後聞犬生黑毛披拂細潤絕倫入山不返人以爲仙去云凡人之成仙也必其身具道

咫聞錄

卷二 人蔘

七

鄉民趙子壽

友人魯竹庵述湖南沅州山中鄉民趙子壽恃富而驕日肆飲博不數年將祖遺家業蕩然一

空只餘瘠田二十餘畝十年三收賦役甚重脫
售無人因思族姪有容臃腫多病家股忠厚商
同族長有寧勸與售之有容念係一脈相承不
忍視其枵腹而坐強如所勸允售子壽因得價
五百金一日忽聞山頭轟聲如雷石中涌出清
泉一股環繞此田可藉灌溉至秋禾大熟較之
往年則加三四倍由是無呼旱號涸之苦而瘠
壤竟成膏腴矣時同族有安心羨之遂與子壽

咫聞錄

卷十一 鄉民趨子壽

六

言曰爾賣與有容之田前則瘠而價賤今則腴
而價昂爾可往有容索增價值否則我借銀與
爾收贖轉賣與我願加數百金商議已定子壽
遂如其致向有容欲增其價有容曰此田我本
不願接售因族長再三勸說通情買受今我不
能加價如有人售還我原贖有安照原數給子
壽銀贖回加銀三百兩與之賣之遂當官立契
納稅以杜再有翻異時維九月轉瞬春耕忽一

夜雷風大作山頭大石崩塞前出清泉復成瘠
田未幾有安家業漸替與子壽等矣而有容安
富如故古語云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呆子吸
西風卽此之謂與子曰此乃天之助貧者也子
壽只此瘠田一賣而盡無可再有生機矣故決
裂其泉使瘠者改肥則貪者起慾有安殘刻人
也其銀豈易出乎必如是而有安能出其銀子
壽得增其財巧莫如天恕子壽平日祇知化銀

咫聞錄

卷十一 鄉民趨子壽

七

而無惡跡矣

治狐

昔汶上縣令諱大春者滿洲名進士也有神君
之稱其邑之北門底有貢生盧某一妻一子一
女子已娶而女未嫁家小康人少而厦屋渠渠
閒房隙舍向有狐居習不爲怪一日盧女啟檢
衣篋見三寸許長小兒眠于衣上呼嫂視之突
來巨猫遂啣而去急追無及從此狐與爲讐矣

倏而憑空叫罵有時糞置食中甚至兒媳穢物常納翁衣舉家驚悸盧翁聞某宅有女狐稱九姑者從不爲害於人時與婦女隔壁談笑且喜代人調和就事命妻往求之九姑笑曰此畜名叫黑胡同併無小兒不過設此以肇覺耳其雌者在麒麟臺下迷人害命已破雷擊彼匿在比干墓裏賢者寢陵雷亦矜式獲免其劫今復敢來此作祟耶且向彼言之再爲復命次日九姑

咫聞錄

卷二 治狐

三

寄口信云事不諧矣此畜占定汝女爲妻以汝後樓爲巢穴樓中尙要供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雞酒香茶方免其禍盧翁怒曰城隍理一邑陰事素著靈異我惟有赴城隍廟告彼耳狐在房上應曰我不憚爾告正要汝告也言罷寂然無聲是夜三更忽有人大呼曰神道城隍至矣盧父子出視但見廳上燐火熒熒中至一穿紅伺者呼盧之名而聽其所罵之辭皆厲狐言

語盧知狐扮爲神以巨石擊之一闕而散盧女正在室中忽然倒地哀呼莫輟母與嫂急扶起而視之遍體青紫舉家胆戰心慄守至天曙恰值縣尹傳衆紳士議事盧亦與焉公議畢獨指盧而問之曰年兄氣色昏迷得無有異事在心耶盧悉陳顛末公僞怒曰凡人奚可與仙爭拗且仙以喪子而娶女可謂理正情順惟汝女跌傷未愈一二日不能成禮奈何汝歸先將上樓

咫聞錄

卷二 治狐

三

整潔卽安人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酒醴以供奉之俟女傷痊擇期成禮爲是臨別又以日授意曰汝勿憂我非刻舟求劍者盧歸卽遵諭恭敬位置精潔具獻狐樂不可支公於是夜沐浴齋戒次早閉門辦案不令人知至晚傳集衆役親赴西鄉捕盜行至城隍廟降輿入拜取懷中牒文焚之出諭衆役日出北門去道過盧宅敲門直進盧迎之入公問曰汝供仙之樓安在盧引

登之公手指狐位怒呵曰妖狐敢在此作祟耶將牌位取擲樓下命用稽草包似人形而杖之杖下三十草人忽跳起作欲逃之狀公以手加額曰仰賴神威執狐至此命衆隸用亂板擊之不多時草漬而木爛矣焚之有燒毛臭味焉公復詣廟謝神巨聲請曰還乞神恩於三月內將狐黨盡行逐去使闔境安堵官民獲占神庀矣祝畢返署至夜滿城狐狸鳴鳴四起有哭黑胡

咫聞錄

卷二 治狐

三

同者有罵盧貢生者通無有敢怨及大令者凡令所涉之處而哭聲頓息三日後寂然無聲九姑雖不害人究屬狐類諒亦在驅逐之中不知所往而盧女無恙焉盧貢生頂香詣謝闔縣紳耆不約而至者無算公笑曰吾非王道士何以能捉妖不過本之以誠誠則有靈邪不勝正耳均皆待之以禮而汶上縣治至今無狐猶頌大令之德也同時鉅野縣令姓尉名柱者聞汶上

逐狐之事心羨慕焉訪知境內距城五十里之太平集有狐作祟尉公亦齋沐牒於城隍復出告示遣役齊至彼處張掛役乘月色而往行至中途足疲憩息于白楊樹下戲罵曰何物妖狐作祟為害累他親爹半夜三更奔走數十里樹上有人答曰官頭休破口有話好好講我輩亦非不知情理者言罷從樹上擲下一物拾視之乃紅紙包啟得元絲銀三定役納之歸由是太

咫聞錄

卷二 治狐

三

平集之狐亦斂跡矣乾隆年間浙之寧郡有某姓者家有狐妖其媳似病非病形日委頓病者知命不能保將夢中少年纏繞情景一一訴知于夫乃邀壯而有臂力者夜必三四人秉燭坐守狐之來也先有陰風襲之即倦力士即起拔劍而舞狐亦畏之一夕坐守者皆餓至火缸取粥而飲啟罐視之粥似宿已三朝面起黃化臭惡難聞而缸中之火

猶紅衆皆喧罵有憑空而碰傷其額者有在牀臥而翻跌于地者有坐玩易經使狐之不敢近者誰知對面亦翻書頁不見其人攪擾異常其翁延道士作法化符時符飛去適燒其鬚而道士變爲太監矣翁乃控城隍並控於縣時有邑令錢名維喬字竹初者收其呈而齋戒三日親詣城隍行香焚牒月餘天師府中行來一文啟視之卽某家控狐作祟事文內乃城隍牒附有

咫聞錄

卷二 治狐

三

硃符二道鐵牌符一面錢邑令卽傳某翁來示以文給以符與鍍牌命貼符於前後門埋鍍牌于病婦之房夜卽安寢人亦復元而狐不知何往也咸訝事之奇後翁到江西拜謁天師問之曰此狐勢大非郡邑城隍所能制也故城隍牒之於余又問城隍之文從何來曰府之後園有一池文來則浮水面早晚必往池覘之有文則查是何妖應何法制則發符以治之若查非妖

乃真有病則不發符僅移城隍不移郡邑也

野史氏曰陰陽雖隔其理 通陽可以理陰陰

亦可以理陽狐之秉天地之氣而生也本屬陽

間之物而其性屬陰故出沒無常變幻不測神

之不加以誅也因其尚未蹈殺身之罪耳然爲

害於民咨嗟閭巷官應驅之而不識其巢穴自

宜牒之城隍併力而驅則狐無所遁匿矣而城

隍之所以能隨官而動者亦出官之公正爲懷

咫聞錄

卷二 治狐

三

是以捷如影響傳曰苟有明信齊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凡事必由於至誠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醉封翁

醉封翁年逾六旬性耽于酒恕以待人嚴以教子有子三人長已肄業庶常次與三同登賢書公車北上封翁心愈樂而飲愈豪矣時屆麥秋家止一僕老且病翁親赴山莊收穫焉先時有

一丐者名允兒不知何處人也年約十五六而與翁同姓允兒悉隨致丐之由翁以事試之誠實殷勤喜而留為驅使日久信用凡置辦衣履以及赴山莊飲食之役皆憑允兒一日者翁與四五鄰翁聚飲于垂楊之下具入醉鄉適有拾麥婦女行過其前翁指一女曰此女大有福相一翁曰此即某翁令媛尚未議婚翁醉曰我兩家聯姻何如某翁變色曰三位公子俱已婚娶

咫聞錄 卷二 醉封翁

我門第雖不敵公豈肯以女作公子妾耶封翁自知失言笑答曰非也我因三子俱將出仕理家無人允兒是我同宗嗣為第四子矣某翁曰公果繼之為子我即妻之以女傍一翁曰我執男斧又一翁曰我作女柯正在吐議間允捧箇提壺而至眾鼓掌曰新增來矣速拜岳翁岳翁云須先定父子名分再言婚媾毋貽後悔令人議論也眾曰此言是矣眾遂立扯允跪於封翁

前翁曰今而後我繼爾為四子聘某翁女為爾妻待爾同親生一般並無屬毛離裏之分允即首謝眾又扯允行求媒謝婚禮奉酒而拜拜又奉酒觀者如堵飲至夕陽已晚盡皆倒掛接羅而歸次日向午封翁因酒在牀兩媒至呼曰猶未起也寧以昨日之事猶有變卦故懶於牀耳翁聞聲亟出曰子寧不知我諾如季布乎況偶然遇之卒成大事此天緣也急整衣冠向媒拜

咫聞錄 卷二 醉封翁

謝擇口備禮行聘而某翁因醉中已與允兒有翁婿之稱人所共聞遂受聘焉旬餘收穫事畢允隨翁歸是日翁三子俱自都還翁悉言允事三子喜曰有弟可代親勞得遂兒等迎養之願矣友愛如同胞焉次年為之完娶對年即生一子天姿聰敏隨伯父任所讀書科第連登扶搖直上政蹟文章膾炙人口仕為名宦沒祠鄉賢宗族戚友亦無議論犁牛之子驥且角者當其

始也允不過藉此以餬口故矢勤天慎初未嘗計及終身之託卽侍遊供宴亦不過視爲敘集者友調笑以樂暮年孰料假以成真賤以子貴世之論其事者以爲允之誠謹之報吾爲允之子不貴後必有議醉翁之以賤亂貴議某翁之以貴適賤者收僕爲子嫁女與僕此人之難能之事而二翁能之是天之顯貴於允之子者正所以彰二翁之善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咫聞錄

卷二 醉翁

天

其斯之謂歟

孚老人

余聞諸友曰陝西樓觀台相傳卽老子騎青牛停騎駐足處也山川秀麗觀閣崇重道士往來不計其數有一道人李老者不言何處人聽其言語似北方音亦不言年歲時有年九旬者幼時卽見其身穿大袖布衲頭戴草帽夏暑冬寒皆赤足而行亦不更衣咸稱爲赤脚李半仙其

所談多明末 國初時事凡天下之名山勝跡各省之要隘巖區以及五方之民情士俗歷歷指陳纖悉無遺問之如親履焉時或來省必寓於紅布街武帝廟夜無牀被惟有磚槽上打坐而已日遊街市有向人討而食者有因人讓而食者亦有人讓而不食者或數日不食或一食而兼數人之餐舖中見其異向占一口之子母時多應驗與之以錢則納諸中不與亦不懷索

咫聞錄

卷二 李老人

天

酬省垣之官紳士庶亦多往還交無貴賤不解禮儀侃侃而談語多奇合問以休咎則不答或亦有時自言之偶爾以財自娛而旋即散去不稍靳焉其行徑奇特不可勝言僅述目覩五事以誌其異

一陝省西門外有太白行宮規模極爲宏闊照壁在大街正中致道路窄隘兩車相遇不能讓轍而行街道梗塞民怨咨嗟且問有覆車傷人

之事老人陳干當道願自募鳩工移照壁於街
北時有競言風水者阻之老人亟請曰大人以
愛民為心幸無以術士之妄言而息便民之美
舉縱有不利道士願當其咎當道憐其誠而允
其請自閏工後一夜所修捷於日間百倍不日
而工竣矣人皆不解其故或謂老人乃公輸子
之流亞歟至今往來此街者車聲粼粼莫不誦
老人之德也

咫聞錄

卷二 李老人

三

一幕府某翁年將六旬患兩脇飽脹四肢羸弱
之症百醫無功聞牛仙名延之醫坐於坑悉陳
病狀老人曰我不知醫聞之古人云氣愈行而
愈暢力愈用而二增翁之病由於氣不行與力
不用耳因將一大指點宜於坑棹上全體空懸
雖榻數寸而盤膝如故曰若能如此病自愈矣
某翁驚曰憊甚矣焉能為之老人曰倘有易者
遂立身庭中謂之曰汝見戲臺土裝霸王乎始

出場時以左手扯右袍袖而右手盡力一揮右
足盡力一踢復以右手扯袍袖亦如之早晚行
之勿懈久則氣暢而力增矣翁如其教初則勉
強而行似覺力乏繼則不知不覺後竟壯健如
少年心感之願執弟子之禮

一候補某由議敘分發關中者上無門第之交
下鮮孔方之助移居陋巷而聞見多疎典盡衣
篋而饗殮無措四處張羅一無布置情急倉皇

咫聞錄

卷二 李老人

三

老人偶遇於街頭審視良久踵至其寓問其姓
名官職及現歷境況為之別尋公館博置衣裳
僕從車馬食用器具無不周備又為之延譽營
謀無路不通有求必遂且賢能之譽普編西安
徼老人之力不至此而老人者始則無日不至
繼而數日一來久之絕跡某數謁之而終不遇
若逆知而預避者及人問之老人曰我欠前生
債今還矣某又何必再欠我債耶請煩寄語請

其公自爲努力功名自圖進取爲善

一江蘇某公道經長安遇老人笑言問答情如舊雨一日老人忽謂公曰子氣色不佳急宜歸去且須兼程而返尙可無悞耳臨別又贈一囊曰約計行至江北應遇親人囊可開看公果於廣陵見次子始知太夫人大病啟囊視之醫者姓名住址俱載囊中一面遣子迎醫一面駕輕而返太夫人已昏迷數次矣公寸心如呼天

咫聞錄

卷二

李老人

三

愴地幸而子偕醫來衆視之卽舉城所稱催命鬼者男婦均以爲不可公深信老人之言命醫之藥三進而太夫人兩目張矣熟視公曰兒果來也我在昏迷之中見一赤足大仙謂我曰汝子孝且賢增汝壽一紀可歸爾我病愈矣公感激涕零望西跪拜而謝

一公子某才木中人而性喜談道與老人頗親近焉一日耆老人請至齋曰一人在此用功置

一書於案頭公子覽之至云但得此心無障礙何須世外覓蓬萊之句老人曰但得此二語足矣遂納書於袖令僮移榻於天井東牆下公子日今日夏至天氣炎歊稍遲日光移照奈何老人曰我正惟恐天氣不熱日不照耳面西盤膝而坐自辰至酉依然垂目撫其首如冰之冷搖其身如巨樹生根忽下榻曰我去矣兩厭物又將來也公子正挽留之果有二友皆老人素所

咫聞錄

卷二

李老人

三

厭惡者批公子手而行將出門日明日絕早汝到我廟中一敘何如公子曰我非父命不敢出署也次日竟不獲往命司閤者覆之老人曰此定數也有緣再會可耳此夜坐化于石洞之中公子聞之惋惜數日四方得信而至者以萬計當道亦過而奠醊且大興功德焉後數年有差官自蜀回者據云在棧道過老人見面貌衣冠依然如舊惟行走甚速追之不及未得與言亦

不知然乎否也

雷彩霞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督師征勅有州牧劉公北直人也專辦糧台攜僕雷彩霞者年未二十貌如張子房而勇如穎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者大帥命其子沿途督催軍糧令劉公隨往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從行至荒山霞縱馬先登遙見裸賊數十騎擁塵突至飛

咫聞錄

卷二 雷彩霞

三

矢拂霞揮袖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即其矢迅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駢駭反奔又抽箭矢再發斃一騎餘皆遁官軍見者無不驚異軍精行李得安抵營公子觀其勇而愛其美重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質竟為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舊主零落沙場心何忍焉若能代主敘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我願留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敘敘劉

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薦劉晉銜返署公子詠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木蘭是女無人識子是男兒螺袋勻我受一言安爾主也應踐約續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掣佩刀直入公子營責曰爾乃將門之子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縮頭戰慄賴我奮衛險途迄於安吉所以為公子者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好龍陽君之流與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

咫聞錄

卷二 雷彩霞

三

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山中裸矣兩旁觀者如堵無有一人敢與之櫻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控馬以待遂馳出營向眾告別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後復遣赴劉處詢之亦未見其返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之為賤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愛即忘其身或藉此以成功名或恃寵而驕於世或

圖財以輝其身今霞之守節不阿不顧華胄之子不憚鈇鉞之加衛主以成名操刀以示義舒氣隱身莫蹤其跡是與崑崙之盜紅綃使郭令公默而不言者同焉

葛清天

蘇州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鞠案出奇辨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千二百枚進城構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

咫聞錄

卷二 葛清天

三六

筐寘于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戚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爲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飭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卽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闕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于官懸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訊某廁條石以致闔郡喧傳爲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

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朴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痴子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

咫聞錄

卷二 葛清天

三七

許人來今吾于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躡緝戈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舖內柳斗相若逕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于官葛公訊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舖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于

民也卽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蔴問曰兩家誰賣芝蔴雜貨舖曰小人舖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爲葛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臥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寔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于水火之

忠聞錄

卷二 葛青天

三

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于聽訟者能于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能則旁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爲善于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二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雷擊蜈蚣

嘉慶壬戌秋祭愍忠寺其陪祭漢大臣劉名墉

號石菴彭名元瑞號雲楯紀名昀號曉嵐三人先至寺候主祭王大臣及陪祭滿大臣到而開祭未幾墨雲蔽天轟雷震地駭電繞棟傾雨盈階曉嵐曰吾二人中寧有一人應際雷劫乎此時大雨阻道轆車難行王大臣自亦有待余腹已枵矣家居最近者雲楯先生耳當命价過宅令烹羹作餐以養朝食可也禹楯曰吾心亦作如是想也三人脫帽露頂退居寔室候食至而

忠聞錄

卷二 雷擊蜈蚣

三

飲忽見曉嵐珊瑚頂上有寸許蜈蚣一條倚頂不動呼僕驅之僕持冠至簷指彈而去雷卽擊來各俱驚立僕隨仆地而蜈蚣忽變身長五尺有奇寬三寸許矣雷聲卽止雨氣立收紅日當天逾時僕乃甦而蜈蚣死矣吁蜈之爲怪也久矣其化小而依于一品之頂者欲避劫也第劫不可逃仍然擊斃縱知官至六卿乃天降之宿非偶焉而生也

廣信府署

廣信府署所稱三大王者蛇也大與二相傳謂已化龍而去其三者猶潛于署不常見見則官必升擢人必發財署之東西角門封閉不開開有奇異以為兩門乃蛇眼也署後有小廟即供三大王之位朔望行香歲時薦牲牲之外多陳雞卵卵為蛇所喜也前有太守不信舊語閉中門而開角門地即震動屋搖牆傾乃循其舊而

咫聞錄

卷一

廣信府署

四

復閉之後有京選新任顧太守先遣家奴至廣葺署整衙宿于門房夜聞響聲不絕如殿中打靜鞭者次早問于役曰此三大王也告以故遂沾香燭楮錠焚而跪禱次晚寂然無聲迨官抵任奴亦稟知顧詣行香祝曰芘蔭郡署全在大王今聞王之名願見王之形乞賜一見以開鄙眼命即備雞卵三百分作三盤供于神前信香明燭晝夜不絕守至五更人皆倦臥官乃晨起

至廟而觀卵已盡矣回步出廟見一蛇身大如斗過身鱗甲從樹林迴繞而上聽林杪之聲見水葉之落恍如急雨欲來大風先至今人站立不穩顧即驚仆家奴扶之而歸薑湯灌之而蘇旋即丁憂顧曰人言之誕也吾望升官而求見今見而喪親是怪雖不害人究為不祥之物後顧服闋升至廣西廉使而止蓋是蛇之得見亦由顧之爵位不小耳他官之無心而見者蛇已

咫聞錄

卷二

廣信府署

四

知其升期將至今顧之見乃應其求而露形當時固難以此而能法吉祥之兆矣

咫聞錄卷三目次

柝擊狐

郭介

蚌中珠佛

狀元姚萊

高成

王解官

風捲經旛

咫聞錄

卷三目次

大骷髏

某觀察

雷擊回心

崔曉秋

木匠魔咒

蝮蛇

瞿鋒式

佛從土出

某公子

鄧姓

狗報恩

吳洪

漏網夫人

冷先生

蔡十

梁登祥

咫聞錄

卷三目次

鄉場事五條

小孤山

咫聞錄卷三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柝擊狐

黃容小字邦懷充鎮沙溝營之邏卒也弓馬生
疎守將屢欲擯斥而憐其老令重門擊柝焉一
夕直宿城上殘月在樹朝暎漸出遙見城半懸
一白狐四足憑空首向東方張口吞吐日影以
柝擊之應手而墜後數年忽有人踵門告黃曰

咫聞錄

卷三 柝擊狐

君非黃邦懷乎曰然揖之曰予姓蔣訪數日矣
寒家不遠請移玉趾有事相求君其勿辭黃曰
何事曰此處不便徑告到舍自知然此事非君
不能也黃以籍名行伍未敢擅離蔣同請於營
守限三日回焉許之行至中途黃心思究係何
事能與不能我自知之不可以難事而枉行之
固請曰有事不妨明告蔣曰予嶧山人只有弱
女恍恍惚惚為怪所迷怪畏君名請為我一驅

逐之黃辭以平素不諳驅怪術然既行矣姑試
之忽憶彼家妖怪卽是前擊城半懸狐平悔應
蔣命惴惴然猶慮狐報恨而受辱也先是蔣女
在室夜有美男子相與寢處驚懼不敢語人久
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父母訝之女知病深生
而不告其故死而誰知其情乃以狐告父母為
之百計厭勝終莫能效女謂狐曰家有符咒爾
將去矣狐口我自公子也世俗勅勒傳訛已久

咫聞錄

卷三 柝擊狐

何物巫師敢能制我所畏者獨黃邦懷耳女
問黃何如人狐言不過六十餘歲在營更柝最
為利害前年幾為所獲女父聞之遂親具幣請
黃至家設醴盛饌禮貌甚恭潛以情告黃漫應
之詢用何物一無所需時方夜半以女處幃幙
中令羣姬守之黃橫寢門而坐焉俄聞門外如
風吹墮木葉聲卽有少年至驚問曰爾何人也
遽集於此黃厲聲曰予乃黃邦懷也少年聞之

破極而奔乃以柝用力擊之嚙嗥而遁怪遂絕越宿黃告別蔣苦相留黃以營令不可誤限蔣乃厚贈以歸

郭介

桂林萬生入山採藥見死蛤蚧長二尺許心甚惻然用藥鏟破土瘞之夜夢一人黃衣短褐綠襖黑裙踵門告曰予郭介也誤行山穴為蛇所吸蒙君掩之毒消病去今已得生然尚有難明

咫聞錄

卷三 郭介

三

口有人攜竹楹謁君者籃中物即予也倘能再救恩澤無窮矣醒而異之翌午果有同胞徐生來訪攜一竹籃萬問之徐曰適行山中忽見古木竅間有兩蛤蚧思廐中馬病正須此物喜而捕之得其雄者將為藥醫馬也萬曰舍之徐不允遂詳述夢中之托徐異其言而放焉後萬閒步山林忽出一蛇昂首閃舌飛越過來萬情急欲思避於巖隙中已無及矣見一小蛇跳起立

於蛇首大蛇俯首不動萬往視乃蛤蚧也蛇已死之想即是勸救之蛤蚧今來報德也

蚌中珠佛

江南巢縣巢湖乾隆乙未仲夏大旱水忽涸徹舟楫需牛一夜月明漁子俯見船頭習習生風水深尺許若有物呼吸者遂揚帆行任其所之天曉已行百餘里風止水竭見一巨蚌大如盤孟頗有光彩異而剖之中有珠佛一座眉目身

咫聞錄

卷三 蚌中珠佛

四

體纖毫畢具至夜輒有光芒攜至珠寶肆中寄賣時西洋人貢使臣見而悅之願以三萬銀易漁子希增高價遲之又久詣使臣所問售使臣曰前此沽我加一倍則可今不值一錢也漁子驚問曰子何前貴而後賤也曰前珠雖妙尚須栽培以藥養之尚有長分今已死矣不過一雕刻之物供人玩好耳漁子重至珍寶肆中售錢五百焉

狀元姚萊

姚萊浙江慈溪人明時狀元幼即靈慧九歲時其父負債纍纍至臘底債主帶食枕臥索者甚多嘆囔兇鬧萊向父取錢四百枚父曰子欲錢何萊曰償債父曰吾負債數千金汝豈能以四百錢子此大債汝年少何知無非欲錢售玩物耳不許萊又向母索之母向父曰即與錢四百任他何用父與之萊到戲子家對小花面曰我

咫聞錄

卷三 狀元姚萊

五

與錢四百至夜潛到吾家扮演魁星我在樓讀書爾站在我座後三宵而已小花面許之當晚萊在樓上讀書至三更而止次晚又讀內有一索債人曰是子年少勤於攻書異日必發上樓窺之見一魁星站後若人下樓即向各債主曰公等請回其所欠銀皆我一人代償過元宵後當邀諸公至此照券完楚眾皆散如期某一一為其代楚萊父拜謝某曰令郎與我作婿吾當

延師教之萊父曰爾肯以女兒為婦實為萬幸擇日納徵畢接萊過家聘師教讀後點狀元回萊曰我微時承小花面裝扮魁星伺候三宵得債主成就功名須先往拜小花面出門攬輿跪曰小的實因家貧故騙錢度歲未曾扮演過來求開恩萊方知昔日之魁星乃真魁星也夫天生達人必有異才以四百錢而開發巨債以小子而哄動長老此真狀元才也

咫聞錄

卷三 高成

六

高成

關東有高成者父安和由科目選授江西吉水縣令廉潔自持頗有政聲數年病沒官囊蕭索成隨父任貧不能歸僑寓旅店時當夏令溽暑炎燄一夕皎月映戶與友坐街納涼忽見一皇衣人由遠而近行走甚速成心疑為鬼急站起大喝一聲其人趨避不及悞竄入成衣底似在衣中左右衝突忽聞裂帛一聲但見濃煙一縷

緣領而出取衣視之自背面以至足下線縫裂斷層層皆然急為紉綴針不能入竟成廢衣同作成謂不祥成驚懼久之無他異其叔南池為予言

王解官

廣東仕宦自丞牧以下均有餉差惟滇省最遠山川危險往返萬有餘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間有薩務大使姓王者領餉到滇行至雲南平彝

咫聞錄

卷三 王解官

七

縣境山巒高峻林木葱蘢忽一陣狂風輿夫棄官而遁王在輿中恍惚不知所為仰首見一黃虎怒目張牙徐步而來至輿四面以鼻嗅之王已膽落寂然無聲虎即搖尾大吼而去山鳴谷應百獸震恐移時輿夫復至羣訝曰官雖無恙而魂膽已裂矣亟負至解用湯灌之始甦日青蓮所詠劍閣之險亦不過如是耶由是恍惚如病聞響即驚驚則遍身汗出色藍如靛醫云其

膽已破汁隨毛孔而出非藥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

風捲經幡

大寺有僧如空者似有道行嘗與民家作緣會徒眾盡行齋戒一日有行脚僧名心印至寺自云能誦諸經時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為法事遂於廳中懸佛像設供具門外建立高幡一竿廡長二丈餘示人以齋戒誦經之區可使不潔

咫聞錄

卷三 風捲經幡

八

者迴避將至日晡陡起大風截其竿而幡如紙鳶飄去直騰雲中天矯如游龍約二時許倏然西下踪之得於三十里外大路旁鋪於田是夜即夢徐父云我在冥中受苦爾等誦經必延高僧胡為以玩禿入理清淨道場也今以不潔致天風示警亟請無慚於空門者延令再誦孔雀明王佛經方得超冤脫孽并多化楮幣以數冥用言畢夢醒徐如其言另招僧禮誦焉予於傳

異記見崔元徽遇數美人自謂李氏桃氏或曰每苦惡風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作一朱幡圖日月五星則免崔從之二月朔日暴風拔木而苑中桃李無恙是幡可禦風胡爲反遭風劫蓋誦經之期乃二月朔日幡上所圖又非日月五星風姨視爲詫異而誦經之僧又非李氏可比故折竿裂幡焉未知然否引之以博一笑

大骷髏

咫聞錄

卷三

大骷髏

九

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於山川非建衙署卽多寺觀到處皆然黔之水西先置總兵後設副將嗣因承平日久地非緊要改設遊擊舊有都閫廢署買與民間某以五百金易之鳩工改葺煥然一新惟大堂中有石廣二丈許四圍俱方土工起石將施版築下有骷髏大如車輪工見之愕然竦然某亦爲之改免遽命仍以石掩之不復居住轉售焉說者謂防風時之骨與或異獸

之首與抑土龍之老則解骨與俱未可知誌之以俟博物君子

某觀察

賭博之道其間不一有鬪牌估標者有擲色開寶者鬪牌估標定有成數其輸贏也少擲色開寶任人施注其輸贏也大入其場者奸盜詐僞居多卽其人本中正一入此場卽變爲狡猾昔有父爲尙書子援例觀察者在部候選家本素

咫聞錄

卷三

某觀察

十

豪寓中無事日與賓朋賭釀消遣所愛者惟有開寶日在私室裝成寶匣令親信小子來福捧出安置客廳凡上前後左右或金或銀任人臆度下注未開以前如出場士子候榜無不欣欣得意既開以後有譏其落想平常有悔不與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而觀察本不以銀錢爲重輕專以鬧熱爲開懷有張姓者常出人其門賓主極稱相得一日見

福攜匣出來急取金釧倩福開視知其情隨將銀二千金二百獨門孤注眾見其平日膽怯畏輸下注謹慎茲何膽大若此必有所見而然也各如其門買之開之果中管事人白觀察日以閒悶而消遣張某竟起吞心致隨同附和情殊可惡觀察令照數賠償給公等銀票令各赴舖自取局竣約費二十餘萬觀察曰諸公請進書房一敘衷曲行至一處高軒廠亮讓次坐定觀

咫聞錄

卷三

某觀察

十一

察色莊厲聲曰我與諸公相聚有年今日之局必是來福攜匣洩漏機關命僕捷之來福泣告其故觀察云張某在吾家往來數年每年給渠千餘金情分不為不厚我閒時聚局不過取樂何以財物陷人不義使我耗費多金交游之誼請從此絕即命家人叱逐張姓而來福給伊父母領回觀察亦由此斷賭焉

雷擊回心

吾家左鄰彭三者幼失父教橫行鄉曲無惡不作役母若婢母以溺愛隱忍不言雖未遭鞭撻然一種嬌慣肆行之態難以言狀一日彭自外來午炊未熟大詈其母忽黑雲疊起電光燭戶霹靂一聲彭即長跪母前誓以改過自新求母救之母乃焚香願求神赦倏忽天霽彭延僧至舍誦經懺悔先跪家堂神前次至城隍各廟誓祝從此事母至孝力行善事前後如出兩人予

咫聞錄

卷三

雷擊回心

十一

親見其事

崔曉秋

江西廩生崔曉秋久困棘闈按例輸納鹽曹來粵嘉慶壬申年改補陸豐河田巡檢甫入境吏役來迎見一頂戴白石者袍飾甚華赤足扶輿而行民間見一輿坐兩官面目衣裳皆同眾皆驚異到任公座職事人役見有兩官並坐所諭言語俱出一口觀者如堵而崔不知也咸相告

崔驚懼蒞任後不理民事漸漸成疾久則臥床
褥不起醫者不知何病廷道士祈禳稍愈後吐
血而沒夫一人而有兩人之形何也魂也魄也
始則魂雖出而猶附於魄故人見其言貌相同
行坐亦同已知其不久在人世矣迨至魂遠於
魄則沒矣豈另有鬼作祟乎故醫生道士均不
能治之也

木匠厲咒

咫聞錄

卷三

崔曉秋

三

周端如籍隸黔中其家大門年久朽敗延匠重
修周刻薄待匠錙銖較量匠有算法合其意用
好筭不合其意用惡筭匠恨周之刻將朱漆竹
箸數十枝遍插土土以土掩之蓋欲其速敗得
快意也方欲咒時忽仰首見主人在前觀視匠
不得已大聲咒曰一進門樓第一家旗杆林立
喜如麻人間富貴榮華老桂子蘭孫着意誇嗣
以後門壞爛周復延此匠修治匠思前此幾為

看破先為厲魅遂刻木人一木馬一碎米一撮
置於門限之內周於臆懼見之急出問訊匠為
禹步截指看見主人遂嚙水而咒曰叱咄赫赫
陽陽日出東方公子封翁米粟盈倉輿僕畢至
騾馬成行自求多福雲集千祥急急如律令勅
百餘年來竟如匠祝諺曰人有千筭不如天筭
正此謂也

喃蛇

咫聞錄

卷三

崔曉秋

四

廣西多喃蛇必以至大者獻之於官有某縣官
到任民獻喃蛇官見而懼之令昇去而民求收
官責之民曰此蛇本小閱數日又以大者來獻
官見之更怯曰吾非嫌蛇小而責也責其不可
以蛇獻也今不順吾意不識吾音爾等當傳諭
知之又藤縣雍頭者過村見酒肆飲之大醉倒
睡樹下適喃蛇遊至見而吞諸腹雍頭者覺週
身包裹漸漸緊切目不能開亟取肚囊中雍刀

向前開割裂腹而出蛇已死而皆人之頭面手足皮已脫矣採藥治之雖愈而皮皺書如湯火傷痕至今仍以薙頭為業又宣化縣河漲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頭有角成以為龍喧聚萬人設法打撈而起乃蝮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撐其口蛇已死剝皮剖腹牛身已化半矣悉以友說故合而載之

瞿鋒式

咫聞錄

卷三

瞿鋒式

十五

瞿鋒式瀟灑豪俠弱冠補弟子員寓京師前門外少年老成時人目之遠大之器也偶至真武觀前見術人與之占演談斷甚奇心羨之立於案頭術人曰觀子之貌某年當入泮某年當食餼某年秋聞得而復失數當准貢某年某月某時牆倒壓斃予為異人傳授深得柳庄妙訣毫釐不爽子其志之後鋒式食餼准貢年月悉皆脗合一日信步復至真武觀前牆下追念前事

凜然大懼見一少婦攜幼子哭泣前來行色倉皇鋒式追問其故少婦曰吾家甚貧吾夫病沒不能市棺行將相從於地下欲攜幼子赴水而死鋒式止之遂將膏火銀五兩與之忽見牆外有物如毬光怪陸離滾滾而出急趨避之纔舉足數武精忽倒於身側幾為所壓回首見前術人在旁笑曰異哉子乎陰隲紋滿面且延壽矣後以明經老而壽至九十餘古人云有心為善

咫聞錄

卷三

瞿鋒式

十六

便非真善今鋒式見其母子哀泣情形即起惻隱之心與銀五兩非有市恩沽名之意乃真善也故免其牆壓之罪而且延其壽則知天之報善罰惡分毫不爽人可不自相勸戒乎

佛從土出

徽州上厚而鬆有一游僧至新嶺涼亭棲足三宵忽揚言見嶺上放光當有異事越日果見金佛從土而出先透頂次露面三日全身自現僧

以爲活佛降世日夜誦經勸人施捨落成殿宇
嘖嘖愚民聚衆數萬衆見佛像自土中漸漸而
出真佛欲棲此土也僧又雕木如意簪數千枝
凡有善心施捨者投之以銀卽拔簪而與之曰
帶之可以延壽不二十日而獲捨金萬餘僧捲
之而走後查知是僧在破寺中偷取一座木佛
像在新嶺旁挖坑先以黃豆數斗墊底裝木佛
於上用土埋之早夜以水灌之豆漲土鬆聳佛

咫聞錄

卷三

佛從土出

七

而上裂土而出豆漲透而佛身全現民見佛能
從土中自出並不假手於人雖至靈之人亦以
爲奇初不知佛下有黃豆也是僧之巧可稱絕
世若此可作騙子手矣

某公子

某尙書公子生而穎悟倜儻不凡日以僕從游
狎爲事尙書屢次訓戒不悛一日有王舉人春
闈落第散步街前見公子鮮衣怒馬騶從如雲

擁簇過去目逆送之曰國器也問諸塗人始知
爲某公子次日卽持刺投謁闈人拒之時尙書
自朝退食回見之詢知落第舉人意其缺乏盤
費欲我飲助耳命邀見之詢其來意舉人對以
某兒公子聰明俊傑偉貌超羣日作閒遊不讀
書殊可惜耳尙書曰此子嬌橫吾屢教訓其奈
不聽何舉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如荷不棄寒
微某學毛遂之自薦可爲公子師否尙書曰善

咫聞錄

卷三

某公子

六

卽延至書房喚公子出諭之曰自今以往惟師
命是聽遂將公子與師同處一室舉人並不談
及詩書如有弓矢卽以技射教之如有管籥卽
以音律教之隨其所欲卽引今證古而開導之
雖事近嬉戲而智識日開所謂循循然善誘人
也一日公子忽曰古人有書何不讀之舉人曰
孺子可教也子欲讀書必須變化氣質方可卽
白尙書重拜爲師尙書喜甚舉人卽以師長自

居不安言不苟笑昇以周易使之熟誦識緯術
數盡測其蘊不半年而學成舉人復白尚書曰
公子學業已成某不能為之師矣請從此辭尚
書挽留不得翩然而去後聞公子以廕生補官
出為監司屢至軍前著立奇功為大帥焉予幼
時聞人言尚書失其姓即以某公子言之舉人
失其名即以王舉人言之

鄧姓

咫聞錄

卷三 鄧姓

九

予幼時又聞人言某公子為大帥時凡有異客
供給甚繁視其才藝分為三等聽其去留門下
食客千餘帳前參謀軍務有孟嘗君之名一日
有鄧姓占課如神欲往投軍行至半途時將暮
投宿旅店見先有客在焉鄧袖占知客牀前土
牆應仆遂勸客他徙客哂曰不妨此牆寅時因
風雨而傾然向外不向內也鄧以為若人之學
寧勝於我耶任之以待其驗果至將曙雷雨大

作牆果外仆鄧始駭然驚詢其所從來客曰適
自某公子軍營來鄧曰汝有靈術何復行之客
曰勝於予術者甚多如予輩不啻千百在彼矣
不八等第徒然哺啜不如歸里矣鄧聞之爽然
若失晨與同客而返

狗報恩

咫聞錄

卷三 狗報恩

十

某商家養一狗兇惡異常見衣冠齊整者進之
視而不吠衣衫襤褸者進之非惟吠必咬之至
晚猶繫以故友欲往探必整其衣冠而若商自
得此犬從未失竊一夕竊從後院踰牆而進是
犬領眾犬將賊圍住隨吠咬勢甚兇勇無可
躲避見有一高桶在院賊即覆轉藏躲桶中計
俟犬散可逃誰知犬皆守住不能脫身次早主
人見狗圍桶究屬何意啟之乃一人也賊以實
告哀求釋放主人意未失賊而釋之後是犬豢
已多年毛落殘至更深大對主語曰前生我貧

難度活承養我年餘心起不良欲圖汝銀以致
逐出復以此爲恨在外辱罵冥府罰我在汝家
作狗今過已消矣當辭去次日狗斃主人念其
守夜甚勤而埋之

吳洪

德興吳洪魁梧奇偉性好張矢挾彈凡禽之捷
飛獸之奔逸一發卽中一日晚間忽然遍身發
腫咽喉噎隔譫語喃喃室中拋磚擲石敲戶擊

咫聞錄

卷三

三

屏如是者數夕適街西有徐道士演茅山法延
之至舍設壇誦經作法左顧右盼取木牌拍桌
連響三聲見一蓬頭鬼蹣跚而來道士將鬼用
手一提裝入紙瓶攜至屋後埋之而去從此至
丙安寧數月一日午間洪又見前蓬頭鬼引千
百禽獸喧呼討命擾攘更盛於前家人仍延徐
道士驅逐之道士曰是皆冤孽所致不可救治
矣宛訓謝去洪形體日削瘦怯骨立竟至不起

咫聞錄 卷三

夫洪之學矢也初未嘗期於獲禽不過借禽以
爲宰的迨其後工成而技精射禽而供腹遂至
殺生害物禍不旋踵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西
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西人惟恐傷人故術不
可不慎也

漏網夫人

瓊州田姓有女及笄忽見女腹碩如有孕父母
疑女有私通事嚴加追詰且日夜詬譎惟恐醜

咫聞錄

卷三

三

聲外揚壻家知之逼其自盡女以未嘗失節不
甘自戕欲俟分娩視何妖孽可辨已之貞而解
親之疑也如是數月壻家詎吉欲娶矣田見女
如此計無所出怒謂女曰今日卽汝畢命之期
也死亦由汝不死亦由汝我將殺汝矣置佩刀
於地盛氣而出並誚其妻妻愛女割雞爲黍令
其食盡然後死之正在蒸雞女臥牀始淚已之
死在冤枉繼而恍惚睡去聞蒸雞香甚陰中習

七一一

習作瘰有蟲接續出由股而下醒即解視視之見蜈蚣大小數十條女驚呼母指以告之時值田婦妻告其故知女非有汚行始悞女腹碩由蜈蚣今襲雞香出也病可除矣令妻置雞於木桶中女踞其上少間蜈蚣已滿凡三易之蜈蚣盡而女腹消矣田乃喜甚迨奠雁于歸魚水和諧接壻過門戲笑間談及此事壻亦驚甚而指妻為漏網之人也咸呼為漏網夫人

咫聞錄

卷三 漏網夫人

三

冷先生

祁昭淮南人家本素封好置大厦一日坐月下忽有一人持刺來謁上書冷青拜祁訝素昧平生此人不俟傳命昂然徑入中庭祁視客已近鬚髮身偉長鬚飄然出塵祁異之揖而坐曰承君相訪有何見教冷自陳予山左人聞子宅寬廠後有房精緻意欲借居不敢汚穢若承允諾刻日即至祁辭以逼近家堂同宅居住早晚不

便客不答拂然而去祁以客何為粗率乃爾無何覺有車馬喧闐男婦紛紜悟冷先生已攜眷來然不見其形羣相驚疑恐其為害戒家人勿往後宅遂加鑰關斷焉頗覺其靜年餘炊夫取柴嘗見青蛇一條大如柱盤踞柴房大驚即出告於衆羣相喧譁舉械亂擊忽室中有人喚曰勿相擊此非他乃後房冷二翁也適從何來胡醉至此幸我相救否則皮革寸裂矣祁恐獲罪

咫聞錄

卷三 冷先生

三

乃謝過曰庖人無知幾傷尊體既為賓主尚祈原諒祇罷冷忽至日適在東鄰飲酒醉歸姑就柴房暫憩偶爾現形幸得山妻相救再留此恐主人畏懼坐臥不安行將去矣遂不見

蔡十

甘肅寧夏有蔡十者家貧遠遊於黔僑寄鎮寧州偶見市上負薪者以漆木棍作挑細小有力可駕二百餘筋驚訝久之俟其止足停薪細視

棍圓滑光潤俟過門時喚入飲以酒其人將棍
擊鐵門首見棍尖上沾犀牛毛數莖遂以白金
一兩與渠換之蔡卽舞弄良久召薪者以爲合
意思欲加價忽其弟來曰嫂氏猝患痰症急請
去負薪者持棍而回思欲增價次日上山尋取
新柔堅潤之木另作挑棍使合其用乃能增其
價遂往山尋而得之刀鋸治之曰此必合其意
也可圖增價矣次早持棍特來蔡見之歎惜大

咫聞錄

卷三 蔡十

五

笑令其自用不復售矣細問前條棍上有毛之
故對曰我在山中采薪居人以牛犁田見山中
潭內出有大黑牛上岸出門我用木棍擊散遂
有毛在棍頭上揮之不去此後不論重物仔肩
覺輕蔡曰潭在何處可引我去次日負薪者引
蔡卜同行約五十餘里見山峯巖巖秀色參天
多栽黃果此處卽以黃果樹名之下有溪澗五
丈許水聲汨汨屈曲而流溪尾有石橋五洞乃

天然成也登橋下視內外高低相去五六丈溪
水至此直衝而下衝成方池池濶十丈有奇四
圍高五六十尺瀦水成潭遙見對面有亭傍山
倚壁迴峯若城層巒錯出令人慕想無窮詣亭
環視石橋見瀑布二道正練飛灑而橋石瓌瓏
苔生古砌夕陽斜照粉郁斑斕縱有巧畫精工
施采鮮妍未必能繪此四面勝景卽西遊記之
水簾洞未必有如此可愛也靈岫宜生靈物無

咫聞錄

卷三 蔡十

六

怪犀牛居之何以見其有犀牛也偶而霞光五
彩水面騰輝知是犀牛出也近此者時見之蔡
十於峭壁巖巖腰有石洞常產靈芝之處伐薪
結廬於旁愛其清靜坐臥其中日俟犀牛設有
入無出之機關裝易進難退之堅壘總欲得牛
取其皮革以爲至寶服其靈芝得以上昇守逾
三年一日午間蔡十濃睡逾時方醒起視石洞
之芝爲物啖盡遍地牛跡循跡而望入潭而止

望之涕零曰吾居此三年坐亦犀牛也行亦犀
牛也夢亦犀牛也今以半晌之間失其出沒我
無此緣我亦厭立人世矣乃作絕命詩七絕十
首其詩曰曠餐松子飲飛泉靜臥山林志道堅
何日巖前曳牛尾逍遙世外小神仙山腰石洞
淨無泥捨却田園舊侶攜幻想雨塵能不隔依
依巒壑待靈犀九光三秀影離離此物人間信
足奇堪歎我生緣已左箇中消息又違時癡守

咫聞錄

卷三 蔡十

毛

三年失一朝神犀已遠向何招霞光倒影無餘
彩怕聽溪流過石橋蕊蕊佳氣滿煙鬟羈絆癡
人住此間萬里鄉關歸不到妻孥應上望夫山
紫華搖動等閒香潭影澄鮮荇帶長望水亭臺
飛瀑布五更殘月斷人腸黑甜一枕樂南柯鎮
日淹淹着睡魔草木無心人有意最難寬解歷
年多辟寒辟暑歇生涯鳳腦無期遇合乖鹿鶴
連蹤花滿徑空留放蕩此形骸茫茫大地等浮

漚回首斜陽涕泗流欲學十洲三島客長生未
得此生休文犀芝本兩相須往事吁嗟自笑愚
彷彿捨身崖下路珊珊仙骨我生無吟罷縱火
焚其廬投巖而殞土人哀之即葬於山腰石洞
中至今傳為古蹟吁人之愚也莫如蔡十寶之
生也巾於天而寶之得也由於命命不齊而妄
思得寶雖日在目前而終不能得守之而不得
當安之於命而已茲以不得而自殞其身是欲

咫聞錄

卷三 蔡十

毛

昇仙而入於魔境也是亦不足惜之矣

梁登祥

上饒梁登祥賦性樸厚博聞強記乾隆中邑庠
生也一夜方欲誦讀恍惚見門外有黑犬高三
尺怒目而視昂首搖尾似有欲嚙之狀轉瞬不
見急至後園見樹上一蛇倏然從身旁飛過方
驚異間樹旁有一長人高丈餘方巾白鬚曰汝
兩世冤孽數應死我已救此一劫矣明夜犬還

來此汝於清晨沽羊一腔去頭除蹄麵作人首
置于衣服之上汝靜息樓間不可作聲梁如其
效出板穴中窺之至漏滴三鼓果見黑犬入房
至牀將衣啣下破碎麵首大嚼其羊食畢欲出
梁曰孽畜如此兇惡犬舉頭仰視似知有人號
啞跳躍而去次夜又見方巾者來曰汝今世犬
厄已脫不應言語致犬知覺來生尙須相報尙
有一厄晚間又須防之汝用木棍以猪血塗之

咫聞錄

卷三

梁登祥

无

置于牀覆以衾汝當出臥于地梁謹奉戒而行
將半夜起視燈滅頭碰一物星光入室鑽穴而
視見一巨蛇粗如桶雙目如燈吞噬木棍徐徐
而去俄見方巾者出曰子前生口利挾人隱過
均遭殺身之禍一化爲犬一化爲蛇尋仇以報
今難已過矣還當懺悔以消之梁頓首拜謝曰
兩蒙垂救未知何路神道所指示方巾曰汝祖
父有德於予故來相救不必細述久當自知言

訖而隱後城外迎神賽會梁出而觀之入其廟
瞻仰神像服飾容貌悉如所見急市幣楮再拜
叩祝詢之士人曰此處向無神祠乃梁之祖父
創建也嗟乎不有仇何有復不有德何有報德
則未必盡報仇則必有其復與其使人復仇不
如使人忘德何也仇必害身德乃安逸也

鄉場事五條

乾隆年間京宦某公山左人也有二子俱隨父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

在京一友人謂曰今科鄉試兩公子例入官號
北血官卷只中一人何不一試於東一試於北
家學淵源可期同登賢書何如公深以爲是酌
命長君東旋次君留都其次君功名念切書北
闈東場二紙黎明赴前門 關帝神前跪祝之
拈得東場而急請於父兄父曰汝兄由廩生捐
貢錄遺易汝是俊秀捐監外省監生有十不錄
一之條恐難錄科對曰兒期中舉何憂錄科之

難父喜其言之壯而許之又約同志者詣呂祖祠乞夢人皆無夢惟次君夢一高脚牌上寫童子六七人五字稟於父父曰小場題目尙像大場斷不出此等題也且仙人亦不肯以題直告於人爾亦不可以夢中之題張揚恐取禍焉公子退而依題作一文逸勝手改而誦之及錄科題是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兩句公子以為夢應於錄遺而於三場無與遺可望錄而中恐不能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

也熱心轉冷大場中祇凝思完卷試畢親友攢金設宴接場公子勉強應席而悶悶之心時形於面席中一破落戶江二者善戲謔舉觴謂公子曰題雖與夢不符榜名却與夢應衆問之對曰公子妙齡十九尙未完姻猶童子也六七人者六七四十二今科定中四十二名舉席哄然大笑公子亦喜曰果如君言富貴共至揭曉日公子果中而名次亦符公方信夢兆之驗也長

君北場未售旋就教職次君歷仕至郡守江與之俱以終其身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坊先唱名挨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綱依次點進有宋公某者由明經而授教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尙未明尋至號將場具交與號軍赴號底遺矢見一女子立於廁側厲聲呵之卽不見出廁歸號問於號軍曰此乃鬼也初六日已見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

此矣有人時少爲安靜無人則公然哭罵不休問之言要向其縣顧某索命公立於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問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秀而衣鮮明詢之卽女鬼所尋之人也公邀入已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於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於場莫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再作理會爲妙顧然其言卽求巡場官引至龍門稟而放歸公送之去後因思女

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于休日夕垂簾而待初夜寂然無聞次早策題已下專心條對忘此事矣中秋夜正在寫策忽見纖纖女手並掩卷上公吐氣吹去兩手分開急書數字兩手復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曰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爲願以情訴奴卽顧某聘室顧淫表妹轉汚奴以不潔之名以致含冤而死今待彼於矮屋之中以圖報復公又縱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

之惟願公異日秉筆表氏貞潔則冤銷矣公許之女鬼再拜而沒公場畢而出往尋顧知出場日已匆匆歸去榜發公果中焉

山左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可稱雙美尤工書法專慕歐陽詢而得其奧人成以王歐陽稱之近因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求其書法者不少思一能代者不可得公甚苦焉某科奉調八簾公薦之卷多合典試之意偶

閱一卷文通暢而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公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三薦而中在本房之未草榜已定專候折號揭曉衆房官閒聚一堂各言所取之文一日我所取某號可謂有義必搜無筆不透矣又一日我所取某號全在題神取影有水月鏡花之妙惟王公笑而不言人問之對曰諸公所取爲人老王所取爲己我取某號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

喜也或謂之曰此生必公所素識者是以知其書法之善也公曰否吾于卷中而羨其書法也又有人詰之曰公所見者硃卷耶墨卷耶公曰硃卷因悟字乃謄錄之筆而悟薦中之誤思欲別取一卷以換之陳於主試主試曰子愛字之佳而忘謄錄薦而取之亦生之祖上積德累仁所由致也既定矣毋庸更換比榜發生如謁始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

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並無出一些復
招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
可支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
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事乾隆某科內簾章公
秉燭閱卷其文理平庸者擲之優者留於案上
以備薦偶閱一卷文氣通順而辭意淺薄亦將
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五

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鮮佳句
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執
卷對燈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
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
又作爆一聲火星滿案聞牕外巨聲曰燭花已
三爆矣還不拈條以薦耶章公大驚牕外呼者
乃某房袁公也章延之人將卷與閱袁笑曰此
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慮薦之亦

可次日薦於副典試閱畢問公曰兄典制手何
薦此清淺文也章備述燭三爆之事副向正者
曰尊夢應矣與之中之緣正典試在途亦曾夢
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屯中一舊家子弟
年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
耶生不解公言誤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
女於八月初間生一子矣公駭然細詢之對曰
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逃難賣生為婢五載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六

聞是祝三之妻喚至賞還賜以錢物住宅使之
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謝曰妻猶處女也喜其
誠實留之服役恩師下問因具陳之公六將場
中燭三爆之事告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
誤對之中乃正對也公喜極握手曰賢契所為
真可為天下用奴婢者勸也
山東蕭秀才者曹州人也在庠二十餘年自恃
質敏恒不好學逢歲試期勉強完卷常居二等

之未已亥 恩科蕭於是年歲考幸居三等之首喜曰我兩鬢蒼蒼不曾鄉試今以歲作科我可安心觀場矣亦有勸其場前用功者亦有笑其不知分量者蕭弗顧也至省寓日日清晨隨筆成篇旋即焚之殮後外遊觀劇適有演關帝單刀赴會者魯肅口白有某事仁也某事義也某事禮也某事智也單少信字之語蕭聞而喜之念念不忘日誦不已入場之夜猶誦之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

黎明見首題予入太廟一節蕭向來作之多以六股成篇今應鄉試欲籌奇別忽想單刀赴會以仁義禮智襯出信字我於此題加散行一段以仁義智信襯出禮字文勢自覺流動洋洋得意三場畢結伴而歸互相論文從無一人問及蕭文者蕭亦絕口不談是科典試衡文者上下意見不睦薦卷多不中式搜房而得蕭卷覽之大喜曰首藝中間一段可以壓場惜前後奮筆

直書尚少登最不能列為榜首中在正榜第五名報至其家舉邑驚異能文者索文觀之歎曰此文通場應無二卷高中宜矣蕭後數試禮闈年逾七旬 恩授翰林之職而歸當蕭之初應鄉試也年逾五十矣自以為幸錄科名可以觀場何嘗有望中之心故於臨文之際借戲中口白作題內文章偏為有目者賞鑒較之功名念切得失關懷終日孜孜焉皇皇焉或貪緣於

咫聞錄

卷三 鄉場事五條

三

當道或乞伎於同人自存必得之心終不能遂其願以相償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其中有命存焉古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蕭之得中蓋近之矣

小孤山

長江小孤山水中突起一峯以當蜀水之來離山四五里已聽水聲山極奇秀上供姑射夫人最著靈異嘉慶庚申有湖州客自漢口回將至

是山忽起大風船欲覆沒各客驚慄而網客焚香在船頭仆伏叩首許愿求救于神須臾風止而額已破矣深感神恩抵家後即過局織蟒袍成耳環置貨復至漢口將近小孤山泊舟售備牲醴香花到廟酬愿隨行隨治神供烹魚已盡而小孤山將近矣起篋更衣候至廟登舟上山候又狂風大起較前更加洶湧客即焚香跪禱日弟子自蒙神祐後刻刻感恩故于數千里外

咫聞錄

卷三 小孤山

三

已備繡袍金環今之動神怒者蓋以修飾未潔願自漢口回另備牲餚再薦即將金耳環投之于江風頗稍緩逾時乃息網客又叩頭謝恩船即順流而行未曾登廟行至半里見漁艇網中獲一鱸魚客愛其魚之大而鮮與之售之剖腹而得金耳環一對視之即投江之環也客皆異焉即藏諸篋中後自漢口回又酬神答謝凡宰牲設餚不假手于他人器皿杯盤洗而又洗至

孤山登舟詣廟上袍納環薦牲餚焚楮帛而歸噫長江江之至險者也金環物之至微者也投之于江安望再得乃八魚之腹中使客售而還之實事之奇而神之靈也自後客舟過小孤山者尊敬之心無敢稍懈焉

咫聞錄

卷三 小孤山

四

咫聞錄卷四目次

飛雲

楊舟

養鳥報

賣監生

虎拆家

延安府署樓

呂大生

咫聞錄

卷四目次

一

送鐘

海中巨魚

山和尚

驟長人

泥皂隸賒酒

泥皂隸破案

異疾

鬼誤

某中丞

狗哺嬰兒

咫聞錄

卷四目次

二

咫聞錄卷四

痛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飛雲

天下蕩心佚志之區夥矣最著者北路之邯鄲西蜀之蠻營此不過行雲流水宿霧栖霞耳惟潮州之六蓬船早識遊人之底裏盡羅豪客之資財能使鄙裔者忽然慷慨垂老者化作少年相傳嶺南有王先生忘其名浙江人老而遊幕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一

其爲人也温厚簡默學問優長案有疑難裁度決斷無不周詳度支出入纖毫無遺雖個儻揮霍而見友人有寄情雲夢之事輒正言勸阻是以縉紳士大夫重其品行爭相聘延所得束修亦豐年餘七十橐有萬金晚景可怡歸行已決對主人而辭帳與朋友以賦離見其留別詩集杜句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大徒傷未拂衣石笋街前却歸去五陵車馬自輕肥又集白香山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二

句云七十無家萬里身一時歸去作閒人風骨露重梨花濕野外庭前一種春此得意還鄉之景也又見其謝餞集杜詩云一臥東山三十春天涯風俗自相親更爲後會知何地錦里逢迎有主人不嫌野外無供給邂逅無端出餞遲一飯未曾留俗客風流儒雅亦吾師漸老逢春能幾回別家三月一書來滿堂賓客皆歎息且盡生前有限杯正在應酬唱和之間一日有舊僕揚貴來曰某有下情欲以上達第念相公在廣三十餘年足不踵温柔之鄉目不視豔冶之色言之恐拂大怒先生曰寧有人詆我以非乎寧有人謀我以財乎子姑言之揚貴曰相公接人以禮待人以德又誰誹議相公名貫一時威震四海又誰謀財某之所言者因昨見紅妓飛雲極慕相公盛德威儀謂我能請先生過飲其茶一挹之光以五十金爲酬小人不致應許未識

相公肯賞駕使小人稍肥家計否先生哂曰借此以帶爾財亦可使得第天下未必有如此便宜之財恐成畫餅想欲圖我良金我已行程在即過而不留去亦無礙因謂楊貴曰必俟順道而往不能爲此特行也越日有同鄉張梧庵來訪班荆道故翦韭話情楊貴在旁同候張出楊貴曰相公答拜時必須用船可順道往飛雲船上一行王曰是日爾來隨去楊貴應命至期引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三

登妓船飛雲接進奉茶招楊貴入卽以所許之金如數與之先生卽行雲亦不送先生回卽吟詩云卅載已忘孫壽輩茲爲勤僕人迷津偏逢白髮掃良興一諾千金此婦人又過數日楊貴至妓船飛雲詢曰王先生回鄉否僕行者尙少何人子能邀至我船我請餽核招飲首不費一錢也子盍爲我先容之楊許諾遂到張梧庵家說曰王相公行期已定公應饒之一敘鄉誼也

張曰我有此心然居窘鄉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楊貴曰船妓飛雲昨云能請王相公來船桂酒蘭飴只作請客者備之也張大喜使人邀約日聞君有遠行行者必以餞旅寓福窄不堪容膝故席設飛雲妓船聊作平原之歡請勿辭先生笑曰我與爾上同鄉義難却謹領命隨作詩曰莫辭塵土污袈裟兩鬢蒼蒼興倍加天若無情憐晚節夕陽應不照桃花至期飛雲治酒以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四

待主人候舟以迎舟大水淺不能近岸舟人架木爲梁渡客登舟正在渡時船移而板脫滂溲一聲先生跌入水中矣飛雲急跳下水抱先生起兩人衣衫盡濕取出錦衣長短適稱先生之體深歎飛雲之周到而誇舟中之富麗也張曰以一飯而投先生大驚心實不安先生曰身雖勞而氣猶壯偶然失足何足爲意又吟詩云闕淡衫緋稱老身滿江春色一時新無端失足時

常事水性養花花護人未幾鋪筵設席飛雲把
盞進獻曰先為壓驚次為上壽先生與來換盞
交杯拇戰決勝負酌沉澀酒酣耳熱不覺紅日
西沈繼之以燭而黑雲隊隊起矣倏忽風雨大
作逾時不息酒闌宴罷諸友各就所歡之船而
去惟先生獨存急欲回寓奈雨聲不止張梧庵
曰天雨有情留晚客密雲深鎖到陽臺先生正
襟危坐俯首不答飛雲自歸後陰不出先生為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五

酒所困斜枕而寢至夜半風雨更緊蓬漏牀濕
溜滴頭上驚破其夢大聲疾呼竟無人應惟飛
雲依聲裸體持燭而出娉婷嫋娜蓮步輕盈先
生見肌膚如雪不覺情移持其右臂飛雲乘勢
縱體入懷邀攜同入房艙綢繆意淡午晌方起
于是日一至焉或間日一至焉至必飲酒吟詩
晚留而回飛雲亦頗能詩一唱一和竟忘晨夕
而於回家之言亦不題起其集青蓮句云南湖

秋水夜無煙歌舞淹留玳瑁筵此度別離何日
見人疑天上坐樓船我向淮南攀桂枝不知霜
露八秋衣美人一笑拳珠箔問我西行幾日歸
集杜句云頭白昏昏只醉眠青蛾皓齒在樓船
綠雲清切歌聲上楚女腰肢亦可憐萊傳緘手
送青絲酒肉如山又一時語盡還成開口笑渡
頭翠柳豔明眉茗飲蔗漿攜所有此生已媿須
人扶紅顏白面花映肉物色分明待老夫懷抱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六

何時好一開隔離呼取盡餘杯影遭碧水潛勾
引一日須來一百迴集香山句云笙歌杯酒正
歡娛鄉思銷磨逐日無莫怪氣粗言語大毆盆
思共彩呼盧亂蓬為鬢布為巾且喜新正假日
須從此萬緣都擺落人間少有別花人早潮纔
落晚潮來連擊三聲畫鼓催此地二年留我任
平生相見即眉開飛雲亦有集青蓮詩云江水
東流猿夜聲掉歌搖艇月中尋相邀共醉杯中

蘇但願君恩顧妾深孔雀東飛何處棲楊花落
盡子規啼爲君留下相思枕月下沈吟久不歸
羅襪凌波生網塵今傳尺素報情人風流肯落
他人後欲歎離聲發絳唇集香山句云日高猶
睡綠牕中飲作桃花上面紅自入春來未同醉
停舟一望思無窮重開離宴貴留連一半春消
風雨前忽忽眼塵猶愛睡愁凝欲生煙感
物思君歎復歌正抽碧線繡紅羅雙蛾解佩啼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七

相送漠漠紛紛不奈何先生因病數日未至船
上忽飛雲遣人問安並送詩先生讀之乃集香
山句云江頭相見日黃昏雨露由來一點恩兩
地也應相憶在門無宿客對誰言燈前合作一
家春倚石攀蘿歇病身自是命卑如紙薄每勞
存問媿交親澹煙疎雨間斜陽獨自騰騰入醉
鄉尊酒未空勸未盡薰籠亂搭繡衣裳兩人卷
帙甚繁不能備載常自歎曰誰謂風月場中勾

欄佳麗毫無情義哉當我前此失足落水時家
中縱有妻妾未必能援之以手何其歡愛若斯
也由是愛之慕之日用飲食以及纏頭等項凡
有所需必如其願未嘗違拂未及年而金盡牀
頭飛雲一啟齒始猶借貸以充其欲繼則典衣
以赴其請至於無可借無可典而情淡意冷猶
不捨此而他適前此當道好友亦不爲禮搗母
厭其無資白眼相視後竟加以詬譎飛雲猶念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八

其癡情畀以二百金先生不辭友朋悄悄搭船
而歸夫物之害莫如蠹人之害莫如妓天下人
斷無有不好色者其不好色者皆強以抑之其
或欲附於君子之名而不敢入於溫柔之鄉者
有之或生成鄙吝視財如命而不肯絲毫輕棄
者有之或身本孱弱而畏死守命者有之均非
出於情之自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孟子曰食色性也聖賢尙如此況蚩蚩之

民乎今王先生重視財帛積之萬鎰之多守之三十年之久年餘七十猶為迷而失守可加性不可改愛不可移矣然湖邑以舟作居裝成豔冶而笑春風者不知凡幾王先生獨不喪於他妓之手而獨捐軀以徇於飛雲者亦由飛雲之巧於鑽營工於討好水火不避故能使之隨其術中非若他妓之專以粉而而賣錢也吾想王先生雖得脫離苦海他日回鄉入荒荒齋登危

咫聞錄

卷四

飛雲

九

楊舟

楊舟會稽人勤於誦讀艱於功名而簡練揣摩未嘗間輟倦則引錐自刺其股一夕齋中三更人倦忽見燈影間隱約有人擡頭視之乃絕色佳麗也駭之疑以鄰女問曰何家女也女曰吾

非鄰女與君有夙昔之緣故來耳楊曰怕被人知有壞顏面女曰更深靜寂又誰知之楊愛其媚麗納之黎明女去次晚又來竟至不斷楊曰夜來明去又勞跋涉心實不安女曰與君緣法不少何必掛意由是更靜必至楊日子來茅齋已月餘矣到底是何家女子須實告我免我常常起疑也女曰君不可畏當實告之楊曰伉儷情深又何畏懼女曰我乃九尾狐也因君雖沈

咫聞錄

卷四

楊舟

十

潛於學非特不得功名且恐有絕食之憂特來相救楊曰將何以救之女曰須教爾學畫日得微銀可以餬口明日開賬與爾買顏料畫筆以教之於是女不回去竟如夫婦先教以用筆之訣次教以襯托點苔之訣三四月間楊亦知畫法矣兩日畫鹿一張而鹿睛必須女點夫然精神意致恍如生成無不愛售由是楊舟頗得畫家之名而食豐履厚矣朋來憧憧皆以為楊得

能畫之名而楊之戀女情切亦不歸家致妻怨
恫始則請楊回家詎譎繼而吵鬧到門而女總
低心下氣逆來順受故其妻亦不糟蹋於女後
楊舟以受氣難忍以女之來歷一一告諸妻妻
曰既是狐狸已改女形見人並不避忌不妨接
至家中同受其益楊然之於是同處一室已有
年餘楊固愛狐之豔麗又喜其服事周到無不
合意竟不至妻房妻恨益深訴於父曰良人者

咫聞錄

卷四

楊舟

十一

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是有夫而等無夫矣
大哭於庭其父慰之曰此乃狐也鬧之必遭毒
子姑容之我自有道勸女歸囑其不可聲張其
父備銀密往江西天師府控之越日女乃淚向
楊曰時勸汝與妻和好不可切近我身而蓄妻
之怒也爾不聽令我命喪於爾之手矣楊曰愛
莫如我胡爲出此言也女曰爾岳父告在天師
府矣已遣神將圍住不能逃此一切楊猶慰之

女含淚梳洗天光皎潔紅日無雲只聽霹靂一
聲地若震動而卓上水碗中浮起寸長狐狸也
女亦不見楊大哭失聲驚棺收殮將狐之平日
穿戴服物盡入棺中造墓以葬而楊坐亦哭臥
亦哭人慰之亦哭兩目失明醫治乃愈今所書
鹿形雖如前而神全無楊亦苦之無極至今有
人向問楊仍然哭而訴焉

野史氏曰妖之爲害也天宜擊之是狐知楊乃

咫聞錄

卷四

楊舟

十二

餓夫化女教技使之餬口以延其生可謂仁矣
夫復以雷滅豈天師之輕信人詞枉於施法哉
蓋楊本餓夫自得此狐幾成巨富狐已犯違天
之條故不能全其死焉得此一斷楊當得然安
其命矣

養鳥報

予聞之外祖母言山西安邑縣有一富室萬姓
性甚慳吝好養雀鳥凡禽中之百舌畫眉鸚鵡

別哥之類俱以金絲壁籠貯之每當春夏之交
園林深處翠竹菁密之間愛其間開調舌聲韻
悠揚提籠懸杪挈酒攜柑靜以聽之獨領天機
之妙竟忘人世之情偶有客至從不殺雞為黍
而食即貴冑到門使子弟迎之亦不現形露面
真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也庭中懸一綠
鸚鵡設以銅架繫之金索能作人言名曰綠衣
娘靈慧異常凡耳有所聞即口能學之而且毛

咫聞錄

卷四

養鳥報

三

色鮮妍鼓翅而舞綠羽襯以紅毛萬日綠兮衣
兮綠衣紅裏此禽中之嫦娥也一日夙興萬往
視撲架而斃扼腕歎惜良久命小奴用木匣貯
而埋之忽報邑宰往鄉相驗路過其門遽入拜
之萬使其子見之宰怒萬不得已出見鄉間人
從未見過官長且以地方官蒞此儀仗鮮明騶
從吆喝更覺顯耀一家匆遽奴僕慌張忘收木
匣宰啟視之見有嬰小手一隻血色鮮紅宰大

驚曰此乃採生折割之家也害人不淺矣我素
不輕入鄉紳之家今忽至此得破其案殆有神
助當治之以除民患即正色厲聲吩咐開門追
起屍身萬愕然不能自白宰今役趨上褫衣械
赴縣獄寘諸深室地阱中加以桎梏萬不勝其
苦宰反復推求不得確情加以三木萬畏刑招
認總不得其屍身不能定案宰又拘其家人婦
子到案逐細跟究亦無端倪宰曰有手必有身

咫聞錄

卷四

養鳥報

四

又復提犯鞫之文卷木匣俱在案上忽聞匣中
有翼翼之聲宰命吏開匣視之見嬰兒小手宛
轉而動仍化鸚鵡飛立匣上呼曰萬某爾知罪
乎爾在囹圄猶鳥之在籠也爾用微纆猶我之
索拘銅架也怨已報矣遂飛去一堂喧然共訝
養鳥取樂之報也案始釋萬雖得回家而家產
已破悔無及矣

野史氏曰禍之來也由於孽切以音梁可恃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7 反之下

輕視禽族取其能啓耳目之歡以消閒遊之日
殘不加痛死不加憐不知天之生是物也何嘗
有巨細之分而其畀是德也亦何嘗有厚薄之
殊奚可恃人靈於禽張羅以收之樊籠以撻之
生而育之死而棄之其殘忍刻薄蔑以加矣無
怪拂天之怒化其形而陷其罪天不置之於死
者究由人貴於禽耳然身羅无妄蕩盡家財天
故示之以爲愛育禽鳥者戒

咫聞錄

卷四

賣鳥報

五

賣監生

世之以貧而起家者多由節儉蓄估便宜因以
傾宜致有喫虧浙人有姓陳者始爲佃傭有子
四人同力合作春則鋤雨犁雲冬則樵山魚澤
妻孥織屨衽衣漸成小康心思體面欲托京客
代捐監生既懼銀之過大又防吞之不堪朝夕
躊躇游移未決仍然一老農夫其鄰居監生王
姓者深知陳意將屆除夕無以卒歲欺其不顧

利害只圖便宜將計就計以監照與之賣之彼
必受節樂從吾可安孰過年矣謂陳曰子欲捐
監必托京客今之可信者寧有幾人見銀圖吞
者往往有之且部價難減不如將我監生買之
我願讓價子怕吞銀我將監照交與收執老靠
已極我爲民子爲監生何如陳曰要銀多少曰
一監生須捐銀一百三十鎰今讓三十子與我
百金可也陳曰八十金纔買王曰如命陳曰年

咫聞錄

卷四

賣監生

六

內先父三十金餘俟新年二月付舉王以挪措
無門得此三十金亦可度歲又許之陳曰爾將
監照賣我必要立券免生後悔王遂寫據並監
照交與陳姓陳取銀三十兩與之餘銀王亦欲
其寫立限字陳亦邀人書據而畫押交之王得
安逸過年至元旦陳戴頂欣欣得意敬神拜祖
賀年鄰居問曰子何時捐納功名吾輩竟不知
也陳曰王某已將監生賣與我矣爾等往看王

某已不帶頂矣鄰眾笑曰他物可買功名不可賣也陳曰功名以執照為主今王之照已在我手亦不怕其翻悔也眾曰執照載明三代履歷子能買照不能改其三代履歷若使官知或被

告發非特不能戴頂并欲治冒濫功名之罪由此爾家業恐不能保矣速還之為是陳曰我已付銀三十奈何眾曰棄之為妙陳即往王家曰憑照帶頂眾以為不能將子之照作我之照也

咫聞錄

卷四

賣監生

十七

吾將照還汝即還我銀也王曰賣買分明不能翻悔尚有五十金吾已抵用爾有票在至日不可延緩陳曰眾說買照有罪吾以農夫受刑何足為羞子寧肯丟臉乎王曰我貧窶甚矣監生尚欲賣人焉懼丟臉子賴銀吾將控之陳見事不諧矣挽鄰居說情又與王銀二十兩始得還票納照以致喧傳一時競為美談吁日不識丁者當守故拙而已乃竟自忘出身而妄欲附于

青衿之列致手胼足抵之資輕送子異想天開之事從知儒與富本為相忌故王以監生而至貧陳以買監生而喪財矣

虎折家

乾隆己酉四月間浙寧西郊大虎失倚傍之山而迷行平疇之所四野橫跨爪印如盤民皆慌張罌湖鄉有王永春者為富不仁醜名滿邑其廬前後皆河圍栽綠竹房雖靈壠而人甚齷齪

咫聞錄

卷四

虎折家

十八

早起從後籬門出過橋遇人指虎爪印而視之曰虎已至境矣永春急閉籬門忙趨至前欲開門以杜虎患誰知虎見林箐深密認以為山徑由進屋其廳之西室延一蒙師周秀才居之以作書館館外有衚衕一條鄰居幼子攜書上學虎見之即縱身撲去虎力過大而逾幼子之頭驚倒仆地旁有一人手持棍擊之虎用爪抓去而若人之頭面皮肉盡脫去而血流漂杵矣未

幾而殞虎入書館向牀坐視而周秀才蒙頭裹
衾魂不附體未幾虎出周秀才即裸身踰墻而
逃虎至廳人廳後間滿房皆酒三層高登虎倚
酒壘貼身搔癢墜側跌地而聲響如炮虎驚亂
跳一間醴醪盡如泉湧百餘番獲盡為瓦裂慌
入左門進王永春內房陳設輝煌金光燦爛虎
見異境又復亂跳跳入牀上虎身重而籐牀已
穿虎陷其中虎用力縱之而牀架在虎頸虎帶

咫聞錄

卷四 虎拆家

九

柳橫行直擊衝至東則東物盡衝至西則西物
盡迨虎脫枷而陳設俱破裂如柴虎出院中過
牆則倒拚壁則穿王永春見虎勢兇湧入城報
官官會軍門委營弁二員圍鎗兵十六名緣身
施鎗彈至虎身而不能穿其皮虎亦不知也鄰
居之強有力者俱登瓦上穿穴而視思欲以計
斃之總無善策一人見虎昂首開口而坐用三
寸許大毛竹直插其口虎嚼竹如蔗以石擲之

不驚不動虎煩則口覆地而嘯地皆震動偶而
施威背高丈餘官兵皆退民亦無法可致傍晚
虎進衙衙倚壁踞之一人輕步入室從壁隙力
施長刀穿去虎覺身疼直縱出來一屠尸一棍
擊去適中其鼻頭眩頸屈眾棍齊擊而斃虎雖
除而若家之渠渠厦屋盡為澌澌涼亭矣昇虎
人廳量其身長九尺尾亦長九尺重八百磅四
方士女雲集而來觀者如蛙如蟻二畝之宅焉

咫聞錄

卷四 虎拆家

十

能容數萬人之足於是高壁數丈杉木繫之屋
簷虎懸木上夜然巨燈以灼之觀者如市三日
夜乃稀剝皮以獻神作為座褥剝肉以贈鄰各
嘗異味肉色如灰而臭氣如烟味帶鹹而韌如
革雖有利齒不能碎其一瓣也其鬚可作牙籤
齒長三寸餘可作石鑿是虎之大極矣酬神演
劇答謝力士葺治房宇已化數千金居之日假
鬼失虎無伎目夜馱擾又延僧建醮驅之乃安

安未幾目官欲虎骨永春不允官許銀二百售
之永春貪財而送詎知官收骨而負銀永春又
上控各憲批准給領乃散家去其半是虎之來
為拆其家而家也永春平日刻薄成家而安如
磐石不畏官勢不懼民害破其家者惟有虎也
是永春應以虎而破家虎應以永春而死矣兩
者之害神使之也

延安府署樓

咫聞錄

卷四

延安府署樓

三

壬戌夏月予時病瘧杜門懸車大雨時行終夜
不止天曉晴霽日上三竿起而坐食適姚農山
來訪予曰良友遠來有異聞乎盍為我言之以
供他日西牕剪燭之談劇也姚以事有奇異謂
然曰先嚴官陝中時刑名幕友張玉齋言延安
府署西有小院中有樓三楹對面有廊廡稱管
有年逢太守新蒞此任加一封條按任黏加而
條堆成寸矣乾隆年間太守某延金先生號抱

谷者八主講席賓主極稱相得夏月苦暑思欲
得一涼處與太守言曰西樓宏敞曷不改之太
守以多年肩閉之室前人不放居此者必有故
也與其居而不寧不若順其舊而得安也先主
氣豪胆壯日室應人居有人閉之必有人開之
此一定之理也開之知其從何而閉也即有怪
吾不畏矣請即改之太守命僕開之見枯枝敗
葉罩滿階除鴿翎鼠糞平鋪堂構蓬蒿塞其徑

咫聞錄

卷四

延安府署樓

三

蛛網當其天又鳩工拂塵去垢剝草洗苔白日
上三竿開門望潔完畢而夕陽已頹月上東牆
塗塗飾壁鋪案陳几與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納
涼恰有一種情致忽伺候者仰見對面樓上有
少年婦人將頭取下置於膝上持櫛梳洗項血
漂流灑如細雨沾八人身冷如霜露一股冷氣
難受眾皆譁然奔逸太守亦為毛竦起而出牆
見奔逸諸人仆臥于地有咬牙擊齒者有鼓寒

職慄而聲唏噓者太守卽命扛臥于房設法醫治惟金先生不出太守曰真胆大也令人入視之不見尋至樓簷後廁中倒仆于地急扶持而出昏昏然不知人事以薑湯灌之移時乃甦問之茫然亦不解何入廁也太守勸曰先生不信我言致鬼神戲侮令仍閉之越日皆愈先生又曰妖由人興予立心正直何懼鬼物吾有法以治之次日先生用爆竹火藥轟然擊之烟結其

咫聞錄

卷四

延安府署樓

三

房不見人而太守令人昇梯率壯丁健役數十人持械執戟一擁而登樓連進樓閣中列古畫兩旁陳設樽罍雖是瓦缶悉由古銅片片剝落左邊一房牙籤玉軸縹上隱隱有字皆蝌蚪文人莫能識後至小樓覩之見繡簾垂掛簾絲半脫室內箱牀粧臺梳匣無不整潔啟帷視之見翠被錦衾似有人睡觸下成灰中有無頭婦人裸體乾枯不識何代死身太守具棺而殮葬於

北邙山下文以祭之詩以弔之文已無傳惟詩翁記得七律結尾一聯半軀骨肉今猶在獨臥高樓數百年之句金先生命僕灑掃潔淨攜衾下榻其上後聞居之亦無他異查延安府乃陝之邊疆或疑卽李華弔古戰場處也是女之屍蓋以兵燹傾陷其家賊逼不從願以身殉保全名節迨後蕩平室改爲衙見有女屍扁而封之白骨閉戶無怪作祟而官之居此者不過三年

咫聞錄

卷四

延安府署樓

五

五載祇求避凶而已故歷加封條今金以避暑而開太守整其房瘞其骨則死以入土爲安住之者自亦適然矣

呂大生

黔之四方井有土地祠甚著靈異鄉有銀會用穀搖之以點多者得銀鄉人呂大生遇會期思想得銀夢中竟出警語其妻聞之次早勸呂赴祠焚香點燭許愿求符呂如其言拜跪請告祠

中設有盃琖分上中下三等凡祈求者擲之以
驗神之許不許也呂亦擲之得上上美哉以為
神已許也欣欣得意及至搖會之家室人已齊
骰子入盒令呂先搖之啟視則共成六點也見
如此少色焉能得會暗思競傳神靈何於我獨
不施靈後諸人以次搖之俱成六點眾議准先
不准後呂得五百金益感神之靈而苛也刑牲
虔酬喧傳一時香火更盛自後土人敬神宰雞

咫聞錄

卷四

呂大生

三

瀝血用雞毛沾在神檻神像亦為雞血模糊是
雖為敬而似乎褻之鄉人議令人酬愿者只以
雞冠瀝血而奠隨即放之祠外山上廟祝無須
毀養雞亦不往他走惡獸亦不食之更徵其異
前以一草亭而供此神近則改建祠宇金光燦
爛炫耀奪目予奉差過此停輿而望山亦秀媚
是蓋由於山之靈氣而結成靈異之神也

送鐘

廣東為富庶之區重在洋物民間凡有喜事莫
不團麗爭華昔有大憲生辰官紳士商各獻奇
珍迎合趨逢洋商某思內地寶物衙中都有惟
以洋貨為重遂出重貲鉅萬購得西洋白鳴鐘
高五尺機關靈動八音克諧按時呈脾不爽毫
髮至期星送為顯者壽斯時僚案畢見和容愉
色忽見家人手持紅柬曰洋商送鐘請謁拜壽
大憲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極人臣欲享期頤
之壽他物俱可送何獨送我以鐘鐘與終字不
同而音同使我心驚肉戰是該商明假此以咒
我也情殊可恨即令人將鐘攜至大堂用鐵杵
擊碎將商發縣訊問亦不排宴享客矣洋商挽
人求饒不准後情與面俱到乃已是商欲以鐘
而見長今反以鐘而賈禍從知話言固當謹慎
而餽送亦應審音吾故載之以為刻意逢迎漫
不警心者作勸頌焉

咫聞錄

卷四

送鐘

三

海中巨魚

海中巨魚名人說部已言之詳矣予聞湖州澄海縣有泛海貿易姓金名鏞者駕洋般出樟林鎮口放大洋浪高風急水如飛立橫衝直擊左傾右側舟中人顛仆頭眩嘔逆不絕忽見水若藍色突起一山橫於舟前約長千丈乍沈乍浮至夜始消又一日滿海無風而船浮水面膠滯不前候而水面高百餘丈嘔水有聲舟如橫側

咫聞錄

卷四

海中巨魚

三七

入深洞中昏黑不測舟子曰八魚腹矣相聚而泣忽聞大潮聲起將船湧出水上高十餘丈飛至山前沙灘而墜舟子曰吾生矣此乃巨魚噴水帶舟而出也遂與舟子上岸行至山下見有居民問曰此伊藍埠也地屬琉球去開廣萬餘里矣遂易薪米將船修補而歸夫天下之大而莫測者莫如海而物之大而莫測者莫如魚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者不知其幾

千里也千里之魚而遇數丈之舟吸而入噴而出魚亦何嘗知也噫世之人自誇為大者蓋亦井底窺天也

山和尚

浙之於潛縣巖巒聳錯草木茸蕩怪異恒多邑有大村離城百里村人有譚昇者入城探親行至半途夕陽已頽禽鳥歸巢遙望前山林麓烟光迷離急趨赴之乃茅屋一椽圍以柵欄燈火

咫聞錄

卷四

山和尚

三六

熒熒中有數人據地而飲見客起立訊問何來昇告以迷路至此乞暫借棲遂同入室數人飲畢勿遽而去孤栖獨宿不能成寐夜半月色皎潔照見山腰有怪緇衣露頂青面獠牙直趨而下至茅簷穴隙相窺知內有人即伏地膜拜起即開口咬開柵欄正欲穿屋昇恐甚欲匿無由適有數人回其怪遂遁齊聲喊追至山澗隱形不見眾回曰此怪名為山和尚盤踞此山百有

餘載喜食生人腦我等燒炭者人象氣旺喧擾其巢前月乘某等入窰將坎夫噉食子不遇我幾飽怪腹矣昇聞之坐以待旦急同窰人擔炭而回夫怪陰物也人陽物也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滅茲怪之畏燒窰者以其陽之盛也今昇以一人而過大怪陰盛極矣適遇衆回乃免亦由若人之不應飽怪腹而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物難自主矣

咫聞錄

卷四 縣長人

五

縣長人

廣西宜化縣署中有一更夫力大人懶誰倩爲傭迫于饑寒囚充是役一日病傷寒周身骨節疼痛呼號五晝夜而身長七尺餘矣肩不見寬腰不見廣所長者惟骨故站如竹竿前之能肩二百筋者今祇肩三十筋左江王總戎聞之招入隊伍教以弓箭僅能決拾三力之弓教以鳥鎗驟轉身固慢進退亦遲縱跳更不能矣竟

爲無用之物于旗鑼耀門出而拜客登場操演時公其掌傘官坐馬士若人站于地下頭與頂帽齊撐傘當日甚爲合式王總戎亦深喜之夫人之生也骨格天成長者不能使之短短者不能使之長今若人于壯年時一病而長如其半且能于五日內筋骨皮革驟長三尺皆非肉比如何能長于一時焉雖博于古精于理者不能窮其所以此真怪事可書之以博聞見

咫聞錄

卷四 泥皂隸賒酒

三

泥皂隸賒酒

維揚瓜州有一廟中設神像兩旁置判官之外又塑皂隸身繫腰牌內有一皂隸常至酒肆沽酒而飲肆中人問之乃曰作寓於廟內也一日向肆中賒酒一壺肆中以常常交易熟認其面與之問其姓名而記之於簿次日又賒一壺三日又賒一壺自後不來沽酒亦不還酒錢攜去酒壺亦不送來肆人往廟問之並無其人心甚

異焉出至神殿上見旁立泥皂隸面目逼肖賒酒之人酒盃在於足旁肆人疑曰寧賒酒者即此皂隸乎因視腰牌姓名與賒酒者相同從盃啟視酒剩半而皆水矣喧傳一時惑起羣心於是燒香點燭者有以圖事而許願者求之頗應自後香煙盛於中座之神夫廟之塑皂隸也不過好事者爲之初不計其活而靈若是也然物之成也必有其數有其數必有其運昔者袁

咫聞錄

卷四

泥皂隸賒酒

三十一

柳庄見一時塑成四神之像爲之相之曰富貴貧賤也後一廟里下科甲不斷一廟里下倉滿箱盈一廟里下草駱藍縷一廟里下跟官著役數百年來竟無變遷此蓋由神之數而定也是皂隸蓋亦數應靈而通亦應與也已

泥皂隸破案

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嘉興湖州凡城隍廟中裝飾皂隸皆陽間得時皂隸出黃鳩工自塑

形像於旁高帽皂衣腰牌書已姓名望死後可作陰間皂隸也常州金匱縣乃康熙年間分出以王喬林知縣事新建城隍廟裝設神像當時有皂役吳太者即塑已貌於旁書名姓於腰牌之上是皂隸也平日心極慈祥見竹板之厚者必磨刮以薄之抑之重者必設法以輕之迨後王喬林作故有作城隍之說而吳太亦相繼而亡廟中皂隸咸不靈應惟吳太獨見其靈有求

咫聞錄

卷四

泥皂隸破案

三十一

必應土人因其靈將其像扛至下旁南面而立百餘年來香火獨盛乾隆中年新任知金匱縣事者到廟行香見而怒曰皂隸何得向南急昇出殿之衆民求之曰皂隸素著靈異救人之難多矣安其靈即所以安民也願公仍循其舊令曰如果靈異現有一案着即顯靈破之其案某與某富婦通姦已久其婦以二子長成俱已娶媳不甘再行穢事令兒輩忿恨力拒之某於中

秋日過富婦家飲酒興起復欲殺舊婦堅不允婦亦賞節大飲醉臥某即攜刀潛至其房將婦連觸三刀即斃其即逃走年餘飭緝不獲此案即着皂隸護差獲犯破案限一月不破即燬此像矣後某逃至海邊思欲航海忽見有一船來皆是鄉音問曰公等何邑人氏曰金匱又問曰上年殺死某婦之案縣中作何辦法眾客曰某婦好好在家案已寢息某曰可與我趁船歸乎

咫聞錄

卷四

泥皇隸破案

三

衆曰爾乃鄉親有何不可某即附船回里甫上岸差即獲回首視之客無船無矣送之於官官問之曰能收犯于千里之外獲犯于咫尺之間真靈異也殺牲酬神並享皂隸由是民間祀神者神前用大五牲皂隸前用小三牲至歲時伏臘祀享者絡繹不絕其子孫在廟伺候收三牲酒飯鹽其肉曬其飯節其酒運之家可食數月夫廟中皂隸有八何以獨靈此一皂隸者蓋正

直者為神皂隸奚可以神比然觀其平日忠厚為懷自無惡跡無惡跡可依神為食矣其子孫得受其餒餘者亦忠厚之報耳諺云忠厚人常在此言有至理存焉

異疾

高淮齊人有內姪某十五歲時曾得一病每小遺則陰囊疼痛如有入闕割者溺中有紅白牛毛數十莖後數月不藥而愈又新刊劉乙盛夏

咫聞錄

卷四

異疾

三

有事赴郡遷延月餘忽腹中痛不可忍房主恐其病斃遺累令兩人扶出劉亦無計急買肩輿馳歸延醫治之醫念劉久客他所炎歎暑氣鬱火內結用大黃芒硝等劑下之三劑忽瀉黑殼小蟲升餘水乾則羣然飛去病雖治而醫者不知何症後亦無他異書之以俟扁盧明焉

鬼悞

安徽八卦門外尤劉二姓比屋而居尤常外出

妻在中庭低頭縫紵日午有美婦人風致娟然飄忽而進遂於庭前問是劉家否婦猛答曰聞壁姓劉我家姓尤也美人羞縮逡巡曰是我錯悞來找他是我錯悞來找他遂出尤婦責紉女曰誰開大門都不關耶趨出見門扇閉如舊毋女驚異是日劉宅亦見美人進門夜靜其妾無故自經脚不離地惟以細紅絨線扣套頸上而已鬼旣以冤孽索償而猶未辨其姓氏萬一誤

咫聞錄

卷四

鬼悞

三

索不知閻羅何以處之

某中丞

一宦家子遠遊滇南與大中丞某公有舊留居于署款洽頗優夏日酷暑偶與諸友談及鬼事以銷炎悶正在啗笑間而中丞適至聞之曰諸君喜談鬼耶曾見鬼否眾曰未也中丞曰吾曾見之昔我在粵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爲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沒

予幼家貧我卽解囊厚贈遣僕送柩及其眷北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初忽外投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閤對曰某亦心駭已自煖閣後窺看見某爺立馬待於堂簷之下余思幽明迥隔不能相見今來拜必有異也卽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平日曰世上人在情在者居多兄乃死更加憐運我骸骨遣我妻帑使各安故土真有義也特來拜謝余問曰吾

咫聞錄

卷四

某中丞

三

兄已應修文之詔得無誤耶對曰不悞上帝念我一生無欺人事簡爲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往念兄情同骨肉不避嫌疑故來之余曰聰明正直爲神閣下可稱無愧未識庸庸碌碌如我者終何如也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嗣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兄者余曰敢不書紳終身佩之言畢茶至嗅之

而不飲立身告辭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
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因即專人赴
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修葺見新開光
未久詢之士人神極靈顯余復焚牒以賀嗣後
無聞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之將近二十年
矣自忝擢封疆以來恒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
二語實我居官良方故無論官衙私居以及旅
傳舟舍必將此二語鉛鑿座右上下內外不議

咫聞錄

卷四

其中丞

三七

我為刻者皆好友諄切相告之功也言畢一友
人曰夙聞大貫之人鬼神畏之公有一命之榮
而白晝鬼與周旋何此鬼不畏貴人耶宦家子
曰鬼神何可概論哉陰陽雖無二理邪正自分
兩途使司馬而為邪鬼將避正之不暇寧敢分
賓抗禮相與話舊乎如司馬者既以事無欺人
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其
陰陽雖隔而正直相同故得此二語即為終身

之金石是二語即以報中丞之德也眾皆歡笑
而散宦家子在滇深荷中丞嘘植稍得膏腴次
年冬中丞以疾而終於節署宦家子為之清理
公私送歸舊址焉

狗哺嬰兒

有狗而哺嬰兒者嘉慶丙子事也李生從欽州
來見余誌近日怪事閱至狗報恩一節曰狗之
奇無有奇于欽州之事者此耳所未聞目所未

咫聞錄

卷四

狗哺嬰兒

三八

見史所未載也廣東一人而娶三四妻者夥矣
名曰並妻以長為尊欽州某鄉土民家康過佚
有三妻長妻妬而毒次妻生一子甫三月其夫
遠出日譎羣妻咸礙名分忍氣吞聲一日次妻
見子熟睡過鄰家閒談長妻窺其牀獨睡嬰兒
而母不在竊提其兒棄之穢室次妻歸不見兒
出而喊曰誰抱吾兒以往鄰曰並不見他人之
入爾室出爾室也尋之無踪私想之必獨婦藏

而欲害是子也不敢過問惟日夜啼哭而已旬
餘日夫忽爾驚知之即向長妻跟追初猶不吐
痛擊三四次乃楚難忍方告前情忙入穢室見
牝狗俯息草窠中乳小狗兼乳嬰兒急抱而走
喜告次妻曰兒已得矣次妻曰兒在誰家夫曰
余家之狗慈于余婦昔者令尹子文生而棄于
野虎乳之今是子棄穢室而狗乳之他日必出
人頭地須珍護之對長妻曰狗尚知憫人之死

咫聞錄

卷四

狗哺嬰兒

三九

兒之不死乃命也命雖奪矣何苦用此毒心以
成惡名乎且殺子有條子其改之長妻默然不
應相安數月夫復出辱逼更甚次妻避其鋒抱
兒歸母家其兄世極控之于庭刺史唐直聞亦
早聞狗哺嬰兒之事准其詞而傳其長妻至案
大加呵斥即將次者所生之子交與長者令好
好撫養諭曰子之惡已成案矣如再起惡屋惡
鳥之心而暗滅是子當重治以罪不再寬恕夫

獸之中依人爲食者狗也以其性之近乎人也
故能管家能知報恩今能知主人之兒而憐之
分其乳以飼之是超乎衆狗之外而實類乎人
也吁世之欲食人欲殺人者不知凡幾則是管
狗之不若也可恨也夫

咫聞錄

卷四

狗哺嬰兒

四

咫聞錄卷五目次

秋豔

大熊

張生

泰山

黑虎

宰猪無血

韓生

咫聞錄

卷五目次

一

歐陽賈

太原賈生

乞婦

鸚鵡管匙

滇南李參軍

錯吞馬蝗

畢發

汪誠軒

巨蝎

買龍放生

驅蛇書

巨鱗

牛聽誦經

鄴都府

黃客

借童演戲

咫聞錄

卷五目次

二

九墩子

某提督

江恂

咫聞錄卷五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秋豔

錢勝好種海棠灌溉不失每當秋色盛開邀朋
縱飲忽忽八月海棠含葩尙未吐豔勤以栽培
可稱惜花之史欲其開放苦無羯鼓之催正徘徊
間見女郎紅衣綠襯穿花而出嬌豔異常風
神絕世錢若忘所自來亦不知是何家眷屬欲

咫聞錄

卷五 秋豔

一

相問訊恐嫌孟浪目注神遊女嫣然一笑身後
老嫗催女去女乃輕移細步秋波轉送錢不覺
神魂飛越回至書齋顛倒夢想寢食俱忘一夕
月朗風清憑欄思想忽見花間隱約有人冉冉
前進視之乃日前後圃所見女郎也頓解心胸
之悶竟忘瓜李之嫌遂問女郎曰僕本癡人自
見花容病同君瑞旣乏東廂可借又無燕于傳
情今何幸而得光降鄙園也女曰妾秋豔也感

君重恩故來相報錢曰昔日隨侍老嫗可同來
耶女曰無錢曰露冷風寒恐殘玉貌請入室女
曰內有人否錢曰空齋旣攜手揭簾而人女曰
花中菊有鴛鴦之名蓮有並頭之號何以海棠
獨無也錢諧其意竟懷抱登牀擁衾而臥雞鳴
而起早去晚來已將半月錢覺身體輕鬆精神
暢爽有仙人風味自喜遇之奇也轉念室後無
鄰何家情女來此秋豔已知其念哂曰郎君疑

咫聞錄

卷五 秋豔

二

妾乎請從此別錢苦留之女曰緣已盡矣留亦
無益耶若有情後當留意至花深處而沒次早
到後園見海棠兩朶並蒂而開燦爛若錦適合
秋豔所問之語卽以秋豔呼之無風自搖每至
節序處設酒果爲文奠之交曰嗚呼予美云亡
幽愁孰訴憚佳期之難再嗟良夕之已虛維彼
海棠厥名思婦恒寄生於庭院復吐豔於秋風
疇嫌有色而無香洵足娛朝而永夕忽訝幻奇

工化俄驚色相天然彼姝者子實獲我心有美
一人願言思伯姍姍其來宛若星娥之下降嫋
娈不絕渾如月姊之重逢步芸閣而容與倚翠
帷而綽約一夕定情薦陳枕席百年偕老託絃
絲蘿觀禰禩之舞袖鶴立鸞迴聆宛轉之歌喉
鶯啼燕語信同海誓山盟指望天長地久無如
好物不堅恩情易斷請從此逝無端影滅而音
沉悵莫能留不禁冷忘而寢廢漫憶儀容於洛

咫聞錄

卷五

秋 大熊

三

水空懷雲雨於巫山自是三生石上相見無期
連理枝頭徒悲獨活愛而不見傷如之何猶幸
一叢燦爛還忻靈爽之式憑此處勾留再冀芳
魂之相接溥具園蔬聊供杯酌伏祈來格用慰
離衷讀文時海棠躍躍而動若受享焉

大熊

大龜山在應山縣城外高峻可二十里陝人有
力士余子恒者善鳥鎗戊子冬雨雪方霽哀糲

人山至綠竹萬餘之處見葉密枝阿四圍團結
若駕重物狀細細仰窺隙際有大黑熊深目而
猊隊長三丈餘將竹梢用手編如蒲團踞坐其
上閃鎗一擊急遺鎗入避小石穴中但聞穴外
破竹裂木山崩水決之聲吼如雷震久而寂靜
伸頸窺之洞口光明寬敞石已磨平幸未穿不
然幾遭害矣前後三里餘竹木俱為蹂躪推聚
於小山之側遺鎗圓而成扁急行十里許見黑

咫聞錄

卷五

大熊

四

熊仍在對面山腰大石上低頭坐哺其子子亦
長五六尺子恒膽落不敢逕過蹲伏於巖此物
忽然將子擲於石上立身騰躍大叫而僵子恒
匍匐繞徑而出兩日始達大路詢之居民咸曰
深山大澤實生怪物子所見者乃能罷之屬也
幸擊其化若遇其壯必為齏粉矣子恒踴躍而
返曰我欲殺人人必殺我我欲食獸獸必食我
將軍難免陣中亡此言真不欺歟由是畢生不

復徧較焉

張生

黔省乾隆乙卯科鄉試頭場已畢二場點名時
巡綽官見宙字號中先有一人長髯白哲佇立
而泣問曰誰也號卒對曰入場待中之舉子也
使問泣以何事不答召而見之問係何學生員
再拜稽首而對曰陝人也巡綽官曰陝人何得
混入黔闈對曰狂者張生殺予幼子今特來索

咫聞錄

卷五

張生

五

命耳官曰然則子乃鬼也今爾子已死矣不能
復生念張生終夜勤求數年辛苦姑令完結三
場能延僧誦經以消懺悔則捨之不能則滅之
未晚也對曰絕人宗祀此過之大者已請於帝
許我報怨矣遂不見至午果有張生持卷踰垣
而來官與號卒詳言之生曰予少時讀書山莊
喚幼僕有義取飯來遲以硯擊之應手而絕公
所見者必僕之父也即跪而來曰吾非有意殺

爾子也不過一時之忿擲之以硯喝之使改誰

知適害其命今願延僧誦經以超冤子其全我

祝畢立於號外總不敢入時已封門場規甚嚴

勉強歸號至夜半而卒號卒報之於官官為相

驗昇屍收殮見號內榜上題有一詩云迴憶小

年性過剛一朝忿恨命難償未招王法自冤抑

冥責無遺天道彰予見世人廣刻文昌帝君勸

世文雖屬後人附會細味其言實足以持身立

咫聞錄

卷五

張生泰山

六

世觀張生之事念奴僕待以寬恕之句玩之而
實有味焉

泰山

泰山為五嶽之尊在山東泰安縣山之上廟觀
臺臺古蹟重重神靈赫赫登臨遊玩者寄跡吟
詩禮拜燒香者摩肩接踵春夏尤盛山頂有東
嶽廟聞有虎豹守護山門入其廟當肅然起敬
不可慢以招禍也昔年一士人閒遊此山見諸

人從山下手執香楮三步一拜匍匐蛇行趨至山頂入廟進香跪拜之間無情容亦無懈骨土人口此真所謂必恭敬止也忽見一美婦弓鞋寸許跪於神前士人遂在婦後亦作跪拜之形以兩指量婦足分寸其婦起立而士人兩指黏於地若生成焉士人失其形如癡如迷口之所言者皆神責之語廟中人聚而視者不下萬目半日手乃脫已不醒人事矣扛移至家三日乃

咫聞錄

卷五 泰山

七

甦後聞士人閉門坐省不敢見人坐而待斃而已又有夫婦在家齋戒數月入山許願至山下宿店一時情起遂犯不潔次早不起叩門不應店主劈戶視之夫婦赤身摟抱僵於牀上同時又有蘇州香客攜妻及子媳四人亦往山進香至妓店其子與妓苟合行至半途衆見大石自山頭如飛而來由香客腦頂擦過直至山腰而墜視之乃其子與妓之頭後聞蘇州香客回時

得夢云是神懲其淫也於是遠近士民間神之靈來者無不誠敬齋潔焉夫嶽神乃福神也彼齊心向慕齋戒沐浴而來者原爲求福茲神之異乃加以禍可知福非可求作善降之以祥作不善降之以殃神不能以子之求而概與以福也況一心舉動天地皆知彼欲求福者猶敢自臨殃地是罔民也其能不加之以殛殛之正所以使人改惡從善也

咫聞錄

卷五 泰山黑虎

八

黑虎

開縣深山谷中有張獻忠墓懸流千仞人跡罕到昔有行人日盱過之忽聞腥風撲鼻木葉蕭蕭突見黑虎自墓咆哮而出搏一人去自後無人敢入此山者嗟嗟獻賊遺害不可勝計豈數百年餘毒尚在乎不然年久朽骨何能化虎

宰猪無血

大理伍家世祀壇神三年一醮謂之慶壇巫人

張掛神像例用牲血對門有屠遂招致之將猪
經絆迫於案前用尖刀向猪項下一梳刀出無
血如是者三衆見屠頭上黑氣一團衝出皆撲
地與猪同斃焉屠家與訟邑宰驗屍無傷責令
事主買棺掩埋之

韓生

乾隆丙午淮北大饑道殣相望有書生韓姓年
甫弱冠讀書鄉塾離家百里廢學而返蹇以代

咫聞錄

卷五

宰猪無血 韓生

九

步天晚行至十字路驢蹶而起視之乃一餓孳
橫臥於路大驚急急南去口渴心燥鬼燐狐嘯
毛髮竦然策蹇疾行約更許月落參橫至一朱
門門啟不閉生幸有人居逕歷階趨進乞求水
火無童僕應門隨喊隨行直至後院聞樓上有
少女嬌情弄生日失路借宿女曰可在左首樓
房拾級而上女於牀頭取出火具令取火燃燈
生燭之見女年輕容雖病色乃葺中人也愛之

慕之女曰我饑矣幕後有米炭爲我煮一甌粥
生如其言煎熟進之女一飲而盡坐而言曰子
何人斯夤夜至此生日予讀書人也由館至家
路隔百里驢之力行不能趕歸並述路上之景
女涕泗漣如曰吾父死於痢吾母死於疫一家
百日盡爲癘死大厦百間刺我一人生間之大
恐擁女而臥黎明視之上下積屍橫牀女曰我
名門華冑積鏹巨萬尙未許字亦無葦葭親今

咫聞錄

卷五

韓生

十

病月餘一生九死昨夜君來汗出而愈此乃天
緣請速議婚詣鄰居延老人作伐即日委禽迎
已之父母登市置棺槨瘞葬積屍天生以啣啣
之人倉卒間居然素封之家是若人之置富成
豪者爲韓而積也家盡斃而遺一女指欲使其
女攜財於韓生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彼夫以黔婁之命而望與石崇相埒者真可爲
愚而好自用矣

歐陽賈

浙西歐陽賈素販棉同夥八人一日至三楚界日已晡矣遙望大路旁有大寺門穿牆頽東傾西倒因奔走乏力遂憩息殿中廊下有柩塵封寸餘不以爲意同行七人倦而睡睡卽鼻吸如雷惟賈不能寐背上習習作癢忽聞柩中噉然作響棺蓋自開見有男子起立目光炯炯努口箕張齒舌獠惡俯近席前徧吹臥客伏嚙其首

咫聞錄

卷五 歐陽賈

十一

次吸其腦賈懼赤身出戶極力竄去尸亦奔追至小橋見有白鬚翁倚欄玩月遽謂賈曰子忙迫乎曰然日子畏行僵故如是乎急過橋去賈念此翁必遭僵尸攫去迴視翁手似披符而口誦咒尸乃回奔天曉報官詣寺驗明七尸取柩焚之臭血腥聞聲若牛鳴賈告官曰八人同出一人獨歸雖有官案鄉里何知卽以實告未必遽信宰爲之具牒書其事之始末交令投於本

邑而了其事此與聊齋志異尸變一則所載畧同

太原賈生

賈生名化太原人踈狂瀟灑寄居肇慶塔脚寺對岸南去百餘步有觀音庵住尼僧內兩尼姿媚年輕清雅精潔賈目搖心動歎其何故削髮爲僧也時進庵於隙穴窺之一日老尼外出賈入庵中諸尼款留素飭甚美賈愛尼之豔而勸

咫聞錄

卷五 太原賈生

十二

飲甚勤竟酩酊大醉醒則蘭麝醺溢繡幕朱帷有兩麗人一抱持一掩被驚視之乃尼改妝也大駭欲遁環視壁上無門可出少頃尼寤笑曰先生休矣對此佳麗無慮不樂也晝夜宣淫不堪其擾兩餐之奉自壁穴中入惟淡白肉湯白飯兩碗而已數月始則身體肥壯繼則胠羸骨立拳曲臃腫不敢供尼使令苦求去尼曰俟子有代或可去如是月餘忽於復壁中來一少年

尼日子有疾病無能為役本欲毒死念汝異鄉人可急去歷曲室迴廊紆徐而去賈遂星夜兼程回里不敢復至閩廣焉

乞婦

潛山某婦其夫家貧負母攜妻乞食而行至紅花埠厭日負母行之累時時嗟歎一日妻落後拋母於土穴泥塞其口妻至見無姑細詰乃知訕其夫日人得母以生汝不孝母我忍背姑乎

咫聞錄

卷五 乞婦

十三

恩斷義絕不可以為汝之婦矣尋至穴中見姑兩眼猶動婦用竹簪挑去泥沙姑賴以活夫至母與婦罵日狼子野心背母不祥天不佑汝神其殛汝將出深林震雷暴起擊死火燔其衣背有朱書字行人謂婦日汝夫為雷擊斃矣婦無慘容唯唯奉如而去嗟乎世之不善事親者多矣而雷不加擊者蓋以倘無致死其親之逆也而婦人能知大義直許夫之不孝者必出自巨

家大室專言詩禮者有之今以乞婦而能若是余特表而出之惜乎失其姓氏焉

鸚鵡管匙

鸚鵡一名別哥又名叭叭小而慧常憶萬公家畜一鸚鵡五月五日斷去舌尖剪圓飲以雄黃酒雜以硃砂拌米飼之遂能學人言語領會人意命掌倉箱之管即啣去深藏僻處非公呼喚不能取也一日秋涼蚤起鸚鵡飛至牕前以喙

咫聞錄

卷五 鸚鵡管匙

十四

梳翎自言昨夢凌飛青霄翔翔迴舞樂意舒心旋有垂天之雲覆羽蔽翼掃興困躬未識上吉主凶願公卜之公曰虫虫之物亦有夢乎姑置勿論頃聞號聲甚急烏云霜集戕我身矣公所交匙鑰在西櫺上第三溜瓦縫記取勿忘公驚視之見高樹巔棲一蒼鷹攬鸚鵡劈而食之急覓弓矢不可得乃取鐵銃然火擊之一發而鷹斃悼惜不已為文祭之文曰蓋聞庸庸者多厚

三篇矯者違奇殃人誠有是物亦宜然是故雉
耿介而離置雁雖和而遇繳緬羽蟲之孽占飛
鳥之囚得毋慟念於相戕愴懷天同與如別哥
者最爾寒皐貌茲黝鳥調八八之音慧能解語
張瞿瞿之目明可燭幽卸鈎告兆於行功取火
微奇於雜俎而且日習傳呼允堪肅客職司筦
鑰無忝守藏靈過後童能高臧獲倘假鵠巢以
息羽迥異鳩居廼遭鷹擊而殞軀幾如燕拆彼

咫聞錄

卷五

鵠鵠管匙

五

鷹也一飲一啄宜因同類而相親載飛載鳴詎
以並生而致害大肆兇殘之勢橫張搏擊之能
嗟弱強大小之殊形慨上下東西而莫避訊于
霄之觴夢安不忘危聆垂翅之遺言歿難棄守
傷哉千般巧舌遠絕崇朝累載單心頓忘俄頓
而今而後誰傳賓客之來如枇如櫛自顧倉廩
之積念爾服勤之力築塚以理表予惻怛之懷
綴詞以告幣惟可掩無虛黃土之一坏魂若有

知侍見紫蓮之幻化是夜夢別哥曰蒙君設祭
當效叩環以報焉

野史氏曰鳥之靈莫靈於鸚鵡茲之鸚鵡亦猶
是也因夢而進質其疑臨危而不忘所守視夫
見近忽遠狗私廢公者有間矣蠢多壽靈多妖
自古為然第死之不應如是之酷也鷹為鳥中
猛擊之禽勇有餘而靈不足是蓋如其靈而殺
之也

咫聞錄

卷五

滇南李參軍

六

滇南李參軍

滇南李參軍者北平人也年四十有一頸後生
庇病勢垂危一夜覺有二役迎之去曲道陰翳
至一處人多浙語見有簇簇人夫荷沙掘土若
濬河狀又見一中年官人形神清雅迎李揖曰
兄至矣李答揖問姓字對曰弟名江樂鄉為掌
案吏今四十年矣適符更換之期兄之來乃替
弟耳李思家貧子幼賴誰籌養不禁潸然淚下

江曰兄欲歸耳吾儂叨列曹椽去留難以自主少刻入府叩謁始瀝陳苦衷倘邀恩恤亦未可定弟在旁當亦爲兄相機而進言也李心感之相與同行進府門兩旁役隸多人皆垂手立而寂然無聲江引李由東角門進肅步升階望見白鬚尊神南面而坐江立於神側李稽首陳情乞恩賜返神曰爾自某年隨我北遊由濟上岸托生在何刺史家計年按例爾當替回江吏也

咫聞錄

卷五

滇南李參軍

七

命江取記册來覽曰爾有未察罪犯有可救之機爲一過又有保全命婦無終身之玷爲一功可相抵乎江曰未察究屬無心且罪犯無枉其過小全人名節乃風化攸關其功大神曰功浮於過可允所請莫若從此改爲六十年一更替何如命江登册李叩謝而退隨江入東廊一小門迴環曲折繞道而行至一院有一大石甕緣水盈盈水中一塔四面玲瓏有光炯炯而動李

方注目視江低聲曰此寢宮也李大懼而醒周身大汗如流瘡口血流呼婢燭之婢曰紫血變白膿矣自此瘡有起色飲食大進不兩月而愈迴憶神廟尙記得頭門匾額上有謹嚴二字至所言未救罪犯保全命婦二事亦終不知其何所指云

錯吞馬蝗

江南周令幼時讀書蘭若暑月渴甚就飲山泉

咫聞錄

卷五

錯吞馬蝗

六

覺冷氣一條直衝胸膈由是面黃體瘦飯前必用清水一盞以生雞子調飲之胸腹乃安雖公忙未嘗輟常於朔望行香禮祝城隍出有攔輿喊告毆斃者值令欲食生雞子之時不能問供卽命差帶至署中時役送膳中途相左令怒極回署欲責役曰爺食生雞子腹有蟲也若釋小人可治之令怒稍解驚詢何藥役云不用藥仍用生雞子一大盆俯臥昂首可以氣味引之使

出也出則病解矣令異其言如其法而治之初
覺香氣甚濃殆不可忍強制之逾時喉中嚙嚙
而動癢不可遏旋哇有一物出墜盆中一捲雞
子已過半再捲則無矣屈曲遊盆中半日而僵
視之則馬蝗也粗如巨虜長五寸餘紅色斑爛
曝之化血水役復以雞子送至令前覺生腥之
氣難忍入口不能下咽由是病若失而重賞其
役可知食必火化生冷宜忌焉

咫聞錄

卷五

銷香馬蝗畢發

五

畢發

畢發字長發湖廣貢生年少苦讀嘔血瘵疾而
亡遺子尙在襁褓妻于氏矢志堅守家貧縫紉
苦哺冀兒之長成而有倚也年餘白晝見畢自
門外來于驚喜問訊若忘其已死也畢曰冥王
以我生前無過死不拘東游行自在惟心痛難
堪少有錢使須誦金剛經方可銷病我生前有
膏火銀二兩貯書篋中可取買楮錢焚於門外

呼我名姓不然即為惡鬼搶去矣于日造錢用
紙亦是異事畢日噫何見之不廣耶冥中以紙
為錢猶陽間以銅鑄錢也何異之有陽世錢有
大小猶冥間錢有好醜也陽世造錢銅七鉛三
而歹用猶可回爐冥錢則陽間所造若破爛楮
錢并紙多錫少銀錠雖多多焚燒冥中不用錢
棄於破錢山銀棄於爛銀山矣且陽間金錠銀
錠冥中視之極為低色小錠筭為三分中者筭
五分大者所筭不過一錢而已言訖不見于延
僧超度後見畢來日我已托生現在王家為長
子在彼甚好無須念我矣遂去後不復來

咫聞錄

卷五

畢發汪誠軒

五

汪誠軒

汪誠軒對予說渠年十歲隨叔父往巴蜀糧道
任尾舟而行於無人時出篷牕遊墮水中初聞
兩耳雷鳴身如翼飛上下數次心恍惚若失忽
至一處前有兩山花明木秀泉響流清瀑布倒

灑音韻悠揚行人村落彷彿桃源有老叟攜杖
迎日來何遲耶引予過竹籬曲徑幽深見一宮
巍峩壯麗邀予入登其堂額書水仙殿三字乃
蝌蚪文几榻縱橫圖書滿架叟以麈尾指之曰
此萬國九州水經也童子以冰盞進飲色如白
脂入口卽覺涼氣透心神清目朗兩腋風生叟
掀髯曰此乃靜心水泉子飲斯塵俗氣盡消也
忽聞金鐘一聲百鳥飛舞堂前鼎爐香煙噴出

咫聞錄

卷五

河漢軒

三

如雲龍如飛鳳蜿蜒而上直入霄漢風漾屏開
叟攜手而入池荷映日游魚撥刺轉過竹林瑞
草滿徑鶴鹿連踪就石而坐童子報曰果熟矣
翹首林端如棗如瓜躍躍搖動叟以手招之果
落懷中芬馥襲人與汪食味如甘露正飲間聞
雷聲而醒身在舟中驚問家人咸曰幸墮淺水
掖半日今始蘇矣時雨霽初晴層巒疊翠如在
目前

巨蝎

乾隆丙午予隨家大人至淮將之金陵阻風泊
舟山坳忽見上流飄下一物長數尺形類琵琶
衆莫能識時風微順舟人解纜約行數十里見
東岸少長叢集心疑何事令灣舟見沙灘遣一
竭設頭如車輪尾如魚鈎身體失去臭爛不可
近始悟前所見者乃蝎體也見上有禹王廟敬
步登岸人見梁柱洞然空靈如鑿匾額對聯字

咫聞錄

卷五

巨蝎買龍放生

三

跡未損筆畫空處亦朽壞詢之士人稱蝎藏廟
柱歷有年所出沒無常雷轟電閃遁跡淮河今
灘上遺物想是此怪也爲害已不淺矣此事予
親見之

買龍放生

江蘇上海縣獲一巨龍重千餘觔十六人擡於
市議解剖分售時學使李公因培歲試於郡聞
而異之令昇至署前蹲伏不動見李公出則昂

首曳尾若求救狀公欲以銀易而放之漁人故
昂其值公令舁出即前十六人不能稍移寸步
衆皆駭然乃受公值公命即放役稟曰必俟大
潮期方可放之於海在考棚前數日兒童有登
背狎之者有敲首曳尾者竊皆若無所知至潮
期李公鐫一鐵牌誌年月日穿於蓋肩用巨舟
載赴大洋放焉時風浪大作波濤鼓盪悠然而
逝倏忽逆潮昂首如謝恩狀乃沒水不見此乾

咫聞錄

卷五

驅蛇書

三

隆二十六年八月間事

驅蛇書

吾鄉城南有石洞焉羣丐居之以蛇爲羹聞有
伏蛇之咒俗名驅蛇書如欲有用開卷讀之凡
蛇巨細都來聽命直立前後如架木椽屋宇瓦
石悉蛇爲之巧處中焉取其大者用指捏之則
不能去包剝烹煮任人而已如不合用振振有
詞蛇始散有村究於道旁拾得一册喜而詢之

忽見羣蛇如風而來大懼而奔蛇尾其後行至
二十餘里不能動履蛇乃纏繞其身固結不解
巧尋書至開卷讀發放咒蛇遂去而村究已受
困憊匍匐而歸

巨鱗

河東劉家老而生女鍾愛異常方及笄忽有裙
屐少年捲簾而入衣香黃侈子眉目清秀笑曰
良夜寂寥其如兀坐何女驚欲號口不能言任

咫聞錄

卷五

巨鱗

三

其輕薄而去每夜少年輒至父母却之不能驅
逐而女病奄奄一日有市糊臉姓朱者過雨求
宿西廊劉諾聽宿更許將泥魂磊等物橫擔膝
上手提面戴燃竹烘之突見一人來驚跪曰弟
子不知鶴駕仙臨多有冒瀆伏罪地下不起朱
以戲言嘲曰汝孽已滿適從何來其人曰弟子
黃鱔化身也居主人池中百餘年矣修道將成
不合悉汚劉女祈仙超拔朱叱出天明入謝遽

問翁家有怪奈何曰然朱曰我能驅之遂假作
法事書符心咒引翁至池邊用桔槔車水水盡
見有黃鱔粗如巨桶睡於泥中數人挽起用斧
所成數段烹肉和血以進翁命女啖之病即霍
然劉謝朱輿馬以歸

牛聽誦經

黔南諸姓販牛爲業頗有蓄積市有老牛諸買
之詣屠轉貨用繩捆縛刀將下矣牛忽掙脫口

咫聞錄

卷五

牛聽誦經

三

術刀去奔至黔靈山大佛殿中四蹄端跪眼中
有淚頻頻點首似有求救狀諸尋至牽拽不行
僧乃作偈曰牽牛至堂下霍霍牛刀冷欲生不
得生佛殿先馳騁已八佛空阿便是慈悲境解
爾前世冤夙債消除盡遂對諸曰還爾原贖牛
捨廟中乃一好事諸許之持銀而去僧將牛取
法名曰餘生至今牛尚存聞僧誦經伏耳跪聽
焉

鄧都府

鄧都縣城外三里平都山頂有閻羅廟屋宇巍
煥俗云人死必到此地輪迴八山石級甚高有
從此登仙及天下名山總真福地諸額殿門有
幽冥九五額迤東爲關帝廟門前有鐵獅二殿
前枯井深黑數十丈行人至此信以竹籠燃火
燭之香不可測相傳能通冥界再上爲二仙樓
塑王方平陰長生麻姑對局像額曰千古一局

咫聞錄

卷五

鄧都府

三

有對云環機事於兩盤那似空盤更妙兆爭心
於一着不如勿着爲高又東爲蓬天樓凌虛閣
可以望遠江光水色盡歸几席殿廊列十碑俱
漢唐宋人題詠旁刻王漁洋麻姑洞詩山上寺
字計七十餘處不能遍歷山下有沙每晨則自
上流下終日不息所流之處亦無沙堆積俗傳
每夜有鬼負之上山又聞山有洞相傳卽地府
也康熙間有何舉人選授鄧都縣知縣到任見

須知冊內開載平都山洞每年官備夾棍梃子
手梃脚鐐木枷竹板各刑具於冬至前昇置洞
內其府自能搬去何日此誕也陰陽兩隔冥中
官豈用陽間刑具也必丐戶攜去易銀消化吏
固請曰豈敢者然難廢舊例何日既如此吾當
親往查勘越日吏到平都山果有一洞洞口石
上刊鄂都殿三字何竟入洞黑甚扶壁緩步而
進忽露一隙之光隨光進去漸漸明亮逾時見

咫聞錄

卷五 鄂都府

七

一井平地似有行人來往蹤跡隨路順行至一
衙局面宏敞何逕入阻曰子何人乃擅入也何
曰吾鄂都縣知縣曰地方官須通報須臾開門
邀請何由二門進至大堂見開屏門一人出面
色斑爛衣前朝服飾鞠躬相迎揖讓而坐何問
伺官曰吾乃冥府之主畧通款曲待茶畢何辭
出冥府主曰既荷光降當申地主之誼已設蔬
餚聊作暢敘何固辭不允只見戲具擡來請何

至東廡庭燎晰晰綺宴隆隆遜席上座卽有二
且執筆送帖請點戲齣見一旦面熟何問曰子
何名何時入此班也且曰小人喜兒去年到此
家有老母爺歸時求憐老而賞以食冥府主曰
今日敬客汝須小心伏侍不得以家況在席上
相求且乃退所演之戲與陽間不同何曰此皆
新戲也冥府主曰戲中多忠臣義士事若輩均
授冥職不便再演故另演仇德相報之戲耳席

咫聞錄

卷五 鄂都府

七

畢天已曙矣何辭謝欲行冥府主曰此間境界
不同請閒玩之見刀山劍池油鍋血磨凡幻想
之形無不齊備而呼號啼泣者不知凡幾偶過
小屋見一僧跪地頭頂大鍋鍋中盡炭火呼救
何視之乃家居鄰寺僧也問犯何事曰上年簽
捐修寺僧匿銀千兩故受此罪求信知尊府令
小徒在牀下起出辦公庶幾可有何諾之遊盡
冥王命侍人送出歸署已換官矣問諸屬吏曰

何換之速也屬吏曰去此已一月餘矣地方緊要是以另授何見冥中情形已看破紅塵事即歸家走至寺中見僧頭頂生疽昏迷不醒其徒已張羅後事何告曰某僧偷貯修寺公銀故有此病銀埋牀下盡出之仍作公事可期其甦其徒掘之果得銀千兩凡寺之修葺未盡者悉鳩工完之病乃瘥後喚小且喜見之母到賞以銀米後何逍遙事外不題世務

咫聞錄

卷五

黃客

黃客

忠州黃客挾貲萬餘買舟東下船夫利其財帛約水手十二人以酒勸客飲酒闌更盡客八醉鄉扛兩石將客細縛如夾衣箱沉於江心即放舟順流而下至小村落泊舟糴米市菜返即解纜連夜偷渡夔關正值水漲順抵宜昌灣泊馬頭籌脫貨分贓先市酒肉恣啖皆醉連至萬縣有水手一人沿河探望船縣有捕役見其東

探西望形跡可疑獲而白諸邑令詢出前項始末飛檄行查宜昌郡守方相驚訝忽水保稟報江岸有巨箱飄浮波面撈取看之乃兩石夾人呈官查驗一石重百餘觔即查馬頭所集商船至客被難之船覺腥臭逼人舟子皆醉都言有鬼索命望役叩頭役異其言密稟郡守全獲羣兇無一漏遂置之法異哉重石墜水豈能飄蕩乃流至數百里而起此冤魂不散屍憑石起官

咫聞錄

卷五

黃客借童演戲

三

為申理亦天道之昭彰也

借童演戲

嘉慶庚申年予遊揭陽到湖口鎮聞有演神童戲者予往觀之村落中搭一高檯上有掌班三四人木箱二個後案有香燭紙馬掌班向村中喚取幼童五六人書符念咒令童在案前跪拜即昏迷如睡抱坐檯上欲演何戲向童額上畫符童即趨出當場演扮戲臺後代唱鑼鼓喧闐

啼笑悲歡手舞足蹈關目神情合乎音律即名班脚色無能出其右者唱畢童始倒地少間甦醒問之茫然是操何術以致此與或謂前此演戲海潮嘯決戲臺沖倒全班俱沒魂靈不散時憑幼童以售其技荒誕之說存而不論官每嚴禁之鄉村七八月間猶有偷演之者

九墩子

仲某山東人由翰林出守夔州廉靜有政聲時

咫聞錄

卷五 九墩子

三

以川江危險為慮郡境有灘巨石當道橫掛為九故名九墩子洶湧澎湃舟行至此莫不眉攢額蹙舟子無所施其智力偶有一二舟得完全過去者咸稱福綿神佑思欲平治之廣集石工親臨指策無間風雨匠在逆流盡力開闢不數鑿而目眩頭昏不能舉手即踞灘上仲又命他匠下水力鑿晚則倍給工食不數十日石之礙船者盡去灘始平夷此非人力乃誠格也事既

竣歸署忽得暴病終日書風雨雷神四字眾莫能解一夜有舊役求見稱接新任者聞人止之役曰爾何阻我上帝因官開河鑿石利濟生民乃陞巴縣城隍吾乃東廊皂役冥限明日子時到任遲悞不便今既如此我先去矣役仆地而卒眾以官染病請邑令驗而掩其屍焉次日風雨暴作雷電繞屋仲命家人為之沐浴具衣冠端坐而歿後扶柩歸里路過巴邑敬謁城隍座

咫聞錄

卷五 九墩子

三

上神像與仲無異前皂亦侍立於側至今邑人為之立廟祀於九墩子灘上行人有難神必夢示舟過此必焚香楮以拜守之愛民無間存沒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不亦宜哉

某提督

提督某公者西安岷隸人也少年孤苦肩傭度日因以食量過大親戚宗族雖畧有相濟不能抵其一食之資人皆以為無用也故任其號飢

而無有憐而濟之者有一老兵出差返覓行
李約重三百餘觔公承之曰不必多夫給三人
之價而我以一人挑之行至尖所欲支錢三百
兵曰甫行半途欲支盡力金則不能也公曰非
此不飽兵曰爾一餐能食幾何我請爾食之公
一餐而盡四人之食大奇之曰看汝相貌魁偉
努力過人入營食糧應有出頭之日公曰我早
有此心苦無援手者行至兵家留公教技入營

咫聞錄

卷五

某提督

三

不數日而鎗法成保之考糧營王取其漢壯而
錄焉未久而得戰糧有善相者謂兵曰某燕頰
虎額萬里封侯之相須善遇之因復妻之以女
次年岳老病沒舅兄惡之側目而視公知而不
言惟日逐在外搏戲餬口偶而早歸舅嫂閉釜
作炊候公出而開以致飯成黑炭公妻亦一言
不發隨夫拜母而去栖於破漏營舍窘迫日甚
適值營主蒞任弁兵均應着號衣迎接而公已

與富因思舅兄有新舊兩衣向岳母借其舊者
卯之營主陞座舅兄以公貪盃好賄典賣號衣
復敢竊取其衣稟之於官營主問其所穿號衣
實是舅物細責四十皮開肉爛鮮血直流賴眾
羣求齊口稟稱妾因郎舅不睦號衣乃岳母借
與始免革糧公負杖出恨而言曰苟富貴毋相
忘日間忍飢而臥夜則緩步而出偶過酒舖門
首見露晒酒飯餽極食之杖疼神倦就此而睡

咫聞錄

卷五

某提督

三

酒舖老翁夢一黑虎臥於酒案之側起視見公
熟睡于此侍立而思此夢寧何應若人乎于是
待其醒邀之入室殷勤延坐煖酒陳餚公得醉
飽以歸嗣後常領接濟公深感之次年西夷犯
順大帥督師往征調取陝兵而公與焉酒家老
願濟薪水免公內顧之憂行抵軍前山路崎嶇
新到之兵初戰不利公左執牌右持刀獨立於
最要隘口賊至卽刺殺之始懼而退公大呼曰

此刻正好追殺也官兵踴躍爭先大勝回營大帥在高處望見立傳進帳賜以五品官職嗣又屢立戰功而官陞三品大兵連賊至玉筍峯上有刁樓一座長大而固截住山口連朝攻擊尺寸無功帥甚憂之公請曰此樓非可以力取也願請假十日親往勸之得有破敵之策一鼓而進庶不致徒費歲月帥欣然令往旬日覆命曰前山四面懸崖陡壁土似羊腸屈曲盤迂凡三

咫聞錄

卷五

某提督

三

為第一以提督甘省節制各鎮而駐劄固原焉命八回陝迎接夫人及戚誼故舊其岳母老難遠行舅兄送妹而至酒家老亦遣子同來安居帥府日飾盛饌公待舅兄以禮從不提昔日之嫌舅兄曰不念舊惡竟有大人之度宜其為一品官也相處數月代修衣裝厚贈金帛並歸奉母行至中途忽見數騎自後趕來討取衣裝金帛驚問之對曰奉大人之令而來欲報昔年索取號衣之情耳舅亦羞愧難容閉口無言沿途向同伴告貸而行及入家門覓途中討回之物盡在室中間之方知索取後即專人由小路送至家曰不忘岳父之恩以養岳母之老耳後遵例請封以為岳父母榮酒家子留西人任舊意提拔官至都聞以報其義公中年無子偶見轅門外有一年幼乞兒貌甚奇偉收養為子後亦以軍功仕至提督之位古今來賤而為貴貴而

咫聞錄

卷五

某提督

三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七六〇

爲賤者多矣其能真識之者百無一二然失於賤而爲貴者其害猶輕富其賤也不過輕之而無傷於財及其貴也不過悔之而自歎失眠失於貴而賤者其害自重當其貴也多方招致以求其歡即破家蕩產而不顧迨其賤也大失所望而受人指議山窮水極而無可告貸故智者守其道愚者安其拙不非人不誦人斯得之矣

江恂

咫聞錄

卷五

某提督

三七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兼攝旌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卽錄其供而理之恆于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一民負微資作客于外經年方歸積金百餘鎰將至家時已戊亥之交矣思妻頗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勵本回家以試之看其情形知其能不能也于是將銀埋于土地祠後桐樹根下徒肩行李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無得且

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他日再作躊躇然作客已久今始回可無一酌以洗塵乎乃燃燈提壺出街敲肆門沽酒肆中小夥乃與婦同門分東西而居者問曰更已深猶沽酒飲誰乎女曰吾夫已回矣小夥暗思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令青年婦女夤夜沽酒千理不順言未必真吾將瞰也夥亦歸家潛過其門立而竊聽妻曰吾日祝夫之得利而歸希冀稍安且夕何命之不

咫聞錄

卷五

江恂

三六

良若此也淚如雨下夫日子不必悲吾乃裝以試汝也有金百鎰而埋于土地祠後桐樹下飲畢吾往取之小夥聞此言卽往是處挖取埋銀而歸妻促夫立飲觴盡夫卽往取見樹下成一空壙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爲他人掘去矣其妻疑夫本無銀飾言有銀不然胡爲乎埋哉其夫疑妻有姦故不以虧本爲意而親往沽酒此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姦夫歛跡必以不遇

爾茲夫仍至我室聞我與妻言語而潛聽之至吐露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爾相爭角控之于官江公細問其情曰此乃疑案也應掘土地問之即差扛土地到堂繫用徽纆寘之于旁次早發牢小夥抵案江曰昨晚土地夢指埋銀乃爾竊聽其夫妻私言潛往挖取也小夥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對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差押起脏給領將小夥枷責完案又有一肩箱搖咫尺聞錄 卷五 江州 三九

咫尺聞錄 卷五 江州 三九

夫帶下喚其婦起至案旁命伸手提硃筆畫一銀錠于掌著差押跪日中諭曰不許收掌如果客銀非爾吞領則硃畫之銀不能退去若爾吞賴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而問之仍如前供嚇之以刑矢口不移江公高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江公即詰其夫曰爾妻現供說銀在爾尚敢狡賴乎其夫聽妻已供認即吐真情立追務案給領將

咫尺聞錄 卷五 江州 四十

舖主杖責示儆江公訊案類皆如此此所謂虛衷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燭詐矣昔看于公治獄自知子孫必有駟馬其門者後聞江公之嗣君名德量者選家榜眼位居卿貳亦由江公辦理冤枉所報也

咫聞錄卷六目次

蜂幼

土地放火

兩世緣

兩世人

王姓

一言害三命

情格

咫聞錄

卷六目次

教子

偷嫁觀音

秘戲圖

妓報

吳興仲子

張燮理

袞襦舉人

陶木椿

咫聞錄卷六

慵訥居士著

冷垠山人定

蜂幻

陳內齋幕遊練水有友人貌如子房與予偕同
赴省舟次長樂縣境水淺舟滯悶而就枕忽見
三遊蜂張翅撲面手揮不去因思時當小陽之
春蜂出採花誤入吾舟已迷路境用扇驅出逢
臆須臾睡去夢見舟尾坐三女一衣黑年三十

咫聞錄

卷六蜂幻

許一衣青年二十餘一衣黃約十六七齡俱娟
麗端好幼者更覺媚媚黑衣女向青衣女曰妹
來吾心安矣然為此弱息尙無所托終日爲憂
妹爲我物色之青衣女遂商於陳陳笑曰老夫
擊矣豈堪爲東牀之選乎對曰先生年高德劭
何敢以兒女之情冒瀆尊顏緣見某少年英俊
願托絲蘿妾輩麼麼未便唐突敬求先生一言
以爲介紹藉執斧柯陳笑諾之商於友友窺青

衣女心早躍躍欲通一語未得其便一聞斯言
喜出望外曰正所謂時彼小星三星在戶也第
以舟狹侍從人多奈何陳轉覆之黑衣女曰既
嫌舟小蝸居不遠可屈寶臨既承金諾一切部
署皆吾責也今日吉照臨庭即屈光降陳德惠
友人冠帶往黑衣女對青衣女曰當請陳先生
同往此間俗禮婚嫁事必擇老翁為壽星名曰
祝遂今陳先生鬚眉皓白會逢其適乃天作之

咫聞錄

卷六 蜂幻

二

合也青衣女邀陳同至一竹林中房屋高敞外
有小屋數十間圍繞正宅張燈結綵鼓樂喧闐
俄而黃衣女華妝出陳為贊禮同拜花燭送八
洞房陳出見廳上設筵排宴黑衣女曰承先生
盛情完小女大事薄具蔬脩聊申鄙意請先生
上座青衣女托盤持酒黑衣女執杯進獻後皆
跪謝退口妾乃女流不便陪席請勿見怪陳曰
獨酌更妙乃退然出一箭必青衣女托盤黑木

女親進陳念其禮甚恭餚亦整緻乘興而飲不
覺天已曙矣友人出曰昨宵以燕爾之新竟遠
商山之皓乞開恕陳曰到日定催斑鬢白歸心
時趁朔風船子在此吾先歸矣友曰吾以作嫁
衣裳安可戀此溫柔之鄉忘却青山之靠吾將
攜女同往復進內商確於女轉告其母不允出
謂陳曰宅倚舊山歸未得心期流水向誰彈女
聞此言亟使青衣女邀友進女私謂友曰郎君

咫聞錄

卷六 蜂幻

三

前程遠大何可以妾故廢公願背母偕行甫登
舟母與姨追至互相嗚嗚正在喋聒間篙師努
力高聲號起陳倏驚醒情景猶在目前笑問友
人情夢相符回首見舟中一蜂菲萋於友幃中
少頃二蜂追之而去時予坐船頭聽滄浪聲睹
蓬島色陳喚曰兩人同夢真奇也子其誌之

土地放火

粵俗尚鬼凡狹巷短街建一小廟扛石焚香以

地西隆州城傍石倚山有土地祠自嘉慶
四年兵燹後添建營房將祠移置倉底隙其基
有屠戶在廟基上新蓋瓦房將遷居焉忽於屠
之舊居草房起更時有人撒火進內屠有妾驚
喊鄰壁集視果有火滿地四處尋覓並無人蹤
次夜亦然以致哄動一城屠疑妾有姦情密糾
暗守忽有紅火撒進見一人只着藍褲赤身奔
逸追至山上火藥局旁見撒火人入溝羣即下

咫聞錄

卷六

土地放火

四

溝搜追則無營弁等以藥局爲慮帶兵上城圍
巡仍見撒火屠房聞喊齊追而赤身之人又奔
入藥局溝內圍搜仍無由是過夜營則率兵守
城民則點燈守街更深火撒茅房頂上沿燒鄰
房喧言城中出怪錄銀齋醮以遣之屠想非怪
必以廟基造房土地不依顯靈出祟次早鳩工
拆屋移造城外乃安夫土地爲一州要緊之廟
安居有年原不應移奉倉底是褻之也褻之有

不怒乎然他處未必有如是之靈茲其靈也亦
由粵俗尚鬼故耳

兩世緣

王其甘肅人失其名父早喪母撫成立勤誦讀
妻生一子善經紀家亦小康雍正年間鄉會聯
捷授湖北縣令未到任而卒其母痛悼家有書
樓不忍登視下鑰而局閉焉晨夕至家堂前炷
香而泣二十年如一日一夕夢白衣大士曰汝

咫聞錄

卷六

兩世緣

五

思子切矣吾當指示下月朔且由東門外從旅
廬中乘黑驢而來經過爾門者即汝子也次早
告媳等曰子老且病事多健忘昨晚之夢明明
記憶是蓋神鑒哀衷故指示之遂述夢中之言
令闔室驚誌至朔且捨乘他事振衣倚門而視
日午果有一壯年策驢前驅而來將至門童子
見之載驚載喜母自扶杖牽衣大哭失聲不能
言李大驚隨行五六人認以爲強丐索錢大肆

叱喝示以欲毆之勢李鄰其老而叱退之問曰
子之攬馬者何故老嫗淚而言曰請勿驚我有
一段疑事乃神指我非出已意也日已昃矣寒
舍聊可停驂當詳告之李下騾入門見屋頗精
雅恰似熟遊之地知非貧而無藉之家也登堂
揖老嫗而坐之老嫗呼指幼婦稚子曰此予媳
也此予孫也予子某忝膺甲第選授邑令未赴
任而旋亡只遺此一子予素誦高王經念子甚
思聞錄

卷六 兩世緣

六

切欲見無由菩薩示以今日可見今駕驢而來
情形悉如神告故攬與耳瞻尊顏恰似某子故
悲切耳現令家中肆筵設席相待李晚視而想
因問曰左邊有小樓平盃啓視之開戶則塵封
數十拂拭淨潔隨手取視得課稿一冊閱之乃
王某中式程墨也時藝試帖題目一一皆同李
作因思我身乃王某轉世之身也對老嫗再拜
曰此予前生地也母應我事媳即我妻孫即我

子但已隔世不能再還故土今以伯母稱母以
嫂稱妻以姪呼子某已徼幸鄉榜今北上倘能
如前生之聯捷銓官得地當遣人來迎後聞春
榜中魁出為山西太和縣猶恐仍蹈前轍不旋
踵而殤初寄銀照應及調府谷等縣方將前生
母女妻子接同至署認為表親此真奇事也李
公有詩云移花接木亦天然今日團圓先後全
前屬王家今屬李不知此去作何躔夫然則人

思聞錄

卷六 兩世緣

七

之生也必有所自矣吾曰不然凡人之顯榮高
貴以及學海淵源者自具夙慧大禍滅身傾家
陷族者亦有陰過其他生生化化乃天地自然
之理耳如必以生也類皆有因現見生齒日繁
則一人之死也即分其靈於三四人而生之亦
未必有如此之多也此亦關乎盛衰之故而已
勿以此事而拘泥夫陰陽之道也

兩世人

余聞中州李參軍言其鄉有胡姓者文頗佳鈍於試年逾三十尙不能搏一巾時屋旁有大橋一座乃通衢要道往來行客不少船隻不絕年久橋圯胡起意修之於是設簿標簽歲餘竟無一人願樂從其善者胡忿怒曰此橋不修必遭大害吾旣倡義不能因衆人之不樂從而止之吾尙有地數十畝鬻而修之以完吾願於是鳩工構料竭力葺治橋成而家已傾矣家有妻子

咫聞錄

卷六

兩世人

八

三人始猶可以餬口繼竟朝不保暮時至炎敲一夕攜席至橋上臥而納風自思天道難憑吾修此橋一家將作餒而之鬼而狠心鄙嗇者反得享徜徉之福先人所謂果報不爽者何在正思想間不覺朦朧睡去忽有人持刺相請卽上轎去擡至一大衙門見有一戴團翼紗帽穿元色圓領者揖而進之胡隨行至東廡彼推小門拍胡肩命之曰汝胸中自作主張切弗亂言恍

惚聞魂人臥病少年身中見牡外坐一中年女子牀裏坐一少年女毋胡不知何地亦不知何人意欲相問因悟戴團翼紗帽之言只可靜以待動逾時有報外老太太前來問好些否忽又報外老太太進問可爽快否胡俱不應又報老太太過來卽摸頭細視問昨晚病勢若何忽聞請少奶奶們迴避老爺陪醫生進來退出挈帳坐而脰脉曰今日少爺脉有起色恭喜胡乃知

咫聞錄

卷六

兩世人

九

魂入於其子之身也胡魂在此而胡之身死矣次早胡之妻子見夫不回往橋上視則身已僵矣袒括髮蹠踊而泣竭蹶籌棺殮埋胡亦不知也胡至次晚假作糊塗之狀因問二女子曰爾等何人一在牀邊一在牀裏坐也牀邊女子曰吾乃子之妻也指牀裏坐者曰此乃子之妾也二人咄咄以爲病重極矣連妻妾都不能認兩俱淚下如珠胡又知二女乃妻妾也閉目睡去

三更胡欲食二女即喊鬚髮以粥進之連日醫
來診視稱病無妨矣胡問醫生可食何物醫曰
病初醒食當慎清得宜厚難運胡曰吾思薰鬣
以滋養醫曰少食則可誰知胡因數日耐飢而
餓並未病後加餐也故逢飯時胡貪啖二女子
常常阻之迨病瘳後胡出署閒遊見大門匾乃
知府衙門始知作太守之子也此乃修橋獲報
使我享安閒之福前之帶我入門叫胸中自作

咫聞錄

卷六

兩世人

十

主張者必係東廚司命也我已安矣但不知家
中妻子若何每憂慮時形署中人咸曰少爺病
後若有心事而官與夫人恒相勸曰我只生汝
一子在此做官何物不有何思不得子有何慮
寧身上復有病未除乎胡曰無一口胡問家人
曰署中為何並無書房家人曰前因少爺不肯
讀書老爺恨而拆之衆皆以為病後失心也當
須藥療胡對太守曰父親我欲讀書太守喜極

即命修整書房延師教之師出題命作文胡半
時而成之師視之居然名作師對太守曰公子
乃大器也吾才不如望另擇名師以教太守以
並未讀書何一旦豁然貫通也疑有勦襲出題
面試文情文體迥異尋常師固辭乃去太守托
人訪師胡曰不必延師所有詩書見自讀之逢
交課期太守命題面作無不精佳遣送回籍應
試即採閱泮之芹旋赴鹿鳴之宴太守大喜返

咫聞錄

卷六

兩世人

十一

署北上與以盤纏千金胡欲二千太守如其請
而與之胡負篋前行繞道而至舊家入門登堂
無有認之者謂子曰吾乃爾之父也其妻聞之
壁隙窺望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
甚也胡歷敘前事妻猶心疑胡曰我書房廚內
有某稿一部某稿內夾有某文幾篇某詩某首
汝可往取之對則真不對則偽妻開厨檢之悉
如膈合于是兩下大哭胡曰吾不能再還家也

有銀千金付汝以爲養口之費若能博取功名當助汝成家後果連捷銓授外任年寄銀兩回家竟成巨富吁天地機關非人所能料也天欲報胡之善不使自起其家而必欲借太守以起者何也蓋是太守非不善者而年已老矣絕其嗣不能復生胡以呬唔之人僅能糊口焉能起家於是致其魂于太守之子庶幾太守有嗣胡得成家由是知巧莫如天矣

咫聞錄

卷六 兩世人

三

王姓

近俗喪葬必延有爵位者題木主以爲體面且爲大禮山左王姓人多狡獪家暴發乾隆年間遭父喪葬之後三日延同姓貢士某爲大賓過墳山點父木主又延儒者數人作爲副賓共執其事親朋畢集鼓樂喧闐禮生邀大賓至公案登座孝子跪捧木主副賓執而啓積只見三寸黑物一團滾於大賓之身並無木主大賓驚立

物墜於地拾而視之乃一牛角陽具也太賓怒日子以角先生作令尊主子乃藝父乎抑慢客乎藝父之罪因大慢客之罪亦不輕矣王見木主變爲角先生亦不敢辨惟有磕頭求恕山鄰聞異而來觀者蜂湧而至忽有一人擲一布包小物于王之頭檢視之則婦人脚帶纏裹甚緊解開卽其父木主也衆皆駭然不與攘斥各親友亦皆散究其禍從何而起也先是王之妻有

咫聞錄

卷六 王姓

三

妹美而黠適鄉間李門年餘而寡王心愛之往其門恒以藝言挑之妹若無聞亦不加斥惟其不斥也而王之癡心未已一日妹倩王代沽衣布王喜不自禁自往肆售之陰以陽具包藏於內以試其心令妻交送妹回家開布秉尺量之掉出其物深恨口姊夫心起不良計圖壞我名節恨已極矣吾不能舍之必有以報至葬前一日備香楮往弔俟靜寂時暗啓其櫬將其父木

主易以所送陽具而歸告伯叔曰姊夫無禮吾已將計就計以報之矣今有一物包裹已定毋開視請送至王之墳上于眾耳眾日間擲之看其舉動再來知我其人回述以前事曰吾之恨釋矣後聞王愧悔羞忿鬱悒數日而卒至今傳為話柄夫王之乘機而送陽具者當其時心喜得計誰知即以陽具為父較之忤逆其親者其罪尤重無怪其死之速也禮云一舉足而不敢

咫聞錄

卷六

五

忘父母一而言而不敢忘父母古人之自持何其嚴也今欲污人名節敗人門楣是已忘已父母矣直至大辱其親悔亦無及世之狂悖無忌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一言害三命

昔有一言而害三命者乃乾隆年間温州事也若家有二子長已納媳少者年甫成人似癡非癡時值天暑酷熱汗如蛤漿膠燥難開日已轉

西其嫂閉門沐浴自玩自耍以湯屏陰戶隨屏隨說曰喫開水喫開水癡子聞其聲由壁隙窺之見嫂之在浴盆處樂也洗畢開門而出癡子兩眼迷離對嫂哂之曰嫂嫂喫開水其嫂怩怩面色如赤即回房坐而思之今日浴癡叔能觀昨與某苟合安知彼不從隙處見乎癡者胸無經緯苟一隨口說出醜來彼為無心吾將何以作人乎不如先尋死路以掩其醜遂臥牀不起

咫聞錄

卷六

五

呼之食詐言有病其姑命婢進以粥亦不食詰以何病癡子又突然曰嫂嫂洗澡喫開水姑查知其事進問媳曰寧怨小叔之窺爾浴乎抑浴時冒風乎媳不應出責癡子又慰媳曰此乃閻中常有事癡子何知吾已責之矣不必以此介意詎知當晚縊絕次早驚視報于其父母之家聞之飛奔而至號跳大哭曰必有致吾女自縊之由當實以告我婿不在惟向二老是問翁姑

答不知情卽以拳擊不得已吐露實情愈增其怒曰此乃愛憐小子之言也必爾子褻語調戲致嫂羞忿自盡卽欲鳴官親戚咸集勸解與之言和許與田三十畝厚葬其女乃已翁因喪其媳破其家終日自歎而子又返家朝夕哭妻廢寢忘食老翁憂鬱更甚曰何遭家不造乃爾也吾素享上人之福安閒過日今老而顛連若此不如速死之爲愈也至夜潛出後門投水而死

咫聞錄

卷六

三言書三命

七

其妻起不見夫曰何出行之早也至晚不回差人往尋無踪越三日屍浮水面撈之始知其妻不依趕至媳家大加吵鬧對其父曰爾女之死自盡耳並非有人毆之有人逼之吾兒癡已久矣若个不知癡無情欲其能調戲人乎爾訛我田致我夫破家而死我亦不願爲人矣與之決生死于公庭遂抓其鬚鬚而牽之同行媳之父畏其兇勢願退前訛之田田已退而女之姑更

加橫潑羣畏女流莫敢與撻無奈亦挽人勸慰斷送喪葬費女姑曰如此豈足以舒我心乎乃議照樣送田三十畝女姑歸葬其夫媳父曰吾平日從未受人訛詐今遭悍婦訛去心實不甘吾欲控之于官乃我訛在先法必加之我身若忍受之冤從何釋與妻商曰吾將懸之彼門爾卽報之于官其家拆矣其妻曰禍由自取子起之而人效之木已成舟棄之而已人生世上

咫聞錄

卷六

三言書三命

七

焉肯以身殉人乎且事近圖賴譏議難泯卽死亦不能瞑目不如順守爲妙其妻防之亦密一口有請赴宴者欣然而去至三更不回其妻遣人往接設宴家曰不終食而歸矣急使往看死女之門夫已懸首于梁而屍身隨風轉搖矣其妻不能不報之于官官未驗而兩鄉父老曰彼以死而訛此以訛而死一訛一訛一死一死訛無盡而兩家性命不旋踵而盡歸蒿里矣某等

不可坐視當為之公平調處以全兩家之命于是令死媳者之家還其訛出禁登門懸首之家不許再起惡意出具悔詞赴縣攔驗官為取結立案各無翻異焉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記曰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內言者閫中處樂之言也外言者游民調戲之言也蓋婦多慰味而所重者在羞無羞便不成女矣是婦也以自已處樂之言乍聞于外即能愧悔雖有收行

咫聞錄

卷八 言害三命

六

之事尚為可取之婦而其父即藉女死以圖詐心術不正無怪亦受人訛而送于非命也其事本奇吾之載此者不可以其奇而笑之當味其所以取禍者刻刻為鑒焉

情格

謝有毅黔鄉細民夫婦勤謹具兼人之力工作恒倍於他農以是富家爭致之三十餘年汗積工資二百餘千生子二長曰恭次日順均已成

各分錢百餘千娶妻鬻田耕種自食其力恭事親至孝謹守田園順日事飲博數年將分析之田祇餘其半又輕聽婦言訛離骨肉日與兒詭譎無如父母溺愛小子並不斥其忤兄之非亦不教以敬兄之道順得藉此強佔兄田不遵親命父母不能為左右祖任其與訟多年官亦以田上細事不與訊斷嗣父母相繼病歿順益肆橫頻頻訐控一日恭路遇黃二手攜鮮菌一

咫聞錄

卷六 情格

九

筐恭足素弱步履維艱蹣跚而行黃二先行售於順之門順妻見菌肥嫩可愛喜極買之檢摘洗淨庖烹陳於几上方欲舉箸問恭八門順遽起藏匿恐兄見此佳味欲共啖之恭曰我見黃二攜菌來此我至石橋上見人採菌已盡余因病裹足不前畧坐憩息見草中熱氣如煙騰騰而上土中煙氣糾纏乃黃二原採菌處也倏而突起白菌數百莖固其異而曳手移步視之有

一鳥稍蛇蟠屈於旁張口吐沫流涎結成也余見黃二來此傾筐而去莫非弟家買此菌乎當速棄之順妻聞言將熟菌用銀簪試之果黑又試以白蒜燈草亦黑遂以菌傾於地湯流處土爲之墳順夫婦乃極口謝之又逾數日恭往田間荷笠耘見路上古木一大蛇懸於枝間俄跌於地宛轉盤旋化爲巨鼈時有漁者過而獲之攜入市恭思吾弟貪食鮮庖見之必買也急

咫聞錄

卷六

三

趨而至順宅見釜竈內有物纍纍如珠兄覺有異順亦爲之毛戴恭問何物順以鼈對恭曰鼈又不可食矣我親見此鼈乃蛇所化食之恐傷其生不如先將一鱗與雞犬食而試之順妻喚犬食嚙嗥而斃雞啄之立化血水順曰葉底鶯聲疎茲雁影悔無及矣相與泣於中庭跪於恭前曰弟得無恙否兄再生之德也兩救危命心難圖報兄之愛弟若此弟寧同木偶乎他

人雖稱至交未必有如此之關切也弟兄能和睦於家庭父母得安寢於泉壤吾當悔此訟以息此案也由是友愛如初夫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雖爲物欲錮蔽能格以至誠則昧者復明世之人當以恭之待弟之道奉爲圭臬雖鴟鳥破窺亦可化爲馴鶴攸鹿矣

教子

懷慶多遠商父攜子子攜孫使識經緯可接其

咫聞錄

卷六

三

業而天下市鎮之大者莫如蘇州無物不有無客不到昔有懷慶人作客於蘇州者已二世矣至髮蒼蒼而齒搖動攜子同來其子年輕心逸見蘇妓之豔粧喬盼已備其魂與之親近玩狎不顧已家終日纏綿迷而不悟其父悉其情不加訓責去銀不少不知查考居之半年貨已售盡與各號畫數歛銀將次還家謂其子曰吾與銀數百汝於愛妓處照料一番彼欲衣須如其

法以成之彼欲養須如其口以與之使之長慕
癡情勿令過後譏議焉其子以爲父之恨其化
消也低頭不敢開口父曰非憐此財而出此言
也正以造就爾作客之才也卽與子銀數百其
子取銀爲妓成其衣安其家聚宿三宵并以父
待情形一一告妓妓曰何時可旋曰半年耳妓
曰我今得子不復接他客矣添與百金當閉閤
守汝回來其子諾之而歸父曰銀可敷乎子曰

咫聞錄

卷六 教子

三

尙須百金父又與之曰過五日卽欲起程與妓
多住幾宵吾當整治行裝候汝同往予又往妓
家與之銀告以行期妓卽淚下似有不忍分離
之意治酒餞別留住五日彼此大哭而散父已
上船候子開行出鎮江次金山其父開篋取敝
衣殘履與子穿之令其轉至蘇州仍往蘇小之
家子瞪目趑趄父曰吾非恨化銀而逐出也亦
非欲出于之醜也子於此可識世道人心矣子

不得已而上岸父曰見妓言在楊子江遇風破
船失水遇鄰船救起父之存亡尙在未卜勿以
實情告也子如父言至妓家其守門者阻不容
入與之相讓妓聞聲而喜以爲不隨父去在蘇
坐庄守貨也令其進視藍縷異常面遂變色訴
以失水情形妓亦不聽令僕驅之不得已而至
停貨銷售之行亦不收留遂出街而走遇一他
行熟認而不深交者曰某相公去未幾日何落

咫聞錄

卷六 教子

三

魄乃爾也具以遇風破船告其人卽留至行易
以衣食以飯贈以銀而囑其尋父歸告於父曰
今知世態炎涼矣妓之愛我者圖我財也行之
媚我者藉我之貨以厚彼也吾知改矣古人云
患難見朋友洵不差歟吾知擇人而友矣後至
懷慶父曰吾老矣不能遠行子可自作客矣命
子裝貨復來蘇卽投雪裏送炭之行而絕錦上
添花之區妓知其前之受難而來者乃裝以試

我也悔無及矣由是不能誘之以色動之以情
一心向業致富巨萬而與衣與食與銀之行亦
漸成富有矣夫人之成器也必閱歷而後成世
之教子者何徒以嚴酷爲也嚴則祇能謹於一
時不能絕其將來惟隨其情而導之初則以我
之真情而合其假情繼則以我之假情而破其
癡情則假者還真方能守其真於不失矣若懷
商者可爲善教子矣

咫聞錄

卷六

偷嫁觀音

三

偷嫁觀音

越人有一妻一妾其妻老而妾多病思欲再娶
一女以爲適室常與人言能與我作伐得一美
麗嬋娟願出重價以納媒禮里中有一矮婦黑
如熟藕肥似東瓜身不滿三尺人皆呼爲矮婆
專以媒合爲業能使女之矢志不失者改其心
以身分自重者願爲賤其機械變詐令人莫測
因聞若人之欲娶妾設計以騙之隨于十里外

村中有一絕色閨女與其父母說迎送銀十金
假作影子移藏他室邀若人過視若人見是女
之姿色出衆心極歡樂問價千金許銀五百矮
婆串出歹人作爲女父至師姑庵立券交銀擇
日迎娶先期三日忽稱女昨病瘧瘧病不多日
而愈求緩期病少瘥乃娶若人愛憐此女許之
至期又遣人來復請展限矮婆不依曰彼女買
以爲妾並非聘以爲妻不能再限時日吾當往

咫聞錄

卷六

偷嫁觀音

五

說迎回以完其事去未幾而返曰事不諧矣卽
備船吾當糾人往搶若人從之買船兩隻矮婆
邀健徒十餘人至夜前往將近女家矮婆令娶
妾者在船停于僻處等候自帶健徒上岸奮往
直前至三更見健徒抱衾捲人而來安臥船中
矮婆囑曰正在發虛切勿驚動俟瘧退神清彼
自醒呼爾可開衾照應某等在後船跟行若人
依言靜坐船中默然伺候若賣油郎之事花魁

將次到家女寂然不動亦無抱病聲氣用手摸之面冷肉硬疑為已死急取火燃燈燭之乃一白面木頭觀音緊呼矮婆船後舟子應曰他船在後當停舟待之若人曰有此奇事竟以觀音嫁我為妾也惡亦極矣俟其來而與之拚命誰知候至曉日飛騰不見其來心慌意亂思以載回非特受人取笑且以褻慢神靈眾皆不依願央船友囑其停泊冷巷重送船銀自即往尋矮

咫聞錄

卷六 偷嫁觀音

三

婆誰知矮婆各分賍銀躲開異地覓至十餘日並無踪跡而矮婆乃一孀婦並無子女弟姪可與跟追不得已四處到庵堂寺觀挨查失觀音之所冀爾密送歸座查至東村師姑庵內有觀音立像一座某夜被人竊去是庵門戶素不謹慎因失觀音而防範甚嚴不能寂然進去若人無法將實情告訴師姑姑勃然不悅即欲喊同十方紳士與之理論若人着急願送銀十兩師

姑說得銀三十兩約至夜靜接進安置正在扛擡土船之際又被赴宴醉歸二人看見立即喝住曰庵內觀音因何在於河干將若人捉獲追問緣由嚴詰師姑盡得其情醉者曰吾不管汝之受騙也慢神有罪子願送官願受罰乎若人曰吾願受罰醉者命師姑邀請十方紳士公議罰花銀百元以為修理之費其事乃已後若人往鄰邑探友途遇矮婆扭與理論矮婆曰世間

咫聞錄

卷六 偷嫁觀音

三

美婦人寧有若觀音之可愛乎養妾傷財不如供佛延福吾之騙正所以教爾回心也此事私言之我是騙官言之我必言爾見女之美欲我說合通姦也是女乃殷實端家之女父乃體面著名之人若令知之彼必控告且是晚寫書受銀者並非伊父實然何妨言爾假造爾有幾許家當恐不能抵此一場官事我係單身女流不過吃些小苦我不犯姦官亦不能加以杖責銀

已化消從何籌還不如認作晦氣爲妙若人聞
言低頭歎氣竟聽其去吁富者當守其富雖云
逸則淫既有妻妾已可供其慾矣又復思國色
天香無怪人之乘機而圖去銀之外又受訛詐
是真妄人也矣余故載之以爲好色者戒

秘戲圖

關中馬振近時畫家之著名也善工筆一時風
氣凡饋大憲禮必有秘戲圖冊而馬振之所畫

咫聞錄

卷六 秘戲圖

五

者卽景生情能窮閨閫中之媚態極其微妙喧
傳一時其值增至六六之數二十日乃成一冊
馬振以工之省而值之肥喜畫之人以振之名
而工之佳亦向求之於是日夜摹寫兩目成瞽
夫藉鼠毫以養家者全在於目目盲而筆停筆
停而家危矣心焦急醫治不瘳朝夕禱神齋
戒沐浴詣壇扶乩批云名號丹青品至清如何
穢筆繪淫形成人以色人知戒滋慾焉能不嗜

請馬又求曰嗣後當痛改前非并勸友人亦不
繪秘戲圖矣求神救之又批云子非害病瞎雙
睛藥石何能挽此育七七靜修斷外慕雲收霧
去月光明馬乃設壇靜坐亦學扶乩朝夕運煉
坐至四十九日前之不知朝暮今見往來人影
矣乃懸手舉筆筆自能動初則滿紙畫花復靜
坐月餘一日懸筆試之見筆滾滾飛舞作圈一
箋數千圈乃已次日又試之又復作圈數千連

咫聞錄

卷六 秘戲圖

五

試十八日目竟明視之乃天神天將之像也其
眉目頭面手足身體盡是圈成而且一筆到底
並無粗細真鐵筆也卽自描名手亦不造於至
極是蓋神鑿其悔過遷善之誠而特降其壇以
圖之使之凜乎不敢再犯從此馬振不圖淫形
不談淫事年逾七十尙可不用曖睫焉予曾親
見其神畫并親聞其所述前事書之以爲畫家
喜繪秘戲圖者戒之焉

妓報

珠江多妓浮水而居簪花抹粉紅袖倚樓異容
舟行過此者見翡翠掠波鴛鴦棲露莫不為之
心動神移焉然而苔砌雖厚雨洗即空前為石
崇今為黔婁者不知凡幾是妓猶盜也盜則明
正王家之刑妓應墮於亞鼻之獄亦天道之循
環也昔有沙面阿高察妓名銀喜者嬌豔出眾
歌喉逼人門花爭豔者滿於珠江而得親其一

咫聞錄

卷六 妓報

三十

宿之臂指者即為萬幸于是若人與以四金彼
人又與八金總欲是妓之惟我獨親而後已然
銀喜因愛之者多即十倍其價處之淡然應接
之間亦不以厚薄分其高下以故破家喪命之
孽多於他妓一日炎暑在船沐浴忽有一蛇從
艙中出逕至浴盆圍繞其身銀喜急而喊之俟
舟婦進艙而蛇已從其陰處入即時眼直牙緊
裸身斜倒口不能言是婦用力拉之不能出又

與強有力者拉之亦不能出其分寸死之日恍
如生成一尾買棺與蛇同殮此真奇事也後聞
有一客心愛銀喜日費數十金以湊其趣而竟
不得共枕結情銀盡人亡臨終時猶呼銀喜人
曰此蛇即是人所化也予曰然夫精結而為神
邪結而為魅彼生前情種于妓死亦靈附于妓
予壯年時為公事進縣見有人荷菜而入公庭
置之公堂將菜撲出見有兩頭一男一女皆少

咫聞錄

卷六 妓報

三十

年也而女之頭兩耳猶帶金環值堂者問之稱
以殺姦旁有一人說情之所種者死不能解可
試之若人即提一男一女之首入於水缸一頭
面向東一頭面向西離水三寸掣其髮而映之
須臾男女頭皆轉而為對面矣歷試數次如前
此兩情相結而然也今若人之情朝夕在妓死
肯忘此妓而安於泉下乎故謂蛇即若人所化
者亦想情度意之言也

吳興仲子

河北吳興一巨族也有分居外邑者有移居郡
城者雖星散辰移而相距不出百里外邑者丁
繁族衆郡中者祇伯仲二人其伯者食廩仲者
充吏每逢科歲兩考外邑來郡應試卽棲伯仲
家族情成爲敦厚而仲者倍屬殷勤某年試畢
仲治酒延族衆曰某自廢書作吏以來積貲約
千金有餘今行年四十尚無子嗣久有歸鄉依

咫聞錄

卷六

吳興仲子

三

祖之心以全木本水源之意有銀數百懇乞攜
往代置莊田我願自耕自食不願再作刀筆吏
也衆以爲能棄臺榭之依而栖烟霞之寂其志
可嘉欣然從之嗣因其妻有娠又將數百金交
妻攜赴新莊先居焉仲在郡清理公事辭退而
行伯見其急流湧退深以爲然而仲行囊僅剩
三百餘金道徑某鎮見人擁簇簇擠街塞道車
不能行見一西老雪鬢銀髮厲聲叫罵一少年

女子滾地哀哭又有夫婦二老含淚勸女登車

女寧死不從仲細看勸女之老面似熟認問之
其人回首曰久不見仲兄矣我因充當廩吏虧
缺公項受刑不過因作無顏之舉將女賣與西
客爲妾完公免罪今日接女過門女嫌其年老
路遠不肯相從仲曰縱有難處之事原不應將
女賣與此老也西老怒曰我之老買女爲妾與
汝何干我爲此女身價媒值首飾衣裝已用銀

咫聞錄

卷六

吳興仲子

三

二百五十餘兩之多汝能全數還我我情願讓
汝何如仲笑曰此易事耳立即啓篋取銀三封
悉如西老之數易回原契焚之又將剩銀五十
兩給女父曰女已長成卽爲擇壻而配留此以
添嫁資可耳女父曰提女以免賤從恩難圖報
焉敢再領厚贈仲曰吾爲同道相憐非望報也
而是女仆地碰頭額已腫而不知仲安慰曰歎
女兒何必若此作別登車而去抵家數日仲適

外出夫婦攜女來仲家其妻問之備述途中贖女之事舉家感激女更抹戴自以為身乃仲贖即仲之身也願終身事之故送之來仲妻亦愛憐之願留為副室日暮仲歸詢知來意大駭曰我與某舊識也以同道故代贖女非豔其女也若敢為助遂此心尙可問乎今之往而女不從仲回顧妻曰我去矣此女不回我終不返也仲妻勸慰交加贈以什物囑其攜女而歸女勉強

咫聞錄

卷六

吳興仲子

三

而行途中慟哭不已母勸之曰彼不納汝非汝忘恩當尋一乘能以遂汝志使吾二人有所仰賴均得安焉女曰我身已鬻非父母之身矣父笑曰汝垂耳銀墜非我打造與汝者女怒即力扯右耳墜墜落而耳已裂聞擲於地曰請父收去適由急水橋過投水而死救之無及仲妻遣女去後書招仲回仲見書即起身而歸天已近暮信步趨行見途前有女形似代贖之女追之

女將近家莊轉瞬不見仲甫入門聞房中呱呱之聲急進而問方知乃生男子仲喜甚次日抱而視之右耳垂有裂痕初不知女有扯環裂耳投河之事次日傳聞此信自凝思日寧所生之子即某所贖之女投胎轉生於我家也友人因名日報恩仲心時時惘惘遣人迎其父母養之於家以終其老至六歲啟蒙課讀敏慧異常年尚未冠名列膠庠未幾以選拔而出授江南

咫聞錄

卷六

吳興仲子

三

縣尹仲享封翁之福壽逾八旬而終古今來性之執而裂者莫如女而尤易結其心當其初鬻於人也惡其老而羞為妾迨仲贖其身又感其義而願作賤仲年四十韶華過大半矣非可愛之時也而女欲從之孟子曰出乎爾亦反乎爾似有近於此者而此女之心不然蓋見夫世之輕財重義者百無其一而仲能以偶然見之即剖囊而全其身心厚而多福故願從之以終垂

老之志誰知仲堅不收惟有殉身以後托生於
仲之家以紆固結之心焉然仲以公門中人
恃勢不貪戀能以區區微貲慨然就夫大義亦
罕有焉宜受子貴而享遐齡也

張燮理

張燮理安徽名庠生也做席蔽門葵藿療飢朝
籌暮策求一日之飽而不得風聞訖仙最靈詣
壇問終身事仙乃批曰目前之苦不為苦且看

咫聞錄

卷六 張燮理

三六

來年五月二十五銚期馬武雙救駕斯時之苦
纔是苦張曰寧復有苦于今日者乎其中言亦
費解總之命難挽聽之而已至次年五月二十
五日睢陽張公誕辰張公在唐時為節度使鎮
守長江盡忠抗敵身雖罹難而恩普于民沿江
立廟崇祀千餘年如一日每臨誕日家家宰牲
以薦處處演戲以慶男女禮拜者挨肩擦背張
詣廟觀劇適見臺上扮演銚期馬武雙救駕張

驚憶適符此言恐遺其禍急移步出廟而回過
一巖牆牆倒壓死又粵東士人請訖仙問功名
訖盤忽動批曰觀子之貌圓而又圓扁而又扁
一團和氣可笑可憐士人曰所問非所答也仙
亦不肯洩漏天機到時自知端的不必懸以臆
斷至下場三日以前士人乘肩輿往拜友人路
過演劇之所人擠難行而臺高底空行人俱由
此來往肩夫即昇從臺底過去正演武劇跌打

咫聞錄

卷六 張燮理

三七

興豪忽聞大震一聲臺底坍塌戲子衣箱俱落
于地輿亦壓爛肩夫盡斃士人壓成肉餅又廣
西宣化縣張明府已題陞百色司馬部覆未到
問于訖仙批云定定定還須定在在在終須在
子月花飛催曉箭春去秋來人不在當是時羣
謂不得升官內有一人曰官必升恐有禍至十
一月部文回准升百色同知卸事交接張明府
前有改盜作竊掩飾處分一案被控發覺即委

接署明府查訊遷延未結而補授之員蒞任上
綱認真平盜加委鄰員同查得實不能徇庇參
革治罪次年八月張明府遣戍伊犁此三事凡
言一一應驗余常見世人恒議亂中多偽蓋就
假此歛錢者而言之可也若夫正心修身之子
靜練以成者其誠可以感格神明仙必附焉觀
此三人之事使余肅然起敬古云莫謂無神其
信然歟

咫聞錄

卷六 張燮理

三六

陰騰舉人

諸生周某東郡人也年將五旬家務付與子姪
經理獨處曠樓惟用老僕供灑掃性耽於酒日
非七八飲不快案上常陳樽酒飲雖無定而酒
有數向者一樽可敷一日之飲忽一日一樽周
曰吾喜酒而飲不過量亦不加胡樽空之速
耶心疑有異乃於夜間假寐以竊視之三更時
果一白鬚老人貌極古雅以口就樽而飲周笑

曰快哉飲也轉瞬不見周整衣舉酒憑檻而祝
曰某與翁雖有仙凡之隔而性好相同倘蒙不
棄聯杯酒之交周某幸甚端守至晨不復再至
次晚供以花酒而又不至隔夜恍惚會於夢中
又隔夜老人出邀飲於燈下談古論今相得甚
歡仙謂周曰君相雖非大貴亦不應以諸生終
焉今年加科君何不應秋闈我當代為周旋以
報君嘉釀之賜周欣然從之臨期相約至省及

咫聞錄

卷七 陰騰舉人

三九

錄科前一日忽謂周曰來早入場時君覺衣襟
偏重處即我附君體而入萬勿驚懼至點名左
襟果覺偏重周照號而坐出題凝思構想見卷
中夾紙寸許取視之即此題之文蠅頭小楷筆
筆清真照錄而出榜發名綴第一總不見仙來
至頭場點名復覺衣襟偏重而心竊喜次午周
在號外淨手忽聞霹靂一聲而號房頂塌大半
稟官移號受驚後心悸神怯不能完場而歸亦

一第1272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0 卷 35

不暇顧仙之下落矣是冬邑中修理文昌宮公
舉學校中數人爲首事周專司錢幣出入一日
有某宦攜捐銀拾兩來周兌而納諸櫃中是晚
有事歸家次日返而此銀失矣內有一人曰昨
宵無人至此銀從何失也衆人聞之各欲解疑
遍處搜尋忽於同事少年被中檢出少年顏有
相悞周權之將銀還少年曰此非所失之銀也
輕重懸殊奇零各別我昨晚已入醉鄉或者未

咫聞錄

卷六

陰陽舉人

四

納於櫃收諸懷中遺之于家亦未可知俟我歸
家尋之周又返家旋謂衆曰銀已有矣忘在舍
間牀上是酒後悞臆也後不復言偶一日獨行
郊外見仙人俟於路旁賀曰公來年定當中舉
人矣前之塌塌號房者因我盤踞頂上神道知
之這將驅逐縱身逃走故册房頂也周問今科
何故得中對曰天榜已有名矣十兩頭換一舉
人尙不便宜耶周曰縱有此事奈我久荒何仙

曰不難昔年揣摹誦讀何人之文對曰專摹王
罕階仙曰汝將舊讀者於最喜之篇朝誦夕維
不拘何題仿其章法筆意熟能生巧何荒疎之
可慮也況天榜有名此所謂居易俟命非前次
行險徼幸矣周如其法而試以功是科果列鄉
魁後爲司鐸臨終聞仙引之羽化而去

陶木椿

山陽民謠云南城汪東城方巾間隔一陶木椿

咫聞錄

卷六

陶木椿

四

此謠何也三家皆淮安巨富方姓名彩援納府
司馬圃積黍米年爲常業遇青黃不接時減價
平糶故有長者之稱乾隆間改造花園夢衣縞
素者四人來云有夙緣特過相依次日開掘魚
池獲銀人四憶與夢符移真庫內晨昏焚香虔
奉二十年如一日忽銀人不見舉家疑竊可馬
曰此非竊也焉有不竊奉大之銀而竊百鈞之
人乎其來也有由其去也有因家將敗矣當修

德以復之司馬設有義渡四所募舟子四守汀以濟免人厲揭一朝天方曙渡子見縞素者四人倩其引至方宅許謝青蚨三百遂領至方門入久不見給謝因問門丁訝其言之奇而告于長者司馬則隨手挈錢五百與之即命開庫見四銀人仍在焉遂宰牲以薦是年業無不順至冬楷桿木椿多而賤有陶宦之後起意鬻積以俟春時黃河水發昂價而售冀沽厚利商資于

咫聞錄

卷六 陶木椿

望三

方不答陶亦不怒臘月適山東販柿餅者過淮沿街肩售過方門歇肩呼售方之小孫見而取其一客以手拂其面奪之兒哭撫是兒者怒而翻擔撒餅扭而奉來足去司馬聞喧嚷聲出阻問由責奴以解爭盡沾以息事客乃抱怨認過怡顏而散陶聞之曰可乘此設計以假資也私串城隍廟祝暗將木皂隸袍回以繩懸于司馬後園門首轉至大門急叩之見門役曰速請家

長出來有要件相告方猶未睡聞聲忙出陶即攜方手同至後園啟門而見縞者曰此即山東客也月色朦朧不能辨是何人而身長衣黑似乎山東人形方胆戰心慌不敢近視陶曰威逼致死罪原不大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一經到官恐費不少乘此無人知覺消彌其事我歷受厚情願自負屍棄于黃河漂流滅跡如有人撞見我自擔罪斷不吐出宅上也方重託之約

咫聞錄

卷六 陶木椿

望三

開門候信陶急出門將木皂隸解下抱回返告于方曰一路行走並未遇有一人是公之福也方雖暫安而自口探聽將近半月毫無影響心乃安設席酬陶謝五百金曰昔日所商預售木椿事有益無損可亟為之倘不敷再可商繼陶即往鄉將各村楷桿木椿咸予豫定村民欲度殘年果願落價陶思來春若果黃河決口吾不能禁官之不取必得假有勢者之名可耳乃假

向城之富而有勢者汪宅字號訂售次年黃河
果決計工程七萬有奇委員構採料物到處皆
稱汪姓已驚回明大憲云汪某豫定居奇高擡
時價大憲將大工令汪一人經理汪聞之驚惶
查知陶捏其名與之大角陶亦自悔不應然憲
令難違不得已出名承認懇汪力保汪亦知事
不能已而保之詎禍轉為福水勢日緩不三月
而工成獲利數萬陶將方前贈之銀歸趙并說

咫聞錄

卷六 陶木椿

四

假吊皂隸之事今成巨富致有陶木椿之稱吁
人之發富也有自必居心公正天乃降之以澤
今之人見利卽茹茹之猶為不足其肯依理而
吐之者誰乎今陶以詭而取其財以理而完其
本逆取順守此詐而不失其正也宜其亦成巨
富而與汪方比肩而馳驅矣

咫聞錄卷七目次

屠赤水

雙真人

何三化虎

鬼死

支離叟

牛鞭驅鬼

臭蟲

咫聞錄

卷七目次

石馬精

尙鎰

廣南許信

冷姓

孫仙

驟償前生債

姚家婦

玉魚

占桂知榜

巧騙

烏蟒

菜葉治病

裁縫做褲

下壘

羅誠

三橋夢

咫聞錄

卷七 日次

二

鬼宅

薛長隨

朱翁

咫聞錄卷七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屠赤水

屠赤水名濬浙鄞之名士前明之尙書也與徐文長最善為諸生時喜於閒花野草之中採香尋趣然必名妓乃能戀之一日夕陽將頽散步晴臯過心愛妓女之門欲止宿焉妓曰他人以金為重吾以詩文為重出一題刻能成則留之

咫聞錄

卷七 屠赤水

一

不成不留也赤水曰只要有題何難之有妓曰卽以地支十二字為題并欲以今宵之事作詞一首赤水搦管立就其詞云了相思一夜遊子敲開金鎖門前鈕丑正值黃夜夕陽收寅柳腰兒抱著半邊卯紅唇兒還未到口辰口吐舌尖軟如鈎巳還有玉杵在身邊不是木頭削就午二八中間直入跳起脚尖頭未呻吟口罷休申壺中酒點點不留酉倦來人似于戈後戌只恐

生下孩兒子非我有亥赤水曰繳卷妓笑曰吾當作上官昭容高坐綵樓一紙飛墜評沈佺期宋之問甲乙也赤水亦哂而言曰子非昭容余亦焉敢以沈宋二公比也妓示其詞擊節贊賞由是妓之愛過於赤水之愛竟欲以終身相託然赤水恐人計議含糊答應及至貴顯妓倩其友屢請踐約赤水曰吾無白香山之才帶小蠻腰樊素耳妓念乃絕

咫聞錄

卷七屠赤水

二

婁真人

婁真人靈蹟人所共知及尸解去其法不傳至今墓址猶存嘉善縣高王廟側相去五里有小亭往來遊人時憩息焉一日客避風雨於亭久坐神倦據地而臥夢真人衣衫襤褸赤脚露頂呼客曰來來候子已久攜手同行入廟見神像莊嚴客欲下拜真人掖之以袖拂牆而開自牕躍入客不能過挾之起如履平地四面空洞棟

梁屋宇表裏通明如行鏡中授以袋小僅三寸口中有千萬鎗匙戒勿開視隨手取出自然合用引至一處玉鎖金環緘封甚固啟扉而八書厨林立如倉金光耀人多芸香氣真人拱手厨自開有童子捧盒出內貯五色果七枚如新鮮荔枝真人取白色如水晶珠者納客中令吞之頓覺心境空濶氣爽神清偕入後院高臺聳峙攀援以上遙望塵世皆在足下惟西牕封鎖嚴

咫聞錄

卷七婁真人

三

密客問之真人曰此內有洗心池紅塵人能到此者當令洗之否則過此以往茅塞之矣遂取袋中鑰匙開鎖推牕倚櫺同望客方凝眸注視不覺心從日出躍入池中游濯數次大驚異長跪請還真人笑曰洗盡不須還已將一片冰心換却矣客大悟乃拜從學道真人曰道不離人惟人自造子自有道何必從學其善誌之客遂醒醒後棄業雲遊不知所終

阿三化虎

廣州東莞場有陳姓童子小名阿三父母使遊村塾學習灑掃應對之道一日塾師歸家六七童子相與為戲曰山村僻野頗思肉味三日何難之有我能致之遂於神前炷香叩首而去逾時荷死猪至任意恣啖諸童喜悅閱半載師又外出童曰先生歸去尚有數日若能再得生腥何妨肉食子盍為我致之三以為然時方盛夏

咫聞錄

卷七 阿三化虎

四

館近山中旁有土地祠三遂焚以香楮以首據地脫衣化為斑虎咆哮而出諸童方欲入祠觀其所為忽見一虎颯然奔去呼號駭走者有人膽裂不前者有人或曰脫形化虎若有人見不能復化原形諸童遂詣阿三家告知其事大相驚異其父次夜見虎踞門外不去亦不傷人眾曰若是斑哥理宜遠去若是阿三化虎應入深山虎乃曳尾而走由是朝來暮去歲以為常

鬼死

鄉人見之呼名即避二十餘年尚有人見之者東郊韓姓素遊蕩不事生業其鄰姚氏有寡女矢志堅貞不出戶庭勤操女紅數年囊蓄百金韓知之夜靜踰垣潛入寢室將為席卷之計奈女終夜紡績旁有皂帽人怒目如牛站立機杼或左或右韓陰念是婦有貞節之名何以藏有男子姑細審之見皂帽人以手勾斷機絲女若

咫聞錄

卷七 鬼死

五

不知續而復織如是者三乃投梭起長歎嗚咽淚如泉湧自痛夫之早死而家之窘也意欲棄世以完名節皂帽人急以紅絲帶作一圈懸挂梁上以手招女引頸而縊斯時韓忘其行竊大呼解帶拔闕而出女若夢醒回顧壁上隱約見皂帽人形像變色詫之眉髮悚然身不為動以水濯壁面目若繪時有碧色血水流出顆顆凝如露珠次夜女見人握棺至收壁上皂帽人其

薄如紙咸曰陰陽道隔鬼爲陽氣所衝魂魄破裂不能救矣荷棺而去

野史氏曰韓之起盜心而踰垣入室也由於氏之守節而神使之也鬼之欲致氏死而反死於氏之手者邪不敵正也唐之時出有生佛見魏徵而僵者亦猶是矣

支離叟

馮先鄂都人性慷慨好劍術豪俠自居一日至

咫聞錄

卷七 支離叟

六

華陰路上逢一道士言語契合議論風生遂訂交焉談及宇宙間事氣爲不平往來旅店遂同棲止時店有婦行止不端於牆頭梯男子笑罵謔浪而下道士笑曰個人有淫行須以劍決馮未及答道士已杳少頃提兩人頭至腥血模糊陳於几席馮曰殺之是也君誠劍俠矣但此兩頭必消却之經人知而禍不少也道士曰是難於腰間皮囊取金丹一粒嚼而唾之兩頭化

爲清水道士曰真武觀前五岳皆居也君至無須問人大呼支離叟予卽至矣別馮西去果至真武觀並無鄰居亦無僧侶前有古松一株大三四圍黛色參天策如龍鱗試呼之道士果出相與笑語出松子數十粒日服之長生遂去馮意其仙欲問道術追之不及悵然而返想此卽赤松子支離叟乃變名也

牛鞭驅鬼

咫聞錄

卷七 牛鞭驅鬼

七

滕陽王恪勤於力田家遂小康時嘗酷暑行至溪邊就松陰鋤草飼牛而歸用鞭撲地口中嗚嗚然雜唱秧歌忽鞭一過如裹重物墮地一團黑煙冉冉而沒時前村有儲姓女美而豔每夜夢中若有人牽動被角者驚呼不能出聲見一少年少書生形容清麗曰我鬼仙也子有仙緣行將度爾慎勿與人言日久神氣耗散容色漸槁父母疑女有病延醫治之初不疑爲鬼魅也一

夕女至牕下對鏡理妝鬼亦在室忽曰咄明今年衰前村牛鳴鳴至矣瘵乎其不可久留也遂逃去女驚異之時儲自外歸遂問有人在外否儲曰適王恪到門索湯耳女以鬼告卒不解其何以奔去後出語格格始悟曰噫是矣其牛鞭所擊之黑煙平不然鬼何畏我哉儲知恪未聘遂以其女妻之是牛鳴鳴之壻數定而鬼特爲之媒牛鞭也卽紅絲也

咫聞錄

卷七 臭蟲

八

臭蟲

山西某驛馬號多怪斃馬甚多驛丞以此罷職一官新蒞任卽訊圍人屢年倒斃之故答曰不知驛丞疑與風水有礙意將移廐別所然此念一轉而此夜馬斃更甚於前丞患之遂與妻子別日朝廷置驛所以速郵傳而馳驅王事今馬多斃予司郵政咎其奚辭今夜我與怪物戰勝則萬幸敗則攜予骸骨歸里耳羣相勸阻丞不

從攜衾帶僕操刀往宿至三更許初聞窸窣聲自空而下馬卽蹄蹶燭之毫無所見既滅燭安寢耳中聲漸緊如密雨由東而至廐馬盡皆蹶蹶嘶鳴復燃火徧視則白馬盡成紫色矣終不識是何怪相顧錯愕間忽見地下一線如蟻往來約有億萬許皆臭蟲也竟有太如棋子者尋其歸路至廐東之古井而沒天旣明永集薪焚之臭聞數里怪遂絕

咫聞錄

卷七 石馬精

九

石馬精

黔省水西城內奎山下有巨石狀若馬因名石馬溝傳聞昔時左右近處畦田禾稼深夜時常失去農人多守之見巨物如牛乘風而至舉鎗擊之金光四散倏不見或疑此石爲妖以火燃之果見口內猶餘稻粱身上青草泥痕畢露遂以鐵錐鑿其首中有硃砂十餘觔從此田疇如故

尚銓

尚銓黔省北門人麴葉生涯父訥中年生銓銓年四十婦賢無子訥謂之日行年八旬兒尚無子不識我能見此呱呱否銓慰曰黔俗尚鬼兒去求神或可有嗣遂至三聖宮禱於神日弟子年已四旬尚無嗣續求賜兒以慰老父想念之情果爾敬以陽戲酬答後婦有娠生一子喜極圖酬前愿奈家素寒不能立辦因節儉食用日

咫聞錄

卷七 尚銓

十

剩餘貨聚而不敢復用數年積三十金時兒已三歲矣擇吉延巫門外酬神戲演過半巫覺有異而未取告也三日後銓婦口吐涎沫狀如瘋顛晝則熟睡夜則唱曲凡戲之始終本未悉能傳其妙若平生熟習者乃祝神日演戲恐不精潔求神赦佑行當再演也神若許之先時中表某同理演劇事於未獻之前竊嘗一變而銓未之知也聞神震怒不敢復往銓驚訊得其詳細

於是再演陽戲而婦始愈夫神既怒於竊嘗變肉則怒應加中表胡為加於其婦是蓋欺其弱也今之神蓋有之矣

廣南許信

許信廣南人年四十餘素業漁夜靜臨流深處布網投以香餌獲魚恒多於人一夕忽見水面燐火成團逼近船前似有人在水吹沫終夜不獲一魚尋思鬼物弄人一至於此如何布置憶

咫聞錄

卷七 廣南許信

十一

幼時曾聞老宿談鬼鬼近船左則舉網向右近船右則舉網向左鬼雖通靈不能脫逃次夜如法試之果獲鬼鬼在網中自供我名吳大本村人過河溺死毆魚遠去原屬不合今既見獲求為寬宥下次不敢冒犯信不保繼之以啼已而東方漸自開網視之臭不可近乃朽敗棺板一片急用巨竹夾而燒之血流滿地有聲啾啾延至黃昏信在河上修網忽聞滿河人聲嘈嘈若

與為仇者急歸家至二更許有數十人搥門敲戶曰吳大偶然相戲罪不至於燒死爾心太忍吾儕捉至金龍大五前抵罪羣遂譁然忽若有攔阻者眾云門神不容我等進去明夕再來次晚瓦礫石沙紛下如雨良久始散信汗流浹背衾枕皆濕惟冀天曉時當夏月覺夜甚長追悔前事往來於心忽聞門外有人過曰此何人層前後堆滿沙礫信戰栗強起推牕見紅日當空

咫聞錄

卷七 廣南許信

十一

時已過午挾石撥沙而出不復捕魚移居改他業焉

冷姓

蘇州冷姓富已久次聞其祖上起家甚異有買度日至除夕債負固不能還而於柴米油鹽一件俱無計圖自盡因思元妙觀乃靜寂之所後有小池投之無人得見逕至觀中有術士正在捲席回寓見冷貿貿然來曰足下象貌發財應

在今夕子時冷告以情術士曰吾讀麻衣相經深得其秘今日我贖錢數千足下且攜回二千姑售食物以度殘年第致富後毋相忘冷固辭不受術士曰非見爾言欲死故以好言勸慰也亦非見爾之貧窶而分助之也照相定斷毫無虛獎冷負錢拜謝而回其妻問曰錢從何來冷曰相士說我今夕子時即發財故相持贈妻曰彼相面者一日能有幾多出息肯分錢二千得

咫聞錄

卷七 冷姓

十三

毋以貧難受而行不義之事乎冷曰實乃術士所贈遂往街市酒館敬神過年其妻忽指牀下曰我聞常有響聲或者此處有銀藏乎予兩人飲至夜靜時掘之冷然其言過鄰居假鋤移牀而掘之初至三四尺瓦礫相雜又掘尺餘先之以沙繼之以泥見有大石一方妻驚起曰在是也適鰻魚行主經過聞言從穴隙窺之見其房中牀帳斜移旁有泥沙堆積夫婦用力開掘信

其得藏歸爲歡喜冷忽聞牕外有人履聲急滅
燈燭客爲寢息起而復掘掘至天曉不獲一物
竊議術士之言不驗徒勞心力也次早冷出門
瞥見鹹魚行主來懼其開口索賬與之揖行主
曰爾已發財冷笑曰財從何來行主曰不必相
瞞我已知之矣新正無人肩負我行有鹹魚儘
可去賣冷曰前賬尙未歸楚今焉可再空取乎
行主曰無傷也冷卽往取鹹魚一捆折而裝擔

咫聞錄

卷七

冷姓

十四

內有銀百兩沿門售之一日而盡喜付魚值又
向賒取一捆折之亦然遂過行而問曰此號鹹
魚積有若干行主指示曰棧房內約有萬餘捆
冷喜不自勝竟陸續取而售之獲金數萬乃迎
術士歸家厚養之聘好經紀分成商業利息百
倍遂成巨富至今已三四世矣家尙饒裕予聞
之錢煎軒先生所云其言微而可信故書之矣

孫仙

孫仙不知何許人予童時聞人言仙常往來泰
晉間士大夫每延致之有富室生辰仙至用手
濯水於壁畫大黑圈凡鋪陳筵宴悉取其中三
四十席可以立致或疑其妄曰席無美女何能
暢懷君能致之乎曰能遂彈指壁上啟扉出一
麗人對客勸酒細視之卽疑其術之妄者也時
坐中有一妓常以言語相狎大相齟齬忽腸絞
腹痛不可忍急如廁突見臂上陡長青茸尺餘

咫聞錄

卷七

孫仙

十五

若蘿蔔出土叢生者力拔之逾拔逾多或曰此
必孫仙所爲也急爲請罪可去諸於是羣爲妓
請仙曰已盡之矣妓撫之果無後十年攜徒入
山不復再見

驟償前生債

友人徐笠庵云有戚某習易關東客久未歸弟
尋之遇諸塗悲喜交集兄以客賬未收念及家
園不能遽去留弟盤桓數日作家書封白金五

十兩交弟先歸為婦薪水之資弟回家陰念兄來尙須時日將銀暫作別業嫂問爾兄有信來否弟以尋兄未遇為詞一日弟往岳家借村人壯驃代步鞭策不前驃忽言曰我小五阮氏也欠某五十金冥王罰我為驃以償前生之債某借爾騎情也今爾受兄攜銀歸里瞞嫂欺兄所得銀數與我相符行且為我償債也尙何加鞭乎弟聞之愕然不敢至岳家牽驃而歸親還村

咫聞錄

卷七 驃償前債

十一

人即取前攜之金與嫂而告其事是驃以負債而為畜類能勸人吐金而全手足冥府知之當以是驃而還令為人也

姚家婦

饒平姚姓有婦某氏芳容韶齒風雅絕倫伉儷甚篤舉一子而去死會閩中有花會之局以宋時嘯聚三十六人日標一名視資本之多寡勝負總以三十倍為準由閩蔓延至饒婦聞之欣

欣然有喜色冀得重貲不數月而家業無存忽想對門屠家有千餘金人亦倜儻不如借貸以為翌日賭本遂詣屠門而告曰貸予五十金局勝則加息相還否則身與子歸君矣屠素知婦賢且利其色好事者又從旁慫恿之署券而去婦歸夜至夫塚哭而祝曰花會害予衣食無資有若有靈幸以魂夢相助不然明日妻與子俱屬他人矣祝罷恍若夢夫日子之心予知之矣

咫聞錄

卷七 姚家婦

十二

明午予陰助之可盡出借銀賭之當勝惟將來不免官非耳天明婦如其言果獲大勝婦將銀加倍還屠屠大譁曰前乃聘金並非借用頗有強娶之意即鳴之於官時饒平某令訊其始末問婦意婦曰願守節耳判曰借銀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強奪人妻惡等張閩法難寬宥將屠重責枷示追銀八官起券給婦嚴禁花會以除民患又訓婦曰婦人以安室為善茲爾混入賭

場亦有不合念情願守節心尚可嘉姑免從法勉之

玉魚

李氏西園有井水極清澈雖旱不竭忽井欄坍塌磚石破碎填塞其中李命石工淘之使淨匠於泥礫中獲一白玉魚表裏溫潤置於水仙花盆以供玩視八夜有光照徹書室後西園之井涸無涓滴矣或疑井失玉魚水不能生李不之

咫聞錄

卷七

玉魚 占桂知榜

六

信前有枯井原無泉脉試以玉魚埋之於井底約一飯許一泓秋水清澈可飲仍命石工修復建小棕亭旁置茶器邀友消暑共議玉魚不過一玩物也何以沈之水來而清出之井涸而廢雖有博古搜奇者亦不能窮其底蘊焉

占桂知榜

水西城內文廟兩廡前有古桂二木開花時一黃一白逢鄉試年於揭曉前左邊金黃色盛發

者又多中式右邊淡白色花盛發者武多中式若其年文武脫榜則有葉無花屢試屢驗故應試者見有花發無不欣欣得意焉

巧騙

浙省有一人相貌魁偉衣服華麗攜銀兩封上街先買鞦韆鞋五對令店主送鞋至寓取錢店主着小子跟送攜鞋而去行至銀樓即進換赤金店中取金約有三十兩交與觀看若人日子不

咫聞錄

卷七

巧騙

九

識金色高低取往相好舖內看明言價比兌若人有銀二封置於櫃上叫攜鞋小子管顧店主見其衣穿體面又有銀兩似二百兩光景現放店且伊小子坐此諒非誑騙許其攜往估值誰知去已二時不見回來因問小子曰爾主人去已久何不同小子曰此非主人我是鞋舖傭人着送鞋取銀而來店主心驚即問若人銀包乃銅錢二百文知受其騙也四路追尋天已晚矣

次早又遣夥往我遇一人曰爾等荒張形象莫非找騙子耶對曰然人曰頃在戲場見此人要花銀四枚可能領找其夥即如數許之人曰必帶花銀同去見之指人付銀其夥在熟認之舖借銀四枚跟往戲場若人指樓上看戲人其夥見面貌相似即與花銀直上戲樓捉住羣皆闕然被捉者曰我是某行之夥誰不知之子敢誣我以騙乎反為誣騙欲扭送官從旁有人呼曰

咫聞錄

卷七 巧騙

三

子誤以其為騙賊也叫人如何下臉其夥見是鄰夥方知貌似而非揖之求恐看戲人曰我等作夥須以端正為主人肯容留今於眾耳囑目之地無故誣我以騙知之者謂爾誤認不知者謂我騙貨若使行主聞之必覆出矣予亦難以依人養家也必到官申冤方可明我心跡其夥情願認罰邀同過舖告知主人即備酒邀其主同洗前冤乃已吁既被騙去多金又受騙去花

銀至終猶備酒求饒一事而遭三害若往占之必元武朱雀二星同進是舖矣

烏蟒

廣西螺螄山層巒疊嶂林菁深邃溪流成河旣田千頃旁有峭壁千尋人跡不到下有平地兒童牧牛間玩之所每日午時諸童跳躍足能離地數尺憑空而立移時始下俱以為身輕有仙骨矣一日有李姓童子之父耕於田間瞥見山

咫聞錄

卷七 烏蟒

三

頂洞中有烏蟒頭如斗大垂然下視張目翹舌噓吸有聲口開則童子躍高數尺飄然若仙口閉則童子輕身如墜雲霧游行自得諸童嬉笑不自知也駭極日將來眾兒童必遭其毒也離城不遠奔報營中適武弁捕盜回營即帶用餘火藥觀之蟒未入洞築砲轟之一擊而中吳聞數里

菜葉治病

王奉楚人所居在滇之委巷中旁有藥店楊五者不甚通醫畧記數方聊以應濟然事神最誠一夕夢藥王降臨曰爾事我甚虔卽以五十金賞之而醒後因天寒應大室烟席歸以深夜睡醒喉忽疼痛滿口起泡渴甚思飲急尋買漿之家時當半夜家家閉戶只有菜傭尙未開門搗菜汁飲之次早霍然數日忽有富室獨子偶患喉症延請名醫治之無效粘帖於門能治好兒

咫聞錄

卷七

葉葉治病

三

病者願以五十金爲謝楊五見之揭帖進視囑以菜葉搗爛以汁飲之應手而愈富人餽五十鎰之外又設宴而謝醫術遂行諺有之曰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其斯之謂與

裁縫做褲

粵西有本地裁縫忘其姓名一長隨姓鄒者攜布二丈餘喚令做褲囑曰儘布裁做多則還我裁縫誤會其言將布縫成大褲越日送來鄒視

之大笑曰是褲乃四大金剛所着也令賠之裁縫曰我奉爾命照布裁做並無尺寸落爲私已鄒怒極盛罵而裁縫對天立誓明心衆見裁縫如此愚昧勸鄒認作晦氣以止其事木官聞之大罵鄒曰汝寧不知土人之愚而令其成衣乎我衙署向來嚴肅今以小事而紛爭若此成何體統立卽驅逐鄒見官怒挽衆同事求之得免次日裁縫來索工價鄒懼拂怒於官與銀一錢

咫聞錄

卷七

裁縫做褲

三

二分詎知裁縫大不悅曰如許大褲費我幾日工夫工銀必加兩倍方可銷賬鄒雖氣極所礙者官只得勉受其訛詐而已

下蠱

廣西近安南之區家多畜蠱入其室無灰塵蛛網者卽是有蠱之家其類不一有魚蝦之蠱有牛皮之蠱有蛇蠱布蠱狗蠱蛤蟆蠱難以備載予於太平府見一友在鹽埠中性情耿直與人

一言不合則唾罵之士人以此啣恨遂下蠱毒
一日友腹忽疼遂以薑湯飲之痛稍緩次日覺
臍旁有硬塊隱隱作痛認爲癥瘕醫治不效形
容憔悴日加瘦頹而硬塊漸腫若瘡粘以膏藥
亦不見銷一夕塊裂跳出一狗一隻約二寸大
在地奔走狂吠半時狗死而友斃矣又有友在
武緣署中一紳衿請宴酒闌人散回至中途見
本地素相熟識者攔住曰先生被人下蠱矣身

咫聞錄

卷七

下蠱

十四

邊取藥數粒囑令回署即用水吞之友如其囑
至夜分腹內雷鳴逾時洞下燭之乃蝦數百枚
跳躍皆生又有宣化縣一友寄寓銀絲巷鄰有
一婦自鄉間來其貌甚醜其口甚利友惡而詬
譎之婦恨下蠱友亦時常腹痛似有硬塊久而
大腫裂出蛇首二三寸友即嚇寢臥牀三日而
卒後聞此婦用剃刀自割足底流血而死是乃
惡報吾勸世之遊客謀養家者總以寬厚和平

爲主莫欺其愚也而辱之莫恃有勢也以凌之
物必反舉世皆然矣

羅誠

貴州清鎮縣離城二十里山高路狹峯巒蜿蜒
兩山夾溪溪濶二里許土人以竹筏濟人溪有
沙洲圓浮如荷葉環洲皆石洲有高低起復水
有深淺順逆邑人張姓新喪父不知州中有葬
穴所延堪輿亦咸以爲浮沙有何風水可尋於

咫聞錄

卷七

羅誠

十五

是日在山訪尋總未得地一日忽有老叟羅誠
來謁曰去此不遠當有真穴爲君指點之然不
利於己損吾眸子吾哀矣他日賴君養贍終身
也張喜許之便與偕詣洲上指穴而葬張見左
右前後照應相若即憑葬焉葬後誠果失明逾
年張之父子聯弟出爲縣令攜眷屬去只留幼
子經理家務頓忘前約且以誠瞽目爲廢人使
碾米舂穀下倫僕隸誠方悔前之待人過好然

事已如此隱忍不言如是又數年一日悶坐門前忽有人拍肩耳語移時而去次日張之門有一堪輿周安來請觀祖塋幼子引至洲上先為詳視曰此魚跳穴也惜少龍門須建長平橋培補風水方出鼎甲耳幼子遂致書於父兄陳其始末不數月而橋成羅誠雙日光明如平昔瞭然無患從此張姓家落出仕者亦緣事鐫職是洲當時水大不淹水小岸不見高自成橋後常

咫聞錄

卷七 羅誠

三

逢春水驟漲即為淹沒誠後不別而去有人途遇同周安在江西為人行山相告曰吾等幼時均師事異人凡與人指地若畏墓穴妨身則必迂枉避就今誠以小過獲罪於師師遣下山臨行謂予曰羅誠獲譴尙輕限滿日爾其救之張之祖塋乃鱧魚上灘穴也橋為魚網不死何為張刻待吾友吾奉師命是以破風水而救之言畢逕去夫誠以不試人之心迹而即以坦腹將

之者此之謂不識人故天加以瞽張以計取誠之精術而反以仇寇報之者此之謂非人類故天使以敗然昧於明者心本無他光終可復刻於心者天良已絕孽無可回嗟乎世之有挾而求者往往於事未成之先餽言密款雖吮癰舐痔亦願為之迨至已得之後變色厲聲雖簞食豆羹猶諄語之卒至公道在人暗施破計此亦天道之昭彰也吾特書其事以醒當世焉

咫聞錄

卷七 羅誠

三

三橋夢

古有蝴蝶邯鄲黃梁南柯四夢近時又有紅樓夢人生何事非夢何必以五夢為奇而贅以記之也吾鄉士人王仲懋又有三橋夢篇幅甚繁成之而未付剞劂不能記憶予記其大畧云仲懋乾隆年間赴試不售掃興還家路過三橋宿於菰唐房西一帶皆及肩土牆牆以外秋草滿地霜葉盈階牕前有老桑一株仲懋對之憶

無聊沽酒消遣飲至半酣酒闌身倦就黑甜而
濃睡焉思欲遍走天下以圖進取於是卷裝出
門南走吳越北至瀟湘所至之地悉如陳文子
之言去而違之乃駕十丈舟撐百幅帆決意泛
海乘風破浪長嘯開襟曰今而後東西南北惟
我所適矣須臾過大西洋登鶴頭視之一望無
涯曰今知天地之大也睇眼間又過大弱水洋
水勢洶湧羊角當舟滯而不行白沫倒瀝衣皆

咫聞錄

卷七 三橋夢

三

盡濕舟人大恐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聽之而已矣遙見兩大峯舟子
曰幸有靠矣併力假風駛去見山有巨洞高聳
如橋下流若沸心疑架體為梁也急阻之以避
其患口未止而舟已近矣適有舟自洞中出問
曰欲保無虞須向洞行即依言而進深黑閉悶
瞻天無隙乞光無由晰晰然燎纒見而月寒氣
逼人毛髮豎立但聞篙聲丁丁泉聲汨汨無盡

無夜醒而睡睡而醒飢而食食而飢不知晦朔
在於何時及達洞外問知匝月有餘矣行未幾
時陡起颶風掀翻傾側飄至一山石級層層似
有人居停帆覓食人皆上岸仲懋亦捷足而登
曰居水已久登一曠土便生樂趣信步尋肆圖
暢鄙懷忽見黃髮黑齒深目曲鼻奇形怪狀已
心驚膽怯矣又見虎頭人身長二丈餘赤髮直
豎眼突如明綠光炯電鼻懸如膽口大齊耳唇

咫聞錄

卷七 三橋夢

三

若丹砂齒參唇外利似刀鋸腰繫豹皮視手足
皆藍聲音如梟見人捲唇而笑圍而擒之劈而
食之仲懋急趨山洞從匿旁出疾趨歸舟舟子
上蓬瞭望上岸之人已狼藉殆盡大驚曰此乃
夜叉國界也凜乎不可久留急起風蓬而夜叉
已至幸風利不及而止歷過海外諸國飄至祇
樹國舍舟登陸時值深秋燕巢深林雞棲高樹
一路荒涼之景方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行路

之難豈僅蜀道獨行數日方至國門入其城見
憧憧往來者衣多單絞見我相貌文物冠服不
同凝眸而視又有冠高冠衣寬褐者問日子非
吾邦之人也胡爲乎來哉曰中朝人士航海失
風飄流至此其人曰吾國六十年一試今值開
科取士之期不論東西南北之人能七步成章
者俱可應試子之來真如王子安之過滕王閣
一賦壓席殆有神助誠有福也可去報名仲懋

咫聞錄

卷七 三橋夢

三

然之至期國王親臨考院士子如雲扇門面試
俄而出題賦得百川赴巨海得收字五言六韻
仲懋作詩云浩渺長川赴滔滔巨海收注焉寧
或滿逝者幾曾休脉絡難分派朝宗總舊遊惟
虛能翁受不約自同流萬里趨鮫室千波滙蜃
樓會將天塹水直入蜃人舟國王見此詩擊節
贊賞又出對曰三塔橋頭三塔水仲懋應聲對
曰六洲山下六洲花王大喜曰真天才也得此

大器吾國有幸矣遂親點狀元授爲內閣學士
勅林西侯高梓有女螭娥年已及笄美如玉犀
招之爲婿國王錫以綴錦袍玉如意鳳冠鸞釵
雲裳霞珮筮吉迎親重重儀仗節節音樂宮花
簇簇朱幃鑣鑣街必懸燈巷必結彩士女兒童
觀之者擁街塞巷仲懋揚鞭於馬上螭娥拭淚
於輿中登門揭彩羨桃李之爭妍入閣輕粧款
芙蓉之減色屏開孔雀壁映玻璃銀燭分燃玉

咫聞錄

卷七 三橋夢

三

卮交飲月移花影步步金蓮笑剔銀缸纖纖玉
手翻鴛鴦之被登雲雨之臺淡意綢繆已忘朝
覲一日直旨召仲懋進見國王曰祇樹徧小逼
近紅毛民知耕耘以爲家士識禮讓以爲國雖
有三墳五典不能窮究精微卿乃中朝偉傑當
爲我振興文教仲懋曰三墳五典已遭秦始皇
燬之久矣國王曰秦所焚者乃內地所存之書
未曾燒我國奉頌之籍當命崇文閣大臣檢交

仲懋資回閱之曰洋洋乎五帝三皇之遺模也
遂日夜鑽研旁批直註三月乃成進呈頒行國
中即命仲懋出使觀風前之以對出題者改爲
策論詩之外加以表判初試之時士不知法仲
懋自作數篇令士庶揣摩則倣文風盡革士子
歡騰試畢改三邊總制在任五年臥治無事時
有右丞相出缺王乃枚卜特選仲懋召回大拜
供職忽報西螻國八寇分紅白黑黃四隊兵馬

咫聞錄

卷七三橋夢

三

數千潮湧而來侵犯邊關官兵莫能當眾皆駭
然惟有墜壁守壘兩關節度花勝飛章入告王
命仲懋計議軍機仲懋曰相地度宜隨機應變
加封征西大將軍柘林侯剋日出師仲懋亟下
庚牌難安丙枕星馳至彼探賊營曰此必效田
單火燎平原之法方能取勝遂命各兵採樵堆
薪塞其要隘用牛萬匹尾繫乾芻泔油漬之一
時齊燃縱之使去光燄燭天敵皆驚潰棄甲遺

兵而走仲懋又命各隘盡燒堆薪絕其歸路賊
兵盡化爲炭仲懋飛以報捷撫慰居民班凱還
朝晉爵柯南公寵盛一時侍妾十餘人歌妓數
十人食豐履厚竟以郭令公自許嗣與左丞相
黑翼意見不合凡議政事恒與睚眦乃秦柯南
公威權太重請暫罷兵權以抑其志由是仲懋
事簡心閒得買附郭曠土創蓋第宅經之營之
不日成之此處土產有人蓼葉色紅紫而微黃

咫聞錄

卷七三橋夢

三

食之益壽又出自然錦布不織而成用以遮陽
鋪地食必珍錯宴必歌妓優游林下侈奢極矣
忽見場外黑花野牛數十羣甚爲肥壯使人圍
之用以犁田又有荒山蔓土教人刀耕火耨開
闢成田連綿千頃深得林泉之樂忽門外閑傳
郊外來一妖異之獸身長千丈頭如山岳口闊
耳長所著之牛盡遭啖食管牲之人無法可治
仲懋心急而醒豁眸而視日已臨暝矣出見臥

牀正對牕前古桑也上有土彈數丸泥窪六穴
嗙桑壤蟲數十枚舊蟻封一堆根下有蟋蟀殼
十餘枚旁有小豕睡眠草中仲懋吁嗟噫嘻久
之午雞鳴晝太笑而去

鬼宅

粵東有一客舍軒昂敞朗扇閉多年有順德士
人喜其僻靜賃而居焉適故友來訪時已起燈
呼童煮茗款坐談心逾時而茶不至主人覩客

咫聞錄

卷七

鬼宅

三十四

之容似有驚疑遽起告別固留不得送之出門
回視燈已滅矣入厨呼童見童猶添薪日子纔
汲水烹茶平童對日一堆之薪焚將盡而湯無
沸聲非貪懶乃奇事也日客已去矣且停烹點
火而燃廳燈俄見燄綠熒青不覺毛骨竦然退
至書室正欲推門忽聞內有人拍案厲聲曰吾
作客數十年爲人排難解紛世所敬服一旦殂
于暴病事有未了難以歸家故延居于此吾喜

靜而不許人入人亦畏吾靈而不敢入爾何膽
大如斯乎當速去否則恐不利于爾矣士人揖
而祝曰人鬼殊途幽明一致固難蹂躪吾賃此
房初不虞君之止于斯也當易宅而讓之然須
緩日請與君約月以爲期卽分一室灑掃精潔
設祭安神旦夕奠酒焚香日至時卽拜辭矣鬼
笑曰言亦近理遂寂然士人乃另尋館依期而
去後有太守某聞之氣粗胆壯喜其賃價之廉

咫聞錄

卷七

鬼宅

三十五

日彼福薄者不能鎮邪吾以堂堂太守何懼此
鬼卽有鬼見我亦當退避三舍昔者范文正公
作無鬼論心疑卽鬼胸坦則無古人豈欺我哉
吾何畏此而不居之時有食客在坐諫曰天下
理之所無恒爲事之所有城廂內外瓦屋鱗鱗
何恃盛氣與鬼物爭此一室乎太守不從遷居
三日漸出妖麗眷屬相繼而病僕隸兒童如見
其人偶聞其聲太守雖不遇害而闔室不寧不

得已而他徙焉至今空房隙院蓬蒿鋪徑燕
栖梁竟成廢宅古人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語誠然也

薛長隨

長隨薛姓杭州人也專走巨門跟隨關部財如
泉湧至京都遇一寧波生員周姓學問頗為當
道器重而性高氣傲得交甚寡落魄都門薛憐
之招與同寓言語投機許其捐一微員未幾薛

咫聞錄

卷七

薛長隨

三

出京南走帶周同行至蘇薛年過五十因以無
後而納妾圖嗣化銀千兩有奇娶一年甫成人
能琴棋書畫吟詩彈唱女子愛之甚而為之置
簪環服飾又化銀二三千兩一日有友邀薛飲
因周同在亦並邀焉周雖帶邀而究係讀書之
子尊坐首席第主人之心所重者原在於薛不
在於周似有輕視之意周見主人於薛之前分
外熱鬧忿而自思臥禪中人反不如目不識丁

之長隨得擁厚貲而任意奢華到處逢迎何天
道之難憑也席散歸夜闌人靜舉筆作不平論
以抒鬱勃又慮人見招怨在燈下燒之登牀就
枕夢坡隍傳去諭曰窮通得喪自有定數子雖
貧安閒過日並無風波即子之幸也至某月某
日收到靈隱寺看榜便知端的後薛攜妾返杭
周亦同往仍居於薛候城隍所指之日至靈隱
適中丞設席在寺宴新科狀元扈從守門不得

咫聞錄

卷七

薛長隨

三

八周思榜懸山門之外吾即在路亭候之見有
承帶小枷身負鍤鎗頸拖石礮見衣錦繡而討
賞者有無手無足裸體睡於沙場大喊求乞者
有雙目俱瞽跪求布施者並不見有榜出至晚
進城隨行隨思城隍豈欺我哉何言之不驗也
是夜睡去又夢神傳去並傳薛至又諭日子見
彼居一二品之官與中狀元之士因其謹言慎
行別無他過而且數世積德故能如此彼帶枷

負鎗拖石之徒乃近日惡報能改悔自新猶可望宥其脫手足瞽僕自呼寒號飢者乃前生之孽永不與赦此卽榜也子心可平矣神呼薛曰子之不善已交王小嬌矣次早周以夜夢告薛薛曰吾亦同此夢也嗣後當刻刻留心於是贈周銀二百送之歸凡姓王者盡與絕交而且閉門不出日對豔妾以取樂妾欲建造花園十倍其價構售鄰房以成方圓毀屋築基疏泉壘石

咫聞錄

卷七

薛長隨

三六

仿山象洞綺閣層樓綠沼碧亭雕欄畫檻丹堊藻飾植木栽花工成日帶妾遊玩妾曰此亭不美薛卽如妾之心而改造之妾曰此間少臺閣薛卽呈樣添建之十易十修剩資已化大半妾有厥疾進以參乃甦月或一發或再發藥不驗惟參乃驗薛愛之甚不惜重價而貯參且無子不遂其欲不數年而資竭矣薛乃長吁短歎恒記夢中神言不敢服役於人偶問妾有何名對

曰幼時名小嬌問其姓曰氏本王女貧鬻於李得價百鎊今李以妾而得千金薛曰神言已應矣吾無好日也書啟於周遂懈懈而病賣房易宅逾年而死妾與質收殮周在家設帳頗爲安適聞之趕至杭與之安葬曰今知天道之公而神鑒在茲也吾知安命矣後妾失依而復歸蘇竟抱琵琶取樂過日焉夫人之生也爲虛死則爲實故始而視人氓隸之子極欲窮奢反勝于

咫聞錄

卷七

薛長隨

三六

杏壇之友似乎天道難憑迨其末也烟霧消而邱壑見浮華去而樸真還涇渭分明方知天道不爽古云蓋棺論定此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朱翁

朱翁名國桂號丹園鄞邑廩膳生也以教讀起家擁資百萬乾隆十六年歲大饑翁自設廠以賑其救生靈不下萬計是年鬻人一宅仍賃之

居不納租金翁亦不索或問其故翁曰彼之破家實由于饑與愛華妄奢者懸然吾非豔其房而鬻之也原以療其生也雖無租尚有房聽之而已越五年若人退房于翁往視之僅存椽與瓦矣翁亦不怒其僕曰既負租銀又毀牆壁情亦可惡翁曰生米難食拆至為炊苦亦極矣彼肯讓之尚不肯于情理恕之而已翁乃鳩工盡拆而歸拆之日翁在門首坐而倦耳聞人曰此

咫聞錄

卷七

朱翁

四

老正睡可攝魂去以索其食一鬼阻曰此財帛星中之正人君子也攝之不得恐惹其禍翁即醒入查人數內少泥水一匠命僕尋至廁間橫臥于地口吐白沫似鬼迷狀即昇登舟載之歸家翁曰此必若家之祖宗怨我拆房不能崇我而遷怒于匠也當晚即設餼以祭之不愈鄭俗土風凡有懨懨久病者以為魂不附體備牲延巫到城隍廟享神用雄雞一將病者衣裹于雞

身呼病人名而歸名曰追魂翁亦魄俗為匠追魂命僕抱雞一路呼匠名歸至家將雞放于病匠牀前匠即起自拊胸曰今得回矣因問之曰昨有數人詐我錢文不允其詐與之爭鬧即捉胸拉手扯髮推背而行過一大衙門喝散數人令我歸望之不識歸路懇其引之若人曰坐在東門房候之自有人來領爾歸也房有狹桌桌有抽斗斗有竹籬一副少么六一張悶坐無聊

咫聞錄

卷七

朱翁

四

自玩其籬忽聽呼我名孜孜出門見有鳳凰毛彩鮮明隨着隨行不意即回宅也翁奇其言又入城詣城隍廟進東門房果有狹桌抽其斗果有竹籬檢之只有三十塊塊視之果少么六一塊翁曰匠真魂在此也鬼神之道大矣歸命多市楮錢焚之千拆屋之所而匠病脫然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蓋所謂遠者非遠而避之也必其立心以正行己以恭不必遠鬼神而鬼神自

遠之矣故鬼之不敢纏繞于翁者亦由于翁之
正耳

咫聞錄

卷七

朱翁

望

咫聞錄卷八目次

陰陽太守

陰騭地

嫌貧害壻

海鯨魚

徐兄李弟

痲瘋

黑旋風

咫聞錄

卷八

目次

一

郭佳

殺兩姦婦

醫者

失火酬神

薛之桐

貞節婦

鬼截路

賊截路

兩姓祠

咫聞錄

卷八

二

咫聞錄卷八

備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陰陽太守

有一新選太守而之新任者由水路前進行三日而見鄰船旗上官銜與已相已此必前任回籍詢之乃亦赴新任者疑是假我之官沿途打抽豐騙財禮然見我旗彼必收旗而走胡為竟與我並行也未免瞻過大矣至晚收纜灣泊一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太守

一

處太守持刺往拜居然邀見索看赴任部憑名姓異而任所同自思部既選我因何又放彼來寧我有他家室悞乎因問之答日子赴子任我赴我任不必以此繫慮也由是開則同開泊則同泊夜必聚談心亦契合將次抵任若人日子乃陽間太守我乃陰間太守吾見子之誠也是以告情於子也陽太守曰同事一方民間詐偽可濛於陽難濛於陰有疑事可仰指教幸哉民

間可無冤獄矣未幾各有役來迎接迨筮期上任陰太守忽不見矣到晚陽太守往城隍廟拜會又邀見之其陳設布置資待伺候儼同陽署問曰吾不見公到任也曰只可與爾見之不可令外人見也次晚回拜民見神燈而不知出入在於何處也陽太守恭迎各盡其禮後縣有謀死親夫一案死者家有老母頌養一女爲媳而女已長成逾月卽欲完姻母有一嫡姪業裁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太守

二

縫善誘人妻壞人名節常來母家防之甚嚴裁縫亦不敢起妄念而不端其行適其母值父家有大事回托鄰居妯娌照看媳婦適裁縫過來一轉而去其母是晚不回其子宿樓上媳宿姑房三更時聞有人扣門其子起而開之被一人一棍打死其妻聞聲起以燭之見夫身倒仆門局半在門內半在門外驚喊四鄰起視疑日間裁縫來過必與女有姦約也趕其姑回告之其母

曰吾之所防者惟吾姪昨吾出門而姪來吾子夜遭打死情有可疑卽控之於官官驗棍傷致死屬實卽提其媳婦與姪到案訊之不得真情畧加其刑二人卽認有姦而於通姦情形究有未確連訊十餘堂案多疑實將近一月幕友曰此案必須通報再延處分不少官曰我亦作此想矣當晚友敘詳稿尙未成就坐而假寐俄若倦起忽見一男一女站立於前似有哀泣之狀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太守

三

一驚而醒醒則尙有恍惚之形也友意搖動曰若以姦辦必有冤抑若再延挨東人難免處分躊躇未決心緒不寧呼童煮酒銷愁正在舉杯時東人出來八友房同飲友曰夜深人靜何猶未寐也東人曰適在睡眠朦朧之間見一男一女淚眼跪求吾想此案有冤難定主見是以出來友曰吾夢亦如是也故借酒銷愁東人曰明日吾當傳媪婆探其紅而辨女之處不處則案

之冤不寃定矣先生請緩敘詳稿次日駭果處女男女哀哭官亦下謂幕友曰吾寧去此官而不辦此冤案以陷無辜也子為我作稿稟請另委賢員訊辦府接其稟晚謁城隍曰其屬有一疑案請查之城隍曰吾已知之矣此案乃賊毆死非由姦也四路查訪半月獲犯破案矣府即修書飭縣訪查縣乃着親信家僕帶役改裝四路察訪自亦下鄉訪之其一少年家僮能說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太守 四

土音行至某村進小庵歇足坐於佛前蒲團上聞間壁房內有人言語起而細聽其人說此案縣已詳出可安心矣若未詳某等當避開為妙家僮即出庵密招所帶差役獲以帶回其案即破而定又有某縣殺卑幼圖賴人一案其人與鄰居有隙思欲報復見媳在水缸汲水以手向後擡之其媳翻人水缸殞命評為鄰居推入身死以一年輕少子為証縣以命案為重見有証

供即以鄰居擬抵招解到府訊之極口門冤府提全案人証質訊少年一口供是眼見鄰居致死是子年未成人不便加刑以刑嚇之不畏喚進入署以食騙之亦不吐實情太守又請於城隍次晚赴廟訊之城隍令將大堂之鐘暗以煤塗黑其裏訊之半堂命統案人証將手懸入鐘內昨晚神已吩咐能將殺人名寫在掌上不許將手按鐘裏而死者之翁懼神寫字手掀鐘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太守 五

裏逾時過來伸手而視眾皆白而死者之翁獨黑太守曰是爾殺媳圖賴人也案即証服自後各州縣疑案不少賴城隍以決者十餘起太守大得聲名一夕城隍過太守面帶愁容太守問之曰訴之是洩天機秘之是寡朋情太守再三問之城隍曰令堂命在劫內想是前生之過太守跪而求救城隍曰吾已躊躇多日並無他法須多購美食錦衣孝敬令堂使之用盡命中

之祿得早遊仙也太守遵言日獻盛饌逾月而
母死矣城隍曰今免劫矣逾月雷雨交作至五
更雷將城隍神像擊開吁為友母之劫而設法
以移之乃移其劫於己之身是神也何待友則
靈而自處則昧也蓋是非曲直之間難差毫釐
矣

陰陽地

浙鄞文淵前明大學士也在居府城其祖某翁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地

六

壯年時下距城八十里之小溪山會友次早還
家有山民私與船戶約趁船而來門時街燈
已起矣山民欲寄宿于船船戶不允癡立岸上
翁憐其山僻孤民詢無親友在城止之宿食以
飯山民黎明而起正城民熟睡之候也欲謝主
而走候之已久主人不出自思昨晚宿而食心
已不安茲晨不可再在此過早也遂出門進飯
肆食之再來作謝誰知轉回忘其門戶又未通

姓石無人可問往來上下二四次不得其門而

入翁起告僕曰山民即與之飯路遠可使早歸

僕登樓而望不見山民告主人曰已去矣翁上

樓視睡處枕旁有一有包啟而視之白鏹百兩

納糧單一紙曰此必小溪地保承催錢糧進縣

完納也今遺在此苦人焉能賠之當賣舟送去

以解其結其僕曰不知若人姓名送歸何處主

人曰糧單內載有都圖到此即知地保之名也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地

七

又思悞糧違公必受官責即進縣照單為之代
納得有糧照即上船飛駛而去更後上岸詢之
村中問得其名及其住處逕至其門但聞號咷
不輟叩門而問之其妻曰吾夫土城完糧忘銀
于止宿之家因貧而充役不能賠此重銀畏禍
懸梁幸已救生翁曰汝夫昨夜宿在寒舍吾為
此特來送還爾地保聞之出而叩謝翁出糧照
日路途遙遠代完以省往返地保益感其情命

妻子全出叩謝因通姓名殺雞為黍而食之自此山民進城必到翁家時饋山鄉土儀數年山民歇役亦不來翁家矣後翁年邁擇地為身後計延堪輿串夷載路度其陰陽尋至小溪某山師稱佳城翁見山下有種植者往之指山而問曰誰氏之業可與售否若人曰長者乃某處之某翁乎翁日子何以知之曰吾即遺銀在府之地保也翁曰爾之老何如此之速也山民曰賴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地

八

翁之恩值役三年頗堪自依農業不進城已近二十年矣雖少過尊府而戀念之忱未嘗稍息今何幸而又得瞻慈顏也請至茅舍暫為小憩既愛是地亦易商量翁見門景不同日子已富有平曰可無慮饑饉矣告妻子曰救命之翁復到吾家即治飯翁曰爾為我籌地已感深情豈可作擾山民日食此飯即有此地不食則無翁然之食畢山民曰是山乃我新置之產檢券揖

而送之以報昔時之恩翁曰吾乃有錢之家豈肯葬無錢之地以博人笑翁看契價銀十六兩即照數與之曰我家離此過遙將來造葬統煩襄成得意而回後鳩工購料悉籍山民就近經理所省甚巨至嘉靖時文淵顯達實出此地而來也

野史氏曰無心為善乃是真善觀若翁之待山民可知之矣當其遺銀也不遣送以還之不書

咫聞錄

卷八 陰陽地

九

字以招之必欲親至其家又必待為完糧是真樂于為善也其初何嘗望報迨後偶然會合不過圖一安土又何嘗以和美期許誰知天鑒其善之真而報以大顯則後之視翁者體念前事全其性命解其危結一善足底萬善也即此可為為富不仁者戒亦可教人以改惡從善焉

嫌貧害壻

謝芳津蘇州常熟庠生也具玲瓏之筆操決斷

之才凡有冤抑難伸倒懸莫解者投而求之一詞入庭卽能脫茲羅網其或心起訛詐卽事生請出人意表甚至屋樓海市平地風波能使假者認而爲真曲者變而爲直四鄉士民咸推尊而畏懼之名曰老大官府幕友亦慕其名然救人多而害人少以故官不加法邑中有徐姓者富如石崇惡並元載家有慧女已許字壻家亦是華胃殷門迨後漸替彫零竟成華門圭竇女

咫聞錄

卷八

嫌貧害壻

十

已長大迎娶鮮資徐心鬱結曰吾之愛女驕養已久今嫁黔婁竊恐清苦難熬也我在不至時受飢餓我死將何以堪意圖退婚壻家未必肯依此言一出倘被告發官見我富必遭訛詐且吾平日素有聲名行此無顏之事將何以復立人世乎于是交結亡命之徒計議毒害絕壻性命卽可全女大事也布計已定一日傍晚遣人邀壻至家商酌迎娶其壻以爲岳之美意欣然

而來見卽逼其速日迎娶壻曰家無擔石結褵非易常竭力籌備以副嘉命望賜寬期正說之間時已三更忽有數人扛出衣箱金銀服物將壻抱住用煤塗成李逵之臉劈破大門喊醒鄰居投鳴地保網送到官誣爲黑夜搶劫官問之其壻供出實情忘命之徒羣皆挺身硬質以致官無主意暫行收禁徐懼此計不成反遭大禍挽人行賄其人曰天下從無賄而辦盜之事賄

咫聞錄

卷八

嫌貧害壻

十一

之更起官疑矣徐乃賄通臧獲幕友竟欲以莫須有三字煉成冤獄其女與漁婦最相契合進探之見女形容顛顛鬱鬱不樂問之女曰吾與其旣訂諸老之盟未舒伉儷之情今以此而身罹大辟不救是背夫也救之是叛父也奈何言未已而淚如雨下漁婦曰救之爲是此間有一謝秀才主見最高相離不遠一宵可到與之商之彼必能救夫以全父也今晚乘無人知覺我

將漁船放至後門送往謝莊何如其女然之夜
深人靜女潛出候漁舟適至登即飛駛至黎明
漁婦扶女上岸同叩謝門人而訴之謝曰以女
控父是叛逆也吾不能挽此大案矣女跪于地
痛哭求救謝巡簷繞屋數回而定呼女起曰寫
一詞與女投之子宮可兩全也即轉至縣投之
官閱詞拍案曰爾父竟如此之橫逆也乎女曰
愛女過切耳官曰爾乃護夫背父也女曰妾倚

咫聞錄

卷八

嫌貧害婿

三

未離父母恩養也官默然復閱至詞尾有不告
害夫告則害父不可告不得不告四語曰此詞
乃情真理確也即傳其父等訊之得實將徐唾
罵薄責罰銀三千兩賞之于婿當堂完姻黨惡
等各枷杖元案其斷語云禮重婚姻律嚴謀害
女雖過愛難違海誓山盟婿或極貧奚厭簞瓢
陋巷茲某嫌婿貧窶而設陷阱惡過綠林幸女
識夫仁義而首窮奇貞如霜柏一詞剖案四語

動情得辨公治之羊始認昭奚之虎罰銀充賞
婿家可免飢寒完聚于歸女心亦得安逸若按
情而定斷應科誣死未決之條幸代首以從寬
聊治得相容隱之罪徐某薄責三十板聽糾棍
徒各與重杖枷示此判女與婿團聚歸家即邀
漁婦過飲送銀五十兩以報一夜舟行之恩其
夫至謝莊饋銀百兩以報一詞救命之德蘇郡
喧傳一時有水調歌頭一闕云燕燕差池羽鷲

咫聞錄

卷八

嫌貧害婿

三

鷲比翼飛鸞書相訂一許終身難改移忽焉聞
門掛席公子袍散雲翻雨覆悔佳期退婚猶愛
臉圖命又誰知獻惡計毒心起王法虛塗面裁
賍命自除幸生貞女識義恰好漁婦勸起一席
清風到謝居辨此莫須有罰銀完聚歸又有孺
子歌曰嫁女兮須擇婿莫擇其家富難久恃才
堪誇成六禮兮難改適安命為佳胡為乎嫌其
貧兮欲拆那縱然愛女情深何妨以女作子分

資與其奢設計害命自生禍孽萌芽父心毒女
貞嘉正氣能破吮人邪幸遇好官全夫全父剖
斷情明理不差罰銀三千兩當堂拜燭成其嘉
徐老吁嗟滿城喧譁多情桃李夕陽斜

海鯨魚

渤海有魚厥名曰鯨魚之大不知其幾千丈也
逆而來水擊數十里怒而去潮吸數十丈雖孟
賁之勇戴宗之捷不能抵一尾之搖況欲擒而

咫聞錄

卷八

海鯨魚

一

剗其肉以作螭膏之燭乎然巧莫如人猶有不
知其海之濶魚之大能使其力之疲死之速者
粵東平海乃出洋之口鯨魚有時至予日浩浩赫
赫淵淵穆穆者海也其來也無形其去也無踪
者鯨也從何以窺客日子不知夫沿濱海若靈
于內地神祇乎當春夏之交漁民蜩集於廟焚
香禱祝擲筊而知其來又必筊卜可捕以爲神
之許也則捕之於是集漁艇數百一艇選識水

性熟水境習鏢法者數人駕以快槳備以鐵鏢
鏢有眼穿以繩而繫之於艇船必陳柳木槓以
待鯨來蓋天生一物必有一制鯨之所忌者柳
也又使善觀海色者數人登山而望見海面百
餘里外憑空突起高阜白浪輕浮干上墨雲鋪
映干下水勢滔滔潮聲隱隱知是鯨來爆竹爲
號舟人賈勇而待數刻間揚鬚鼓鬣波湧如出
譬猶千軍萬馬飛騰而至口噴水沫光天化日

咫聞錄

卷八

海鯨魚

二

之下倒灑大雨非特艇中人衣髮盡濕卽岸上
人亦濕透衣襟矣但聞羣擊柳槓聲滿於海鯨
遂勢蹲而尾垂下艇人齊心盡力搖槳飛水以
迎之鯨近艇鐵鏢齊放鯨負痛疾捲而去魚艇
漁子具隨鯨勢捲匿波中舟皆不見須臾一舟
昂首而起各舟亦漸次起矣一漁人拭臉而出
各漁人亦次第出沒矣登舟各收鏢繩得鏢而
嗅其氣腥則已中鯨可得也蓋鯨皮損則鹹水

人之必死歇息間又見鯀來亦復如是法...
之三近三放而鯀已死矣漁人復以數十鐵鉤
挽扎鯀身易以數十大舟千人負纜繫帶近岸
但見蠟黏為數十里大山以塞海口不知鯀之
身乃千萬蠟黏之也民取其蠟而見鯀之形口
寬十丈頷下有髯宛如平條牛尾外有微皮而
內有軟骨漁人以丈餘杉木撐開其口腥臊之
氣難聞深黑如洞橋大燈燃燭懸於喙雲梯置

咫聞錄

卷八 海鯀魚

六

于喉卽由喉門進而割取脂膏百餘人以蒜塞
鼻盡入其腹割割不輟月餘乃盡一鯀可得膏
油十餘萬觔先躋公堂而後瓜分之其肉任人
剗取作羹脊骨可為日問之漁人曰鯀既受鏢
傷寧不畏而復來乎漁人曰以此制魚他魚受
驚而去不復來惟鯀魚可能以此捕之蓋鯀為
海患已獲罪於天矣天遣之使來以剗其身故
雖受傷而猶來是亦數之不可逃也或曰事近

於誕難令人人而信之可不必載不知凡由平
海而來者咸曰捕之時必請如海而觀子之交
情形脗合非亡而為有之海談也書之亦見天
地之大無所不有可以閑坐井觀天者之胸眼
也

徐兄李弟

昔有異姓二人約為兄弟一姓徐有子業為經
紀一姓李無子勤於讀書道雖不同心甚契合

咫聞錄

卷八 徐兄李弟

七

遂訂金蘭之交竟誓死生之盟卽以姓為名一
稱徐兄一稱李弟朝夕往還無分彼此內外亦
無間言一日徐謂李曰聞吳中絲價甚平意欲
往販而獲利稍為潤家吾將托妻子於弟李諾
之去未幾時妻子相繼病沒年餘徐歸李見衣
裳垢敝形容憔悴面目黧黑李問之泣曰吾至
洞庭湖中遇風覆舟同行諸人盡飽齧臍之腹
吾得漁人相救沿門托鉢而歸此時枕畔無妻

膝下無兒形單影隻將何所托李曰暫居弟舍
逆來之境當以順受之自燬與姪去世兄家之
物一一檢存弟處若肯變買猶可收拾餘燼倍
城借一徐如其言變湊百餘金販藥赴荆襄兩
月而返曰我命不由實命不猶耳前次至洞庭
而遇風此次至瀟湘而遇盜正在驚惶陡起大
風觸石船裂貨遭沉溺人漂于岸倩人撈物雖
獲其半已大虧其本命也如斯予亦不作出門

咫聞錄

卷八

徐兄李弟

六

想矣遂館于李舍徐好飲博李曰兄雖一身而
無家累飲博豈可終身當圖良業以爲生計忽
對李曰周友約我合夥開肆但無米之炊巧婦
不能弟盍爲我圖之李卽將田數畝典金與之
徐得銀欣然而出數日不歸問之人方知徐將
此銀償博進完酒債遁入遠方矣從此李口漸
貧窶無以自給仰屋興嗟莫可如何潛詣屋後
山下土地廟思欲白盡道有客過敬神焚香燃

燭李驟匿神旁坐而假寐恍惚間見神下座矣
而言曰深山荒僻乃惡獸出人之鄉速上我樓
自有好處醒見廟中無燭忽悟曰神言未必無
因雖無樓我姑上屋遂從牆旁古樹攀援而上
加矯傑升木焉方升屋忽見林下颯颯有聲滾
滾而人有一虎跪於神前曰多日不食餓餓難
忍求神賜之神曰翌日午刻村西有一缺耳猪
在田芟草爾之食也然爾命當餓難以食也虎

咫聞錄

卷八

徐兄李弟

九

拜謝而去又有一陣陰風神曰老魅何來卽有
婦人聲對曰弟子居東村山後荆棘滿屢屢有
隘洞僅可容身材近何姓有一子年十六歲聰
明俊秀綽約如婦人女子常近之服食起居亦
頗適意惟此處依山成村近無井泉村人遠涉
他岡汲而供飲苦亦極矣村中一嶺上有峭壁
壁有小洞確是泉脉爲片石所阻畧施斧斤泉
流涓涓不惟養人亦可灌田無人知之耳神曰

爾道將成不合魅人須當謹頓狐遂出次日李至某處果有東村遂對村人曰近聞此村有妖吾有善術可與降魔然吾渴思飲乞賜茶以潤口村人曰此處汲水往返十餘里李曰吾亦有術使山有水無須遠汲李如狐言至石壁之洞運斤擊開其石果源泉混混而出又至山後洞中多積柴草燃火燻之有黑狐突出奔逸村人子疾遂移合村作謝合得銀三千兩車馬十餘

咫聞錄

卷八

徐兄李弟

二十

輒隨又至西村見荒寂無人惟街尾有古井見一婦人左耳缺半挈瓶出汲李急牽婦衣婦驚欲逃李就抱擲於室中村人譁然拳棍交集李素習少林學隨抵隨喊曰我乃救此婦也幸勿亂毆眾皆住手李即以昨夜神言告之旋聞虎聲繞村三巡而行婦在家中聞其號聲彷彿似村猪音遺穢滿地逾時復還為人聲適婦大歸家眾告其事大婦拜謝飲酒而去次年李入都

應試中選出為縣令方到任赴鄉查勘邊隘忽見道旁一人拱立於前視之乃徐也遂下車邀至署中歷訴前後之事款飲數月贈以銀令其回里徐辭後思弟之言驗神之靈亦至山下廟中祈夢將至五更並未有夢遂自援樹而登廟頂忽驚腥風陣陣而來聞神曰妖狐斑子何處相約而來耶狐對曰弟子前次拜謁而去次日即有人至村將泉脉透出汲飲甚便弟遭火厄

咫聞錄

卷八

徐兄李弟

三

幾為燠斃虎曰公命食缺耳循為人救去幾為所擒茲山中有生人氣神不之應狐與虎共尋之虎則四處瞭尋狐則上樹而視見徐仰臥廟頂推墮石階虎大吼嚼而食之後徐托夢於李曰予生前作孽不踐盟言已為惡獸所傷哭泣而去李驚而寤至退歸林下設饌招魂以奠之此事予童時聞諸人言雖近於誕然誠偽之分善惡之報昭昭不爽亦可為嗜友騙友者戒焉

麻瘋

兩廣多麻瘋以其地多卑濕天氣過暖之故也然染此症貽害無窮人襲其氣即發之發之而生子孫均是麻瘋故官于城外偏僻處設一院以收之禁其入城惟女瘋可賣而男瘋不能嘗聞有絕色女子鈞引少年子弟一宿之下其瘋即過是女之瘋即脫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男即眉落醫之無益此祇可賣與外江之客不

咫聞錄

卷八 麻瘋

三

黑旋風

有朋自遠方來見予志怪坐而言曰予在山西時聞有選授沁州牧者辭京門而至太原將之任次于徐溝宿於同戈驛解月明如晝花陰之下隱約似有人影俟有候無突至室中几下有冷風起收以為室少居人貓竄鼠逃初不為異雞鳴曉發甫出門見有黑旋風一團在馬前捲土而行日日如是至入沁州境十字路口牧之

數萬萬其夫濃睡心思此必夫身之蟲聞雞氣而出聚食此雞急取布掩而包裹至院用火燒之不逾月而夫眉復生肉色如舊麻瘋即退此亦若家之有德而能使不治之症自治之蓋有鬼使神差存乎其間焉夫濕熱生風風生火風火生蟲理固然也醫之者祇知祛其風收其濕而不知殺其蟲故百無一愈今以雞而引蟲具出亦一善醫之法也余故載之

咫聞錄

卷八 麻瘋

三

病延巫師視之揚言厲鬼作祟必須禳解用木盆盛水令李三頂於頭閉目跪於門外告之日壽病甚暴盆水不漏則病可治如盆漏水則舉家難避禍矣遂將壽用藍布蒙首以鐵秤錘擊死巫師將木盆拍水淋身日冤仇甚深難以相救且犯重喪宜速瘞之李三乃癡而無慧之人聽其言必依而行也計議已定告於叔從之未慮及王有甥舅之情而控挾其隱也牧得其情

車馬由東南而行黑風則由西北旋而去矣
異之及接篆任事是夜見堂外有一幼童年約
十餘歲面目畢露次早拜客卽有王姓攔輿以
甥在叔家生死不明來告者牧恍然曰是也前
之所見黑旋風卽此案之冤氣也遂帶吏役到
某村將李宅前後圍搜不見蹤跡正在查訪間
黑風又旋轉於地牧曰爾有冤領我去黑風卽
先旋行至一土阜而沒時天雨雪牧令倩工起

咫聞錄

卷八

黑旋風

三

土尺餘見一屍身頭已傷肉未腐驗明回署方
詰其實初王姓有姊適李生子壽五歲而父母
俱亡叔名李三如癡如欲壽則依食於叔其舅
王安設館課蒙於鄉帶壽課讀以甥舅之誼不
議東脩年終解館而歸歲歲皆然新正壽過拜
年王將開館日期告壽命其仍來課讀至日壽
不來王疑壽之另從他師也往問之李三曰壽
有病俟其愈乃來月餘又不至館王以壽爲獨

子刻刻關心又往問之言語支吾王疑之入室
尋壽不見跟追其故指東話西盡是疑竇於是
訟之於官爰知媻之母王氏與巫師有姦並淫
其媻立春之日壽從內室過聞男女談笑聲從
花眼女媻窺之媻與巫師裸體交歡媻見牆外
有人探望攬衣而覷乃壽也自思穢行已露倘
或壽吐其風將何以復立人世乃與巫師計滅
其口密白於母母笑曰是不難夜間詐言壽暴

咫聞錄

卷八

黑旋風

三

能種子土人也故諺有少不入廣之語然亦有
能自脫者余在廣西時聞蘇廣文說伊藤縣有
一富翁痲瘋頓起不知從何染來恐害移子女
另于一園造屋居之其妻子早晚送殮已五六
年矣適子娶媳客滿酬繁竟忘送食其妻忽憶
夫飢將雞一碗命僮送去而僮卽放牀邊椅上
又以客凡忘送其飯其妻又憶無飯進而視之
見椅上白糠堆積如毬此何物也細視之乃蟲

將王氏縲首巫師杖斃重鞭其婦次日亦死咎李三完案夫人受色迷膽之至大者也因姦殺人計之至密者也不有王而誰與訴冤不有風而何從破案隱惡天彰而不謬矣

郭佳

一鎗獲一虎兩豪猪者郭佳也佳本楚人隨父貿易遂家餘姚貧無立錐戈獵爲生一日攜鎗入山深處見叢薄間有兩豪猪思欲擊之蛇行

咫聞錄

卷八

郭佳

三

匍伏至偏石下將施火具忽有水滴頭上腥臊難聞舉頭仰視見石上蹲一斑虎只露下頰蓋虎欲食豪猪涎垂下流也佳驚悸自思若被虎見命已了矣是欲得豪猪以啗我口反送身命以飽虎腹也今虎不殺我我當殺虎遂取鎗照準虎項引火開鎗擊之適中其頰聞大吼一聲虎即聳躍從佳頭上過去直前搏鬪豪猪相持良久力盡俱斃佳奔告家人昇至縣堂前某爲

邑令重賞之留其虎而還以豪猪諭曰爾等之來獻者專以虎爲民患也今民患已除我心則憚出銀賞之以酬爾等之力吾收此虎以誌郭佳之勇二豪猪當與民等烹而食之共領野鮮之味可也

殺兩姦婦

僧與尼同無髮也服式亦同日可辨而晚則難辨也浙江黃巖縣有作客于外聞家妻與人姦

咫聞錄

卷八

殺兩姦婦

三

好收業旋里以伺其隙居之半年不見所聞之姦夫來家而女亦安靜端正毫無佻達之氣半信半疑思欲試之一日又欲遠商配物整裝辭別親友而行之時妻猶墮淚甫出門姦夫即來飲酒開心留與歡宿至三更其夫回在房外靜聽正在雲雨交媾之時急敲門其妻問是何人不答妻起而開門姦夫恐有人來捉姦隨婦同起站在門旁候開門而即在門後躲之其夫

持刀直入即捉妻殺之關門趨進房中而姦夫
即開門跑走夫在房尋之不見聽開門聲即趨
追已不及矣因思殺姦殺雙今殺其一必有罪
焉將何以解即出大路俟一來往人拉進室中
殺之以作姦夫可掩其罪守至五更見對河佛
廟有一僧提燈而出過橋逕由其門而來即拉
進室殺之俟曙報官驗屍面近地居民聞殺姦
羣集觀之見和尚兩乳突起一人曰從未見男

咫聞錄

卷八

殺兩姦婦

三六

有如許之大乳啓其胸而視之如婦乳一樣人
皆疑之摸其禡乃一尼姑也衆皆駭然曰焉有
殺姦而殺兩女乎夫聞之心急欲逃鄰居不依
無奈自投于案而白之差獲姦夫及廟中和尚
到案究出是廟和尚與尼姦好已久是晚過廟
宣淫至五更放出路過其門致殺之官得其實
照律治罪完結夫尼乃無人管顧之婦誰殺其
姦即有好事者聞而追之或捉住其姦起意訛

之不知竟假手於人而殺之真異事也此本佛
地而汚其清淨之區神怒已極故遣之來而斬
其頭也不然胡為如此之巧也吾願世之閱此
者當傳知僧與尼使之凜然守戒焉

醫者

醫之道精矣微矣笑可淺試乎哉必其平日有
絕大學問採諸名醫之書研求摩練得其旨奧
庶不至殺人如麻焉浙鄞有徐姓者住居罌脰

咫聞錄

卷八

醫者

三五

湖濱不農不儒始依父兄以閒遊繼有妻子而
號苦思欲養家爰記醫方懸牌療疾計得蠅頭
之利人知底裏誰肯寄之以命冬衣敝絮裹以
棉袍夏衣草衫蔽以葛衫日逐遊獵尋病而醫
人見其濯濯也以僕隸下人視之進而坐談踞
身不起必俟一飯而後歸一日有隔里許之姓
朱者偶觸傷寒八日而死徐聞之買買然來入
其門其屍已移房出堂矣徐按其胸曰心口尚

執可醫也朱之家屬以天氣炎暑急治棺成衣立圖殯且知其不精于醫也無人聽之徐自取楮筆書白虎湯一方令其弟姪速檢藥石其弟姪曰子非華陀能挽人於已危乎子非純陽能起死以復生乎子饑難度不如與我幫忙同食三朝不必以拙技嘗試也徐曰氣雖絕胸尚熱死馬還須當活馬醫之子與我錢百枚我往市中沽藥能生乃汝家之福不能生筭我假用此

咫聞錄

卷八

醫者

三

錢也其弟姪厭其纏繞與之徐自煎自熬以藥湯灌死者之口竟順受而下須臾死者手微動而口有氣徐曰生矣滿堂哀哭之聲畢止於是復昇至房調治數日而愈咸以爲此神醫也不可貌相謝銀十兩由是名聲大振延者有人徐欣欣得意曰白虎一湯能起死回生況病而未死之人乎凡遇病者就之醫卽開白虎湯與之不及兩月醫死者十餘人被入拷打數次醫道

仍然不行而朱復活二十餘年是蓋朱之命不應死也天遣徐以醫之救一人而殺十餘人亦由天遣而殺之從知生死存亡皆歸於命有病者可不必醫矣醫之者但能醫不死之病而不能醫不生之命矣

失火酬神

吳地煙火相連民居稠密瓦屋鱗鱗俱以木成非若廣東之有牆無柱也一至冬寒風裂天旱

咫聞錄

卷八

失火酬神

三

物枯所慮者惟火耳不燒則已燒必百家或千家故遭回祿後凡幸免之家必歛銀演戲名曰謝火安神昔有金匱延祥鄉歸家壩頭毗鄰而居者百有餘家一時失火焚烈其半彼受驚而未遭火害者均議各出分金演戲酬神衆皆樂從內有一老嫗不允曰吾以僅可容膝之居所值無幾火能燒我蛙房其能燒我老陰之物乎吾不出銀又有一強橫小年曰吾素不信神靈

爾等畏火吾不畏火矣亦不出銀各鄰不能強以相從聽之而已越月天寒老嫗挑燈紡棉以缶爐養火蒸於裙下煖氣薰薰體暢神怡手不釋棉而紡忽火發燒僦至褲遽立亂跳火得風而欲起裙褲竟燒下身盡受火傷號疼呼苦月餘乃愈而少年一夕聞某處起火圍搶財物直前赴場已獲微賍猶不足愆復又進搶火勢燎原一捲而盡少年不得出避入後園直豎於牆

咫聞錄

卷八

失火酬神

三

而斃移屍殮埋而人印在牆儼同生形雖洗刮殆盡而猶不能絕其跡是蓋以少年一身之脂膏逼透磚內後聞時時作祟今建房居此者不能安閒于暮夜焉夫守正不阿者為神非欲盡人而敬之也彼人信神之靈白必肅然起敬彼不信者不敬則已何復以褻語慢之無怪加之以禍今即如其褻語而報應之神欲使人知天報之奇凜乎不敢再犯焉世之言出招尤者當

知奮然自改即無心談笑亦當慎而出話可也

薛之桐

臨安人薛之桐世居陋巷貿易起家售一舊宅後有園林綠葉扶疎清陰蔽覆夏月納涼頗得佳趣中有古桐一木一夕薛見桐下有古衣古貌虬鬚雪髻者倚桐而立歌曰崑陽靈產淵淵深深造物無言至音無聲相依為命五柳先生聞人成世閱世成今辱在泥塗那得知音歌罷

咫聞錄

卷八

薛之桐

三

而沒凌晨薛即在人歌之處掘土尺餘獲古琴一張洗滌塵滓冰紋滿面懸之壁上亦不知為何代物也一日有應試舉子八門避雨薛見其貌文物邀之登堂而坐其人見而驚歎曰此無弦琴也數百年靖節先生手跡猶存請以十金易去薛以為破琴而得此重價也後聞舉子遇識者竟得十倍其價第不知落于何氏之手也

貞節婦

河北貞節婦者李宦家僕鄭姓之女也年十一
二時已知自重主家召令服役似怒而歸且堅
執不往父母雖撻之流血而終不從主人憐其
志之高而聽之十四五時許字於同伴劉姓之
子未迎娶而劉子已匪蕩矣因樗博負人索償
而逃不知夫之所往惟勤女工事父母年二百
有五同邑某宦由部郎出授山右刺史在治演
劇內有一小丑言語是河北音呼而問之始知

咫聞錄

卷八

貞節婦

三五

卽劉姓子也訓以母老家貧責以流蕩忘反賞
給路資着役押送還鄉詎行至沁河失足落水
而死女聞之慟哭不止父母勸之曰汝尙未至
劉門何必如此悲傷且此乃蕩子無成正恐悞
汝終身豈愁無郎君勝劉十倍者女聞之落淚
不言夜乘父母睡潛至劉家叩門而入跪於姑
前撫膝大哭女向袖中取白布笄求姑簪於已
髮復立身整衣向姑行子婦禮又拜其宗親及

亡夫之靈姑媳同哭至曉其父母尋覓亦至罵
女曰夜靜更深私奔到此女曰兒已受劉聘卽
劉門女也從一而已豈可復有二心吾欲守節
而來非私奔也其母扯之返女滾地而哭尤甚
比鄰聞之接踵而至有說應在此守節者亦有
說應從父母之命者亦有說守節固爲美事其
如家貧何正在紛紛議論而主人李宦亦至矣
問知其由女叩頭乞請作主李宦曰爾等隨我

咫聞錄

卷八

貞節婦

三五

到宅細講何如女口重服在身不願進宅李蕭
然曰汝果若此不但劉鄭兩家有光連我李宅
亦與有榮焉問其姑曰有姪孫可爲汝媳承繼
乎劉曰老奴三口逃荒至此夫亡子喪一無族
親李宦曰我去歲北來買一小斲年八歲賜汝
媳爲子我日濟米薪以成貞節之志衆皆謝自
後人人以貞節二字呼之貞節孝以事姑勤以
持家貴胃富眷亦多慕其貞節而餽遺之家頗

安適數年姑及父母相繼而沒貞節哀慟葬祭盡禮惜繼子曰比匪類以遊蕩為生涯屢訓不改始猶朝出暮入繼則數日一歸後竟不知去向挽尋無踪貞節自傷命之不良兩日哭成昏花是時李宦已沒安人迎之入宅待以上賓之禮內外大小皆敬禮之至四十九歲沐浴謝主瞑目而逝臨終時滿室馨香殮時易其下衣猶然處子安人婦女環繞而泣卜葬於王屋山前

咫聞錄

卷八

貞節婦

三六

遠近聞訃而來唁送者不計其數惜與例不符未得旌表次年夏大雨連朝山水漲發工屋山前之墓多受汙壞獨貞節墓後急水壅沙積成土崗高圍數丈而貞節之墓正居其中雖加意工築未必有如此之堅固完好觀之者咸頌天之保護完人也於是尙義君子為之立碑表節植木成林募捐祭田擇一劉姓子使耕種而奉祀春秋并述其貞節行狀呈於大尹續載邑誌

至人貞節之名猶稱頌不朽人曰已表於邑誌矣何必復載之余曰天下貞節之婦不少而吾特表之者表其幼知賤役長識婦道及其老也能使貴者尊之是女未必讀書而竟貫通於聖賢之道可與姜嫄太任並駕而馳驅矣

鬼截路

北直某縣有賀姓者居邑之南關世事肆業有一舖在住宅之側夥友二人一年老者一年少

咫聞錄

卷八

鬼截路

三七

者又一舖在十里鎮中逢月抄老友必往鎮盤舖盈絀一次一日老友病少者請行賀曰我久未過此將親往焉天將晚以木棍作杖恃其路近而行次口午刻有人自鎮來城者談及賀某並未到彼舉家驚惶約人尋覓見所攜之棍撇在古墳灘下趨赴而視至一石椁見賀屈身臥於其內眼耳鼻口皆塞沙土不省人事撫其背尚溫昇歸洗其沙而救治之半晌方醒問之曰

昨夜行至墳邊見燐火迢迢似寒其路中一鬼
頭眉目畢真以棍擊之分而爲二逾時復合愈
擊愈多無可往逃被衆鬼扯倒土塞口鼻忽聞
一巨鬼遙呼曰急拖至我前必親手斃之方消
我多年之恨衆鬼齊應曰諾霎時將我扶去如
風吹之狀巨鬼確視之曰錯矣如何此次偏是
他親來倒須小心防護卽寂然無聲我亦不知
身在何處祇覺心跳氣喘耳聞者無不驚異少

咫聞錄

卷八

鬼截路

三五

者返舖謂老友曰幸老兄未往備述賀之所言
老友大驚忽墮牀下氣遂絕究不知其巨鬼有
何冤仇也

賊截路

山右陽城裴某在濟州久開行業兩歲一回欲
省路費單騎獨行衣褶被囊縛于騾背自持手
中明白毫無忌憚歸心如箭晝夜兼行一日五
鼓自沙市起程不數里突出一賊舉棍從旁打

來裴順手接棍急跳下騾卽伸一腿而賊已俯
跌矣裴罵之曰棍有棍法發必揆情爾全然不
懂敢做此買賣耶爾起吾當教之夫騎牲口而
來者他身在高處從旁打去非但無力而且他
順手奪棍更覺便捷莫若迎面打去彼見棍來
必用手架格卽用棍頭照準胸膛盡力點去他
在騾上急難閃躲必仰面跌下矣此法何如說
罷棄棍騎騾而去賊刻從沙崗背後趕至裴前

咫聞錄

卷八

賊截路

三五

卽遵所教之法而行之裴果翻身墜地隨解騾
背衣褶負于肩上一日卽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連聲稱謝而逸裴已受傷不能與聞惟有目送
之而已等候天明始有行人往來見裴臥地問
其故告以顛末人無有不笑者央扶至店調養
數日始能動轉如常或有勸其興訟裴曰我教
之而卽能行之是自取之也且傳道得吾徒吾
有幸矣裴後時向親友談及此事不但無怒罵

之言而止頗覺得意呼世之為賊者多矣一遇強子即時畏服不敢動手而受其劫者雖破其敵亦痛恨切齒不肯復道以致敗之由教以取勝之法今裴竟一一指示事已奇矣彼賊心靈神慧即如其教而於教者之身試之果中其訣窳不慮有一法必有一解乎胆亦大矣然裴之技亦淺矣祇知一法而不知法中之法又復以道有傳人而欣欣得意可為愚之極也余不取

咫聞錄

卷八

賊術略

四下

客之明于棍而取賊之受教甚速也

兩姓祠

義烏仔兩姓祠者王與郎也湖其姓從何來也王本寒微父母龍鍾妻賢子弱聽雞鳴而起磨豈隔為生不苟為好行善稍有盈餘分濟窮鄰一日肩售腐回途遇募金僧人盛揚佛法無邊極稱施捨有功聽言起慈將售獲銀捐助八錢歸併計數僅剩三錢乃深愁不敷本則業止業

止則家危若以情告父母必責一時結不可解將剩銀塞于門隙自縊而死訴于閻羅王曰慈起倉卒命送須臾懷念雙親賴誰養活乞救之閻王命掌案吏檢冊查之曰王其數世清貧並無惡跡念其孝可嘉令還陽誰知魂回家而屍已爛矣閻王又命掌案吏查無惡端而甫經身死者借其屍而與之還魂吏查郎姓迄可小康庸庸守分其子甫死即令小鬼引王至郎身而

咫聞錄

卷八

兩姓祠

四下

入其魂其家大小咸哭之哀見屍動而生停哭大喜詎屍起而出舉家擱之復生日吾非爾家之子也皆以為傷寒轉經發狂巖管之王見不能脫身臥而假寐俟其踈管而奔歸原家呼父母喚妻子曰吾生還矣其家咤而驅之遂跪而請曰吾實子之子也訴以自縊之由告以還魂之故如不信吾有銀三錢塞于其門隙處可取之以為徵其父母命其妻過門隙視之果有銀

一小包數亦符然貌非已子正在半信半疑之間而鄔之尋子者俱至強欲其回堅執不從王家信借屍還魂之情而羣與鄔爭鄔曰魂雖爾子身實我生焉可歸于汝家爭執再四鄔乃控之于官訊之斷為兩家之子令半月在王半月在鄔王氏所生之子從其王姓鄔氏所生之子從其鄔姓夫然違斷完案後王之家賴鄔家潛濟得安兩家以續以似繁衍成族合建祖祠名曰兩姓祠至今春臘秋嘗各賽其富余得之方人傳說而誌之恐王鄔之譜尙有曲折焉

咫聞錄

卷八 兩姓祠

望

咫聞錄卷九目次

秀水盛生

劉嫗

夏夫人

鞠烈婦

嫁禍自害

巧脫

鬼賊

咫聞錄

卷九目次

一

許姓

水蓮洞

三戒

顧友

元寶飛

金二

杏樹

虎口餘生

某巡檢

陳秋巖

揚州王姓

海馬

鬼書

咫聞錄

卷九 目次

二

咫聞錄卷九

補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字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于粵盛依其署以代筆墨之勞與邑丞某公善一日丞置酒邀盛飲隸進饌上餚忽失手墮椀羹汚盛衣丞怒呼闈人以鐵索繫隸項諭拴之大堂俟筵畢而後杖之盛愉然無

咫聞錄

卷九

秀水盛生

一

怨色且從容進曰失出無心法為可貸衣雖染污濯亦無損且公今日為某開筵而彼受責是某貽之禍也某心何安幸勿怒請恕之丞猶不聽盛反覆排解丞怒稍息盛立促喚隸至掣項索釋其罪而後已後逾年盛從族兄載裝移蒞他郡行至三日忽山路崎嶇行人稀少日暮停驂逆旅視傳舍湫隘鄰居無幾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來望門窺探而去夜靜眾皆熟

睡盛猶秉燭未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執視盛方驚問即反身出告同侶咄咄不知何語但聞應聲諾諾開然散去盛不敢睡守至天曉相與登程有一人立道旁伺盛至尾行久之盛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碗汚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為盜矣盛尚未知即夜所來者復詢其何為其人曰此處多盜慣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先有數人見宦客休止邀約同夥

咫聞錄

卷九 秀水盛生

二

十餘人謀劫行裝其視客中有君也因叱退某在戶外護守至曉今宵投宿之區尚有暴客送君再過一程方可無虞君亦不可說與他人知也須臾不見次日早行其人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盛欲持銀酬之其人即辭而去盛告諸同人咸歎盜中之有義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又常收田租非惟不加以刻且見有難者則免之盛將往山東夜艤舟江口有盜執火破扉入

船盛方寢自衾中聞聲探首出視盜識為盛即搖手止眾勿入日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驚擾長者掉頭而去盛急問曰子何人斯而認我也其人在船外應曰收租如君貧農可無慮飢矣蓋盜之中有佃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由是而知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而人之在世也當行厚道莆田林亨大先生臨終訓子孫曰但願汝曹時時學一喫虧爾味其言

咫聞錄

卷九 秀水盛生 劉嫗

三

鑒盛生事真聖賢見到語彼夫以苛刻為能者當猛省焉而痛悛可也

劉嫗

劉嫗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傳籍隸無極云初嫗對門黃姓家資豐厚有女幼字保定柳芳華之子和為妻柳亦素封迨芳華死家遂貧和不能具婚資且難度日徒步詣黃冀其念翁婿之情而周恤之誰知黃聞柳貧早

有悔心見和往投囑聞者拒不納保定至無極相距數百里和之來未裹三日糧衣履徹穿于門外冷風刺骨飢火燒心進退無路惟欲覓死嫗見之問其所來和告之故嫗憐而留于家具食焉又詣黃所謂黃曰貧富命也富者有時而貧豈貧者遂不復富哉柳郎既為君家婿不能因其貧而改婚于女今迢迢遠來理宜收恤若以貧而棄之則為不義且難逃鄉鄰物議予

咫聞錄

卷九 劉嫗

四

觀柳郎境况雖苦而相貌清秀厄運退自有佳趣也君即不訂婚期亦宜贈資以遣之及復開導黃終不聽嫗歸檢篋中所獲錢三百授和令歸黃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誓不他適後黃遭盜劫室中席捲一空不逾年又涉大訟家遂蕭條謀質女于西賈議聘五十金已交納矣女聞之夜遁垢面乞食而赴保定詣夫家與和合悉焉黃覓女無耗質財已散用過半西賈

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黃赴官黃有口難辨只得券宅作償而後已和自女合婚後家忽暴富且登賢書車馬盈門較昔年父在猶烜赫也念嫗舊德爰命駕詣無極報以百金衣裝華麗僕馬美都滇溢街巷黃夫婦聞之懊悔自傷恐其來訂婚期女已無存從何答應閉戶不敢出窺嫗初不知女之已歸和也亦防其倩嫗傳情訂期迎娶遂殺雞為黍沽酒話舊細述黃氏家貧質

咫聞錄

卷九 劉嫗

五

女于賈女遁無踪深為欷歔和但側目而聽亦不實告促嫗治裝載以俱歸入門見女大駭女緬陳其詳嫗曰有此美志應有此善報也女又為嫗製新衣上下華好畱數日遣僕馬送之歸嫗詣黃報女耗黃私喜女有下落而無顏見婿且難入女之門也因令妻偽為賣花者偕嫗至和家母女相見而不敢使和知一日黃妻方與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罵嫗急進曰此老

身瓜葛賣花者和始露顏令坐姬急同黃妻回家其妻怨夫之不應質女于賈也致女不敢認母終日嘈囂姬念黃妻之無他也過和再三勸導始佳姬引黃夫婦偕至保定而認翁壻焉吁未來之事難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終身則失之遠矣故史載朱翁子蘇秦二傳專敘其貧苦輕視之狀後敘富貴諂迎之況以醒當世之昏迷和之事蓋近之矣故記之

咫聞錄

卷九

劉姬 夏夫人

六

夏夫人

夫人姓夏東昌人適同邑虞小思虞以貿易衣食粗可溫飽後以子貴封夫人邑有王心齋宦裔也有女初針自襁褓中論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爲妻後孝廉移居官于閩音耗久淪王貧無以爲生貸金于鄰居富室黃氏作小負取途中遇寇貨盡掠去黃積算子母約三十金黃豔王女初針謂王曰貸已久矣當速還能償

卽償之不能以女初針質作妾王妻范氏聞之卽攜女赴母家求救于兩弟兩弟置不理范氏偕女大哭于途過虞氏之門值夏自外來憫其哀而問之范嗚咽以陳夏款邀至室知母子尙未朝食便爲具餐且許代謀償金訂以三日范母子感泣而歸越二日夏兵質兼至方滿其數未敢告諸其夫至夜裏金置枕上以待次日范來相付誰知盜入他無所亡惟劫金去夏思既

咫聞錄

卷九

夏夫人

七

無以應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辱詈冤難申卽自經死其夫駭妻之經由何異思平日伉儷之情頗篤並無齟齬之事寧與鄰居饒舌正在查問間適范至驚泣虞詢知其詳方知有措金之事初針聞夏之死也晝夜不食不寢哭不絕聲夏既殯初針出而哭諸墓一慟遂絕忽然天兩大雷擊破夏棺夏甦初針亦甦而北村有馬大者被雷擊斃背有字云偷夏氏金賊村人鳴

于官官赴驗殮畢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
追足三十金給虞領歸夏仍如數付范償黃貸
訖紉針留居夏室事夏恩愛過于所生無何阿
卯入閩藉領鄉薦回里成婚後通籍為貴官迎
養夏氏且教其子讀書成進士人以為天道之
昭昭也而吾為不然夏一婦人而能聞難必解
見危必救一言之下雖千籌萬計必欲踐其諾
而後已是真丈夫所為豈以一雷擊惡人遂足
以報其德哉蓋天不示以劫寇則賊不破賊不
破則紉針之結終不得解矣迨後夏子成進士
為顯官封夫人此乃報夏之德也于此乃見天
道之昭昭也

咫聞錄

卷九 夏夫人

八

鞠烈婦

烈婦呂姓掖縣人邑之士人女也年十九歸同
邑鞠良棟為室良棟父名標為武孝廉家本不
豐當婦入門時孝廉父母在堂婦事祖翁姑一

如事翁姑中饋之事先于妯娌味必適歡暇則
勤針黹以佐兩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克盡婦
道甚得祖翁姑翁姑歡心妯娌親戚咸相敬愛
無間言迨後祖翁姑翁姑相繼逝世哀痛毀瘠
過于諸婦未幾分家良棟業儒未成去而服買
常賃遷百里外婦代夫經理家事無纖毫廢失
已未春良棟得伯牛之疾委頓牀褥刀圭無靈
年餘大潰婦侍湯藥濯垢汚顧寒暑晝夜不少
懈恒籲天默禱願以身代謂良棟曰妾從君十
年未能為君育子嗣此不祥之婦也君如不善
妾必相從地下不作未亡人也良棟瘡創濃潰
痛楚難忍每欲自盡以婦侍伺嚴而未得其間
一夕婦偶倦良棟即帶懸梁上矣婦驚起解救
而已無及婦引帶自經家人排闥入見夫婦俱
殞正欲移殮而良棟忽甦具道婦之生前誓死
相從及已投環解救狀語畢而仍逝時嘉慶庚

咫聞錄

卷九 鞠烈婦

九

申五月二十五日婦年二十有九此事非異而記之何也余聞之友人而未知其應

旌典否焉記之以發潛光卽

旌之而知在一邑記之播傳天下且可以勵爲婦焉

嫁禍自害

嘉興某典肆中一日有青衣輩數人袍服整潔侍從皆小艾入肆問有朱提幾何答曰若有物

咫聞錄

卷九

嫁禍自害

十

質不拘多寡具質之矣必問資數也其人去移時昇一篋至延之入啟視之皆黃金所製重器燦爛耀目約值不啻萬金對肆人而言曰此乃某府之物緣主人有要需欲質銀三千肆人知若府之有是物也允其質而如數書券平金交訖既去細視之乃銀胎而金衣也然已無及矣肆中定議凡質偽物而虧其本攤償于肆中執事人此物虧金過多而執事修工無幾卽終歲

停支非十餘年不能清此賠項而依肆度活者家口賴何養贍咸皆瞪目呆癡肆主出見衆執

事之形問之具以情告肆主亦以賠金數多不能令其枵腹從事因念彼以偽物誑金必不來贖乃生一計令各執事不許聲張命另書偽券密棄諸途俾行路者拾之必將利其中之所贏而具資以贖焉則嫁禍于人矣早起有某生赴市拾焉視券中之質本甚大意必貴介所遺若

咫聞錄

卷九

嫁禍自害

十一

贖而鬻之獲利必厚無如家僅糊口並無餘資遂欣欣然謀諸親友咸皆念某生平日之清正謙和樂與湊銀以贖使之得利以豐其家均皆允諾生邀親友同至肆中持券向問請開篋以視肆中人曰當僅兩日卽來看物足下能寧買此券乎曰然肆中人卽發篋陳示且炫稱物之貴重以款動之歸卽湊三千金與生加子金依券贖回載而鬻諸五都之市歷視數家俱曰

偽金竟無售主砍而驗之乃白金為胎外裏黃
金許厚計所值不過數百金某生計鬻以肥家
今傾家不足以償貸號哭而回次早徘徊河干
赴水覓死忽有過而問者曰子非贖偽金者乎
曰子何以知之曰吾見子之形而知之也子即
回家攜所贖偽金隨我而往必獲償子之資毋
戚也我在此候汝然勿令人從而來生思贖偽
金死也不鬻亦死也不如即併其偽而棄之因

咫聞錄

卷九 嫁禍自害

三

從其言回家攜偽金而從聽其所為攜生同登
小舟行一晝夜其人先登岸入門有頃數人出
向舟揖生登舟引進其門見堂高數仞廊廡華
麗蓋即向當舖金之家也鼻進質物驗視無訛
謂生日子之累不少矣設筵款待畱數日計償
質及子金外又贈資斧遣之歸生于是得無苦
不數日前青衣者忽挾資持券至某肆中取所
質物肆中大驚肆主無策可解願受罰賠喪質

數萬乃完其事肆中資本一空肆主曰吾濟眾
執事之不能受此重賠而設此計也誰知自折
其肆此亦數也付之一歎而已後逾年金陵某
典肆亦有質偽金器一如禾中故事肆主曰禾
中肆欲脫已害而陷人其心尚可問乎不如隱
刃焉其失也猶小既而密構金匠倣其物而為
之輕重大小一如所質無少差異越月始成因
號于眾曰某質偽金喪本已多是物恰可以偽

咫聞錄

卷九 嫁禍自害

三

亂真然難逃識者之目與其見是物而卻嗔不
如燬此物而免害約某日攜赴報恩寺邀郡中
各肆商同往觀之眾商聞畢即感失于鼎而治
鎔之眾商不知其計也郡中喧傳其事實金者
聞物已燬心起訛詐具資持券來贖肆中人裝
若誑張執券故為遲遲質金者逼其平銀而納
諸櫃須臾舉籩昇之質者再四熟認喪氣而去
吁同此一轍之事也同設計以沽其害一以喪

肆一得安全蓋視其心之正不正耳天下欲嫁禍于人者不至害人性命或可幸而免爾若欺人以貪而設陷阱彼墮術者幾至身家不保冥中豈無照鑒在茲乎况禾商之計祇顧目前未曾慮及事後此下愚之智禍之旋踵已早見之何足爲詐也若金陵之商可爲譎而不失其正是真詐也已矣

巧脫

咫聞錄

卷九 巧脫

古

有婦人與村中某甲通無何甲父亦與有私夫皆不知也一日甲偵夫他出詣焉方狎睡間甲父至甲自櫺隙窺見急匿牀下婦出迎入甫展敘又遙見其夫自門外來婦急以門傍木杖授令向持立于門中作怒形婦舉手作攬勢囑勿聲夫入見而問之婦卽逆而告曰伊云子竊其銀入賭局又負博進索擾至家欲絕其命子懼而逃云是奔匿我家橫來搜尋我家非收藏捕

亡者宜勸令去夫問之好言勸導甲父聽婦言而僞作不肯已之狀夫又婉轉力解釋杖而去婦回首向牀下呼曰小畜生汝父去矣賭乃敗家原不應爲子畏死擾人閨闈幾驚怖煞人非我夫婦何以解此圍也甲出向夫婦展謝而去此事不便記其姓名故虛之吁是淫婦之巧可爲極矣快乎不用于光明正大之區而用于暗昧不明之地吾恐此巧一行則胆愈大胆愈大則禍卽至況其爲色慾乎彼其夫雖愚必有以愚而破其巧者矣

咫聞錄

卷九 巧脫 鬼賊

古

鬼賊

適有李麗亭來談及乾隆年間廣東電白縣鄉村民開小肆晚則併錢計數納諸櫝防以管次早啟視則缺初疑家人婦子私使也咸曰鑰掌汝身睡則同睡起則同起誰來私使肆者以言近情不加深究越日又復如是而刻刻防範誰

知防之緊而缺之者日日不斷或少一二百數或少七八十數肆者曰家人之竊吾防之深矣委無其事若他人之竊寧不盡掠以去何取之廉也此乃鬼與怪也于是坐臥續上以守至三更見一披髮赤足隱約而來大喝一聲影散無踪因思日者所說小耗星入其家則財漸失以禮遣之則去隨宰牲薦餚以祭之焚香執燭以禱之失仍如前一夕其妻入房鬼竟狹暱驚喊

咫聞錄

卷九 鬼賊

六

而散由是舉家不敢安寢有髻齡子熟臥于牀鬼拉之起子哭鬼即拳擊其母亟喊而抱之子已斃殮而埋諸野肆乃控之城隍不驗不得已控之于官官以捕風捉影事從何申理收其詞而摠諸案適有道士來踵門而告之曰子家有鬼吾能捉之然必酬二百金獲後乃攜肆者曰吾盡肆資而與不上二十數君抱道以安閭閻毋存私以起利慾觀者如堵鄰店曰果能捉邪

彼不能如命以酬某等當集成百金以贈道士謀曰必須四十九日并邀百人夜必填滿室中乃得也道士遂進肆約夜靜作法至夜鄰人悉至而道士既無法衣又無法器惟燈燭燐煌對衆誦經而已誦至半月忽見村中大爛蕙站維于中道士即起而捉之曰子為患久矣當受法爛蕙倔強不服道士曰子學掩身法也掩身之法有隙可掩無隙即不能掩故吾以百人填房

咫聞錄

卷九 鬼賊

七

使子無可掩處則真形露矣子第知掩身法而不知破掩法也若人俯首無辭送送之官一一供認究其毆死幼子曰其子並未死現在潮州某家可往提之官曰子何以知其在此潮也即嚴刑窮求爛蕙始吐實情曰吾攝其子而驚之官乃移關果解來傳其父母至堂子即歡笑而認父母其父母心反游疑向官稟曰吾子明明遭鬼打死埋葬其屍何復有子也又詰爛蕙曰此

乃迷眼法也吾以斃狗易其子矣官不信帶肆
夫婦往埋之所掘而視之果一斃狗官曰地方
出此大害將來播傳蔓延害實無窮吾當盡法
治之立即帶至衆居稠密之處杖殛完案道士
得謝之後不知何往吁妖法之爲害不淺矣彼
以一身而僅學二法迷害一家幾至不可解救
若非此道則肆者身家不保然是道亦非正道
也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

咫聞錄

卷九

鬼賊許姓

六

而無所取也一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士固如是道豈有貨殖之道哉

許姓

昔有賈人許姓貿易于杭嶠居望仙橋下其妻
面黃瘠瘦初以爲負疚也藥之勿廖日輕夜重
信姬命婢坐以伴病未幾昔仆首斜身而倦病
者不寧驚醒其夫急呼姬婢不應起而喊之則
醒曰爾等何愛睡若斯也總之事不切已耳次

晚自與姬婢同守三更陰風拂面口卽欠伸急
起而視姬婢又睡眠朦朧矣命噓爐烹茶見幔
帳風動而其妻伊啞吮啞卽呼口乾婢進以茶
乃寧夫疑有怪乃邀友作伴假棋守夜忽聽瓦
上疾捲橫來聲如桔槔聲止而房中陰風起矣
一友持劍起舞覺陰風從門而出許乃延道作
法更甚于前控之城隍亦復如是日夕思何制
治許與城都聞最善聞其妻病過謁以問許細

咫聞錄

卷九

許姓

七

陳之都聞曰是不難晚撥兵八名持鎗守視屋
上果見一怪物身長四五尺毛似狐而無足由
瓦上飛滾而來齊向放鎗只聽得大喊一聲回
滾而去次早遍找踪跡在土牆垛上得回鉛彈
七丸尙少一丸當晚復如前夜守之忽見瓦上
滾來者有十餘怪形恰短小于前急齊放鎗回
滾而散後遂安靜望仙橋與鹽院公廨相距不
遠越日傳說院內有怪抄擾延道醮遣又越數

日院之花園廢中有一死怪頭尖而無眼耳口鼻且無尾無足身圓長四尺許毛如狐貉腹傷一鎗好事者剝皮分鬚烹而食之味無他酸而滑夜聞嗚嗚之聲不絕蓋即許姓所擊之怪也其次晚成羣而來者乃怪之子孫也院中抄撮者乃怪受鎗而養其傷眾怪失驚而不安于穴也剝烹分羹夜聞嗚嗚蓋傷類也然此怪有頭無尾有身無足不知何獸余故載之以俟博物

咫聞錄

卷九 水蓮洞

二十

君子

水蓮洞

粵西多洞府水蓮洞尊第一焉洞在泗郡郡無城墉峭壁層蒙懸崖沓翳非無猛獸也而無天棧可通非無力樵也而無雲梯可駕聽潺湲之活活觀砂磧之鱗鱗倚淺壁而疏衢傍險溪而築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山之高也朝見日來午雞已鳴晝至暮觀月上危峰恍若雲升其

首邑為凌雲者蓋即其狀而名之也洞在城幅之西昇輿而行膏壤平砥盡成榛曠荒蕪沃野映墳均作蔓墟牢落俄聞滴淅汨汨忽泠泠與人曰洞將近矣凹灣崎嶇鳥道百折又聞漉漉濕漉濤雷激雷响輿人曰至矣下車而拾級以升渡板橋憑竹欄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巨鱗躐刺赤尾鼓腮與來者逆流而上興盡者順潰而下余也昭察其間已洗盡胸中磅礴矣緩步徐

咫聞錄

卷九 水蓮洞

三

行天然石壁充塞洞門不知誰施大手而劈成崇垣也進洞而覩玉磊高砌綠茵平鋪千藤可容一聲大喝響震巖谷應徹洞虛私喜今日之聲何其雄也覺氣猶未衰尚可遨遊天下矣左有窄溪下參巨石其狀如龍迅瀨增澆湧湍壘躍逆捲而登石巔倒灑而成瀑布幼時曾見神龍吸水布雨亦猶是也左則坦瓊十畝玉柱貫頂天若懼洞之崩而故撐之柱之東西倒垂千

層白蓮雨朵花大如缸余命輿人覆水切堂影
照如生雖巧匠瑯珠亦不能有如是之精且都
也韓文公曰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
船今可不必詣太華峯而玩之矣輿人曰子可
于花而擊之聽其音而知其妙余乃持挺向左
而擊彷彿鼓音向右而扣儼然鐘聲因與友人
盡力疊擊何異叢林之勤功課乎天地生物之
奇于今始見之矣輿人曰循壁而前旁有小洞

咫聞錄

卷九

水蓮洞

三

更有奇焉余因奇以求奇不避艱險攀援逆足
而登至洞而窺之見丈大飛鵝白羽翩翩奮翼
而倒棲于頂令人愛慕無已惜乎右軍遠矣若
使尚在耳聽播傳必攜硯而來接流洗墨對鵝
作書亦不肯復作山陰人也輿人呼曰洞雖黑
可進之百步有光內勝桃源行七日可通南溟
矣余曰情興未除其如足疲神倦何畱待後時
之遊可也嗚呼乾坤絕大一望而知石室至微

變幻不測莊子所云千里鯁鵬寸許芥舟擬作
逍遙之遊不過幻想天開何嘗實有其事今也
龍盤于水鵝掛于巖蓮垂于地目之所見勝于
耳之所聞余何幸而得此快遊也然天之過于
翰嶽也僻壤窮陬誰來賞鑒茅屋荒居誰來點
綴鬼面蒙頭誰知吟咏信可惜也友曰此乃天
之所以全其佳也鑒賞之中未免殘蝕點綴之
中多近村俗吟咏之中恒起牢騷與其逐世浮

咫聞錄

卷九

水蓮洞

三

華不如長守真璞余曰善載之以記遊事且徵
子論之高也

三戒

粵西河上多三戒廟最靈異廟多蛇大如指碧
色鮮潤可愛從不害人或繞于梁或踞于樹喜
食雞鴨之卵民人進廟行香者呼蛇為青龍多
以卵敲一小洞懸之于樹蛇自食之其神姓馮
潯州貴縣人馮之子孫世出一活三戒何以知

之幼時已具不苟笑不苟訾之形及成人忽而睡忽而醒睡則不可呼呼多厥逆醒則面紅如醉酒氣噴人過廟視之必有獻牲酬神者問其休咎笑而不答惜其壽皆不滿三十死之後復有馮之子孫睡而受享醒而如醉者至今不絕詢諸粵人並客居于此者嘖稱實有其事且云蛇上于船逆化為順客無不利屢試屢驗奇哉死而為神轉世為人者有之胡為不轉于他族

咫聞錄

卷九三戒

一酉

而必世轉于馮姓者蓋欲其子孫不忘本耳

顧友

未可園先生至見余假傳奇消閒談及蘇友朱楚翹在天井齋使幕中時有內務府薦來顧姓一友延居記室詠諧調笑恬雅嬰寧一日有饋鮭使翡翠帶鈞碧透子身鮮浮于面令人珍愛不已邀友共鑿嘗之咸為希世之珍不敢輕動惟顧友視若淡然執而玩之失手下地跌成三

段眾皆失色竊使似有怒意顧友曰不必驚惶吾見公等甚美之而故玩之也即仙身檢起合之口吹氣而還原物一無傷痕羣訝其異顧曰此迷眼法也何足為異越日又以茶杯撒為磁片命溪童檢于几上亦如前法完之然其飲食之量減人大半眾曰先生之術精矣何量之儉也顧曰食中無飽腹之味與其食而不飽不若不食之為愈也眾友曰先生能食百饅否曰能

咫聞錄

卷九顧友

一丑

眾曰能則陳洛濱戲泊洞庭春以請不能則戲與席皆先生也顧曰諾于是作百大饅頭以進對眾一啖而盡羣駭而退密議之曰視其身僅三尺腹不容升奚能藏此斗許之食乎此仍迷眼法也不知移皮何處某等當就狐半仙問之可也狐半仙者善風角占能知過去未來名噪維揚向占之曰物尙在不便遲說眾懇之半仙曰某日某時能使其不動一物不行一事可破

其術衆曰一時幾何欲其寂靜何難之有半仙曰假在畜牲處閣上急還往視果然持向顧友曰饒未食子以迷眼法而加搬運法也顧晒曰我輸矣攜銀倩衆招戲脩飾以了前約衆曰即定于半仙所云之日扮戲聚飲某等可觀其動物且彼亦無暇行事矣誰知正在觀戲顧退進房衆即隨視見其手持水烟袋引火紙出衆以爲噴烟無事任之而已誰知忽將紙煤扯分

咫聞錄

卷九 顧友

三

兩條先燒一條頃刻墨雲隊起大風捲席又燒次條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空墜一鼠其大如狗席衆驚喧回視顧友不見進內細查無蹤衆思發雷之後正半仙所云莫動之時也遂即往覘半仙物在房空不知往于何處詢之房家曰雷響時見一物飛出衆云大鼠即狐半仙也使翰至內務府問下落顧友無人京此乾隆五十七年事也此事過近証誕矣可載入然訪朱

楚翹嘖稱誠實人也素不行子虛之事不談無影之言且自揚而來者余嘗過而問之竟實有其事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矣

元寶飛

王麗明行十五粵東右翼鎮總兵王浩江之孫籍隸杭州恂恂然長厚人也承粵中煤商歷有年矣攜眷居佛山鎮上嘉慶四年初夏晴空無雲忽有元寶數百對憑空飛舞響聲叮噠不絕

咫聞錄

卷九 元寶飛

三七

市僧賈監與子肩夫引領羣喧須臾飛至王十五屋上似欲下去衆皆爭趨其家填街塞巷擊碎大門十五見勢洶湧恐殘民命急燃燭焚香叩頭跪告曰天祐寒家驟賜金來煌煌家目攫取難禁況在繁鎮居民稠密院院擁擠蹂躪可危若寶下地命也有殃之神昭鑒收寶歸藏禱畢寶漸漸高飛往東南而去迄今二十年來而十五安業如故家不見豐此乃藏寶之家悖逆

妄行運轉因否寶盡飛出天墜十五之古道夙
敦則助之然于夜靜宵寂之際飛到其家無人
知覺乃于通晝達旦之時見寶飛來有不攘奪
乎一徑致命是助之而反以害之故十五跪請
寶即飛去也吾聞十五之照人以誠博施濟眾
其後必爾昌爾熾矣

金二

金二浙東山陰紫紅山人年半老耳微聾司靈

咫聞錄

卷九

金二

夫

山縣鹹埠事與鄰友錢寶海同室而居分東西
而睡金栖東房錢栖西房乾隆四十二年時維
夏五蚊蠅成市夕陽將頽驅牀上之蚊而緊閉
其帳一夕金如廁回見帳懸鈎上疑為錢友娛
玩趨責之曰余耳雖聾不聞蟲音然一蚊在牀
即不能睡子之玩未免過矣錢高聲應曰朋則
圖玩玩以取樂余自晚輟箸以來作書應人未
曾停筆無暇行玩事且啓子之帳無以取吾之

樂焉肯快人忌而動人惱千金猶疑錢乃誓始
各就房而寢次早金醒啟目見牀前豎一寶塔
皆磁坡器皿堆成約高七尺有餘毛骨竦然急
起開門呼眾友齊視其架搭之精細堆砌之靈
瓏雖非神工恰是鬼工莫不駭其異而訝其奇
也錢乃作詩以戲之曰邑號靈山佛國名磁堆
寶塔令人驚從今雖把狐疑解孽子中宵難合
請此事不能辨其是鬼是邪書之以待來者

咫聞錄

卷九

杏樹

三

杏樹

浙江錢局前有古杏二株大可三圍嘉慶三年
五月五日巳時忽見烟從左杏樹中出初以為
奇也人皆望之繼而烟光漸大火星直出急扛
水龍四座吸水噴去水愈湧而火愈熾竟不能
救至未時而杏成灰炭矣夫杏性具火故古人
于夏時取火于杏今杏有三圍火性自旺火由
心發水龍只可治其外火而不能息其心中之

火故燒盡耳

虎口餘生

浙寧鎮海縣姚墅山有一人遇大虎爪抓其面走投窪下虎舍柴掩之而去移時替人死而復甦雖負疼胆落猶冀躲避逃生挾柴撐起急升大樹上踰踞密葉中見虎同一豹至視柴開人無虎與豹若失所望豹即動身欲走虎咬其尾而留之虎乃東西四望縱身上山凡有凹曲之

咫聞錄

卷九

虎口餘生

三

區尋覓無踪虎回豹怒目張牙向虎領一口血流滿地而死豹即跑去蓋虎以得人邀豹同嚙豹不見人怒肆怒故嚙虎焉若人見虎斃豹遠心寧下樹盡力負虎而歸剝皮獻廟以作神禱劊肉分糲以嘗野鮮療傷月餘乃愈然傷雖愈而顏面五疤猶存咸呼為虎口餘生夫虎獸之至烈也人虎之最愛者也今已入其穴猶得其生是若人之必有善可錄故使虎邀豹得脫

其災是虎必啖人不少故遺豹殘命耳後聞之士人咸稱姚墅山人貧而至孝窮不改正死而復生即此報也

某巡檢

直隸有邑合某某者獄未周憲鞠平反挽情求全上司不層獲過而致冤如案達部邑令亟入京都與曹掾吏商救吏細閱原案曰官可保酬必重邑令力薄不如所索竟至鐫級罷退後

咫聞錄

卷九

某巡檢

三

請捐復選至貴州黔西縣逾年吏亦役滿議敘選貴州巡檢束裝來任謁見堂翁狀貌似熟而姓氏各忘及呈履歷縣閱而問曰子即昔年以某案而索重酬之某吏乎子之才大可佐我而治成盡善也吏面有忸怩心起戰慄然事到其間只可低心小意倍加恭敬以盡屬僚之禮吏又于同寅中間知巡檢駐劊之所衙房坍塌烟戶疎稀前選此任者俱館邑城聽縣差遣以供

口腹吏亦如前至三朝後堂翁正聲厲色曰國
家畫野分區設官定職不能因地劣而虛之也
子其速行吾惟秉公執政稍遲即直揭之毋貽
後悔吏不敢違拘一騎一從勉強至彼非無衙
署且無胥役遣僕稅居一無隙室亦無廟觀寺
院惟有魁星閣一座于是官居閣上僕居閣下
風雨堪蔽醒鮮無思祇聞冬去春來假疾回籍
忽連日大雨夜以繼朝寂寞淒涼輾轉反側攬

咫聞錄

卷九

某巡檢

三

衣而起挑剔銀缸憑牕俯視見簷溜滴處白光
爛爛黎明用竹簽挑之得金豆數十顆乃于滴
漚處疾次挑去合得金豆一筐心思命危境困
焉能發此巨財忍金不真因裏二三十顆命僕
進城就當舖銀在肆易錢購售用物僕領命入
城如富向質富主曰子欲當銀若干答曰一金
十銀曰此生金也必煨煉八折而成當舖則減六
折可也僕如其言而當之易銀購物而回吏見

僕去後又自遍掘竟得五六筐積于閣上日果
真金也吾祇知苦無可解今喜出意外遂假病
乞旋安享在籍此事失其姓氏以初事而論亦
不便載其姓氏從知人各有命失馬得馬何足
為意焉

陳秋巖

陳錫光字載之號秋巖浙寧鎮海人也乾隆辛
巳進士其兄石麒故後秋巖思慕不已悲哀時

咫聞錄

卷九

陳秋巖

三

切一夕夢兄曰修短有數過戚傷情某弟兄尚
有相見時也醒思幽明永隔不及黃泉從何相
見是殆思之切而形于夢也後秋巖棟發嶺南
路過英德探知執是縣之政者乃辛巳同年劉
某遂登舟往拜將近城隍廟雷雨大作入避焉
見神貌恰似兄形迴憶昔年夢中兄言相見乃
在此也淚如雨下須臾晴霽進署謁劉某曰杏
榜同年嶺南借仕初膺民社政治茫然刑式當

前抑何幸也適間避雨邑廟覘神貌恍似先兄抑何奇也秋巖將舊夢一一告知并乞假金以祭之劉爲之潔修牲牲同往醮奠秋巖大加痛哭劉慰解而回曰吾與爾同年爾兄卽吾兄也今得同蒞一方將來遇疑案難決之時可叨冥冥指示畱秋巖小住一宵亦備牲醴祭食而散後聞劉得賢聲賴城隍默誘之焉

揚州王姓

咫聞錄

卷九 陳秋巖

三

明末時揚州富室王姓兵燹逃難舉家離散至國朝定鼎雖漸次回籍而不得全歸後王之幼子長成讀書入庠家徒四壁眷口日繁顧活不暇功名無及康熙戊午科友人邀赴鄉試王辭之友曰學也祿在其中若得名登秋榜則家自可養矣王曰安家非易試費亦難友曰吾囑吾家以應爾家子隨吾行以供試用晉省後溫故收心採風試筆何如王乃同至江寧喧傳相士

其術如神友與偕往相士曰公等功名尚早指王而言曰先生乃石崇再世王曰吾與黔婁相若求一日之飽而不得咿唔人何來巨富也相士又仔細觀日子之運應在八月三日起當速回過此卽無佳機矣王乃附舟而歸至八月三日浙閩制軍官眷過揚挽舟訪覓王某鄉人指引至家見王老夫人相請王始駭之繼念相士之言寧應在此姑從之登舟須臾揭簾請入王

咫聞錄

卷九 揚州王姓

三

叩見老夫人曰兄弟睽違已三十餘年家居何地家景若何王一一述之老夫人退取白鏹五十鎰曰攜去安家爾卽隨我至署王歸告于家曰事亦奇矣我何曾有姊亦何會有此顯戚今旣呼我爲弟我姑隨至幕府或轉否爲泰亦未可知遂同至督署制軍相見竟行甥禮王益疑之然不敢問其由住居三月餘不過酒肉薰蒸並無令掌執事王思徒善口腹難沾滋膏相士

之言未必盡驗惟有作涇陽之行可冀瓊瑰之
贈乃告辭姊曰弟亦應歸矣即令制軍饋贖二
百鎰明日備舟送行王又思區區二數奚可致
富相士之言不過虛譽耳當晚老夫人密邀王
進就耳低言曰吾乃子家了髮也賊亂逃散投
托旗府收以為造制軍乃吾親子也時念主恩
無從通信今天假我緣由場經過邀汝同來認
爾為弟者欲避嫌耳今贈二百金焉足濟汝之

咫聞錄

卷九 揚州王姓

三六

家幸舊宅未改昔年逃難時先人在某某處埋
有銀三十萬起之可享安閒福也爾時尙在襁
褁未知其隱吾故密以告汝主歸悉如其指而
掘之果成巨富夫人能終不忘始貴不忘賤者
天下鮮矣而況于婦人乎今是婦居至貴之位
而猶念極賤之地使舊藏仍歸故主不懼識破
出身之循者其心地之厚無過于此宜其受一
品之榮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設王處極困之

境而舊宅鬻人則銀歸他姓是婦雖有善心亦
不能使王仍復舊壁蓋王之富實由天之成夫
人之善心而致之也

海馬

嘉慶二年二月廣東南海縣所轄九江有海馬
浮潮而至長可九丈有奇高可丈許鱗甲蔽身
甲縫生毛毛若青絲頭與曠脚踈毛鮮甲磅大
如斗耳下有腮尾與穿山甲相埒色黑古人謂

咫聞錄

卷九 海馬

三七

馬為鐵連錢或即是也九江河不甚淺而是馬
立于河中全形具見居民喧異呼奇胆大者擲
石拂其怒乃翻身滾去而傍岸百家盡沒河化
為湖馬即登岸嚙禾數頃不驅則僅傷禾驅之
則又翻身滾去田成大池結繩而側淺深沉索
至十二丈方得至底九江主簿李敬思上告撫
軍朱石君先生作文祭遣安逸歲餘次年復起
新寧殘蝕田禾化田為池者不下百頃邑宰李

安吉四面設炮轟擊乃斃剖內分獻上台肉似
犧牛味亦相同氣腥此魚所化也並非海馬若
海馬氣稟靈潤受精皎月追風逐電越影超光
何至殘虐爲害哉

鬼書

劉秉政湖南人學刑家言度支法就廣西遷江
李明府幕未幾卒公病逝接任者乃李公列頸
至好咸謂交代易易誰知格外膠轉期滿而猶

咫聞錄

卷九 鬼書

三五

未清李公子幼無知劉受故托不能違之而去
一夕初漏已起忽聞扣門司閽者啟扇見頭戴
殘紅敝帽腰擊黃袱乃遷江故差某某也心驚
目呆差曰吾奉官命特來投書別無他事請放
心解袂檢書交與閽人執而就燈視之真主人
親筆面開送劉師爺管閽人益呆差又催曰求
帶進書房尚有主命應須面回閽人戰戰兢兢
帶至書房劉尙未睡將書呈上劉亦驚曰奇哉

幽明永隔書從何來閽人曰專差送來候在門
外求見劉揭簾命入差叩而起曰吾奉主命求
駕完結各事夫然可歸并求賜覆書劉曰官住
何處曰仍在署內東齋差出劉拆閱之其書大
畧云接任某前有難時吾曾竭力周全曾假金
應結立有約券今忘恩抹借苛刻糾纏明欺我
子幼小婦女無知現存約券在干書篋煩檢以
理算則交代自然明白并懇將某大女許與某

咫聞錄

卷九 鬼書

三五

爲媳兩世交情亦必允從將來賤眷歸與不歸
尙有依傍云云劉作書以覆給差賁回令閽人
告知主母檢查書篋果有此券次日劉持書券
細訴觀察並太守羣責接任之非接任者亦胆
落抵算交代後又贈銀送李眷至省劉又執柯
將其大女許嫁而歸此乾隆五十四年事也現
在鬼書尙在劉手夫無形爲之鬼今非特有形
且有其書是蓋接任者欺死瞞生令人難受非

書無以破其奸惡其詐矣此乃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也

咫聞錄

卷九 鬼書

四

咫聞錄卷十目次

瞳神失一

賈十

查三

生變猪

方姓

二老爺

龍搶珠

咫聞錄 卷十目次

缺耳遊擊

老實翁

狗知朔望

廖某

普依祠

兩頭人

北虎青衛

夢難信

一

顧孟姜

改惡報

人頭蛇

王三

混報入祀鄉賢

咫聞錄

卷十 目次

二

咫聞錄卷十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瞳神失一

南陽白生性耽清靜不羨繁華不喜行動一日神倦坐寐聽二人低聲商曰吾等願守此匪者不過假其勝遊而同處于樂也渠竟一無所好何異日坐牢籠趁此春光明媚花鳥依人吾與汝自尋樂趣庶不虛此一生白醒而兩目失明

咫聞錄

卷十 瞳神失一

曰異哉吾素無目青亦無疼痛胡為驟然若是呼家人扶至黑甜就寢須臾睡熟耳聽兩人欣欣然歸曰今日之遊信樂也後惟彼守彼心吾行吾樂而已耳忽又醒視壁間書畫架上縹緗目仍無恙由是忽明忽昧已有年餘恒為精神不足而有此疾也益加靜養又一日白半省半睡朦朧之間問一人訴曰行不如坐之為愈也吾輩遊性過重頃過花陰遇花妖始以禮邀吾

弟兄不肯入呼羣妖捉弟而進吾奔逸乃回自後不敢再出矣弟不知弟命若何白驚而起放眼左視朗然如故右視昏昏是更奇矣延醫治之醫曰黑白分明一無翳障乃水虧也應補水益精藥石百投而閔物觀書竟成側面白猶未解何故而成此無形之疾也夏日炎歊避暑廠室友至視其睛曰子之瞳神祇有一焉白曰今知目疾之由也是蓋我愛靜瞳神愛動前之忽

咫聞錄

卷十 瞳神失一

二

昏者乃瞳神之出而遊也明者乃其縱遊而返也今之左明右昧者乃一返一失也隨將前之半醒半睡間所聞之言一一告之幸矣夫瞳神雖一不敢復出一目之明可至老矣然失之者乃我身之物記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茲我身有缺孝道有虧將何以補之哉

賈十

國初時盜有取寢陵數千觔重大金爐者近緝

無踪

詔行天下能破獲者言加三遷民給萬賞山東力士賈十聞之踵比部而請曰吾能之矣求賜文憑限年三載并咨天下隨時撥兵隨處支庫盜可得也部曰子欲藉文而沿途誑銀乎不允所請賈曰吾以家眷十口畱獄為質得則釋之不得則聽罪而已部乃奏

聞如其請而收其眷給文令緝賈十鏤空履底藏

咫聞錄

卷十 賈十

三

文憑于其中周行密緝至福建訪有巨跖巢穴扮作落魄形狀徑由林深箐密屈曲羊腸而進忽有阻道者截而問之賈曰性成豪俠禍起無端家室化離特來販命若人日子言未必真也賈曰鄒魯至閩路有半萬舍近就遠我豈迂拘卽此可知其心也邀入酒肆談心暢飲賈大醉若人用網輿昇賈至十里外放下賈醒而視已失所在昇賈者引賈同行須臾見厦屋崇垣門

高駟馬邀飲者已先在門俟焉攜手入室長者下堂而迎揖而坐長者曰壯士遠來自必超羣此牆高有五仞子能縱身出入三次吾當之賈卽如命縱身五踰其垣而面不改容氣不加喘長者曰可矣待爲上賓檢佳室與之居越日赴教場操演長者居中左男女右各試其技此間以縱跳舉重爲上賈之縱跳可推第一而舉重列爲第四長者令擇右邊之女爲妻賈辭之長

咫聞錄

卷十

賈十

四

者曰毋此吾之重子而許擇配也賈從之結褵半月女曰冰谷易消綠林自敗非久居之所東有查道可通海濱吾與爾乘間而逸爲善賈曰吾一避難之人而以上士相待棄之悖義守之全信不可女告長者益加尊重次日赴場派差獨不與賈賈請之長者曰差有三等上等盜內府寶器中等盜大院珍物下等盜民間財貨子之材在上等之末中等之巔此時人多畱待後

派吾非不用子也請安之賈曰必求一差以報厚恩長者乃派令隨一一名者同行一尊者常自誇能舉萬鈞卽如盜寢陵金爐事非我不能賊猶在同時可往觀之賈贊美不已行至邯鄲道上畱妓飲酒一等曰吾輩飲酒取樂則可貪淫縱慾則不可也賈曰因盜而淫良家之女自在天禁彼妓則賣也吾以銀買何罪之有一等從之賈密賄妓令以酒困之妓如其囑一等

咫聞錄

卷十

賈十

五

果酩酊就枕而寢初一等身藏雙刃起臥不雜往往于睡時持刀掩護其面今醉而忘之賈禁妓不許聲揚一劍砍其頭飛馬入都詣部而訴盜爐之由藏爐之所巢穴之險殺盜之籌求容會閩中發兵爲應計擒智取部卽咨閩調兵圍住要隘之口賈入見長者曰已得內府金鑰千枚藏于深山彼守而我回必加發壯士可也長者曰吾親帶人同往交情頗廣沿途自有照應

賈同長者出官兵擒之一開而入收其餘黨得其金爐且搜出金珠寶物不計其數攜妻而返授賈為天下總捕釋眷重賞夫盜爐者以力勝賈十以智勝者也力多敗智多勝柔能克剛若賈十者可稱剛而能柔矣

查三

查三海寧州人也食客于淮商理鹽務自漢旋淮舟子私附一生于後查聽吟詩云千理長江

咫聞錄

卷十 查三

六

一日晴順流直下布帆輕偶然驚起鷺鷥采石磯頭劈浪迎查迴首視之乃嫣然一小年也邀入中艙問係揚州詩禮之後家貧業儒尋父過漢貌固俊秀談亦風雅查曰此文人也何可藝居于後令舟人移其枕衾居于正艙生日吾惟一衣囊而已查乃分衾與睡同席而食行三日生日先生有銀三萬助為惠假某月日加倍奉還查日子何以知我有銀也生日起行時已

知之矣查曰此餉課也難以應命生默然不復提及查夜醒晝寐刻刻防之至采石磯生攜衣囊道謝作別查命停舟而生已縱身上岸矣查至揚州起銀篋皆空查心驚惶然銀已失人已遠只可向主直告以情懇限以某月日如果還來是吾之幸也倘或不來監守者難辭其責惟有壽補而已至期生果至尋查曰吾惟信以行世義以待人前借如數奉上即在懷中一一取

咫聞錄

卷十 查三

七

出權之果加倍趙銀六萬眾駭其異根與邀約輪飲而試其技生均不辭于是或扮拊抵或招豔冶而犒勞大豐于眾且無佻達之氣眾益奇之飲盡生欲返眾日子取銀于無形藏數萬金于小懷是何法術請言之生日此小術也何足為異眾又曰請試大術生日不能眾皆固請生拱手上舟自持挺篙一撐而不知舟往何處矣送行者皆坦胸俯視衣扣盡落議之者有稱俠

士有稱邪術吾則曰無論其邪與俠也彼以邪
吾以正則正可敵邪彼以俠吾以禮則禮可收
俠若查三者前以禮敬待生故失而後得也

生變猪

余于是書將付梓時攜請銅陵名士選拔章禮
南先生斷訂先生閱而憶及厥祖在日有對河
居住之佃戶癱瘓三年忽自呼曰吾非病吾負
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貸今三年矣雖

咫聞錄

卷十

生變猪

八

爲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了此前愆或可
冀轉世爲生其妻詣章門而訴以夫言章翁曰
家畜肥腴雷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寧獨
于佃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因病
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不爽于今見之吾
當招屠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牀
亦大啼儼同豕音沸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
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鬻時佃又大

號須與聲低而斃世之載冥報夥矣大半在影
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于家而魂已變豕他
所可見財者非特欲辨清白且當分人已彼訛
誣者猶云假貸勝于訛詐負亦無傷余聞之孰
矣故誌之以爲當代鑒

方姓

嘉慶乙酉歲京都失去金鐲不少比捕嚴緝捕
至蘆溝橋天已晚止足而栖于旅肆步街密查

咫聞錄

卷十

方姓

九

街盡有小房一所絲竹絃管之音達于戶外捕
思富室子兒清雅高居奚甘聚此陋室其中必
有不良人也守之干門三更一小年出而遺矢
美如女子捕曰何人居此小者曰入問老者便
知之矣捕入而問老者曰子來緝失乎吾姓方
居桐城鐲盡在聊假一用捕以寡不敵眾返身
入都詣提督府直告添捕以往至則行矣追問
房家曰黎明捲裝而行不知往何處也捕即趕

至桐城訪至方姓岳家曰吾女嫁彼有五年矣
嫁之三日即攜女移往異地從無歸寧方婿祇
來二次亦不肯說出住處親鄰共知之半月前
曾到我家一轉即去實不知其下落銅城至京
快行須十八日捕核方之由蘆溝橋至銅城只
有三日雖身具兩翼亦不能有如是之速也捕
不敢追求府通緝而已此蓋麥鍊杖之流歟捕
之不追亦可為知機有識者矣

原聞錄

卷十 方姓

十

二老爺

粵之韶州有南華寺乃六祖宏忍修心成佛之
地離郡六十里間有歌云若要南華遊須帶膏
梁酒二語何也六祖在時收蛟為徒亦成正果
六祖懼其悍性復萌封窆其殮復鑄七尺鐵塔
顯之木刻其像供奉于前極靈異善嗜酒詔下
士民咸稱為二老爺其寺不遇古剎壯而不麗
本無可供遊人之目玩之者無非請二老爺飲

酒耳然木像虛形焉能飲酒而二老爺之飲酒
實有奇焉遊者至此沽上等膏梁酒二斗斟
而陳其几上須臾化水一無酒氣換而復獻復
成水三次換獻而木像面色漸轉碧桃酒盡帽
歪身斜不必為之扶整翌早自然帽正身直矣
嘉慶初年南韶王觀察施捨千金倩叔往修其
寺見諸羅漢金身光華燦爛以爪剔之金落厚
有分餘盡剝其金改繪五采得金不少並將觀

原聞錄

卷十一 二老爺

二

察施捨亦寢其半一時行囊頓潤華服齊鮮臂
束金環未幾身上起泡顆顆若痘破之則爛一
泡未除而又生一泡不逾月而週身潰爛儼同
羅漢之去金身臭不可聞醫亦徒然急渡南嶺
而歸至江左而僵人為六祖之靈驗也吾為二
老爺之顯應也佛以慈悲為本舍去為度六祖
慧能乃羅漢中之第一者也奚忍以區區貪利
而置之于死乎二老爺既成正果仍復愛飲膏

梁則其烈性未失佛面創金有不深惡而痛絕之耶

龍搶珠

池州石埭縣六都爲李族世居之所依山傍水烟竈成千地無名勝可供遊屐不過霽岫晴巖散步醒悶衆兒童無非涉嶺趣巔尋花鬪草而已乾隆年間一童登山入巖過石隙有光炫耀奪目俯而覷之有一珠大如雞卵拾之而歸喜

咫聞錄

卷十

龍搶珠

三

笑玩弄行不離手至晚童擎珠由暗室過滿房雪亮恍如秉燭對父母曰此物可以代燈其父母向其掌取就燈視之曰世上焉有如許大珠試其光果如童言由是喧傳一時鄰里鄉黨無不競來鑒賞嘖稱希世之珍聽諸言之贊美防小人之計取收而襲什藏之不敢輕以視人卽其子記憶素取號泣相隨亦不與焉自後事事泰適業業亨通不久卽成富室一日有道士龍

淮虎領鬚眉虬鬚踵門募化稱係扶風黃山宮來初則不願施捨任其盤踞坐誦及至七日不食信爲三清變化慷慨助金不受疑其嫌少又加助之仍然不受問曰子不募金募何物乎道曰清門中無珍不備無寶不全只少領珠一顆請捨之以補宮缺以增神光卽覆之曰他物均可施捨惟此一珠乃吾起家之寶寧甘輕以施諸道見意決不復啟唇飄然而去族衆見其得

咫聞錄

卷十

龍搶珠

三

珠而家驟富思欲共藉珠光而同臻樂境羣往其家說曰汝之藏珠天下已共曉矣故道士遠來募化全慕紛紜終必落人之手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倘風聞于

朝奉文逕取爾亦不得不獻且恐加以懷寶之罪不如歸于公祠某等同湊千金與汝售之使族衆均沾其潤則他人不得覬覦卽或君上知之不過獻之而已不能治衆人之罪況

珠雖歸公而子仍有分豈不大美子意以為若何若人聽其言近情理得利且可免害許之眾乃湊金出其珠而入之于祠議歸族房長專為管守是年童多人庠農獨加豐商賈倍利迨後登賢書入詞選者相繼迭起喧笑之音溢于衢巷羣商大慶俱各如分出銀筮日編繡建醮設供演劇用雕鏤玉盤供珠于神前派令十人看守醮事已畢正在演劇天色澄清四際無塵倏

咫聞錄

卷十

龍搶珠

古

然黑雲隊起雷電交加急雨滂沱雲中有青黃二龍凌空飛舞俄而青龍直入神壇吸珠直上雲霄黃龍亦飛入神壇見珠無急轉頭飛去但聞風聲怒號雨勢駁灑兩龍互鬪不多時而兩尾下地一掃民房去其大半地化為湖遠近河中桁椽木物與死屍漂流擁塞水道舟楫難行見之者莫不慘惻此蓋龍搶珠也吁李氏之興也由于珠而其敗之也亦由于珠當其時小子

得之老者自應還之乃反以為發祥之具歛銀歸公彼道士者蓋即其龍之化身遠來募化又復慳而不與致滅害半族自取其禍是亦不足惜矣

缺耳遊擊

雲南昭通府李司馬乞休回籍言其同城呂遊擊山東人相貌魁偉缺一左耳初問其故笑而不答迨後聯絡往還酒餽報復成爲知己乃說

咫聞錄

卷十

缺耳遊擊

古

缺耳之由呂之幼時遇一術士批其相云耳大面方起舊聞風波不少似難舒必須有缺始登貴三品堂堂虎豹居當時以為江湖套言概之而已及壯不務恒業日飯斗米日肉百兩小康之家變為窶室無以養生因恃膂力之過人乃人勝刀之隊伍早探行商夜圖旅店一日見少年華客侍從者十餘人挽車十餘輛裝載輜重而來尾窺投宿之區而圖之傍晚入曹家店卸

馬停驂呂密遣夥擔粉過店故作失肩狀將粉
潑地以爲記驗適少年之侍從者在門看破其
情進告少年曰今晚須整頓防滿少年出視笑
而入曰此非真有本領之寇不過因飢烏合耳
何足介意爾等安睡吾自有法制使之不敢動
手而自退也至三更呂引夥二三十人劈門擗
入直進後房巨蠟分燃統室皆亮少年見多人
進手提雙劍舞于燈前雪白如毬人在劍內而

咫聞錄

卷十

決耳遊擊

末

不見呂等恃眾站階觀舞並無劍刃過來須臾
一人辨落一人落一指一人落一肉而呂落左
耳負疼胆怯均奔逸焉此不知學何術而能出
神人化若斯也因恩強有強手寡可敵眾與其
貪利滅身于不正不如臥薪嘗胆以成名于是
投營充爲戰兵月關之糧不能抵五日食用惟
有于操演之暇行街肩謀以支日用迨拔補千
總纔敷服食保升守備送部引

見時

皇上問耳從何缺隨口奏以段文經謀爲不軌時
充當鄉勇打仗受傷未邀議敘奉

旨以都司超用俸滿保薦遊擊回憶相士之評甚
驗年已老矣諸惟守命亦不再起紅頂之想也
吁世之自稱爲英雄者類皆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故未有不滅其身若呂公者可爲
知進退存亡斯真所爲英雄也彼洵洵者曷不
效呂公之爲耶

咫聞錄

卷十

決耳遊擊

七

老實翁

翁謝姓字子敬浙寧鎮海縣人少入庠後以訟
事牽連恥登聽事之堂走避杭州姊丈凌某家
凌曰爲一公堂之跪愿舍衣巾品過高矣爾素
性老實又執不聽勸吾無復言然既避之必俟
風息而後可歸我在松江有一布莊正須老實
端重之友彈壓爾盍去之翁曰諾抵莊家人閱

信稱其老實遂以謝老實呼之竟成綽號翁先娶小江湖氏無所出繼娶沈氏亦無所出而年已四十八矣是年夏間往鄉收賬彙貯二百金路過村莊見道旁人擁擠一門引領而望翁問所以云若家欠官項監比緊急將十八歲小女鬻人為妾母女不忍分離哭倒于地翁曰生離死別情有難解乃排闥而問可退婚否身價若干旁人曰二百兩已繳官媒灼曰退聘不在于

咫聞錄

卷十 老實翁

六

理旁人曰只要有銀不怕不退翁曰銀可相商正在喧嚷間富家公子因良久不見迎婦轎回自渡而來眾人傾倒訢翁之言公子曰刻能交銀我便准退翁曰一手交婚約一手退身價公子看翁之形欺其未必有現銀遣人到家取約當時有笑翁之癡者有褒翁之仗義者有貶翁之好事者誰知約到翁銀亦出眾皆拍掌大笑依議而行兩邊交割清楚闕然而散母子二人

轉悲為喜正欲問翁下落而翁亦不知去向越次年秋從此路過有壯夫當頭長揖翁答禮其人攔住固畱至家抵門已解前事矣勉強入門夫婦帶女出而拜謝款飲表心且如陳遵之投轄局門辭既不得走亦不能且灌醉假寐于書室夜半醒則燈燭煌煌一婦旁坐而候翁駭婦曰非為別也伺恩人醒後盥洗耳其夫持湯進請盥洗畢見堂上張燈結綵須臾率女淡粧出

咫聞錄

卷十 老實翁

七

說已探翁年將五旬尚無嗣息是女命當為造室查今日尚吉即晚合昏可也令女拜謁翁權詞許允但不告而娶有三大礙第一恐東人之責荒唐第二防吾繼室之怨不義第三憂姊丈之咎非禮必守信知之待月餘而後婚否則不敢從命其夫曰有名謝老實諒不食言遂已清早回莊算明一切數簿交可託之友云昨接家言于路須回鄉一行今夜起程矣行至武林正

值鄉試將完遇族人二約伴同歸二人者一告假知府一富甲邑里均年近五十無子問劉鐵嘴相法如神同往其門延坐便言福祿壽三星不約而齊乎詢之果一一合唯翁壽最長問子息則曰三位依相而談均無嗣續惟此翁面上陰騭文現曾爲好事當于五十一得子有三丈夫願志吾言二人問有甚陰功翁亦不以爲意旋里後逾二年五十一歲連舉三子風鑑真神

咫聞錄

卷十

老實翁

三

矣松江某家待之不來查問則已回里矣某家說出前事于店寄函詳達于凌凌亦達之于族族中人問于縉紳脩邑志入焉可不必再載然此事實可爲人之表率誌書所行不出郡省天下之人未必盡目之是集通行自廣余故抽而書之使人見而做法之焉

狗知朔望

粵西新寧埠畜一烏犬強嚙異常飼時烏犬不

至羣犬不食惟朔望讓羣犬食之而烏者一日不食黎明四足跪于神佛供前頭踏于地似作叩首狀蓋其前生茹素禮佛者也常見主人憂則黑者低頭垂尾斂聲不揚主人喜則搖首縱身膝間虛繞一日主人遇得意事掀髯大笑烏犬亦跳躍大快衆皆異之且能不侍筵宴恐干主之怒叱也不吠華胃恐嘉客之受驚也後聞其主死嗚咽七宵絕食而斃雖爲家畜實具人

咫聞錄

卷十

狗知朔望

三

性故以做衣裹而理之于郊曾有詩以記其異詩云搖尾搖頭室裏穿吠星吠月曉風眠能知朔望禮神佛生死相隨人性全

廖某

汀州永定廖某學星家術周行天下其事親也孝其處世也信其出也有時其歸也有候恒聽其言曰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故歸必蜡祭之先出必清明而後臨行拜囑鄰居曰家寒遠

出母老子幼倘有不繼萬望應急報無失也至歲暮回凡綴長補短之家權其子母而還年復如是無不相信有一年命途乖舛病延數月既不能遊貴顯之門又不能博蠅頭之利行裝食盡衣履淒涼自思自歎曰命也如此回則羞見父老于江東不回則誰解依閭之遙望與其在

咫聞錄

卷十 廖某

三

于我者望夫之來殷矣皆藉我之還以解臘也奈何廖曰非我欲負人命不如人耳吾當以禮約之誰知負無幾而貸者有十餘家無俟廖約羣起逼索眾曰嗷嗷委難忍揆遂呼妻問貸數而計之共十四兩五錢隨對眾曰明日設法以還請暫退至五更塗面執棒而出走至大富崗山頂伏于通衢之旁適有連城木客由潮州收值促歸過年徑走而來廖即舉棒邀截客慌曰

爾無非契我銀耳勿傷我也遂解襍啟而攜銀百兩與之廖曰無須如許之多也只十四兩五錢足矣客曰何取之廉也廖以情訴客聽其自取廖抽身佩象衡權銀十四兩五錢而去越數年廖過汀與木客同舟笑對客曰子不識我我者即我也正欲思還無從覓跡今得幸晤是天假我緣也啟篋權銀兩函曰此乃本此乃利請

咫聞錄

卷十 廖某

三

雷之客曰些微之數何足介意廖曰昔之塗面改容由鄰逼也取之不多解鄰結也前玷難磨心時戚也有而忘無天更絕也請雷之客曰子真君子也吾將聘汝同為行賈廖曰吾以一歲奔波之積僅供六家糊口之資餘無望也奚可共業客曰本在我出盈矣均分絀則獨受何如廖許之于是倩雁繫銀回家而與蓮烟至浙不十年廖亦富客益豐同時均納半刺銜加級請

封汀郡傳爲美談而廖亦不諱前非焉

野史氏曰貌似正而心邪者真惡也貌似邪而心正者真善也此其間惟天知之而人不識也觀廖之事則顯然矣當木客處愛命不愛銀之時百金僅去其微不過歎盜之奇而私爲已幸迨後子母悉歸乃意外之事在他人雖識廖之盜由飢起而諒非真盜而已迥思塗面之形終非正人必不與邀同業乃木客竟收而用之無

咫聞錄 卷十 廖某 三函

怪兩室完美名耀鄉里焉此天之所以全其善亦以策勵不正者當反而爲正也

普依祠

粵東女子往往于未嫁之先結拜姊妹誓以十女盡嫁方與夫同房名曰金蘭會盟後若有先嫁者朝拜花燭夕拒歡牀其夫欲諧伉儷結束衣裳坐以待旦三朝即吵歸寧與之歸則豫否或投水或懸樑或餒或刎舍此一命而後已死

之日羣姊妹哭哀盡喪設牌醮薦誓不出嫁亦有一女死而九女具死者此等惡風父母雖嚴加訓誨而不能革其癡心有司雖剴切示誠而不能挽其惡習惟聞香山小黃圃司翟小尹調理茲土見石巖上樹蔭下類多木主風雨飄零螻蟻剝蝕詢之甲長曰誰家木主雖無子孫亦有族姓胡爲任其拋擲郊野也甲長曰此乃金蘭會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當其死時

咫聞錄 卷十 普依祠 三函

結盟姊妹以其有義而隆祀之迨後姊妹俱亡歲時伏臘誰記憶之其兄弟子姪皆厭惡之于是棄諸郊野日積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翟小尹性本慈祥始聞其言深爲痛恨繼想其形心起惻怛爰捐廉創建小祠飭役于治里之中盡檢而入之子祠名曰普依陳飾設醮且爲文以祭之曰女歸男室遵禮守常輕夫重盟背經壞綱焉有十女齊作鴛鴦一言爲誓鐵石心腸亦

知許字命在高堂朝拜花燭夕拒歡狀保茲潔
體結束衣裳欲歸不與乘隙懸梁眾女聞之同
赴陌場烈非所烈例難表揚封窆而已了此癡
腸既無夫婦胡冀後昌雖設神主歲時何望無
怪日久棄茲道傍號風嘯雨情殊可傷昔因偏
強今有淒涼九原抱恨追悔莫償我心惻然爰
創小堂孤魂無主憑式有方默醒愚昧安樂中
央謹具庶飴束帛焚香靈其鑒茲來格來享敢

咫聞錄

卷十 普依祠

三

告翟小尹復為置產添設春秋臘底三祭此嘉
慶十九事也迄今已四載矣鄉鄰無復有投水
縊死事昔者吾友常云某處有房一所盛傳有
縊死鬼無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整衾宿
焉睡至三更聽颯颯有風視燈火轉碧燈前立
有豔粧絕色婦人意思是房久空婦從何來此
卽人云縊死鬼也吾當囑其如何迷人自縊逾
時婦近帳前生啟帳出假作哀苦狀鬼卽持竹

圈一合由圈中視之內有樓臺殿閣畫棟雕梁
奇樹曲欄靈池碧沼真勝地也鬼合入生以手
進鬼曰樂豈手能取乎生挑左足進鬼曰伸頸
而入則樂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
之冤吾不受子之餌替子消冤也忽不見但聞
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為潔室此乃生之
點醒其愚而冤魂始散也今讀翟小尹祭文句
句皆點醒語故冤魂自散魂散則不為祟于鄉

咫聞錄

卷十 普依祠

三

亦不輾轉覓替何復有橫死之事可知陰陽一
體無不可以感格之矣

兩頭人

余在粵東與友散步閒遊過華寧巷見挨肩接
背擁巷塞衢近而引頸視之乃一少年子也裸
裩袒胸腹前粘生一孩頭而手足眼耳鼻口
悉備啓其眼閉而無睛拂其口虛而無氣手足
軟而無骨有乳無臍臂向前生無魄門有陽具

羣呼爲異有一人儒冠儒服搖摺扇而言曰更有異于此者余因曰探異事拱手而問其姓氏答曰姓胡名之肇湖南寶慶秀士也遊幕來粵賦閑待聘者余邀之同行登茶樓品茶問異若人曰昔在滇南出門答客塗遇魁梧漢子服飾華麗金頂輝煌惟帽似皂帽較人所帶者高三四寸訝其奇躡足凝眸而視土人曰此乃吾鄉武秀才也其帽之高者頭上生一小頭髮清眉

咫聞錄

卷十 兩頭人

三

秀眼有珠而口有舌日則倦睡夕俟生熟寐而小頭乃醒與之言則能答遇強梁穿窬而入則能喊余曰一人而具兩靈日夜皆醒武生可爲大將矣伏甲奇師可藉小頭而知之矣胡曰小頭之靈不屬于大頭也會試之矣當時聽土人之言而疑爲誕因與武生交臂之宿而偵覷之更深款武生睡須臾鼻聲起而牀中童音作自言自語揭帳而視果小頭醒也其言無非兒童

戲嬉之事見余則喊之告非強梁也則止問之不答次早問武生茫然不知也余曰此非奇事乃奇形也載之可見天之生人亦變幻不測耳

北虎青衛

相傳雷州古怪驚蛰時蒙布鼓置于崇臺之上越日無之僉謂雷公攜去作天鼓也此說本近荒誕余居雷幕經年訪之非無其事且雷亦不震所怪者邪而稱神一日北虎元帥一日青衛

咫聞錄

卷十一 北虎青衛

三

娘娘隨時作祟徧戶受殃其爲害也附病人而求食借人口而發言祭以食則病輕不祭則病重然其害何分于北虎青衛也聽病人言似男聲若家卽往北虎廟祈禱似女聲遂刻青衛像供奉于堂朝祭暮享餽必豐潔且擇味適口總借病人之口以宣之最愛觀者聽洛濱諸戲或三日一索之五日一索之其有貧不能構劇則延土歌以替無笙簫鼓笛亦可稍解其愠必

至傾陷其家而後已余與東人蓉波高司馬散步晴臯見有天后木像拋于林下石隙雨澌日暴欺濱民藪賣神靈若斯也命僕收而供諸倉中詢之胥役曰此青衛娘娘不可惹也胡收之而歸是神也始因其為害而諂媚之彼得諂而纏繞不去若家產盡人亡則棄之于野鄉人非不敬神也往往收像招禍故見而遠避之然青衛之害在于一家而北虎之害在于一方新正

咫聞錄

卷十

北虎青衛

三

欲占休咎默禱神前束草為人腹中滿裝雞卵仆于地而滾之卵有一碎有一婦墮胎若盡碎凡是村孕婦無不墮胎即牛羊犬豕亦皆胎落北虎能扶乱青衛則不能也人有病往廟用砂盤扶乱但聞瑟瑟有聲或橫寫或直寫字皆大草據其書而錄之批畢讀知何鬼為祟何過成災必如何禳禱而退無不立驗倘有不驗再請扶乱必責犧牲不潔齋戒不誠重令設祭如再

有不潔不誠為祟益甚歲逢春秋二廟土民托像相問出巡排對齊整儀仗鮮明恍同王后之制村落烟莊編紉結彩張燈奏樂恰似憲駕來臨鼻坐一小輿而扛護者數百人其間人忽目瞪口呆流涎騰空登杠旁持鐵筋與之若人執筋從左頰插出右頰竟似中箭不見血流仍直立扛上輿即飛行扛上人終不跌地迨神駐劄抱其人下昏昏不知人事拔其筋頰有洞而無

咫聞錄

卷十

北虎青衛

三

血養三日而洞彌矣更可笑者北虎出巡必在青衛廟設牀帳置巾櫛鼻北虎于青衛廟中住宿一宵青衛出巡而北虎廟中亦如前陳以待鼻青衛之像至詢其故以為二神私相狎匿久矣雷民遭北虎之患可求救于青衛故供青衛千家媚之使悅二神之患可免吁雷正神也闔隱惡而誅心囚書載雷祖出于雷州是正神所生之地既有此邪雷宜擊之矣胡為任其為害

茲區也蓋地以雷名好事者即以雷祖附會其說而世傳雷州古怪者卽此是也

夢難信

杭州沈濟之安逸人也一夕夢金甲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大甕可往掘之沈問園寬何處可得神曰但見有草繩縛福字錢者下卽是也醒而思之適夢金甲神者必財神也明指財路寧有是乎夢之真與不真要視後園有繩縛錢

咫聞錄

卷十

夢難信

三

否坐以待旦急往後園覘之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喜至晚更深掘深丈許廣幾及畝杳無所得由是如癡如癲狂歌喜笑怒罵悲哀踰年而終柘城李少司空李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沒後繼遷追悼日深成危疾夢太夫人教令服參因以告醫醫者曰參與疾相忤不可服繼遷猶疑未決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欲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

用醒告諸妻探之果得繼遷曰母之愛我也如此靈在九原尙復顧恤小子醫乃庸工矣服之夜半發狂而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窳窳內爲水所浸甚苦辜亭山頂有地一區召售無人曷往買之而移葬于此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乃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失所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

咫聞錄

卷十

夢難信

三

爲舉子寓六合張生員者主其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已故張以獲雋之難心灰意冷數科不應試忽一歲老僧託夢于徒曰速買舟過江請張相公來應試今歲應登秋榜其徒告之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因設祭懃之夜夢老僧曰今年科場粥飯冥司瓜老僧散給一名不到僧無處開銷檀越命中尙應吃三場冷粥冷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弛我隨責非誑也吁夢寐

之事災祥本難預快史冊所載不少如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夢全體熟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混一而次日納侯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枉殺皇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而終宋史臧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召丙立於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

咫聞錄

卷十 夢難信

三

丙字夢壽及其死壽止五十一可知夢之不可信矣古語云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即有夢仍以無夢過之未嘗于夢寐之事留之于心而決休咎焉

顧孟姜

江寧顧生有神童之名未冠而入泮旋食廩餼其妻學亦超羣自比蔡文姬家無擔石惟望夫榮嘉慶己卯科臨場時顧生病不能起妻倉皇

日吾夫今科不第一家無仰賴也躊躇躑躅是夜夢筆生花思欲裝男代試懼難混進會點名時天雨濛濛戴雨帽服男衣人聞登號有鄰生與之同號者素熟認見而駭之問曰嫂何以入此間也顧妻手拂之輕告以故鄰生哂歸已號已而顧妻倦臥雨帽脫落一生過之風吹其簾髻光照眼佇立而視致同號各生擁站其簾號官知覺回明提調監臨訊顧女得其實情監臨

咫聞錄

卷十 顧孟姜

三

命其為詩顧妻掃筆而成其詩曰良人卅角稱書囊陋巷筆瓢苦備嘗患病臨場羣失仰扮男入院代爭光昔時已有黃崇嘏今日豈無顧孟姜夢筆生花先具兆乞恩終卷渡慈航監臨閱而歎曰此乃才女也可即其詩而入告惜終違例恐于

聖怒遂發上元縣看收闈畢發落邑宰雷養于署以為女師榜後中丞命方伯率屬集銀二千兩

助以送歸其夫因妻招禍病日深重及妻歸訴
激上官之仁恩歎荆妻之胆大病日就痊而益
潛修問已鵬搏直上矣

改惡報

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爲生者日于臨宰時
見豕之畏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恒欲棄
而不爲然他業未能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爲養
強而行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

咫聞錄

卷十

改惡報

三三

削放下屠刀茹素誦經聞雷聲起雖至嗜嘉餽
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
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迢遙于門忽鄰居
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告屠乃過去入其庭聞
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伊伊喁喁正欲呼
老婦而問所招何事并告以畜產之情頓時頭
眩目冒仆跌於地覺魂入于小豕之腹欲言不
克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爲豕從何解救

因想世俗咸傳念經可以消災于是默念雷經
四十九回卽黑雲轟天雷電交加霹靂一聲擊
斃小豕而魂轉于身老婦驚而出視曰豕已產
矣鄰屠何睡于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
雷擊死乎胡爲不擊死于其家而擊死于予庭
焉亟喊鄰左邀其室人至號咷大哭屠乃徐起
若睡醒狀詢其故訴諸前出老婦曰吾末招子
之來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閱今已二十

咫聞錄

卷十

改惡報

三七

春秋適有自廉州而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
蒼猶存于世于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
手招者非老婦卽母豕也其魂之轉胎爲豕者
瘳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
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耄者取其洗心革
面而能痛革其非也孔子云過則勿憚改真大
聖之格言歟

人頭蛇

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巨族也乾隆初年胡永璘與姪蛟齡幼時好登山陟嶺二子恒約同遊非暮不返一日行至深巖見熊羆結隊而來無隙可避忙作矯揉升木匿于樹上緊抱枝間熊羆至此仰窺樹上有二人思欲啖之是獸足直而不能上守其自下二子戰慄驚惶汗流脊背倏一斗大白蛇飛奔而來昂其首則人頭也伸其身高過于樹二子益加兢業蛇注目良久對

咫聞錄

卷十 人頭蛇

三六

二子曰請毋驚吾當驅之迴首叱曰此貴人也爾等不可害熊羆即退蛇亦逶迤而去二子下樹歸告父母其父母成嚴禁不許出遊二子亦不敢入山潛心肄業沉緬詩書明年學成承璘登進士官至雲南方岳蛟齡入詞選官至京畿道御史此事非異異之者在蛇身人頭蛇身人頭何異異在蛇而能言物中能言者有之彼頭乃人自能人言亦何足異異在能知貴賤并能

使不知人言之獸而能聆其言從其命而即退之蓋是蛇已脩煉而成正果守此山而主宰一方救人塗炭此山神也不可以怪蛇目之

王三

王三京都人未識其名乾隆終年從權部來粵派守行後稽司征務五月間令賈泰至灤陽路過東平州晚進傳舍拂塵濯垢聽埽後婦女悲啼淒楚問諸店子曰此乃張二家也其母孀寡

咫聞錄

卷十 王三

三六

依媳為命室如懸磬賴子客進寄瞻偶遇不繼向秦人以銀盤放為生者假以濟急俟張二旋日權子母而完之絲毫無負此次張二外遊十二年音耗杳然而秦人因受信在前再四繼貸月計其餘子大千母積成二十四貫之多朝逼夕索計無所出惟有嫁媳以償州中人知其有夫不敢逐之秦人利婦猶青艾願質以抵貸約詰朝迎娶姑媳分離哭哀盡變王眉感良久對

店子曰張二與予目逆臨行曾有銀函託寄煩
爲先容店子領言往告王解攜行囊檢絲鑑三
十顆替張二作書封固炙乾藏身邀店子引踵
張舍禮見其母設言謂曰吾與合嗣誼訂金蘭
同地而不同事彼望家甚殷僻處乏便致絕音
耗聞余北上免余先寄函請納之渠亦隨後言
旋也希勿恐王三返肆秉燈跨馬而行至灤陽
投上奏摺寓肆候

咫聞錄

卷十三

四

批是夜夢遊至城隍廟前見高懸一牌上寫王三
壽元已盡命數應終因路過東平州贈張氏絲
銀三十兩救其夫妻團圓雖茲豈慚隱實大功
也該土地稟請奏聞

上天嘉之准加壽一紀賜兒接嗣該役等卽回銷
差可也看畢心默奇之回首見二人對王三揖
而道喜曰某等乃冥府差役也因爾壽數應終
遣某等出京查招至廣東城隍廟呈票掛號知

爾領差來灤陽忙返熱河詎想汝行善增年懸
有牌示某等應回銷差第自京至廣自南至北
往來路資不少乞助之王亦許之醒已天明起
而思曰區區小惠寧可邀大功乎同館一友起
談夜夢亦如之王乃售楮錢焚于門外以實已
諾越日文已發下卽轉程至東平仍棲前肆店
子喜見于色曰公來矣肆後張二于駕去後三
日還家行裝潤色非往時比也囑余勿任寂然

咫聞錄

卷十三

五

過去當往告之須臾張二來肆抱頭仆首曰恩
同泰山感難盡矣余遊地不少諸多忘憶足下
說訂金蘭者在何地也王曰吾聞合堂與合嫂
吳之甚哀欲稍助以解此難非說與兄極好恐
合堂不納故爲兄作書耳張歎息曰世上訂金
關者多半有名無實足下真君子也請過寒舍
聊申鄙悃甫入門請母呼妻出而謝曰尊公說
余子隨後卽來此乃虛語也今果然矣悲而轉

喜天作之合雖為天數實君德也款畱設席張
攜三百鎰饋王曰秦人盤息割妻足下贈鈔全
妻相去天壤余頗蓄滋可不十倍以報乎王曰
吾閱情而輸金豈望報乎張再三呈之王終不
受而歸後王三果得明珠二壽考以終吁善之
不可不為也以三十金之義舉而能挽命之缺
數彼視一錢而如命者殘刻為上擁厚資終遺
子孫消化于無何有之鄉者觀此事應亦知所
愧矣

咫聞錄

卷十三

四三

混報入祀鄉賢

嘉慶二十年粵東有洋商入祀鄉賢一事已載
入條例通行天下矣其事可不必載而茲之所
載者實有可以昭炯戒省愚昧焉凡報鄉賢由
學而起其初准結報出詳後正司鐸痰涎風牽
眼耳鼻口盡向于左副司鐸目青為患幾至失
明二人雖迭調平復已苦不自勝及牌位入祠

當晚

文廟中有唏噓浩歎之音拍案喧嚷之響在外
過者咸聞之致司鐸夜不成寐三眠三起查無
他事次早洋商牌位仆跌下地與之扶起夜仍
仆地如是者五乃命齋夫密將牌位晚間放倒
早則豎起以省口舌然怪聲異響無夕不有結
報中首列名者一夕赴宴歸秉燭而行忽翻入
糞窖侍從者急撈土道已蛙從鼻孔中出矣洗

咫聞錄

卷十

四三

混報入祀鄉賢

之又洗其臭猶存詢其如何入窖曰似有雞冠
劍佩者怒氣沖沖而來趨旁避道失足而下由
是神昏氣濁如癡如迷而同聲附和之各紳士
或抱怪病或起惡瘡或遭家不造或肇禍無端
未有一人得逍遙自適者惟新會進士譚別駕
者結報雖有其名彼實不知也夜夢先儒陳白
沙先生曰子幼而潛修壯而出仕尙未審是商
之出身微賤也彼小孤而負拜銅工為師學習

管鑰技其貌洵美且都得引進于西洋夷館收
充小厮夷人豔其美而恣情溺愛是子利其財
而曲意逢迎始為斯繼為夥終為洋商十餘年
竟成巨富厥後好善樂施小惠不少雖鄉黨中
之貧難者嘖嘖稱道究為市井小人

國朝定例學問純裕品行端方特躬孝友方准
入祀鄉賢是商會以毆兄案擬判吾已失孝友
之評且從未讀書豈得點汚鬻序耶查子確無

咫聞錄

卷十

混報入祀鄉賢

罌

具報而詳內則有子名當速呈明整頓文教亦
以申捏列子名之非也又番禺劉孝廉者亦夢
一人章甫縫掖拊其背瞪目而言曰吾乃增城
湛甘泉也子不知新邑鄉賢祠中新立洋商牌
位自古迄今可有目不識丁之商人得崇祀鄉
賢也其事雖在新邑與他邑無干然此端一開
將來雞鳴狗盜之徒皆得夤緣而入我峩
文廟變為藏垢納污之區矣嶺南人大半畏首

畏尾惟爾鐵中琤琤庸中矯矯可領眾攻擊他
皆不能也此乃公事不必以于預二字避忌當
速之譚別駕得夢後過學查視原報結內果有
己名亦不與之剖論邀約同邑紳士晉省警遇
劉孝廉各訴夢事夢雖異而事則同即列名具
呈攻擊中丞接詞駭然一面行查一面奏請
欽差讞明掣出牌位

咫聞錄

卷十

混報入祀鄉賢

罌

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豈得以末等之商加于
士人之上當時其子弟妄起入鄉賢祠意應正
言叱阻乃反阿諛曲從列名混報區區小災加
身尚為輕罰蓋聖賢之絕惡不過于嚴牌位出
則
文廟清事亦可以已矣

咫聞錄卷十一目次

換身

天妃廟

憑空行

夏士古

嚴舟子

題主

蕭某

咫聞錄

卷十一目次

鐵人為邪

張通判

徐尚書墓奇四則

徐婉

百菊溪

天井山

幕友

雷一鳴

高某

馬禹平

洪二

雷州太守程咬金

咫聞錄

卷十一目次

一一

咫聞錄卷十一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換身

聞贛州一老僧偃僂痿瘠嘻吁龍鐘對壯僧曰
吾之室欬斜剝蝕不堪再栖欲假予之室以居
未知可通融否壯僧曰可次蚤壯僧起而身則
老僧也意氣如舊行動非昔日吾非昨日之吾
矣老何速也至析招聚齋少一壯僧查之老僧

咫聞錄

卷十一 換身

一

應曰吾在是也衆僧曰子乃長老何以壯爲聽
其音果若壯也奇之住持命衆僧遍尋壯僧不
見訪之無踪壯僧悟曰昨者長老欲假余室而
居非假余室也借吾身也吾應之而被換身以
去彼之身委難延之吾當追已之身以還彼身
可也控之于官官以事近妄誕不准噫彼僧蓋
已得道矣不然胡能脫敝體于人而假壯體以
行乎此中年修心功已成而年老故假未朽之

身遨遊名山大川佛法無邊奚克躡其踪焉

天妃廟

海豐鮪門天妃廟最著靈異海艘出八無不禱
焉居民歲于八九兩月魚期與時欵錢詣廟懸
燈結綵薦牲陳牢演劇設醮其期請神自擇先
期一月鄉人書成闔紙供于神前拜跪禱告而
粘之開視何月日祭乃定嘉慶二十五年七月
間粘闔在十一月初六日咸爲從無有若是之

咫聞錄

卷十一 天妃廟

二

遲也此必有故至八月二十三日禮部行文到
粵知

聖駕崩于七月二十五日百日孝滿方許民間笙
歌鼓樂而神之所定恰在國孝滿後一日無犯
禁令天妃之靈一至于此可不肅然起敬哉

憑空行

嘉慶初年川楚教匪滋事有守隘防禦之友自
宜昌來談及壬戌仲秋望後三日夕陽將頽四

際無雲左村忽見一人肩擔兩囊席帽草履
空而行離地十餘丈眾皆引竄駭異噴謂教匪
之真有邪術也村有武舉平日專攻手彈取隨
身被帶泥丸彈去適中其肩翻身墮地趨往望
之祇有兩囊人不見也啟囊視盡白布無他物
卽攜回收貯當晚鬼聲嘈嘈羣來素布眾皆驚
惶窺之無見敢之不敢武舉曰聽之而已彼有
邪術看其動靜若何再作區處合眾堅守以防

咫聞錄

卷十一

憑空行

三

須臾聞撒沙擲石之聲如雨水雹至天明始釋
門內外沙石積有尺餘次晚仍如前守聽眾鬼
號咷口某等畏教匪之屠戮已作餓李兩洗白
骨日照青骸百計千方售布以掩之非邪術也
可由山左登高而望自起狐兔之悲也早起村
人盤山越嶺攀援過足而上高巔見白骨蔽野
心甚慘怛返至家村已大吠黃昏矣將兩囊攜
出門外未幾但聞號咷之聲變為喜笑之音曰

無以為報惟有護茲村莊不致教匪蹂躪後
兵凱旋是村安居如堵村人感其情為之埋骨
成塚從知陰陽一體以有形而明恤無形自無
形而默護有形彼欺死瞞生者可不知所戒哉

夏士占

夏士占蛟川城西憩橋人也其父以膂力人庠
年四十無嗣納蓮有孕家無餘資賴小賈以補
歲用未幾病故旋生士占腹痛三朝暮厥而復

咫聞錄

卷十一

夏士占

四

甦者四臨盆若有人拊其背撫其腹舒而不覺
胎下矣生後妻與妾曰家僅儉可糊口添一子
自增一子之用若良人在吾輩可不必計當勤
操作庶有豸乎于是督婢同工紡織一日婢女
手執絲綿坐而倦寐忽然舉手自擊其頭曰我
自後不作懶人也偶或功懈力弛非腦如刀裂
卽傾一物以驚之又一夕爐有餘燼風吹入薪
烟酸將起妻妾受辛熟睡粧臺上大鏡翻倒下

地聲響如雷驚醒而起疑有強梁入室急起啓戶入廚燃燈燄勢逼人廂鄰汲水灌滅親朋過其舍聞家况顧小子則聞然安若談近玩褻空中起拍案聲人在外則響在內人在內則響在外聞之者無不毛骨踈然初以爲柩在堂而然也繼葬于山而亦如之由是親鄰不敢妄踵其家妻妾不敢稍懈其事然其顧小子也更切晚間母哺子安寢密起挑燈課作工畢入房

咫聞錄

卷十一

夏士占

五

恍惚似大形或坐交椅或坐牀旁呼之不見兒或醒呱呱索乳恒手推母使醒不醒必以冷手撫母之額常若如是不以爲駭迨士占能呶啞言笑妻妾遇有事布席于地坐兒于上祝曰請看看兒舞手笑語如對人玩能行介往父前去即呼爹而往恍若招之在膝下者士占斯長靈亦稍衰至成人而靈不見今士占常言父形猶在目前凡逢祭祀哭哀薦餽必誠必敬儼乎靈

爽式憑焉吁古今來生而赫赫者死多冥冥況士古之父不過一武生耳何赫赫之有哉乃反死而昭昭能顧遺子督女工整門楣斯亦奇之至也蓋彼雖爲武生曾讀幾行書知無後爲大不孝門正爲最要事豈若今之武家不識之無之可比也

嚴舟子

浙寧鎮邑泥灣村嚴姓聚俗而居多半駕舟爲

咫聞錄

卷十一

嚴舟子

六

業康熙年間有嚴舟子送袁生進館東人迎師于堂大開筵宴恭而且敬坐舟子于廊惡草具陳輕而且慢舟子思一衿之榮勝百城之富若有子必令讀書以吐吾氣踰年得一子苦積汗資爲讀書本甫五齡即就塾五六載不過識數字而已或告之曰爾子非讀書器不如學他技母令就悞青春作無用之物也舟子默然良久曰天地生人五臟具備斷無有教之不成者此

鄉無名師故耳次年延城中師教讀數年欲其書一便贖而不能彼總不認子之魯鈍惟怨師非真良乃四處訪求具重修聘宿儒費師教之初來時怕有失禮邀鄉黨中之有文墨者侍宴食則察師之嗜好者而頻進之已與妻甘嚼菜根愈勤駕駛見美味必沽以歸逢時食先修以薦望子濃而事師重師亦感其情而勤于課與之講解左引右徵開其智竅而是子不憤不啓

咫聞錄

卷十一 嚴舟子

七

不悱不發師對舟子曰子之待我如此其忠且敬也敢不盡心力以課之奈頑石難化不能如子之願他人見子乃門外漢利修厚膳豐為合嗣粉飾裝點媚東人以固館吾素不作欺人事不安白食揖而辭之嚴曰下賤人諒無上達子先生若即辭歸恐外人議我不聞禮貌獲罪干師屈終其歲以光顏面先生聽其言近於禮因循而止由是師之望弟益深於父之望子雖三

隅不反而猶復之一日問以粗淺之文答竟大錯又諄諄講之覆仍無當怒極用楚夏擊之流血暈而仆地師駭絕呼其母至而遁遇舟子於塗師迅行氣促面拂神移問曰必有冒犯于師者答曰無無曰何形之不同于昔也請言之師惟搖首唏噓固請始告以情嚴曰師之斃徒亦由父之斃子有何大罪況欲好吾子而重擊之非惡吾子而故殺之吾亦不肯恤頑子而禍名

咫聞錄

卷十一 嚴舟子

八

師也邀之同歸師知難脫心驚胆戰勉同回館嚴聞妻之哭而叱阻之曰是子不良死何足惜須臾子甦哀聲止而笑聲起子徐行下樓對先生拜揖轉又拜父問其如何而甦曰初以頭暈而仆繼有一人丹顏綠鬚與我樂丸兩顆投諸口而吞之覺神清氣爽師東欣慰殊甚自後頑化為敏智識頓開年二十餘入蠶厚補弟子員食廩餼設帳授徒舟子歇業而安享焉吁彼駕

舟餬口者有誰望子榮吐氣嚴則力舟聚資崇
師隆禮觀其對師之言語語驚天動地而贊生
之盡心施教講不厭煩亦足以感召神靈斃投
二丸雖冥冥難憑而頑化為敏實彰彰可考語
曰心誠求之無不與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其
斯之為歟

題主

慈水後山北葉氏富如石崇官同崔烈其母死

咫聞錄

卷十一

題主

九

卑禮厚幣請姚江邵御史題主其意原為尊親
顯母炫耀鄉里誰知硃筆點下而木主劈分兩
半其子捧主而哭哀倍至古來原有刀筆之稱
豈其筆真如刀哉不過于字句之內輕重懸殊
可置人于生死之間耳若御史之筆掌生殺之
權可談論王公大臣奚可輕動況硃筆乎茲則
筆真如刀甫一點下去而木主劈開斯真奇事
蓋冥冥中有至理存焉余嘗玩朱子家禮載題

主一事須請鄉黨中之有德行與年長老誠者
切勿請有爵位而無德行者否則寧擇子弟之
能書者而書之閱葉氏之事而益有味焉吁與
其抱主而大哭中庭不若擇子弟之能書者而
書之自無是變為人子者當遵禮守樸為是胡可
虛圖炫耀而反增悲戚也耶

蕭某

兩廣風俗門粘神容巷供土地吾浙罕有所見

咫聞錄

卷十一

蕭某

十

惟寧郡之定海縣亦有是風而土地祠多設于
井上者何也乾隆戊戌歲定城蕭某年二十洵
雅沉潛寡言笑父擇李友之女為其偶未娶正
月三夕治餽命邀岳飲岳聞婿有以布帛貽鄰
女事酒乘興醉對筵客直斥其非父本長者聞
之不容子辨而怒詈之席散猶捥之某負楚
悞裂水缶奔叩李門洗冤不納赴四眼井自盡
母使人遍尋無踪當晚魂返於家牽兄足而言

日天已晴屐難履夜過黑燈可行兄朦朧許之
次早汲水者見之撈認蕭某報其家舉室號咷
往收其骸羣痛是兒之含冤慘乃父之絕嗣其
堂兄爲之焚燈易屐因知昨宵非夢乃弟魂歸
擾也初父恨子之不良繼歎身後賴誰迴思仕
多寬政何老境若是亦不願自生夜靜解帶作
懸梁計死者訴於母請速援母驚起入父寢所
下帶哭哀勸解且不離左右魂亦恒附於房有

咫聞錄

卷十一

蕭某

士

時牀前溺器忽移牀左寬帶整置加結層層常
聞空中吟詩云陌路誰分冤黑白哀腸難解餐
蒼霜兩句一日蕭妹憑牕針帶忽呼曰哥哥來
也霎時手披其面寒冷激骨笑曰小賤胡多言
妹目盲匝月有鄰婦芮李氏者素患胸痛臥於
榻聞坐竹椅聲婦問伊誰曰我也婦恐曰蕭叔
何踵吾家曰佳爾真節來療爾病婦口遂塞手
足如縛亡何曰病瘥矣吾當去婦病若失并爲

告其母家三年來或聞其聲或見其形不以爲
怪問其致爾死者爾岳何不尋之曰門有神阻
不容人又問門前有井何遠赴四眼井而投之
日有土地守焉緣李門精神蕭井旁建有土地
祠由是定俗成風恍如粵俗此古渝劉生易門
度嶺南來見外籍人常譏雕題俗鄙存花不香
肉無味家家門前供土地之語因述此事囑余
記之知土俗所尚必有相因而仍勸世人不可

咫聞錄

卷十一

蕭某

士

以俗近不倫作諺以譴之焉

鐵人爲邪

南越番禺所轄菱塘司有地名新造者濱臨大
海巨岫排門山形如巖俗呼爲老嶺山依山而
居者航海漁魚爲業得網澤與齊民一體失網
澤遂邀海運商舶而劫之後甜獲利之易竟棄
漁爲盜結隊成羣遊掠逍遙成爲海患乾隆中
年李撫軍嚴令巡洋弁兵奮往力擒痛加懲治

一家屠戮三百餘人頑風稍息其時有堪輿者云是處之多盜乃山形之似鼠宜任山上鑄鐵貓鐵人以鎮之撫軍如其言鑄大貓一巨人一貓制鼠人牧貓數十年來爲盜者雖有幾人而結隊成羣明目張膽者無之地方可稱寧靜矣惟傍山之青年婦女多患邪魅之病說者以爲狐崇作亂延茅山道士醮禳依然作怪不休一日有遊冶子登山觀海見鐵人一手空提以

咫聞錄

卷十一

鐵人爲邪

圭

已所攜破白面摺扇開而插其手中是晚病邪者舉家挑燈坐守二更將盡見空中懸搖白扇羣皆驚喊扇落于地拾之觀扇上字款乃遊冶子之名次早持扇向問駭曰此昨遊老鼠山插于鐵人手也何來汝家作祟者寧卽鐵人乎守以待之是婦寧而漸痊亡何鄰婦正在熟睡忽有數百觔重物壓其身手難動氣難轉口惟唏噓大聲呶啞驚醒同房睡婦呼之乃甦自後或

夜至或間夜而至婦乃面黃瘠瘦不能起牀羣議鐵人作祟也不然何重乃爾惟有釘其足使之不能行則患可已矣于是鑽其足而流血不少始信爲害真在鐵人卽釘之並鑿生鐵將足鑄沒由是青年婦女鮮有邪壓之病焉夫鍊人有何靈哉蓋得日月精華之氣照之而成也其能靈守疆圍保護寸土使一方崇祀香烟不絕卽可爲是山之神乃作邪迷爲害未久故釘足

咫聞錄

卷十一

鐵人爲邪

吉

以示小罰若任其爲怪其禍愈大天地不容當必有雷擊之與

張通判

張通判榆次人家素封嘉慶初年援例授官分發廣西昧泉幣之艱難擔寅舟之虧缺契洽上司屢署州縣不攜妻女專嗜怡情侍從者雜鳴狗盜之徒踢踹犴抵之類必年在二十以內形如敬新磨張好好者錄用其他雖部院薦留不

過礙以巨臉質以栖居給以工食不合供役管
理門印倉號者皆毛髮未乾小兒羣呼為孩兒
署民間詞訟除命盜外概置不論署中非博奕
卽飲酒絲竹管絃之音朝夕不斷日就荒佚啓
閉誰司官廟堂堂竟等平康門戶一日有青艾
小子直進上房衣不華飾面似桃花張見而胸
開眉展笑而問日子何許人也曰某姓談籍隸
安徽伴父作客于此過大灘擊破行舟父遭沉

咫聞錄

卷十一

張通判

五

溺屍漂無踪某憑鄰舟拯起得存殘命異途偶
落誰憐顛沛流離嬌養已成未識東西南北適
纔過絕歌之署忘教化之門茫然前進求開恕
張日子肯充我下走否曰此乃再造之恩也張
卽派附班學習禮節爲之製衾增衣談伺使
殷勤勝于他子且工于烹飪善體主心張深愛
之張風聞門印輩有貪婪妄索事大聲厲斥談
勸解有方而官怒遂止偶或門印密爲鬼域談

必指破以絕其路自亦不作苟且行門印輩
談之肆愛而無隙可尋懼官之怒言而有心退
後凡遇事應陳官邀談代陳官無不聽是談雖
作班實掌門印官亦喜其周到非惟令其同
供門印且大小諸事銀錢出入悉歸談手經理
昔所重用小子均各垂頭喪氣管絕簫停熱鬧
之場變爲冷落之區張思百變瘠陋無可逍遙
一官絆羈難離職守悶坐無聊談忽進茶張昂

咫聞錄

卷十一

張通判

六

首受茶見壁鏡模糊令談拂拭淡去垢重懸忽
鏡中五色牡丹大開燦爛異常張思何處照來
迴視庭院秋景蕭條一無花卉復向鏡窺牡丹
開處居然臺閣崔嵬亭廊曲折雲山靉靄綠樹
濃陰信足樂也爽玩正豪司閹者持刺說同寅
拜會更衣出迎面雖對客而心在鏡忙送客去
而回但見鏡之光芒不見花之粉郁對談曰鏡
裏之觀來何易去何遠令人大失所望奈何談

曰人生際遇一如鏡中之花何必流連于此張終悶悶不解談曰樂趨可尋散步後庭始得之張與談行過東廂見池內紅鯉潑刺睛空佇立以觀五色俱備就淺者泳之遊之就深者方之舟之須臾龜魚起淵張曰池內無龜誰放之談曰行雲流水而已何必問所由來張所寶玩者惟翡翠攀指日夜繫于手上越早指空無存翻衾整牀無獲向眾僕追尋羣各矢誓票差嚴緝

咫聞錄

卷十一

張通判

七

談曰門壁依然並無破綻似非外盜飭差未必還贖徒滋民累不如止之張曰此吾最愛之珍肯棄而不追乎談曰緩以圖之急則贖速消也張寤寐反側終夜開墨氈花鶯吟析牀移院日以暄之湯以灌之牀移而攀指在張曰得還此寶勝有此官談曰寒不可以爲衣飢不可以爲食何寶之有張以其言適唐突而心有齟齬遂露冷淡之形適交趾阮王自相殘蝕叩關求援

羽書絡繹不絕簽印甚繁開錄而印不存官與臧獲舉手無措官欲自尋短見臧獲輩均圖逃逸談則左尋右覓見花臺綠苔掩土惟東旁小許若有人勸告諸官呼眾共掘印在其中張喜極曰僕人之靈莫如談也談告辭張曰吾正賴子之扶我也何卽去之談曰吾非若輩之人肯長爲下賤乎某之來也特來點化癡愚耳鏡花非真有之奇池魚乃自然之樂君亦可以從此

咫聞錄

卷十一

張通判

六

而醒矣乃視翡翠而寶之視印信而失之失而復得焉知不得而復失能于四事中參破機關自有相見之日也決辭而去後張往巡卡過觀音廟停足見神像旁塑童子恍似談形味其辭別之言亦退歸林下從來遇異人者必有異勸今僅點化退官何足爲奇然知足知止乃聖賢學問非易事也張本富而且驕其能使之猛省知退談之教真神而明之也故記之

徐尚書墓奇四則

嘉興秀水徐公諱必達字德夫號元仗右明萬
歷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生平耿介自操羞
與趨炎附勢者為伍卓有清名公論在人故
死得崇祀鄉賢葬于秀水屬感六都樂道橋其
墓之奇事有四

一康熙年間春盛時月明星稀晴魚潑刺漁父
乘小舟灑網于樂道橋畔聞招舟呼渡聲此行

咫聞錄

卷十一

徐尚書墓奇四則

九

方便事且得蠅頭利何樂不為遂返棹至岸朦
朧見人曰醉矣跨足下舟而鷁首沒身眠于河
漁父曰何重若此急赴水救乃一巨石曰明明
是人何化為石非溺水底必漂他所三沒三尋
而東方白矣仰見高岸猶有兩石人巍然峙立
負耒耜而出者識是尚書墓上翁仲過墓覘之
四翁仲僅存其一羣駭石人能行而遠離且能
過河守墓者報其家數十人昇回仍置墓所探

知是晚前村禱神蓋翁仲代享之焉

一乾隆初年尚書墓鄰曝來牟粉忘收而睡覺
始記憶攬夜出視有大龜昂首潑嚙見人趨逸
躡足迅追跑入墓門覓無影響次早復往精視
碑顛口上粘有粉迹昔之碑朝外者今朝內矣
屬亦向內其子孫雷以為異不復更向于外矣
一乾隆終年盜賊蜂起居民擊柝巡警夜不安
枕一日巨虎橫行民皆蹙額曰盜未絕而虎起

咫聞錄

卷十一

徐尚書墓奇則

二十

某村何不幸而遭此荼毒也誰知荏苒間有虎
而不敢入境盜風頓息有一壯年劈見虎來矯
猱升木虎至樹下捫口于地而嘯聲震地小年
子胆落墮于虎身緊抱虎頸而坐虎亦驚而跑
途中遇一人懼虎害見人騎虎疑以為神跪求
救若人曰吾亦命難保也虎即過去至尚書墓
而人安身不動其人細視之乃墓上石虎也下
身趨歸告知村人咸為尚書遣虎除盜也

一嘉慶初年陰雨夕暝守尚書墓者聞喊盜聲
關戶聽之聲在墓中秉燭往覘乃前村農夫經
繫樹上釋之若昏初疑其遇盜也飲以茶始甦
問之知卽其盜蔭木圖作農具甫起鋸忽來巨
人二某止鋸急逃四面若圍卽將其所攜草繩
反手縛之縊之于樹聞何自罪自鳴對曰不知
當請尚書子孫送官哀求乃止以後莫有再盜
蔭木輕進其墓焉

咫聞錄

卷十一

徐尚書墓奇聞

三

考徐尚書萬歷年間之正人君子也生而正故
死而靈聞之嘉禾人曰近見夜靜更深恒有神
燈出入其墓而感六都民遇延道設醮冠婚祈
福道于召請諸神時同召尚書雖習以成風亦
由尚書之靈致之也翁仲受享醉回焉知非奉
尚書之命也碑屢鼠食鄰粉追回向內不復向
外者焉知非責之而不敢再動也萑蒲蜂起遺
虎驅盜盜蔭繫樹自鳴自罪者明顯尚書之赫

濯也登其墓者可不肅然起敬哉

徐婉

明末秀水徐甲字可楫太醫院判艱于嗣旦夕
焚香求子者三年生女窈秀穎拔因名婉五歲
喜操針線七歲讀閨訓烈女傳輒求解解卽唯
唯若有悟許同邑金光奎爲妻及長父母欲謀
歸嫁無如婿家益落孤哀無依不得已爲納婿
荆布一無所措婉心自若顧弟惶惶爲父母糊

咫聞錄

卷十一

徐婉

三

口憂將二月夫竟病亡日夜哀慟欲絕仰天自
矢如不欲生者數日旣而慨然曰死不能從夫
地下生當終養父母耳于是日夜操
其父母見其勤若與之謀改適婉聞之泣然不
語久之入臥父母以爲更衣也移時不出視之
竟投環矣亟解下氣已絕撫額猶溫乃禁哭忽
聞空中車馬聲自隔入香氣滿室婉甦起坐曰
孃孃來也汝輩肅若口中喃喃念咒偈如宿誦

兩手作印諦如梵唄狀不輟父母及家中人俱
駭異視時夏五夜也炎暑蒸灼蚊蛾糾擾遍若
諸室人而婉身一無所著亦無汗黎明復言曰
頃者蘇成觀音來度我教念咒偈及金剛經我
前世觀音侍側童子也因見豔色倏起邪念降
謫人間今罪已滿不久當去姑且留更遣童子
相守名紅綫喚卽至來去甚易凡近人有遠昔
所爲不經與聞者歷歷言之如親見焉問以未

咫聞錄

卷十一

徐婉

三

來不答曰怕人議我爲妖耳自是持咒誦經凡
內典梵語一覽輒誦茹齋不食葷不食亦不飢
元日忽語弟宏貞曰予今日死矣死亦甚樂且
女喪其夫義當死顧父母貧須汝讀書爲父母
地好做男子事也言訖談笑自若父母家人不
以爲意是夜持印諦誦經雞鳴竟以然逝但聞
空中車馬聲殮時香氣滿室夫世之所謂因果
者異矣如金粟之爲青蓮玉源之爲沖之五戒

之爲蘇學士胡沙門之爲王家兒每多見于富
貴光耀之中未必出于節烈貧苦之際蓋以覺
世之宿修而蘊微于異世之富貴其德報固宜
矣若乃齊文宣之好殺王萬年之忘歸紅蓮之
塵網則又多于富貴光耀之中幾昧其本來蓋
以異世之凡胎而沉淪于富貴光耀之地其昧
本來又宜矣乃徐婉以二十年之貧苦報其三
生夙慧且以隔世之夙慧而能不昧節烈大義

咫聞錄

卷十一

徐婉

三

嗚呼其大乘之定慧耶其吾儒之義烈耶

百菊溪

百菊溪任全楚制府時有江西民在漢口作客
年積餘資歸家置產漸成完美其弟在家誦讀
虞無枵腹書可專心博一衿之榮起萬惡之念
兄年近杖國思家可養生免遠道以馳驅借墳
危而樂育誰知弟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
遞年所增產業僞爲已進一股人吞致兄無依

訟之于庭則無可伸不得已挾微資重踵漢口
為賈而日恨弟之不仁喧聞百制府之神明能
伸生民之沉抑作詞呈控訊其祖父寒微一無
遺而弟年甫冠作養讀書已悉此案大概收其
詞不加批發交江夏縣諭令想方辦理江夏以
案關兩省既難傳人訊審又難往彼察訪延之
三日方無可想案無可辦求教于百制府曰此
亦甚易事也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為窩家斯得
咫聞錄 卷十一 百菊溪 三五
之矣江夏即遵諭照辦具詳申覆百制府即咨
江西中丞事關盜情中丞飛速行府飭縣嚴拏
其弟到案不由分辯繫以黑索加以桎梏選差
添兵解至楚北百制府隨自親審大聲呵斥曰
秀才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情實
可惡爾時其弟只要性命供明家產乃兄作賈
增來實無與盜窩賍情事問其兄在何處覆以
現在漢口立傳抵案質訊明確斷曰爾係秀才

自知敬兄之道即或兄老貧實為弟者亦應奉
養茲爾反以兄增之產佔為己業又復恃矜終
訟將兄逐出致兩省蒼蒼霜仍然沐風櫛雨天良
喪盡莫之為甚幸而被盜禁窩提解至楚爾欲
保全性命供明產乃兄增實為深玷官牆相應
咨請褫革刑咎斷令即將產業推與兄管不許
再行妄估取具遵結解咨中丞飭行遵照完結
夫以兩省之案謾為不理者多即或理之不過
咫聞錄 卷十一 百菊溪 三五
文傲往還空自答應而已今百制府居然設法
關提且能使一言兩語之間真情畢露判微于
至隱之中制伏于千里之外神而明之真可為
國家大臣矣
天井山
鄧邑天井山高有數百丈深窅重封龍所栖焉
自麓至巔開有五澗下二澗平坦無奇足供民
飲屈曲盤繞攀援而登三澗寬僅過尋淺可揭

涉尺泓清澈石見沙明澇不盈旱不涸半倚山視之者咸謂杯水均堂豈藏龍所乎旁有樛木腰巨十餘圍其葉若垂天之雲擔束薪樵者聚足于斯雖六月阻暑忘其為炎敲也老榦分枝間青蠅畢集薨薨之聲不絕于耳腥臊之氣充塞于鼻驅蠅而視樹皮磨脫滑潤緇光詢諸土人胡為而若是也耶曰炎暑鬱蒸時龍騎于上而掀鱗作霰焉上二潭高不可攀飛鳥絕跡

咫聞錄

卷十一

天井山

三七

人鮮能登鄣鄉農民遇天大旱禱雨不應則上天井先期三日家家齋戒人人沐浴潔治犧牲虔修餽饋不戴草冠不持摠陽烈日曝身而進延道開壇道有邪行者不輕承此舉輕詣此潭誦經高助不敢差失修檄專心不致錯落誠心感格焚檄于潭自有蛇浮水面蛇具四足五爪金鱗形非蜥蜴狀似蛟龍呼為金線蛇相傳卽龍之化身也任民掬手入甌從不嚙人毒人得

蛇民皆歡忻鼓舞恭置龍亭儀仗鮮明鼓樂喧闐昇歸供廟朝夕焚香俟沛大澤演劇酬謝送還于潭乃畢其事乾隆初年大旱值前村為首請龍虔誠修儀詣天井三潭請得金線蛇而回大獲甘霖河未通而蛇死以為此非龍身也龍豈能殭哉將殭蛇拋擲河內因以不信亦不演劇酬謝逾年天又大旱值左村為首亦往天井三潭祈龍供物少饒首一色曠責是村之造次

咫聞錄

卷十一

天井山

三八

不誠道正誦經忽潭中浮起饒首一枚以大鑊盛起散而為粉衆見靈奇寂然無聲道更莊肅跪誦焚檄于潭龍身未起而浮起一檄字畫顯然視至年月乃前屆焚化之檄也均胆裂魂飛棄儀奔逸而歸畏縮不敢再往議欲停此祈龍之舉內有老成長者曰神降我禍無從退避前屆褻慢神靈罪在鄰村其浮前次焚投之檄者使其等不可效前屆之所為也于是各起虔心

齋戒三日另修牲供三步一叩登潭道領眾姓
跪誦跪求仍然浮蛇于潭恭昇至廟敬設香案
雨澤盈溝送龍回潭演劇恭酬自後旱農祈龍
者始終敬事莫敢稍存忽畧焉夫然而知龍之
爲靈昭昭也龍能代天行化卽與天同彼急則
求之緩則棄之施之于人尙爲不可況可施之
于龍乎茲第浮舊檝于水面彰罪而不降罰誠
求而仍沛澤蓋其好生之德淵乎其淵自不以
咫聞錄

卷十一

天井山

三

一二人之非而加禍于全村也

幕友

一人住居鄉落家稱饒裕見幕友出入必乘肩
輿後有侍從與官同坐同飲心許體面用重贄
拜師學刑名其師本無學問無非勾通上下分
修于司府幕友多攜舊案遇案翻閱其情節相
似者換名鈔寫而已彼在署鈔寫月餘一無所
學自覺無味告假言巡鄉中人見其學幕而歸

刮目相待諸事請教一日鄰家之父病故適地
保進學幕之家教令報官保曰誰家不死父母
從無報官之事曰我初意亦然今幸學幕熟讀
律例方知律內載地界內有死屍不報杖八十
之條是人死應須報官翻律與觀保卽至縣稟
報縣收詞往驗乃人死其父也當責地保妄報
保曰此某幕友叫令具報也怒極嚴拏彼往後
門奔遁聞化鈔不少始得寧靜此事非奇載之

咫聞錄

卷十一

幕友雷鳴

三

可解人頤醒人目焉

雷一鳴

江西雷一鳴高安之聞人也筆敏心靈恢諧調
笑乾隆戊午科秋闈晉省有同鄉背曲如弓名
爲偃僕子踵館邀詣城隍廟同祈籤詩卜佳榜
之進取雷曰昨日祈之矣同臆曰與我觀之爲
子詳之雷曰背誦與聽曰羨君受屈已多秋曲
折文章孰與儔莫道後來無升日翻身便作濟

川舟尚有解曰二句婚姻難合夫物易尋同應
日子唯我偃偻而作此也雷曰子乃識貨人也
今科必中毋庸再祈詩矣

高某

高某讀書難開一竅而于奇技淫巧繪畫像生
之事無不精工清明時風從地上見人以禽鳥
花卉人物戲齣作風箏者高某曰佳則佳矣靈
巧則猶未也密以西遊記七情絕慾一節作為

咫聞錄

卷十一

高某

三

風箏七女有裸體而八水浴身者有浴畢而裸
體登岸者而豬八戒之見色起貪追豔鬪趣情
形繪妍畫醜喜笑天然且毛髮畢具令人贊歎
靡已放之于郊較之他人所作風箏高飛分外
于是多續引線趁風儘放直上霄漢不見其蹤
須臾火如雨下燒髮熾肉奔避不暇竟成焦頭
爛額醫至半年傷雖就痊而人非昔日之人矣
議者以為淫巧之報也余曰然夫天上有風火

輪故能輕清不濁其初之直上者已入風輪得
風勢而直上不下上至火輪則風箏燒矣燒自
火落人自受害無足為奇惟是風箏祇有高而
遠高某所作風箏乃能直上霄漢火之落不落
于他人之身而獨落于高某之身是則可以為
奇矣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馬馬平

馬馬平浙東買人也挾資周行蘇揚漢口佛山

咫聞錄

卷十一

馬馬平

三

問擇貨之可以居奇者運售往還數年來雖無
所失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常載明月而歸田
園日闕並無遺留之狀衣履時華自思經商之
才無遜于彼而持盈之道遠勝于余是蓋別有
妙道存焉乃踵其門而請曰子于周計然授范
蠡七策之中深練而熟揣之故億則屢中賤意
欲與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未知可許否張
曰吾無他技也不過想是物之無虧折者則取

運之至于貨到居奇獲利數倍乃會逢其適亦人之時來福湊耳吾雅不與人合作難應尊命馬曰是君之運正行其時矣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曰可遂約日同詣佛山左顧右商物少出色價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來往行費惟有洋錫一項乃萬家之物途中不怕風雨亦可稍獲蠅頭使行費有著重往他鎮籌運爲善于是各置洋錫

咫聞錄

卷十一

馬馬平

三

千五百塊買舟分裝挽則同挽開則同開誰知度梅嶺而過十八灘馬舟擊破水從艙滾藉張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洋錫沉溺水中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懼也倩人沒水撈之卽得矣吾候子同行馬曰吾今付之于命而已子爲我耽延心抱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蒞事請先行張曰所貴乎朋友者急難相濟安以先行乎馬登岸賃地鳩工編篷結廠停足

暫栖固請張行張始開鷓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水中錫者一條酬金五錢衆皆躍水沉取而獻三日所沉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而取馬仍納之不言所以十日乃盡檢其數多逾四倍裝舟運至蘇揚售之盈資五六萬張先歸里告其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歸忻顏對家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揚遂詣張告慰從此不與張同行矣後馬復至十八灘探識十年

咫聞錄

卷十一

馬馬平

三

前有客過此擊破巨舟客與舟人無一生者鄉人沒水獲其行裝貨篋分而化之至廣談及前客在十八灘碎舟傷命所裝洋錫不少鄉人不知故儘撈儘獻也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于張矣初馬之欲與張合作也自以爲張之運勝于已矣故攝其尾以依其運何嘗計及財巨于張哉至十八灘而遭劫心亦灰矣誰知劫之來卽運之至破舟于前客喪命之區沉新錫于

舊錫之上使人不知頓然大獲且不沉張舟而獨沉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唯心妄想者閱此一節可醒愚昧焉

洪二

江左洪二作客嶺南納遣梁室寄居穗城高第街生三子洪二晒而對造日子之貌洵美且都惜足與予同夜殘無燈而起恒者子之履而不知也遙諧夫意囑媒構織足美兮鬟不得乃鬻

咫聞錄

卷十一

洪二

三五

美秀者年已過十日與裹足負疼而號荆楚倍加苦不自勝時尋短見防之甚嚴無從得聞適有將笄小女家貧招畫面似桃花足同芽洪二喜愛異常出重值購之而歸新整廠樓深栖後院大造卽命了鬟而去伺使令其如法裹足是女曰裹足之法必自幼爲之使骨不長則成矣今骨大而散焉能矯柔造作乎大造不明其理一心癡想怒其不遵教令詈其懶惰偷安不

得已與之強裹負痛之聲終夜不絕聽之實覺心酸密令夜放日收一夕三更大造呼了鬟有事不及纏裹跣足而至見而大怒詬譎管顧之懈嚴責私弛之非將其足緊裹密縫倍痛難忍才步難移暗持利刃乘間蛇行柴室自刎髀夫攜柴見橫臥于地血流滿室驚喊主至救無及矣遣僕亟請洪二回設法商彌其事洪二日殘忍者莫如婦人畏蕙者莫如婦人此事烏可彌

咫聞錄

卷十一

洪二

三五

彌之有不可解之患遂毡包其屍昇停後院河旁找其父母至實告以情許給白鏹令昇屍歸家殮埋其父母痛女之慘死疑主之故殺欲報官申理洪二曰吾亦慘爾女之死于非命故許給銀好爲安葬若涉公庭爾女死乃自刎何載勿論吾當請官驗殮可遏子之異念也其父母聽其言厲出與憤訟者謀知其言非勢壓轉求厚賞情願領屍歸葬洪二給白鏹五十鎰始寢

其事後大造有孕粵人謂醋薑能去淤生新產
母必需洪二治薑一筐大造洗曬切片一加刀
而薑流鮮血易而切之亦復如是薑切盡而刀
砧血汚矣棄而復活切亦如前洪二曰此不祥
之兆也必有奇應至臨盆腹痛下墜異于昔時
分娩搖首瞪目呼疼嗟苦兩朝暮而胎包破噴
血似射凡在房者衣皆濺血地無不紅須臾厥
起恍似丫鬟自刎之形半晌乃甦方知經血不

咫聞錄

卷十一

洪二

三

通淤積似胎延醫調治參餌並進懨懨不振臥
牀經年而殞洪二雖早續有鍾愛之造可以趣
樂然念其劬勞有年鞠育三子香火之依猶藉
是婦治喪同于正妻虞祭時請粵東翰林題主
使含笑九京江左題主之法用大盤盛米臥木
主干米盤之上命長子捧盤次子捧硃筆三子
奉墨筆跪呈大賓次賓執盤安置几上遞筆與
大賓一點下去而木主跳于地下大賓失色舉

家大小哭不輟聲洪二曰此吾一人之過也吾
不論足之大小彼不鬻丫鬟而強裹其足吾既
重納纖足之婦應斥其裹足之忍心而禁其強
爲則丫鬟不死而是婦無血崩之報彼雖生子
出身究屬微賤不應邀顯達之士爲之題主虛
圖體面致有意外之變恐天有大禍降于予也
厄夫吁婦人心無妬忌者百難選一是婦以夫
嫌足大一語卽購小女裹足以湊夫趣迫真納

咫聞錄

卷十一

洪二

三

纖足任其寵愛並不逼令退回可爲難得者矣
乃以執性强裹其足致令自刎遂有血崩之報
已足蓋辜洪二自知其過亦商賈中之出色人
也然變起于淫厥罪維大天未必肯以知過而
卽恕之洪二真可危矣

雷州太守程咬金

陳癩夫南京人名景儒回回教門由縣丞累升
雷州府性抗爽愛民若赤愛金若命爲海陽合

時清勤甚著其醉即呼民吏曰我的兒顧劈書
分明不因酒亂項多髻而碩大言語直白一以
率真無所謂世故者人皆以程咬金呼之聞之
曰我何幸而得斯美稱上司亦知之寅好至直
呼程咬金亦無忤意精明強幹四境肅然稱神
明焉文筆摹半山書法自成一家大小字都別
致如道冠法服久視令人起敬得之者珍如拱
璧以同知署惠州肇慶等府所至輒起頌聲遇
恩聞錄

卷十

元州太守程咬金

三

佳客與談快心有不移不履送至街上或必至
寓館暢談而后返忘其為官也民亦相與忘之
為徐聞令用一差役服事治餉出必帶而隨之
迨任雷州又提至府署如父兄子弟兩年所因
公曰省事未了輒辭回署大憲留之不別而行
離郡一日路無病卒於旅店蓋其先知之達著
開喪百姓如喪考妣彼差役者到家三日焚香
執幣三步一拜向靈前哀求磕頭不起謂小的

有兩兒一兒未娶有差使也求告假兩月掖之
起若病瘋顛久之乃甦曰昨夜蒙大老爺吩咐
差小的到寧波府賣紅示去刻日到任謂我已
奉命作寧波府城隍矣必須爾去限三日動身
不得遲候是小的命在旦夕故此哀求越三日
果死此乾隆壬寅四十七年六月事鎮海友人
謝憩真適詣寧郡城隍廟見整理廟宇另塑神
身尚未開光七月間憩真航海來潮管海陽書

恩聞錄

卷十一

雷州太守程咬金

四

記一席至九月接雷州府訃聞作扎慰唁既而
到五羊城假館於陳氏其長孫陳寶談雷州差
役一事訝其年月脗合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成
語不信然歟唯此一差役生時愛其治餉潔淨
既為神又必與之偕往抑又何歟

咫聞錄卷十二目次

劉士範

謝應龍

山陰秀才

城隍廟鬼逃監

水鬼報冤

周大司農

張封翁

咫聞錄 卷十二 目次

義犬

起家不正報

珠姬

城隍娶妻

李五

五通神

邑宰同廟神掉海

騙二猪害三命

鴨卵珍珠

杜友

向福來

沙包先生傳

殉國名臣

咫聞錄 卷十二 目次

二

咫聞錄卷十二

情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劉士範

劉士範浙東定海庠生乾隆年間人也家承祖父之豐絕鮮純綉之氣忠厚慷慨迥異恒流恤困拯危不事俗尚寧郡瘟疫其傳染也如水之趨下其蔓延也若火之燎原一人起病一室攢眉一家抱疾百鄰蹙額親戚避不來往友朋遠

咫聞錄

卷十二

劉士範

一

似讐敵害是症者鬼魂附于病體或笑或歌或怒或言聽其音盡屬北音審其言無非索食食之不逞其意猶假病口責其輕慢禱之須滿漢嘉餉豐潔勝饌延道祈禳招優歌舞陳必恭薦必敬不敢稍有懈弛庶幾退而就安適劉之至友其妻寢瘟糊言亂道滿口北音劉聞之急趨過探眾阻其行劉曰所貴乎朋友者無非疾病相扶持耳今病而不往愈何見面且瘟疫由五

運六氣旋轉而生此天道之恆也病是家焉知不病我家我避人焉知人不避我乎于睦鄰鄰之道大有關係遂逕謁之見病勢洶湧劉祝曰某乃寒士力艱享客吾當為代舉之歸家即整備滿席五漢席五肥爾義性潔爾染盛彩勝盈壇楮儀咸備招優邀道掃徑淨門如宴大賓狀劉焚香過病家請鬼踵宅必恭敬止自朝達旦始竟其事友之病妻忽呼夫曰某等已受劉

咫聞錄

卷十二

劉士範

二

生厚席富即去矣爾應往謝友即彈冠整衣過劉深謝次日妻病若失後劉延鄉師教讀子孫師患藥不能回之症家人婦子議送師歸劉曰其病固重病之者猶冀其瘥若即送回恐益增劇或曰人各有家尊宅雖博不便治外人之喪劉曰既為我家師即與同居相若何必以此避忌遣迎師之妻室過家侍疾進藥不踰目而亡劉為之置衾成棺殮殯于庭開喪出葬化消亦

夥一無難色又一夕跽進劉院課讀未已跽俟其睡而進之倚門蹲踞倦忘所以鼾聲大起驚聞者告知父兄輕啓而視跽竟安眠劉禁勿響驚其寐合廚夫煖酒畧治小食攜錢五串秉燭而呼跽醒眼朦朧鞠膝求饒劉曰子不必驚惶也夜深已久露臥受寒吾有酒可飲之子因貧而行此末計有錢五串贈爲微資尋小賈以糊口母再爲不良以干國法跽伏地叩謝飲酒頌

咫聞錄

卷十二

劉士範

三

錢而去自後逢時鱗初出劉之廚室洞門恒檢烹之初亦不解其從何來也亦無處訪查至劉年六十跽饋壽禮同錢五員劉以素未謀面不甘輕受跽陳前由始知跽得錢後痛改前非力作細賈已成小康以禮報德並知廚洞嘗有鱗鱗卽跽爲肩賈順過其家感情而時獻也聞劉之孫以總兵官干聞他皆入庠食廩云云夫天下仗義疎財者類皆好名就義而干趨利避害

之心終不能移若劉生者觀人之裁若已裁擔人之事若已事交人以誠格人以德斯亦三代後罕有見者真可爲賢良方正者矣惜乎不逢其時未邀徵辟余特記之以爲當世法且恐其久而民沒無聞焉

謝應龍

乙謝應龍者非真應龍也山陰人本田家子目不識丁年三十餘尙未娶室祇知耕耘以圖飽

咫聞錄

卷十二

謝應龍

四

煖爨異錦繡以炫鄉鄰一日詣郡納糧憩于茶室有相士見而奇之輪眸三四次拱手而對乙曰相君之面必有異遇小亦得四五品之官胡猶從事畝畝曷不棄耒北上歸而謀諸族侶戚友敵面皆湊其趣而稱其必貴退後皆笑其癡而譏其妄想乙更忻忻得意寤寐反側憶及輦下有從叔應龍爲部曹掾盡往投之與籌進身計于是摒擋所有裹糧入都至則應龍已役滿

議敘退居俟銓家景蕭條老婦及僕三四口數米而食應龍見乙至盤眉蹙額而問曰子來何為曰趕功名應龍曰談何容易小功名雖以辛苦得之然非金不可數年前來尙可為也今自顧不暇增爾一口已屬費事何能為爾籌進身之階乙泣然流涕頰曰既遠涉來京我與君弔影孤單情同伯道彼與君年齒相若行居姪班視其人尙誠樸曷雷之以觀其行果好苦數年

咫聞錄

卷十二

謝應龍

五

得銓一官俾作繼子未始非計之得因雷寓焉乙悔悞聽相士之言致離家廢業作為閒民居數年僅習京話一口畧識之無二字仕宦之心不特竟成死灰且欲如農家之作息唯我沾塗泰然竟不可得無何應龍得選四川某縣巡檢偕赴任道出荆襄應龍病卒乙嗚咽向鶴首思赴水以盡老僕見而阻之謂主母日事至此生不能為生死不能為死甚無張皇慟哭方有活

理否則將為異地乞人無葬身所矣此間幸靜僻無人莫若埋屍于近處以誌之即將姪替為官誰其識者倘一年兩載積有盤費便可告休扶柩言旋鄙見若是乙曰儘可使得僕曰設不幸而事發為之者肯自認主謀伸首受法乃可否則吾三人要領難全又何直焉乙思暫得一官雖死何憾且死于無名不如猶得一官遂信誓自認履任後竟無一相識者越二年橐囊光

咫聞錄

卷十二

謝應龍

六

潤僕商歸計于二人而有新觀察瓜代者真謝應龍至好也甫下車各官叩謁獨傳謝應龍見而咤異問曰爾是真謝應龍乎與履歷相符乎曰是俯首不敢仰汗流浹背叱之出一經旋署母問見本道乎因述答問語母叩本道姓名乃爽然曰幸已幸已當晚攜老僕同入郡城晚漏二下遣僕投名求見觀察喚之入見你謝應龍老僕合畧陳所以觀察咋舌良久且令明晚主

母進見事乃大白涕洟撫循命速回恐事洩累
重計無所出時關外苗人多自扛上綱遣官爲
之調和歸受贖儀寢久使者索擾不貲苗厭苦
而銜之其年僞爲內擾意俟遣員來時殺官謀
叛觀察未之知視爲常例委乙充和使意在藉
手得贖卽令告病旋里以滅僞官之迹乙亦欣
然而去初乙無室人有土司女主以寅好與乙
通是夕往敘別女司偵知顛末謂乙曰君此行

咫聞錄

卷十二

謝應龍

七

以爲美差孰知是大害苗子者將因委員需索
而反其自扛假也顧君幸與吾好可無慮且以
永今夕明當爲君點土兵襍土人臬健者數萬
人隨君伏關內不十里某山之關君到察言觀
色一宿卽奔八關內彼兵必追而我軍突出當
其衝可盡殲之事定非徒無害當有功焉乙惴
惴往果幾入虎口先機逸至某山而苗兵逼至
伏兵盡起苗出不意竄者不敵殺者之多擒其

渠魁復干觀察郡境上下莫不服其神速督撫
敘績報舉

上命引見乙本粗率述及得意事忘其所以手披
口道指陳形勢侍從叱以不敬

上曰彼一巡檢小官能預事設謀無煩一旅之師
邊疆賴以畏帖姑容暢說毋禁嚴寒

賜貂皮褂披而陳奏

聖心悅豫發回以同知用于路加陞知府是役也

咫聞錄

卷十二

謝應龍

八

全省風靡邊苗惴懾上游善視同僚憚心謂應
龍有出人不測之機居然一省能吏數年間富
不可言而所謂真應龍者已遷歸故土媵及老
僕均爲異物女司洎觀察亦因是晉級乙恒以
御賜貂裘炫耀同官無不頷之緣事掛議乃賦遂
初田居十載鄉人盡以應龍呼之無有議及真
假者田園遍都邑列屋則美妾校童雜豚速客
任郵鄉里外惟物色相士思一酬之久不能得

乃遍訪西湖天台雁岩諸名勝紅塵之路亦忘之矣某年

上南巡應龍以曾蒙不次恩隨例迎

駕

上見其名似甚熟然命宜履歷加特恩謂如此人才詎宜以小被議即置投閒願論大臣遇知府缺即補用明日接揚州府報丁遂以授之居方而者又十年履繁華荷寵遇年六十餘乞休歸

咫聞錄

卷十二

謝應龍

九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外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女呼其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呼誰是某者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媼女入號曰爾可認得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曰我是爾嫡母爾

是繼出將我忽忘爾有姊嫁某處媼居貧苦爾胡不相顧謂非同胞所生爾罪滋大我於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今我遇祭祀不能與座旁立待餘爾其忍哉答曰姊氏不周濟是子之罪至像則無從繪起且亦不知陰間之事曰然則爾懸父形而獨遺我不之省憶且爾母為繼我為嫡此而不省具無人心何讀書想中之有我雖沒姊在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

咫聞錄

卷十二

山陰秀才

十

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汝否則休想功名某乃叩頭悔過一一依從媼忽不見言時聲聞同號下科獲雋自此生逢祭祀憊平愾平儼若靈爽式憑肅然起敬焉

城隍廟鬼逃監

鎮海縣北城西角有八角石亭外俯海塘名虎皮塘內倚城角建觀音庵尼僧居之人踪罕到田禾襍樹蔽焉恒有帶髮脩行之婦女裏糧住

菴名曰修靜其來往者無非僧道蓄髮與祝髮者若姊妹行一日時當溽暑園坐晚膳陰雲雷作忽霹靂一聲一蓄髮婦人探臂坐板燈覺一物驟入陰處顛厥倒地不醒人事姜湯灌之良久能言云不知何物被雷追入私處今肚內發脹不可忍延醫不解飲食不進壯俄然大至一石瓢親夫暨家屬集焉唯有待死而已越四日延道士設法不效內一道者云此必係鬼魅爲

咫聞錄

卷十一

城隍廟鬼魅

十一

雷所擊慌張失措得縫而入雷乃無可奈何聞者解頤正在發笑女肚內作聲嚶啞細語漸漸可聽說我係城隍廟監獄內鬼某人也是日修監我乘虛而出逃至海塘躲匿無可依栖過一宿偷上城八角亭伏住邏卒無地捉我歷有十日被雷追急跑到菴中投入此腹悶氣不堪不能退不能遂今又五日我情愿出來但有惡氣重重漲急蔽住無路可走道者乃日得之矣可

急被香燭紙馬我作訴文僱轎使親人扶之到城隍廟焚燒禱告當于事有濟到廟扶之跪訴文燒起而病婦啞喑一聲便液滿地昇之歸而病愈婦人三十外許離城二三十里滿城如沸觀者如堵廟內廊廡果在脩葺陰府有獄能不信歟頰人出魏亦莫甚於斯

水鬼報冤

鎮海薛應鐘頤而長武生也人爽朗不羈兄應

咫聞錄

卷十二

水鬼報冤

十二

旂一榜爲山西縣令清風兩袖故應鐘亦不隨任兄死家業蕭條食指頗衆不得已爲操舟業出資造船販貨營生其年船至乍浦風緊浪簸難以到岸恃已有力便立船邊持篙督同駕駛被伙伴聳脚船側落水身死衆伙圖財將船折燬賣貨分報官查勘寸板無存但有信轉無一人回里後有風聲貨且有人買去伊子疑而控之官本縣爲雲南周霄亭先生准其詞牒諸

城隍應鐘入夢告其子云吾已控之間羅准其此案自行聲雪但陰魂不容易到此一回恐不能再來爾可在水門外逢節燒紙錢銀錠及沉飯菜等使我不餓我伏在水中以城內邏卒利害不敢入城故耳待我案定不必投食水門明日向縣主稟呈此夢縣又牒至城隍人犯總不得到將近三年洋山廟酬神演戲多出船戶一日當午忽於棚人中一人倒斃自言我是薛

咫聞錄

卷十二

水鬼報冤

三

應鐘也被你推我下水我三起你連打三驚將我沉沒鬻我貨折我船良心何在在我今奉城隍爺帶我到此拿你言畢已被伊子趕到捆送至官一訊而供出實情立正國法後其子又夢父來云我在水門下匍伏三年真好苦也虧你有錢有飯不至於死今出頭且超生矣此事謝友懇真與之同城目擊無虛

周大司農

山陰大司農周諱長發登賢書偕同年及武舉某三人北上道經山右投逆旅只樓上下二間主人謂樓不可住剩一間嫌窄奈何周姓澁穢而貌淺朴愿人也因覘樓上牀几畢具無纖塵似未斷人乃居兩人於樓下撲破登樓攤書獨坐夜深方倦見壁間冉冉雙翹下繡履珠襦年可二十許風神嬌秀明眸炯炯若將施禮又羞澁若不欲前諦視則恍然另一間精室坐而請

咫聞錄

卷十二

周大司農

十四

曰妾誠女子非妖非鬼亦非狐魅一流居此已二十年餘先生博學端方盍移步入幃一談今古周本口訥不覺技癢乃步入房致相見禮女舉止端雅無一些輕俗態周肅然起敬女曰古人之書糟粕耳先生所知然不讀不知其事誠去其跡存其神事去而理留人往而事傳其中有天焉弗滯斯得竊謂自開闢以來陰陽定位男女向分之有唯能分而為二亦能合而為一

人也而天斯在矣俄見小鬟自壁中出焚香爇燭者執香若安置者望壁間居然門也裏室百事具列出入襍遶皆童男女韶媚都麗非人世粧肴核酒醴陳設磨至頃刻一新飲之啖之皆不自主盪盪清譚出入經史辨駁出人意外周方私念如得此人時常晉接實爲良友女輒曰緣止此耳或復續一宵尙在未定宵分既久命各安寢就寢而旦矣主人知周獨臥於樓侵曉

咫聞錄

卷十二

周大司農

五

來覘動止問樓上人無恙否與二人者同叩門周方熟睡力叩不應主人云命之畢矣乃破門入撫牀則鼻息如雷急喚乃醒周曰我寐方濃何相驚至是主人訝然去二孝廉問所聞見周爲具道宵間事天雨不能就道武舉欣然曰今晚讓我上樓如復來當效楚襄王陽臺之會并請周郎貌陋不解事享此奇緣可惜晚乃某僞登樓秉燭待漏一下瞥見香閨洞開佳麗娉婷

倚燭坐某思念不與之近不淡也步入月門如不顧啓之以言若不聞謂可狎也將偃身於其側甫移跡麗人亦起曰獨剝鬼命將亡矣何敢無禮煞時昏黑若被執持者乃猛力竟無所施其技皇遽狂喊樓下人固未之寢急上見某粘諸壁無能動移拉之不開用姜湯灌之漸漸乃甦移時下樓周以逼仄仍上樓睡意亦殷方坐定而彼室明光如月奕奕射人則彼姣婉

咫聞錄

卷十二

周大司農

六

變而來問何以易獨脚鬼至周不解云何女曰昨所云陰陽之道二而二二而一唯君足以語此須臾雙鬟具茶菓几間羅列無算香美得未曾有周本善噉噉之不完心以爲異而席間空矣人亦查不知所之諦視則仍屬已所坐之所因唏噓歎其幻妄悔已心不誠致纏此祟此番北上良非吉兆早起趕行恒悒悒焉試畢撥高第入詞館而武舉某者過場舉刀矢手壓足斷

折跛而抵家不逾時而卒

張封翁

山東海豐縣張翁康熙間人忘其名前河南藩司名鎮者其孫現部大臣名映璣者為曾孫初翁單丁耕數十頃地地播麥一年而獲倍收將收割時出召賣地人以其地倍收田良而價重交價後麥乃登隴庾庾穰穰如坻如京翁將所得地值築場墻建倉廩實之不羅姻婭有議之

咫聞錄

卷十二

張封翁

七

者翁曰非爾所知也地獲倍收地力盡矣來年必歉有財者豔其地價必善若待荒而售又何人過而問之此是余為己之學積之不耀又非圖利我地歉未必他人之地不歉則是荒歲在目矣設不中吾言吾復地不難設不幸而中吾言吾將儲之麥以賑饑饉豈非一件大好事人生百年忽忽易盡吾藉祖宗之福未嘗凍餒僅一子讀書所用幾何子孫飢寒不足慮所慮者

無德以貽子孫耳明年果赤地千里籽粒無收道途多餓殍翁乃開倉發賑活人數萬子連捷選直隸某縣清正無比真乃不染一塵家計將落少君在任計無所出明年大比跪告曰兒看署中日積虧空將來奈何今年大比思不歸鄉試願往京師求某年伯力得邀倖一中可以出身兒意如是不識父意如何父曰可年伯旗下大臣一見甚喜問父安否外此來何事答以將

咫聞錄

卷十二

張封翁

六

就北闈曰吾姪此來甚合吾意吾三日後即有命下將為河督吾無親人在在須用安人功名不必三考爾同我行不愁不富貴但須努力自愛耳越三日果命下即啓奏以張鎮假主事銜為前驅先三日往半年許河工大億

聖祖

純皇帝委大臣親往勘督辦理一日正會諸大員從長計議都無妙策張以小委員跪陳指畫侃侃中肯各大臣喜依議行事河乃治功藏后

保奏以同知用薦升至河南藩憲而終焉不知河工難於熟諳張効力半年胡能盡曉半月前查河遇雨偶避村莊雨不止門者報主人畱宿待食主人者先達老翁近河居數代謂之日老朽退居幾十年所籌策者唯河工一事今已繪成圖冊待其人而後行看你官兒雖小品可不凡今授你以書可細細揣摩洎會議時得此書才半月耳此真天爲之豈人力所能得哉封翁

咫聞錄

卷十二

張封翁

五

一舉科甲不絕子孫綿綿並膺異數余見其圖書一章曰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科甲之家噫盛矣其由來厚矣

義犬

四川江津人某甲身繫四百金清早出門幹辦急事行路亦急一氣跑十里外回頭見家犬尾之而來謂犬曰因爾每行必跟我殊屬多事今我須遠走百里外是以將爾閉置房中且不教

食爾今如何又能同來將來必力乏而死斤之轉不去猛踢兩腳狗乃解意帖帖然去甲又走十里許回頭見狗仍在因解橐中所藏乾菜飼之銜食尾行緊漫相從行至百里外甲力疲而倦因將次可到乃少弛而坐犬亦旁侍而蹲無何甲乃悠悠睡入黑甜鄉固不知日之將暮也已而目已沉西野火倏近甲鼾睡不醒任犬號跳終不之覺犬乃跑溪中滾入水中一身濡足

咫聞錄

卷十二

義犬

三

上主人睡處四周攬草使濕如是者不知幾次甲仍不知覺火將及身大啣其辮而曳之甲乃醒翻身起視幸月色微茫急急趕路犬暴蹠而號甲不審何爲忽記銀包尙在草堆拾時始知草四處皆濕感犬之義不覺淚泫泫下呼犬同行犬走不十餘步噉然一聲倒斃在地甲乃推入坑中還時葬之且立義犬石以徵之

起家不正報

浙某甲家室數口日不聊生杭海至乍浦數年不歸家無音信妻小凍餓亦不知其所之忽一日挾資而歸稱富有焉置田產起屋宇本無子是年妻得孕生男其驟然亨也里黨親戚本亦疑之家瀕海門對江流生子之夜有撐渡者見一女子呼渡亦不詢其誰家眷屬船攏岸停舟索渡錢而女起忽奔逸舟子追俄見披髮跣足涂污泥中行履如飛疑而尾之不敢作聲頃之

咫聞錄

卷十二

起家不正報

三

由甲門而人聽屋內人聲達外亦不揣其所以怪之明日登門探望則知是夜三更產一子及其長也項梗無狀家遂敗落十八歲而此子以病死凡所有蕩然一空鄰人知此怪事有在乍浦經紀者詳知甲負婦之約罄其家逃歸乃有此報又湖北孝感縣某乙放官債至湖州海陽縣丞署本已清還利尚不足因此遲遲不行初冬天冷隨身小子以嫖妓到孑然一身屢求幫

助盤費回省不但不允且辱罵隨之以至對打對罵習以為常同處者見慣亦不之勸勸亦不依一日小子持刀候門傍晚相逢連擊十一刀遍身血污如猪鳴狗吠一夕而卒明日縣令委捕聽點驗衣箱內有小脚紅繡鞋雙聯荷包相思錢鴛鴦帶白玉手串精王之極另裝一小箱內餘皆猥褻之物時聚觀者十餘人咸疑其資本來路不清必有苟且勾當此兩事友人謝憩

咫聞錄

卷十二

起家不正報

三

真目擊耳聞均屬信有為連書之以昭天理

珠姬

校書珠姬者公子畊香暱妓也姬雅淡好靜見人恒著澁不語而一種溫柔態度若近若遠迥與佻達者不啻客多憐愛之有望之不得近近之不得歡相與歡而未得其意或自謂得其意詡詡鳴於人以自矜者均非姬意也以故名稍動韓江韓江妓多舟居姬固陸處門庭爛然

然而姬心厭之有擇栖之志以受東於鴛恒恨不能自主怨不添兩翼云年十九恐節過芳菲倉猝得一人偕之逸機不密爲邏者所獲染淚春花傷心夜雨單鴛獨鷓恒悒悒焉鴛日瞽姬姊妹行者三會一以私逸未遂自鴛死鴛慮二人者終非其有謀出鬻於人姬得襍穢子薄有家資而人不韻委禽而去姬何去何從正如飄風之隕籜落絮之隨綠雖非心得梗只隨流此

咫聞錄

卷十二

珠姬

三

中正猶豫不決而公子忽遇於不先不後之間初亦未甚浹洽繼密甚籌諧匹計欲悔前約蓋雖先訂猶可郤公子未之決而前約者來踐盟焉姬與公子跡斷心連跡連事阻吸泣漣漣於邑於牆東窺竊時有不能自勝者兩心如一姬謂公子曰抽刀斷水水自成流倘一日者作合浦之還郎其匱諸舍諸公子謂姬日掌中珠墮地仍圓有不拾之而更憐重者誰歟無何襍穢

人載姬去芳訊之來唯言珍重而姬入門匝月受制於姑與大嬖不唯不諧瑟琴之好且甫入門卽去其統裳易之布素置之暗室作斯婢看公子聞之恨不得崑崙奴挾之而出顧徒悶悶未有術焉出火坑入火坑姬之謂也憩真謝生感其事爲記其崖畧且綴之以詩云深巷重門小王家朱朱碧碧一叢花春風不鎖桃蹊徑誤賺劉郎醉赤霞赤霞高處赤心傾白日丹城不

咫聞錄

卷十二

珠姬

三

可更但使同心結莫解黃金雖好妾能輕一任東西清水流安牀支枕慢重頭妾如勒馬懸崖住卿似叩須我友否不慣迎人頗識人誠求默默已多春羞無邂逅虬髯客倘有沙門辟易行知音千載憐紅拂故轍難承勢莫能空抱兩心天地久黨家風味我何曾好歹因緣強笑迎誰知轉轉似三生候門遮莫深如海肯禁良宵一夜行誰是憐孤徹肺肝也知爲我意忘餐如鴉

如月君休疑併作陽臺未會看一種愁腸萬種
懷蛛忙蠶繅為誰來出籠未得西來計宛救款
成弦不開又八首春歸猶自覓芬芳如意初還
闌淡蕪誰遣巫陽真人夢驚看滿室有輝光吹
蘭氣果有奇芳那不黃金屋裏藏若使大秦明
目比應憐照乘有餘光已教邂逅得卿憐牢縮
同心結子圖但道珠孃珠樣白不知心與石同
堅故故生愁故故憐憐佗月缺復重圓暫時離

咫聞錄

卷十二

珠姬

三五

索猶難遣怕不膠粘金許堅珊瑚樹碎波誰許
無復鴉兒獲落巢忍使智城都作淚啼痕點點
為蘭交琴焚鶴煮唾壺敲未許良百擇木巢卿
自傷心儂自悔不如當日不成交說來儂也覺
心傷搔首關情幾斷湯象岡其珠何處覓頓教
陸海各分張不是多情不解傷風風雨雨鞭韉
腸此生此夜煩牢記悔却當初見主張

城隍娶妻

嘉慶初年合浦縣宰李某翰林出身有幼女纔
十二歲秀雅靈慧恒自尋趣于花木陰深之處
一日忽不見命僮僕奴隸四路尋索三日杳無
踪跡第四日有詣城隍廟燒香者見神龕右手
旁卒旗裏一物揭而視之乃一幼女推之不動
撫首尚溫問之不答不知誰家子女眾皆喧嚷
為奇守廟者知縣有失女事報之官遣丁僕往
看認是小姐官親詣廟攜抱而歸灌以薑湯始
甦問何為而然答曰吾在後園閒遊見一婦人
以時菓招我隨之而去帶至敞厦危樓朱欄碧
檻伴我逍遙且時時有食啖我問何物答以麵
食皆有言未畢嘔吐而出皆泥土人遂發熱面
赤神昏舉室皇皇李縣之妻詣廟行香求神庇
祐是夜更深忽報城隍爺拜會李某整其衣冠
出堂迎接儀仗服飾如陽官狀彼此行禮各通
款曲茶至請飲似啜而茶仍盈椀心異之思陰

咫聞錄

卷十二

城隍娶妻

三五

陽相隔何意公然晉接莫非命限已窮城隍曰使君正欲有爲于世無起末念吾正室已返陽界合爇與余有夙緣當爲繼室無人可以作伐特來自爲媒妁面訂吉期三日後卽迎娶矣今同蒞一方又班居半子將來地方疑事自易雪也卽辭去果至三日幼女無疾而亡其妻悲哭倍至李某竒其事與妻商之曰女死亦由數定傷悼徒然曷不竟作嫁粧塑一神像同供后殿

咫聞錄

卷十二

成皇廟

三

將來遇有疑難案或可望爲指點其妻然之遂動工作擇日鼓樂喧街彩輿耀目衣奩粧具無不齊備迺送至廟升座開光珠翠明璫宛然如生舉國以爲美談齊民演戲數日爲賀後李某在任有神明之稱蓋由此焉

李五

李五鎮海人面黑肉橫眼凸如卵恒若怒然見之者似有畏憚家極貧不能餬口人厭其相均

不肯收以爲傭乃投入快班充當馬快恐嚇訛詐遠勝干夥致快頭得賍多干往昔欣其智之巧而機之速使上堂應答官府無不周到數月點充頭役聲勢日大衣食漸豐強占人妻計奪人產訛詐銀錢令人賣男鬻女居然與縉紳酬酢正在壯年忽患惡疾臥牀痛楚家與城隍廟鄰近自云城隍爺把我重加拷打三日一比或自撲于地或覆臥露筋初則兩腿青黑浮腫繼

咫聞錄

卷十二

李五

三

則肉落骨見日夜啼號其屋臨街過者聞之咸謂李五惡報菩薩有靈廟中住僧夜夜聞大堂喧嚷起視寂然一夕潛身早伺見燈燭滿堂披枷帶鎖者不計其數忽聞喚李五名不見其形而行杖呼痛之聲充塞于耳俄又聞鬼卒稟知李大帶到李大亦馬快也其逼人鬻女謀估賊妻雖稍遜于李五而劍目忌憚者恰也不少僧干次日不敢聲言而喧傳李大當午被鬼一拳

打倒于路自言你如今走不去了扛回一夕而卒李五亦同日斃吁貪之一事人人有之能稍知愧悔天亦不加之報此二人喪心病狂之事忍心害理之謀做到天怒人怨而報應到矣彼立身于世者可不知所戒哉

五通神

奉化縣鄔姓世業儒小婢子年可十五六黑而醜主婦韶秀而豔婢固依主母房中宿忽一日

咫聞錄

卷十二

五通神

三

婢不見四無覓處越二三日老婆子取薪甫開柴房之門聽有窸窣之聲不解其故啓薪而婢予木立柴把中如癡如呆曳之走亦走問之答以薑湯灌入卽吐出泥身盈碗始能言曰那日有一老人如仙翁狀青衫方巾招我去不知是何地我飢便餌我以餅今餓甚乃與之飯至夜臥宿主房房中物盡掀翻主人夫嬾起視呼婢不知應門扇零物一一照前部署無話明日

小婢又不見覓至原處依然木立用左手撲之三數遂甦正在罵詈間所謂老人似仙翁者居然在樓簷上手攜白摺扇貌亦在老嫗間房固在樓上因上樓擊之不中亦不動閃動多人俄而不見俄傳靈下火起救方熄而物仍如故自是無夜不在房中非婢卽主婦自言自語或作食物聲或穢褻聲主人無計可施明日糾有膽力士圍守於房用炮銃伺之忽樓下火起羣向

咫聞錄

卷十二

五通神

三

救火而主婢二人若不覺焉明日飯熟啓視之污穢盡雜其中不可食諸多虐擾延道士齋醮另設芳筵美品如飲大賓主人肅衣冠拜跪晉酒晉餚合室人無大小禮拜一日夜而擾之如故仙翁者不時現形且于暗中有言語聲聽之不甚明曉一日主母挾婢逃至母家母家便諸事不寧或響或動或擲破其物或火燒衣服因遷躲僻靜尼菴而吵擾更甚主人之力竭矣財

亦耗矣約半年所將婢賣與慈谿縣鄉村主婦
安矣慈邑鄉人擾之不堪轉售無人肯要還是
婢干路路人亦不敢交接爲乞丐而主家恬然
無事焉或曰此五通人也行于浙東過錢唐江
則無

邑宰同廟神捍海

鎮海北城之外有虎皮塘十里望之如重城所
以捍潮而衛城者築於乾隆十六年知縣王夢

咫聞錄

卷十二

邑宰同廟神捍海

三

弼由西蒲州府人以是年海潮獨大舊塘低而
損潮大衝塘塘倒衝城城陷海水湧入半城民
不聊生之際王公焚帛禱祝願以身殉遂裸衣
褫帽欲投身於海衆民攔之至夜見有兩大燈
籠一東一西行於半空燈上有林府二字衆目
同見潮勢以漸殺而退縣乃稟聞於上謂非大
工程不足以濟蓋鎮海一城濱於寧郡之東海
之盡處賴此塘以安寧紹兩府所關甚鉅督府

據數稟奏聞准可委前總督方名觀城親詣勘
估一年工峻而王公以勞瘁辭官抵家卒百姓
哀之爰起生祠附於土地廟之東序蒲州人尙
有往來於是地者謂其卒之日與生祠進粟之
日正相符合廟祝於是夜之半聞外各有呵殿
聲喧呼熱鬧潛起竊聽並窺見庭燎赫奕役吏
趨踴如新官到任狀王公科甲出身清正無比
美政不一善詩文愛民如赤當潮決時勢不可

咫聞錄

卷十二

邑宰同廟神捍海

三

擋先詣北城之內林廟站腳因祝告廟神曰爾
居此受香烟血食民將爲魚籠我居陽你居陰
爾亦不常束手坐視是晚果見林府燈籠飛行
捍潮民人亦愛敬如縣官縣將此事合稟於上
亦邀敕封爲侯侯之事更有明徵者一鎮人爲
皮匠於温州歲底將歸遲無船隻正在倉皇一
小舟老人揚帆欲走問之謂到寧波便請搭船
下船老人曰爾但合眼不閉看便可到家過年

如開看則不能矣莫自悞乃合眼而坐但聞風浪霍霍然俄頃間云到矣開眼看已到鎮之馬頭納船金不受曰我有蓮子一包欲送北城下林姓獨一間屋子便是須為我送到我又欲開船回矣皮匠度歲後元旦日尋北城林姓全無至廟中歇息見神象儼然乃悟遂將蓮子播於廟前池內至今蓮花獨盛

騙二猪害三命

咫聞錄

卷十二

騙二猪害三命

三

鄞縣東鄉大河五十里而遙沿河聚落大小不等一小戶濱河矮屋數間夫婦子三人居之旁鄰相隔不遙亦零落稀疎一日父子二人小舟載雨豕入城距家二十餘里早去晚回抵午到城之東關外王家墳頭挽船父令子在船看守豕物不許上岸玩耍已往行家售豕登岸時又回顧船中叫其子名將所帶小紅桶拿上與我好買飯來與呢喫半晌時有人呼其子名子聞

喚答應其人將紅桶一个交其子曰桶內飯與菜是你父叫我送與吃子見紅桶相若遂信其說曰猪已賣成得錢若干爾父現在行裏喫飯叫將兩豕交我二人扛進行中少停你父攜錢回來便好開船回去還有搭膊一个也叫拿去裝錢其子見桶內魚肉思食急信之不疑將猪交二人扛去不一時其父帶扛夫並售主來船估價猪已無矣詰之答以前二人來云云紅桶

咫聞錄

卷十二

騙二猪害三命

三

飯尚在其父看桶果然一樣無二無怪子之受騙也泛棹回波於邑無奈行至半塗自思解目前之急者惟此二猪猪失而急從何解怒子貪食誤事子以父不該上船言近頂撞氣極提槳向子背打去登時殞命其父一面哭子一面搖櫓抵家已日暮矣妻曰何隻身上來夫坐而不答但垂頭喪氣而已婦知有變急往船看乃一子屍並無錢文哀號大哭曰吾所望者惟此子

今失所望亦不願再生矣沉水而死夫待良久不見妻回支身出看妻亦無踪知其必死亦自懸于樑上居鄰隔遠因暮夜無人出入迨曉而見屍浮撈認其妻踵其冢而告之夫懸于樑又見昨往城賣豕之舟尚未卸篷登舟而視子亦死矣村中姻友咸駭一家同死之奇若報之于官必追究所因無言可答官亦不肯只此完結某等受累無窮不如乘此無人知覺收三屍而

咫聞錄

卷十二

編三猪殞三命

三五

埋之某等均鉗口勿揚密不外聞可安枕無擾矣泊對年六月赤日薰天當午忽朶雲轟起燥雷震烈於盛店橋東西兩岸擊死二人皆跪土中如植立然一人有雨傘一柄一人有搭膊負錢二千眾視之則均有字記顧不知死者二人爲何地人又不知傘中名姓搭膊字號又爲何地人地方以無頭事亦不報官次日該鄉賣猪者鄰右路不隔里許聞雷擊之事可異乃特來

訪看已疑有此案至則見雨遮名并搭膊字號乃一一說出二猪殞三命之案剛剛一年而週雷擊二人卽王家墳頭爛匪云此事陽官不得而察陰曹乃誅極焉天理不已昭昭乎更異者一匪從南來一匪從南去二人均帶一証左使衆目共駭而一霹雷二人齊齊植立且霎時雲去雨收天仍赫曜此亦吾友謝憩真所目覩者

鴨卵珍珠

咫聞錄

卷十三

鴨卵珍珠

三五

潮州東門大街一襍貨舖暮則鎖門回家飯而後來一夕息燈將閉門見店內火燄騰起駭極趨視則無明日又然因不起燈靜坐火燄復起鄰人齊至則微微而熄怪之連夜試皆然諦視則在鴨卵筐上起滅乃逐一分置各處見一卵光漸漸起掩覆之明日剖之得一顆明珠較黃豆大而色紅闐然郡內一鹽商覓人求售出二寸金鬻之夜以火照則隨火而轉儼似走盤珠

而實非珠走光依火而轉也商自得此珠後生意順遂其人死珠無覓處空盒存焉

杜友

廣東惠來縣署內有久經封鎖空房一間無人敢開問故不知始于何時嘉慶初年有刑席杜友嫌臥室窄狹強欲啟以居之東人阻曰前之閉者有由公之開者恐有變寧循其舊之為安也杜曰吾辨刑名生殺之權即我操之何懼鬼

咫聞錄

卷十二

杜友

三七

魅竟開入住兩日寧靜無異杜自矜胆大而嘔人之畏蕙得意忻忻第三日發躁顛狂諸般無狀鋪陳出館事脫閻羅召微命卒此皆小人得志而狂悖自招其禍奚足惜焉趙真謝友論曰鬼神居幽亦欲寧靜彼為幕者當知律法不外情理乃明知之而故犯之有不照蒙強勢奪而殺之者乎

向福來

粵東新寧縣鴨頭墩向姓聚族于斯其先世名福來者年踰五十終窶且貧僅一子九歲不能言自歎老難挽回子啞又難習業只可委命守數而已一日蛋婦攜魚進村呼賣啞子忽開口招其至家求父買之福來喜極曰吾千方萬計誘其開口而總不能今見是婦何忽能言寧乃仙女乎詢其下落深識其夫看來啞子與蛋婦有緣邀之入室待茶款酒令子拜為義母而蛋

咫聞錄

卷十二

向福來

三六

婦之愛同猶子常常過看福來居僅一房坐臥爨炊接賓敘客均在于此適間蛋婦送魚于義子坐而談心見房角堆積退灰火星露出囑砌圍欄免致火患福來答以無錢搆磚蛋婦言漁網打起海中青磚日積月累雖在泊船處所不少即往肩二三十塊砌好不料日久火拚擦去磚面露出黃色如金因不識真假乃持鐵刀砍下一小塊往舖易銀果是真金遂假意從新造

竈又往泊船處所肩磚數十塊自後或一塊或
二塊陸續運盡福來富甲新寧今傳至十餘代
猶存一塊交族長收藏不許遺失逢祭祀擺列
几案稱祖所遺以示後人云古來無心之遇卽
爲有意之緣者天造之也若此事可徵之矣是
磚積非一日竟無人識破使相隔里許之向福
來得之從知富貴利達之事非可強以求之也

沙包先生傳

咫聞錄

卷十一

沙包先生傳

三

先生何許人也越其姓厥其名沙包其號焉質
尙渾噩性近溫和微軀半類葫蘆任事全憑把
柄浮言不聽固殊有耳之鐺覆餗無虞詎同折
足之鼎緘其口而才多蘊藉虛其腹而物受涵
容湖歛甄陶匪由景德觀其製作絕異宜與遇
飢寒以溫衾常旦晚而熱中工價則省而廉體
用則便而捷黃梁易熟喚醒盧生黔突無庸何
須墨子掃來敗葉枯枝俱堪作爨試以烹龍魚

鳳大展其才孰謂嘵嘵者易缺誠哉皎皎者易
汚形容焦枯面目黧黑恒棄置于鐘鳴鼎食之
家輒見晒于紈袴膏粱之輩黃籬白粥伴落魄
之狂夫葵扇泥爐作窮途之知己司糞殮于窶
室居然白帽先生經煅煉于祝融忽肖烏衣子
弟借顏氏之簞瓢不朽共范丹之釜甑齊名余
僑寓羊城與君爲晨夕交久矣嘗攜君花前煮
酒月下烹茶始聞太息聲微若疎柳風前鳴秋

咫聞錄

卷十一

沙包先生傳

四

蟬之嘒嘒旣而號呼欲泣如長江雨後湧春浪
之涓涓嗟乎閱歷人情冷暖備嘗世味酸鹹拂
拭者誰吹噓何地笑此日真卿乞米且暫耐其
熬煎看他時傳說調羹當並珍于鼎鼐敬揚元
德竊愧黠妻攄寸管之駢辭作千秋之佳傳

殉國名臣

鄞邑謝爲憲愈憲家本大富公生而英穎弱冠
登前明懷宗甲榜用爲刑部主政甲申之年闖

21215
1560270



ZW 21101000019258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逆偽立大搜在京官之有名聲而富者其實由
 閹黨調弄公會不避權要直許閹倭數四至是
 閹欲洩其宿忿指公為千萬富翁闖賊索之逼
 之立取數百萬公辭以家中則有此間則無用
 銅夾捧夾之登時殞命罵不絕口事平家中老
 幼痛何可言鄞邑時有道士能致鬼現形扶鸞
 書其顛末但須作羅天大醮七七四十九日一
 日降臨一次置筆研於空淨之室不可窺探至
 咫聞錄

卷十二 殉國名臣 四二

四十八日夫人固年少思一見其真形破紙縫
 窺之則見披髮血污一足踏椅上血尙淋漓一
 足在地登時不見外間道士壇上已知之矣每
 日收其真跡所書亂語長篇累牘忠孝苦楚之
 音居多今其子孫得所書鸞字一一照樣刻就
 中有添註塗抹者有成交有不成文者事實只
 爭一日半惜哉而道士之書不一月即為雷火
 攝去後無傳焉公善畫竹時董思白見其畫竹

云若教與可見之亦當推服今鄞人尙有一二
 奕奕如生忠臣筆墨固是不同

咫聞錄

卷十二 殉國名臣 四三

九一六